三國志文類

五光

張溥 輯
廣陵書社 影印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九册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歷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十九卷㈠（十一至十九卷）　清　張伯行重訂　正誼　一

文總集—南北朝

南北朝文鈔二卷　清　彭兆蓀採輯　粵雅　四六

文總集—宋

二程文集十二卷　宋　程顥　程頤撰　正誼　七三

文總集—清

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　清　阮元訂　文選　一二四

麗體金膏八卷　清　馬俊良輯　龍威　二四〇

千字文萃一卷　清　張海鵬輯　借月　三〇五

文總集—高麗

東古文存一卷　高麗金正喜輯　天壤　三一三

詩文別集—晉

陸士衡集十卷附札記　晉　陸機撰　小萬　三一六

詩文別集—南北朝

高令公集一卷　北魏高允著　叢輔　三四一

詩文別集—唐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　唐　王勃著　岱南　三四六

魏鄭公集三卷附詩集　唐　魏徵著　叢輔　三七四

盧昇之集七卷　唐　盧照鄰著　金華　三九三

駱丞集四卷附辨譌考異二卷　唐　駱賓王撰　聚珍　四二一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附提要　唐　張說撰　粵雅　四八九

文忠集十六卷拾遺四卷　唐　顏眞卿撰　叢輔　五四二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附補遺　唐　劉禹錫著　粵雅　六〇八

呂衡州文集十卷附考證　唐　呂溫撰　叢輔　六四二

李元賓文集六卷　唐　李觀撰　叢輔　六六三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㈠　唐　李德裕撰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一　曾文定公文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張伯行選

殿試策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繼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雖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容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能廣問衆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

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憂遠則不能不以外患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廣聽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惰之所不能入也從吾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積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知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吾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繆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過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

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禍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識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最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迄不逮

董劉矣。惟揚雄才銳而又不能大變於當時之體。比曾爲不及。

茅鹿門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槩。

張孝先曰。通篇大要在得之於心。致其知以盡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層層脫換。步步退環。如川增雲升。多少奇觀。而尋其關鍵。只是一線到底耳。朱子言南豐文字峻潔有法度。當於此觀之。其引經術直是西漢文氣味。韓歐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說到爲學工夫。終少把柄。與程朱論學又隔一重。故學者欲求聖賢之學。必自程朱之緒言入。方有實地可依據。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太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秦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數半□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爲左右內吏。大行下郡太守。令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

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忠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挨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張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舉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黜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頗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欲。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登。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疏數。一以特舉爲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敍。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茅鹿門曰。入時事以後。增注須本古之所以得。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使朝廷開明。然後得按行之。而子固於此。往往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與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張孝先曰。特舉之典可以補科舉所不及。然行之須得其人。倘不得其人。安知鐵餐奔競之弊。不有甚於科舉者乎。此論者常有意於復古而未能也。子固此論欲漸變科舉之法。而行特舉以爲之兆。中間須嚴舉主之賞罰。使舉者不敢妄舉。其法甚善。縱科舉卒難卽罷。而此法既行。人人有所激勸。亦必有純良傑出之材。爲國家用者也。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人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非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游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惘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於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陛下。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虛。非可圖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稱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隨

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陛下遊騖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剛意尚行。不差毫髮。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解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擢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取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稔稽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於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於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終始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蓄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蓄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蓄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傅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蓄。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纖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張孝先曰。稽進君德以啟迪其勉學意。文氣敷腴。細讀之則字字溫鍊而出。此子固之文所以質實深厚而有餘味也。獨惜其所以告君爲學者。終是廓落少眞的處。將使之何處下手耶。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問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斂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質。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隆至道。闡大明。配天地。宜人極。循名定位。以蓋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倘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乘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乘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效。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與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衆朝。亦故事也。使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鑑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蒞百工。應績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疏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張孝先曰此篇大旨令長貳自舉屬官而嚴舉主之賞罰議論本之陸贄合贊奏議以參考此篇庶幾可以收人材而成吏治蓋舉良法美意於此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歷事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自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沈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就不勉浮競者就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邇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雖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眞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奬激廉退錄其後人亦是國家一令典敍得質勁而有精采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味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族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憂國之心託勢疏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廊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錄臣之衒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捐勳勞闕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歷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雖死不足以圖報今遂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願可以浩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卻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悉冥塞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聽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誓干犯天威臣不任

張孝先曰其寫情處款曲動人宋時有自乞補外之例公特以母子之情陳請在君父前如對家庭骨肉說話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慈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之材徒於羣流蓋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蔽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輒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迹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敝於嚴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塡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挾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竭駑鈍顧備驅馳而處疏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醫臣滯迹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咨訪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婦孺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由陛下聖神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穀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遑法坐之嚴疑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舉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遷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竊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頗有毫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展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盡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張孝先曰是時神宗方向用王安石改制變法而公之意見有與安石異者故欲面對口陳其所陳之事雖含蓄不露而忠愛之誠已見於此狀

辭中書舍人狀（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尚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剩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諷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爲近古自斯已後世獨彝倫紊敎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菁華奚、楊、燕、元稹之

屬。號能爲調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爲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闒茸。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僭。掌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談訓。彰示海內。蓋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僅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疏遠。必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奬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張孝先曰。中書舍人章詔誥乃代言之任。其職未易居也。子固推之於唐與三代以迄漢唐。而言居是職者之漸不及古。其議論卓然不刊。蓋非子固不足以稱斯任也。後世詔告之文。豈獨不能比盛唐。蓋三代。即漢之深厚爾雅者。且邈乎其絕響矣。

授中書舍人舉劉敞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敞。廣覽載籍。強記洽聞。求之數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敞所長。實尤茲選。況敞崇展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尋足觀采。彼此衆美。臣皆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數語質實。得推賢讓善之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於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習。挾賂爲奸。隱謬紛然。蔽於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洽於禮義。磨礱陶冶。蓄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篤謹。名節茂敎。出入無悖。明於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於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士。有倫儒意惰。不循於敎。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敎。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敎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尙其懋哉。無詒爾悔。

張孝先曰。南豐諸詔皆有西漢風格。余按斯篇所言。敎學之弊。甚可歎息。末段責成學官意尤善。夫欲成人材厚風俗。必由學始。學校者。致治根本之地也。而可使庸陋不學之輩。居模範之職乎哉。今郡

邑學官。無論不能推明聖賢理義之蘊。率學者以窮理實踐。即會文課藝。亦寂然無聞。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然則學官所掌者。不過取具文書。率行故事而已。人材安得而成。風俗安得而厚乎。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蝗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勢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析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勸之。詩曰。信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臨發爾科。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崇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勸農之使。爲之勉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兩歲期。則爲見於色。或一歲不成。則爲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怒。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違悖。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張孝先曰。農桑民之本務。豈不欲自力哉。有司者不能興利除害。而重困苦之。此民所以狼狽失業。而不得緣南畝者也。爲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督得眼前錢。剜御心頭肉。留心民瘼者。當不爲之慨然。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舉百工。舜欲賓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皋陶。因羣臣之言。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寮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於衆如此。無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義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書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蓋正治官。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尙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部奏。其令僕射左右丞。尙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論其名以待用。朕稽於古。以正百官。稽於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成天下之治。其尙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誠。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於今。以詒後世。追於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於古。不其美歟。吾爾庶位。其論朕意。一作旨。

張孝先曰。此即前所上劄子意。引證經典。懇摯有據。蓋令正長各舉其屬。此法近古。可以收得人之效。

但恐其不公故必嚴舉者之賞罰後世循資格而用之法雖公而得人不如古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二　曾文定公文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篤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被其材於天下之還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少之爲至隱雖他經旌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羣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補而進繇其廢薄衰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服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嘗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羣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窮以得其所難得者此羣之心也然關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羣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羣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羣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羣雖自守豈敢固於一耶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茅鹿門曰此書曾公既自幸爲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故爲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於其門而行文不免芒芒沈晦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驚逸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

張孝先曰范文正公當日造就人材如張橫渠上書謁公公一見知其遠器勸讀中庸後卒成大儒者公之力也曾公此書以爲公之應事本於易之變化而欲親炙門下以承其教其於學問之意蓋倦倦焉與投書獻啓以干干公大人者相去遠矣讀者詳之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言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飄颱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敎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驅龐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騄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誦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議其所爲邇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秉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時能教而振之乎羣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辭椅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蹈駁於其間其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嚮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述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推縮俾蹈正者有所槩法懷疑者有所聞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減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懷袂引領願受指教趨謁論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羣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周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

事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進者之車。回顧其蔬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怵惕悱悱恨不得盡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歎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桀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雖可以爲多士先知。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蔡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蓋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況少垂意而圖之。議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持不謹。其間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渎尚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以韓吏部擬歐陽公。誠當。自明其所以顯託門下者。非苟慕其名。欲從公以聞聖人之道也。蓋其心之所得者。不比於凡近故耳。歐陽公之門。蓋羅天下之名士。而子固爲稱首。公亦斂衽推讓。蔚此書知其所樹立有不偶然者矣。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餘。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蓋蓋漸漬。忽不自知其登。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弃於有司。環觀其中所有。顧謙涯分。故徘徊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士之民。避旱嘆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草樂穆。竊活且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稼穡辛苦之事。且鞏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辱。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館餼。自少至於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草進於有司。與衆人僧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錄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靠食飄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棹棹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思又歎嘆其去。此鞏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貧賤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舉出己意。無有師法。觀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疏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剡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率井臼。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奬誘。不勝馳懸懷仰之至。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晤其所自期待處。蘊思緩語。種種斟酌。

張孝先曰。師生道義之愛。娓娓動人。中間寫道中所見。忽然生出煙波筆墨之妙。何其淋漓無際也。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兩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愛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或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相親。未聞其嘗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急。則極辨之可也。廣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蓋中之與居。女嬉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嗟自漢降。昊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昊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爲深念乎。鞏生於遠。陋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掌師面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顧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審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茅鹿門曰。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張孝先曰。歐公與兩司諫書。一激其進諫。一責其不諫。其詞氣奮發慷慨。此則深恐諫官不得時時進見。使庸人邪人之說得行其間。其防微杜漸之意至深遠也。原與兩司諫書不同。其文詞雖絡勢折。又是曾公本色。

上歐蔡書

鞏少而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措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職以財賂，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只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虛不敢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附降逝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慨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率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譏搆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慕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過而見之，其心欣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疑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誘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譏搆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頞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己，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衛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游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鞏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誠

慎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纖道其意，後二篇並他舉，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於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皦皦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業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著以待舉行，悖者不待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唐荆川曰，敍論紆徐有味。

茅鹿門曰，委婉周匝，可師公文之佳者。

張孝先曰，此篇首敍遇合之盛，願望欣躍無限情景，中間說到二公忽然被讒而去，使人憤惋失望，真出意外也，雖然以下勉其勿以言之不合，而遂喪其初心，其所期於大賢君子者，用意深且至矣，文字曲曲折折，愈勁愈遠，如水之穿峽而出，不知其所以然，而適與之相赴，能言人所不能言之意，亦是能言人人所欲言之意。

福州上執政書

葉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資，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觀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道之，又識微蹤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砥，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敍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謂，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敍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歎，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尙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皆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恐。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留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縱黥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擊。屬爾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追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麪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什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絜官於此。又已朞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禁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譜其就養之心。樹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感。鶴羽之譏。涉帖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茅鹿門曰。子固以宦游閩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爲陳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張孝先曰。其引經處。隨引隨釋。別有一種風韻。歸注在以將母之情來告一句。至發求就近養母意。已入題矣。又從閩中寇盜未靖。未敢上陳。直到今日。政平事簡。而後乃今不得不以情告於吾君吾相也。回抱上文。不照應而自有照應之妙。讀其一篇用筆如煙鶴之盤旋於碧漢。將集復翔。到末一收。神情完足。

上杜相公書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並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錄。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蓍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奇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崇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更歷勵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遂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貢舉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魏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畫。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於三代漢唐相作。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褐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並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鞏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百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茅鹿門曰。以書爲質。其說宰相之體處亦自典刑。

張孝先曰。杜公以宰相去位。而子固本其能用天下之材者。致其慕望之誠。而又以其引身而退者。恨其道之難行。然後自明其所以進見之意。地步位高。胸襟儘大。較昌黎投書時宰。徒以寒餓自鳴。不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慨有意於求

與杜相公書

高出一等耶。

間。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盥扇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孤焚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爲而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疑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樸厚清明。纖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强力。而不解於遐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鄙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懲精疲思。寫之册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羣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戒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寄嗔不審。伺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

茅鹿門曰。此子固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己上。

張孝先曰。南豐自樹立處。儘高其辭命婉曲有體。尤足玩味。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蹈乎其高。浩乎其深。雖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潤膚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類。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犖犖然而爲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壤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犖犖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蓋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爲進見之資。伏惟少賜宣察。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有一段自別於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張孝先曰。昌黎言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好學深思之士。其中自有所得。故言之真切如此。夫有得於文者猶且如是。而況有得於道者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三　曾文定公文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遠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酒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問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威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寫書慰區區。疾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朋友親愛無間之情。娓娓尺牘上。介甫自是奇才。南豐所以遠歐公之愛歎。與其渴欲相見者。介人油然生感。末段致規切處。尤前輩論文正法眼。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

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習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苦。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怒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戀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蓋比輒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宣。蓋頓首。

茅鹿門曰。介甫本剛愎自用之人。此書特爲忠告甚篇。蓋亦人所難及者。但其砭刺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

張孝先曰。介甫堅僻執拗。操一切之法。而不顧人心之安。如駿圖鶚殺人者以爲無罪。而勤府司失入。其倫類此。何以服人。子固與之最相知。故抉摘其病痛。字字入微。此子固學問高於介甫處。然介甫此後得志。亦遂與之異矣。豈聽其諫哉。子固對神宗謂其吝於改過。噫。此介甫之所以終爲人國也。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而鄭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覆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而則於深甫之歿。尤可爲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而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搉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徵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顧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皆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强。亦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顧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搉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

爲可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勖其所未及。蓋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論洩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耳。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孟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爲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强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張孝先曰。商搉文字到精處。固知古人用心深細。非後人鹵莽者比。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爲也。苟有爲。猶嘗言之不治。譬羅輝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賢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然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宜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難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賢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肆武。遞入而爲衛。因弛惰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益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駿而勵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强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

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爲藝學士道之蔽。君深信。望先生其成之。孟子稱鄒鄒闢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況鞏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設施焉。鞏間居江南。所爲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還侯知其悵惘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鵠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草面與夜而息。欲須臾惕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遺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翰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儲侯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棄其鄙而許之。以永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但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當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親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所言三事。其鄙賢一段。欲使賢人朝夕出入在左右。即程子所謂人主一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意也。褚氏一段。要裁抑兵與佛老之食。兵使之耕。佛老止今之爲而不許復入。又最上之用而去其浮。皆中當世切務。獨力行一段說得不大明快。至論學者策經義。必使之人占一經。亦是良法。子固留心經世如此。已不得行。而惓惓以望之。當事者固聖賢之用心也。但以王安石之爲人。而力薦之以爲有補於天下。則意其知言知人之功。尚有未至者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敬。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其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諱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就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蓋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盪。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蓋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蓋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蓋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載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略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蓋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就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就不欲懼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決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曰。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爲其父墓銘書特勝。

張孝先曰。說得志銘如許關係。如許慎重。則所以感激拜賜之意。不煩言而自見。此謂立言有體。其通篇命脈在蓋道德而能文章一句。至說有道德者銘始可據。而能文章只帶說。其輕重尤爲得宜。行文之妙無法不備。又都片片從赤心流出。此南豐之文。所以能使人往復嗟誦而不能已者也。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鄰於州。州比而鄰於都。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都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都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都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爲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吏之事也。爲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三省鄰部之政相關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爲都使者於江西。鞏也幸嘗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竭也。敢質其爲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衍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近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與士。明以伸法。今之疑適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

也。然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行。不爲一人廢。爲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張孝先曰。只求一轉牒耳。乃作一篇無數波折。自古能文之士。總在無文字處尋出文字來。此篇之體亦出韓文。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令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愧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尾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尋別期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歲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閣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茅鹿門曰。頌而不諂。抗而不驕。

張孝先曰。范公之禮士。與己之感范公。而不苟以受其禮者。皆於尺幅中寫出。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甫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覆。索紙示諸。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蓋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敍。已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疏。以迄於今。顧深甫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平昔若此。不能不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亳。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此侍親幸無恙。宜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姊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姻。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擠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甫所作王令誌文。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殁葬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

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然。則爲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甫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摹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甫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爲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剧塞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宜。鞏再拜。

張孝先曰。中間一段。極有造道之言。蓋因窮者士之節。然不以一節而遂謂已至。孔子所謂是道奚足以臧者也。

答李泌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爲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益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長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爲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其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爲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足下其得無己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長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宜。鞏再拜。

張孝先曰。古之君子道足乎己。不得已而發爲文。後之學者。道未至而欲爲文。以自見。故其文皆得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者。爲人之心勝。而非切於爲己者也。士之蹈此病者多矣。讀曾公此書。能無報乎。

謝章學士書

鞏哉。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誨。開拓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塞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其餔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皁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蹈乎追胥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歎歷。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逆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藩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

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拾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惟求塔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尼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蓋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尼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媿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張孝先曰。雖無精深議論。而所以敍受知之情者。可謂委曲而眞摯矣。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庶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於書。嘗謂古之仕者。曾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己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齷齪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爲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遂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又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宜。鞏頓首。

張孝先曰。說仕學處。有見到之論。末自明其欲一意於學。亦是眞實心地。子固之好學而累於貧。然終不以貧故而遂廢學。其所守有過人者矣。

謝曾秀才書

鞏頓首。曾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爲封彌宜。得足下與方遊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試。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慨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盈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爲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苦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就。能無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爲謝。不宜。

張孝先曰。一段憐才之心。欲援引後進處。宛然可掬。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不以大熱之時爲可投。投塗之阻爲可憚。徒步之勞爲可病。候問之勤爲可諱。三及吾門。見

授以書。及所業五篇。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陋。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遊不宜。

張孝先曰。假恩恩靡靡。而奬勉之意溢於言外。是先達典型。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爰其文。而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恩恩。奉啓。蒙啓上。

張孝先曰。於文詞外。更有進步工夫。方是豪傑有志向者之所爲也。強於自立四字。學者宜敬佩之。

回傅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就可期。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治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張孝先曰。子固可謂有守之士。此君知之。亦不爲凡近之見者。答之詞其婉而相勸以自強。言雖不煩。意已切至。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四　曾文定公文

戰國策目錄序

劉司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譌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開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徒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譚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遲嚴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

茅鹿門曰。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張孝先曰。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不以時君能行不能行而有改也。孔孟明先王之道。爲當世之法。趨時立本。理自不易。篇中所謂法不必盡同。道不可不一。眞能得孔孟之旨。折倒劉向之說者。至指斥縱橫爲害。尤能使游士無處躲避。蓋戰國之文雄偉巧變。惟其中於功利詐謀之習。是以與道背馳而不自覺。陷溺人心莫有甚焉。讀得此篇議論。方許讀戰國策。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折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讒杌嚚頑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則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又痛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倜傑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矯厲。其更改破析。剗雕蕪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晦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彝然得倡勵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儌幸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茅鹿門曰。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張孝先曰。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右史不題一字。而朱子亦曰草草不得。誠重之也。後世衛掩其實。雖以司馬遷爲傑拔出之才。猶難言之。況其下者。而豈推本唐虞二典。扶摘史家謬亂。而結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爲執簡操筆者痛下鍼砭。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雖更衰亂。爲徐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徐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稱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樹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擇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巖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茅鹿門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張孝先曰。敘世教盛衰處。歷有原委。及以向之書不能無失。要在愼取。皆爲名論。獨謂揚雄能純於道德。則其言過當。猶未免劉向之見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曾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闕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長也。頌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蕪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說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及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索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鄭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苕柏舟大車之刺。與今序詩者之或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賢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巖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張孝先曰。古人立言所以能見其大者。蓋由學有原本。故非掇華摘藻之家所能及也。鹿門謂此篇近程朱之旨信然。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趨。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茅鹿門曰。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張孝先曰。劉向欲有爲於世。乃至枉己徇物而爲之。尙得謂之知道乎。彼其於孔孟之學。蓋未嘗證其籍。而窺其奧者也。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又曰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卽南豐所云安於行止。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之謂也。使向數困於讒。而益進以學。則所成就者豈但爲有志之士不改其操而已哉。南豐之評當矣。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蓋於亂。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實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幹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發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遁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質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貴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律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茅鹿門曰。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屬典刑。

張孝先曰。徐幹生漢魏之時。獨能考六藝。論著孔孟之旨。且於去就顯晦。能有大節。眞建安七子中尤超然特出者也。篇中謂要其歸多合於道。因其書求其爲人。得表彼闇闇之意矣。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閒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二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閒。蕭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非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椁。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椁者。不以葬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尊。而蒲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權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理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淫侈。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巖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茅鹿門曰。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者。

張孝先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南豐謂能合先王之意。卽因之說。謂不必追先王之迹。卽所損益之說。而養民之性。防民之欲二語。尤爲一篇大關鍵。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於此可得其大凡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時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蔚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極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茅鹿門曰。意見好。

張孝先曰。道一也。而其說不能一者。聖人之道未嘗明也。是非取舍不衷於聖人。雖有魁奇拔出之才。偉麗可喜之文。亦何所用乎。序子直文集而稱其多當於理。卒乃歎其蚤世而學道不就。蓋深惜之也。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辯達。有所開闢。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茅鹿門曰。深甫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按王荆公所爲墓誌銘。與其相答書。大略賢者也。

張孝先曰。深甫之爲人不可考。而子固稱其立言制行如是之衷於道。可不謂賢乎。噫。爲學之士。未得

大用於世。名湮沒而不彰者。豈少哉。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羣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壞。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復。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作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頹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册。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質。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慨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猶兼得之。其於詩尤自惡。其發喜哀樂感慨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交屬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荆川曰。文一滾說。不立開架。

茅鹿門曰。以詩文相感慨。

張孝先曰。迅筆疾書。在子固集中別是一格。

齊州雜詩序

蓍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墮。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固固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游後園。或長軒綺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茅鹿門曰。雖小言自中律。

張孝先曰。敘次歷落。而南豐之敘事文學。風流儒雅。悠然可想。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率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僅百餘言。而搏思措辭。種種入彀。中有節而文。淡而不厭者。

張孝先曰。一小序耳。而向老生平之學古志道。藉以盡傳。令人可歌可詠。南豐之文之不苟作也如此。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盡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儁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士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彼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後。視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和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案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實。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張孝先曰。與其改節苟容。毋寧請一州以去。此古人之重名義而輕仕進也。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道。余。稱同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蓋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餞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適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于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焉。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聞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蓋已概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張孝先曰。聖賢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爲迂闊。古今同慨也。子固借題自寓。且顧與有志者擇而取之。其維持世教之文。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識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也。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其孰爲侵官邪。識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數。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來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荊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於南豐諸文。

茅鹿門曰。才識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張孝先曰。無激無同。惟其義。固凡爲政者所當知。亦君子立朝之軌則歟。范文正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介市行新政。方盛氣以待言者。程明道以數語折之。然則從事如文正。立朝如明道。無激無同之意矣。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成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廬如此。故其至皆偃蹇解弛。其發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奇。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愛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事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象蔵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圖慮。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庶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誅其陋俗。而敀於治。居閩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纖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顯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顯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茅鹿門曰。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脈游南粵者之勸。

張孝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不以遠近大小難易分也。材叔之往柳州。或亦有不屑於其意者。故子固以是告之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五　曾文定公文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磨鋼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於望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塞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識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守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傚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蓋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世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遲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衆之能。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學。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麗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茅鹿門曰。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張孝先曰。取士之法。漢察舉鄉閭。宋選用文章。愚謂二者實可以並行不悖焉。而歸重於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法。此立學之不可以已。而倡之端自上也。篇首以揚雄爲能明先王之道。則失之矣。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爵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遷。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施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室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勸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護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數舜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萃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

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費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廟器之數若干。而祀飲饗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決滯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發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茅鹿門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張孝先曰。論學制詳備處。有源有委。至言士之所以成材。則在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與鹿門所謂深於經術者。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弊固易求也。凡有所爲。闕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遂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弊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殊。則大者求其弊。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撓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力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受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冀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恵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治行。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茅鹿門曰。覽此文。則知爲縣者所甚難。

張孝先曰。作縣誠難。而必枉道以求苟容。天下安得有良吏。則將如何而可。必也體恤民隱。守正循理。以行其志。勿以利害爲念。然後不合以去。於己無愧也。況得失顯晦。自有時命。又非迎合所能爲哉。若擇仕之說。則亦有格於成例者矣。

徐孺子廟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緘縢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敗。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桓靈大亂。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傾。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盛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澌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敍漢鋼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敍作亭。

茅鹿門曰。擬漢之以亡爲存。歸功於孺子。輩論有本末。

張孝先曰。東漢氣節最盛。然黨錮之禍。諸賢亦未免有過舉。朱子云。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彼未仕者亦奚以爲也。孺子誠高於人一等哉。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惑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書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略。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疫昆蟲鼠豕之害。凡一havoc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數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衰。每歲大旱。霖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茅鹿門曰。覺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稿以張侯方其與關羽平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予固自是一家言處。

張孝先曰。政修人和。則年豐歲稔。固未嘗爲張侯之賜。但張侯合享廟祀。似不必繁稱遠引。謂神之爲理不足信也。茅評謂以勞定國則祀之當矣。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闖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間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卻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論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披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睠回顧。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孫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墓公之烈。以公之書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翕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注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荊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敍。第二段議論。第三段敍立祠之事。敍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王益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茅鹿門曰。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盡一面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張孝先曰。子固謂魯公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惟歷忤大奸。顛跌披頓。終始不以死生禍福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自是論人隻眼。而敍捍賊忤奸處。反覺慨歎。尤令人興起。至考公文章。未免雜於神僊浮屠之說。此子固之所以惜其學而美其天性也。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適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閥。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廬屋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游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待爲歸。蓋徐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甓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廓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思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國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修而大之者。豈獨思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茅鹿門曰。遒思鑄辭。動中經緯。

張孝先曰。一起便識題旨。固非苟作。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隆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義之嘗墨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義之之不可彊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徇得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曉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也。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顧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茅鹿門曰。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卻遠而正。

張孝先曰。小中見大。得此意者。隨處皆可以悟學。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闢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敍以嘗。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厓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粳稌。而指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飛雁之下。上緡於深而逐鯨鯨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息偕。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抱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遂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茅鹿門曰。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

張孝先曰。老而致仕。進退之節宜爾。稱柳侯歸老之樂。知止之義。所以風有位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屋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獻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屬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爰其衆相賑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爰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城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獻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值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償其值。粟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憔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僅疾病死者殆半。蓋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蓋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茅鹿門曰。趙公之教菑。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

鬱總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張孝先曰。救菑能使民徧受其恩。如趙公之躬親不懈。經畫周詳。蓋鮮也。其要皆出於豫。所稱先事而爲計。與夫素得之者。可以爲法矣。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尙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爲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茅鹿門曰。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張孝先曰。不累於物而能應物。方非守寂之學。其於清心二字。大有擴充。曾公學有本原。於此可見。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聚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視。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渢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嗟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名之以見其旨。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殁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聚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茅鹿門曰。宋蘇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型處。

張孝先曰。豐樂亭記。歐公之自道其樂也。醒心亭記。子固能道歐公之樂也。然皆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結處尤一往情深。

擬峴臺記

尙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旌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賓客者游。而閒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南臨淚毀。蓋藏棄委於榛蔓茀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緣以橫檻。覆以高蓋。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聲。與夫浪波淘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橈勁檝。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出乎屋烏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巖崖坟出。挾光狀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狀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道。故貴人奢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委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鹿門曰。此記大略本柳宗元零陵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張孝先曰。景象歷歷如畫。而歸宿在民康物阜上下同樂。有與有則之文。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閱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茲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遭苦雎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淮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禪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及日而望洞庭。博彭蠡。上廣嶺。繇其陽之灑。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崩石之川。巔崖莽林。羈馳之狀。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雪。不測之危。此予之所眾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筐篋碎細之閒。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頹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難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檢。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戮私心。雖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是。予之所好慕。此予於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授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卷窮廬。宛衣褐飯。芑苴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生平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壤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傑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鈍能易而志彼哉。遂廬道非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王遵巖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醉翁亭真州東園三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張孝先曰。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篇中所云。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追作者。恐未爲見道之言。

南軒記

得鄰之蒔地蹟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閒。結茅以自休。蕭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僻。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閒。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歉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卑。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錯。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澤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盡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舉引

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勉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爰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閒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茅鹿門曰子固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張孝先曰南豐之學殆所謂博觀衆說以會其通者故能所守簡而所任重讀南軒記而知其過人遠矣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撤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祿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乘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衣自如也費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參其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茅鹿門曰公爲記佛殿而卻本佛殿之所以獨得抑民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處

張孝先曰學佛之人不惟不供賦役而且耗國病民偏於記佛殿詳之直爲捐棄人倫者發一深省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牆面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牆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屑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閒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卻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徽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期而使人善惡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惡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施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張孝先曰王君能修其政而又爲思政堂以勤求民隱則凡所欲與衆所惡勿施者常必有以得之也

朱子曰去古既遠而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飽食而嬉得此可以風矣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忌而已甚矣其法之善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親而歎曰豈天道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處歷六年觀主道士淺齊蓋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猶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蓋里人也不能辭嘻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蓋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己也夫

茅鹿門曰曾公凡爲佛老氏並題文必爲自家門第

張孝先曰佛老之徒不知大義烏知所謂易禮春秋故爲奢僭妄無所不至此昌黎之所以欲火其書庐其居也南豐此記當是竹篇陸夢裏一解長論

分寧縣雪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饋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種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紡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蒙田千畝廩實歲餘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率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猶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聽書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屑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漬入骨髓故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徒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視深嚴寢言言樓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粱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歷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蕩酒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或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觀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茅鹿門曰。於雲峯院無涉。而宕出奇。

張孝先曰。文能不窘於題。末出脫僧道常處。仍不放鬆一筆。

萊國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萊國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設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萊園有舊於衙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居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磽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茅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楓杞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上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榛經營。擔簦負笈。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嗟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業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茅鹿門曰。此篇無它結搆。只是不爲佛殿所困窘。便是高處。

張孝先曰。用力勤。刻意專。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凡事皆然也。而學聖人之道者。反不及佛之學者何歟。彼之盛由此之衰。直是無窮感慨。有志斯道者。當知愧厲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六　曾文定公文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爲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羅網覆壓。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於場屋。姓名不著於鄉閭。僕僕東西。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追生理之難周。義不自息。勢當强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瑑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奬士倫。助成世教。況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覩是竊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輙進曩辭。庶當雞蕭之贊。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張孝先曰。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迹不游場屋。可見曾公難進之義。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篤。性實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當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屆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

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惻。豈能必於聽聞。因此復發愚悃之誠。無由自達觀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事實證於幾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敍謝。其爲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逭私第。望重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國。善保寢興。

張孝先曰。敍情曲折。短啓之最佳者。

回傅侍講啓

鑒啓。伏蒙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沖。受材閎廓。遂登辰而開遊。旋膺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發動於朝紳。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幄。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謁。方念勝書。辱見獎於蒭游。遂先流於華問。欣愉咸幸。交集悃誠。

張孝先曰。雅令不辭。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鄙面閑處。時所肯聽。分功名之無期。遂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僅得口而更廢。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疏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詞說。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瑜。大爲之地。惻然悼屈。勃出於衷。省枯槁之委。力乎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鵬風采之奮迅。役魂神而飛去。徇當益壯。以塞譏知。

張孝先曰。雖是代人作。而子固之身分如見。

與劉沆龍圖啓

右鑒啓。伏念某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某。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惓惓成德。勸勉爲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懲。安實由爲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庥。可均敝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非自士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恩。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歷敏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願惟私計。當議遠游。世俗險難。豈諳營之不熟。性靈疏拙。實齟齬之可發。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張孝先曰。忘後進之至微。數語可爲扶進學者之法。

謝解啓

伏蒙解文。首蒙舉選。伏念某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忠難邀。危流難頓挫。就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顧生理之難周。追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爲之空疏。皆自罪平。得蒙收齒。追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蹇。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張孝先曰。志慕古人。名聞當世。干祿非素懷。爲貧竊自比。子固立身。因超然於應舉之外者。其衷情可想。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鑒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惟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輩。方喜聞風。遽聚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感銘之深。

張孝先曰。博羣書易。引大體難。合二句看。方得對策之宜。非浸爲稱讚者。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渴成。遭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登科於祕殿。早邁等倫。陞撫仕於本朝。遽膺譽望。校雕龍之麗藻。利架蓋之秘局。果被剛紳。式符輿頌。方展騰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鑒啓。伏念鑒顧以諸生。守茲巖郡。撫微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騰。與操几杖。欲以載驂之託。寓卿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清煩。振紀綱之弛墮。覺形勢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故是懇誠。稽於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蓍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爲進。處上用謙。自遊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袞衣之歸。敢盡上爲宗祐。善祓寢餘。

二

鑒啓。伏念鑒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迫胥。尚恃餘庥。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來。過。故魂爽雖驚於門闌。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緊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公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明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敍嘉謀於一面。營郡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爲左右。宜冠本朝。華夏瞻仰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蠢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爲宗祐。善調寢餘。

張孝先曰。妙在措語質。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鑒。伏蒙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士心而益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邪富。識大以明。擢中津於廷中。遊爲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泛亭。時望收屆。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游。侍從迴班。廟堂大任。自蓋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貺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輿册，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遲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當深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菁莪之徵。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爲忻忭，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頎啓

右鞏伏念講聞舊望，積布歲時。熙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謨面牢士，又居仁政之前。惟非契之稱重，實恩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雯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遠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頗條多頒，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恭宣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寇讎。蓋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樸愚，素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難應用。久與游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皆乏一亮之補。既不能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膺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丞蹤，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容容。鞏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張孝先曰：明國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此四句公之所以自謙者，乃其所以自矢者歟。讀其文自知之。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蓍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閎材，宮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登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委，深逢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賢。能銷寒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敝，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鄰絕蒸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邱山，功名必永於金石。鞏早游牆屏，幸遇陶鎔。顧歸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迹，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閭，以忻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啓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遐文，抱

擅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屢桓榮之稽古。果由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佇躋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儒游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廕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悟退之風，是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畫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敕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夏遣於三代。非常之日，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鞏材術闊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驄之際，何容驟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載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粵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壁城。猥出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載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頭收。然而察無他器之期，方賴容容之度。草茆之質，使遂於向陽。菽水之懷，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解脫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宮保大資言爲蓍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蓋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於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厚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閱有官聯之勞。謹陞儲宗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衆歎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鞏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勵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倍萬等倫。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之異能。爲理甚疏，蓋聰明之難強。受材素薄，顧爾髮之已衰。誤竊寵靈，明旌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就庭闈而甚便。夫何羸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顓愚，及於推齒。愚倚門之望，已出於庭鎔。謝推毅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狀啓。竊易近藩。獲歸樂域。雖未得就舊生之列。論登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鑄渴之勤。幾省孤蒙。實爲幸會。今者秋狄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宴。伏惟某官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勳烈於二朝。登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稽公之壽而威。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稽顙之誠。敢陳悃愊。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狀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夷雅華國。翰林子墨之風。蚤擅雄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邇然戶。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遇。奚測遠塗。方喜託於徐光。遽先承於華問。雖如蘭澤。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欲於善下。其爲感幸。曷能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狀啓。伏念竄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遑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修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鑄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爲幸會。居安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宴。伏惟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勳烈於三朝。登儀刑於四海。韓侯之鏞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袞衣繡裳。行還鈞軸。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稽顙之誠。敢陳悃愊。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狀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龜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宜。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京平之慶閱。忠誠之操。備注於三朝。惶悚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權。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容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圉之勤。使易鄉邦之便。鏞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册。首秉鈞衡。竊處世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微。引版永懷。已勤增門之喜。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狀啓。伏蒙制命。授兩件官者。竊以賛爲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固非常之典。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闊。所以調齊羣下。播告四方。弄究極於人文。曷宜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抬。如予者識虛少通。襟靈多蔽。徒恐辭於先緒。頗能昧於經言。有顯思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棄捐。屬齒髮之已衰。因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之踰涯之寵。俾專史法。非溥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謏能之可稱。況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己以慚。竊官可畏。何緣致此。罔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冕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濫備甄收。惟厚許圖之誠。彌堅素志。豈逮知人之過。不在他門。

嚴孝先曰。先頌君恩。後申私意。固立言之體。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祗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居繁盛之期。起敢科榮。光映朝序。蓋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爲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提節而使。相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爲邇於此。輩獲分郡寄。得與公庭。幸喜之深。敢陳悃愊。

太平州回轉運

右。伏念竄風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使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爲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參謀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艦。惘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塞願。何用克堪。聚集成憫。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籌兼年。伏惟通久。藹於萬宗。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沖。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猷。洽於人望。備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竊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雷廉莫及於賓階。書閒不通於記室。飛驄精思。後仰風威。伏惟順旋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儕望傾乎天下。壯猷謨於朝廷。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稱勞烈以甚隆。廣規模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爲朝廷。善綏嘉猷。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竊。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爲國之光華。治行適時之表儀。治行適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賞倉儲。邦刑以世面重輕。竚清獄繫。使仁弊之既洽。則謐謐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允輿情。輩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寔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爲稽顙。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爲世之表儀。治行適時之軌則。果用祥利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聯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登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級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實與誠之所繫。聚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除光。俱忻愉於懷思。屬諏塞之在序。諒顧履之保和。敢冀上爲朝廷。善調輿寢。稽顙之至。敷達衆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竊。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倚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册袞衣。竚履三公之位。旂常鼎鼎。當傳萬世之功。輩祗服官。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稽顙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鞏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創三后之香懷德爲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爲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册復登翊於嚴廊鞏限守印章阻趨牆屏仰望威重不任屬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鞏竊審祇被明綸進陞寵秩伏惟慶懋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兼禁於秘殿用均逸於份曹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書遊於博望懷舊學於北堂迨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器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闕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末緣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鞏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瞻慕但煩茅塞之心自使退藏莫馳竿牘之間敢期賜教出自過思形意愛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至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鏤肺肝惟飯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運繩言爲蓍蔡厚一心之忠誼鎮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節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賀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鞏啓伏念鞏久蒙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之書以此亦疏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尚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秉熊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授日御綸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爲邦國善保寢興嶠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臺州知府諫議狀

右鞏伏念自遠牆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鬱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參勵之勤至於曠絕敢謂曲致雅哲尚記庸庸賜勞問於華牋致殷勤於親筆文如繡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以類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疏覬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本命之方行伏惟開閤之初振落蕃樂休布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哲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竚膺國舊之求更惟上爲宗祊善調羹鹽嶠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懸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遇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勃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爲佩服均盛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

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際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稱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嶽篇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遊時之順養氣以恬應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回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祇命守邦涓辰視事繼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鞏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册府徒竊食於鞏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謁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宜於使指敘時利澤播在東面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奏承俱深欣忭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閭薦更時序顧茲鄙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繡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爲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人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曷衍以期年坐優游而進道矧緘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於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嶠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顧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絨封曲垂獎錄言爲繡藻飾陋質以爲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爲感愧易盡指陳惟源暑之方隆謀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佇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資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爲生民之蓍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工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敘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靖方祇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資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爲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其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乘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邦未緣爲壽

回人賀授吏館修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吏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並衰材質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浸沈迷於簿領逌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茲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法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部鈍可臺形容懼冀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恩之厚特迂變閭之勤劬奬傷之踰涯俾負緣而借重其爲感幸難既敷陳

張孝先曰。南豐久徒外州。淡於進取。及是加史館修撰。專典國史。時蓋已老矣。故其言特悽惋。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竊啓。切奉恩。進登詞掖。謬濫任屬。私積兢慙。蓋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寧訓辭。惟涓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慙冒處。良用愧顏。未逢削牘之勞。遽辱膺書之貺。其爲感佩。曷勝敷陳。

張孝先曰。學非爲人。心堅如右。此南豐一生立脚處。文之傳世而行遠。豈偶然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七　曾文定公文

唐論

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蓋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首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宗之爲君也。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務本任業。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而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虛耗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畯之制。序庠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

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文格假羈。而其識則正當。

張孝先曰。唐太宗之治雖未及於古。然三代以下言治者必以貞觀爲極盛。由太宗有其志。有其材。而遂有其效也。其論太宗爲政於天下。著其所以得。而又原其所以不及於古者。炯炯如指上羅紋。子固留心經世如此。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饑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殷甚嫉焉。故立此制。

張孝先曰。子固審論佛氏之教無用。而食民之食。法止於今之爲者。而不許復入。則蠹徒之盡也不日矣。誠如開寶之詔。則不特可以正人心。而且可以足民食。其益於世道豈淺鮮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嚮。傲非也。嚮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適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漸。故不爲也。況於師者倒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焉。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著。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固可知矣。適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義

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吾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伸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者。顧僕僕然以坐自論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茅鹿門曰。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講故有此議。

張孝先曰。上半篇論講非師道。謂其不待問而告。則疑於强聒也。後半篇論坐講不是以爲尊師之禮。而不當以坐自請也。其辨甚峻。然觀其意有似乎激而過者。夫必待問而後告。苟不問則不告矣。不問之時固多也。因而不問而遂可以廢講乎。坐而講不足爲尊師。苟立而講。其弊不已衆乎。以坐請者。所以重道。非自重也。則講固未可廢。而請坐講固亦未可議也。而豐氏論其殆有激而過者耶。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制其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偏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者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反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祖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疑其親也。親非疑。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遽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其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絕其父母之服。而則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絕其父母之服。而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謂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迹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矯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謂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者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盡宜曰悼。魏相以爲宜稱皇曰

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皆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敍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曾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

明帝罪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曾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成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茅鹿門曰引據最嚴密蓋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

張孝先曰濮園之議歐陽公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子固此篇援據反復皆所以發明歐陽公之議也後竟詔稱濮王爲親廷議紛然攻之程子以爲宜稱皇伯父濮國太王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則子固此議亦未爲定論也當以程子之說爲是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雜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虞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雜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以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得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贄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王政之成。堯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茅鹿門曰。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張孝先曰。災荒之行。國家所不能免。故先王以荒政救民。貴講之豫。則民不至於饑殍流離。不幸而至於饑殍流離。尤在上之人破常格而速救之。倘拘於有司之議。憚於倉廩之發。遷延時日。而死亡者已不忍言矣。讀子固此議。下爲百姓計。上爲公家計。大要存破去常法而速爲之賑救。深思遠慮。無微不徹。眞經濟有用之文。學者所當留心者也。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撙口用傳。撥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勵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茅鹿門曰。有深思。有法度。

張孝先曰。渥爲小官得祿以奉兄。友愛如是。故生而人悅。死而人悲。世未有薄天性之愛。而能與人有恩者也。南豐特爲傳以風世。文愈簡質。而其意可思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非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稾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茅鹿門曰。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稾者之非。而議論甚圓暢可誦。

張孝先曰。納諫乃盛德之事。太宗怒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蓋好名之心勝。所以不及古帝王之大公無我者在此也。南豐特表魏鄭公之賢而並辯焚稾者之非。其文透邐曲到。足以發人識見而正其心術。非苟作者。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彊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乎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穉。閱歷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飄駛。計皎皎而猶疑。淚汍汍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冀斯言而見意。

張孝先曰。其文學人品。具見於尺幅中。

祭宋龍圖文

嗟乎宋公。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白。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蓍龜。公在太史。維傑與厲。正謬辯訛。公爲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闕故事者。

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崎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尙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說逐。豈庸態之能鄰。然而蚤蹈厲於儒宮。晚委蛇於從臣。甘未得蘇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忽儀而鶴峙。忽飄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淚淋漓而莫收。情切悲而奚愬。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蒐亡而集實。蓋勞勞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册。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芒。篇餘哀而以此。聊寓慨於一觴。

張孝先曰。宋公咨修五代史。故末輒及之。通篇稱君其學行。亦典切而非缺。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歸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毀譽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於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蹤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既諸歐陽公爲其銘。又請子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苦夷兮志剛。閔今古兮辨興亡。揆一世兮招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瀉兮勢方殿。就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蜀兮曄煌煌。在後人兮處彌長。嗟明允兮庶何傷。

茅鹿門曰。敍明允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張孝先曰。蘇明允舊起西川。文章之傑也。而豐敍其爲文處。即可以想像其爲人。古人文字不盡美一詞。而其人精神愈見。此類是也。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尋官娶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繇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陞稱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爲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由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別。當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爲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閒言。蓄妻子不娶。爲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始丞相賈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茲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存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爲大恨歟。夫爲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況重以相知。其悲蹙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寶。官至殿中丞。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拔崗於宗。君視而秀兮。乃立於宮。廟門有載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恭。庭闈樂康兮。妻子不嫌。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翩翩兮。趨墓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發。我講其疑兮。往趨於中。雖裕於心兮。不嬾其華。維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於世。就尸疑化兮。亦畀之因。沕穆無端兮。莫取責辭。維昔及知兮。哀攪余胸。老母撫兮。少婦失依。相有息子兮。可留其隆。嗚呼哀哉兮。予悲曷勝。託辭於顏兮。恨與天終。

張孝先曰。寫其好學恬靜處。悠然世俗之外。而至性過人尤不可及。此所以不能已於哀。而作辭以紓之也。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業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敍焉。公其家子也。敍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眞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辭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靖薦。不合去。蓋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從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十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篤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德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還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後三年。乃

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威脅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搖惑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主。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謬悖冒無不過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厄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者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傳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悟幽樹儘術。司徒郎中藝且賢。祗符絕公事魁嵎。恂恂而安得家規。莊容惡辭若遵律。盛哉世德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張孝先曰。本其世德以見守其業之恭。敘其官蹟以見施於事之厚。一篇關鍵如是。而文字蒼勁峻潔。

奎學士史公來。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綿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號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嘉祐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

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名。曷以告哀。納銘於墓。

張孝先曰。戚氏家世已詳虞部誌內。此只以元魯學行進而未止。致其悲惋之感。因其文而識其人。元魯可謂得所託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八　王文公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容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諤諤然常患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道。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容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巷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之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蒐置之人。猶莫不好德。蒐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率璋瑀瑀。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爽周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周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海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土。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爭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餘。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奏獻。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奏獻。奪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曰。奏獻。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奏獻。奪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者之以告於上。而審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處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狎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侵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闢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道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精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燕飲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昔曰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處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隱隱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處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

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難往往交賂遺貶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可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逞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冒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創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遵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並所以取人之道皆備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之法以取士之道而啟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終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

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

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禍患不息。悉如所料。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

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

不艱難也。以其剏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剏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又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

張孝先曰。介甫胸中。原將一代弊政看得爛熟。欲取先王法度來改易更革一番。其志其才。皆是不可一世。惜其所講求者。皆先王法度之迹。而本領則未之知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介甫不知此意。而徒講求於法。又以堅僻之意見主張其間。其貽害不亦甚哉。此書識

議萬言。援據經術。操之則在掌握。放之則彌六合。誠千古第一奇傑文字。讀者要觀破介甫學術本領。則得之矣。按呂東萊曰。介甫變法之蘊。略見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安內寧。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擧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

姑息縱廢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賦斂勤而國不强。類非邊敵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謏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茅鹿門曰。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荊公所欲爲朝廷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而惜也荊公之志雖剛毅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況其强愎自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於并其同心同志。稍稍隔絕。及其位高而勢危。獨專而氣銳。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爲左右所閡。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

又曰。此篇極精神骨髓。荊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脅。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

張孝先曰。仁宗宋之賢主也。百年無事。皆其寬仁恭儉之效。至於蔡世因循不振。誠有如介甫所云者。但欲佐其君以大有爲。而不進修德講學興賢去奸之說。其大旨僅在於富國强兵之術而已。宋朝百年無事。如人元氣尚完。然未免稍弱。介甫汲汲以理財爲急。如庸醫妄投丹藥。而元氣爲之剝喪矣。此篇條陳鑿鑿可愈。乃其所以結主知。卽其所以禍人國者歟。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能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明試以功。已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蔽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和邪者。此堯舜之所

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髣髴者。固非羣臣初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來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蓋有所及。則迫於日暮。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之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審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擇召置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卽能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茅鹿門曰。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爲儲養公卿之選。

張孝先曰。館職所以儲公卿之材。必親考試以實。既得實材。而又可因訪問以知四方之事情。此法甚善。其後段云。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熟於聖心。以次奉行。則治道無由興起。此荊公所以欲自竭其懷於神宗者也。夫君臣遇合千古所難。幸而得遇。亦觀其所以自竭於君者何爲耳。士君子隱居求志。尙愼旃哉。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蔽行。必窺間乘隙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茅鹿門曰。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張孝先曰。荆公此篇。極得格心之道。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愛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皆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愛天下之心。趨過日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遭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囚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昔梁唐之三帝。以安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愛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容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愛天下。而以昔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遂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昔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之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愛。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肘腋。細看自覺。與他人不同。

張孝先曰。語語欲人主以至誠惻怛之心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蹙然有中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其以瞑眩爲言。則又逆知衆論之不容。而預爲此言以先入之也。文鋒妙在不露。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趨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容廣之日。躋顯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筭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遇陛下志存薦賢。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顯天之至懇。於戲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發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

張孝先曰。流動自然。而懇惻之意見於行間。

茅鹿門曰。文有典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九　王文公文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首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犢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羣。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茅鹿門曰。兩相箴規。兩相知己之情可掬。

張孝先曰。聖人之道天下之公也。固不徇時。亦非執己。已然而然。便是荆公執拗語病。然其文鑱刻極矣。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和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廡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茅鹿門曰。論學處亦嚴整。

張孝先曰。文不滿幅。而古今廟學興廢離合之故。洞悉始末。其腕力高古無以過之矣。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弦歌講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倫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蓋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率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歲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舉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茅鹿門曰。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張孝先曰。前篇詳立學緣起。此則兼言立學本指。而寓規勸之意。更爲有關係文字。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過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譏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巷。以實爲恥。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棄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戚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兼而窮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茅鹿門曰。宋文之格不入兩漢。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爲得。亦在此。

張孝先曰。主簿以君子名齋。必於窮困屈辱之況。意有未甚釋然者。故借位視德以勖之。古人立言。非如今之汩汩導諛。有文無題者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豈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予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振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國。夫安期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可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茅鹿門曰。文嚴而格古。

張孝先曰。略朋友別離之情。而敍道義契合之雅。使人讀之油然有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茅鹿門曰。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張孝先曰。孔子之道。雖火於秦。黃老於漢。而其爲天下萬世尊仰者。則未嘗間斷也。世譏太史公以孔老並稱。然置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義例卻自分明。此文又從而推勘其牴牾處。孔子之道愈尊矣。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張孝先曰。孟嘗君一段佳話。被明眼者覷破。眞是不直一錢。與孟子比富貴利達於播間之乞同一例看。世之藉奕勵人者。方自以爲得意。其類吾不欲觀之矣。

節度推官陳公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斃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彊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誦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淸明升氣之精。沈潰濁墜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茅鹿門曰。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張孝先曰。只寫其好學之篤。而惜其進而未止。此人便自可傳。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郞。兵部葬穎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衞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茅鹿門曰。通篇以虛歔相感慨。而多沈鬱之思。

張孝先曰。深父不合於時。曾南豐嘗薦其文於歐公。公亟稱之。介甫志其墓。以未及著書爲恨。所以致惜其人者深矣。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衞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

嘉祐四年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振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嗟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摧之。樂以不能。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茅鹿門曰。通篇無事蹟。獨與盧景相感慨。

張孝先曰。以議論爲志銘。而不及其事蹟。盧是別體。中以揚雄與孔孟夷惠並稱。此擇焉不精之過。大抵諸子百家未及程朱辨正。往往如此。韓文公尚以孔墨並稱。況餘人乎。以此知程朱之功大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歷世路之崎嶇。雖屯困顛沛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蹈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而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傍。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之泣涕而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銘墓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鹿門曰。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南北朝文鈔

彭兆蓀

序

夫詩崇正始。賦首麗則。凡厥文辭。貴求初軌。駢儷之製。何獨不然。元熙以前。體裁物類。未極神明。迨南北瓜分。自永初之元。迄開皇之季。中間世歷數龔。代挺雅材。摛藻敷華。珠零錦綮。蓋乎莫之尚已。有唐而降。厥風漸頹。流及天水。古意浸微。幾鄰俳俗。後之作者欲探源珠海。取法椎輪。舍南北朝。其奚適哉。吾友彭子甘亭。少學爲沈博絕麗之文。其持論也。甯蕭灑以遠俗。勿軟滑以悖古。投跡高軌。棘棘不阿。間取有宋迄隋數朝文。博觀而慎擇之。除文選所已收。及庾徐不錄外。分體銓次。蒐得百首。以爲學駢文者、銅輪之寸轄。運斲之尺樞。蓋庶乎其操約而旨嚴也。嘉慶己未夏、辯鶴金四縱言及此。予因參校一過。并錄甘亭原引。授之剞氏。章莊有云。雖遲舛可惜。而師哉斯難。是編也。聊以樹規植矩。使希雅音者若射之有鵠焉耳。苟謂攬翮刷毛。足翼遐舉。則是輕塵足岳而微蹤添流也。即謂鴻律螭采。道在于茲。則又以指測河而曰河蓋也。嗚呼。僞矣。吳江徐達源山民氏序。

原引

六朝文爲偶語之左海。習駢儷而不胎息于此。庸音俗體。於古人固而存之之義何居焉。選樓以外。遺珠棼多。降自陳隋。不乏名製。暇時雜取南北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百三家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之尤工者。斷自永初。迄於大業。彙爲一集。題曰南北朝文鈔。攻選體者欲捶殢陽乎。至徐庾二集。固與選學同揭日月而行。茲不復列。且仿選詩家不收棄東彭兆蓀甘亭氏、書於吳門寓齋。

南北朝文鈔目錄

卷上

與蕭寶勸　宋武帝
梁武帝與謝朏勸　沈約
次建業詔　梁元帝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陳宣帝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答藉進藥下令　梁元帝
永嘉郡教　梁元帝
豫章王拜侍教教　梁元帝
上論言表　陸倕
上新定法律表　陸倕
申防選人表　梁武帝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薦鮑幾表　梁元帝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爲陳六宮謝表　沈約
請開獻書表　沈約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牛宏
修竹彈芭蕉文　江總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讓給廚書疏　王融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謝賚地圖啓　謝朓
爲妾宏夜嫌謝東宮賚合心花啟啓　梁元帝
謝東宮賚團啓　梁昭太子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賜宅啓　張纘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古鐘啓　庾肩吾
謝歷日啓　庾肩吾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上魏書十志啓　庾肩吾
答陸澧書　庾肩吾
與從叔永書　魏收
登大雷岸與妹書　王儉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融
與荊州謝士劉虬書　鮑照
與何胤論止殺書　張充

周顒　庾肩吾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與何胤書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與蕭臨川書
答徐摛書
答張纘謝示集書
答定襄侯餉鳳凰釵書
答南平嗣王餉彝鼎書

卷下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答新淦侯和詩書
與湘東王論文書
答祠國餉雙馬書
與武陵王書
與蕭臨議等書
與友論隱書
與陶隱居書
答虞仲書
爲侯景之與劉居士虬書
北使還與永豐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爲衡山侯與兩書
與詹事江總書
復王少保書
與徐陵薦方門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與徐陵射領軍遞役僧書
與陽休之書

梁武帝
昭明太子
明昭太子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江淹
太元真人
陶宏景
任昉
劉峻
劉峻
何遜
陳后主
周宏讓
周宏讓
朱灣
伏知道
釋玄觀
祖鴻勳

上牛宏書
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遺崔賜書
答豫章王書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報應論
問律自序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陶淵明集序
內典碑銘集林序
職貢圖序
全德志序
圓林序
昭明太子集序
詩品序
書品序
虎邱山序
河清頌
勞生論
僧說
凌煙樓銘
鑒隱法師誄
蕭先生伯玉碑
招眞館碑
天光寺碑
常山公主碑
敬明寺碑
大同哀詞
徵君何子行先生墓志銘
其文一百篇
王孝籍
王褒
王暕
崔劭
魏收
何承天
張融
梁武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梁元帝
昭明太子
劉孝綽
鍾嶸
庾肩吾
顧野王
盧思道
鮑照
吳均
謝靈運
孔稚圭
梁文帝
陸倕
溫子昇
邢邵
簡文帝
簡文帝
簡文帝

南北朝文鈔卷上

宋武帝

興滅繼勅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文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璧。幽闕懷聲。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推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宏之。

釋名云。勅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言有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四誡勅。蒯恭雜記。謂唐以前帝王命令。尚未稱勅。爾于字文勅員外郎勅字。乃梁字。謬說也。源按南宋列傳。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晉太元中。始立國學。果燾爲助教。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其弟嘉俱乘人耶。躬耕自業。約己發親十餘載。居喪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宋武帝義旆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高祖鎮京口時。與燾此書。後徵拜太常。彌自冲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沈約

梁武帝與謝朓勅

吾以菲薄。屬當期運。密與吾賢。思隆治道。面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官寄賢能。匡其弼闕。昔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利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威猛。至才能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靜俗。變教論道。自弗能頤高人。莫膺此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羅襲褻。出野登朝。必不以過有懸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返。傾首東路。望象立表。蕭軒遠矣。古今殊軌。不獲總駕輕峭。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恨。載結寢興。

朓字敬冲。莊之子。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至。梁武初。再徵。亦不至。遣王果敦譬。朓謀于胤。胤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朓遂出。以此頗失衆望。然朓初爲吳興太守。頗事聚斂。至以雞卵賦人。使終身不出。亦愚得爲高隱耶。

源按梁武本記。天監元年。徵朓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此即徵朓之勅。後朓詣闕自陳。詔授司徒尚書令。改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五年卒。謚曰靖孝。

元帝

次建業詔

夫爰始居邑。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殖邦之頌。頃戎旂既息。隋梯無警。去稻與嘯。有感胥分。遐沛殂涕。實勞夕寐。仍以潯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軸。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揭旆。拜謁陵墓。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宜力。

源按元帝即位江陵。將都建業。以宗懷、黃羅漢、所阻。不果行。此詔南史本紀不載。法海亦未收。於帝集中錄出之。

源按周書王褒傳云。元帝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度支尚書宗懷、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俱言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南史亦載羅貫吾意。宗黃何罪之言。可知元帝本無遷意也。此詔載在梁書本紀。宜從青蓋之典。典字。梁書作典。宜力史作宜勒。太寶三年詔云。以時宜勒。承聖二年詔云。外即宜勒。與見。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梁室多故。離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還之徒。處流生氣。無賴之屬。緣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紹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邱山。變移陵谷。成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博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白大祚光啓。恭惟揖讓。受璽朕躬。車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馭巡遊。眇瞻河洛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蘩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蕩舊墟。士子故塋。掩殯未周。雖收猶棄。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流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邱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漢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家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與劉孝儀令

源按有陳受禪。及世祖高宗之世。詔策俱徐陵草之。此詔載在世祖文帝本紀。當亦出其手。

梁簡文帝

賈從中庶奄至殂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淵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裕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遊諸公卿。絕交榮利。是以新睿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既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逾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褒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遊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風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飾文之科。所願故人。時相姚偶。而此子遽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晉安王爲太子。除中庶子。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悼惜之。因與遵從兄孝儀令。

蘇按駢體至梁而極盛。簡文諸製。尤美不勝收。茲編意取簡嚴。若上昭明集表、及元帥謝頌、貢扇、賜裘、諸啓。概從割愛。猶之劉峻不錄山棲志。盧思道不錄甘露表。略舉一二。他可類推。

源按孝儀名潛。彭城安上里人。秘書監孝綽弟。時爲陽羨令。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翩遙。豪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塞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劉子。謂中庶子遵也。世說新語、以簡文爲昭明書記。洞詮以遵爲孝綽、俱誤。

源按王規傳具載此令。神風標映。本傳作神峰標映。

答勸進羣下令　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市朝伯升之嗣。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貪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候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兆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開來議。羣公卿士。其論孤之志無忽。

大寶二年。太宗崩。王僧辯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讓。

永嘉郡教　邱遲

嘉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曠背拘牛。屢空於歲。績麻治絲。無聞於閭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鄉里。酣醪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類仲蔚。而

三徑沒人。難謝文翁之正俗。庶幾塵遂之移風。

遲字希範。烏程人。靈運子也。武帝踐祚。出爲永嘉郡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科。帝愛其才。寢其奏。

豫章王拜後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蓄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多決。鉅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殖章光。宅禮險奄有全學。非有沛獻矜愍。姿紆青組。束平智恩。徒舉赤帷。恩所以仰遞皇猷。導揚宏澤。遵彼下車。皆蒙解網。

按倕、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爲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嘗爲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爲之大赦。疑此時作也。

源按史倕、字佐公。吳郡吳人。父慧曉、字叔明。齊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庾江何點。薦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長加恩禮。子三。餘任、倕、皆能文。時人謂之三陸。慧曉授安州。三子。依次作讓表。辭並雅麗。此文當亦慧曉令其代作。倕少好學。於宅內起兩茅屋。屏絕來往。晝夜讀書。如此數歲。年十七。補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辭爲議曹從事參軍。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後仕梁。遷太常卿。

上謝言表　蕭子良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羣使人。既非詳愼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今朱紱裁完。皷槳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攜宗斷族。裨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閘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股慄在前。驅令俱發。阿嬰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絕無窮。既瞻郭望境。便乘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廳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檐。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微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倘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沒敗力。競致貧窶。值今夕酒諸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黃徹闕。籤撻肆情。風塵毀謗。隨然而發。及其狙蒜轉積。蠶衆漸益。遠則分竄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縛回刺。言蓋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質。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敕州郡。則指賜勒。遙外鎮宰。明下滌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繆。雖復臺使。益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惜。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閻綏貽愆。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遣。上網。偏覺非才。但除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綏。自依違料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蒲。且兩裝之船。克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長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徂。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蘇按益使之害。振古如斯。唐宋以來。厥風浸甚。讀此及建封傳中宮市諸弊。輒爲三嘆。

源按南宋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遂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齊太祖踐祚。子良乃上此表。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封竟陵王。少有清尚。禮才下士。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子良敬信尤篤。武帝不豫。遣詔使子良爲太傅。輔太孫。西昌侯鸞、爲侍中尚書令。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西昌侯總理朝政。武帝遺詔曰、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隆昌元年薨。年僅三十有五。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多勸戒語。

上新定法律表

孔稚圭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孤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入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朱弼、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入奏。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宸。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瘐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瘐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識。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類。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吏徒明於峽墓。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幕齒。驕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尊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裨之定國。聲光漢室。元帝文惠。續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蓋。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獎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閱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隱。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疑於刑網。御延奉調。遠照長獎。臣謹仰述天宮。伏奏裘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設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蔡按此參議王植所定律章。當時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故德璋此文。亦言言悱惻。

源按史所載明刑賞以樹功者也。工宜從功。公卿八坐。詳議八座、二旬。俱作八座。閱其才良。閱當作簡。

申勗選人表

梁武帝

臣聞以言取士。士節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時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唾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廉毅擊。豈直暴蓋蘧冠。不避寒暑。遂乃珥摩杖簦。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造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關與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謂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變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遂遭褫擺。蓋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冒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蒙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讓。獎成澆競。恐卽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賦吏。求之恐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宏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善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昏黃。籍已蹤立。淳樸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聰覽之末。則蒙倫自修。憲章惟允。

源按齊書和帝中興二年詔云。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梁武時。封相國梁公。因上此表。

請徵謝朏何胤表

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官情。賓客簡遍於卿宰預。鑣紱未褪。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儲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彙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廢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沙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爵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漢風頹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勵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貨爲恥。況乎久蘊瑚璉。皆服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鋭止水。恐欲屈居僉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源按梁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徵謝朏、何胤、爲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起。胤字子季。廬江灊人。

薦鮑幾表

元帝

臣聞思皇多士。人陋所以明歌。嘒吝無載。髦俊所以竝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頗聲低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登明六合。叶鶴登夢之名。日賁於丘園。韋毅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空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謬愧知才。誠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嫻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宏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三

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豫欲尊南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殷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臭味酌水之廉昔丁綝牧州陳頵蒞之好禮徐靖爲郡謂袁渙之篤學桓範臨傅先舉管甯朱則制符亦稱董昱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源按幾字敬元東海人元帝爲湘東王時幾爲諮議參軍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驃旌玉麾武師尚勳其功伐鼓衾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象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闕頗遂慈於裂壤縞步丹墀希收溜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雖迫勢孤沈板未雖負戶非切及廟溫靖之館懼結脅慈之懷累葉嗚嗚舉門惴惴臣事過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庸寧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壓遂軸歸縣再踐鄉路豈可資國背以邀其功因家勳而嬖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世隆、元景之弟子以破沈攸之功封貞陽縣侯齊高帝踐祚進爲公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有舊建康平引爲驃騎司馬禪代之事約首發之帝即位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寄夢齊和帝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事不由已帝聞數讓責之約懼而卒有司請謚文帝曰懷請不蓋曰隱故改爲隱

源按世隆、字孝緒河東解人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三千卷少立功名晚喜清談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善卜能前知卒謚忠武

爲章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陵雖蟬組照灼旗旗受脤推毅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遥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遥齒裁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齒蟲夕陰俟駛無遲槿蕣朝采瓢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深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倘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槃壇鼓腹其賜給多

孫按章叡佐命蕭梁武帝即位封都梁子天監中爲雍州刺史史稱其廉而善戰有章虎之目當崇信釋氏之代獨不與衆俯仰天監十五年表致仕優詔不許名將中賢於有唐鄂國矣

源按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事齊母以孝聞仕梁累著軍功進爵爲侯歷官所得皆散之親故卒謚曰嚴僧孺、東海郯人於書無不覽天監初出爲南海太守郡舊有願政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我欲遺子孫甯在是尋內擢兼御史中丞僧孺幼時其母織紗布嘗擔以入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日拜授引驅清道悲感不已普通三年卒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寵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篡靈黑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望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遂尉上仙

道廟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鹿鹿別風餘址帶陵阜而茫茫

料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裴回故宅竊有慈心黍穗非罄敢望微禍但雀臺之弔空恰魏君棄邱之嗣未光夏后瞻仰烟波伏增悽戀

炯、字初明荆州昭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夜夢至宮禁兵衛甚嚴便以陳訴明有人言甚不情放歸遂發時可至少日果與王克等並還東歸庾信王褒惜而不遣

源按陳書橋山雖掩、橋本傳作喬鼎湖之寵遂作寵何其甚樂作何其樂也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登遐萬國回皇雖薛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翰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指牧龍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蟄雷輟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雲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貫星煥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樞蓋由總物取謝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嚳之孝千年且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闕廟投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魏霧託證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爲時運固正朔見機而作蹟可識矣陛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以禍福嘗極獵瀟陵蠢臣互起率戎伐顯無處不然勤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衝悲涼州義徒東寇殞滅僕僕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蠢山圯下之策靈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展帷決勝千里擊鼓鼙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遂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蕩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絞滅耳莫罹蠢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因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其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迴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艦巨艦蔽水浮川鐵馬銀鞍駿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滅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橋衝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魄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廟蚩尤之伐報石趙而求爾斬姚秦而取鎧修掃墓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奉不任懷懷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孫按初明勸進三表皆工茲選其一已足與孝穆如嗟之漸矣

源按炯、吳興武康人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欲斬之尋獲免入子仙

爲王僧辯所敗。於軍中購得之。自是羽檄軍書。皆出其手。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爛製表。前後凡三上。俱載元帝本紀。奉近宗廟句。近史作迎。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鶴駕晨啓。雀敘初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勵雲桂。香飄寒穀。蜺驂豔粉。無情拂鏡。慈蔡巧黛。忌意臨宮。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傾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關易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鴈。假蔡琰之文。宜披怖戴。

臣按總持。歷仕梁陳。及爲令僕。日導後主宴遊。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同爲狎客。以至於亡。乃其自序云。太建之時。稽移羣小。諂媚作威。嬖被攜黨。夷言跖行。徒爲史籍所譏耳。至若藻采葩流。則固豔詩宮體之祖也。

請開獻書表　牛宏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室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闕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國識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雠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間發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蓋。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遠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幾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僧儁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既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復萃於釋矣。及周師入郢。釋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益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疊三萬餘卷。所益唐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猶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有王遙起。而世難來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曩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義與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教。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稱。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猶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闕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葉按李謐革文華書。未足起衰。適形飢饑。故令彼取此。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璋　沈約

臣以薄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雜海濕潤。王爵早加。蕃麾夙樹。進不能闡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幡出郡。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俯仰無厝。

王志堅曰。此等文本無大異。但以秀潤勝人。後人雖極力求勝而不可得。

修竹彈甘蔗文　沈約

潤川長豫。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夏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蘭蕙之良圃。未有蓋苗害稼。不加芟伐者也。切尋蔗蔓前甘蔗一莖。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擬本倉尋。垂蔭含丈。階緣龍濯。鉛衡百卉。面與奪乎賞。高下在心。每明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精鵠。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絹。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闕荳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荒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峽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燭。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鄰蔽。雖處蓋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綜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覈。兩草各處。異削同款。既有證據。光非風聞。切尋甘蔗、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誠。懸籍廢管。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雖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亡憂之用。莫屬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漸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翹葉。斥出蓋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葉按此文雖近俳諧。然較謝鼎賦蚤。尚稱雅令。後世毛穎羅文諸傳。實於此濫觴。

上北伐圖疏　王融

臣聞情慮自中。事符則盛。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揚護其彌遠。勇烈之士足貴。廉蹤鑠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極。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資腴既稱。天乙知至

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垂。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罷。歎異地之國。乃席捲之庸是立。伏惟陛下、弱神靈聖。謙極居中。偶化南儀。均明二曜。拯元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鑒飲畊食。自幸唐年。而識用督羅。經術疎淺。將遇且軸。豈蒙與薇。皇靈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瀹拂塵蒙。蒙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會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鬱。樂陳淄壇。緬習戰陳攻守之術。農桑牧畜之書。申商韓墨之柵。伊周孔孟之道。當願待詔朱闕。侍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宴。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雞雞舞。南辨傳歌。光焚羅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勤。輶譯厭嚮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猛狄。敢響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潦。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藏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獸馳咫尺之智。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堅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淘播之恆流。掃狼山之稽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靈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鼓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躋七十。百神肅雝。萬國具僚。瑜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關席。聆萬歲之正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連。魏后心存去漢。穆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宏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羅按舉世儉安江左。甯朔此表。尚有封狼居胥意。雖其言未必克酸。固足振元嘉以來喪師頹盪之風矣。史臣以終軍賈誼比之。非過獎也。

源按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賫漢武北伐圖。使融審其事。因上此疏。會已畢矣。句會史作會。勸封岱宗。勸當作勒。

議給虜書疏　王融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獨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恥。類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殷憂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賜燧。蹤盪邊疆。甯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贄。況復顧同文軌。儻見欵遣。思舉聲教。方致猾拒。將便得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除噍。或能自推。一令蠹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搔輕痒。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詘。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慘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由稱爲禮。而禁令苛剛。動加誅輒。于時猶弱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貢峙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稽。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因謀歲窮。遂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疏求藥。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執節。重臨幾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壺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權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鑑錄則邦姓直勒渴。俟台鼎則邱頗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饑。西京鞞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遷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氐騎爲帷牀。馳射爲帳幄。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元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慄冰淵。婆娑蹴蹋。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囚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鳥之歎。息沸唇於桑墟。別酸乳於裏俗。聽韶雅如聾瞶。隔方丈若發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因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拂衣者運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蹈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聖光幸臨。距暮斯朝。臣請收籍伊酋。茲書復掌。猶收之內府。歲之外篇。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虜遣使來書。朝議欲不許。融上疏請許之。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味出靈囿之陰。旨珍玉津之澤。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宴。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羅秦君傳器。漢后推餐。盥古可傳。於今何答。

羅按元嘉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子隆好辭賦。朓尤被賞。及除新安記室。作歲暮。妙絕千古。已登選樓。此與謝賜左傳啓。蓋正其爲功曹文學時也。

源按隨王名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能文。以才貌爲人所憚。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在隨邸流連。不捨日夕。累遷至尚書吏部郎。被誅。死於獄。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册。慈勗下帷。朓未睹山篋。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參其蒙心。家藏賜書。籤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謝勅賚地圖啓　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蠹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雅書古賢。傳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荒。混視六合。城中天外。指掌可求。地理河源。戶庭不出。豈閱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蓋按唐呂衡州集、有唐李該地志圖序。以爲乾象坤勢。炳焉可觀。殆與此啓所言。同爲括地諸書之嚆矢。而唐藝文志已不載其書。惜哉。

源按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高祖長子。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引納才士。賓愛無倦。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三十一薨。謚昭明。

爲婁宏夜姝、謝東宮、賚合歡花鈒啓　元帝

未得投壺。先愁含笑。不因慧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僅識九嬪。未有仍代母敍。

遺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廊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靈子。揭荷春宮之恩。有志常懷。無期投閣。

謝東宮賚園啓　張緒

性愛山泉。頗辯閒曠。雖復伏腐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拚。常願卜居曲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鮑桃李之夏陰。對鉛鉛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咸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海。清潭百仞。鹵逼遙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鎮阜。炎暑烟霞之氣。每觀春迎及春。卉開競發。背林向冬。豐物澄霄。窺峻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病騷豎。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緒字伯緒。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博學多通。與元帝爲布衣交。後爲岳陽王詹所殺。性貪惏。貨賄填積。元帝皆收之。以綿蜜之屬遺其家。

源按緒范陽方城人。負才任氣。吳興吳規、顧有才學。爲邵陵王綸禮遇。緒於綸席見規。忽舉杯曰。吳規、此酒豈汝得陪令客。規尋起還家。其子霜瑞、聞之氣結。便卒。規恨緒痛子。慎哭致殂。妻聖日亦亡。時人謂張緒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不得令終宜矣。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武帝不聊。在陰即慘。惟斯二理。鍾萃一時。少府圖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或值耕濱椒芳。壺開玉液。漢時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面。遂仙還和。耽而磨礱。仰澄殊途。便申私飲。未嘗勸勵。已覺傾岸。傾耳求書。不聞雷鼓。渴神害眠。豈聞山高。拿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隙。即事不欺。醪酌之中。猶知到銘。

源按簡文爲晉安王時。出鎮襄陽。引孝儀爲安北功曹史。孝儀幼孤。與其兄孝綽、相勵勤學。並工文。爲人寬厚。尤敬內行。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孤嫂甚謹。嫂中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違。世以此甚稱之。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吳道南。才非巷北。流寓蹤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猷陸。里號乘軒。巷轉蓬蒿。門容駟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盼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宮映東鄰之棄。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青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廣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肩吾、字慎之。爲高齋學士之一。

源按梁書肩吾、又字子慎。新野人。簡文。爲太子時。引爲東宮通事舍人。開文德省。置學士。與其子信、東海徐摛父子。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宏、東海鮑至等。皆充其選。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後歷江州刺史義陽太守。封武康侯。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線水鳴蟬。香聞七里。瑤山合頌。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澄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雖入楚。譽復濟水。洽流。不待鑒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詢文學之篇。

謝東宮賚古硯啓　庾肩吾

竊以仙巖遠傳。入擅成蹊。孔壁靈文。隨開已啟。石書乍曜。廚壺紛聚。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鶴反蒼蒼之勢。不傷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此海之腦。還代西河之簡。

謝歷日啓　庾肩吾

凌漢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官。鐘漏皆合。登臺觀朔。瞻岩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開春留。未覽篇終。便偶多及。徘徊厚澤。此日爲年。

孫按齊東野語、歲日歷歷謂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南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此雖俚諺。婦稚皆知。實乃脫胎此文。蓋始篇終四語也。

謝賚朱櫻啓　庾肩吾

成蹊殿側。滋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弄復粘蟬之樹。吳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遙彈。似得金丸。

上魏書十志啓　魏收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並章前喆。載勒墳史。紀傳之間。中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剛毅。後制紹統。制撰季漢十志。實繼遷固。炎蓋綱罔。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奧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英。蓋論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成希實錄。自永嘉喪紀。中原淆然。偏僑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於蹤前烈。順考克讓。蓋始令終。陛下繼運聖神。奉天屈己。顧盼百皇。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總開天冒。綜覈志之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蓋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編心末驗。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探蒐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到船。登圖含毫。論敍殊致。河濟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蓋蹈旋冤。墮深冰谷。謹啓。

孫按史例井然。殊未可以稽少之。

答陸澄書　王儉

易體微遠。實賴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一作補 俟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雖。宜謂可安。仍舊立置。

孫按宰相通經術。明典禮。自漢代章匡而外。如仲寶者鮮矣。此書與經義問答諸作。俱六朝僅見之文。

源按澄、字彥淵。吳郡人。永明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廉氏穀梁、鄭元孝經。澄以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作書與王儉論之。儉因答書。儉字仲寶、瑯邪臨沂人。襲爵豫寧侯。幼有神彩。專

心篤學、手不釋卷、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至尚書僕射、寡嗜欲、惟以經國爲務、車馬樸素、家無遺財、長於讀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皆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自喻也、年三十八卒、謚曰文遠、

與從叔永書　張融

融昔稱幼學、早謂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草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樣渠數修、女貲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蹇舛靖、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敢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臻按一乞祿書耳、而鄙夷不屑之態自在、史稱其風止詭越、信然、

源按永字景雲、於宋後廢帝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尋以兵潰發病卒、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本傳載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此書當作於元徽二年也、又按融先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封溪令、後還京師、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尋兼掌廚正、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皆在元徽之前、所謂十年七仕、具見於此、昔者三吳一丞、史作昔求三吳一丞、雖蹇舛靖、疑當作尚、

登大雷岸與妹書（大雷在江州潯陽江口）　鮑照

吾自發塞雨、全行日少、加秋涼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嚴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隱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遡觀川陸、遐神清渚、流眺方暄、東顧五州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放、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樣、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亟、橫地無窮、東則極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芎蒿牧積、蘆蒲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蹠跖、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極、創古迄今、軸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邈、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甚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綺、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霧、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漾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洶湧之所宕薄、則上瘠荻浦、下至猯州、南薄鱷爪、北極雷澤、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鵬波觸天、高浪滯日、吞吐百川、寫灌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潛、溺草朱靡、洪濤隱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窮流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礁石爲之摧碎、崎岸爲之盤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悠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鯨海鶴、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蛙、燕箕雀蛤之儕、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波、草潛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塞鳴、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鼓、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遠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謹、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觀、蘭塗草靡、辭意不周、

明遠妹名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明遠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渦雷池一步、即此、

臻按古秀在骨、士龍答車茂安書、吳均與朱元思書、均不逮也、能彷彿其遺句者、水經注而外、惟柳州小記近之、

源按結荷水宿、一作荷衣水宿、削長埤短、埤一作裨、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慈寐韜暉、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錄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勳業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閒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遠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帶之高、河南降鑣、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濟、介然之志、峭發霜厓、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彫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霞、終懇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隱岸者、實由氣岸疎疑、情塗狷隘、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佩秀神崖、每逍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疊壓於當年、叔陽鑾銀、輕駭乎千載、充所以長草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風詠於滄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蹲、分危落切、桂闕綺屏、叢雜於山陰、松柏森幽、相綠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翠酒、岫遠雖來、灼灼文談、空能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春、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歲、出藩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產、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俎、佇衣車而發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昏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葱蔼、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僑表之一民、蠶而衣、畊且食、不能畢王侯、覓知己、遣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居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容、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響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閱見擣心胸、遇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銜阻、雪能莫因、偏遇槿者、妄塵執事、

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游、緒嘗歸至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放紲脫鞲、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歷尚書殿中郎、時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言論放逸、至便求酒、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慍與儉書云云、儉以書示緒、緒杖之百、御史中丞到撝奏免官、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遷

義興太守。爲政清靜。梁臺建。以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爲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國子祭酒。登臺講說。皇太子皆出聽。出爲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謚曰穆。

源按此書與同之本頗多。用之異也。用當作器。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湖池之上。二語。南史作雖復玉沒於昆丘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琢句尤工。又金石之質。石當作水。若乃乘竿釣渚。若乃當作至於。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王爵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遂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寫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漓既辨。澆淳代異。歷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晉愚。或抽己以闡道。或謬歌以明道。屠羊聞馬。未足礪其堅。徘狂如愚。豈能繼其白。官楚蓍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權扩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宙或符之。僕夙發閒標。長慕出塵。迹雖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遇駕之念徒移。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盈邊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賓文。縱林枯而重蔭。昭辨空有。連河涸而復溜。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且舉鶴翮。有心饑卒。高雖愛海。比策論衡。沽澤射之冥游。屈祇鼎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被宏。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忘禮讓。惟蘇必時。郊林全群。盈斟有節。峰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蹊徑幽獻。膏田沃野。豆黍無雜。信可以招往匪論。栖集勝寄。故文學鏞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木西山之麓。高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曲。每歷其遺蹤。輒深九原之嘆。若高步可遲。復可懷乎四子。昔宜尼之見伯雪。歸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良有以也。未敍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陵琚之口具。

源按南齊書。虬字靈蘭、一字僧明。南陽涅陽人。永明三年。詔徵爲通直郎。不起。子良因作此書通意。虬答謝。精信釋氏。衣粗布衣。長齋禮佛。注法華經。徙居江陵之西沙洲。便斷殺。飼木及胡麻。建武二年、徵國子博士。仍不出。其年冬、示微疾卒之日。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翳聲之異。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蹈在於不全柔耶。挫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與戒册。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勝差。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蹙蹐易矜。歸彼弱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忱。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擾。加復恣意吞噬。乃至野收成羣。圃業重圍。臠肉擣毛。以俟支解。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經。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糅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誓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昆蟲夜寢。不能不取。惱居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蠶刀。猶復慈心所忍。驚魂難亂。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此書載顒本傳。閱蓋重圍。閒史作閉。末句豈不使人多愧恥字。

源按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清貧寡欲。終日長齋食。文惠太子嘗問菜食何味最勝。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麵餅糖蟹。彥倫作詩勸其菜食。胤未年遂絕血味。此書字句與史多有不同。末句下。史尚有衆生之稟此形質。以奮醜一。皆由其積塵凝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豈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業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等句。後子季山居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子季。伏而不動。並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又按彥倫音辭辨麗。長於佛理。明帝好談元。嘗引入殿內宿直。見所爲慘毒。彥倫不敢顯諫。輒譬經中因緣非福事。帝亦爲之小止。

答陶宏景論書書二

梁武帝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徵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調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羸尷。點畫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滯。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途。隨筆廉斷。觸勢峯巒。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纖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媚媚。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閱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精。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管畫甲子。無論於簡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豎之背熱。鑿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蠹。非吾所謂無欲也。

蓀按帝論書書凡四篇。此尤古雅。紀閻草隸尺牘。莫不奇妙。可於此論徵之。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國公道勝。漢登屈節。蓍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結荷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遂發得宜。與時休適。既精義。味元理。息鑒塵。玩泉石。激揚頑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腹爲豪。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疾。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既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惑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蓀按諸本於茲彌軫下。尚有聊證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蠹蠹。十八字。今坊間四六法海本無之。豈以其不可句讀故耶。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裁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等倫、而清新卓倜、殊爲佳作、夫文典則黑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遇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遠古、傍榮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闕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鮮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緝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憺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觀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寫、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蓋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漢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儕、徐輪博望、亦招淮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觴、嘉肴盈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復採英華、上下數十年、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物足觀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太子書使劉孝綽、撰錄文集爲十卷、隋經籍志云、古今詩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孫按姚察書本傳、稱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與隋志所載小異、當以姚書及南史爲準。

與蕭臨川書　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遊節、江楓晚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河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廳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暴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甚、想征旗而結歎、望桂席而嗟矜、若使宏農蓍蔵、脫還鄰下、河南口占、僅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覩朱明之時、白雪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枝路、眷戀良深、愛議波潮、敬馬光彩。

源按樂書、蕭陵蕭子雲本傳、以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臨川內史、簡文此書、疑是贈別子雲之作。

答徐摛書　簡文帝

山海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神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駟馳五嶽、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錐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綱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廚黃金在握、湜嘗栗斯、容與自盈、亦復褻斬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孫按昭明稱帝所作、謂首尾裁淨、似指此稱文而言。

源按摛字士秀、一字士穎、東海郯人、博覽經史、屬文好變易舊格、爲晉安王諮議、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寶憑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出其手、及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後、侯景攻

陷臺城、簡文嗣位、被閉、摛不獲朝謁、感氣憤卒、謚曰貞。

答張纘謝示集書　簡文帝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綱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利、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殘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勸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塵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唐晉、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　簡文帝

篤篁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藏於柯亭、乍舒翠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威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源按定襄侯名祗、字敬談、南平元襄王偉子、少有令譽、爲皇太子愛賞。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簡文帝

濯龍之木、文翳飾墀、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源按南平嗣王名恪、字敬則、宏雅有風則、委容端麗、少年即出爲雍州刺史、未聞廉事、悉委羣下、百姓每通一詞、必數處輸錢方得達、時有江仲舉、蔡薑、王臺卿、虞仲雍、四人、俱被禮接、民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虞大宅、遂達武帝、帝爲綴曰、主人慣慣不如客、尋召還、帝以民間歌謠之、恪大慚、不敢出一語、後折節學問、所縣以善政稱。

南北朝文鈔卷下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簡文帝

得所送飛白書樣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蹟。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視螺翼。閑諸衣帛。前智未巧。懸彼幔中。昔賢掩色。

源按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嶷子。建武四年。封新浦侯。梁天監初降爲子。弱冠便留心翰墨。咸晉書一百一十卷。詔付秘閣。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又隨東宮新配二十卷。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中大通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累遷侍中國子祭酒。善草隸。爲世楷法。高祖嘗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豫杜度。美過崔寔。常與元帝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遣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望。子雲遣問。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答新淦侯和詩書　　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孺豐劉。含超潘陸。雙臂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怨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其類。鏡中好面。還將賣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奇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聞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源按新淦侯名映。字文明。始興忠武王憺子。聰慧能文。特被東宮友愛。常預密宴。歷官至給事黃門郎廣州刺史。卒謚曰寬。

與湘東王論文書　　簡文帝

吾雖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閑筆。有類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饒學浮疎。爭爲闡緩。元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慕酒誥之作。逕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擯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詳。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粗。裴氏乃是良史之子。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遂卻步於邯鄲。入庖忘臭。效尤致戾。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調。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鏞銖。核量文質。有異耳心。終愧妍手。是以掘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蠻鄉而嘆身。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於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或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嘗斯哀紹。提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盈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庾徐父子。轉拘聲韻。彌爲麗靡。簡文論及之。此依梁書本紀。文選依南史。比此少數語。

古諺云。山川而能語。非師食無所飽。而能語。僧師色如土。此書煙墨一聯。實祖此。

源按歷方古之才人。方當作萬。良史之子。子當作才。望蠻鄉而歎身。身當作息。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騄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銘銅。震象飛文。笑東漢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鏡衢。光含兩月。轡繫紫樓。色麗雙絲。方曠晉后。恆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聲餉蜀王之馬。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發襄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將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待之期。讓棗推梨。長能懷愉之日。上林靜棲。聞四鳥之哀鳴。

宜室披圖。睦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帝特愛之。以爲都督益州刺史。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帝崩。紀稱帝于蜀。元帝時與紀書。許其專制岷方。紀報如家人禮。已而兵屢敗。遣使論和。元帝不許。樊猛獲紀。紀曰、將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并其子殺之。大智、武陵小字也。○每覽蕭氏自相屠戮。輒爲殘鼻。當時諸人。若不著天子辮于胸中。不失爲長安布衣也。

源按無復相待之期。待史作代。

與蕭臨川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圖光七尺。上匽眞珠之雲。面門五色。傍臨珊瑚之地。化爲金案。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元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丹室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更之信。以信爲首。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才從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檢將旬日。踏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字之蒸。嘔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竄蕩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猛脣。曷足云也。因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蝶蟻登俎。豈及春蔬爲淨。欲吾于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漆。千樹之橘。青筍紫蓴。固稟霜漿。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竟入法流。四土俱至。借讓宏道。同志爲友。豈不嘉歟。

源按史蕭介本傳。普通三年。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元帝此書。疑是與介之作。介字茂鎧。蘭陵人。穎悟有器識。歷官都官尚書。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中大同元年、以疾辭職。太清中、聞帝許納侯景。上表極諫。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年七十三。卒於家。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野。高伯逵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非官而仕。無青紐紫綬。黃紱虎符之志。但欲史廢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知。不可牽強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官起。二則人間廳修。酷嫌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恐嬉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入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蹠之有毛。不能得鳳凰之光彩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轉轉。亂憂非一。以盡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道。徒自欺取。筋骸酸冷。殊多災恙。心頭質塹。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頗拾薇蕨。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奉。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爲赴務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餓眉。度流沙。發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雖謂難知。青烏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王志堅曰、文通自敍及此二書。皆聞退止足之語。難仕宦終身。其素心微尚。可想而知也。晚節委蛇。自食其報。較之沈范。何曾皆壞。

源按文通、濟陽考城人。被梁高祖知遇。軍書表記。皆使具草。歷官至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伯。卒謚曰憲。王志堅所云二書。其人報袁叔明書。末云。一旦松柏被地。墳壠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乎。與此書大旨相同。中有何云、涼秋陰陰。獨立閒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又如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蔚變於河曲。俱極悽麗。

與陶隱居　太元眞人

若夫能跡邈於當世。則所重惟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元筌以蘊領。握穎銳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眞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袞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灑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之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投之能停耶。物物相邀。觸類興思。天人之柄。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經歷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蕭按通明當梁禪時。遁上圖籙。歸誠革命。後世疵之。要其遺榮謝世。超然人外。軼塵之槩。不可渾也。華陽諸頌。洞參元籙。世或眞有神仙。此書亦登眞隱訣之佐乎。

答庾仲書　陶宏景

栖六翮於荊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勵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緣盧往顧。夫子雖迹隱朱閣。而心期岱嶽。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精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嘯。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聚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庾公。茲焉可適。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壺。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恥前修也。

源按宏景、字通明。亦稱隱居。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常以荻畫灰中學書。後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永明十年、上表乞歸。公卿祖餞。車馬填咽。朝野榮之。嘗夢佛授書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梁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有五。謚曰貞白先生。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任昉

自別荊南。倏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勿保。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恆納宜。冲明在衿。風帳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乘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實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涂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茂於[illegible]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闕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已積。以大人非恭屬所榮。故忝蒲幣之典。將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運。君王下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謙爲心。廣乎衆俗。思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蓬山河。虛館帶川涘。皆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蓋若大

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疑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如陵雪滅迹。非滅迹之郊。鴻鵠在御。豈銷鑠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廉之以會。愛則在我。觸目瀟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呆之、字景行。清貧自樂。食惟韭菹。嘗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賢宅。答曰、朝廷既欲增洛京。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

蕭按、虬爲竟陵所徵。作牋辭謝。呆之此書。亦爲王而作。然本傳、呆之曾未爲竟陵官屬。惟稱當時諸王年少。不得妄接人。故呆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游好。此書之作。殆其時乎。

源按、昉字彥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人。呆之新野人。幼有孝行。爲尚書郎。食惟麤菜。昉嘗戲之曰。薤蹋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俱爲琅邪王儉所欽重。昉居喪盧墓。哭泣之地。草爲不生。雅善屬文。尤長載筆。當世王公表奏。皆屬其具稿。梁高祖踐祚。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出爲義興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兒妾食麥而已。每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詞訟。輒就路裁決。天監六年卒。謚曰敬。昉不治生產。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座客常滿。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揚子。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勵風俗。義可以厚人倫。其見重如此。歿後。諸子流離漂蕩。冬月著葛帔練裙。翠有贍卹者。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足踐塞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羈孤辛苦。迄屆氐鄉。雜糧草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飛幔難淹。酪漿易變。土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祖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斷立故墟。人獲荀荀。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蠶蟄蟄。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蕭按此孝儀聘東魏還時作也。永豐侯、梁蕭撝。傳見周書。

源按永豐侯、字智遐。梁安成王秀子。性溫裕能文。侯景亂後。入魏。與琅邪王褒等。俱爲文學博士。梁定經史。保定三年。出爲上州刺史。以仁恕禮讓爲政。當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過三日後。赴獄。主者堅執不可。撝曰。昔王長廣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慕景行。導民以信。方自今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免虛諸囚荷恩感泣。並依限至。吏民稱其德化。歷官至少傅。封蘇陽郡公。卒謚曰襄。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擷於湘沅。閱徵言於殘竹。嗅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與。天之幽蒼。崩測迴塘。莫辨與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嬪管聯册。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衒賣。故鳩集斯文。蓋自緣其漏耳。豈冀蠶之名山。播於士大夫哉。

初劉峻爲安成王戶曹參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武帝惡峻。命學士撰華林類略以高之。之遴字思真。虬之子。元帝嫉其才。密送藥殺之。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

源按峻、字孝標。平原人。家貧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燒其髮。既覺復續。終夜不寢。其精進如此。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庭。習匡鼎之說詩。聘谷雲之雌豪。賓徒波湧。輿輪塵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欲焉軫嘆。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卹。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鄙。馮子提璵璠而鍵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節。德潤珪璋。信人水鏡。一性鎔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覩先生未能鴻翔鶯起。騰霞躋漢。將由圖蓉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辭奮翼。或衣繡江湖。或鳴騶洛浦。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夢附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纂兩仲之微跡。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遊洛汭。曾過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帳而微笑。涉想猶存。而握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慧。桑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妻妾蓋草。忘憂之言不實。闔閭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迴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弗陳往翰。寧寫款懷。迴枉瓊琚。慰其杼軸。

源按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歷官尚書水部郎。八歲能詩賦。與彭城劉孝綽並稱。世謂之何劉。歿後。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衡山侯名恭。字敬範。梁南平王偉子。與其弟定襄侯祇。俱爲簡文所賞愛。嘗預東宮盛宴。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遠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遺面。卓爾出萃。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元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謔笑娛情。案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剪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飯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竟留情膠。自謂百年爲遠。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敍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源按陸瑜、字幹玉。吳郡人。後主爲太子時。引爲東宮管記。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卒。太子流涕。爲文祭之。仍與江總此書。論述其美。

復王少保書　　周宏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鼎滅。玉音不嗣。瑤夢莫因。家兄至自鎯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中紙。流淚沾膺。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淮北沍寒。楊榆晚葉。士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甌。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荊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皆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遲金華。鶯猶難老。不旗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尚倘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智慮。正當覩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疑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偈金產。髮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鴈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提管操觚。聲淚俱咽。

源按宏讓。汝南安城人。時王褒在北周。爲太子少保。有寄梁處士宏讓書。此其覆書也。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宏讓

吾荷朝恩。得安邱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愚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允。衣冠未絕。雅率閒逸。得性邱林。與吾朋游。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賁五服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儻兆攸賴。敬貪懲競。儻自圖起。弟以擁揭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聞。翹弓遠貢。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宏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整坏而達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貢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余。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詠萬一。此聚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宏讓白。

宏讓。顯之族孫。與兄宏正。弟宏直。號三周。始仕不得志。歸句容茅山。朝徵不出。已而爲侯景中書侍郎。人問其故。曰。吾畏死耳。承聖中。爲國子祭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祿大夫。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甯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繼薛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踪於往彥。信蹤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徒蘊包胥之念。終搆蔓宏之告。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德。咸茲知已。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薄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雖立。良可悄焉。早鑑未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孤可識之面。遺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無賤。竊亦有心。琳往莅潯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史。繼踵西園之賓。頗歸元彼境。還塋寵岑。庶孤墳既築。或衆衛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綸牒。仰蒙制諮。不遂

所陳。昔廉公告遊。即肥川而建壘城。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榎。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辭。伏待刑憲。

琳字子珩。元帝寵姬昆也。事元帝爲將。元帝忌其得衆。出之領外。魏平江陵。琳屯兵長沙。上游諸將。推爲盟主。陳武帝既篡梁。討之反。爲所敗。乃奉永嘉王莊爲梁主。齊亦遣兵爲援。兵敗。與莊同入齊。齊孝昭令鎮壽陽。陳將吳明徹攻之。被執。百姓泣血從。明徹懼爲變。殺之。傳首建康。故吏朱瑒致書於陵。陵啟陳主許之。瑒持首還淮南。瘞八公山側。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密送喪柩達鄴。

源按琳。會稽山陰人。好武有勇略。體貌閑雅。立髮委地。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以軍功封建甯侯。歷湘衡二州刺史。又出鎮嶺南。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北齊亦以此重之。及城破遇害。田夫野老。莫不歔欷流涕。知其誠信感物深矣。謚曰忠武。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歷官侍中少傅。性清簡寡營。好周急。所得祿俸。與親族共之。崇信釋教。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謚曰章。荷公之吐握。荷魏君之知遇。口氣尤合。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蓬見妖淫。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晚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整人歸。鏡盒新去。鏡餘落粉。爲嬌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溼。愁隨玉軫。琴鶴恆愁。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距想偏家。罷枕一宵。便如萬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與徐僕射領軍述殺僧書　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魏。十地高人。乘元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桂是僧尼之類。不吾之名籍者。竝令捐蓋淨戒。就此黎民。去仮伽藍。歸其里閭。既昔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僵僕悲承。鞠躬祗奉。但恐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更改。風化頹移。慧炬常明。戒香恆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是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日赤蓮。黃睛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峰山聳。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頗粹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漸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遠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瞻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爲其深罪。延蓋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俗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竝皆遊方採藥。隨處利安。蓮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顧陀

林下。或隱若嚴阿。如此之流。甯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爾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寶山之藥。眞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其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剃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奴。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灑泪雖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翫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翦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湮。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紫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輕。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旭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胄。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常遙聞戰鼓。色變心戰。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鄙誘之威。無益武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蹇。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其生之百結。尚謂輕華。見顏子之一簞。便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簡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徵。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饑寒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蹤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爰復梁棟三寶。敷宏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瞿猶。親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揭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淪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銓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精脩塔廟。建造經營。救濟在心。聰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無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時翹誠。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懽。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逸荒入侍。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其樂矣。實可欣哉。儻復蝸場不息。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傾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鈕。薰蕕具爇。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歸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恆俗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森按此篇與虞通之疏皆表願爲一種俗調作品。王志堅云。役僧一書。滿紙齋飯酸餡氣。大非雅士所賞。言之未免太過。茲姑存之。以備一體。婚表更入俳俗。不庸不汰矣。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勛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中。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繁縟。發議必在聲香。茲自爽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疑。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鴻勛、涿郡人。臨淮王彧、薦其文學。除奉朝請。竟不詣謝。人怪之。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勛何謝焉。彧聞而喜。

源按北齊書鴻勛本傳。後出爲高陽太守。居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休之、字子烈。北平無終人。勤學多識。博綜經史。爲士友所稱。鴻勛爲司徒法曹參軍。轉廷尉正。去官歸里時。與休之此書。

上牛宏啓　　王孝籍

竊以毒螫瘠膚。則申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況懷抱之內。水火糜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鑒察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潤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翰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霜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廢賞不沾。賣馬之田。供釋之之貲。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待。閭山迢遞。醫臂爲期。前途遙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奇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懼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勢不見關。安能無望。倘病未及死。往還勉念。將窮愁之間。賜雕蟲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宏。

宏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教授終于家。

牛宏，字里仁，封奇章郡公。

孫按此種文，乃有唐溫庭筠、羅隱，上達官諸啓之先聲，至朱灣、龍門轉深、玉粟轉貴之句，而遊士流風益下矣。

源按里仁，安定鶉觚人，隋開皇初，授祕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其在東部，先德行，後文才，凡所進用，並多稱職，卒謚曰憲。

王褒

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勗靜多豫，曾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鑿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頗覽九仙之方，晚步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昔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窺丹沙之說，頃年事遺，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揭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黎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宿塉，射聲之鬼，無慢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攪紙，龍鐘橫集。

褒，字子淵，仕梁位至端右，後與元帝同降於周，與庾信齊名，初褒與梁處士周宏讓相善，及兄宏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通親知音問，遂致宏讓書并詩。

隋豫章王暕

遺崔賾書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宏農之守，每覽史傳，菁縞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匱，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設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士宇，更晉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簪瑁筵，踏朱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恒纖，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鄉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寄俟繁詞。

豫章王者，煬帝子齊王暕，先封豫章王也，品外錄，以爲齊豫章王暕，大誤。

暕，小字阿孩，元德太子薨，朝野以暕當嗣帝，帝以他事怒暕，暕寢衰，帝每歎暕生變，化及作亂，帝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化及復令人殺暕，暕亦謂出帝意，至死竟不知殺者爲誰。

源按賾字祖濬，博陵安平人，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去豫章王，因遺此書。

崔賾

答豫章王書

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淵天潢，承輝日紱，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鵲湖

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潛、燕南賓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蹇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爾鴻儀，虛班驥皁，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壞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聞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拯拽，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周不殞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庶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孫按賾與父歸、俱列隱逸，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洽聞志七卷，四科志三十卷，江都傾覆，咸爲煨燼，此特其感恩一羽耳。

魏收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回首，含氣量形，咸總之於聖人，畢付之以朝市，皇魏應衍甲之祿，開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惟夫三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不分，瞻星味環，拱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爭，是以年歷三偽，乘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微，而陸梁塗泥，時軼疆埸，天討所遣，理存懲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假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恢心，遂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誠駭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蘇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以沙變鬻，不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虛有助鬼之心，白頭爲賊，曾莫自揆，嘉文浮功，甘於苟得，回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明黍名器，事出衢朱，藏情詔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舉湖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乘其瑕穢，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驅，指蹤投縶，猶免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虞，當之不爭之地，盧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勳，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劫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潛懼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委身賦廚，逼脅居民，翻蕩城池，又手山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折同鱗水，寵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盡粉之禍，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和掩擊，事剷仇讐，反覆剿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幕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其斬截之酷，安其烹斬之痛，放庭食子，有似可親，覬減躬否，恥其並主，猶心人而革齊，同讐，歸家懼執法之刑，赴賊及噬臍之釁，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蹤，獲毒之人，圖浮芥之小利，忘邱山之大禍，乃崇飾士偶，被以元黃，馳馬高蓋，載纓爲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鞫苦後之衆，蟻攢蟲集，侵竊邊鄙，恤思分災，本不要於遠僻，遠衆悖禮，蓋神明之所誅，皇帝

垂旗華士。則天而勖。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全會。百慮一歸。中外禮備。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霞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順指則風雲趨至。迴眸而山嶽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聘。爲功於一時。示武於千載。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德已乎。遂設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翹關扛鼎之卒。被組橫矛。執殳挺劍。龍駒並躍。騏子千羣。沸聒天塹。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桑軍之旗距接。而荊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壘。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聲鼓。楚兵吳甲。積若山丘。青鵠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爲我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授師喪族。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盧相陷誘。指成提挈之梁。終無犄角之勢。景樂本趨末。背國逆命。部下數千。屈通羅網。離親懷士。一日三秋。拘網立斃。朝不謀夕。豈能攜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盧詭。使蕭明貴孫。而縛於徐泗。景爲囚叛。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雖流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繫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覺迹。景實啓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謝設之責。下恐荊吳子弟。洗父兄之冤。故小猜慮。將與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定當招結倉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肥。說誘叛渙。老疾姦回。不虛然也。而彼士區區。厚加崇納。盜之襟帶之方。處以藩衛之所。費金帛於烈火。辭酒漿於漏巵。非乘景虛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常存其大。景財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卵異。捐親背德。於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於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翦草除根。靈首蛮頭。又手械足。返國姦於司敗。歸侵地於元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禮。苟遠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悲承德音。且欲棄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功。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壞卑名。難頓顏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悖狗子。授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鵝。何足戀戀於亂臣。勤勤於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孰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復悔。

蕪按祖君彥檄隋文。較此便意致相懸。然變六朝而古音未敏者。畢竟推斯代諸公。非宋元人可及也。

源按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折節讀書。夏日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不稍懈。史稱收爲此檄。初夜執筆。三更便成。宜其通達縱橫敏捷如此。心厲句疑有誤。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者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

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繇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鷰翔求食。唯衆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禍者無善應。所以爲調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獸嬰毒。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敍。是以聖人作制。推德賜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田獲三品。貿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源按承天、東海郯人。博覽古今。多才藝。一時所推。甚爲宋文帝敬禮。累官御史中丞。將遷。坐漏密旨免官。

問律自序　張融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鄙。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當有其體。丈夫常鵬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彼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皆頗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竊。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蜀節蓮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遺次乘我。頗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顛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餌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嘗借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網也。

源按釋文義。似汝等無幸句。自序已完。又云以下。是史臣述綴之辭。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武帝

白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教燒灼於火宅。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悲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面。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非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隆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屋。豈易入哉。

蕪按蕭梁諸君。多通內典。故言之輕熟乃爾。然如金剛摩訶僧。及斷酒肉文。殊近庸猥。不及此文雅令。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恆不來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

調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窗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疑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處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屈。薄冰慄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闕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皆彼鷦鷯。豈競鳶鵰之肉。猶斯雜縣。留勞文仲之性。至於子常嘗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世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食五鼎。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蜚侯嗜乘。禍起於負芒。雖餐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士晉天下之儲。而有洛賓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藍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或枻清潭。樂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雕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竭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畊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如觀之情道。鄙吝之萌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尚祿可辭。不必傍游秦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鶴園誘馬苑宏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宜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兩國。吳主至誠。歷七寶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頌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於若元淵。眞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眞。金石何誓。銘頌誰聞。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藏。或稱印手。高座揚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載眉蘆阜之賢。鄴中宛邱之酉。昭哉史册。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雖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緒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質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闕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豐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尚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詳覽見焉。

蕭按本紀、載元帝所著書十餘種。有內典博要一百卷。而無碑銘集林一書。豈即在博要百卷中乎。他

日當再考之。

職貢圖序　梁元帝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荒旅距。西域懸隴。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視星中則建朱崖。開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古雲皇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年無冬夏。與白雲和其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崑崙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綿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駿。却而不乘。尼邱乃聖。猶有圖人之法。管管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閻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閼。臣以不佞。推毅上游。爽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賦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闕。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全德志序　梁元帝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鼎鼎。復使要荒賦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當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鵝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洞林序　梁元帝

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疑披。既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斝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本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徧得研求。雖紫微遠邁。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淡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壬。當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篇。殷人飛燕之卜。著名樂毅。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爰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眞解談元。河東郭生。雖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昭明太子集序　王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曜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微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聞爾無聞。漢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直假。子桓雖摛藻銅省。集講甫成。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以弦誦之餘。辰繼鄒魯之儒。墨徧絲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圖。庶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賢萬幾。猶臨晉幌而不休。對欽案而忘倦。況復延納侍講。討論

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侔馳．鑒凝辟雍之疑．禮祀祭社之繆．明章中老之議．通顏理士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衛樹而挹多少．見斗極而識西東．與夫盡眷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買誼於蘇林．問蕭何於叢樸．區區前史．不亦恧歟．加以舉貫總持．辨洞無礙．五時密教．見納鋭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頭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舍鉢瓶沙．騰蠅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擬續持華．思若有神．骨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興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諭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曾祖勸其修令．伯喈笑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讚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踐祚．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嘗抄登山．徒仰峨極．同夫觀海．莫隱波瀾．但職官書記．預閱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箕按孝綽被遇昭明．時作樂賢堂．使畫工先圖其像．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至於焚到氏之書．改少姝之奏．君臣遭遇．古少其倫．卒以陵忽忤時．擯抑沒世．生平文集數十萬言．今傳者寥寥無幾．文人類不護細行．亦其才氣有以致之也．噫．

源按．孝綽本名冉．小字阿士．彭城安上里人．父繪仕齊掌詔誥．孝綽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少負盛名．恃才使氣．有不合意．輒極言詆訾．凡遇朝會．公卿間無所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其忤物遺忘．有以哉．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喩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鶩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靑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竝泛．朱紫相奪．喧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過．呑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源按．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此其自序也．楚謠曰．曰當作云．文士有解佩出朝句．文當作又．

書品序

庾肩吾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于元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書加大．天下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璽頒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竝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潁川之言．竟遂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舍鳳．鳥已分蟲．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韭．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

之論。並以篆籀重複。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流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業。溪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蘊山之最。寬朱增華。陵嵩之崟。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蕪草隸者。一百二十一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擘而三。復為略論。總名書品。

蔡按。慎之、常朱子仙破曾稽時。以詩免戮。而道篤流落。論者惜焉。此與顏仲偉詩評。圖各樹一代之概者也。

虎邱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林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攔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騁於山川。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嵓。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皋。山禽囀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荊。坐磐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肅若與三徑齊蹤。鏘鏘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蔡按。王子安山亭興序。較此便多俳調。

源按。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河清頌 有序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朴牛文鱗。爰定祥歷。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盛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龍木之精。俯協靈水之德。若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盛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貊懷惠。秩禮卹勤。散帑貸之金。振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追脅。肴去甚泰。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儇直。顯爵失心。幽無怨魄。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鑒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苑。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門

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跡。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能酤鼓、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靈應尤盛。青邱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甞。歆顯。宜以諧薦郊廟。和協律呂。煥霏蔚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夕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因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碗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舊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偉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形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暴黜束。類象闡。武功也。鳴禽躍魚。雜穗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襲。民祇與能。厥應如彼。惟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盛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觀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廢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刊崩石。据覽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綿邈。鉅生大年。瞻學淵閔。盤結成象。紛績顯軒。徒既井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猷。授茲方塗。凌周躐殷。擬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群生。帝御三極。龍步八綱。翦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鑄鼎遷宋。元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蟠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俗通變。一物有違。成言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降辟籍。館附秋羊。封瑾奉曆。學綏被荒。蹤孤重帛。禮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形清。樂邑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贊登賢。儒順優柔。武節森騖。文懿精宏。戎容犀利。楨鈐闡審。程霧周備。吏礪平端。民蓋幸說。停鼓凝埃。烽驛乘警。銷我長劍。歸為農器。國外水鄉。彫表炎國。闢首西南。湧邑東北。艷艷翁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化耳獎。獮獸薦功。鳥旟成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青衿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物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昌學。信宿胥暎。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閫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叢作。萬風薄閭。節露璋閣。器範神妙。刑調象樂。匪在也斯。偉縱芳澤。注彼四瀆。婀此雙川。伏流盈紀。幽以遐年。澄波海嶽。鏡流蔥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消。倪瞰夷部。降眄濯淵。朱宮濟綱。紫闕陰鮮。昔在爽德。壬風不昌。通溢通竭。或墾或亡。深源濫泛。升甚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則諸師說。天棘聽審。介甚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訏謨布簡。絲言盈室。哉有綿祀。淸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乘和。靈根方固。條源重波。副睿武哲。帝體皇柯。景雲敵渙。秀星躔羅。垂光九野。騰芳四遐。軸居鼎足。猿石虎牙。世四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清河既清。大夫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飾德樹聲。

照字明遠東海人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照爲此頌

照或作昭後人避武后諱故今宜改正

源按明遠宋孝武時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歸辭當時以爲才盡

勞生論有引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媸愚智之辨大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蹈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疑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悔假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荒爾而笑曰末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淸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縈螺仁義龍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瀾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發蹟于焉側目淸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蠱惜春蘋鵰搜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威倉楚逢新尙趙壹爲之哀歌張升于是痛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脤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覩賈謐郭淮腥臊可鬢涇刑以逞禍近袍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躡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躊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飽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秦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競宴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望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民之令舉以周旋晨荷簦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害體塗足之倫渴消盆罌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靡霄運海輕蹤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隈穫覩時路之逶迤元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陵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廓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陋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樂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攜讓之風搢紳不嗣夏甯晉魏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載蓋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塡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傍僕劍匐嗟惡求媚詆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鑑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乘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榮寵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勢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獄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

章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穀生塵來如激矢雀羅蹙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廢魏朋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嘗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遠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錢餘影聯官將數十載攢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其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照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尚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俗滅影頹迹礫石變成瑾瑜莫旁化爲芝蘭蘊之扇俗揆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蓀按盧子行以官塗淪滯乃著此論指切當時與入周作聽蟬詩邊武陽作孤鴻賦同一憂愁所寄而文之工首推此篇其洒斥物情縱談世變孝標絕交以外能媲此者尠矣

源按陷書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愧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以文示松松亦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薦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北齊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選用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三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時人歎稱之

餅說　吳均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蠶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鳴之麥洛陽蒼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隨西瓠背之帽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銑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霧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市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悅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蓀按叔庠文加賞變食移俱傲詭可喜此尤脍炙人口錄之以爲七發續聲

源按叔庠、吳興故彰人文體淸拔入古甚爲沈約稱賞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均注後漢書著齊春秋廟記十二州記錢唐先賢傳續文釋文集共一百七十餘卷又奉勅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凌煙樓銘宋臨川王述　鮑照

臣聞憑嶷鬱嶂唱微效長垂波靡景功少致深是以冰蘗蘖乎魏邑風閣起於漢京皆所以登生道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樓崇迴延瞰平寂卽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閩奔江永寫鱗嶺相望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睇瞰高明藻撤遠心矣夫識祿威傾事待言彰雖言陋述綿世潤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巍巍屏閣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檐望景延除精構風露合深煙塗爾窺淮海俛眺荊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謝靈運

曇隆法師誄

夫協理覈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瞶。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雖徵。欲聲名傳則素蹈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曰所親觀。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于髫辮。生白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秣絕故于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何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將景半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顯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雖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雕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世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美。豈望人期。頗好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澗。茹芝疏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雅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吝滓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徽集何緣。晚節摧殞。遠見委尋。至此阻闊。音塵殆絕。值著遺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因感痛。實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吐瑜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儻或遇世。曾未近假。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藻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忘星徒。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歎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桑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稱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郡流缺遠。假名恆謹。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阜。長別榮蕚。永息幽谷。舍華幾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昔之親明。即愚成絕。智之乘情。對理斯澄。吝既兆袪。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茲累徙。欲以拯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蘇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己。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乘身雖歎。懷道彌厲。效命已寧。矜物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蒼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僧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巒。近矚嶔嶔。事寡地閒。尋徽探賾。何何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技紙襞。間來答往。仰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闔因感悲。孰云不痛。容淚沾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蕭按客兒以衣冠世胄。俛仰新朝。情勢既乖。卒以不免。然其慧心朗舌。如辨宗論、維摩讚、語文俱深。得祇洹之旨。可謂殫心彼教者。此篇與靈運法師誄。並稱極工。以集隆止鈔其一。

孔稚圭

褚先生伯玉碑

天河洛摘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祕。仙靈之迹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元都。有羽化蟬蛻。獨影遯形。神蓋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懸道者。窮地之險也。歇資竭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鬱遙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祕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蕭按此與北山移文筆意。如出兩手。

招眞館碑

源按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少有隱操。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蘭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宋孝建二年。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南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造。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勅於剡之白石山。建太平館居之。建元二年卒。雖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簡文帝

夫東瀛泳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末子。倘以星起牽牛。部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淵。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盈。其祖墳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瀉。雖日門探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喻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巉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閶陵之霍。魏后冰城。夜陳權息。長安慈石。浴鐵瞥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宏眞。即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山。栖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峰下之地。而勢閒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沛、隱始。皆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短髮。云從虞山招其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峰下之地。即以爲治。故號招眞。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山。桂劍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米陵赤石之觀。同符宏敞。遠望仲雍。而高壇蓮瑟。傍臨齊女。則衣墟若茫。蘿蔦千仞之木。氣叶星暑。華飛五香之草。形圍宮室。帷葉綵花。卷舒蹊遷。陽桃候業。桑落嚴崖。樹息金烏。爲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鴻顙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竟。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輾轉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鎮之稻。明月較龍之騎。驅之使鬬。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齋之羽。起雄鳴之竊而已哉。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唯眞能大。德超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

掩暎綠蘿。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闕。山臨高宇。野寂雲興。翁鬱山靈。升虹夕柄。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蒼蘚玉瓶。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折桂和蔥。羽衣可服。雲輦易通。莽柯雖朽。碑石無窮。

此篇載姑蘇志。題曰招眞治記。治者。本道書言太上下二十四治。付張道陵布法於後嗣。後盡立治於元都。故稱治也。按陳馬樞道學傳。張裕起招眞館。梁簡文爲製碑。故今亦沿之曰招眞館碑。○藝文類聚。載其銘中數語。稱梁簡文招眞館銘。其爲簡文筆無疑。姑蘇志訛爲昭明。今正之。

蓀按右跋語。見一百三家文集卷中。凡此類。皆錄文時。於各書中隨手附注。不能一一疏其姓氏矣。

天光寺碑

陸倕

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燈。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珠階凌虛。瓊離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鳩墣慚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靄。昔者姬水濟丘。載紀山川之日。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復。寄乎身世。墳籍寄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

被物如露。假民猶草。解鬟傳珠。抽衣受寶。化遠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裂瓊殿。四柱高廊。並陳金璧。勞逸玉箱。從橫雜樹。閒廁衆芳。

蓀按元帝爲倕作墓銘云。詞豪騁竪。逸氣雲浮。可謂太常知己。此文亦漏刻石闕之亞也。

常山公主碑

溫子昇

啓泰微之居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辰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衣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攜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蕭雍于車乘。成清合於琴瑟。立行潔於霜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閨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流急。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密妃於伊洛。遽指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投。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邱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閉中埜。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栓檳徒列。琬琰空傳。

蓀按濟陰王暉業云。子昇文足以陵顏鑠謝。含任吐沈。雖屬過情之譽。然即以是碑論。其淵雅之致。正不易幾。能掩之者。惟關成諸夫人墓志耳。

源按子昇、字鵬舉。太原人。與河間邢子才邵、鉅鹿魏伯起收、齊名。世號三才。

景明寺碑

邢邵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非證異受。修短共時。爐表生民。不救泰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濠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駕海之力。孰不嚬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距可爲言。而护邊延愛欲。馳逐

生死。眷彼深塵。遙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沈石於苦海。結習靡停。疑提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辱皆譚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袪洗累惑。拯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刼代綿邈。朕迹遐長。草木不能況。缺。塵沙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勞注。甘露上懸。降靈迴衢。擁迹忍士。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

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恩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在。德尊三界。神威四大。川流自斷。火宅不然。衣生寶樹。座師芳蓮。智固有極。道惟無邊。

蓀按子才本傳。祇載文學內行數大端。於禪解未有聞焉。然謂其高情遠識。開道潛累。固深得祇洹法趣者。何惑乎此文之工也。

大同哀辭

簡文帝

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潛慟結於心。愁眉慘於外。夕坐於是中旦。當食以之不甘。客有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恥之家。久傳紀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耆歲而擬觸藩。及紈袴而知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趾步。庶方悟於來途。遂窮魂於短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

含精鬱抑。歎嗟何極。云誰之悲。悲予弱息。寶天道之偏頗。覩賦命之殊舛。彼神祭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舜華之照灼。寄一朝之浮命。始夢熊而非吉。遂斂弧而表慶。驗天閼之所受。知地井之可映。愛萱草之有徵。欣赤芾之在詠。信歎慰之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習珠裸之交舒。又金香之相襲。籍綺茵於弱肌。隱絳笑於羅帷。今獨親於元壤。亦何痛其如之。憶餘態而心楚。想蛾眉而迴腸。樂尚殘而染地。衣猶襞而在牀。卷金屏之四葉。開銀函之九年。忽徘徊而想像。曾何時而不傷。於是風景暮鍾。氣嚴晚候。葉蔽蔽而走堦。水戔戔而鳴漏。月半鋭而開河。雲羅柱而下軸。燈發焰而吐花。火含光而成就。金鹿之恨涕沾衣。金鴉之哀還掩扉。猶茲紫山明玉碎。譬彼西都芳草腓。終無逐浪凌船反。何時復聞龍種歸。

蓀按帝誡當陽書。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然集中所載諸文。抑何其淵雅而整飭也。

徵君何子哲先生墓誌銘

簡文帝

先生履玉燭之正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應。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市國劉歡、汝南周顒、爲友。陸墉、賀瑒、之徒。更道北而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篋。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案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與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翻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蘇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惜。成以人亡。素楮。禮墜六章。洙泗頹經。扶風能學。關西

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朱方。萌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遂攀絕步至。聞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村夷之舍。痛群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卿。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元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雖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歌。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懦固。舟輿席珍。既遊慈水。復引法輪。蹊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淵沼。橋曰斐雞。徐稱酬素。欽欽夫子。風期夙著。蓋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碑雖貞。元泉無曙。

源按子稽、名點。廬江灊人。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梁武興。點有德。及踐祚。手詔論徵。賜以鹿皮巾等。徵爲侍中。辭病不起。與兄求、弟胤。皆無宦情。世號何氏三高。

右南北朝文鈔二卷。國朝彭兆蓀輯。兆蓀、字湘涵。號甘亭。陽湖人。貢生。官薦舉孝廉方正不就。事蹟見國朝先正事略。案駢儷之文。自以導源齊選爲極則。然自奇偶既判。源流遂分。近時陽湖李氏刊駢體文鈔。凡齊選所錄。一字不遺。於是賈生過秦論。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乃均指爲駢體。宜爲陸祁孫豈所嘗議也。是集託始南北朝。與王志堅四六法海。湯顯祖續文選。體例相同。最爲醇正。每篇間坿評語。考據數語。亦極精評。考甘亭平生論文宗旨。具見集中。荊石山房文集序。及與姚春木兩書。於廣通讓晉表。釋與親役僧書。皆詆毀不遺餘力。然此篇仍錄有釋真微書。豈欲聊備一格耶。至篇中凡徐庾文及文選已有者。概不復列。然如劉峻山栖志。溫子昇寒陵山寺碑。亦以習見不收。此與姚鉉唐文粹。不載昌黎平淮西碑。或當別有微旨耳。竊謂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范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斯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減使勒爲一書。與此編相輔而行。足爲詞章家之圭臬。余向有是志。惜乎抗塵走俗。逢轉萍浮。頭白有期。許靖何日。擬俟山居稍有餘暇。當詮敘之。光緒乙亥。白露前二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二程文集

程頤
程顥
撰

原序

自孟子論性善後，漢唐諸儒，未有能闡發性字之義者。至二程夫子，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人生而學六經四子之書，以新至於聖賢之域，而於吾生之性，茫然莫解，是自昧其本源也。本源失而徒求之文章，雖使瀏思曠論，卓越古今，終於聖人之道不合，其不折而入於荀、揚之歧途不止，何則？吾之說固未有以勝之也。二夫子之言性曰：性即理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合理與氣，而附麗剖析之，至精至密，不獨足以闢諸家之似是而非，并足以補孟子之所未備。故橫渠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正謂此也。賈、鄭、諸儒之註疏，韓、李、諸賢之文章，皆未窺及此，此而不明，其餘皆枝葉耳。二夫子者，起而首發明之，以重啓斯文之統，其有功於聖人之道甚大。此蓋孟之所以分聖狂之所以判，與夫異端雜霸之所以辯，故予謂論人之文，必首觀於此，而後其文其人，皆可得而知也。二夫子之文，皆本性命之理，而究極之，以措諸應事接物之際，使當時大用，實足以教養斯民，而治幾三代。固不徒託諸空言，垂遺編於來世而已。明道珠涵玉韞，詞簡而有餘味，伊川浩然之氣，嚴正不撓，大暢厥旨，要其根極，則一而已。予幸生二夫子之邦，誦其語言文字有年矣，顧未窺萬一，仰止之念，實切於懷。因取原本，校閱其訛缺，付梓以廣其傳，海內學者，讀此書者，當知二夫子之言，確然如菽粟布帛，不可旦夕離，循途而漸進焉，一旦恍然得聞性天之祕，蓋亦由此也已。

康熙戊子陽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鄠縣主簿。縣有稅官，以賄擒聞，估力自恃，監司州將，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距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其所盜以去。關上元縣主簿，專秋，顥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謝景溫尹金陵，說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議繼，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而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和與詣縣，叟曰：身爲醫，常遠出治疾，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因出懷中一書，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曰：張三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服。呂公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從容咨訪，顥將退，上曰：頃來對來，欲常相見，他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用事，一日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一日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蔡，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深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難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言於上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孚，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小成，而與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非朝廷之福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

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綏，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故，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鑿炭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故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曹村埽決，顥謂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以往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海，則事濟矣，語已未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證，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時元豐八年也。文潞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二子端慤，端木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與范淳夫同舍，葛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葛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魏不可言，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本傳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間論大旨，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以司馬光、呂公著薦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陛下富於春秋，雖睿聖，得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蹙而避蠟，問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可也，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鎖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有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議講官例兼他職，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不報，二年，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頤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游鄧嫌名也，頤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勿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設宴，頤奏曰，除喪而用吉禮，或因事用樂可也，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乃能之，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頤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頤非羿也，然開羿之道矣，盧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喪，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太后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西監之命，頤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洛尹李端臣，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威氏，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涪北山有巖，頤與州人遊，定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袁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緡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曰，勿爲已甚可，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常患痞痿不出，頤謂宰相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詆頤不宜在經筵，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攻擊，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勞筋苦骨，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將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且爲天地間一蠹，惟編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目錄

卷之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崇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蔡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西京提刑奏狀
謝涇州簽判表
卷之二

乾隆御覽之寶

二程文集　目錄
書、記　賦　論　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廂試伏道、便民賦
南廂試九敍惟歌論
南廂試策五道
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郇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澄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卷之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句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賚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讀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雜說三
四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卷之八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書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贊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臺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閎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定親書
答求婚書

卷之九

禮

嫁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槨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序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嘗先公自撰墓誌後
叔父朝奉墓誌銘
孝女程氏墓誌
明道先生墓表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行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卷之十二

遺文
放蝸頌
酌貪泉詩
易上下篇說
易序
禮序
禘說
銘
與方元寀手帖
謝執政書
答吳以道書

二程文集卷之一

宋　明道先生程　顥撰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邊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箴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爲誠忠厚之教尚溺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貴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覩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畿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與。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簿尉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年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務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十事劄子（師傅。六官。經界。鄉黨。貢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澤。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憂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窮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蜂起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資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管斤焚薪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質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歲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益其材行其志使政務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黨並進賢陛下曾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緊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一作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鉤深練覈之能攻擿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德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熙寧二年時爲監察御史裏行）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令事體謹具狀奏聞

諫新法疏（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御史裏行）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頭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動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騷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狥持固必是致與情大戾衆論益譁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審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扶面推去繼續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提點疏安石曰顯至中書臣嘗論以方鎮沮壞朝令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鄭令不諭令者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奚以何由帖息）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金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黜。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出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殛。曲蒙寬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 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雖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遂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皆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疏之論，愧非縱橫之才，徒罄狂瞽，什無裨補，忠悃旣不能纓縮，糾繩固不顧沾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纔上，閤門之請未堅，天意未回，遽亭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靜論之風，亦慮虧賞刑之實，力形奏牘，悲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濤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遂辨眞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遐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幾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循小夫之志，不爲從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聽誡，不敢祇受，願從寬貶，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竭闕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闇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幷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旣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賞未正，而恩典過加，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覥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繫，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揣白日之照，廣嚴霜之刑，投諸荒陬，貰所非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孫覺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舉錯紛紛之時方用宜知聽紛紛體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事小人若輩公著提刑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契用何爲肯進退而不爲善爲以爲食菲儀擧革節進與奉

二程文集卷之二

書　記　賦　論　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悤悤。未能精慮當否。倖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能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術吏。與夫因忍殘殺之極者。以暴見傳。其餘則泯焉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幾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遞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僅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開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繼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而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敎敎。俾當時之服循。敎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敎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孟爾農俗。陶乎敎風。知所勞者爲乎己。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使人。役以農時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敎令時煩。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敎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適以厚生之利。將來其欲。豈開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穰。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暴德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敎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慼以曾無。憫兌豕之從民。下安其敎。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迹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敎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發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敘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收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象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敘。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尙何敘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尙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敎。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蓋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敎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動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耳。謹論。（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德。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敎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詳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信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此疑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尙虛其末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食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敎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隆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衣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贄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逾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讐。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明。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徵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且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褻。譏諷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聞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層層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粹。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顏墻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其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爾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楔桷也。散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潛計之司。嘗爲之設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掾資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家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處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伯開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問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疏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寶。惟君上所制裁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假有所未立。法度假有所未舉。綱紀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寵。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源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質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我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寵。貨之寵。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詩哺之兵衆乎。外蠻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外蠻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紹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覓。文法可捐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勝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效乎。謹對。

二程文集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末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奇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秦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盤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發。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之。去盜賊。撫羸弱。其勤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存髣髴。思爲遠圖。召役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

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嚻變者。變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特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譁訩。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乘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憾。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從罷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墮弛。歲復大歉。公至。振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廩。以活饑莩。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州一作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荊、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每舉爲亂。先移文冀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義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裒民取貨。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鄉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聞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輒以軍法從事。驕民大戢。河北俗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緜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鄙帖寧。人民洽和。公懇避臣之邀功啟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俗多火災。適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臧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

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翼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罕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餽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激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矯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略無疑忌。即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恕。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揭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病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湖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聞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者此。偉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倚之。公娶晏氏。故相元獻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衙。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敏俊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事田[illegible]。次適著作佐郎齊峸。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誠。曰路。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元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一作之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從嬉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賢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背於磚。以誌其壙。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璐。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義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遹。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荊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蠻寇嘯動。焚劫縣邑。道州事違。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爲治。夜以繼日。完葺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匄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幾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署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遘疾。終於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沒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頊。以疾廢。曰顗。曰顓。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備役事。又撰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諱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齋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貧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覽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撫養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僕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傷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藏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愵石門羅姓者。皆健賊。招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逃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效。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論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聞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晉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完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二（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乎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觀之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冉、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選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婧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盡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天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瑤。字仲韜。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妣曰清河太君張氏。義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遹公卽尙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薦。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强猾。小民困於傍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卽爲護妄。移公興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誤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貸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表新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贊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讙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轂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奸迹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編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竊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慄服。復通判隨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剸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莅。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力辭。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絕。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顯。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愼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頤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澧娘墓誌

澧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澧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澧。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沈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鄰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强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乘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嗟。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恰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澧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嫣兒同兆。一作次。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卽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遊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遡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請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裘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閒。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懷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還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猷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呼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官學于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邮塞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遠隔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辭迎致。有誓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觀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辭干其軍事。先生欣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櫃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將趙至誠貪狡因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變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鳳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析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仍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鎭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鄴）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徽文編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奏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斷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蔑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疑人之疑。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閱。不足則質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嫠。未逸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儋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寠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鬻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將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贐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凡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癒。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有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稱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河未闢之時。（一作嚮）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洮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翼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illegible]）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廓警寇邊。主將出兵搏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廓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廓境。日暮與廓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樹旗幟。旋山徐行。廓循環閱見。疑以爲大兵勝己。終不敢擊。秦州猶苦蕃酋反覆。黠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雖羌羝益甚。其後釋其質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教誨。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慨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愼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罕。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尙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緋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慭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稚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曷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莅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蒼茫。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慟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符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撤揭天地。縱絡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詞。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頤。謹遣外甥張慤。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粤稽古昔。得全皆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至儲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窮。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壽富安榮之完。非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躬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嗟咨而涕漣。倘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鮮於永圖。屏伏者以疑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

莫罄乎心曾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誥典號爲燕賓祭祟之聖詔極於哀悼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顯然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葬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爲鄙文謹陳非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二程文集卷之四

宋　伊川先生程　頤撰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微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聽明而聰塞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聽蔽而聰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禍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識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間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誠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末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蔽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騷擾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逆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事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西敵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豈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豈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羣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愆慮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蜂起儻稽撲滅必多譽應幸而尋時蓋能誅翦尚賴社稷之福西敵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詞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益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留之慮乎其朝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蓋弊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耳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數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推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詘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郡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方正蓋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學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聲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必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惑五色而惑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疑盧天下也以陛下愛盧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曾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故臣前所陳不及厭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顧得一面天顏攀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留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顏特加拔擢擢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皆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遞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宜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陷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

二主之昏料陛下亦當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過無任瀆越狂猖恐懼之極臣頓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四月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顯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薄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尊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負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設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久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將愛濮王之意。非背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旣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譁。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假如仁皇在上。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國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歸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旣公論如此。不無恫疑。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己。偷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獨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敕。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惕。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旣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賦役均。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恆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

而威靈振。東西南北。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帥善謀而士卒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吏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弛。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已。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銷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濫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勸。乘間隙則萌姦宄。滋蔓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循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闕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西敵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西敵強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敵人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餉饋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禦。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旣已久。言者旣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之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在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得少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率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知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鎭。亦將震懾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斷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邪巧佞。知其交深而不

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憂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畏衆議之奪。故畏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歸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悌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知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

猶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安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以爲治矣。史册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晰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慮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

前所陳。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猶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類。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尙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尙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益明聰。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援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絫伍而用。所

五十九册

58

惡（最一作）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諠譁。如眞廟擢种放。寵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專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取范純仁。從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尙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猶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俯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治平四年）

其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

無知愚。孰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致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死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

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執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況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詔儉嚴。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悲。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猾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熙寧八年十月）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敕。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禳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

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惟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難。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倘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嘗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悉歎而不悟。推是而往。庶可以爲焉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遠。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遠之後。逆耳悖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悖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爲一作無窮之罪。顧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愛。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訪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惟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雊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儻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元豐二年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奏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追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揣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壓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欲慢。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圖。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

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教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等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書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鄙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賜警之義。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惰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願以揣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二程文集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慄。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淺陋。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累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慄。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祗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懼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聰。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從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聽。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容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開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嚴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長養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動作之微。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是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懇懇辭避。及繳陳奏。懇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拖道之士。孰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奮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頤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敢擇。期得出類之資。眞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迪、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敕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右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惟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體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兪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玆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親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擧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眞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擧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能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

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檐垂簾。簾前設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開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暇。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稽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淳厚驗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營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容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闊。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能。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竊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慮不任懇懇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敕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懇誠。上煩天聽。竊以涉謬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敍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敕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聽。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稟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發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將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人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慮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樸愚。惟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慮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

臣頓首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開。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能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能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殿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開。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聞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稍便議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雙日講讀，與雙日乘輦，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熟，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迂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略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問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設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設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說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面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皆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逭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樂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能或因事而行，臣恐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容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敕差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能說書，御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能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安。須至再渝懇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敕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猷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明祿位。有何義理。臣恐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寄庭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元祐三年

臣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恩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恩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聞。一作俞旨。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蘊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愈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畝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渝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繼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覩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發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戮。陰積招延。未幾。辰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誤。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慾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賢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耶。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舉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徧詢輔臣。臣之所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恩妄

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驚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勉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恩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容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狀

臣頃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類牧之命。義實難安。中間。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昭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既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豈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稽其誠意。感通聖心。摸寫發志之乎。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迹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吏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嫉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衝恤既終。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懇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闡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獲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兩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

奬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句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敕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辭封章，不敢遽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涸而妄懼交深。非特提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敕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思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顧昨准敕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忠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容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於海隅蒼生，僻野窮谷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情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當程文字，即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禍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詔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微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而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具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即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諭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輒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元祐三年十月

臣頃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爲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二程文集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設學論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卻請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家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人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卻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治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減罷宜乞與比諸考治條例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舍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並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若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序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准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勘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勘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徒。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卻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既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雖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並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論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隱闕。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序序之禮。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關殿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卻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只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舉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敕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衣冠。卑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蓄奴。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虛。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並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蓋可面行。簡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者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覩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序。威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觀。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蒙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觀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卽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入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請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敕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惟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卽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舉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卻

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卻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卻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遣。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遠或久。槩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媚。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村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遣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識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催寬涼。豈是齊盛。又云。卽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充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幾一人。其中選舉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惟欲成材之多。豈以難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並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尊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卽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迹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遠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武。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武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迹。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尊任長武。長武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武。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武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生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武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卻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閑。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論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人外舍。尤爲疎簡。其間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墮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卻令講經讀史。不惟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皆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卻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卻令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習孝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學人雖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官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者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教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調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緊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尋常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調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舊立條。不管申明得旨。敕條不許。既曰修條。卻須指從何法。豈可卻

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卻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遂事先申明取旨。不惟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卻令徵納。詔敕緊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卻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卻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蓋學立法。又不可侵礙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卻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亦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法。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卻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甚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鬱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取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武審量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武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卻臨時幹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令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舉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詣石對面點抹。虛目力不給。卻成苟簡。亦生員詣益。

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數會假限辦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故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而黜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較之。用功甚多。當面請過。指其瑕疵。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卻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論爲學論。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置學論。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論者。教論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論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論。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還差。與舊法不同。鄭議施行。帖子稱舊令。蠲令博士參領。不惟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惟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過。禮部所難。大率惟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衙人。並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可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衙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鬬毆。今刪去盜字。卽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惡受賕鬬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卻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修立孔氏條制元祐元年十月狀附

一添賜田。並舊賜爲五百頃。設湯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卽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衙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人現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設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懷源縣簿兼管。

二程文集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恨時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於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人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捨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照沫也不食。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筯。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二十字。魚之一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網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澄爾於彼。而求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布爾乎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桑中偶見之。竊自歎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猶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踐行而已。夫檢於行者。或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其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自盤庚之遷國。稱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駁

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稽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鄉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胥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之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孀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猶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千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世。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爲而已。非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衆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一無此上十七字。）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而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會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慕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衞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抗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廣。當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縣成荒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矜其用心。而嗟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嚴戒使晨入。至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且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產博戡不如也。況程戡於蔣堂。言最善之中。用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而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雲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四箴有序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一作主。）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之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闢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然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爲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二程文集卷之八

書啟

爲寇君上宰相書

珂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謹法。何則。刑罰難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證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一作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珂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珂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眞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顯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關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懇辭避。乃特爲改授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燕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

今。未有易其名者。珂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非爲限。夫聖人作證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蒙朝廷恩旨。特許追贈。獨珂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桑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誨而不顯。其心愧恥。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迹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願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眞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珂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顧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廁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顧晦於賤貧。世莫之顯。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顧閣下特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竊天下。豈不厚與。鄙樸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人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是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頗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珂庸瑣之質。明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閱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渴書"曾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懲

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本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慰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咸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渎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疑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歎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扶杖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彖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虛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善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毫釐之矣，考索至者，如攜料於物，約見髣髴，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義，庶及精微，幸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頭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抵書中云，聖人之恰，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袞幅之論，詳味三反，鄙意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陷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遐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猶遠，不可據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栽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若非公無可告者，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留思，公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壞，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凝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尺，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魂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之深，賢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蹤裁，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驚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蹈一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皆願盡而不發乎，事理至明，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益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曾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有言於左右，若公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

敢拜覽。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渎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縣。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戴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殺賞。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虛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惰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埸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釁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偏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草。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千弟當勉公以渾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困且死。內朝廷長惡。固權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願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故。御錄去。] 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間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備。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虛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餘言也。不止餘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雖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是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屬中人。

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援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竊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若予不賞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御詩示下。足以代面語。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暮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撰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頤輒恃廟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欲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稱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憐。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悲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匄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頤輒恃乖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其久其傳。悲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迹。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咸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惟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須深慮。伏紙摧叫。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賜衆聞顧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竊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觊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晉之溫厚西清人侍密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惟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塵徒切向風悃愊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簡

頓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頓執耕畎歲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本由展敬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叅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接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頗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德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顧觀之苟邊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又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懣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一作陽）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褻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憲典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刪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曰觀此義（一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云義山之字）　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錄未發）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才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竭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一物各平其所則不得其中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論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

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沈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喻義山傳海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及一作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嘗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即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猶未甚整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幾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編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功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無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予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當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舊道利時先朝殿英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敍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朝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料踴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聞西陲憂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慶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訴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纔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皆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曰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醫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經府鞫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虛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寃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誤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中骨肉之義豈槩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輕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寃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議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槩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弊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君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暫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證記也春秋大義數十條如日星不容遺忘

只恐做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訪、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非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釋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并賦

問、先生嘗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聞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亦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遠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人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游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嘗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論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迄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觀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罔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書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矣、執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謂及也、名迪者、好學資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頃城尉、小者鄠縣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彖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敢書、乃知未行、書問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變亦變、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登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非謬、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於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爲衆說漂喚、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者、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謂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啓、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溽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啓、鮑君秀才、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頤族望之非華、愧蓬蓽之弗競、不量非偶、望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閥、第幾小娘子、性資一作質其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程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蓬蓽弗競、猥蒙謙卑、屢致勤誠、委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識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絨題之及、俾交泰昔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

二程文集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爲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壻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謂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告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是一作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於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謂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壻氏告迎於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於所尊。（謂醮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擯子）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也）女氏之擯。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下車也）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曰。某（壻父名）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醮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見女氏之先祖）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蓋冠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於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時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壻盥手於南。壻之從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澤手。於坐席之南北也）壻揖婦舉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醑酌）三酌。用巹。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禮成舉燭出云）女侍待呼於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見舅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舅自爲別。（是爲見已。不復特見）若

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贊禮婦饋謂）翌日。壻拜於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遂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變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潛惡也。後代陰陽家流，說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是則同淄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和管，其閒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蘇、向、潁、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惑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惑俗所尙，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處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遂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用晡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顚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尙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骸，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閒，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骸，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骸而朽，後聞成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尙在，又韓修王城圮，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諸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當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骸，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盈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豈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緻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人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觀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廣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趺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二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趺出趺上一尺八分，趺井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諸國德四分，居二分之上，二分之上，刻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後書曰孝子某孝謂，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永以藏，外改中不改。

程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蓋必先生所裁，結齋於此。

祭禮

四時祭

凡祭，灑埽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蔬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桌，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其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

始祖冬至祭

祭始祖，灑埽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尙饗，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其請先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甚請考若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二程文集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番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叙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叙。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時賦。十二三時。摹居庠序中。知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長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茨舍。無不安便。時饑殍滿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堪。不當問所欲。再拜以避親。能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能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矣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閒。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遣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蝸蟮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臠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能宦。韓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莫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蒞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茶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幾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閒。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繁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年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怖差役。役及則互相訐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業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遂孝子慈孫。習以

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諭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淸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淸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流．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敍年勞．乃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迭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勸．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所惠者皆頑民也．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

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傚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靑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匄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

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一有三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序 [敍述四篇見附誌]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敍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舊名溫。[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累喪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瑀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

廷錄佐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提巡尉公右之。公非爲撓。潤當塗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多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獄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窮然盡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興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興。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延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路懼畏。皆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竄。邑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芻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輸傳傍午。殷阜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隘陋。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瀦瀆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滏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外域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新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各首興役治河。民閑自秋成則爲之備。貧窶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滏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曾之未實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暨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箭。衆吏持箭走白。穀青而文見於中。曰。君壬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蜀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

親親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國圖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遇而歸公始被命親衛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陵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閒局得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還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敍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系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綏寧病革命還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潞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賞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蘭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巒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甚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而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閒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舉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爲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干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虞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閒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疏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不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因人也常曰蘧云明鏡爲醜婦之寃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顏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備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illegible]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

時益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濫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欿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閒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嵩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間靜坐既久事無閡乎公笑曰吾無閡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游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游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徧更有何人似我閒頗謂二子曰游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爲以其慈愛素厚變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惶惶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明備勸請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眡脈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嘗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譴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州掾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禧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傳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閒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減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返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時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衆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石負炭而絮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

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覺。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果蓏，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稚，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其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盧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衆日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閒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厲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盧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聲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裴愿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能遇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實歲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二三篇，皆不存。獨記在盧陽時，先公觀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遼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欣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衆我之道，其識盧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惜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迴涼露，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題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一作二十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寧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二程文集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曾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珦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尙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尙書戶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蔡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淺，不能自勉，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陵、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鼎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厘於職事，勾就開局，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尙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世奴，皆夭。女四人，長嫁鄢，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適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遜、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

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易、晏、曄。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煌寓。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勁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服。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遠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大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焉。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奉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珙。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清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己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句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蝗。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卻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頔。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類。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率以奉公。家無閒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頤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盡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嚴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徧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來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皆有所議。不忍使之聞之。蓋虞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顧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

何不素教我。今且婚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男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册。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顧獨不然。顧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顧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淳治。學不傳。千歲無眞儒。無淳治。士猶得以明夫淳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或容於毀論。合聽則聖。百姓什無於閒言。老姑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薄天典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覩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涵之難益。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尙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甲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眞。仕則爲道。古人妻吏。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册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閒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湯水無涯。將執求於救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仰哀。

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傷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尙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敍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觀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尙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難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敍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傷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懍懍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遲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故非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元孫右承議郎、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珙。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告祭於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許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尙完。異日之禍。不得不重。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維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議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尙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遽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敍中懷而告遠。清香一炷。芳醪一巵。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尙書戶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逾一紀。情在姻婭。我與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與我而彌篤。會則盡合歡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留鄭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彈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諸音。曾未幾月。走介繼來。言君被疾。覺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遽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誠厚篤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分何極。雖道路以猶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靈。羈旅之次。肴蔡齋飾。惟君之靈。鑒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肴。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善慶。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熱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汪嬸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既升沈之異迹。望履舄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心塡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婚。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先生壻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

於子何其酷耶。薄奠致誠。肯其來饗。

二程文集卷之十二

遺文

放蝎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易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一無爲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

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在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顧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盛、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也。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在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伴。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序（見性理羣書）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戒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

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嘗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揖而趨市婦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幹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蘊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學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祭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宜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素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懵

書銘 見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實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 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實擯逐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謝執政書 見師說

接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聽舉解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皆不可見帖記朱跋云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顏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盧其害公之多中也

答晁以道書 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右伊川先生文

詁經精舍文集

阮元訂

詁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國初時。若黃太冲、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埜、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鵬虎、朱錫鬯、姜西溟、查悔餘之於詩古文。並流美方來。希風襲哲。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杭堇浦諸先生。咸方聞博物。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蓄洩。必有所蓄。蓄之久且復洩。而厥尚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既奉命鎮撫是邦。綱舉目張。百爲具理。鮮觀就緒。江海如砥。爰於湖壖立詁經精舍。祀許淩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并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閱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皆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產胥韻。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曰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並神遊皇古。理夏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誼已。諸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

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堅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風標旖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海。採玉於崑岡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靳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陽月甲辰朔。德清許宗彥序。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皐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以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王謙法解爾雅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猶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于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于王肅。扈言口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義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范文正公及富公韓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悉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訓詁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至有元皇慶。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勵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

有學術者。號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詩賦。猶恐經學之不明也。既開博學鴻詞科。復詔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其時卓然表見者。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渭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于大雅矣。揚州阮雲臺先生。先以閩浙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義詁一書。以觀周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遷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聘惠徵君棟、鄭康成、虞給諫、謝叔平、鄭康成、虞給諫生于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于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詩文之主。間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時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藝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游息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命甲乙求經學之士。咸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公方試歷中外。建樹當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咸著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詁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詁經精舍生辛酉拔貢分發廣東知縣錢塘陳鴻壽書。

汪家祿杭府　陳沔壽杭府　湯錫蕃杭府
王仁杭府　范景福杭府　朱壬杭府　方觀旭杭府
董人傑杭府　諸嘉樂杭府　殳文燿杭府　錢林仁和原名廷林
胡敬仁和　孫同元仁和　金廷棟仁和　陸堯春仁和
趙春沂仁和　趙坦仁和　王述曾仁和　宋咸熙仁和
吳成勳仁和　李方湛仁和　陳鳳慶錢塘原名復亨　吳文健錢塘
嚴杰錢塘　蔣炯錢塘　吳克勤錢塘　周雲燾仁和
周詔錢塘　吳引年錢塘原名鄰　馮廷華錢塘　馮學敏錢塘
婁遂登錢塘　姜寧錢塘　查揆海寧　鍾大源海寧
朱紱之海寧　倪繼海寧　謝江寧府　謝淮寧府

金衍緒嘉興府　胡金題嘉興府　丁子復嘉興
李遇孫嘉興　孫鳳起嘉興　沈爾振嘉興
崔應榴海鹽　王純海鹽　吳曾貫石門
朱爲弼平湖　邵保初湖府　周中孚湖府
胡繪烏程　沈宸烏程　周聯奎烏程
楊知新歸安　丁授經歸安　丁傳經歸安
陶定山紹府　邵保和歸安　姚樟歸安
徐養原德清　徐養顯德清　徐熊飛武康
紀珩紹府　何起瀛會稽　何蘭汀山陰
顧廷綸會稽　王衍栩會稽
汪繩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鯤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施彬黃巖　沈河斗臨海　駱立本開化

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葉之純仁和　黃超仁和原名楨
翁名濂仁和　陳甫仁和　龔凝祚仁和原名燕
李章典仁和　湯禮祥仁和　許乃濟仁和
趙魏仁和　湯燧仁和　屠倬錢塘
方懋嗣杭府　方懋朝仁和　梁祖恩錢塘
陳文湛錢塘　陳鎮海寧　楊秉初海寧
查一飛海寧　王丹墀海寧　陳傳經海寧
李毅嘉興　戴光曾嘉興　張廷濟嘉興
吳文溥秀水　金以張桐鄉　張燕昌海鹽
謝鳴喈烏程　孫東暘長興　鄭逢鋒安吉
吳傑山陰　童槐鄞縣　柯孝達鄞縣
袁鈞鄞縣　鄭勳慈溪　李業占定海
王文潤山陰　車雲漢會稽原名同軌　胡開益會稽原名佳
劉九華會稽　言九經會稽　吳大本餘姚

李富孫嘉興　聞人經仁和
吳東發海鹽　張迎照仁和
方廷墀石門　許乃賡仁和
張鑑烏程　林成棟錢塘
施國祁烏程　陳豫鍾錢塘
楊鳳苞歸安　沈毓孫海寧
嚴元照歸安　俞寶華海寧
張慧鄞縣　楊蟠嘉興
童璜山陰　溫純烏程
周師濂會稽　施應心孝豐
傅學淵蕭山　孫事倫本化
金鶚臨海　王樹質山陰
吳傑山陰　邵駿會稽
盧炳壽東陽

徐大酉東陽　童珮起義烏　潘國詔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灝西安　毛鳳五遂安　嵇木鐸瑞青田

以上爲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王瑜江蘇鎮洋　臧鏞堂江蘇武進　臧鏞堂江蘇武進　方起謙安徽歙縣
何元錫錢塘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五人

姚文田歸安　馮金鈔錢塘　汪如淵秀水　程同文桐鄉
戴聰浦江　蘇琳海鹽　莫兩采錢塘　毛謨歸安
張師泌歸安　余本敦四安　朱淥山陰　孟晟秀水
陸言錢塘　錢昌齡秀水　何鬯馥山陰　許宗彥德清
萬雲仁和　錢枚仁和　張鵬長興　蔡楚揚桐廬
王家晟錢塘　陳斌德清

以上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二十二人

詁經精舍文集目錄

卷一……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下　汪家禄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敦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鎧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卷二……一九

磬折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筮說　徐養原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解字　徐養原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笙詩說上下　徐養原
夏小正昏旦星說　徐養原
孔子去魯證　徐養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徐養原
三俠見鵠說　徐養瀛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洪震煊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致　洪震煊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致　范景福
君氏說　范景福
牛耕說　汪家禄
閟雅諱不當从亦說　趙春沂
辟雍太學說　趙春沂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趙春沂
爾雅圜謂之囹解　孫同元
爾雅罍罍辨　孫同元
重黎解　陶定山
召公辨　陶定山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辨爾雅釋告也之誤　陸堯春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卷三……六一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元撰作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鄧保初
重標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陶定山
重標天一閣北宋本石鼓序　趙春沂
重標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吳東發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殷杰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吳東發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殷杰
呈孫淵如夫子書　孫同元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洪頤煊
春秋異文解　洪頤煊
箕子之明夷解　趙坦
游豫解　周中孚
爾雅釋畜股簡考　周中孚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周中孚
直躬之直非姓解　周中孚
接輿寓楚狂名解　周中孚
孟子趙注誤字解　周中孚

孟子齊四境考　蔣炯
五霸考　蔣炯
釋喪　徐鯤
南仲辨　徐熊飛
禹貢錐指說　朱壬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周南召南解　王仁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孫星衍撰作

卷四……九三

集問井田　蔣炯

卷五……一三一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南宋中興四將論　馮錫畿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溢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頤煊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震煊
南宋中興四將論　徐養原
擬南宋姜夔傳　張溢
擬南宋姜夔傳　嚴杰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源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擬南宋姜夔傳　何起鸞
擬南宋姜夔傳　徐鯤
嚴考　何鼎汀
嚴考　徐養原
嚴考　陶定山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溢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卷六……一六七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說　王昶程作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敬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坦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夏小正翰則昇解　洪震煊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釋魯郊　洪頤煊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禹都陽城考　洪頤煊
詩有瘠亡解　張廷綸
五廟之宅考　顧廷綸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魯詩三歲宮女解　金廷棟
齊樂施魯樂施解　金廷棟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卷七……一九九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程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養原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汪家禧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集昌黎文　湯錫蕃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孫星衍程作
第一樓賦 并序　張鑑
飛來峯銘　錢福林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卷八……二二七
論語一貫說　阮元程作
書皇侃疏　阮元程作
釋英　阮元程作
易消息解　嚴杰
易消息解　汪家禧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儒與二氏出入論　金衍緒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紹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鶚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查揆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趙坦
擬撰爾雅圖條例　趙春沂
滌衣成事辨　徐養原
六佾解　洪震煊
中庸說

中庸說　徐鼒飛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卷九……二五七
性情說　汪家禄
性情說　胡紹
性情說　洪震煊
性情說　徐養原
格物說　洪震煊
格物說　徐養原
格物說　謝江
格物說　洪頤煊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曾氏一貫論　湯鍾著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釋能　段玉裁撰作
釋能　徐養原
釋能　汪家禄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紹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禄
文昌星象祀典考　徐養原
說文尒疋相爲表裏論
卷十……二八五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阮元撰作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胡紹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會點鼓瑟解　方觀旭
禹都考　金鶚
子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招搖在上解　金鶚
釋谷　金鶚
釋崩　金鶚
釋貫　金鶚
釋祖　金鶚
釋葬　金鶚
釋英　孫同元
釋蔣　謝溥
周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周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釋書呂刑鋝字　方廷瑚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孫鳳起
卷十一……三一三　阮元撰作
策問史記載尚書號爲今文號爲古文　徐養原
策問史記載尚書號爲今文號爲古文　邵保和
策問史記載尚書號爲今文號爲古文　周聯奎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縉
兩漢經師家法考　鄒保初
周代書冊制度考　汪繼培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卷十二……三四一
論語過位解　趙坦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論語過位解　胡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鶚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揆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鱣
大獮禮成頌并序　沈爾振
卷十三……三六九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胡敬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錢福林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陳嵩慶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顧廷綸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陳鴻壽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陳文述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蔣炯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李方湛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徐熊飛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周五戈歌　陶定山
詠周五戈　朱為弼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胡敬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孫同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敬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奎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張鑑
龍井茶　李方湛
龍井茶　胡敬
龍井茶　何起瀛
龍井茶　徐養灝
夕陽　張鑑
夕陽　童珏
夕陽　周聯奎
夕陽　徐熊飛
夕陽　湯錫蕃
夕陽　朱壬
夕陽　王仁
夕陽　查揆
夕陽　李方湛

聽蟬　朱壬
聽蟬　孫同元
聽蟬　張鑑
聽蟬　殷福林
聽蟬　吳文健
聽蟬　李方湛
聽蟬　丁子復
聽蟬　朱壬
落葉　陳文述
落葉　丁子復
落葉　湯錫蕃
落葉　胡敬
落葉　吳東發
落葉　胡敬
方鏡次杭蓋浦太史韻　趙希濂
方鏡　陶定山
方鏡　湯錫蕃
方鏡　胡敬
兩浙輶軒錄題詞　湯錫蕃
兩浙輶軒錄題詞　王仁
兩浙輶軒錄題詞

卷十四……四〇三

茗花　鍾大源
茗花并序　徐熊飛
茗花　周聯奎
茗花　方覲旭
茗花　查揆
茗花　顧廷綸
茗花　方廷瑚

杏花　奧東發
杏花　謝江
杏花　查揆
杏花　徐熊飛
杏花　楊鳳苞
杏花　鍾大源
杏花　胡繪
杏花　查揆
棗花　徐熊飛
棗花　胡繪
印泥　方廷瑚
印泥　鄧保和
印泥　顧廷綸
印泥　鍾大源
潯西湖掃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潁州西湖韻寄見懷韻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并序
詠葵有序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并序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謝江
奧東發　謝淮
謝江　徐熊飛
阮元和作　顧廷綸
查揆　方廷瑚
胡繪　張鑑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蔣炯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顧廷綸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張鉉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方廷珊
西湖花月夜　查揆
綠陰　張鑑
綠陰　查揆
綠陰　徐熊飛
綠陰　周聯奎
綠陰　孫同元
綠陰　張慧
牡丹　胡紹
牡丹　查揆
牡丹　周聯奎
牡丹　趙春沂
桃笙　周聯奎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汪繼培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周聯奎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題壁者　查揆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查揆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查揆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徐熊飛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查揆
諫果　徐熊飛
諫果　謝溥
諫果　謝江

詁經精舍文集卷一

阮元手訂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汪家禄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盡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發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篤古者與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蔑，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貿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驟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蓋其道統，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爻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微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餘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尚

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譁生之目。僞學盛行。遂有底止耶。夫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尚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逵。掩其名而以服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翦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惜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罪論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皆以後與王弼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眞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闕出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並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尚不亟蕩然。隨其遺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甚。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淸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皆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耀。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萃。北儒之遜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炫、焯）大儒也。得費甚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尚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嘗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皆基纖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國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炫之敬和）。禮無徐（邈）熊（安生）謹守師傳。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來。必無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蕊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援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尚可采取。諸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竊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弊徹。

發福林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既邈。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君上。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彫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遷增。盛爲奇飾。吐辭雖藻。等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彝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既曜。耳自用意。是以舍眞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違。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與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遷譌。唐陋自安。公卿士夫。懵此至寡。然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僅存小王。豈爲賤儒。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錄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並傳聖道。列爲閨儒焉。蕭梁代興。世尚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奬。賀循、賀瑒、崔靈恩、皇侃、蕭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瑒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疏。雖事豐瑰異。辭富骨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綴也。然梁主雅好經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興來使。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無改正之事。豈知惠棟三正。甘誓明文。鄭莊尚書。亦云堯正建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泰誓。僞爲然。乃象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縟詞。直使絲言綸綜。冠履雙倒。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且不暇給。魏孝文篤好增籍。劉芳李彪諸人。勵詔賞眷。承平既久。學術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尚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梁會。禮傳之李鉉。祖僧。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逆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傳劉敞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興博涉百家。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都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翦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甚古文書疏。以爲宏雅。使行於世。炫又從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觀此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擬。日月至明。爝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秩較玉。必夫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言新說。不別眞僞。欲兩存之。鮑銅而下鉛錫。賚璽而入陸鹽。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堅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惕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既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鄧保初

六朝經術流派論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滉瀁。游衍無

歸。據案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顓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眞經師矣。使果爲眞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探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向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蜡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間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亟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駰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崇尙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裴駰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魯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眞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沒也。夫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尙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觀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閒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眞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並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匯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蓄當于嵩陵桂陽間求之。嵩古之士。曷留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自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儁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慨者。施讎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尙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而人既未暇及。北學亦振振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次之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悊。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徵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遊。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獨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彙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彙音注。體例猶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弼、干寶、蜀才、黃穎、勞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備而該。觀其微意。似輯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槩。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相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盧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劉炫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廬、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尙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爲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于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賅備。且南北區分。風尙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彙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繇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纘續。必更有可觀者。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尙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續遞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賈逵服虔之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

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騁性道之虛悟，滯象數于勿言，其端實發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術，其派安生兼資夫衆說，炫爍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尚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歷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遂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達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裒集顧彪費甝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紹承漢學，沾丐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覈、韋昭、諸賢蜂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若虞喜、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佟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皇侃、戴逵、沈不害、戴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碩儒，皆稱最盛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是尚，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齊而下，以儒林與文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之可取也。自吳東晉以下，儒林各自爲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願嘗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隆於采取，斷難典核詳明，爲不朽之盛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乎禮者尠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議二百餘篇，凡吉凶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此見其厓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歆所譏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猝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誦習傳而究其歸趣者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鯤

昔范蔚宗有言，王文豫常若，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錄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迨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佟之者，始創兩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逕聞後齊周隋經學之派，其門下諸生，成能自樹幟幟，故史稱魏氏雅語奧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尙，豈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室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縱，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殁，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官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丕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間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後生，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槌會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甝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其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尙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房虬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德之譏，戚袁就質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數講，發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覩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顯小儒，乃譏議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過形其謬，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述，卽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兩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譏服氏，忘已昔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隋，王學仍不振焉。隋志著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尙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爲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爲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摭拾邢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僞爾，孫毓評毛，劉炫規杜，貶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

多人。劉焯劉炫最爲詳雅。故隋書儒林傳敍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成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攷諸史傳。具有師承。至如孫毓干寶。劉獻崔靈恩。沈重熒深之徒。窮究經義。爵爲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晉。已開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隋末。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啓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朱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人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爲闕典。倘有好古君子。取史傳所雜列者。一一敍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質有通儒碩彥。接踵代興。不弟以六朝浮華。一概相埽。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讓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爲功經術不少。今夫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豈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瓛、沈熊、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並傳峻業。何子朗孔嵩等六人。奉敕受業。豈特徐秀何佟黃荀子華孫宗昌于延嵩孔惠宣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也。若夫稱師儒。爲都講。又無論。然而房陵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經經者。魏道武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石曜。勃海李鉉刁柔等。遞爲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鉅儒輩出。推徐遵明爲盟主。而盧景裕李鉉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蔣顯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江左沿晉清談。好十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爲元學所宗。今若禍儒鄭註。必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爲伏公儀以何晏疑易中九事爲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青齊間之背師訓爲何如。通毛詩者多出于北魏劉獻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彼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況齊梁釋詩數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也。詩則並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聞得屯留王聰之教。通三禮。傳之李鉉、祖儁、田元昊、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及懷敬。李鉉

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二三。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俟傳。俟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總習。而晉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詳顯之聰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戚袞傳。梁武帝時。袞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義。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戚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戚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戚生也。豈第謂袞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青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攷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服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並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儒宗。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是。況王僧孺論春秋美疢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穀二傳。幾不盲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莊一人。豈梁時尚有廉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穀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蓋乎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並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炫。炫序其得要。述其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夫南學孝經。非北人劉炫序之述之。不亦得一而失一與。尚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並行於世。眞僞混淆。莫辨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僞存眞。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僞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即學通南北要。唯是費甚義疏爲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傳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即北人之學。各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

之。包愉之學。包愷受之。末聞設教于南也。然此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獻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九人。而崔濟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靡。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兩皆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雖何而不支離其說也耶。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耶。北學也耶。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節論南學致遜北學。是爲擬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炳炳。儀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粟帛。然而詁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讎對。得失眞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甄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祇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厚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僞詁不甚解者倒案朱紫。馀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朋。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說穿鑿。萌蘗講家。生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熾而眞訓亡矣。夫僞詁熾則人創新義。眞訓亡則衆棄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黃歷難。續述匪懈。江左則荀崧奏徵鄭易。徐州則陳紘釋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獻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瑾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鉉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宣其義。亂傳邢峙張奉禮夏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暨嘉禾之疎植。非莠害所得蠹也。且夫輔嗣注易。雖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擬排正義。明訓疑廢。暗室萬古。其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鄭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襲王肅諸人之謬者。易趨疎謬。罕得眞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雖尚宏深。不忘古訓。別幽眞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鄭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穀梁則范武子力祛膚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蟠鳳僧虔。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因末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立五經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惜其書不傳也。晉室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家傳莊老。戶遞虛元。南北之際。所習章句。好尚互殊。大抵尊崇舊學。能篤信而固守者。惟北方諸儒。左傳則服氏虔。尚書周易則鄭氏康成。他如小王之易。僞孔之書。雖風行江左。而不傳於河朔。故當時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諺。惟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皆之崇鄭易者。則有臨穎荀崧。順陽范甯。上黨穀成。成則師事杜頠。甯則再傳道祖。宋元嘉時。王鄭並立博士。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皆陵顯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顧。齊陸澄議鄭王並置。措詞甚峻。以其時元風尚煽。不得不爾也。沛國劉獻。亦承鄭氏之後。惜身終下秩。以易授建平嚴植之。及廬江何允。北魏梁祚。亦以鄭易教授。有儒者風。華陰徐遵明。少師屯留王聰。後以易授范陽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河東樂遜。景裕再傳權會郭茂。會妙盡精微。早入鄴都。茂則恆在門下。其後講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頓邱壹徵。恆山房暉遠。並通易理。徵則師事清河監伯陽。暉遠世傳儒業。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相從者。動以千計。若梁之伏曼容。卞華。褚仲都。要皆以王氏爲宗。仲都講易。爲當時最。子脩及同郡全緩。並傳其業。緩通莊老。時人言元者推服之。陳之清河張譏。亦好元言。受業于汝南周宏正之門。以易莊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皆其徒也。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雜莊老以亂聖經。始自王弼。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論。書僞孔傳。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陸德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此雖以末爲本。亦足見其根據。若謝沈李長林李充宋之姜道盛梁之孔子袪張譏。雖有不爲所惑者。今文二十九篇。馬鄭爲之注。師祖孔學。頗得其眞。而北魏陳奇非之。以馬鄭爲解經失旨。宜與游雅論多所不合。齊時儒生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通之。以授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李鉉及權會樂遜。並守鄭氏一家言。非古文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中明王肅之說。以難鄭氏。陳統復作詩評。以明鄭義。祖分左右。垂數百年。宋之明詩者。則有周續之雷次宗。周雷俱師事慧遠法師。以浮屠而參師儒之席。亦奇矣。齊劉獻授何允。梁伏曼容嚴植之崔靈恩賀瑒。亦並通焉。陳顧越尤明毛詩。傍通異義。外此則東海鎮孟舒。梁元帝師事之。北魏劉獻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與之齊名。並稱儒宗。獻之授李周仁。周仁再傳李鉉。董令度及渤海程歸則。歸則授同郡劉敬和。張思伯。敬和授劉軌思。軌思說詩甚精。其鄉曲多爲詩者。武平末。劉焯劉炫並傳其業。遊明之門。則有馬敬德權會樂遜。他若劉蘭之受於王保安。董徵之受于清河監伯陽。以及周之沈重。房暉遠。皆卓然可傳者也。議禮如聚訟。自晉宋逮周隋。傳三禮業者。江左爲多。皆董景道范宣。爲當時最。景道專遵鄭氏。箸禮通論。非駁諸儒。以廣鄭旨。范宣尤爲篤述宗仰。齊劉獻之門。則有范縝司馬筠何允。允傳沈僉。筠常議慈母無服。亦固守鄭氏言者也。梁沈麟士之門。則有太史叔明沈峻。傳峻業者有張及孔子雲及子文阿。同時劉

勝。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焉。賀瑒少傳家業。以授皇侃。侃授鄭灼。侃雖尊鄭氏。乃時乖鄭義。猶無異乎本落不歸其本也。陳劉文紹授戚袁張崖。袁精於禮業。爲北人宋懷方所重。若何佟之師心獨學。嚴植之徧習鄭義。與崔氏靈恩。皆南士之傑出者。河朔多出遵明之門。遵明傳禮于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及懷敬權會李業興張買奴樂遜。鉉授刁柔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既爲儒宗。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馬榮伯賈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皆其門人也。南士輕浮好異。春秋以杜預爲宗。上蔡綺成。皆先師事。遂盡服氏于不問。惟梁之崔靈恩卓然有識。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僧誕。亦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靈恩本北產也。河北學者。雖守服氏。其不逮者。獨魏郡姚文安。文安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卽申明服氏。名曰釋謬。一彼一此。學識可知矣。遵明知館陶趙世業家。有皆世永嘉舊寫服注。因往讀之。以傳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武鮑長宣王元則。樂遜。並得服氏精微。又衛冀隆陳達灝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皆通解。冀隆以杜氏獨壁虛造。荀駿前師。常難六十三事。思伯駁冀隆一十餘條。一時互相是非。疑莫能明。精三傳者。江左則皆之劉兆。汜毓范隆。董景道。陳之沈文阿。河北儒者。公羊穀梁。多不曆意。惟孫惠蔚。靈恩能兼習之。孝經梁時孔鄭二家。並立國學。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南北諸儒。莫不通習。魏陳奇注。頗爲當世所傳。惟好駁鄭氏。故游雅取焚于庭。而辱之。論語梁陳之時。鄭何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嚴植之輩。咸精是業。河朔遵明之外。則有劉獻之張吾貴。餘則自出義疏。雖曰專門。皆相祖習。惟陳奇多異鄭氏所注。往往與司徒崔浩同也。皆宋以迄陳隋。南北之言經者如此。是則上溯漢魏經學之盛。未有過于服氏子愼鄭氏康成。而鄭氏爲尤。後此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輩。又專守一家偏好。晚近宋元以降。更無議矣。近幸賴一二好古之儒。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於千載之下。不亦難能而可貴乎。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抉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蠡人之子。氣餒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已上。聘其才辯。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爲鄭學者。孫炎釋而不盛。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尙莊老。清談日熾。正執云遠。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在。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義。妄生穿鑿。劉炫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醇駁。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注爾雅。亦多肊說。洎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蓋漢學之淺夷盡矣。梁代號稱崇尙經術。而不能闡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鄙。且強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眞僞未可定也。開皆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尙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頗闢古訓。習尙空談。何約簡之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爲深蕪斥之爲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注。並南學也。觀敘錄中於王肅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預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攷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並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爲定本時。亦據皆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攷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爲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注。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黨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爲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彬彬乎炳今而鑠古焉。自魏晉以來。盧浮相扇。經業罕通。雖員冠方履之徒。時充黌舍。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並肆。則其時之師門雜而學術岐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入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覩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崇鄭。或黜鄭而崇王。或雜杜以申服。或雜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剏王。間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卽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滯溯之分。淄澠之別矣。烏乎。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敝。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覈縷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乖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序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蕩。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爲神。懷超絕。嗣嗣爲妙思通徹。而范甯比之桀紂。著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逃也。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卽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皆元鳳及懷敬輩。並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竟得服氏之精微。雖曰專門。實皆祖習。蓋惟其能得其師所在。而後光博士之名不可越。光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竄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蔣諸儒

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沿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即如詩既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鮮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芳之說彙男子。拔經立斷。遂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肅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袪平生之惑哉。是故謝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蘇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河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既翕然嚮風矣。而策問諸生。臧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紜。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暨筆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廚。風標兩備。業冠六懂。小楊璽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搆。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爽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盧誕之名可賜也。成腰鼓以靈棨。匪士龍而乞雨。淹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穀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狥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于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燔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圖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朗山賓等。覆述制旨。朱異賀琛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嘗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即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彖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殊未明。帝問淳于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彖象於經云云者。此時方論彖象不與經連。何轉

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彖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彖象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合彖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非合彖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掊擊百出。皆重啓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當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卜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二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輝人爲鼻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鼖鼓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鼻鼓長丈二尺。而中圍與鼖鼓同。則又太倨。或兩端稍平而中穹與。非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脊。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

寸。自臂至脅。下直者三尺。自臂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謂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宜有半。一欐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宜象人頭體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欐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偁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制圜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欐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并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桌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龜焉。此微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圜其外者謂之脣。必。經當作不。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歆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當鬴底也。外當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過而圜之。故曰內方尺而圜其外。若如劉歆之制。鬴中立方一尺。鬴外上下皆圜。則其實既不容一鬴。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鍾之宮乎。記又曰。其脣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脣之底即鬴之底。不言可知。脣之四圍。亦當微侈。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當在斛下。向下設之。故鬴云可舉也。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鬴與脣皆下狹上廣。而非直口。益明矣。先儒說鬴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繹之者。何也。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彖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然則遇艮之八。當占艮之彖辭。其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隨。姜又以隨之彖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彖辭。不知艮之八非艮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胡翰明說。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章昭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得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彖辭占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彖辭占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以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解。則支離苟蔓。愈說愈晦矣。盛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六爻皆不變。謂之七八。然則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即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艮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陽爲陽卦。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啓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其卦遇變。皆無變爻者也。不合之八。皆攻耳。

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謂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謂爲變。則艮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卦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挈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況。吾謂不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即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即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即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即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爲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

之丞相。即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並爲三公。爲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鞏字生焉。鞏从丮辱。諧聲也。而鞏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森鬱之類。象形也。戌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屢鏐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蓋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蟲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猝難意解者。璽固从譴聲矣。譴非玉之屬。而隸於玉部。璽巫以玉事神也。物固从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繫之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朒。古法也。自歐邏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輸章兩雁以下數術。盈不足章米粟以下數術。皆是。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問中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甲。丙又倍甲乙。則甲一。乙二。丙六。者。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又以摘瓜術言之。三術俱見局文算指。摘三之二。又五之一。三五相乘得十五。則十五者。亦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算法以簡捷爲貴。故有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爲甲率。而以六爲甲率。不以十五爲所求率。而以三百爲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彙借互徵。則眞借矣。不知彙借。乃盈朒之本法也。假如共買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彙借也。劉徽曰。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即彙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而得。是彙借固盈朒本法也。若問中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朒。非盈朒而欲御之以盈朒。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也。正其用盈朒術也。是故言盈朒則彙借在其中。問中之假令。與別設之假令。皆彙借也。即皆盈朒術也。豈於盈朒之外。別有所謂彙借互徵者邪。

笙詩說上

徐養灝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篇。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白華鹿鳴之樂。彝師教樂。鄭氏謂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是鄭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即使有辭。不得與三百篇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爲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皆堂下之詩也。若但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者。何也。

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詁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雜廁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雖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灝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即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乎鄉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並存。亡者並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並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娵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即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而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壁。三月日在昴。參兩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即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

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九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歷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緊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緊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在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晝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疑難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洪震煊

孔子去魯證

或敍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論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衞。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衞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衞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寧復思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即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衞。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敍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衞。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范景福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

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御製厤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致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或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宣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駁其數。況存中筆談載衞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法駁之。算數詳後。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即羨一閏。尚後一月。雖以通交。竊疑莊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厤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閻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術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爲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尚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末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厤四月朔合。蓋長厤置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廣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曰。鎔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熙甲子積年 二千三百五十九年。 中積分 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日三二〇三一二五。 通積分 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日六六三九三七五七四。 冬至 一日三三六〇六二四二六。 紀日 二日。 積日 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日。 通朔 八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二日三八五二六六六。 積朔 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七。 首朔 十八日二七三三〇五六。 積朔交周 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秒五七九五九八宮度分秒收之得九宮〇四度五十六分〇一秒三十四微。 首朔交周 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五十三秒四十〇微。 正月交周 九宮二十六度十五分〇七秒四十一微。 二月交周 十〇宮二十六度五十五分二十一秒四十二微不入食限。 三月交周 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所求差一度。蓋實交周尚有加均數也是月入食限。 二月平朔 十九日三三四四九一一六命爲癸未朔若日食在二月。宜爲癸未朔。而非癸丑矣。 三月平朔 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命爲壬子戌初。黃氏求得癸丑未初差十六小時。若密求實朔。當與之合。今祇明中西二法日食同在三月。故用平朔交泛。而不必求定朔。

距至元辛巳積年 一千九百五十六年。 中積分 七十一億四千四百十八萬〇四六四。 通積分 七十一億四千三百六十二萬九八六四。 冬至 五十七萬〇一三六。 閏餘 六萬二六四四五六。 經朔 五十萬〇七四九一四四。 經朔入交泛日 四萬二四四六一六。 十二月交泛 六萬五六二九八五。 正月交泛 八萬八八一三五四。 二月交泛 十一萬一九九七二三不入限。 三月交泛 十三萬五一八〇九二入食限。 三月經朔 四十八萬八七一五一六命爲壬子。酉初。求定朔尚有盈縮遲疾加減差。

推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

距至元辛巳積年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中積分 六十五億六千七百〇九萬〇七一六。 通積分 六十五億六千六百九十四萬〇一一六。 天正冬至 四十五萬九八八四。 閏餘 十五萬四六〇五三四。 天正經朔 三十三萬五三七八六六。 三月經朔 三十一萬六五〇二三八。 天正入交泛日 十七萬一〇八四五八。 三月入交 二十六萬三八一九三四入食限。與四釋地同。夏之三月。於周爲五月。 天正縮厤 一百七十日〇一六〇七一六。 三月盈厤 一百〇五日六六一八三八。 三月盈末限 七十六日九五九四二二。 盈末積度 二度三一六三八八〇三九五。 天正疾厤 二千七百〇一分六六。 三月疾厤 八日一七四一三八。 三月疾末限 六十八限二七五五一六四。 疾末積度

五度二四一一三八五六四三。益分二分六八五二七五。月行遲度一度〇六九四用來隙推。故反爲疾。積度較二度九二四七五〇二六。減差二千二百四十三。定朔三十一日四十二相。命爲乙未實正較四者蓋地多五刻。

三候見鵠說

范景福

古者射各異侯。大侯糝侯。豻侯。其製詳於周官司裘梓人等職。其用詳於儀禮鄉射大射諸篇。鄭司農曰。侯中取數於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大侯九十弓。中方丈八尺。糝侯七十弓。中方丈四尺。豻侯五十弓。中方一丈。三分其廣。鵠居一焉。則大侯鵠方六尺。糝侯鵠方四尺六寸太半寸。豻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皆據經文推之。其數明確。無可疑者。禮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司農云。武人迹。尺三寸。以干計之。參去地丈五寸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蓋參鵠下畔。與干上綱齊。斯鵠可見。大侯亦然。故增去地之數以合之。然必三侯相疊不離而後可見。若去二十步樹之。遠者必爲近者所掩矣。劉瓛是據句股測量法。疑鵠爲干高所掩。黃南雷解之曰。射在堂上。堂高七尺。目高七尺。何患鵠不可見。今以測量之法驗之。（算數附後。）知黃氏說可通。見鵠於干。而不可通見鵠於參也。蓋以鄭氏去地計之。干高於目。僅五尺二寸奇。故所掩者少。參高於目丈八尺五寸奇。所掩者必多。以三率法求之。得參見大侯僅丈七寸。當鵠上之中。中上之躬舌。而鵠全爲參所掩矣。如欲鵠之下畔。與上綱齊。當更增去地之數。黃氏以堂高七尺爲率。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皆有定制。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鄉射在庠序。其堂高當準於是。則天子大射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射二侯。遠算得伸。大射亦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少。大侯去地三丈四尺。太。大夫士惟射一侯。去地皆武。此隨堂之高下而屈伸去地之數以合之。故干不及地武。經有明文。而大侯參侯。初無定數。亦如弓之安危因乎人。矢之強弱因乎用。隨地增損。以見鵠爲度也。如云侯高四丈。射必仰企。何能志正體直。此當以視法解之。凡人目視遠。高者若卑。遠近相形。近少許而遠殊絕。即測量入妻若干之理。況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司弓矢供其器。射鳥氏掌其事。足爲侯高之證。若戴東原考工補注。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推之七節之侯。二丈三尺二寸。五節之侯。丈九尺二寸。以侯中加上下躬舌八尺。而去地皆武。無有增損。則三侯並列乃可。若前後相疊。全體皆掩。鵠不可得而見矣。

算參見鵠於干（依黃氏說。）

一率　三百尺（干五十弓。弓六尺。通得三百尺。）

二率　五尺二寸（干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七尺。目高七尺。餘爲干高於目。五尺二寸。）

三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得四百二十尺。）

四率　七尺二寸八分（二三率相乘。得二千一百八十四尺爲實。一率爲法除之。得四率。爲干見參之數。加堂高目高。共三丈七尺八寸強。減大侯高四丈。餘爲干高三丈二尺五寸奇。餘丈一尺二寸奇。爲干見參。釋舌四尺。鵠上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餘值七寸。鵠方六尺。全體皆掩矣。）

算大侯見鵠於參（依黃氏說。）

一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之。）

二率　丈八尺五寸三分奇（參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奇。減堂高目高丈四尺。餘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大侯九十弓。通之二三率相乘。得一萬〇〇〇八尺爲實。）

四率　二丈三尺八寸奇（一率除實。得四率。爲參見大侯之數。加堂高目高。共三丈七尺八寸強。減大侯高四丈。餘一丈七寸。爲參見大侯當鵠上中六尺。躬舌四尺。見鵠值七寸。鵠方六尺。全體皆掩矣。）

算天子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九尺。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奇。）

一率　三百尺

二率　三尺二寸（干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九尺。目高七尺。餘爲干高於目。）

三率　四百二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千三百四十四尺爲實。）

四率　四尺四寸八分（一率除實。得干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二丈四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一丈一尺八寸二分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丈七尺八寸奇（以干見參四尺四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寸三分。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九千二百一十八尺四寸八分爲實。）

四率　二丈二尺九寸（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當此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三丈八尺九寸。爲大侯去地之數。）

算諸侯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七尺。大侯去地三丈四寸四分。奇。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奇。）

前求得七尺二寸八分（爲干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丈二尺六寸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二丈六寸奇（以干見參七尺二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寸三分奇。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尺爲實。）

四率　二丈六尺四寸奇（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四丈〇四寸強。減鵠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三丈四寸強。爲大侯去地之數。）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書祖冲之傳。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皆無推日食法。大衍厤議云。黃初以來。始課日食。至張子信而益詳。因是說證之於經。曾子問載夫子日食廢朝之言。及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堰日食事。似周時未能預推日食。故倉卒廢禮如此。宋志之說。其信然乎。乃杜氏作春秋長厤。載漢末宋仲子集十厤以致春秋。用黃帝顓頊諸厤。推經傳七百七十九日。及三十七日食。皆互有得失。與宋志六厤無推日食法語異。今徵之內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不特用之交食。而五步亦詳。或其術尚疎。有中有不中耳。傳稱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辰在申。司厤過也。當時既設專官。而精於推測之

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鶉尾必發此士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蓋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宋鄭必饑。梓慎之言也。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裨竈之言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史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囚。萇弘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是在天駕。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管獻公伐虢。卜偃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外傳公問偃有攻虢何月語。必在國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圍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偃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五星之躔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魯之司厤疎於其術。致再失閏。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柩諸語。豈當時曾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顓頊諸厤。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禄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敍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麻敍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皆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皆爲厥愆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皆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皆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皆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舉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途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固有肥磽不同。

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興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果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非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致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蓋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賴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旣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廛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於貢卽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肊斷者也。

君氏說

趙春沂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旣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又無解于外大夫不卒之例。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往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試思魯公出境。恆例必書。若往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有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命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往周。確有可據。況天子之喪。所謂同軌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

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卒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因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漆書之。歲久既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家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譌爲尹氏。亦此道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即後此姒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謚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即夫人氏之謚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既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謚。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謚矣。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謚。敬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謚。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屬歸。辰嬴。非嫡也。而皆有謚。則知有謚無謚。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隱。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犂耕。是牛耕始于漢之說也。文選籍田賦。總犢服于縹軛兮。紲犢綴于黛耜。注、古耕以來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于古也。是牛耕始於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是牛耕始于叔均之說也。駁之者曰。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倣牛而耕。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于漢矣。潛居所賦。乃揖載耒耜之耒牛。非即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于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后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于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掌、六畜者。農事之本。竊思牛之爲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丰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此尤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晉謂牛耕之利。與耒耜並興。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耜、耒頭鐵也。攷工記。二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歸耜。兩歸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即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

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當始自神農氏矣。

爾雅禕不當从韋說

趙春沂

爾雅釋詁。禕、美也。說文韋部無从韋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爲禕與偉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候其禕而辟綜。注、禕、美也。此即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並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猗禕它它。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又詩正義三之一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禕可知。即釋詁之禕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禕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器。婦人之韓謂之縭。釋文韓或作禕。或作徽。是禕與徽通。書舜典愼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思齊太姒嗣徽音。箋。皆云徽美也。且禕又通作猗。華嚴音義又云。猗字又作禕。猗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猗猗。傳。可見禕美之禕字必从衣。況禕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歎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譌。漢惱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蔡邕月令論。以明堂太廟太學辟雍爲一。然攷之經籍所記。愆多牴牾。鄭康成則以辟雍即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微實可信。乃應植禮記注。又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敍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而周以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分。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康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辟雍。則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而王制言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故康成以辟雍爲即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即辟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詩言辟雍。與囿沼同處。囿以爲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辟雍。說文廱字注云。天子饗飲辟廱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與辟雍爲二。明帝永平中。嘗幸辟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即辟雍。灼然可知矣。大抵辟雍爲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爲衆學之居。袁準正論所言。不謬也。至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辟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晉元康太興之世。皆釋奠太學。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用太常干彪之議。定於太學。（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晉尚書大事。）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同也。逮乎廢辟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太學之外。圜之以水。於是又合而一之矣。

冬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爲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語。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以此爲寅月祈穀之祭，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則不以爲冬至矣。自魏王肅混冬至圜丘之祭與郊祭而一之，遂以迎長日至爲冬至，不知圜丘與郊非一地，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如冬至可云長至，則夏至可云短至乎。魏晉以降，沿用履長之文，皆自王肅之誤解禮記始。

爾雅閎謂之門解

孫同元

釋宮閎謂之門，此經文有脫誤處，徧攷經傳，從未有以門釋閎字者，蓋本作廟門謂之閎。今脫脫去廟字，又誤易門閎二字，遂致文義不順。觀邢疏云，廟門內外皆有閎稱，故舉廟門而內外已該之矣。禮記禮器爲肪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肪，肪與閎同。郊特牲索祭祝于肪，鄭注廟門曰肪，正義云釋宮文。知孔穎達所見本尚不誤，至郊特牲肪之於東方，正義引作門謂之閎，當是偶脫廟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仍引肪謂之門，或後人據今本爾雅而妄改之，不足爲據也。

爾雅雺霧辨

孫同元

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而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與爾雅不合。攷說文霧、籀文省作雺，徐鍇云，今俗从務，是霧雺霧三字並通。爾雅釋文云，雺或作霧，字同。玉篇亦云，霧同雺，天氣下地不應也。雺从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鄭康成洪範注作雺，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本一條，半本誤分爲二。郭注爾雅亦云雺，言蒙昧。古皆以霧訓雺，又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云霧與蒙同，可見蒙與霧雺俱通。若指天氣下地不應而言，至爾雅雺字，當爲霧字之誤。爾雅釋文云，雺本亦作霧，字林作霧，霧即霧字之省文。說文霧、籀文霧字注，又云，霧、晦也。玉篇亦云，霧、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俱足爲霧字之證。蓋今本說文霧字注天氣下地不應六字，與上雺字注地氣發天不應互易，以致相沿承誤，莫之改正。觀文選注引爾雅上句作雺，則下句必不作霧。又釋文云，雺本亦作霧，可見李善陸德明所見本相同。知唐本爾雅尚不誤也。近人誤以雺爲霧，反欲據說文以改爾雅，則甚謬矣。

重黎解

陶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僞孔傳云，重即羲，黎即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案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疏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即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即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濟窮桑，明木火二正皆是世官，重黎既爲稱孫，稱是顓頊子，疑稱即是左傳之黎，高辛時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共工夷鼓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重無與也。共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羲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斟削，遂使黎與重黎，矇然莫辨，東哲譏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慎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譏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尚書疏云，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穎達慢刪吳回爲重黎後，後字遂以吳回亦爲重黎，于是有三重黎，而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顓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而爲一爲二，不可明矣。

召公辨

陶定山

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漢書地理志注，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則召公是黃帝後矣。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謂周古史考據之，以召公奭爲周之支族，帝王世紀直云文王之庶子，今考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蓋以黃帝亦姬姓，故云與周同姓。爾，孔穎達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周公留召公稱君奭，若果文王之子，召公無可去之理，周公亦斷不稱之爲君也。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則諸侯亦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皆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詩公路箋引趙盾爲輈車之族，而服注左傳云，輈車，戎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按輈車是兵車，非路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即以餘子爲公路，觀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可見。又按左傳，先言晉厲姬之亂，訊無忌，祿公子，自是皆無公族，成公即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公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既云同姓，不得不以卿大夫之子爲之，自是晉制，非通法，傳云公族公族，詁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尚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世叢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即合序篇而言也。晉揚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者，蓋即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

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謂張揖表未著也、

辨爾雅禱告也之誤　陸堯春

禱、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一云福也、禱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禱、禮吉也、廣雅則云禱福也、吉也、蓋廣雅本許氏、而說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爲、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禱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爲福告、並無他證、及讀許氏祷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禱當爲祷、以形近致譌、故廣雅祷與禱編連文、同訓爲謝、與告義相近也、禱亦作祷、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釐本禱字、假借用耳、近邵二雲太史著爾雅正義、即引以爲禱告之證、殊不知連祝字言之、纔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爲確證也、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倉頡篇、說文所據、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廣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爲凹之據、廣雅、鶬鶊爲鶯之據、說文、麽爲磨之據、論衡、鳶爲鴟之據、說文、麽爲磨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尚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冠、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熛、火光銷也、見莊子胠篋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攝、正也、見文選注十八、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蓋、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蓋、小蓋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詔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如揚音盈、爲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橋、聚蓋物池、池爲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雖疏、又偶有未檢者、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牛、其川在尾上、其名曰䍃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蠱生尾上、號曰䍃九、注以川爲蠱也、其注爾雅白州縣、以州爲蠱、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按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原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蠱之爲川、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洲、釋名訓注、韋注國語訓聚、皆於蠱義不合、即州洲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畢校本引以爲證、亦無蠱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注及廣雅訓洲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羼入正文、並誤川爲州、於是王冰不著、舉冀兗青徐之九州以實之、細釋上下文、皆言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錯亂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即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州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𨜒、蠻當爲埒、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

詁經精舍文集卷三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元 揅性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會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及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勖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兗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于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淩長、則三代文字不傳于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咸來遊息于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

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漢淩長許氏叔重，司農鄭氏康成，皆一代純儒也。精研六籍，集百家之成，而又各自守其師法，不爲苟同。後之言經訓小學者，舍是末由致力。自漢魏以來，歷千七百餘年，其間或盛或微，至今日而極顯，蓋天子稽古同天，漢學大昌之會也。歲庚申，中丞儀徵阮公，於浙江建設詁經精舍，招浙東西之士三十餘人，延名師，設都養，晨夕講誦其中，月試以文，則多碑記論策諸體，未嘗雜以時藝，大要以窮經致用爲諸生勖也。維時堯春與錢唐嚴君杰爲程周君中孚，有創立鄭祠之議，謀於觀察孫公，公欣然以爲當，且謂許氏翼經功與鄭氏埒，亦宜祀，其地即於精舍可，爰請於中丞，涓吉日，恭立兩先師栗主，是日也，絜牲體，具菜果，率諸生拜於堂下，至誠且肅。夫古之人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而六書之學，則自八歲入小學已教之，六書不明，五經不立，二者蓋相輔而行也。今兩先師之書具在，亦既家置一編，知所趣嚮矣，於以理羣類，解謬誤，啟學者之神恉，則說文五百四十六部，不待理而並之也。明天道，正人倫，求王教之典籍，則易書詩三禮及大傳，皆嘗箋注，完與不完，皆可寫而定之也。七十子之傳，微言大義之不絕於今者，繄於是乎賴。昔范武子守鄭氏家法，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春秋即以合費兩先師可，揭宜百世下神明而俎豆之矣。或曰，觀異義一書，兩先師旨趣不同，不當並祀，且未身至吾浙，祀之亦非其地也。不知儒以道重，祀典所載，先儒夥矣，豈必皆身至其地者，此無待辨。若旨趣不同，解經各異，此正師說相承，漢經師之家法，不害其爲同者也，並祀之，亦以志嚮慕之誠云爾。夫何疑，觀察曰，子之言是也，宜有記，故記之。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解經者先通其文，後釋其義，文義不明，妄以虛無之指測，謂吾于經自有所心得也，此其弊已漸浸入于佛老而不可救。而經之文義乃否塞，漢許叔重爲說文，意在存經之字，或有不備，非久遠脫落，即以隸變篆之譌，又所引放典，勳或違棄本書，別用奇字，蓋以通借存古，而非以通借解經，微學之存，繄君是賴。鄭氏生許氏後，注易詩書三禮，章解句釋，有義必通，又許氏有五經異義，所引或稍繁廣，鄭氏間取而駁之，而周禮之注，仍引說文，甚得和而不同之義焉。夫許鄭二君，非必于經之外有所發明也，又非必謅謅焉以心學道學相矜，謂吾之學高出乎百代也，而聲名顯乎當世，鴻業垂于無窮者，則以師訓之遞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假使許鄭二君，如後世儒者，棄繩墨而趨簡易，不屑屑于文義間，則經之文毀于秦而漸滅于漢，後之通人達士，即欲追其聰明才辨以說經，又烏從而說之。侍郎阮公奉天子命，巡撫浙江，思以經術爲此邦人士倡，即城西官宅，築精舍，以詁經顏之，凡讀書尊經之士，許會于此，奉許鄭二先師祠焉。昔鄭氏自唐時即從祀孔子廟矣，至明代從程敏政言，黜之，而許君生不過官二百石，沒後并不聞祀于其鄉，使得分特豚之饋，二君何不幸也，非二君之不幸，前代不知尊經之過，而經之不幸也，夫子曰，述而不

作，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遠矣，無述者以修紹之，傳世安得遠乎，二君于述之功，可謂重且難矣，獨一程敏政訾之，至謂如鄭氏者，亦從祀孔子廟，則古今之宜從祀者多矣，何其蔑視先師若此，蔑先師則蔑經，蔑經則蔑聖，將何以教天下及萬世哉，中丞之祠二君，豈僅以矯前代之失哉，特以二君爲之表率，使窮經之士，高者崇實學而得所依歸，而魯鈍者聞其緒論，知窮經之法，不在高深元遠，亦將自奮其力，以通文義爲率，不致放心于冥頑無用之地，此經學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見國運之盛，非前代所及也，年月日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前漢說經多顓門，鮮有兼通五經者，石渠有五經雜義，纔十八篇耳，至後漢賈馬之徒，然後訓釋羣經，彙綜條貫，而許鄭兩君爲尤盛，許君之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古尙書說，大小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韓詩說，春秋古左氏說，公羊說，禮戴說，條分縷析而折衷之，又作說文解字十五卷，研究偏傍，兼存古籀，保氏遺規，遠非蒼頡凡將元尙訓纂之可比，而鄭君于易則主費氏，書主孔氏，詩主毛氏，大抵崇尙古學，而亦不廢今文，至儀禮則兼古今文，周禮則存故書，論語則考齊古，莫不各有注釋，唯春秋未有注，而嘗言廢疾之書，復詳哉其言之，可謂集經義之大成，而爲兩漢諸儒所不逮者矣，說經之法，以訓詁爲先，舍訓詁以求聖道，適成爲鹵莽滅裂之學而已，後之學者，灼然於詁訓之各有師承，非鑿空而爲之說，由是以窺聖道之大全，豈非二君之力也與，或疑鄭君曾駁五經異義，經注中往往與許君不合，殆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歟，不知通儒立論，本無成見，反覆推詳，惟其是耳，故禮記注且引說文爲證，其不爲苟同，亦不爲苟異可知，視俗儒之互相黨伐，好逞臆見，排擊先賢，烏可同年而語耶，中丞阮公，本經術爲政治，于西湖孤山之麓，立詁經精舍，別爲一院，以奉二君之祀，俾諸生朝夕講肄乎其中，保初爲精舍生徒，因爲之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由

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雅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類而編次之，遴浙士之能經者，饌集于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來撫浙，乃闢爲精舍，顏曰詁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本主祀漢大尉祭酒許君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爲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甚盛舉也，間之記曰，凡學者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若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爲博士者，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間，儒術始興，經生皆建精廬，廬稍動有千百，著名高義，編牒受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別僻俗書，鈎觚析亂，遂不免有賄更禁書，私定自者，許君懼文字之滋禍，於是撰爲說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取訓纂杜故班紀訓故諸書，悉加詮正，成一家言，而鄭君括囊大典，包羅衆家，研精小學，設爲讀如語爲當爲故書今書諸讀，以期假借轉注之用，然後

訓詁之道大明于天下。講詁經之學而不師兩先師。猶衣食而忘先畜先蠶。師田而忘先豬先牧也。夫鄭君解經。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承學之士能言之。許君正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習秦時徒隸之文。而猶見三代周孔之古義。是說文之功。實不在周公作爾雅下。顧當時既不與博士之班。後代復不聞從祀之請。今侍郎表而彰之。且先許于鄭。俾知或原或委之故。以爲當世習古訓者告。其所期于浙人士者甚大。浙人士當何如濯摩以無負兩先師也。

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石鼓、人各異說。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松雪齋本。最爲完善。今大中丞儀徵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屬張君燕昌。摹以油素紙。刻石置之杭州府學壁間。誠嘉惠來學之深心也。嘗取諸本校之。有諸本文誤而此本不誤者。如弟一鼓寺字。款識作時。日下舊閒作時。此作寺。與音訓合。弟三鼓止字。款識作世。誤。此作止之類。是也。有諸本文缺而此不闕者。如弟二鼓以下音訓云。舊墨本有蘖字。此與音訓合。弟七鼓弓下諸本脫矢孔二字。此不脫。亦與音訓所引墨本合之類。是也。有諸本文半而此本文全者。如弟三鼓孔。金石圖款識皆作子。此作孔。乃知子字爲闕文。弟十鼓寫字。甲秀堂本作鳳。此作寫。是也。有諸本文全闕而此本文半闕者。如弟一鼓趞字上。諸本無來字。惟胡正音手摹石鼓本有來字。此本來字下體猶隱隱可辨。弟四鼓矢下潘本有四字。今闕。此則四字尚存下體。弟十鼓勒下夕字。諸本皆無。日下舊閒有。此亦尚存下體。是也。有諸本文全而誤。此本文半而不誤者。如弟七鼓奪字。薛氏作淺。胡氏作岑。此則尚存奪字上體作奪。是也。有諸本羨文而此本無者。如弟一鼓鹿下薛本有我字。此本無。與音訓合。弟六鼓吾下。薛本有孫字。此本無。亦與音訓合也。有諸本文不重而此本文重者。如弟一鼓趞趞槃三字。款識金石圖皆無重文。此獨有重文之類是也。有諸本文誤重而此本不重者。如弟九鼓翳字下金石圖有二。此本無。玩今鼓文似係漶迹。非重文也。有諸本文倒互而此本文正者。如弟一鼓趞下十三字。薛本皆倒互。惟此不誤。弟四鼓陰下八字。薛本亦倒互。此亦不誤之類是也。諸本之中。以此最爲精善。如鼓上殘壁。猶可寶矣。顧或疑是卽音訓所引之墨本。則又不然。弟五鼓渫字。音訓引舊本作濟。弟七鼓滔字重文。舊本作驕。弟八鼓奔字。舊本誤作若。且雉字上無放字。之字下有心字。皆與此不合。則舊墨本亦遜此精善也。嘗疑范氏所藏北宋本有二。錢氏潛研堂題跋內有天一閣北宋本云四百餘三字。與此不合。後又有向傳師跋。此本亦無。雍錄云。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潛研堂所跋。或卽是本。未可知。其與重摹本之異同。惜不得潛研堂本一校耳。

重摹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石鼓今在國學。天一閣本字數較多。張芑堂氏曾爲手摹。嘉定錢竹汀宮詹爲之記。亟稱焉。復出己意以疏。大興朱石君宮保尚書亦垂意形諸詠歌。阮大中丞于督學時。乃復精覈勒石。安徽省會上庠。寶愛之

惟恐不力。僕不敏。讀石鼓十年于茲矣。其義蘊愈讀愈出。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石鼓有云。執而勿射。多麀趯趯。君子酒樂。君子謂宣王也。執而勿射。蓋不欲多獲趯趯然任其奔佚。而君子之心乃以爲樂。此可以見宣王之仁焉。此卽成湯祝網之悱惻也。又有云。我公謂天子害不余及。我公謂召穆公也。曷不余及云者。蓋欲左右出入。無遠頃刻。既恭且習。君臣相與之深。有如家人朋友之親暱。此可以見召穆公之忠焉。此卽召誥無遺壽考之謨弼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孟子曰。是乃仁術。宣王有焉。記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傳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召穆公有焉。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愷悌君子。四方爲則。宣王召穆公有焉。此中興之本也。而車攻吉日諸篇之所未發。昔東萊呂氏讀車攻吉日。謂欲明文武之功業。此亦足以觀。使其得讀石鼓。又當何如其論列而太息。至其文字名物訓詁足補說文爾雅之闕失。訂諸子百家之訛忒者。則其末也。由前之言。可以闡元極。稱德音。由後之言。可以涵雅故。述古今。是以君子寶之。所謂昔人之辭酒玉酒金。知其寶者寶之千載有同心。夫自有石鼓以來。太史不書。編詩不采。孔孟不見。而漢不出。至唐覩矣。杜甫昌黎應物輩。以詩詠歌之。及乎鄭潛薛郭諸家。創爲釋文。爭相傳摩。而不無傳會牽合。參錯偏頗。逮至我朝。剔抉爬搔。補殘闕。正譌吪。有如是本者。實與國學原石相輔。合體同科。而爲我聖朝文教度越前古之明驗大效也。爰書拓本之尾。爲後序。

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嚴杰

岐陽石鼓。宋歐陽公爲集古錄時。其字尚存四百五十有六。後潛迹作音訓。猶有三百八十六字。今則歲月日遠。剝泐日甚。惟重摹松雪齋本爲善。嘗鑱勒各本。皆無出其右者。弟一鼓。麀鹿之麀。寺避之避。來趞之趞。上體全存。趞槃之趞。大鋈之鋈。並存下體。其來上施本云。髣髴是時字是也。音訓云。遠上墨本有來字。今已漫滅。而此本來字下體尚存。今本全闕者六字。此惟君子之求下一字模糊難辨。音訓據舊墨本以爲孫字。震澤任氏作求字。重文。弟二鼓。音訓脫槃字。注云。潘字磨滅者。誤也。今本全闕者十七字。此本無一字磨滅。沔字趞字。不作重文。蒸作小魚。皆可訂諸本之誤。弟三鼓。孔安之孔。各本皆作既。馬氏宛斯所摹與此同。勒字下薛氏潘氏俱作馬。一本作馯。此本存半文。不類馯。亦不類馬。二行首二字。音訓作避。衆。避不類。衆似之孔。庶之孔。薛氏及金石圖皆誤作子。奔下惟此與薛本不作重文。弟四鼓。四馬之四。諸本皆闕。此則尚存下體。至寔博之寔。裁衍之裁。多賢之多。及八行如虎二字。今則全闕。皆不若此本之完善。允異上任本有吾兔字。似據薛本及金薤琳琅增入也。弟五鼓。今本全闕者四十六字。音訓所舉迄湧盈君子既涉流汧殿洎洎漢舫舟西歸戶等字云。皆磨滅。此本全存。潘氏音訓所引墨本。似卽是本也。鑑字上古文苑作湊。此頗似之。十行其奔其避。與古文苑所引亦合。任氏本脫次其字。亦不若此刻之精。弟六鼓。五代時散畧。民間穴孔以爲臼。向傳師皇祐間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末僅存四字。今本亞爲壓。吾字皆半闕。薛本吾作倉。下有殺字。觀此本可知其謬。弟七鼓。今本惟是具來子四字全。稍見者十三字。餘皆

全闕。音訓所云弓矢孔庶。此本在二行。左字在三行之末。不字在第五行。其寫小大具在第七行。闕王始在第九行。古我來在第十行。可訂任氏分行之誤。奪字尚存半文。金石圖作奪。似與此合。款識作𡨦非。奪字下音訓本作。。後具脈來。此本後字接奪下。亦可訂其誤也。第八鼓。今本剝翳無文。此本猶存殷殷騰馬薦皆蕭放雉大。其一止十四字。與施氏墨本所錄合。惟施本無放字。止下有心字。薛本放字在蕭下。亦無心字。音訓云。僅存微字。今漸剝落。所謂微字者。疑即此本𩠐字之誤。第九鼓。音行既下似𩠐字。五行丙申旭下劉二至定本作𩠐。薛本無。音訓亦闕。玩其迹。不似𩠐。十三行大字諸本皆誤作天。惟馬氏本作公。謂大來。與此合。第十鼓。音訓存二十三字。今本皆殘闕。潘氏云。此鼓惟吳人𦉢𥁕飢卤飢北二句成文。又云北字今磨滅。卤字古文苑云見魯侯彝。按卤字見曾侯鐘。古文苑誤也。音訓所錄墨本勿勿伏而用大祝獻等字。此本亦皆完善。首行夕字存下體。懋字全。六行寓字音訓作寧。五行享上有曾字。豎足補諸本之闕。脫本之中。以此最爲精善。文之全者四百三十餘字。大中丞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取范氏天一閣所藏。並參以明初諸本。辨析淵微。推究字體。重加摹刻。置之府學明倫堂壁間。人人復見善本。足以嘉惠來學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南屏山興教寺後有摩崖隸書。字徑八寸。先家人卦。次樂記。又次中庸。書法俱相同。家人卦自艱家人利女貞。至反身之謂也。一百九十三字。分十二行。樂記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一百九十二字。分十行。中庸自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一百九十七字。分十行。大凡五百八十二字。三十二行。後正書六字曰。右司馬溫公書。案咸淳臨安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朱竹垞南屏題名申之曰。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眞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政詩有云。涑水厓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竊謂朱所引據。其選有五。歷來簿錄。從無宋鑑之書。而稱曰家有。一也。中庸與家人卦。果以幾字成一葉。而得成此五卷。二也。所書獨無樂記。三也。諸大臣聞諭而刊于石。不稱名。而稱爲。四也。摩崖之字。一小斷不能上石。故必徑八寸耳。若作座右之銘。止須漢唐石經字樣可也。今日日夕置座右。使縣諸壁間歟。抑便內侍承之以手更番迭示歟。五也。倘宋鑑有可信處。則此五卷恐別是一種。而非摩崖家人卦之類。倘朱氏不知從何得此。其撰經義考。于刊石類竟著錄曰。司馬氏光云云。而不一別白之。區區題名。宜其存之不革與。西湖志碑碣門。似鑒于此。不采光書之說。別作案語于後云。孜光之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知杭州。後亦封溫公。或其守杭時。書此以教民。正未可知。光本傳。稱光于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因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省親。故池有敘逃吳越風俗文。係光代作。見于傳

家集。此段摩崖。大抵池爲守時所刻。故咸淳臨安志亦稱溫公書也。案池雖贈溫國公。然當是時。人皆以此稱光。故東坡撰光墓碑。亦曰司馬溫公神道碑。豈得以子之通稱。稱其父哉。志不實指池書是矣。乃復牽連光本傳及代作吳越風俗文。非謂池爲守時所刻。且誤認臨安志之溫公爲池。何也。且代作文事。咸可證摩崖之爲光書。斷不可證摩崖之爲池書。而摩崖之究屬誰刻。則從來無左證也。惟周公謹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氏題名及西湖志皆以其說爲非。則請得而旁通之。幽居洞摩崖隸書。有長其輔言有序悔亡八字。又有臨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諲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字。字俱徑六寸。又太子澗摩崖隸書。有左傳安子語。自安子曰。君命而不達。至禮之善物也。五十字。字徑一尺。書法視家人卦。或大或小。皆無書人名氏。著于來行。自必家人卦之類。與此俱一時所書。不得以家人卦三篆字數較多于此。遂坐實一人所書。或者因家人卦旁有琴聲二大字。米芾書三字。恐其與前相混。故妄綴某人書一行耳。然而不可考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摩崖家人卦。及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諭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眞似漢人事。疑當時承旨所刊。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或云光父池。嘗判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教民。亦屬臆說。今案家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人摩崖八分書。後人於石旁刊公名者。較爲近之。若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家書遒勁。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吳東發

南屏摩崖隸書家人卦。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司馬溫公書。咸淳臨安志同。獨周密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案此說絕無依據。徒以書後不署名臆度云然耳。西湖志又云。溫公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守杭。後亦封溫公。此段摩崖。大抵池爲守時所書。此說似爲有據。然龍華寺後有康定元年中秋二十四日司馬池等七人題名。此何以不署名。且池果工書。龍華寺摩崖又何以假手于元翼邪。朱太史竹垞云。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書。眞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家人卦。後復有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以下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說最爲有據。蓋惟此書爲宜取投進者。故不署私款。及後壁勒于石。乃表之爲溫公書。於情事皆合也。朱子序溫公資治通鑑表要麻曰。公忠君愛國。稽古陳謨。丁寧反覆。至于再三而不能已。其書家人卦及中庸等以進者。與進通鑑同意。觀者于此當有以想

見其隨事納諫之忠悃。或歎興起流連而不能去。其字畫之如何工。且有所不暇論。至別求其說以立異。夫亦可以不必矣。又太子灣有摩崖隸書左傳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至禮之善物也五十言。字徑一尺。書法與家人卦同。亦不署名。或亦五卷中之一與。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嚴杰

石經凡二十刻。光堯石經第十四刻也。高宗嗜學嗜書。以鍾王爲法。得其運筆結構之妙。尤喜書經。嘗云學字宜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時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詩春秋左氏傳。章草書論孟子。悉送大學。學即岳公飛之第。在前洋街紀家橋。右爲國子監。左爲武學。岳公被禍。後京兆尹王輿。因改公第爲學焉。紹興十六年秦檜請經鐫石。遂詔刊立於首善之閣以貯之。閣牌四字。亦思陵所書。周密廣乾道臨安志記之詳矣。後淳熙四年二月。詔守臣趙磻老。改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碑本於閣下。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趙君復以高宗所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請摹勒石。補禮經之闕。孝宗從之。宋亡學廢。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時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始罷。至正間。更爲西湖書院。閣廢而碑亦零落。明洪武中。即書院爲仁和學。宣德元年。巡按吳公訥。收拾全碑。有碎折者。悉爲補葺。共得百片。置後殿及兩廡焉。天順三年。移建學於今所。石經亦昇致也。正德辛未。張公承仁。欲遷置府學。學論李璧懇留而止。至戊寅。宋侍御廷佐。卒遷於戟門外。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碑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惟中庸一篇。魯論七。孟子十一。右壁碑春秋左氏傳四十有八。闕其首卷。而孟子一書。趙宋始升爲經。足補開成石經之闕。若猶古之樂也之猶。文王事混夷之混。古之爲市也之也。必織布然後衣乎之然。或相什百之百。秦繆公之繆。狐裘貧之之貧。而無等者之等。有答問者之答。歸絜其身而已矣之絜。亦不須厥問之須。更可訂板本之譌。史稱思陵資性明悟。博學強記。以之綴體守文則有餘。良有以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孫同元

漢魏唐宋。俱立石經。今自唐石經而外。惟宋高宗御書石經。雖歲久殘闕。然尚有存者。可攷而得其梗概焉。一爲書經之人。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奉聖觀書。憲聖者慈烈吳皇后也。是石經非出於高宗一人之手。今則不可辨矣。一爲書經之體。據曾宏父石刻鋪敘云。易書詩春秋左傳及禮記五篇。皆楷書。論語孟子。皆草書。今攷象用行書者。惟孟子。論語亦是楷書。疑曾氏誤。其異字。如孟子樹之以桑。樹翦五穀。樹書作植。因避英宗嫌諱改易也。一爲書經之目。據李心傳中興繫年錄云。上寫六經。論孟皆畢。而元史申屠致遠傳。又言高宗所書九經石刻。蓋李氏所云六經。以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五篇。象孝經而言。攷洪邁御書閣記略。高宗所書。本有孝經也。至內屠所云九經。當指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學記儒行經解三篇。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言。以

元時已定學庸論孟爲四書。因合易書等爲九經。爾其時孝經石刻。早已遺失也。一爲立碑之數。據萬歷杭州府志。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左傳四十八。禮記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共八十六碑。已殘闕不全。今則書又闕其一。春秋左傳又闕其十六。僅六十九碑而已。一爲立碑之地。據玉海云。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爲名。迨宋亡學廢。爲鹽政廉訪司治所。元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取石壘塔。申屠致遠力維持之而止。然已大半散失。明宣德中。御史吳訥。收集殘碑。僅得百片。置仁和縣學。正德中。御史宋廷佐。復移之杭州府學大成殿後兩廡。後因廊圮。遂嵌諸兩壁焉。又攷東壁南有理宗御製敍四碑。據明楊一清記文。則石經八十六碑之外。尚有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各經卷末。皆刻秦檜跋語。明吳訥磨去檜跋。自爲文識其始末。又後附書目一碑。中列顏子之目。各史藝文志皆無之。不應兩宋時尚存。後人皆疑其僞。此當因石經而類攷之者也。

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頃示許叔重栗主結銜。以浚長爲大銜。太尉南閣祭酒爲小銜。此論極確。生兄弟歸檢後漢書得四證。漢三公府。本有祭酒之官。周澤傳云。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蔡邕傳云。中平六年。董卓爲司空。辟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胡廣曰。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其證一也。百官志。太尉屬官下。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許冲上說文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者。或如東曹西曹之例。不必盡以黃閣冠之。其證二也。令史舊注百石。自中興以後。不說石數。其官甚微。故三公府。得自辟除。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又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是長本大于令史。其證三也。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漢制。令長尊。孝廉不能直除。故周澤傳云。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洨長。故史云再遷除洨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其證四也。得此四證。太尉南閣祭酒六字。直可依正史刪去。未審先生以爲何如。嘉慶庚申閏四月廿六日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前論許叔重栗主結銜。蒙中丞認以爲可。後數日。臧君復持書來。據唐六典。親王府。有東閣祭酒西閣祭酒各一人。皆初從公以上。並置東閣西閣祭酒。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蓋與東漢太尉南閣祭酒爲一例。生近復檢得衛宏漢官舊儀云。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入奏。四科補掾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司空南閣祭酒陳元。始知東漢三公府西曹下本有此官。得此一證。非惟當日之官閥顯然。可爲范史舉孝廉三字增一佐據。并許君之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其見重于當世。

不徒五經無雙，可知矣。舊儀又云：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侍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是知東漢令長皆取選于三公府四科辟除，許君當日以太尉南閣祭酒除洨長，亦其舊制然也。唯所稱太尉，書無明文，究不知爲何人辟除耳。嘉慶庚申五月十一日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洪頤煊

右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二百卷，日本西條掌院記山井鼎所撰，東都講官物觀補遺，嘉慶丁巳夏，阮雲臺夫子觀學浙，以日本元板箋紙本再雕于琅嬛僊館，以一本贈頤煊。頤煊始得卒讀是書，據凡例所引各本，有曰宋板者，足利學所藏刻本，有曰古本者，足利學所藏寫本，有曰足利本者，本學所印活字板本，有曰正德本者，明正德注疏本，有曰嘉靖本者，明嘉靖注疏本，有曰萬歷本者，明萬歷注疏本，有曰崇禎本者，明汲古閣注疏本，今中國所行，惟萬歷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而已，餘不可悉得也。頤煊偶以他書所引證之，如陶大亨貞，貞上有利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成字，柏舟髮彼兩髦髮作伉，月令鞠有黃華，鞠作菊，與釋文所引本同，曲禮主人辭不能亨，亨作烹，檀弓從若斧者焉，從上有吾字，鄉飲酒義所以致絜也，絜作絜，與初學記所引本同，坤象曰履霜堅冰，冰下有至字，檀弓使子路問之，子路作子貢，禮器二者天下之大端矣，矣作也，與藝文類聚所引本同，羔裘彼其之子，其作已，衛門可以樂飢，樂作樂，論語舉一隅，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選注所引本同，雜卦，垢遇也，垢作遘，王制示弗放生也，示作亦，學記蓺辟廢其學，辟作譬，與唐石經本同，緇衣敝予又改爲兮，敝作弊，曲禮酒漿處內，內作右，檀弓凡在宮者殺無赦，宮作官，經統論撰其先祖，撰作譔，與太平御覽所引本同，他如桓公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开官氏，开作幷，與韓勑碑同，可訂今誤作开之誤，襄公二十八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同，可爲攻僞古文尚書者增一左證，定公四年傳，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民作氏，古人氏族並稱，不可謂避唐諱也。洪範五者來備，者下有是字，後漢書李尋傳作五氏來備，古氏是通用，後人誤衍一者字，又曲禮客踐席乃坐，作客踐席，主人乃坐，檀弓還葬，下有而無椁三字，王制屏之遠方上，有不髮王三字，樂記五成而分，下有陝字，表記不犯日月上，有君子二字，義皆長於今本，山井鼎稱足利學所藏古本，爲唐以前物，蓋亦可信其不誣矣。惟盤庚作禍作災，作祓禍祓災，祓當是作字之譌，微子之命序，殺武庚，庚作康，古文康庚字相近，君牙率乃祖攸行，攸作道，攸本作迪，因譌作道，秦誓斷斷猗，斷斷作訚訚，卽說文訚字之譌，亦惜材力有限，尚不能考覈精當耳。昔人謂文選注一字一繆，頤煊于此書亦云，頤煊喜公之嘉惠後學，重雕是書，而幾至實也，因略書所見于卷尾，嘉慶庚申五月廿三日。

春秋異文解

趙坦

三傳釋經，爲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穀率多假借字，閒或雜以方音，由是

參錯是出，今卽其紛糾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篇，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丘伯者，孫卿門人，包丘卽浮丘，一聲之轉，而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勉，說文枹，从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蘇蔡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云，公會鄭伯于郲，杜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郲城，案來古音蓋，時來之合言爲郲，故傳作郲，至蔡城之蔡，又郲之假音，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爲蔡，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貽我蓋麰，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本韻訓也，說文萊蔓華，爾雅作蓋，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是知公羊作會鄭伯于祁黎，蓋假音字，僖二十一年經，會于盂，公羊作會于霍，穀梁作會于雩，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盂雩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護字爲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于垂隴，公穀並作垂斂，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禮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鄭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此方音雖斂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鄭，釋文，鄭九倫切，公羊作伐圍，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釋名釋首飾篇，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說文，圈从口从卷聲，是圈字與九倫切之鄭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及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是方音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婁，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案國語周語云，胙四岳國，命爲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注，呂之爲言膂也，是呂旅音同義通也，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邁以真反，又音夷，釋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轉，古方音則通，廣韻既收寅入真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音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爾若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爲夷，夷，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閒以方音，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殆謂是歟。

箕子之明夷解

周中孚

易言箕子之明夷，與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皆商事也，故馬季長卽以箕子之事注之，曰，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案象傳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箕子與文王並稱，益知馬注之確，所以虞仲翔注象傳，亦卽本馬爲說也，漢書儒林傳，專載諸儒傳經原流，不及彖象說，獨于孟喜傳附一說云，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蓺茲也實持論巧密易家不能難曾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貧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例以此不見信觀孟堅之載此非有取于其說也正以其說之穿鑿示人以不可從耳故顏師古亦即引彖傳以證其說之妄然後爲之解曰蓺茲言其根蓺方滋茂也其見卓矣釋文載劉向說云今易箕子作蓺滋又載鄭玄說云荀爽謂箕爲蓺詁子爲滋漢衍無經不可致詰可見持其說而信之者未始無其人也近儒尚有引趙賓之說以證孟喜之卦氣而復引朱文公說云疑當時箕子曾占得此爻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二說兼收自相抵牾宗漢學者當如是乎

游豫解　周中孚

孟子述晏子之引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趙氏注云豫亦游也游亦豫也案游與豫明是兩事致之晏子內篇問下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又管子戒篇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豫作夕，字傳而誤）因知引及夏諺正是分證春秋兩句再徵之文選東京賦曰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于酒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徐薛綜注云春游謂仲春巡行備禦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秋行曰豫謂秋行視高墉廟此時萬物始成李善注復引晏子以明之（與孟子同）是張衡亦以游屬春豫屬秋趙注既不與管晏二子合又與張賦所云亦異此趙注之不可從者阮中丞師云那聊復壁所當見諒于後人也

爾雅釋畜脫簡攷　周中孚

爾雅釋文云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犬釋獸通說百獸之名案釋畜有云馬八尺爲馽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羝豕五尺爲豵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趙之曰六畜依檢全篇獨闕豕屬陸氏不覺一辭何與然失之于此猶可得之于彼釋獸寓屬有云豕子豬豵豕幼奏者豶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疑猶四獵皆白豵其跡刻絕有力貌牝豵其卅五字核其文法與釋畜篇極相似其爲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題曰豕屬庶成全篇且于豵五尺爲豵句亦前後相應矣所可異者左氏昭廿五年傳正義有云豕有野豕故因記之于釋獸耳今案釋獸此段絕不見有野豕何得如孔氏所云馬屬明有野馬即騊駼亦野馬也故釋文云一曰野馬也牛屬之犀牛犛牛亦皆野牛俱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總之爾雅雖獸畜分篇仍屬隨類而釋不屑屑區區別之猶之釋獸而及鳥曰嗛鳥曰臭魚曰須并及人曰播也然又不可援此爲例謂蜚屬亦不妨殷在焉屬也邢氏于此段疏云此辨豕之種類也絕不言及野豕尚屬有識其不及錯簡者郭注所無則不及之正義之體宜爾近有新正義本竟采引孔氏之說爲主于釋獸篇目下復申之曰野豕非可畜而實爲豕類故豕見于釋獸此自序所謂耳目所接時或失焉者也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周中孚

左氏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明明周頌而杜注乃云逸詩何也案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解謂以爲逸詩蓋毛詩未出人皆習于三家詩三家所未有者皆以爲逸詩廿七年傳之注皆是服注而杜氏仍之不革耳毛詩何作假恤作溢傳云假嘉溢慎謹云溢益溢之言也又云以嘉美之道繞衍與我然則當以毛詩爲正杜承宮本之誤而注曰恤憂也失之遠矣

直躬之直非姓解　周中孚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蔡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盧學士釋文攷證陳孝廉論語詁所載此不錄引）爲鄭君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至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直躬之後此雖知以躬爲名而誤以直爲姓氏所謂是非參半者也

接輿爲楚狂名解　周中孚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間世亦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接輿本即楚狂之名若字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指其子・披髮而爲狂，指箕・獨志秦策傳接輿行且歌論衡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舉章皆足爲證若如注疏所說則傳記諸書皆不可通矣高士傳又謂姓陸名通更屬無稽

孟子趙注誤字解　周中孚

孟子於答是也何有趙注云於音烏歎辭也（迅古圖注疏本・微波榭單注本・俱如此・案音切之法起于孫炎漢末尚未有也故覆檢全書紙此有之此必因孫氏音義有云丁張故音烏歎辭也而誤增耳鄭君禮注間有一二音切皆是釋文附刊之後混入也

孟子齊四境攷　蔣炯

閻解孟子齊國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聊城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蓋鬲殷實在境外而春秋戰國齊宇大小又不同也謹案史記田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黔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之四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楚北燕其大執也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則平陸齊東境也威王起兵西擊趙魏趙人歸我長城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伐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圍取桑邱

至宣王時，齊地未聞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

五霸攷

蔣炯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蓋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爲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云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則五霸宜如趙注，以經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又左傳椒舉六王二公，穀梁傳交贄子不及二伯，周伯唯二，但數齊桓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中與。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於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唯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廢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楚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穆、楚莊，併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釋睽

徐鼒

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字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唯蜀其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尚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二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睽字目少睛本訓，致斯謂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也。

南仲辨

徐熊飛

常武之南仲，毛傳以爲宣王之臣，鄭箋以爲即出車之南仲，皇父蓋其後也。說者遂謂皇父受命於南仲之廟，爲大將，程伯休父副之。案焦山海雲堂周鼎銘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則南仲以司徒爲上卿，正合周官大司徒之職。所謂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南仲以司徒爲卿，休父以程伯爲副，皇父以太師爲監，皆以本職兼軍旅之任，則宣王時別有一南仲明矣。或謂周鼎所銘，即文王時之南仲，夫南仲爲文王屬，而文王尚爲西伯，則所稱對揚天子丕顯魯休者，又何說焉。不若從毛傳之說，不但常武之詩，朗然明晰，即焦山古鼎所載，亦可免闕疑。

禹貢蠶桑說

朱壬

詁經者曰：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外此無聞。今浙江古揚州地，蠶桑甲天下，緣蠶喜燥而桑宜濕，兗地卑衍，九河未疏，渟潦瀰衍，受惡獨深，惟於桑宜。揚土塗泥，象以五湖之沒，於桑亦宜，特當日水過多，人力未盡，故不見經耳。竊謂此說未盡然。禹貢蠶桑之利非專屬兗也。兗稱既蠶，而所貢者絲與織文，他州雖不著既蠶之文，而青貢絲，徐貢元纖縞，揚貢織貝，荊貢元纁及組，豫貢織纊，不蠶而何以貢此。此外惟冀爲帝都，例無貢篚，雍梁二州無文，以言今證以詩魏風言桑者閑閑，孟子梁惠王篇言樹牆下以桑，皆語趙佗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將爲蠶絲乎，三晉古冀州地，可見冀亦宜蠶。雍梁二州，詩國風秦邠所跨之境，秦風車鄰言阪有桑，邠風七月及時之詩，言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可見雍梁亦宜蠶，不得云兗州而外無聞也。至荊揚蠶桑之美，亦不始于今日，齊語稱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楚不宜蠶，何能使之貢絲，此尤東南古有蠶利之明證。然則禹貢獨著於兗者，何居。曰：治水莫重於河，河流泛濫於兗，九河未疏，民居邱陵，兗無土可桑，是以特著其文，以見河爲害之驗。今兗州無復桑，亦緣齊桓塞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展移，禹跡蕩然，深爲兗患，則土仍不宜桑。此與禹貢殊者矣。若蠶性惡濕，喜燥，乃就食葉而言，故檢云風戾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蘧筐之用，有以使蠶遠於地，而不受卑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歟。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入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貜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三十四，史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云：孫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某，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象六卿之職，大司空象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某相之文而誤。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即禮稱南蠻，雖大曰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子之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稱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乎。我遺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盤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編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殺其相，費季孫邑，邱叔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邱宰，則謬增邱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

周南召南解

王仁

魯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程大昌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案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序詩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加之間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揚子方言秦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也至以雅以南籥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巒之樂也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鉤命決亦云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證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許叔重木主結衡議

孫星衍稿作

摭浙使者阮雲臺先生既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于堂中與祔文學鄭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咸君以謂許君之子沖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汝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汝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汝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汝長宜書家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寄銜官可也且許沖上書止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汝長范史則据終後而言較可從洪茂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汝長尊于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汝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汝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云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汝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不得止題太尉祭酒先生曰洪茂生議是可象題之如孫君議

詁經精舍文集卷四

策問并附

史例仿于馬班

何茂汀曰春秋繁露云春秋無遠例自何休公羊解詁設科分例見于徐彥疏杜預爲釋例一書實後世史家言例所由仿

趙坦曰左氏釋春秋發凡例四十有九是爲史例之權輿而馬班變通之

古人重三史之學

汪家禄丁子復曰三國志呂蒙傳注江表傳引孫權之言三史與孫子六韜左傳國語並稱皆已前以馬班所著合東觀記爲三史

丁子復又曰吳錄甘寧好讀兵書及三史唐制以三史舉入官

李遇孫曰唐睿宗景龍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氏班氏范氏爲書勒著德業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

汪家禄曰今以馬班合范史爲三者從唐已後稱也

豈不以先秦三代服物與章類有存者。固有所本而爲之與。

徐養原曰。四部分目。始于荀勖。班志列太史公於春秋。蓋其時經史未分也。史記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兩漢去古未遠。典章制度。有三代遺風。鄭康成以漢法況周禮。良有以也。

周中孚曰。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當于天漢。然固止就記載之書而言。其實六經傳記。及石氏星經。顓頊歷。及殷周魯厤諸書俱取之。漢書則取之史記。後漢書則取之謝承薛瑩諸家。

蔣炯曰。太史公爲史記百三十篇。其後劉歆及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皆馮殷商金丹馮衍章融蘇竟劉恂相次撰述。猶名史記。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刪煩補略。作後傳六十五篇。固因遷成漢書。凡百篇。固又受明帝詔。與陳宗尹等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未就。會司馬彪則有續漢書。華嶠則有後漢書。惟十典未成。其書後並散佚。至宋范蔚宗作後漢書百篇。今觀其大典。若王吉之請遣舊冠。明王制。劉向之與辟雍。設庠序。匡衡之改郊兆。何武之定三公。張純則定郊廟冠昏之制。東平王蒼則制車服冠冕之儀。先秦三代服物。不可考與。

汪家禧曰。龜策傳首足開仰之與。倉公傳五色診候之徵。技術之精。後人無通其意者。其所據之古可知矣。班書如刑法志因井田定軍賦之法。食貨志左右塾之教。及採風閭里。皆有制之來。是六經者。後漢崇尚古學。白虎議奏。東觀閣書。冕服遵皋陶之篇。石經定異同之準。且續志禮儀。所詳養老案戶籍制。證以桓榮傳。知祖制之制行。證以江革傳。知引年之制存。非盧慕古而能實行之。豈魏晉已下所能仿佛與。

史記載尚書。多孔氏古文說。有百篇之序。然及周公摘蚤、雷風葬畢之事。殆兼有今文家說與。

周中孚曰。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如五帝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甘誓文。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將雒誥文。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皆孔壁眞古文也。而百篇之序。今古文俱有之。夏殷周本紀暨魯世家。亦多所采輯。魯世家有云。初成王幼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竊謂遷本今文家說。出于尚書大傳。以成王葬周公於畢而有暴風雷雨之事觀之可知。顏師古漢書注引此事。俱作大傳也。

徐養原曰。百篇之序。惟古文有之。而今文無之。王充論衡曰。或說尚書二十八篇。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經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此今文無百篇序之證也。揚雄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雄與劉歆同時。用古文說也。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班志本劉略。亦古文說。此古文有百篇序之證也。趙岐注孟子曰。逸書有舜典之序。逸書即古文也。史記載百篇之序。適足明

其爲古文說耳。然亦兼採今文。如金縢是已。漢儒金縢有二說。揃蚤沈河。本諸蒙恬。雷風葬畢。出於大傳。論衡以葬畢疑爲今文說。奔楚爲古文說。史記兼載二事。蓋史家廣記備言。與經生專門之學不同也。遷春秋時事。則操左氏。左氏于春秋爲古學。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載論語。多與今不同。亦從安國問故而得之。

徐鯤曰。魯世家載成王少時。周公揃蚤禱神一事。蒙恬傳亦引之。載暴風之變。在周公既卒之後。非亦見尚書大傳。所云葬畢。與書亳姑序又合。蓋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不知蒙恬伏生並及見未焚之書。然則俱謂之古文可也。

孫同元曰。魯世家兼載金縢兩說。或以爲今古文之異義。以書序證之。則周公揃蚤雷風葬畢之事。其毫姑遷文乎。

張鑑李遇孫曰。王充論衡感類篇。以揃蚤沈河爲古文家說。以葬畢暴風爲今文家說。前說于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奔楚。後說出亳姑序。與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喪服篇。前漢梅福傳。後漢周舉傳。張奐傳。說並同。要皆是今文說也。

洪頤煊曰。堯典宅西曰昧谷。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鄭傳古文。今史記反作昧谷。牧誓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蟒同。說文虞字注。歐陽尚說。虞、猛獸也。文選東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云。虞、猛獸也。史記作離。本今文也。

洪震煊曰。五帝本紀云。便在伏物。史記索隱引大傳文。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之屬獻紂。以釋文王。亦見尚書大傳。凡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古文一家之學。而今文立于學官。齊魯大師無不傳。今文者。伏生親見百篇。雖亡書數十篇。而其說實信而有徵。則參用今文。未爲過也。

汪家禧曰。盤庚三篇。遷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而高宗肜日又謂作于祖庚時。與百篇之序違。非盡用古文也。至百篇之序。實與壁書俱出。何以明之。伏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而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是今文家直未知有百篇之目矣。又曰。葬畢之事。書序明屬之亳姑篇。與金縢無涉也。

丁子復曰。孔氏古文。本有湯誥篇。史記殷本紀載湯誥之辭。自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以下至女無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以下。凡二十八字。其餘尚多散見。當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此文亦當從安國問得而采入者。似可補古文之亡逸也。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遷殆以序出孔子與。

嚴杰曰。史記據百篇之序。作夏殷周本紀。去取多不可解。如五帝紀無汨作九共槀飫大禹謨。殷本紀無簡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周本紀及世家無旅獒、冀命君牙。殷紀有大戊而書序無

之。（辰行案：白大氏，則女媧女方蓋爲一篇也。）

趙坦曰：古者經與序別行。笙詩六篇亡而詩序不亡。尚書百二篇佚而序不佚。故本紀中多引之。伏生作大傳多用書序。是書序爲今文家說。司馬遷雖從安國問故，而今文當時獨盛，故史公竝取之。

王仁曰：注史記者，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其例以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馬融鄭氏王肅所釋。如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亦足證僞孔以錄訓饑之誤。周本紀有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之語，具見今文泰誓。馬鄭爲之注。

年表紀甲子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爲裴駰引徐廣歲在庚申之語，或以甲子爲徐廣所增，然乎否乎。

陶定山曰：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有徐廣曰：自共和元年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後人謂甲子徐廣所紀，然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後漢書有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是古人未皆不以甲子紀歲，而表之自庚申終于甲子，洵屬遷本文矣。

張鑑曰：共和元年上書庚申二字，裴駰集解因有徐廣云歲在庚申之注，注者如水相注，若果徐說，不得居一格矣。

洪震煊曰：十二諸侯年表庚申等字，列干支以紀元，是史公本文，顧或疑爲徐廣所加，并有謂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上一格爲宋以後校刊者所增，此則非也。案超辰之法，特始于劉歆三統厤耳。太史公固不言也。天官書云：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據此則知歲星行十二年，適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又云十二歲而周天，假令有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說，則必將云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十矣，故自太初元年丁丑直推至共和元年，無可疑也。且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是歲爲乙未，王莽傳于始建國五年云：歲在鶉火，塡在明堂，倉龍癸酉，服虔注云：倉龍，太歲也。傳又云：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是爲天鳳八年，歲星在申，太歲在巳。上距高帝太歲在乙未，已二百二十七年，夫三統作于王莽之前，雖具超辰之法，而其時已不用超辰如此。（星衍案：超辰者歲星也，歲星行有餘度，故積久則超，所謂離度天門，非太歲也。太歲超辰，則年十起月，月上起日，與之俱超，豈理也哉。）後漢書律厤志，太史令虞恭治厤，宗新等議云：四分厤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申，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蔡邕議亦云：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此所謂歲卽太歲二議，蓋本太史公年表之法。且天官書明云太歲在甲寅，塡星在東壁，亦可知太史公當日以干支紀年，正無容執超辰之說，疑年表庚申甲子等字爲後人所加也。

孫同元曰：十二諸侯年表第一格題庚申等字，似是太史公本文，故徐廣注則逕下一格，其六國年表及秦楚之際月表，不復書列干支者，以推算可知也。

張鑑、蔣炯、嚴杰、王仁皆同上說。

徐養原曰：古者不以甲子爲年名，以甲子紀年，起于王莽之世，年表首格題庚申等字，不特非史公之舊，亦非褚先生所加，故或以爲徐廣加之。

周中孚曰：下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上格無題字，而惟有集解引徐廣乙丑壬辰字樣，知此爲後人紀于表首，以便觀覽，非特不出太史公手筆，且竝不出裴駰司馬貞諸人也。而鄭樵通志謂太史公紀年以六甲，豈不謬與。

洪頤煊、李遇孫、胡敬、丁子復、汪家禧皆同上說。

史公言孔子序尚書無年月，疑則傳疑。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何所本與。

汪家禧曰：劉歆三統厤推上元以來，直以算得之。然世遠難稽，如易乾鑿度謂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隨袁充謂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皇甫謐謂堯卽位在甲辰，皇極經世同其說，蓋本無實據，各以術推之。

何圖汀曰：劉恕撰疑年譜，以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恐後人以疑事爲信，穿鑿滋甚。周屬土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則共和以前甲子可疑也。

蔣炯曰：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見于竹書紀年，原本紀年久亡，今本乃後人掇拾成文，殊不足據。但易緯稽覽圖有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蓋當時六厤齊行，厤代各有年譜牒記，後人因以甲子推之，大要出于帝王世紀爲多也。

徐養原曰：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厤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是則傳會之說，自古有之。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又復錯互，推步家固以近測爲主，尤必遠稽經傳，以構虛之言，課徵實之學，承襲譌謬，動輒齟齬，雖精如一行，明如若思，猶牽惑于舊聞，況其凡乎。

嚴杰曰：鄭氏詩譜敍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而推步家論帝嚳唐堯甲子，言之鑿鑿。張守節論史例云：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說本皇甫謐，謐作帝王世紀，要皆以意爲之。

范景福曰：謂唐堯元年在丙子，竹書紀年之說也。在戊寅，羅泌路史之說也。章俊卿山堂考索作癸未，皇甫謐帝王世紀，邵康節皇極經世皆作甲辰。今以三統術求之，上元至伐桀之歲，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轉減夏后氏繼世十及王在位四百三十二歲，虞帝在位五十歲，唐帝在位七十歲，餘一十四萬〇九百二十八歲，爲上元至帝嚳末年，求帝堯元年，應加一算，得上元至帝堯元年，積十四萬〇

九百二十九。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去之。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癸未。此與山堂攷索之說合也。萬季野紀元彙攷。別有舜攝位二十八載。宅憂三載。夏十七王四百四十歲。較漢書所載帝系贏八歲。以之減積年得上元至堯元年。積十四萬〇八百九十。盈元法去之。餘二千三百八十。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甲辰。此與皇甫謐氏說合也。大抵歷年既久。書缺有間。未必非後人遷就游移。以求符合。疑者闕之可也。

周中孚曰。漢書律厤志。祇言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厤。而不及帝嚳唐堯。續漢志論。亦曰黃帝造厤。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而推步家從積算以推甲子。始于黃帝元載。歲在甲子。帝嚳唐堯甲子。亦厤厤有據。皆本之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云。

洪頤煊曰。今厤有甲子紀年。起于劉歆三統厤。並不以此上推上古厤年。故記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仍用歲星紀年。自皇甫謐撰帝王世紀。始用甲子。裴駰引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即今推步家所本。乖古法矣。

孫同元曰。推步家所云帝嚳唐堯甲子。本之帝王世紀。不足據也。

丁子復曰。即以堯論。或以為元年丙子。或以為戊辰。或以為甲辰。

世家有孔子。以鮒至安國。世有博士。如世祿之家。王安石嘗之。豈知言與。

周中孚曰。孔子世家。末敘孔子布衣傳十餘世。鮒為陳王涉博士。襄為孝惠皇帝博士。安國為今皇帝博士。宛如世祿之家。但遷之創例。則不在此。此乃尊崇之至。等于有土之君。范氏後漢書以無位之鄭君。竟與大司空張純。侍中曹褒同列。深得史遷之意。

蔣炯曰。自孔鮒為陳王勝博士。後及安國皆為博士。如世祿之家。至建武中。遂封孔安殷嘉公。十三年改封安宋公。位在漢三公上。蓋漢世尊崇孔子。固與周後同備國賓。不敢以陪臣而褻之。何安石之妄有所嘗耶。

陶定山曰。自孔鮒至安國。世為博士。此正叔孫豹所謂立德立功立言。德不朽者。其祿亦世。當之世家。乃史公之特識。

洪震煊曰。索隱補序云。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晉何闇然。此唐人據實之言。終勝宋人鑿空之論也。

嚴杰孫同元曰。世守其德。猶世守其土也。王安石嘗之。蘇轍撰古史。改為列傳。晁補之辨其非。

張鑑曰。王安石以為史遷自亂其例。夫所謂例者。蓋後人効法之說。如貞觀中命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也。若史公仿尚書為紀傳。何取乎例。

厤書第四厤術甲子篇。終于建始。豈史公本文與。

蔣炯曰。厤書厤術甲子篇。紀年終于成帝建始四年。索隱云。太始四年以後。並褚先生所續。蓋史公撰史記。本止于是年也。張安錄褚先生補史記十篇。不及此篇者。蓋史公原書本有此篇。褚止續其餘。故不記也。

孫同元曰。厤術甲子篇。所載厤法。仍是四分。而非太初。且中有建始年號。其為後人所補無疑。

李遇孫曰。史公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又何蘭汀同曰。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三年者一。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皆為後人所續。厤書終于建始。非史公本文也。

徐養原曰。厤書為後人所補。其誤有三。既補史記而用四分術。一誤也。年名與爾雅天官書不合。二誤也。以太初之改元為甲寅。三誤也。

陶定山曰。建始乃成帝四年。較之將相名臣年表。續至鴻嘉元年者。相距又先九年。足證少孫前後補綴之迹。

洪頤煊曰。索隱引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玄成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博士。為居沛。事大儒王式。漢書王式傳云。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圖經數篇。今篇末記及建始。正其所補也。

汪家禧曰。馮商續太史公。見于漢藝文志。至史通所記。又有衛衡史岑諸人。不僅褚少孫也。

周中孚曰。厤術甲子篇後。復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以至末閼逢大荒落建始四年。後人推衍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為托始。而直以為武帝太初元年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誤。如建始四年為壬辰。而誤為己巳也。竊恐尚非褚少孫之筆。

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閼逢攝提格。漢志又云太歲在子。何也。

徐鼒曰。厤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厤之元。太初厤所用故也。下又載焉逢攝提格至閼逢大荒落。共七十六歲。乃厤家一蔀之法。蓋閏法以十九歲為一章。四章而得蔀首。與紀年不同。不特太和征和以下年次。為褚先生所續。即太初天漢年次。恐亦非史公本文。蓋紀年甲子。即太歲所在。天官謂之歲陰。第天官歲星。用石氏經。而不用太初厤。如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天官云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漢志云。石氏在氐房。太初在建星牽牛。建星即斗。斗星紀之次也。再以漢元年歲在大梁之東井考之。天官與石氏在胃昴畢。太初在東井輿鬼。可見歲陰即太歲也。其以丁丑為子者。良由太初改元以後。以建寅為三月。退入上年。史官據秦正而書。所以先一年耳。如漢

元年乙未而云太歲在午是也。

陶定山曰。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于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又曰。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下云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開元占經注云。太陰卽太歲。是古以太歲太陰歲陰爲一。且斗牽牛推十二辰爲丑宮宿。太歲右行在寅。歲星左行在丑。至謂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以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厤。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也。

徐養原曰。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太歲在子者。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其謂之閼逢攝提格。則一行曾言之。而王厚齋述之矣。漢興以張蒼言。承秦用顓頊術。至武帝改用太初。則太初非秦術。卽非顓頊術。東京豈謂焉。晁陳光皆以爲宜用甲寅元。蓋祖張蒼王之說。壽王謂太初術宜改。則太初不用甲寅元。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則顓頊術亦未必用甲寅元。古法既疏。又多依托。如此之類。姑從闕疑。至小司馬謂史用太初。漢用三統。故不同。夫漢書先敘太初。次述三統。截然不紊。何容相溷乎。又謂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不同。似輒以徇雅爲不足據者。尤可怪也。

嚴杰曰。太初元年丁丑。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厤。故志云太歲在子。上文云其以七年爲元年。唐志日度議云。漢太初厤元起丁丑。命曰焉逢攝提格之歲。孟注漢志。誤以太初之元。當是甲寅。不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乃歲星所起之本度。律厤志迺以前厤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然則是時日月會丑寅。歲星去日半次。本度則在寅宮。故云得閼逢攝提格之歲。

孫同元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漢書云丙子者。以定厤在上年冬至之故。至閼逢攝提格。乃指歲星所起之本星度言。非太初元年又可名甲寅也。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且爾雅釋天。明題歲陽。而不名歲陰。張揖廣雅。亦云太陰太歲也。則知太陰太歲之無二。而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

周中孚曰。武帝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蓋著太初厤術之元。非是年爲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況年爲甲寅月則爲丙寅。必不得爲畢聚也。

洪頤煊曰。漢書律厤志云。乃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古人紀年專用歲星。必得上元本星度。然後可以知歲星。寅歲居丑。正月晨出斗牽牛。卯歲居子。二月晨出婺女虛危。所謂歲名焉逢攝

提格者。卽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天文訓所謂太陰之行度也。自劉歆三統厤以庚戌爲上元本星度。下推太初元年當得丁丑。于是改太陰爲太歲。而後世紀厤者因之。故漢志有太歲在子一句。而史記無之。是卽三統厤之原文。史記之歲陰。漢書天文志卽謂之太歲。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在子者。以所紀冬至在元封六年。故曰太歲在子也。但以太初元年本星度。推太初以後歲星則合。推太初以前歲星則差。三統因創爲超辰之說。後漢書律厤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者。百四十四年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故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八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所謂歲指歲星。倉龍指太歲。以三統丁丑求之。自太初元年至王莽時。止一百十餘年。歲星尚不超度。尚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按太歲在未。歲星在午。而云在巳者。太初元年至此。已二百七十一年。超一辰故也。大抵史記用上元甲寅入算。可以不用超辰。三統用上元庚戌入算。不得不用超辰。其立法雖異。而其用算則同。以此知太歲卽太陰。不必分爲二也。

范景福曰。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閼逢攝提格是甲寅。蓋丁丑紀太歲所在。甲寅紀歲星所在之本星度星紀之前一次也。作厤之法。每以歲前天正冬至爲起算之端。丁丑年日月五緯。俱在星紀丑宮。故步法皆起星紀算外。下詔定厤。乃在丙子之冬。故厤書曰。太歲在子。其時歲星在析木寅宮之末。故紀之曰寅。而以天干冠之曰甲寅。歲星十二年一小周。將下推十二年當曰丙寅。上推十二年當曰壬寅。矣。厤書云。以前厤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建第一星距斗第一星九度有奇。千古不易。正當析本星紀之交。曰已得。亦前次預推之辭也。卽以太初上元致之。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年。歲星年行一次。而侵一分。百四十四年而贏一次。乃分一次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年。星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有奇。甲子六十一周。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甲子當二千四百〇二周。故復更始。紀曰甲寅。若後漢書厤志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此以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滿法六十去餘二十七算。自丁丑逆推算外得庚戌。此紀太歲所在之支干。非紀歲星所次本星度之支干也。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所謂龍度天門也。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今以三統超辰之術。上推春秋。（推數附後。）左氏傳未嘗言太歲所在。而襄昭之世數見歲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三十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十年歲在顓頊之虛。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杜注歲在星紀。服氏曰。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孔穎達疏。謂昭十五年歲星從中。越未而至午。以三統術推之。昭十四年之初。歲星在實沈。中宮之末。行一年至歲終。厤井鬼柳

而抵鶉火午宮。越鶉首未宮。所謂龍度天門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然三統猶爲近古之術。故推春秋則符。若近測用歲輪推步。木星七十一年又十二日有奇。行次輪六十五周。每日距太陽行五十四分有奇。在黃道上行。有遲留順退。大約每年行一辰八十七分辰之一。八十七年而超一辰。而星紀等次。又因恒星東行爲天盤動。非復古時之界限。江慎修曰。春秋時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宣城梅氏曰。古說疏闊。不獨歲星爲然也。

推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滿星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得歲餘九百九十。以百四十五乘之。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積次。得八十三。蓋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以次餘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爲是年之初。歲星已入星紀次二十六度餘。當女四度。歲星大約一月行二度半。星紀次內。尚有四度。星行未及二月。已抵元枵之次矣。此條已見孔疏。即三統術。

推襄三十年歲在降婁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八。歲餘九百九十二。積次九百九十八。次餘一百一十八。積次以十二去之。餘定次二。起星紀。算外得諏訾。以次餘乘除。得二十四度。爲歲星入諏訾次二十四度。當娵訾八度。未行六度。二月餘抵降婁。注周七月。降婁且中。歲星已入其次。五度餘矣。

推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歲餘一千〇〇一。積次一千〇〇七。次餘一百三十七。定次十一。起星紀。算外得析木。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析木次二十八度。當斗九度。未行二度。一月已抵星紀。

推昭十年歲在顓頊之虛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九。歲餘一千〇〇三。積次一千〇〇九。次餘一百三十九。定次一。起星紀。算外得元枵。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元枵次二十八度。當危十三度。未行二度。一月抵諏訾。

推昭十四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三。歲餘一千〇〇七。積次一千〇十三。次餘一百四十三。定次五。起星紀。算外得實沈。乘除次餘。得二十九度。歲星入實沈次二十九度。當井十五度。未行一度。半月抵鶉首。行二年。麻鶉首而抵鶉火。

推昭十五年歲星在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四。歲餘一千〇〇八。積次一千〇十五。定次七。起星紀。算外得鶉火。無次餘。是年之初。歲星抵鶉火之初。當柳九度。歲終侵入鶉尾一分矣。

推昭三十二年越得歲歲在星紀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一。歲餘一千〇二十五。積次一千〇三十二。次餘一十七。以十二除積次。盡爲是年更發初在星紀。乘除次餘。得三度。歲星入星紀三度餘。當斗十五度。未行二十七度。十一月餘抵元枵。

洪震煊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麻書乃云年名焉逢攝提格者。蓋太初始用寅正。創立麻法。而攝提格等名。不過借以紀數。非必謂太歲。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蓋謂如太歲在寅。則歲星在亥。日以正月次于亥。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正月斗建寅。以是定太歲在寅。如前年歲星在子。日以十二月次于子。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十二月斗建丑。以是定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歲皆然。周官注又云。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然則今麻太歲非此也。所謂今麻太歲。即指東漢超辰一躔言耳。蓋太歲不超辰。而歲星超辰。則百四十四年後。歲星與日不能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故云非此也。麻書之年名。即天官書之歲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果居丑。則應以十一月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則太歲應在子。而今謂在寅。以此知年名歲陰。非太歲也。太初元年太歲自在丁丑。以歲星在子故也。其前一年爲元封六年。太歲在丙子。以歲星在丑故也。漢書律麻志云。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所云中冬十一月。乃元封六年之十一月也。漢高帝元年。歲在乙未。歲星當在午。而紀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則歲星尚在未。亦以前年之冬言之也。淮南王之元年。當漢文帝之十六年。歲亦在丁丑。而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冬。太乙在丙子。太乙即太歲。實丁丑而謂之丙子。亦在前年之冬也。史記借歲陰以定歲星所在。而太歲不言而自見。漢書則直以歲星命太歲所在。而不用歲陰紀數。雖異實同也。

張鑑曰。麻術甲子篇。年名焉逢攝提格。司馬貞索隱云。漢志以爲其年在甲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麻不同。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然則太初麻爲甲寅。則歲陰在子。太初以前月爲歲首。故丁丑之春。即丙子之冬是也。

漢書古今人表分上中下。本于文子。豈得謂之臆撰與。

陶定山曰。古今人表。定以三科。分爲九等。前人如劉知幾品藻篇。鄭樵通志序。呂祖謙羅泌楊升菴等。咸詆爲妄作。然文子微明篇。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

人愚人肉人小人。星衍按太平御覽引肉人作禺肉人。此文子中黃子曰。同舍諸君未及引。又孫同元同曰。史記李將軍傳云。李蔡爲人在下中。是品格之分。已先班氏言之。劉子元譏爲臆說。非也。

洪頤煊曰。古今人表。分爲九等。其曰上上中上上下云者。卽王制班爵之次也。其曰聖人仁人智人愚人者。卽文子所定之名也。

周中孚曰。古今人表。本乎文子上五次五下五之說。實則借用禹貢田賦九等之目。造端自史記李將軍傳云。李蔡爲人在下中。索隱云。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是也。此表用章儒學。有功名教。觀其尊仲尼於上聖。顏閔思孟於大賢。弟子居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咸置中等。固譏史遷云。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誠知免矣。

王仁曰。古今人表。夔與后夔一人。而夔在上中。后夔出于下上。豕韋與韋一人。而豕韋在上下。韋在下上。范武子與士會兩見。計然卽范蠡兩見。其謬甚矣。若其分上中下。本于文子。不可謂之臆撰也。

汪家祿曰。古今人表序中。引孔子上次又次及下之言。援聖論以爲定準。恐未必襲文子之說。

五行傳。劉向之學。受自伏生。董仲舒亦爲此學。能求其本與。

徐鍇曰。劉向五行。本於伏生。而董仲舒劉歆。各有所說。第仲舒公羊。向穀梁。歆左氏。而班氏竹帛餘擇。遂不免爲劉知幾所譏。

徐養原曰。所謂洪範五行傳者。出于伏生大傳。洪範篇祝六沴之法。本無論說。至夏侯始昌著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獨異。蓋夏侯始昌得之夏侯都尉。都尉得之濟南張生。而張生乃親得之伏生也。向之學。原于伏生五行傳。說多本尙書大傳。以立言。而董仲舒有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五事等篇。亦爲向所自出。故志所列諸說。董劉並舉者十之七八。不得謂董治公羊。劉治穀梁。以所治不同致疑焉。

蔡炯曰。五行之學。始于伏生。其洪範傳所載五福六沴。若金沴木。則有服妖、貂孽、鷄禍。木沴金。則有介蟲之孽。水沴火。則有草妖、羊禍、贏蟲之孽。火沴木。則有鼓妖、魚孽。火水金木沴土。則有花孽、脂夜之妖。其應皆捷若影響。霍光欲廢昌邑王賀。夏侯勝言當有臣下謀上者。光召問之。勝以爲出洪範傳。光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厥後劉向實承其學。故隋志稱其嘗學出伏氏也。

孫同元曰。五行志多采董仲舒劉向之說。劉向作五行傳。其學出于穀梁。董仲舒出于公羊。二家所學不同。皆有合于春秋之微旨。誠識其好言異。未免流爲讖緯。豈知漢儒天人之學。固非後世小儒舍陰陽五行而高談性命者可比乎。

地理志多本古文說。大坏大別昆侖積石之屬。今悉用新說移易處所。猶得謂之信而好古與。

徐鍇曰。地里志多引古文。大坏在成皐。大別在安豐。與桑欽水經合。欽固習古文者也。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孔氏以昆侖爲國名。與古文異。

徐養原曰。漢儒釋禹貢山川。俱以地理志爲據。志稱古文者十有一。此孔壁之真古文也。稱桑經者七。其四在禹貢。此卽欽受之塗惲者。亦孔壁之真古文也。其直稱禹貢者三十有五。或是今文。或古今所同者也。亦有實禹貢山川。而不繫之禹貢。則以諸書習見。不必取徵于禹貢也。要之各有師授。非同臆說。且時既近古。必得其眞。魏晉以降。好爲異議。如大別在安豐。而移諸江夏。積石在河關。而移諸龍支。昆侖在臨羌。而移諸吐蕃。近世有殫精輿地之學者。猶謂古文說終南流沙陪尾。俱不可從。甚矣好古難而信古尤難。

周中孚曰。地里志一依禹貢舊說。而後儒解經。率移易處所。如大坏鄭注云。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山臨河。豈不是大坏乎。孔穎達正義。謬而瓚言當然。地理志六安國安豐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注書從之。星衍按明中都志。大別山在今盛邵縣。近時修志。遂于縣城側之矣。杜預解左傳自小別至于大別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正義謬而志無大別。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蘇軾亦以二別皆在漢上。又謂昆侖析支渠搜三國。皆僅繼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西戎州之末。此皆不深究經義。而妄爲之說也。

孫同元曰。地理志多古文說。可據以證禹貢孔傳之失。如大伾在成皐。而傳以爲在黎陽。大別在揚州。而傳以爲在荆州。昆侖本西戎之別名。而傳以昆侖析支渠搜西戎爲四國。皆其任意移改也。至積石之在金城。雖與志合。但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于武帝時。而傳中已有此名。此又作僞之確證矣。

蔚炯曰、鄭注古文尚書、其說多與班志合、溝洫志大伾下、引鄭注云、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顏師古云在成皐、禮雅山一成爲伾山止一成、不必指最高之山以當之也、河渠書禹導孟津洛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使大伾崇隆峻絕、禹方疏鑿之不暇、何能厮二渠以殺其勢、水經注、洛水東逕成皐北、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汜水爲成皐所屬、而修武故城、在今獲嘉縣北、地在成皐之東南、武德故城、在今武涉縣、地在成皐之東、亦與鄭合、惟臣瓚創爲黎陽之說、僞孔傳因之、至薛士龍并托之許叔重、不知黎陽地近冀而居北、使如瓚言、則經文東過洛汭、必云北至大伾、何以云至于大伾耶、則大伾之在洛汭東、明矣、下文又云、北過洛水、固瞭若指掌也、大別在六安國安豐南、班氏自注、鄭氏與司馬彪皆本之、惟杜預則以大別屬不知處、至唐孔穎達始以爲在漢上、元和郡縣志、遂以魯山當之、不知魯山一名翼際山、未嘗有稱爲大別者也、吾以爲非疑皆自杜氏啓之、案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今考安豐之東、卽爲蔡地、爲自豫章伐楚之道、過此則若英山羅田麻城諸縣、淡水東北逕行、插入其境、大別卽當在是、不必泥漢口瞰江之山、始足當之也、況楚居漢西、吳居漢東、濟漢則楚亦陳于漢東矣、而元和志稱大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其地當居漢之西北、非吳師所經、其可疑一也、使大別果近漢上、子常既濟而陳矣、何以三戰之後、猶可陳于柏舉、及淸發之敗、始渡漢而入郢、揆之地形、亦復不合、其可疑二也、又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大別山、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與決水同出一山、靈山卽大別也、雩婁在安豐之南、此尤足證杜氏之謬、云、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昆侖山祠、馬融亦本之、至鄭氏言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尤可證後人吐蕃昆侖之誤、吐蕃之山、至唐始見、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有大山、名昆侖、皆非禹迹所導、唯臨羌差爲近是、而世疑其太近、不知昆侖在後世爲河源所出之地、不可移之注禹貢、且析支在河關西、渠搜在方朔郡、皆與臨羌接壤、逸周書王會篇、正西有昆侖、雕題漆齒等九國、地理志燉煌郡、廣至有昆侖障、後漢書破羌安夷上、亦有昆侖山、此皆昆侖在近地之明證也、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是名大積石、唐依鳳二年、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是名小積石、小積石卽水經注之唐述山、李賢注桓帝紀云、在今鄯州龍支縣、卽禹貢導河處、是以小積石爲大積石也、元和志云、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則在唐時已有明辨之者、獨杜佑通典及蔡傳仍之耳、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其文未嘗不與班志合、又何必强移其名于塞內耶、

洪頤煊曰、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水經注引鄭注云、大伾、地嶮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書正義引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以河南岸之山言之、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又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書

正義不檢全文、妄謂漢志無大別、因據僞孔傳、謂大別在荆州、元和郡縣志、乃以漢陽東北之魯山當之、不知左氏定四年傳云、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吳在漢東、楚在漢西、既云濟漢而陳、則大別之在漢東、明矣、何得云荆州也、地里志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張守節秦本紀正義謂之小昆侖、卽禹貢所謂昆侖、釋文引馬融注云、昆侖在臨羌西、書正義引鄭注、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皆是、若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虛、山海經云、昆侖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又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是衍按古言昆侖在西北、河水入蒲昌海、伏流、出于積石之山、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涇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河源在其間、卽此山之西北隅、元史載世祖命篤什求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今復考河源去星宿海、三百餘里、與雲南金沙江近、皆非禹貢之昆侖也、地里志金城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李賢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是也、太平寰宇記、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之地、屬金城郡、近人謂李賢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不知其實與漢志合也、

嚴杰洪震煊同上說、洪震煊又曰、溝洫志載禹道河、至于大伾、又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其所云平地、疑卽大伾、蓋一成之山、猶平地耳、班鄭之說暗合也、

胡敬汪家禁曰、蕭何收秦圖籍、具在故府、班氏因之作志、較之後人之臆測者、不可同年而語、不獨殷古文書說爲可信也、

世所傳古書爲藝文志不載何故、

徐鍇曰、今世所傳古書、如神農本草、周髀算經、春秋繁露、列女列仙傳等、皆不見于藝文、或其時未經奏御、故不錄也、

徐養原曰、藝文志、凡書六略、萬三千餘卷、今所傳者、僅十之一二、亦有傳于今而不載于志者、如孔叢子、關尹子、亢倉子、子華子、及風后握機、李筌陰符、黃石三略、張商英三墳、鬻坊詩傳之屬、書賢已斥其僞、不具論、其志所不載而灼然知爲古書者、周髀算經、蔡邕言之、是衍按太平御覽引髀云、冬至一丈五尺、夏至三尺五寸、趙爽注之、鄭康成注考靈耀四極之遊用其說、後之言句股者、不爲鼻祖、不可謂非古書也、九章算經、據劉徽序、則張蒼所作、而耿壽昌補之、是衍按鄭康成傳李賢注稱周公所作、康成注禮箋詩、兩言靈氣之法、亦不可謂非古書也、素問宏深奧衍、紀非黃帝之書、亦當出于和緩之流、乃漢志有黃帝內經、而無素問、後人合靈樞而總爲內經、是衍按靈樞經卽隋志之黃帝鍼經、其實靈樞自僞、而素問非僞也、難經艱深奇古、非扁鵲莫能爲、是衍按太平御覽引黃帝難經、今道藏本猶題黃帝、不知何時人去之、漢志有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而無難經、乃若子夏傳、周張弧偽作、而張弧之

前自有子夏易傳。或曰韓嬰。或曰馯臂子弓。或曰杜子夏。是亦西京之書也。石氏星經。固未必真。而天文志引甘石者。不一而足。（星術皆輯開元占經中黃帝巫咸甘氏石氏星經各爲一册。）是亦先秦之書也。志皆不載。是蓋有故。史家著錄一體。祇據秘府所藏。其不入秘府者不載。荀勖之簿。王儉之志。長孫無忌之于隋。劉胤之于唐。皆同此例。唯阮孝緒七錄。兼及王公士庶之家。蓋處士山林著述。非國史經籍志可比。至歐陽新唐志。取唐人自著之書。一切採入。於是著錄之體爲之一變。曾謂漢志而有是乎。又有名見於傳而不見於志者。若春秋繁露。即所謂說春秋玉杯繁露清明白林之類數十篇者也。今本取之儒家之百二十三篇。併爲一書。遂與志不符。有志其分而不志其合者。若楚詞十六卷。即屈原賦二十五篇。及宋玉莊忌賈誼淮南劉向王褒之賦也。禮記或以爲出大小二戴。殊不然。然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別錄已有其書而志不載。殆與楚詞同例也。有本非西京之書而承譌襲謬者。揚雄方言。至東京之末。始有徵引之者。所載與劉歆書。疑出依托。其不得與訓纂並列。宜矣。神農本草。始見于平帝紀。而有後漢地名。殆華佗仲景所作。焦氏易林。始見於明帝紀。而有東都事蹟。疑爲崔篆之書。水經有魏竹都縣。當是裴秀京相璠一輩人撰述。而謬附于桑欽。他若孔安國之書傳。讀者知其僞矣。近又有孝經孔傳。尤僞之僞者也。脩戮注左傳。饒餐引神異經。然其書誕甚。與十洲記及劉向列仙傳皆非古書。嚴遵道德指歸論。道藏有之。同王何之宗旨。非蓋公之眞傳。至若師曠之禽經。浮邱之相鶴。朱仲之相貝。甯戚之相牛黃帝之宅經。雖猶悉不足道。然班志雜占有昭明子釣種生魚籙八卷。形法有宮宅地形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或後人就其中取出別行。未敢決其爲僞也。更有名非而實是者。儀禮之名。起于後漢。在前漢則但曰禮而已。周禮之名。起于六朝。在藝文志則但曰周官而已。史記者記事之通稱。在藝文志直曰太史公而已。有名是而實非者。家語爲王肅私定以難康成。非所謂孔子家語二十七卷者也。六韜爲武王言軍旅之事。臣瓚注賈誼傳引太公語。今見其書。劉勰亦有六韜二論之語。知出六朝已前。其果爲諸葛之所寫。徐敻之所師。則未敢定。要非儒家之周史六弢也。（足衍案藝文志周史六弢注本有或曰顯王時之語。是爲戰國時書。隨志題姜尚撰。後人始疑之。顧樵通志藝文略。有六韜五卷。又有改定六韜四卷。蓋宋元豐時刪目文。今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佚文甚多。宗及才同元輯爲一帙。六韜多韻語。眞古書。卽藝文志本也。上疑有軍。故入儒家書。隨志題姜尚撰。後人始疑之。顧樵通志藝文略。有六韜五卷。又有改定六韜四卷。蓋宋元豐時刪目文。今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佚文甚多。宗及才同元輯爲一帙。六韜多韻語。眞古書。卽藝文志本也。上疑有軍。故入儒家。猶司馬法之在禮家。其體裁形勢陰陽技巧則入兵家。蓋偶者勿道。班志有深意耳。）復有志載其名。今有其書而不復別行者。樂記二十三篇。存者十有一。載在禮記。而褚少孫採入史記。篇次互異。孔子三朝記。盡入大戴。表氏三國志注。有明文焉。而顏籀以爲大戴有其一篇。又不言何篇。殊不可解。弟子職在管子書。小爾雅入孔叢子。此皆好古之士所宜急爲表章者也。至于易緯爲七緯之一。萌芽于哀平。篇信于光武。而班氏不著于錄。殆因向歆未校。不敢妄增耳。

張鑑齋炳曰。藝文志所不載。如千頃詩傳爲豐道生僞撰。子夏易傳爲弘弧僞撰。連山爲劉炫僞撰。歸藏爲薛季宣僞撰。管朱楚檮杌爲吾邱衍僞撰。非若隨志良樸並收也。

洪頤煊曰。今世傳周秦古書。爲藝文志所不載者。據隋書經籍志。問易類有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釋文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漢志易傳本有韓氏二篇。漢志本于七略。故不重出此篇。點史類有越絕記十六卷。子賈撰。崇文總目云。或曰子貢。案此書下載春申君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年。乃後漢袁康所作。（足衍案本書外傳本事篇云。或以爲子貢所作。一說子胥所作。後人述而記之。則此爲古書。袁康續增子貢耳。）論語類有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案此書與孔子家語。乃王肅所撰。以證僞古文尚書者。並非孔鮒也。如禮類有大戴禮記十三卷。小戴禮記二十卷。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六。合之。卽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雜史類有汲冢周書十卷。此書本不得之汲冢。鄭君注禮。杜預注左傳。皆引之。卽所謂周書七十一篇是也。舉此條。足知當日古書。經向歆父子校定。詳審精核。勝于隋志。餘如張弧之僞子夏易傳。毛萇之古三墳書。豐坊之魯詩世學。吾邱衍之皆乘楚檮杌。雜出于唐宋元明人假托矣。

王仁洪震煊曰。宋王應麟作藝文志考。增入二十六種。眞僞雜出。未爲盡善。

循吏傳與酷吏並列。豈取于寬猛相濟之政與。

徐鯤曰。寬猛相濟。惟于循吏言之。而虎冠屠伯之流。安能糾慢。循與酷乃所以相反而非所以相濟。史公敍酷吏云。在彼不在此。意可想矣。

周中孚曰。循吏則寬猛相濟。酷吏則專于猛而無寬。而豪俠大抵有爲循吏所難整頓者。則有酷吏專用刑以治之。亦國家所不能廢也。故史家俱爲之傳。

嚴杰曰。國之爲體有四。不外仁義禮制。法令刑罰而已。仁義禮制政之本。法令刑罰政之末。無本不立。無末不成。循吏與酷吏並立。良有以也。

洪頤煊曰。史公序循吏於儒林之前。序酷吏于儒林之後。最有深意。序循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序酷吏云。民變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制。爲治齊之。故於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爲戒。其汚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自後世有貪酷殘酷之稱。始以酷吏爲惡名。非史公之本意也。

作史莫難乎表志。史漢之後。范史則有司馬彪補志。三國六朝晉史表志。或具。或不具。列代典禮略見于三通。宋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止就本書編次。此外漢事尚多其書。猶可補與。唐五代已來。皆有會要。三國六朝無之。有能纂輯成書。略言體例與。

洪頤煊曰。後魏書天象志。乃張太素所作。南齊志大半本于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載戶口。祥瑞多載曰讖。于七史最爲下劣。宋志兼載魏言。隋志并及五代。亦非體例。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三書皆史志之總匯也。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紕繆。宋徐天麟撰兩漢會要。上採班范二史。其外可補者。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劉珍東觀漢記。今傳于世。再採李賢後漢書注。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

世說新語注司馬彪九州春秋、衛宏漢官舊儀、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義、以及鄭君三禮注、何休公羊注、說文、隸釋、隸續、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漢制、詳加攷校、當更完備、東晉以降、南北分支、帝系一門、當更詳別、又九品既興、門第日貴、封建門可補氏族、反切初起、四聲盛行、文學門可補音韻、餘如徐氏之例可也、

張鑑曰、近世補表志者、志則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表則有宋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宋蕭常續後漢書年表二卷、其他典禮載于三通者、尚可搜輯、則南北兩史、或可補與、

何蘭汀曰、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補之、三國志以志名而不作志、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入隋書、歐陽修撰唐書、有宰相方鎮宗室世系等表、五代史刪薛居正職官食貨諸志、別爲司天職方二考、

汪家禁曰、三國六朝興廢可據者、亦止正史、然三國不立志、故疆域分野及四分景初乾象之術、杜夔柴玉之議、或闕佚、或散見、惟沈約宋書、雖以代限、義欲兼通魏吳、獨管四代之事、均在網羅、即觀樂志、凡魏祖仲宣之製、傅元荀勖之文、以及里謳塗舞、有係風德者、悉爲甄錄、至隋志修于子志寧李淳風等、當時稱爲五代史志、其蒐括數朝、鉅細兼備、有資考究、在晉魏諸史之上、今欲集爲會要、二史志其淵藪也、然條分件繫、亦匪易易、六朝疆域、離合僑置、辨析爲難、且形勢既分、好尚異宜、如十六國元魏各有更張、試證北史盧辯傳、其末載魏官制、如大呼樂、小呼藥、義且難通、異同知難析矣、

王仁曰、范蔚宗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章懷太子爲之注、志三十卷、則以司馬彪續漢書補之、宋熊方又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凡同姓諸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條貫參稽、至爲精密、其三國六朝諸史、惟沈約宋書稱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則表之缺久矣、蕭子顯南齊書、原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據晁公武讀書志、載有進書表、今書無之、當即在所佚一卷中、蓋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世多不甚檢閱、故愈久愈佚也、杜佑撰通典、因劉秩政典而廣之、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包括宏富、義例森嚴、厥後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皆以是書爲藍本也、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所採止于漢書、未免稍陋、觀王伯厚漢制考四卷、亟通證明、較爲賅洽矣、

陶定山曰、徐天麟作兩漢會要、西漢止就班史採取、東漢則旁及門觀記、及華嶠司馬彪袁宏等書、而漢官儀漢雜事諸篇、亦頗引之、然證以王應麟所採諸經傳注漢制考、尚可補所未備、

洪震煊曰、魏收志及于碑刻、鄭樵首稱夫氏族、意謂會要增此二門、必有可觀、

編年始于漢紀、濫觴于通鑑、而春秋有長厤可考、三傳事迹、尚可博搜、與諸生研經有暇、將以博聞强識、爲史館儲撰述之才、其愚迷所知以對、

洪頤煊曰、以春秋長厤爲經、以三傳事迹爲緯、再博採三史、國語、國策、管子、晏子、淮南、呂覽、說苑、新序、諸書、凡有涉于三傳者、以人繫事、以事繫年、其無年月事迹可繫者、再仿左氏春秋外傳體例、當更精也、

周中孚曰、編年始於左氏春秋傳、然猶爲解經而設、至荀悅仿左氏作漢紀、實編年之史所自始、杜預春秋釋例、有長厤一種、推測時日、最爲明確、而春秋時事、亦有出于三傳之外者、明薛虞畿撰春秋別典、分十二公、編次頗稱賅博、惟不注出處、是其一失、宜更益以各書、依長厤分年排比、別作春秋長編、如李燾之輯宋事可也、

嚴杰曰、荀悅漢紀、復改紀傳爲編年、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沴戾之作、各繫時以紀事、春秋書日書月、時有差誤、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長厤云、八月無庚辰、七月乃壬申朔也、桓公二年戊申納于太廟、長厤云、五月十日也、有日而無月、以五月乃己亥朔也、如斯之類、咸資考核、三傳佚事、見于周秦諸子居多、明薛虞畿春秋別典一書、所採雖未及十之一二、亦可見大凡矣、

汪家禁曰、春秋三傳外可搜輯者、諸子爲多、然傳聞異辭、短長互見、如偉非子謂子產助管、而孔子與趙襄同時、尸子以抱鍾而朝之言、出于孔子、周秦以上之書且如此、說苑新序之多不實可知矣、且諸書隨文涉及、均無年月、綴繫爲難、明薛虞畿編春秋別典、分十二公、陳氏原爵因之、作春秋戰國異詞、然分國編次、蓋亦以諸書之具年月者少也、

丁子復曰、杜預爲春秋長厤、列國事尤班班可考、若周定王五年河徙、其時遞當春秋之半、爲千古河患之始、而三傳無文、凡如此類、猶可博搜也、

詁經精舍文集卷五

蔣炯

南宋中興四將論

將莫患于不和，軍莫患于不一。軍不一則勢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搏怨而召釁。而又挾震主之威，處忌功之朝，于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于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搆難，俊提孤軍，首倡大義，邀擁忠于海上，說光世于淮南，遂定明受之變。其後僞齊內侵，俊破馬進于鈞州，而岳飛請爲先鋒，飛破李成于襄鄧，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若左右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並膺四鎮之重，而無一日之閒，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以復唐社而功絕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固，俊疑世忠見吞而不援，而與世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追擊于白鱉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側艱難爲詞，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以滬瀆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于此顧不謂然。蓋檜所以得收四將權者，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四將之權，莫大于班飛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力矢恢復爲己任，范同王次翁之計未行也。使果于使命初頒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訖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

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遂復，何也。四將合則檜勢孤也。兀朮既擒，棄洛關陝之地悉復，則功孰有大于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以去，又豈能出死力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寄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墨，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既知投檜以間，何不即用檜間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況其先又隱有以中高宗之忌者哉。高宗之爲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既任檜，勢不得不能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檜誤國，徒以買田新淦，有以免帝之忌，檜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獨檜有幸有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爲江邊論罷。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侵，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其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辱，不再見于紹興之世也，幸矣。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祺

由建炎中興而來，七百有數十年矣。論往者嗟嘆，口四將名不衰，心竊怪之，及考之閭，乃知儗人不倫，其來有自。未嘗不喟然歎興也。夫閭之是非，誠不足論。如雲臺遺來歙，凌煙列張侯，進退予奪，一唯人主意爲之，漢唐已然，矧臨安一隅哉。然使後世稱四將者，率以是閭爲左驗，則君子有雖鬱鬱作食之恥，而小人有僥倖得附驥尾之榮，雖累百世，忠無以勸，奸不知所懲，天下國家之事，可從而知矣。然則稱名之失，非細故也。烏虖，亦知四將之所以爲四將者乎。金山扼險，金人褫魄，大儀一捷，稱中興武功第一，卒之策定十年，以勳名終，絜諸精忠貫日者，庶不相上下。張劉何人，安得與韓岳比。說者曰，蕞蕞冤獄，張俊成之，遂詔旨，懸恢復，首納兵柄以迄奸檜意，劉光世尤不足誅也。固也，非篤論也。衢使莫須有三字，俊不與謀，曩衰奔命，力疾視師，光世亦小心恭謹，不專進退，其遂可謂之忠義勇敢窮八表而徹九垠哉。然且存有令譽，歿有美謚，置身韓岳間，而四將之面國之迄使玉石雜糅，相沿不革，未必非小朝廷之過也。吾因思襲崇之典，唯南渡爲最舛，進史浩於功臣，次張劉於名將，是非倒置，其失實鈞，唯是四將之名傳，四將之名以圖傳，而後之人得藉以表章韓岳，而益醜張劉，則國不可謂無助，吾惡知夫韓岳之不幸之非即張劉之不幸耶。吾又惡知夫張劉之不幸之不正爲韓岳之幸耶。然則以浚易俊，且以錡易光世，得乎，曰，長城之倚，結滌鐵山，特心術勝耳。彼順昌旗幟，負視楊區爲優，以方韓岳，豈乎後矣。要之名節始終，忠勇天性，

蘄王鄂王而已矣。四將云乎哉。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鑑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誠以處龍鳳之署。儒雅之道與。受熊虎之任。勇略之功獨。其致一揆。德以竝立。道有由隆。無所相強。何況拮据陰雨之辰。經綸雲雷之日。效精衛之塡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不其難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半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盡雒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傅燮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藥弱自天。公私由竄。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幸免。或知幾而遯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以權奐。延安忠勇。比烈耿鄧。負蓋平賊。以前背嵬置軍而後。雖沐陽之潰。不無少辱。而建炎之勳。于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存折檻。右之名將。何以加諸。洎乎裴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邀兀朮則上巔礙。縶苗錙而下牛渚。折中軍之指。網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奔竄。軍中號娘子之稱。猛士切同袍之志。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遯林泉。移情風月。鐘鳴漏盡。無復雲韓。折葦榦枯。于焉自足。爲末盡而良弓藏。風翦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之隱君。若廬宗。莫不爆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鵰之志。英雄末路。烈士莫年。國事如此。能無怨乎。爾乃鳳翔發跡。起于群盜。非疏勒之流。官原燉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播遷。逗留勸進。既而關中原板蕩。即欲南旋。御青爲人奴之餘。褒而須衛嶽之下。稱其敵

和議檜。本無可觀。雖茲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溫太眞慷慨誓師。傅燮期悲涼論事。每挽綴唐旅篆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于帳後。惜而知薦有不衰焉。已而鬻起三桃。誘生一籃。謬託連雞。餧咸金虎。甘心荏蠅之讒。樂蹈貝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爲歎息也。至于勳著赫連之靈。北功垂禿髮之城。南狻鈐玉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亦不過夷甫陰謀。深原故智。奚足擬劉琨于幷士。比寶憲于陰山哉。況待卿甚厚。自有成言。嵗款仍輸。不無公論。蓋得罪于天下尙小。得罪于社稷爲多。方之韓岳。不亦遠矣。至于保安世胄。統綺僚習。比僚佐之貴倨。作老謬之驕奢。脈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鴦。實異軍中之擒虎。爾其賞既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移而置酒高宴。其較著也。然而侯景廣梁代之臣。王彌忌晉朝之士。磏磯塞上。徧多納級之功。殺溺壕邊。亦效執殳之績。潘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鼓歟屜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姿制抗壯。羊叔子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竊比。壯繆表出師而嫓美諸葛已也。彙以孝本天成。才爲世出。恥東瑟之偏敼。提西伍而挺刃。賈生維陽之英。終軍山東之俊。屢遘奇勳。頻彈手勑。君臣之遇。不爲少矣。蓋由宗澤拔之于先。而李綱薦之于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雷掃祅氛。將見蹴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遵烏號于冰天。收金甌于河朔。關雒動南望之懷。獯夷遑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蟊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椎胸。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逆請灰釘。加之天棘。李廣對中軍之辭。斯其時也。鄱陽上獄襄之書。徒虛語爾。卒之服拉脅心酸鼻刺骨。闔門抱痛。牢戶含冤。甯當既并日西曹。盱眙亦同歸北寺。知孟炎公之枉。死將訟女於天闕。廿延壽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迨至關河蕩析。淮汲斯靡。五國煙迷。三江潮撼。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既本崩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壬之盜柄。于姦佞則進之。于忠良則黜之。于驕蹇則容之。于正直則抑之。故忠烈較蘄王爲烈。而禍等處鐵。伯英比平叔尤兇。而獲同煬竈。于子儀則戒。于忘恂則戒。非惡惡而不知。于精忠則褒。于忠勇則褒。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涇渭。無分蕭艾。任其顛倒。莫測菀枯。徒使金鳧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迷天。蠶叢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求四將者。能無撫白鉤而遐思。望丹心而增歎哉。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頤煊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寡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淮羣盜。半爲所平。號爲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之亂。伯英首先勤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即釋嫌慢。韓蘄王來自海上。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借之。始克奏臨平之勳。審忠報國。方之

韓岳爲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雖爲當時所詆。但世爲名將。一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汴京。討李成。苗劉爲亂。獨懾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黃州之役。遇檄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蘄王精勇絕倫。大小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扼兀朮。詰寰大儀之鬪。捷字授首。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畀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郾城之戰。何減于昆陽突圍。楊幺之擒。有過于雪夜入蔡。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所惜者。蘄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朮鑿渠通江。蘄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朮欲棄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墮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詰純臣也。故論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勅張俊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淸遠軍節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四將之末。然則此四將之次。以位望論。就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震煊

當宋高宗南渡。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業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岳飛遊擊至廣德境中。

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獲軍首領四十餘人。大敗之。不能遏其勢也。兀朮攻臨安。高宗御樓船如溫州。留張俊於明州以拒敵。金兵至城下。俊率衆與戰。大破之。殺敵數千人。請降勿許。料其必再至。明日金人果復來攻。俊與劉道洪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此則俊首摧金人之鋒也。方是時。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鎮江。世忠軍已先屯焦山。金兵不得渡。則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後得破海舟法。始得絕江遁去。此則世忠之功也。俊破之於前。世忠扼之於後。金人始懼中國之有人。不敢輕窺江南。而中興之基業。漸自此定矣。其後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俊與瀕江相拒。敵不得入。一敗劉麟於泗州。再敗劉猊於李家灣。猊僅以身免。世忠則自鎮江濟師。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於江口。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之鵶口。兀朮引軍夜遁。劉麟劉猊棄輜重走。世忠扼守長淮。北兵終不得渡。於是金人請罷兵也。迨後金人敗盟。俊一渡江。策應劉錡。再復衛真鹿邑等地。三復亳州。所遣王德。敗金將韓常於含山。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張守忠敗金人於全椒。王德又與楊存中劉錡敗金人於柘皋。世忠則始圍淮陽。金人救之。迎擊之於抴口。所遣解元擊之於潭城。劉寶擊之於千秋湖。世忠救濠州。與金人戰於淮岸。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也。中興北伐之功。以張韓爲最。岳飛則專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當其復建康。平襄陽六郡。除腹心之疾。急基本之圖。措畫甚大。其神算豫定矣。焚蔡州糧。離間僞齊於金。及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窺中原。大軍在潁昌。輕騎駐郾城。而兀朮大懼。用麻札刀破拐子馬。而兀朮大慟。殺其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而兀朮遁去。飛于是進軍朱仙鎮。距汴京纔四十五里耳。與兀朮對壘。又大破之。中原響應。百姓競載牛酒以餽義軍。飛與諸將約至黃龍而飲酒矣。乃以相臣誤國不減。舉十年之力忽墮之于一旦。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功雖不成。而金人實已喪膽。故和議亦能少持旦夕。猶飛之餘威也。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及讀宋史。張俊韓世忠岳飛傳。備載其功。獨劉光世傳。則著其逃懦畏避。一無可取。不知當時何以與張韓岳並稱也。是故論其才。勝岳爲大。張韓爲次。論其建功。張韓爲難。岳爲易。而劉皆爲下。論其始志。張韓岳之心皆可懸諸日月。劉稍異趣。論其末節。則獨張之居心不可問也。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原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從父宦遊。流落古沔。蕭德藻在沔。與之相得。攜至吳興。以兄子妻之。遂家武康。所居近白石洞天。故自號白石道人。夔洞曉音律。嘗患中興以來。樂典久墜。乃詣京師上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籥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

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鞞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奉職。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樂凡五事。一議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一議古樂止用十二宮。一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一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一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其議琴瑟。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弦附木而取。然須轉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弦。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轉弦合調圖。又以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冲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弦。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弦。其尺則用漢尺。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慶元三年。奏上。得免解。詔以其書付有司收掌。幷令太常與議大樂。不合。歸。夔善爲詞。每喜自度曲。初率意爲長短句。後乃協之聲律。俗樂缺徵調。而角調亦不用。政和中大晟樂府嘗爲徵招角招數十曲。夔以爲未善。別製二詞。其說云。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然黃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黃鍾聲。便自成林鍾宮矣。惟不用母聲。亦不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聲。則自不與林鍾宮相混。餘十一均徵調倣此。然無淸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補可也。夔又以琴有側商之調。其亡已久。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調甚流美。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因製

品弦法，并古器曲，其神解多類此。又工於詩，從德藻授詩法，琢句精工，楊萬里頗賞之，謂其子曰：吾與汝弗如也。然卒不第，以布衣終。所著詩詞，並傳於世。

論曰：世之論雅樂者，輒恥言俗樂。夫樂以音爲主，雅樂俗樂，雖邪正不同，而音之條理，各有所當，未有於四聲二十八調茫然莫解，而能知旋宮之義者也。宋自建隆已來，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楊傑劉几之徒，考論鐘律，紛如聚訟，大抵漫無心得，而徒滕口說而已。其最善言樂者，中朝僅有沈括，南渡惟有姜夔之二人者，深明俗樂，而又能推俗樂之條理，上求合乎雅樂，故其立論悉中窾要，非憑私逞臆者可同日道也。括議已不傳，僅存其略于筆談。夔之議，原本經術，可謂卓矣。當時既不用，而後人亦徒以詞客目之，史氏并軼其行事，用可喟也。故特爲之傳，以補其缺，毋使孤詣絕學終于湮沒云。

擬南宋姜夔傳

張鑑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鄱陽人。蚤孤，落魄，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爲之延譽。既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既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笛，多自製曲。慶元三年，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訪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于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磬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鎛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夔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致古圖一卷，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獨山遂，曰時雨霈，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諷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墉，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尚書省作表曰：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擾，聲文罔傳。中興文德，薦有擬述，不能于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鐃歌，咸敍威武，蒯人之軍，居人之國，以得士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劓，仁融音安，歷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謬，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告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耤帝后册寶發引

升祔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臧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于禮樂，夔既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其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迨夔歸吳興，范以小紅附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凄絕。夔生平學尤粹于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于自製諸曲，皆注節拍于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結書譜，續帖偏旁攷，行于世。其後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鄱陽人。受詩詞法于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稾四卷。

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由中白雲，其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嘯翁，又號蘋齋，四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有草窗詞二卷，一名蘋洲漁笛譜。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性，文辭繁蕪，則旅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隱，溫飛卿助教之平，杜紫微制誥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絃那于鐃吹，變聲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爲監，迨至五代，風流蕩盪，孟蜀花間，南唐蘭畹，或沿波于初造，或尋條于後昆，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聞作，互相嘲興，以至深宮剡襪之辭，祕監歌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結綺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贍，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洎乎天水徵祥，斯學不墜，元祐慶厤，代不之人，安元獻之辭致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于藝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脩師調其器，厥功所在，良可嘉歎，然而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喆，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尚書紅杏之篇，處

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莫雲，慮周而藻密，綜遠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內匠，問綺袖之當門，幾於家習儉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賜斷于東山，康伯可風柔於庶制，花菴既光儲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于斯極焉。既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眞溫麗于其前，夢窗推波于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后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旋密居多，澀碧圓紅，佻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撟舌，審齋擊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哉。良由學愼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絃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態者用登金張之堂，歸妖冶者必攬施嬙之袪，爰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翰斬清谿，楚女閨中，誓徇淮海，則刪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蠶生于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侯，亦無取爾。

擬南宋姜夔傳

嚴杰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眞，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泮，任饒州教授，因家於鄱陽。父盥，紹興庚午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遊，流落古沔，恬淡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箸於書譜，以繼孫過庭，顏造輪囷域。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嫻於音律，初學詩於蕭千巖，攜至蒼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鎡、楊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箸坑之丁山，參政張燾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儲，夔嘗患樂典久墜，欲正頌臺樂律，寧宗慶元丁巳，上書論雅樂，并進大樂議，詔付有司收掌，時有嫉其能者，以議不合而罷。己未，作鐃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絜，意度高遠，有超越驅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敕蘇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箸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嘯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稿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撰，嘉禾郡僉判。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源

姜夔字堯章，饒州番陽人也，少隨父宦古沔，蕭德藻遇之，相得如故舊，攜至苕上，以兄子妻之，遂家焉，從德藻學詩，工於琢句，楊誠齋謂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也，所交名公鉅儒，遍海內，交口稱譽，然莫有能推薦之者，故卒太厚以終其世，居吳興，寓張仲遠家，十年，友並甚篤，仲遠憫其困躓，欲爲輸資拜官，辭不願，又欲割宮腴之田贈之，而仲遠亦產沒矣，夔於文藝無不工，而尤長於樂律，居常留意古學，慨中興以

來，雅樂淪墜，士大夫莫爲倡議修復，乃詣京師上書論樂事，大旨謂紹興大樂用大晟所造，八音未盡諧，而均調多不合，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宜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蠲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而用之，雖古樂未易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因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留其書奉常，而議與有司不合，僅得免解而已，由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詞章，其爲詩峻潔高遠，深造自得，初學黃山谷，後乃空所依傍，自敍稱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非虛語也，長短句以清空爲主，嘗諸野雲孤飛，去留無跡，略與其詩格相近，書法尤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在法帖，帖雖小技，與史傳圖譜爲多，故所撰絳帖平，條疏考證，辨及苗髮，他如續書譜，淳帖偏旁攷，諸著述，類能伐皮毛，覈精鑿，其用力可謂勤矣，居近白石洞，故號白石道人，卒葬於杭之西馬塍，所著唯詩歌曲若干卷，詩說一卷，絳帖平二十卷行于世。

論曰：夔嘗遊而嶽，至雲密峯，遇異人授以詩說，由是詩學日進，其言近誕，殆出假託之辭，然觀其襟懷瀟落，詞旨清逸，有非世俗所能測者，若其考論雅樂，獨抒心得，非嗜古博學，曷克臻此，向使居夔襄之位，于以潤色鴻業，俾助雅化，庶幾古作者之林，與奈何遭時不偶，徒自放於山巔水涯，其文辭雖爲世所宗，而其用卒無所效，古之懷抱瑰異，若此類，輒軻以沒世者，良足慨已。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姜夔字堯章，饒州德興人，少隨父客沔，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之遊臨安，妻以兄女，參政張鎡累疏薦夔，以秦檜方枋國，謝病不起，慶元初，上書乞正奉常雅樂，并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各一卷，其略云，宋因唐度，古曲逸墜，因事製辭，爲導引十二曲，皆用羽調，音節悲促，非是，乞詔有司，取臣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事雖不果行，然所上十四曲，實爲一代之盛，時兵革未息，夔流落江表，所爲歌詞，蕭條淒咽，多搖落之感，時或比之庾信哀江南賦，後流寓武康計籌山，山有白石洞，遂號白石道人，嘗載雪訪范致能，爲度暗香疎影之曲，致能厚以歌妓及卒，葬馬塍，夔博雅有高致，翰墨人品，皆似曾宋間人，雖生長鄱陽，詩不沿西江氣習，嘗作白石詩說，大旨謂語貴高妙，意貴含蓄，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斯爲善之善者，楊萬里見其詩，歎曰：吾弗如也，樂府自柳永周邦彥後，作者競趨儇麗，夔特清新無迹，以此稱名於時。

擬南宋姜夔傳

何紹瀛

姜夔字堯章，爲鄱陽布衣，後徙家苕上，所居近白石洞天，因號石帚，友人潘檉復贈以號，所謂白石道人也，家本釣璜，世稱躍鯉，炎帝神農之苗裔，伯淮仲海之後賢，父某宦沔陽，夔少孤力學，長即耽吟，范石湖有人如白雪宋之稱，楊誠齋有詩似天隨之譽，初學步於黃公山谷，衍宗派於西江，繼受業於蕭臥千巖，作門楣於貳室，然而自出機杼，成一家言，以故白石先鋒，不減南湖上將，遂乃年年花月，醉把金樽，處處山川，行穿蠟屐，感昔遊而追述，盡裁雲縫月之篇，因除夜以興懷，哲夏玉敲金之句，弔蘇臺之楊柳，悵望行

人。咏項里之苦梅。低徊舊國。寺錄島石。哀諸老之凋谷。樵過垂虹。向煙波而回首。宣乎風高一世。名竝四家也。若乃精研樂府。雅善詩餘。則有望朱鏡歌鼓吹曲越九歌等篇。莫不近符皇雅。遠合楚騷。無規蔡謁虎之形。有超越驊騮之意。其他令慢。各極清眞。自琢新詞。獨彈古調。歌殘蟋蟀。魂銷石井銅鋪。曲奏琵琶。目斷畫船煙浦。其遊古河也。雖橫沙平。漁汀人散。情何悲乎。其客長沙也。野老林泉。故王臺烈。心何慨焉。猿號天裂之音。鶴唳霜結之態。弗關褒刺。笑他紅杏尚書。徒見浮華。陋彼碧綃待制。又況暮時月色。爭誇老白吹霜。疎影暗香。都付小紅低唱。爲梅花而寫照。憑點曲以傳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詩詞之外。尤擅工書。嘗自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六書之精蘊。安知筆陣之森嚴。趙孟堅稱其爲書中神韻。豈虛美哉。其所著書有絳帖平。續書譜。硯帖偏旁考。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嘗自鐫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蒼奇。其尤善者。則有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進之當宁。謂付奉常。向使朝廷錄用其人。何難庶藉雲之妙辭。攄葛天之清唱。爲時所嫉。議不盡行。人隨見棄。世共惜之。然以儒生而論雅樂。草茅而達宸聰。成著作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不可謂非幸也。其遊臨安。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同時又有黃嚴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范蠡千晨。時稱雙白石云。

贊曰。康郎之山。彭蠡之水。靈秀所鍾。篤生逸士。上書論樂。天子色喜。倘使薛晉。一夔足矣。人嫉其能。時且則且。去而隱焉。回彼月里。書到就云。有大才而無貴仕。吾於白石。亦曰如是。

礮考

徐鎧

說文無礮字。或作砲。說文亦無。唯旆字解云。旆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礎敵也。春秋傳曰。旆動而鼓。詩曰。其旆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杜預注云。旆旃也。正義曰。賈逵以旆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礮爲旆也。毛詩旆作旆。鄭箋以爲旆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旆旆參其如林。正用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旆者。第馬爲旆旆。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許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礮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斤作二十斤。二百步作三百步。此礮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礮字耳。然則礮字何昉乎。文選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激矢蝗飛。蓋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又後漢書袁紹傳。紹爲高楯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即今之拋車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枹罕。堅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狄衆傷數萬。或作碻字。宋書殷璠傳。劉勔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來。璠虜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碻作拋。是碻即礮字也。或又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從南北作坊。及冶鑄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爲礮也。以機發石。而礮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石。大

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閒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于南宋金元之際。自宋庶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發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銃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閒始知製造之法。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啓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概具矣。逮我國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迥非前代所及者。伏讀皇朝禮器圖式。自大清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銅爲之。前弇後豐。底如雞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威永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灣礮。回礮等名。仰見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勵戎行也。又按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倭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但形制輕小。可以用索掣引。閒海盜最畏此礮。是亦爲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礮考

何繹汀

石兵之設。自黃帝始。礮文從石。亦其一也。左傳旆動而鼓。旆亦作槍。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礎敵。賈逵云。旆發石。一云飛石。引范蠡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旆字下引詩其旆如林。旆隸旗部。而以飛石解之。蓋自上而下。發機飛石。礮字義與說文石部砮字引周宜砮族氏掌天鳥之巢。其義相類。文選潘岳閒居賦。礮石雷駭。李善注。礮今之拋石。以拋訓礮。則拋擲甚力。字從駮聲。爾疋駮倨牙貪虎豹。由海經云可以御兵。意可會也。然則漢唐以前。有石礮而未有火礮也。明矣。火器之設。周官司弓矢柱矢絜矢利火射。用之守城中戰。蓋自古有之。唐杜佑通典載有火弩火禽火獸等器。後世舟師之用。最爲得利。如岑彭攻公孫述將。用魯奇計。飛炬焚任滿田戎船。周瑜拒曹操。用黃蓋計。燒盡北船。王濬伐吳。作大炬燒江中鐵鎖。錐章昭達討歐陽紇。縱火艦隨流突之。吳遂王伐吳。後傅璀使順風揚灰。因縱

火焚吳船。韓世忠以海舟蹙金兀朮。金兀朮以火箭射其蓬篇。世忠軍亂。焚溺不可勝數。皆以火攻取勝。然未以礮名火器也。楊誠齋海鰌賦後序。始有霹靂礮之名。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硫黃石灰。礮自空而下。硫黃得水火發。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然不如銅鐵之製也。宋史載咸平四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礮以獻。詔沿邊州郡造以充用。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皆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又造破礮之策。俗字以礮爲砲。又以砲爲炮。礮砲皆從石。炮與爆類從火。名隨實改。其製以銅或鐵。小者謂之銃。故文從金。相傳謂呂望始作。恐未然也。宋應星天工開物內載諸礮式製不一。有鳥銃圖。百子連珠砲圖。神煙礮圖。地雷礮圖。萬人敵圖。混江龍圖。火餘神球圖。神威大礮圖。流星礮圖。九矢鐵心礮圖。又有西洋礮佛狼機紅夷礮等名。夫火器之用。或守或戰或攻。隨地異宜。用於陸兵効小。用於水師効大。地雷埋伏土中。用竹管爲之。虎蹲礮即百子礮。陸地爲宜。水中亦可用。西洋礮用熟銅鑄就。圖若銅鼓。引放時半里內人馬驚死。不能及遠。混江龍。委固皮囊裹礮沈水底。岸上牽索引機發中。懸弔火石火鐮。索機一動。其中自發。終是凝物也。紅夷礮身長丈許。鑄鐵爲之。中藏火藥鐵彈。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即紅夷之次。試放時往往有炸破傷人。放法須用藥僅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二寸。下至藥上。虛其內二三寸。使有旋轉之空。火發向空一攻而出。自不橫及矣。但此器發後。要取起直立再裝。一二發後。體熱銅軟。再發恐損。於守城禦寇爲宜。發熕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丈許。船內狹窄。難於裝戰。預裝則日久必結。臨時裝則勢有不及。直起不得轉身。不得非數十人莫舉。船中無地可措。故舟師之用。莫妙於無敵神飛礮。其次佛狼機。六合銃。無敵神飛礮。每大礮一位。子礮三位。俾輕可移動。且預裝頓。臨時祇在大母體安照高下再不取起。只是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每銃一發一二百子。聲寬二十餘丈。大子可以洞堵。艦艦巨艦。一擊而粉。六合銃以堅木六條作成。內尖外闊。一面預用粗火藥繩燃繫長竿。抄點發。一擊賊舟成粉。此器任其沈水。不甚費也。佛狼機水戰舟頭。此爲最利。且便速無比。造法。母礮銅鐵不拘。子銃必用熟鐵。以堅厚爲主。放法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發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若用鐵圓心送子。則送子入口平而又圓。其出自利。可打一里有餘。用甚妙也。然舟中用礮。潮信有大小。風勢有順逆。水面之高下不同。賊舟之遠近無定。相機而動。不及燃放。即放或恐不及。則三飛之制。如火刀火鎗火劍并噴筒火桶諸器。尤可助礮力之所不逮也已。

礮考

徐養原

礮之名由來舊矣。古者用石不用火。潘岳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李善注曰。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當范蠡時。尚無礮名。魏晉以後。乃始有之。至唐又謂之拋石。礮與拋其音同耳。俗又作砲。說文無礮砲二字。拋字見徐氏新附云。詩借用摽。按說文有㚇字。其訓爲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是㚇與摽同讀。說文之㚇即今之拋字。與礮又名旃。說文云。旃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擊敵也。引春秋傳施動而鼓。及詩其旃如林爲證。今毛詩旃作旟。亦不作發石解。蓋說文兼綜五經。其偁詩不必皆毛氏也。然馬融亦治毛詩者也。廣成頌云。旃旃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是馬氏所傳之詩固作旃矣。而以旃旃竟稱。又曰五色揚光。則以旟爲旌旗之屬。蓋師說不同。且馬氏解經。多出新意。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也。杜預註左傳以旃爲旟。此即陰用馬義。孔疏云。賈逵以旟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旟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旅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夫飛石之事。既見於范蠡兵法。則古固有其器矣。安知不別名爲旟。賈馬竝左氏先師。何必舍賈從馬。許君親問字於賈氏。學有師承。殆未可以妄議。大木置石。三軍共仰。何云不可得見。如必以旟字从旅。謂發石非旌旗之類。則族字亦从旅。族爲矢鏃。豈旌旗之類乎。又有雷石者。一作礧石。亦曰礌石。漢書趙鉞傳曰。高城深壍具礌石。如淳曰。礌石城上雷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礧。千夫沈滯。漢書又云。匈奴隔下礧石。潘岳馬汧督誄。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罔以鐵鏁。機彌既經。礧而又昇焉。注云。言以鐵鏁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礧敵。而又收上焉。此亦礮之類。而其制似小異。一則用之城上。一則用之平原也。又案石。左傳成二年。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杜氏注云。桀擔也。桀之訓擔。未之前聞。擔石投人。於義無取。說文桀磔也。从舛在木上也。然則桀石者。即建木置石之義耳。一說。廿延壽投石經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張安引范蠡兵法。而曰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二說相足。師古獨是應說何與石即礮石也。投石。猶桀石投人也。延壽之力。與高固之勇。竝垂于古矣。周官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以金石爲槍雷椎揖之屬。賈疏不釋。學者俱莫能解。惟陸氏音義云。雷、劉音誄。沈云當爲礧。然則雷即雷石矣。雷本字也。礧俗字也。陸氏又云。揖宅耕翻。本又作揖。陸氏亦不能言其義。按揖疑㚇字之誤。或古字通用。殆即礮石與。鄭以四物釋經。蓋金石各居其半也。凡礮之制。見於經典古書者如此。故唐以前所謂礮。大率皆石礮也。火礮不詳所始。其起於宋金之世乎。若七寶山之霹靂礮。西安城之震天雷。其制漸備。迨明時佛郎機入中國。其制遂精。遂爲行軍利器。儒者纂輯兵書。臚縷言之。其名目制度。可案籍而稽也。考古之用火攻者。若火牛燧象火獸火禽火猴火狙火弩火杵飛火鎗。但取其助軍威。亂敵心而已。孫子火攻。其五曰火隧。周亮補纂孫子作火隊。注云。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果爾則戰國之初。已有火礮。此未必然也。要之火攻莫利于礮。然而用礮之法。不可不講也。必也製器合度。用藥合宜。運掉能靈。施放能準。演之平時。用之一旦。無迸裂虛發之患。而有威遠震敵之功。焉乎其可謂善用礮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陶定山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豈有舍五行而別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通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于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厤曰。夫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蓍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蓍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弼荀爽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發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淸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彖率厤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蓋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蓍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迂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騖。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衍推弼詞而失之亂。嘗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源。而非弔詭稱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欽編

繫辭傳言揲蓍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之說不一。要惟本於河洛理數者爲得其宗。書洪範云。卜五占用二衍忒。蓋卜筮推衍人事之差忒。曰大衍云者。猶泰筮泰龜。尊之之辭。如謂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豈揲蓍之外。別有小衍之用乎。至謂其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君明之說也。謂北辰爲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季長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荀慈明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鄭司農之說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王輔嗣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姚德祐董季直之說也。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象太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崔憬之說也。謂立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無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且懷之說也。謂衍母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日十二辰。則當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二十八宿。則離厤數而雜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圜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雜

於厤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鶴龍勿用。此古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列。豈揲蓍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五行載道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時五行居一。豈揲蓍而反不用乎。如姚氏萊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六畫正易之用也。豈揲蓍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頤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爲用。合於姚萊之說。以虛一爲衍母。而亦不詳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大衍之數。蓋河圖爲數之宗。其分布於外者。爲陰陽老少之數。而五與十居中無爲。以五乘十得五十。以十乘五亦得五十。故大衍之數本於河圖。江氏愼修廣其義曰。河圖外列陰陽老少之數。與中宮天五相乘。皆得五十。太陽居一而連九。一與五乘得五。九與五乘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以五乘之。皆得五十。推之洛書。相對之奇數乘五合五十。相對之偶數乘五合五十。故圖書之數。圖饒五而書乏五。其得大衍之數。若合符節也。朱子謂蓍取五十莫爲一握。置一不用以象太極。與王氏崔氏諸儒之說同。而啓蒙一書。推演河洛之數。極其精備。謂圓象天。方象地。三角象人。測方圓用三角。自六角八角以至無角。深得古人割圓之義。用長陽七七之數。設徑七。求方圓同徑之周。得方周二十八。得圓周二十二。合之得五十。符於大衍之數。設句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弦五。其積二十五。合之得五十。亦符乎大衍之數。設積五十。平方開之。得方面七。除實四十九。合於大衍所用之數。餘實一。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密合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鄭釋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龜象也。筮數也。象卽五行。數卽奇偶。夫子論筮。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卽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言之。則倍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一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卽爲五十。干寶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爲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則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爲一矣。其用十也。

卽用一也。夫五既爲參兩之積。而十又爲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兩相對。則一與六較。二與七較。三與八較。四與九較。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較。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較。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參而後得數。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馬融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鄭說固不背於漢儒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禁

夫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忒。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蓍數也。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極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知大衍之數。卽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數。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詁經精舍文集卷六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說

王　澍程作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爲要。夫洚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洚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堯都平陽爲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洚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卽於大陸之下。別爲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哉。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駸駸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受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墮懷恒衛衡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既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洚水也。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蓋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防久廢。不能經禹之跡。是以河得潰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戾之高地兩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亦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爲本。其所以爲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聚石爲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堰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　敬

自趙宋中葉後。諸儒好逞臆見以談經。而唐賢義疏之學日微。蒙謂窮經當自義疏始。義疏者。啓來學之博聞。撫經師之微緒者也。孔氏義疏。非若後儒經說無師承而以己意創爲者比。考唐書儒學傳。貞觀中詔顏正五經繆缺頗天下。又與諸儒釋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夫欲久其傳。必示以可信。補闕說而矜己見。非傳信也。傳信之道。其在能述歟。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不敢臆斷。必據舊聞。穎達之序書云。然書如是。他經可知矣。二劉熊皇。南北之鉅儒。穎達于書遵二劉。于禮遵熊皇。于春秋雖謂劉炫性好矜伐。譏毀杜氏。然終以劉氏辯博。據以爲本。則穎達之兢兢無敢背棄師說。以視後儒之鹵莽滅裂者。豈可同日語耶。夫守一先生之言而無敢是非者。古謂之拘儒。然與其失之妄也。寧失之拘。以拘則于前儒之說。尚多可考焉。篤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狥註文。曰雜引讖緯。如祭感生帝之爲禘。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兩說參錯。將安適從。他如毛鄭注詩。互有同異。孔既不能申毛以折鄭。又不能據鄭以詆毛。兩說並陳。不知誰是。其顯然攻鄭者。若東方未明疏之辯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斥鄭減晝五刻以裨夜爲妄說。不可强爲之辭者。百無一二。至如七經七緯。出自漢代。說多詭異。而孔氏乃往往引之。宋歐陽氏議削去而未果。是三者皆孔氏之失。顏正惟有此三者之失。而孔氏之書之大旨。率皆傳述而非創建。益明矣。考唐書穎達本傳。明言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今義疏于尚書春秋宗孔杜之學。知與穎達案所肄習者不同。況義疏作于貞觀。而書輟作官刑宮辟疑赦下兩稱大隋。其原本劉氏之跡昭然。且穎達奉勑監脩。其實脩之者非一人。易有馬趙。書有王李。詩有王齊。春秋有谷那楊朱。諸有朱李賈柳范張。義疏之猶以孔氏稱者。穎達官高。專其名耳。既非成于一手。而又無創獲之解。取前儒之詁訓。略更定之。其失在于因循。其得卽在于能述古也。且今之頒在學宮者。已不盡貞觀之所定。考唐書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詔諸臣復考證之。乃加垣狼書始布下。蓋已非孔氏之舊矣。統論之。南北諸儒之說。不至泯沒。固貞觀諸臣之功。而剌取前人之成書以爲己功。又未必非貞觀諸臣之陋也夫。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　坦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

崇儒術，息異議也。于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既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爲上，易書爲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爲疏義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弼，及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褚仲都，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韓氏之注繫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注，間或援引，輒以爲非，又或取以補輔闕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僞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爲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眞古文，不一引取，桑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羣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疑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援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爲本，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諶之三禮圖，射氏之晉義，蹤，莫不援引，故奧衍精通，與詩並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攻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奚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辭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遴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廉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異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攷，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忽穎達上耶，要之闢漢儒之闘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爾漢，章句箋釋，橫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秉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消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疏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尚二風，盡棄象數，

注之者既無古義之可尋，疏之者難免詮釋之未當，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謬九二人三百戶，其引下大夫一歲之地之說，復羲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闡鄭義而并不綴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鄭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疏乃謂遜卦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蠱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後甲，巽在東南，故曰先甲，此納甲之義，弼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取更新，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弼注因事申命之意，而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尠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尊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體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而炫焯最爲詳雅，則書疏本二劉爲多，第欽明文思，旁引顧氏，關石和鈞，參引費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嘗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沖遠往往曲爲附會，勢固不待馬嘉運撫其疵，王元感糾其謬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文，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穀伯鄧侯，全述衛翼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齊胥鄭簽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規，敷典之誤，桓二年戰于千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千畝有功可證，而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爲首事矣，舛錯之誤，襄十三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親，直自相矛盾矣，先儒謂左多古言，亡于杜注，然自有此疏，而杜注以明，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既貫通于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蒐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者，度其鮮原，本爲商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而孔誤以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烝民則以爲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異議，洵足多矣，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宿儒，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沖遠之所長，而又象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皆一一旁證而疏通之，注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識緯以譏，要亦未以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也，本杜而時背杜，況唐之初，易有孟京荀鄭，書有馬鄭，春秋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攷證，兼收並蓄，則鑑銅于山，表鹽于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爲經術之淵海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章句繁雜，命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永徽中，又攷正之，頒布天下，誠不朽之盛業，萬世之鴻教也，蓋炎漢以降，箋註盛行，二館以後，始有正義，孔氏錄讖，雖

出己意。實本先哲。宏稽博覽。探善則從。夫功失所藉。則思苦而意窒。事得其楷。則放倍而力省。孔氏擅百家之秀幹。立百代之矜式。上稟聖訓。下資元覽。遠古之功。厥云偉矣。然而審帙既繁。舛譌不免。立言雖雅。辭理或乖。更有一事而互相抵牾。失於檢察者。短長互見。可得而言。易宗王氏。謂其冠絕古今。書用僞孔。稱其立義宏雅。雖其謬作訣詞。猶是仰遵上意。獨鄭氏之註。爲百代金科。何不於疏中並存。以寓微旨。乃棄削前訓。千見二三。混碎金於沙泥。儕片玉於砆礝。使後之學者。瞻仰無成。伊誰咎歟。又解大過過涉滅頂。證以龍逢比干。吐詞則縟。立義何取。疏與書直以鄭氏之書爲僞書。又云。張霸之徒。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是直以百兩篇爲今文。且謂張霸在鄭氏之後矣。不特舛於譏評。亦且乖其世次。惟解紀於相。遷於耿。則直以孔傳爲必不可通。疏體尊註若經。此獨變文起例。豈以僞書難信。而奉敕修纂。類於申嫌。於此略加之微詞歟。杜註左氏。每背服義。劉炫復有所規。孔每袒杜而抑劉。其實劉義實有勝於杜者。桓三年經。公會齊侯於嬴。注云。經之首時必書王。其或廢法違常。失不顯厥。故不書王。劉氏以爲闕文。僖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杜云。曾侯車敗。劉以侯者五等總名。以侯車敗爲秦伯車敗。義實明顯。孔氏皆取而皆之。過矣。又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注以毛叔聃充五叔之數。然傳既云。聃季授土。季爲司空矣。謂之無官可乎。杜之可議。無逾於此。而正義亦不之正也。近儒謂左傳疏。雖詳實略。未爲失言。詩禮二疏。名物象數。莫不畢陳。五經之中。此爲翹楚。昔鄭氏注周禮。制度沿革。務極賅備。說有不蓋。以闡明之。孔氏詩疏。亦倣此義。干旄之制。簡而登明。辟廱論說。於通儒。能令聽者心怡神會。疏編衣而以孝經序爲非出鄭氏。實爲陸氏不同五經之證。疏樂記而以樂記之入禮記。在劉向之前。足見馬融增益三篇之誤。取義既諧。敷詞必切。惟大雅疏曰。鄭未見古文尚書。又疏月令曰。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似於尊鄭之中。略申微旨。此誠孔氏序左氏所謂蓋生於木。遂食其木。非其理矣。蓋五經正義。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意見不同。故易乖忤。疏成有一德之七廟。則申孔而難鄭。疏王制之七廟。則尊鄭而陋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胸無定見。頗背是非。然而入珠林者。當取其圓澤。泛玉液者。在丐其香潤。大醇可取。小疵必棄。苟覽文而尋義。自披沙而迺寶。嶺材小儒。誠奉以爲五精之祕策。藉以探六籍之奧區。百必宗經。事皆徵聖。亦可得雅才之譽。兼可免俗學之譏云爾。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攷訂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爲定論。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爲正。觀其自序。以爲擇善而從矣。但其所從。仍是江左遺習。不能混南北之異。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誼。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蓋正義除周易外。供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

亦因之。然其元元本本。引據詳明。實無悉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韓增棄舊聞。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攷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尚元虛。義多浮誕。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撰。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爲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攷證。不似易疏之敷衍也。故雖爲僞孔而設。尚不苟于采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遇有乖礙。往往牽就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絕少。端賴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況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參訂覆審。始爲頒行。豈得與一概官書。相提並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爲山覆簣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儀禮二疏。獨爲賈氏撰定。左傳疏撰人。有楊士勛。而穀梁疏。獨爲楊氏撰定。平心論之。賈疏堪與孔疏鼎立。而楊疏僅可與徐彥之疏公羊。稱爲衞耳。較之孔疏殆難爲役。而有宋邢昺諸疏。柳取以充數而已。若如歐陽氏倡刪定正義之說。魏鶴山因之。摘爲要義一書。此則一家之見。究無當于唐人敕撰之作也。

夏小正鞠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注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昏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

易伐鬼方解

李方滿

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元和惠棟云。商之鬼方。周荊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詩也。按王伯厚困學紀聞。解鬼方。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云。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鬼戎卽鬼方。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其解鬼

方。又在今涼州。試爲考之。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爲芈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荊楚之地。又小戴記明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文王世子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孔穎達正義云。西方九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九國或卽鬼方種類。又旣濟九三。爻辰在辰。辰爲壽星之次。鄭分野。鄭南與楚鄰。商時或嘗爲鬼國地。故旣濟此爻。卽取象于此。左傳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注庸屬楚之小國。後漢書南蠻傳。蠻屬于楚。陵之役。蠻與共王合兵擊晉。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注濮夷也。昭九年傳。詹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孔安國牧誓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種類皆西南夷。亦與楚鄰。不得卽以西羌當鬼方。惠說是也。

釋魯郊

洪頤煊

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杜元凱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此說非也。案春秋書郊十一。見于正月者四。見于四月者五。周正四月。乃夏正二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君注云。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鄭正據春秋爲說。孔沖遠春秋正義引杜氏釋例云。麻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考周髀算經。逸周書。淮南子。通卦驗。竝以啓蟄爲二月節。考工記云。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說文云。鼓。春分之音。是周時啓蟄本在二月。鄭君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者以建

寅爲歲首。非謂郊用建寅之月也。說文云。禾。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又云。春分而禾生。夏日至晷景可度。禾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當時魯本有二郊。春秋所書正月之郊。卽冬至圜丘之郊。四月之郊。卽二月祈穀之郊。鄭君謂魯無圜丘之祭。是據常禮而言。圜丘之祭。諸侯之僭禮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君以爲魯郊。魯郊用辛不卜。不用辛則卜。故有三卜郊四卜郊之文。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籍。月令紀候用夏正。非周公所作。不可以注此經也。鄭君於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注云。建卯。於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注云。建子之月。說本不誤。王肅聖證論。奉引月令之文。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是誤以周正爲夏正。杜元凱據之以釋春秋。孔沖遠又從爲之辭曰。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眞臆說不可通矣。因作此以正之。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水莫大於河。河莫險於龍門。河源不自積石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則禹之鑿龍門。亦必自積石始。何也。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酈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龍門亦名梁山。水經注曰。導河積石。疏決梁山。經所謂龍門也。自積石至龍門。相距五千五百餘里。孔穎達正義曰。三千□里。按積石山有二。唐張守節曰

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小積石在河州枹罕。鄯州龍支縣界。孔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導河之積石。故云三千餘里。於是李賢注後漢書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與孔氏誤同。蔡傳復因其誤而仍之耳。龍門山亦有二。杜佑通典曰。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皆有龍門山。卽禹所鑿。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考韓城古之夏陽。夏陽有梁山龍門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絳州龍門。卽皮氏。古之壺口。後魏改曰龍門。至宋又改爲河津。括地志曰。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然則當日鑿山之始。絳州之龍門固名壺口。不名龍門也。蔡傳引李復說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禹鑿龍門。起於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在河北岸。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距各四百里。中城在唐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唐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唐勝州東北二百里。以今輿地考之。河自大積石山。由陝西西寧衛至河州入塞。歷蘭州寧夏榆林諸衛。復出塞。逕唐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唐勝州東入塞。是三受降城以上。河流所經之地甚多。安見禹之所鑿。獨起於東城也。案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舊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重華請募人屯田。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李復誤以重華營田之所起。爲禹鑿龍門之所起。謬矣。說者又以鑿訓循行。非施功之謂。則又不然。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然非謂其眞無所事也。呂覽仲夏紀古樂篇曰。禹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尸子發蒙中嘗曰。禹北爲防原。激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賈讓治河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禹之鑿山穿地。非獨二孔云然。若謂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眞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昆侖。當日何不如漢之張騫唐之劉元鼎元之都實之探源星宿。而轉自鄯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而止。此則大不可解者。竊謂鯀之治水已歷九載。所施之功未必全無可紀。特處置失當。怨讟煩興。故績用弗成。禹席鯀之餘緒。加以八年之久。躬胼胝。腐不生毛。施人所不能施之力。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孔疏所謂鑿山穿地。自積石至海者然。其言要自有據。若弟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一桑鄭蠶足以竟之矣。安見禹之爲大禹之爲神也哉。至龍門未鑿之先。其故道亦有可得言者。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是也。寰宇記曰。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名錯開河。朱子亦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濬。一派西流入關陝。一派東流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考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當日龍門未鑿。由孟門而逆流汎濫。橫溢不可底止。及禹治之而後河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盟津。維內大伾大陸。播爲

九河。同逆河入海矣。李氏有見於積石龍門相距之遠。而故縮里數以遷就其說。蔡氏則以穿鑿爲因舊脩闊。因遂李氏之說。而疑莫能明。後儒則并以穿鑿爲勞民。遂謂施功之說之不足據。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致令開闢以來。一莫大功業。遂湮沒於章句小儒之手。是可惜也。李復字履中。登元豐二年進士。厤官監河轉運使。終於中大夫。集賢殿脩撰。所著有潛水集。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開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則曰閩人。

洪頤煊

禹都陽城考

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岐章句云。陽城在嵩山下。史記集解引劉熙注云。今潁川陽城是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卽天子位。蓋是時舜子居河北平陽。禹避至河南陽城。因諸侯之朝。遂定都焉。古文之說如此。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妄謂禹都安邑。漢屬河東郡。其地在河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避商均時非久居也。案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注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考漢志。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漢志因注禹國于陽翟下。班史去古未遠。其言自是不謬。尚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正義引皇甫謐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孔安國傳云。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書序又云。反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安國傳云。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追。遂奔南巢。孔沖遠不知其謬。從而爲之疏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章顧亦爾。故詩曰。章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不知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應劭曰。古斟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是桀都斟尋。不都安邑。今本竹書紀年云。帝癸元年卽位。居斟尋。十三年。遷于河南。河南疑卽禹陽城故都。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鄢。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是桀先都斟尋。次都河南。及鳴條戰敗。出奔三朡。仍欲退保斟尋故城。蹤跡甚明。是終夏之世未嘗都安邑也。豈復有夏南涉河之迂道如書傳所說者哉。故自皇甫謐謂禹都安邑。古文陽城之跡反晦。而書傳反與之合。亦足爲僞古文尚書出于皇甫謐之一證。竹書紀年。帝禹元年居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謐說。今人往往信僞古文尚書。而反以孟子史記汲冢古文爲疑。吾不敢以爲然也。

顧廷綸

笙詩有聲亡詞辨

經義有可一言決者。笙詩六篇無詞。安得爲詩。有詩必有詞。不得云無詞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七字。毛公所著。非詩序本文。蓋孔子子夏時。此六詩尚存。遭戰國及秦而亡耳。陸氏德明曰。武王之時。周公制禮。

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則其爲有詞也明矣。朱子作詩集傳。謂亡爲無。引儀禮鄉飲酒燕禮諸樂節。以爲有聲無詞之證。後之說詩者。多因之。吾欲存六詩之義。不得不與羣說辨。朱子曰。南陔以下。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試卽以儀禮難之。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注。新宮。小雅逸篇。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氏公彥曰。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邱光庭兼明書曰。新宮文王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左昭二十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有詞也。而亦曰笙。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鄉射命太師奏騶虞。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大射之儀。命太師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曾孫也。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貍首有詞也。而亦曰奏。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試更以周禮難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是既然矣。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鄭注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九夏亦奏也。而杜與鄭皆明其有詞。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賈氏公彥曰。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歌奏既可以通言。而必曰歌者有詞而奏者無詞乎。箭章逆寒暑。歛豳詩。新年歛豳雅。祭蜡歛豳頌。鄭注。豳詩。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頌。亦七月也。雖朱子以大田諸詩爲豳雅。良耜諸詩爲豳頌。要其爲有詞。明矣。箭章言歛不言歌。而信其有詞。笙詩言笙。樂言奏。而不言歌。而獨斷其爲無詞乎。考有聲無詞之論。創於劉敞。朱傳據以爲說。周頌詩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曰下管象。劉氏敞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是曰管曰奏。劉敞亦知其有詞矣。於象武則信之。於南陔六詩獨疑之。有是理乎。黃氏震曰。亡其辭之說。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然則鄭康成非漢人乎。王雪山又曰。唐有上柱國雅牛詞。南詞忠詞平折命縣七面。有聲無詞。黃氏震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其詞有其義。不知有詞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大抵習其詞者其詞易存。習其聲者其詞易亡。後人因其詞之亡。而遂謂作笙詩者本無其詞。不無誣乎。九夏中祴夏。杜子春曰。祴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考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鄭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南陔詩序云。孝子相戒以養。義正與此協。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樂。韶夏一名遏。紹夏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朱思文。吾不敢謂鐘師之九夏。肆夏昭夏納夏以外。卽笙詩之六篇。而南陔之爲陔夏。三禮已有明證。至六詩之節。儀禮傳之。

六詩之義。詩序發之。六詩之亡。毛公著之。此理甚明。無可易者。又案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夫南陔白華既無詞。後。朱子則依儀禮節次。升三詩於魚麗前。而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夫南陔白華既無詞矣。又何篇什可分之與。有執此以問。當必有自訴其說之岐者矣。

五畝之宅考

顧廷綸

古者民居之地。有宅。有廛。有廬。在都邑曰宅。在市曰廛。田中廬舍曰廬。宅可通於廛。廬不得名爲宅。載師之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康成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宅可通於廛之證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鄭康成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以便田事。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此廬不得爲宅之證也。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趙岐注孟子。遂宮爲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言五畝。案廬人營國。地方九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餘六區爲民廛。無論六區之地。非鄉遂之民所能容。而一歲中。令民兩次遷移。亦甚煩擾。不成政體。食貨志所謂邑卽易說卦邑人三百戶。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之邑。與城邑不同。趙氏以井邑爲城邑。而擬爲冬入保城之說。其誤一矣。敍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靈取焉。載師之職。以場圃任園地。鄭康成曰。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賈公彥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蓏之屬。然則在田之二畝半。種樹果蓏之屬。並不樹桑。漢志所謂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也。趙氏因班氏有二十畝爲廬舍。環廬樹桑之說。遂謂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其誤二矣。不知五畝之宅。在國中不在中田。中田自名廬。不名宅。載師之職。凡任地國宅無征。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園廛二十而一。鄭康成曰。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場有瓜。賈公彥曰。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卽此可見五畝之宅。非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矣。載師之職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亦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爲證。遂人職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鄭康成曰。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此則鄭注之尤可據者。賈公彥曰。百畝與一廛別言之。則此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然則孟子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別言之。其不兼田畔二畝半之廬舍。抑又明矣。孟子生平。絕大經濟。於受田之法。貫助兼行。貫法以五起數。故以五畝爲宅。此則說之不可易者。鄭剛之注無取焉。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爲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厤分至啓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正經朔至歲終天正經朔。麻晦朔弦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恒盈。朔數恒虛。而閏餘生矣。唐帝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不言在歲終也。至春秋時。見於經者。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五年書閏月。在冬叔還如齊之後。見於傳者。僖七年閏月。在冬鄭伯請盟之後。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二年閏月。皆算遺濟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閏月在歲終矣。然文元年閏三月。傳登歸餘於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於終。積而成閏。孔疏云。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閏。皆不言歸於何時。惟萬充宗明言歸餘日於歲終。故杜氏作長厤。推揚經傳上下月日。中間置閏以通之。但文元年三月閏。二年正月閏。距十月而再閏。毋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閏。十六年五月閏。距四十三月而再閏。毋乃疏乎。惟江慎修云。當時不頒正朔。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月。當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經書十二月癸酉日食。而傳歲終有閏。明年正月爲壬寅朔。經之十二月。卽傳之閏月。是周術魯術不同也。劉歆入術。傳在哀十五年歲終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是魯術衞術不同也。總之。經從赴告。月日或有闕文。傳閏似在歲終。特當時周魯諸國算術失傳。無從稽覈耳。宣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安。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恒多也。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館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編。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審合矣。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石經魯詩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爲事。蓋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爲臣僕。見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隸。言三歲爲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彼碑謂宦卽貫字。不足據以解此。

齊欒施皆欒施解

金廷棟

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皆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皆欒氏。公羊異矣。案皆卽齊字。皆齊一也。孜皆卦之皆。孟氏易作齊。見釋文。說文皆从日雙聲。今人以皆易之。非也。蓋齊可爲皆。皆不可爲齊。蔡邕石經。改舊爲皆。而者皆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皆。非古皆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寧人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卽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李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案御覽引廉信駐云。放。遠也。言世子遠命而止。是當不義

則爭之假于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順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順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曰。亦箸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于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順本作境上。）事。事上石經有之字。（順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斷文。僞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辭長也。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順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順本無。）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案嬰與罃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郭璞作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順本無。）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順本無。）案此盟皐鼬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從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圍字上。石

經有不字。（此條順本無。）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圍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順本亦作郊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作志。（此條順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僖二十有四年傳。）且日志之。（昭四年傳。）蔵聰以志業。（昭十有三年傳。）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可以弗受也句同。）案弗者。不之深者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降水。據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鄭君注尚書云。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博考羣籍。鄭君之言信而有徵。其證有五。禹貢經文。次降水于大伾之後。則降水當在大伾下流。鄭君注大伾云。在脩武武德之界。漢志河內郡。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

入河。脩武。武德。與共同屬河內郡。其地相近。其證一也。漢志鉅鹿郡。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若以信都絳水當禹貢降水。則同在今之順德府。故鄭君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云。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其證二也。漢書溝洫志賈讓言。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又云。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王橫亦云。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與太史公所言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故道相合。其證三也。溝洫志云。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正鄭君之所據。則自漢以前。皆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其證四也。漢以前古音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竝讀如洪。故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倞注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鴻予。說文。絳。讀若鴻。皆與共聲相近。若作絳。則破讀矣。故鄭君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禹貢降水當以鄭君之言爲正。桑欽雖傳古文尚書。而班固不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君違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于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于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于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河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愼。酈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津。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之文哉。況地理志漳絳竝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堤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

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海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堤稍高。則淇水口以上堤下而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卽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口。卽鄭君所稱洪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水至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共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從回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牽合。而其地卽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从系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于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冒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絳與降。明爲二水。不得合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則漳與絳當別爲一水。不得卽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于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于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況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漳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至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于是時或淪于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瀆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共。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卽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譏鄭說之謬也明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史記河渠書。敘禹道河之功。至於大伾。下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漢書溝洫志所載。說與遷同。而後歎禹之治水。以道河爲大。禹之道河。以降水大陸爲要。開鑿卽降水之名攷之。說文水部云。降水不遵其道也。洪。降水也。水經河水篇云。不遵其道曰降。从阝作降。古凡音同者多借用。孟子告子下云。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水也。是水逆行而洪者爲降。降水之義。實本乎此。又卽大陸之名攷之。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劉熙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是高平而易使水流者爲陸。大陸之義。當取乎此。今試參稽衆說。反復熟言。合遷固諸人之論。以及降水大陸命名之義。而後知鄭康成書注所言。較爲近似。案漢書地理志云。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夫旣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水經注敍河自成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此眞禹河。而禹所過所至之降水大陸。卽可於斯求之。河水篇云。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堰。障水也。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則知河本東行。禹作堰以障之。使北與逆水義合。下又云。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與鄭君注書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語合。又案地理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鄭注書大陸。卽本地理志爲言。爾雅云。晉有大陸。書疏引孫炎等注云。大陸。今鉅鹿北廣阿澤也。陸仍行水。故亦有澤名。而或以隋之昭慶。唐之陸澤當之。皆非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鄭君注禹貢。本地說爲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鄘。降于禦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降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于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共水。蓋審其音韵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讖。周禮序所謂鉤祕。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于胸臆。專己守殘。距知鄭學之閎通哉。

詁經精舍文集卷七

阮元撰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粤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嬗。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則履巳酉夷。生慧苴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綦斝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璙出焉。滬沉澹冥。底定若干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諮岳神。詠後至者而大計其功。黛瑪已甚。絞絨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圖歟。然則月逾庚子。年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著于册。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帳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跖。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野。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嘉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列聖相承。繼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皇矣維謹。乃修階垣。勃丹雘。用承祀事。遂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壑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貌。巍然鎮之。竭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靈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若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塡德於其既。因夏后氏神聖之所發。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浙爲南江。地隔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蹲留穩慢。農不變徙。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窆石。棟抗梅梁。非新世室。載啓元堂。昴星孕珠。釜山緝玉。藏冕天容。龍蛇古屋。伯益奉經。庚辰侍筆。封並蒼梧。廟同嶽麓。龍飛五載。陸淮塞河。錢塘揵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峩峩。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廟享金鼎。符探玉笥。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嶵嶵。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神禹之功在萬世。粤自昊穹生民以來。禪繼迭更。五德遞嬗。綿綿延延。以迄于今。古帝王陵寢。迷沒而不可問者莫可勝數。而禹廟獨至今不廢。豈不以德侔覆載。澤被寰區。乾扶坤持。豐其報祀哉。三王以降。受命之主。肇修祀典。各撫黃輿。履繡壤。遵元圭之蹠。就梅梁之蹤。燔柴瘞玉。維清緝熙。故靈寢存于茅峯。苾芬格于窆石。雖因革損益。後先殊軌。而明禋之典。億萬斯年。罔敢不肅。皇帝即位之五年。天人和同。考禮正樂。凡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之當祭祀者。皆升中望秩。以次而舉。百辟卿士。咸將天忱。登封告虔。震慴恐後。會稽禹廟。越在華山中。有司長吏。以時修舉。而厥年既久。淫以頹落。守土之臣上其事以聞。皇帝曰可。維天維祖宗俾予有家。予一人祗承令緒。夫亦惟是修明典秩。昭格于上下神祇。神聖如禹。而陵廟漸即于廢墜。予則悚然憂之。爰詔有司發金錢。徵地洋。考典章。循制度。峻蘭橑之丹宮。崇飛廉之絳觀。楚紅羊青牛之材于山。致朱華碧英之石于谷。輸僱指揮。百堵具作。堂皇寢殿。一準乎古。而土木丰新。丹雘以煥。閱月日而廟成。皇帝曰咨。女臣某。其齋奉祝册。爲予一人齋戒肆祀。無廢列祖明禋之典。以上承天庥。臣某再拜稽首以行。是輯載驅。和風在颺。渡河越江。達于南鎮。祭告之日。山川效靈。旋陰轉陽。天日開霽。浙之僚案羣吏。皆對越駿奔。升堂粟階。執事有恪。蕭鄉既薦。神靈淑蒸。氣祲不興。清明肅穆。祭畢而旋。煙翠旁達。金支羽旄。飛揚蔥蒨。禽獸咸若。風雨以順。四時以和。僉曰。於休哉。皇帝淵契文命。敦崇明德。綿俎豆而弗替者至訓。且敬。其易以加諸。昔在聖祖仁皇帝親詣廟庭。展案錯事。煌煌彝憲。伊古所未有。世祖憲皇帝繼之。脩禮謁款。昭宣典常。爰及高宗純皇帝。渙發德音。燔燎馨香。後先數舉。崇報功德之意。爲尤切。皇帝繼承大統。式祖宗之訓。致明潔之忱。載玉省牲。增崇廟祀。是以年豐民和。符瑞昭應。皎皎乎。穆穆乎。嘉德孚于神明也。蓋靈闕肇禮。百物用序。至嚴也。庀材考工。陳設禮樂。至肅也。爰瑞吉后。懋踐執度。至敬也。修誠致和。協氣翔被。至仁也。是宜勒諸貞石。以傳之無窮。詩曰。

皇帝踐祚。萬類咸序。四海九州。距典迭舉。稽古帝禹。百王所宗。明德肇祀。莫敢不崇。巍巍會稽。會同玉帛。是藉是瀝。精爽不式。靈契居地。蒼符應天。綿麻千載。昭告益虔。嶋然邱陵。柱宮蘭綺。乃棉乃堂。蔽虧林陰。帝謂守臣。增其故封。丹雘塗壁。摹廢厥功。帝謂近臣。修其秩祀。祝號牲幣。罔改舊制。雲雷圍繞。山川鬱然。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廟享金鼎。符探玉笥。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嶵嶵。維茲新宮。帝念攸契。有苾其芬。垂于世世。周墻邃宇。黍稷明禋。大禮以集。勒此貞珉。

吳東發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在昔帝舜，謂大禹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禹貢一書，肆不著之于後，詩書百家，多稱厥功，成莫是過，夏史氏見而知之允矣，箕子敷鴻范乃曰，帝錫九畴，彝倫攸敍，抑又微矣，然亦未離厥功，孔子曰，吾無間然，孟子曰，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則併其德與心揭之，吁至矣，以功若彼，以德若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咸宜蒸祀，矧斯會稽，厥冢在焉，陵氣煙煙，上交蒼天，有翼其廟，則依于陵，則栖則焉，是降是登，故有鶚鳥，春蒔秋薦，皇天眷佑，於昭于茲，劉向曰，禹葬會稽，鄭氏曰，會稽古防山也，亦曰茅山，吳越春秋謂之覆釜，中有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下有禹廟，廟所繇來，厥惟舊哉，聖清能飛，累洽重照，以聖答聖，報禮北稱，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並以南巡守，至于揚州之鎮，肆闢于陵，皇帝嗣位之五年，令月吉日，遣官爲幣致祭于廟，享以太牢，榮以奎章，苾苾芬芬，炳炳麟麟，孔殷孔煌，百穀用成，俊民用彰，慈化若風，詢謀僉同，敬脩閟宮，舟治垣墉，圖像經營，既恢既宏，樹石勒銘，用垂頌聲，其辭曰，

於赫神禹，欽承虞帝，幹蠱脩功，八年于外，呱呱弗子，昏墊是救，九山刊旅，百川順軌，脩敍府事，平成天地，粒我烝民，萬世長賴，重曰，

湯湯鴻水兮，不有厥躬，蕃蕃原隰兮，詒謀問窮，我宅我食兮，攸奠攸康，我倫攸敍兮，曷惟其忘，翩彼飛鳥兮，伊誰使賴，惟天呵護兮，我皇所尊，矧伊臣民兮，胡事不虔，時庸曆陵兮，勿翦勿蕪，作廟奕奕兮，孔穆且安，於樂灑掃兮，絜爾豆籩，侯陟侯降兮，旋賚儼然，保藏我皇兮，萬萬斯年，無疆名德兮，穆穆淵淵，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昔洪水降割，泛濫區夏，天乃篤生夏后，分別九州，隨山濬川，八年之勤，億萬載之利，神功明德，紀在典籍，緹文之家，奚能贊一辭，然觀書契以來，神明首出，顯有地靈徵驗，揆夏后氏之迹，乃終始在會稽，學稽后案黃帝中經，厥登宛委山，發金簡玉字之書，得通水之理，乘四載以行川，是天之佑啓乎后以成水功者，於會稽始，追受禪化成，追思往牒，爰巡大越，見耆老，審詮衡，平斗斛，大會諸侯，計功而殂，葬於會稽之山，窆石至今存，此其終於會稽，尤彰彰著，厥朝祀典，凡祭禹陵，必於此，梁時廟，一木隨風雨出湖中，取爲梁，即梅梁也，或夜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水草被其上，人以爲神，宋政和四年，勅廟額曰告成，明洪武三年，詔禁樵採，置陵守，我朝列聖相承，崇奉彌至，康熙十一年，聖祖仁皇帝閱視黃河，慨然念后功德，詣廟致祭，發帑金賜其後裔，增守祠二人，雍正七年，世宗憲皇帝論浙江大吏敬謹防護，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親祭禹陵，孟姒氏子孫世居陵側，予八品官，奉祀歲遣致祭，尊禮有加，夫會稽控帶江海，千巖萬壑，擁護蘿薜，龍虎之資，風雲之氣，鍾毓亭毒，不可端倪，洪惟夏后，探穴得開世之符，覆釜固頃德之地，于是始者，于是終，詎非南鎮氣象深厚，足以發靈神聖哉，茲以修葺歲久，棟宇敝頹，下民鼓舞，樂輸其力，鳩工庀材，廓新廟貌，瞻仰靈祐，敢揚頌聲，其辭曰，

流星感精，神珠毓聖，石紐孕靈，泉源通性，九州拯溺，百靈授命，冠履不顧，胼胝何病，顧此昏墊，浩浩湯湯，毛龍翔躍，支祁披猖，爰詠相柳，爰因商章，木妖水魅，戰栗彷徨，於鑠洪功，天發神智，緇衣入夢，登彼玉笥，金板銀編，黑書綠字，疏瀹穿鑿，罔勿昭示，元圭既錫，四海攸同，玉匱追思，來乘六龍，敬奏天女，就戮防風，流留稽嶺，神祖行宮，猗歟明德，萬世是賴，沐日浴月，地涵天蓋，精氣去來，海山內外，坤廟千年，棟梁不壞，泥塗山樓，恍忽有無，長頭鳥喙，形體偏枯，乘蒐應德，河精獻圖，大章豎亥，颺拜歎呼，危軒載漢，崇閣連星，櫺楹震動，風雨龍腥，竄奔石怪，呵護山靈，祕文寶檢，遁甲藏精，皇矣我朝，明禮是崇，列聖南巡，躬親祭祝，精潔馨香，奠安嶽瀆，帝德王功，合一於穆，新廟奕奕，祗薦虔虔，輝丹耀日，蓮窒凌煙，后靈永安，后德長綿，庇我皇祚，於萬斯年，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會稽禹廟舊在秦望山南，夏后啓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敎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于此，今始即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致吳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輒就墓家禱祠瞻戀，後世順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瀉矣，間嘗搏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禹接貢帝中經，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以知水泉之脈，其後九隩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羣神苗山，大會計受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楯犇之跡，跋胝熏踢之容，過化存神，彷彿想像，鑄貌度事，亦因其所何況穀苟藏裘，爰宅憶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者哉，洪惟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邁績姒夏，聖聖繼承，先後合節，展義宣風，由將祀事，培護修葺，必慎必時，宮廟閎偉，光于前代，聖天子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絜牲嘉幣，駿奔在廟，宜益藝黍稷桷，塗糈丹雘，構雲煥日，犀壁且麗，以稱朝廷尊嚴崇祀之義，以慰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始功，被朔，越某月日克觀厥成，乃紀貞珉，繫之頌曰，

於皇惟清，紹天建極，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媲禹之則，陟跡時巡，至於南國，惟聖知聖，仰惟前式，降士隩宅，奏民粒食，萬世之賴，稽山岧嶤，精意日禋，虔以牲黍，亦越高宗，是繩是繩，豈惟古帝，永懷明德，風陵橋阜，嶷嶷穀唐，孰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綸綍，榱以宸章，巍巍王功，肅肅陵岡，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虔瞻，民僅士踰，時月之令，蒼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趍，法以身度，準以至衡，采椽已斲，茅茨既塗，龍夾浮柱，蹠忽隅扶，日月飾珪，鉤鈐爲樞，垣拱紫極，穴導蒼梧，

煙霞變幻，爛於有無，胼胝無能，宮室不卑，毋謂雕峻，歆獻以時，欽惟聖敬，于以奠之，昂爾靈神，是護是持，勸以弗墮，珉勒于斯。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敬

稽古六十四民之祀，秩宗以無主而推恩，七十二代之君，祭法以有功而望秩，是以龍旗攀陛，橋山謹劍，爲之陵，風竹班深，梧野奏英皇之樂，序星辰而郊壇，臺野西連，均刑賞以宗堯，殿林東峙，大陵享帝，欒櫨留啓筮之亭，有畀稱若，俎豆獨象封之國，而泥蠶河著蹠，厥八載以成功，嗣子消爭，冠百王而立極者乎，會稽有大禹廟，其來舊矣，乃者厥歲既遠，建設重脩，風雨連朝，梁匪梅而欲化，春秋何祀，山有木以宜刊，邑之搢紳，率諸耆老，申請大吏，遵奉詔條，鳩材庀工，斲楹塗壁，于某年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禮也，或謂白衣祗礪，故居指崑石之鄉，丹殿陰森，遺址列盟津之岸，過中條之廣野，避暑留宮，訪五嶽之名山，對泥表墓，石泉都遠，耀華廡于巴江，金柳城高，建蕊祠于夏邑，湘潭磯上，虹光騰鵲帝之金，嶙峋巖前，珠瀉瀉扇池之水，豐碑岌嶪，麵靈衡峋嶁之文，斷碣摩挲，蚪篆認崆峒之記，倚梯崖險，魏都之貞石留銘，望國雲蓬，蒲鄰之清臺崔巍，固不獨禁明脩龍，丹忱輸東海之民，殃免爲魚，靈貺答南浮之洞，已也，不知捍災鄉患，固澤之無遠而不留，崇德報功，于神之所依而倍切，溯自磐石探神符之秘，洚息滔天，釜山懷州鎮之功，老因留越，慰勞于聖妣，爰開脩己之宮，配饗祀以賢丞，勿替少康之世，逮及仍孫，倘嚴椎埋于陵山，支子分封，永奠烝嘗于越會，豈不以邀方不復，魂魄長戀乎茲鄉，穿壙猶存，衣冠不同，夫假葬哉，獨是不矜見稱于虞舜，無間遠嘆，夫宜尼，後之人，溯瀧水而念貽謀，拔梁山而懷舊甸，摧巖匪易，贊美奚從，所希秦望留巖，蹕記祖龍之駐，史遷好古，穴傳司馬之探，則謹就於越之遺勛，以歌詠聖神之不績焉，試觀嶠高嶠下，導流疏停，梳三門而厥二渠，縱扶風而沐潞，雨沛巨浸則窟梁跨遠，踰翠岑而蛟吸騰空，遂乃南脩彭蠡之防，北掘崑崙之地，期德發甲，少整冠紳，納履之閒，輔稽庚辰，得斬石疏波之助，撫檯夷于窮髮，山造積冰，追蠡馭于扶桑，淵臨沸水，山樵泥橋，徧積橋擲樹之鄉，形獲神勞，奠丹粟黃支之宇，罔勿親程，參篆，界別瓜離，赤埴青壇，十二壝蕃條孫之羅，種，擊鼓出瑞，三千里貢筐篚而同風，禹之平成大矣，然而栽梨蔽畝，壇標青玉，于衡嚴，望柳回車，目慘元魚，于澤渚，裸入狼臅之國，紹竟忘垂，迷登靈項之峯，泉邊共掬，民傳飲露，荒渺難稽，由到搢天，微茫莫辨，曷若三江麻麻，南條留疏，鑿之蹤，九山峩峩，東治若陶刊之烈，了溪流水，尚含仙澤，以浮藍，嶕峴荒城，長仰神功，于頹雉，石船猶在，遠想乘蹻，度弱之奇，畫角仍鳴，如聞濁水，傷枝之歎，是則赤帝之嚴，鑿，而懷襄之災，始平，蒼水之使來，而山川之理乃得，此會稽之所宜崇祀禹也，爾乃蓋地披圖，鈐天造厥，以南至六十日爲正，歲紀甲寅，步東極二萬里而遙，算操豎亥，咸金符而制崇，白乘木德而服尚，青任賢使能，公卿脩五等之制，貴胄尊齒，學校宏二序之模，定考績于三年，脩巡方以五載，聲爲律而身爲度，左應繩而右應規，夫且五行閒聽，朔之宮，堂脩二七，九等定惟貞之

賦，歲厥十三，夏罟春斤，民力厲畋漁之禁，史籤蓉誦，盧言納耆艾之規，元卷延垂，受寶籙靈符于文祖，白菅采純，塵精稽吉玉于名山，巖俎山楊，暎牟追而光燦，雞彝祀勺，施彫勒而鄉牛，牲用騂而先薦，心祭以闡而其祀，戶禹之禮，制備矣，然而東南巡守，獨傳大計之名，中外共球，共輯維揚之地，探雙珪于碧岫，月光華，裔四帙之黃圖，河山流峙，聲神用致，祠上帝于北阿，陽翟忘歸，泊餘航于南鎮，用以調權衡而平斗解，見者老而納詩書，至今白璧騰光，穿土啓千年之瑞，青山望幸，負扆留萬古之稱，是則百六年化洽之隆，莫盛于茅山之會，七千國聲教之訖，最著于玉泉之朝，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若乃駢三聖，制九招，奏六英，舞八佾，洞庭張樂，作大訓大化以闡功，夏籥成章，歌九敘九成而致物，由是蕊道陳最，復獄揮鞀，設五器而銘以垂，奏九原而功惟敘，命扶登以拇石，六府孔脩，詔大業以唐歌，八風丕應，階前舜蓂，遙分山嶽之輝，堂上孤桐，旁接龍章之色，大鹿翼而禽雲，玩圭錫而康歌，興禹之樂章明矣，然而帝乃持衡，竟退處，留于賓位，啓因嬪女，遂傳天樂，于人寰，嬰一璧于熊山，儕干儛，是擁三層之雲蓋，操翳，操環，未免神奇，難從取信，何似狐來自遠，妄待其歸，成室歌興，發轡，鑑山之麓，候人野望，始基南土之音，述洪水之慈民，裹陵作操，幸赤衣之貺我，覆蘭成吟，似鑾追存，剡水表棧鏡之制，如嘽樂奏，防山閒截竹之吹，是則聽厖尾之辭，乃以驗大夏之勤而不德，觀被髮之舞，益以信九歌之蓋而用威，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他若爭龜負文，青犬授簡，六甲陰陽之道，八卦勝負之符，黑書示兆，乎臨洮，綠字呈祥，于濁水，象垂括地，緡以丹繒，圖啓開天，檢之元印，爰乃岳瀆輯記，山海編經，臨流沉秘，景之符，衍籍圖，眞靈之要，蟲神現而天帝，賚寶文之册，龍關鑿而河神，獻金版之編，牧德符，河，杼山銘勒，舉凡衡華空同之上，霍濟嵩岱之間，莫不龍蟲，勞分，蝌書匾刻，禹之文章，蔚矣，然而白銀青玉，是封石殯之中，金簡紫文，猶貯瓊樓之上，元夷使者，授圖，在宛委山前，青虛眞人，傳道于陽明洞側，是以吳宮啓宇，書隨赤雀，以衡來，越女繰絲，繭托白魚而化出，向使二五九跡之術，徒受琅嬛，一十二卷之經，未探嚴石，東南有柱，不傳黃帝之中經，靈寶無書，空遇清都之元女，將見青泥欲記，而古篆難求，白馬空刑，而名山莫致，符絕龍威之獻，河空馬頰之疏，說地無書，冀州何載，仲舒淹雅，終難名異，烏于重常，子政宏通，且莫辨枯骸于貳負，是則虞廷巖巖，爲十三年受命之原，衡嶠苗山，閱四百載同文之治，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至若通九術，五勝，而師徒其與，定弱守，強攻，而城郭用作，膚辟宮辟，劓辟墨辟，律乃制爲三千條，象刑官刑，教刑，賊刑，割，無過乎二千鐫，詔血塗，以正誤，建鼓朝端，命天老而蒐兵，樹綏中右，蒼梧泣罪，寓忠厚于刑誅，元戊誓師，宏威明于步伐，因之乘駱馬，以御戎事，銀鉤車，以整軍行，戮相柳于崑墟，澤鑿三仞，鎮支祈于渦水，鐵鑊千尋，鼎鑄雌雄，金爲神姦之象，階陳干羽，舞降反背之苗，因鴻蒙而走鳥，脾，肉穿胸而庭有屈，赤枝被石，遠攻雲南之變，獨木浮船，毋伏尼陳之梓，雲中紅袜，盡佩刀夏，甲以來朝，江上黃龍，且掉尾，弭鱗而聽命，禹之刑威赫矣，然而專車節大，于防風，伸後至之誅，焚甲仁施，于大越，驗諸夷之附，當其舟航，市捨，玉帛方陰，而遂攻

曹魏以徇羣侯。伐屈蘇以威逆命。嚴埋銅劍。鑄舊金列宿之輝。地築刑塘。沙荷閻巨人之跡。夫豈若獄蓋四舜。吳刀出啓。罡步檄鬼。狂章命神。附會無憑。浮夸難據哉。是則奉辭罰罪。有綏服猶武之明徵。先祿後威。亦禮家右文之遺論。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爾其好綠惡紺。先信賤文。七表承風。九域復璞。肆眡均勞于厮養。儉勤秉教于甯真。絕細布以爲衣。鮮明水而蔬。顧貝銀玉。五品從興。茅茨土階。三等勿越。廉投餘而勤捉髮。輕尺璧而憐寸陰。顧絕遺簪。廷任雀羅之設。歎聞折頰。醪終帝女之投。雖蔣席祔鞠。器劍綫線之飾。而雕巒峻宇。訓遠典則之垂。大興柔利之蠱。爲居華帝。偶鑄麻山之幣。祇給諸侯。允宜令把元宮。膺司祿司金之福。猶且問周下士。切爲驕爲汰之愛。禹之儉德昭矣。然而玉色封蒲。甘醴著仙經之品。珠光造粉。增華傳墨氏之言。啓安邑之雕宮。丹庭紫殿。醉鍾山之華宴。玉柰金漿。說據違經。言眞罔聖。豈若士纔捲壤。千人圍封樹之坰。窆尙留銘。七尺登崚巖之石。斂形骸于終古。桐可爲棺。開都會于當年。門惟橫木。伐山易竟。改歲無煩。是則隧道之不及泉淵。實垂明訓。無余之不脩宮室。乃紹前徵。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其脩墨如以作師。引睪子而爲佐。立十二嬪以輔內治。得七大夫以贊宏猷。奚仲則車正是司。昭明則人時敬授。學于西王。綱而聖德懋。鑒于東里。槐而政令明。舉大費于陰方之中。避商均于陽城之下。忘有過人之質。染以皐陶。本無私啓之心。讓于奇子。瞻耕式耦。通方外以求賢。入水詢漁。乘虛中而適野。崴蕤蓮棣。資爲鎮俾之材。橫革直戚。訂作同聲之倡。夫且賜成光以紫龍之氏。封相土以收馬之勳。羣火焚林。隙數狙百蟲之號。分流鬬華。巨靈留雙闕之蹤。五丞備黃帝之官。羅風會紀九土。裴黎民之粒。稷奚宜歟。禹之旁求切矣。然而巫軸神遙。空枉雲華之闕。天官書猶。竟頒風后之咨。溯吳越而決江流。會稽六子。其金藥以求川脈。同受五符。歲以犧供。偵伯鷄匡襄之績。帆仍石峙。仰聖姑翼輔之勳。是則卿士之配明堂。尙傳越絕。昊蒼之賜神女。獨在塗山。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若廣采啓聖。高密鍾靈。駱明之世胄非遙。女狄之徽音不爽。參效瑞而星貫。昴月降精而珠墮。懷。遂乃越十四月而降生。厤十二年而佐治。鈴星首戴。時雖采以河源。壘斗胸羅。軒蜚文而玉立。參漏紹達聰之聖。偏枯徵行遠之勞。稻雨天來。木禾地出。乘船八月。早名懸玉兔之旁。夢日瀕河。終圖受堯壇之上。執桑苗以度地。沒爲紫庭眞人。入空巖而遇神。呼作華胥聖子。以至神龍行水。元龍御雲。祝融降乎崇山。蹕駕出于方澤。禹之符瑞顯矣。然面石坳石紐。地既傳鷄。女志女嬉。名遠互出。石傳開母。化熊之說無徵。坪號剖兒。剖脅之言尤謬。蛇身可驗。荒唐御寇之詞。龍家難尋。幽渺青城之記。以至通女台桑之野。解身陽陵之河。欲弭患而戕生。竟合昏而非禮。有崇何在。而乃神其蹟于慧苴之吞。重華未升。而早示其文于璇璣之握。此與夫黃能入水。朱熊窺屏。難以言詮。固其語怪者。夫惟栖神築館。爲紀昭成若之仁。庶子僭民。燕嘿威非常之瑞。觀參耕之歌。麟想游庭。酌菲飲之泉。鳳疑棲樹。是則玉簀書藏之地。寶鼎湖龍去之鄉。越樓甲橋之山。正舜葬蒼梧之野。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夫是以有宋開基。置守陵之五戶。前明定禮。脩告祭以三年。丹雘重施。新葺

在紹熙之歲。山龍作繪。皇圖自洪武之朝。我國家治繼三王。文敷四海。翠華親謁。鷹歆昭列聖之虔。丹誥新頒。膺籙展明禋之典。特遣皇華之使。昭告明神。恰逢輪奐之新。重開廣廈。當春令布。星槎拂漢以遙臨。不日功成。虹棟排空而上出。繞砌列蒼官之仗。表社仍松。塗塈依世室之規。夾窗有蔗。法遵積矩。度陰陽向背以成宜。訓凜卑宮。絕玉碣金鉥之華飾。圖九州于廡下。大匠咨班。模五嶽于楹間。遺經披益。展雲旗于枅栱。敢諫幡驂。棲金爵于觚稜。伺風鳥宵冕。旋秀發。紘綖垂亥。既之光。階陳蟒輪。春揭效子來之職。不是武梁之殿。曲尺還操。試摹鑪鼎之書。調戈重拗。實如任士。垂橘柚以盈庭。鳥尙隨陽。飛雁鴻之滿野。用以迎神祐。體皇忱。剡柄丹楹。輪三品惟金之利。奉盛薦。酬萬邦作乂之勳。仰複廟之巍巍。陽開陰闔。望佳城之鬱鬱。人往風留。明德長懷。竊效巴峽。無功之賦。煩言何補。竟同相斯。沒字之碑。銘曰。

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立極奄是。拯民魚頭。丕冒所訖。含生之儔。罔不鳧藻。頌厥鴻猷。緬昔中天。沈蓍未澹。舜華掩重。堯勳辭放。繡淵莫塡。忌土處障。玉牒天啓。金精胥降。往求平定。嶽麓之庭。八年于外。四載是乘。心劇形瘵。仰高俯深。植嶽以峙。刷河而渟。南蹈北過。西延東造。如風之熏。如雨之膏。通脈百川。回光二曜。大夏歌成。九天功告。鑿乎鼓之。軒乎舞之。光華復旦。卿雲爛施。龍蟠于野。龜遊于池。廼仲德讀。廼總帝師。於帝陶嬪。畀而天祿。彼微者理。彼危者欲。形期于緣。德誠以率。心傳既授。坤珍乃握。五玉二帛。來巡自東。升禪泰岱。幄瑞侯封。震澤底定。江漢朝宗。爲綱爲紀。成允成功。巍巍四明。迢迢五泄。有阜惟鍾。有水惟夕。銳湖帶前。爐峯環側。萬古存陵。一抔表穴。丹崖拔地。蒼松蔽天。玉笥山下。龍瑞宮前。銘搜稽勒。碑剔飭鐫。爰究爰度。有舄有楹。奉璋義義。新廟奕奕。旌揚其綏。豆羅其揭。階敷筱籌。璪蓋黍稷。維揚之產。厥包之錫。禮崇祀典。容藻頻頒。千秋萬古。瀕江礪山。虛室生白。飛閣流丹。宏規大起。密石重刊。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聖人含元化。於以開物而成務。王者通三才。爲能紹天而闡繹。惟夏后氏稽古同天。際鼗鼓軒舞之時。承皇步帝驂之後。握括命以贊治。黜帝載而奮庸。四海會同。神功所以大。高邦作乂。明德所以遠。緬尋往册。炳諸典謨。厥有云者。無間然矣。粤自元闢啓系。乾荒開永德之祚。白馬赤家。鼎宿叶金精之氣。雞丸鑛瑞。龍家耀靈。六月六日。發神珠慧石之祥。九尺九寸。表玉斗成鈐之度。虎鼻烏隊。殊其表。河目駢齒。呈其威。步想其蹤。耳傳參漏。是屐已嘉名錫。焉。聲爲律。權衡出焉。天授靈徵。有如此者。秉不違之德。懷可親之仁。克儉克勤。爲綱爲紀。左準繩而右規矩。輕尺璧而愛寸陰。深存擕挹。受責於東鬼槐。不自滿假。從學於西王國。用是承帝曰咨。幹父之蠱。洗河夢覺。低回禪渚之神。薦玉禮虔。想舉夏郊之典。生稟元哲。有如此者。皇初世嬉。淵獻陰行。后土冒沒。適逢浩浩之會。沈舊震蕩。爰徵方方之割。水府占塡。星之逆。澤谿鷲相柳之來。鎮數之窮。貌於九六。有疆在坐。害在元中。自夫石夷既升。土功荒度。雲華受牘。蒼使告期。召郭支使馭龍。登衡岳而血馬。因鴻家鎮支祈。命庚辰驅蓋律。百蟲將軍。疏靈經於山海。九河神女。探秘簡於華胥。

奠定山川，沐浴日月，六扈既察，九州攸同，中邦於是乎則壞，後世無慮乎其魚，咸允咸功，有如此者，六十五字，靈龜呈之，千八百國，豎亥步之，廣輪既正，夷琛畢集，黑風會紀，青龍賦祥，受命神宗，光啓夏祚，赤文錄錯之字，星燿河增，九術五勝之常，布化干羽，雖復巽大費而謨臯陶，問伯成而遜奇子，然而賚文既賜，木氣先騰，肆三聖而興，爲百神之主，帝眞冷而戒焉，民歌吟而就焉，大德受命，有如此者，於是行堯道，修舜緒，紀甲寅而鈐天，貢五十而履地，衮龍山鍔，輝煥乎元堂之上，肆夏孝成，鑿鍔於鍾石之間，雒鼎興戎，燕衣蒼老，牟追體大，鉤車制質，好緣惡聞，以正俗也，貴爵尚齒，以暢化也，命孟涂定五罰，以明刑也，操重策立三幣，以理財也，元都檢印，麻山鑄銅，是知幽明之故，春不斧斤，夏不罔罟，是彰仁育之德，循八風以立政，歌九敘以樂成，經緯制作，有如此者，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政德成而百姓仁，遂屈蕩定，而七表從風，猶復孜孜日思，慄慄厥上，史籤曉誦，百事勤修，振鐸揮鞀，五聲兼聽，立幡陣鼓，俯谷仰山，敬式耦耕，形勞一館，見蒼梧之縛，則拊背生悲，進帝女之醪，乃折頰興歎，廷間絳爵，淵衷愉易，而自寧，天下無蹟，聖體偏枯，而獨瘦，於斯時也，民承寬厚，世篤元同，一譬三面之鄉，咸矛鋩而服化，六府九原之歌，乃興道以奏功，德盛化神，有如此者，夫其務與民同，而稽天若，兼貫萬物，勞燭六幽，大德小心，聖懷慮慮，顯寄磨極，涵業斯紹，是以近遠儀軌，緣潰効靈，天地待以平成，子孫傳其典則，號之曰大，大之至矣，尊之曰神，神之煥矣，若夫人聖未優，曲士之穿鑿，迷窟攻益，短者之蔓衍，九疑飛仙，疏近蹤淺，涂山化藍，紀載荒唐，名鎮風詩，妄誌朱書之佩，術鎖金石，虛誕元女之法，擬末所記，揖神難言，豈知大而能化，建皇極以執中，神之所爲，通陰陽而不測哉，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洞接朱明，星分牛女，乾門坤軸，不殊五岳之形，靈臯奧區，即是九眞之地，當夫龍德內演，鳳蓋南浮，元圭穆拱，黃鱗載戢，廷揖耆老，七大夫夾陛而侍，樂奏大夏，萬玉帛稽首而頒，穆穆乎，皇皇乎，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曷云尚也，七十二封，可識之地，無以加茲，天地委和，形神歸化，藏弓劍於福地，取參徵於九天，軒鼎掄燿，虛傳鑿砥之山，虞符同符，悲盈零陵之市，絞葛終嶺，鑒轡載蘇，豈直治驪理者，猶詠南山之句，懷祖德者，長存木客之家而已，惟昔秦皇航海，肅欽會計之神，漢后登嵩，言尊姒開之石，人代屢易，陵廟無改，神明所伏，威靈肅然，閟殿猶存，空懷奏鼓之烈，雲棹載旨，焦增炤爛之觀，舜陛重光，軒臺竝煥，梁間風雨，如聞宛委之圖，壁上龍蛇，仍動青冥之色，曖曖昧昧，陰閉陽開，亭亭皆碧，雲蒸霞蔚，犧牲時薦，俎豆潔陳，所以崇德報功，稟神服教，爰稽祀典，敬勤貞珉，陟降在茲，其福咸集，清寧永奠，肸蠁靈變，模繪乾坤，爰效管蠡，虞之贊，鉤摘河洛，載書唐鄭，鮑之碑，敢作銘曰，混茫肇判，醇風雎盱，二靈握柄，十紀垂樞，洞啓巢燧，治備唐虞，亭形毒氣，流苞啓符，氏承黑帝，名蜚金烏，廣柔績毀，修紀靈扶，質懋聖德，用奠中區，聚粗躬執，胼胝形劬，久旅忘家，功著盤盂，揆地受蒲，開山有闢，青光東度，赤岸南逾，肇作鄂郭，辨析墳塢，九時攸敘，萬物昭蘇，高密受位，金成建都，扶登定律，亥既星珠，追思覆舄，遠徵騶虞，五瑞既輯，羣神竝驅，大越載狩，防風致誅，惟此茜山，即同鼎湖，蓬宇肅穆，幽宮鬱紆，

田棲茲島，頻守麗狐，雲雷樓陸，苦積龜趺，龍蟠蒼棟，螭夾層榱，神儀儼肅，侍衛踏蹤，玉女近侍，呂臣旁趨，黝牲用薦，璲斝載剡，神之格思，福此海隅，蜃梁息浪，水怪避塗，男耕女織，陽藍陰敷，澱翼無疆，億載所謨，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集島夷文

湯錫蕃

昔先王既有天下，鋪張對天之宏休，載烈象容，紀諸册書，爰饗其報，欽于世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如曰優入聖域，具著顯庸，風揮日舒，偕定河安，人物之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無所處而不當，即千百年廼一人而已耳，然則禹之賢，章章明矣，致于傳記，王之聞孫，散處中國，即其居于會稽之水，治其壓壇，以報靈德，最遠而獨爲宗，過是都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歲月已多，有荒不條，丹青之飾，十亡二三，鴉翅之覓，巍然高而大者，陊剝不治，人更衆觀，歎息顧進于闕下，易而新之，無所挾，實不敢率爾爲也，如是者亦有年，方今天子仁聖，懋建皇極，大敷古先，凡自唐虞以來，帝王之殁，有墓于原，雖在萬里之外，皆治使端正，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不可一二數，于是時也，此邦之人，竦然而言曰，昔之廟屋甚宏，以至于今經營于其側者，無復昔時，不稱明靈，不中儀式，神亦將無所附依，其奚以飭稚味于長久，言未既，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以及百司之執事，萬口和附，同然一詞，日月有時，則選材伐更，民采于山，干尋之名材，稱載而往，于是棟橈梁摘，楹檻之腐，黑撓折者，坦之廠之，謹修而樹之，雲壁潭潭，飛閣渠渠，陽開陰闔，軒豁呈露，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賢愚皆以爲美瑞，廟成大祭，犧尊青黃，牲醑酒食，崇言獨嗟，奔走悉有法度可觀，宗祝醉心，鄉人莫不加敬，若有鬼神，若髣若苦，可謂盛矣，維吾王之德，卓絕之跡，雖經策具存，尚皆殘缺，雜以瑰怪之詞，窺之闖奧，而不見畛域，故好語故事者，之越城之隅，鏤白玉之牒，上高而望，見山水厓谷，蟠鶴停峙，較龍遁藏，王孫多孝，虔敬祀事，其鼓駭駭，其筵肆肆，庶幾昭融，明德惟馨，王坳萬年，尚有典刑，惠天之人，蒙神之福，施及無垠，匪後人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蓋聞三代皆有祖功，而夏獨稱后，五臣成其聖德，而禹更曰神，王于及身，煥彼下土，動成永賴，廟在不磨，百世之下，蔑以加焉，粤自大塊分形，鉅靈啓宇，洛洞方懷，艱鮮未奏，雖有神聖膺圖，英賢接踵，而四海之廣，莫去龍蛇，九載之勞，難安巢窟，乃天眷其既，人發其祥，石紐之山，白馬之胄，足文履巳，竦九尺之軀，首戴咸脊，達三漏之耳，學于西王，舉自四岳，聲律身度，協平準于和鈞，沐雨櫛風，親胼胝于手足，琴木之庸

既施。觀河之祕書。啓濟水得綠字之傳。臨洮有黑書之受。支祈之神。逋鐵鎖于龜山。蒼水之使。舉金簡于石室。是以蹟麻五嶽之山。白狐應瑞。心契九疇之範。元龜授書。疏停道滯。操槳耜者三十年。植藝越原。華蓋茂者十二渚。猶且烈山咨鳥語之人。樹穀僧牛牌之子。冠星弗顧。展稅弗納。荒度功全。克艱績著。萬姓乃寧。九州是貢。建三正于邦國。而民知歲時。乘四載于山川。而民知器用。定五服于貢賦。而民知耕植。修六府于平成。而民知生養。任土有經。費河得利。東訖青光之野。南窮黃支之塔。西厭飲露之民。北達積冰之山。莫不記里于鼓車。垂象于括地。阜通其有亡。界予其樂利。貢金所入。大鼎具列其圖。方物所陳。小正莫詳其產。德基祇台。化徵漸被。由是兆民有乃粒之休。位載無其魚之虛。大矣哉。惟茲會稽之山。實爲揚州之鎮。始當敗土。符探覆鼎之藏。爰屆時巡。書奔南岳之洞。麟鳳集于大庭。玉帛來于遠域。鉤車綏旆。肇六馬之威。皮弁素積。與九夏之奏。會計之典。通行。精一之傳。問替。丕績聿宏。異時猶炯。梅梁奕奕。少康致俎豆之虔。窆石義義。大越表衣冠之重。百神擁護。明禋載其煒煌。萬壑回環。佳氣鬱其蔥鬱。象設長昭。靈心永託。自宋迄明。屢詔有司。加禮奉祀。我朝盛典斯興。致敬彌至。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土。考績貢流。式念前模。用懷舊迹。駐蹕會稽。賜金修葺。隆祀之餘。天章煥。世宗憲皇帝繼詔。命防護。遂得鳩聚工材。補苴陸程。官司成趨。祭告如經。高宗純皇帝鑾輿既涖。祀事孔明。授爵孫以世職。俾守陵廟。迨今上繼統。擬符。頒詔命祭。所以致其尊崇。報其馨烈。無不備也。邇者守臣以廟廷經久。修葺時形。爰乃授日庀徒。塗堊鏤木。民以悅來。上以心競。費金若干鎰。而新廟告成。于是層軒延袤。上出重霄。飛閣巖嶢。下臨無地。丹雘飾以朝霞。珠網垂以夕靄。松楠旅植。彩耀星日。重郎復格。鵲含煙雲。遙挹玉簡之峯。近瞰鑑湖之水。神燈煜朗。靈旗翠蔚。華鐘一聞。飛馭儼在。明德之遠。振古如茲矣。夫學懋祇承。虞書隆稽古之號。躬克勤儉。魯論著無閒之歎。典謨所載。上接郁郁。緒業所創。下開毫髮。故竹書燦其事實。莫忘平土之功。廟食萬以馨香。難盡鎮物之惠。敢追闕乎鴻模。用潤色于柔翰。辭曰。

於昭有夏。實繼皇唐。勞分流峙。智剖元黃。疏絃奠定。黎獻平康。忠弼草味。利肇農桑。惟王之生。允蘇其極。終陟總師。始由分職。四表重光。三壤咸則。日不懷安。旰無求息。建鼓聞朝。諫幡樹路。儀翟酒疏。厭山金鑄。文德外敷。神明內裕。既厚羣生。亦延洪祚。惟此名區。王靈所止。江海來朝。星辰下指。拱木風號。幽宮雲起。背嶺依巖。臨流俯沚。瞻彼崇祠。方茲興葺。金碧爭輝。朱丹交熠。畫閣翬飛。文楹蛟蟄。廟貌聿嚴。眞宰斯集。越山巒巒。越水盈盈。煙霞迴互。松檜敷榮。神光覆照。多福來成。爰揚懿美。俾勒厥牲。

孫星衍 程作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殷者。惟詩周頌殷序。有祀四嶽河海之文。禮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脩祠爲歲事。南北朝已來。有蓬萊海君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凝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祀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以漕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又封碧霞元君。國朝屢加封號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勅封羅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所著靈應。不可勝紀。浙江台州府松門山有天后宮。龍王堂。廟祀舊矣。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莅浙之明年。察海盜之鴟張日久。將大創。預絕其猖獗。偵伺之路。先請捐製大戰船。又奏請閩粵舟師會勦。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夥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二十有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竄匿者。又數百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緊神之功。廼命撫部所請。發藏香。葺神廟。御書匾額。縣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庥。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威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船。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靡。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神鑒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嘆咻。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視安堵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以効靈受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若天子之德。撫部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居坎位。女宿所居。故象儀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茲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靈應。錫予之盛。不敢以位卑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鴻圖翊運。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旣旣開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調伺以窮。取其鯨鯢。種其蘆荻。屏翰乘之。況有宿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煒是神宇。沧桑可變。祀典有舉。勿弛民務。勿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第一樓賦 并序

張鑑

蓋聞景怡治學。然糠見嘉於及門。麟士講經。織簾不辭乎別舍。鑫斯鳴則草蟲躍。雖虎歗而谿風生。物類相召。古今一致。何況文翁治蜀。郡人丕仰其風猷。薛漢明韓。博士羣遵其章句也哉。吾師儀徵夫子莅浙之明年。庶古訓之式微。懼俗學之不殖。爰於西湖築詁經精舍。選生徒其中。遵甲乙之科。垂金薤之賞。將以紹徐偶卿故敏就善之謀。矯鐙子嚴樂成慮始之誡。上則儲著作以備殿更之選。下則立頑懦以資石室之藏。昔東萊裴遹。頭拔者何多。安定名齋。設科者不一。有唐有涂。先正之堂。爰立。爲塾爲序。退息之室式昭。其南有樓。名傳在昔。集多士。宣講說。春風和。化雨洽。紬奧義于藝林。綿訓故于不墜。頓八荒於遠慮。紹千載之冥搜。非敎之以文治者乎。鍾得參末坐。幸推下流。象陸澄奪席之賢。有何憲抽簪之恥。不揆橋昧。謹獻賦曰。

伊古訓之將湮。賴扶植于明良。仿先民之講說。立精舍而式威。得爽塏于遠塘。遵秋水之一方。凱錫茅以

詁經精舍文集　卷七　二二一

築室復蓬草而開室邃蜿蜒以修弄疏洞達以啓窗允軒敞而晧旰用瀏灑而傍徨貯美目以遠眺亦登樓而遙望其樓也不廣不狹非麗何侈高甍崔巍秦宇爰啓藻梲波譎芝楣雲詭陰虯上負陽焉下止檻櫨相承欒栱交綺浮柱紹嶺以星懸文梁偃蹇以虹指扶欄翼張以鳥革天窗巘舉以遠峙循梯梯以徑度羌褱寰而上升既登降而周覽目愕眙而經營拖虹霓于棚楣列瑤光于綺檣挹流瑕之朝爽吸翠氣之清冷東則文淵海流翰墨之富金繩束筍勝藝錯綜向校農求餅臧聘守名記師春書垂史籍仲寶別其流孝緒糾其經南則敬文峙焉蘇庠州序莘莘俎豆雍雍筍虡鑪白抽黃澀洽儀具蒼蒼士子命儔歡侶青衿褱其好音樂謂奏其振羽于是背冬涉春感物念時歸雁載軒新魚戲逝長楊檻臥落華窗覓梶梶拂幕鶯莪映帷簾雨晦卷棟雲暝飛綠蘚類擢紅蓮房披禽鳴上下嵐光亦微風定翠恬不可殫知爾其朱扉曲折紅閣補綴方疏斜函交幌對結紫貝鑪灰明螺鄰榻琴瑟玉鐘沙版紅壁龍鱗之瓦齊排蝦蟹之簾幾尺帳則坐鶴曾安牀則擣龜既設稽叔夜之鍛竈不妨陸魯望之茶鐺並列其中陳以牙籤縱以蘇筍笙與珠囊琅函金櫃漢柏秦灰宗經惡緯戾說稗官讕言奇字玉栖之書金鑾之志琴號食罌珠名記事切綫割圖開山括地廣爲鉤沈窮極證據多張華所莫知牽束哲所不計異諸皇而彌奇非炎初而足祕爰有敦誨之意山澤之臞始則士窺終焉石渠貲餅東海瓶桶上都氣窮數馬跡迂劵驢家或等于提瑾智事類于盜珠非使然于利祿良有心以惠孚用私恥于蟲蠹終見誚于溢笑于是爭妍圖險角韻分題尖叉互作競病相齊劈箋刻燭落眉撚髭兀如槁木豁若冰澌唇吻鏗鏘舌肱律吹分析肌理研覈是非莫不飛廉以弄巧吐豔而炫奇亦有推十合一競今摭古法言幽求天規地矩抗心千載任其所取澡身元淵宅德藝圃案六經而校功眇古昔之餘緒甯越之勤不能過蓋生之篇不足數指歲月而程效登斯樓以爰處若乃巒光乍霽湖氣初晴酒旗歌板象管鵝笙珠喉囀澀銀甲彈輕遊人客國士女傾城鹿頭畫舫油壁香輪繁華如海魚鳥爲鄰盟鷗狎鷺戴月披星玫瑰滴露猩猩袁曆南都北里之曲千秋萬歲之觴斯王孫之極樂非吾人之所寧而況崔闕不樂吳質長愁繁欽之苦不增馮衍之蹙乎收望美人于天末獨含睇于芳洲咸竚月于西陸仰零露于素秋恫長繩之不繫惜時歲之盡道率操觚而染翰懼名實之不修願矢志于金石聊宣意乎斯樓

飛來峯銘　　錢福林

橫衝橋西南行五里靈隱寺飛來峯在焉懸流百步青氣千尺巨石不動因風似翔類峯將墮激瀑仍起洵人外之奇觀簡表之靈宅也若夫淙非春而亦鳴卉遇霜而猶媚歸煙乍擁則幽靈閟其真棲陽景初曜則茅椽成夫麗闕咫尺之間屢易其致于是入崖窮目鑑水洗心偶焉發綠率爾諧響爰卻磬石以爲之銘

嶷是非鋼沾衣是苔何處眞府山門洞開不見僧往有時月來空青百圭虛白四敞塔形孤標復采直上

氣與風陵勢隨雲往相望何處一亭倜東壁蘿搖綠巖花翡紅何煩畢力更見愚公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銘曰峯號飛來何來何往游衍天倪玲瓏萬丈一圍青壁半映赤城嵐迴雲蓋洞轉月明解衣磅礴覽物蕭散形忘慮消情至心展不知行始不知住終自行自住誰辯歸蹤理公之歎白猿之呼太空歸空太虛歸虛

重修曇書亭記　　胡敬

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尚所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庭阜者必跂望于竹巖經濮西者亦流連于茅屋況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事于采風之始振清塵于閭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曇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之所也鴛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瀕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寢之枕中時有一瓻之借閱來肆上不辭十笏之酬蓋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商渡尤家著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囊則璧典盈笥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問字有外家翠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爭推巍然尊宿王鈞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勛江關之望無何棠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亂丹鉛之本殘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縢歸于他姓槿花紅糝空餘理帙之痕蕉葉清濃漫隨論文之座綠陰匝地是處生蛀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苦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蓄于遙情愛才深于髮日輶軒昔歲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人睠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尚想追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垣酌尊酒以招吟魂如接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逸代之才白雲能來應懲生平之舊于以撫遺芬於未沫啓夕秀于方來豈同蘭上結遊徒誇觴詠滄浪重葺俱侈名勝已哉攬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詁經精舍文集卷八

阮元程撰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案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事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荀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借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德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卽爲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

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子貢方諾卽疑是見賢者之學與聖人合然已遜于曾子之唯一等是以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二賢之淺深于此可別卒之告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微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部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釋郵表畷

阮元程作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畷之權與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傳鄭亭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𠂤𠂤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𠂤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从𠂤郵之所以从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从一意其聲則借之于旁故與旁流旋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旁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葉樣書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表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陶傳注表樣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指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表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臬以望歸望注表猶候也　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高長發之球實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實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表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資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敎漢書賈誼傳曰植遺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資旒之義也資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贅之長增索隱如人贅疣餘剩物也詩大雅具奏其贅卒荒傳贅屬也是郵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言畷說文畷象作𢿱綴聯也又綴合著也畷兩陌間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畷綴畷畯義皆通檀弓下論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綴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輟車小缺復合象車迭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尙書立政綴衣綴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　貲則同音假借之字殺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祋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焉曰殺此乃以木綴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縈皮則可名曰綴因

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畯之字名之曰畯，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徹邑，迺即徹用田竟，竟自濠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紆東疆，右還，表于竟，覽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覽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蹈軍以表為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為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相以表綴為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鄭表畯者，鄭乃為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致遠道，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道也。畯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耰祭之處也，而鄭表畯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竝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葵

葵為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疋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為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蕙之名，而但曰蔡山韭，蔡山蕙，爾疋不釋葵，其曰蕓葵楚葵戎葵蔡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蕙之例也。六朝人尚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昭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為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即葵二字葵人轉聲）者，以花為玩，不以葉為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為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岐，而多駢，識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岐，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即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為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約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其種固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種食耳。

阮元程作

易消息解

嚴杰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為義。易緯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為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為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即效法為二八六之三畫，以為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為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為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人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為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為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言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為候，不論餘卦，與稽覽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畢矣，豈聖人設卦以盡情偽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諸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遯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為陽之生，消為陰之用，不以陽生為積善，陰生為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為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敘六十四卦，其言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凶也，以陽生為吉，陰殺為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王弼不明此理，騁虛誕之辭以言易，其盈虛消長之次不詳，於繫辭家傳概以為不經，嗚呼，既以為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

易消息解

汪家禧

陰往陽來為息，陽往陰來為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為餘慶，退巽為餘殃，在六畫者，

復至夬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市火益實豐盛之時，持益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象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象三言消息，微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尚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益不盈，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禄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于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且氣萌，鮮不翻然悔，悔思遯，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道乎外也，替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可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遁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于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闢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至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敎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嶔鍾，嶔然爲眞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語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洽及附節，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于天，豈虛語歟，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于東漢，盛于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侘傺，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于朝士，外如支恭明，竺道安，竺或，竺思摩，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于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于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設行，流爲神仙，如眞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曾釋氏者，言施捨，齋菲嚴，震以禍福，蠢而未精，以釋通儒，言李翺，翺著去佛齋說，假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同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道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程修受學華山，鄧子圖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鄧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

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借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處，拯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義敎，雖少歲言靜坐，言禁惜，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雖久無弊，論者或據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盧蜑不昧，顛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歟。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書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三代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舍此無所爲學，卽無所爲儒，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斯時之儒，有誠僞之分，未有異端之惑也，老子與孔子並時，不待闢而學者自不惑，孟子生於楊墨盈天下之日，辭而闢之，廓如也，自時厥後，儒與二氏之出入消長，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二氏之興也，其始不過方外士，厭一世之紛囂，耽空寂以自娛，全其身於亂世而已，而人心不正，遂以害乎天下，自老子倡其端，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一變而爲申韓之刑名矣，又變而爲蘇張之縱橫矣，漢初人主信其說，雖汲黯太史談輩，亦皆惑之，魏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爲元宗，競相慕效，糟泊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至梁武帝好佛，釋氏又熾，其說愈微，彌近理而大亂眞，生民之禍烈矣，物極必返，宋周濂溪，舊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而始學於陳希夷，邵康節信道不惑，班於君實橫渠之間，而始學於李挺之，則由二氏而返乎儒也，然濂溪非康節比，朱子嘗謂康節于房之流，又云康節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則其去二氏猶未淨盡者與，至明道出入老釋者幾十年，朱子亦皆究之，則所謂擣其巢穴者，至其巢穴者也，嘗謂有漢伏董孔鄭諸儒，而聖人之經賴以不墜，有宋周程張朱諸儒，而聖人之道於以益著，皆實功也，後漢書儒林傳序曰，游學增益，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朱子曰，程門弟子，下稍多入禪學去，皆流弊也，漢以名節矜，而羅織鋼，朱以道學目，而遭黨禁，皆儒之阨也，而守之益篤，其流風代有其人，顧其中說經，能不爲傳注所蔽，不爲索隱新異，是爲鄭氏功臣者，蓋寡，爲學，能知行並勉，敬義交惕，不淪于空寂，足爲朱子的派者益鮮，要之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偏廢，而不善學漢儒，則溺於詁訓而已，不善學宋儒，未有不入於二氏者，此則學者所不可不鄭。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太初元年者，漢厤太歲在丁丑，而古厤太歲在甲寅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者，漢厤初改建寅，以冬至退人前一年丙子，故漢書律厤志稱太歲在子，而古厤則爲甲寅之冬至也，史記厤書殘闕，太初之術不傳，其厤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補入，首尾七十六年，卽推步家四章爲一蔀之法，其間歲陽歲名，不多舛錯

又與爾雅不符。當有錯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征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爲褚先生所續。章俊卿疑爲劉歆三統厤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逢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厤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己巳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厤而非漢厤。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續改也。厤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本文與漢志略同。其下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即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接于詔書之下。今試顧詔書上文。既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是理乎。漢志載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爲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不同。唐書厤志引一行曰。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間。多以歲陰紀歲。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難者云。太歲與歲陰太陰爲

一。閼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自厤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自後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竊謂古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之法。當從前說。若太歲太陰歲陰三者爲一。當從後說。超辰之法。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律厤志。引永元十四年崔融之言曰。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即服虔注春秋左傳之所謂摧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說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厤太歲跳辰。以是年冬至爲甲寅。漢厤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爲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罪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此古厤之歲星也。漢書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厤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太初在奎婁。此漢厤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厤與太初厤紀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

爲太歲在寅。一以爲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度時有盈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過約舉大端。續漢書律厤志引與恭宗新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蓋三統厤。由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超爲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尚餘三十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古之年。荒遠難稽。據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其實不可盡信。若以漢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本星度之語核之。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閼逢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有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閼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夫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厤漢厤之異。致啓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逢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厤術甲子篇之爲殷厤而非漢厤。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紹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歲歲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律厤志者。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厤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是也。（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云。歷以庚戌爲上元。蓋不用超辰。同歲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此數即歲星超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得積次。左傳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是據者。太初以前。雖無可考。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謂星而在大火。是年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

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推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爲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是度何疑。至於虞恭蔡邕。並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說者以爲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爲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及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是皆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既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矣。蓋改元自在丁丑。而歷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壬寅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丙子。則推至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丁丑。而正月前冬至歷元。則太歲爲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閼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閼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罕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知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紫宮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歲。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一。三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莫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如此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即命此年爲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者。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寅爲右行。歷天盤十二宮一周。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爲左行。歷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于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精晰也。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爲陰德星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以太陰配四象及鉤陳。則太陰爲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歲星以十一月出斗杓建子。太歲當在子。而淮南繫之太陰在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爲閼。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此其詳盡也。太陰由寅而左行。（據淮南及史記。）則太歲由子而左行。歲星之于天。則由丑而右行。

是太初元年。歲前冬至。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矣。淮南言歲星次舍。與太初悉合。若甘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偶未晰。而漢書天文志承之。遂成岐說。律歷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婺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婺女。明以正月爲十一月。蓋用甘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歷爲主。決不舍太初而從甘石。其諸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青龍者。散文或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爲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名攝提。豈得以太陰歲星爲一乎。故太初元年之名爲閼逢攝提格者。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鶚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是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厤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即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厤之元。太初厤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閼逢攝提格。可知爲厤術之元矣。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宜撰

西湖講舍校經圖。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主講教文所作也。先生金海著書。木天傳翰。學淹漢聖。名擅經神。東堂搜毛版之書。朱殿瓠蒼牙之注。六儒名世。五緯在胷。豈直爲詞臣而已。嘉慶壬戌。請假歸閩。芻金娛親。書衣永趨。鳳以密邇鄭門。湖洞藏櫝。蟠泓下武。蒜之山。挂席汎廣陵之水。蓋今大中丞阮公。學使者文公。皆先生座師也。史遷游越。子貢入吳。北道之主是依。而學之風不墜。房陣遠爲博士。試四五百人。杜冀隆說春秋。雜三十六事。觴俞聽樂而聲殘。震其愚聞。輪扁庇材而鑲攜。就夫繩尺。術眞有四。門亦盈三。先是中丞闢詁經精舍于孤山之麓。以課經學詞賦之士。一椽煙水。四壁絃歌。雲霞結朱墨之緣。文字消

冶游之氣。先生以其近文瀾之祕閣。兼山水之奧區。自湖之南移館於此。遵明讓永嘉舊篇。幸術搜齊梁佳本。古井絕深。鐵鎖編絕。會中丞屬揆等纂輯經郛。而先生總其成。比事之旨。參諸沈渠通義之例。附乎邱葵。七經異同。三傳沿革。蓋準乎此也。今夫周情孔思。未必緊魚鳥之緣。霞想海懷。不礙識萍花之面。琴脩百禽。鮪膾五侯。打頭落葉。無非勸後之書。出手梅花。已悟圖中之易。一篙春水。大有蟲魚。千古青青。不因泉石。分將蟹火。給事鐙紅。滌向鷗波。崔珉礙綴。谷那律爲九經庫。虞世南作行祕書。然則此圖以校經名之。示謙也。揆舞堂不入。神士羞稱。已附執經。敢呼都講。虞忠選士。識魏遷於衆中。叔向聆聲。召謎明于堂下。在三之義。能不毫然。先生將以癸亥十月之望。筮吉逗朝。屬爲後序。夫謨周之影。留于學宮。國喬之盡。貽于永好。況如揆者。與糖蟹之議。懷舞鶴之慙。驪駒在門。青衿改色。孤蘆無恙。山水方滋。自崖而返。我勞如何。則茲序之作。亦所謂士伸于知己也。

擬撰爾雅圖條例

趙坦

古人詁訓。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詁。有觸類旁通之助。

族屬有親疏。禮制有隆殺。皆由五服以推也。釋親一篇。略具此義。當置九族圖于前。而宗法圖喪服圖附焉。庶親疏之義。一覽可得。

宮室堂階之制。悉寓五禮儀節。釋宮特概舉爾。餼顧謂之璧。即今之瓶爾。會見畫工作陶侃運甓圖。繪作酒甕。此類今當刊正。

三代器物。質文互異。自昔繪畫者。多失其眞。今參酌之。如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古以豆爲量名。容四升。其高廣之制。並容臆定。

樂器之長短厚薄侈弇。皆音律所繫。大鐘謂之鏞。即古之鎛鐘。大鼎謂之言。即今之鳳箭。悉校訂周密。不仍舊圖之謬。

經緯星之具見經傳者。未可枚舉。今特繪恆星圖。及黃赤道圖于首。俾十二次瞭然可睹。其歲星之說亦附焉。

疆域互有沿革。九州之名。爾雅與禹貢異。與職方亦異。說者疑爲殷制。今擬夏商周各爲一圖。

邱陵山谷。古人命名。多取物象。如敦邱宛邱之屬。確有其形。若大山宮小山霍。酈氏于廬江水下誤讀大山宮爲句。此類未可從。

水泉源委。有難名狀者。泉一見一否爲濺。今浙東浦江縣之月泉。與月盈虛者或似之。山左之趵突泉。及今浙江錢塘之梅花泉。其泉脈皆自地底淵翻而出。當即濫泉。概舉以廣異聞。

草木兩花不同。古今命名亦異。釋草之荼苦菜。南人謂之地芥。冬月開黃花似菊。至四月開花蔕茸茸作

絮。圓轉似輪。故月令云苦菜秀。蓋謂若茅秀然。得諸目驗。斯爲不謬。

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如蝦蟹五采具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鳥之類。分晰最難。今邨郊間有鳥。雄者深白。尾長久許。雌者絳色。短尾。頭有叢毛。若古方勝然。蓋時乃見。過此則隱。確然可定爲戴勝。依文爲狀。終影響爾。

獸畜之屬。惟鼠屬稍繁。當一一別白之。鼫鼠豹文。從許氏說。信古也。豚牝驪牡元。從鄭君說。蓋衛風豚牝三千。實包牝牡。若豚牝爲句。則是衛之戎事田事皆以牝馬充之。可乎。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裴松之注吳志。引虞翻別傳。翻奏北海徵士鄭元尚書注違失事目云。成王疾困澣凡。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天子類面。謂之澣衣。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竊謂儀禮士喪禮云。浴衣于篋。又云。浴用巾。抱用浴衣。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抱晞也。澣衣即浴衣。名異實同耳。蓋既用浴衣。浴事已畢。故云澣衣成事。若祗澣濯裳衣。何云成事之有。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抱用浴衣。如它日。疏云。抱。拭也。用生時浴衣。拭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又云。絺。用細葛。除垢爲易。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蒻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由此推之。巾用絺者。以除垢也。衣用布者。以拭身也。蓋古人凡朝祭大典無不浴。浴畢拭之。以布謂之浴衣。鄭氏則謂之澣衣。既以濯解洮類。又言澣衣成事。言濯畢而拭以衣。成事猶言濯畢也。濯畢然後相被冕服。于經文情事亦合。此蓋鄭君據禮而知者。非謂澣濯衣裳也。虞氏不悟此指。遂以譏鄭。學者復不知鄭氏澣衣成事之恉。謂虞氏以此譏鄭。則又非矣。或又疑爲濯之上有股文。當云洮讀爲濯。引周禮守祧注證之。然鄭注果讀洮爲濯。則惟以洮爲濯。不以類爲濯。虞所云天子類面謂之澣衣。連文證之。明是舉類以該洮。與鄭相反。何以譏鄭至如此之甚。知其說未安矣。

六飲解

徐養原

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醫涼醫酏。入于酒府。按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醯濫。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涼則此經濫也。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也。酏則此經黍酏也。惟醴不在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面謂之醴者。殆以其可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截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截漿也。按說文酉部。截。酢漿也。从酉戠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合。賈公彥以爲截字。从戠从酉省。戠之言戠。米汁相戠。漢時名爲截漿。此說不知何據。即如所言。當云从酉从戠省。不得云从戠从酉省也。醴者。說文云。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就。又酒正五齊。二曰醴齊。鄭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疏謂泲齊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也。涼者。先鄭云。以水

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按內則有漿無涼。鄭氏云。漿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漿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漿。孔疏云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桑雜之辭。說文涼作醇。云雜味也。其義亦與鄭合。又案管子曰。冬日不漿。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漿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復懸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屑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此即漿人所謂涼。數醫者。有二說。內則云。或以醴爲酸。後鄭以此當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厥醴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案醴與體爲六飲之二。今以醴爲酸。則非醴非體。故以爲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醴爲醫。其說云。醫與愆相似。實一物。按說文無醫字。先鄭引內則作愆。今內則作醴。後人所改也。又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殹。惡委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从酉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殹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隱嚏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脈之。令病者呼噫。噫。一作醷。莊子曰。生者喑醷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醷爲梅漿。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拇枝指之病矣。醴者。鄭注酒正云。醴。今之粥。醴飲。粥稀者之清也。注內則云醴。粥。說文。醴。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醴爲粥。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漿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者。鄭氏以爲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謂清糟也。泲曰清。不泲曰糟。糟用椑。清不用椑。四飲皆有清糟。故后致飲于賓客。有醫醴糟。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醴醫醴糟。而酒正於醴。獨謂之清。蓋以醴爲貴。故得專清之名。內則序飲。亦惟醴言清糟。蓋可見矣。四飲兼清糟爲八。并水涼爲十。列子曰。晉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中庸說

洪震煊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爲訓也。爵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夷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證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中者。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謹常。遜言恭色。逢練事體。則解朝章。雖無雲直之風。厥有袖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庸。

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戮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爲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子雲云。甚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此以庸爲平常者也。揚子且欲去之。況乎孔子而以爲德之至也。荀子曰。鄙夫反是。好其質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汚備俗。備即庸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聖賢不貴平常之庸矣。

中庸說

徐熊飛

中者。藏也。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廣。故能爲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爲體。功爲用。不可相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傳言中三十有五。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古聖人言道。未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舊庸熙帝之載。皐陶謨曰。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太宰職曰。保庸。司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功即在。堯舜之平地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案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錄無書。司馬遷本傳云。十篇闕。有錄無書。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凡百三十篇。而十篇闕焉。張安注遷傳。言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餘鄙陋。非遷本意也。謹攷孝景本紀。全篇俱在。與漢書景紀。迥不相同。且班固漢書。成於章帝建初時。褚先生乃元成閒人。而索隱以爲褚取班書補之。其誤甚矣。孝武本紀。其文全取之封禪書。而亦閒爲增改。如李少君爲深澤侯舍人。而以爲深澤侯亳人。薄忌即謬忌。而以爲亳謬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爲大夫。頗乖意旨。至大通將軍下。多天道將軍四字。或謂欒大四印。合五利爲四。禪并天道玉印爲四印。然細玩本文四金印。似合五利將軍之印爲五。而天道將軍之印。則又別刻以玉。故下文總曰佩六印也。不得遽以爲非。此篇剿襲本書。乃出之後世陋儒。非少孫之筆也。禮書自太史公曰至垂之於後云。樂書自太史公曰至族。文筆古雅。且其中並有今上即位之文。其爲史公元文無疑。惟兩段後。漫采禮論樂記。泛論禮樂大意。與漢事無涉。此當爲褚先生所續耳。兵書即律書。易云師出以律。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足證兵律相關之意。即太史公自敘。亦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

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且行文閎博精深。似不得更疑有竄入之者。漢興以來將相年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完然全備。無可議。惟天漢以下。非史公所能及見。或爲褚先生續筆。其中謬戾甚多。如劉屈氂本澎侯。而誤以爲彭城侯。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子長史高字也。表例書名。而誤書其字。王章爲安平侯。而兩處皆誤書平安侯。張禹之卒在建平二年。而誤以爲鴻嘉元年。悉與漢書不合。殊可疑也。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爲文。而附會之。然汪洋恣肆。筆意絕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三王世家。亦本贊文語意。敷衍成篇。多取廷議封策補之。其間亦有誤處。如元狩六年。徐侯燕賈爲太常。而曰太常臣充。公孫賀爲太僕。而曰賀行御史大夫事。又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從殷制。合伯子男爲一。且以武五子傳參校。亦多不合。豈褚先生有肊爲增易者歟。龜策列傳。自太史公曰至豈不信哉。中有今上即位之文。與禮樂二書並同。當亦爲史公元文。此下乃褚先生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者。或并敘論亦疑爲褚補。則又非也。傅靳列傳。敘事簡括。有法則。與曹相國世家樊酈滕灌傳一例。非史公斷不能作。豈少孫所能哉。蓋十篇中景紀兵書傳靳傳三篇全具。並無闕文。禮書樂書將相表龜策傳四篇。其上半篇尚仍史公之舊。至武紀三王世家日者傳三篇。不特與史公元文不類。且恐非少孫一人所補矣。此外如秦始皇本紀。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張丞相傳。田叔傳。滑稽傳各篇末段。或標褚先生字。或書低一格者。勿論。至惠景閒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蕭出征和後元地節建始等年號。封禪書載天漢時事。賈誼傳載昭帝時事。韓信傳載韓曾續侯。酈商傳載終根免法。李將軍傳載李陵降匈奴。衛將軍傳載賀等坐巫蠱。主父傳載太皇太后詔語。酷吏傳載減宣杜周傳文。要皆不得定爲史公之筆。故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公孫宏兩傳中可議者。以爲後人竄入是也。竊謂漢志太史公後。即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又班彪傳言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觀。蓋其事。注云。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云續史記諸儒。有劉向、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哲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蓋此書爲後人之所續補者甚多。固不僅褚先生一人而已也。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後漢書班彪傳。並云。史記闕十篇。有錄無書。所缺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晏注漢書。稱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褚先生傳。然序目本無兵書。顏師古已糾其繆。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辯肆浸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二篇。固未嘗缺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即位之文。便非出自遷手。何以并年歲而斷之。觀其自敘。三篇。原止略舉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載天漢後事。爲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增補。而本書要無缺者也。傅靳傳。班書多仍其舊。其敘事簡而有法。洵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當有目而無其書。舊說皆謂武帝惡其類己削之。不知遷書至宣帝時始宣布。武帝曾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必不作詆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册文。而略於事。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爲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泰誓之比。亦未可定。紛紛指駁。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蓋史記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徒見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屬之少孫。則三代世表。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之數。而始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麻書之附麻。日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以後事者。凡數十處。安能一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斯爲謬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九

性情說

汪家禧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于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氣。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崔氏說。

性情說

胡繪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性。在天爲六氣。在人爲六情。有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

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于人。其爲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奧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易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以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陽。陽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陰承乎陽。則順矣。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易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性義。一六爲水。性知。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音灼注引翼氏說。皆與之同。白虎通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者土之精。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尊卑之象。禮之敍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繼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亦同此說。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十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白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太元合。必賈逵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象知象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易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遺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

奏議亦皆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易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雙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爲道。脩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脩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繭如卵。繭待繰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碩、密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鑒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即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

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鄭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即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孟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遺然。求其所固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格物說

洪震煊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于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即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扞

禦。近取揆度。是厥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沖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于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僇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即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即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尚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乎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詁訓具有師承。或尚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其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愼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

人所好。狗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格物說

謝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註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即事有終始之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滅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雖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所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即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蓋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尚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縞貫成堇。范甯注。縞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一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即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疑。夫子云。予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曾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蓍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毌生。從毌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毌則非一數。維縷道妙。必絕虛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量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屮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己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衰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答詳。蓋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子。備數故功成于筭實也。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毌之恉。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恉。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毌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即一毌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毌十之象。是一毌之恉。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毌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即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哉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毌之恉。又即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鑄、大鎔也。一鎔毌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丕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堅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下字皆从一。从丨丨者。上

下通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毋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毋。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毋本古語。故荀子德充符曰。以可不可爲一毋。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毋。一起一廢。應之以毋。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毋九野。假眞訓曰。夫道有綱紀條毋。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即孔門一毋之恉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盤石一毋。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毋。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毋之恉。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發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毋之恉。即六書之誼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絜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授受。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繹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解已。忠恕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烏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爲。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賾。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跲。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即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簀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爲之探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星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而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煥煥乎。不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最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己。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詁爲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繁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至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宗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即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威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得。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違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即非禮。知行必由己。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貳之風既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醻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恉。以天理爲禮。而復禮之恉遂晦。嘗按說文。复往來也。曲禮曰。禮尚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捭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爲通。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即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即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既爲禮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即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尚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

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殷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指。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 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文云。能獸中堅。故偁賢能。而強壯偁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韋下云故借以爲皮韋。烏下云故以爲烏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攝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爲偁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伽。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伽。案晉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从炎。則爲熊。熊而从能。則爲罷。熊罷皆猛獸。能亦熊羆之屬。又曰。彤。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騏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詁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禧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悉。順之均之爲伽。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于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羆足似鹿。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考險瀆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屬右扶風。後漢耿況封險瀆侯。故劉昭補志云。險瀆屬州汧陽縣下。引闞澤縣道記云。險瀆縣因原以爲名。今縣東古城。是漢理之所。晉省。據云晉省。則晉以後無險瀆。今此鼎銘有險瀆字。其爲漢以前鼎明也。酈善長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今鼎銘曰陵。則亦非秦物。漢帝諸陵。無有以陶名者。惟定陶共王冢。在濟陰定陶。共王以哀帝故。稱恭皇。丁姬稱帝太后。漢書外戚傳。丁太后崩。上曰。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送葬于定陶。丁太后稱陵。則恭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曹州濟陰縣下云。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形也。據此。則定陶共王之冢。實稱陵矣。漢家陵寢。往往因地爲名。三輔黃圖云。文帝霸陵。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武帝茂陵。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恭皇葬城有陶邱。因號之曰陶陵。與哀帝崩。王莽擅政。丁傅旋敗。恭皇仍貶稱定陶共王。傅太后曰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然則向之稱爲陶陵者。亦且爲王莽革之。改稱曰共王冢矣。外戚傳所謂徙其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是也。作史者著其襲曰共王冢。銘鼎者當其盛曰陶陵。皆紀實也。陶陵在濟陰定陶。而右扶風險瀆汧二縣。實供其鼎。故其銘曰險瀆陶陵共廚銅鼎。曰汧共廚銅鼎。二縣而同供一鼎。惟漢鼎有此例也。嘯堂集古錄載漢汾陰宮鼎銘。既曰汾陰共宮銅鼎。又曰平陽一斗鼎。汾陰平陽。河東郡之二縣也。是亦二縣同供一鼎之例也。漢好畤供廚鼎銘。曰長樂飼官。曰大官中丞。長樂屬衛尉。大官屬少府。二官同供一鼎。猶之二縣同供一鼎也。長樂飼官大官中丞同供者。曰好畤共廚銅鼎。汾陰平陽同供者。曰汾陰宮銅鼎。與險瀆汧同供者曰陶陵共廚銅鼎銘詞一例。正無庸泥陶陵當在險瀆也。漢孝成鼎銘。曰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謂長安廚官所供孝成廟鼎耳。非謂長安廚有孝成廟也。又何疑乎險瀆之供陶陵。與陶陵之不在險瀆也耶。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第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司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指。俱舉武陵太守星傳爲說。而二鄭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晉書天文志所云。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于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書禋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

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司祿于國城西北。宋史禮志。謂熙寧舊儀。兆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是與隨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案司中司命司祿。皆文昌星。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牲有樂。有祝辭。祀止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南郊從祀。列內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皆從祀于郊壇。晉咸和八年。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文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圖壇。凡三等。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司祿之名同。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注。司中司命屬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即文昌也。盧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爲小神。漢之荊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民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迥不相涉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綉

文昌星象。古祀典屬之天神。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班固漢志。則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二志所言。皆缺司中一星。與周官不合。說星名者。司馬之說爲長。若武陵太守星傳。謂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甘石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則又與文昌六星名同實異。蓋四司鬼官之長。考之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君注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人小過。作禱告者。疏云宮中小神。漢志掌之荊巫。與文昌異。案楚辭九歌有二司命。所云少司命者。當即星經所云鬼官之長。其大司命之謂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其祀文昌者。則始於虞。盛于周。沿于漢。而謬於宋。按虞書禋于六宗。鄭君注大傳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孟康注漢書。說與之同。此祀典之始見於虞者也。周官禮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君以爲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君以爲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周公明堂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六宗之神。與鄭氏大傳注合。季冬。舉祀天之神祇。鄭君注謂司中司命與焉。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寔告天宗上帝。有周時文昌之祀。合于邱。分于兆。通于祈。衍于告。此祀典之盛于周者也。漢書郊祀志。述武帝時祠神君。謂以爲神君最貴

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漢律曰。祠祀司命。宋元豐詳定局引漢儀曰。兆司中司命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丑日。此祀典之沿于漢者也。魏晉以還。尚遵其舊。至若梓潼神張亞子始見于崔鴻後秦錄。姚萇稱帝。始建祠祀。謂之張相公廟。原係土神。與文昌大別。唐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然皆初不以爲文昌。宋建炎以來。始封梓潼神爲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遂使天辰土神。渺不相涉者。忽混而爲一。道士之說。遂稱帝君之神。降于世者十七。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時爲孟昶。北夢瑣言。遂以爲僞蜀王建世子。則尤爲荒謬不經。其後遂塑土爲像。綠幘烏衣。兩童子夾侍。名之曰天尊地隍。皆里巷相沿。與古之祀文昌者不合。考宋熙寧時祀儀。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元豐後稽之舊禮。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祀以立冬後丑日。是北宋時文昌祀典。尚合古制。南宋後遂以文昌梓潼。雜爲一祀。不知文昌係天神。梓潼係上祇。張仲呂光係人鬼。三者判然無緣相混也。大抵古之天神地祇。後世多謂爲人鬼。如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其神皆天駟房星也。而或以爲宛宗婦人寓氏公主。竈君者五祀之一也。而五經通義以爲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或云名隗字壞子。東漢者望祀之神也。而俗云姓黃氏。西王母司厲之神也。而俗云姓侯氏。諸如此類。不可窮詰。文昌其一也。惟據經傳以祛妄說。專主戴匡六星。一語。祀之以天神之禮。斯合乎古矣。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禄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官。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災。鄭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遣命隨命三科說。人命修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當稱司命。或列于六宗。周祀以槱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吳商爲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禮言煙。積柴實牲體。升煙報陽。制與槱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尊祀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發矣。按風俗通明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彝尊謂此非文昌之司命。誤。又案此即漢祀文昌之始。全氏祖望謂士大夫家文昌自宋始。然尚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在祀典。祀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臆斷。元以五福太乙之壇。時掌于道流。而文昌遂溷于梓潼神。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即呂光孟昶。李商隱梓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應爲人復爲神。孟昶以花蘂夫人。鑄像宋宮。而誤。尤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說文尒正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並稱。蒼即蒼頡篇。雅即尒正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質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發

其體例者也。夫爾正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爾正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爾正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爾正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被之。爾正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爾正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貿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幕暮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爾正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爾正。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淆譌也。衖門謂之閎。所以止扉。亦謂之閎。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閎也。而非閎也。紅蘿古其大者薺蒿薺實。以說文考之。薺則薺實也。亦有爾正不誤。而說文誤者。赫告也。而以爲礼吉。是誤告爲吉也。蓺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蓺爲大。是誤蓺爲蓺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爾正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爾正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敉。以瞀爲瞀。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氓靜也。說文有蔋無氓。其萌蘊漸。說文曰夢濃餘。鎬侯之爲鎬也。牟母之爲蝥也。白蹢之爲蹢也。商何之爲蔋也。叔節之爲蛛也。刀魚之爲鮦也。雪耳之爲蕈也。昌蒲之爲菖蒲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借之迹。不特爾雅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爾正。增益偏傍。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爾正謹謹禮禮。今爾正並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窩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爾正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

阮元程作

浙江卽岷江非浙江考

浙江卽岷江。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浙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道。疑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蹟。古今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蹟。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考江爲岷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考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臨平升山之西南。今塘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新閘通潛達于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塘入海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浙水迴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

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雖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棧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築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穎所引吳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于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率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本主于舍中而記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啻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設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設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蹟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治學之士。所中心悅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闡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鄧江

浙卽南江也。言三江而不及浙。言浙而不知其爲岷江。則謬且百出。不可以不辨。漢志師古注。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而未言南江之爲浙也。韋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水經沔水注引郭景純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知浙爲三江之一矣。然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以浦陽細流。與浙並列。則仍不知浙之爲南江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酈道元注。山海經謂之浙江。後人沿其誤。謂浙漸字相近而變。不知史記唐皇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是秦時已有浙江之名。其直云江水至會稽。則爲大江之流無疑。說文解浙與晉灼同。於漸水云出黟縣東入海。則出黟縣東者。自是漸水。而非浙水。可知山海經之浙江。正漸江之譌耳。水經沔水篇。江至石城分爲二。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此浙江爲南江之明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又云。吳伐越。越起師逆之江。禦兒卽今石門。越絕書謂吳越戰地。則兩國相持之江。在今石門。歷錢唐而入於海。謂之浙江。亦謂之南江。蓋禹貢三江。其由揚州瓜洲之間入海者。北江也。由太湖至松江入海者。中江也。由石門過錢唐至餘姚入海者。南江也。知浙江之爲南江。而三江之支派定。知浙江之非漸江。而岷江之源委明。程大昌禹貢論。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其論最確。安得以黟南小水。當南江之目哉。若胡朏明知分江水之至餘姚。而未能暢其說。全謝山知禹之施功至會稽而止。而又謂大江之水。無由東行至浙。是未識古今變遷之理。舍岷江之正流。旁取新安諸水。則尙未能知浙江。安足以辨三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實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遊。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濤。而浙江常挾海潮雪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淪。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湖。湖源直去。則馴至于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彷彿遂而合轍。懿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漸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而入海。自石城之派後涇。潮不通于故瀆。且狎注于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爲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爲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爲穿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于岷山。所失匪淺。又焉怪乎朱子京并欲改漢志之[illegible]江爲浙江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于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浙爲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于漸水。但言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江水者。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從彭蠡入江。延江水從西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燎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皆細釋酈氏舊文。參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于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于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塘爲尾閭。世未有支股不通而血氣能達于尾閭者。岷源既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蕩潏激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强之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于

是人苦鹽水。勢不得不捍江以衛民。白居易之祠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幅。人力日興。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

胡紹

浙江者。禹貢三江之南江也。按說文水部。江字下次列沱字。云江別流。出嶓山。東別爲沱。其下即列浙字。云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字下次列漸字。漸字下次列渭沫三水。皆他水東南入江者。是浙江係岷江之分流無疑。其于漸字下解云。水出丹陽秦南蠻中東入海。則秦縣所出之漸江。自別爲一水。至錢塘而入于浙江。而浙江之經流。自從南江出也。古今說三江者。惟班固郭璞。條列分明。足爲定論。班志之論三江也。於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于蕪湖下云。中江水。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鄭道元水經注引班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爲南江。是浙江爲古之南江也明甚。今本漢書。無江水自石城東出。迤吳國南爲南江之文。但于吳縣下有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當是文有脫誤。鄭所見者乃六朝古本也。近儒不據此以訂今本之譌脫。反謂鄭氏改易班志。是固未嘗綜班志而深考之也。蓋大江自西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東至吳縣南。南迤經見至錢唐。又東至餘姚入海。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淞入海。其經流則東迤毘陵。由江都入海。江都最北。故班氏謂之北江。蕪湖據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南江在漢晉尚循故道。故郭氏亦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義與班氏同也。鄭氏之注水經也。南江故道尚秩然可考。沔水篇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鄭注云。江即北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經流知之矣。下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迤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水。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與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迤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迤寧國縣南。又東迤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又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又東迤貢橋下。又東迤諸山南。又迤官倉。又東迤餘姚縣故城南。又東迤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此南江之故道。即浙江首受岷江。至餘姚入海之故道也。若漸江水之出三天子都而合于浙江。猶之穀水盡溪之合于江耳。後儒昧南江之經流。而以漸江水當之。遂謂浙江與禹貢三江無涉。或又謂鄭君之說三江也。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嶓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是浙江非南江矣。然此乃初學記中所引爲鄭元孔安國之注。譌舛失眞。竝非康成之注也。且考之經籍。則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近。故三江之說。宜從許氏班氏。而不從僞鄭注文。而浙江之爲南江也以明。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實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及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葬。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竝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竝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鄭道元淯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是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潁川。師古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啓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龍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留。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遍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大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林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皆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皐。鄭氏謂隰皐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概言之耳。天下土田奚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鄭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動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化斗杓

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鶴鑒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傳。劉向九歎。訊九鄣與六神。王逸注。九鄣。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卽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交龜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龜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太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起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

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鄭特牲云。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旋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咎　金鶚

咎古通用。士昏禮。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臯。臯陶一作咎繇。臯咎聲亦相近。古韻蓋着豪尤通也。故鼓鼓字从鼓咎聲。

釋庸

庸古通用。禮記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備。故有代義。庸又通賸。易同人乘其墉。釋文云。鄭作庸。

鄭氏云。小城曰附庸。附庸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誦。書堯典。悠悠誦。釋文馬本作庸。誦借作頌。故亦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閣。左傳閔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鏞。書洛誥。毋若火始鏞鏞。漢書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閣鏞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禮記左傳毖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貫　金鶚

貫古通摜。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澤鬼神。說文。摜、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澤鬼神。是貫與摜通也。說文解貫字云。貫貝之貫。从毌貫。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摜之摜。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摜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摜作慣。蓋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貫又通闗。鄭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闗。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衛使者。注云。貫、鳥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闗而止之闗也。鄭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闗者。彎弓之限也。孟子所謂彀率也。張弓中闗。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尙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闗而止之闗。則不失其彀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毌。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釋祗　金鶚

祗古通振。禮記內則。祗見舅子。注云。祗、敬也。或作振。書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樂書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祗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楰恆。楰與祗聲同。曲禮祭於鬼神注云。祭、致也。祭或爲祗。祭與振聲相近。漢揖埒碑引作祗。云、告也。祗與祗聲亦相近。皆祗振相

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郱鄑郚郚字音茲而从曾寅蜜二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虔兮麀與疧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誄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巖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眞相通之證也又眞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晨字从日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皆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豈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自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圻即振字又通作幾字禮記車不雕幾幾釿也班固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即如支眞通也微眞通即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益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忯忯愛也漢書敍傳姼姼公主孟康注引作姼姼愛也

釋葵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朧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又用葵參用薑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薑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蠫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醓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鉶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蒸兎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兎葵也詩曰言采其茆驅兎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尊周禮朝事之豆有茆菹又爾雅蘠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又菽蚍蜢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芣苢一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蒿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即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脚之名飽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即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即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蜀葵古所謂蕣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莖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兎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即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余正釋天云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王氏農書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足即向日向日即古所謂葵菜第今人並以葵爲花品不以爲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士虞禮鉶芼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兼秋蓋即今之秋葵鮑照園葵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豳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鉶芼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種周蓋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紫殖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百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蓄蒐葵郭注似葵而小汋啖之滑即劉禹錫所謂兎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淪爲蔬者尚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蕢戎葵注今蜀葵也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即荊葵爾雅蔵蚍蜢注今荊葵也一曰蜂葵爾雅蔵蜂蘠蕭注華紫黃色或謂即今蘠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菴謂借葵喻形非謂旌節即葵爲得其實至葵之向日其說已久而不能無疑左傳葵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亦言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則向日居葉而不屬於花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顯西南晞亦未確指爲花至杜甫詩傾陽逐露葵許白雲詩遂有向日錦苞之語則專言花能向日按向日葵一名金盤菊花大蕾重開則低垂似無隨日轉移之理況子建所云傾葉藿莖並稱說文藿未之少也玉篇謂之豆葉則亦專指葉而言未見豆花漠漠朝暮轉向也或謂秋葵日中盛開至暮則斂謂之向日則與牽牛花見日即萎者相反物性不同良亦有之非驗之秋圃弗能知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覲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梧翻駁曰康王執瑁古曰圭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圭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梧今按顧命篇同字凡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嚌拜則以同

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酷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祼是也。晴者、說文云晴也。則太宰之晴。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梧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玥字之誤。而玥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祼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玥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玥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玥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梧。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賞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並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頮水。鄭所定本作灑頮。翻駁曰成王疾困灑几洗頮爲灑。以爲滑衣成事。洗字虛。更作灑。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頮面謂之滑衣。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洗頮爲頮面。與灑字有別。故怪鄭君作灑。今按洗與灑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虢職云。故書虢爲濕。濕既爲古洗字。是作灑正從古文。鄭既以洗爲灑。又以灑爲滑衣者。謂王服滑灑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滑灑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頮水爲句。馬氏曰。頮、頮面也。謂服滑衣頮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洗也。考昧與梯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梯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尚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梯。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𠤎。重八爲別。古文作典。說文八部云。典、別也。又廾部云。典、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即本古文尚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典三苗。鄭恐後人不知典爲古別字。故注云典猶別也。與說文典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典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尚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尚書猶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尚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玥。古𠬝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梧。謂之酒梧。成王疾困灑几洗頮爲灑。以爲滑衣成事。洗字虛。更作灑。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說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祼。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梯毀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梯毀之氣於華山也。梯、聚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梯。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梯。山是傳今文者作梯。古文家作昧。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梯。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尚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梯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梯。昧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梯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𠬝、乖也。從二人相背。廾部。𢍰、戾也。從廾而典。典、古文別。是𠬝訓乖。乖從典。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頮水。馬注。洮、洗髮也。頮、頮面也。按沐稷磧粱。見于禮經。洗髮則無之。古灑字有櫂音。灑洗聲相近。故康成以洗爲灑。釋爲滑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滑灑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頮面謂之滑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嚌宅。說文口部。𠯑、𠯑爵酒也。从口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𠯑。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𠯑用以嚌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𠬝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竄經兩淡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梧。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瑁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尚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𠬝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𠯑、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臣鉉等曰。冂、冋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鎛鐘牧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𠯑、𠯑爵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𠯑。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觀下文太保乘璋以酢。則同爲祼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即瑁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宗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

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鋝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粗之名蓋始周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即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盡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懼儿洗頹爲濯以爲浴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頹面謂之浴衣誤莫大焉案洗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浴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浴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皆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蓋當爲柳古柳卯同聲而以爲昧甚遠不知蓋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發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邶北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兴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恭戾也从艹从兴兴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北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慎也

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鋝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辭疑赦其罰百鋝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鋝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鋝六鋙也鋙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鋙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鋙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鋝鋙也鋙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鋙北方以二十兩爲鋙案鋝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劍上制九鋙中制七鋙下制五鋙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鋙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鋙注云今東萊稱戟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鋙爲一斤四兩弓人檿三鋙鄭亦以鋝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土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重皆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鋙爲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鈴戈戟劍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鋙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鋝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鋝鋙二字古通馬氏以鋝爲六

鋙固非叔重知鋝鋙同物而據古尚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鋝鋙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鋝鋙二字形相近薛尚功鑑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埒今考定當爲錫貝卅爰爰正作爰與埒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翠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爰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鋝或作鋙文既殊而音隨異矣鋝鋙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訓鋙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即鋝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尚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鋝又通借作選饌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鋙鋙即鋝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狸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鋙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鋙爲字下鋙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鑒至以鋝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鋙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鋝當爲鋙弓人之鋙當爲鋝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元 程作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文正公筆究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文正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嘗紹興十九年曾孫師孝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一

策問史記載尚書堯爲今文堯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洪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又今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尒疋謐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內部螭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谷蘇讀帝曰咨若丹朱敖馮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帝舜戒伯禹咨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俱與史記同高宗肜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作付命付附古通用

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韙成備各以其敍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韙與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鯀按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於古文則爲弟然則鯀乃弟之謚也伊非作成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誥後故以爲成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尚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拱生於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戊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蒐以勸南僞僞與爲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尚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嵎夷見書疏古文作堣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曶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胤誓今文作鮮誓見大傳古文作柴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之教稷子注引孔安國曰稷肖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國子則稷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彔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彔波此及今文並云彔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馴鳥獸蓐尾以尾爲微揆而敷以揆爲揆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既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阮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矛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賞爲理邪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邪夾右碣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蔵同類蔵作毋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眞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卽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卽以爲古文均失之矣

策周史記載尚書就爲今文就爲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郟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尚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證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

能明明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及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至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遂亡又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何以明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註而錄之則使作辨懌作怡靜作謐始作謝蠲爲作禹鐵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薨則大熟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尚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就爲己出就爲非己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瀹鍾浩瀚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尚書亦若是焉已矣

策周史記尚書載就爲今文就爲古文

周聯奎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尚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當取史記所載覈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殷書周本紀之引泰誓甫刑厤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酒誥燕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爲烏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尚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既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爲肆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己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眞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竄也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尚書於張生歐陽生寬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其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寬二

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大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尚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尚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偏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鑿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罔不言也。發明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所信爲眞者。實非眞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尚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尚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軍之對引之。何由而預見耶。嘗考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即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書。遂據以著錄耳。若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僞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證。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即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僞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尚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爲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假令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即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讀說。正獨歐陽博士讀說。而夏侯博士不讀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朱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間。五經家法稍增。經博十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續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嚴顏氏。掌教弟子。此博士分經之目。故博士立而經學之家法嚴。東京經術。所以盛于西都也。且漢世之立家法。不獨嚴于立博士而已。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然則漢舉明經。亦嚴家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然則漢舉孝廉。亦嚴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鍾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讎東觀。各校讐家法。此雖宦官猶知之。況博士乎。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注。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就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吳良傳。東平王苍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此師法之明于上者也。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此師法之明于下者也。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蓋漢世治經。凡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儒林傳。孟喜不肖。趙賓之學。上聞以爲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受延壽學。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肖。皆曰非也。此雖誣善之辭。然卽此可見漢儒明辨家法之嚴。與漢代崇儒亦嚴師法之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選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師法之證也。其必貫之博士者。家法之明。明于博士也。西晉承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至永嘉之亂。或減爲九人。或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則家法于是紊矣。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秦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故前後書多言家法如此。至于秦儒之淵源緒系。則皆散見于儒林傳與藝文志。而網舉于陸氏釋文。茲不具論。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遷儒林。蓋然可攷。及東京之盛。一師教授恒故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書門徒三千。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興弟子著錄萬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所載漢碑。間或一見。如治梁邱易。有重安侯相杜暉。蘇明。治京氏易。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鄒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喬。漢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閻葵。費叔謙。治小夏侯書。有成陽閻葵。廉仲絜。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昏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睦。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鮪叔河。從事武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閻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龢。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紀。爲范書所本有。三書有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劉宏師事劉逮。治

歐陽尚書。王阜受韓詩。孔喬學左氏之類。是也。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穆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書儒林傳之外。爲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廉扶文起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重與同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候霸傳言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爲郎康成師。見鄭康成傳。摯恂爲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資所承。不列于儒林傳。而互見於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述家法。確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燕平石經。皆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用儀禮。論語及盍毛包周。蓋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故石經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之家法、未之或辭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其在此也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繹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閒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隱士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于魯詩。張蒼之於左氏。並溯沿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傳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迄四百餘年。如高曾之授昆仍。淵流之衍枝潰。是之爲守師說。一曰通小學。漢儒課學僮。必先諷籀書九千字。以得其恉意聲形。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詁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經立。故詭更正文。牆壁虛造。則許書訂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說。則班固糾其謬。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研文字。從聲形入。莫不考鋭于蓍卜。準則于籀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爲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竝上探象緯。下明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乾坤鑿度。質萌芽于先秦。河雒諸篇。乃朕兆于東漢。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鉤摘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陋。闡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之體。亦約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析理。或錯經以會文。或辨經以校誤。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費氏說易。卽本繫辭。依經之體也。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誼也。由左邱之古經。知嗣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詆繆斐之傳乖。辨經之法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音者。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

如某之例是也。正讀者。聲有通借。故爲變化之詞。如某讀爲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改讀者。字或由聲而誤。或由形而誤。故爲救正之詞。如某當爲某之例是也。觀夫賈逵定弟圖之異字。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舉一反三。餘可識矣。一曰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氏詩。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恉。半表發夫亭毅。注禮之書。先引徵夫杜鄭。譬後海而先厥河。非數典而遺其祖也。繇茲家法。闡厥微言。以故用日少而畜德多。稀文通而見義遠。函雅故。綴道綱。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謂儒。惟漢儒斯不媿焉。故家法精。漢學明。家法乘。漢學廢。謹授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賈乃明。是爲考。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迄乎戰國。諸子紛拏。遭秦滅學。典籍灰飛。宿儒遺老。口耳私授。馬迹蛛絲。十存一二。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肯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爲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獨廣。寬弟子爲田王孫。是時梁丘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駿。五鹿充宗。充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後漢范升。呂羌。梁恭。楊政。祁聖元。張興。興子魴。張璠。杜暉。皆治梁丘易。施讎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丘賀之子臨。及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莫如。邴丹。由是平帝時有戴賓。賓弟子劉昆。昆子軼。及景鸞。皆治施氏易。孟喜又以田王孫之學。授白光。翟牧。孟寬。饒趙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恭。洼丹。觟陽鴻。袁良。良孫安。安子京。與敞京子彭。彭弟湯。及梁竦。任安。徐淑。宗資。許愼。虞光。光子成。成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丘之傳益盛。焦延壽以孟氏易授頓邱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軻。戴憑。魏滿。孫期。楊乘。崔瑗。郎宗。宗子顗。折像。樊英。唐檀。弟五元先。徐穉。李炳。劉寬。韋著。虞尙。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爲章句四卷。以授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由是韓歆。陳元。馬融。鄭衆。荀爽。宋忠等傳之。乃有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永。爲高氏易。至費氏興。而高氏遂微。又有韓氏易。其原出於韓嬰。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友。以其學傳朱雲。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爲白氏易。自永嘉後。唯費氏博士。王弼亦皆治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比干。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霸。黃霸。堪傳牟卿。許商。孔霸傳子光。而光又得

牟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炔欽。章傳云敞。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雒陽鴻。賈逵。宋意。張馴。與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爲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平。班伯也。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秦恭者。馮賓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世傳寬學。至高。爲歐陽氏學。林尊受其業。以傳平當。及陳翁生。當傳朱普。鮑宣。翁生傳殷崇。龔勝。朱普更傳桓榮。彭閎。卑宏。桓榮傳何湯。胡憲。丁鴻。鮑駿。張酺。鴻傳陳弇。劉愷。巴茂。朱倀。桓榮又以其學傳子郁。郁子焉。焉孫典。以其書世爲帝師。郁傳楊震。震授武儀。陳翼。焉傳黃瓊。楊賜。而歐陽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歙傳禮震。高獲。曹曾。曾子祉。於是治其書者。又有楊寶。鮑永。尹敏。牟長。宋登。朱寵。張奐。杜喬。宗資。張馴。而歐陽氏之學。於東京爲最盛。此皆治今文之學者也。安國本伏勝弟子。所得魯壁古文。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此亦止伏生所誦之二十八篇。其增多之書。未得列於學官。安國亦不敢私授。故都尉朝以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其師傳雖歷歷可數。而終漢之世。不見有增多之書。且兒寬旣傳歐陽生學。又從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而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夏侯建亦嘗師事歐陽高。高之學出於兒寬。寬可知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悉出於寬。寬之學無異。卽安國之學亦無異也。夫漢世所爲古文尙書者。有蓋豫之古文。有杜林之古文。蓋豫之書。周防傳之。杜林之書。徐巡。衞宏。傳之。賈逵之訓。馬融之傳。皆杜氏漆書。而非安國壁中書也。他如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等。亦皆治古文書。然非晉梅賾所稱之孔氏古文也。詩至漢代。傳者四家。申培與楚元王。及夷王。魯穆生。白生。同受業於浮邱伯。以授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江公。許生。徐公。培魯人。其所傳爲魯詩。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許生弟子。又有王式。式更受詩於徐公。以傳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長安傳兄子游卿。游卿傳王扶。許晏。廣德傳龔勝。龔舍。而治魯詩者。若博士江公。右師細君。及劉向。卓茂。許晁。李業。魏應。包咸。劉伉。魯恭。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等。俱能傳其學。轅固生。齊人也。作詩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蒼傳翼奉。蕭望之。匡衡。而師丹。伏理。滿昌。班伯。皆傳匡衡之學。張邯。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皆以其學至大官。徒衆尤盛。而白奇。景鸞。伏湛。伏恭。陳紀。[illegible]亦並治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賁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公。王吉。子公傳栗豐。吉傳長孫順。豐傳張就。順傳髮福。而鄧惲。薛漢。杜撫。澹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恂。張恭祖。唐檀。公沙穆。夏侯恭。侯包。陳囂。皆守學教授。並治韓詩。河間大毛公亨。以高辭之學。授毛萇。爲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衞宏。賈徽。而鄭衆。賈逵。孔僖。馬融。並治毛詩。班固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遂廢矣。周禮出自河間。所謂古禮是也。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

子。多往師之。及賈徽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衛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興。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繼之。而儀禮之學興。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臺記是也。蒼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爲大戴之學者。徐良也。爲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祐、高誘、盧植同治之。爲慶氏之學者。夏侯敬、慶咸也。王臨、蔡鈞、曹充、及子褒。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嘉。嘉弟子貫公。貫公子長卿。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蓋嘗爲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徽。徽子逵。修其學。作左氏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嚴鳳、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業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說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彭祖、房鳳、王璜、金子嚴、孔奮、奮弟奇、奇子嘉、及李封、許淑、服虔、高彪、張恭祖、張馴、穎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臣也。胡毋生傳公羊氏學。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嘗從胡毋生受公羊。而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鮑敞。從仲舒受業。嬴公授孟卿、睦孟。孟卿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廣授筦路。彭祖授王中。安樂授冷豐、任翁、劉向、王査。禹事嬴公。而成於睦孟。以授堂谿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同事安樂。路授孫寶。王中授公孫文、東門雲。雲授馬宮、左咸。至張寬、申輓、伊推、桓寬、宋顯、鄭興、李育、戴宏、羊弼、楊終、何休、荀爽、徐淑、蔡母君、趙昱、嚴鯤、杜瓊。並治公羊春秋。故其學最著于西京。盛傳于東漢。治嚴氏春秋者。鄄恨、李章、丁恭、樓望、承宮、鍾興、周澤、甄宇。不下數十家。治顏氏春秋者。張元、魯峻、丁直、馬萌、呂閭、吳盛、夏侯宏。亦不下十餘家。瑕邱江公傳穀梁氏學。以授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問。千秋又事皓星公。以授尹更始。及更始子咸、更始之學。合左氏爲一者也。丁姓授章昌、更始授翟方進、房鳳。江公孫於宣帝時爲博士。以其學授胡常。常授蕭秉。而申章賢、夏侯勝、蕭望之、史高、劉向等。並右穀梁。由是大盛。至王亥、梅福、尹敏、侯霸、段肅之流。復治穀梁。而其學遂與左氏公羊相埒矣。夫諸家殊說。莫如三傳。如方進房鳳從更始受左氏。復從之受穀梁。胡常受左氏于更始。而嘗受穀梁于江公。彭祖以公羊名家。又兼治左氏。是其參稽互證。固有會諸家之說而折衷者。然其著論傳授。支分派別。未嘗稍離其宗。傳論語者亦有三家。魯人所傳者。爲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夏侯建、韋賢、賢子元成、扶卿、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人所傳者。爲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其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孔壁中。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注。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爲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禹以論授成帝。至後漢而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孝經亦有今文古文之別。藏於顏芝。出於芝子貞者。爲今文孝經。出自孔氏壁中者。爲古文孝經。長孫氏、江

翁、后倉、翼奉、張禹。並傳古文。各自名家。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劉向校定其篇章。馬融亦爲之作傳。而世不傳。注孟子者。始自楊雄。後漢程曾、高誘。俱有章句。唯趙岐題辭與文義合。而傳述不顯於常時。爾雅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且終軍亦以豹鼠之對受賜。可知漢初此學授受不絕。故賈逵之詩。及史遷之徵引尙書。毛公之作詩訓詁。其閒經義。大率悉符爾雅。今所傳犍爲文學。及劉歆注。歆之學出於揚雄。徐如樊光、李巡、諸家。皆傳自漢代。而唯許叔重說文解字。悉宗雅訓。以明六書之恉。蓋眞能得爾雅之傳者。要之漢儒治經。始由學官之分建。繼因師承之不移。故其爲學。專且精。不作鑿空游衍之說。自賈逵鄭興父子。漸會羣經之義。至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於易初治京氏。又傳馬融之學。而以費氏爲宗。書因賈馬訓傳。爲之注解。其論前人時事。悉有確據。於詩兼治韓詩。後作箋申明毛義。毛詩依康成爲重。其經文久而滋誤者。多由鄭箋而正。周官禮記。以張恭祖之傳。集與衆賈馬雅達廣攬之說。讚而辨之。作周官注。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後世慶氏曲臺並亡。大戴無傳。幸有鄭注。津逮來者。春秋嘗治公羊。後通左氏。作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以闢何休之異說。孝經鄭注。鄭志及中經簿俱不載。然陸德明以爲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唐初去漢未遠。則相承或非無據。論語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夫諸家訓釋。往往安于所習。互相詆激。康成考先儒經訓。而集其大成。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惜乎元風大暢。僞說恣行。孟子爾雅之注。均已散軼罕存。故鄭氏之學不盡傳于後。然其遺說閒出于他書。好古之士。保殘守缺。誠能裙攟緒言。遠宗古義。則將由高密之門。窺昌平之津畔也已。

周代書册制度考

汪繼培

周時書册所用。見於經者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碧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廿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襄卅年傳。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廿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廿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硩蔟氏注。方、版也。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槧。栟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方版牘皆以木爲之。論衡又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牒、札也。簡、牒也。札轉注相訓。册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篅。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牒札。皆以竹爲之。方版牘爲一類。簡策

牒札爲一類。合而舉之。則謂之方策。方策之用。有謂以字異者。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左傳正義云。凡爲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是也。有謂以事異者。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又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承其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儀禮正義作尺二寸。）孝經議半之。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謙焉。尚書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束晳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二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耳。後漢書曹褒傳云。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据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釋名、藁板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藁爲牘樸。削藁爲牘。當必減小。史記匈奴傳云。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即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板。蓋便于更換。不復編綴。學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諸肆簡諒。學記云。呻其佔畢。畢即簡。見爾雅。佔即說文笘字。潁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六弢即太公六韜。其書蓋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廿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篋所用盛書者。尚書納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淮南子精神訓云。通許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緘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僧虔傳又云。楚王冢書書絲編。周時裝冊藏護之法。亦略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簡。今通作策。策乃馬箠。故左傳統朝聘之以策。服虔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箠。明其字通用。故服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云。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杜預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穎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牘。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鍇曰。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殳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从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柧。蓋策與簡俱用竹。方與柧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與六經異。而依禮疏。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字耳。六經之策。既皆二尺四寸。則無長短之異。許蔡皆以爲一長一短。兩相比附。蓋主朝廷策書而言。非所施於書籍也。其容字多少。則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按二尺四寸。固可容三十字。然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者。脫亦二十二字。則每簡不必定三十字。且一經而每篇每簡。字數亦不必盡同也。至簡之廣狹。及方與柧之大小。則未聞焉。聘禮記言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言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則每方字數及行數。大略可推已。其編策也。用韋。孔子韋編三絕是也。其編連之法。上下各一行。觀冊字之形可見。大抵春秋以前。書籍皆用竹策。至六國以後。始有用帛者。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漢書藝文志曰。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此用帛之證。蓋其時百家競起。文字益繁。固有汗簡所不能勝載者歟。又有用金玉者。周官職金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其金版。說者以爲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張衡西京賦曰。乃爲金策。用錫此土。金策。猶金版也。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保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蓋朝廷大典。聖賢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此非常之舉也。其常用者。則竹木而已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代書籍。竹帛並用。漢以後。始用紙。帛與紙多裝爲卷。自五代鏤版行。而後裝爲冊。漢成帝時。命劉向校書。其上戰國策。晏子春秋列子諸書目錄。輒云皆已定殺青書。可繕寫。殺青即汗青。惟其用竹簡爲書。故云然。黃長睿東觀餘論云。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永初爲安帝紀元。是東漢猶用竹簡。顧漢書藝文志。多計卷

數。此必以帛爲之。可舒可卷。故云卷。此兩漢竹帛並用之證。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此律法用策長短之度。其他書籍常準是。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此朝廷詔令之策。不與書籍簡策類。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說者謂後漢和帝時常侍蔡倫始作紙。顧漢書外戚傳已有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應劭曰。薄小紙也。是前漢已有紙。特不以充書籍用耳。魏以下書籍始用紙。荀勗穆天子傳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此書籍用紙之證。自晉迄唐。並裝爲軸。加以書袠。或云五卷爲一袠。隋時祕閣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庫。皆以益州麻紙寫。經庫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此隋唐裝收卷軸之制。陶岳五代史補。每邸檢始刊文選于蜀。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此書籍刊印之始。自是而後。始裝爲册。不用卷軸。然北宋多用黏葉。謂之蝴蝶裝。與今世裝治異。孔穎達詩正義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又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定本亦然。案周易則首題上經乾傳第干。下題周易。尚書則首題堯典第一。下題虞夏書。詩則首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毛詩國風。餘以類推。此漢魏署款之式。至宋則否。岳珂寶眞齋法書贊。有唐許渾手書詩。用烏絲欄。後世書籍多用界畫格。殆肇于唐。凡宋版書多十行。其旨以今營造尺度之可五寸許。廣四寸許。宋以後始爲高册巨函。與古漸遠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册。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于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驥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册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裹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紐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繙費辛勤。離騷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塗紙或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

經。然其後稍作册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于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歷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附管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雜。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于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謬誤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二

論語過位解

趙坦

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爲門屏之間。頤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爲位。或又釋爲外朝之君位。而堂爲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宁。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爲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此寢廷爲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爲路寢之堂。戚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於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此當是注。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蓋足證位爲卿位矣。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引孔注云。來時

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趨蹌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趨蹌恭敬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日視朝宁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宁位異名。位不得訓爲宁。宁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爲孔子過羣臣之側位。復其位爲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並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義並同也。爲邢氏之言者曰。此解知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衣。位。立處也。王立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君之立處名宁。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論語散文。知爲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孔注以爲即所過位也。君之空位。非典要矣。爲邢氏之言者曰。司士職。大僕前。鄭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大僕職。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却位立也。此皆謂人君宁立處爲位。君退入路寢。則宁立之位空。而大僕猶必前正其位者。即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人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足爲包氏之證也。爲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爲其位者。周禮亦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爲外朝之政。王南鄉者。即王所立之位也。總目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爲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即指王及羣吏而言。踐其位。鄭注云。其先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知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居。鄭蓋稱復其位。復是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一位字。何得增成爲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自以過位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庭左右之訓。孔義爲長。何晏並列包孔二注。所以存異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爲復其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鄉黨入公門一章。俗儒不明朝制。以升堂爲升治朝之堂。過位爲過外朝之位。固失之矣。然諸侯有三朝。亦有三門。門之內必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則外朝亦當在庫門之內。或謂外朝在庫門之外。恐未必然。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姑弗深究。鄭注朝士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此爲天子言之也。天子庫門之外有皐門。外朝在庫門之外。仍在皐門之內。若諸侯無皐門。祇有庫門。則外朝安得在庫門外乎。明乎外朝在庫門之內。則所謂過位者。總在入門之後。未必不象外朝言之矣。又曲禮云。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如鄉此解。過位在燕朝。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是卿大夫皆有擬揖之位。卿位雖君猶下之。況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正所以敬君也。然則燕朝亦有君位。知非過君位者。燕朝君位在阼階上。必待升堂之後。乃始過位也。此解雖與包異。亦可並存。蓋在外朝治朝。則敬君位。在燕朝則敬卿大夫之位。必兼言之。其義始備。又案鄉黨此章。先儒皆以爲記每日常朝之儀。然與下執圭相連。則此章安知非主聘而言。今以聘禮記考之。其言賓入門皐。升堂讓。即此章之入門升堂也。執圭入門鞠躬。爲即此章之鞠躬如也。言入門則自皐門至廟門皆該之矣。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即此章之沒階趨進翼如也。出如舒雁。即此章之出降一等逞顏色也。彼此推校。無不相應。故鄭氏於下階一節。即引此章以爲注。而玉藻言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謂來聘之卿大夫。與此章之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又復相同。過位一節。於聘無明文。按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鄭康成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出次入門。必過外朝。有朝斯有位。非所謂過位乎。所可疑者。賓之升堂。必執圭。兩手奉圭。不復擬衣。而鄉黨言攝齊升堂。事有未協。考享禮則奉束帛加璧。聘于夫人。則用琮。私覿則奉束錦。均不當攝齊。此攝齊升堂者。其專指禮賓時乎。然先儒未有此說。因解過位而詳釋之。聊質所疑云爾。

論語過位解

胡紹

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之位也。鄭蓋此章乃聘禮。非朝禮。細釋鄭君論語殘注。及儀禮注自見。鄭注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節云。立行不當棖閾之中央。按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此注即據玉藻爲說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亦引玉藻云。此賓爲聘卿大夫也。尤其明證。考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古之制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曰大門。即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直路寢。凡聘賓既入外門。其向廟皆曲而東行。凡歷閤門三。又曲而北。及太祖之廟門。賈疏言之極詳。據鄭聘禮註所引玉藻。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二節。乃聘賓入大門以至廟門之禮也。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若揖之位。按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位者據中庭左右言之。考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公事自闑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

也。中庭據鄭昏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即所時立于中庭之位。）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攝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亡，而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為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如賓不顧，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為說，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引執圭鞠躬如也一節為說，及享發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禮有容色為說，皆據經解經，非同汎引。是攝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為聘禮矣。故約鄭禮注論語注觀之，則此章為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況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宁，截然兩地，自包成誤以此章為朝禮，訓位為君之庸位，後儒仍其誤，遂云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混位宁為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為斷。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書劉歆和著書，稱緯有四偽，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剏相沿，俱同此說。按劉熙曰，緯圖也，反覆圖籙以成經也，圖，度也，籙其品度也，讖者，纖也，其義纖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讖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別自為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錄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皆讖之類也，竊意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蓋圖讖之名，實肇於此，他如三戶之讖，祖龍之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大率類是，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其於經義，皆西京博士家言，為今文之學者也，蓋前漢說經者好言災異，易有京房，尚書有夏侯勝，春秋有董仲舒，其說頗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稽覽圖詳之，張衡僞撰百兩篇，作緯者，即造中候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數，何休著公羊，述演孔圖於終篇，鄭康成曰，公羊長於讖，又翼奉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見於汲歷樞，此其緯飾經術之大略也，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者少，故緯書亦少，既比附經義，必勦襲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禮記經解引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祇稱易曰，不稱緯曰，而通卦驗有之，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曜鉤有之，此乃緯書襲用古語，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也，後漢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顗，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蓋東京之世，以緯為內學，而譙京說易，流於術數，故遂以明緯推之，其實譙顗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屬汗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當之，謬矣，迨李尋傳，始有六經六緯之文，按尋說王根在成帝之世，是時緯已萌芽，猶未入祕府，故劉向校書，獨不見錄，以為始於哀平之際，王莽之篡，亦未必然也，夫緯書雖起于西京之末，而書中之說，多本於先儒，故純駁雜陳，精麤互見，談經之士，莫能廢焉，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注中所引，皆淳確可據，比之何休，特為謹嚴，歐陽永叔欲刪九經疏中讖緯之文，幸而其言不行，充其說，將併大傳之河出圖洛出書，而亦刪之，不但注疏無完本而已，善乎昔人之言曰，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又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為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之書，周季蓋已有之，讖言赤龍感女媼，劉季興，劉秀發兵捕不道，以及當塗典午，莫不事合符節，智神著蔡，然而亡秦者胡，虜生秦其錄，亡秦必楚，而公述其言，秦楚之際，祕文盛顯，其證一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隸釋譙敏碑，稱故國師譙顗，深明籙圖讖錄，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是讖緯之書，宣元諸儒，並已傳習，其證二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汲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漢書言翼奉治齊詩，事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繁露實用其說，其證三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書郎顗傳稱為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逸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為河圖洛書讖緯文，成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為五經與樂緯，張晏注以為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為開達，其證五也，漢初求遺書，讖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略，不著於錄，而民間誦習，歷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平之際，要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歆正緯，遂謂起于哀平，荀悅申鑒俗嫌篇，以為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為得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書河圖出而大易興，雒書見而洪範燿，白魚赤烏之符，錄非消息之應，緯候之術，由來尚矣，漢張衡謂成哀之後，始聞讖緯，荀悅謂緯候起于中興之前，皆非也，夫京房察六日七分之卦氣，與洪範之七卜同歸，

翼奉辨六方五性之從違，與夏小正之月令相隸。周官十煇，鄭顯演爲風角之占，內經五運，讖緯因作納甲之例，謂云緯候起于哀平哉。尚書洪範疏云：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又云鄭元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總之天道甚微，日家近俗，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要取世資，故緯候稠疊，以僞雜眞。劉彥和嘗云：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蓋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象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氣機，儻詭事變，權衡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賈石齋云：詩者易之象，致，春秋者易之爻義也。詩之用二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四十二，取諸雒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聖言雖存，他書益出，泰素相淆，近藉之仲尼，遠託于軒轅，淆亂五辰，可謂遂矣。欲責以聞道，敬治天人，何繇焉。所幸者，易、詩、春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戒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數，求一歲而難通，問盈虛而莫據，秦漢目爲卜筮之書，皆宋謂談性命之路，至使東序河圖，幾同燔烬，古語云：逃虛易，覈實難，文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鶚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雜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箭狄春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尚書中候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尚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尚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尚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既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即鄒衍之徒爲之。此起于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曰：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旋，諸侯七仞，九旋，此類又足補

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隋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候起哀平，孔沖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斷之曰：緯候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七緯僞經而行，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後爲方士所采取，又以誕妄之說增益之，故其言有醇駁。今散見於諸書者可別白也。後儒不察，以緯候之書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斥其僞妄，欲一概屏之，亦過矣。按書顧命云：讖書河洛書也。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本紀有人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此即緯讖之言也。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文。又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禮記經解亦引，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則史公與戴聖已得見緯書矣。前漢翼奉傳：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五際之說本於詩緯，汜歷樞及春秋緯演孔圖，見鄭氏六藝論。蓋寬饒傳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何孟春謂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則宣帝元帝時已有其書矣。揚雄太元經，張行成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而焦贛以六日七分更直用事，各有占驗。洪适隸釋載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已爲焦氏京氏之所授受矣。張衡不信緯書，然其所作思元賦，有云：嬴攘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則亦以秦時已有讖書矣。迨光武應符讖以興，遂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咸以通七緯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論，而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肯以此汨經，況證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明甚，豈得謂不載於漢藝文志，遂疑其僞而欲盡去之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山圍覆釜，披圖傳玉簡之書；峯列南屏，磨崖刻家人之卦。禹陵窆石，風雨難侵；會稽秦碑，煙霞長蔽。況乎重淵魚網，鐵劵潰而光黝；臨海石函，銅塔藏而篆古。標吳帶越，所聚良多；樂石吉金，於斯爲備。苟非博採，曷成鉅觀。吾師儀徵夫子，學溯三代，書探二西。說文五百四十部，妙契從心；子雲五十二體，揮亳匪手。金門待詔，著書畫於內廷；玉尺量才，蒐貞珉於山左。固已衰成絕笈，不徒北苑之藏；製就鴻編，遠過東觀之論矣。乃士林仰若泰山，而使節遂臨於淛水。爰者星軺校藝，能賦象取乎能銘；近復棨戟巡方，要古直同乎愛士。兩浴秋齋，剔苔蘚以摹碑；南鎮峯高，帶雲霞而拾碼。草長嚴光之廟，石壁隔江；鶯啼武穆之

壺。鈺蝕土紋蟠花乳。東周虢仲之鐘。隸識隙脫。西漢定陶之鼎。凡諸收罪。壺與品題。青簽夜僦。香生積古齋頭。綠字朝摹。春到琅嬛館內。固不僅輒名五鳳殘字一行。碑號百蟲。古書半蝕已也。論者謂、商周以上。銘著尊彝。秦漢而還。文多碑碣。半參異曆。莫別雷回。不知光芒難掩。顯晦有時。比干之墓草常青。盤至唐而尚圓。南仲之鼎銘已蝕。器自明而始傳。精神所契。鬼神可通。苟必舍故求新。信今疑古。則壇山秦刻。不應訪自宋祁。岣嶁禹碑。何待摹於嶽麓。是欲指太昊之金以疑洪适。不管執岐陽之鼓以爲後周。其說固哉。於理謬矣。或又謂、光堯石刻。坿自元僧。菱湖鐘銘。燬於明季。碑號追魂而已碎。闕徒鎔鐵而無背。且石墨既屬於一方。則金銘難兼乎他郡。不知石經殘後。吉光之片羽常留。野火焚餘。叢木之重鐫亦貴。古稱祕玩。半屬凋殘。至若博山爐篆。劉敞以贈歐陽。建武鼎銘。復齋得於良史。物多轉徙。志可變通。又況春風離舫。題籤多近代所增。夜雨雷鐘。拓本出諸家之上者乎。或又謂、字青石赤。但可摹裝。土蘚苔斑。難資考證。不知魏收之志羣縣。博引殘碑。酈氏之注水經。尤詳古碣。曲江本作曲紅。碑有熊君而可辨。一豆當爲一斗。鄧因昌樂而堪稽。齊子尾之犧尊。用證春官之注。周師旦之彝鼎。足徵洛誥之文。如圃於目前。等諸玩器。則識方之爲識方。不必考遺碑於華嶽。與雲之訛與雨。無從核漢碣於韓詩。將至親輔難釋。祖恆滋疑。銘傳嶽廟。察書不辨夫郭香。碑紀石門。司隸莫訛爲楊厥。既違古昔。且昧當今矣。然非蒐羅宏富。不足以折羣疑。非鑒別精勤。不足以明古義。景盧但收隸字。彝鼎無聞。明藏備考異同。籍章載闕。就若八關所至。收訪靡遺。兩浙所藏。編摹成帙。得江山之助。襟懷在三代以前。瞻斗牛之間。寶氣應一時並出。縱湖水論蓮。未暇泛米家之舫。而民情安貼。可間披鄴架之籤。校石渠之寶笈。法鑒不異乎外廷。寓經濟於文章。大吏倡來從輸苑。豈僅閣名天籟。萃墨寶於嘉禾。亭號金風。聚圖書於浙右也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縉

兩浙金石志者。大中丞雲臺阮公撫浙之所作也。公山斗威儀。人士模楷。披一品衣。作六州牧。稱九經庫。識三餘書。吉甫受祉。誦其清風。魯侯賦事。諮于故實。爰於政事之暇。集儒士。勒成是編。若夫沿波以討源。本隱以之顯。則公經世之務之成於稽古者。略可言焉。東西兩浙。古曰揚州。吉金樂石。莅爲奧府。夢自合符。覆釜。夏后探金簡之書。觀風會稽。秦相勒赤文之篆。懲與遼哉。其詳軼矣。若乃甬東紀績。寫像于良金。震湖觀書。披文于寶策。瑰文壓與。固亦偉焉。衆乎赤制兩朝。典午六代。妙踐所垂。始見著錄。是以歐治五翻。趙從事記之餘。杭三碑。鄭中尉遺焉。臨平鼓聲。異乃誌乎敬叔。桐亭甓字。文乃徵乎客兒。越李唐作鎮。趙宋駐都。彝器貞珉。于焉益萃。莫不鐫思百仞之翠。鑄心九和之金。曾喬嶽之會。羣靈若滄溟之朝百谷矣。爾乃謝傳築塘。刻辭于魯國。鄴侯穿井。揭勳于白公。錢王以鐵幢鎮海。丁公以石隄捍海。乾道樹修井之記。紹興築罷田之碑。則水利之修廢。藉以考焉。又若寧波移城。唐推官之美製。越州救旱。趙刺史之貞珉。顏公紀射堂于吳興。宋氏垂戒石于婺郡。白馬之湖。均繼刊其政。鹽官之署。摧煎列其名。則吏治之得失。藉以稽焉。至如光堯御書之經。垂暉州學。司馬潛淮之卦。列象南屏。蕊萊高閣。劉嘉平之古經。天一藏。儲汴宋之獵碣。雖石柱之記已堙。干祿之碑久軼。而經書之譌易。藉以銳焉。更如簡文紀神於卞莊。休文削字于桐柏。天寶述黃龍之靈。吳越表嘉澤之祀。胎盤遺文。邈矣莫考。然而宣尼禮殿。韓碑尚存。嚴陵祠堂。范記未毀。蘇氏表忠之跡。半逸半留。禹陵修祀之詞。或今或古。經幢廟記。遺响尚豐。越人好禮。吳俗尚鬼。則祀典之傳。伊可正也。餘如梁相古碑。文參篆雅。文皇飛白。雜登龍鸞。黃絹紐辭。邯鄲馳其逸藻。清流修禊。瑯琊扇其遒文。葉法善追魂以書丹。李陽冰篆鎖而作篆。芳塵雖遠。餘軌猶接。考南州之先賢。志會稽之士女。則古蹟之遺。良可寶也。統諸要例。彙爲一書。蒐討異同。編諸竹素。觀書知政。夫何間然。公嘗者嘗校祕府之禮經。修石渠之寶笈。訪碑琅邪。觀碑闕里。貯嬴劉之十印。訂姬周之五戈。其持節浙江也。于省庠有石鼓之樹。崇古文也。于文廟有樂器之鑄。嚴禋祀也。于岳墓則毀所獲海寇兵器。以重鑄鐵佞人。揚皇武。昭炯戒也。又舊得五鳳二年之甎。太平五年之鏡。陰陽之銅斗。金塗之塔象。凡著述之見于金石者。固已陋盧陵爲愚聞。追陳留之遺軌。若此書之作。談經則規範乎賈鄭。辨字則演贊乎揚許。證史則斟酌乎知幾。察地則頗頗乎善長。勞及九流。氣搜三乘。王僧謙系之學。李登聲類之傳。皆可析若淄澠。辨如白黑。洵足皋牢萬情。筌蹄八極者也。緒受經辱召。隨車未堪。執丹漆之器。幸附清塵。肆中和之詩。未繇雅律。辱命擬序。欲能不能。豈曰能賢。惟云代匱。若公惠績之懋。國勳之章。則沐召公之德。業表其年。顏山甫之功。鼎銘其業。茲弗具焉。以俟能者。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夫觀風問俗。陳詩之典既修。駐節保疆。撫古之情遂摯。然而鼎屬之負。非鎔繩之藏也。蠟屩之摹。非謳謠之播也。使非擊麟皮之鼓。壩處同宣。然鳳毳之鎧。昏衢畢照。正恐年代牢落。聞見傑泡。幾何不游赤水而失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乎。而況無余舊封。會稽作鎮。山名宛委。銀編尊川之書。圻有垤邑。甄隱卜年之孫。元皇改册。天璽呈函。蘇姥留牀。石牒絢采。娥江貢絹之蹟。龍井赤烏之牌。以至突星摩崖。若耶刻樑。休歟乾哉。其詳軼矣。若其保毋留銘。晉傳大令。嗣江題詠。唐刻三衢。暨乎吳越。埋射潮之弩。建壓浦之艦。捨以金塗。谷還鐵鑄。以及臨海義烏之碑。鎮東牆陰之磨。覽其遺址。不少偉觀。亦越商宋。泥馬行天。金牛拓地。雲霓增其氣。費湖海發其英靈。凡夫全墨版題。精藍窣塔。下至鑑名百例之祭。沈字九回之淵。氣獸負文而疑碑。螭題挾篆而欲走。莫不移山壽績。壓軸標奇。迄今光堯御書之經。淳祐爽神之勅。屹立上庠。傳觀多士。此尤掎攝星宿者。所謂比重昆瓊。方珍華玉者也。所惜咸淳有志。碑刻偏亡。游覽成編。罷權采及。自時厥後。搜採遺賢。遂無由持領振裘。懸鏡程物。瓶林缺事。深有慨焉。今夫淳曰合潤。而後鉅委之名成。雕弧鋪笙。而後雲和之品備。故燭爵木者。無取乎棘林。食方丈者。不事乎扶寸。況乎四明二韭之奇。五奧三湫之勝。雁蕩龍湫之僻。浣溪瀑布之陶。與夫長水名鄉。防風古國。吉金時顯。樂石尤叢。所貴虛通闔之。

美。咸一家之言。被飾靡遺。模蘇不勸。倘使識拘一孔。界限六凡。志嘉陽則懊墨於開母之銘。考中州則重性於蜀岡之刻。佩無遂綴。寶但康瓠。識者鄙之矣。古人有言。斯事雖細。然一方治革。千載傳流。足訂史經。亦關史傳。而顧使文瑜渙碎。寶鐵銷沈。銅員。珉以代璧。劇赤仄而取鎔。野燐宵飛。則貞跃煙爐。頹瓜壺落。則僅額藉埋。者古之士。蓋其閱已。今大中丞儀徵阮公。上膺天命。來撫是邦。本經術之學。展經濟之用。匪慰民生之膏匡。喜海波之不作。政化既洽。文教用興。于是從容晨莫。鞍理祕文。成爾浙金石志若干卷。吳會之秀。萃於是矣。夫洪都之著。僅侈洽聞。宣和之圖。徒矜考核。公則鎔鑄遠之兵。示貶侵鐵。與上庠之教。定律編鐘。稽古之質。逮乎經世。自餘剞劂。有琅嬛之十印。有漢晉之八甎。有二等之金釭。有十三之蕭卣。求之前修。咸未著錄。蓋公好古之篤。用祕其藏。購奇之心。球琳無以逾其價。是用訪太學之石。不煩移檄陽侯。搜嬴秦之金。詎事投文濟泗。而已礎銘碣。不讓允伯之居。跋尾標題。竊比歐公之集。奉藏之富。有如此者。至於介高堂之碧。抵列鼎尊。置焦山之鄰。乃歸螭鼎。行館裁箋。深宵刻燭。此則儒素之家。風。抑又文人之韻事也。若夫千秋非可冀。傳之者貞。一器何足珍。重之者君子。是以金陀之壽。易代猶新。玉帶之砥。詞人競詠。而不然者。跋先賢之象。名水樂之亭。將遺翰吏之原。雖禁野人之鋤。所謂金石之壽。仍藉之其人者。又於斯可見矣。

振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陳鑾

夫叔敖灌雲夢之野。國喬正封洫之疆。任土安陀。水利尚爲。水功爲遂。爰次河渠之書。民功曰庸。來墜察至之典。崇德有儀。蕭脂斯在。而況童羣入蜀。爲諸葛之後身。申徽移楚。圖楊震之畫像。貞亮協心。今古何間。杭郡山阜阻深。原隰交午。磽瘠失治。汚萊彌望。今大中丞儀徵阮公。申盡多方。則壤連軌。循農辭之前規。懷水庸於鑿渠。乃建白文公祠於西湖之濱。法施於民。祭法有焉。先是按察使無錫秦公。創蘇文忠公祠於孤山。蹇泉秋菊。水仙同祠。鏤板銅壺。神絃競奏。中丞乃即祠之左別構三楹。以奉白公。栗主題曰白蘇二公祠。爲後儀之陸雲。表桐鄉之朱邑。前召後杜。如叫乎埏埴。裴雨張晴。無涉乎參鼎。其合祀也。固其所也。乃若驗其出處之迹。綜其語合之迹。異同略判。可得而言。蠶麓縣尉。福昌主簿。姚武功宰相之才。乃任卑劇。仇李智鄉里所舉。婢在簿書。迹其初階。非猶風馬。一也。洎乎召拜拾遺。入直史館。陛下慢矣。賴李絳以解顏。起居可乎。因魏公而幅職。委蛇之間。遣逢小異。然而宮言事。見斥於王沂。何殊科舉獻言。得罪於安石。二也。至如託志文史。娛情歌酒。風船水枕。俯仰之懷。蘭超。竹閣柏堂。勾留之契。獨驗。使張耒於沔水。湖謚郎官。由李沖於鄭州。敔名僕射。三也。文忠每自謂平生出處。與白傅略同。嘉祐之言勿亟。苦舉之跡相踐。顧其合祀之故。尚不係此。夫蔡京者地也。懇逢者才也。東坡者勢也。以長歲改元之後。視哲宗聽政之年。一則恩牛怨李。漸開清流之嫌。一則蜀蘇洛朋。已啟黨學之禁。賞花之酒方深。青苗之患益益。乃欲作息輕其勢。鍾洩謀其利。於斯時也。不格於宰執之消沮。即罷於林蒸之兇猝耳。卒之石函量水。持

田寇公。父老不懲。魚鰕無恙。亦可見神著猶斷。智珠在懷。於難爲之時。行得爲之事。守土者可以勸矣。若夫增卑培薛。先扞錢江之流。徹壘通涇。首疏運河之水。雖大廉有引湖之井。武庫有撩湖之兵。而春鋤爲勞。汲洶易寒。則二公之任。默洽者。歷今日爲更盛。而二公之垂餘澤者。亦歷後世爲校難。論世知人。君子趨焉。孤山舊有四賢祠。祀唐刺史李泌及二公。而以宋處士林逋爲祔。茲獨不及。李何與。則以郡守之貴。莫重於水旱。而刑名次之。溝洫之志。莫大乎隄防。而井渫次之。是故渠穿樊惠。溝號張綱。崇安有清獻之名。海陵有文正之頌。今孤山屹兩隄之間。而胙變度二公之祀。有以也。蘇祠落成於嘉慶某年月。自詁經始。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鑾

詞原于詩。詩三百篇。非無事而作者。此詩之所以有小序也。唐代詩人有本事可紀者多矣。千是孟計二家爲之采輯焉。詞之有本事者多于詩。上自李唐。下迄勝國。擬仿孟聚之例。以廣其類。象無計貧夫之體。不僅錄緣情感事之作而已。凡分門一十有六。條列于左。

唐人如張燕公之萬玉朝宗（緯馬詞）。王司馬之千秋萬歲（三臺令）。北宋之時。如賈文元之畫橋芳草（木蘭花令）。韓忠獻之南樓歌吹（安陽好）。劉祕監之上苑晴暄（花發狀元紅慢）。柳屯田之禁漏花深（傾杯樂）。斯皆歌詠太平之象。南渡後高孝投輝。三朝奉親。詞臣多應制之作。具載乾淳起居注。亦一時之盛事也。錄昇平第一。

劉韓客階。晚妝肌雪。南唐後主煙之歎惜也。醉妝花柳。甘州畫壁。前蜀主衍之清歌也。舞鸞歌鳳。後唐莊宗之豔語也。冰肌玉骨。孟蜀主昶之冶思也。杏花笑吐。徽宗之不負鶯花也。牡丹半坼。高廟之留住年光也。其詞人應制賦宮詞者。如李供奉清平樂令。及文莊喜遷鶯令之類。皆堪場焉。錄宮盛第二。

六一平山堂（朝中措）。東坡六客亭（定風波）。其最著者也。又兩宋詞人。都精音律。酒邊花下。對客揮毫。席上方倚聲。蹴就。堂前已按拍。輕顧曲。徽歌。風流自賞。未可枚數。而增以餞別贈答。錄妥集第三。

飛卿金奩。端已浣花。正中陽春。皆道鬟裙之昵。簡旋之歎。投之國風好色。未免即於淫矣。倚翠偎紅。倡條冶葉。往往見于伎妾者流。亦有託詞寓諷而正焉。不皆邪也。抑有邪焉者。或以情感。而歡合。或以勢阻。而乖離。事雖不一。思則無邪。可取以爲戒。錄閨情第四。

神宗念蔡敏肅之毛國人老（宣鶯遷）。又歎蘇文忠之瓊樓高處（水調歌頭）。道君稱宋遜翁之疎影征鴻（眼兒媚）。光堯改俞國寶之歪扶殘陌（風入松）。皇陵喜趙孟端之夕陽紅滟（謁金門）。此皆睿賞之奇也。孟冠卿多應詞初傳。則蔡君謨海邊爲舉首。歐陽公臨江仙乍譜。則錢文僖坐中皆擊節。張才翁寄白鷺詞（雨中花）。遂蒙公岸青巔。毛澤民賦富陽贈別（法分飛）。頓令玉局追還。此皆延譽之捷也。又如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雨人之相賞也。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一

時之美譽也。以至劉曉行張孤鴈之類。當日風尚所存。其品藻盛行如此。錄賞譽第五。

張鷟齡鷟齡兄弟互撰漁歌子以招隱。尚矣。外如潘逍遙之憶餘杭。范無外之寶鼎。現林豈塵之洞仙歌。朱希真之好事近。亦皆瀟灑出塵。超然人世之外。錄高逸第六。

振觸新愁。回思雖跡。舊之可感。夫豈一端。小山之微雨落花。臨江仙・念良朋之淪沒也。由谷之苑過花外。千秋歲・傷亡友之遊蹤也。放翁之紅酥黃縣。鼓頭鳳・痛故劍之難求也。海野之繡鞍金勒。金人捧露盤・緬黍離之餘哀也。南澗之凝碧管弦。好事近・顯右丞之逸響也。稼軒之錦韉突騎。鵲鵲天・追少年之橫厲也。他若無名氏鷓鴣天上元詞十五闋。備述宣政之盛。以致慨。又夢華一錄。錄感舊第七。

詩有識。詞亦有識。而休咎之徵分焉。俟蒙紙鳶碧霄之題。臨江仙・洪邁綺席燭花之詠。臨江仙・休徵不爽。思公城上風光之歌。玉樓春・少游藤陰醉臥之作。好事近・咎徵立見。至周清真瑞鶴仙一闋。得諸夢中。未幾避亂。字字皆應。奇矣。錄異徵第八。

張仲宗之畫角秋風。賀新郎・辛幼安之斜陽煙柳。摸魚兒・可謂怨悱而不亂也。其小足之詩人乎。錄怨悱第九。

長淮望斷。六州歌頭・張于湖之雄心也。水寒天闊。大江東去・文文山之言別也。稽山暮濤。水龍吟・陳月溪之寫恨也。百年歌舞。賀新涼・文本心之志感也。履齋自道。則曰報國無門。濟時有策。滿江紅・倦翁紀概。則曰煙橫霧斂。古往今來。祝英臺近・稼軒抒懷。則曰鐵馬金戈。神鴉社鼓。永遇樂・柳又何壯也。讀劉須溪元夕。賀新郎・送春。蝶戀花・王・

二闋。驚雅激越。奚翅庾蘭成之賦哀江南。錄忠憤第十。

潘庾部規淮南之失。則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東風一半。岳忠武指和議之非。則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何其婉而多風也。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二闋。則言者無辜。聞者足戒。錄諷諭第十一。

文章信美知何用。謾嬴得天涯羈旅。白石言情。抑何悽惋。淮海發孤館春寒之歎。踏莎行・劍南興茅檐人靜之悲。鵲橋仙・乃知工于羈旅行役。不獨柳七。錄羈旅第十二。

東坡之儋州。涪翁之宜州。太虛之雷州。澹菴之吉陽。流離哭閤。發爲長短句。何異楚騷。若夫八十衰年。三千里外。元長南竄。難與諸君子伍矣。然拾其事以爲烟蓑正不嫌賢姦並列也。錄遷謫第十三。

籠鬟之誣害。乘楂之中傷。小人之惡善類如此。錄譏毀第十四。

裘談回波樂。主文譎諫。不殊東方曼倩郭舍人之流。子瞻之于陳直方。江城子・堯章之于張仲遠。眉嫵・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自公大用。外開盛唱。盤影孫紅詞。只是曾塡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請問馬初監。乃借公趁韻。二者亦雅謔也。錄嘲戲第十五。

明月秋風。信有飛升者乎。不言不語。信有解脫者乎。二氏之征。開工舉趣。猶存鬼怪諸事跡。錄仙釋第十六。

右十六類。各從本事分輯矣。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故唐宋之詞皆入樂。宋郊廟之雅樂。宮廷之燕樂。皆詞也。即詞人之作。悉可按歌。自大晟樂府之譜佚。南宋之混成集。權場譜。亦皆不傳。宋史樂志復不詳。于是十二均。八十四調。世遠音亡。無從得其奧旨矣。然散見于詞集說部中者。尚可見其崖略。其碧雞漫志。及武林舊事之天基聖節樂次之類。又如張先安陸詞。柳永樂章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皆注宮調。別有高指聲側商調之類。又夔自製曲。并譜于旁。蓋宋時樂人工尺譜也。見朱子大全集。不知者以爲假西域旁行之字。誤矣。今采摭籍中述大晟樂事者。暨汎論宮調之說。彙而輯之。綜爲樂府一類。殿于後。以見原委本末之畢備焉。

詞人姓名爵里。選家率多誤舛。如沈子山之譜波。陳恕可之譜綠。楊炎正字濟翁。譜正爲止。而以止濟翁爲字。炎乃單名矣。此類未易枚數。凡經往哲證明者。茲不具論。若張叔夏之世系。近人考索者多。厲太鴻山中白雲跋云。弼侍御衞國序。考叔夏生于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功甫循王諸孫。叔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心伯牙琴有張寄閒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也。按伯牙琴。張叔夏詞集序云。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家庭所傳者。是無寄閒詞序。太鴻誤記也。功甫名僑。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爲三世。于循王爲五世。與伯長贈詩注云爲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此敍推闡詳明。可謂得其實矣。殊不知功甫之父宗元。斗南之父濡也。別有考證詳南湖集跋。按循王長子子琦生宗元。宗元生鎧。鎧生濡。濡有別墅曰松菴。見武林舊聞。有詩見洞霄詩集。濡生樞。樞又號宿雲。或號雲菴。或號雲菴。蓋由宿雲菴形近耳。樞有見性。廣濟慈雲寺記跋。自習景定壬戌。至開陽後十日。孫冲信郡開門看班。武候張樞。君又得家庭所傳者。是無寄閒詞序。太鴻誤記也。

蘭生。蘭生樞。樞生炎。蓋叔夏于循王爲七世。于功甫爲四世。伯長詩注謂七爲五。浩然齋雅談云。張樞循王五世孫。亦謂六爲五。皆傳寫之誤也。以此見世系之未易考索也。又李彭老字商隱。其弟萊老字周隱。號龜溪二隱。見浩然齋雅談。蘋洲漁笛譜三度犯江雲詞序云。丁卯歲。未除三日。訪李商隱周隱于餘不之濱。龜溪即餘不。則二隱乃湖之德清人。而詞綜宋詩紀事。絕妙好詞箋。諸書皆不著二隱爲何許人。志湖郡者亦概未之及。更有誤商隱爲玉溪生者。以此見里居之未易考索也。凡前人未審。自後參互而得之者。坿詳各類本事之下。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大鋼處成頌譜序

沈樹棠

皇帝嗣位八載。敬天尊祖。勤政愛民。孝治顯融。大化翔洽。緬溯本朝行圍之典。列聖所以肄武習勞。綏懷藩服。乃以七月下旬。勅所司備法駕。幸遵著山莊。諏吉於中秋節後。率領蒙古王公及八旗官兵。敢肄至木蘭行大獮之禮。循舊典也。臣維田獵起於皇古。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爲田除害也。秋田爲獮。周官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肆師職曰。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古帝王歲習其辭。四時皆因田講武。而簡軍實。詰戎兵。於秋獮尤致意焉。然而攻車周馬。復古僅聞。昌間比蒲。非時遑暇。下至長楊羽獵。文人

著風疾之呼。元狩神駟。紀載修禊符之號。律以虞箋。義所不取。我國家凝承景運。式廓丕基。聖祖神功天錫。篤念創業艱難。不可一日弛武備。爰以木蘭塞垣爲蒐狩之地。肇舉行圍。著爲令典。世宗在位十三年。垂訓諄諄。不忘家法。高宗欽承世德。歲時進哨。奮武柔遐。先勞率衆。舊俗新都。咸就畏懷。景前徽而敦舊俗。爲久安長治計者。禮莫隆焉。義莫備焉。皇上道光繼述。自郊壇宗祀以逮臨雍耕耤。式循前憲。不懈益虔。歲壬戌。越舉獮禮。駐蹕灤陽之日。川陝楚三省同時告捷。露布上聞。凡瞻望鳳車者。咸仰以聖繼聖。大武布昭。用能感格天心。捷於桴鼓。今年五月。經略大臣等奏報餘匪淨盡。全境蕩平。天子穆然益思所以恢揚光烈。優撫遠人。申命百官。履修田事。發軔畿甸。憩程熱河。惟時山川效靈。風雨和會。遂乃選辰夙駕。道崖口。抵伊綿。跋馬興安等城。哈納。凡塞館來遊之地。皆高宗當日行軒麾駐之區。塞農野老。得見天顏。無異爲兒童時。仰覩神堯也。而番部諸王之鮮集仰流者。絡繹來庭。相望于道。行慶施惠。更有加焉。且也於永祐寺。瞻禮神御。優見恆聞。至孝也。六飛所莅。賜復鎬租。至仁也。孝以固本。仁以惠民。是用保大定功。中外禱福。萬年一範。莫盛於茲。臣生際昌期。年未及冠。未獲躬塵陪扈。而恭聞耶抄。敬繹論旨。仰見勤民柔遠。作述問答。茲聞大禮之成。中心忭舞。有不能已。謹獻頌曰。

我皇繼緒。受天之祐。若章率由。海隅即敘。緒旦禮動。大閱能舉。繼繼繩繩。光昭聖武。惟此木蘭。天府神皐。滦河絕漠。林壁增高。柳條爲界。茅蘆周遭。廣場別都。遂遂陶陶。金風載路。玉趾親臨。千乘雷動。七萃雲屯。員游員獵。獸草長林。四靈爲畜。匪今斯今。乃布穹廬。乃張大纛。組練前驅。驊騮騁足。莽喀多瑞。過防非遂。駕紲先儲。雕裝結束。輕城日麗。勒勒風清。雕呼負弩。妙選射生。突圍犀兕。刮腹糜麋。不媒不囿。以多獲牲。嗜鹿庶時。大羅來告。箱坂單行。松巖窮奧。木寮斯鳴。冠皮爲號。芝草能銜。花神是導。重移帳殿。再整軍裝。鴻綱而進。魚貫彌長。洞胸白虎。觸脇黃羆。一發再發。中必疊雙。神御式憑。寺名永佑。厥有雙塔。以供乾豆。瑞儷鵰虞。典仍文囿。地曰巴顏。德產殷富。賢王蒞部。四十九旗。長筵班坐。庭實多仁。教隣詐焉。右有左宜。稱觴懷炙。起而陳辭。昔覲龍光。今親雲日。九伐夙嫻。三驅有秩。德威並施。中外爲一。惟聖天子。克明紀律。天子明聖。匪好遊觀。曰有家法。敢自逸安。武無忘肆。遊亦戒盤。聲靈赫濯。眷此興桓。於戲我皇。遹追來孝。惟祖惟宗。是則是傚。世業用光。前型克劭。舊武揆文。北燕南煙。教田以武。綏遠以仁。八荒在宥。一家同春。鴉音多革。虎旅成陣。靈臺假伯。譯館廬賓。詒燕繩承。庶鴻錫羨。化澤罩敷。神人助順。咸五聲三辭。臨行健。匪頌恭抒。一辭莫贊。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三

胡敬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并序

謹按琉球國。自敕斯敢宇。在南朝頃海帥之師。至察度輯忱。遂東土效波臣之職。今上馭極之五載。世子某。恪循往例。脩表請封。上乃簡厥廷僚。寵之章服。時則翰林脩撰官某。內閣中書官某。同鵬是選。承命而行。甚盛典也。虎符龍節。雙乘貫月之槎。海若天吳。共衛銜書之使。劃銀潢而徑渡。望斗占程。奉玉册以遙征。分更記里。青山一髮。微茫認那霸之村。黃帕千官。導引作兜鍪之語。香燕迎恩亭畔。霞蔚雲蒸。詔宣廣鳴門中。當呼嶽抃。龍泉瀉地。濃添化雨之波。鐵樹撐霄。高挹卿雲之蓋。雍雍乎恩澤沛。典禮昭。國體用彰。皇華無忝。可預爲使臣頌焉。若乃禮成徐眠。俗省遐方。採馬耕女市之殊風。輯軒錄輯。紀待月迎潮之逸事。嚼蠟歌新。焦扇犖來。蠻女乞清平之句。苦箋捧出。夷官誇松雪之書。從此月橋風閣。都供吟料。紅魚島鳳。盡入行裝。于以浮詩訂陳。耐之爲。治革補徐汪之缺。抑亦大雅之所柔褕也。方今皇威遠播。文教覃敷。宮裁棘以爲垣。已非曩昔。廬儲經而壓架。漸啓文明。太乙然藜。侍子貢四門之學。上丁釋菜。素王尊萬世之師。蕓編彈丸。喟然向化。將使臣之所以歌頌功德。奉宣教條。被以華風。革其餘習者。其在斯行乎。茲當雲路辭燕。星帆渡浙。明湖餞別。大開賞夏之筵。青雨贈行。顧效清風之頌。一篇序綴。五字詩成。

柔遠敷皇澤非賢任莫當無慙四方使特簡二臣良捧詔御金闕浮槎達海疆驅蛟泰回辨蠻挽蕊觀扶桑

懲復馳名舊雞林流譽長蓬萊風引使天際望歸航

遂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錢福林

皇帝膺大寶五載正月春和風扇青陽嘒嘒六字醇南極緬甸司交趾路無垠循東至朝鮮乃在大海濱

西遶巴克達北竟蘇索倫列布稱外藩力風質心馴是時興禮舉柴燔嚴升禋五岳兼四瀆望祭諏吉辰

勢惟中山王先世早服賓航海特遣使使來皆紫巾上表千餘言惻忱得自申曰臣荷穆爲王仁

諸侯得更代自古皆相因茲值攝位期未敢遽卽眞願得天子命以綏其庶民伏俟降指揮再册命王人

皇帝省章奏曰宜嗣藩位亦用監成憲策命專遣吏皇帝洪德施育物無弗遂上下四表外度內爲處置

況彼屬甸男如身分指臂安忍隔膜視不以封爵賜孫和下倘言御史亦博議選舉務得人以副懷遠意

修撰登玉堂校理質職之對策稱第一專對豈不宜中書直鳳池綸綍亦所司傳命萬里外如在白玉墀

況乃承明廬班筆曾追隨使可充此使使出愼莫遲二臣謹奉命佩佩復諸諸非手辭闕庭奉職其五情

輿服既整頓經營及雲槎六卿諸大夫祖道臨城郭何用爲賜予內府出金錢青絲繫赤仄百萬如雲煙

何用爲被服麒麟織瑤瑳春風卷卿雲初日晃繡段何用爲符信龍節五尺長垂綫一寸寸色與金顏頭

綠罽作帷蓋四角銀爲裝馬頭絡青絲走步自成行從人四五十各有金采章旌旗及羽衞鬱鬱增輝光

二月發都城三川經齊魯四月入吳越清風少炎暑自此度關隘有門名五虎向東生雲濤是爲大海浦

樸船倒高高椰木爲桅柱上作闌檻形其旁繫雞羽一逢數十丈力勝千鈞弩用力使翕張百人恐難舉

天青風自起船尾鳴金鼓兵衞靜不譁馬去忘處所海道不計步量測以更名按時驗滴漏沙落聲丁丁

一更六十里兩更百二程計程有三千凡得五十更海道不辨向羅經以針指亞班手持鍼桅頂側目視

針鋒何所在寅卯兼辰巳一針向稍偏去而千萬里海神曰天妃威靈神必靈有時化小鳥亦復爲蜻蛉

人言遇颶日風雨天晦冥往往遠近際一點神燈青海中有巨魚鱗金眼則赤乘潮任遊戲天漢去咫尺

大洋無所見一山豆蔻碧只謂見全身不知微露脊珊瑚多蟲蝨初作漬乳白鐵網試相取見風吐丹液

本羅與瑟瑟太古孕精魄百寶諸珍奇收羅幾如石珠宮陸鼉黑霧吐蜃蜴鯊遊陽冰凍鯊起坤軸坼

跋浪大鯨尾排雲大鵬翮使星一臨之波懲平如席萬神齋呵護百怪乃辟易因知瑞應昭匪僅忠信積

五日釣魚臺三日平佳灣黃尾與赤尾爲嶼相連環既入那霸港回望姑米山欲問路所經靄靄煙樹間

船戶笑拍手下碇莫轉柁鬱鬱復葱葱此是屋其巷築臺以礪石崢嶸巨如舸其內卽王城形勢此一鎖

王城多居民地質名首里所治府十四最近爲首來三十有六姓秀者稱長史通諳耳目官自按司以下

凡有百許員爵秩皆金紫今日天使臨各各大懽喜感誇海隅望不得御鞍馬前再王世子再拜迎道左

天使遂卽館安置諸從者米薪及芻禾細至諸葅醬無不悉具備勿敢少解惰簽日吉禮行繼乃宣詔旨

僅僅抒悃忱皇帝用嘉惠命爾有此位善自乂敉理世子九跪拜永永懋福祉其日天宇清炎氣猶滿堂

桄榔椰子樹濃蔭夾道旁標碧覆甘蔗丹華灼纏桑鐵樹數十株各有十丈長紅酒釀稻威千日十中藏

銀盃泛月新螺勺傾雲漿如梭馬叉魚瑩理勝截肪蔗冰割爲片相映白如縞壽蛇乾作脯皮甲黑且粗

四尺頗不足二尺三尺强刻屬圓蕉形研紙清繭光種種皆自異雜列爲芬芳張華博物志紀載安得詳

側聞琉球先爰有天孫氏赤足降大荒桑弧御蓬矢萬七千餘年不知其統紀譜系云如何當詢左右史

又聞琉球國其地始有三中山據其中兵甲猛如彪互相爲犄角山北與山南何時升爲一沿革宜詳探

更聞琉球俗行酒以俎豆頗得三代意輒睡無譯語其初文字寡音讀以口授漸知爲鉤挑虛還成結搆

協音及反切情情忘其陋大哉聖人世中外咸在宥命擇其生徒入學稱俊秀文治之所至光天無不覆

古來馭遠人每以武備修習服卽撫貳此義非懷柔何況阻風濤海外之九州琉球所自始人莫知其由

忝惟大業中備牒書流求日王姓歡斯名爲渴刺兜所居小王村爲丁稍豪酋東當建安郡一水可通舟

始命羽騎尉入海窮討搜懂掠一人還地險不得留繼遣虎賁郎精甲乘順流一人獨蠻嶼白刃起相鬬

徒然獻俘馘安得馴荒陬李唐趙宋世險遠非所讐元一招撫之師老功難收蕩蕩鴻熙代四海自順則

露頂與肘行稽首莫不服日所出人處蒙奇盧兜勒琛贄思委輸聲教求拂拭重譯一來至皆付典屬國

琉球如垤塊冠帶願受職豈伊願受職皇帝是矜式皇帝質至孝和氣充四極皇帝質至仁恩愛及兆黎

皇帝實至儉庶念耕與織皇帝質至寬刑罰心用惻詰戎又神武將帥常厲飭徼城戚藏姦治之以餘力

務令我小民無疆受厥福安居樂曼壽礎礪復卽卽庶類觀咸若人情慶允殖琉球岡內臣地遠聽或遂

此行代王言一一宣申析非曰揚國威要在宣上德冬節北風起畫鷁歸有期應成採風錄兼有紀行詩

末學見未周寫本願觀之一千七百言先用獻此辭

遂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嵩壽

名藩航海朝宗輯瑞球陽九譯重萬里蛟宮迎寶册三番龍節降泥封波恬怒飈皆從律兵洗炎州久

靖烽丹詔十行神敬護雲帆高挂濟從容

中朝淸貴簡綸扉內殿傳宣到紫微盧句名高蓉鋭第風環聲向鳳池歸郵亭早識雙星使仙掌新披一

品衣自有羽儀騰藻采日邊遙見孺雲飛

重洋孤嶼渡梅花風颿靈旗繞莫鴉拱北星臨牛斗步指南鍼定漏盤沙洪潮八月掀雷鼓神火三更走

電車一道牙檣銀漢迴其同博望泛仙槎

高懸長虹下碧蟠紫巾黃帕列楓埠金縢寶册山河劵玉檢新綸與誥詞荒服重瞻顏咫尺烏民爭拜淺

威儀口宣天語馮夷靜如日方中鯨再遊

玉座飄裘上錦苔黃麻還向閶宮開梁陰天子地綸錫符璽王臣歸賜來殘樹千年蓉羽蓋雲璈萬壑笙

山巒東溟世祚精靈合聖孝重光遍九埏。
嵩呼鰲戶擁禮帷問俗輶軒甘雨隨沙市人歸那蔚港竹青聲譯作都爽三面樓閣虛無地百歲魚龍曼衍時待補懷方域外志民謠亦入至尊披。
白髮才華重海瀕廣寒宮闕聽韶鈞九天翰墨蒙聲早五色文章照眼新繭紙爭來壁寫字竹枝傳唱趁蠻人壓裝詩擬珠千斛如冰清心勵外臣。
瞳矓初日耀扶桑敕命行人鉅典光客路二千餘記里瀛瑤三十六環疆萬方玉帛來中土四聖圖書鎮大荒職貢已寶隨使節周廷王會軼虞唐。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顧廷綸

杳汝金閶產封藩滄海春天心懷遠服星使重詞臣世士球陽閣隨軒冀命申歟斯三萬里無忝大行人。
偉望推莊叔清風繼太原高文新典册屬國舊屏藩禮樂千秋擅冠裳一品尊明駝榮人選天語九重溫。
杳茫天萬里形勢宛流虬重譯通魚馬分星共女牛山明瀛際月風靜海中樓隱隱梅花嶼煙雲近十洲。
鵬翼徵連鰲樓船十丈高日光聯海舶雲氣護征旄鐵力開樞健金繩鎖紐牢虎門風色順安穩靖洪濤。
到此疑無地梅洋路幾千羅鍼風際定沙漏月中圓萬鳥回翔集雙魚導引便浮槎寡犯斗敢詣信張騫。
天際王城見盤師下碇皆卅停那海港人上馬伊街鳳詔隻星奉貌旌一字排迴恩亭畔水酒勸自天涯。
謹卷先圍謙停雲靄象和花邊新紫帕春盞小紅螺聖德符軒后臣心愛鼎佗鼎鼎千日禮持介太平時。
七姓牌金投唐禁敕令嚴土風徐載品海市問魚鹽蠻女蕉爲布蠻童紙勝縑輶軒勤採錄聲教信東漸。
虎翠龍岡峙村墟近萬家綠垂蓉帶草紅滿佛桑花拜月三宵靜占風五兩斜島夷三十六國語譯姑麻。
西北銜金甲東南望錦帆紅雲扶玉節丹鳳啓珠函心跡冰壺似聲華鏡海咸天顏應有喜歸第換朝衫。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鴻壽

誰從海國諸歌斯謂命徐臣羽節馳綸綍九天崇典禮衣冠一品肅威儀小坡風範神仙似少室聲名島嶼知四十年來重遣使天恩中外總無私。
巨艦連雲鹿耳排百蠻效順擁煙霾浮槎犯斗終疑誕破浪乘風大可懷金玉城開天有迹卯辰鍼定地無涯不教鯊起蛟龍蟄彩筆親題鳳字牌。
星野分輕屬女牛蜿蜒形勢儼流虬應潮乍聽天雞唱薄霧還聽石鉅游沙漏滴殘空外月鳥風吹見海中樓祇盈臺閣爲霖手遍灑春膏到十洲。
卅六聚雄甘入王揚帆東指近扶桑鵝頭馬曲迎仙仗虎爆鼇闕拱玉章宣詔臺高雲結冢却金亭古壘流香蓋知幸土歸藏處不隔重溟萬里長。
呼殷通天說尾閭八埏周覽章何如花邊葉鍵業紅廂月冷泉崎走緣魚蔗渡詩翻新樂府停雲密愛舊

樓居蓬唐徐福難徵信莫問嬴秦未火書。
一代仙才重列卿使星如月照東瀛乞書直下牌金拜擁鑪爭看集女迎五姓語能通漢譯七司官自掌唐桑潘臣敬侍醫花宴階下三呼萬歲聲。
輶軒錄自採風謠筆壓天吳氣敢驕花裏樓臺秋拜月枕邊風雨夜聞潮星旗舳曲栽烏竹日扇玲瓏寫風蕉最是輕裝歷不染鮫人底事獻冰綃。
笠舞花飛敞別筵洋程從此履平平測將綫影從西指採得螺紋定右旋金鶴兩行隨納贄青螭萬里護歸船此行自比遊仙樂題徧中華以外天。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陳文述

中山奕葉戴神州永祚瀛壖聖澤優屬國咸尊大皇帝世臣原是小諸侯法司奉表來姑米太史占星讀女牛。
鳳詔遙隨龍節達萬年雨露沐懷柔。
鼎香滿袖出楓宸卿月光涵大海春聖代封藩仍舊典天朝綏遠命儒臣九霄翰墨翔鸞鳳一品衣裳煥麟麟。
共識使星東指處瀛波如鏡不揚塵。
淵渟玻璃靜有聲重溟浩渺一帆輕梅洋東望三千里葉壁西迴四十更丙午錄參來往路乙辛鍼辨夏冬程。
宣詔新勅崇封號定有雙魚拜浪迎。
山途南北路千盤萬歲聲中七姓歡吟味敬書唐歲月筑登爭識漢衣冠綠珠圓扇扶仙仗紫帕金醬滴從官莊叔文章鄰侯度儘教窮海慰瞻觀。
駝印高懸受詔時望塵維拜舞毬獅已看漢節輝三省更有唐桑宰七司。
福祿木森天使館胭脂花發女君祠。
灑將盡日雙形管題徧扶桑十萬枝。
隱隱長虬臥海涯東藩形勢劃壺沙天橫寶島兼平島地繞垣花更謝花。
容藥晚嗜華嶼月移姑宵放米村沒不煩重譯相通款中外於今久一家。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蔣炯

皇帝御極之五載島夷蠻長皆來王琉球僻處海東隅天孫開國何渺茫自從洪武降勅諭始秉正朔趨冠裳。
山南山北俄併一兵甲銷熄幣耕桑我朝定鼎者人貢厥金三品兼球琅。
皇綸溫厚厥四錫雅才奉使推徐蔡光汪桂吾皇懷遠存大體旅獒越雉爭梯航海隅蠢爾世忠順請修舊典頒王章皇帝曰咨余册

爾世守遁土毋怠荒曰女詞臣典制誥史才雅擅邦之良女昔射策名第一女以文教敷殊方曰女舍人西川產承明晉策勳趨蹌女其持節副正使乎乃忠信經重洋二臣拜手稽首言臣對休命誠恐惶丹詔纂勒初捧出道旁觀者生輝光銀爪朱旗長丈二麒麟繡服圍中央嗚笳吹角下閩越驛亭雨過榕陰涼鳥船十道列兵衛圍花甲護金鞭禱鳴沙驗更鍼指路大魚排仗前殿驤從此三日泊那霸虹梁遠想停高橋臣民跪迎競搓手身餘螺貝垂明璫蠙珠繞項花繡臂海風吹服紅蕉香闕王受封俯殿左金樓皮弁盤龍裝氈毳藉地鋪氍毹天樂三奏音鏗鏘須臾禮畢頒聲作七宴酒泛琉璃觴紅綾裹襪結束整蠻童十歲能登場宮中瑞泉日供客碧筒絳帕來雲房麻來相顧盛如此此去應更增輝煌繡昔隋氏勤遠略樓船橫海資軍糧豈知負固仍未服空收布甲充庫藏瀛壖向化在威德中華寧恃金革強皇朝大惠溥無外尤賴使者頻宣揚況聞彼土風氣古每逢封册年豐穰以馬耕田代牛力黃雀撲鼠飛倉箱種麥作麋米嚼酒家家服時歌樂康祝我聖德長無疆嗚呼祝我聖德長無疆歸輯國志陳明堂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李方湛

金函玉册下楓宸聖主臨軒禮命申海外藩封與屬國日邊槎泛大行人天垂落梁看南斗地併中山拱北辰揚旌涉我皇柔遠意直教中外一家春

第一人披一品衣珊瑚仙骨重金閨使能絕域符廷議歌勞遠征餞帝畿十道烏船橫海過雙懸虹旆挾雲飛佛桑花發朱輪到絕似瀛洲對紫薇

蘭交開府浙西東祖道晉江賦別工蟠鳥滿山春樹綠明霞收雨海波紅離情渺渺通吳會鄉夢迢迢憶蜀中祭酒嶺洲驅傳去海聲到耳學呼嵩

梅花洋水接東溟天人扶桑一髮青蛟蜃感恩趨絳節梯航遣侍集彤庭瀛雞報曉知同朔鼓傳更亦効靈古象也應諧列服四朝五見使臣星

珠盤玉敦仰光儀瀛海風清羽扇飛酒熟密林開七宴月明久米闕三時裴無陸賈昭廉讓清比胡威答聖慈歸國定翻新樂府白猿槃木遜歌辭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　徐熊飛

鳳池才子共揚鈴手奉宸章瀚杏冥島月晴飛經海白浦雲春曙壓蓬青天家恩信通荒服使者威儀應列星不負聖皇柔遠意煙波回首夢朝廷

龍節飄飄錫命初樓船簫鼓動清虛中山貢賦歸王會南海風雲謹簡書烏帽爭迎時雨後鷁帆飛渡夕陽餘詞臣特選傳天語諫院蠻坡總不如

滄波千里接蠻煙到及炎風五月天山氣成雲魚負郭榕陰過雨馬耕田迎賓遞進黃封酒犒饗頻頒御府餞畫像題名留故事高宗皇帝太平年

歸舟不載異方珍春去秋來物候新已見天朝崇典禮直令海徼識君親采風偏訪三山事報國寧辭萬里身將相同科貳不媿他年青史紀名臣

送趙殿撰 文楷 李舍人 鼎元 册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禄

我國家承天駿命奄有區宇滿恩深仁洋溢方內而海外以外率正朔效職貢者亦舍和澈淳固有闕道今上御極之五年琉球世子以嗣位請上特簡廷臣命奉册使就位于時翰林院修撰某內閣中書某承命以行其行也朝之士大夫咸榮之謂琉球負海立國西望閩界至者必經浙水過黑水蕩瀾壯闊盪胸決眥極宇宙之奇觀且聞其俗渾樸席地危坐盤盂俎豆猶存古風撫聞見紀土俗惟使臣是望浙士謹獻言曰人亦知國家柔遠之意有加無已哉琉球僻在海東去中土不可以道里計歲時貢予既恩意稱盛而于彼國君新立又必命文臣往安定其疆宇鎮撫其民人琉球世膺天眷宜何如黽勉蓋報稱于萬一哉宜聖意俾遠人知感在使臣敬承其事于經浙序以送之且綴以詩其詩曰

帝奠九壝無間內外彼南溟國職貢來會嗣君展功踰蹈請封帝咨羣臣才畸可庸鶴立鷄停拜命楓宸揚旌浮江唱騶達閩遙遙中山孤懸海間島嶼詭異如此形環龍節至矣夷人來矣奔走恐後罔敢貳矣帝恩同天無蓋無偏中山雖遠賜以安全綏之立之又輔翼之懷之柔之實庇庥之夷人稽首祝帝萬壽永溥洪恩安我僻陋維帝明聖超虞軼唐敬瞻使臣亦萬夫之望握吉甫頌愧非清風翹首歸航扶桑之東

周五戈歌　陶定山

武之文以止戈爲候武亦以戈自隨考工記補周官禮胡三援四鋒其規五鋒七雄十二國摩刃厲鈍如兒嬉咸陽鋒鏑鋒不盡鑄于鐵碣同留貽賞古齋中積者五摩挲拂拭生光儀傳之子孫世寶守珍重何啻鐘鼎彝其一告戈字同賜衛公孫呂爲銘之彌牟免除竄公族呂獨未著春秋時史之闕文簡佚脫得此可補三傳遺一曰子永所作用姓氏剝蝕無從知又一銘勒高陽左款在內面殊可疑高陽爲古諸侯國其云左者別有辭吾聞君前執戈二所以設服稱衛鋒內面乃是戈體背右則刻背左面宜其餘二戈無文字綴理鈎屈紛華滋彌若新發芒不賴形製三代非今茲此戈可藏不可試神物應見知有期威弧蕩斧助震疊師武臣力桓熊貔投壺雅歌鎮幕府海上談笑驅較螭撥燈灌憤搖橋彗破缺倒載包虎皮辭磨盾鼻草寫布戈乎戈乎願得橫汝羅馬庭周詩

詠周五戈　朱爲弼

傳記授師子書言兌之戈金四錫居一考工遂非譌雞鳴與擁頸名異陳綴鰓周衰競轉戰落日翔鵝鵝由于背能受閎廬指或剸肱斷后亦解利兵敢誰何入土彗殷血碧蕚牽青莎士花紅韎韐寸金堅不磨昔有李伯時得戈類摩挲曰王用父作厥銘識斟峨又有長平鏃老物髮銅陀蓬令誠盍伯館懷牧與顧

吉金鏤一足，愼守龍飛樓。吾師嗜金石，足指胸中經。精心稽篆籀，積古何其多。秦印剖苦蘚，漢甎別煙蘿。銅鏡證鼻紐，石鼓刊目窠。周戈數維五，似樽列象犧。文武成庫世，熊羆士隨戰。殲殲布五緯，煌煌供袞鉞。一公孫呂告，地臣族同科。一子永之作，史名漏編摩。一銘高陽左，勒名詎誕訛。古諸侯離衛，二戈爲殷呵。左右有埋沒，劍失延津邁。一戈花紋異，蠶絲蟠旋螺。色耀芒不頓，秋水澂太阿。錦帆神物守，方良庸敢過。一戈垂胡缺，珊瑚折盤陀。蒼蛇鱗相向，如秦松交柯。白蜺尾互墜，如連穎嘉禾。啓匣氣騰上，霜風厲馬俄。滿堂目炫轉，雪色開玉瑳。安得橫躍馬，公孫勇不蹉。安得枕得且，劉琨立番番。戚衣製面杖，戚執狄鼙鼗。操之被犀甲，讀騷懷汨灘。數典笑儉腹，辯口讀祝鮀。孰若此戈古，珍逾瑰憤璠。趨從塢野會，稱爾呼渡河。白魚挾蒼兕，一麾定風波。星移百千劫，戈乎離坎軻。出沙沙不蝕，鑿彼出水荷。位置清華地，革囊縫五絕。頒士露鋒穎，寧許臥軸適。拂拭藏精舍，藻井帶倒茄。好竝金章燒，時與玉具拕。吾師祖名將，征苗驅麟驛。呂虔佩刀利，殺賊至橫坡。樂臺受降處，全活萬螻蟻。戈實有深幸，先後虔吟寫。自古王者治，羣黎無瘵瘥。天戈所指處，洗兵雨滂沱。東渡於瀛海，南戮於牂牁。北至於觚竹，西及於岷嶓。陸魯衆水保，望戈長摧拉。機槍迅掃落，游魂懼擒訶。酬庸賞上將，彝鼎鑄甘墻。戎縞羅彤矢，鎏勒旂旆和。副以瑁戈一，錫命非由它。神聖今天子，魚藻頌有那。止戈不耀武，千官佩鳴珂。西征賜節鉞，勦寇毋蹉跎。回袍修矛戟，威激忿蜂蠆。蟻賊困釜底，伏罪如阿麼。告捷憑青呼，輕車奮流轉。應幾戈倒載，虎皮蒙馬馱。浙東滾大海，其利宜無窮。

鯨鯢聚窟宅，蠢然動幺麽。往來伺商舶，踪跡連島倭。吾師奉帝命，鏃斧容義戰。旬宣蒞蒼土，庶政袪煩苛。秉戈誅巨盜，吹角鳴洪鑼。命士利鋒刃，椎牛飲官醝。赳赳千城衛，控轡齊奮籠。執戈前聽誓，應聲若唆嘍。軍容荼間火，軍裝組羅綺。候人守關隘，齋糧斷竹籮。螳臂拒車轍，泊舟負巖巇。自日忽返舍，神風起盤渦。空擁水仙號，直如春夢婆。我軍大合陣，林立束蒿蕉。戈鋸霜皓皓，戈船山嵯嵯。橫戈者鎮師，披鎧如披蓑。操戈者水卒，飛蹴如飛壔。戈頭拂雲嶼，雲中落倉鴟。戈援擊水隙，水中逝雲濤。懸星映旌旆，掃電逐弓檛。先鋒壓漏影，分浪驅竭伽。失戈賊與仆，頓爲無角牝。鉤刺萬首級，豈止傷足蹠。鐵金剛寶杵，逆座誰釋迦。刀兵寸寸折，笑倒羣醜麼。倫貴利就縛，睛突鬢髮鬆。春喉斬其首，索室效鄭儺。瀛壖蹤蹟，蹤迹大定。威妙奢摩陀。五戈隨幕府，珍襲藉青蘿。惜際風雲會，未得助斫搓。不愁芒鍔鈍，祇慮柄梳煙。躍然思自試，頗類中痒痾。振旅班大賞，勞酒戎容醜。弓刀旋櫜戢，鼓鼓鼓鼓鼙。是時秋風起，山村排連枷。宮林集鳳羽，香杭啄鸚哥。功成及文教，宣化誦菁莪。揆文不忘武，退食稻遙迤。爰作五戈記，戎備示切磋。鰌生強解事，愛博諸賢縣。麗材溢仙館，飯僧斥秦鍋。古器所總匯，濟水鍾於嵩。出戈賞把玩，命我試吟哦。覩此胡內方，不覺翔傞傞。游僑喜得餌，文雄欣逢圉。所愧才力薄，遠遜呂黎歌。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拓本

胡敬

一代如椽筆，豐碑出故宮。雄才稱武庫，鉅製重坡翁。詞壇龍門美，書摹鳳諾工。叢詞新燈豆，貞石花磨礲。

憶昔丁衰季，羣盜事戰攻。江山爭割據，版蕩出英雄。壯志騰金虎，高懷朗玉虹。技精楊大眼，氣盛楚重瞳。斬董平江左，誅劉位上公。偏裨皆絳灌，僚佐盡嚴終。已奉中州朔，能彰保障功。歸朝遊一統，持節命元戎。西蜀師方抗，南閩勢復訌。馬殷雄楚地，劉氏擅河東。婁遠軍威震，連江戰鼓淙。瑣戈紛擾擾，羽檄達悤悤。麻數唐基盡，鴻圖宋室隆。飛龍乘汴水，遂鹿靖寰中。玉帛千官會，冠裳萬國同。傳家承鐵券，報安錫形弓。地有東西浙，人歌大小馮。錦衣圍故里，石鏡對高峰。瀕海租收橋，依山利鑄銅。湖頭回鐵弩，陌上繁花驄。政績延三紀，威明達四聰。徐州仍貢士，唐叔舊分桐。文采詩書見，殷闐戶口豐。殊勳留紫禍，遺恨滿蒼穹。家世高王濟，功名仰寶融。樓邊空疊雪，臺上執歌風。事載三朝史，恍輪五尺童。廟垣應有奉，祀典固當崇。趙守基先構，蘇公思不窮。抒毫誇吐鳳，結體陋雕蟲。渴甚奔泉驟，驚看戲海鴻。祀蛇工變化，劍戟豎高空。倏有淋漓筆，能傳服事衷。至今披薤影，當日闢荊叢。墨本遺嘉靖，祠官奉表忠。韓陵一片石，空傍夕陽紅。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拓本

孫同元

與越留遺愛，神祠著表忠。試看新額易，尚記舊碑豐。槀本因懷古，披文若發蒙。嘉名傳趙守，健筆壓荊公。緬想熙寧日，猶思割據雄。馨香升俎豆，輪奐燦雕櫳。自昔尊潘鎮，惟王靖亂訌。創基追往事，刊石寫深衷。五季爭名字，羣才逞戰攻。占星符運會，倚樹戲兒童。弩射三千壯，州封十四崇。地蟠記虎勢，氣壯斗牛中。爲識終歸幻，鳴鼎頓塵空。巒高精鑄鐵，鈴響巧鎔銅。門以迎恩重，鄉因廣義隆。長城開綺構，寰宇仰巍巍。

濟息江頭白，花飛陌上紅。錦衣誇秀豔，寶帶美玲瓏。特溥魚鹽利，常教貢賦充。桑麻欣郁郁，棧樸詠芃芃。共憂貽謨遠，應知偉烈穹。勝標湖裏外，德徧浙西東。賜券榮難竝，行歌樂未窮。偏安能守絡，効順總中躬。闢續繇孫子，興衰究始終。四王承厚澤，三世紀殊功。矢飾方吳芮，輸誠邁竇融。檀來貢惆悵，孟入太悤悤。計笑塡湖陷，謀惟納土工。靈泉誇異迹，碧井振雄風。保障歸錢氏，經營起貝宮。六橋交掩映，雙塔發巍巍。船底歌金縷，隄邊駐玉驄。銘詞摛麗藻，碑刻耀芳叢。格取澂澄神，惟瘦硬通。縱橫疑掣電，揮灑訝奔虹。柳骨顏筋具，銀鈎鐵畫同。尾原塊比蠆，爪或偶留鴻。傳稱分斜照，臨摹趁曉曈。世家推太史，孰可繼髯翁。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敬

我聞十八學士瀛州圖，其一乃是高陽繆公奸倖徒。今觀此幅亦類是，韓岳乃與張劉俱。循王戰勛稱最早，光世于中名獨小。漢家二十八功臣，未必諸臣皆表表。二臣但使無參商，力勛韓岳成金湯。卽今圖畫見顏色，豈忽作意分低昂。底事猶嫌無雅量，轉肯低頭媚權相。畢竟千秋定論何，不然同貌凌煙上。清波居士絕俗人，圖像褒鄂能通神。惜哉取舍昧特識，遂令義氣慚安民。是是非非後來辨，徒勞下筆開生面。圖中之人除卽劉侯我曾見，頑鐵塡前鋒更新。蹇驢湖上游都徧，三將無威得首邱。莫須冤獄痛奸謀，尋

武穆精忠誰與比。相先後者靳王耳。若張伯英何足齒。平叔碌碌等餘子。忠姦千載有公是。何小朝廷偏一視。四人均作長城恃。咨劉松年聽詔旨。雲臺麟閣皆讓美。各貌同圖汝獻技。丹青在手絹覆几。意匠慘澹經營裏。須臾拜奉光堯喜。圖成姦在忠臣死。七百餘年如逝水。繪像不隨兵燹燬。精心愛古細摩擦。碌碌字分明認名氏。疏眉長鼻無雙士。一朝覩止心仰止。面方頤額多紋理。遺形合挂金山俟。短鬚連鬢儀亦侈。略跡原心髮上指。眉目皆覽神委靡。胡然四將從伊起。四將同稱從此始。相形見絀亦賴此。所惜高手善摹擬。黨碑獨讓安民恥。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健兒十萬來江東。諸將竝建勤王功。青巒善守復善攻。岳王志與韓王同。白袍軍將黑稍翁。張劉亦博侯王封。丹青有術紀圖像。凌煙無閣標青穹。生綃膠出兜鍪容。暗門劉生粉墨工。熊蹲虎視見韜略。猛氣怒激須眉風。乾坤鬬戰正未息。時危天特生英雄。中原唾手計恢復。惜不痛飲黃龍宮。想當和議息兵歇。入朝共聽龍樓鐘。冰天盼斷白翎雁。碧山閒殺桃花聰。畫師繪此具深意。欲以威武開宸聰。不然四將各出鎮。何爲劍佩紛來從。春虹掣地當行空。韓王岳王昭精忠。張劉情那足道。空有骨相塡青紅。劉生負此好手筆。褒貶何不存至公。銀鱗特寫劉信叔。蒼髯添畫楊沂中。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金

北轅不返黃龍怨。忽忽渡江一馬化。中興業賴諸將功。張韓劉岳稱相亞。當日威望震四方。血戰頻歲馳戎行。南征率盜北禦敵。戈揮白日扶天綱。恢復未成和議害。金繒忍畫河南界。張劉諸將盡還兵。肆竊寵榮附相檜。靳王難救鄂王死。萬里長城一旦壞。畫院猶傳四將圖。生面貌得人人殊。儼如肖象麟閣列。彷彿醋戰沙場驅。兩眉欲飛眸雙目。誰其是狀劉平叔。清涼居士故將軍。蒼顏矍鑠眞元勳。伯英神色何豐碩。于思那得髯如戟。最後一人氣象雄。英姿颯爽推精忠。大小眼明怒欲動。猶恨未抵燕雲中。殘縑已閱七百載。丹鉛粉黛處處在。妙手爭識暗門劉。好懲貴史論功罪。自古韓彭絳灌倫。其功大者必殺身。殺身不惜惜有君。儻安長使稱藩臣。六更寒盡王氣絕。艱時富貴久淪滅。丹青尚覩舊形容。千古姦良自流別。君不見鄂王墳下銷王蹤。不鑄黃金鑄生鐵。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張鑑

朝輓搖漾紅梨枝。校書館中春遲遲。閒來讀畫風縱橫。丹青刻畫神明虧。君臣南渡苦牛角。江山半壁猶撐持。凌煙閣迴少顏少。何人下筆親威儀。一將兀立倚平叔。兩目豎立交於眉。條侯貴倨習綺麗。五華官誥封雙姨。一將老大慘不樂。面目深皺微生髭。清涼居士晚臨背。燕山射虎今無時。一將高峯復廣額。老爲巨猾鬚連頤。鳶肩火色自有相。以之詔檜奚其疑。其後一將目張電。銳上豐下如雷垂。鄂王精忠古難比。至今絹上聞憂危。恒昔臨安起宮殿。君王愛此愆遠期。汴州風物豈堪夢。冰天北骨何由知。金繒列款

歲不繼。中朝相眼同嬰兒。紛紛畫院更何有。劉侯發憤神飛馳。殿前待詔類議諫。馬遠郭恕誰敢嗤。每見陣雲思轉戰。遠聽鼓角憐零旗。中原父老自有淚。南天臣子難爲辭。寫成一幅寓深意。衰髯鐵鎖良不欺。繪雖藝事有忠孝。古人往往存其思。連樓閣成足風暨。勤王妙策無乃奇。把侯圖畫記侯住。閶門東去波漣漪。遠將史事論南北。慈殺當年老武帥。

龍井茶　李方滿

路入南山南。茶香滿深隖。知有焙茶人。土鐺火微炷。更汲龍井泉。烹來試瓦甌。依稀忘鮑漢。漠漠前山雨。

龍井茶　胡敬

過溪亭外正斜曛。未雨筠籠採已勤。活火煙鳴雙井水。乳花瓶泛兩山雲。清虛禪味參三昧。秀潤湖光占十分。香色由來誇第一。武夷陽羨總紛紛。

龍井茶　何起鳳

此地曾棲老辨才。而今石鑑尚平開。僧雖也解勤供佛。洗鉢龍潭當茗杯。騎火收來品最妍。龍車曾駐賦新篇。白頭老衲逢人話。悲想乾隆十六年。

龍井茶　徐養淵

春風吹綠上山頭。佳茗分芳細雪抽。却計清明纔幾日。一旗先帶雨花收。

謖謖松風活火煎。綠陰庭院颺輕煙。一甌饒得湖山氣。齒頰芬回醒午眠。

夕陽　張鑑

林梢渲染有無間。勞燕烏衣巷口還。初地鶯花三月樹。故宮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遲來友。暝色催愁上別顏。記得紅衫高骨馬。九衢塵影繞蘭關。

拋殘宮線費商量。添得分陰上蠟黃。遼道假傷垂老別。清歌重惜少年場。釋紋水面朝霞亂。卵色天烘積翠涼。曾向茴香花畔坐。玉貓眠地晝初長。

平沙一抹淡濃鷗。移上駝峯見塞垣。荒磧馬歸弓影直。軍門旗卓繡紋翻。抱來牧犢迷沙徑。照入征衫帶淚痕。莫道傷春兼中酒。閒愁無限近黃昏。

銅鉦低挂遠山橫。悽絕高樓玉笛聲。鸚鵡籠深閒語少。鳧鷖天迴暮雲平。歌停北里人將去。火入荒陵雨又晴。幾度昏然眺平楚。也應腸斷沈初明。

夕陽　童環

小院花陰度翠軒。曜靈罷節返處淵。誰揮長劍留三舍。獨倚征鞍耀一鞭。最是行人傷古道。却看餘綺滿晴天。從今不擬金烏落。爲有冰蟾假鏡懸。

身在高樓倚晚晴。紺紅回照落江城。烏今斜界雙叉影。鴉背微翻一點明。風氣暗搖鐘磬出。柳陰低護塔

歌清、夕陽好景真如畫。擬挽曦車返轡行。

夕陽　周聯奎

霽宇遙開萬里同。斜暉漸見下長空。雲封古寺三竿碧。花擁春城半角紅。征馬嘶來芳草際。閒鷗掠去亂流中。離情不比恩恩過。寫入新詩總易工。

漸過前村更後村。依然遠帶暮潮痕。懷人恨滿紅心草。弔古愁添白下門。柳色將殘容極目。桃花有影易銷魂。可憐一片平蕪裏。未到多時已欲昏。

一痕那比月輪圓。斷續光浮接暮天。雨後樓臺明界畫。花邊雲水共澄鮮。偶依古驛垂垂柳。漸逐行人去去鞭。幾箇數聲何處起。儘教催上翠微巔。

一年此際總如秋。翠減紅銷恨未休。片片暮雲遮不住。依依歸鴈送還留。每添水色新山色。慣觸新愁與舊愁。獨客何堪重悵望。吳歌聽盡莫回頭。

夕陽　徐熊飛

林梢雁背故遲遲。水色山光共合離。薄暝未收漁舍網。多情還戀酒家旗。松陰短策陶潛夢。江上扁舟謝朓詩。幾處茅茨相掩映。一鞭斜影客歸時。

棲鴉數點噪林端。遠樹微茫落照殘。暫送潮聲歸極浦。忽移秋色過平巒。何人南野巾車返。有客東皋負手看。風景樊川懷杜牧。晚晴賦罷碧雲寒。

野水鳴渠雨乍收。殘陽一道戀林邱。餘暉薄向籬梢轉。片影遙從木末留。禿樹柴扉喧鳥雀。平蕪風笛下羊牛。疎鐘斷塔凝眸處。回首西湖第一樓。

夕陽　湯錫蕃

西崦浮雲鎖樹深。半輪依約挂疎林。剛憐瞬息春光老。未遣迷離暮色侵。幾點飛雅明極浦。一聲歸雁度遙岑。絕知可愛桑榆景。不減朝曦卓午陰。

落暉欲落猶未落。珍重人間此晚芳。芳草多情還掩映。殘花有影倍分明。四圍紫氣環丹障。一抹朱霞起赤城。莫怨黃昏時節迫。有人坐待玉鉤生。

夕陽　朱壬

半在山村半水村。只愁冷落近黃昏。蕭疎霜葉清溪路。掩映紅牆古寺門。野逕看碑人負手。河梁話別客消魂。剛憐晚色蒼茫裏。又見林梢新月痕。

新蒲溪山落照低。田園禾黍蔓萋迷。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趁馬蹄。花隔影遲人乍過。畫橋春去鳥猶啼。湖中向晚風光好。晒網家家水竹西。

夕陽　王仁

客子驚心路轉迷。天涯生計半漁樵。桑榆自足收千古。庭苑何堪問六朝。壯志難經浮海島。餘光猶似繫山椒。須臾人影悤悤散。渡口能來不費招。

夕陽　查揆

有客平莎看落暉。漁村入畫柳依依。落花滿地人初去。春水連天燕剪飛。薄暝自斜孤塔影。淡紅間上釣師衣。更誰憔悴雙丫者。吹笛聲聞下翠微。

西山紫氣未全消。畫角聲殘下麗譙。戴笠僧歸煙際寺。晒網人立水邊橋。詩成倦說黃昏近。雨過愁看碧落遙。催送馬蹄芳草路。柳絲裊裊影兩蕭蕭。

聽蟬　朱壬

朽木爾何意。偏能鼓翼吟。風前餘裊裊。葉底剩秋心。柳岸情偏遠。蓮塘響欲沈。那堪臨月下。更撫捕蟬琴。

林深無覓處。一望綠雲稠。客夢初消暑。殘聲又入秋。水邊疑笛韻。樓外伴砧愁。聽到忘機處。金波滿地流。

聽蟬　孫同元

綠樹濃炎景。蔬蟬最有情。能令萬籟息。獨占一枝鳴。飲露心同潔。吟風韻益清。幾回聽不斷。斜照見殘聲。

聽蟬　張鑑

蟬聲何處起。高柳綠陰陰。午夢初迴枕。斜陽正滿林。感時憐鬢影。憶遠託琴心。似有悲秋意。風前斷續吟。

聽蟬　錢福林

空亭夏清響。嬋嬋細于塵。殘照紅半樹。晚風涼一身。蛻隨松磬落。韻度竹煙新。憶絕塞山下。柴門倚杖人。

聽蟬　吳文健

簟紋如水合。午夢乍迴初。人作深秋想。涼聲小雨餘。煙橫青沼靜。韻度綠槐疎。機杼聲聲起。清閨總不如。

涼風吹萬樹。聲滿宅門前。乍可單絲應。聲之一聲圓。秋心黃葉舍。詩意夕陽天。清潔吾何取。無求覺汝賢。

聽蟬　李方湛

柳暗槐深六月秋。一蟬何處繭絲抽。覺來吳苑三更夢。訴盡齊宮萬古愁。煙暝雀歸涼露葉。風疎人倚夕陽樓。蕭條便有江湖思。遠屋碧陰如水流。

北窗長日靜如年。頻遞秋聲到酒邊。碧畫溪山殘照裏。綠陰門巷曉風前。幺絃淒絕悲花落。歌鬢慵來抱葉眠。最好跨虹橋畔路。紅荷兩岸送歸船。

聽蟬　丁子復

蓮峯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斷雨重。遠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鬢。樹雅經編檢八名。高拓吟窗聽未厭。夕陽無際暮陰平。

開籠秋爽入遙天。遠緣層層漠漠煙。竹戶盡長詩夢破。荷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停雲外。人在高梧落葉前。清絕無煩更相聲。輪他古得嘉華鮮。

林亭斷處轉清幽。平野苔茫暝色投。坐愛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白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爲不平鳴不已。卻憑哉作錦囊收。

蕭蕭蓬門和短吟。廉埃說去獨關心。亭皇聲斷初飄雨。水檻聲多能弄琴。清露高悲仙館迥。綠槐濃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幾去。莫漫棲風臥一林。

落葉　朱壬

紛紛木脫早霜晨。半在山巔半水濱。幾點疎煙隨塞雁。一林寒色倚詩人。乍喧乍寂聲無定。疑雨疑風聽未眞。却待呼童頻掃去。瓦爐煮茗代松薪。

飛來點點下秋空。絕似寒烏兩復東。小閣乍添山月白。隔林全露寺門紅。年光荏苒悲流水。客路飄蓬感斷蓬。最是馬蹄閒踏處。蘚條古戍夕陽中。

隨風吹上釣魚舟。不學飛花滿翠樓。客亂半床穿破牖。蕭騷一路點征裘。山巒漸覺殘來瘦。屋角旋看瓦沒溝。惟有廣寒宮裏樹。婆娑涼影不知秋。

黃紫紛飛感蟄蛇。繁華空憶舊槐衙。秋聲此日鳴空谷。薄命當時笑落花。合與採樵燃土竈。更看月掃出山家。劇憐去去誰相送。故舊零星剩暮鴉。

盃傾桑落朔風嚴。總有愁腸那可黏。委地亂飄迷野燒。凌空不定下疎簾。閒看牆外垂垂盡。小立庭前漸漸添。欲托丹青寫秋色。吟情寥落筆慵拈。

落葉　陳文述

芙蓉水榭記停橈。沽酒人迷舊板橋。古道日斜隨客騎。滄江風急點寒潮。行來野鹿喧苔磴。聽到哀蟬感玉簫。惆悵蘇娘樓畔路。垂楊如雨夜蕭蕭。

疎疎擊斷隔天涯。寸鳳城南第幾家。夜靜玉堦驚睡鶴。曉寒金井怨啼鴉。剩成莫笑三年樹。飄去猶隨八月槎。海上扶桑日　杏。春風依舊燦紅霞。

落葉　丁子復

林屋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響柴關。呼童掃徑乍疑雨。攜客登樓初見山。墻不須頻容鹿臥。栖猶未穩惜鳥還。酒邊莫漫驚搖落。一倍松添雪後顏。

落葉　湯錫蕃

江南黃葉結孤村。秋老頻銷墨客魂。望氣已教悲宋玉。聲條便欲泣桓溫。雅聲琳亂風號谷。人影參差月到門。不問蒹葭和玉樹。只憐枯幹伴朝昏。

一自新詩白露光。生涯已分逐風狂。早知黃落埋秋草。多事紅酣鬥夕陽。賀與林花分薄命。戲隨竿木只逢場。點它十里芙蓉樹。猶博人間號拒霜。

寒威暮色兩蕭蕭。千片分飛落板橋。有恨總教隨水逝。無情一任作蓬瀛。臨池結字可憐子。出谷放歌何處樵。却恐山靈太寥寂。轉留些子綴長條。

浪說高寒耐落秋。一朝頓落轉生愁。新蹤難戀千尋木。舊蔭元遮百尺樓。多謝笙竽新聽耳。賸傳薪火總焦頭。世人休羨題詩巧。無限題詩付碧流。

落葉　胡敬

秋來慘絕庾嶺戚。搖落江潭百感生。羨酒自憐情冷淡。校書誰擅眼分明。乍添新月宿阻影。漸緊長風野外聲。依舊青蒼是松竹。敝廬留訂歲寒盟。

方鏡　次杭蘇浦太史韻　吳東發

幽深三面中矩方。縱橫盤激滿精芒。原資坤德中和氣。不借江心旋折光。四照有倫量玉尺。一泓無滓徹圭璋。妍媸邪正從渠幻。祇向珍臺主靜張。

稜稜風格執塢方。不雪成珪射冷芒。羞學紅樓盤鳳樣。好分碧落載匡光。背銘科斗星終聚。神照凝寒月滿塘。必遇端人纔與照。尋常拂拭莫輕張。

方鏡　胡敬

庭事良工製獨方。別開生面吐星芒。芙蓉匣裡中央秀。翡翠簾通半壁光。梳髮綠雲垂玉井。畫眉新月照銀塘。誰家繡閣爲皮几。靜對屏山十二張。

方鏡　趙春沂

百鍊剛成四照懸。盈盈清景徹中邊。高悬璧帶眞如印。背認苔花或訝磚。倚徧玉臺雙影直。讓他明月十分圓。短屏風外纖塵淨。珠履輕籠又一年。

方鏡　陶定山

正色寒芒百鍊精。穹形端合號方明。淬來玉水宜旋折。安上逸臺類削成。地長霧關箱皎皎。庭中影滿月庚庚。緣知丈室澄觀處。合矩原從我相呈。

鑑白生祥座左篋。定光泰宇想深沈。照窮瀛海三壺外。俗謝塵埃四面侵。圭角矜持防愧影。廉隅磨礪只虛心。莫嫌相對拘迂甚。未許圓融賦斷金。

方鏡　湯錫蕃

一盂寒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爲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假令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輸膽。皓魄微梭自蘊胎。認取飛仙陣烟烟。始知明鏡本非臺。

兩浙輶軒錄題詞

胡敬

校士餘閒仔細評，聊嬛僊館卷縱橫。仁風自抱嘘枯願，藝圃同邀不朽名。千古愛才關盛德，萬間廣廈比高情。寒郊瘦島知多少，金礫煩公採擇精。

天教浙水啓龍門，文士泉臺盡感恩。一代登樓擇選栖，千秋遺瓿慰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不存。（閒條例：凡詩無專集及生存者，俱不入選。）甲乙編排微意在，續脩留待後賢論。（閒條例以十千編次，缺末四字，以待後人補編。）

國風從此補三吳，尚有羲娥未撫無。一品集繁存爵里，（閒條例凡名公鉅輔集足單行者，概選有關出處數篇，以存梗概。）四靈家小輯江湖。藝文採備他年志，詩派分添此日圖。咸極梓材荷培養，更憐摭拾到酒夫。（先人字滄來，有詩鈔八卷，國朱明倫梁師云，已采采入錄中。）

吉金貞石暇蒐羅，珊網收材道最多。自有冰壺懸藻鑑，盡看黍谷轉陽和。武林耆舊皆倒幸，淮海英靈共不磨。霖雨在公猶小試，浙東西已徧滂沱。

兩浙輶軒錄題詞

湯錫蕃

分唐界宋太偏枯，國派西江有若無。何意至今聞正始，頓教一著古人輸。一紙丹黃手自添，遊從塵外辨洪纖。編詩更比吟詩苦，看取鉛塹義例嚴。

西冷蕭子總超羣，次第何曾著意分。莫怪昭明遺稺帖，千年擬議尚紛紜。

騷人雅事半沈淪，舊跡遺聞也未真。寄問吳江楓落語，是人傳句句傳人。

玉尺衡量此一時，大醇疵不難微疵。它年太史陳風後，若個能爲鼎說詩。

兩浙輶軒錄題辭

王仁

南國蘊蓄佳氣開，蓬萊勝地擅奇才。吳頭楚尾遙相接，多少詞人得得來。

花草曾聞三國豔，樓臺競說六朝煙。鄉懷各自鳴天籟，魏闕江湖擬共傳。

採風盛績遍荒遐，吳楚無詩未許誇。接迹葩經風十五，東南重見擅聲華。

摘豔分香翰墨林，遺編收得是知音。迂辛短李紛相列，不盡吳歈與會吟。

含毫晚墨憶當年，葉葉松煙染錦箋。秋水春山頻琢句，好詞分得嶺南天。

俊逸清新乘妙該，疑思定不減鄒枚。曾憐茂藻登龍譽，更羨風流倚馬才。

旗亭酒旆思初生，禪榻瓶爐賦乍成。勝境引人偏不盡，輕裁細譜新聲。

案得精華仔細論，從教別派更探源。長吟雅憶揮毫客，一句能銷一縷魂。

萬峽冥搜轉拾遺，苦心聊慰古人思。碧紗紅袖休相競，次第陳來錦字詩。

扶輪大雅唱高風，呵護應憑神物功。不似十聯楊學士，枉書警句御屏中。

休誇約略說杭州，玉局香山記舊遊。珍重多才勤訪問，西冷遺蹟待旁搜。

鵝湖詠灩綠波飄，官舫春游草色暄。檇李一編堪補闕，由拳雅足溯淵源。

更尋舊譜水如銀，託興曾須賦白蘋。東野蕭條留古井，才高魏管苦吟身。

美蔡峯上萬嵐光，定有天孫織錦裳。玉軸牙籤收不盡，更尋古隸付奚囊。

歌闌白紵舞前溪，玉字曾留重品題。八字傳來饒美舉，好雜翁鐫佐香齋。

繡川定有錦心留，婺女星懸萬派流。秋月春雲增態度，至今八詠編高樓。

月波亭古淨無塵，瀟灑吟懷憶昔人。嶺接仙霞三百級，莫教風雅付全閩。

幽谷名山賞不虛，錦沙村裏賦閒居。南華一卷傳來舊，漫把幽情屬釣漁。

白雲曲奏曾書石，春草吟成乍啓緘。華蓋山中無限好，獨追謝客上層巖。

紫芝瑤草屬仙家，夢裏神遊興未除。好句驚人搜殆遍，高懷長繞赤城霞。

桃花洞口夏春深，定有高才譜越吟。雲臥何妨天際住，殷殷廣樂奏元音。

補亡訂謬定誰能，千卷勤披一一登。賸水殘山嫌未備，欲將詩史續千燈。

脩綆便娟汲古須，巖鉤應得媲珊瑚。討論不把零星記，肯效唐人選句圖。

記室名篇嫌挂漏，津陽舊注損淹通。不教神韻空摹寫，三昧曾標藝苑功。

樊南花萼莫誇多，此篇應教著意摩。渠取杜詩韓集讀，麻姑搔癢竟如何。

陸海潘江雅可齊，攜來畫舫映紅霓。亟同採輯成詩藏，漫拾殘碑紀粤西。

昧外昧傳餘妙諦，平奇濃淡合相宜。品分廿四猶難企，不數閒情記竹枝。

琅琊才子掩雲關，絕句聯翩手自刪。何覩此編稱雅雅，披瀝令我解心顏。

著舊詩篇傳甬上，當年韻語號陽秋。賞心到處欽淹雅，土俗民風一覽收。

標緗壓架忝研尋，百代遺留鼓吹音。休說洛陽誇紙貴，武林傳寫到雞林。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四

茗花

鍾大源

秋山蟲漂漂。小雨破寒曙。粟粒舒冰芽。清人愛嘉樹。林飈弄微薰。著花更無數。淡看衆蕾坼。濃借一旗護。攜雲盈林稍。霏香溢嚴路。新葉未搖綠。繁蕊獨含素。玉面青裙人。拍茶定相妒。今比粉鈿摘。斜插鬢雲助。何當并紫筍。也作茗戰具。芳腴煎作酥。清甘釀成露。足抵霞脚烹。眞見乳花吐。奈何斛霞翠。幽芳爛迴顧。嚼葉不嚼花。狼籍等飛絮。焙茶候初過。翠陰積如霧。開牕拭香塵。爲花琢新句。重繙夔美詩。更續杜育賦。品當瑞草彙。名擬衆芳附。未暇尋龍鄧。何妨論日注。青林無雜英。淡沱白雲處。

茗花 并序

徐熊飛

茶田爭确。瑞草爭敷。石隖高低。茗柯并秀。託根空谷。光無言而自芳。扶質荒邱。竹雜衆而獨立。茶經所錄。斯其著矣。爾乃青箱欲隕。白露未晞。素粉留痕。宮黃點額。莎雞鳴處。攖石髮而逾妍。雀豹窺時。并山礬而同色。求桑三月。不必盈襜。采綠終朝。無須一筐。若夫山鄰粲粲。雲華淡其不流。澗碧茸茸。嵐氣昏而欲滴。靈根失土。飄零石畔之英。芳訊遠時。寂歷林間之影。孤介之士。惜彌咸焉。夫楚江頌橘。託意纏綿。吳堂吟梅。馳思要眇。以至薄荷陂澤。蘅杜芳洲。騷人對以永懷。勞者顧而增歎。未若離

離嘉質。的的素葩。石花蒙頂。仰清韻而難攀。露葉仙厓。撫冬心而默奇。然則感物而動。發言爲詩。匪直揚草木之幽芬。抑亦補吟謠之逸興也。

水邊花隖淨無塵。碧樹秋涼玉蘂新。清露晨流常獨笑。芳心潤抱不爭春。遙分綠雪明牕底。淡抹黃羅古澗濱。莫怪蕭疎傍幽竹。由來佳茗似佳人。

荒牕吹冷焙茶煙。石上秋花福轉妍。幾點乍明殘雨後。一叢孤映曉風前。草蟲蘆葉鳴樵徑。松鼠餐英竄野田。誰寫清姿入圖畫。更添山鵲短籬邊。

冰雪靈根白玉姿。井華相映碧參差。僧歸古寺香盈掬。鶴警空山露滿枝。羅衣幽芬穿石出。翠巖芳訊得秋遲。花間憶共茶人語。正是風清月曉時。

重碧枝枝破粉痕。樹頭啄木嶺雲昏。香生小雨黃泥阪。人立西風白石村。甘苦有懸滋片葉。冰霜無恙抱孤根。故園夢去瑤華早。蟋蟀聲中靜掩門。

茗花

周聯奎

回首松牕鼎未寒。孤芳漸綴老柯攢。閒收落葉驚初見。偶度空林喜乍看。詞客風流題瑞草。野人情味勝幽蘭。山光明處輕堪折。欲共清芬寄月團。

茗花

方觀旭

桑苧村西竹塢南。一般冷豔逗雲嵐。瓊姿總覺心情苦。香味依然舌本甘。秋雨枳籬開漸滿。春風啜茗記曾諳。最憐露曉煙輕候。小朵拈來短鬢簪。

茗花

查揆

惠純游處勤春溝。竹夾筠籃事事幽。未分銚鐺浮玉乳。本來名字擅敍頭。香生顧渚若如雪。吟到王官句早秋。記否盤塘江上路。馬纓花底滄輕甌。

茗花

顧廷綸

碧乳輕陰白玉泉。此花開向小春先。碾成飛雪偏宜月。占斷秋風欲化煙。小朵儘教青鳳啄。細香消受素濤煎。阿儂肝膽清涼甚。沾潤餘芳便醉眠。

茗花

方廷瑚

來訪秋光過幔亭。采茶人去戶常扃。滿林香氣清於水。一路繁花碎似星。誰惜佳人在空谷。劇憐高會待山靈。冥冥吾欲呼桑苧。合爲名葩再譜經。

茗花

吳東發

山家種植略如農。采焙辛勤當歲供。贏得松陰茅屋底。曉風香透玉玲瓏。玉瓣金蕊絕點瑕。幽芳未許鬢邊加。踏歌多少山村女。只採萌芽不採花。

只綠淸味假名茶。茶苦莫茶義本殊。不道花開稱玉茗。詩家也自錯移呼。空谷幽深月上遲。淸光萬顆影離離。門茶人枉誇明月。明月如花人不知。

茗花　謝江

穆陀三尺樹。羅落幹交橫。芽自雨前發。花從霜後榮。淡香無俗韻。素影有餘淸。易認薔薇朶。難微紫筍名。寶珠產蠶廳。碧玉護晶瑩。枝上雲應覆。溪頭月正明。吳孃簪鬢髮。野老插瓶罌。春待禽聲報。芳輪蝶翅迎。幾回遊顧渚。數點似銅坑。那可和泉煮。原非以藥呈。論功辨吉貝。擷秀并新秔。象管芳遺咏。君謨錄是評。未曾膏眞餅。先擬摘龍涎。觀此千葩密。還思兩腋輕。探林宜客賞。从徑少人行。半放風旗穟。全開雪滿莖。夕陽臨紙閣。活水洗金鐺。黃菊猶堪嚼。何妨作茗烹。

杏花　查揆

鬬紅唱罷尙書詞。舊譜宣和寫竹枝。山郭酒旗煙澹澹。畫橋鞭影雨絲絲。坐來庫角春無價。夢到江南燕早知。昨夜羅衣教吹盡。嫩寒疎影立多時。

杏花　徐熊飛

指點煙村古渡頭。醉痕濺染雨初收。春陰垂野碧無際。花影出牆紅滿樓。社日田家鄰聚燕。午風林薄忽鳴鳩。相逢莫嫌長條雪。夜月彭城憶舊遊。

杏花　楊風苞

裁剪冰綃第幾重。一枝先占宋牆東。樓頭客枕方聽雨。巷曲鈎籠早倚風。十里淡霞金勒外。半春涼月玉簫中。南朝樂府知誰勝。愁向輕陰問鬬紅。

杏花　鍾大源

梅花開後李花前。盡出江南二月天。消息不離春雨外。風光都在酒旗邊。牆橫倩影圍紅雪。水照芳姿瀅綠煙。記得玉樓人薄醉。一枝斜壓鐵連錢。

杏花　胡縉

側側輕寒潑火餘。朱朱白白引游車。青帘花外曖初覺。烏帽林間紅半舒。寒雨思歸虞學士。春風得句宋尙書。江南大有題詩客。二月新愁水不如。

棠花　查揆

步檐城根獨自尋。露兒殼破暈沈沈。一生不識樓臺影。半畝偷銷仕宦心。春水鴨陂溪鷺盡。夕陽人語地錦金。分明百幅裂裳色。勝與蘋花門淺深。

棠花　徐熊飛

芳菲滿目午煙昏。一一臺心破綠痕。風暖香生來燕候。雨晴黃過飯牛村。鋤分鴨背平依水。花壓春腰直到門。野老開軒面場圃。齊民要術與同論。

棠花　胡縉

乍寒乍暖泥人天。雨莢煙苗幾處鮮。春市翠桃雙展滑。夕陽黃蕩一蓑偏。韭花開處碧於水。菖葉生時香滿田。最愛滕王金鳳子。山家離落舞翩躚。唐滕王畫蛺蝶有棠花子等名。

印泥　方廷瑚

香篆曾符夢。研朱別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醍醐潤薄胎。佳名徵火齊。細質礙冰盞。翡翠奩應賒。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丹詔出花來。字字棠先發。重重護未開。軟疑堆蕊蕊。蠟轉奪玫瑰。餘事韜斑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角痕初淡。中央色豈摧。直將瑚作骨。寧比蠟成灰。盡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紫氣一丸該。迹背符鴻爪。香猶壓麝煤。定教薇省客。把玩重徘徊。

印泥　邵保和

剗壓傳秦代。雕文借采章。品瑩研寶末。爍爛釀珠光。膩合珉肌細。勻調砂顆良。冰蠶資軟質。鮮羽按奇方。幾向花前曬。堪爲研北藏。蚓痕濕綰紫。鳥篆取舒芒。掩映鵝晴豔。施宜鳳尾黃。功垂鉛粉外。鎭重錦箋旁。漆匣隨輕笥。筠盤留絳囊。色應憎淺淡。迹每驗陰陽。託簡借紅豆。封函伴素緗。不須憐撥蠟。定勝武邵鄉。

印泥　顧廷綸

絳雲淸不盡。一朶縮紬牀。結體冰蠶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冷。珍藉玉留章。芝檢探奇字。花箋釀異香。如膏蒸紫蕊。和露膩紅薔。凍揑玻瓈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體押薛濤方。己壽延科篆。平安記吉羊。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爲裝。五鳳曾摹漢。神龍或志唐。龜趺微碍綠。鵲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鈐應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東踊琅琅。丸似封函谷。文疑造未央。圖書三殿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飛屑。開盂錦貯囊。豔非資蕊翰。青亦削筠篁。賦有金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綬。粉本署諸郎。合是中書伍。長依萃室傍。

濟西湖詩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潁州西湖韻見懷韻　鍾大源

玻瓈軟碧涵無窮。游魚一撥冰奩中。一從蓬合積老封。練雪獨讓江濤雄。儀徵中丞繼蘇起。重爲湖面開淸丰。繡甸千村香稻沃。銀牀六井塞流通。接天本異蓮葉碧。直須萬丈陳根空。波光亂潑翡翠饌。浪花倒漾蓬萊宮。兩峯照影合南北。煙鬟螺黛非朦朧。種魚更知此魚樂。湖濱綽有深梁風。枯荄嚙盡萬鱗聚。六橋臥影如春龍。原田遠溉歲長稔。跳波不獨歡鱗蟲。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徐熊飛

秋風吹海長鯨立。兼將船頭挺戈入。水仙就縛出重圍。多少殘兵解刀泣。黨帆不起波濤平。干矛鄉地鏗有聲。弛弓矜甲大旗下。白虹吞吐蛟涎腥。棲霞嶺上精忠墓。僉壬長跪墳前樹。行人獻踏佞臣頭。地下應悲鐵鑄錯。野花寒食風淒淒。神姦夜共鵂鶹啼。千秋忠憤激雷電。殘骸骨坼蒼苔泥。孫崑一夕收兵仗。太

乙然爐下青罅殺氣銷爲日月光。鋸鋒鎔出譏邪狀。草間殺殺形頒新。姓名深刻龍蛇文。揚旗回首海天雪。鑄金極目蒼山雲。如今越嶠兵戈息。買刀買犢耕春色。沙民步檪哲王墳。鐵像巋峯知順逆。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吳東發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自有天地至今凶人弗克遠。有宋中葉弗敬典。悖天命。討亂民彝。佞人既死罪罔恕。佞人雖死鐵鑄之。褫取面縛揭名氏。蒲伏于鄂王墓門東西隈。或唾或詈。或泼或笞。茲久隕首解體支。行人過者翻慍佞人無完尸。曰鐵則泐。厥辜已胡時。佞亦不幸不服罪于當日之有司。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自有天地至今凶人弗克遠。歐彼海寇不畏死。殺越人于貨于海涯。天高聽卑監觀赫。非海不容自速災。皇帝五年六月二十有二日。天大動威以風佑我師。伐殛之。自是絡繹縛棁殄戮開釋威用勦。俘有兵仗積槩槩。我軍我農器械備。烏用是不祥之金爲。其以鑄佞人。常舊服。彰天之罰迪民彝。於戲鯨鯢淫忒魑魅罔肯昭茲。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謝江

洪鑪赤燄旋騰空。英流液化光熊熊。五兵既鑄五刃偃。元金鑄出凶人凶。非探荆山非井研。其來乃自渝溟東。聖人御宇之四載。楫航萬國皆朝宗。兩階羽舞苗已格。盡銷金甲歸春農。浙西有寇潛伏莽。孫盧出沒波千重。中丞艤艤萬人傑。甲兵百萬藏胸中。帝命庞臣往作牧。旬宣兩浙維藩貽。干祥佩刀珍奕棋。鋒鍊影輝流紅。旌旗招搖壁壘壯。樓船橫絕馮夷宮。金戈乍指寇膽落。發弧直抵金鼇峯。葛蘇之刀鐵鏗鏗。鍛胡句棘象方鋈。其餘戈矛與劍戟。營門森積如山崇。古來刻銘識武猛。或爲彝器爲林鐘。英豪舉事軼人意。寸心別具鑪錘工。指揮良冶精鍛煉。范蠡饕餮窮奇容。長脚長舌左右列。倏鹵一例模奸縱。千年魑魅遁不得。上法禹鼎昭神功。吾聞岳侯誠楊秦。八日奏凱垂雄風。公亦效期殄醜類。今昔事異勳毋同。以奸人器鑄奸像。併作快事酬精忠。頑鐵不泐功不泐。萬古永靖滄溟烽。

豚葵有序　徐養原

商詩曰。七月烹葵及菽。醢人曰。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蠫醢。葵之爲物可爲菹。蓋蔬類也。而注疏俱無釋。考爾雅言葵者四。蕃蒐。芹楚葵。蓊戎葵。蘇葵繁露。不知誰是當詩禮之葵。東萊讀詩記。謂載蘇葵注。意者凡物各有正名。爾雅所釋。皆取名之異者。是故蕃一名蒐葵。古但名蕃不名葵也。推之芹與蓊皆然。惟蘇葵爲正名。而繁露爲異名。故取之與農書曰。天有十日。葵與終始。故字從癸。本草曰。一名蹤葵。古人採葵。必待露解也。一名滑菜。言其性也。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者。謂之冬葵。入藥性至滑利。春葵子亦滑。不堪入藥。故是當葵耳。王楨曰。葵陽草也。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防荒儉。可以菹臘。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此真詩禮之所謂葵矣。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及公儀子所拔者。竹是物也。鮑照有園葵賦。白居易有烹葵

詩。唐以前猶有食之者。今人既不復食。又其名爲他物所亂。遂莫能定其種類耳。因釋之而系以詩焉。

蔬譜通花譜。戎葵恰滿園。春深培質弱。夏永長枝繁。密葉交三徑。疎莖寄一樊。檀心濃點綴。金粉巧翩翻。挹露盤疑重。傾陽夢獨軒。名符天十日。色配地中原。老圃容非淡。寒畦勢絕喧。朦朧含旭淡。寂寞向黃昏。雜落秋風晚。江鄉野味尊。高垂迷苧下。遲翦認籬痕。苦旨冬瓶儲。收多價勿論。有人愁逸馬。相對勸芳樽。香國年無儲。畦丁腹可捫。智真能衛足。刈自戒傷根。染采資兼得。防荒計早存。何勞髮漆室。終歲富盤飧。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徐熊飛

荒陵野火驚棲鳥。濟水無聲秋樹曉。寶衣化盡玉魚涼。銅葉銅花泣衰草。其王古鼎垂隙環。龍頭鬼蓋苦痕斑。金精入地歷年久。寶氣騰躍蓬蒿間。六丁雷電收不得。故物長爲天愛惜。何年飛出右扶風。古色蒼寒凝活碧。未央前殿宮花香。銅丸摘鼓聲碩碩。惟王生小妙才藝。天顏有喜春風長。桐圭一片分仙掌。回首觚稜月東上。此日青蒲感史丹。他時白骨愁王莽。百年繼統撫金瓶。鑄然彩廟闌松楸。鎔金作鼎勒文字。祭與還與諸陵侔。兕央瓦墮齋宮廢。耿耿炎精生古翠。燕泥零落丁姬墳。蟲絲駁蝕陶陵器。隙隙款識青模糊。紫霓黃日黃雲收。陰房鬼篋失玉椀。墓門秋雨凋珠櫺。巴山石牛向月吼。驚破銅山鑄威斗。摩挲金鉉歎滄桑。漢陵白蕩荒涼久。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繪

雲臺夫子示我寶鼎光陸離。云是定陶陵寢之所遺。鼎高七寸未及尺。銅花半蝕土花碧。明誠不及鉛。原父不及知。尚功款識不及釋。器鐫大字銘十七。文云共廚銅鼎鑄自隙。隙邑。合容一斗并十斤。小字曰洊第廿一。蓋云并重十一斤。洊第十五垂其文。銘詞與蓋不相應。有如天吳紫鳳顛倒盤輪囷。我聞其王乃是元帝之子宣帝孫。晉聲材藝俱絕倫。銅丸手摘中嚴鼓。洞簫吹徹傾儲君。帝曰是兒智類我。欲將神器歸其人。史家都尉真將軍。青蒲伏諫奕有神。唏噓涕泣稱不可。遂令庶孽安藩臣。生兒入作漢天子。山園竟享山陵祀。已聞廟號上共皇。更遣登歌奏文始。河龍供鯉蟠牲。鑄鼎遠教倕乞指。想當鞏精躍冶時。水衡鼓橐奔蛟螭。既非旂鸞黼黻賜。椅邑亦異光輝龍變出自汾雕祠。垂思萬萬年。欲令世世子孫永保之。海桑陵谷已經一千八百載。歐雲寶氣猶騰馳。君不見赤精三七日亭午。威斗依成腊九五。赤眉一掘諸陵空。寶衣已化誰爲主。此鼎若非鬼神異物齊搖訶。玉匣珠襦并焦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並序　查揆

按鼎以漢尺量之。通高七寸三分。器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蓋篆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隙陵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洊第廿五。器篆隸書十一字十七。曰隙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洊共廚銅

鼎容一斗重八觔一兩第廿一蓋右扶風所供定陶共王陵祭器也漢書哀帝紀帝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下云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此云險縣陶陵者蓋險縣所供陶陵鼎耳漢人款識質實類如此然漢地里志險縣汧水漢縣屬右扶風銘何以并署之考汧縣以汧水得名寰宇志濮陽縣本漢險縣地又云汧水經縣南一里則險縣正在汧水之陽銘言險縣以著其所供之縣言汧以紀其所錫之地耳或謂定陶以兩字稱不得援霸陵茂陵單舉一字為例又考戰國策秦客卿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注今定陶縣史記越世家閒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濟陰定陶元和郡縣志亦云九州記陶即堯國然則定陶舊名陶至漢始更今名言陶陵者省文從乎其朔之稱也

定陶有鼎傳宣和高廟彝器神所訶都倉兩字失攷證趙王又以恭王訛（宣和博古圖定陶鼎銘以高祖之子恢為定陶共王按漢書恢封趙王）（無定陶之稱）中丞博過勾中正粲爛星宿何前羅心知炎漢十八鼎紛紛載籍陳縱觀此鼎斑爛出渾沌古香合伴周五戈慮儼晷之不及尺三足兩耳三環義秋瓜落蒂腹容斗照眼但覺金盤陀上撐孤鬱晃晴昊點滴銅翠如新蛾高高隴阪望不極湯湯龍水翻旋渦鑄錢基存馬頰社鐵官失著理則那陶陵舊在涉陰郡漆火夜照狐狸多前和豈免漆水嚙留此一鼎如銅駝元成之際那可道曷禁著手三摩挲壹堂甲帥少進御昭儀玉頸工婉約孝元晚蓋憐少子徙封大邑為同科滄桑轉眼閱人代倘后陵寢今如何紛紛史事已陳迹吾愛吾鼎遠論他祥金宥坐誰善頌粗才齒蟄聊為歌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元程作

西漢陶陵鼎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棱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險縣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險縣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里志險縣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為險縣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濮縣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樓緩出之陶即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陵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恭王為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險縣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宮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為小廚裁足祠祀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丞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鼎正多不知

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若焦孝然之曾隱焦山並不見於正史舊志周鼎之曾在鈐山堂亦不見于明人傳紀世俗流傳之言余未敢據焉詩成爰以官版達之鎮江府丹徒縣村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櫝繪圖榻款鈐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霧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蒿千年古篆變為隸西漢款識多參雜我有漢鼎五十字險縣汧錫供定陶斗斤彙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禮祓濟水東流帝陵起巨葬掘廚金不鉛齋中拭刷出古澤鼎雖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莫浪擲逡爾安穩棲松峯（焦山圖名）卣鉶觶爵共相饑雁鐙剪燭吟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較盆踏浪避金景蒼然古意生單椒此時此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艘海雲堂中多古木兩鼎屬耳初相遇周俗可補觀禮闕（周鼎呼史晉命之儀可補禮文之不足・蒲家詩及此）・未言漢事志傳徵班曹倉籀字破鬼夜哭八分不假周王朝一波一礫湛水石同隱有似由與巢胎禽仙去亦偶耳其侶銘尚鐫嶕嶢可知古人皆好事以詩媵鼎各訂交他時得暇孰相訪雲帆一片橫金蕉

（考太平寰宇記・謝山為拔海曰之山・是北宋初尚名謝山・宋人始以孫孝然事博傳之・按孝然遊長・取騎于揚州・見于三陶志注・當時孝然年尚幼・並無隱山三諸之事・且孝然為魏以後人・年八十九卒・蔡伯喈卒于漢宋・斷無為孝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蹟・壬辰樵始據韓吏部如石言・曾在鐵分宜家・廣照問人說以為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書集・從無此說・然則為如石妄語耳・天水冰山錄于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祇有古銅鼎二箇・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並未言及款字・然則重大非今周鼎明矣・朱竹垞為翼鴻二君・深于考古者・其詩中皆不及此事・為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隱分宜二事・等諸無稽勿論可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江

咄哉神物當護持焦山竹樹圍參差江濤倒迴浪花靜上有周鼎幡虬螭文云南仲篆者籀宣王方狩岐陽時雖尊田卣世豈少誰與能共名山垂中丞好古得奇器定陶漢鼎光陸離黝然蒼然色不辨高廟祀器精靈遺鼎高七寸實一斗銘字十七先險縣汾陰好時半湮沒銅花未蝕觀忘疲僉云足與周鼎匹中丞曰嘻夫何疑藏之焦山擇初地佛火不刼無窮期海雲堂中左右置曰周曰漢同尊彝大哉此舉氣磊落於古能愛愛不私高秋八月天宇淨山頂清梵揚輕颸時有雲氣望如蓋或者兩鼎膽精奇蛟龍不敢肆拏攫儻萬千載恒于斯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淮

銅仙卓立神蓑頂柏殿栒鄰動金景黃雲如蓋出汾陰競重周彝輕漢鼎赤符連去銅雷鳴鐙錠鴿鑪縹棘荊集古歐陽考古呂漢京寶氣齊周京險縣汧作鼎容斗烝祭陶陵傳世守隸古鐫銘變籀文青紅土繡環三鈕濟水東流邱壠寒玉魚金椀總摧殘龍文委宛歸仙館儕伍蠶蚨壓鼎官吾師嗜古胸羅宿吉金思畀千秋壽銅鐵精神孕石巖永圖還藉山靈佑廣陵東去有焦山周鼎高蹲古佛關海月江雲相照

燿蟠夔螭餘紛斑爛。司徒入右禮經肆。禀騎徂東史書記。當年鼓鑄本同方。扶風舊是岐周地。珊瑚珠樹每交柯。石鼓文詞永不磨。韓子擢冠告祭酒。亦因至寶存無多。中丞愛鼎如愛士。網羅瑰瑋離泥滓。中丞愛鼎如愛民。師旅出入籌終始。錦緯封置碧山巔。藍田璧合饋珠連。莒之二方魯禁貫。鼎有陪貳名爭傳。風流南雅多文藻。金風亭長漁洋老。後來遭遇邁前型。百首新詩刻梨棗。縮落江清木葉涼。鼎乎裝度上輕航。鯨鐘鼎屬螭虬躍。梵宇彤霞麗錦章。古來多少神奇物。一去延津難再出。高廟尊彝今幸存。南宮中鼎何時逸。茲鼎神呵劫不銷。言尋伴侶入僧寮。山前碑版仙人筆。好訂三生金石交。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昔我抱琴下黃鶴。浮江直到松寥閣。誰驅龍象守金精。濤頭怒打荒山脚。海雲堂中春雨晴。苦痕掩映蟲華青。周王古鼎鎮法界。天吳罔象不敢爭。江風吹林山鶴叫。古碧蒼茫寒夕照。句奇語重字屈蟠。手拓遺文補訓詁。山僧恐使神物孤。配以炎漢之金爐。（鼎向與爐爐並列。）高卑貴賤大不類。毋乃井沼齊江湖。晴雷行空白日靜。濟陰飛出陶陵鼎。鄉嬛仙館凝古香。篆紋拂拭龍蛇影。珠璠玉盌咸消沈。繡銅移置焦山陰。黃雲倒垂天漠漠。紫霞蟠拖花深深。空堂日夕華鯨吼。靈器由來必有偶。同是西京制度造。金繩璇柰炫星斗。齊增寶氣爭騰旋。鑿起佛鷄盤江天。千秋呵護有神力。雙虹裂破旗槍煙。勝蹟同留三韶洞。詩客來觀傾鐵甕。更仿仙人瘦鶴銘。翠壁橫書寶鼎頌。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顧廷綸

琴龍耳載秋濤奔。金焦兩點浮海壁。梵宇紺碧江氣昏。中有寶鼎藏雲根。琅環積古古器蓄。就中陶鼎尤不羣。險巇洊供銅厨溫。盡容一斗重十斤。五十二字篆蚪文。刻畫雙鉤蒸回云。吾師寶此如瑤琨。汾陰好時不足論。肩隨周鼎若弟昆。寶器不合傳子孫。曰鼎合付僧寮存。銅花銅葉扶金輪。莊嚴佛相獅象尊。寶花瓔珞同氛氲。江流過眼皆煙雲。萬年長鎮空王門。大江鑿嶲天險分。驅策龍蛇如雞豚。馮夷浪怒天吳驚。太乙餘燼昆吾燔。列缺怒攝飛廉魂。黃龍盤拏白虎蹲。猪蠡星宿披崑崙。以手觸之不敢捫。卜惟墨食龜策焞。篆人諏吉千茅純。厥篚綺組青黃縑。弄以楞橫戰秋輪。驚潮拍岸海水渾。浮玉一角晞朝暾。吉金花雨翔彩鸞。珠光照耀譙山屯。兩鼎合如姻與婚。以鼎陪鼎同執倫。魚有比目文有鴛。玉則同玨鏗吹壎。扛之不須勇士賁。媵以籀什古誼敦。餞以彝卣鐘敦尊。松寥高閣旗檀欒。周銘漢祝不可聞。戟江恐有較蛟吞。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方廷瑤

吉金重鼎彝。精神孕山嶽。銅花鬆蝕餘。得一罄已足。吾師富藏弆。古器羅搜櫝。商周鼎鼐秦。審定劍精確。就中西漢鼎。隸古銘可讀。器蓋藏黃湘。鼻耳蒼斑駁。共自險巇汧。址衡成紀錄。漢帝尊陶陵。烝嘗表虔卣。五色欵浮雲。金景燦盈目。火炎草木焦。碩果幸不剝。拂拭人仙館。幸免汙萊辱。吾師位鼎衡。說士甘如肉。

愛士貢廊廊。俾爲蒼生福。愛鼎不自私。永圖置巖谷。突兀古譙山。大江繞其麓。中有南仲鼎。光燄四山燭。丹山珠交柯。藍田璧合珏。自古物通神。有耦而無獨。海雲枯木堂。厥鼎寄幽躅。丹青繪作圖。琳瑯著作幅。遂鼎載沙棠。絪緼雲氣覆。翻嘍嫠發者。岑蹙紛爭逐。嘗夢應昔來。甲父歷齊欲。名或誇嗜古。實未能免俗。孰如此一舉。鼎壽無疆祝。奇光奪珉碑。佳話歷玉局。遙校山靈朝。皓月照黃鵠。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張鑑

琅嬛館中定陶鼎。濃綠忽壓焦山巔。焦山舊鼎古莫考。神物黯澹愁雲煙。詩人詠歌其光價。造爲詭狀吾不然。吾師好鼎如好士。不令蹙地遭屯邅。宣德彝器列譜系。雲雷蟠鈔相新鮮。唯茲繡澀類寒餓。知與人海殊腥羶。一朝刮垢露光怪。耳根碌碌金鏹圓。頂高一寸腹四寸。漢律黍尺過刀錢。鑿款隸字得六七。鉤勒勁直星辰躔。金牀不歸怨春韭。寶衣已化蓬寒泉。險巇汧供記地志。黃圖三輔斜陽連。珊瑚鐵網豈易遘。得之乃復忘其筌。朱門拚擔厭肥肉。雲扃妥帖參麗禪。以鼎致鼎古無例。勞攜合浦珠牽纏。不爲己有得常有。衣盎要與傳鐙傳。大江寒潮捲秋雪。載此亦有沙棠船。精靈月黑聞爾汝。過閱人物同千年。飛廉魂苦列缺怒。兩兩虹氣相騰旋。華陽石室令威歎。庫擎不異金銅仙。枯木堂空搖海影。松明夜炷清無眠。東西離立比夷惠。鋼花鋼葉瓏瓏筵。仰天一笑石鼎句。寒蕊落落長松前。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蔣炯

二十四番風第一。忽傳芳信到瓊姿。半梢破臘無人覓。數點禁寒有鶴司。祇爲伶俜同瘦影。却憐寂寞伴橫枝。空山急雪招初下。野水孤煙放欲遲。舞傍蒼苔沾翡翠。夢回殘月凍玻璃。梳餘淡許冰心對。拳足清容鐵幹支。亭角白雲應共冷。樓頭玉笛莫輕吹。羽衣曉瘦琴堂和。縞袂宵逢蟾未知。曳曳仙來疑舊識。掀蓬客去剩相思。不妨翠鳥巢隅嘶。可要籍篤更誰持。九九圖宜添皎潔。三三徑每見離披。逋翁去後晴皐香。千古風流屬阿誰。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顧廷綸

彷彿雜浮入夢時。縞衣親認好花枝。天垂芳訊寒猶勒。春到瓊林鶴已知。羽客料應誇玉海。綠華生本住蓬池。餐餘白雪銜香久。飛上青霄覓福遲。一品衣憐仙骨冷。九秋心感蝶魂疑。涼回小院渾無賴。形落橫塘未肯移。略有微雲工點綴。錯教新月認迷離。愛他標格都殊俗。耐得清腮更數誰。鄧尉煙霞今寂寞。漸橋風雪正襤褸。笑攜翠侶茶初熟。醉約紅閨力不支。蕭灑定依和靖宅。風流如信廣平詩。舉頭尺五珠宮近。莫向空山做紫芝。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張鑑

霜緊眞同上番吹。玉梅消息到南枝。巢居閣迴花開早。搖碧舟空鶴放遲。抽簡冰魂雙嬉蛇。捲簾丹頂互差池。晴依隴首和雲熟。春入籬浮共鳥知。誰與靈禽分瘦骨。好同姑射闢奇姿。舞低碧戶香飛重。夢過苔

壇月影迷煙瞑不妨隨若籠。霧厭倘約話琴絲。偶邀支遁禪初定。錯認王蒼壁又披。清淺蘿根成獨夢。昏黃牆角見離思。坐深總帳朝生怨。啄蘿珠胎夜忍飢。冷豔豈堪諧粉蝶。冬心端合伴山禽。幾回欲訪林君復。席帽疲驢入暮時。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律十二韻　方廷瑚

飛霙昨夜礪瑤姿。開遍寒梅十萬枝。漠漠冷香雲識處。亭亭孤影鶴歸時。數聲清唳遙相和。小步閒階有所思。樹杪靜窺珠結落。苔痕凍踏碧參差。非關警露秋還訴。若爲看花態亦癡。徙倚石邊尋石友。徘徊風裏妒風姨。隔籬難肯同羣立。索笑人間一艷披。轉憶九皐音嘹唳。何如三逕羽襟襟。幽情自結遺仙侶。傲骨寧教好爵縻。雪後水邊空復爾。直簾紙閣鎮相依。重逢驛使顏猶識。倘代園丁職更宜。聞道瑤臺煩管領。好修健翮上雲達。

西湖花月夜　查揆

銀魚不睡釣龍語。鐙火春城傳列炬。十三樓外作花朝。東風吹花似吹雨。雨雨風風不出城。柳巖燕戶又清明。直得一生花裏活。況堪三笑月中行。月中蕩得春湖綠。花裏彈絲復吹肉。厮波年少夜三更。酒旗簫臺看不足。酒旗簫臺唱關蛾。何船過後畫船過。今夜段家橋子外。月明還比裏湖多。裏湖月比外湖少。外湖花校裏湖好。無花無月總生愁。花月那知春易老。錦纜青絲打鐵斜。杭州水調滾琵琶。如花十五吳兒女。能唱鏡家又趙家。

綠陰　張鑑

卍字闌干亞字牆。愔愔門巷日初長。棟花落處低金鎗。柿葉生多覆井牀。乳燕書堂春雨閣。睡鵝池館午風涼。舊時百尺梧桐影。又見鏡衣上畫廊。

萬樹春風過禁烟。水邨山店寺門前。一聲翠羽涼於水。數點嫣紅靜似年。扇低影迷歌院曉。笠頭濃壓釣艭圓。那堪昔日題紅處。宜繫連錢一惘然。

飛絮游絲漸作團。江南風物夏將闌。罩來鶯鬬春波暖。遮住鞦韆畫閣寒。蝶黛學描宮樣淺。羅衣重試酒痕乾。涼颸且莫催雙鬢。鏡裏星星可耐看。

眠琴初起出西齋。望斷鄰牆好壞。雨後鶯啼迷柘彈。花時人過泣遺釵。漾漾珠串藏高閣。奇奇鞭絲度曲街。賺得閒愁似春水。年年。影倒天涯。

綠陰　查揆

分得新陰一碧含。裝衣乍換又江南。討春蘸髮紅情嫩。買夏方知綠意酣。三月旗槍收穀雨。一村桑柘浴吳蠶。如何老鐵花游曲。鶯板飄零已不諳。

上河圖子過清明。又見新烟與水平。花似徐妃剛半面。詩如杜牧怨三生。夕陽翠嶺寒猶嫩。涼雨銀牀碧又晴。遮盡曲闌干十二。不曾遮住玉簫聲。

綠陰　徐熊飛

取次良辰過浴蘭。江邊檢橋碧漫漫。雨晴漁艇釣船重。風定薄添郎逕寒。載酒幽香生別墅。撚蹤新翠滴平巒。水邊林下句留處。露濕春衫駐馬看。

綠陰　楊同元

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烟。林塘點點迷三月。門巷惜惜又一年。芳艸有情還自秀。落花無主借誰憐。攜尊遮莫鉤簾賞。不放斜陽到酒邊。

春光荏苒去堂堂。一徑深沈燕子忙。竹翠壓屏山影重。桐雲綴鏡水波涼。逗留畫本迎長夏。搖曳詩情上短廊。欲斷仍連看未足。萎雞聯隊下蒔芳。

綠陰　張慧

滿林幽翠滴廊。小憩還憐綠野堂。暮景早從千嶂合。午晴多占一分涼。鬧蛾舊市閒桑剪。睡雨秋魂到石牀。離落無人清晝永。萎雞獨自下迴塘。

牡丹　胡綺

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相見總低頭。香圍銀鑰煙初重。紅壓珠簾露未收。記得宣和圖畫裏。玉貓相倚照珊鉤。

春風天上忽飛來。十隊霓裳一色裁。富貴自來生處種。高寒原不使人攀。（宋人有攀拳牡丹法。）仙雲著處暖無塵。宮粉消時紅半開。翦落金盤三百朵。內家分賜記曾陪。（藏園小稿宮詞。翦落金盤三百朵。內批分賜近臣家。）

十二紅闌曉露微。黃蕊粉本見依稀。清平合譜三章曲。大雅宜披一品衣。紫玉笛催春暖。金花殿壓午雲飛。莫將趙后新粧色。漫與瓊妃較瘦肥。

披香文杏閑雕甍。盛事曾傳德壽宮。殿雨半闌遲午醉。楊花一曲舞春風。（貴耳集。慈寧殿賞牡丹。上白製曲。名舞楊花。）由來勝賞邀天子。早見新名記相公。（歐陽公有洛陽牡丹記。）肯學江鄉閒草木。鈿轎金幢鬧輕紅。

牡丹　查揆

朱霞捧出藥珠宮。只恐徐熙畫未工。不是萬花中第一。一般誰得近薰風。

桃花李花相鬬飛。舊家姚魏事全非。莫愁利市欄衫破。昨夜東風已賜緋。

萎尾深盃近麥秋。殿春芳訊尚淹留。年來儘著梅花笑。消受東風在後頭。

那得紅闌面面開。玉川老屋委荒苔。花間別有樓臺起。似向披香殿裏來。

牡丹　周聯奎

風信催成絕世姿。莫論姚魏擅當時。豔非隨衆香無匹。性不爭春發偶遲。題品漫教矜富貴。畫圖休悔買

臙脂定知消受繁華福甘讓梅花早透枝
映葉輕盈暖更肥鶯殘蝶夢認枝飛玉顏易肯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豐綠栽處少價高方悟見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幙圍

牡丹　趙春沂

輕風側側雨霏霏紫蝶黃蜂只亂飛好是玉真歸去晚背人遙著淡紅衣

桃笙　周聯奎

夏登光流貼正平籧篨桃竹細編成千枝露粉隨身滑八尺風漪照眼明高揭紗幮微晃影橫支石枕淨含清庭涼尚見裁煙態靜聽解籜聲欲認瑠璃併翼滑不凝冰雪覺寒生籧篨波到地紋同展樹色當窗翠共橫攤飯卻容詩夢穩鼾琴鑑稱笛材輕黃鶯樓上縣移盤銷夏真堪斷俗情

范蠡戒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汪縞塔

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甘戒餘大敵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疏吳宮麋鹿添新恨越國山川壯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周聯奎

鈿盒風暖散香塵宮樹迢遙入望迷人影綠移芳艸外山光紅插夕陽西籠開小鞚蝦鬚捲路接橫橋雁齒齊歸去定須歌緩緩雜花無數亂鶯啼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查揆

落花撩起老漁竿載得答簪破曉烟春水魚鰕孤艇外人家雞犬六朝前射生不識秦時鹿賣酒曾無漢代錢又是恩慈溪上別那堪回首白鷗天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濁酒呼君話隱淪尊前離思滿比鄰敢將一飯稱知己直爲空山少故人孤艇也如茅屋小蓑衣還校古駁新夕陽相送無他語莫使輕拋舊釣綸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一水迢縱隔渡難扁舟重溯武陵灘曾行墟里烟初掩舊踏蒼苔雨未乾雞犬似將生客避桃花已當外人看記來前度臨歧語桑柘成陰暮色寒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徐熊飛

漁蓑未肯住烟霞渡口香風引釣槎世外不知何歲月雲中遙隔幾人家重來或恐迷芳草歸去惟應泛落花記取空山離別處絳桃無恙碧溪斜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桑麻何處隱遙村曾記維舟老樹根到眼穠芳渾似夢驚心前路了無痕飛花淑靄迷空洞亂水潺湲繞洞門歸語南陽劉子驥白雲長護古乾坤

諫果　查揆

託地朱方不避炎模棱一任笑頭尖已隨苦茗開中覺又逐雙柑醉後添心到灰時猶有餘味雖回處不能甜倘將合口胡椒比未必齒牽得免嫌

諫果　謝淮

儕來青果飽經霜橙橘應慚熟後黃倘遇邪奇披諫牘還同修竹上彈章無稜不去傳珍品骨鯁能消得妙方好倩長竿輕剝擊一庭秋色度幽香

諫果　謝江

錫爾佳名諫義長雙尖觸處露鋒芒回甘始覺中邊徹微澁須教次第嘗臣直原知多苦口儒酸留得沃剛腸要知藥石原同味賸有清清一段香

麗體金膏

馬俊良輯

行廚留青等集。陳陳相因。奏疏略及條陳。殊非體要。夫喜起歌謠。權輿虞代。下及漢世。雍容擬揚。宣上德而盛忠孝。不可闕也。茲集托始拜颺。而奉揚、雲樹、蓂莢、絮酒、俟鯖等集以次付梓。總曰金膏。聊資渲染。

石門馬俊良嶰山氏識

國朝麗體金膏卷一

拜颺集

擬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平蜀頌 有序
平滇頌 有序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恩賜御書恭紀
瀛臺賜宴詩序
進星類函表
謁陵表
四庫全書告成表進
擬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吳綺
吳綺
尤侗
尤侗
龔藻功
陳維崧
張英等
鄭王臣
多羅質郡王等
吳綺

伏以紫極昭文。大啓瑯函之祕。黃扉湜翟。宏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貫

西滑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呈圖始代結繩之政嶙峋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三家象猶蝌蚪宣尼之題十字體創蝌蟠增減遞及八分神妙各傳三品然枕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几上揮毫未稱奇於祕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俯祓亭不落人間長壽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同庭草蓉悲補戈法以逼真未見筆花皆爍古肥今瘦爭愛鵞以忘鷄晉畫唐摹半榮蛇而縮蚓坐魯公之池畔誰憐正氣於敘痕剜蔡氏之樓中但慨遺踪於瓦礫米顛振袖僅聞詩異於一時劉泊登牀反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逗明夫真賞同宜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勳高鏤玉虞廷受籙得十六字以傳心周室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崆同訪學探妙緒於酉山姑射凝神勳文思於甲帳偶因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爲先臣董其昌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遇同蘇軾老踐容臺當盛壁之時雍振鍾王之風雅墨池波漲早窺大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遞鬻米邢以獨上掩文祝而前驅西蜀元亭久下門生之淚終南紫石仍留故老之踪開卷宛然嘉歎旋聞於楓鑾披函爛若恩榮遂及於槐廳字珍瑣琰出祕府而愈奇軸等縹緗得辰章而益煥攜來芸閣未損松鉛鐫映蓂窗獨高油素昔李斯云邈歷漢代而方珍逸少雖傳遇唐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頻自上及卑登重渥丹之感臣等窮非蹈福博愧雕蟲慕筆諫於公權久勒正心之訓做遺簽於太史慙無運掌之功幸際昌期恭逢雅贊榮因稽古敢比柳直顏忠遇喬同時竊附皐夔益贊伏願文放乎奎決取諸夫鍾鼎體夏禹之業銘毫揚周武之心以惜墨者惜財而無朋不正以裝沙者蓋法而有印皆同則永垂金匱四海拳拳華之帙長熙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馬國吳　綺菴次

臣聞玉弩垂芒九地失負嶇之險瑤階舞戚四瀛銷吐霧之妖日月所臨有容光而必照雷霆下擊無負固而不靡干戈揚天子之威鐘鼓送聖人之喜恭惟皇帝陛下天挺英姿神授偉略元岩入戶奉寶籙於丹陵綠錯昇壇得瑤圖於翠渚榮露下竹葉之澤薄桂海以敷文蕭雲垂芝草之華磐水天而服武塗山禹會已集萬國之共球蒲版堯衢自靜九重之樽俎蓋茲浙寇敢悖天常肆虐金甌輒奮九頭之暴舒凶赤蓋久竊一面之誅始猶聲擣魚衾遂蒼崖而伏莽終則怒廻螳臂依碧嶂而潛蹤踪幾類於黃巾莫欲同乎綠線象之背爲纛帆通孫恩於扈瀆藏身弄楫運楊泰於鼎湖出沒蛟門憑陵虎嶼山倚海接柏爲犄角之形水借陸擾用逞連拳之勢遂使曹娥江上估客盡乘桃枝嚴子弼中隱士難安桂樹屢殊康樂寧煩孟顗之疑戈甲盧循屢致王凝之變臣等敢承廟算廣布皇靈方傳壘而呼冀逆揚旗之罪乃揮戈而舞仍矜垂轍之能大既敢於吠仁虎愈威於服猛遂乃應變出奇潛師制勝蹠懸車之嶺暗搗腹心陟束馬之巖平分牙爪氣衝南斗輝煌赤劍之芒影滅西郊變幻元雲之陣始於夏陽之地殲厥兇鋒於

斗門之區蹈其堅壁焚彼積阜幾成京觀之風殘息登高更切守陴之哭爰於某日遂破大蘭山土寇某者羊頭巨鯊并穿袁尚之顱龍尾神鎧爭斷蚩尤之背血被原而成赭何言雁宕千尋屍伏地而流丹遂滿山陰萬壑而逆賊某等或以千城猛將爲背地之陳豬或以島嶼遊魂作圖危之遊覆猶爾遲延重地窺伺巖疆臣等奮天聲嚴伸大討乘屏翳之効靈值馮夷之助順樓船萬艘遂興橫海之師戈甲千重共合昆明之戰鯨波夜湧笑鼇命之浮屍歷氣朝昏蟄呂嘉而授首兔方迷於入穴烏乃歎於焚巢惟此舟山者去浙水纔有兩潮藏沃野幸惟千頃咽喉吳越頗廟廊者十年襟帶閩番結隱憂者數省獲茲全勝遂據要衝凡皆遙禀乎神謀故致奏功於師武賚其甲仗不煩武庫之兵藉彼餱糧可上金城之策斷上流之奔逸勢若建瓴作東越之屏藩雄如列嶂遠人歸化皆言水不揚波樵客迎仙益見山無匿影矣臣等無任懽忭踴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平蜀頌有序　　長洲尤　侗悔菴

臣聞蒭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鬻弓猶邀多士維九夏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秦擒百部斯榆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西之檄矧茲寇狡豈敵天威伏惟皇帝陛下亶作聰明布昭神武制度則爲章雲漢敷納則若決江河午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咸熙乙夜觀書而雅頌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廷多講藝之官彤馬朱軒道有懷荒之使貢皮烏弋梯山航海而來紫髯華革并柯共穗以獻樹巳幽都暘谷悉入版圖孳尾昆蟲均沾圓澤何意蜀會未革鷹眼仍鷹桑娥蛮以磨牙頗羽林之推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爲亡國遊魂竊附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土而苴茅不思卵翼之恩輒萌覬覦之志公然抗令肆爾稱兵初興六詔之戎竟踞三巴之險碧雞金馬忽起長鯨鳥道蠶叢橫行封豕長沙青草漸成伏莽之場西峽黃牛浸作負嵎之窟乃至瀘陵四塞煽動三方招百粵爲連鷄引八閩爲犄角助其賊屋搖我邊疆李二豎之投誠痛獨夫之怙亂尚綏防風之戮終干上帝之誅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既卜日以禱師復整門而遣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蠻犹之攻急於六月頃者霍家驃騎直抵岳陽繼而楊僕樓船遠通彭蠡綸巾羽扇一麾雲夢之煙盧矢彤弓大破瀟湘之竹然而櫓槍未埽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蠢餘螳臂豈眞夜郎自大惟恃蜀道方難倚劍閣之千尋一丸可塞擁盟塘之三峽百丈空牽長封玉壘之關陡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夢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皇帝獨持廟算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之陣將軍臣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略之才提督臣趙良棟九校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文之智略尤足驅劉王全斌之威名雅堪誡孟李流遺孽匹馬能驅杜宇殘軀尺箠可下於是斜穿褒谷暗渡陳倉趙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埋竈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營以先登並衝枚而疾進或跨鹿頭之險徑達成都或踰鷄首之梁長圍關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金鼓方鳴即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等於峨眉骨載尋車降甲齊於熊耳淮西雪夜羣喧鵝

鬪之池。隴首稽天。蠹復魚鳧之地。閬風聲而御走。王衍投繯。望月影而揚鞭。吳曦受縛。三軍鐃吹。新翻巴棘之歌。百姓壺漿。爭獻郫筒之酒。錦官城上。刁斗無驚。玉女窗前。𩦰鞬有異。是皆皇上聲靈震疊。貫徹巖明。布大武之三會。殪小戎於萬里。從此過師枕席。懸戰鼓於銅崖。摧敵鴻毛。勒銘碑於鐵柱。西川父老。重傅諭蜀之文。南詔宣司。還紀平黴之績。休哉大定。永矣丕基。臣幸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於鑠皇清。乾配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凡有血氣。東漸西被。朔南訖暨。一人首出。時乘六龍。誕敷文德。耆定武功。四方無拂。萬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貫起非躬。弄兵滇池。期不奉詔。東甌既從。南越是效。三孽連衡。私立名號。亂之初生。匪爾絕域。亂之又生。訌及四國。據我漢川。侵我江邑。犯我秦關。蕩我楚澤。天子曰咨。聽予誓辭。小醜不靜。其要囚之。殺乃甲胄。樹乃旟旗。爰戒宗子。張皇六師。乃伐建昌。建陽率服。乃臨番禺。番禺來服。遂爾豳邦。獨竊巴蜀。悉哉尉佗。賨屋左纛。天討有罪。罪人斯獲。渠魁既殲。羽翼猶熾。安有鋸牙。史有朝義。少誠之後。尙存元濟。王用出征。如霆如怒。進厥虎臣。闞如彪虎。重以推轂。奮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陳行。元戎十乘。用詗仇方。出自南鄰。底於寧羌。棧閣既度。岷嶓是疆。大蓬小蓬。大劍小劍。地險雖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千秋池畔。肉薄蟻登。腹攻魚爛。褒斜開道。遂出龍門。巴山席捲。瀘水盃吞。朱常日翔。黑甲雲屯。塵飛霄逝。響起朝奔。五嶽摧枯。千鈞壓卵。秋籜隨風。春蛾赴火。僞帥銜刀。兇徒就鎖。東馬軍前。牽羊道左。將軍下令。不殺良民。三都萬戶。盡作王人。市廛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遙傳。一月三捷。受脤獻俘。九重蕩悅。救民水火。取殘伐湯。告於文人。銘此功烈。盍爾圭瓚。彌爾戈鋋。罪及鬼方。一統幅幀。爰開明堂。載奏簫韶。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平滇頌 有序

長洲　尤　侗　悔菴

皇帝御極二十年。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詔若曰。此窮寇不足齒。毋庸兵法攻城爲下。勿肉薄傷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於十月。城中食盡。畔衆皆譟。我師進克子城。世璠燧自刎。僞黨開門降。迎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壺簞載道。成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復爲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颺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緊一人如天之福。撫運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玆。踞滇爲窟。狡焉啓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薦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殄殺我人民。不寧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蠡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蠢動。靡有寧宇。於是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幷良家彊騎。連營百萬。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鉦人伐鼓。一月三捷。大憝稔惡。天用勦絕其命。賊徒駭潰。閩越之人。喪膽流汗。匍匐乞命。朝廷下制書。賜尙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闕下。二方底定。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殲亡。爲萬世僇。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天朝。蹶踹用兵。

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以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貔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荊襄。再戰而收衡永。西師絕連雲之棧。跨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直抵滇城下。摩旗點蒼之巔。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雷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蹻。閉嶲昆明。不通中國。蒙詔并有六詔。置食茲大。鄭趙楊干號令三壇。終歸段氏。迄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略。羈縻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忽合利畏。遺孽於前。阿貢思任。搆釁於後。僭爭竊鬮。日尋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增殺怙亂。其習俗然也。況叛臣教之。嗾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於鋒鏑。朝筵暮斂。糜爛其室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雨。今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鬻之中。使登衽席。擧人濮人。回首面內。胥沾闓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廟獻俘。班朝飲至。勳庸銘於鼎彝。名號昭於史冊。不其盛乎。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致不荷天之寵。承祖宗三后之靈。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於內。諸將士暴露於外。烽燧所至。毋乃甯僵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芻輓粟。疲於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閔焉。賴社稷之靈。以遏亂略。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更始。其殞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德隆乎三五。雖鳴和鑾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愧哉。小臣俱備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祀萬其辭曰。皇清受命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者來王。北至幽愼南越裳。天子穆穆坐明堂。載櫜弓矢秉圭璋。蠢爾彊藩何跳梁。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顚狂。彭彭大軍揮螳螂。吾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擁欃槍。鑿門推轂授斧斨。礪乃鋒刃峙糗糧。雷輜星馳啓戎行。勢同猛虎驅跛羊。大首既隕翠犇亡。遂挽彭蠡過瀟湘。蠶叢鳥道踰康莊。木瓜金筑歸疆場。旋牽鐵索渡瀾滄。井蛙退匿走且僵。貌如山鬼伏窨窖。銅鼓一鳴魂魄喪。長鯨就戮短狐殃。前徒倒戈爭投降。君子小人蝕蟲蟻。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聲臨城隍。檄指邛笮揮冉駹。胖胖胸盱遙相望。碧雞玄嘴金馬驤。彩雲飄颻昆池旁。平填洱海戍田桑。市廛不改樓觀長。僰僮唱歌傳白狼。毳毛象齒賈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居者褰負行糗糧。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鈇何念桁楊。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令頒恩章。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璜。龍旂和鈴鏘鶬鳴。朱鉦鐃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萬邦。王道蕩蕩臻平康。大武止戈佐兵藏。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龢龢鑾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遨遊麒麟苑鳳凰。黑秬黃麥兆豐穰。青芝赤箭星禎祥。仰觀玉燭附金湯。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丘答穹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猓秉占之壽永昌。皇清受命歷無疆。

16A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恩賜御書恭紀　章藻功

皇上聖由天縱。(見論語。)德乃日新。(書仲虺之誥:德日新,萬邦惟懷。)包九舜而出十堯。(沈約表:道包九舜,明出十堯。)應三台而乘六氣。([illegible])(應三台以西堦,兩兩依真;乘六氣而東指。)世躋仁壽。(漢禮樂志: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而發以民登。(見孟子。)時值平成。(書大禹謨:地平天成。)而溺由己溺。(見孟子。)蓋濁流未順。(水經注: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恐妨日作於田。(古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清問必勤。(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爰夙星言之駕。(詩鄘風:星言夙駕,說於桑田。)核水經而似多疑義。(按桑欽作水經,道元作水經注。)考禹貢而慮有缺文。(按禹貢,書篇名。)夏拜殿者咋舌而嗟。(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illegible]登有知其無成,而但驚駭咋舌,叉手從族乎。後漢馬援傳。)別無籌策。(前漢霍光傳:[illegible]帝時時使人問籌策。)督楚者劇屑之切。(書堯典:浩浩懷山[illegible]陵,下民俗墊。易剝: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仰稽訏謨。(詩大雅:訏謨定命。)察順逆之情,度高卑之勢。或則疏,或則瀹,九派同流。(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亦既治亦既安,一勞久逸。(班固封燕然山銘: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地其安土,洵仁者之能敦。(易繫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海不揚波,知聖人之有在。(韓詩外傳: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至,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艫艦相屬。(郭璞江賦:舳艫相屬,萬里連檣。)雖睥其修。(周語:修其[illegible]服其[illegible]不解於時。)翼飛渠幟而簡。(前漢[illegible]。又[illegible])水耨火耕而集。(史平準書:江南火耕水耨。)水陸[illegible]會稽長得沫飲食江淮間。陽侯效命。(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注: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能爲大波。)一清之瑞斯徵。(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兆姓依懷。五位之飛利見。(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願望雲就日。(史五帝紀:帝堯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祇有喜之天顏。(杜子美詩:天顏有喜近臣知。)而跨斗連牛。(浙江通志:斗牛女分野。天文[illegible])信無私於地載。(禮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采菲葑而化被草木。(詩邶風:采葑采菲。以下體。周興嗣千字文:化被草木,賴及萬方。)若鳥獸而信及豚魚。(易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如彼江河,自然行地。(見孟子。)綠知閫閾,

定是同天。(張衡西京賦:[illegible]閶闔。注:閶闔,天門也。)紅桃夾岸如屛。輕搖彩仗,翠柳長條似帶。低拂牙檣。掃塵最好風徽。([illegible]令伯[illegible])使澄練恰逢江靜。(謝朓詩:澄江靜如練。)杳明璧耐珠蕊光含。(揚州府志:高郵[illegible]湖[illegible]見一大珠,其光燭天。)春暖吳江。楓幾華吐。(唐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信明自負,顧見其餘。南方草木狀:楓香樹二月華發乃著實。)鄂湖過雨,樓中則雨霽煙消。(嘉興府志:府城南一名南湖,中有煙雨樓。五代時建,爲一方勝概。)鷲嶺傳來,門外則香飄桂落。(宋之問靈隱寺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龍飛鳳舞。(郭璞賦: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萬乘雲蔡。(郭璞賦:百萬乘雲[illegible])翠附鱗攀。(法言: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千官花覆。(杜子美詩:花覆千官淑景移。)蓬山彌歷。(列子:渤海之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峯自此而雖飛。(西湖志:飛來峯,晉咸和元年,西竺僧[illegible]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黍谷溫和。(劉向別錄:鄒衍吹律而溫氣生,宜黍,故謂之黍谷。)泉從蔭而忽分。(西湖志:靈隱山之泉北出者九,一曰冷泉。)問巳獻芹負日。(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illegible]對鄉豪稱之[illegible]。)之至尊,亦已疏矣。自浙西以暨浙東。(按浙江府十一,浙西三,浙東八。)卽教偃草從風。(見論語。)合江南而訖江北矣。乃者昌時申甫,周翰同生。(詩大雅: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盛世鄒枚梁園並集。(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會從宣室。(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爲家,以京師宮室居處爲常。[illegible]行天下,車輿所至[illegible]。)特召承明。(前漢嚴助傳:[illegible]承明之廬。)擊出輕𧵍。([illegible])分給尙書之札。(前漢司馬相如傳:上令尙書給筆札。)湖橫遠碧,領來天子之題。([illegible])列坐蟾頭。([illegible])

鏡騁。([illegible])輕移雉尾。(崔豹古今注:雉尾扇[illegible]服章多用翟羽。)則御覽親評。詎落紙以如飛。([illegible]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illegible]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illegible]落句詞氣已竭。[illegible]沈乃伏,不敢復爭。)幸揮毫之自在。(杜子美詩: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雖風雲月露,無裨政歌。(北史李諤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而甲乙丙丁,敢嫌次第。([illegible])且也餅自大官而賜,絕勝紅綾。(洛中紀異:唐僖宗幸[illegible]。)果從中使而頒,頻傾赤玉。([illegible])私心飽德。(詩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閑目榮觀,纫宸翰之上騰,卽天章之下賚。鸞驚鳳舉,難以形容。([illegible])鳥頡魚頏,於何贊頌。([illegible])嶽二妙以中心。([illegible])若論唐初,迄八體六文而北面。(見[illegible])彼太宗之學旗監,徒云戈法逼眞。([illegible])縱逸少能造元常。([illegible])要是御書難得,天邊錫予不曾聆,車乘馬之愛。([illegible])日下攸同。寧殊傛革和鸞之蹮。([illegible])臣藻功玉箏新班。([illegible])隔紫陌之紅塵。方蓬池兮倖覷。([illegible])旋梓里以還歸。([illegible])經年夢繞,隨黃耄與白叟。([illegible])萬歲歡呼。([illegible])雖揚則饒有香嬝。([illegible])筆落則乍開風雨。(杜子美詩:筆落驚風雨。)適劉勰升堂行之法。([illegible])寫麓肩吾蘭塔之詩。([illegible])察臣淨以居心,纖雲不染。點綴念臣揣於應物,空江且自安閒。選出唐香,何如謨典。([illegible])大捧來聖蹤,儼若球圖。(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夫貢鏡錯鈎。([illegible])

瀛臺賜宴詩序

宜興　陳維崧　其年

粵以歲次重光,支逢作噩。(三統紀:十干內辛爲重光,十二支內酉爲作噩。)皇帝方居清暑之崇臺,(御)招涼之邃館。用頒大酺,式讌羣工。(漢紀:文帝賜酺五日。註:大酺,大歡樂也。)若夫路入東華,橋通西苑。沙偃泥泥,(詩:零露泥泥。)秋末露以何晞。(詩:匪陽不晞。)樹只騷騷,夜不風而自響。([illegible])霜微殘月,鈎弓猶挂於高城。錯落疎星,珠斗尙([illegible])玉潤。([illegible])九重天上。(楚辭:九重之門以九關。)鄉作金聲。([illegible])儼極恩榮,而況龍跳虎臥之奇。([illegible])猶誇龍錫,素屛錦被。([illegible])是乃騰輝萬里,喜而裝潢。([illegible])明良志上下之交。([illegible])秘以縹緗。(昭明文選序。)光餘侍子孫之保。([illegible])五色雲中。(杜子美詩:蓬萊宮五色。)此眞寶貴千秋,寸珠未必皆珍。([illegible])鏘鶴鸞飛鴻之致。([illegible])

舒於遠岫。賦・見湘東王 坐平沙之似毯。虜侯傳呼。啟嫩芹以如礫。遙遷宜曉。少府赤烏毯躍。賦・見
川以宇夜之義・綸・常鍵也・錄・門鑰必以魚者・取其目不瞑 丹鳳非嚮。春秋元命苞・火離爲鳳皇・衛火之精・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龍樓蓋闢。賦・見滕王 雞人喔喔。飛袖繞冠芝
以避催。周禮・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注・能警雞鳴之人也・劉禹錫詩・城中晨雞喔喔鳴・ 虎賁駐翳珠簾而並入。周官・虎賁氏掌・君行於外・則守王閑・人・詩・虎旅
征夫・爾雅・劍・馬具・梁簡文帝詩・長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 紅門詳鞍。賦・見鮑照 水面已維青雀之艘。賦・見滕王 紫掖逶遲。宮闕志・天有紫微宮・人主象之・曰紫宮・
紫禁・紫闥・紫掖・殿曰紫宸・京都之衢曰紫陌・遠邇・繼詩・ 柳絲先隱黃龍之舳。賦・見滕王 俄傳汎艇。盡許登舟。斯時也。太液波紅。一碇秣鞨。
宮闕志・太液池在建章宮北・中有漸臺・名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紅寶石・大如豆粟・中國與名秣鞨・ 上林煙碧。滿澄玻璃。衛宏漢舊儀・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名果樹二千餘種・按紫泉建在渭南苑內・漢因其名・
黃山谷詩・渡出西樓一經秋・注・翁一幅也・ 黃頭擢楫以平搖。漢書・川師名黃頭郎・以土勝水・故名・史記・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 長鬣擢蘭橈而競發。左傳・吳伐楚・獲其乘舟餘皇・使長鬣者三人潛伏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師夜從之・吳人・取餘皇以歸・楚辭・桂棹兮蘭枻・換信詩・蘭橈漾孤洲・ 干衫艾葉。賦・見樹蘭 映水鬢以彌鮮。萬綬桃
花。賦・見中蘭 雜風荷而偕媚。鵲鴒喚呼。四國皆王母鸞翔。相如上林賦・交錯糾紛・注・卿・鸞也・海錄碎事・軒轅國多九色鳥・亦名鸞鳥・其喙
色青多紅少・渭之梯靈・青鳥從西來・西王母之禽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忽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青鳥夾王母旁・乃先二鳥也・ 竹柏微茫。一片瑤娥寶樹。
詳徐母序・ 中流遙聽。許爲好時之田。緣紀始爲東遊・註・時・祠八神於太山梁父・以天好陰雨・封土而祀也・嵩四時・漢五時・祠 梅涵凝雕。賦・見滕王 黃鵠昭
陽之瓦。序・見皇甫士 誰知帝室皇居之畔。別自成村。孔融表・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未審南唐北宋之間。時工此畫。三唐紀・南唐自烈
祖昇元・二十一主・凡三百九十年・後唐自起宗嗣四主・三十九年・南唐烈祖都金陵・宋紀・北宋自太祖至欽宗・一百五十年・南宋自高宗至帝昺・一百五十二年・按南唐北宋多名畫・ 行到瓊樓玉宇天
上晴多。王子年拾遺記・翟天師乾祐當於江岸玩月・規半天・瓊樓玉宇爛然・數息俄時・不復見矣・ 除將鳳輦龍輿撥開秋少。府志・木・遂與帝遊覽・土程往江南・採數萬・
爰乃停彩筆。割牙檣。漢武秋風辭・梁王・注・檣・帆柱也・ 陂陀沿嶠右。
脊・賦・見滕王 壓浪萬路。距帆駛以非遙。幾折縈迴。隔暖城而不遠。沈約詩・帳殿鬱崔嵬・杜詩・帳殿鬱嵯峨・ 山呼以
拜。魚貫而前。漢紀・武帝登嵩高山・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詩後世稱山呼本此・易・貫魚以宮人寵・ 時則環隴綺旭。赭袍鮮織交輝。綵織爲衣曰
織・金志・國王 絕赫彤霞。御楊屹花磚相向。唐書・學士入直・以花磚日影爲候・ 忽覩紛綸之狀。陳於殿廡之間。夫其蟲絲成
纂。吹紈散霧。千端霜雪。剛完碧海之綃。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入水不濡・北齊・幽州司馬・往渤海・遇水神邀之歸・以寶之爲
綃・乃自持以送・如對帝宗・ 百鎰尖錠。販遊平陵之彩。見滕王賦・庾信謝賚絲布啓・平陵夜月・女郎山張氏女・浣衣於石上・女化生二龍・及女死・葬・故名女郎山・
於滌絲時・如對帝・ 霓從鶯布帳・其水旁浣衣石猶在・後平陵城・有女郎山祠・按扶風及齊南部縣城・山西汾水縣・江南溧陽縣・俱稱平陵・ 鶴頂綾織自倚衣局內。庾信謝武陵王賚白綾啓・鄭市之稱
運・謝惠連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文綺・晉書志・傳・帝賜故將帥綺一匹・乃爲衣局・方所用也・ 毬路錦。齊東野語・紹興御府所藏有毬路錦・袖錦玉軸・ 標從裂肩湖旁。註・錦 雙心
椎華三殿齊來。五色翻窠九重飛下。三殿九重・見珊瑚賦・ 繡瓏單複擬綺霰以逾光。周禮・註・歐毛爲罽・蘇毛也・ 綷縩縱橫。
賦・見牛僧 笑覽貂之未睦。躍使姑來玉尺。英錫周長。晉書・荀勗・解律呂・以正雅樂・阮咸心謂不調・於是販阮神識者・得周時玉尺・荀以校己所制・樂制斡短一黍・
並序・九 縱令負用銅仙。雖勝睨重。賦・見滕王 何期翡永月縊懷中。証信秋初。春遲袖底。擘來水淺。鶯鶯解衖以
增嬌。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捧向林皋。孔雀生慚而斂舞。苻堅錦文服太子孔雀毛爲・又交州貢孔雀羅・ 無何而雁翅鋪排。註・補 魚鱗櫛比。
九漱魚鱗・ 分龍堂・ 沙明水淨。颭颭張絖蘚三千。天迴堤平。重壘列華裯十二。紅幽壓架恰照文鄉。別賦・見紅幽之愛・李義山詩・玉
陽・朝紅 紫萼成叢。偏搖驕帆。銀梢告潔。翠羹云調。杜詩・紫駝之峰出翠釜・ 然而羊膳雖甌。未便稱珍。說文・下日・內骨無骨曰臘・ 鳳棚

雞綴。何由示美。說文・綴・綠也・即今繖子・九歌・宋玉招魂・露雞臛蠵・ 郎戰弋來紫鵠。齊鳥永於渠端。獵得黃龍。致稽顙於海外。
爾雅・鶉鶡・亦謂黃雀・脯羊鬲・蒸牛胎・謂以脂肝煎和也・ 瀟湘錦帶。餅裹紅綾。杜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注・荊州有錦帶花・紅白如錦・苗紛纖脫・詩於以湘之・唐紀・帝幸南內興慶
池・以紅綾餅餤之・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命御廚各賜一枚・徐演詩・紅綾餅餤・ 平丸既弱。似飛綿滿夜亦柔如積素。東皙餅賦・可以通冬達夏・四時
成宜者・其惟牢丸乎・從上牢丸・荀氏列傳・春闕用饅頭・夏闕以薄夜代之・注・餅屬也・有 抑猶未足以誇禁
樹之腴。而奪侯鯖之麗也。晉史・初元帝公私窘罄・王氏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西京雜記・婁護傳食五侯間・豐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合以
爲鯖・世謂五侯鯖・字林・鯖・雜肴・ 聚爾臣僚。風厭江河之味。惟茲鄉尹。牛居魚稻之鄉。偶逢庖廡魴鯉。曷用爲獻。若其組
之饌。安能取飫。獻師芳餌。乍垂綸於百子池頭。周禮・獻人春獻王鮪・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武帝於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三輔黃
圖・ 避宰雕盤。旋斫鱠於九成宮外。唐書・土聽學士食日・蓬池鱠・後以祀南文帝御・改九成宮・唐太宗後修以避暑・ 假之雷雨。銀
鯊颯爽以能飛。翠剌以鱲梅。錦鱗軒騰而欲動。李詩・雙鯉呀呷鱗鬣張・撥剌銀盤欲飛去・ 於是頻頻瑤罍。滿灌金觥。百壺急送風前
之唱。叢參差。杜詩・百壺那送酒如泉・陶成九日・宴亭・元制有唱歌・謂之唱歌・ 三雅橫飛樹底之行杯絡繹。東觀漢紀・劉表
子弟好酒・爲三雅・伯雅・中雅・季雅・大者伯雅・次中雅・次季雅・ 酒痕綠碧。都粘學士之袍。曹植賦・蒼梧縹清・王績詩・日給酒一斗・號斗酒學士・ 醲
色鵝黃。杜詩・鵝兒黃似酒・ 齊上參軍之袂。補註・按桓溫有主簿善別酒・青州從事・ 漏沉虬箭。張衡刻漏制・以玉虬吐水・箭爲刻・說文・似龍而有角曰虬・ 浮
爇日影之將斜。風捲鷄班。 儀珮罄之垂散。重申天語。倍荷皇慈。堯階抃舞。冰藕堆空。文囿趨蹌。碧
遞委地。磨襟姜芡。橫抛與慶之緋珠。宮闕志・開元二年・以宅爲興慶宮・中有興慶池・ 一握荷桃。亂灑平陽之銀豆。平陽・見滕王賦・ 駃裝
實馬。共賞綺以繽紛。上・見本篇 携出銅龍。見滕王賦・門樓上有銅龍也・ 滿頭城爲獻笑。其城・因號丹鳳城・
京都之城・曰鳳城・ 九衢迎問何來方朔之桃。漢武內傳・王母九衢上・東方朔・西王母種桃・三千年結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 萬戶傳觀不數河陽
之菓。潘岳爲河陽令・ 臣經微班。猥叨異數。才慚飽俊。舊蒲肤燕鎬之詩。杜詩・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詩・魚在在藻・ 文遜
班香。芍藥奏橫汾之曲。杜牧詩・漢武秋風辭序・上幸河東而作・有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按芍藥名・詳三芝序・

進呈類函表

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今致仕臣英廉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士正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榕端等謹題遵旨纂修類函一書今勵竣告竣謹進呈者伏以華言漸滋爭光棟而汗牛萬象散殊貴分條而斷縷縷嫏嬛福地張茂先所未全窺津逮積非酈道元所曾觀記遠溯黃初之皇覽久失流傳近誇永樂之祕函亦多缺略石渠虎觀俱詳古而略今玉檢金泥誰錄雲而繪月縱橫萬里上下千年考索難周校讐未核伏遇皇帝陛下睿思天縱聖學日新神功則緯武經文景運則參天貳地宵衣旰食勤綜攬於萬幾月覽手批聚精神於四庫凡金匱石室之藏靡不探原竟委即古史稗官之列亦皆按部就班謂類書從無善本惟唐類函略稱贍備宜推其體例濬潤增華蓋類函所錄本於虞世南北室之鈔歐陽詢藝文之纂初學記雖約而有則白孔帖終駁而未詳錯摭止及初唐紀載非關內府而且各自爲編不相統攝捃諸體製未盡陶鎔臣等祇受成命恭率翰儒諸臣商

徽凡例。臚列區分。益以仙書。句櫛字比。諸凡日星河岳。部次賁於精詳。禮樂兵農。制度求其明備。以及魚草木。罔不搜羅。道德性情。更加闡發。雖孔門文學之科。究厥代圖書之府。雖抱殘守缺。未能力致五車。而落實取材。竊擬目探二酉。非徒搦管言工。不敢輒竹爲富。故首以音義明辨。總裁提綱。而典故次之。事對又次之。單詞隻句。有可采錄。另爲一條。不敢放失。至於詩賦雜文。則辨體標目。刪繁就簡。有節取之義焉。管夫翰藻在手。集千腋而成裘。組織任心。綴五彩以爲采。庶幾方名象數。幼學者展卷神開。理幹文條。曠覽者含毫色喜。李商隱可無糊祭之勞。庶鄒書井省行廚之腳。然諸臣既非成千一手。臣等復荒謬而何知。星漏滋多。魯魚不少。盈諸綈几之旁。敢道笙簧六籍。雜在芸編之末。蓋言會萃百家。恐猶學府之糟粕。書倉之蓄蠹。伏冀文光奎照。大度海涵。矜載筆之陋儒。管窺蠡測。經重瞳之御覽。日麗雲昭。帝錫嘉名。便覺光騰萬卷。天開鴻製。更令價重三都。懸呂覽於國門。賞狐一字。刊石經於太學。歡溢九衢。將見篇文洋溢。無俟排沙以簡金。隸事紛綸。不曾銜珠而噴玉矣。謹謄寫奏本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恭進以聞。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謁陵表

聖王隆報本之文。合鄰黍江茅以展敬。哲后大奉先之義。萃山車澤馬以呈祥。金支秋蹕。和風扇日蹕海壖。寶瑟夜零。協氣溢蓬源珠窟。義奧於孫嘗禘祫。歡洽乎南朔西東。大喜是承。兆民有慶。竊惟萬族本乎祖。樂所自生。孝子能享親。誠無不格。苞符肇啓。已垂假廟之文。付册屢更。多有上陵之禮。太吳宛邱之裔。不獨衣冠。文王畢鄧之遷。已爲墓祭。迨至永平建武以後。與夫開元景德以還。莫不星槍雲畢。魚雁而下。增階。桂蠹新燎。慢慢以承玉豆。然大典數舉。雖歷久而彌章。而禮意難明。竟相沿而漸失。丹徒之覲園寢。祇在郊畿。縣舍而肥祖宗。本因觀省。出遊而立原廟。叔孫通遷就何多。築臺以望獻陵。魏元成箴規不少。過沛橫汾。頗覺漢王之草草。東封西祀。益訝宋主之區區。從未有道濟知周。既民安而物阜。義章志敬。尤地察而天明。日朔芒芒。增龍蟠虎城之景色。霧靄鬱鬱。聚鵲山鰲海之精神。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協欽明。功隆位育。揮弦解慍。馳旌雨而驛蕭風。刻玉來遊。絜珠蠢而懸金鏡。堯仁已邁。旁流於蠟龍開景之鄉。舜孝彌殷。對越在元鳥生商以上。是謁陵京。星臨九子。旁連箕子封墟。天作三陵。中奉軒皇弓劍。乾開坤闔。夾二氣以縈迴。演鬼祿祇。率百靈而守護。瞻丸丸柏松。邈列聖。均篤孝思。拜奕奕儿鑾。惟文孫克承廟志。遂移仙仗。悲奉慈闈。當萬寶之告成。村村擊壤。徧六龍以發軔。處處迴春。盡蠲所過之輸。將無費吾民之供帳。玉衣鐵馬。儼陟降於三天。鳥弋黃支。效駿奔於六宇。緝十倫之化。大澤可待於下流。備百順之名。至仁不遺於一物。鳳儀鸞舞。樂以鼓瑟吹笙。象譯鳥言。鑄以爽金勒幣。加以日月光華。瞻雲愈麗。源泉浩森。觸地成淵。士壁萬燈。蘭金壺以貯寫。青鵝黃鼠。付玉管以鐫雕。頌來槐棘。重沾垂露之餘。勒向瑤琨。應繼舜雲之頌。大孝備矣。復允武而允文。庶事康哉。眞無偏而無陂。同江北鎮。齊呼萬歲者三。

爽草神羊。行與四靈而五。臣等身廁清班。才慚小相。獻西都之策。誠愧齊賢。紀東狩之儀。博輸應劭。豹尾翹車。莫奏凌雲之賦。鳳頭班筆。長懸捧日之心。伏願明德惟馨。無逸作所。綠字羅圖。往返崆峒之蹕。皂蓋甲帳。從容宛委之藏。則陟降巖原。覩耿光而揚大烈。懷柔河嶽。覃解澤而酌衢樽。敷天壤造。鑽丕績於思文。率土攸殷。迓休祥於下武。繼封禪七十二君。尤擅貞元之祕。後天皇萬八千歲。長爲仁壽之君。

賀田鄭王臣　懷人

多羅貴郡王臣永瑢等奉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鼇極。函列雲珠。媲鵬述於龍鑣。奬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懷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禹九畿。太清鄉東壁之星。懸圖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蝸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書傳苦頡。初徵雨粟之祥。篆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燼金策。聖籍雖焚。漢璫珠蠹。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鵲者旁求。見陳臺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讀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菁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臺。世尊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卷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伊玉。元遷三館之輸。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檀。莫不前徵遠古。丹臺溯合雒之蹤。悲發空林。青簡和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雅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氣本猶攜。素存班固。爬羅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鑒廣購。一篇增十匹之圖。華蹕重給。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囿之精。亘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與而韜轄。軌順經涂。肆學海以沿波。源通道寢。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匄殘膏。鶯廣彌藝。百兩篇。更珍覽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編留。或如許綠紂紅。疑歐文而莫悟。關臺庋貯。多如斯改漆經。衆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雯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册府開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銳登閣。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槽特建。寶思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瑤席蓬圖。神凝松棟。播威稷於十曲。響震靈臺。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鼎。帝嬉歌詠。已廻九萬瑤棧。臣向編摩。更繕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猶蒓蓴莫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留歲。特紬輪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祖海。剖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紛富。綠裙宜翦。命刊削其謬言。瀝液堪珍。敕比排其整簡。焦桐漆斷。重膠百納之琴。古壁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丹昭。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啓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覓從老屋。錦帆捩舵。孟家東洛之

船。電軑飛軨。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榮之所未聞。筍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瞞紙。朱趙雲峽之名。蟠屈蒼章。紫認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滿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蟠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藝。學官頗效其一長。切綵剡圖。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益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竄。陳左右。粉本鉤摹。隸與蝌篆。備古今。經痕蟲扁。曹逕什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窟良。均精研於計算。提綱挈領。蔚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復勸者官。象詳定。庀器預備於將作。果儿筲簏。專餐編給於大官。珠麗珠餹。溫鑪圍炭。紋凝鷄鴨之青。朗照涵冰。色暎玻璃之白。花瓶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娜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勝囊帷蓋之餘。芝殿錢排。共刊本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罪辟惡。擁書何止百城。潛演除蠹。削蕪穢惟兩星。曾入乘香之國。目眩瞀於花光。宛遊蕊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闖見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藻。提玉尺以量才。仰粟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即荷絲綸。務翹完璧。吳澄易翼。辨頗倒乎陰陽。楊館詩晉。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勦說。駢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譯異。雕章祈福。發凡於劉跂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照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衝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彰。鑒燈珠礫。詁經忌鑿。蹴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湖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鹿右碑真。五柳之名宜辨。七襲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蟲。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藍曲。削香奩脂盡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廣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儀。洪咨夔跡類探蠶。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謨註。寧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馥馥。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賞。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掛瀣而開門。檇餘彌張。嗟敎星而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資蹤。深愧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賸。蒐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鄒註桑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膊詳摘。有逾漢儁之精。經筍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帙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死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筭窮杪忽。九章研鮑澣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紬聽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蒐詞條而擷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稽卑。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誤蕘。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巵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翔之膠。並採郊祈。擬以棠華之句。文悲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奧者推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餞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啓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獨斷。成棄容裁。懲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燭。揆景晃趨。鏞棧先鳴。聆音廣集。鯨鐘方警。啓篋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炎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益有似於添籌。凡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會鞏宣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之念典彌勤。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鄭遞初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摛金根之歷譔。坤原爲爸。兼收刊板之訛。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戰旁添待補之戈。塗塹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网。削除不靈。時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覓同曳白。明周纖芥。共欽谷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憎。暫課雖詳。荷寵遂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躡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紙貼雙鉤。軼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賦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藥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暎五明之扇。紬鑾委佩。鏗貯朱提。珍鼎豐茸。帕裁白氎。雕盤列飣。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賒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縮本。蕤長庚之紀歲。麗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餘逾數載。香薰蘭檳。方粗就而未終。閣發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瀹。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滔增以四。望洋無際。廬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勤彙總之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廬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樂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徵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鄭拘門戶。上沿庚夏。咸挹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篇章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

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畢稽其實、循文防謬、於樹蓋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鏗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豈擅迂儒之膠柱、至其登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曾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因蘊而山五嶽、伸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蠡螢、識同蜀豹、黯研文字、未能賑望之遠仙、延緩歲時、僅類翰通之食墨、仰蒙謨示、得聞六藝之源、山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實笈、對軒鋭之澄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賞、從此依模范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勝鳥玉、連綿告蕭、竚看四奏天圓、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籀、人文成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盡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棱雲構、見戰乎銀牓、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函水碧、曰源曰源、曰津曰湖、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並五經以樹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藝以同文、治超於元、犀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率表恭進以聞、

國朝麗體金膏卷二

拜蠟集

恩詔謝表　鄭王臣
代謝賜蓋奢筵京賦表　蔣士銓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縣文　蔣士銓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　孔憲培
恩賜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墨刻謝摺　和珅
恩賜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謝摺
恩賞鴻宋臣李迪鵝鄉特伺圖
御製詩謝摺　孔憲培
恩賞修纂修刑論墨刻謝摺　阿桂等
御製四次巡浙詩恭跋　蔣士銓
頒賜文二集謝摺　孫士毅

爲莊親王賀平伊里表　袁枚
爲尹太保賀伊里溫平表　袁枚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袁枚
擒平噶喇衣奏摺　阿桂等
平定兩金川賀摺　和碩顯親王等
代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蔣士銓
益灣全郡蕩平賀摺　蔣士銓
益灣首逆就獲合詞叩賀摺　大學士等
巴納布進表納貢復奏　孫士毅等
御賜墨寶室記李廷珪古墨歌墨刻謝恩摺　王大臣等
恩詔謝表　穆和蘭

曹田鄭王臣　傳人

竊唯蓉龍蔚於姜水、炎皇六佐同升、流虹采於姚墟、虞室八師濟美、任姒光周道、興賢著三物之條、曹高賛宋猷、舉士重十科之選、惟柔儀配地、自膺五福而享期頤、而睿考作人、爰闢四門而求俊乂、慈宮慶溢、萬兆歡騰、欽惟皇太后天與淳粹、氣鍾元和、燕入玉筐、啣丹地母天之字、馬依金兕、叶履中履順之占、正坤儀而道稱西陵、彤管播徽音顯懿、宜陰教而化行南國、瑤函注景福綿長、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誕生、文明啓運、星流鼎宿、恆思石紐之勳勞、電繞斗樞、每念軒邱之鞠育、萬安宮裏、親捧瑤觴、長樂階前、常依玉並、極九重之尊養、永頌閶闔、合萬國之歡心、徧數雨晴、年逢辛未、正屆壽母、遇甲之期、歲在壬申、特遵聖祖開科之制、沛溢恩於寓內、忻聞璫綱宏開、式至孝於斗中、已見金車疊出、期當春半、先歌鳴鹿之詩、節值秋中、高掛逢雲之榜、甲乙科均由異數、奉狀閶臺、見昌期乘暖浪而上龍門、爭忻燒尾、際秋風而題雁塔、共慶摘蕊、勝墨飛橫、論是天孫之錦、抽蓬花吐、知爲王母之花、鳳麟與龍虎齊收、奚似彩鸞青雀、芝术共參苓並採、無殊火棗蟠桃、嵩呼者三、喜濱海三千歲水、祝如維九、忻天衢九萬摶風、恩綸賜古、爲昭、文治於斯極盛、某等閩荒下士、甫海鰲生、蓬殊實齋、未遂林藻穿揚之願、幸充貫鏡、常深郡詵擢桂之思、志切觀光、曾遊槐市、情殷論秀、喜入芹宮、彝下焦桐、遽賞音而欲奏、泥中古劍、遇望氣而思騰、忽聞宅俊、新恩知鵬程之不遠、快睹招賢、鉅典實鵠藻之易勝、唯皇太后以高行獲萬年、茂瑩枝於百千萬億、而聖天子以孝思成孝治、闡蓋棒於東西朔南、榮光起五嶽圖中、高映壺公之嶠、仙陰傳三神島上、遠沾龍女之洲、九鯉翔遠、齊進長生之頌、雙龍闕下、遙瞻獻壽之儀、伏所轉詳、俯允代奏、海隱歡欣之忱、個、獲隱堯母門前、蓂莢鼓舞之情、形、並入軒皇鼓裏、

代謝賜篆書盛京賦表

蔣士銓

日月臣恭接到聖慈頒賜清漢篆文盛京賦各幾本。臣惟地靈啓於豐鎬，式廓留都，國風紀自豳邠，丰昭鴻業，炳著大文之煥，咸書首重於唐虞，推原受命之由，作頌不忘乎景亳。欽惟我皇上聖教誕敷，皇謨丕顯，萬國仰觀文之化，萃言會殊俗之歸，天縱聖以多能，藻思容發，帝以臣同宴起，徂錫紛披，赤文綠字之奇，儼授圖於天老，玉檢金泥之祕，燦揮篆於龍威，蔚者賦天作於高山，揚昭代陪京之盛，肆懿德於時夏，美聖朝開國之隆，志山川物產之雄奇，發祥由始，記風俗人情之美厚，天命維新，作述之聖在一人，寶守相傳於萬世，六體八法，妙合元功，轉注諧聲，悉存古意，配以國書，篆籀玉筋雙懸，佐之漢體，龜魚瑛函媲美，在天成象，既日麗而星輝，因物賦形，復鸞翔而鶴峙，緘同合璧，不徒留禹碣於嶋嶁，珍若聯珠，豈止垂周書於石鼓，干以頒諸祕殿，等膺圖籍，如持蒲殺躬桓，試將鏤以金泥，作鎮封疆，不啻爲衡華岱，臣備員轉運，明賜恩榮，觀禾垂九穗之文，欲切豐年景瑞，仰龍超千秋之地，心馳遼海，雲帆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具摺，恭謝天恩，伏祈容鑒，臣無任拜舞欣榮之至。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牒文

蔣士銓

切惟華胥誕聖於蒼精，六佐贊同民之治，握裒裘辭於巨跡，六官占觀國之光，兆叶星槎，任五鳩而利用，圖星河首，命四岳以賓興，麗篤姜嫄，田祖兆樹人之迹，眷承東翟，湯孫衍交泰之恆，瑞啓樞精，符徵文盛，璽鈺石鈕，象應雲從，蓋神道知事地之方，故人倫識尊親之大，寢門蔦祖，欣逢壽考作人，長信開顏，益見王多吉士，祝九如於聖母，棘圍陳天保之歌，進多士於熙朝，壽宇式嘉，賓之燕，尊之至也，養之至也，本博厚高明而悠久，自古皆然，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大協和於變以時雍，於斯爲盛，欽惟皇太后尊開積慶，德合無疆，徽號極城中之尊，光施四表，至仁爲天下之母，範率六宮，貴身由坤順以成，十三年內治柔雍，贊治著包蒙之淑，誕聖協慈寧而吉，千萬國太和翔洽，含章仰文母之慈，固已鳳闕含飴，錫嘏載歷多祉，璇宮問政，樂育屢賀得人，欽惟我皇上恩純錫類，明達闢門，問詣深宮，大孝極九州之尊富，求賢側席，中天備一統之車書，皇仁合聖，敬以尊敷，贈依不匱，文德偕武功而並懋，俊傑無遺，雲霞龍金所之鑒，五福祥開於閟極，鵷鷺集玉階之仙英，羣工喜動於難名，當茲寶籙之豐年，恭逢聖母之仁壽，陽生葭管，一時鐘呂都諧，日麗春輝，五色蓬萊俱煥，傾堯樽而上壽，展禮南宮，奏舜樂以承歡，奉觴北極，仙桃春色，映衮黼於九重，瑞雪晶光，照共球於萬里，籌已六添於海屋，值年週花甲，慈顏永樂，其遐齡，恩方四達於家邦，計運際天申，冀命預施於先歲，開萬壽之科而法祖，繼鴻圖而麟鳳，重爵遷六旬之齡以搜才，紀鶴算而鵷鵷全化，敍彝倫於宮禁，普文教於寰區，廣一人之孝思，增萬邦之選舉，黃裳蘊文明而吉，聿占地道之光，潛麟際利見以亨，推本母儀之化，是王國克生多士，斯中逵用及武夫，惟坤德載物以成，故天心因材而篤，維茲盛典，期以來年，四時行文武兩闈，一歲訖春秋二試，榜分甲乙，科統壬申，免置偕鴻漸以同升，

鳳翅與鷹揚以俱奮，鄉貢遠行直省，同在仲春，賢書近獻邦畿，恰當三月，歡騰中國，慶溢西江，大澤之鯢故凡鱗，私幸滄溟跋浪，深山之梓雖窮植，竊思白日翻風，瑣院聞鶯，迴異蟲吟，青衿，龍門望杏，猶疑桂點春衫，燭炳三條，花攢壽字，日懸五色，華煥秋闈，既移踏月之梯，用展搏風之翅，榜開薇省，諸生登坐槐陰，筵列仙蓂，鳴鹿忽來桃岸，乃繡虎雕龍之士，射策方奇，而燕頷猿臂之夫，彎弧已集，芳塵鳴鐮，蟬聲響答花翎，綠野盤刀，柳絮暗隨驄馬，於是榎楠杞梓，爭貫上林，牝牡驪黃，交馳靈囿，銀蟾霜淺，新題淡墨之牋，金粟香濃，大啓曲江之宴，馬蹄得意，長安轉看秋花，鵲塔書名，客淚眞排鴻字，司徒司馬，共歎嘉謨，猛士詩人，咸膺上選，分運盛於翰苑，同年添宿衛之官，呵雪硯於梁園，並轡侍長揚之獵，春華秋實，應誇盛代材多，豹變鸞翔，斯見皇家網密，暖浪溢瑤池而出，藝林聯祝嘏之詞，羣仙泛瀛海而來，蕊榜附長生之籍，某等豫章下士，草澤小臣，或拔花而迹阻雲衢，或折桂而路迷蟾窟，或青衫勒帛，魚尾難燒，或皓首窮經，鯉顏多曝，生值右文之盛，躬逢連茹之榮，何意守章句之小儒，仰荷舉賢才之大典，戴高履厚，遙沾太液之波，食德飲和，切效華封之祝，況是分翼聆珠聯璧璧文芒，而墟近龍光，劍合斗牛佳氣，揔彭蠡之九派，測海何能，仰廣阜之千尋，呼嵩自切，稽首讀鳳銜之詔，欣瞻異數於明良，介眉慶燕喜之詩，倍激微忱之忠孝，此皆皇太后慈祥著慶，溥虹流電繞之庥，我皇上俊乂旁求，大風動雲飛之會，有渢有翼，有孝有德，復其見天地之心，爲舟爲楫，爲鹽爲梅，豢以交上下之志，革虎賁冠冕之產，共矢葵衷，合詩書介胄之臣，同趨松牖，載筆想北辰東觀，歡呼覲日月之光，橫經對南浦西山，感激抱雲霄之望，蓋十三郡謳歌愛戴，無非盡達孝於尊親，而億萬年福壽康寧，正可徵永言於配命矣，所有感激微忱，伏乞賜文申詳大憲，恭懇代爲轉奏。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表代

蔣士銓

伏以聖孝推恩，萬國樂天長之慶，皇仁錫類，九霄瞻壽宇之開，紀鶴算之無疆，鳳簡揚輝，於東壁，賀龍光之有弈，鸞綾耀彩，於西園，雉扇分而雲日遙臨，鐘鏞振響，豹尾列而車書咸集，鵷鷺隨行，拜闕喜起於冠冕，爰載誠流於草澤，歡呼動地，保佑自天，竊惟祝嘏尚文，天保賦九如而獻爵，敷揚有體，祖風咏萬壽以稱觴，卷阿展受命之長，更述王多吉士，雲漢美爲章之偉，載歌壽考作人，篤祐既隆，錫純益固，雖田壤風謠，奔鄙，猶然見忠厚之忱，況藝林旨趣，和平，允矣蔚嘉祥之氣，固宜彙編分體，逢崇山萬歲之聲，列爵書名，煥圭璧二星之彩，欽惟皇帝陛下，尊親之至，立賢無方，皇誠合聖敬以尊敷，永自天而申命，文德偕武功而並懋，敬復旦於光華，展禮南宮，傾堯樽而上壽，奉觴北極，奏舜樂以承歡，集四海之共球，開九天之閶闔，體慈闈之至意，法聖祖之殊恩，異數搜才，遐齡萬祖，一歲舉春秋之試，九州添甲乙之科，雞命既已頒申，坤儀自將多福，臣等同安覆載，共切尊親，敢陳土音，上祈天咎，千百國食德欣和，瞻依聖善之聲，海遙傳萬里，十三郡衢謳巷詠，歌舞太平之象，西江特著一隅，或懷魏闕之楓，香葵俱向日，或樹邱園之

萱草花盞含春。編庠序其安敦。載筆操觚。皆得國風之正。察閭閻之質樸。倚節騎竹。各隨天籟是鳴。臣心固因言以宣。民隱亦順帝之則。敢希勵於作者。實愛日於佳時。同扞弁雪之誠。幸際右文之盛。合侯鯖之芳饌。百珍殊味。可堪羅鼎天廚。繅園客之冰蠶。五色成文。或足上登璇室。揚鳳雲於廣岳。帝座非遙。潛日月於滹江。長安實近。體聖人達孝之忱。將亦子報恩之隱。朝天未及。難效鳧趨。擊壤相從。共欣雀躍。伏願孝思維則。萬壽無疆。則萬紀千齡。比戶獻華封之祝。三多五福。長春靈燕喜之詩。虔將卷帙。肅用裝潢。恭紀徹音。敬呈御覽。

邸報

衍聖公臣孔憲培跪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蒙恩賜御批通鑑輯覽一部。並御製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墨刻各一卷。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天亶聰明。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四海而喜怒無私。彝綱目之三編。積幾餘之乙覽。正訛闡於前史。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絕和論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微言闡要。紹衣印聖祖之心傳。容斷成經。命討本宜尼之筆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敷遺。大哉過湯武之心。廓然同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頒黌舍以垂型。至若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美漢之律。伐苞旋以逮蘇。飄歸弗俟乎淹旬。繫兇遂以逃秋。生致祖頒夫尺組。篇清鼓鼓。豐亨宜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恭由容算之精詳。迺復卷進虎臣。命開麟閣。十逆十決。四賓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道曹之劍履。重以特揮天筆。丕煥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肖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鐫之琬琰。並同時錫及班聯。臣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紬書於祕省。愧無橫草於戎旅。而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仰袞鉞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鼙而思奮。惟有率先蒸沐。敬謹趨蓂。與多士殫心於夙夜。冀山知古而知今。爲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濬差賫恩賜御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各一卷到豫。臣隨出郊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合中庸。道參易簡。備矣箕疇之福。躬其實而不有其名。曠然堯皇之心。得其理而寧唯其效。用契微言於聖緒。特垂創論於幾餘。上下篇相引而深。前後義如環而復。有天下而不與。詞寄臣子之頌揚。非其德而弗居。理絕凡庸之說覘。雖亞聖猶疑於一間。況經師遑與於高深。臣讀等拘墟。明慚窺隙。豈足盡闡之祕。勉勤晨夕之仰瞻。庶幾珍琬琰之藏。永作子孫之世守。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衍聖公臣孔憲培跪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十月初五日。奉到恩賞御臨宋臣李迪雞雛待飼圖御製詩一卷。臣憲培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廣堯仁。道先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遂人。知之明而處之當。雖值幾餘而染翰。亦廑民瘼以求寧。偶臨舊畫。愛觸類於將雛。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心聲。身四海之憂勞。形爲手畫。用是將之圖府。頒及臣寮。仰由肯物之奎章。共識養民之訓典。有衍必共。但得粒以奚饑。拊翼相溫。縱遇犀而不駭。廣鴻鴈無鳩之義。即開卷可以觀仁。勵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先德。蚤列崇封。雖未敢乎民艱。早飫聞夫家語。治道非得半白安之敷。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天文之遙賚。敬瞻聖蘊之適符。臣唯有緝簡同珍。麟背並重。衣冠頂禮。仰藻繪而如覩天顏。晨夕追華。安飲啄而皆忘帝力。庶幾觀化。率東父老服畊食德之先。不負舉隅。爲魯諸生學道愛人之倡。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謹奏。

邸抄

大學士公臣阿桂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等荷蒙恩賞御製修德修刑論墨刻各一分。謹叩頭祗領。欽惟我皇上敷疇建極。弼教協中。寰育羣生。率無私以出治。權衡庶獄。溥有慶以寧民。仁如天而智如神。至矣蔑以加矣。澤有風而山有火。欽哉惟之恤哉。乃以秉德之躬。用順措刑之化。猶廑升恆迭運。參管子之陳言。允懷夙夜懋修。發聖人之至論。行占朝望。周天驗厥遲遲。理協陰陽。同度詳其鄰緯。坐而致也。本爲推測之常。人皆仰之。即是近交之會。然春秋書日不書月。誠以月變較日變恆多。彼魯論懷德並懷刑。亦謂刑威與德威同重。使泥於一偏之說。將見岸獄慎而疾敬無聞。偏涉乎岐視之情。未免祗臺先而簡牢或弛。詎知聖功王道。本不計夫歲時。天象君心。實相乘爲治化。宸章發覆。解闢千秋。容藻敷言。道通一貫。大德比諸天地。好生即洽于民生。祥刑發自馨香。惟畏實由於清問。所以得操乎四宥。旰旰中彌廑慎思。宥出乎三定。斷後常懷明允也。臣等仰瞻廣運。幸際咸中。訂著明懸象之成規。識行已治人之大法。天垂至教。殊嗤舊說之非。聖錫嘉謨。足破後儒之昏。從此幾康勅命。健行而與日俱新。益知先後奉時。順動而民始咸服。所有臣等感幸悅服下情。謹合詞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明容鑒。謹奏。

臣蔣士銓恭跋御製四次巡浙詩

臣惟自唐虞刻玉披圖。立巡狩之禮。於以柴望秩祀。省方觀民。陳詩納賈。行仁布澤。所以維持治具。提攜人心。爲聖人運夫神妙之功用也。欽惟我皇上濟哲文明。智周道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熙載。普汎而無私。翔飛翔動。仰德而生。固已業峻鴻績。勳號彌新。雅頌所被。英華日新。自乾隆辛未至乙酉。凡十有五年中。六乘四臨吳越。渾渾隱隱。蓁蓁煒煒。至德所被。萬物盡化。咸仰聖天子敬天法祖。親親尊親之至意。渙汗頒卹。典禮具舉。於以展義勤民。賞賚錫除。仁恩洽浹。而二氣調暢。百神懷柔。景物熙怡。人民歡樂。

莫不煥悅慈心頌歌聖孝。我皇上於行在萬幾餘暇。仰觀吐曜。俯察含章。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體道垂詞。因言明道。旁及萬品。動植皆文。草木賁華。雲霞雕色。彪炳四始。彌綸羣言。煥乎都哉。篇章爲盛。臣聞洪邁曰。古今作此雖多。惟虞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綸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楊雄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斟以陰陽之斧斤。濕以江漢之波瀾。掞以雲霞之黼黻。日月雷霆。鼓衡岱華。郊墟鍾管。來往筆端。故能觀通萬里。思接千載。臣於三十三年冬月。祗承恩命。視學浙省。周歷郡邑。已逾霜霰。竊見山川清美。文物朗潤。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秀者良者老且壽者。皆沐浴聖澤。以恬以熙。而海若效順。沙漲日增。雨露阜財。斥鹵加富。士守臥碑。吏遵成憲。閭井乂安。罔有疾苦。仰見我皇上至仁至孝。翠華所蒞。長駐陽春。臣聞萬物尊天而貴風雨。爲其莫不受命。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昔堯舜之治天下也。教澤所敷。標然若秋雲之遠布。藹然若夏雲之及物。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臣推原治理之醇和。而卽闡聖謨之敷錫。敬觀四次御製南巡詩。如風之動物。鼓舞於不知。如雨之濡物。滋生於不覺。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發之如春。夫德被天下。澤及萬物。是天子之至仁也。卽天子之至孝也。仁孝所流。合同而化。景貺雲蒸。茂績繁集。臣於兩浙所見如此。則由吳而魯而豫而晉。槩可知矣。於是敬錄御製四次幸浙詩。彙爲八冊。篇章則宛委相承。旨趣則參觀而妙。使湖山煥綺。舒卷風雲之色。日月疊璧。吐納珠玉之聲。於以見聖主懷保弗懈之心。發盡鑒神之用。徵特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林籟結響。調如竽瑟而已也。臣奔陋無識。謹拜手綴言冊尾。藉達敷宣之悃。臣聞蘇軾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足以寫昌無疆。臣之意亦如是也夫。

邸抄

臣孫士毅跪奏。爲恭謝聖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由在京提塘。欽領御製文二集頒賜到浙。臣恭詣郊外迎回。敬設香案。望闕叩謝聖恩。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治協神樞。理符心矩。日新月盛。法健行而化以觀成。棒地經天。仰光被而文因見道。惟聖學淵泉時出。邁三古以垂謨。斯王言雲漢爲章。並六經而作則。前此勸成初集。早開發蒙於珍符。今茲頒賜新編。益闡軒圖於金鏤。經筵論著。昧蔽啟而義蘊偏腴。史策褒譏。屬衰鍼而提衡悉當。三致意於敬天法祖。若懸矩而重規。集大成於帝典王謨。乃金聲而玉振。以遞辨治亂於耳食。蒙翳全消。標類獲於心裁。曾懷盡拓。仰儲萬載之豐功。駿烈。固知周情孔思。不尚空言。綜四百篇之理富文繁。卽令賈茂董醇。齊爲閣筆。臣操觚粗習。酌盈空甑。慶資發之傳宣。喜得爭先而覩。啓琉編而鏞習。莫由一贊其詞。惟期是訓是行。循潤江河於畎澮。從此治心治法。長懸日月於煙霄。麻繪難名。研窮曷極。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爲進撫軍賀平伊里表 本人集中節錄

袁枚

欽惟皇帝陛下。八紘靜晏。十洲澄鏡。久已填虛山于赤縣。擒猥望于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荒服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聖祖萬乘親征。指蠕蠕之絕塞。我世宗五兵奮地。貸烏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準爾扎自噶。無業。建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終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狀以望太歲。星拱中華。肥羅刹而問大神。巫誇漢運。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遠聲。只用篠笛。九旗旋風。但需鞭打。倘杜祭拒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奮。班超遲疑勒而先歸。則黎弇以遠漢而自到。惟皇仁者。雖歌槃木。議國事者。爭乘珠厓。覆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懷。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益力。而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死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續盾一戟。龍麗十重。網設周陸。軍歌鐵拔。以當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犍爲疑兵。遂抵焉者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桑。反首茇舍而奔者。屬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蹟道若咫。收鼎山四百三之部落。擴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鑾巔橫天。上下搜而全無廢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遑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撤傳古莽而猶驚。碑借崑崙而尚小。凡衆支之韓。婆毗之樂。鑾封三日。櫓扶兩頰。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撲父。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於明堂。坐舌人於門外。陳牲告廟。撤列祖在天之靈。普册承歡。加聖母深宮之勝。擁背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於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奏之車。隨官隨擣。更歌舉聖之樂。獨鶴琴驪。庶申雀顯之忱。聊補鏡歌之闕。

爲尹太保賀伊里盛平表 本人集中節錄

袁枚

欽惟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虛。海水不波。問嶽詞無使者。青雲千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鑄蜃拳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之文化。頒列聖之天心。搭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蓋報警。則鳴琅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今天誘其衷。神厭其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篡弒相仍。風災迭起。撐犂不識。敢侑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楞與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偵軍蹤至。或吹盡享使。或勸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習星落。我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盜遠方於度外。渾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於是牙璋先頒。金鈇獨斷。贊蔡州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篋上掾除。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陸漢封君。敏關者卽加顯榻。袪衣作術。鳴鏑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暫久旱之得雲。雷。歸來恐後。蛇矛未試。銀鞍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頓低。草降書而羊皮紙。裹。但盤六師而遠不見一旗。而還萬馬禁聲。並解鞍而歌謳。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殺門招壞。與之臣。取流沙爲附

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匪龍庭之草，譬餘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念我聖祖遠滅延化，河西道種，我世宗窮搜韃靼，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獻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誠，感我金星，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從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氣來庭，煎鹽賣低，聞風請吏，拔銅柱以捕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蠻為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為仙宸帝所都，恨來遲，臣職任兩江，神馳九陛，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慍之時，愧滅裂之才，逼數三十六國，譯朱背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鏡歌，勉策勵於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龍顏。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本人編中節錄

袁枚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之效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皇帝陛下，乘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且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鐵轍痕消，久已四海鞠居，八荒蛾伏，乃逆苗莎羅奔良爾吉等，夜郎自大，邛竹未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蠻獠蠻之路，以為沿升陋野，並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防風且將後至，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衝亭撤馬設之軍，巴蜀用崇文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丸泥之狀，備籌閫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乘成劃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傅恆，稽行忠衿，義心清尚，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千槍戈矛，賀齊別為文蓋，磨劍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鼎為之開山，黔蠻為之開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拖之棚，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上，千羣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兩甄，忽鳴，光弼之三壘，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面縛，諸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衝，日生倍瑞，砂能表赤，大蓍北向之旗，本尚知歸，敢射兩飛之鴈，在諸將以為獄將入畫，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聖人以為鳥已含環，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欲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免胄，缺徒廬至，捧牢賞以趨跗，蠻人見啼，蒙排而泣下，餞饋賓布，爭賞包茅，榆舞巴歌，長庚槃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留將軍畫像，元蹲外境，傳露布風塵，華猿聽飲至之文，吹蘆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缶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氣，我聖皇仁恩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徽號，宜仁家法，安邊鴻於宋鼎，太姒徽音，曾當征於周伯，輝生寶册，喜溢彤庭，臣未列鋸刀，空名節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據章臺之籍，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遠百群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邸報

臣阿桂暨昇額明亮等謹奏為逆魂蕩平，遇匪永靖，仰藉天威，恭申賀悃事，竊查傲拉促岐土司，僻處四

川邊外，性本狼貪，類同豕突，而兩者之中，促狹尤為桀驁，自逆酋郎卡，即因侵擾土司，致於天討，暨乎窮蹙，難支，始行乞命，維我皇上，擴如天之度，貸以餘生，是以御製詩章內，有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藏，原俟其革面悔心，仍供土職，乃兇渠幸免刑章，而遺孽復仍怙惡，索諾木既聽蛇成性，莎羅奔更狼狽為奸，率其頭目，妄計并吞，嗾令僧格桑攻圍鄂克什，而自謀殺革布什咱土司，奪其印信，竊據土弼，番衆盡屬寒心，鄰境俱為切齒，伏念我國家景員無外，統馭萬方，海隅日出之鄉，均歸怙冒，既不忍視此遐荒獨罹荼毒，而革布什咱毘連霍爾土司各境，又附近四川，進藏通衢，亦不容任厥負嵎，致多阻梗，事非出於得已，人皆以為當誅，我皇上赫怒出師，恭行九伐，討茲蠢爾，以慰衆心，先解達木巴宗之圍，繼收革布什咱之地，蓋旋所指，美諾先平，乃僧格桑已成釜底游魂，而索諾木復作逋逃淵藪，實屬罪難擢髮，豈宜稍緩誅鋤，然而雪山屏壘，險逾蜀道，林箐崎嶇，仄同鼠穴，堅碉絡繹，偏當要隘，而恆多萃醜，雖盱屢被驍誅，而不長，我皇上復簡三韓勁旅，併徵各省銳兵，犄角披心，分途並進，并發數千萬之帑金，以供軍實，閱閱毫無蕩擾，士馬盡見飽騰，加以微功必錄，茂賞常頒，俾揚敵愾之心，益勵攻堅之志，而且機宜悉斷，於宸衷，纖悉皆係乎廟筭，臣等猥以菲材，荷蒙重任，遂得險隘頻摧，直臨巢穴，勒烏圖早經洗蕩，鳴哨衣繼就掃除，全境敉寧，罪人斯得，檻送京師，獻俘闕下，此皆我皇上聖神英武，惟斷乃成，爰奠要荒之地，永乘久遠之模，茲者羽戈解甲，振旅班師，分駐標營，新開屯牧，遂徵胥登乎衽席，春祺遂洽於侏儒，而各土司雖不蒙聯戚稜，恪承聲教，感切覲光之志，益明同軌之庥，臣等不勝踴躍懽欣，謹恭摺合詞奏賀，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邸報

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和碩顯親王臣福著等謹奏為聖謨廣運，平定兩金川，恭聆捷音，同伸賀悃事，欽惟我皇上德暢無垠，威稜有截，撫天被以廣袤，照臨同仰三光，環地絡以宏包，會極威周八柱，擒機槍而永靖，瑤福增肆伐之模，登衽席而偕安，玉壘洽洗兵之慶，維金川之小醜，介蜀塞之一隅，徼接旄牛，輒夜郎之自大，發聯板楯，每句町之相攻，懷奸久恃其包藏，授律甘經夫撻伐，射九頭而滅跡，神威早蕩軒轅，祝一面而全生，大德幸寬湯網，方謂雷霆怒息，期財性之終馴，豈知雨露恩幸，尚鴞音之難革，兇殘相繼，索諾木則驅又生蹤，間諜潛通，僧格桑則唇盡依齒，竊稱戈於鄰部，妄逞牙牆，我皇上念垤蕞罔蟻，跳踉自翻，爭封，梟奪虜鳩，么麼何煩汙斧，倘鋤鑑之受約，三軍原許揚旗，卻坎穴之潛形，九伐將逼，摩鼎，迺陵梁之兢兢，竟黑子之自憑，越分壇面，蜂屯，頻遭撲敗，抗顏行而鹿鹿，敢肆憑陵，拒比陰鄉，既生成之甘經，嗌同獒狗，洶苞蘆之當鉏，蠢茲憤結，神人誕申，威於司馬，靡彼事求，逃徼，宜剪蓋於封狼，爰將逆命之征，用庭蹕行之罰，錄鵲授印，建太白以懸旌，玉虎分符，線中黃而庀卒，桃園啓路，威通井絡之墟，營蒐揚兵，氣奪銅金之壘，指蠶食之蠶蠶，但怯盧弦，逐鹿兔之宵奔，惟存空壘，平吞堅壁，金

收擴拉之疆，穩豎高牙，進歷捉淩之境，會久稿於盈頡，旌門未戒游氛，仍再整於前茅，輟舍根看改色，索倫選隊執擬遣行，鏃銳綸精，修矛偕作，集雜貅於兩路，遙分犄角之規，擬刁斗於中權，獨展攻心之略，反側重歸掌握，仍盈候以相通，渠魁尚恃樊籬，復剿旌而進討，掠盤空之過鳥，谷鶚方直闖巉巖，掩伏殼之蹤鵝，馬尼亦交轟淬羅，羅博瓦山回東馬，雲端忽下，盤弧，康薩爾巡轉綠猻，地底爭鳴鼓角，機迴破竹遲克宗之伏莽，都鈴，令蕭衛枚，噶爾丹之鐵翎奚遯，五十里日旁收寨，夾河成斷臂之形，數百尋昆色摧碉，奪隘得扼吭之勢，於是孤空一窟，勒烏圖嶋負先滿，遂乃牟鑿三番，科布曲刃迎欲解，超危巢於西里，四山之紫焰交騰，壓屑棚於索隆，百道之青霜競舉，則朗噶衿喉直破，投戈早斷，葦番，雍中寺門戶徒憑，拔幟俄臨孤壘，布長圍於蛇陣，倏驚天上神兵，斷喙走於豚圍，祇剩井中殘喘，值腹心之自潰，絨布揚塵，遂鈴接之相隨，獨松開道，枯魚乞命，賊徒皆搏顙祈降，破獍亡家，逆孽亦束身來請，功成掃穴，星飛看露布之傳，捷奏俘渠，紐繫柠檬車之送，是皆我皇上天威式播，神武丕宣，懸金鏡於先幾，無微不照，握瑤鈐於祕笄，惟斷乃成，非羽皆傳，啓銅鑑而閱淵，丹毫查御，對銀匭以批章，蓋奇正兼資，授筆不踰乎寸晷，故機宜悉寧，集勳適歲，夫五年，測不獲已而用兵，亭育本好生之德，迨無可赦者有罪，貫盈申怙惡之誅，黃鉞聲靈，滌殺巢之自取，紅旗麟踏，視磨盾之頻馳，共看霧捲沈黎，武庫之干戈載戢，遙聽歌傳槃木，雪山之耕鑿常恬，喜溢班聯，歡騰寰宇，臣等戎韜愧乏，廟筭同欽，際二月之廣巡，放開吉語，詠六師於周什，倍仰神謨，冊府銘勳，瞻紫閣丹青交映，靈臺偃伯，盛泮宮琬琰重刊，奏朱登以宣鐃，彌切尊親之戴，擬白狼以遙頌，難名蹈舞之忱，臣等無任踴躍歡忭之至，謹合詞恭摺稱賀，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賀金川平定大捷凱旋疏　代　　蔣士銓

欽惟我皇上聖謨廣運，神武丕昭，垂衣寰者四十年，闢疆域於二萬里，揚耿光於大烈，地靈流沙，溥至化爲仁威，闡開王會，乃有西羌二孽，偷生荒徼一隅，叛服相仍，因頑共命，敢萌邊釁，自悖天常，始以鳥鼠而結猥，繼以駐蠻而成狼狽，川分大小，窟穴毗連，險恃陰幽，磴梯盤錯，跳梁踞井，但知尾曳泥中，拉朽摧枯，豈識兵從天下，遂致九重赫怒，再興撻伐之王師，萬馬飛馳，大振提封之虎旅，滔天難宥，知聖人不得已之心，率土同仇，欵絕物無可矜之路，未容姑息，爰用誅鋤，毒草既外於生成，嚴霜自加其剪削，於是備軍命將，調伍輸糧，惟事事隱繫於宸衷，斯時時深承乎廟略，遣八旗之勁旅，策三路之神兵，芻蕘屏屢之優儲，賦役田畝之屢復，兵有從軍之樂，民忘傳檄之勞，競揚貔虎之雄，克捕獍梟之孽，陰崖懸趾，升如飛鳥凌空，峭壁蹠，縋比鷙蛇赴壑，百戰百勝，千碉碎若崩雲，九地九天，列砦摧如破竹，策勳無敵，韜鈐秘受於皇謨，坐照如神，宵旰默傳其方略，更荷褒忠賜卹，臣心益勵丹誠，賞賚酬庸，士氣倍增勇銳，於是履萬夫難到之地，攻諸疊不備之時，駭若雷霆，驟如風雨，迨無堅之弗克，亦何險之足憑，莫不膽碎驚濤，魂游沸釜，隱鼠之五能都盡，狡兎之三窟俱空，鴟鴞張頓成魚爛，以此屬功疊奏，堅壘屢登，順陳長狄之

屍，生縛黃支之類，哀號請命，稽顙乞降，然而積惡難寬，野心不信，荊棘留根，定存滋蔓之枝，鷙羽求馴，終匿飽颺之志，擊自作而寧活，網已合而莫開，必殲之以除迹，庶滅此而朝食，焚巢播穴，未能蘇厥餘孽，燼德宣威，實足揚吾大武，前謨所缺，收歷朝未隸之版圖，後至必誅，示闖國不共之讎，臣謬司雕筴，分供邊儲，身未勵於戎行，心切懸於軍實，洗兵錦水，欣聞巴蜀之飛書，歸馬華山，獲覩雲霄之露布，祝烽煙北永息，頌化日之舒長，中外恬和，梯航輻輳，從此舞羽送天顏之喜，萬國同春，建櫜廣大凱之歌，一人有慶矣，臣以職守未克隨班舞蹈，謹具疏稱賀以聞，臣曷任歡欣忭舞之至。

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代　　蔣士銓

欽惟皇上神算無方，容謀先覺，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成，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規雄圖於寰內，制兵要於事先，風偃雕題，化流髡髮，仁恩翔洽，有血氣莫不尊親，智勇遐宣，暨湖南咸訖聲教，定伊犂於指顧，廣九圍，收各部於遐荒，歡呼萬國，穹廬落燼，未驚楚幕之烏，同甲揚灰，不暇淮山之鶴，箭口之馬，借車載途，莫不威若迅雷，勢如破竹，協人謀之允若，驗靈貺於昭然矣，惟茲西哈薩克者，槩族類於要荒，古來傳其臣服，寄生死於絕域，志不紀其方隅，今以一旅之招，竟效三軍之順，望下風而羅拜，奮輸款關獻，贐德旁敷，乃收萬國於咸寧，益慶王師之不戰，恢茲疆索，雖前古之規模，載以簡編，彰聖人之神武，蓋咸賓之世，六合爲家，有道之長，四夷是守，懷生無不遂之性，率土承有截之風，勒以授降之期，爰行大閱之典，觀兵耀德，使知聖主之仁威，帖耳輸心，彌凜軍容之震肅，從此革心革面，坐井者皇身無敢跳梁，請貢請封，集庭者稽首有如崩角，臣等仰承聖武，罔測神功，兩階瞻干羽之輝，萬里慶籌籌之固，挽天河之洗甲，慚無闖外之才，對宣室而借籌，莫贊禁中之略，頌歌無盡，忭蹈非常，爲此合詞，恭伸賀悃。

邸報

大學士滿漢文武大臣等跪奏，爲臺灣全郡蕩平，敬陳賀悃事，二月二十八日，本報到閣，奉有官兵生擒莊大田，明降諭旨一道，臣等跪讀之下，踴躍歡忭，莫可名言，伏思賊首林爽文，前已生擒，南路賊匪，自當以次剪滅，茲官兵自北而南，甫及旬月，復將賊目莊大田擒獲解京，實不意爲期如此之速，且林爽文，莊大田縱不能遠竄藉誅，而或窮蹙自戮，或臨陣被戮，雖已伸乎天討，猶未暢夫人心，今於匝月之間，連縛二渠以獻，飛馳俘檻，快萬里之傳觀，綏下歐刀，伏五刑之具備，始正懸衡之律，用彰徇市之文，皆由我皇上先幾炳燭，容芮通神，迄事精勤，至誠仰佑，凡用師而必克，更致賊以皆生，伐苞逮蘖，應機既妙於因心，繫兇連犯，獲醜亦成於從欲，自此永綏絕島，底定重洋，盡礎建銅柱之標，陳陛製樓艦之凱，環瀛稱盛，率土蒙休，所有臣等懽忭下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抄

兩廣總督臣孫士毅、廣東布政使臣許祖京、廣東巡撫臣圖薩布、廣東按察使臣姚棻跪奏爲首逆就獲、軍務藏功、謹合詞叩賀、仰祈睿鑒事、竊查臺逆林爽文、結黨不法、毒害村莊、蒙皇上命將搜捕、盡誅斧鉞、茲首逆已就擒獲、南路旋復廓清、從此窮鄉僻壤、海隅日出之區、皆知盜賊之斷不可爲、法網之萬不可蹈、非心靈革、風俗漸淳、臣等謹合詞繕摺奏聞、申此忭忭、欽惟我皇上德洽拔茅、化覃瀛海、揚偉烈而廓清玉塞、蓋衍耕犂、運神謨而底定金川、永綏荒服、縱在窮島、時廿自外生成、矧屬編氓、何敢頓忘高厚、詎有逆匪林爽文者、性同梟獍、毒甚虺蛇、始因螢觸之爭、欲戕其類、漸逞鴟張之勢、自絕於天、偶假息於潢池、遂跳梁於井絡、竟成反側、豈獨光天化日之難容、凡有心知、皆思食肉寢皮而後快、我皇上特彰天討、申命元戎、入秉聖謀、出專閫寄、飛符召戍、三邊之子弟同仇、賜道行軍、九姓之官司效順、身經百戰、師中箇雖虎之材、膽懾么麽、海外奪蟲沙之氣、而且民知大義、鍋城社以嘉名、將勵精忠、延河山於盟府、念萃蕃之播越、賦許復以頻年、因羽檄之交馳、恩更周乎數省、秋毫無犯、行師同枕席之安、僕望其蘇、載道有壺簞之獻、前此立跡惱帥、固已壁壘改觀、嗣即大振威稜、益覺旌旗變色、叛同蛾賊、妄效五斗之興妖、升彼高陵、豈容三年之伏莽、樓船飛渡、甫浹旬而直搗卵巢、沙水連營、越數日而生擒元惡、蔡裔一呼、俱殞震比雷轟、張網單騎、直馳道無寇跡、凡此將帥用命、皆本信賞必罰之至公、故能犂掃妖孽、倍欣獲醜獻功之加疾、法應寸磔、貫合連繩、腦驗與雉伏齊誅、筋鼓並簫鐃奏、於是馬騰士飽、裹以南驅、拉朽摧枯、殄茲餘孽、俾無易種、既苗鞠髮、稱之雖遺、同我太平、遂賣劍買牛之相慰、波澄海國、看王師洗甲而還、春駐臺陽、慶邊疆啓扉而臥、縣溯聖主當陽之顯烈、敢以削平蝸角、遠事頭顱、而仰睹先幾燭照之容籌、則即綏靖餓身、亦繩祖武、臣等請纓有志、露筆無能、猥緣調遣之微勞、渥荷恩施之頒被、驛連閩越、遙傳吉語於風聞、喜溢軍民、快鵝歡聲於露布、臚奉宮而紀績、仰升恆於億萬斯年、請楓鼓以宣音、伏畏懷於千八百國、所有臣等踴躍歡忭下忱、謹合詞繕摺叩賀、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報

留京王大臣等跪奏、本月初十日、准行在軍機處寄到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復遣頭目前來情愿進表納貢一摺、奉旨交留京王大臣轉交大學士九卿閱看、欽此、臣等遵旨傳集、敬謹公同閱看、伏查巴勒布遠處西藏之西、從古未通中國聲教、因其人往來藏地貿易、以圖伯特人攤錢增稅等細故、彼此搆釁、前駐藏大臣慶林等不能妥速經理、又於巴勒布遣請進貢時、誤聽賜布倫索諸木旺札勒之言、不爲具奏、以致巴勒布在西藏邊界宗喀等處滋擾、仰賴我皇上明炳幾先、特派鄂輝等前往辦理、屢頒訓諭、密授機宜、先惕之以聲威、繼宜之以誠信、凡從前噶布倫等苛刻巴勒布之事、盡行禁革、明定章程、俾日久可以相安遵守、巴勒布初則畏威遠遁、旋復慕德來庭、前遣頭目赴營乞降、茲於大兵將撤之時、又遣其大

頭目瑪木薩野等頂經設香、跪道焚香、籲請進表納貢、觀其情狀、實出懇忱、迺思此事之初聞、莫必成功之甚遠、雲生馬足、幾同轉粟書天、雪沒牛腔、難比過師衽席、乃竟不煩兵矢、坐致柔徠、良由運神武於恬冒之中、用能收格被於蠻廡之外、非止息其燧鼓、更將懷我好音、從此化人蕃城、永安梵頌於三乘、佇看王會新圖、益廣何傳於九譯、實爲普天同慶、前史稀聞、所有臣等歡忭欽服下忱、謹合詞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蕩差賫恩賜御製墨寶室記李廷珪古墨歌墨刻一卷、臣隨出郊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念切箕疇、道高堯屋、遇物而引伸作典、涉趣而宣示成經、偶因古墨之一書、丕仰天文之燦煥、詳其藻刻、獨摹有渙之雲、鑄以嘉名、用頒斯干之室、遂使南唐外史、姓名獲編於宸居、北宋詞人、章句並登於乙覽、而且義深運類、理妙逢源、覩氤氳而期降澤、含膏適喻乎生花、賞堅正而恒用賢明、試乃通乎絜矩、在在寓勤民之隱、言言蘊格物之精、臣感等面牆、陋宜欽墨、竊矣窺覘之莫逮、俛焉豐誦之維勤、誌今歲春霖普被、稱喜銜聯、數奏之中、荷茲辰天藻同頒、何慚名在、歌之外、所有云云、

國朝麗體金膏卷三

拜鹿集

欽賜藥錠謝摺
回籍謝摺
借籽代謝疏
晉紳捐餉議敘代謝疏
欽賜藥錠謝摺
奏請勉封胞伯摺
賞戴花翎謝摺
恩賜蘭亭八柱詩墨刻謝摺
恩賞御題明皇試馬圖詩仙蟾詩墨刻葛紗香串香蕊藥錠上用紗藤紬謝摺
恩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謝摺
聖駕五巡江浙頌 並序

穆和蘭
李世傑
巴延三
巴延三
巴延三
曹文埴
穆和蘭
李世傑
阿桂
孫士毅
汪沍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盛序　汪洸

甲寅衛輝被水恩旨謝摺　胡季堂等

甲寅山西代州被水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前事二次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擬乞假歸葬表　袁枚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臣賫摺差弁賫回欽賜藥錠一匣，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忝任封圻，屢蒙恩賚，茲屆天中之令節，荷分內府之鉛丹，廣節宣之義，方試巳經，助長養之仁，備周豫蓄，豈唯珍之組佩，遂勝逢吉於萸囊，還宜調以衛尊，共昔延齡於菊水，銜恩何極，顧慶同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邸報

兵部尚書臣李世傑謹奏，為奏明遵旨回籍日期事。竊臣前奉旨，原品休致，業經具摺謝恩，並奏明恭俟慶祝萬壽禮成，再行遵旨回籍，仰蒙聖鑒在案。茲臣擬於八月二十日自京師回貴州黔西州本籍，伏念臣由佐雜微員，荷蒙皇上不次天恩，任卑封疆，榮膺九列，涓埃未報，衰病遂臻，賢臣奬勵，頻叨逾分之隆施，賜馬賜輿，備沐非常之異數，茲以應襲咨翻，復蒙特賜矜全，俾臣得衣錦家山，含飴暮齒，自此桑榆之歲月，皆由雨露之生成，唯受恩四十餘年，還鄉八千餘里，驥衞力盡，縱鳴櫪以何施，犧主情深，每顧銜而不已，撫夷惻惻，臨發依依，此後唯願仰庇鴻慈，藉綿衰朽，恭遇聖主九旬萬壽，再得重扶病骨，八覲天顏，則臣所延企而求，額手以蹻者也。所有臣擇日起程回籍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奏。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題，為籲請代題，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二日，據山西布政使朱珪呈云，等情，呈詳到，臣欽惟我皇上，德懋生成，道隆位育，誠求撫字，早經引養引恬，念切痌瘝，惟恐猶饑猶溺，茲晉省永寧州臨縣十三村莊，上年偶被山水一時驟漲，並非偶損秋禾，俄頃旋消，亦未浸淹四境，業已發金撫卹，皇仁普被於遐陬，共忻比戶，恬熙帝澤，同沾於樂歲，乃復上廑宸衷，特頒恩旨，民已安而如傷未釋，耕有賴而不足為憂，總期奠力之盛舒，不惜春耔之酌借，從此敦耕勸穡，預卜豐稔，盡聞巷舞衢歌，同殷頌祝，茲據布政使朱珪呈，據汾州府永寧州臨縣轉據里民陳三文等呈請代題，恭謝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恭疏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具題聞。

邸抄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題，為呈請代題謝恩事。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據山西布政使黃檢呈稱，蒙准吏部咨晉省紳士捐餉解川，欽遵恩旨，照所捐銀數，分別議敘等因，行據太平等州縣議敘州同尉濂等呈稱，切濂等籍依三晉，躬際昌時，引養引恬，世沐天家撫字，一絲一粟，孰非聖主留藏，昇平而無路請纓，盛歲則有懷結草，悉解金川小醜，敢抗顏行，凡茲編戶羣黎，共深義憤，欲修矛而僧作，豐慈無遺戎之民，願扞牧以執鞭，軍令無紓轅之役，惟此太倉一粟，稍展微忱，猶以絕徼長途，概從宜運，祇撫衷以銘刻，莫罔報於涓埃，乃荷恩詔褒嘉，溫綸議敘，猥以草茅之賤，頓邀銓敘之隆，或身列鵷行，捧檄而榮施顧父，或名叨爵秩，居家而光耀親朋，龍章貢處，蟠子騰懽，鳳詔銜來，鄉鄰聚觀，濂等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惟有望宸泥首，羣稱萬壽無疆，竚聽載道歌謠，共頌一人有慶，所有感激下悃，伏祈轉達天聽等情，詳請代題到臣，據此，臣不敢壅於上聞，相應據情代題，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為此具本，謹具題聞。

邸報

山西巡撫奴才巴延三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年四月初九日，奴才賫摺差弁回晉，捧到欽賜紫金錠等物，奴才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伏念奴才忝任封疆，毫無報稱，重荷紫宸寵錫，捧來內府靈丹，瑞氣氤氳，隨甘雨和風以俱至，清芬馥郁，消陽愆陰伏於無形，典重冶冰，榮逾賜葛，奴才惟有恪勤自矢，策勵倍加，冀敷仁澤於黔黎，稍報恩慈之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三日奏，二十三日奉到硃批覽。

邸報

戶部侍郎臣曹文埴跪奏，為陳請施封事。竊臣自起家詞苑，游沐生成，擢侍禁庭，備員卿貳，茲復恭遇皇上御宇五十九年元旦恩詔，得由現秩敘進一階，重荷新綸，推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唯念臣年甫勝衣，即從胞伯故廩生曹某受學，開示諄切，訓勉周詳，賞業輒喜溢於顏，督過至涕承於睫，凡微臣恩陋之所及，皆臣伯誨勗之所成，而生前則場屋辛勤，無功白首，身後復子孫凋謝，罕秉青箱，臣緣猶子之親，更篤本師之誼，恩源有自，報德無期，唯有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施封，臣伯某暨伯母某氏，義由特起，恩冀旁覃，俾伸曲致之情，藉慰久貲之志，廿年家塾，劬勞不異於所生，一品朝榮，追逮忍岐於自出，庶王道本情之所許，亦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遽瀆私忱，仰庶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跪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六月二十九日，准提塘官蕭濬送到邸抄，內開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旨惠齡、弼光熊、俱著賞戴花翎，河南巡撫亦係兼提督銜，穆和蘭並著一體賞戴花翎，欽此，跪讀之下，感激難名，伏念臣世受國恩，特邀天眷，涓埃未效，由庶尹而超任，封圻尺寸，無長敘

中邦。而敏司文武。倒已擁麾施而涖愧。紆鹺佩以懷慚。迺若翠羽影纓。金花耀首。爲有位推功之異數。實我朝衆最之榮章。披衣一品。而弁冕之藻映當盧。秉節四方。而柱後之飛揚絕少。臣夢想不到。寵命忽來。羨綠借紫之推。榮在珥貂以上。舉頭戴德。顧影銘恩。捧綸錫而重若邱山。仰天威而近如尺咫。動色凜梁鵠之翼。豈徒發異於觀瞻。關心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所有臣感激微忱云云。

邸報

巡撫臣李世傑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臣標下提塘官遞到恩賜御製蘭亭八柱詩墨刻一卷到。臣隨即出郊迎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豐沐。展讀。仰見我皇上右文極治。嗜學幾餘。畢新前代之貞珉。嘉惠後來之藝苑。宸章炳耀。冠蹊帖而重發其光。聖鑒精詳。合摹本而兼收其善。補蒔觀之刻缺。次及賚圖。衰衆說之紛葩。駢羅詳跋。何事不籌。其美備匪捧卷而云然。有作必集。夫大成即開祿而如見。獲與琳琅之賜。實增榜樑之榮。伏念臣生自邊方。起於流外。忽瞻天顏。快目所未睹之奇。欲罄葵忱。深口不能言之懼。唯有歡欣鼓舞。敬謹珍藏。儼晨夕以對揚。率子孫而頂禮。庶咫尺如依。丹陛益日盛敬畢之誠。幸全家仰沐奎文。或一洗偏隅之陋。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邸報

大學士公臣阿桂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擢回之便。由軍機處寄知蒙恩。先後賞臣御題明皇試馬圖詩墨刻一卷。仙蝶詩墨刻一卷。午節葯紗香串香囊藥錠等項。又上用紗二捲藤絹二疋。臣謹望闕叩頭。祗謝訖。伏讀御題韓幹卷詩。因明皇試馬之文稿。溯太宗臨陣之英武。祖何雄而孫則弱。創匪易而守亦難。即小觀大。皆監殷鑒夏之思。有初慮終。悉銘劍銘盂之義。允圖奎文之寶鑑。豈唯璧府之琳琅。又伏讀御製太常仙蝶詩。物久而神。時清則見。匪止昆蟲之感。若儼同麟鳳之來遊。得天藥爲之發揚。益乘徵信。鹿鹿蹤因而不朽。亦慶遭逢。至若百和珍香。屑由瓊液。六銖仙穀。織自雲漿。下方聞氣而不知名。凡骨撫躬而無以稱。乃時當令節。賜出尚方。揚芬播烈。如携濃篆於衆羅。疊雪含風。若挹微涼於殿閣。臣旬日之間。屢蒙恩賚。家舊有賜書千卷。復邀鳳藻之頒。身已被命服九章。再啓鶴紋之錫。誇鄰侯之插架。未足云多。誦杜甫之賜衣。過之已遠。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具摺。恭謝天恩。伏乞聖鑒。謹奏。

邸抄

臣孫士毅跪奏。爲聖恩疊荷。至極無加。感涕叩謝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閱邸抄。欽蒙皇上賞給輕車都尉世職。感泣難名。當即繕摺叩謝主恩。茲於四月初七日。接准部咨。部臣以向例輕車都尉分別等差。各有襲次。請旨。蒙恩着作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欽此。行知到臣。臣跪讀恩命。誠極而驚。感深而泣。伏地不能起立。謹望闕叩頭。恭謝聖恩訖。伏念臣移駐潮州。毫無出力。渥荷皇上疊沛恩施。至於

賞給世職。已極臣下未有之遭逢。茲復於世職內畀以最優之典。尤爲夢想不到。臣自問此生雖捐糜頂踵。未足仰酬。惟有及臣溝壑未塡。力勵家督。以冀子孫世受國恩。永効環銜。圖報高厚鴻慈。所有臣感泣下悃。合再敬謹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聖駕五巡江浙頌 嘉樂十三經。衍時萬十五章。謹序。在翰林。恭進。

評閱 汪 洸 容川

聖人治天下。孟子九功惟敘。書經百姓休和。春秋左傳光被四表。書經無所不通。夢經以昭受上帝。書經於緝熙單厥心。詩經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用誠和萬民。書經以歲之正。儀禮在庚曰上章。爾雅孟春之月。禮記南巡狩。書經重巽以申命。易經董正治官。書經行慶施惠。禮記即康功田功。永底烝民之生。書經禮也。春秋左傳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書經保合太和。以左右民。易經凡厥庶民。食哉惟時。書經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春秋左傳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經忠厚之長。慈惠之師。春秋左傳不解於位。詩經有功德於民者。禮記入其疆則有慶。孟子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春秋左傳巡狩者。巡所守也。孟子東南曰揚州。周禮吳東方之大國也。春秋穀梁傳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春秋公羊傳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周禮山林藪澤之利。天地之美具焉。春秋左傳天子之力臣。禮記入告。儀禮僉曰。書經羣黎百姓。詩經引領北望。如百穀之仰甘雨焉。春秋左傳天子曰予一人。禮記欽崇天道。書經率由舊章。繩其祖武。詩經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春秋左傳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後能爲之。禮記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孟子乃擇元辰。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禮記京師之野。詩經至于岱宗。書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周禮說史正辭。春秋左傳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禮記及河。春秋左傳觀其流泉。爰究爰度。詩經克享天心。告厥成功。書經自南河至於江。禮記吳越之間。實雜諸侯待於境。禮記攷乃職事。無所不敬戒。周禮盛德之所同也。春秋左傳宜歌頌。禮記小臣庶常吉士。書經賓雍肅三。禮記拜手稽首以近天子之光。乃賡載歌曰。書經時邁其邦。詩經萬國咸寧。易經一人元良。屢省乃成。書經風行地上。品物流形。易經永用一心。書經天施地生。易經

右恭衍時邁其邦一章

昊天其子之。詩經惟聖時憲。書經四方爲綱。詩經帝德廣運。書經莫如南土。詩經萬物皆相見。易經視乃烈祖。曰若稽古帝舜。書經

右恭衍昊天其子之一章

實右序有周。詩經大有巡功。春秋左傳帝光天之下。書經登是南邦。詩經道洽政治。民生敦龐。書經天子巡狩。春秋左傳福祿來崇。詩經

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

皇帝清問下民。書經周視原野。修利隄防。禮記有孚惠心。其益无方。易經邦縣之賦。周禮大賚于四海。書經

曰造士曰進士。蓋蒼老出輕繫。禮記。當是時也。孟子。甘雨時降。爾雅。四方風動。書經。萬物以嘉。爾雅。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禮記。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書經。觱竹北戶。西王阯日下。爾雅。垂獻方物。書經。廣哉熙熙乎。春秋左傳。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易經。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孝經。臣聞之。春秋左傳。帝典曰。禮記。五載一巡守。書經。周書有之。春秋左傳。又六年。王乃時巡。書經。禮從宜。時爲大。禮記。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夫聖人之德。夢經。達於天地。禮記。洽于民心。書經。如時雨降。孟子。日日新。又日新。禮記。於萬斯年。詩經。禮成。春秋左傳。欣喜歡愛。比昏而樂之。禮記。五聲和。八風平。薄言震之。詩經。奮至德之光。禮記。時乘六龍。易經。日月爲常。周禮。政在養民。書經。申錫無疆。詩經。渙汗其大號。易經。聖謨洋洋。書經。

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

莫不震疊。詩經。六服羣辟。書經。勤之斯和。論語。各修乃職。周禮。永康兆民。書經。惠此南國。詩經。聖人作而萬物覩。易經。天威不遠顏咫尺。春秋左傳。

右恭衍莫不震疊一章

懷柔百神。詩經。類造上帝。周禮。望秩于山川。書經。四望四類。周禮。至治馨香。書經。禮儀既備。詩經。受福無疆。禮記。哀時之對。詩經。

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

及河喬嶽。詩經。祭山曰庋縣。爾雅。廣尋而合。春秋公羊傳。升中于天。禮記。允猶翕河。詩經。享于克誠。書經。美哉禹功。春秋左傳。地平天成。書經。

右恭衍及河喬嶽一章

允王維后。詩經。自天祐之。易經。神明彰矣。孝經。福祿如茨。詩經。陳詩以觀民風。禮記。則知小人之依。帝庸作歌。書經。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經。

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

明昭有周。詩經。王巡守殷國。周禮。考制度于四岳。書經。五侯九伯。春秋左傳。天子曰非他。儀禮。會其有極。書經。聿求厥寧。詩經。黎民敏德。書經。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在位。詩經。百僚師師。書經。各修乃職。周禮。應結成熙。書經。會同有繹。來許來茹。詩經。聖人至德。禮記。爲諸侯度。孟子。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戢干戈。王猷允塞。詩經。西戎即敘。書經。實畝實籍。詩經。布昭聖武。書經。增其式廓。詩經。天其申命用休。

書經。來民之莫。詩經。

右恭衍載戢干戈一章

載櫜弓矢。詩經。三危既宅。書經。陟我高岡。詩經。帝乃誕敷文德。書經。干櫝子理。詩經。止戈爲武。春秋左傳。莫敢不來王。詩經。屬象胥諭言語。周禮。

右恭衍載櫜弓矢一章

我求懿德。詩經。皐成兆民。引養引恬。書經。肫肫其仁。禮記。井竈葱韭。周禮。山澤林盤。春秋左傳。迄用康年。天子所予。詩經。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肆于時夏。詩經。時順而物成。老有加惠。春秋左傳。壽考且寧。詩經。入學鼓篋。禮記。觀國之光。易經。既優既渥。自天降康。詩經。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允王保之。詩經。天壽平格。書經。宜民宜人。詩經。惟皇作極。惇德允元。書經。遠至邇安。春秋左傳。萬邦惟懷。書經。天子萬年。詩經。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聖謨六巡江浙恭紀 演雅頌八篇。謹序。在橋道恭進。

皇帝御宇四十九年。歲在甲辰春。六巡江浙。從民之望也。遂用廣靈賜報。祭河海。安瀾禮也。洪惟我皇帝。聖神文武。撫萬邦。皐成兆民。六服羣辟。承德而宣化。內則濡恩發沛。人安而物阜。外則鴻圖式廓。重譯歸化。興舉而徵吏。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自古太平之極盛。未有臻此者也。皇帝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念惟奉若天道。董庶官以綏萬民。有巡守之禮。江浙地廣。土沃農桑之利溥。而河防海塘。用底烝民之生。所係尤鉅。前者五巡所至。荷聖主相度機宜。鉅工悉舉。今石隄鱗塘。以次完竣。善後良模。尤賴親臨指授。永蘇羣黎。乃允臣工之請。諏吉日。駕行龍。由畿輔達齊魯。躬謁闕里名山大川。則用事焉。自南河至江。吳越之間。周度原野。即田功。觀海平鹽官。迴鑾乎建業。課功則金隄固。考職則侯度謹。風俗敦淳。民氣和樂。於是有錫賚昏秩之典。賜復蠲租之詔。試士於通都。閱兵於重鎮。養耆老。清庶獄。凡諸渥澤。順時隨宜而布。蓋靡不徧焉。而百姓之爽道趨邇者。並勅禁譴訶。俾各遂其瞻依之願。且樂樂利利。載德無涯。宜乎遊泰宇者。仰六巡之盛。又早切七巡之望。謳歌之作。萬口同聲。於斯爲盛矣。臣謹案古者巡守之禮。見於尚書。詳於周官。王制。而歌詠之辭。則備於詩。然繹時邁般二篇所載。典禮略具。而昏澤之施。猶未備焉。至於燕饗之儀。養老之節。修文講武之事。上所以惠下。下所以報上。凡見於雅頌者。又非一時一事之烈。豈若我皇帝盛典既昭。洪施普被。鑾輅所至。衆美畢臻。巍乎蕩乎。眞乃邁唐虞三代而極隆矣。臣謹擇雅頌之最盛。有

合於聖治者八篇。曰時邁。曰般。曰蓼蕭。曰菁菁者莪。曰桓。曰行葦。曰魚麗。曰天保。依據詩序。引申經義。敬演爲三十四章。管窺蠡測。未足以鋪張鴻業。揚盛美。惟衞歌夏籥。區區近光之誠。於詩人九如之祝。實有同志焉。臣誠懷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皇敬峻德。配彼蒼穹。六巡南邦。順時康功。昊天其子。惟元后豐聰。無疆申命。健行則同。右序既昭。受嚴來備。天之所佑。必驗人事。萬邦懷仁。六服輯瑞。隮茲咫尺。德威惟畏。天人從矣。神明通矣。類造于上帝。禋六宗矣。山川煙秩。用事恭矣。馨香之感。鑿至治隆矣。政以典肅。化以教行。武功既者。文德誕興。作君作師。永逸康寧。永保天祿。於億萬齡。

右恭衍時邁四章章八句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陟山秩祭。瞻言喬嶽。升中于天。嚴縣以慈。廣寸雲生。崇朝雨遍。盛觀之應。允符宏邀。維天有漢。惟地有河。長於四渎。潤下孔多。金隄永固。德水無波。禹功底績。鳧鷖迎和。三江震澤。朝宗于海。翕受百川。安瀾絢采。鱗塘既堅。厥功斯倍。潮汐何虞。皇心樂豈。方岳朝天。陳常時夏。惟河與海。利物其大者。親度機宜。宣示臣下。民曰帝之力。帝曰承天之嘏。

右恭衍般四章章八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肆筵錫燕。褒茲守土。堂陛以聯。煌煌天語。有聞曰譽。相悅曰處。如彼蓼蕭。零露有潛。蓉蓉風飛。雲漢爲章。八疆有慶。以勸循良。天澤下濟。渥矣龍光。如彼蓼蕭。零露瀼瀼。帝訓於有位。保茲赤子。敎養宜先。若木之有柢。惟令德克施。遂受帝祉。如彼蓼蕭。零露泥泥。光天四海。暢矣皇風。恩由燕浹。遍逮於臣工。匪直臣工。錫福大同。如彼蓼蕭。零露濃濃。

右恭衍蓼蕭四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彼菁者莪。菁菁在阿。或泥或陵。沃土含和。既有其儀。其錫孔多。楊州可濟。樂也如何。恩樂泮水。曰庠曰序。校試有程。庖廩有精。數增於舊。渥恩洊普。帝曰愼哉。翹薪刈其楚。於樂辟雍。規圓矩方。闕里親謁。儒門道昌。東南濟濟。近天子之光。陳詩觀風。登庸儁良。文治光昭。鴻鈞鼓鑄。念南國材藪。書頒四庫。學海潮源。百川會注。萃倫潛化。樂我皇路。

右恭衍菁菁者莪四章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也。神武布昭。萬邦咸綏。西旅底貢。遂宅三危。擴地二萬里。井邑郊圻。豐年屢慶。士飽而嬉。興學置吏。與齊州齊。北戴斗極。南陞雕題。西鷄東鰈。盡懾我皇威。聖人猶有思。保泰在茲。軒轅教陣。風后握奇。周官司馬。致民以旗。矧詰戎講武。家法永貽。天命匪懈。于時保之。東南具區。神皋奧府。瀕海跨江。水陸並梁。京口江寧。杭州乍浦。四鎭雲屯。八旗勁旅。北抵狼山。東連溫處。勝兵精騎。控要分部。時巡布德。春蒐振武。桓桓將校。赳赳士伍。水虎鵝鵝。陸雄貔虎。縱橫如志。應節金鼓。遂殲蹶賞。泉幣纂組。億萬年丕基。永

天篤祐、

右恭演桓二章章二十四句

行葦、忠厚也。敦彼行葦。維葉泥泥。自民以及物。同仁一視。間雨等暘。曰時者應矣。品物咸亨。皇心則洽。豫遊無非事。實茲稼穡。春郊最饒。伊惟菜麥。萬姓趨承。迎計蹤臨。豈知聖人。亦喜亦惜。禮飲於鄉。肆筵授几。序賓以賢。引年尙齒。武膳常珍。筐篚酒醴。洽以慈惠。既多受福。帝有恩言。親扶杖之叟。內仗蘊金。錫茲黃耇。維茲黃耇。聖人錫之壽。介福有祺。優游皓首。

右恭演行葦四章章八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相彼魚麗。有醫有鯊。同我盛世。物庶且多。采取於魚。生也無涯。豈人力所及。陰陽之和。既嘉既偕。又有且時。百昌之會。碩大繁滋。寧也其旨。僧也則齊。維時之有。哲養之宜。其多如何。盡徵庶物。考牧則具。納穀如櫛。奉牲以告。博碩肥腯。盛禮既備。以享百室。兼維魚矣。豐年之占。金錫竹筩。蜃蛤魚鹽。器車澤馬。海山瑞象。持盈仰聖。有大而能謙。維茲大有。先資肇畫。節用阜財。均荷聖德。思與國易。勤勞不暇食。百姓何知。順帝之則。帝嘉閭閻。歲足倉囷。惟藏富於民。實國之本。蠲賦及糧。億萬其算。民說無疆。以益饒衍。

右恭演魚麗六章章八句

天保、下報上也。皇天親有德。日鑒在茲。觀民展義。贊化承福。玉燭常調。風雨以時。罪厚多益。福祿宜之。天貺多福。既庶且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瑞發祥駢。與時因仍。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昨歲陪京。敬仰德流。高山天作。燕翼詒謀。巡方所至。百神懷柔。信多福永綏。無疆惟休。永言保之。天壽平格。遹求厥事。皇建其有極。華祝嵩呼。賀奏飲食。萬壽無疆。寰區壽錫。大德日進。景命方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振古崚嶒。松柏之茂。萬載鑒承。輿情喁喁。早徵夏諺。曰休曰助。羣黎德徧。六巡望慰。七幸又所願。法天廣運。以至於萬。

右恭演天保六章章八句

省試河清海晏頌有序　仁和杭世駿大宗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刓筆。或未免爲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其蹟實而有據。雖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貫九河之故道。既湮塞不可復。韓敕王橫之策。稍近迂闊。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施之亦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重鎭。藉以爲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綦愼。然猶數煩調發。不能折籌。而使我皇上蹕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於宇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禾瑞麟之貢。珍既足以昭盛世之瑞應。

昏鄉宋衛之郊。當大河之口。宣房瓠子。前代屢塞屢決。特發帑金。圍堤刷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氣焰躍鼓。抃稱歎。爲曩古所未覩。蓋將以昭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琉球、爪哇、滿剌伽、奉冠帶。頒正朔者。凡數百處。閩中國有至人。丕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跂足。思托軫宇。梯山航海。罔憚遐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聖天子嘉懋其誠。撫編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圖。藏諸象胥者。遐數不能終物。猗歟休哉。稱極盛矣。小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芒禹迹。蓋爲九州。河爲帶。控海亦襟喉。備極宣洩。非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徙。厥土則濁。益水一石。泥旋滿斛。縛茭下捷。視此堤束。瓠子雖塞。未解洄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夷途針路。嚴守盈兵。飈鯨噴薄。沸沸艴艴。乾端坤倪。顯豁畢呈。我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駭。上下天光。瞰瞻晃碧。銀漢倒流。千里瀾漪。海波汪濊。德普則宜。穿胸駢趾。黑齒黃皮。寶輸蠻貝。各有所持。來獻天子。遠致嘉懿。皇帝庭衍。瑞應遝見。坤珍厚藏。境宇寧晏。浩浩洋洋。華勳舞抃。梯航匪遙。鉅止革面。乃開明堂。肆覲羣后。秩望禋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小臣對揚。敢拜稽首。

聖主躬耕耤田頌 有序

仁和杭世駿大宗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耤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實倉穀之源。曰。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恩民之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博矣。皇上靈祺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親農。辨上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耤於千畝之句。告虞舜也。爾乃句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旗霖。土膏勃矣。青壇嶽立。翠幕雲布。遐阡繩直。方畧棋互。井疆正矣。掌舍設板。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杏華周野。惹情在輦。蒼龍先馬。時物備矣。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趾。于耜。佐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防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在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咎繇作歌。召伯矢音。非徒修一朝之盛美。蓋非使大君之德。昭然耳目。而自昔秦始躬耤。亦有辭賦。元嘉親耕。厥著簡册。矧我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辭。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謹於勳容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丹扆。用備采擇。辭曰。於皇清廟。奕燿巍巍。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高廩。于豆于登。實稷實穎。明昭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君子是躋。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儲嶺廩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有櫛。有芽有苞。迺咏大田。乃載鎡錤。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畇畇南畝。我后履之。駪駪氓作。我后嘉之。匪惟履之。汜渡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日斯昕。我物具訢。實屢豐年。用荅后勤。德之勤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上天之祐。欽哉欽哉。咨爾九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協洽。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稽經義。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卜。禮官具儀。大晉簡徒。司樂受器。事將屆。皇帝蒞於睿宮。三日齋。迺陳法駕。皆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既匡既肅。禮成。上御彝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論以迪教育材之法。于時生徒萬人。翹楚聆企。咸稽首願化。仰拳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庶官。得與觀聽。親覩休光。良用忭悅。遇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案惟檮昧。實懼且愿。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自五帝始。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一之也。亦越有虞。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義。姬氏受籙。彼用四學。設教之方。於斯爲備。漢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致古樹儀。數典具物。我朝列聖。肇一區夏。大啓學流。文德錫極。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與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國家之優者也。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訖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親臨學官。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其神明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雍諸什。咸登於詠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咨誦。今乃幸際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揮。然自臣子近光之願。下士見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弇者。謹獻頌一篇。拜手稽首以聞。頌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后。曰攸好德。巍巍有象。其萃千億。翼翼秀良。萃此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譚。禮容樂服。稱是令譽。若彼良畝。惟勤蒔穡。若彼纏璞。琢爲珩琚。珩琚鏘鏘。多士濟濟。我皇顧之。嘉樂豈弟。迺詔太常。迺命司樂。青陽之吉。式昭典禮。戒備皇帝。攸行。物瑞雲燭。神觀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前聖後聖。合德一堂。堂皇巢巢。上棟下宇。銀牓琅林。重檐夾廡。楹斧青黃。冠蒙黻黼。樹羽崇牙。象箭鼉鼓。乃考鼉鼓。列辟左右。數席振策。奉璋贊卣。槐蔭成行。棫樸薪槱。凡此蒸材。悉爲帝有。帝有恩言。如睿斯喧。帝有恩植。如卉斯蓁。陳詩論藝。勿告勿說。誠誦夕居。曰惟帝恩。明明列祖。教澤孔洽。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啓天。百物熙皞。展唐虞年。昌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材。或道而藝。庶幾大成。以承帝筴。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邸報

臣胡季堂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七月初六日。奉上諭松筠奏。查辦衛輝被水情形一摺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好德陳疇。惠心叶吉。春耕秋歛。艱鮮恆切。於皇情旰食宵衣。飢溺時廑於容慮。減求在宥。以赤子之心爲心。容保無疆。後天下之樂而樂。惟畿甸之近地。有河北之奧區。三輔當衝水之冲。十日值成寖之候。厥賦惟中。惟上。夙號神皋。餘波旋長旋消。何妨會邑。偏災偶被。力田仍望秋收。封疆上陳。施惠惟當夏假。若黔黎問。何來星使之槎。億兆歡騰。快覩風嘯之詔。謂宿土多逋之地。莫庭盈寧。況水鄉新墾之民。未安茅葢。損上益下。萬緒撥天帑之錢。發廩捐廢。四隨飽太倉之粟。堤埝原將自衛。作正項以支銷。室家何以當安。籍官備而興築。更復心周下隅。念切民依。既加兩倍以施仁。復恐一夫之失所。億庶豈無心性。當

有秋自樂効輸將九重立沛恩浹念惟正而全行豁免予以饗殆之樂議賠者且許濫邀嘉其撫字之能考績者成從優敘從此脂黃普遍人靈上夫春盡未雨綢繆戶川安于夏屋爲民藏富積京坻億萬而盈與物皆仁合郊甸縣都以逼備俟徵而錫慶惟若雨暘寒燠風時悼濟政以宜民爰修水火金木土穀德戴天而彌廣民履地以知安臣等梓里殷情葵衷仰炤念切枌榆之社先疏倫爲擁壇之謠人蒙保聚之庥効遂職進舞衢之祝河千里而一曲距能方此恩波萬歲以三呼惟愿齊乎壽考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奏伏乞皇上容察謹奏

臣劉乘恬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蔣兆奎奏勘明代州等所屬地方被水情形分別辦理一摺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敷綿寶籙福備洪疇萬八千歲爲春秋無量佛壽五十九年之膏旰不息乾行春臺普上括星源月窟而遙乙夜勤求合雨畢風箕而遍前以西潛之支郡偶逢暴雨之愆期山洲乍盈鄰章遽告蓋聖主之懷保恆切幾微洞喻乎臣鄰故小人之痾癢時聞呼毀直通于黻扆金泉倍給詔已布于行風綱賑貸施命更申夫重茂念鳩居之未奠含哺則浹以三旬慮魚腹之猶拯納稑並寬其兩縣康衢共永負暄多鼓腹之民化國春恬擊柝絕催租之吏醵背立沛無煩補牘以陳情澤重濡再勅守臣而咨度檢闕雁塞千里傳宣紫誥黃麻百靈覆撫佇見緘開五色到金花湧現之天遙知激效三呼恰樞斗光華之會臣等職奉疆宸情關梓里仰溫綸之初佈感旱切于葵傾篤吉蠲之頻頒喜更深于雀躍驚相走告匝月而再飲衝竿急遞鄉書計日而羣遊罷幕感恩何重笑六鰲負極之遊遙德難名率百獸向廷而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爲此云云

臣劉乘恬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欽奉上諭據蔣兆奎奏山西代州及所屬之五臺繁峙等縣自六月二十三四至七月初七八等日大雨連綿山水陡發多有冲塌房屋淹刷地畝損傷人口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規乾矩坤登三咸五薄協仁符躋八徵而毫念恩從化洽運一氣于洪鈞天以健而行惟君子所其無逸聖以民爲體顧小人恆瘝如傷近以雲朔之偏區適值秋霖之少過溝谿立涸原非瀾漫爲災徐黍頻豐未至瓶罄遂磬乃鄰封之乍啓邀蠲命以重申倍以二更倍以三會府之金錢立沛謀其居復謀其食蘇褥之沉溺均沾猶慮官司之出納寬啓中乾再煩天語之叮嚀澤期下逮仰惟宸衷溥博曲及千窮簽顯藹之微佇見醴沛滂流並包于法界姿羅而外臣等枌榆運社鞏毅分專聆綸綍之初宣仁風先扇盼郊圃之密邇廣庭同蒙覆幬恩深肌膚感切衝竿獻瑞合溝河恆歲以騰歡堵草傾陽望雲罕星旂而作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明容察謹奏

臣閻五算微民嘉禮首隆肸合三清論職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嬪宮況乃宦在婚先妻因夫貴釋褐與結褵並賦花敘與綴弁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敏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皆聖代遭逢之盛欽惟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乘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鳥無不帶露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浙童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覲國之光皇雅未欽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雖朝飛而有山雁宵寢以無聲茲蒙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臣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林學愧康成註三禮昏義采蘋采藻方陳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恩早賜面藥口脂于淡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襲衣褕翟于周官餼生鵝之而有羨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浴不願居外齊緩被好偏無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貽隨人之號仙侶疑其命隻中涓笑作畫眉如臣者想亦媒氏所平章相公所調燮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遠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簽日鄰夸衣錦豈可還鄉兒嫁君羹歸當貽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況單鳧寡鵠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纂修吉禮伏求皇上賜臣歸切之假成臣合巹之榮雙鳳闕前許借飛龍之廐三神山下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率陰臣而拜闕九十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錦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鏡管爛青蘆之色天饋撤帳女牀聽鸞鳥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聽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會明年春水生時屈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昧且以趨朝詞聽警枕

擬乞假婚娶表

國朝袁枚子才

國朝麗體金膏卷四

拜颺集

請祝萬壽　禮親王
前題　直省將軍督撫
恭請編纂萬壽八旬慶典　阿桂
金川全境蕩平賀摺　畢沅
進吳江棹歌
巡幸天津進詩賦册
請鐫御製文二集
賞平定臺灣告成謝摺熱河文廟碑文謝摺　梁國治
賞擬白居易新樂府謝摺　禮親王
賞題燈聯詞時晴齋法帖謝摺
賞全韻詩謝摺　陝甘總督

賞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謝摺　禮親王
賞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謝摺　禮親王
賞圭瑁說揩圭說墨刻謝摺　禮親王
賞御臨宋李廸雞雛待飼圖墨刻謝摺　禮親王
賜燈聯詞墨刻謝摺　圖薩布
賜鹿肉謝摺　圖薩布
五十五年普鈣　穆瑛
三幸天津謝恩　紀昀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于敏中
江南謝賑　于敏中
江西加賑　彭元瑞
安徽加賑　張若渟

請祝萬壽

八〇

和碩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爲慶集昌期，歡騰率土，敬陳積悃，願祝隆儀事。欽惟皇上丽備筭時，治光軒紀，慎修而思永，寅紹丕基，久於道以化成，緝熙純嘏，建極保極，會運世乃統於元，大生廣生，祿位名必得其壽，粤若紀逢開甲，萃一堂五代之祥，洎茲歲叶先庚，肇萬壽八旬之慶，功文極於巍煥，典禮觀其會通，瑞軼古今，歡騰中外，溯自豐規，則大苞符著，乾健之文，聲德升中，圖籙演泰元之筴，業兼守創，繼洪緒而仔肩，統合君師，徧芸生而在宥，神武則星源月窟，隸漢唐宋元明莫隸之方輿，人文則奎藻雲章，開唐虞夏商周未開之丕運，況復父母萃物，天地一家，惠我有孚，所其無逸，東作西成之補助，問夜求衣，先河後海之宣防，乘春蒞蹕，龍催科於廬井，鑒租普免者三，停轉漕於滄艘，玉粒全蠲者再，千百萬帑金叠沛，發綸言而山積泉流，卅四科黃榜聯開，籲髦俊而雲蒸霞蔚，是以九流仰鏡，翊聖固於金瓯，六氣調鈞，賚延洪於玉券，蒼緯應房心之位，德乃福基，紫垣明角亢之占，仁爲壽體，際淳扈之懿軌，惟讓善而弗居，臻盛美之上儀，洵推恩其有自，錫類廣施仁之量，典勿李於五旬六旬，單心裕丕基之原，幾恆敉於一日二日，迨夫古稀蹟褒，昊貺增庥，千載一時，萬方同慶，瑤源緬祖，自元綿姬蹟之庥，鑿瀛流廿，者者普堯尊之惠，珠囊錫羨，未足摹繪光華，玉檢芝封，詎能鋪張英茂，顧迺道冲爲用，播鴻名而莫能名，澤兌無疆，施美利而不言利，謹德隅而念典，黃屋凝巍，凜心矩以敷言，丹書陳辰，時幾交懿，昭祐助於穹儀，弗祿允康，席純常於放祚，太和所謂道，惟久則徵，蓋會得共享，於斯爲盛，洪惟椿紀迓上章之歲，寵揆延禧，羅圖應曼壽之辰，期頤兆瑞，披廿二朝之甲子，享國嶠如三代以前，統八千歲爲春秋，介年初度百分之一，實鳳籍

龍福所未覩。洵寰樞星渚之莫京。猶復謙德彌尊。淵衷並懋。際昇洽重熙之世。華祝三辭。臨持登保泰之愉。幽航再讀。典隆法祖。考鴻章而已展廿年。祐篤承天。富鼎鑄而尊開萬祿。雖元功不宰。大鈞昭易簡之符。而協氣所蒸。寰宇切尊親之戴。驗風受束。梯航無間於遐陬。獻曝酬恩。舞蹈不遺於編戶。沐陽春之照育。華木貫其華蕪。覩復旦之文明。星雲呈共礼。綫揆厥威爭之瑋。倍萬驩騰。準諸協應之情。大千讚誦。臣等幸依蘭座。常侍彤廷。仰睟穆之天顏。展盤逢吉。祝升恆之聖筭。福祿來崇。壽宇偕遊。頌禱罕徵。諸史牒。恩覃久被。瞻仰彌篤於班行。切爲鞠歷。稱觴共志循陔之喜。矧夫展闕拜手。華仲聯陸之歡。荷蹙蹙之深仁。效抒誠於葵藿。昔坟埏之至樂。擬祝嘏於盛萊。伏願俯順輿情。踵修鉅典。集千春之慶祉。盡福海以添籌。合九寓之歡心。測恆沙而益紀。庶幾郊遊陳集。咸應帝期。巷舞衢謠。交陳王會。九萬里圓顱方趾。囊篋採鵝鰈之區。三千叟皓首龍眉。扶杖集龍鸞之隊。臣等實深踴躍。懽忭激切屏營之至。謹合詞恭摺云云。

前題

直省將軍督撫等官臣永瑋臣劉峩等跪奏。爲聖壽凝釐。輿情積忭。敬抒誠籲。共懇恩俞事。欽惟我皇上福基自德。壽本蓄仁。積籌開七袠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握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敬天法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儲兆人以共見。臚文德武功翹制。顯庸之盛。懋千萬臻而難窮。莫贊一詞。難抒衆志。逢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有德其乃有心。曰以頌實。斷以祝。竊以天皇萬歲。史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擬慶福其甲子。堯崩期而勤著。衢壤效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慶。雅歷戩穀。微日長川至之祥。幽晉無疆。躋朋酒羔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眞由草野之至情。我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撫綏黎庶。則衍紓賑備之不絕。蒞冒臣工。則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澤被於縫衣。日廩月糧。伍廣恩周於約服。極天所覆。僧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洽浹。凡平日之逢歌巷舞。咸欽有道聖人。際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無量壽佛。前值古稀之鴻慶。竝殷祝嘏之蟻忱。皇上謙德示冲。天懷崇儉。念切於君心民瘼。知兆姓有願稱觴。樂惟在吏畏民懷。諭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釐之典。仍邀行慶之恩。雖天地爲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恐賤亦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通。期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屯蘊。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月恆。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傅。蕃椒衍瑞之益。臻。楓扆勤幾。食旰衣宵之逾勵。日又新而富有。天不息而貞恆。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筭。五天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寧。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闢蓬寓而皆遊。卿月民星。望泰壇而共上。度思引領。遍布齋心。歲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義娥正午。凡天翅莫賜其榮。山尚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況乎三千人叟。宴引熙朝。長發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釐世蕃。滋之乘。銅鳩竹馬。各俟益壽之心。極北弧南。併作稱觴之字。自天子所。莫不尊親。爲聖人哭。偕來奔走。軒乎舞。蹈乎歌。音如大海潮音。暢者坡。湧者坡。數比恆河沙數。願乘嘉會。樂舉上

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及歲。尚邀東帛之頒。如赤子之導其親。效猶萊衣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賤而知傾。日能廻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其宣風。仰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衷。康強逢吉。萃東漸西被北變南諧之慎。聲教大同。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見。酌言康爵。天之聽且弗遠。仰懇俞音。獲成盛禮。粤惟述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聖人典。更隆於萬度。欽厥福。錫厥庶。五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蓋。北有萊。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合辭懇籲前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奏云云。

恭請編輯萬壽八旬慶典

大學士公臣阿等謹奏。爲大慶祝益。上儀紀實。恭請編輯萬壽八旬盛典。以頒苞符。以光册府事。欽惟我皇上乾行。合撰。隆運重熙。億祺昌辰。篤若木樺華之瑞。萬壽慶會。臻當羊荊馬之祥。年三登而計。帝期。綏以多者歲豐人樂。壽八旬而躋仁域。遊於宇者詠德含淳。至誠之悠久無疆。冠百王而首出。皇極之康強。逢吉。嚮五福以大同。豈惟子姪黃姚。絜喬齡而莫並。亦越炎羲巢燧。輸景祚以未逢。洪惟五十五年。恭遇八旬萬壽。九五演易。九五演範。壘五策天地之全。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積八入宮商之頌。嶽輸川效。集萬有以承歡。萊北蓋南。寫華情而請祝。仰蒙容鑒。俯賜俞音。方當麟集鳧趨。披鰈國鵲邦之悃。矧繁簪豪瀚墨。緩西清東閣之班。切以三皇各歲萬八千。史臣勒之古牒。伊者在位七十載。庶典首於尚書。姬公尊廸哲之人。表殷宗之克壽。寧我論德繫之說。闡黃帝之永年。肇聖節於五日之絲綸。上寶書有千秋之金鑑。皆傳紀讖。布在縑緗。粤稽康熙癸巳三月之辰。實惟聖祖甲子六週之度。時啓事允臣工之奏。厥成編誌盛美之模。我皇上率祖攸行。自天申錫。凡一二日敕幾之罔暇。悉家法以丕承。況二十年稱觴之展期。廣蒙章之成憲。宜煥琅編之色。重宣琉籙之光。惟是躬握治平。心參造化。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內聖外王之規。綱目宏綱之綜。乘文德。則文二集。詩五集。寫全書四庫而爲昭。鑠武功。則平準部。蕩回部。綏金川西番之者定。孚慈惠而司農之籍。筭億萬以全錫。考制作而太史之書。暨三五而大備。具載左言右動之記註。且經帝典王謨之發揮。大莫名天。小難言聖。予億兆人以共覩共見。民可使知。取二三策曰稽舜稽堯。書不盡意。茲臚盛典。取協壽符。昔時讓善爲懷。六甲慎恆言之禮。撝謙皆吉。七袠謝獻吉之文。蔡志末申。九秋以翼。滙籤。羅於二酉。叶環轉於重庚。擬以今衆所陳。昉自古稀之說。十年一集。由七旬至於八旬。萬歲三呼。積初軼槃爲億軼。做前書而一例。擴全部以六門。首弁宏章。次揄聖德。崇閎教典。懸施普記於環瀛。點染成圖。歌詠儲星於璧擬。均踵事以嫩後。先之合撰。兼旁通以耀作述之加隆。更布縟著。邇年。目當創始。騰廣功之遠播。撮盛事之嘉祥。則若掃苞拚於石室。戎無伏莽。鑿鯨鯢於鹿耳。海不揚波。濱微通會。誓酬恩而納贄。日南舊國。歲申義以親朝。高句麗拜向齒之筵。布魯特跪長年之婦。遂邏斛國。刻新印以册封。屋蓋社番。增故圖之職貢。總本精神之廉裕。蟠際紘奧。益彰赫濯之聲。盡綸宇宙。況迺制遇法古。兆

每應期。五代同堂。豐庭闕之衍慶。十葉以外。晉階級之本末。爲篋紹於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於蒂屋。孫生孫者二百家。辟雍道德之流。講仁敬而銓更老。發舍闈門之表。西鎮廸而東與桓。耄齒覲光。賜秋試春闈。或能官而登第。期頤綿算。賚天章奎藻。增繡段與朱提。望吉帛之長瓢。塔如繡佛。啓綵衣之多蝶。蝶亦能仙。雖盛世不修瑞應之圖。而海宇自副吉機之卜。蓋嚴恭寅畏。所其無逸。彌培蓋羨之原。斯聽明睿知。足以有臨。倍切竹親之戚。丕冒海隅出日。壽考且寧。大亨天下隨時。會歸有極。歌太平於既醉。萬年頌介昭明。狐純嘏以來同。四方民大和會。抑戒百歲。譜全詩入殿左之絃。禹貢九州。斥彌文惟士宜之獻。於彝訓歛而敷錫。聽聖政先以編廡。作爲一經。軼虞夏之渾渾。爾垂諸萬世。揭日月之昭昭。然臣等願積溫馨。身依天咫。值駿龐之庭。雲動風翔。陶鴻朝之基。溟長嶽固。乾坤有象。繪藻崇以非全。章海難量。舉跬步以距足。擬竭方隅之見。強稱大道之名。奉三無私。聖人之作也如殺載熙。致四必得。吳天其子之以保祐申。諸誦六章之詩。川至日升月恆。山阜岡陵松栢之茂。區敦九功之敍。利用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久道以成。義存乎先勞無倦。神明而喬。理徵諸莊敬日強。度袖麟管之編。共篇兕觥之什。潤色未工。載筆尚仰稟於文思。鋪張匪事。摛詞但質。敵於邦治。抃擁衆志。翹瀆聖聰。謹合詞恭請。伏祈恩准施行。臣等無任歡躍待命之至。謹奏。

金川全境蕩平賀摺

陝西巡撫臣畢沅謹奏。爲恭陳賀悃。仰祈聖鑒事。本年十二月初九日辰刻。紅旗馳遞過陝。天威震疊。噶拉依賊巢已克。金川全境蕩平。俘馘同獻。洪勛迅集。大凱言旋。臣幸際昌期。莫名歡忭。欽惟皇上神武懋昭。德威遐被。綜乾維而恢輿籍。乘泰道以啓華封。億千年濠汜之區。光開日月。數萬里狉獠之窟。氣翊風雲。境爲亘古所罕通。事屬生民之未有。蠢茲小醜。僻處窮荒。是象參旗。天界中華以外。河開玉斧。地逾兩戒而遙。而迺自絕生成。敢事亭毒。殿前聚米。勞宵旰之神謨。閫外借籌。畀韜戎之勝算。計鬼方之克期。三年。肆猃狁之攻。棘於六月。懸車束馬。堅禍累陷夫蚤蠆。犄角攻心。絕塞先傾於鼠穴。惟彼勒烏圖濟。早兆烏空。憤茲噶拉依堅。重勞朽拉。雖窮寇入檻。勢無異於成擒。而黠鼠跳梁。典尚遲夫寸磔。惟我皇上鑒不庭之弄。授決勝之符。嚴申兩路之雄師。重晉九司之勁旅。雨驟風旌之下。厲彊騎以無前。繩橋笮渡之間。出兇渠之不意。心識孤虛。遁甲有日。開山。勢成電激。是馳。尅期搗穴。從天而下。先聲大振於建瓴。絕地以通。要害遂成於破竹。負罪者孽由自作。既落距而摧牙。懷德者誠有同歸。更聯肩而接踵。大鯨鯢而小烏獍。駢頭甘後至之誅。左干戚而右鐃鐘。渠首獻前驅之縛。安全鼎散。撫慰華離。築三受降之城。蓋五屬國之府。諸番無事。將買櫝以耕耘。萬馬不嘶。盡解鞍而蹀躞。由是策勳飲至。諏禮陳俘。歌杕杜以勞還師。設苴茅而酬專閫。遵謁陵之典。報景祐於珠邱。展禮岱之儀。勒鴻庸於玉檢。銘勛闕里。揚大烈於億萬斯年。行臺齊州。合歡心於千八百國。此皆仰賴皇上神機獨運。睿炳先幾。自陳師命下之初。暨盤旅還軍之

日。決謀定策。皆由五夜焦勞。汗渙言傳。咸出九重經畫。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密地陳圖。指萬里如逢凡席。翔天立界。信中原不靈提封。茲者勝旅馳旋。捷書迅至。六軍鐃吹。新翻巴變之歌。萬姓壺漿。爭獻鄆簡之酒。三峯華嶽。待歸馬於秦坰。四屬瀘關。行駢驛於周道。繡天上佳音之至。正春明啓蹕之辰。豹尾峴旌。聞玉戚朱干而彌形踔厲。長楊綉柳。映青旂翠蓋而倍覺飛揚。莫罄形容。惟知舞蹈。謹將歡忭下忱。繕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進吳江棹歌

紫蓋飛花。正二月時巡之候。青郊弭節。慰三吳望幸之忱。地界江淮。星分牛女。值歲紀之一旬。慶乘輿之三至。仰惟皇帝陛下。典懋省方。道勤展義。抱萬姓之痌瘝。親天下若几席。數萬里山川風景。頻駐仙輿。廿七年宵旰憂勤。時勞清問。再經吳會。大沛恩綸。旋返六飛。又逾五載。江頭父老。咸計日以待春旗。茂苑鶯花。亦向陽而迎法駕。時則退庭捕蕩。絕徼清夷。拓規外之版圖。均被和風甘霈。召城中之瑞應。萃瞻景曜祥光。自武成奏凱之年。闢慈寧稱觴之歲。七旬宣慶。萬國承歡。而吳越囿修。士民籲請。願効華封之祝。敬陳絳縣之書。皇帝迺俯納民虔。屢頒鳳詔。遂申明德。載減鑾儀。春麗江山。扶大安之雕輦。道除警蹕。散內府之金錢。民間歌舞之情。不殊舊日。天上雨膏之賜。更沛新恩。屏雕飾而從遊觀。東南水利。處處仰賴宸謨。課農桑而諮晴雨。稼穡民依。時時總頒容慮。而平江迤邐。畫舫迴環。花步洲邊。皆紀有都之佳麗。姑蘇臺畔。載欣北極之瞻依。溯泰伯之遺風。人知禮讓。訪吳宮之舊址。俗尚繁華。邇因聖澤涵濡。王言勸勉。閭閻既竝沐生成。風氣亦漸歸醇樸。觀萬家之煙火。如遊化國之春。減十里之笙歌。僅效清塵之役。所過山亭水榭。重揮御筆以留題。偶來佛地珠宮。齊獻瑤觴而介壽。宸遊悅豫。黎庶歡欣。盼仙蹕之經行。而兩戒山河。周臨日觀。樂春華之韶媚。而十旬眷顧。半注吳頭。臣生長田間。遭逢昌運。仰蒙異數。明列清班。殿陛簪笙。曾侍豹尾鵲車之側。滄波垂釣。來自菰烟蘆雪之中。習聞歎乃之清聲。竊效土音之是操。因臚民謠。專采吳風。製吳江櫂歌三十首。聯以達桑梓之下情。抒隆平之盛事。謹再拜稽首以獻。

京宜〇〇進詩册

乾隆三十二年。恭遇聖駕巡幸天津。典懋兩儀。恩隆三輔。諏仲春而展義。仰紹神堯刻玉之遊。指澤國以行春。重奏大禹錫圭之績。河渠效順。耕鑿蒙休。欽惟我皇上道叶平成。政先士敎。念閭閻之休戚。田功與水利相資。籌蓄洩之機宜。南戒與北條並重。蓋津門沮洳。僻郡。奉爲衆水之歸墟。而直屬疏導多方。頗著近年之成效。虹隄屢勘。益規善後之宜。鳳艇遄環。莫釋其咨之旨。凡茲順時而布令。無非法祖以勸民。自今區畫周詳。合河海沽淀而共慶安瀾。此次恩施優渥。統上下神人而羣沾醲化。臣等備員禁籞。珥筆詞垣。忻盛典之弼逢。慕矢音而拜獻。謹撰詩賦册合裝一函。恭庭御覽。識同捫燭。恐難摹繪夫昇平。職忝陳詩。敢效拜颺於殿陛。謹奏。

請鐫御製文二集

大學士臣梁國治侍郎臣董誥謹奏。爲恭編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皇上聖學淵宣。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恆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輿蓋。照耀羲娥。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禁近。每丹稿初成。輒蒙宣示。相與鼓習講貫。適然若獲。悅然若迷。復渙然若釋。思欲竭管蠡闚測萬一。竊以爲自虞夏商周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衍者。各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御製於所天永命。念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造化。凡出之爲明堂之治。即敷之爲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經筵之論。若剏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愼守器失統之由。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不足以當之。至我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眞也。然且漢之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并無其時。故其於文以是爲聖人之情爾思爾。我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劬瘁。而後爲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爲文以發之。蘊爲情思。顯爲事功。蓋兼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初集體例。排類爲四十四卷。繕錄進呈。並請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幸之至。謹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奏奉旨如所請行。欽此。

謝賞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摺

禮親王臣永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八日。傳奉恩賞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臣等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德洽寰瀛。勳懸日月。法堯天之巍蕩。成功繼以文章。軼魯泮之聲詩。奏凱登諸律呂。先幾獨朗。義在於知微知章。知柔知剛。皇極所敷。德備夫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天無私覆。七德舞而九功歌。海不揚波。萬國寧而一人裔。爰以臺灣武成之績。用著熱河文廟之碑。蓉蘊鴻敷。宸衷淵抑。媯文義畫。昭麗景於三光。海賦山經。縷承天之八柱。謂西極攸成。丕績。銘勳四列。成均。而東溟遠隔。重洋。勒石雙標。紀事。維此興桓工業。太微爲巡幸之垣。矧知宵旰前籌。國學祝受成之地。景勝謀之預定。令出承風。鑠聖武之維揚。師行若雨。英雄夙選。百人力敵乎萬人。謀勇相資。二將心同於一將。履鯨波如衽席。寶奉螺旋。勵虎氣於蘇蘊。鑒徵鳥降。五夜之精誠格帝。崇武峽萬炯神廟。百年之厚澤在人。嘉義縣千廛勸動。

戈揮巢落。大里之棧奚存。鼓進渠擒。老衢之崎安托。水師深入。港詣鹿而橫舟。山社偕來。番因鼠而疏屋。遂乃拘狼及狽。捕駐迎邛。蕞衍並懸首之竿。瑯嶠殄游魂之族。蓋懲文恬武嬉之習。民有義而無頑。而棄惠綏威慑之謨。番雖生而亦熟。煌煌大誥遠聞。則稱甸來賓。赫赫王師移指。而黎城底定。聖天子戰則克而受福。仁無敵而不疑。六合爲家。萬年一日。天庥滋至。殊勳既史冊稀聞。壽考無疆。鉅製亦從來未有。方今羣傳吉報。歲啓新猷。來瞻有海表之民。燕賞列年班之坐。臣等恭逢朝廷。預賜奎文。讀聯詠於和春。華穹碑於中秘。衆誦者萬本萬過。越七觀六義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而抃頌。臣等不勝悅服欣幸之至。謹合詞繕摺具奏云云。

謝賞擬白居易新樂府

奏爲恭謝天恩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蒙恩賞臣等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刻本各一部。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文緯珠璣。道光玉粹。奎章炳灼。仰典誥於初函。聖藻璘玢。宜詠歌於三集。星雲並麗。已制作之咸酌。日月常新。更篇題之彌富。探源學海。重紬長麗之遺編。漱潤文河。載詠香山之舊作。寡其意存諷諭。幾風雅之能追。惜其韻叶宮商。尙瑕瑜之互見。爰因古調。別出新裁。各賦鴻篇。式昭大訓。訂譌糾正。是非胥協均平。酌古衡今。教化彌彰廣大。五十首重規疊矩。溯世德以垂謨。數千言斐玉敲金。借原題而抒義。斥當時之弊政。皆聖朝蓋剔所全無。闡昭代之宏猷。實往古見聞所未逮。諧聲音於韶濩。九奏成章。炳法戒於丹青。千秋作鑑。輝騰部帙。宜開龍閣之華筵。珍比球圖。遍歷雞林之重價。鐫來琬琰。書萬本以流傳。賜出縹緗。望三雲而拜舞。鳳樓日麗。映牙籤寶笈以分輝。鎬鎬春生。覩綵勝銀幡而倍渥。豈但述成金鏡。非元白所能幾。實推編檢石渠。爲向散所未覩。遭逢滋幸。忭戚增榮。臣等學謝窺天。才疎協律。明荷九重之宣示。許聞舜帝之歌。宛如十曲之鏗鏘。共廣軒皇之樂。頒從天上。字字成金。捧向人間。家家攜璧。從此三薰敬讀。揆奧義於蓬雲。還期什襲尊藏。應嘉祥於文露。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主恩。伏乞睿鑒。謹奏。

謝賞題燈聯詞時晴齋法帖

江西巡撫臣鍾音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賫摺差弁回江。恭捧恩賞。題彭元瑞撰皇極殿燈聯詞一卷。欽定時晴齋法帖十冊到臣。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治隆羲昊。道洽唐圖。座繪畫風。圖史悉訏謨所萃。屏書無逸。文章皆實政之符。久道化華。寫約躋於璣鏡。奎章照耀。抒藻駕於墨池。爰以臣元瑞之撰聯。譜華燈於春節。並以臣由敦之書帙。勒寶刻以時晴。皇極高懸。朶殿仰雲霞之麗。天瓶媲選。藝林騰琬琰之輝。臣學愧揆天。心殷祝聖。瞻宸翰之煥彩。瑞叶連珠。捧石揭以銘心。珍逾合璧。

謝賞全韻詩摺

陝甘總督臣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接到駐京陝甘提塘官馬世情賫奉軍機處交出恩賞御製全韻詩一部。臣當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道闡苞符。功隆繼述。觀人文以成化。綿地經天。鑒古訓以綏猷。覩光揚烈。惟日新之盛德。游藝本於依仁。固天縱之多能。因文即以見道。愛值勳華之餘暇。遂成統韻之鴻篇。援毫而容思舒藻。濡墨而宸章倬漢。溯自生民伊始。暨乎大統之成。祖有德而宗有功。遂引歷年於勿替。漸以仁而廣以義。用昭四海之永清。緬前徽而莫罄名言。標新製而別開類格。固已淵源羣聖。精思每見於藝場。由是差等百王。烟戒長懸乎日月。危微十六字。紹自虞廷。治亂三千年。凜於殷鑒。蓋帝王之全量。原不兼賅。洵翰墨之偉觀。臻乎至極。詩以言志。想見宣衣問夜之勤。書可爲經。豈惟弄月吟風之什。臣才慚吐鳳。技愧雕蟲。瞻冊府之榮光。彩流奎壁。荷瑛函之寵錫。盈溢腰褐。欣當未有之遭逢。倍切非常之忭舞。從此三薰伏讀。比琬琰以同珍。還思什襲尊藏。擁縹緗而永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云云。

謝賞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

禮親王臣永恩等跪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仰蒙恩賞御製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臣等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治開珠囊。法參寶鏡。王言昭信。千秋懸星日之光。筆削闡經。萬世凜春秋之旨。森嚴予奪。辨一統於史書。別白公私。序三編於明紀。義垂嶽覽。秉至正以持衡。鑑著要詳。符大中而裁極。蘇韓實惟蒙慎。特詳訂謬之文。建隆分注北遼。彌斥悖經之例。固已章志而功邁褒貶。折衷而記陋馬班矣。乃被通鑑續編之册。證發明廣義之經。灼然蓋曲直是非。刪節仰遵神斷。卓哉定人心世道。紀綱深著題辭。搢其條例之多疏。謬難悉數。摘彼銓評之失當。舊未加懲。駁而正之。舉其尤者。世宗爲完顏令主。僅比小康。女真守舊族淳風。乃云當貶。蒙古弗戮和林之叛。反謂有愧封庶。家學欲乘漢字之通。且若不妨忘本。說竟經於變白。病更甚於吹毛。踏殿雖異魏牧。正彼黨南而黨北。辨洽不同陳壽。救其崎重而崎輕。發蹤斯大道爲公。差等者豈惟遼金元三代。糾繆則諸家論定。淹通者何當才學識三長。不容顛倒褒貶。屬卷發風雷之警。用此維持今古。引端垂繩準之平。昭垂久遠。而名教彌彰。尚契典謨。而綱常丕炳。洵覺生民之迷謬。長標青史之精微。臣等深荷垂慈。仰蒙宣賜。風生翠琰。知藝林私臆之非。露洒鴻辭。識典則謹嚴之重。正義尚原於軒紀。微言直接於蘇經。敬豐謳以交欽。用服膺而罔斁。謹合詞繕摺云云。

謝賞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臣等荷蒙恩賞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一卷。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道光寰宇。治洽塊埏。格萬物而窮源。尤垂超詣。配兩儀而立極。惟在內心。無所謂遊。覺萃言之俱廢。皆有可樂。會一氣之相通。粵惟蘇軾之守膠。曾蒞城臺而作記。常山濰水。悉歸臨眺之中。月夕

雪朝。具見道遙之趣。爰寫一時勝槩。遂成千古奇文。惜味於物內物外之分。未諳夫此身此心之要。等莊生之曠達。固意明而詞雄。考孟子之調詞。適捨本而逐末。惟寰宇之默運。與大學之眞詮。上下與天地相參。可大可久。會通而人我一體。無同無殊。乃反其文。永垂爲則。天章彪炳。示物理之無方。奎藻高皇。表萬明之有準。志虞其肆。億萬年道統常昭。化達於神。百千聖心源畢貫。式頒容毅。載煥鴻文。披朵殿之琳琅。立儒林之模楷。臣等見聞弇陋。學業蕪庸。虔誦至言。戒放心之流弊。敬聆聖訓。仰勤學之全功。何殊振聾發聵。不覺手舞足蹈。所有臣等感幸下情。謹合詞繕摺云云。

謝賞圭瑁說摺圭說墨刻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臣等荷蒙恩賞御製圭瑁說摺圭說墨刻各一卷。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德冒九圻。學超千祼。啟西山之縹帙。訂古而溯厥遺規。勤乙夜之丹鉛。折理而袪夫謬論。博稽圖籍。明辨圭名。玉輯萬方。既統乎躬桓蒲穀。纘彰五彩。更重於璜琥琮璧。追夫舊物漸湮。罕見三代守藏之器。嗤彼后人僞作。多本諸家臆造之辭。若夫執瑁之儀。爰云會朝之義。鄭康成覆德之訓。不愧經神。賈公達齊瑞之文。枉成專肆。紺珠而外。王伯厚繪作圖形。繁露以還。程大昌演成斜刻。附會滋於崇文。因仍繼以端臨。皆囈語之相循。實蹇言之無補。更有物遺其制。禮遠乎情。琢表四山。鎮圭既執以將敬。約還中瑁。大圭復繡以明度。捧而若盈。當心已慎。垂而如墜。曳雖爲難。況乎道有變通。制分沿革。唐宋仍而不改。猶是從宜。金元繼而相因。斯爲襲謬。且循名於以責實。亦由後可以測前。諳參勝國之留貽。益證羣儒之精駁。我皇上隆禮由禮。以經解經。惟德動天。式著珪璋之度。以仁變帝。何煩琮璧之華。披精粕之陳言。闡精微之妙蘊。新裁容藻。永勒貞珉。天上頒宣。欣讀奎章之炳煥。人間傳布。頓開曲學之迂拘。臣等質愧譯詞。才慚雕篆。景國朝之盛軌。洵爲後世之所可遵循。陋五代之虛文。足徵前傳之未堪憑信。所有臣等感戴下忱。謹合詞繕摺云云。

謝賞御臨宋李迪鵝雛待飼圖墨刻一卷摺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伏蒙恩賞御臨宋李迪鵝雛待飼圖墨刻一卷。臣等謹叩頭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惠洽保懷。道通格致。躋萃倫於仁壽。視民如傷。運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册府。千秋豪素。猶傳汴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盎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益愛民之宵旰。目擊而存。啟在抱之痌瘝。心藏以爲。農原名扈。民庶有鳩。例鼓腹於率場。寧爲雞口。通抱雛於保赤。豈異鵝音。最丁寧偏袒之區。川中滅宅生之吏。國家帑發億萬。蠲普再三。爲饑飛之計甚周。念風雨之鳴不已。受牛羊而芻牧。忍鵝鞠溝。謀鴻鴈之稻粱。勿令啓澤。誰司教養。得食鳥馴。毋乏積儲。空倉雀苦。鬻流移之戶口。于槃于塒。賦升斗於丁黃。一飲一啄。善行德意。五雞二彘之無饑。嚴察姦宵。尊四朝三之皆怒。弗虛糜於鶴祿。免詒譏於鵝梁。匪實斯屯。如卵

而賓。霞之毛羽。見攜持保物之心。導以聲詩。具悲惻絲綿之旨。龍虎之文華。蓋賚。鳥獸之時授堯言。資以鏗珉。頒宣懸魏。更瞻思齊。無與驚爭食之譏。民聽生歡。鵜維魚兆豐之歲。在治忽。觀古人之象。檜作有虞。先稼穡。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臣等飡瓶鶚特。班忝鵷鸞。乎惠能仁人之言。觀文仰化工之筆。與百姓共。久邀豢養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至闕。陳艱難而讀畫。春鵲秋鵑。恍對豳風七月之圖。偏飲食以賡歌。日升月恆。願上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云云。

謝賜燈聯阿墨劉摺

奴才圖薩布跪奏。爲恭謝天恩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據廣東駐京提塘謝廷揚領出欽賜御題燈聯詞墨刻十一卷。恭寄到粵。奴才隨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欽惟我皇上聖學深醇。天才淹貫。佳辰拈韻。旁搜五典之精。勝景留題。該括六經之要。閎巳盈廷慶舞。薄海匯謳矣。茲因御製詩篇。積成卷帙。近臣曾經恭錄。率旨永壽貞珉。烏玉新鐫。瞻仰則星輝日麗。青烟初染。觀摩則霧蔚雲蒸。洵藝苑之鴻規。實詞垣之寶翰。奴才賦質庸愚。未嫻吟咏。荷龍光之覆蔭。百世叨榮。誦宸藻之琳琅。寸心欣慶。珍藏什襲。感激難名。所有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謝賜鹿肉

廣東巡撫奴才圖薩布跪奏。爲恭謝聖恩事。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覆摺。標弁由行在恭捧皇上恩賜鹿肉到粵。奴才隨即出郊跪迎至署。敬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伏念奴才猥以庸愚。奉職徽表。時逢秋獮。莫隨扈從之班。賜出尚方。同被芬膏之雨。啓霜絨而香凝仙廚。敬知田獲多豐。割肥甘而分速寅僚。共戴匪頒普遍。歆生載路。慶溢膏珍。奴才自顧駑駘。咸淪肌髓。惟有登虞素發之戒。永懷後食之心。竭矢葵衷。以冀仰報高厚鴻施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悃。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云云。

五十五年普獮謝恩

大學士臣稱璜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朕賴昊蒼眷佑。既逾古稀。欣開八袠。幸得小康。時懷大惕。自乾隆十五年以迄四十二年。特沛恩綸。普免天下錢糧。業經三次矣。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軒紀洪延。堯仁廣被。運符乾健。萬年長撫於璇圖。恩協春生。四序均調於玉燭。卜豐穀之告慶。地寶咸登。瞻雲物以呈華。歲星恆朝。念雨暘而錫福。正八徵作記之年。慶星紀以符方。先二月東巡之辰。天倉稍稔。曾再頒惟正之供。農部度支。已三荷溫綸之擢。行慶施惠。天子不言有無。鼓腹含哺。王者之民熙皞。被聖澤於通寰洽宙。無一夫不浹髓淪肌。慶逢八袠之元春。復奉十行之閏諭。雖竽表闕。甫蒙宣恩詔之條。兕爵躋堂。方共拜新正之宴。南郊祈穀。七十二候之化日延長。匪命宣綸。三百六旬之泰辰伊始。豳風可繪。小民切頌於稱觥。禹甸偕昭。至德更周於賜粟。樂民生之康乂。幾忘舉趾爲勞。課吏治之循良。無庸催科或拙。千萬釐中天慶集。十七省間歲資流。隨免半之前文。華輪蠲之舊例。築場納

稼。洽鄰惟廳村舂。剩粢烹葵。安枕無驚縣帖。此皆聖慈丕冒。仁化涵濡。而且親御丹毫。丕宣寶訓。時已臨於郊治。尚託小康。誠不息於健行。恆深夕惕。仰尊光之謙德。揭宥密之全功。帝力不知。耕鑿滿春盛之上。一人有慶。謳歌遍月窟而遙。解慍阜財。舉瑤觴於舜日。西成東作。增寶算於堯年。皇極之敷錫無涯。庶類之咸衍。臣等欣依魏闕。仰誦宸謨。惠心益驗有孚。曠典實昭遙格。念枌榆之遙蔵。何地非春。嘗葵藿之傾陽。無言可述。惟願璇樞朗耀。周天拱北以羅星。寶籙長生。大泰和而禮佛。繼光華之祝。莫罄忻忱。

三幸天津謝恩

禮部尚書臣紀昀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欽惟我皇上恆照貞明。乾元行健。萬年有道。居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仁敷函夏。禪瀛咸入於畊耘。澤布陽春。郊甸尤承夫雨露。化從近始。康衢通戴斗之邦。恩每先霑。濟躋茇析津之次。蠶歲兩迎日馭。已欣堯帝之游。河今茲三度天臨。又見軒皇之觀海。春融涿野。省耕過稻鉦之鄉。水亘蘆陲。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蟹舍。十三橋遙接芳津。柳陌花村。百五日恰逢韶景。鳥囀聒耳。時時鼓擊壤之聲。青箬扶犂。處處奏迎鑾之曲。桐生茂豫。共與物以皆春。蔀屋臚驩。更自天以錫福。松軒駐蹕。本不勞民。茅殿宣綸。頻蒙賜帑。歲芟載柞。預蠲井稅之三分。于蒙于囊。贏裹行糧之一月。嗟筑寬兩年之限。恩波與紫瀾同深。田租綏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暢。延恩列顯。掄三賦之英髦。養老頒金。褒百齡之耆壽。雙橋增值。懽謳山鳥雁羣中。三輔添炊。興頌接蟠蟠塞外。當三月重三之禊節。更添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淀河。昔育濟鱗翔羽。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冲融。五百里甸服之間。頌聲合運。眞名言之莫罄。咸慶忭之彌增。臣等叨隸股肱。喜聞夏游。東逾碣石。西表鉅鹿以西。南界弓高。北越盧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鼓之相關。路迓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營歡頌。敢敬陳三輔之風。鞠膽播毫。用代寫四民之悃。神功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聖澤延洪。惟祝升恆于日月。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具奏。恭謝天恩。爲此云云。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大學士臣于敏中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奉上諭。欽此。欽惟我皇上德施有截。惠被無疆。昔四十一載之昌符。乾惕常覘行健。謝三百六旬之新篇。罩敷言在頒春。惟下江壤沃袤延。康阜際屢豐之後。乃昨歲旱荒偶告。毗連及數郡而遙。雖不雨經時。沐惠霖之稠同霑澤。而有秋不異。念畢遺並免及催科。緣大吏之陳言。逮聖皇之洪圖。固已茅茨土鏗。咸深於賜半賜全。抑且水耨火耕。慶兆乎餘三餘九。茲以序迎韶令。民樂熙恬。力作青畴。將屆分秧之候。含哺白屋。尚遲刈麥之期。軫婦子之勤劬。或恐晨炊未繼。值農桑之樂利。逗廣生計猶懼。堯階抽二葉之冀。春和始布。禹甸拜十行之札。天語頻申。遂展賑於南疆。用宣仁於北闕。郡蓋邑次。隨方是較。重輕。戶別口分。按籍胥攄。殺急。蘭陵秣陵之地。歎傳水郭煙村。練湖射湖之區。春溢魚莊蟹舍。從此糧沿藝畝。寧煩應庚癸之呼。雨協

灌枝。無待占丙丁之帖。益下詎云損上。與物皆春。圖易卽風思類。望君若蘆。臣等身依槐棘。心繫枌榆。明詔風卿。恍沐浴於舊德。先畛之內。私悰弦躍。賀蹈詠乎青旅。鑾輅之間。恺金山東望流長。春色共恩波並潤。快玉壘西來騰捷。衢謳與凱唱爭新。爲此合詞具摺云云。

江南謝賑

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上諭。等因欽此。恭惟我皇上惠洽拔茅。仁覃雨露。邵農祥於十稔。勸依思稼穡之難。兆豐澤於千箱。調序協南暘之順。擢合籍連莖而告慶。常欣繡隴青敷。榮崇墉比櫛以呈麻。眞見珠芒紅積。喜處處含和食德。耕餘何止於九年。猶時時賜復蠲租。蘇富倍登於百室。卽偶歲逢歉薄。仍安作息之熙恬。顧蒙抱切痌瘝。特沛綸綸之優渥。維此泗淮之偏壤。稍緣徑蠹之需期。緩廣調於儲科。比戶蚤敦龐洽化。計丁賞於給餼。窮閭都挾纊知恩。遂浹髓而淪肌。不改西成之樂。方荷鋤而痔鍤。爭趨南畝之功。迺陽澤之昭孚。復釀甘之誕布。籌登寧於茆屋。饗殘已足於三冬。廣樂利於茅簷。饘粥更加夫一月。念風紓而彌整。田廬尚軫如傷。腹已鼓而重叨。食息皆邀曲賜。清流闢畔。華歌化日之舒長。洪澤湖邊。難比恩波之浩蕩。定識十行賜詔。遍繁韓歌壤而共祝新祺。行看雙穗嘗編。叶甘雨和風而彌徵上瑞。臣等情抒若蕙。念切維桑。拜尺一而喧傳。喜氣洽新韶之壓指。鄉閭而蹈舞。歎聲諧奏捷之音。繁抃難名。嵩呼曷罄。所有感激下忱云云。

江西加賑

兵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江西南昌、饒州、九江等府屬。秋禾被淹成災。節經降旨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仁周寰宇。澤洽春臺。履端而旌祚迎祥。福惟敷庶。行慶以給求養欲。功迺卽康。運歲占豐。已叶酒漿之嘉兆。一隅薄稅。疊叨雨露之深恩。惟夙號再熟之區。而左蠡爲匯流之澤。昨者湖濱數縣。偶緣夏潦而歉收。旋卽天上十行。大布東陽之溫煦。爾田爾宅。先期奠厥室家。我庾我倉。復令弛其租稅。彼遺秉而此滯穗。是年仍歲夫三登。壹於茅而胥索綯。其始可播之百穀。距有四夫不獲者。猶頻聖主爲籌之。迺荷慈注彌殷。綸音更渥。以西疇有事。或其不足於耕。而上澤如春。專使有餘而補。比較被水之輕重。地區以八分九分。兼權戶產之有無。賑加者一月兩月。至於曾經微浸。尚可小康。亦令計口受糧。勸農給種。發白鏹朱提於藩帑。四隅翔匙。想青蒲紅杏於江鄉。萬家興耜。閭閻撲地。直逢有腳之陽春。蠶日瞻天。共祝無疆之聖壽。卜今年五日風、十日雨。昌期定集夫嘉祥。倖全省千斯倉、萬斯箱。洪祚長介夫景福。臣等身依京輦。籍掛朝班。際三元稱壽之期。方陳椒栢。聆初吉始和之令。深慶梓桑。遙憶鄉情。願進康衢而敬頌。莫名帝德。惟先茆屋以臚歐。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九叩首恭謝云云。

安徽加賑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若渟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安徽省亳州蒙城等各州縣。因黃水漫溢。田畝被淹。卽降旨令該督等實力撫卹。分別蠲賑。毋使一夫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生計維艱。著加恩將被災九分十分。無論極次。概行加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衛所饑口及貧民兵屯。並著照正賑之例。一體辦理。至被災五六七八分貧民。及勸不成災之區。仍著該督撫察看情形。或借給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酌辦。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德協生成。道隆茂育。豐懋于戊。特昭有象之太平。重農以申。用溥不言之美利。時暘若。時雨若。繡區共祝康年。以潤之。以煦之。江國早邀渥澤。惟亳宿諸州縣戶。及淮泗各衛屯軍。黃流偶溢于隔年。白粲遂虧夫樂歲。帝心廣念。蠲租而寶有蓋藏。實惠允孚。賑粟而戶叨饜飫。既佈皇仁之氾濩。咸沾樂意以涵濡。茲當韶序初開。更荷德音大沛。睿周乎新陳不接。恩廣夫極次維均。省斂又繼以省耕。厚生利用。踰歲復加以踰月。養欲給求。而且推登下之方。口糧足貸。酌裒多之德。市價胥平。慶洽三農。哺含比戶。凡此江淮千里。咸被曠賚閭閻之施。卽今襄笠三春。彌形擊壤歌衢之樂。臣等誼關棒里。歡捧綸音。感帝德之難名。忱傾額蘭。知輿情之共戴。髓浹肌淪。合朝野而臚懽。先效蒐趨于百爾。仰高深而獻頌。更延鴻祚于萬年。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云云。

國朝麗體金膏卷五

拜飈集

浙省五十年緩征	梁國治
浙省再緩征	梁國治
豫省展賑	胡季堂
東省展賑	
安徽展賑	嵇璜
東省緩征	劉墉
閩省蠲緩	藍
嘉義縣義民謝恩	福康安
盂宴鹿鳴	譚尚忠
耕耤優敘	蔣賜棨
耕耤賞花翎	蔣賜棨

謝賞四庫總纂殷正等
謝賞鹿肉
紫禁城騎馬謝摺
賜雙眼花翎謝摺
彼賞四庫提調纂修謝摺
欽賜福字鹿肉等謝摺
賞貂皮褂謝摺
御題壽額佛像如意冠服朝珠荷包
賞內城房屋謝摺
恩命協辦謝摺
賞黑狐端罩謝摺
擢授光祿寺卿謝摺
賞穿黃馬褂謝摺
補禮部右侍郎謝摺
恩蒙照尚書請封謝摺
恩賞母氏峻貂謝摺
賞內城房屋謝摺
紫禁城內騎馬謝摺
原銜充日講起居注謝摺
賞廓爾喀貢象馬詩墨刻謝摺

多羅質郡王
畢沅
彭元瑞
于敏中
親王
孫士毅
孫士毅
彭元瑞
彭元瑞
陸錫熊
畢沅
朱珪
彭元瑞
姚棻
彭元瑞
李綬
彭紹觀
親王

浙省五十年緩征

大學士臣梁國治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福崧奏仁和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田畝歉收。請將應徵漕米餘糧等項。分別緩徵等語。本年浙西一帶雨澤愆期。田禾間有被旱之處。收成不無歉薄。民力未免拮据。所有仁和、錢塘、海寧、餘杭、臨安、嘉興、秀水、海鹽、於潛、石門、桐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等十七州縣並杭嘉湖二衛歉收田畝應徵地漕餘糧。著加恩緩至五十一年麥熟後徵收。其漕米及舊漕截等銀。亦著緩至次年秋成後徵收。新舊帶運。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欽此。欽惟我皇上德隆幬幕。化浹寰瀛。即遐陬僻壤。亦有秋。閭逢郡縣偏災。定沐恩施曲逮。蠲輸給穩。於春夏早歷秋成。截漕賑饑。由兗豫遞推淮甸。維茲浙

右。禾興魚米之鄉。偶少雨暵。歲歉漕運之利。仰荷皇慈廣被。詔命蠲緩。核計七屬而均霑。僧新舊微而並級。三時望歲。帝知稼穡之艱。百室棲糧。民免追呼之擾。水澇旱乾不爲患。雖歉收如遇豐登。布穀桑米皆無徵。惟揖上乃能益下。秋風高麗。田歌總浙水東西。夜火新春。鼓腹遍茅簷士女。雨珠雨玉。信聖人之如天。多黍多稌。維君子之有穀。臣等近依禁階。早奉綸音。謀稻粱于田間。供依惟正。沐恩波於天上。巾錫無疆。咋歲餘糧。猶記巡軒之賜復。今茲納稼。重蒙旰食之咨儆。想白粲登家。依然豫大豐亨之象。計丹綸到日。莫罄衢歌巷舞之歡。愿八埏共慶金穰。如百穀常流霈雨。惟四時長調玉燭。冀來年旱歉嘉禾。所有臣等感激微忱云云。

浙省再緩征

大學士臣梁國治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上年浙西杭嘉湖三府屬之仁和等十七州縣。並杭嚴嘉湖二衛。得雨較遲。收成歉薄。業經降旨將應徵地丁漕項銀米。緩至次年分別帶徵。以紓民力。第念今春東作方興。農民播種翻犂。未免尚形拮据。著再加恩將杭嘉湖三府屬之仁和、錢塘、海寧、餘杭、臨安、於潛、嘉興、秀水、海鹽、石門、桐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等十七州縣。並杭嚴嘉湖二衛。再行緩徵至秋收後按例徵收。並查明實在貧民。酌借口糧籽種。以資接濟。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詔禱錫羨。春寓延洪。調玉燭於當陽。獻歲而日方紀丙。犂金穰於新穀。過郊而春叶由庚。爰布令於元辰。載頒恩於九省。鄉稱魚稻。旱乾時偶遇歉收。歲免租庸。東西浙既霑殊渥。而迺宵衣旰食。青陽則早匱春犂。菩葉杏花。櫱陌則華備農扈。憫饑殍之不繼。按口輸糧。知稼穡之維艱。釐民給種。想含哺而擊壤。八政爲先。當荷餼其成雲。三時不失。紓民力莫非帝力。仰一人以食農人。處處棲糧。鳧茨悉舉。群聲布穀。穫穗分聲。八口數口之家。比屋而歡騰。士鏗干耦。維耦之衆。新會則秀遍秧鍼。奏鹿鳴食君子之民。皆有穀。誕降嘉種。聖人之澤本如天。臣等身被龍光。面承鳳綬。計農事之協至。行慶萬方。贈容蘇之裁成。先春二日。男耕女饋。迎蓋遍於坡瀛。巷舞衢謠。載德稱維桑梓。聽田間之告語。郡有嘉禾。湖上天之恩波。湖眞明聖。南暘燠寒各以敘。當新年共祝萬年。麻麥菽粟無不登。頗大有長曾九有。所有臣等感激下悃。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豫省展賑

臣胡臣蔣臣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豫省開封衛輝等屬。頻歲不登。上年入春後雨澤愆期。麥收失望。夏秋雖經得雨。田禾究未免歉薄。業經節次降旨。蠲賑頻施。閭閻口食有資。不致復虞失所。惟是稍歉災區。元氣未能驟復。今春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生計。未免尚形拮据。著再加恩將被旱較重之汲縣等五屬極貧下戶。於今春賞給兩月口糧。其被旱稍輕之延津等九屬極貧下戶。賞給一月口糧。至秋災較重之歸德府屬四屬。無論極次貧民。俱著展賑兩個月。其秋災稍輕之歸德彰德府屬。無論

梅次貧民。俱著展賑一個月。再開封等府州屬。上年雖勘不成災。而秋成止有五分。現屆青黃不接。如有拮据貧民。亦著酌借口糧接濟。以待麥秋。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誥字熙春。惠心孚吉。晉、冀、陽、而錫、豫、晨、擇、初、辛、膽、繡、何、以、綏、豐、申、頒、令、甲、維中州穀宜五種。值春月序屬三陽。和肅賜復。數百萬帑藏繼獨。儲峙靡民。億兆姓盈寧有賴。數溫綸於昨歲。久濃黍雨之膏。告穰兆於去冬。濕被穀精之積。固已香傳餅餌。盈畛鋪碧綠之交。猶盧戶有困倉。充牣裕青黃之接。合廿六屬而皆徧。戶版分稽。酌一兩月以有加。賑糈各給。炊皆溢飯。囂齊登春日之臺。廩許借糧。都飽喫豐年之飯。恩波深洽。偕河潤以孔長。閭澤勞流。共淮源而俱遠。德會八方之風雨。心周萬戶之饑饉。政在養民。福用敷庶。先七日爲人。八日爲穀。皇之四海如春。樂含哺而嬉。鼓腹而遊。地在九州曰豫。臣等身隨鑾輦。誼切鄉枌。叨蒙祖於王春。一人有慶。卜農祥於樂歲。百穀用成。寄語西疇。共勤春作。犂與之候。雖依北闕。如棲晨炊。稻熟之香。感極銘心。歎陳果腹。幸海宇長遊仁壽。祝釐同嵩少之山。願來年早獻登豐。書瑞遍淇園之竹。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云云。

東省展賑謝恩

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山東兗曹濟寧等府州屬雨澤愆期。被旱處災。業經降旨賑卹緩徵。俾窮黎口食有資。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仍恐民食不免拮据。著再加恩將被災七八分之極次貧民。於例賑外再展賑一月。以濟民食。其六分災之貧民。及極不成災之德州等二十九州縣。並坐落衛地。著該撫查明實在無力農民。酌借一月口糧。以資接濟。至該省散賑。需出米石甚多。即勘不成災各州縣。亦需借糶兼行。所有截留南漕二十萬一千餘石。尚恐不敷給發。又豆石一項。亦爲民間口食所必需。著再加恩將東省本年應運通米豆儲數截留。該撫務飭所屬。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窮黎。恩加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欽此。欽惟我皇上治洽昌辰。恩覃寰宇。迎韶布令。芸生涵木德之仁。錫福綏和。粒食裕茅簷之樂。澤下尺而苗上尺。芳塍正潤乎祥霙。乾大生而坤廣生。淑節即邀夫閶闔。惟東省雨愆昨歲。致西疇穫遲豐年。正賦積逋。旱荷徵收之遺緩。登倉億庾。庾蒙恩贊之鴻慈。茲逢綺序初開。綸言特貸。俾饑饉以共給。秋冬春巳閱三時。念儲餉之或艱。上中下恐虛二隴。用優賑卹均霑之例。加賜新陳交接之時。惠鬯甘霖。期增浹月。凡被災七八分以上。悉計口而授餐。及其餘廿九屬之多。並順時以貸粟。當此春膏日麗。戶登白粲之藏。佇聞夏隴風香。穗覩黃雲之茂。千餘里歡聲洋溢。長占時雨時暘。萬斯年秋祜綿延。登庭餘三餘九。臣等身叨祿糈。誼切鄉枌。沐聖澤之頻滋。沓霑青壤。際春祺之溥錫。詔沛丹書。合朝野以感懷。願書大有而歲多黍。稌先者黃以洽喜。惟祝洪禧而算衍。京坡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具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謹奏。

安徽展賑

大學士臣稽璜等跪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安徽亳州蒙城等州縣。雨澤愆期。被旱成災。業經降旨賑卹緩徵。俾窮黎口食有資。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恐不無拮据。著再加恩將被災較重之亳州等十九州縣被災九十分貧民。無論極次。於正賑後。再行加賑一個月。此內亳州蒙城太和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宿州定遠靈璧等十州縣。均係積歉之區。著將被災八分極貧。加賑一個月。所有衛所饑民及貧生兵屬。並著一體加賑。其餘被災五六七八分貧民及勘不成災地方。有應行酌借口糧籽種。並減價平糶之處。著該撫察看情形。酌量辦理。至該省散賑需用銀兩甚多。除鳳陽蕪湖兩關本年應徵稅銀准其留用外。著戶部再於就近酌撥銀一百萬兩。照例解往。以備賑卹之用。再該省應解還江西截卹漕米價銀二十二萬餘兩。該省現在賑項不敷。此項銀兩。無庸移解。著江西省將墊買米價作正開銷。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大德懋昭。溥恩普洽。裕利用厚。生之至計。九垓同慶。登壽推給求發。欲之良規。儲載長躋仁壽。五日風。十日雨。方廣錫以春祺。千斯倉。萬斯箱。乃特施夫閶澤。惟昨歲偶愆雨澤。致兩江稻歉田。收上蠲聖懷。腹邀溥賜。宜征而蠲正賦。給賑而發神倉。固已戶飫盤餐。儉歲無殊於樂歲。亦且雪滋隴麥。熙春共快乎逢春。韶啓青陽。恩頒丹詔。曠典用昭。溢格。惠心益驗有孚。俾江淮千里之民。暢草木萬生之樂。災黎八分九分以上。賑加一月兩月而贏。食陳可以接新。早蒙轉車之祝。飽德何妨鬻鬻。倍形手足之寬。即勘不成災。嘉種與口糧並給。更澤無弗被。寒儒偕衛戶同霑。簪盧周詳。務極甘滋醴膏之大沛。民生熙皞。愈效歌衢擊壤之恩忱。臣等誼切桑榆。班趨鄉黨。捧絲綸而洽喜。正際始和布令之初。先歌畝以騰歡。共徵大有賚年之兆。惟有加無已。豫鴻圖而景祐彌延。當與物同春。總壽寓而綏豐溥遍。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謹奏。

五十一年東省緩征

臣劉墉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諭。明興奏濟南泰安東昌等屬。得雨未能深透。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德被坤輿。恩符震霆。茂時育物。溥天之圖豫方深。發欲給求。比戶之輸將恐後。當時雨時暘之候。乃猶匱念方隅。於餘三餘九之謀。務使偕滋至澤。維東省沃腴之壤。偶未透夫膏霖。致兩訛長發之辰。遂稍騰夫穀價。帝心廣運。恩詔軍殖。凡九州縣民田及各坐落衛地。通仍存蓄。稅緩貫新。悉安東作之勸。戒追呼以勿擾。概俟西成之稔。分露積而同徵。貽我來牟。私慶盈倉之玉粒。庥乃錢鎛。佇是萬寶於金風。在昨歲福錫駢蕃。咸樂饒殖之裕。矧此日惠孚元吉。益形俯仰之寬。臣等要能忱殷。桑梓誼切。裨絲綸之下賚。合海岱以騰歡。荷雨露之均霑。先者盡而洽喜。舒力而彌思。盡力。預卜黍與稷。翼之豐。厚生而更賜。廣生。倍彥浹。襁褓肌之效。霧風所被。五絃用播。夫虞舜。化日方長。億載成歌。夫軒紀。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具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閩省蠲緩

禮部侍郎藍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臺灣辦理軍務。漳泉等府屬應付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兵。餉糧軍裝鉛藥等項。絡繹過境。差務甚繁。費用民力之處。故多。茲屆春祺普錫之時。大功即日告竣。自宜特沛殊恩。以示優卹。所有泉州漳州八縣本年應征錢糧。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等十二縣應征錢糧。着蠲免十分之二。福鼎等七縣所有應徵錢糧。着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仁周遐宇。惠洽羣生。建益安益治之宏謨。乾行不息。施引發引恬之實政。免悅無疆。凡屬含齒戴髮之倫。生成各遂。越在瀕海貧山之壤。樂利均沾。近以臺郡滋奸。致煩大兵遠勦。籌糧餉帑。罄不及乎閭閻。挽粟飛芻。誼略申於黎亦。迺蒙聖慈垂軫。念其奔走之微勞。發邀溫旨。遙頒。廑及輸將之竭蹶。軍營爰駐。既全蠲穩稅之微。戎旅攸經。復遞減租庸之賦。荷殊施於綸綍。至再至三。廣餘積於倉箱。斯千斯萬。桑徒既翻。懷聲隨凱。奏以俱騰。蟻悃知恩。喜氣共春風而並暢。臣等職聯楓陛。誼切桑邦。含茅簷蔀屋以攄情。傾葵共向。仰舜日堯天而飽德。結草難酬。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云云。

將軍臣福謹奏。爲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竊嘉義縣久被賊圍。義民等揭竿助餉。竭力堵禦。得以保固無虞。臣率到鄙次褒獎義民。及蠲免錢糧恩旨。傳各義民首面爲宣諭。將諸羅縣改爲嘉義縣。俾附縣良民。倍加勸勵。該義民首等跪聆之下。感激涕零。詞色實爲真切。並據黃奠邦等呈稱奠邦等籍隸臺灣。世居逾微。百年生業。荷敷澤之涵濡。四海恬熙。沐浴恩之汪濊。家安耕鑿。戶慶盈寧。不因物產豐饒。稍加科則。每以海疆遼遠。特沛恩膏。凡此負性含生。無不淪肌浹髓。詎有林爽文者。潛謀蟻聚。漸肆鴟張。（少一句）憑險巖邑。積薪未徙。原無曲突之謀。滋蔓難圖。遂有燎原之勢。闔邑居民等人懷義憤。力挫兇鋒。皆思爲國捐生。不惜毀家紓難。四邱出甲。頓增組練之光。衆志成城。屹若金湯之固。乘障戍兵已備。久望聚酌恬習之深仁。如子弟之衝父兄。情難自已。況小民之親君上。分所宜然。乃蒙愷澤覃敷。恩綸下賚。特旌義舉。用錫嘉名。丹詔十行。永作忠貞之勸勵。天題兩字。寵逾華袞之褒榮。茲值賊燄潛消。欣覩王師大捷。掃妖氛于雷雨之夕。迅若風馳。拯危城於水火之中。驚從天降。乘勝而盡殲狐鼠。追奔而生縛鯨鯢。從此人廬更生。農皆安業。猶復切如傷之視。常賦頻蠲。共推獎善之心。微勞必錄。歡騰荊屋。感切葵衷。縱益瀛海之深。莫喻恩波之廣。惟有輯和鄉里。咸臻熙皞之庥。敬陳蟻悃。叩謝鴻慈等語。臣已遂加慰諭。允爲奏謝云云。

臣紀昀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上年直隸保定河間天津順天等府屬各州縣。因夏秋雨水

較多。河流漲溢。田禾被淹成災。節經降旨。銀米兼放。令該督實力撫卹。分別賑濟。小民自可不致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恐不無拮据。着再加恩將順天天津府屬二十一州縣成災七八分之極貧。並九分災之極次貧民。俱展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成災八分以下各州縣。及勘不成災地方。仍着該督察看情形。或酌借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籌辦。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仁育堯封。澤先禹甸。郊圻相接。近依日月之光。華。游豫時經。每荷春秋之補助。儲蓄久裕。常贏於耕九耕三。豐歉無虞。寧計夫斗千斗百。益盈有數。五星或異其餘。穰。撫恤頻加。三輔同登於仁壽。粵惟前歲。六七月暑雨偶多。致被餘波。廿二邑秋禾微損。飛章入告。當穆奏之方聞。溫綸先頒。遂堯咨之已切。詔舉拯荒之政。錢貸兼施。敕申守土之臣。粟金並發。神倉自發。分沽盤舍。漁莊。官庫朱提。徧逮衢巷。塹塍。三農食德。人人酌太極之泉。四郡熙春。處處奏長生之頌。僉曰。福徵保定。用敷錫以福民。從知壽卜延洪。因推行而壽世。固已黃圖之胥慶。樂利無窮。何期丹綍之重申。滋培雖已。念彼犂扶綠野。雖穀雨之將臨。計其鐮刈黃雲。尚麥秋之未至。初開歲首。或廣上蘇之艱。特布春祺。用展三期之賑。吳杭飯玉。原宿飽之有餘。越稻升香。更加發之相勸。蒸藜炊黍。益增餉於東蒼。皇杏瞻蒲。倍殫勤於南畝。至於高原下隰。或疆界之相連。伏雨闌風。偶禾苗之稍浥。良農收穫。本未成災。容慮周詳。亦周加惠。蓋惟心同天地。恐一物之或遺。所以恩逮蒼黎。寧多施而過厚。允生成之廣被。真感激之難名。臣等仰戴仁天。同遊化宇。萬年有道。恭逢八袠之開。四海同春。喜值三陽之盛。十八省皇輿之內。方欣正賦之全蠲。五百里甸服之中。更荷鴻施之徧渥。乾坤宏造。知莫酬高厚之恩。葵藿微誠。惟共祝綿長之壽。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云云。

雲南巡撫臣譚尚忠謹奏。爲舉人重遇鹿鳴。請廣皇恩。一體與宴。以昭盛典事。竊照乾隆己酉鄉試正科。欽奉恩旨。於五十三年八月。預先舉行。茲有臨安府屬石屏州舉人發瑛。由府學附生。中式雍正己酉科鄉試舉人。曾任四川珙縣知縣。回籍以來。已經三十載。現年九十二歲。屆當本年八月。再遇舉行己酉科鄉試。該州詳請重赴鹿鳴筵宴。批司詳核前來。臣欽惟我皇上日星爲紀。雲漢作人。五十三年之雨潤風和。羣安壽字。一十八省之珠聯璧合。共慶熙臺。茲值賓興。喜徵人瑞。如臨安府舉人發瑛者。志勵丁年。名超乙榜。宰邑而思明試。吏版曾登。歸田而勵純修。鄉評悉協。鳳輦風覽。歲將近乎期頤。鹿宴今開。序適遇乎甲子。遐嘉辰以合衍。命宿德以偕遊。鼓瑟吹笙。令典榮符於千叟。霑雲漢露。恩光頒奉於萬年。臣職備監臨。心欽樂愷。切念文闈盛事。嘉遇邂逅。均因聖澤遐敷。光增斗極。所有該舉人籲請重赴鹿鳴筵宴緣由。合先據實恭摺具奏。

臣蔣賜棨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舉行耕耤。適值天氣晴明。一切典禮。辦理均爲

公協所有執事之大臣官員人等均着交部議敘順天府係承辦衙門除將賜榮已經賞戴花翎外仍與吳省欽一并交部從優議敘欽此欽惟我皇上政治有恆訓垂無逸寰宇並躋夫壽域黼黻三登者黎共樂乎春臺膠畇萬井計得酒乞漿之歲小卯宜耕恰作晴低雨之朝元辰協簽青旗夙徵農辟正現方壇黛耜從公田畯頌勤終畝敬治一掇祇候三推原隰告平久皆流膏之澤陰陽應敘不需周喘之懇播穀種以盈箱萬箱蓂莢奏禾詞而結耦千耦牘歎頌至健之天行純常益懋仰先勞於帝力作息毋嬉猥承蓋勸之殷得與奉鞭獻種方切駑駘之媿值同攜路清塵何意殊恩遽明優敘光依日月衍康強迓吉之籌利溥農桑矢明作有功之懃邀榮邀格循分難安所有臣等感激下忱云云

臣蔣賜棨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三月初六日以奠菅順天府府尹承辦親耕耤田事宜於耕次荷蒙皇上天恩賞戴花翎臣即命之下感激惶悚莫可名言竊臣世受國恩兼司京兆凡一切掃除供頓本屬分所當為方懼辦理未周乃於處治寰中之日仰沐恩施格外之隆金花耀首特增異於班聯翠羽垂襟儀趨陪於禁近臣雖生平夢想而實未敢希冀今曲荷殊恩適如所願歡欣無措感戴難名惟有竭盡駑駘益加勤謹奮勉以冀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云云

多羅質郡王臣永等謹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四庫全書處總纂官陸錫熊紀昀總校官陸費墀呈稱二月二十九日奉諭旨總纂官陸費墀陸錫熊紀昀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力著賞給緞疋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欽此竊熊等業祇硯田學疎筆澁文成纂組慚無貲佩之詞紙落雲煙更謝揮毫之手繙酉陽之秘籍玉宇容窺備乙夜之宸觀金根時馔五年蠲藏方與校勘之多疎三錫頻霑久愧龍衮之盈分何意諸臣之考績各錄微勞復蒙一體之蒙恩更邀優賜衣裳在笥燦錦緞之七襲鑾帔增華耀繡囊之雙佩白疑蕉葉試寶墨於龍賓紅賦桃花拂仙毫於虎繭宣來金闕奇光闖園客之絲捧到玉堂高價重文房之譜桑眞逾於常格喜自倍於恆情況乎恩出特加名由垂念彤廷引奏未剖列於蟠坳黃閣傳宣乃聯題於鳳詔措躬無地眞負愧以多端聞命自天覺加人以一等光榮莫比銜感彌深熊等惟有勉竭葵心速編蠹笈勤懷鉛槧銜環矢報之精誠冀效涓涘稍答非常之寵遇所有感激微忱是請代奏等情臣等理合據情代奏云云

陝西巡撫臣畢沅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二日臣晉撫差弁回陝奉到恩賞鹿肉一匣當即出郊跪迎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竊臣猥以凡材仰承殊眷恩施優渥賞賚便蕃厭蒙豢養之隆時益素餐之愧茲者高秋候肅大漠埃開上藹陳表豁之儀甫草肆從禽之典臣伏念機廷奉筆紫塞從圍事雖

隔於星猶情實傾夫葵藿方愧蜺旋豹尾三驅之歷從多遠何期細柳長楊十賚之恩驟早被清彩滿齋廿分詐馬之筵翠幕雲霜鎔澄獻研之會榮滋燕寢感切龍光惟願食德飲和躋羣生於仙圃吹笙鼓瑟搖恩貺於工歌所有感激下忱謹繕摺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二日奉旨彭元瑞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質駑駑下才疏無奇久邀殊秩之恩曾鮮馳驅之效身依仗豹天閑忝賞於驪黃道仰乘龍下乘難供於鞭策勤每慚夫過隙想敢動以因風詔許趨朝得從按騎嶽非加長實維邀格之施步本未工彌切殊常之感廻思當賤曾甘重瞻之勞敬矢在公勉竭兩驂之力冀少酬夫菽豆益自謹其轡銜竊幸遊門學疲羸之十駑願同在廐頌福祿於萬年所有感激云云

謝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于敏中

臣未嫻軍旅幸際師貞凡屬長篇短札之手書悉承一室萬里之指示每慚無瑜之足以掩瑕深惜非麻之莫由受寵非惟榮及其身抑且賞延於後惟有並勗臣孫以頂戴於世世更勵臣志以啣結於生生

謝賜雙眼花翎　于敏中

竊臣蹤荷寵榮時深頂戴冠加上采足誇貂珥之非崇服賞中黃祇懼鵷梁之不稱越疑與而銘佩屢形影以悚惶何期溫綸之再宣特賞花翎於雙眼仰國朝之昭度秩惟表夫宗公稽册府之酬庸賞獨隆於上將臣技慚前弱積邁騰揚曾無毫髮之微勞猥荷聯連之異數闖麟閣華綵恰相映而三武接鳳池藻飾竟會逢其偶若朝陽之翔翮羽罕能比此文章如順風之遇鴻毛安足方斯遭際昨叨優眷已忻顯慈之獲償茲拜殊褒實為夢想所未及恩並泰山而更重顯同烏雀以尤殷感益難名報將何極惟有盡圖報倍效啣環冀答有加無已之洪慈庶申永矢弗諼之下悃

親王臣謹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四庫全書處提調官夢吉王仲愚纂修官傅黃軒等呈稱二月二十九日奉諭旨夢吉、王仲愚、章寶、傅黃軒、平恕、鄒炳泰、陳昌齊、莊通敏、王嘉增、吳壽昌、陳初哲、郭長發俱著以應陞之缺列名在前陞用應吉士汪如藻著即授編修仍庸散館勵守謙著加恩授為編修至陸費墀、陸錫熊、紀昀雖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力著賞給緞疋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其現在引見之提調纂修等員亦著一體分別賞給欽此竊夢吉等材同樗櫟學陋蟲魚雖襄職於蓬仙徒羨望洋之宮幸分華於婺火惟虞摛葉之疎當五載之方周心力尚慚於玩愒洵萬分之何補年勞敢覬於叨榮何圖奏課之屆期忽荷深慈之曲逮綴清班於玉陛綠簽引而許覲恩光注上考於石蒼黃紙題而蒙傳異數超停年之舊格僉名則許厠前行減磨勘之新資破例則迴邀常等亨衢直上九萬里已仰近

雲霄。佳話新添。十二人偏密雨露。至如蒲職除芸館。免趨教習之勞。守謙榮復冰衙。竟盡洗愆尤之籍。誼能期於夢想。實莫報於涓埃。況復鑾嘉綺之陸離。佩荷蕖之璀璨。文房麗秀。想頻從香案之前。班府異珍。喜捧次少遜之後。凡此明榮而無已。倍爲揣分而難安。在聖主恩出非常。準驕豪而從無故事。念微臣職思自稱。撫蓋簡而彌慄私衷。惟有益勵拙忱。常勤蓋訂。文章報國。庶葵藿之稍抒。夙夜在公。冀縹緗之速蔵。所有感激下忱。是請代奏等情云云。

湖南巡撫臣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三日。臣標員賢擢差回。敬捧欽賜御書福字。并鹿肉狍肉山雞到境。臣當即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浙省庸材。至愚極陋。荷蒙恩命。甫任封圻。方慚報稱未能。正切悚惕。靡已。何期寵賚。忽逮寒微。撫辰正啓夫青陽。拜賜登承於紫禁。雲篆煥彩。眞成福自天申。仙蒲流馨。更幸澤隨春至。鑾來寶翰。欣瞻星日之華。出自天廚。獲飫肥甘之美。恭縣敬覩。慶楚天民。物咸托鴻禧。熟與分甘。統湘冰臣僚。均明榮遇。臣惟有勉循職守。益勵猷爲。念好德必在同民。惟敬事允宜後食。九疇敷錫。長依皇極之隆。一飯不忘。彌凜素餐之戒。所有微臣感激下悃。謹繕摺叩謝天恩。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蒙恩各賞貂皮褂一件。臣等當即叩頭祗領訖。竊臣等集腋才疎。鬼斑識淺。廁詞垣而鏘佩。榮忝頭銜。侍經幄以紆紳。慙滋尾續。每凜衣裳於在笥。深惟儘瘁以循墻。茲復親荷垂詢。咸明寵錫。被服君恩之重。躬鞠難勝。仰賞帝詔之溫。心惶欲汗。顧緘絕而增愧。豈煩吉之能安。臣等惟有禁近趨承。講習勉循夫儲服。班聯侍從。愼勤仰答夫宵衣。所有感激云云。

臣孫士毅謹奏。爲渥邀錫餐便蔗。恭謝主恩事。竊臣仰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以本年十月係臣七十生辰。特命副都統公豐額濟綸賚捧御書匾額。佛像、如意、冠服、朝珠、荷包、恩賞到臣。臣自問何人。膺斯寵遇。感泣不能自勝。即日親詣宮門。叩頭恭謝聖慈。並敬謹繕摺。陳感悃。伏念臣跡濫竿吹。質同瑕玷。罪有寸長可紀。惟宸衷逾格矜全。並經屢試無成。實午夜捫心悚惕。謹蒙內召。感由聖度曲包。登飫濃膏。寵以禁垣趨直。廣雲作繪。厠廿二人時亮之功。軒鏡陳圖。頌德萬載無疆之慶。算口口之日月。欣逢蓂宇延洪。希履道之耆英。總是天工長養。漸增馬齒。十年逾花甲之周。歲賚洪儀。一日拜林王之賜。當小陽春之候。蒲柳滋榮。仰無量壽之天。龍鱗抒藻。凝聽因替。奎章賜福之精。陳力未能。璧采寓勸忠之誡。牟尼一串。皈依佛日光華。如意雙蟠。起舞人天歡喜。鑾首叩榮元。服相嚴而彈。垂要則荷彩。乃相爲佩。狐能集腋。笑絲絨之猶置。鶴解鳴陰。被服章而有翰。沐主恩之至重。循省彌驚。非臣分所能安。祁洪難禁。憶前此躬親鼓鼓。徙增悔於口口。或今茲榮被絲綸。倍欽恩於入直。從此提撕生世。長銜環草之心。黽勉走趨。蒿收桑榆之效。所有臣感泣難名下悃。理合敬謹繕摺云云。

臣孫士毅謹奏。爲欽奉寵綸。賞給內城房屋。叩謝主恩事。十月二十八日奉旨賞臣孫士毅內城住房。欽此。臣聞命之下。益覺感悚交併。謹即伏地叩頭。恭謝恩施。伏念臣圭蓽寒士。蓬蒿陋質。每思少賤。甘卑岸上之舟。即泊服官。未卜槐陰之宅。頃者備員武部。際四門洞達之朝。即奉職樞庭。傍九陌康平之軌。德並天高地厚。轉覺難名。感同夏長春生。莘寧敢賴。班倖隨夫鵷鷺。巢遠異夫鷦鷯。曳履敢遲。常數星辰於北極。聽鐘恐後。爲隣草杜於南城。茲迺謹奉溫綸。特頒廣宅。望九天於尺五。豹直森嚴。候七宿於咫三。鳧趨踴躍。周廬碁布。正懷太乙之垣。宣夜籌增。始就由庚之室。笑齊嬰之近市。未免塵囂。鄰衛楚之居家。修整完善。從此身依日月。願甲第而懸闕高明。地邇雲霄。矢寅清而益懷惕勵。退食則杜門却攝。不顧停戶外之車。對客則溫樹無言。庶翠減釉中之刺。以期無慚衾影。承受軒轅。所有臣感激無已下悃。敬謹繕摺叩謝天恩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吏部尚書彭元瑞。供職內廷。勤勞夙夜。學問優長。本日朕至寧壽宮。見其所製燈聯。莊雅典切。現在詞臣中。無出其右者。其協辦漢大學士員缺。久未簡用有人。彭元瑞著加恩協辦大學士事務。尚其益勵操修。勉勤職業。用副朕造就成全至意。欽此。切臣材如樗櫟。地本茲蓬。幸生世之遭逢。服君師之誨育。卅年通籍。未雖霄曉於官。聊二紀遊門。尚冒顏蒙之末學。仰賴天慈曲被。兩化醲施。輙俯宥其未能。每多方而善誘。紹春鐘之雙柱。悉本實政以繪摹。排霧牒之八庚。猥荷聖人之筆削。尤屬難邀之遇。獨蒙至教之加。凡萬端皆出於成全。即寸心頓增其知識。雖疲駑施策。原非越塊之資。而小草逢春。益感垂膏之德。昨者恩承曲宴。身侍清光。乘燭批章。共仰乾行之健。伏茵前席。忽沾解澤之敷。方銓著之多慙。兼榮內直。矧綸扉之敢望。恩特褒行。聞命而錯愕難安。撫躬而愧驚交集。凡獎諭皆力所未到。凡訓言眞心所厚期。自顧何修。足供茲職。恩輝所照。即爲日吉辰良。藹藹將更。彌積天高地厚。臣敢不勤爲精白。勵以彈丹。受恩莫切知恩。矢報曷云能報。感極幾欲于寤寐。謝深難達於語言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六日。仰蒙皇上特恩。賜臣黑狐端罩一件。謹叩首祗領。竊臣學慚集腋。業愧雕蟲。獲依禁近之光。久奉君師之教。讀容文而鑽仰。曾無一得之愚。際昌會以賡揚。已屬三生之幸。虔擬寶聯之句。勉供翰職之常。方懼蕪陋。莫名鉅典。維聖人之顧德。萬古所無。斯盛軌之敷陳。一言

書實。視導宮多男而已得。賚聖神文武之有眞。摹天日之彤容。雖愧工能知其光大。寫陽春之韶麗。卽時鳥亦效北聲。計殊嫌襞積之未工。趨出遭逢之極盛。復逾華袞。賚重珍裘。非夢寐之敢期。在階級所未到。著來恩重。憶舊服之鞠懸。捧出心驚。惕微衷于鵷翼。云云。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內閣奉上諭。光祿寺卿員缺。著陸錫熊補授。欽此。伏念臣佔僕庶材。蓬茅賤質。行庶授簡。早蒙擢於薇垣。機地密邇。遂洊陞於蘭省。自忝紬書之祕職。倍邀逾格之深仁。改秩詞曹。預槐廳之榮選。僅階卿列。叨棘寺之崇班。撫衷而未效涓埃。省己而常懷悚惕。再期解職。彌深魏闕之思。千里返朝。甫奉承明之謁。方瞻棘之滋歎。乃優渥之遂加。天語親聆。俾卽充夫現缺。聖慈特被。遽蒙拜夫新銜。撫臣分之多慚。荷寵而莫知所措。戴天施之曲沛。沾膏而曾不逾時。洵夢寐所難期。實感惕之交切。臣惟有恪勤勵志。敬愼在公。冀扞葵藿之微忱。少報生成於大造。所有感激下情。謹繕摺恭謝天恩。伏祈聖鑒。臣遞摺後。卽遵旨起程回京供職。合并陳明。謹奏。

臣畢沅跪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二日。臣欽奉恩旨。賞穿黃馬褂。當卽叩頭祗領。伏念臣以凡材。仰蒙殊眷。早年釋褐。安章布以深修。中禁發璽。荷宮袍而拜賜。憶昔上蘭遞職。曾邀鳳翣纓影。今茲行殿承恩。共艷鵝黃衣染。鴻施寵逮。允符元吉之喜占。馬上輕披。式乘中央之正色。宣出際花明玉粒。春服攸宜。穿來當柳綻金絲。風華遙映。榮光被體。彌殷捧日而心懸。絢采章身。甫慰瞻雲而感切。鄉蹤於閣車豹尾。仰惟聖世隆儀。趨承夫寶慶龍光。實係儒臣奇遇。崇頒逾格。眞叨華袞之榮。循分增慚。益禦素絲之詠。臣惟有冠簪率正。謹愼持躬。安吉常懷。用佩服衷之訓。消埃勉效。上酬幬覆之仁。所有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臣朱珪跪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旨。朱珪補授禮部右侍郎。欽此。竊臣才短樗散。學愧蟲雕。仰荷皇上天恩。拔置清華。服官中外。再登侍從。賜典文衡。珥筆經帷。懷鉛綸閣。每叨榮之稠疊。實無補於涓埃。茲復蒙恩。擢授今職。五雲近案。賜聆天語之宣。六職分卿。晉拜春官之貳。顧班聯而光被。莫愴葵傾。勉夙夜而冰兢。難酬齊渥。臣惟有益加勤愼。倍策駑駘。以期稍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云云。

臣彭元瑞跪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彭元瑞前於侍郎任內遇覃恩。例不准請尙書封典。但念其在公勤勉。所有應得封典。著加恩准其照尙書請封。欽此。竊臣材庸遇渥。恩重人微。藉俾祿以

發身家。奉教誨以無知。鴻施不次。蟻感無涯。一從豐序之聯。屢遇鑾封之典。四世而下。邀恩疊捧夫鵷章。七歲而孤。報本獲申於烏悃。欣逢五十年之慶典。得從正二品之鳳綸。近荷晉階。已踰隔歲。在驗封之舊例。毋溢敍以新銜。酒沐天慈。特加寵錫。臣奉職無似。經事未深。敢曰能勤。空思自效。聞命而罔知攸措。捫心則何以自安。自顧父明榮。追越百十年之遺。卽子孫矢報。難盡萬一分之酬。闔室感懽。重泉銜結。臣愧懼兢惶。萬倍恆情。爲此繕摺云云。

署江撫臣姚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於本月十五日。仰蒙召見。面奉諭旨。令臣卽行回任。正在束裝起程。於十七日。蒙恩賞臣母方氏大緞三疋。豐貂六張。臣謹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母於乾隆五十年五十四年。蒙特賜御筆匾額。大緞貂皮。屢被恩施。時深感戀。欣逢慶節。載覲天顏。隨竊序以嵩呼。近龍光而雀喜。仰沐聖慈之錫類。復頒內府之殊珍。彩煥層霄。文綺賁魚軒之色。溫生愛日。豐貂增蜀蒲之華。湖蠡時雲漢爲章。久荷褒榮於鴻藻。慶此日絲綸作會。叠膺寵被於南陬。拜自丹廷。倍感室鳴機之夜。歸陳子舍。幸慈闈設帨之期。謹歡實切於全家。銜感愈深於五內。惟有殫矢血誠。勉竭駑駘。以冀稍酬聖主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下忱云云。

臣彭元瑞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十月二十八日。恩賞臣內城房屋一所。臣祗受感激。莫可名言。竊臣蓬蓽微生。菰蘆下質。忝服官而依陛。喜見聖以遊門。天上樓臺。被春風於禁殿。學中閣與。沐時雨於鉛壇。愧授事而未能。蝸徙粘壁。懼當官之不稱。鵜枉在梁。心方惴屋漏之盟。志敢萌居安之俄。豈意蓋高之垂念。幸叨廣庇之歡顏。俾免僦居。象便傷直。播晨綸於西苑。得爲保而仁許受廛。曝冬日於南榮。將改歲而恩謀入室。容身環堵。憶陰江國之牛宮。待漏鳳棲。不隔禁城之魚鑰。蜂房乍啓。枝棲獲朝夕之安。蟄戶俄開。螺動雖陽春之德。在階級自知未到。舉家門同荷非常。維屬迪之慈深。矢宅心而感切。載高履厚。敢云罔報於明廷。蓋宇寧基。惟願添籌於海屋。所有臣感悚下忱云云。

臣李綬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三日。奉到上諭。李綬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三品陋質。十級凡材。但驚馬齒之加。遂洊豸班之首。受恩施於中涯。與荷加銜。命侍直於內庭。無能策蹇。迺蒙優逃。時予殊榮。入直隨班。聯鏞代步。念少日備員栢府。蔑奏效於乘驄。更前年較射山莊。曾拜恩於賜驥。榮與皇宴。早荷寵以扶鳧。身到雲衢。輔廻恩夫重爾。矢馳驅而莫效。沐豢養以奚酬。惟期益勵駑駘。謹執喻轡中規中矩。愼丹地之步趨。既庶且閑。頌卷阿之純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具奏云云。

大學士臣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五月內奉旨。睿和坤彭元瑞教習庶吉士。欽此。竊臣等疎薇寮學。弇鄙無文。幸以葑菲。得依日月。仰承膏之丹筆。文可得聞。守四庫之縑函。書多未見。觀而成化。君以作師。獲緊聚之小聞。總陶鎔於大冶。茲復寵加新命。授課清班。際舞宇之作人。先大科而得士。欽睟詠德。自萬世而遲昌。辰學古入官。率萃材以歸文治。惟有時勤省試。共勵廉隅。業在俱勤。仕而學。膏通一貫。辭尚體要。詩與文。久集大成。同服膺奬訓之敢。勉矢志湛恩之報。所有臣等云云。

臣彭紹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九日奉旨。彭紹觀著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欽此。切臣材質凡庸。文詞蕪陋。上賴生成之德。榮世盛沐殊恩。久邀教育之仁。卅載頓膺異數。涓埃莫效。循省多慚。茲復仰荷天慈。備員日勝。身依禁近。得隨豹尾之班。職任編摩。重廁螭坳之列。實遭逢之獨幸。倍感愧於恆情。惟有策勵駑駘。勤慎行走。以期仰答聖主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云云。

賞郎爾喀貢象馬詩墨刻謝摺

生。大臣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等荷蒙恩賞御製郎爾喀所貢象馬至京。詩以誌事。墨刻各一分。謹叩頭祗領。欽惟我皇上澤被無疆。威稜有截。王師振旅。武揚七捷。鴻勳。雲氣磨崖。珉炳十全。駿烈。誠歸郎喀。翻降鐵類。於受羈。款納嘉箋。乞命早安於伏皁。實布輿賂。並進。懷思陳情。山與僧任樂俱登。懷音慕化。猶用計道途之修阻。更特遣象馬以遠供。遂致邱徙微艱。瓢升少綏。爰紓。遇於萬里。乃率效於九重。前使已錫厚達歸。後貢甫經年呈。艦。孔阜孔碩。鱗翹垂鼻而衝恩。不驟不馳。蹀躞舒蹄而得路。予嘉名以紀盛。下繪院以具圖。綴遠。歌恆芳詩。軍臣等伏稽往牒。載考成編。雉雊獻於越裳。獸亦貢夫西旅。蠻夷通道。史冊名焦。猗歟休哉。盍乎尚矣。至若唐有放馴象之賦。漢傳徠天馬之詩。非不美頌詞臣。艷流樂府。然而德未協乎外徼。僅誇遠涉天章。功第假於武師。徒表才呈天顯。詎若聖天子。庚師運策。繼殷武而更深。寅步盛。謂禹功所不到。蹀輪萬國。物畢獻以咸賓。千格兩階。獸儲遊而率舞。散瑤池於仙仗。久看元會充庭。脫太乙於和鸞。悉使右軍歸伍。茲復跨川登嶺。列衛騰驤。諸番遞賦。其秣。異域同歸於閎庇。在聖世不寶遠物。事修陳王會之圖。惟聖人式廓丕基。彌軫念戎行之蹟。瑤蝶旋之仄徑。我六軍。眞天上而來。破蜂巢之重碉。彼一部。胥釜中而泣。是馳電掣。升降惟事指麾。雪滑冰堅。履險都忘蹠決。騰歡呼於勁旅。爭效順以抒忱。昭。煥於寰章。盍持登而示惕。宜乎遠隱底貫。效珍極航海梯山。允惟純嘏。懋膺。御宇直統天括地。今者賓瓶大路。象嫻。揖之儀。玉勒金鐫。馬傳馳驅之選。紀戎蠻之懷。畏幸全。德及餘生。儲蓄藏以龍顏。欽仰光乘大武。庶承寵。昊。知長顯規方分野之謨。贊附侍臣。願共讀。愼德念功之旨。所有臣等。謹幸下情。敬合詞。繕摺具奏。恭謝天恩。伏祈皇上聖明睿鑒。謹奏。

麗體金膏卷六

拜鵲集 漢宋梁周

封燕然山銘 并序
聖主得賢臣頌
四子講德論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前題
石闕銘 并序
新刻漏銘 并序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齊王進蒼烏表

漢班固孟堅
漢王褒子淵
王褒
宋顏延之延年
宋王融元長
陸倕佐公
陸倕
周庾信子山
庾信
庾信
庾信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進象經賦表　庾信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庾信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并序　後漢書。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按燕然山在西塞境。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五臣無曰字。車騎將軍竇憲。後漢書。和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元永元。又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登翼猶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後漢書。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後漢書。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國中諸郡。願會擊北。竇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方。元戎。大將也。輕武。戰車也。兵法。有革有輂輿之武。具輈。兵車也。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握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元甲耀日。朱旗絳火。漢書。發元甲。遂凌高闕。下雞鹿。五臣作闕。高闕。山名。雞鹿。塞名也。經磧鹵。絕大漠。磧鹵。西方鹹地。沙土曰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後漢書。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三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廣曰鍔也。然後四校橫徂。五臣作狙。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涿邪。山名。安侯。河名。乘。上也。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祖。高祖也。宗。文帝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天聲。天子聲名。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五臣茲可作茲所。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制謂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亘。極也。封神丘兮建隆嵑。嵑。碣同。熙帝載兮振萬世。

孫月峰曰。撰句鍊字。仍是封禪典引遺調。但以韻體行之。乃更覺雅古色。含沖味。蓋以漢經爲骨。裡調中妥貼自遠出宋拾上。孫執升曰。會將提法。雅麗典重。燕然是洞陽干羽也。碑銘中應推爲第一。何義門曰。能者以約。所以爲大手筆。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漢書。王襄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此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吹芮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旃。氈也。毳。獸毛布。塞外所服。純綿。綿帛也。羹藜唅音含。五臣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糗。乾飯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茨。草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漢書。抒作杼。小顏注。抒。猶泄也。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恭。敬也。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審己正統。其要於得賢人。故本五始而言之也。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illegible]水斷蛟龍。陸剸專犀革。剸。截也。忽若篲歲氾泛畫塗。篲。帚也。氾。灑地也。若以帚掃于氾灑之處也。顏曰。猶泥也。如以刀畫泥中。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策。五臣作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去聲旦。齧膝。乘旦。皆良馬名。[illegible]至膝。故曰齧膝。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王良。郵無恤。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歷塊。過一小塊也。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區喻俞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漢書作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建仁策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樹伯迹也。韓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待士。而士不至。以君天下之賢君也。士自以爲不及。故不至也。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九九即算術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鼓刀。屠牛也。文子。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罹同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關。猶用也。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薛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脚而享膏粱。奧。幽也。渫。汙也。蹻。草屨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資說士。謂使士有所資藉而說喜也。故

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舊說。以虎爲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五臣虎上有故字。無谷字氣字。[illegible]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鐘。五臣作號鐘。琴名也。逢門。逢蒙也。烏號。黃帝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言任賢臣爲君耳目故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責在太平。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五臣詘信作屈伸。呴噓呼吸如喬松。王喬。赤松子。眇然絕俗離世哉。漢書。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illegible]君臣相資而歸美於君。得其體要。何義門曰。文各有體。此論體也。不得以浮靡譏之。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并序　講德論者。講漢家之德也。四子見篇中。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註曰。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王褒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風俗通。沸。始乎足。足尺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寍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鵠則翔四海。僕雖頑闇。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晏嬰。（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見越石父負芻息于塗側。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晏子不辭而入。越石父請絕。晏子聞其故曰。臣聞之。士詘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者。今子贖我。是知我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出見之曰。嚮見客之容。今見客之意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吾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五臣作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長也。周禮注。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蒲且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于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五臣無能字。）未若遵塗之疾也。（撇波。擊水也。衝。突。蒙。衆突也。）才敏於無人。行疑於獨。竊庶此古今之患。惟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於西州。（蜀在西州。故曰。）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白虎通。名車為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中。並去聲。）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聞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禮文既集。（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鄙（五臣作鮮）聞。聞聲從末路。望屬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太上。天子也。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寵。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一有詠字）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於是遂求北犬晨鳧履行。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鳧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五臣作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善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節。止也。趨。進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碔砆。石之次玉也。）凡人視之怢焉。（怢。突也。）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也。）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無（一作民）能名。然所不能命哉。（廣雅。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五臣作揚美君德。）深乎洋洋。固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紛紜。眾多貌。寂寥。曠遠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究。窮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昔云德一人。使四方若卜筮。（言德行天子德化。使四方皆從信也。）夫忠賢

之臣。導主志。承君惠。謝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安瀾。喻太平也。尚書大傳。周民可比屋而封。言人皆化而善也。）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勃。音。眥。目眶也。）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遍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耇耆之老。（厖。白黑雜也。）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尺也。度。丈也。子有尺寸而無億度。言見少而不見多也。）處把握而卻寥廓。（把握。言小也。）乃欲圍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天子也。方伯。諸侯也。）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行潦。流潦也。）鱣鮪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蹈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注。蠅之為蟲。汙白使黑。垂棘。璧也。）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綬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言二客雖窒於計策。沮敗於議論。何傷於理乎。）願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諷感敵舒先生之憤。顧二生亦勿疑。（五臣有也字。諷。指先生也。二生。先生陳邱子也。言欲諷感以動之也。）於是文學復集。乃始諷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大廈之材。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各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齊桓有管（仲）鮑（叔）隰（朋）甯（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余五羖（百里奚）。攘卻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孫叔敖）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文種）蠡（范蠡）渫庸（五臣渫作泄。何曰。渫庸。泄庸。吳時也。）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木（段干）田（田子方）翟（翟璜）。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閔。齊閔王也。見史記。）夫以諸侯之綱。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

其修暢意者。欲罷不能。（□□也。）假息甸甸乎詩書之門。（五臣無甸字。）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五臣作絜。）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順推主上宏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表類御靖以殺百姓。祿勤增孝。（五臣作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憐縲紲之服事。（縲紲之人也。居喪。）惻隱身死之腐人。（謂以罪被宮。獄中也。）悽愴子弟之縲匿。（親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自孝宣此。皆與赦洪恩也。事並出漢書宣帝紀。）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氣削。（善作喑。）大理峻法。（大理。主刑獄之官。）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猶犛虎攫。檮殘乘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五臣作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〇五臣作征伀。）無措其手足。（方言。征伀。惶遽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狡猾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畜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天符謂下諸瑞也。人瑞謂下請侯服也。）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鳳凰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鳳凰集始。群鳥從之。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甘露降未央宮。又嘉穀元稷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世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同我封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書洛誥。周公曰。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宣紀。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張武為南郡太守。獲白虎。）是以北狄賓洽。（五臣作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善有夫子二字。）曰。夫西戎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驁。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扞。拾也。）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驁邊杌士。（何曰。能故賓浸。綠作杌士。）盧犯其義。（言人遙而食草也。）詩人所歌。自古患之。（獯鬻獫狁。我是用急。詩也。）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日逐單于。皆西戎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髮（計）沮顏。燋（叔）齒鳥膜。（□）鬈髮鯨首。文身裸袒之國。（編髮。編髮也。沮顏。刺面也。燋齒。黑齒也。鳥膜。瀝目也。鯨首。鯨首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皆蠻夷種類。）靡不奔走貢獻。懷忻來附。婁晏謳吟。鼓掖。（掖一作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滿。（闕上聲。）舒音而詠至德。鄙人歸淺。不能究識。（辭。不明也。肴陵茗皆不明也。四音。）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孫月峰曰。就漢宣敷衍。氣魄亦覺寵。以為有韓班。不甚寂寥。其在趙乃在舒徐自在。亦正於淡處見風致。何義門曰。五頭一陝頭人。謂則過於繁縟。西漢文之味求者。謂其華縟。王故不及煜也。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宋略〕。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何曰。劉昭補漢書禮儀志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遂此二會及有事於河洛。亦一時偶然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函夏。諸夏也。）帝圖宏遠。高祖（宋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宋文帝。）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王宰。見曲水詩。）昌緯昭應。山瀆效靈。（〔觀象〕曰。月影也。緯。五星也。）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宰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肄教。（大予。樂官。上庠。國學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國容。百官之儀也。眡令。觀號令也。象物。象熊羆虎豹之旗也。）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箴。戒也。有闕則戒之也。采遺之輶也。採拾遺闕之遺也。）輶軒朱軒。（使者之車。）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論德。論天子之德也。論一作倫。）顏至棠威。井枘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棠。朱草。威。蕤。白虎也。井。連理木。共穗。嘉禾也。）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外夷也。卉服。南蠻也。）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宮徒都洛邑也。）張樂岱郊。（宮封禪泰山也。）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類。祭也。）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禮記〕季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祇。地神。后。君也。）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見曲注。）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為陽城令。〔宋書禮志〕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韓詩〕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巳矣之巳。何曰。孝林云。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用日率取日干。此云巳者。亦此意也。周公卒辛禁忌以為戊己之己者非。按古人上丁上辛。皆取日幹。孝林說本仲瑣。疑非。又曰。後漢儀禮注中。徐巡作郭誠。）

南除衛道。北清禁林。左闢嚴隆。（岐。陵也。）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會山。（亭皋。野作亭也。芝廛。芝田也。洛陽地名。會山。高山也。）松石峻垝。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游泳。魚龍也。翔驟。鳥獸也。）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徼。巡也。）旌門洞立。延帷接枑。（五臣。旌門。以旌為門也。〔周禮〕王之會同之舍。設旌門。〔周禮〕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梐枑再重。梐枑。行馬也。殿庭。）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胥騎縱。搖玉鑾。發流吹。（聯事。供辦事也。蒼靈。東方之神。奉塗。衛行也。胥騎。天子親曾引也。縱騎。金吾騎兵。流吹。奏樂也。）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行所。行在所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肴蔌遠芬。縟醑沐浮溢。泛浮纔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三奏見長笛賦。〔樂辭注〕四上即代舞歌也。六莖。顓頊樂。）龍文飾轡。青翰侍御。（龍文。馬也。青翰。舟也。）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服縟川。（靚莊。美人儀粉色。袨服。盛服也。縟。綵色也。）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殷賑。富有貌。〔五臣〕內作合。）上齊萬壽。下禔百福。市筵稟和。閨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遽。疾也。）金駕總駟。聖儀載佇。（總駟。聚駟也。而待天子行。載佇。望也。此宴也。）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鈞臺。夏啓饗諸侯之所在。酆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在長安。謂洛陽。）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

〔國中記〕絕帝同闕臨北近。朔風在上。故發風調。〔華中記〕朔帝闕有時國。〔按〕鳳闕在此安。則閭在路。立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左傳〕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言無虛美矣。

孫月峯曰。作賦非不工。第藏是頭文繪去。每尋一事以敷語。全無活潑頓挫之致。唐人諸序。大率祖此。文選文如此兩篇。乃錄其排偶而板滯者。全以屬對爲體。已純是四六文字。第句對多。聯對少。成調有單收句耳。何義門曰。顏王二篇。皆由流麗。頗猶有制。王則冗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卑冗。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周漢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書〕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易豫卦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鈞天樂見前。是以得一奉宸，宸與辰同。宸居北辰之義。〔老子〕王得一而天下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一作天。悵望姑射之阿。〔莊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五臣〕已作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夏后。啓也。兩龍。馬名。〔歸藏〕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穆王名滿。八駿見江賦。亦有嬖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漢武泰山刻石文〕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續符應。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貳宮。即館甥于貳室之意。言接見賢人之宮也。太室。明堂中央室。即使主祭之意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尙書大傳〕堯得舜。推以昭華之玉。天錫禹元圭。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慚。武王克殷。將度邑。至鹿邱而歎。遷鼎九鼎于郟鄏。〔帝王世紀〕湯爲天子位。至大坰而有慚德。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帝猷王表。謂五帝三王也。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世祖武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淳耆汜泛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殺。〔詩序〕下武。繼文也。神理。猶神道也。猶且具明發疑，尸昃忘疲，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御奔。謂御奔馬也。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乘鑒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鑒圖。天子位也。儲后太子。儲。戶也。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齊聖至德，辟德令範。辟德。辟修德也。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漢書成紀〕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文王爲太子。朝於王季。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入虎闈而齒胄。〔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胄。公卿之子也。太子入學。以年爲次。故曰齒胄。受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尙父，中鉉繼軌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施之譽。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邵南召伯。克施有政也。莫不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朱旂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蕩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在邊邑曰。某屏。故云守屏。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旣缺，薖軸之疾已消。〔東觀漢記〕公孫述稱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涕泣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洗耳。許由巢由事。〔漢書〕嚴君平常卜不仕。沈冥而死。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一作貢。署行去聲。議年，日夕於中甸。〔漢書〕有稽明堂議年者。薦舉明府。行臨軒。日夕中甸。言其多也。協律總章之司，序論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協律。樂官。總章。樂官。成均。國學也。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挈壺氏掌挈壺之官。宣夜。天文之所出也。〔禮記〕史受命於君。則書於笏。彤。赤管之筆也。〔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故稱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褰帷。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漢書〕力能扛鼎。揭旗。揭簷旅。彯摇。輕捷之貌也。〔後漢書〕丁鴻以白衣武猛射。勸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淮南子〕堯時大風爲害。命羿繳之於青邱之澤。大風。風伯也。不仁者遠，惟道斯行，鏃鋒蔑闢，擾爭掩息。

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扃。序。謂獄也。蟲人之疇也。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史記〕文帝時。有百姓安樂。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而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山海經〕有貫胸國。其人胸有竅。〔淮南子〕三苗髽首。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終軍請受長纓。宮鄰昭泰，宮鄰。近郊地也。荒憬清渼。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漢書〕匈奴傳。古本作侮食。何曰厚賦。〔周書〕王會。東越海蛤。〔計〕此即牛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手一足。〔淮南子注〕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五臣〕奇作幹。善芳。鳥名。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周書〕下過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渠搜獻露犬。能飛食虎豹。〔又〕西方正北曰義渠。以茲白。茲白若馬。鋸牙食虎豹。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軛隣相蹈，窮譯無曠。之樂。〔禮記〕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尉候見解嘲注。暢盤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周書〕四夷之樂。不用武也。兵有五戎。不逆命也。偃革辭軒，銷金罷刃。輶軒。兵車也。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天瑞甘露也。地符醴泉也。澤馬。神馬也。器車。瑞車也。〔瑞應圖〕朱草赤日朱英。〔符子〕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常生不死也。蓂莢也。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堯與群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紀。〔管子〕古封禪太山者七十二君。故曰八九。見封禪文。三皇五帝也。今舍非帳是也。三五。功旣成矣，世旣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條風至。〔易通卦驗〕立春。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上巳。見序。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盤勤於天驅。〔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

陰陽之聲。同。陰律也。〔月令〕季冬麗急之後。故布生德和令。去肅。〔禮記〕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載懷平圃，乃睠芳林。〔山海經〕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十洲記〕方林園一名桃園。在青溪菰首橋東。〔南朝宮苑記〕芳林園。本齊高帝舊宅。在秦淮大路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丹陵。堯所生處。若水。顓頊所生處也。〔山海經〕若水出其江東地。舊以爲之也。般般上聲。均乎姚澤，縣縣倚於周原，侯豐邑之未宏，陋謹居之猶褊。舜漁於雷澤。舜姓姚。故云姚澤。〔帝王世紀〕帝嚳之世曰謹。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寰高誕。豐人。錢大昕。鄭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中和。陰陽之中也。景。日也。緯。星也。揆日星以正東西之位也。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榮。屋翼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疏。窗也。幽幽蒙蒙，秩秩斯干，斯干。澗水也。曲拂邐迤，濕浸偃復，新萍泛沚，華花。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蘇羽。〔爾雅〕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也。蘇羽。鳴鳥也。〔五臣〕蘇作鶒。蔭軒承幸，儲宮候宴，緹帷宿置，帟幕亦懸。〔漢書注〕帷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當中本爲幕中之帷。帟平張幄中坐上承塵也。〔周禮注〕既而滅宿澄霞，宿。宿霧也。登光辨色，式道執殳。〔五臣〕式作成。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漢書〕式道。左右中候也。〔禮記〕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展軨。具視也。效。命也。明。曉也。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揭霞振木。〔周穆王傳〕天子賜七萃之士。萃。聚也。七萃大夫。九斿。天子從車也。霞。綵雲也。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曲瑵。車蓋玉也。絕景遺風。馬名。昭灼甄部，驅驟函列，〔孫子兵法〕長陳爲甄。函列。行列也。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多也。羌難得而稱計。計。數也。爾乃回輿駐罕，岳鎭淵渟。罕。車名。兵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粹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鋪在席，戚姿翹舞，籥勸邠詩。葆。所以麾舞人者。葆。羽葆也。金鐸。樂器也。戚。斧也。翹。舞名。籥章。周禮。仲春擊土鼓。龡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王子晉。傳妙響

於帝江。〔山海經〕弇州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又〕天山有神鳥，狀如黃囊，丹文，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爲帝江。妙解音律也。〔山海〕正作〔五臣〕。歌有闋，羽觴無算。上陳祓禊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官曰：榑桑也。草露之滋方渥。噪若然也。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孫月峯曰：格調典雅，而精緊嬌勁，構語亦峻簡。

何義門曰：序記雜文，遂與詞賦混爲一途，自此文作俑。其藻密而其味寡，使人迷顧之妙。

方伯海曰：按題是曲水序，作詩之由與賦體自各不同。奉詔作序，細述國家功德原不可少。寔曲水是主，功德是客，豈可使賓客奪主，入手竟體，理自不易。但已將人齊受命之際，及武帝功德之盛，稱亦要辨主客。下便宜將其地之山川景物，與國家功德互相映發，方爲不失主位。豈有復將讌后妃宴臣僚一一臚列，計全序中不啻居三分之二，若不看其首尾，竟不知中間是爲曲水序而作。六朝文降入齊梁，浮靡有餘，載觀致下，予每怪近人作壽序，說其身未已也，又要說其祖父子孫，說其祖父子孫未已也，又要說其姻婭，甚至廣引事實，儼如行狀。寫其爲壽序也者，而無識者反懸之中堂，以爲榮耀。謬種相傳，以爲引貽，固有所受病，總由於不知題目切題，故曰不切者似謝朓官。此呂黎公所以爲文起八代之衰也。

陸佐公石闕銘 并序

良曰：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懸邊蕃獸與禽之狀。梁武帝詔使爲石闕二銘，冠絕當時，猶以東禽，朝野榮之。

陸倕

昔在五臣作者。舜格文祖，禹至神宗。文祖，舜祖廟；神宗，堯廟也。此舜禹受命之所也。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說文〕晷，日影也。緯，五星也。冥合，相合也。天人啓基，見西都賦注。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明峻德，惟帝王哲。五臣湖明用貨，非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昏虐，東昏侯也。刑酷然炭。何曰：然作熱。從爲朋校。毒逾膏柱。即封焰也，刑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托。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從萬福。我皇，梁武帝也。兵衛之象。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耀敵也。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寶也。梁典：寶朝帝闕。謂梁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兵襄陽以主發令，以高祖會前鋒。三年十二月，發旗雍自襄陽，己酉，徹京師。昔、鄢水西河，擁雍州。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屯雲，即漢高祖所居上常有雲氣。降火，即周武王濟河，火流爲烏事。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皆其種，見前。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夏首，水口；庸，國名；岷，山名。謂蔚天嶺守郢州也，謂蜀也。協彼離心，東謂也。抗茲同德。謂武帝也。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梁書武紀：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宏舸連軸，巨艦接艫。軸，舳，船也。日過日接，言水陸並進也。鐵馬千羣，朱旗萬里，㫄筋而禽鹽九衝，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五臣無此字。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討之，凌自縛請罪，遣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耶？也。梁書武紀：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伯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恟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致牙命房，伯之遣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乃命鄧元起率衆，滑湍，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樊、鄧、巴、黔，皆郡名。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六韜：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輿者也。守以漉離，言疏而不固也。戰同枯朽。言易摧折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蒸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霧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帝王世紀：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計吏一年，進方貢賦，上之於朝。圖，國圖也。羽檄交馳，軍書狎至。皆外方兵來赴義者。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替。替，廢也。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甘未浹辰，獨夫授首。左傳注：浹辰，十

二日也。梁典：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殷軍督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歸而下。張齊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紂爲執者三千人。又武王伐紂，紂衆敗，衣撥火而死。世紀：王命歸璇臺之珠玉。上臺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于財。武王散指麾而四海隨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兆庶，受昭華之玉，納龍敍之圖。尚書大傳：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龍負圖出。類帝禋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望秩禮朝諸夏。上帝，禋祀也。中典，平和。中，登中祈也，一日以中誠上昇于天。佐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刑平國用中典。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舟共穴之人，緩耳以下皆夷國也。內用竹彈之，使長。國有反舌，來朝向喉。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鑿空，張騫通西域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於是治定功成，遐安邇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注：六樂，大武之屬。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元始中，起明堂、辟雍。三輔黃圖：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侍子，諸蕃質子。期門，漢武帝置。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獨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傳：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周禮：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戴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孔子喟然而嘆。周書：文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北方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金臺玉樓，西王母所治也。蒼龍玄武之闕；或以聰彰省冤，或以布化懸法。三輔舊事：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鐵鳳凰。李尤闕銘。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淩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丹陽記：大興中議立闕。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物覩壯麗之容，人識百王之典。作範垂訓，赫奕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荐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文化由而發光也。青蓋南消，黃旗東指。懸法無闕，藏書非紀。

[illegible]故法無所懸，器無所藏也。大人造物，體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䗺起。八尺曰尋，倍尋曰常。[illegible]懸井有附，委儀知歸。[illegible]

偉哉儀表，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言宮觀之多也。布教方顯，浹日初輝。見上布憲句注。[illegible]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鬱觚重軒，寫隆反宇。形發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天也。制模下矩。地也。周望原隰，俛臨煙雨。言其高也。前資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闕，南湊五方。[illegible]明堂之制也。[illegible]九。磬來寒往。

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孫月峯曰：序文純以藻繪爲工，大約與王元長曲水序同調。何義門曰：序亦規撫元長，而頌武功[illegible]，銘非編功，能構形似。

陸佐公新刻漏銘 并序

梁典：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illegible]

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illegible]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illegible]挈壺命氏，遠哉義用。[illegible]揆景測辰，微斗宮戒。井守以水，火分孩日夜。[illegible]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illegible]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發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儀[illegible]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昆玉。陸機作漏刻賦。玉，喻文章美也。孫綽有漏刻銘。[illegible]宏度遺簡，乘（晉作承）天乖旨。晉書：李充字弘度。[illegible]布在方策，無彰器用。五臣布作有布。督役春華，同夫海棗。[illegible]對曰：[illegible]孰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會稽山陰令[illegible]所造。積水違方，導流乖則。[illegible]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illegible]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爾雅：太歲在戌曰閹茂。[illegible]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illegible]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illegible]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十洲記：[illegible]坐朝晏罷，每旦晨興。鳳傳漏之音，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illegible]時乖啓閉，箭異鍾鉢。[illegible]爰命日官，左傳：天子有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illegible]則于地四，參以天一。[illegible]建武[illegible]遵鋕咸和[illegible]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illegible]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illegible]不謬圭撮，無乖黍累。[illegible]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

六曆之疏密。六歷：自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一作德）而稱也。昔嵩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illegible]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勸措庶非百巾机，[illegible]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illegible]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illegible]乃詔小臣爲其銘曰：[illegible]

一晷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illegible]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遷遷水火，爭倒衣裳。[illegible]挈刁舛次，聚木乖方。[illegible]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蠶虬承注，陰蟲吐喻。[illegible]窮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illegible]履薄非毀，臨淵罔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知晦（五臣作暈），日無不（五臣作…）來往。分似符契，[illegible]至若影響。[illegible]合昏暮卷，蓂莢晨生。[illegible]辨天審潤，地侔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illegible]

孫月峯曰：[illegible]以其體小，[illegible]圓淨[illegible]自合作。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子山

[illegible]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illegible]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illegible]夏后瑞發之上，或御二龍；[illegible]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illegible]我大周之創業也，[illegible]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illegible]聲紀御官，鳥司從職。[illegible]皇王有乘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illegible]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illegible]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illegible]

雲遠陽雷辛。面不辭其涘陸。拔于山入麓而後。周歷辛卯。武帝保定元年為辛巳。天和六年為辛卯。史不敢。以意推之。當為武帝也。周子曰。上與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

皇帝體膺上聖。運屬下武。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又簫韶九成。克己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

菲食。禹見論語。鳥帳綈衣。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衣皂綈。師古曰。綈。厚繒也。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勤皇情。東作未登。躬天耆。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尚書曰。平秩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吳國。有丹烏夾王。故句踐之霸也。越絕書曰。言丹烏之瑞也。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雉。王子年拾遺記。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下使羅之。得一鳥。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古今之說相符焉。晉時人也。有白雉來服。檢瑞應圖。果如所說。白色叶於金德。

銀瓮金船。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瓮出。莊子曰。寶鼎不爨而沸。又瑞應圖曰。王者德至。則金人下乘金船。鄭注。舜王後池。山車澤馬。禮記曰。山出器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山車垂鉤。則山阜效珍。

登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為景星。晉中興書曰。甘露降。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而見景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漢書作熒。孟康曰。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則山出根車。海出神馬。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禮記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又山海經曰。鑿齒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為名。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又地理志曰。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又尚書大傳曰。越裳氏重譯而至。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於時玄鳥司歷。蒼龍御行。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注云。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月令云。天子駕蒼龍。又史記天官書曰。東宮蒼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爾雅曰。燕燕。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

羔獻冰開。桐華萍生。月令。仲春之月。獻羔開冰。又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禮記月令曰。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又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毛詩。蒹葭蒼蒼。上巳。周禮。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文選注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詩義疏曰。濟水上溱洧之上。可祓除。又可嘗酒。淹就酒也。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泰階六符。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宮中紫微。勾陳六星。在紫宮中。天文志曰。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曰。閶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閶闔。

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東都賦。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星經。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又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大帝之後。後宮四星為四輔。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蓋玉。淮南子云。建青旗。注。旗。旆也。爾雅曰。旗也。月令。載青旂。注云。青旂。旂也。旗之旗也。毛詩曰。楊柳依依。

乃命群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周禮。宗伯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寡序學中。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又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禊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又韓詩外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又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以帳為殿。帳殿也。

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河間碑。梁孝王作殿。後漢張超為河間王作碑。許昌宮賦。鏤以金鋪。何晏許昌宮賦云。金扉玉戶。又曰。舟楫雲集。應瑒有景福殿賦。許昌宮有景福殿。漢書曰。爰有禁樞。

洞庭既張。承雲乃奏。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之樂曰承雲九韶。

九節繹首七章。正紛五采之宜。遵百福之酒。大射記。樂有名。在於騶虞也。又。諸侯射以狸首七章。鄭玄曰。騶虞。狸首。王射以騶虞。又曰。樂以狸首為節。騶虞九節。周禮。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又曰。詩云。凡百君子。庾弓九合多。

幹春膠。夏箭三成。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又冬官考工記曰。矢人為矢。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又詩云。弓矢斯張。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背蓋赤羽。司弓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曰。矢人。赤羽。

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漢書。武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世說曰。王武子好馬。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翮。銅爵。晨鳧。又漢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群。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號為九逸。

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又漢書。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封海西侯。

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又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戰國策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

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轄行。餚由鼎進。漢書。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詩曰。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以錦為市。又吳王濞即山鑄錢。漢書。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故云合徙也。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周禮。大司馬職。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又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以鼓居卒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又司馬云。中軍以正田役。以旌為獲。又曰。旗居卒間以分地。

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上林賦云。雲布雨施。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郭璞曰。雲布雨施。又曰。泰山為積石者也。師古曰。山藏海納。

皆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詩云。天子穆穆。又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若木將低。金波欲上。楚辭曰。若木。日所入也。漢書。郊祀歌曰。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天顏惟穆。賓歡惟醉。詩曰。天子穆穆。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杜預曰。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陋梗概。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薛綜注。梗概不纖密。言粗舉大綱也。

賀平鄴都表

庾信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憲於其太子恒。遂平鄴。先於城外擺羅。擒之。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自號為太上皇。東魏都鄴。鄴屬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昔者七十二君。泰山下小山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孔穎達云。梁甫者。太山下小山也。

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字。又曰。帝又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龜負書。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又廣雅九丈。自周至今有三千餘年也。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

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周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史記曰。五帝不同禮。三王不同樂。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周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其揆一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賈誼過秦論。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乘地軸。謂周武帝也。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承敵宗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張揖云。天樞。北斗第一星。又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

鞭駁風雲。驅馳龍虎。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帝王世紀曰。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遂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牧誓十五篇。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博物志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陸賈新語云：若衝風之靡枯枝，烈火之燎蓬草。竊聞伊洛，或震幽并，借箸……抱圖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璽綬，竝詣中軍之營。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叛怨，俄然掃蕩。……昔周王孟津之師，向勞再駕。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大雨，日夜不休。……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曰：黃帝……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寰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瀛洲小水。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中。……若夫成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竝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竝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坐鈞臺而誓衆，始啓纘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闢罪，姬發成周文之志。舞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

黃圖曰：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史記周本紀曰：散馬華山之陽。華山在華陰縣南。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玄冥，衡璣瑤碑，銀繩金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寵，叨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禮，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臣……奉表以聞。

賀新樂表　　庾信

周書：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八風入承雲……故六佾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

之奏，人神不雜。八風，八方之風。……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讎煙燼。……樂正無缺，秩宗無曠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纂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曆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雖復朱干玉戚，尚典刑；素鼓笙鏞，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

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故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合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鐘，還參玉管。……是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青者奮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竝預鈞天，同觀張樂。

梁紀公前覲之。梁以爲天廄焉。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臣始聞之懼。軒縣弘敞，欄檻眺聽。說文曰。軒。曲輈藩車。鄭玄曰。檻。闌也。闌。門遮也。業業猛虡，樅樅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東京賦曰。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西京賦曰。負筍業而餘怒。箋云。業。大版也。樅。崇牙也。以挂鐘鼓。翠鳳揚旌，靈鼉樹鼓。史記。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杳冥雲霧，溢滿郊陵。陸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漢書曰。甘露降。醴泉出。武帝紀云。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又曰。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聘卷諸觀，理當見其盛德。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淸濁魚聽，曲得發鱗，撫馬闘鬣，猶能仰秣。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而駟馬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辭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爲幸。不勝凝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齊王進蒼烏表　周天和三年。雍州獻蒼烏。　庾信

臣某言。某州某縣。臣聞飛南陽之雉，尚聞新國；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逢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常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下建章之鶴，猶調和氣。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有鳳闕。況乃嚴廷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知之性。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伏惟皇帝陛下

日。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德教百姓，孝刑四海，孝經。播揚從祀，天下文明。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年改黔首；西山度羽，或變蒼精。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東方木帝爲蒼精。烏蒼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理宜歸瑞秘閣，昇群帝冊。卽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孫氏瑞應圖曰。慈烏者。至孝之應也。用光至德，以勸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爲捉玉之歌；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韓子曰。昔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淮南子曰。平公之時。一鶴銜明珠。夫鶴一舉千里。有翔翥之聲。一鶴失珠。賞得而去。相鶴經曰。鶴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漢書地理志曰。陳倉人。秦武公時。師古曰。太歲在前。雉鳴雊。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所逐二童子名陳寶者。郡國志云。卽陳倉人建章鶴下，猶明漢德。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三輔黃圖有長樂宮。春秋文曜鉤曰。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六府。魏都賦云。造文昌之殿。伏惟皇帝陛下。周武帝也。欽明文思，惟以勳勞成務，緝象日月，允釐百工。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言四方之正定也。

德。曾辯瑞之徵。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斯稱，戶局秦川積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史記封禪書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五。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尚書中候曰。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之。流金成璽，若上滎泉之謀。壬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卽位二年。出此鳥。人云其地去燕州九千里。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熱之時。鳥常吐金屑如粟。可以爲器。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舍於阿閣之內。不畏寒暑。帝置於鳳闕之上。赤鳥常在。亦名辟寒。乃作金。受命興乎此辟，止於昌戶。郞事所觀，同符合契。以符知其徵曰契。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酆戶，周之文。史記周本紀云。赤雀銜丹書。合契之辭也。尚書中候曰。王叔氏不能辭其契。可以圖形瑞牒，儷林事是咸，名堪紀號，以爲年紀也。昔可圖形瑞牒，儷林事是咸，殺名堪紀號。吳赤烏之瑞。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水經注曰。雲中。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一築崩不就。見羣鵲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侯曰。此爲我乎。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蓬萊童子知日環之報恩。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夕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使蓬萊。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矣。臣等預覩休徵，情追恆典，不任鳧藻之至。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公護獲玉斗以獻。

臣某言。某。護也。臣聞三才旣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六位時成。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以叶和日月，調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周武帝也。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階而懸象，履文昌而建極。東京賦曰。泰階平。晉天文志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文昌七星如筐。在北斗魁前天府。主集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王與三公議。天下得萬國之歡心。白環表雖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帝王世紀曰。西王母獻舜白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太階旣平，升中可冀。禮記曰。升中於天。注云。中。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必當水避千年，山稱萬歲。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淸。漢書。武帝元封元年。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詔曰。朕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權衡，象安黃鐘而歌大呂，鳳凰孤竹而舞雲門。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孤竹。竹特生者也。雲門。黃帝樂名。亦見周禮。莫不器取疏通，聲從安樂。四分旣明，三微且定。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是以開鐘於洛浦，卽鏗鏘乎。國語。耕升。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和。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聽鐸於鄴鄲，先知響韶。戰國策曰。昔先王欲知其人。必召其人也。左傳日。耳目聖人。聽鐸。趙地也。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左傳昭十七年。春秋分也。二至。冬至夏至也。杜預注云。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周禮云。司歷之官者。謂太史也。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周禮。大司樂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釋曰。皆六變八變九變者。

五十九冊

17A

舞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一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嶰鄒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審陵廟前．徒特舜饗．應劭風俗通曰．詩云．簫管備舉．周禮說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儀也．始平城下．空論周尺．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己．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黍．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磬．會勗薨．未竟其業．

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進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銖絲數龠．漢書律曆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孟康曰．絫音累．師古曰．絫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律曆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所從言之異耳．知微志文．是度權衡本起於律也．實以仰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後漢書律曆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蔡邕律曆志曰．故用河內葭莩為灰．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晉書律曆志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而琬琰事輕．般倕虛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魯般倕共工見釋．漢書律曆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周禮注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權．力貪反．[illegible]器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庾信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庾信注象經．又有象經發題義．又隸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王裕注弈俗．象海車馬之類也．注語第一卷象戲賦．子山作賦進之．故遂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窺求．直以援諸日月．遂從俯仰．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雄答劉歆書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九州既契．近對河圖．左傳晏人之謀曰．[illegible]．四維中繩．坐觀玉策．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未飛玄鶴．先開金石之聲．尚書大傳曰．[illegible]舞玄鶴．韓子曰．師曠[illegible]．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孔稚珪[illegible]．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建標．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流管而調光．於意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illegible]淵深不測．沉玉極矣．疑不自涯．謀虛為賦．雖非寥亮．無雕刻．向秀思舊賦曰．[illegible]．揚子雲所謂雕蟲篆刻．遂敢陳遠．誠為厚顏．詩云．顏之厚矣．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列子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小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天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晉書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illegible]．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illegible]．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

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陰中．暮入陽中．[illegible]．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illegible]．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illegible]．[illegible]．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庾信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衍．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夫．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嬀水．登庸有優劣之殊．水經注曰．[illegible]．一來朝棣陽．繼體有君臣之異．[illegible]．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聯暉．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伏惟天元皇帝．周書本紀云．帝傳位太子．自稱為天．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謙於與能．讓於神器．欲令百二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遙觀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易乾卦文言之辭也．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尚書舜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鳳曆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關復子明辟．異於遜厥事夏．尚書曰．復子明辟．[illegible]．

既損既益．寧或二天．為離為火．何妨兩日．且平陽蒲阪．實臣則二十五人．史記注．[illegible]．頊頊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左傳．[illegible]．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illegible]．自當八風通靈．雲紫五老同遊．三星連曜．與此計事．何遲無成．豈[illegible]．雙龍再賜．九鼎重飛而已哉．山海經曰．[illegible]．皇帝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illegible]．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illegible]．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觀維新之慶．實倍萬恆情．

國朝麗體金膏卷七

拜颺集

唐

上文選注表　李善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李商隱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李商隱

宋

賀登極表　范致虛
賀登極表　許開
賀登極表　陳耆卿
賀聖節表　方岳
賀元會表　秦觀
賀皇帝御福寧殿表　李綱

賀車駕幸聽書省表
賀車駕幸太學表
車駕親征起居表
賀誅吳曦表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
代宰相賀正旦雪表
賀雪表
代宰相賀雪表
賀雪表
賀河清表
徐州賀河平表
賀獄空表
和議成賀表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正旦進賀太上皇表
賀太上皇壽七十表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會慶節賀壽皇表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重華宮七尊號賀皇帝表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又
代進光宗御集表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代進重修七司令表
進大學衍義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呂祖謙
石悉
任藻
危昭德
廉松湖
洪适
呂祖謙
楊萬里
黃時若
趙鼎臣
趙鼎臣
蘇軾
趙鼎臣
岳飛
鄭時行
任藻
孫發晦
周必大
陸游
任藻
許開
洪适
洪适
王子俊
王子俊
洪邁
王子俊
吳德秀
蘇軾
姜殊

進先文定公文集表　胡宿
謝兼侍讀表　蘇軾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謝宜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謝宜召入院表　眞德秀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眞德秀
密州謝上表　蘇軾
湖州謝上表　蘇軾
到黃州謝表　蘇軾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謝南郊恩加封表　汪藻
謝賜御草書趙瑕南亭詩表　王禹偁
謝賜御書孟子表　范端臣
謝賜御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錄故事表　眞德秀
謝賜衣帶表　楊萬里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蘇軾
又　蘇軾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蘇軾
謝賜餘合臘藥表　張守
又　周必大
謝賜柑表　周必大
謝致仕表　金使闕名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亳州乞致仕第四表　歐陽修

蘇軾

乞常州居住表

唐李善上文選注表　舊有俞垠月注。按垠月名場。江南吳江人。○選唐書。李善。江都人。左雄浩勃。明嘗中。累拜太子內中舍人府諮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注文選六十卷。表上之。賜絹百二十匹。詔選千祿篇。除嗣王府記室參軍。轉沛王府。出爲經城令。坐與賈閏紋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弟子多自遠而至。又撰漢書音義三十卷。載初元年卒。　舊唐書李善傳。父善自修行。淹貫古今。不能屈辭。故人號曰通。何曰。李善文選。學本於其師曹憲。憲、江都人。隋秘書學士。善兼廣雅。以昭明文選授同郡趙模公孫羅江夏李善。於是其學大興。見唐書儒林列傳。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緯彩彰緯以照臨。緯、紊也。彩、日月之彩。德載八埏。埏、俞曰。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埏。騰山川以錯峙。峙、屹立貌。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蓋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路史註。蝸篆之後。世本。女媧作簧。俞曰。尚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是後夔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書唱之。八伯成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于是八風彌道。卿雲爛縵。步驟分途。俞曰。史記注。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驚。星羅殊述。球鍾愈暢。球、玉聲。霧雲之奧詞。俞曰。尚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是後夔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書唱之。八伯成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于是八風彌道。卿雲爛縵。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藻蘊於遐年。楊子法言。古之學者耕且蠶。今之學者蠶而織。又從而繡其藻。悅文御辰。不必用之地。虛元流正始之音。虛元、謂以無爲宗。老莊之學。正始、魏曹芳年號。時何晏等談老莊。天下翕然宗之。此正始與上篇正始之道著不同。衛玠別傳。玠至武昌。見王敦。敦顧謂僚屬曰。昔年輔嗣。此正始與上篇正始之道著不同。衛玠別傳。玠至武昌。見王敦。敦顧謂僚屬曰。昔年輔嗣。氣質馳建安之體。沈約宋書。子建仲宣以氣質。建安、漢獻帝年號。長離北度。岳爲賢道。何曰。潘岳賦。騰雅詠於圭陰。俞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圭陰註。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立八尺。晉陽秋。太安中。昭陸機詩云。晚晚長離。長離、風也。北度、謂吳亡北度入洛。香留陸生。長離、風也。北度、謂吳亡北度入洛。香

勸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舉貞問疑。居肅成而講藝。魏書。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促席無倦。開博望以招賓。漢武帝爲太子。諫開博望苑。以通賓客。舉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雜海。周巡綿邈。輔品盈尺之珍。俞曰。漢詩外傳。良玉度尺。雖有十例之士不能掩其光。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脊。爛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攝圖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蔽品。樗散隨委。汾河委篋。策蘋二音。夙非成誦。按。漢武帝過河東。亡書十三篋。張安世記出。不過一字。不曰河東而曰汾河。與下梁山取對成偶耳。成誦者。熟誦人書過目不忘。如巳誦過。崇山墜簡。未議澄心。俞曰。梁山亦崇山。梁篋。晉書。山下有古簡一枚。載蝌蚪書兩行。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陵策文。驗之果然。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味通津。故勉十舍之勞。三日可通。盛馬十舍。句必及之。寄三餘之暇。帝敎乘也。而義自見。從學者云。書場無日。遇曰。以三餘。冬者歲之餘。雨者晴之餘。夜者日之餘。弋釣書部。頗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敎青甫就。敎青。以大夫青竹而爲簡。輕用上聞。享帝自珍。享。獻也。俞曰。典論。里語云。宋有敵帝。享之于金。宜藏之則爲敵帝。獻之於人。則自家珍。惜如千金。不忍舍也。緘石知謬。緘石見陸璣百一詩註。敢有爽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

爲汝南公華州賀　宮名。淮南郊字。敕表　舊書。周明帝傳。明字仲升。汝南人。長慶二年。擢進士第。開成四年。拜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遍關防禦等使。後至大中時。封汝南男。新

（書傳：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召入，復爲翰林學士。則周墀代陳夷行，亦在此際也。按舊書紀陳夷行傳，開成五年七月，以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武宗紀：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新書紀：正月己卯，朝獻太清宮。庚辰，朝享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按太平御覽引此作庚戌，國語書，通鑑引此作辛巳，同。新書紀事而不紀朔。舊書正月壬寅朔，二月乃又書壬寅。今以本集祭文，是年四月辛丑朔，通鑑紀十一月丁酉朔，通鑑閏月十月，舊紀誤作閏十月。又舊紀開成五年正月庚寅朔，會昌二年正月丙申朔，合而推之，則舊紀二月壬寅不誤，正月實誤，當作壬申或癸酉朔，其九日或庚辰或辛巳，則一一舉符也。此爲無疑之考核耳。又按唐郊天，用辛日。舊大中元年正月，舊紀戊申有事郊廟，新紀作甲寅，皆非辛也。此兩說云卜上辛，爾用與也可，不專用辛逢辛也可。共爲九日必辛也。）

唐 李商隱 義山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爲某。大赦天下者。（王應麟玉海：秦井淵侯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或即位建儲，改元立后，皆有大赦，遂爲常制。）奉郊禮以定天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周語：精意以享曰禋。漢書郊祀志：光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新曆象以授人時。（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乾健離明。震動兌悅。（見易象傳。）跂行喙息。（漢書匈奴傳：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罔不疑幸。臣某（中賀）。臣聞欽若昊天而旅上帝者。（書：欽若昊天。周禮：掌次：大旅上帝。注曰：祭天于圜丘。）聖王（一作人）之重事。質殊休而發大號者。（易：渙汗其大號。）哲后之洪猷。故必致四圭以達誠。（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曰：夏正郊天也。）制六器而申敬。（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將崇嚴配。（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必在元旬。（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晉書郊祀歌：歷元旬，集首吉。注曰：元旬即元日，日以千計。）先之以蒼璧騂牲。（禮記郊特牲：牲用騂。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曰：向赤也。用犢，貴誠也。）重之以雲門大呂。（周禮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然後王猶有闕於齋敬。（禮記祭統曰：其嚴之也，敬以欲。）爽彼告虔。（魏志：高堂隆疏曰：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周官三代之文。（周官即周禮。三代之文，謂三代郊祀之制。）絕而不續。漢氏萬靈之位。（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又天子遂郊雍，至甘泉，令祠官具太一祠壇。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如雍郊禮。漢書郊祀志：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按此爲遺之也，仍指泰畤甘泉。郊祀志。）失而莫尊。豈若皇帝陛下以大道綏羣生。以至公臨寶祚。上苞元象。下總皇祇。黜陟幽明。（書：三考，黜陟幽明。）興廢繼絕。靈芝甘露。隨之而不告史官。（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宣帝紀：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赤鴈白麟。隨之而不稱瑞牒。（漢書武帝紀：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然後因孟月（一作春）。卜（一作擇）上辛。（禮記：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率於國南。（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通典：在國南五十里。）式是歲首。且天以陛下爲子。故必變明誠。人以陛下爲天。故必流香澤。踰千越萬。則聽輿論者不足算。（左傳：聽輿人之誦。）邁五登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咸五，下登三。）何則。取（一作采）致。直言之科。（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設宥過之令。（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則除鄉議者未可侮。（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延賞推恩。（書：賞延于世。按：推恩是漢語。）用以勸禦災捍患之士。（禮記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減租退賦。（漢書高帝紀。）將以矜火耕水耨之人。（漢書武帝紀：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發庶老頒廩之資。（禮記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走羣望潔牲幣之禮。（左傳。）古山林川澤。（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不視者復視。古不開者復開。萬蟄蘇而六幽遐闢。五刃藏而九土咸闢。（五刃：刀劍矛戟矢也。九土：九州也。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臣當時集東州官吏等丁寧告示訖。（漢書谷永傳：以丁寧申飭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況臣嘗備論思。獲列侍從。（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當時仙禁。斷飾草以無能。（漢書淮南王傳。有史才。文宗。）而蹤及。此日秦壇。望給新入。徘徊甸服。踟躕關城。（史記。）雖有慶於文明。竟無階於奔走。（詩：駿奔走在廟。）司馬談陪盛禮沒齒難忘。（史記自序：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蕭望之願立本朝魂夢莫及。（漢書蕭望之傳：爲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無任抃舞結戀之至。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按：此即上篇之事也。徐氏以本集代鄭相國京兆公謝啓，京兆公即鄭相國。）

唐 李商隱 義山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郊禋禮畢。改元爲某。大赦天下者。既事虞郊。（書舜典：肆類于上帝。注：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復新堯曆。天潢濆潤。（史記天官書。）日觀揭曜。（見爲安平公表。）普天率土。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君人之孝。莫大於尊祖。（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王者之敬。孰踰於事天。因（一作）必用因高之儀。（禮記禮器：爲高必因丘陵。注：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也。）申嚴配之禮。（見上表。）百神受（集有作）職。萬靈昭（集有靈字）。乃可覃殊恩。渙大號。禮成而德備。惠敷而慶宏。然而秦尚武功。先祈禳之事。（漢書郊祀志。）故柴燎壇墠未必變。漢稱文物。（左傳：文物以紀之。）重神仙之道。（漢書郊祀志。）故雲門太蔟未必和。（周禮大司樂。）既不諳於禮官。終致譏於儒者。伏惟皇帝陛下。與春生育。並日照臨。究三代之質文。酌百王之損益。定午位卜上辛。潔齋之誠。（易。）先播除而遐達。（禮記。）孝思之志。協氣臭以升聞。然後推作解之恩。（易解。）宥過以務哀矜。（書。）已設科以招諫諍。（新書選舉志。）頒粟帛而養耆老。（漢書。）實既惟於三農。（周禮：三農生九穀。）錄勳無遺於十代。（左傳。）走軒幣而徧山川。（見上表。）舉皇王之曠官。盡古今之能事。臣當時集東州官吏丁寧告示訖。況臣曾承恩光。明居華顯。當太史撰日之際。（周禮太史。）及宗伯相儀之時。（周禮大宗伯。）已辭魏闕。徘徊便車。（漢書。）

郡公啓。徒深傾藿之誠。實植葵。葵猶之傾葵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終向之者城也。瓜掛解一處者不食故也。善自食物者東西南北。不問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按古今注。瓠有瓠曰懸瓠。此則用論語以繫瓠滯。卽他篇瓠瓠不繫之意。召公邑內敢思棠樹以追讎。詩序。甘公也。箋曰。召公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思其人。敬其樹。愛見彭陽遺表。尹喜宅中惟望靈符之復出。晉書紀。天寶元年正月。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爲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兩谷故國尹喜宅西發得之。地理志。陝州閿鄉縣。本桃林縣。以掘得寶符改名。臣不勝慶幸踴躍之至。

宋四六選

賀登極表　范致虛

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祚。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庭。天人協應。夷夏交懷。竊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創業垂統。繼體之主。所貴於持盈守成。念夫致王業之艱難。是知履帝位而中正。爲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恭惟皇帝陛下。承八聖之丕基。檢千齡之寶運。聰明睿知。得四海之懽心。恭儉孝慈。副萬邦之儀望。故太上欣傳於聖祚。而千官喜戴於堯仁。適當有大之符。入繼無疆之烈。乘乾之健。金行適應於庚申。繼離之明。火德遂迎於丙午。契宋興之首歲。當炎運之昌期。諒天心眷佑之有歸。豈人事謳歌之無證。惟東宮之鍾聖德。十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羣臣。萬有千歲。臣叨陪邇列。阻造天庭。追懷昔玷於周行。每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覲。獲覩龍飛。尚覩新政之行。普慰蒼生之願。

賀登極表　許開

壽皇發號。自託倦勤。睿主膺圖。茲誠善繼。事光今古。麗澤華夷。恭惟皇帝陛下。仁孝稟乎天資。忠厚循乎家法。象符游龍。仰元良者二十年。運偶重離。象闢柔之六三德。遂承堯而傳歸於子。舜授禹而允執厥中。別殿問安。永具威儀於鳳輦。靈臺偃伯。必加正朔於龍庭。臣滋奉敎條。阻趨班列。一道而聖相受。仍際太平。舊邦而命惟新。請賡大雅。

賀登極表　陳者卿

歷數承堯。神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鼎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繼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遂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靈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陛下。性德清淵。幾神游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寄。共識五馬之渡。誰知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度帝王之有眞。停歌周宣復古之詩。併擬元結齊天之頌。含齒之乘。跂足以須。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覩。已丕發於八埏。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光輝於三輔。

賀聖節表　方岳

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閶闔呼三。增泰元之神筴。星樞明潤。海宇清夷。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濟民仁壽。華夏盤旋。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無逸。詳開甲觀。眷在寅堦。臣幸假熊馮。嘗陪猷

舞。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折歲紀。

賀元會表　秦觀

十三月爲正。既前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承於漢儀。磋旦載逢。蘇章具舉。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非周春王之朝。雖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並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蕩蕩王鄭宮之朝。揖高帝長樂之事。鼎頻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遭天光。遷更年籍。職拘蕃國。莫瞻龍衮之升。心折宸居。但想鵷樞之列。

賀皇帝御福寧殿表　李劉

祕殿鼎新。昭鴻名而日揭。宸居巍麗。肅龍衛以天臨。風來南面之流。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彝。率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孝。既率夏禹之宮。修政禮災。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壯。蒲轉而豐。營聲既便於觀旅。鶴駕仍通於閶闔。誕敷文德。聿覩舞羽干兩階。載禮武功。式燕綏堂之萬壽。臣攝麗黔郡。馳夢清都。四海爲家。近願綢繆於牖戶。萬民安宅。益堅壯麗之山河。

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呂祖謙

東觀書林。久傳漢儀之觀。西崑册府。載瞻周殿之臨。嗣三紀之閎模。軼百王之盛節。竊以斯文崇替。與世降升。自我顯宗。闢載籍萃藏之地。於時典册。鏗乘輿游幸之書。從容鑑誨之求。廣大畯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繼於前武。重明睿繼。太極丕承。乙夜觀陳。念初載綱羅之不易。所朝班入。思中興儲養之有原。適臨三館。髦俊之麗。乃展列聖圖書之奧。帝暉下照。光汗牛克棟之藏。天藻高垂。跨驪馬柏梁之詠。湛露示醇釀之惠。承雲宜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曾暇齋居之暇。九流七略。獨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爲飾治樂成之舉。聲明布濩。寵賜汪洋。恭惟皇帝陛下。秩序邦經。裁成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既留意於簡編。大烹所以養賢。復均盼於肴醪。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員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屬於鴻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宣於德意。

賀車駕幸太學表　石悉

三千璧水。敎自國中。萬里旋旌。來從天上。升階奠爵。而蒐舉鑒典。橫經賜坐。以光輝諸生。自然草靡而風從。孰不忘衆而魚躍。竊以增員廣舍。自漢而下。莫如唐。發老乞言。由堯以是傳之舜。削畫餅虛名之科舉。惠贏糧往學之衣冠。在太平時。皆盛德事。前古蓋嘗有意。卒無成功。元豐未暇。靈行。留待今日。恭惟皇帝陛下。與天無極。如日之升。謂命鄉論秀告於王。而化民成俗必由學。夙蹤葉衞。祇謁儲宮。有司酒道以清。應觀者駢肩而累足。宴開東幄。降黃屋以親臨。豈集西雍。望翠華而再幸。士氣鼓勵。歡心湧泉。豈特夏曰

授而周曰庠。矢其文德。將使攻在西而狄在北。懷我好音。臣日覩天書。心存魏闕。起太史滯留之嘆。嘉台雖逢。獻周王咨考之詩。適人未出。

車駕親征起居表　汪藻

萬旅戒嚴。六龍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否之基圖。念閭安猶隔於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疑勤。臣方遠闕庭。莫非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觀師。清蹕之行。將獲召嘉而名縣。

賀誅吳曦表　危昭德

河山有誓。敢爾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神人憤沸。海宇懽同。恭惟皇帝紹開中興。布宣聖武。三軍叶力。事方急於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於竊據。公逆曷類。欲悖太陽。以所守非親而化爲豺狼。謂無天道。見無禮于君而誅如鳥雀。鄭變人心。不勞尺兵。遂膏齊鉞。平劉闢於蜀。本元和聖德之明。除子璋於綿。豈成都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皋。自聞露布之馳。不知腹腦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深荷清廟之宣揚。

代宣司賀復泗州表　應松湖

十乘啓行。誕播順天之罰。一城得僞。首歸輿地之圖。壯士氣於前茅。懾皇靈於破竹。山河開闢。夷夏驩呼。竊惟大義之鼓行。尤貴先聲之響應。漢數百戰。由下沛以迎降。湯十一征。蓋自葛而始載。矧泗水之名郡。本都梁之故城。雞犬相聞。久渴旱雲之望。豺狼肆噬。可稽時雨之師。肆舉轅以先登。果倒戈而效順。民皆按堵。市不易廛。破淮北之藩籬。諸道並進。扼山東之門戶。萬里長驅。陛下默運神機。於昭聖武。過師枕席之上。救民水火之中。曰徯后。后來蘇。爭持牛酒。有不戰。戰必勝。行洗甲兵。臣肅奉廟謨。蓋司戎律。鎮淮濆而減醜虜。已覩因蠱之降。伐鬼狐以奏膚公。竚見犂庭之舉。

代宰相賀正旦雪表　洪适

三微更始。正王道之大端。六出飛花。兆年豐之嘉慶。自近及遠。式舞且歌。竊以葭律移灰。方陬月棣通之際。椒花獻頌。正鴻禧萃聚之時。蓋聖人之德無加。則天瑞應誠而至。葵心向日。方瞻鳳歷之頒。柳絮因風。已發兔園之詠。雜軒輊之玉砌。咸宮闕之瑤臺。實一人有慶之符。示百穀用成之應。良史直筆。已書尺地之珍。太師陳詩。行播千倉之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履端於始。與物爲春。惟盛德上合於天。故回寫不愛其道。既頌聲之並作。致協氣以橫流。七政齊於璿璣。有合璧連珠之瑞。四時和爲玉燭。無鳴條破塊之災。故茲五穀之精。降此一歲之始。臣濫司台柄。獲覩休祥。燮理陰陽。大懼絲豪之無補。勤勞稼穡。行觀廩庾之皆盈。仰望龍顏。徒深鼇抃。

賀雪表　呂祖謙

蠖濩輝娟。穆若指都之遲。聯翩飛酒。當然豐樂之祥。璀璨居。昭融休氣。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默調玉燭。高眡珍臺。成性存存。雖獨觀於虛白。爲乘父父。未庸釋於黎黔。顧圭璧之錯陳。睠倉箱之載怿。臣逃居下土。絕跂寥天。游蔬姑之山。既驂冰雪。占曾孫之稼。豫慶茨梁。

代宰相賀雪表　楊萬里

神功所格。多大雪以應期。天意謂何。年歲豐而表瑞。吉之先見。序則不愆。恭惟皇帝陛下。乾以君之。聖之時者。日月所會。臨地統於三正。造化爲工。現天葩之六出。知麥禾之有望。舉稚蓋以載欣。臣遭世泰和。問功變理。驗時寒之若。端自聖謀。懷履薄之如。敢忘臣節。

賀雪表　黃畸若

同雲蔽野。甫占寒氣之升。浮玉飛英。爰表豐年之瑞。事關屋正。喜徹龍顏。恭惟皇帝陛下。綏靖嘉師。彌綸神化。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罔間幽深。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同施闔闢。時屬三冬之序。祥開六出之奚。委積徘徊。凝寶光於鵝鵠。氛氳散漫。接雲氣於蓬萊。祛癘疾於崇朝。啓豐穰於嗣歲。雖均覆燾。實賴裁成。臣等俯愧燮調。勉圖報稱。列賢才於庶位。無裨臥洛陽之人。激士氣於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

賀河清表　趙鼎臣

后祇秩祀。適陳母事之儀。坎德開先。特薦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誠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忭。伏惟皇帝陛下。誕揚基命。欽率元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乘哲。人文煥而允穆。聖風衍而昔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爲畜。萬物咸賴。順行葦而不僞。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丕德。啓眞籙以合符。民戴上仁。奄神區而望幸。而自講求茂實。俯詢僉同。增修鄧上之宮。竚發褒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商輅以齊驅。寵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洪惟城中四大。地得一以敉事。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爲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唯壤以縈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檝。幾汨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迎銀漢而共色。侔浪非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纖鱗之戲。蕩邪卻穢。挹之無涯。于甘泉。鳴潔明。響用之可資於元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侍殿祠。獲觀丕應。顧緝紳之士。已拜于封章。止旬浹之間。又窺於列奏。顧示在廷之著位。式昭希代之殊祥。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遠。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更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屢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深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蕭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

以稱揚。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獄空表　趙鼎臣

堯舜性仁。民日遷善。成康刑措。史不絕書。凡有耳目之見聞。不勝手足之舞蹈。竊以中都浩穰。在止辟以尤難。長夏鬱蒸。雖佚居而猶病。無有一人之獄。適丁千載之期。恭惟皇帝陛下。獨運離明。躬行乾健。如曰不辜之殺。寧失不經。推吾所愛之人。及其不愛。曾旬月之未幾。致囹圄之屢空。遂於幾赤之間。舉絕樣維之繫。符瑞數興。於草木。貨財恥拾。於道塗。歷春夏以滋多。累百千而未已。臣獲覓吏言。仰冒天功。得以盈純之委。坐成嘉美之化。沉朱李於寒水。共樂清時。鞠茂草於國扉。殊多暇日。

和議成賀表　岳飛

覩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符悅。竊以寢敵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侯。皆盟檻未乾。歃血猶濕。儀駕南牧之馬。旋興北代之師。蓋口口不情。而口口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豈之可也。欲長盧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適諸信而修睦。已漸遏於境土。想寡見其威儀。臣幸逃昌時。復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爾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備者邀。顧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睡手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馮時行

爲天下得人。睿謀素定。與萬方更始。皇統親傳。憲合祖宗。道同堯舜。恭惟太上皇帝。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勵精三紀之餘。恭已萬民之上。啓昌運於中興之日。朝諸侯於復會之時。已安神器於覆盂。其視天下如敝屣。委無倫之寄貴。與遺物遊。處太上之崇高。爲天子父。功成不有。道大難名。臣謬領州麾。欣承詔旨。考百王而未見。歎美斯勳。祝萬壽之無疆。傾輸至切。

正旦遙賀太上皇表　汪藻

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鑑朝而受福。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戚顏。蔫更時序。當璣衡之數復。悵旋辰之猶賒。鴻雁雖賓。莫附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太上皇聖七十表　孫覿

皇圖授望。綿寶算於萬年。帝夢與齡。開壽籙於七秩。修熙朝之盛事。溢萬宇之歡聲。臣聞有永降年。自天新命。大德必壽。從古而然。千二百歲而不衰。蓋修身之有道。百二十劫而成度。徒增漏以爲期。於皇上聖

之臨。度越前王之懿。授神器於雍熙之日。心懷殷勤之高。備至發於康強之時。年及從心之適。非祠祀而徑躋於上壽。不導引而自籍於長生。亘古未聞。於今創見。恭惟陛下誠參化育。道妙希夷。爲天下得人。盡付謳歌之樂。與造物爲偕。咸歸富壽於堯。在天心眷顧以方隆。致容算增崇而未已。滿二首六身之數。仰符基命之辰。會三統九章之元。將衍後天之算。恩綸新下。孝治有光。臣持節南州。馳神北闕。稱觴漢殿。身雖遠於鵷行。祝壽堯封。心敢忘於虎拜。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周必大

日會析津。夙推良月。星流華渚。蓋應昌期。凡居有截之區。同慶無疆之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功成弗處。道大難名。不獨親其親。孝與慈而並廣。爲衆父之父。理曆性以兼融。巍然太極之尊。永奏薄天之發。聖謨可頌。容算難彰。臣竊伏江城。欣逢誕節。望重華之殿。旅百何從。想萬壽之山。呼三問息。

會慶節賀壽皇表　陸游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旦。成功不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蓋情符慶。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堯舜。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拱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觀天命之皇。豈特極高而蟠厚。閎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謏質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於睿算。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汪藻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於嘉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親於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寢中。既與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於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於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

重華宮上尊號賀皇帝表　許開

晝夜儲宴。承燕謀於正字。翠旗雖登。奉鴻號於慈闈。孝本一人。慶均八表。恭惟皇帝陛下。孜孜與夏。業業繼虞。念茲莫報之恩。原此難名之德。乾稱父。坤稱母。並擬形容。河出圖。洛出書。載新篆刻。歛五福惟皇之極。率百官若帝之初。臣分竹南邦。傾葵北闕。襲六而作一藝。敬想特書。明兩而照四方。永觀盛際。

賀皇帝慶皇太后八十表　洪适

進導東朝。宣恩北闕。殿上皆稱萬歲。瑞應非常。海內之凡九州。歌呼同慶。臣聞喜黃髮而頌壽母。魯國有詩。摘紫房以和慈顏。晉人自賦。若長樂惟常珍之舉。在前王無故事之傳。恭惟皇帝陛下。道大興齊。功光系漢。日致其孝。有曾閔事親之風。帝降之祥。得黃老養性之福。雖早朝而晏罷。必夏清而冬溫。逢八十春秋之年。出五三經籍之右。吹律式迎於首祚。舉觴遂介於長年。歡連宮闈。澤洽黎庶。比星起南陝之養。瑤池是西老之符。與慶之率百官。曾非曠典。建元之復三算。何啻陳謠。臣遠守小邦。側聞盛禮。迹鑾紀事。微

綜皆錄於汗青。賜札錫民。冀溫發推於祖白。

賀皇帝疑皇太后八十表　洪適

爲雲結幄。爛南極於紫宵。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鄭重所寄。嘉頌式騰。竊以有三足烏。說西崑之戒膳。練五色石。開上古之嬉遊。已標仙籍之長生。式播皇風於不朽。慶綿長樂。事始昌辰。恭惟皇帝陛下。性稟妄任。行齊曾閔。問安視膳。蕃益專鄉於媼神。慷慨依仁。介福鼎來於王母。禮行膝下。歡洽宮中。八千歲春。方百分之及一。十七代史。比萬壽以無疆。臣遠使重湖。與聞嘖典。仰奉階而肅序。厥路無由。祝坤極之增年。後天而老。

代進光宗御集表　王子俊

雲漢爲章。莫竭寶儲之彩。風雷作號。俾補金匱之藏。勒成一經。昭示萬世。竊以聖人肆筆。初何意於成書。天下觀文。乃有功於範俗。繄隆昭代。遹駿先猷。恭詔編摩之臣。彙列昭回之次。煥然可述。施及無疆。恭惟光宗皇帝。學富月將。聖高天縱。得書之體。得言之解。上掩百王。如日之升。如月之常。下飾萬物。時昔燕閒之御。從容翰墨之場。周文郁郁乎。宏賁蔚成之治。虞書渾渾爾。丕昭精一之傳。陛下擎欲廣文。迨能繼禹。作者之謂聖。敢忘繼志述事之心。得其所以書。洞見經天偉地之妙。肆命臣工而纂緝。載揚帝典之光華。緗帙縹囊。寶爲大訓。亦文綠字。皆聚此書。臣等猥以陋聞。膺茲隆旨。玩歲愒日。空殫淺見於管闚。血指汗顏。深覺聖言之天遠。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涓昧且。輒冒宸嚴。臣竊以詒厥孫謀。實爲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棘棘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巍巍哲萌。規恢宏七世之觀。追昭考之勳典。備盛朝之盛美。治安之極。蔚判所無。禹繼舜。舜繼堯。屬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盛。舉是非而雜揉。致崇觀敗實之志。頗放失于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偉跡閎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祏宅心。奚繼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康邦惟正之供。覽文王之敉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緗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寶。

代進重修七司令表　王子俊

制而用之謂之法。所期合古而便今。變而通之存乎時。當亦舉偏而補弊。立爲成憲。允屬昌辰。肆令億兆之心。具陵壹一之意。竊以著爲律。既爲令。要皆所以範民。作者聖。述者明。亦共圖于經世。必揭始觀之象。用陶不倦之民。以時纂修。爲世檢押。陛下堯綱具舉。舜法可傳。左規右矩。前準後繩。以爲民極。詳法略則。

本數末度。則有司存。尊從實歷之紹承。成仰聖華之宏遠。五服薄四海。皆使指而畢從。八統御萬民。綱在綱而不紊。猶恐弊生於所忽。殆將功敗于已成。爰制詔於臣鄰。俾科條於令甲。布在方册。允蓋百工。兢居雁聚之浩繁。同歸於治。金科玉條之明白。可舉而行。勒成一代之書。庸示九圍之式。臣等賦材鬪薄。比職凌競。蹤暮窮年。空玩歲月而何補。奉命承教。乃得聖王而爲師。維幸及於奏篇。猶未知於免戾。

進大學衍義表　真德秀

伏以汗竹雖廣。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嶄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雖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蠢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難進於堯朝。豈期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遂罹三至之譏。徒結九重之懇。既投閒而散。因極意以研精。猷亂不忘君。每惓惓于報上。藩籬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繼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裁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黃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遹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乎欲明于本末。理期貫于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皆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于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救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遇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嘗論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征蜀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舉支離。譬如山海之藏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參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

盈之坐隅，如見牧面，反覆熟讀，如與賢言，必能養盡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安珠

化合天心，靈開卉木，協風鼓雨，散爲膏壤之滋，共蒂並柯，布在密青之圃，異品雜形，子桌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雖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皋陶之庶績，周宣繼業，聞吉甫之鋪章，蓋默助于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迨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彝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雖其微而靡宜，局聲律者，艷其實而罕實，不足以上裨謨覽，下遂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澀，實玷恩華，輿瘝以思，靦怡無極。

進先文定公文集表　胡寅

寬夏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夙飭高深之記，遺餘篇翰，更蒙清燕之求，臣伏念先臣志希明道，躬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唐於三徑，人憂已樂，甘顏巷之一瓢，吟咏性情，而無雕蟲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竿牘苞苴之智，中經叙授，多所散亡，晚獲奠居，備成編帙，精忠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開濟時之用，進則倚賴於君父，退猶關說於公卿，壯懷投老而益堅，弱齒抱病而彌勵，自期有補，終冀一伸，邱木成陰，雖慕春秋之志，蠹書奏御，何知旦暮之逢，伏遇陛下典學格身，崇儒化俗，華袞豈惟於一字，繡衣不問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顏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已校定舛訛，分成門次，爰從傳寫，進備覽觀，函劍有光，既徹斗牛之象，簡珠無恙，合供旋冕之宿。

謝象侍讀表　蘇軾

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發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經邦，重離繼明，何煩燔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邱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謝侍講象脩國史表　洪邁

七閩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慚駑鈍，伏念臣本無能絃，鮮有事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斃於輔藩，蔑報毫分，恨遠顏咫，敢謂重封之收召，趨前宜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羣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調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愚愚，將何答塞，茲蓋伏遇陛下，道齊堯舜，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爾侯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扞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聞聖學之光

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遲經而究終始，距殫佔畢之勤，廣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遙傳，登讀朝廷之故事，搢紳嫉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特遇龍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陋該明，學不孤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廁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懼勢有加，愧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羸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蹤僅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寒慄，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蒔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不棄之仁，竭駑馬已衰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眞德秀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置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搢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乘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滌出守之餘，賦侍禁廷，亦赤墀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蓮巖，以備顧問，如臣才華兎園，懸抽自將，草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慚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覺許循墻，以瘝馳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以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呼清夷之妙簡，雖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必有嘉良之產，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以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加章，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錢而擢任賢之至，則所自期。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同，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諭，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雖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德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藻，可取徒偷懦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誠命難止，尚盧頑然之未論，更加使

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虛遜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惕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　轍

起從左使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跡本無富貴之心既命若驚因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仕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歷狷狂恃神聖之不諱考宜怪愕駭悖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塡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塗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至南遷之患生雖不遇皆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賈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趨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躔已忝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尙玷演綸之直當聖主維持於官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淹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況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邇淸光被衣服乘歲明徽數向非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備知特厚於諸臣與擢偏更於華貫宜益崇而效寡祿逾富而報微左除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師閫春官光武卿之舊次擁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紬綸而驚駭正使寶彙數器尙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躐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羣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冀稍捐於爵秩恐成棄於菲葑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渥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苟逭紫綮庶酧洪造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眞德秀

龍飛九五幸逢眞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造邇臣之列職親地邃恩鉅人微臣竊惟國勢之重輕舉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衞藜藿和聲聞而妖孽自息正氣勝而邪氣囘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羣賢正淤旣闢治象可卜於赫盛且適追先猷宜得自

首者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非適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紘之始蹔歸久直分微華國之文嶠陸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屏易守潘尙欣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墜羲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起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躐於儲胥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竊太史之祕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不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

登州謝上表　　蘇　軾

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八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冀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攀附上國預登枉玉之不充詔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遜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猥猶未盡捐臣敢不仰體重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

潮州謝上表　　蘇　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淸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鈍名迹埋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點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到黃州謝表　　蘇　軾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神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有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覩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

異磨蠟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緣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鄰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悔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脩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過。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並鬼門而東驚。浮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鄰天地之覆育。譬之蟠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疾疢交攻。子孫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謝南郊恩加封表　　汪藻

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率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願。昨投閑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戚左顧之龜。雖滲漏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御萬類。潛飾羣工。屑宜室之受蓋。鑿寶宇而蒙福。臣適臨本部。仍作鄉州。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遠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賜御草書趙嚴南亭詩表　　王禹偁

絳綃半幅。二字。鳳鵠之紋。宸翰三行。雲繞迴鸞之勢。天恩曲被。凡目榮觀。佩服戢兢。神魂飛越。伏惟皇帝陛下。雲窮八法。學洞九流。英斷容謨。運元功而多暇。飛文染翰。縱草聖以爲娛。閒裁浙水之牋。爰寫渭南之句。宮中刀尺。翦雲霧於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遍令中使。宣賜近臣。豈期瑣材。亦預宸眷。捧持失次。傳玩增輝。忻千載之遭逢。極一時之榮遇。讀盡二十八字。列宿韜光。宣來三十六宮。天香尚在。豈止蹤于簇筍。亦將傳付子孫。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感恩空拔于涕液。受

賜更銘于肌骨。

謝賜御書孟子表　　范鎮臣

蘊奧之義。默契於淵衷。昭回之光。發輝乎宸翰。分頒有寵。拜賜惟寅。竊以戰國縱橫。衆言散亂。乃篤生於聖。以丕振於醇風。開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王前。蓋爲一經。乘之萬世。伏遇皇帝陛下。投戈講藝。肆筆成書。既深造于七篇。復妙臻乎八法。寫之琬琰。炳茲丹青。鳳翥鸞翔。載出河圖之畫。金聲玉振。復傳洛誦之文。臣猥被褐私親。瞻容藻。樂與諸生之講習。益昭治世之昇平。

謝賜御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錄故事表　　真德秀

節值千秋。輒獻芻蕘之論。恩知一札。獲瞻奎壁之光。俯拜難勝。捷藏有耀。伏念臣慚無寸技。幸際兩朝。昔瑞慶方隆。嘗豫陳永命之戒。今天基有屆。敬復攄曼壽之言。蓋謂錦囊效貢之徒勤。不若丹扆獻箴之有補。經帷入侍。天語垂褒。觀惓惓進說之辭。眞惴惴愛君之意。既下軒墀之拜。而還蓬蘭之居。賜寶章一人。幾類遺英之故事。上金鏡五卷。有懷開元之群臣。不屬螻蟻之微。驟視龍鸞之妙。恭遇陛下。性全淵懿。學懋緝熙。博攷舊聞。審萬古忠邪之判。編懷遺直。係一時治亂之分。爰濡宸毫。以勵臣節。臣猥蒙拙。捕。誤沐褒嘉。百祿是宜。敢竊述商頌降生之瑞。三宗可法。頗益遵周書無逸之規。

謝賜衣帶表　　楊萬里

瀛州方丈。驚頭白以初登。內帛宮衣。偕腰黃而並受。酒九重之異數。非八柄之蘇章。自天有賞。睹地而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典戲在笥。惠篤萬紳。軫仲冉之緼袍。錫之三服。惻啓期之帶索。束以兼金。而臣感恩不貲。圖報無所。蔑然歸薄。多慚壓雪之香。嚴爾摧頹。第怯萬釘之寶。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蘇軾

漢宜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燦。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維。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寬恤賢才。故損廐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數。致茲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鞠之篤。強力安邦。庶幾有駿之頌。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蘇軾

錫之上廐。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自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樹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乘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張守

討論潤色。已懼空疎。衣被服乘。更蒙華錫。冒寵章而增悚。趨禁路以知榮。伏念臣久安微具之貧。居豈識

蟻封之試足，竊孤郊拔，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寘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樽之名駒，病骨支離，容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蓋衆長，乃捐任箭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恩藩師，俯效馳驅，東帶而使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疑遺負乘之譏。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雲章封匣，寶劑實產，適屬疑嚴，頓蘇疲瘵，伏念臣甫從閒散，起備華宣，雖恪守于官箴，曾未除于民瘼，豈圖宸渥，爰舉邦彝，詔塗芝檢之黃，光于下澤，藥按桐君之錄，滋以上池，手披出紵之溫，心失折綿之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念藩維，已施起瘵之功，更廣蠲癘之賜，恩勤至矣，報稱謂何，臣誠當因六尚之珍良，察一方之疾苦，乃身無疾，敢獨享於君仁，所部有瘳，期咸蒙于聖惠。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劑，凜乎歲晚，緣爾春回，伏念臣昨被綸書，超司符竹，考湘蠱之九辯，閱楚戶之三閭，多病所須，常求藥物，十全爲上，未造醫師，茲逢漢宮臘飲之時，乃得唐殿銀器之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遵皇極，治格泰和，惟疾之蠱，每推父母之愛，好生之德，更廣乾坤之仁，故當疑沍之辰，特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勤于服食，稱是恩榮，候周祁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疾，載思惡石之生。

謝賜柑表　金使闕名

聘禮既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僊實於公鄰，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驛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雪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遐於遺冊，楓庭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喻言罔既。

謝致仕表　歐陽修

感誠懇至，曲軫于皇慈，寵命優殊，特加于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遊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盡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于邱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于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愊，厭至滑煩，既久歷于歲時，始曲蒙于開可，仍超加于異數，非止賜于殘骸，道愧師儲，乃忝春官之鞭秩，身居獻畝，而象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感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鞶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赫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雲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收傾虔至之心，再演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明膺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敝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收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于桑榆，來慕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治數不同，並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歸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遠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背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深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釣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幸勤白首，並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亳州乞致仕第四表　歐陽修

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遽茲再黜，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篇，臨輯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縱之衰疾之餘，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顯，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籌乞身之請，願諸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誠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疑，亦容辭仕，是敢再煩恫慌，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遂頸尾之居，遂養津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當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宜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雖人也，如父母之慈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於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譴，坐廢五年，積憂焦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剝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益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弃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嫌，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貧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

口。不知所歸。飢寒之疑。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租給饘粥。欲望慈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敍微勞。應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果令賜扣兒蒸。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沿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輸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下。怨尤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于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弃一夫。勃然中興。可謂蓋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賜紗扇筆墨等件謝摺
賜筆墨等件謝摺
賜玉如意貂皮褂謝摺
謝賜御筆熱河考並御識墨刻一卷
謝賜御筆筆課識過墨刻一卷
謝賜御筆兵部奏凱兵丁各歸營伍及福康安奏西藏善後事宜詩墨刻共二卷國朝阮元

南郊頌 并序　梁蕭綱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宮嬀汭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覩覩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籍。氛氳於丹册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爍祇之盛曜。卽璧日之遐照。等乾覆之廣養。合坤載之鑒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鳴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綽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落復雅。遠符雲韶之世。整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域同軌。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雨。三靈咸作。叶化台光。麟鳳王風。鵬梅帝載。應濟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鴻鵠咸脩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毀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璧之士。褰洗耳而發笑。佩版築巖巖之逸。去燥穀而紆珩紐。異人俊乂。既聞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雖同於多士。謂謂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藏蕤於璧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渠。蓋一之政。萬邦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歡闕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火枝之地。銀甕邛杖。踰沉羽之淡。出赤野而連翩。度玄沙之決漢。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雞。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總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粟栖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樂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茲雨於枯根。大闡三朝。蕩法雷於華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扞。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餘。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開。爰命將作。揆日裁營。三鑑叶舉。百工咸事。宛如神造。緣類仙居。沖秘隱轔。跨千畝於昏日。閑驤闕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郊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邱陵起伏。澎湃峴岘。山川異態。衆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蓋鄉烏鵲。霧映倒梁。日光疎鈿。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桂。朝蓋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蘭風俱落。鸞禽乍聚。鳳比翼之翩翔。歸飛時宿。關同心之夜燈。

國朝麗體金膏卷八

拜颺集 章啟

南郊頌　梁蕭綱
職貢圖序　梁蕭繹
高祖武皇帝諡議　蕭繹
梁簡文帝法寶聯壁序　蕭繹
皇太子臨辟雍頌　梁徐陵
爲百寮賀雪表　唐李嶠
賀老人星見表　唐李商隱
姚州道破賊露布　唐駱賓王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唐張九齡
辭學指南　宋王應麟
宋四六摘句

故以熊熊灼灼，炫耀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塔宏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雖是琢，鄙茅茨之爲偷，非珠非玉，嗤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蒼陽，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塹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驥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鑣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鵠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鄉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帝儀，揖太清，秩蒼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靈壇之禮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躍彩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靡，六典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轡駕扈，士女填噎，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偷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啓亭亭之業，封天答地，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非薄微臣，謬與盛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發福辭，清風之藏乎，敢效庸瑣，獻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氣氳，遙哉邃古，窈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觀物，生民樹君，蛇驤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帝篆葳蕤，邈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我后，命世天飛，玄默馭辯，寂照乘眞，就雲握歷，望日臨民，謙光履德，褒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宏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肅明神，巡巡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爨柴雲發，跨舞論韶，鼎堯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闈，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駿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橘，蕊蕊木蘭，表禁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彤丹，葉垂疊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燿，七政永隆，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懸繩度笮，鹿追風，既隆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槃神草，華平瑞芝，長榆汪濊，永固雍熙，照天彌浹，遠肅邇睦，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職貢圖序　梁簡文帝 譯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荒旅距，西域濫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蔽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蹤昆吾，度青邱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駿，卻而不乘，尼邱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文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罪于之國，臣以不佞，推毅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關歐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闕，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耳。

高祖武皇帝謚議　梁簡 譯

臣聞舜善傳聖日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擣，地紐如崩，祇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禮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禪郊式展，殷薦新潔，臨茲大寶，化興和氣，俱宜，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讞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燒戟清胥，象相因，環楷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若璧，地出玄珪，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厭角，聲教所漸，浹靈蛇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咸均，正俗移風，氣氳於司樂，盈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宏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忘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敎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千遍，驛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平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册，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情，悲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冤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簡 譯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明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昔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賓北戈，乘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源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篇，實以周誦幼沖，用資孺士，漢盈未舉，取懲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畢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宜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鬣之頭，曾銜華之峻極，如渤海之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勤微成務，智察舞雩，爻分封蟻，

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蕩師虎旅，操鼓蛔冤，津卿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
後來之政，陳若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幟之聲，咸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
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輝前聞，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
策賢成駟，降意奉編，留神細帙，許商算術，王圖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弈棋，漢門式法，箴與琴劍，
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等涇辨渭，重以鳳鑑風飛，鸞文鼎竪，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麗
玄黃，豈俟取讖，產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
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衝鋒之待酌，率遵者踵武，遂聽者風聲，是使金堅
秘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瓴橋，明智劍，蕭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縣賢劫而終現，
黍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冢，有異六爻，二乘始闢，昏馬傳兎，一體同歸，
案犀宗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疑邊，了正相因，難陵假紙，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遲疑初焰，俱宗出倒，
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耀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
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探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昆山，每至鷄鳴且啓，黃綺之侍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棄神規，躬承容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舍珠而可擬，變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
星在豐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縟，若倚乘
葭，金臺鑿鑿，似昏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瑁，一率龍光，筆削未勤，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
又慙安國之製，謹抄篇餘位，陳諸左方。

皇太子臨辟雍頌　梁徐陵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
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茲上德，
握天鈐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曜，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
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遵次必儒，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宏宣，發論語題，攝齊升
堂，振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勤，音口鋒起，問難泉湧，辨論綸之異，定倫
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率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宴恆其調詁，穆穆焉，洋洋
焉，此實盛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屏還其詞，所以
遂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輒以下才，敢爲頌曰。

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鑾有聲，
宏風講肆，崇儒疏成，丹書貴道，黃金賤寶，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爲百寮賀雪表　唐李嶠

臣聞至道光被，而沖和咸發，玄化沉潛，而祥物昭應，伏惟陛下合德天地，齊光日月，陶正氣之昆侖，降元
符之肸蠁，用能經緯六合，驅馭百靈，乘璇法宮，而品物清妥，撰景中土，而風雨休若，三元肇革，九陽初動，
擁黃鍾而布氣，順玄冥而率職，屬陰候律，豐澤順時，蒼蔚方興，起泰山之膚寸，參差爲委，自平地而盈尺，
鋪街皓其如素，金隄紛其遂滿，縈樓榭檻，疑璧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豈唯洛神呈象，來舞
帝宮，故亦海騎相趨，下朝僊闕，東皋欣而望歲，南史廬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可詠，雙銅叶唱，即事非遙，
自非容感通微，乾心輔德，何以降神靈之滋液，發兆庶之歡謠，臣等恭承玄造，沐浴太和，欣聖澤之滂沛，
對天休而踴躍。

賀老人星見表　唐李商隱

聖惟合德，坤實效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壽，臣聞玄象示人，昊穹凝命，曜爲經而宿爲紀，則有常
名，斗挹酒而牛服箱，咸標虛號，未者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辰之列，伏惟陛下昭明老契，
游泳莊寰，屆是中秋，星茲上瑞，況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玄符，乃有深意，自南燭彩，將弘解慍之風，近
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鑒孔昭，凡居率土之濱，皆慶後天之壽，臣誤蒙重寄，實遠清光，送玄
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

姚州道破賊露布　唐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表，是知衣裳所會，義有集于殊隣，
霜露所由，誠無育于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
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終，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義切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
覬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嶠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闕，
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諸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瑣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
反踵穿胸之域，獲冠帶以來王，奇眩僧耳之會，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
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蒙冕，解椎髻而升華冠，而豺狼
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擅七郡以稽誅，搖亂邊疆，皷皷州郡，是用三門
投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日，軍次三鮑篩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差
傍山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衆，此山即南中巨傍也，崗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
發喬林而掙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披崇巖以隱天，陽烏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回車，賊據臨代之形，
垂建瓴之勢，微風召雨，蝗起蜂飛，野雜種以挺災，封狐十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
柔遠者理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於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振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
信重螢爝，無貪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論白馬之盟，地接周驩，詞屢彈于喻蜀，俗通盤瓠，聲不輟于吠堯，

臣遣左二軍子總管鄭遠將軍前守右驍尉井陘縣開國男劉玄瞻等，衝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二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左武衛翊府郎將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後金吾衛翊府郎將孫仁威，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乘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設弄、諾覽期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萃，彌山滿谷，劉惠基、高奴弗、孫仁威等，並忠勤克著，知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兒蠻土崩，舉刀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屬致折骸之器，二十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靜邊府果毅都尉陳宏義等，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守禦州都督府長史梁侍辟，率守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林，蹈中權而擁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賓等，勝躍截散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守衛清宮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捉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彤雲西郊，赤日揮鋒，氣橫南斗，飛塵埃而布地，白日爲之晝昏，積氣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奮而爲泉，似變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滿壑，若泛隨盧之屍，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彼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地形之陣，揚壓霜秉，仗節調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丸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鳴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除祲，同夏旱之消春冰，滅迹搖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柳諾設弄楊虔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僚和合等委衆奔馳，脫身鋌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權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場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算遐宣，率玄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望興而闡地，豈曰臣功，不勝愛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唐張九齡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宰以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祖述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採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懇款之至，謹言。

玉海辭學指南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　後學石門馬俊良嶰山摘抄

杜牧之曰，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采爲兵衛。

歐陽公曰，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

西山先生十二體所急者，制表記序箴銘贊頌而已，若詔誥則翠甘出題，檄露布又軍興方用，皆尚可緩。

語忌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鼇晨，濫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劉貫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更持以請曰，內中設文者，最以語忌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貫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臘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蓋降二字，侂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諱，蔡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脤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外廷，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廉證，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大無禮，洪景盧草葉顒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盼儀之望，本意用公貽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答書，用鄰壤交懽，不免以字嫌，又答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藥，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議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陸士衡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　要辭約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萑而效績。

文心雕龍曰，風骨之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繪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　銘冶經典之範，觀集子史之術，潤曉情變，曲昭文體，然能孳甲新意，彫畫奇辭，才有天資，學能始習，斲梓染絲，功正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尹師魯曰。文忌格弱字冗。

詩書須節一遍。以備四六之用。長句作一處節。（如心得不在王室。學有世脈於光明之類。）四字作一處。（如迄用有成。殷帝之孫之類。）別字作一處。（如嗟吞若詩及之類。）

謝景思曰。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鎗。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間語及詩中語不典者不可用。（詩語雖不可用。亦有可用者。如杜詩特進驃公表。制用驃公是。亦無害。）魏晉以來。文史中語。間有似經語者。亦可於制中用。但其間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稱引以爲故事。（如呂蒙、陸遜。固有處名。終不必引。）

後村劉公曰。四六家以奢爲科。科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皆失之。

李公父欲應詞科。西山指竹夫人戲曰。試爲進封制。可乎。公父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之枕。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于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欽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終有氣勢。所以不礙。

北海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威聽指揮。

水心曰。荆公取經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是後進。相率效之。

西山先生曰。辭科之文。謂之古則不可。要之與時文亦自不同。蓋十二體各有規式。曰制曰誥。是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露露。（首句體貼。）二曰敍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推原所爲之官。除授之意。用古事爲一聯。尤好。如某位某步軍統。法黃帝之兵。尤賴爲憑之旨。資漢人之技。莫如用步之強。最妙。）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須要古事與古語爲聯。切于本題。有丁寧告誡之意。）三處乃一篇眼目。燈窗平日用工。先理會此等三處。場屋亦然。三處占工既多。則他處不遠無害。如三處弱。則他有妙語無益。（三處稱得適當。則一篇工夫。十占其六七矣。考官去取。亦多以此較優劣。不可不知。至于具官某以下。謂之套辭。文武宗戚皆可到偏。則差易耳。）若夫褒辭。則亦須切當。文武宗室。各用得體。平時先要準備。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群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宜。黍稷奉惟馨之薦。（不以籩豆有楚。黍稷非馨。時人皆具成語。起句云。定鼎洛邑。我之西都。嵩崇泰壤。邇之大事。）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稽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雲。眞大手筆也。（倪正父爲上遜皇帝。帝遜成皇后。韓敦謂云。舉百官若帝之初。丕謨弗常之德。於萬邦受天之祐。非遜位至之休。）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孫覿

十行賜札。誕彌遼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均天之樂。（遼頭者知德二人。止說遼遠邦之說。則制面無力。故用此意。面揚語實換轉。十行賜札、萬里同文。是也。才說此兩句。便見大體。）俯慚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郡。環居島服。聲聞夷昧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之奏。（光或遠爽不足以知雅樂。而後敢作樂之盛。）方重華之上治。躋虞洽之閎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制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此表對句。全用經句而復典雅。大凡制科四六。多間有此一聯。則易入人眼。王志古亦云。誠角技場。度將臣之相戰。坦夷迭奏。與天地以同流。事亦與孫仲益同。但不合不全。故謂。此不善者。）加賁鹿苹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遜之臣。亦預分胙之數。玉帛萬國。干舞遍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仰止視將之賜。鬱然食侑之光。驟此明居。（未安。）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天。通道八蠟。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闢古樂之興。出大晟之珍藏。作朝鮮之榮觀。兜離一變。慈惠均歡。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成與聞管籥之音。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容奬。謹度遐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深傾葵之心。（此表辭意俱勝。可爲定格。）

代宰臣以下賀日有五色雲表　秦檜

蓋主當陽。應乘際千齡之運。將雲抱日。清臺占五色之祥。景曜觀瞻。歡均率溥。竊以仰模乾象。懋建國經。君德無私。明有同於日照。臣職匪懈。勢有類於雲從。（竊以下說君德臣職之意。極好。大凡祥瑞表。須如此推原。）惟心合而益章。則效降而靡式。乃如今日。允謂昌期。如蓋如盤。方顯照臨之用。非煙非霧。共呈承載之華。諒非此道之默通。孰致彼蒼之昭假。稽諸往牒。實未前聞。歷候雖離。但書於合璧。處符震育。徒擬於圓車。當知上瑞之難全。必待盛時而畢見。是爲常道。匪曰私親。伏惟皇帝陛下。揆道統天。膺時御極。體離明而燭物。沛霈澤以懷人。（上句說日。下句說雲。極有工。）輝光發夷。德又新而無斁。臣鄰效力。職布列而俱宜。休矣祥開。灼乎昭施。臣等假寐惟寤。常依日月之光。委質何功。偶際風雲之會。（大凡遇日中字。須是兩事俱用。則停當。）審勤歸薄。永介昭明。（如歸薄亦是雲。昭明亦是日。）帝衷長暗。固已傾心於就望。官名久正。毋庸紀號於青黃。（文苑英華。慶雲應日賦云。日者君之德。群者臣之狀。彼無私以隨下。此揚誠而率上。此表本於此。）

代守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湯思退

宸章帝藻。粲如瑤瑛之傳。神畫聖謨。較若天人之備。（此表頭神畫聖謨。及天人之備。極見易與書之意。如此方切題。不可汎汎說御書經書也。）啓函拜賜。拭目知榮。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象五典。皆紊此書。續東魯之韋編。發先秦之竹簡。意廣大而孰測。辭溫雅以莫窺。其在累朝。以爲古訓。故宜帝立梁邱之學。豈革裳莊之談。彼明皇觀洪範之篇。徒改陂顏之字。（莫在劉歆。順亦工。）未有留神乙夜。探賾前經。剔妄論於九師。掇微言於四代。寫之縑帙。示於鳶神。體飛動於龍

鶩。義昭回於星斗。月將日就。彰聖學於紙墨。墨妙筆精。煉侯藩之睿哲。懋乃非常之績。屬我中興之朝。恭惟皇帝陛下。識際道其行高世表。垂衣裳而致治。蓋取乾坤廣視聽以御圖。一假堯禹。故此躬行之至。見乎心畫之間。（蓋取乾坤。一假堯禹。上句說易。下句說書。與前表說出說日之意合。而工則過之）敎象破於臣鄰。賜不殊於中外。祕書深刻。已參淳化之考經。方國咸知。遠陋漢光之手札。（因可用。不若更尊親切事用之爲佳。）臣叨分符竹。獲覩寶奎。（賢來啓。）八法難如。徒慚端勁。遊偉之狀。一斑所治。願布精微。疏通之風。

表斷句須要有力。如洪埜庵。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羅畸老代高麗皆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葵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當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謹。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林岱謝皆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云天造地設。示根本於華夷。陽躍陰藏。壯規摹於今古。警句也。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題。二十字須要見盡題目。又忌體貼太露。如前翌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用參著兩儀之瑞。五色祜瑞。參瑞之用語珍符於動植。（俱見三者分明。）

安南國謝加恩并賜對衣金帶鞍馬表。用式兼名器之榮。蓋只用兩字。該盡題目。最可法也。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書表。實錄要見實錄。不可移於日曆。國史要見國史。不可移於玉牒。乃爲工也。

進書一門。諸書體製各不同。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實訓則分門日曆則繫日。會要則會粹。各是一體。若出進玉牒表。須當純用玉牒事。不可以他事雜之。舉此一端。其餘皆然。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敍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講。有進貢。有進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爲一題者。破題須包蓋。至於瑣碎工夫。尤爲繁多。且如出一賀册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册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柔北涿作。）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爲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綿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敍。皆相顧無語。其後擬一聯云。槩絲織錦。無斷禹貢之供。冰素方空。不數齊宣之獻。絲緜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

夷狄貢獻。須考證今與中國通者幾國。且如安南國日本闍婆。須考究在古爲何國。有何故事。可以引用。字面可以體貼。如安南則有南交浪泊。龍編銅柱之類。若非素備。鄭免荒疎。須將歷代夷狄傳。本朝會要。參考則得之矣。

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幾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曰。中國明君。適際聖神之運。遠方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

宣和取燕山。羣臣稱賀。令一館職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單使。其人搜經句。欲對不得。王初察曰。何不曰。昆夷維其喙矣。遂用之。

胡交修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於柔祇。宸翰昭垂。霑鹿恩於遐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

歐陽襄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書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宰臣之意。而奎書寶章芝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用奎書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却工。（范同表曰。五門家宴。規摹非萬戶之奢。駢華樓橫。彫飾雖兩都之陋。）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率蠻圖。傳法駕之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蹤悼奔馳。幸捨爲飛之跕跕。無煩教擾。卑踏戰樂之般般。曲盡馴象生意。）（謝試之士。雖能形容其象及理象。俱不見馴服生動之意。惟益公識出象之步趨。來意之意。遂中首選。）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紀。顯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乾文燁潤。實景澄夷。又曰。爲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麗語。無出其右。

謝景思曰。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公作表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實盈珍劑。增賁邱園。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

攻媿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蓋北海國聯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駙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齋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既進。天子爲之改容。

誠齋楊公曰。有用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册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威之道。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靈天。金威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倅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昆崙泓澥。濟波不驚。

起聯

東觀書林。久稱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東觀賀車駕幸秘書省。）

皇治憲天。垂宏基於萬世。史編繫日。昭成法於一王。（院正交進憲皇日歷。）

德茂重華。接唐源而詒燕。詩歌大典。擯寶牒以垂鴻。（進憲皇玉牒。）

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周益公謝賜三朝實訓恭紀宴賜。）聖皇孝德神鑒之淳。臨清廟儲祥。挺靈華之秀發。（敬賀仁英室芝草。）上聖紹休。丕衍洪圖之慶。元儲正位。茂膺顯冊之榮。（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治繼三朝。不聞詒謀之懿。法垂萬世。聿嚴紀事之書。（西山進三朝國史帝記。）聖神御極。廣推徧覆之仁。動植蒙休。共効太平之瑞。（進五色雀編麥芝草圖。）聖而濟衆。親成垂世之經。予以馭臣。例及稱藩之國。（李公彥代夏國謝賜曆清經。）烈祖文孫。一本繼承之懿。皇支帝載。兩全筆削之公。（王蓋之進三祖編譜今上重修玉牒。）三后在天。軼鴻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東萊進三朝國史。）規摹宏遠。更三聖以重光。憲度著明。參四書而並載。（遣慶元令格式。）惟皇上帝。將開與子之祥。有恤閟宮。肆蔵尊祖之事。（野處賀祠高禖。）舜歷在躬。大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謨。（東萊進述紹興詔旨。）投戈講藝。載信三代之風。肆筆成書。增賞七篇之訓。（野處謝賜御書孟子。）九月授衣。駿發先庚之旨。百官承式。溥霑令甲之恩。（同上謝冬衣。）親年有永。方齊筵翼翼之輝。聖孝無前。併上乾坤之策。（賀太上帝后尊號冊寶禮成。）

寢樸典學。稽上古之聖謨。帝模疏恩。錫先儲之義贊。（許百針代講讀官謝賜尚書正義。）鏗鏘繼年。並紀光華之旦。渭辰蔵事。聿新斗閣之儀。（傅崇仁賀泰安王殿口號。）明聖寅恭。寫作宸居之盥。書言深潤。勒爲册府之珍。（代宰臣進秘書省石刻御書御製敬天圖。）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輶臨賜。新指畫之威儀。（龍溪謝賜象簡。）皇天篤佑。忽垂象以示人。聖主靈承。乃側身而修行。亟鎔變異。宜即奏儀。率顧庶工。仰干淵懇。（吳運謝御殿復膳。）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龍溪星變謝御正殿。）

鑄以用事

真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躬。仁祖遠危竿之諭。蓋謹居高。（周益公謝御製損齋記。）德如堯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賀生皇子。）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命。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盤洲代都王謝賜第。）周有采薇之詩。因命率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詠。期得士以守四方。（初寮謝賜御詩。）被阜以生。驗漢庭之熙洽。食擬而化。彰唐室之隆平。（陳子潰賀野豐成圖。）漢文繼統。每惟代邸之優。唐帝嗣圖。尤軫潞宮之念。（魯可宗代常德府謝賜府額。）婚姓作藩。未成人而賜履。漢宗受社。方在襁以錫封。（元章簡代孟子謝。）

堯言布下。猶資五典之傳。漢制恤人。尚賴六經之積。（遂綱恭賀慎詔令。）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晏元獻遂詩。）笙鏞列於彝陛。無相奪倫。管聲設於周庭。既備乃奏。（初寮賀燕樂成。）輿史冊以並驅。唐有嘉名之創。煥文風而可述。漢稱洪業之遊。（陳益父賀奉安玉牒御集。）犀來徼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貢越常。慕成王之極治。（周益公交阯進象。）擁鞭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敬。望樓執轡。唐宗羞興慶之歡。王恒唯志於夸毗。寶冊不忘於授受。奮乎百世。在我一時。（野處賀加太上尊號。）頌采羽於漢賢。鑑述威懷之應。紀來本於周雅。備陳率育之休。惟效異之靈華。亦騰歌於樂府。（龔沖五色雀瑞麥芝草圖。）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之御座。爰興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實下漢皇之詔。（魏齋賀仁宗英宗室前柱上生芝草。）

推原

烏本陽精。揭知歲事。方聖。作紹隆於火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龍溪賀赤烏白鵲。）極偏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平。矧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王岐公謝論林學士承旨。）皇祖有訓。嘉言孔彰。開創守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俞吁咈。振六十載之綱條。皆聚此書。克昌厥後。（周益公謝三朝實訓。）

鋪敍形容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之候。（常熟賀雪。）有璞於此。必使琢。恍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蒲之賜。（洪景盧謝玉帶。）鳳生而五色。恨丹穴之已遙。龜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呂吉父謝賜神宗御墨。）帝輝下賜。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東萊賀李綱遺書。）金英並秀。綺藻井以煌煌。紫蒂駢分。映冀階而蔥蔥。（北海賀芝草。）如玉韞石。虹氣隱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南塘賀發榜。）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同上賀玉璽。）太極班朝。肅廷紳而咸會。少陽在列。粲卷服之彰施。洋洋觀範之言。奕奕瑤瑤之刻。溫文有恪。陟降欽承。將以鼓鍾。對時黃壓之仗。授之璽紱。交輝青輅之旂。小侯邦備物之彝。陋王社初封之誥。（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品羅萃峽。岳峙大庭。粲然物采之新。將以鼓鐘之奏。徹覽鋭於宸極。重尊闢於禁嚴。典籍非崇。小廣內承。明之秘。圖書畢出。會榮河溫洛之祥。（陳益父賀奉安玉牒御集禮成。）適華編之初徹。叨異渥之沓來。輝映宮蘭。特煥寶冠之飾。歡均萃鹿。例陪綺席之光。文藻名陵之鮮明。濃。麝龍圖之芬郁。夸鄭漸析經之賜。侈桓榮稽古之榮。輒陳歸奏之章。丕展逢時之慶。詩裒百冰。敬冠正之

蹔飜。句寫七言。埒栢梁之聯句。徐子陵代經遊學宗殿改終篇謝賦鴻運詩。

編簡旁羅。尚想古文於藏壁。金絲迭奏。如聆雅韻於升堂。傳說仁濟尚書謝宴。

樂皦韶英之奏。儀修弁甫之容。廿醴爲令芳。秩彌文於主鬯。吉日告期。申嚴訓於臨軒。賀鳥子冠禮。

銀潢混漾。玉版開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東萊賀遂賦。謂玉牒。

二后受之。同歸于治。萬物備矣。皆聚此書。萃圭璧於綠文。會日星於漆簡。遂賓訓。

旌旗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鹽嶽。介邱鑄鳥。已望翠華之來。沂水更生。更起舞雩之詠。柳子厚賀東平。

東桑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列障。呂吉甫賀元會。

瑤題瀾落。煥東壁之星躔。藻衛森羅。備甘泉之法觀。奉雕輿而降格。被王座以安安。呂希純賀崇安觀容禮成。

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萬初九百之小說。開卷靈知。豈伊龍圖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高仲伸代高麗謝賜太平御覽。

龍盤虎伏。瞻王氣以崇屯。螭首龜趺。據坤靈而山立。林嵐謝賜都城記。

用事形容

名臣畢萃。蹟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掩德裕會昌之作。李嶠進四朝列傳。

童昏遍年。賜合爲選之篇次。著爲考紀。更遂班固之鋪張。四山進帝紀。

遠循編俗。先九月以授衣。俯陋漢儀。因立春而賜帛。謝賜冬衣。

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珍。異莊子彫陵之見。龍溪賀恭皇白鵠。

劾貢亳都。上掩太宗之迹。伴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說齋代臨安府進端齋。

末聯

撮其機要。誠堯典十萬之言。率以周旋。取武成二三之策。姜凱謝賜尚書正義。

率舉卿洎宗臣。俯陋唐家之制。令史官宣景耀。顧陳漢頌之辭。賀皇太后上尊號。

謹文王安否之問。敢忘師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新札賜。攻媿代皇太子謝賜命。

既與在庭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龍溪代嘉王謝及第。

寶五典之書而爲訓。獲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戒王。顧禪末議。四山進三朝帝紀。

紀周宣舞鎬之年。外攘復古。按韓愈辨徐之說。不戰來戎。初察賀白兔。

動鼓鐘於長樂。何慙漢家爲壽之儀。擊環佩於後宮。更邁唐室奉鴈之禮。周益公賀太上皇后生辰。

觀濰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同上謝倫林學士。

聰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嫌。同上

事做石渠。稱制仰勤於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愧於哲明。攻媿進吏部去。

說列聖之錄。諒思風烈之如存。上庶事之歌。所冀明良之交勵。徐子儀謝張友終篇進詩。

惟禮可以爲國。願廣妥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稱效孟軻之敬。四山謝禮部侍郎。

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卽金鏡而擬任賢之要。知所自期。謝綸林學士。

舞裳五色。漸徵裨補之長。燕臺千金。願廣招徠之意。謝衣帶鞍馬。

詩大事而小則簡牘。願彈綸紊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野處進三朝帝紀。

鼎鉶登賢。省己難勝於異數。樽酒納約。愛君期盡於慈衷。四山謝謙易終篇賜宴。

願借毫士。稱椎樸之能。官人載詠詩章。思采藻之不失職。倪正文代進士謝賜射獵賞。

君已知言。熒惑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龍溪代宰臣盧雙謝放歸。

鄭衣又改爲兮。莫副尚賢之目。禹戲無聞然矣。永肩歸美之誠。謝春衣。

使忠臣得盡其心。敬忘周詩實篋之意。如羣生有以自樂。願推漢詔賜帛之仁。

繼中興聖統之編。式符瑞應。陋皇室雜域之錄。未究編摩。進玉牒。

修長樂之注。已觀景耀之宣。誦思齊之詩。更侈徽音之嗣。(原闕)

宋四六摘句

居城中而大者四。庶彙形高厚之功。王天下而樂者三。冀長舉庭闈之養。周必大德謙宮上太上皇后尊號表。

鏤石而補皇天。不愧女媧之巧。得道而坐少廣。莫知王母之年。鑿弓戢矢。早知武王十亂之功。含飴弄孫。行觀堯帝多男之祝。周必大賀皇太后八十壽。

呼萬歲者三。歡騰朝野。等百世而上。顯衍子孫。文天祥游淵節賀皇太后箋。

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殫厥心。司馬光進稽古編表。

薰絃播奏。散爲花下之風。蒼玉雕璫。秘作升中之典。王禹偁謝免和籴狀元月除夜詩表。

念宮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爛然蒼鮮。煦若春至。和氣暢肢。願折膠而何畏。大恩歷己。疑稱服以爲難。宋郊謝衣襖表。

唯疾之疑。每上煩於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於朝廷。許佩寵榮。歸擁松楸之壠。庶緣葛散。得全蒲柳之年。扶衰遠去。豈尊鱸適爲于秋風。銜懸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汪藻代劉相謝給假省先塋表。

韞而藏諸。覓逾褒衰之榮。束以立於朝。敢替書紳之戒。聽松閣代謝玉帶表。

白烏九子。天矜反哺之情。丹鳳十行。雨施流根之澤。謂能仕而教之忠。子承父訓。故率親則尊而上。人欲天從。而臣月雲爲家。漁樵爭席。三秦十草。莫報青陽之暉。億載萬年。永蔭黃屋之澤。楊萬里謝以乃長儲官封敬遜奉大夫表。保井朝溪遇郊禮大禮

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識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常守職。

泰階顯獻于六符。汪藻謝赦詔表。

馬援謗深，誰與辨明於意氏，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念父母之于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于羣生，仰乘潛之各遂。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爇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李綱謝免湖南轉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觀表。

祿足以代其耕，遂免嗜饑之患，食焉而忘其事，難逃尸素之譏。友麋鹿，侶魚蝦，自適優游之願，先狗馬，塡溝壑，敢忘報效之恩。鄭丙謝宮觀表。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蝸青藜而談古，豈復與英俊游，立白茅而祝釐，尚長使聖人尊。楊成里謝免福州得罪謝表。

雷霆所發，寧忘失箸之疑，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甑飯之猶全。半九十里，深嗟末路之難，取三百廛，徒切素餐之媿。楊輔謝宮觀表。

罷榮既盜其涯，憂患亦隨而至。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俾其解組宮庭，退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乎蓋之年，鑿井畊田，歌詠太平之樂。歐陽修蔡州再乞致仕第二表。

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先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日日歸于田間，身坐貪于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覥之顏。歐陽修蔡州再乞致仕第三表。

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除爲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炎蒸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呂蒙奏乞致仕表。

豈唯老馬之問棄，復許見犀而後行。雖臥野水白鷗之岸，未離春風玉筍之班，大隱而乃隱於朝廷，在外而如在于王室。楊萬里謝致仕轉通議大夫除寶文閣待制表。

安徽巡撫臣朱珪跪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朱珪進御製論史古文，闡其後賦，以朕論史之文，紬繹推闡，有因史成經，綜六爲七之語，但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幾餘典學，凡史冊內有關政治者，偶經論斷，爲之折衷，而見諸設施者，方且引以爲愧，朱珪跋語，固非鋪張揚厲，泛爲諛辭，究屬稱頌過當，第觀其文義，尚爲典核，著賞給紗扇筆墨等件，以示獎勵，此冊並著諸皇子及皇孫綿恩各繕一部，預備陳設，欽此。五月十一日，臣賫摺差官捧到恩賞臣庫紗二端，葛紗二端，扇二匣，香二匣，筆二匣，墨二匣，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臣竊惟典謨出紀言之筆，以堯舜而進爲經，春秋刪載事之書，雖遊夏而窮於贊，龍門以下，遂少折衷，虎觀之談，更多同異，臣幸得探源御集，景星聖謨，合正別史而成鉅觀，綜大小言而歸定案，光中鏡照，由百世等百王，非辰管窺，書萬紙誦萬遍，方愧荒蕪之喻，日忽聞寵賞之自天，頒錫逾優，導揚益拙，欽惟我皇上單心典學，運筆敷猷，啓成參治理之原，發啟洞古今之會，誠大誠小，皆良史，述者謂明，立德立功，非空言，措之爲政，陳二十四編之煩鑑，經神更貫，寶齋證五十九載之純勤，史論獨詮，心學，非義則取天人，浹於皇綸，先行而從左右，蒼爲帝範，臣曾遊東觀，慙蒐班馬之香，欣遇中天，上揭雲龍之紀，萬幾有暇，益治忽於堯心，小物不遺，揚神蠹於禹則，聖不自聖，經綸方懋於天行，醇乎其醇，論著爲章於漢倬，伏念編蒙有志，何能析義，疏注無知，亦欲矢音鳳竹，乃荷絲言下逮，益著淵冲，更聞玉冊分書，式昭法守，此誠億載寰中之福，尤極小臣望外之榮，惠出上方，輝分下土，冰絲却暑，依帝澤而生涼，風葛搖輕，被天恩而增重，積歲憂坡之夢，潤潤飛花，駢行龍輔之賓，暗阿研露，金爐添馥，隔重霧而尚染御香，瑞筵來蒸，率八郡而共揚仁扇，臣業疎鐵仰，詞竭庭闈，學海徒驚，呼嵩倍切，向輯經林鉅製，已沐崇褒，今繙史聖全編，再膺渥澤，從此簪毫吮筆，莫勝九重著錄之多，銘佩書紳，長欣四表光華之被，所有臣感激榮忭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安徽巡撫臣朱珪跪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辦理軍機處封寄到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昨安徽巡撫朱珪進御製說經古文，闡其後賦，以朕說經之文，刊于古相承之誤，宜羣經未傳之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闡諸儒未解之惑，頗皆過當，但歷舉朕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各大端，見諸設施者，與平日闡發經義實有符合，語皆紀實，並非泛爲諛詞，夫六經爲治世之書，內聖外王之道，無不賅備，若止尋章摘句，僅能得其糟粕，無由探索精微，即使窺見義蘊，垂諸著述，不能躬力行，亦屬空言無補，朕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維日孜孜，幾餘典學，于詩書六藝之文，偶有闡發，俱與政治相關，即義疏相承，舛訛未正者，爲之折衷定論，亦有裨于世道人心，凡平日出治之要，皆可與說經之言相印證，蓋發爲文章者，胥應見諸政事，我世世子孫，果能善繼善述，欽承法守，舉于古訓，見諸躬行，以朕之心爲心，以朕之政爲政，則是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朕于茲有厚望焉，此冊著諸皇子及皇孫綿恩各繕寫一部，並將此旨冠于簡端，將頒設諸處，以垂久遠，至朱珪于御製古文，紬繹推闡，能見其大，跋語尤得體要，殊屬可嘉，著賞給筆墨等件，以示獎勵，欽此，並臣賫摺差官捧到恩賞臣筆兩匣，墨兩匣，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五個，金八寶一分，金錢四枚，金錠四枚，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臣賜繹恩言，榮華殊錫，感深莫措，寵極兩驚，伏念臣學陋蟲雕，識微蠡測，何足繪羣天日，賦贊高深，欽惟我皇上文學緝熙，堯章煥，百四十四篇之經訓，日月光懸，八千大千世之心傳，孔姬道貫，作而善述，合文思勳業于一人，君實象師，示心學躬行于萬祀，臣悅中誠服，熟讀深維，雖尊聖而莫贊一辭，擬觀經之願書萬本，紬尺松于都蓬，壓登泰山，挹杯水于瀛洋，難探瑕海，何知天大，亦許管窺，并以皇綸，發揮聖之精奧，垂爲家學，寫有典之楷模，獎勵優加，便蒙特賚，燦五花于象管，蒼顏霧珠，潤廿笏之陰，麗，墨雲爾

璧、金盤千縷、匪伊垂之帶有餘、寶萃八琛、維其時矣多且盲、佩當心而如意、朵纈五雲、錦保定而宜春、錢珍萬選、惟金三品、妙製丹車銀甕之祥、作服五章、實分藻火山龍之飾、臣業荒蠻簡、敢誇稽古之榮、恩重龍光、覺荷如天之福、惟有體聖言而宣上澤、勤敷實意于一方、庶期保皇極而勵臣夏、長仰蒼穹于萬歲、所有臣感激榮忭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安徽巡撫臣朱珪跪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臣遞摺差官回省、賫捧到恩賞臣玉如意一枝、貂皮褂一件、臣謹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拜服訖、欽惟我皇上保定九如、惇庸五德、光華佛篆、湧寶意於金輪、繪繡堯章、褐錦衣於玉藻、紫閣紀十全之烈、輯瑞從心、翠雲臨萬國之朝、振裘挈領、舜球在握、指揮開慈嶺之山、禹服同珍、皮織貢渠搜之國、乃荷非常顏色、寵藉儒臣、何期好賜功良、榮傳疆吏、頒來天府、正迎元日之禧、卷登江城、恰映豐年之雪、卷衢鹽羨、條案欣觀、舞以揚休、拜手惟祝天恆健、服而見美、章身則抱日知暄、臣學陋蠡雕、稱慙鵜翼、賁分香案、柄談忝張敞之儀、豐蔚春袍、英藻飾齊嬰之儉、伏願天意長如人意、庶喜起於萬壽萬年、賜衣更頭宵衣、調燠寒於四和四極、所有臣榮幸歡忭感激舞蹈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謝賜御筆熱河考並御識墨刻一卷摺　阮元

欽惟我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邦居駐蹕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標夫鍾石、朱登齊老之峯、茅清會於湯泉、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瀾流已判、今加識而河曲愈明、臣伏思濡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於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及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也、故得決四千年未決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竊西域、明惰之志、徒守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使、遍達眞源、九譯之言、荷歸聰聽、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屆、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而刊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宇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考在前、卷中必須題識、貞珉繼勒、初分筆彩於華箋、翠帙頒更仰恩光於墨寶、

謝賜御筆筆謨識過墨刻一卷摺　阮元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積今古、萬幾咸理、事皆親御丹毫、半字偶殊、文乃特鐫翠墨、昔知過以著論、聖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摛辭、周武之銘仍在筆、臣竊恩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蓋地闢无疆、見殊途之歸轍、見爲誤實爲無誤之驗、識爲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衆典謨於千古、非因積乃可稽、積之謂同、見堯典康成之註、積之爲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爲一、辭文旨遠、知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登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

謝賜御筆兵部奏凱兵丁各歸營伍及福康安奏西藏善後事宜詩墨刻共

二卷摺　阮元

欽惟我皇上健本自強、機由親握、我戰則克、七勝題圖、好謀而成、十全作記、中樞決策、將將兼以將兵、後藏詰戎、歸降繼以歸順、虎符銅節、權不寄於本兵、銀幣金瓶、事皆乘於駐蹕、故調發如身之使臂、而經畫若網之在綱、是皆乘乾行不息之精神、遂長立史册未閉之功業、夜未央而乘燭、屢問封章、日已昳而傳發、更抒宸翰、司馬衛驛傳之職、紀其事者五百言、回疆同善後之宜、廣其製爲四十韻、臣曾瞻丹筆、復賜翠珉、頒知恩、深被雲霓之澤、弄璋惟謹、常承御氣之垂、

千字文萃

張海鵬輯

千字文萃小引

爰歷滂喜凡將急就漢時童子習之此即千字文之權輿也宋元學者猶書急就自千文盛行急就始晦興嗣所次韻叶義該百名書方一成不易其於蒼小拾補實多裨助

本朝儒臣重加排纂用效　賡颺詞必生新字惟由舊范漢鑄以爲鎔絲蕃廣而成錦抒寫任手變化從心摸燕許之鉅製而翰墨之奇珍也暇爲彙刻用廣厥傳因搜故篋中得前人翻本及於原文外廣之續之者並剞劂之緒凡七篇嘉慶戊辰春二月張海鵬識

千字文萃目錄

恭慶　吳省蘭

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　周興嗣本重編

恭跋

御製全韻詩千字文　周興嗣本重編　彭元瑞

毛西河傳贊千字文　周興嗣本重編　王錫

別本千字文　周興嗣本重編　黃祖顏

續千字文

再續千字文

別本續千字文　明陳鎏

昭文張海鵬輯

千字文萃

恭慶

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　周興嗣本重編　吳省蘭

翰林院編修臣吳省蘭恭進

泰壹仰運墉幹

紫維求毅璣表作對

璇儀既效嘉祜亦履多綏信用章極　用佛算經十九歲爲章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爲極

受祿是常曰根　耳煒黃義

世德祇慕

簸檻　世宗憲皇帝聖訓云敬政親賢　天法養心殿是訓是行實爲敬福錫福之本　榮答光宅

成命敦恭

嗣武遵則問夜啟帷接晝造席宙台遙遷亭育淑靈弗侈漢禪焉取秦銘承

宇升敬假　歌韓切

朝想馨　凡遇切　上必翳切　郊廟大典　庙太典　莅事盡敬盡誠　敦仁致孝肆祀

孔誠增美釋回別宜辨等會事典羅因俗禮秉

所益可知厥修乃承冠弁帶裳緣舊守靜　坎定　大清通禮一以和邦國一以達鄉

大清會典　皇朝禮器圖式折衷明備於冠服騎射

舊制　國家謹守等倫用

綿　國家德惠年丞緒　律鍾尺寸累黍審音

鈞招　時遙切　移奏條理獨尋浮谿貢岫贊陽洞陰　負定

中和韶樂用之祀饗朝會及西域平宋和闐玉

依黃鍾尺度製特磬又臨江府得古編鐘以遙

鎬人樂　命彷　隸及昆莫節鼓絃琴　回部既平得其　部樂　命於

大饗所陳詔新末肆之其器有

大小鼓簡管提琴屏琴之屬　於虛烏　勒切　樂　勒切

陪京實

基土漆

翠輦御輪

丹岡眺鬱徊往徘來愛具義設

誠約恐忘柰勿載筆 盛京爲地乾隆癸亥甲戌戊戌王踐軍興之上三次敕謁祖陵 緒緒戀難捨深訓念從此如期展 迎承副郊岐願望且 命每屆三年軍機處提奏 皇子二人於秋深時謁陵承爲令典 曲

聆

潛志重 柱用切 篤宗盟疏功弟 弟本字 爵更渭爲涇若者與

余據切 祭必也正名桐枝戚邇諸父叔兄 上以者親王當國時首先率衆入朝公忠最著身後被謚特予雪枉繼絕錫謚曰忠並與親親王鄭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鎮國公載銘輔國公載鋆 太廟又以像配享 王禮親王後改爲康親王鄭親王後改爲簡親王克勤郡王後改爲平郡王俱 命復始封爵襲傳其後襲慶承宋顧名書放

棄飫存餘稷 上每遇偏災即發帑振恤動以數千百萬兩計蠲租緩賦無歲無之丙寅庚寅戊戌三次普免天下漕糧上承 加德下藏民富爲古所未有

在茲雨寒靡間夕昃務矯縞紵冬紡

暑穡 承平日久民間結車尚華屢荷 諭令束者從儉 量能佐政職任

任良潔慎惟賓殿最斯詳澄煩枇 旁米切 垢去弊

扇糠 上澄敘官方劾罷貪刻悉禮其人之自取錢控衡平不稍僅逆 有位畏

勉疲氓並匡吉習妍時

帝車轉毂陟嶽臨川 上巡舉 迎輿蠲免盡河及畿輔淀河皆一再三至而河工海塘係東南民命尤鉅自辛未距今凡五莅云 劭農稽牧使資濟

巨餼稽給欲 發與所經如盛京之興修兼工河海之增築堤壩固以保衆民生而無業者賴役餉口且獲以工代賑之益

星蓋屬瞻退聽遠服仙流號熱地切 寥虛卑助

清夏筵侍員渠 每歲 幸蹕暑山莊蒙古朝覲隨扈者讌賞尤渥 禽紛羣友

射躍千夫塞垣堂戶

貽猷率初 上行哨木蘭例在秋分後肆武事承 祖烈也

念學淵深操真又治夙領傳新旁說游藝動得指方

諭垂駭寐 上每 御製御論發前人所未發精一心傳勵 聿遵 紹 內以

性充出而道被耽悅瓊索竹策廣衛微抽毛髮鉅燭

神形下數百種王 上御極以來開館校刊輯纂之書不 御撰通鑑輯覽洗相沿 書法之繆一字褒貶千秋法戒又盡 御批之出自 親裁者合爲評鑑關要約而益該

朝驍遷容傅 扶務切 閏 輔明興之後即據斥元代國 綱目於元至正十五年 號史臣纂輯覽時 稱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仿例 特書 諭崇禎十七 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 比宋建炎必俟燕京 崩後載始書明亡正大光明 爲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 相 綱 豈黜丁 夢論形求或居民 御撰以武丁 起例所未有特 有廢立相恐 主器建嫡引杯 間時物色已久特 是神道設教 未厭人望故爲是 舊存翰林院 解兵唐高祖舍太宗而立建成明太祖舍成祖而立太孫俱泥立嫡之說疊成鼎爲及宋 太祖以杯酒釋 令石守信等釋兵權 能盡鎮近於權術 御批將正其繆 無頗

笑野生毀譽壁富匪矜 明永樂大典 其書以韻排類且 舊存翰林院 蓬癸巳 皇六子總領之後 上允儲臣之請開館校勘 命各省搜訪遺書 到者繁副備載各據其書大意爲撮要至二氏之書槩摘不錄名曰四庫全書其大綱者爲四庫全書著書對於新構之 文淵 文溯 文津 文源 三閣 精魂

鑒嚴組織倫聚經史子集赤青元素 芙帙凡四部 按四時之色 霜

葉惟積城璧欣盈宇摩應場

語讀感并 諸臣校勘之禮時 指諸宿 翳晦催落規矩絜明魄

壽

文思染畫

詩情矢梧雲陛 芳序謹賞賜地 醫賞賜地 國臣勝詩與 納芥月精 御製詠七十二候詩核形極理有化工在手齊子 清須彌之於 湯新禹大白 居易調 弟耀切 沈約 聲 以書題出新裁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全襲詩 以平韻詠 詠歷代盛衰得失垂 列聖謨烈上法人蓄 書法成體兼詩史 紙背振

空靈珠結貌色絲碑佳手畫墨妙 上幾餘 蒙學 之大成又輯刻石渠珍秘若三希堂墨妙書淳化新淳化閣帖閣本入柱諸帖傳播藝林參加 摹刻 化閣帖 摹刻

周廊懸皆貞瓌刻木傾銀才 騰 通 闡 諫諭 宋本淳化 闡帖有 賢 木板鉛 之說其實非也 臣 淳化 淳化閣帖跋辯之

天高顧謂茂攝返荒阿 阿惡王拔準 與 達瓦齊生擒 敵始來 曰逐顛當 酉陽雜俎顛當獸蜘蛛蒙中 諸曰顛當 寇汝無 蹤奔阿 雅爾撒納初降受封 親王 駕漢日廷王之封歸 養侯 頁宜 感 母 讓

呂不韋妾 阿雅爾 汗長子 產 改 適 章 薇 和 碩 齊 而阿 嗟 商 嗟 賓 覬 汗位既 輕 蘇 遜 盜 連 雜 叛 羌 嗟 舊部 頗有從 賊者 綏 賓 人 哈薩克 朝 約 擒 賊 以 歲 賊 送 入 俄 羅 斯 兒 利 戎 王 阿 雅 爾 撒 納 初 誘 達 瓦 齊 殺 哈 如 來 慎 始 率 民 來 歸 不 得 爲 四 部 總 台 吉 中 道 追 叛 婦 叛 撒 納 既 不 得 大 兵 應 境 捷 各 自 侍 歸 誠 能 盡 鎮 近於權術 笑野生毀譽壁富匪矜 舊存翰林院 蓬癸巳 皇六子總領之後 上允儲臣之請開館校勘 命各省搜訪遺書 到者繁副備載各據其書大意爲撮要至二氏之書槩摘不錄名曰四庫全書其大綱者爲四庫全書著書對於新構之 文淵 文溯 文津 文源 三閣 精魂

鑒嚴組織倫聚經史子集赤青元素 芙帙凡四部 按四時之色 霜

葉惟積城璧欣盈宇摩應場

語讀感并 諸臣校勘之禮時 指諸宿 翳晦催落規矩絜明魄

壽

文思染畫

詩情矢梧雲陛 芳序謹賞賜地 醫賞賜地 國臣勝詩與 納芥月精 御製詠七十二候詩核形極理有化工在手齊子 清須彌之於 湯新禹大白 居易調 弟耀切 沈約 聲 以書題出新裁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全襲詩 以平韻詠 詠歷代盛衰得失垂 列聖謨烈上法人蓄 書法成體兼詩史 紙背振

桓威戡東異國誅殆 飛 聚 亡誰弔號要 伊濟切 杜寂

眠漢書牽蔗 以絕西域注要杜 柔 坡酒泉 地 行李逍遙姑勸涼

州婦吹勅勒甘英歷柯藍市都太 拔達克山 西至 裏 都斯

坦年貧稅者謂之都丈　營田趙姑侯切國　軍制驚韓琦書

林八體　欽定西域同文志首列國書次以漢字三合切音蒙古西番托忒回字分列於左　步遣五官　注測晷度注之意書　郡伯邑宰

槐封改觀　設鎮西府領縣二迪化州領縣三安西州領縣二　松漢扶杞

草沙頓帳府布家肥楚　鹹野讓於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鳥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台吉林黑龍江盛京　笙瑟分歌巾箱直上

賓發西香謂水曰楚西域故有蘆澤其利自灣子一府二州七縣俱設學定生員額數近有舉鄉試者　麻魏比唐化烝古曠

敢恃彫雕　通樓　後漢書邛籠注即今之摩唐書作銅未詳始作碉　南金罪

滿小金川為遣拉金川為從侵　蹉耻腸離蒙惑氣短　初促浸工司瘦

卡勒翅拉土酋澤旺以犯　命乾隆十三年大學士傅恒經畧諸軍先召其黨貢爾吉阿扣斬之振卡僅乞降　上赦其妻子而始平旺於翅拉故地　少女下男

守土司如故而始平旺　三十一年復卡乞　頒前所諸印信悉反諸土司侵地以其女嫁翅拉上舍僧格桑

人麥阮　三十五年翅拉侯郭克什達之并侵正木坪於是翅拉促浸益橫且誘播殺至雅州橋之謀復卡之子桑諾木又以計盡革布什咱殺其土司屠其妻四川總督以兵往資不準命且攻郭克什與僧格桑互相騰蹈分侵明正上司界以叛　岱厭乙甲切身

磨廉通　火環鳥散　三十七年我軍克美諾敦僧格桑走桑之父澤旺翅拉平僧格桑促浸三十九年克促浸之逆克爾宗及達爾圖時僧格桑已伏冥誅降其妻側累四十年克勒烏國四十一年臨嘴喇依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悉降索諾木率其兄并兩土婦及黨惡頭人二千餘人生執伊蘇兩金川悉平兩金川地稍奏捷乃以火攻　鳴驅　用柳宗元文

巧盡斬鯤精逢獲孟　獲滅鬧再磨碼碉　製平定　御

兩金川碑與十三年平定金川碑並樹太學　寓公面

闕路杳跡孤俶辭惶辱坐委康居　上爾匿特本準噶爾拉特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因與策妄不睦竄入俄羅斯征調不息且盡子入侍其汗遣巴參始聚謀聚其領濟勒濟勒　命伊犁將軍將其部收撫以茶米衣鹽帳之屬　伊

糊餬

龍蓋巴錫等王爵　上行編木爾親於伊糊餬封蓋巴錫為汗其文襲王爵王貝勒貝子台吉有垂賚白金文綺等賞伊糊餬舊名布哈國阿乙亥秋獲爾藏多爾濟入　親於風國

[illegible]斯名其後哈薩克布魯特使人來於此朝謁伊犁國酋會歸之義　立本高圖

愚實後　命仿摹凌烟巴什之例圖形以藏　蜚衣冥飯寡弱歡虞

目宿　目蓄漢書作目宿　登菜的顏洽駒　使巴錫等十一人各賜御

馬鞍鞍向方鞍具　歸竟境同非遐

察機照殊　初閩土爾扈特歸順之俗來藏不一上稱決其無他讀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曰始逆命而終保順之師降弗加罰之意自臣屬部之歸順大義不易矣　聖謨淵衷為

業惠四施

景華復且雅在

尊親達自愚賤見丙熱談　南極老人星見於丙拱辰交願云

賤民陛東南水縣

皇躬續幸

駕鳳俯翔　上俯江浙吏民之請以今年正月敬鑾五幸　閱視河工海塘　物

賢興俊推賞祐福　前二年恩科並輪免直省正賦　稼

將俠畝筍且蔬牆植麥舉士巳　意巳切　稅足商薄

刑鞫　鞫通　舍養老食舊　元旦既以大普澤復廣所經府州縣學額一切課賦各予蠲參節軍流以下罪人清審老民雲集曲至　乾悲飄

雁似膳烹羊

意力堅長綺河彩映稻阜　稻山屬今亳州近渦水　不虧陶莊果

定　康熙己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於清口遡西隔岸治陶莊引河立閘為法並命南岸築挑水壩絕河流遂入陶莊河口時河臣經理未善隨溜隨淤就隆己未　上命重臣閱視仍開雜行乃以木龍挑溜北趨為補救計至丙申清河臣復承　命測量繪圖呈覽硃筆點記其處遂以季秋興工於丁酉春仲兼汛放水至明年春暮清東下去清口數昔遂五里云　圃池

安詠　上馬游學塘工於陳氏安宿園　蛙蹲　谷海馳令工石伐嚴　漸塘

柴石互施　上以柴工未及石工之固命一律編石而舊柴塘仍飭勿張偉資屑舊　宜房隨盛西處後藏　才演切　彼法大中芒搖槳

匏嘯聽象龍牀投資豫場訓睦忠　西域來貢教場直閱之生徒　善哉賓止煌乎

唐同遠持祭憤懷我

慈洪驩首遠平　今之疫鄰頓耐德尼爾屋事義自後共睹　蕭譯入　襲遠會　慶長貞符

從心歲即攸頻

福隨其難

謙特　萬壽屆期中外臣民恩共戴　董劾倜上案弗許并　輸止貢品　駐蹕山莊未王歡受賀　御外息卑官淡超玉食溫此蒸酒稱

賜拜百卿尹鱗次甚近

君門何疑陳洛好謝伏稽秋暉期霸　番禺　晚賞珍皇

聖年晉萬臣省蘭言

萬壽千年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明興嗣本重編

南書房供奉工部左侍郎臣彭元瑞恭次

造化迴斡妙生人心藝畫制字倫吹審音從橫尺寸浮
沉陽陰別等涇渭調如瑟琴墳籀辯律易書二經卿雲
華旦詩乃以典流及大同約首四聲極妍盡巧諸體並
鳴孰領其要規矩獨成
皇帝陛下慶綏既皆秉和時燭持照世杯貢宙合端
拱辰階夙夜罔逸
出治榮懷
茂學廣深形爲
雅詠
御集所布
誦行觀聽輝耀讓光典索比盛孔思周情湯銘禹命紫
殿氤氲璇帷悅性宮槐晝永池梧景靜可藉
幾閑陶適夏清
丹筆露垂墨床星映平上去入自初而竟仰維
本朝
列聖在天
啓基
嗣業誰運歷年地鍾鬱積長白松川神女飡果河員漆
鮮右長白發祥曰壹戎衣弔伐率服潛射寧舍疲兵勿逐
知充
威振磬受
祐篤右祖肇基帝業太八色異隸
國語有似明步已移外禍不睦疏罪奏
元理誰直曲右祖興師衍明太我軍鼓催騰驤期覆斬杜該
逼康慮乾吉林巖谷右破明四路兵太祖

田於曠野潔裳結束敦節議修愛物刑俗右祖摘衣行纖太
樂且駭散右祖取明瀋陽太遼亦攝屬右祖取明遼陽太收取兩
城即表肇發工營洛宅
陪都蒸淑右祖遷都瀋陽太師桓載途麥岫羅岡往薄京邑
彼感殆亡右祖征明薄京太宗郡縣圖增傳寶府藏高麗設
疑丸封敢當左徘右徊面市背嘗丙子
親駕頓顙悚惶宜建
鉅號亭育遐荒右國大清崇德太宗建冠纓劍矢滿珠舊章
貽則續守善夫靡忘右守冠服明射舊制太宗訓改官具儀公尹
扶匡仕謝稽阮職任俊良楚晉俠楹伊傅脩廊爵因才
貴桐抽鵾翔右宗定官制太令嚴非寡毀堅摩壁再接力
竭巨州斯克右三萬於松山克明錦州太宗破明兵十伯兄叔弟宗威
英特友沛釣磻岱盟碑勒
龍鱗
鳳羽
鴻祭每惻右陵陪葬功臣爾黃犢伏莽毛起骸紛霜飄雨晦
悲此困顛日昃月虧傾厥短垣靈助眞主環海稱尊東
顧
父母拜手歸
仁捕李國誅張獻九宇恬新餘閏草賊枝條離根夕眠
早飯魚妾雁臣
執中居正卑甚漢秦右鼎燕京平定天下世祖定禮舉晚近矜存
貞忠祀邱植碣
慈量并容右祖施仁賜國世殷靈匪遙內奄多競委使門戶
切
誠與政右祖禁抑內監世盜寵更叛志奸飽飛養鞠姑務嘯
聚相資連雞轉退枇髮解絲動煩滅獲獸抗禽縻右

聖祖討平三藩驅馳遊牧來求止息沙塞肆會狄鞮讌席熱浴
暑涼寒溫饑食身遠兒侍假組奉璧右收繼喀爾喀聖祖卓
利勸農成稅丁糧畝莫納稟箱足登場秋杷冬紡驅壁
烹羊稼穡飫饒稿黍糠腸罕圃佳蜚桃樓芥藍薑老蹶男
婦羔酒升堂右嘉慶禮永定聖祖著丁賦道若西羌寥者崑漢磐
據密扇侍遠盈惡玉帳
指機庭空路迴帶甲縣車駒肥士躍孤鳥火投輕蔽魄
落右征朝換平定西藏聖祖親翠蓋絳荷
南幸省徼宜房薪水父土最樂右祖南巡閩河聖履勞習武
躬踐木蘭右祖行圍講武聖石渠巾弁賤藝耽賢右聖祖纂刻
華書衛操察垢給祿勸廉澄糟滌染鹹恥淡甘金銀氣寂
笋柰欲厭騁棠仙宰猷績羣贍右宗定養廉世
勅紙青寄牒牋
處答洞達民隱彫磨弊法必莊嚬笑隨施陟黜右世宗
硃批諭旨煌煒
五廟
功德超焉璣霎期宿象闕效珍黎赤攸賴作對惟
君見墻
孝慕殊恕默聞
歌庸致意
嘉惠後昆歡豫恐懼萬葉恒遵禪通事跡含故難詳云
稽古唐俯終福王得位謙盈虛器謹將奈何少安分霸
殊方御評通鑑輯覽於紀年分注兩系之例大公至正且以寫范桑慎守之訓聖言爲經茲脉
宋元事一嫡庶慎始唐高祖之立長明太祖之立嫡
再及之御製調其嫡庶失慎泥古致禍
不特進退百王實阿承佐傍詠成王四輔事
足法程萬世訂義正圖解之訛恭畏
猶濟太戊之致盛以嚴恭寅畏爲主仰
見聖祖若獨銘刻頗傷御論
明太祖深鑒勦刻甚冥累耳目唐德宗用盧杞奚陸贄
於漢高誠爲允當詩斷其以耳目爲彭五

吸寧交面瑕直抉其鄉辱招優觴通鑑觀覽終所稱王具見天地之量詩未同其例而以其聲色是娛為戒念茲弗釋豈謂邇常史家口實以史大雅殷鑒之義也秦皇漢武並稱又宋太祖釋兵權事每鑒述之皆從來口實御製賜其謬綺談貌譽蘇漢文帝唐太宗正慨露鹿剪髮吞煌諸事為附會好名二帝固合主此數事誠盧卷耳

定論矯故舜舉元愷鬼方祖甲五行諸條考正辨析實超儒先訓詁之學微辭發愚御製斥陽吳王凡杖賜張武金為異儲可因得待張蕩墨吏之正孟韓似也韓愈答問能補孟子所未言見四紙詩注魏趙信乎魏直黃帝宋以宣仁參顧為先見淳熙內禪為孝俱非事實聖見超卓從古未發蒙姿

召問說引虢虞作年六月蒙恩宣示七虞一事於取遠藩兩城用虞虢事天然徵引至巧美層下學所百思不到者脫聆之下易靡心悅誠服祇聆鶩尋是無能名

樹義淵的寓道敬誠

洪鈞美富

立言之精微是筵坐寫用絃笙輶軻被

賞感謝願陳熟讀百過讖唱交欣勉緣恆慮重次千文

御製全韻詩恭跋千字文

毛西河傳贊

王錫

東土鉅士西河毛公席世德後為學者宗母張生時云感五龍夙秉俊惠早薄紛庸典訓必飭詩書是工猶周孔合豈莊老通仁本溫克謙非足泰文滿天下名超宇中何意陽九賊人燕京有明國步因而頓傾輦轂既動郡縣皆驚　王師肆出弔伐並行方耀干甲直連百城乃自寧海更迴永興陰集農隸奄稱義兵車陳戶邑矢射門庭舊卿故將與羣盜并畫書本作畫地立幟據水建楹夫子知幾辯亡論成徵詞近詣坐罪匪輕去特刑髮伏諸邈冥孰謂力竭南音不競民起叛情軍少用命綏斬壹及誅剿殆盡投巖躍流駭散亦甚始見廣日再平大荒父兄男女歡聚道傍幸廢受職得杜交章曰誰貽禍實緣庶常維摩相比愛其聲長牋解每篤紙墨莫詳從來月旦貴別棗良川分涇渭染麗丹黃重以盟會轉增悚惶口利語巧此毀彼傷營丁發難官牒捕藏林遁象困羅縻鳥翔似茲畏恐改貌易服於焉飄馳雨飯露宿秋氣已深晚稼欲熟遙仰華宙潛息岡谷秦嶽安達秦魏弗屬饑食草根疲止牆曲蹤疑磻橫煩想溪浴野婦驅驅場伯駕犢任俠隨謝恃富敢逐滅蹟蒙面猶慳被獲徘徊徊眺侈惡寡淑奉忻攸賴清令佳牧宜答遺勞蓋我恥辱助權敬觀奉養鞠育嚴使治具藉勸愚俗嘉兒侍筵陪尹執燭畝宅杯觴池亭絲竹戎莽頗疏委魄初定貴慮處閑玩物習慶顧忘虞機往省勿竟騰舍夜移翰木晝聽楚濟索餐趙璧讀孟抗懷義禍復造禹州陟阜夔岱作商洛游絳樓垂號白雲最優逸嘯俯振悲思上浮夏荷珠滴冬芥劍抽稷惟枇植稼要杞收景光蓋戾藝業罔求火眠霜寐沉念默測量簸尺寸猷慎矩則黎領唐封伊佐湯績昆霸武施羌貢威積孤身絜潔涼友弱戚歲過八閏呂天四律鹹淡終和空飽餘瀝腸矜叔糠塗寫李漢二雅多乎兩漢逍若釣牀理紡禪僚幹九丙鱗慈果祇賞邇言嵇房聞琴綺園晉履當酒書糟晦厥妙指姑如廟市密問心法高升嗣照容敬手援筍監所臨圖府政設祐真扇善吹垢嚬熱扶拱人倫尊主卑妾務基誠正內枝外葉素無洪慕宜黜異說祀飫菜黍寓守松棠獸禽帳束驅駒首驤納珍崑岫招仕銀廊妍姿巨器翠巾赤裘忠君睦嫡元功久康沛也榮鬱都哉輝煌輶軻結路膏梧資色金雞帶字羔雁充塞皇帝御極累簡才能孝弟廉節同制舉升左右階陛攝衣躬登謹條策對璿璣二字不離玉衡鯤魚運化鳳羽飛鳴殿唱遐曠官紱紫青懋爵賓列肥羊宰烹殊奏鐘鼓鈞調琴笙槐堂修史石渠談經俶推淵鑑載取譽英離事敦勉居位匡貞耳聆目察端體煒形韓退讓筆號卽都儀效靈舉陶臣規傳悅僉本名悅故又作兌以兌悅卦也星精奈性恬隱稅組釋縷盛顧持寵虧且誠蓋切譏背闕虛等厭承緣催給假尋卽歸田美祿陋致仙冠笑懸寶戢綵璧辰烈晷寒邱阿寥遠親墳杳緜吉環洞朗福劭沙圃感祭矯類馨烝拜顛帷映弊布家存短垣薪續桐搖膳甘蓋爾耽寂好靜刻約磨堅澄神操阮適志引弦審新稽古朝盤夕桓表讚禮樂遵信聖賢歌咏搖鷹鷂卽鷹鳶落箱蓋可傳碑銘斯在勒之萬年

別本千字文　　黃祖頤

天覆地載曦照月臨鳥魚飛躍海岱高深流分涇渭火屬丙丁魄殊虧盛閏積虛盈列宿煌煌璇轉璣衡河圖敬運洛書效鑒大道弗晦微言爲經從心孔學廣愛墨情軻推性善莊好達生異端是別嘉訓勿輕的亡當戒安爐宜澄洞審遼邈愼聆杳冥冬溫暑清夜寐早興見聞恐陋禍福相因克己罔假篤念維親仁在乎熱知藏以新退藏於密任率其眞唐虞受禪禹湯嫡傳稷也勤稼執法庭堅夏貢殷助舍萬稅千條制詳具樂器鈞宣文府東壁武將綴弁威聲最振約束甚嚴上慕遑賾遐民惠連衣冠俊孟逍遙漆園詩伯杜老草聖張顛佳筆駭俗鉅論驚筵形骸殆適中懷增恬閒階靜立紙帳且眠猶林餘酒陶琴無弦黍離弔故芥投侍緣西施色都號國貌妍髮元可鑒目麗疑儂口讀箴典乎寫綵牋習丸矢巧幹機圓笙歌風律寶劒龍淵琴音潛戀字書近聽鼙鼓百畝璧美藍田王者建極賢哉莫京奄有宇內南面儀刑常勞日昃時敬盤銘履豫必謹持滿惟平基命貴竟根本難傾招來俊乂左右陪卿廟堂交泰漢野攸寧禀貽慶永鞠育意誠父慈兒孝夫良婦貞弟恭兄友尊使卑承靡絜非矩居拱如辰黎庶悅睦遠邇歡欣頓顙伏罪稽首稱臣省惡自改綏動欲蒸豈云過量敢曰矜能嚴傳罔陟稽呂晚升甘羅少發終軍夙成牧羊塞外射簡孤城李斯作隸廉頗主兵史策表碑碣讚名後昆接嗣枝牒縣宗且封阜宅尹戚桐官漢起沛邑始翦古公白耳並霸薄伐羌戎朝聚市集川納渠通斬捕俠盜姑遣愚蒙俶存乃志砌守厥躬謙焉若谷和而不同語設倫要問答朗洪陳力勉仕委身致功素餐

貧耻拜爵賞廣畏寵讓祿惑辱歸農採移匪石節茂等松沉鱗思隱矯羽摩空既得猶敕養默足容亭池垂釣皋岫曠遊荒雞鳴蠶羣鴈橫秋霜林紫染露莽青浮引觴曲水長嘯登樓梧葉異落竹筍初抽枇杷黃暎柰實翠收徘徊淑景鼓吹皇猷果辨埋妙誰舉德輶二疏辭闕八士造周仰觀兩曜俯察九州宙合似寓散眺何求年歲幾更夕陽僅通木凋再榮氣竭幸息畿諦悚惶毀傷惻戚象環規寸組帶脩尺舊戶飄飄短垣寥寂謝事嵇叔悲途阮籍黜彼翫物敦茲正直踐盟祇信祭祀祈吉義路遵行禮門出入歷世鍾英抗姿超特鯤化駒翔匡濟遐及指顧解紛談笑滅賊驅車弊止布令叛釋號政我毋治扶弱植丹陛盡忠赤縣奏績星嶽定位多才奉職女工資紡男業務稽食土之毛皆忘帝則五官并重四體孰廉家讌肆設巨盃耽嘗懸帷綺結來燭輝光獨唱寡對懼垢易裳切磨崑玉涼步槐棠驟駕摩勒疲騾服箱墳壘邙下罔操谿傷晉魏韓趙攝處壹方利甲諸郡師領沙場章華競楚阿房侈秦綵紈被御賤妾侍壅迴廊驟雨絳殿凌雲馳逐輦轂誅蔓歐禽宰猶給膳烹羔會賓坐頓業席營刻桓楹陽厭肥潔裘富金銀調鹹與淡去糠取精柴佐充飫糧比珠珍飯隨饑飽喜茲神明煩熱即扇每浴用巾索想壺背尋詠牆陰雅顧騰寄次亦荷薪蓋此君子所謂伊人

別本千字文

續千字文

乾坤估冒山澤氤氳雷轟電掣雪淨水瑩霞標霧斂虹蜺煙凝潮汐應候朔望迭仍肇開沕穆渾朴惇淳苞孳畫卦品數由庚姜咨舜儆糺稷偕展瑤編芝檢纂述至今欽逢濟哲智勇瀰綸彎弧仗鉞遊徼咸清雕題鑿齒悉屬吾氓梯航絕域琛贄彤廷兼包滇蜀混括蠻荆界踰溟渤島跨遼蔥障銷烽燧氛揚機槍滅恩普暨駿烈允升箕莢旱瑞醴泉獻祉璽頒詔誥俯舞韶旒天喬惕遂億兆昌亭頌戲純嘏範著休徵嬪展宵旰誨諭畊耘惱叔悲途阮籍黜彼翫物敦茲正直踐盟祇信祭祀祈吉義路遵行禮門出入歷世鍾英抗姿超特鯤化駒翔閭閻疾苦剖晰楓宸共際熙皞韋勤理植亞旅桑麻閩閩蠶織導挹陂塘貫注溝洫哇咐隴頭獲刈壅闢擔挹擾鋤蒔灑澆蓑笠畢糾倚侶徧播疆埸穎栗豐穰疇來酒粒復淬斧斯萑葦採荻繪譜刊摹詠伴啊什誘廸肫眼丕昭憲式斗杓春仲雜卉蕃滋叱牛負鍤挾馬伴犂蒙倉餉翁娟提攜蒼顏皓髮嬉杖須支賣餳嚣酪幼稺含飴姿妥阡陌倚徙茅茨榆錢點綴棣萼芳菲莓苔斑剝衡正蔑蕤簷喧戴勝波泛鴛鴦鶯啼錦墅燕啄香泥紅霏桃塢綠暗柳隄蜻蜓蛺蝶花底參差渚鷗汀鷺樵徑漁磯勺芒社蜡新賽禱祠占蕭看杏穀稔前期村稚庞吠堂叟怡嬉髮屆炎煙鈞釋尤奇檀欒秀潤洪澳湘湄砌翻芍藥藤架蓄薇葵榴璀璨萱蕙芬披瓜瓞聯蔕多穗雙歧芭蕉簾蔭鸚鵡榻栖芙蕖拂蹠蘿薜鋪幃蕙遊鴛鴦莅臥鷗鷺棲爽塏塵簷侍揮芸篇諷閱蓮漏紆遲蟋蟀乍吟淒然凜肅鼎冶岸蓉蕭疎籬菊擷莖挺榦攬擷頡郁煜留殘響蜂黏剩馥條縱鷹鷂綢殖麋庇雉兎鮮腹鳳鸞鵲鴞危巢鴻征逵匿蟄案伊唔蠶燈杼柚渠列侵廣曝依暖旭補葺柴扉綢繆販築室蟲

再續千字文

別本續千字文　陳鑾

於赫混沌嶙峋朕（目童子又羌也 朕字从月者不同直忍切）阮（康字 阮低昂貌）隔乾確坤隤包含遍覆品秩胥歷壬癸造濬鑽燧稽灰撮（初斷切）槍角畛（下頃切）畛（音大水也）畛澤該兼牝偶雌鷙聯鵠匹蟲螫春扃坎壈蠖屈否泰屯亨勾萌肩苗殷豐雜淖渾純乖猾貨販貪婪倜儻軒豁猜狠凶殘懇欵憯（同怵）怛瘦爽低悟艮酌顒拙雖敷眷哲亶賦各稟仲嗲點狂憲狷柴蠢顓孫便辟卒班冉閔荀篠沮溺毓毓溝孱損元凱熾昌三苗宄鯀齋慄舜蔞頑淫瞍允傲朕忸怩貶挫摧窘痛恨挑釁削奪爭謀援棹騁螯（牛刀切）鵪（聿蚌 棒）肯休鄙侵脅鬨歃（音插）血齊侯爪牙荀騃睚（械眦 寨）捎（拉同）脅剿討遂遷鞭（補耿切）韜（孔切今二字刀靴也）驃（捷 鐵 騎 帥 驍 倉 卒 砲 劫 陷 陣 殺 降 勃敵 瑣 嚇 矧 稍 欠 臧 虎 賁 塵 戰 饋 餉 鍱 鑣（音標馬銜也）樵 蘇 踵 裹 慰 怛 噂（音尊 噂也）杳 杳（音蒿 魚 也）怯（音蒿 怯 健 也）斂 怨 浸 譖 浪 嘲 旺 弼 衰 忼 熊 爛 拚 燒 敗 北 誇 毀 滅 蠶 韜 鈐 報 恩 吞 炭 反 坫 細 瑣 斗 筲 焉 算 爰 屹 莞 瞞 酣 鴟 啖 鳶 鍛 鍊 跌 跢（音 稱 刻 切）閻 鎬（典 庚 切）穰 謁 舐 痔 吮 癰 亂 沒 嚥（土 堰 切 鳥 咽 地 也）寇 鵲 巢 鳩 借 巢（音 兔）犬 獲 板 蕩 彌 殃 胎 墮 卵 殖（音 渔 卿 殖 也）前 道（音 稱 候 也）後 哨 喪 體 號 嘆（音 劍 大 呼 也）肝 腦 滲 漏 蠶（楚 遇 切）頗（音 嗟 不 舊 也）蜷 屯 壑 蓋 頗 渴 慷 慨 叩 關 莊（也 口 切）塞 翻 聰 昔 否 蹦 嗔 嗝 勞 許 諄 彈 劾 遷 勳 鳶 鴉 彪 損 葬 藏 就 衰 罕 書 冷 諷 烜（況 遠 切 曝 也）煦 烘 焉 馮 繆 唯 諾 孔 抱 擾 馴 滉（烏 侯 切）寄（同 寄）捧 歐 夢 卜 強 鴨 肘 印 寸 刮 箱 紐 挈 賄 僉 押 批 械 勘 駁 刊 訂 宥 告 覓 通 獎 薦 蹈（音 路 踏 踐 行 不 進 也）揞（音 尼）腕 瘞 額 放 鄭 擠 佞 度 量 湛 泓 鋪 暴 匾 淺 澈 假 逛 蹠（音 蹠）餒 之 洪 涇 吟 沁 漱 漢（音 芝 漢 也）匪 闖（王 禁 切 規 也）吹（去 聲 害 也）珍 洼 產 辟 壓 暫 敘 搜 覓 檢 選 津 滅 險 盜 竊 戮

遇 淦（音 維 地 名）清（悉 合 切 水 名）泌 瀘 邦 畿 統 轄 滿 吼 灘 瀉 注 漾 汔 鬪 絕 嶠 泣 猱 劑 鬻 蛇 蝎 窄 磴 層 壘 鮮 爽 像 脫 醜 蠃 巴 蠻 酋 長 末 喝 惡 濕 燥 拳 猛 獷（古 猛 切）鷗 鶴 排 難 捍 患 拐（楚 揆 切）犒 鋤 張 却 走 蕢 車 鑿（此 遠 切）掘 杖（虛 嚴 切）粥 賣 刀 買 牛 拔 茶 種 桑 咲 鎬 柄 授 炎 朔 梯 航 偃 誓 驗 鞨 罷 闕 拔 堵 蔗 漸 溪（音 暴 水 名）汀 鴉 綠 蓊 隔 泉 壤 囿 巾（同 匝）湫 濮 濠 塹 捋 柁（虛 沛 切 拔 也）搗（他 淚 切 排 也）橈 刳（音 刺 船 刻）蓬 繡 春 榆（茂 口 切）簸 蹂 揣 捫（如 宣 切 拔 也）擺 戴 艾（音 衫 刈 也）掘 裒 租 比 屋 普 贈 裘 黠 錦 葩 禁 者 寫 儉 諂 吝 送 報 鄙 敞 擬 僭 砭（以 石 刺 病 也 悲 念 切）艾 茂（同 參 桑 名）术 滲（息 有 切 泄 也）淌（息 委 切 讀 美 也）飲 餞 虐 害 溷 譟 謗 誑 託 訕 榬 梟 窗 楣 寢 閭 柱 絢 廐 馬 崖 突 獲 縱 怯 慣 庫 藏 蓄 朽 庾 廩 堆 槩 撮 稃 倍 擄 鏗 鈔 片 鼻（音 銅 貫 也）透 撒 拋 擲 黏 餔 補 綻 鼠 耗 狗 偷 掉 尾 乞 逭 翼（音 鑠角）鑠 婆 幼 齔（音 襯 童 子 嬰 齒）壯 健 饉 瘵（音 吸 親 也）餓 殍 稔（音 任）國（巨 隕 切 廉 也）堪 溴 山 榼 巷 飄 趣 向 逗 判 拖 酸 倒 辣 咄 嗟 蠶 辦 耳（音 呼 去 聲）曰 黍 操 井 綆 斷 絲 捩 穩 安 貼 嬪 坦 海 倦 榨（音 詐）蔗 秋 瓜 呼 吸 俄 頃 泛 盎 濃 郁 搓 瀝 斤 瑩（子 約 切）蓬 豆 航 棒 鐵 悉 薄 整 歆 羨 壺（同 罔）範 倩 盼 粉 質 玩 楠 瓊 蕎 瀝 筲 窒 寧 馨 疾 徐 嚼（抽 芝 切）緩 鮮 忒 撈 浦 局 戲 骨 箸（音 朵 小 兒 初 百 裏）孩 提 瓦 沼 盌 盆 橋 跨 埋 錐 艦 顧（桑 才 切）鑿（許 候 切）吻 踝（同 鬲 參）差 逢 暄 扇 矮 料 峭 釀 淒 枕 筆 絮 衾 擁 絡 捨 輔 鄙 社 鄉 僕 侶（音 鞠 貨 也）摘 倒 屣（音 屯 屬 蹠 祭 名）禍（音 馬 出 禍 音 乍 屬 月 祭）蹠 蕎 振 趨 酌 酢 愁 悄 妬 慍 喜 噱（琚 虐 切 大 笑 也）迸 齒 咿（音 夷）吭（音 項）駭 些 哀 臨 哭 死 崩 羌 珞 瑜 吾 塊 髮（音 鋤）麻 呵 護 鐵 蕪 波 若 彷 伽 幫 縛 閱 謔 譎 怪 歪 斜 擊 杖 敲 經 唾 霧 噴 花 喟 凡 僧 梵 織 述 忱 惱 管 楊 章 嬉 綽 爾 活 爲 展 卷 亞 棟 關 鍵（音 件）總 括 研 欽 頴 禿 校 纂 銓 注 彖 爲 掛 揲 易 准 卦 數 涉 獵 咀 嚼 把 試 輙 指 案 楷 浸 抄 戊 誦 卯 課 亥 豕 小 差 矛 盾 柄（音 鳴）鑒 遜 裾 俱（音 諸）珠 漸

清 苦 卓 暴 慢 鄒 衍 嵯 峨 騁 鶴 顏 柳 鼎 鈸 彫 書 舛 錯 但 評 詫 眼 更 添 忖 倦 傳 奧 未 請 南 宮 郭 璞 摘 掇 粗 諺 了 然 共 曉 冗 散 歎 純 族 類 況 少 講 說 畧 艱 附 贅 參 考

嘉慶戊辰春三月耶文張海鵬校梓

東古文存

金正喜輯

東古文存一卷、朝鮮兵曹參判金正喜輯、錄海東古文、起漢訖隋、凡書、令、表、詔、羣臣上言、爲十三首、正喜當道光朝、嘗入使中國、手書以貽漢陽葉東卿兵部、志謙、元本轉歸會稽趙撝叔大令之謙、同治辛未、大令錄副以贈家兄懿榮、因得寓目、內貽漢將書、當光武建武四年、遣使朝魏上表、當孝文延興二年、及梁高祖册百濟武寧王詔、皆後漢書南北史所未載、昔在年都、遇東使詢之、知正喜早殁、此十三首亦止有寫本、且言東國刻書、必須公令照準、始克畢事、不得私自擅行、此雖官家古文、亦從無刻本流傳、因念此寥寥數十百名字、是海外古文之僅存者、適爲錄陳光大三年時、新羅眞興太王巡狩管境碑一首、按次補入、文字顛倒、今古靡常、他年東國人來求書、得此、當知漢地廣大、無不容受也、光緒己卯十月禍山王懿榮記、

東古文存

目錄

漢

諫高句麗琉璃明王書　扶餘王帶素

貽漢將書　高句麗大武神王

漢將報書　新羅婆娑王

下令　新羅婆娑王

下令　高句麗新大王

下令　高句麗故國川王

下令　百濟查卤王

魏

遣使朝魏上表

魏孝文帝答詔

又詔

梁
摹臣上言　新羅智證王時
梁高祖册百濟武寧王詔　新羅眞興太王
陳
巡狩管境碑　金后稷
隋
諫獵書

東古文存

漢

讓高句麗琉璃明王書　扶餘王帶素
新莽始建國元年

我先王與先君東明王相好，而綏我臣遂至此，欲完聚以成國家，夫國有大小，人有長幼，以小事大者禮也，以幼事長者順也，今王若能以禮順事我，則天必佑之，國祚永終，不然，則欲保其社稷難矣。

貽漢將書　高句麗大武神王
後漢光武建武四年

寇人愚昧，獲罪於上國，致令將軍帥百萬之軍，暴露邊境，無以將厚意，輒用薄物致供於左右。

漢將報書

我皇帝不以臣愚下，令出師問大王之罪，及城踰旬，未得要領，今聞來旨，言順且恭，敢不藉口以報皇帝。

下令　新羅奈勿王
後漢章帝建初七年

今倉庫空匱，戎器頑鈍，值有水旱之災，邊鄙之警，其何以禦之，宜令有司勸農桑，練兵革，以備不虞。

下令　新羅奈勿王
後漢章帝章和元年

朕以不德，有此夏家，西鄰百濟，南接加耶，雖不能殺，威不足畏，宜繕葺城壘，以待侵軼。

下令　高句麗新大王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

寇人生忝王親，本非君德，向聞友于之政，頗乖貽厥之謨，長害難安，雖率遠遐，泊聞凶訃，但極哀攘，豈期百姓樂推，羣公勸進，鄙以眇末，據于崇高，不敢遑寧，如涉淵海，宜推恩而及遠，遂與衆而自新，可大赦國內。

下令　高句麗故國川王
後漢獻帝初平二年

近者，官以寵授，位非德進，毒流百姓，動我王家，此寇人不明所致也，令汝四部各舉賢良在下者。

魏

遣使朝魏上表　百濟蓋鹵王
魏孝文延興二年

臣立國東海，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率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授航波阻，授經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餘恨，臣與高句麗源出扶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慢鄰好，親率士衆，凌踐臣境，臣祖須蠻旅旄遏，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繁，遂見凌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踧，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箒後宮，并送子弟，牧圉外廐，只擬匹夫，不敢自有，今連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彊族，殺戮無已，罪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馬族士馬，有鳥畜之勢，樂浪諸郡，懷首邱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効毕力，當率所統，承風奮應，且高句麗不義，逆祚非一，外慕魏靈，藩卑之辭，內懷凶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謀凌王略，昔唐堯至聖，致則丹水，孟軻稱仁，不捨溺溺，涓流之水，宜早塞源，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句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沈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悲，昔宋襄申舟，楚莊徒跣，鴟鴞放楊，信陵不食，克敵立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達，今上所得鞍一以實驗。

魏孝文帝答詔

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淸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句麗不穆。屢致凌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以具別旨。

又詔

知高句麗阻疆。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擧。但以高句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句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諧。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歲時。卿備陳強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況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良由高句麗卽敍。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擧之日。卿爲鄕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梁

梁臣上言

梁高祖天監二年　　新羅智證王時

始祖創業已來。國名未定。或稱斯羅。或稱斯盧。或言新羅。臣等以爲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義。則其爲國號宜矣。又觀自古有國家者。皆稱帝稱王。自我始祖立國。至今二十二世。但稱方言。未正尊號。今羣臣一意。謹上尊號新羅國王。

梁高祖册百濟武寧王詔

普通二年

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鎭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修貢職。迺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玆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

巡狩管境碑 銘

陳光大三年　　新羅眞興太王

□□□□八月廿六日癸未眞興太王□□□□□□□□□□□□□□□世道水貞。言化不敷。則耶爲變競□□□□□□□□□□□□紹太祖之基。纂承王位。兢身自愼（今誤爲愼字）恐□□□□□□□□□□四方託境。廣獲民土。隣國誓信。和使交通。府□□□□□□未有於是。歲次戊子秋八月。巡狩管境。訪採民心。以故□□□□金（今誤爲鉴字）蔚有功之後。可加賞爵物。以章勳効□迴駕顧行□□□□□□□□□□者矣□于時隨駕沙門道人法藏慧忍□大業□□□□□□□□□□□□□知迊于喙部服冬知大阿干比知史反于未知□□□□□□□□□□□于大舍沙喙部男知大舍裏內從人喙部□□□□□□□□□□□□□□□＼喙部與難大舍樂師沙喙部萬兒小□□□□□□□□□□□□與喙部分知吉之哀公欣平小舍□□□□□□□□□□□□□□喙部非知沙干男人沙喙部□

諫獵書

隋文帝新羅眞平王時　　金后稷

古之王者、必一日萬機。深思遠慮。左右正士。容受直諫。孳孳乾乾。不敢逸豫。然後德政醇美。國家可保。今殿下日與狂夫獵士。放鷹犬。逐雉兔。奔馳山野。不能自止。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由是觀之。內則蕩心。外則亡國。不可不省也。殿下其念之。

陸士衡集

附札記

陸機撰

目錄

卷一

賦一

文賦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并序

瓜賦

思親賦

卷二

賦二

遂志賦并序

懷土賦并序

行思賦

思歸賦并序

感思賦

應嘉賦

卷三

賦三

幽人賦

列仙賦

浚谷賦

述思賦

歎逝賦并序

大暮賦并序

感邱賦

卷四

賦四

浮雲賦

白雲賦

鼓吹賦

漏刻賦

羽扇賦

籠賦并序

桑賦并序

卷五

詩上

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皇太子賜讌一首

春詠一首

邀遊出西城一首

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二首

招隱一首

園葵一首

招隱一首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贈馮文鵬遷斥邱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并序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趾公貞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贈馮文鵬一首
贈弟士龍一首
祖道畢雍孫劉道邊仲潘正叔一首
答潘尼一首
贈潘尼一首
贈紀士一首
爲陸思遠妻作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爲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卷六

擬古十二首
樂府十七首

卷七

樂府十首
百年歌十首

卷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
七徵一首

卷九

頌　箴　贊　誄　表　文　誄　哀辭

漢高祖功臣頌
丞相箴
孔子贊
王子喬贊
至洛與成都王牋
謝平原內史表
弔魏武文
弔蔡邕文
弔吳大帝誄
愍懷太子誄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弔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吳大司馬陸公誄
晉列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卷十

議　論　碑
大田議
辨亡論二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札記

陸士衡集卷之一

晉　陸　機撰

賦一

文賦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

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元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

替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後河海之跡，壇爲窮流，一賢之覺，積成山岳，名編因顧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寫云。

感時賦

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憎懍以簫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霏霏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晚晚而易落，數層雲之蔽蔽，墜零雪之揮揮，冰列列而凝興，風漫漫而妄作，鳴枯條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嚨以含瘁，川蜿蜒而抱涸，望八極以曠清，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獻，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猨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烈余情之含瘁，恆覩物而增酸，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沈瀾。

豪士賦 并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立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雞鳴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蹔觀古今，傲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益，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顯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獨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讓乎，而時有徒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攜族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秩秩，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各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襲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直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陵，危機將發，而方俛仰睨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蟲動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車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益，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實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愚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其

順焉，惜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奪，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邁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晚節，彌劾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味，然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蹶窮運之歸期，當衆運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恆才瑣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蒼宇，實蹈室而桂宮，撫玉衡而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發，日罔中而弗昊，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未完，若知險而退止，遽歸蓄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訖浮雲以遁志，豈咎禾之能集，猶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瓜賦

佳哉瓜之爲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蹠脩系之莫遏，延秀蔚之綿綿，赴廣武以長驅，參煙接以雲連，咸嘉時而混節，蒙惠澤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照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宦爲蔓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緻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瓤白傳，金文密筯，小青大班，元籽素椀，糾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裝內，或惠心而雜餘，或擅文而抱綠，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縟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倫，德宏濟於飢渴，道廣流而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波，越氣外斂，溫液密凝，體猶握蘆，離若剖冰。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蕭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羨微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雖芳而蕙茂，弟闊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陸士衡集卷之二

賦二

遂志賦 并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遠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蕭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雅，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淸典，隨幽遊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繇鵷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之必陳。厭禮祀於故墟，變輪祭於東鄰。雖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於遠震。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搆。壇或蹉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栖嵩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磨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躓。陳頤委於楚魏，亦淩霄以自溢。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瀚。雖無景而易逢，雖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速勤，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圖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

庶斯言之不淪，抱耿介以成名。

懷土賦 并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邱墟。遵黃川以蒼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盧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歸邈而莫覩，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沒，惋隙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躊躅。伊命愆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慨栖烏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蓋荼於飴荓，紛蘊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奇奇。遡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發，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元雲歸而垂陰。涼風淒其薄體，零雨霧而下淫。覩川禽之遊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泥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甯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思歸賦 并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興閒軍政。櫛兵革未息，宿願有逆。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恆感感而無歇。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登輕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揭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煩。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乎川沚，亦改觀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悼承櫻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甯之有時。候涼風而暫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恆立表以望之。

感思賦 并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婉娩。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挽。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道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盻兮屏營。塵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應嘉賦 并序

友人有作嘉逝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倣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羽以婆娑。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淸歌。灑下泉於淩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脩之彷彿，戢幽人乎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淸風而寤語。發藹音以淸唱，操玉懷而吟予。於是昇宇中陵，鉅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瞰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邱於尺

皐，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將覽物以垂歯，將羽迹於餘足。

陸士衡集卷之三

賦三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廣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列僊賦

夫何列仙，元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閱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稱遐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飡，遠品物以長眄，妙萃生而爲言，爾其寫會之仇，息宴遊栖，則昌客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儀，狹流俗之紛沮，闕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隨跡於分邱，雀遊僊而投軌，飢情翼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眇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吳蒼煥而運流，日月期其代序，下霄房之隲迄，卜良農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擾，思難遐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同氣，分咸兒於異方，寒烏悲而饒音，哀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途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昃，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歎逝賦 并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感親戚屬，亡多存寡，驚交密友，亦不半在，感所會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爲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馳，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婉娩其將及，歎塊桑之無微，悼朝菌之難挹，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流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蠶終古而常然，索品物其如素，曾日及之在條，恆雖壹而不寤，雖不寤而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鑠模之夙殞，怨具爾之多與，悼莹搆之頹瘁，感城闕之邱荒，親彌篤其已逝，交何成而不亡，吝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感貌瘁而鮮歡，幽情發而成結，滯思叩而興嘆，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閣而比軒，彌年時其距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冥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之深悼，懼莊形之將然，毒煩情之寡方，怨感日之多顏，諒多顏之感日，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既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淡薄暮而寔迮，覩落落而日稀，友離離而盡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微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客，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情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是授，感秋華於衰木，痒零露於豐草，在盛衰而弗遠，夫何云乎識道，將隨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大暮賦 并序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難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著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損，時維歲而俱喪，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黃壚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挫千乘於一塞，當何數乎智慧，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晷，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悅，收百慮而長逝，於是六親雲起，烟族如林，爭塗淹淚，望門舉音，歎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肴餘懷其不殿，酒滿滿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疑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舉，訴元闕而長辭，歸無逢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隱，無途兮曷因，庭樹兮葉落，蕙草兮根陳。

嗟邱賦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遊伊洛之堣渚，沿黃河之山阿。覩嬉蕩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兆域之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鳴流音，彷徨依違。合歡嘯弄，乍數乍稀。音踯躅於脣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詠悲絃之流思，怨高嶽之難臨。順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沈。馬頓跡而增鳴，士頓轡而駐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埸，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樹之可榮。

漏刻賦

惟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元爲縣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嚴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鐘鼎，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恆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繪鬼幻。因勢相引，乘壺自處。口納何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顯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晷，指昏明乎無殿。儲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殺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鐘，導流不過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殺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虛，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俛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元冕，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象，世紹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靈龜，舍蓋器而不用。順笑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哲樸，而飾終者必斲。是故烹任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象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蓋羽之爲麗，固體儁而用鮮。彼凌霄之偉鳥，播鮮輝之侈翥。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飄鑒鑑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乎一衢。委曲體以受制，奚雙翅而爲扇。則其布翻也，差洪細，秩長短，稱不偏，稀不節。於是鏤巨眼之齒，裁奇木之榦。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翼翮。翩翩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妙自然以爲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蓋靈樸於造化，審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喝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辭曰：

簫賦并序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簫，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窮脊運脊，元甲四周。遞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皆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圓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

陸士衡集卷之四

賦四

浮雲賦

有輕虛之體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沈混并。六律箭應，八風時遞。元陰觸石，甘澤霈然。勢不崇朝，露彼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首之鬱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嵒英煥。鬱翔鳳蓋，鴻鵠鴛鴦。鯨鯢沂波，鮫鱗衝逝。朱絲亂紀，羅往失領。飛傳淩虛，隨風遊騁。有若芙蓉萃披，華蕚拂會。車渠瓴瑁，瑪瑙縟文。

白雲賦

據神景於八區，合洪化乎烟煙。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動。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曜骨泉，升跡融邱。登八紘以餘情，遊彌天其未盡。豈假期於澄暑，遇崇朝而倏忽。紅蕖發而菡萏，金翹揆而合苞。神收鬼化，剛性進序。島殊類而比栖，獸異跡而同處。蛟引翳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翟，鶴企翮而延佇。長城曲蜿，采閣相扶。登瑤臺之巖巖，構瓊闕之離婁。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鼓吹賦

中塘，越高波以燕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芰，翳蓴菜之垂房。

桑賦并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隱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層等。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弘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恆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植。

陸士衡集卷之五

詩上

皇太子宴元圃宜猷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華胥崇替，降及近古。黃羆既滋，素靈承祐。乃眷斯顯，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猷敉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昏，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疆爾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宏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餘蓋庶績，仰荒大造。儀形祖宗，安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敷。茂德淵沖，天姿玉裕。蒸蒸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顧伊始，惟命之嘉。

皇太子賜讌詩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禮祿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春詠

節運同可悲，哀若春氣在。和風未及煖，遺涼猶且凜。

遨遊出西城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近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歷歷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節，營道無烈心。靖端蒲有命，假檝越江潯。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元濟，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衿薄，浦雲翳高岑。翼翼孤騏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俟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緬辰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駝，振纓盡祇庶。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諧，曰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綿綿智與臆。仰瞻陵霄鳥，誤爾歸飛翼。

又赴洛道中二首

揔轡登長路，嗚咽隱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轡轅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邱，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寢，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嶺，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招隱

隱言尋飛道，山路儻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芝進朝餐。朝採南澗蘂，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擢，密葉成翠屋。結風佇閑林，迴芳薄秀木。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邃。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

閑蔡

秋蔡北岡中，蔡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翹西南晞。芳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骨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墻德，元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招隱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淺谷。朝采南澗蘂，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擢，密葉成翠幄。激楚佇閑林，回芳薄秀木。山煙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於承明作與士龍

幸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欽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還安寢，唔言遂交纓。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乘子。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疑成緒。感別慘舒顏，思歸樂春渚。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元冕振韻士，治服使我妍。輕劍拂繁纓，長纓蹈且鮮。雖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游言蒙後命，改服就藩臣。夙翔蒞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贈馮文羆遷斥邱令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閭閻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奕奕彌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遐心元曠，矯志崇邁。遊彼承華，其容灼灼。嗟我人斯，戢翼江湄。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謝心。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賴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嘯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華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時昔之遊，好合綢繆。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方曠齊鑣，比迹同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遊塗遼蹈，麗軌高騁。巖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遐唯永。否泰苟殊，窮達有逆。及子春夢，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答賈謐并序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金虎習質。雄臣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誅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晉，俾乂斯民。啓土雖難，改物承天。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天厭黷德，皇祚告蹙。獄訟遠魏，謳謠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帳稽顙，三江改獻。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篤戎于魯。東朝既建，淑問義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昊止，衮服委蛇。思綢皇儲，高步承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蓬遲，同林異條。年殊志密，服舛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祗承皇命，出納無逆。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禁闥，我服載暉。執云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瑞。惟漢有木，曾不踰坻。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肯好，猶在厥聖。儀形在昔，予閱子命。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照自南。盛暑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攬綿白相尋。與子隔簡牘，簡牘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元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衢霤，黃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霧化爲渠。沈綿涇梁頭，流民泝荊徐。眷言懷桑梓，無乃轉爲魚。

贈顧交趾公貞

顧侯篤明德，清風遐已邁。發迹翼漢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鵬飛翼，引領望歸旆。

贈從兄車騎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難爲心。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慈魂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顧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

潔身躋祕閣，祕閣峻且元。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翰言巡明祀，致敬在新年。逍遙春玉圃，鄉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則水鄉士，攄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贈馮文羆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顧言懷所欽。發軫清洛汭，駕馬大河陰。佇立望朔涂，悠悠迴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象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璽書。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悠焉俱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肅服。

祖道畢雍孫劉逸仲潘正叔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趨。適逢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層城阿。舉劉登文武，潘生莅邦家。盛別懷遠人，顧言歎以嗟。

答潘尼

於穆同心，如瑤如琳。我東日徂，來餞其深。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噂爾惠音。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肇殊，同升太元。含彼元晷，襲此雲冠。遊情市朝，永志邱園。靜猶幽谷，動若揮弦。

贈紀士

瑤琥俟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峨眉子，惠音清且淑。修蛾協姝麗，華顏皎如玉。

爲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體有行。潔己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就時雋，遊宦忘歸甯。雖爲三載婦，顏景媿盧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瑩。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群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起。歡沈難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飄飖漸江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蓂與菩。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爲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碎碎纖細練，塢君作繡綺。若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美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將暮。日月一何速，素秋陵淯露。淚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飲，臨觴不能飲。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榛獨悲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蹤蹤歲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弼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誓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苒苒高陵蘋，習習隨風輸。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淵。咸咸多潛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樓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聽玉軒。邀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霧蔽天墜，蓮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夏嗟落蕚。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遺。京洛多妖麗，玉顏倖瓊蕤。閑夜撫鳴琴，逸音清且悲。長歌趋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灃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彻若蘭。玉容難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昊，躑躅再三歎。不鄙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鶴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隔音徽。凌澗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遊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總，居榆遊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橙。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盤桓雖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宿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遠響，高節難

陸士衡集卷之六

擬古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慼慼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乘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歎鶴寒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衾。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懽友，盛酒迎風館。齊僮奏南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梁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曷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悠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

技彼無良緣，皖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雪霧。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寶谷繞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蹈。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擾蜂滅天道。拾蟻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禍餌恆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有可歡。
朝聞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悟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巖。北戍長城阿。谿谷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岱霄攀喬木。振迹涉流沙。
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澤。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朝飡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抱心悲如何。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歎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
寄世將幾何。日昊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俯入窮谷底。仰陟高山巒。凝冰結重巘。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嵩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遶林嘯。元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莫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湌。
雖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懼懼恆苦寒。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猶停軨。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嵩。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遂以緣。獫狁竟未夷。征人豈徒旋。未德爭先鳴。因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
將遊甘陳迹。收功單于旗。振旅勞歸士。受爵蓋衛傅。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忽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淹淚敍溫涼。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邱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猶悲傷。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閣。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湯湯。清川帶華薄。
遂宇列綺窗。隼宝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遲。容華隨年落。善哉賢梁士。營生與且博。
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齊謳行

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人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惟師俠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登。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歎。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潛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岳垂藻翹。瑤佩結瑤璠。
方怨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登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揚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山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綺態顯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憐。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瀾。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樓儲。懸軾皆俊民。烈心隕勁秋。麗服鮮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芬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頗迹。矩步豈逮人。
投足緒已禍。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與子同歸津。

前緩聲歌

游倦聚鑑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處雲鬱嵯峨。密妃興洛浦。王韓超太華。北微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盧盧宵鼓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栖瓊鑾。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歡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攄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皇惠皇家。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益數固希全。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商。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重樓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靈育。士風淸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閶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涔涔。
淑美難窮紀。函推爲此歌。

塘上行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落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
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阻。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儲智傾邪。女愛妾避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芳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蕭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幽蘭登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愛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類以春暉，闇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無遠，白日既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鳴棲，雙鳧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為誰。離別何早會何遲。

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孫猶有情。差池燕始飛，天桃始榮。灼灼桃悅色，飛飛燕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蔦歡蔓延，樛葛欣蠶縈。眇然游宦子，昏言來未并。昏感改朔氣，心傷變節榮。侘傺豈徒然，滔漫絕音形。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為聽。

梁甫吟

玉衡固以睽，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微。招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絕響，元雲互相仍。豐水源川結，零露彌天凝。年命特相逝，慶雲鮮克乘。庶信多德期，思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非我孰為興。哀吟梁甫頭，慷慨獨撫膺。

董桃行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昔為少年無憂，常恃乘燭夜遊。翩翩常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為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資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勛之，善哉古人，揚聲敷聞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戀。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

日重光行

日重光，奈何天迴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復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成在茲。夙駕慧徒御，結轡頓重基。涕嘘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閨。中閨且勿讙，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顧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輴。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柩曠道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莽滄，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駟。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歿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嘯佇輻軒，元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遑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陸士衡集卷之七

樂府十首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頹。日落似有聲，時逝恆若催。仰悲朗月運，坐觀璇蓋迴。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慨慨惟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絕處，葛藟纏條枚。

鞞歌行 雜言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歇，豈自歡。急絃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衰。循己難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歎，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愴然。

當置酒

當置酒，宴佳賓。瞻眺臨飛觀，絕嶺隔丈餘。長嶼橫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益既蔵蕤。四始方蕙榮。

佳仔怨

佳仔去辭鄉，流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蔓高殿。昏黃履綦絕，愁來空雨面。

燕歌行

四時代序逝不還，玄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掬，念君客遊苦恆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嘯佇輻軒，元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遑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悲風徹行軌。傾雲結流滄。振策指靈邱。篤言從此逝。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舜華。煜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樂彼孺子相追隨。終朝出遊海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湧巵氣如蒸。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翩紛。清酒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

五十時。荷施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綽綽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駕駟四牡入紫宮。軒冕阿那翠裳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

七十時。精爽頗損智力衰。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慨形羞髮獨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瞻去耳。前言往行不復記。辭官致祿歸桑梓。安居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多言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虛安危。感念

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登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秋胡行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錯。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惜。功名所歎。

順東西門行

日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停。桑榆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

迫未年英及世平。設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

上留田行

嗟行人之謠謠。嗟馬陟原風馳。輕舟汎川雷遞。寒往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冉冉

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逝悽如。

隴西行

我靜如鏡。民動如烟。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興賢。

怨言出北闕行

怨言出北闕。蹤躅遊山陵。長松何鬱鬱。邱墓互相承。念昔徂殁子。悠悠不可勝。安縱重冥處。天壤莫能興。

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仁知亦可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凌。

良會聲美服。對酒宴同聲。

太山吟

太山一何高。逶迤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途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櫂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龍舟浮鷁首。羽旗坐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

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櫂歌。投綸沈洪川。飛繳入紫霞。

東武吟行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闈。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

飲酒樂

酒酒四時芳。醇醪千鍾蒭。夜飲晨運鍾。獨朝醒弦促。誰人。

陸士衡集卷之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迴。寫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遞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

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因。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

貞臣底力而辭勞。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吳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蘭朝車之招。金碧之嶌。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

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覩。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筠之叟。不眄邱園之弊。洗渭之民。不敎傅嶌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眠周天塗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勵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慕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桑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蠲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蘊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惜威；貞士衛主，恪身則足。是以三首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突。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揖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暑；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殊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爲道，德以普濟爲宏。

臣聞性之所期，貴曉同量；理之所極，平高一歸。是以淮月棄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暉。

臣聞巧盡於器，智盡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特史消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蕣烟染芥，薰息猶芳；徽音徹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愛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闕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式。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勳，二臣誅而楚霸。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數。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位，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致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逸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惑；理塞其通，則並賢不能共其休。

臣聞逃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霜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羅之世；豐沛之士，忘植樓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瞵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珉玦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彰。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儲，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奇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覩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雞鼓疎聲，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雜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殊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腐穢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暇容波之魚；鬧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溷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縱飛，魚藏淵而網沈；資鼓密而合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移；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捕；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彩，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立；臨淵探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蒸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凌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變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七徵

元虛子耽性沖素，雍容元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寶，傷鴻蒙之後聞，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嵒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蒙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稌，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頹元霧，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鱗躍而淪漪，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躡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檀林錯，仰綏瑰本，俯積埃石，敷延菽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登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靈神仙，延祐承福，懸隨高達，長廊迴闕，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元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寵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增麗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而丹脣發，鏗鏘乎柔木，令清商以絕節，揮流徽而赴曲，奏商荊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華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順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沬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豔女，鬼翠撥俊，程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磬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憐憐，若餘穎之可凌，若夫靈暑潛蹙，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歸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躡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衿，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弘綏略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成乂，蠲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庭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鸞，應天盛之休命，荷神聰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獻元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微衽，謹聞命於王孫。

陸士衡集卷之九

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靖侯、斬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穎陰侯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輪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茫茫宇宙，上墜下顫，波振四海，壓乘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蒼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處雲應龍，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斐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沒，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廟公，王跡是因，綱繆叡后，撫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披奇夷難，遐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稽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伐彗壞塵，東協策淮陰，亞

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宥。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基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元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發跡鉅野。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寗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勛。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邸。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寗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徽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穎陰鋭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勛。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絳。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王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懷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維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降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拾賢既說。則爽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牆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宏道。風扇元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讚老。鑒媿有行。言觀蒼昊。猶歎先誡。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莫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媿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回。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墜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棋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匹裘者，豁黎之怪，頹岸乎，覩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隨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謙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猶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蓋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遠，求與遠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知蓋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慎遊而獻弔云爾，

接皇魂之未歸，值王途之多遠，佇重淵以有餘，撫虛雲而遐飛，運禮道以載籍，乘盛風而扇威，摧羣凶而電擊，舉勃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蓋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圖，舉修綱之經紀，紐大音之解徽，播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道，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淩谷，猶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槃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覲，雖光照於雄戟，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吵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憶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蓋盤日之云擲，彌四旬而成災，泳歸塗以反旆，登嶠滬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溢海而拔山，厄癸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幾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盛業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厲體而歎歎，追營魂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泫焉，氣衝襟以嗚咽，嘆垂涎而洪瀾，遠率土以靜寐，哦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雖揚，援貞客以甚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慶尚虛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盛器，發哀音於舊倡，痛戚容以赴御，掩零淚而焉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魂之隱沒，雖昔景其必藏，徵清絃而獨奏，進膳羞而誰嘗，悼轜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蓋臺而摧悲，哀美日其何望，既時有以遺累，信節禮而薄葬，彼裘敝於何有，貽塵壒於後王，嗟大鑠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蓋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劉，豈一葦之所壅，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慮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爲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遠天，蓋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濬暉育慶，懷祥毓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曖，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登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蒼圻，上元匪惠，早零聖暉，神靈既考，史臣獻貞，龍輅啓殯，霄載紫庭，辰旅飛纛，凶旗舉銘，崇華燭牒，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勛彰閶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隱百靈，隨化大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懷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允，茂德克廣，仁姿朗爲，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纂離咎難，會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袪，日月增暉，靈龍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盛，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雖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遊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謙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赫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廟，仰索皇家，惟慮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祗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船，謂天蓋高，訴哀靡告，翩彤引分，顧景揮劍，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怡，太子之喪，傍無昵親，踴躍嚴宮，絕命禁闥，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誠六沴，咨微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攙槍叱咤，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龍祚，紹建嶢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室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鑒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翔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白髮及朗，孩不武晉，抱或同撫，撫髫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慕，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根條伊何。苦黃脅舜。長發有祥。始我作允。劉主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鋭日。雲旗降文。元王阻難。鯨鯢墜鱗。戎漢時殛。方域諸蠹。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遐。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跟踏由躬。吐食揮沐。爰及餘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和。脫蹄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萬后。因是荊人。造我宮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軌。人玩其華。鮮識其宅。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始終自結。德與行滿。美與言溢。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暉暉芳華。彫芳落秀。遵室涉室。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聲。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旋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楹。

陸士衡集卷之十

議論碑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駿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陵則夷。弊震盪。兵交則醜。游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蹈起之師。跨邑峙閎之幕。風驅熊羆之衆。籌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秉發。招攬遺老。與之逃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京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容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惠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逵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慕。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猶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蠻夷則陳武、殺身以衛主。騎統則劉基、殘諫以補過。謀無遺闕。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臨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帥。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奮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冤。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潛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堯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踐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飈而奮。熊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垂。樓元、賀邵之屬。寧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愛。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叛于邑。城池無濟。簡之固。山川無險。皇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壓。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異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民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隨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傷子。接士盡禮。親仁馨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鞭。以重陸公之威。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成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容。屏氣焉時。以伺子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

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願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闢，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

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

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貲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蓄。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搆。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雄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晉。邃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其在斯焉。祖賀。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紡。少好學。孝廉。吳甯國長。舊威長史。懷安餳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嶷嶷揚名。豪閥振著。風化之美。奏課爲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劭。徇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遠。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雙。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誰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鴻臚。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雜督。匡無庶績。朝廷謂宜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貌多士。君實得賢。任洋廷闕之榜。昂藏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遐永布。琳琅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醼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慚。任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溜谿。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能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教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就微。遂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親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吳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慄。英情天逸。遂性寬縱。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荊南虔虎。猶標十部之嘗。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運輸出於新年。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雞犬驚喧。振茲威略。宣其溫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互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象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概藎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蔡澤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絕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逸得喻。工輸築帶之勢。早擬進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抒其封強。農人展其耕績。秋風才起。追戰勇於淮淝。春水方生。揮鋒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荊岳。崇峻極之巍巍。北眺蛟川。潛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頒。並皆志性純孝。遵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聞望。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禁闕。控御策勳。允歸明哲。鄉賦大晉。封家多故。式揚嶺略。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泝。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陽甸。返葬吳邱。

陸士衡集十卷宋徐民瞻合刊二俊集本

四庫全書未著錄。阮文達公撫浙時。進呈之案士衡集。隋書經籍志十四卷。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而郡齋讀書志。僅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亦同。則宋世已無完本矣。晁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較正外。餘多舛誤。今此本詩文。共一百七十四首。蓋即晁氏所見之本。徐民瞻序云。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又自述其搜訪之難。而云得之於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若有所甚幸者。序作於慶元庚申。晁氏序讀書志。在紹興二十一年。相距幾何。而當時已不恆經見如此。毋怪閱今又六百餘年。其流傳益尠也。集中殘篇斷簡。雜出不倫。大要出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而不無墨漶。疑亦北宋人掇拾而成。徐刊本已不可得。此本乃明正德間。陸元大重刻。後有都穆跋。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遂以爲都刻非也。書賈居奇。去其跋以爲宋槧。文達所得影抄本。疑即据此。新安汪士賢。耕晉二十家集。亦從此翻刻。舛誤悉同。今重校繕梓。凡確見爲寫刻之誤者。徑改之。其義可兩通。及他書所引。有異同者。著之札記。咸豐二年十月。金山錢培名識。

札記

序（原題晉二俊文集序，本題鄭，知嘉興府譯亭縣事徐氏鄭，以陸士衡集序，故移附此。）

民瞻幼聞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肯伸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雖聞閥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朗月之垂空，重嵐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見聞乎，其載於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即而熟讀之，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見其全集爲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爲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乏使，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晤于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於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遺像於吏舍之旁，塵埃沒汚，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靈之本意，即日闢縣學之東偏，建祠宇，率以遷焉，邦人觀瞻，無不愜喜稱歎，因訪其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年移書故人祕書郎鍾君，得之于册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鋟之，木以行，目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沒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于雲霧之上，震雷霆于久忍之中，

規爛雲開，雲開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皆成，謹述于篇首，歷元庆中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卷第一（原本缺卷首，四晉子原內與矣都鑑藝士衡十一字。）

文賦　夫其放言遣辭（文選無其字，初學記二十一引有。）具於此云爾（文選無爾字，採千載之遺韻，藝文類聚五十八引，採作探。）抱玄者咸叩（類聚作外。）吐滂沛乎寸心（初學記乎作於。）雖離方而遯照（文選照作員，注同。）論達者唯曉（初學記達作通。）清風千眠（類聚千作平，文選亦作平，注同。）朔若縟繡（類聚縟作繡，言徒靡而弗華，文選言在靡下，一本與此同。）固聲高而曲下（文選聲高倒。）猶舞者赴節（類聚赴作趨。）或受歿於拙目（歿當作歿，類聚亦誤。）嗟不登於手掬（文選手作乎。）若夫咸應之會（文選類聚感應並倒。）頓精爽於自求（類聚於作面。）思乙乙其若抽（類聚亂而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類聚以作故。）仰觀於古人（文選於作乎。）咸時賦亦何惜懷以道索（初學記三無亦字。）霧鬱鬱而四塞（太平御覽二十七引塞作溪。）冰冽冽而寒興（初學記御覽冰並作凌。）風浸浸而妄作（初學記御覽作漫漫。）魚微微而求偶（初學記而作以。）豪士賦循心以爲量者（晉書本傳爲作於，注云一本作爲，類聚二十四作修。）落葉俟微風以隕（文選五臣本同。）蓋得之於時勢也（晉書勢作世，注云本集作勢。）歷觀古今（晉書古今倒。）況乎代主制命（晉書代作世，注云本集作世。）晉書作代，後人改正未盡。）遂互譏耳。）忠臣所爲慷慨（晉書爲作以。）登帝天位（文選天作大，善注引天位誤哉，則本亦作天也。五臣本正作天。）懼萬民之不服（晉書民作方，注云集作民。按此亦時代作方。）衆心日陵（類聚陵作侈。）而方假仰瞻阿（晉書阿作好，注云本集作盼，亦阿之誤。類聚文選並作時。）忘己事之工拙（文選忘作亡，五臣作忘。）名莫大焉（晉書大作盛。）虞主之勢，位莫盛焉（晉書無此二句。）彼之必味（晉書句首有而字。）故聊賦焉（晉書有爲字。）儀北辰以皆宇（類聚皆作者，當爲背之誤。）撫玉衡而樞極（類聚而作於。）笑前乘之未完（未完二字誤，類聚作玄穴。）顧萬物而高指（類聚指作非。）論

賦之綿綿（初學記二十八引作綿綿之其及，遇旁及之輕輕，疑新本誤。）蓋惠雲而增鮮（初學記增作鑑，熙朗日以煥煥（初學記煥作煥閣。）相椒聊之衆多（初學記相作椒，古通。）蔽翠景以自育（類聚八十七翠作蔽。）黃龍白傳（初學記傳作轉，御覽九百七十八作黃龍白轉。）金文密筍（御覽文作紋。）元肝素椀（御覽作胸。）或攄文而抱緣（類聚初學記而字並作以。）道般流而貴賤（類聚般作殊。）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欽（初學記十二欽作款，類聚二十作欽，一作歆，古文欽作歆。）咨雪紛其下霧（古文死作雪。）

卷第二

遂志賦（文選二十一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引陸機遂志賦，扶與王以成命，延黃則平天祿，此無二句，蓋非全篇。）陳頓委於楚魏（類聚二十六頓委作傾覆。）援前修以自程（類聚伊作步。）懷士賦，咸亡景於存沒（類聚二十六作物，蓋誤。）寄瘁貌於河曲（類聚一本河作海，雲間志作湄。）慷征轡而躑躅（征轡類聚作歸途，雲間志同。）伊命駕之徒勤（命駕類聚作踴躍。）愍栖鳥於南枝（類聚鳥作島，雲間志同。）行思賦，藏綠葉而弄音（類聚二十七作蔭。）嗟逝官之未久（逝官不可解，疑當作逝宦，類聚亦誤。）思歸賦（御覽七百七十一引陸機思歸賦，輕河湄之輕輕，此無之，蓋非全篇。）余以元康六年（御覽六百三十四，余下有來役京室，去家四載二句。）而王師外征（文選師上有作，御覽作戰四字。）憤而成篇（御覽作，機與憤而成篇。）予既遊遊乎川沚（類聚二十七乎作於。）悅立表以望之（悅一本作相。）愍思賦（賦見類聚三十四，亦非全篇。）應嘉賦，寄沖氣於大象（類聚三十六氣作氣。）覩幽人乎所遇（類聚乎作之。）含清風而寤語（類聚清作芳。）

卷第三

幽人賦（見類聚三十六。）列儕賦（見類聚七十八，按文選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陸機列仙賦，腹悅鬱之篇，又御覽八，引陸機列仙賦，即綺閭於桐柏，此蓋節之，蓋非全篇。）陵霄賦（見類聚七十八。）逸思賦，夫何往而弗滅（類聚二十一弗作不。）歎逝賦，昔每聞長老（類聚三十四，文選作外，類聚同。）乃

爲賦曰。文選作賦曰。乃。恆羅蓋而不寫。文選作弗。不彌年時其詎幾。類聚作之。其塗薄暮而意迮。類聚作迫。 大暮賦。[illegible]

元康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陸機大暮賦。[illegible] 人生之可盡。[illegible]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類聚作得失倒。十四。 感丘賦。見類聚四十。[illegible]

卷第四

浮雲賦。見類聚一。初學記一。[illegible] 六律篇應。[illegible]

作似塞門之寥廓。初學記作[illegible] 東巢續理。初學記[illegible] 白雲賦。見類聚二。 鼓吹賦。見類聚六十八。 嵩英煥。初學記[illegible] 原鼓吹之枚始。[illegible]

嘈嘈而微音。類聚作吟。 漏刻賦。文選五十六。[illegible] 擬洪殺於

綿綿。選注作緜。 去猶鬼幻。[illegible] 形微獨貫之緒。[illegible] 導流不過一筵。[illegible] 徵鶴者假其察。[illegible]

羽扇賦。皆操白鶴之羽。[illegible] 挫千載乎一箭。[illegible] 移根於正體。[illegible] 風

飄颻以垂婉。[illegible] 闊庸勤而爲之辭曰。[illegible] 反寒暑於一堂之末。[illegible] 繁賦。[illegible] 徙廣狹

以妨循尺而腳寸。[illegible] 越高波以燕逸。[illegible] 桑賦。見類聚八十八。[illegible]

零節五

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illegible]

皇太子賜讌詩。[illegible] 春詠。類聚[illegible] 遨

遨出西城。見類聚二十八。 赴洛二首。懷愾遺安念。[illegible] 永歎廢寢食。[illegible] 又赴洛道中

二首。借問子何之。類聚二十七。 頓轡倚嵩巖。[illegible] 撫枕不能寐。[illegible] 招隱。類聚三十六。[illegible]

密葉成翠幄。[illegible] 密葉成翠幄。[illegible] 囿奕時逝柔風戢。[illegible]

招隱明發心不夷。[illegible] 於承明作與士龍。[illegible]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illegible]

佇眄要遐景。[illegible] 思歸樂春榯。[illegible] 贈馮文羆遷斥邱市。

無幾士。[illegible] 答賈謐。[illegible] 啓公貫長淵。[illegible] 金虎習質。[illegible]

借曰未給。[illegible] 否泰苟殊。[illegible] 年殊志密。[illegible] 升降秘閣。[illegible]

啓士雖難。[illegible] 如玉如淵。[illegible] 皇祚告釁。[illegible] 贈顧交趾公真。[illegible] 高山安足陵。

附從兄車騎。辛苦難爲心。[illegible] 感彼歸塗艱。[illegible] 言樹背與襟。[illegible] 答張士然。

薦春玉圃。[illegible] 贈馮文羆。發軫清洛汭。[illegible] 贈弟士龍。[illegible]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illegible]

適遂時來遊。[illegible] 答潘尼。[illegible] 贈潘尼。[illegible]

勞人情。[illegible]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illegible] 贈紀士。[illegible] 爲陸思遠婦作。[illegible]

身悼難苦。[illegible] 鑠飛浙江氾。[illegible] 顧保金石軀。[illegible] 爲周夫人贈

車騎一首。[illegible] 君行豈有顧。[illegible] 京城華麗所。[illegible] 璀璨多麗人。[illegible]

卷第六

擬行行重行行。悠悠思北林。[illegible] 遐期不可尋。[illegible] 循形不及衿。[illegible] 擬今日良宴會。哀音

繞梁宇。[illegible] 擬迢迢牽牛星。昭昭清漢暉。[illegible] 既焉不得度。[illegible] 擬涉江采芙

蓉。宵命綺芳蘭。[illegible] 擬青青河畔草。偏棲獨隻翼。[illegible] 空房來悲風。[illegible] 擬明月何

皎皎。離思離常守。[illegible] 擬蘭若生朝陽。灼灼在雲霄。[illegible] 隆想彌年月。[illegible]

長嘯人衆。[illegible] 擬青青陵上柏。置酒宴所歡。[illegible] 擬東城一何高。大壹嗟落暉。[illegible] 中心若

有違。[illegible] 一唱萬夫歎。[illegible] 擬西北有高樓。高樓一何峻。[illegible] 迢迢峻而安。[illegible] 飛陛

揭雲端。[illegible] 佳人撫琴瑟。[illegible] 玉容誰能顧。[illegible] 擬庭中有奇樹。四節逝若飛。[illegible]

探此欲遺誰。[illegible] 猛虎行。志士多苦心。[illegible] 鳥云闢此衿。[illegible] 君子行。人道險

而難。[illegible] 翻若波瀾。[illegible] 從軍行。飄飄窮四遐。[illegible] 谿谷深無

底。[illegible] 夏條集鮮藻。[illegible] 越旗亦星羅。[illegible] 朝食不免

冑。[illegible] 豫章行。汎舟清川渚。[illegible] 遙望高山陰。[illegible] 苦寒行。

涼野多嶮難。[illegible] 俯入窮谷底。[illegible] 但聞寒鳥喧。[illegible] 慘

愴恆鮮歡。[illegible] 飢待零露餐。[illegible] 離思固已久。[illegible] 劇哉行役人。

飲馬長城窟行。山陰馬不前。[illegible] 往問陰山候。[illegible] 凶器無兩

全。[illegible] 門有車馬客行。投袂赴門塗。[illegible] 攬衣不及裳。[illegible] 君子有所思行。人生誠行邁。[illegible]

無以肉食資。[illegible] 取笑葵與藿。[illegible] 日出東南隅行。[illegible]

扶桑升朝暉。[illegible] 照此高臺端。[illegible] 高臺多妖麗。[illegible]

濬房出清顏。[illegible] 秀色若可餐。[illegible] 窈窕巧笑言。[illegible]

鬒髮約與紈。[illegible] 高岸被華丹。[illegible] 雅舞播幽蘭。[illegible] 沈姿無定源。[illegible]

長安有狹邪行。[illegible] 前緩聲歌。[illegible] 高會層城阿。[illegible]

作謳。一作曾山。玉 肅肅霄駕動。玉臺下疊。按文選、樂府詩集、藝文類聚。一本。霄作宵。是霄字不誤。羽旗棲瓊鸞。玉臺瓊作班。總轡扶桑枝。玉臺樂府詩紀作

詩集作底。一 長歌行。文選此篇。樂府第十一。在 尺波豈徒旋。豈徒類聚作徒旋。樂府詩集同。一作 年往迅勁矢。詩紀注一作迅。信 長歌乘我閑。

樂作承。作 吳趨行。文選此篇。樂府第十三。在 吳趨自有始。類聚四十一。詩紀始一作起。作起 請從閶門起。文選閶作昌。引閶闔。是本亦作閶。下句同。 閶門何峨峨。

樂府詩集。作嵯峨。吳地記。作嵯峨。 游梅回軒起。類聚游作遊。逕注引西京賦。詠游於浮杜。是游字不誤。 灼灼光諸華。類聚諸作其。踏 矯首頓世羅。詩紀同。注。樂

府作首。作 八族未多侈。樂府詩集。多作足。詩紀同。 塘上行。文選此篇。樂府第十七。在 被蒙風雲會。玉臺作雲會。樂府詩集同。 移居華池邊。玉臺居作君。垂

影滄浪泉。樂府詩集。一作淵。 繁華難久鮮。文選例。 但懼蒼蠅前。詩紀懼作畏。 悲哉行。文選此篇。樂府第十二。在 喈喈蒼庚吟。樂府詩集。注一作音。

作吟。詩紀作音。注五臣作吟。 短歌行。文選此篇。樂府第十四。在 人壽幾何。樂府詩集壽作生。

卷第七。此卷卷首目，樂府十段，挽歌，百年歌下觀，順東西門行，上留田行，隴西行，聚言出北門行，太山吟，擺歌行，東武吟，行飲酒樂等十篇題目，寫失之。

折楊柳。華光但西隤。樂府詩集作頹。御覽西隤作西頹。 曾是感與攜。樂府詩集作儻。 引意無足歡。樂府詩集作歎。 鞠歌行。按樂府詩集。載此歌序曰。按漢宮閣

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翩擊鞠壤。逸。是蹴鞠之事也。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郭茂倩引陸序。今全文

然大曾可以。明陸史者。斷失之。明漏矣。 婕妤怨。詩紀作婕妤。注一作婕妤。 昏黃履綦絕。詩紀昏作昏。注昏作婚。 燕歌行。四時代序逝不追。玉臺逝作遞。

作迎。注。本作。樂府詩 寒風習習落葉飛。下疊作秋。 蟋蟀在堂露盈墀。玉臺墀作階。詩紀墀一作階。類聚四十 念君客遊苦悵悲。詩紀客一作遠。客

下臺作寒。作夜。 夜禽赴林匹鳴棲。詩紀鳴作鳥。一作鳥。 雙鳩關關宿河湄。樂府詩集作鳴。

憂來感物涕不晞。樂府詩集涕作淚。 離別何早會何遲。詩紀。玉臺作別離。玉臺一本同。樂府詩集作別離。 梁甫吟。玉衡固已驂。詩紀作旋。

一作既。一作府。 寒暑自相承。樂府詩集作變。 霜露彌天凝。詩紀集作凍。 年命特相逝。樂府詩集作時。詩紀同。特 慷慨臨川響。樂府詩集作慨慷。樂府注

一作慵。 慷慨獨撫膺。慷慨字上一作。詩紀注一作 董桃行。樂府詩集作怪。 翩翩常征何求。樂府詩集常作帶。詩紀同。

月重輪行。盛年安可持。樂府詩集持作特。一作特。 日重光行。但惆悵才志。樂府詩集但作常。詩紀同。益此但字乃恒之誤。 挽歌三首。

夙駕驚徒御。樂府詩集驚作警。 中闈且勿喧。樂府詩集中闈作閨。 死生各異倫。初學記十四作必異論。 揮涕涕流離。樂府詩集揮涕作揮淚。一作流離。

親友思。文選此篇。與下章文序互易。安此句統離二字。卹承首章來。而是挽遂之辭。下章重阜崔嵬云云。正承此悲。空宋。振策指靈丘句。篤中者得其數之辭。先後並無。昭明顛倒其序。不足據。

風微行軌。詩紀注徽。五臣作鼓。 穹隆放蒼天。初學記。御覽。樂府詩集。並作蒼天。 廣宵何寥廓。御覽。樂府詩集。詩紀同。注臣作廣。 今託萬鬼鄰。粵初

記。一作隆。御覽同。 金玉素所佩。初學記米作肯。樂府詩集同。御 妍姿永夷泯。詩紀注泯一作滅。 百年歌。見樂府詩集。 孌彼孺子相追

隨。類聚無此句。 清酒漿炙奈樂何。類聚漿作將。下同。 廣情彩澤人理成。類聚作深澤。 被服冠帶麗且清。類聚無此句。

紛。類聚無此句。 澄形若疑獨長歎。類聚長作鄰。詩紀注。差類作像。 秋胡行。功名所歎。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同。作勸 順東西門行。日出

西門望天庭。樂府詩集無此字。 逝未年莫及世平。樂府詩集未作令。注一作未。無年字。 上留田行。類聚四十一。又見樂府詩集。 隴西行。見類聚四十

一。樂府詩集同。 駕言出北闕行。類聚四十一。詩紀字。疑遐上尖疑字。乃因下注也。 太虛不可凌。樂府詩集不一作安。 太山吟。見類聚四

二。樂府詩集同。 櫂歌行。見類聚四十二。 東武吟行。見類聚四十二。 洗身被羽衣。詩紀注一作洗。 飢從韓衆餐。類

作食。 飲酒樂。見類聚七十四。錄此詩四句。又七十七。多作風秋月恆好。 歡醉日月言新。二句。四句

六句詩。收入陸機集。而於題下注云。兩句不同。郭氏稱其是陸機增加舊詩。故舊題樂府作舊樂。乃陸機詩也。雨失之。古人固有此例。詩紀乃

卷第八

演連珠。臣聞性之所期。文選此篇。與下互易。是以准月稟水。准當作準。文選亦從俗。 不假垂天之雲。文選不作無。 雖疾不應。

不作弗。類聚五十七同。 臣聞圖形於影。文選此篇。與下通於崇求篆。次序互易。 七徵。見類聚五十七。又初學記二十一。引陸士衡七徵曰。寅八代之洪緒。統先典之遺訓。整一心以紹軔。敦四教以承業。

此無之。暨弄今篇。 怨皇后之失寵。類聚后作居。 奏商荊之高歎。商本作術。類聚一 容既郡而又閑。類聚容作先。 期寄誓於天人也。類聚作夫。天

卷第九

漢高祖功臣頌。新成三老。文選亦誤。成作城。 規主于足。文選類聚四十一。于作以。 威亮火烈。類聚烈作壁。 發跡豐光。類聚作豐。匪 報婷

北叟。類聚叟作執。 宅士開疆。類聚宅作拓。 我圖爾才。類聚一本作我。才一 我圖四方。類聚作圖。 庸親作勞。類聚作勞。 東規白馬。本選

現作叟。或作叟。 丞相箴。見類聚四十九。 孔子贊。見類聚二十。 清歌先誠。類聚作誠。 王子喬贊。見類聚七十六。 至洛與成都王牋。

見類聚五十九。 甚於贅旒。類聚作瘤。 謝平原內史表。頓首。文選頓首二字。 崎嶇自列。五臣作崎。 而不能不恨恨者。文選五臣恨恨作恨。作頓

弔魏武帝文。日蝕由乎交分。御覽有有夫字。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文選無平字。 壯圖終於哀志。類聚四十。是文選亦誤。

吾聞官所得綬。御覽六百八十二。御覽作諸。 皆著藏中。御覽作內。 吾餘衣裘。御覽作 遂率士以靜。類聚靜作瑾。 紆廣志於羅緯。

家八。御覽九百八十一同。 悼繐帳之冥漠。御覽八百二十作陸。 弔蔡邕文。見類聚四十。 吳大帝誄。見類聚十三。又御覽一。有曾太未。引陸機

清歷天步。今無此四句。蓋非全篇。 愍懷太子誄。見類聚十六。 靈寵可附。類聚一本作瓏。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見類聚十七。 吳丞相江陵

侯陸公誄。見類聚四十五。非全篇。吳志陸遜傳注引陸機為遜銘曰。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此誄之序。乃 吳大司馬陸

公誄。見類聚四十七。 季甄惠。見類聚作心。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見類聚三十四。

卷第十

大田議。見類聚六十五。 辨亡論上。皇綱弛紊。晉書本傳作頓。 於是羣雄蜂駭。晉書蜂作鋒。 熊羆之衆霧集。晉書作合。 雖兵以義合。

晉書作動。 未有如此其著者也。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如作若。 則威德翕赫。吳志注則作而。 而張昭爲之雄。晉書作下同。公 以奇蹤襲於逸

軌。叡心因於令圖。晉書無於字。吳志注作並令圖。類聚十一作因乎。 出作股肱。晉書作股肱。 以諷議舉正。晉書作諫。 謀無遺諝。吳志注。晉書作計。作算

銳騎千旅。晉書騎作師。 志報關羽之恥。吳志注作敗。 而陸公亦挫之西陵。御覽三百十三引有我字。與吳志注合。 子輪不返。御覽作隻。 喪氣挫

鋒。吳志注作播。 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文選本或作斃。吳志注作斃。 殷猶存。晉書作殷。吳志注 爰及末葉。晉書作造。 雖忠臣孤憤。

類聚發憤作 辨亡論下。而乖交阻。吳志注乖作有。 其民怨矣。晉書下其俗附矣。 劉公因險以飾智。吳志注功作。無晉書同。

字。類聚同。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吳志注無夫字。 懿度宏遠矣。吳志注作深遠。 以豐功臣之賞。晉書無以字。下以納謀士之算句同。 歸魯子之功。

作卷畫。 削投惡言。晉書作惡言。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吳志注作謀。 抑其體國經民之具。晉書民作邦。按邦國不應複舉。此唐人諱改。其

器利。吳志注句互易。 其財豐。吳志注。二 夫互有宏於茲者矣。吳志注互作見。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晉書無中才善人四字。 敦率

遺典。吳志注作遺。 未有危亡之患也。吳志注無也字。 何則。晉書無二字。 天子撫羣黨而諸之大司馬陸公。吳志注。文選亦作謀。並作本。故

作証。 公以四瀆。吳志注公上有陸字。 遐寶城以延強寇。吳志注寶作保。 元曰。吳志注。晉書作或曰。 易循也。晉書作修。 是故元于。晉書無是字。類聚

秦雖無戲周之成矣。晉書作 五等諸侯論。文選止題五等論。 夫體國經野。文選本作營治。 創自秦漢。北堂書鈔四十六引自作於。

先王。晉書作王者。 天下至曠。晉書作廣。類聚五十一。下並同。 以定維成之業。晉書以作而。類聚 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晉書不重之字。文選

運九臣本同。以或無也字。 利博則恩篤。晉書則作而。 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世及作傳世。晉書 九服之民。晉書作內。 願法期於必涼。晉書五臣本。文選

作歌。 昔者。晉書無之字。 有降焉爾者。晉書無字。 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晉書無也字。 豈非事勢使之然歟。文選作哉。 主變奕與其

害。文選晉書其作共。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晉書作其。 有與共弊。晉書作亡。 皇祖夷於黔徒。晉書作勤。 西京病於東帝。類聚

衷。（一作）則城池自夷，（晉書作閑。）以治待亂，（晉書、唐人諱改，作以安待危。）而九服夕亂哉。（晉書脫而字。）中人變節，（晉書作忠壯。）無救身弒之禍，（晉書弒作殺。）皆以官方庸能，（晉書無以字。）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晉書無以字。）皆如辜后也。（晉書無如字。）良士之所希，（晉書無之字。）官長所夙夜也。（晉書夜作寤。）然則探八代之制。（探字疑衍。文選、晉書並無。）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碑今在宜興。首題晉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持節大都督、□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illegible] 王羲之書。末題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illegible] □惟良與諸宗子同共建遵。[illegible] 金石文字記云：張鋻謂次陸士衡集。[illegible] 亦未有害人者。[illegible] 其文對偶平仄。[illegible] 而碑云元康九年。[illegible] 文中有述武元年。[illegible] 竊意士衡本有是碑。[illegible] 龍。而又列名於後。[illegible] 鄉山盤盤一段。[illegible]）凌課爲能。（布下碑文有往路四字。）遂以辠言不遜。（碑文作晉。）琳琅梓杞，（碑作杞。）并撰吳書。（碑有句末二字。）虛以許其枉直。（碑文作評。）及吳人齊萬年反，（碑文作叛。）晉系不敕，（碑文作播。）大臣以身殉國，（大臣上碑有我爲二字。）未追得喩，工輸絫帶之勢。（今碑缺得喩工。）（…縮四字。）奄損館舍，（碑文作捐館舍。）封清流亭侯，（今碑缺清流二字。）加以逆旅遠人，（碑無遠字。）靖邛札頑，（碑文作弭。頑字缺。）□皆志性純孝。（今碑缺皆志二字。）返旆吳邱。（此下碑文有鎮撫[illegible]）

逸文

咨時文之懿範，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宏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嬌之。閚雲網之逸翁。既濯形以傲

物，諒儁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虞，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泰階，澀長纓乎天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瑕靈武於旣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遠驚，廉退蹤於公旦。（類聚二十。引陸機述祖德賦。）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末暉。應遠期於巳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虞臣之貪禍，鏤西山而作遠。招長歲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困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絜。茂德緯其旣休，元勳曖而戚畢。襲袞服於泰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類聚二十。引陸機述先賦。）

覽太極之初化，判元黃於乾坤。考天壤之靈變，莫煒美乎慶雲。（御覽一。引陸機靈賦。）望九歲以還肆，明皇極而永舒。蔽陽光於暘谷，開天文於帝居。齊遠荒以無極，等渾昧於太初。（御覽八。引陸機靈賦。）外聚紫蓋上。（又引同。）飄靈風於蒼梧，超潛龍於漢汙。（初學記一。引陸士衡雲賦。）

行旋仰而遐眷。（文選二十五。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注引陸機弔魏文帝賦。）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悼同居之無樂，會不踰乎一期。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悵觀，超臨遠以相思。（類聚三十。引陸機別賦。）

若車渠輾軸，馬瑙銜文。纏甲錯瑩，龍鱗。（御覽八百八。引陸機瑩龜賦。按車渠二句見本集卷四浮雲賦。龜甲六字亦賦解，疑有誤。）
（按御覽八百十六。引陸機遂民賦。相羊士而卜居兮，廣山阿而考室。乃陸雲引士龍句。玉盾一引作陸機，是也。今不錄。）

東遊觀萊洛，遊遙邱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發軫有夙娶，思涸無愚賢。（類聚二十七。引陸機尸鄉亭詩。紀下注云。詩某作馳之詩。）

（…遠者非。）

翩翩晚凋葉，孤生寄北蒂。彼美靈蕤薑，微驅後時殘。庇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音難。（類聚八十一。引陸機詩。今本作贈弟士龍詩第二首。文心雕龍非類聚。引各作合。又作興。今據文選抄出。）

夙駕出城東，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鄙詠。登樓望峻阪，時逝一何速。（類聚二十一。初學記十八。引陸機又贈詩。江作河。又見詩紀。）（所邇客詩。注引陸機遂文賦詩。按以爲擬之。類聚所引，亦爲一首。）與子別所期，耀藍緣扶木。（文選三十。謝靈運南樓中望…）

余弱冠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逼王命，墨絰從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別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追當祖載。二昆不容逍遙，銜痛東徂。遺情西慕。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維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維何，元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

篤生三昆，克明克儁。遵途結轍，承風襲問。帝曰欽哉，纂我列祚。雙組式帶，綬章載路。即命荊楚，對揚休顧。蘊瘶厥績，武功聿舉。烟燼芳素，綱繆江滸。昊天不弔，胡寧棄予。

嗟予人斯，胡德之微。闕彼遺軌，則此頑違。王事靡盬，旌旄屢振。委籍舊戈，窮厥征人。斫斫征人，載戚載閑。俙俙我馬，有□有翰。昔予翼考，惟斯伊輔。今予小子，繆尋末緒。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狡寇軍湘。雖□□守，守從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塵。洪波雷駭，與衆同湛。顯敗西夏，收迹舊京。俯慚堂構，仰懵先靈。先靈孰云，忍姚寄之，我情

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宏。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緜緜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揮袂長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我思，非爾焉在。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慼，契闊充飽。嗟我人斯，何卹之早。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殞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絕景。視彼浮游，方之僑客。眷此黃墟，營之敝宅。匪身是恡，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紆其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辟食驚觸，夙興宵馳。濛雨之陰，炤月之輝。陵陂峻阪，川越洪瀾。爰屆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逸，良願中荒。我心永懷，俳悅匪康。

昔我斯逝，兄弟孔仁。今我來思，或彫或殁。告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涕泣，血淚彷徨。

企佇朔路，言送爾歸。心存言宴，目想容輝。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邱墓。婉兮孌兮，與懷罔極。眷言顧之，使我心惻。（按以上十章，並本集卷三。從陸士龍集抄出。原題兄平原贈。中多訛誤。兼從考正。姑仍其舊。類聚二十一。晉陸機與弟雲詩。引此第四章首四句。又末四句。又第九章後十句。[illegible]）

肅肅清秋節，淒淒□露凝。太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升。（御覽二十五。引陸機贈顧彥先詩。）

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類聚三十一。引陸機贈顧彥先詩。斷首二句一答。再贈一答。按玉臺新詠載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illegible]故云往反。）

・顧明錄嬉客二首入選・顧爲顧彥先贈婦・彥先作・此篇題彥先所引・顧云・陸所產光作・此篇題彥所引・顧云・顧產光・而二篇並引入張潘・詳玩詩意・陸非友所贈・又擬上篇御覽所引・顧云・陸所產光作・此篇題彥所引・顧云・顧產光・而二篇並引入張潘・詳玩詩意・陸非友所贈・答之詩・疑士衡原作・亦如士龍・往反四首・文選所錄・是其前二首・論廟四句・則其再答・故所錄如此・然全詩已佚・無可考正・姑附於逸文・

軟顏收紅靨，元鬊吐鬢華。冉冉逝將老，嗟嗟素老何。潘岳十八・引陸機詩・詩紀闕文卷內・題作冰老・次句作元髮吐素華・文選二十二・謝惠連疑出四時宮詩注・引此前二句・作陸機東宮詩・軟作柔・

太素卜令宅，希微啓奧基。元沖慕懿文，虛無承先師。御覽一・引陸機詩・

澄神元漠流，棲心太素域。弘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同上

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豈變棲末景，游瑤躡餘蹤。文選五十七・陶徵士誄注・引陸機詩・

感念同懷子，文選二十二・謝惠連登石門最高頂詩・注引陸機詩・

老蠶晚結繭，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鼠，飛成蝙蝠。御覽八百二十五・引陸機詩・

容華夙夜容，無故自消歇。文選二十二・鮑明遠行樂至城東橋詩注・引陸機放歌行・

魂衣何盈盈，旗旌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輻動幡轉，龍首矯翟翼。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御覽五百五十二・引陸機挽歌・顧錄二首・據此知士衡挽歌・不止三首・特以昭明所錄・其德較著耳・

長角三唱，武士旗布棪。案周之神機，審心中而後射。御覽三百四十八・引陸機七導・

伏見吳志注・引下有吳興二字・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鑑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作三・城，刑政肅穆，前丞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北堂書鈔三十二・引此二句・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梓吳志注・作守縣下縣・編名凡萃・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吳志注・作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恐智所爲恨恨吳志注・恨恨作悵然・下云・臣等並以凡才・累受師遊・被服恩澤・恭承朝末之晉・是以不勝感晉・蓋皆死表聞・臣等伏思，嘉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廡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蓋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御覽作準其・才望資品，衡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稽，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書品，乞蒙簡察，晉書六十八・吳志賀邵傳注・引顧榮、陸機、陸雲、郭訥表・表闕字・御覽六百三十一・引陸機薦賀循、郭訥表・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深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也，御覽六百三十一・引陸機薦戴若思文・北堂書鈔三十・引末二句・誠東南之逸寶・宰朝之奇璞・疑有誤字・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承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柔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厲郡守，推暢陵運，白首末齒，而佐下僚，遂蹈碎濁，於暢名實，居之爲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御覽二百五十三・引陸機奏上表・

殿中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爲殿郎，御覽二百十五・引陸機謝吳王表・

臣以職在中中，皆使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虛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第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御覽百十・引陸士衡傳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按末二句見本集卷九・謝平原內史表・

總盼觀東，作百丈許廊室，御覽百八十五・引陸機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憒了了，亦怪也，御覽七百十七・引陸機與弟雲書・

張華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漆林安石榴也，御覽九百十一・引陸機與弟雲書・

天淵池東南角，有果各作一林，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御覽九百十五・引陸機與長沙顧母書・

士瑒亡，恨一褐少，便以機新褐衣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五・引陸機與長沙吳人書・

痛心拔腦，有如孔悛，顏氏家訓文章篇・引陸機與長沙顧母弟書・述賀邈弟士瑒死・乃曾云云・

倦兆宅心，惇敘百揆，顏氏家訓文章篇・引陸機誄・

倡天之和，顏氏家訓文章篇・引陸機誄・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文選五十六・新刻漏銘注・引外機集志誄・

高令公集

高允著

高令公集

魏 渤海高允著

進天文要略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疇而洪範作。宣尼遡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名列辟。甚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隱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飾。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神廣聖聰。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成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彝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

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懋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元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廣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矯頹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親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滿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鑄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蔡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面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淸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蹤昏亂之弊。而不矯然蠲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黃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慮。

諫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益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鄙，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宮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盛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傾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洪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雖乏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東宮對

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低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遇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春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遠。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遠心苟免，非臣之意。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敍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發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裘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廢舊隸，東政在藉，往因時運，遂命北檝，世襲因執，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憑緊，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蹶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憾巔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兇孤奔，假息窮壑，爪牙既擒，腹心亦殲，周之忠厚，存及行葦，褒聖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埜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獲育，壅賈幽明，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充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有序

昔藏同徵，零落將盡，咸逝懷人，作徵士頌，重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萃賢之行，聚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坻，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閎，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邱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廣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禮。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總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妃、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瑞以後、宇內平定、誅暴逆、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擒江楚、西蕩涼域、殊方之外、暮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儒道、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冑、著聞州郡、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縣懸以旌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處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議公務、下垂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殘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葉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敍於懷、齊於千載、發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發、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邈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旅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發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蹌蹌盧生、量遠思純、贊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謨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僧濕彭附、劉以和親、茂祖筑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餘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姓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招此細謀、神與理宜、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蟄雲而起、說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卽署、餘慮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佩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象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雇忠、竭力致殞、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挽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擢九皋、翰飛紫冥、頓在省閣、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翰鮪章鑒、恩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於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

爭藻雲蒸、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論朗達、默識潤通、領斯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爍奏天邑、衣錦衒邦、士元先登、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裳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濯義、渙此潛文、慷慨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閃閃、聞名象魏、審審儀形、邈邈風氣、逢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尙、杜熙好和、濟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網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遂敬遂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中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靖、羣賢遺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與朱家、腰紐懸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攜、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善論

劉潔常謂私人曰、若車馬不還、五穀立槃乎王、及潔誅、王以憂死、日者孟道秀亦誅、允者著論、

昔明元末起白蓋、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薨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甯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會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酒訓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殁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寒命孤愧、喜懼參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昔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髮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甚爲嬖也、玄酒在堂、而謟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道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誠、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怠於令也、聽逸之士、荒於聰也、柔順之倫、與於諂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昧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

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讒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衰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宜。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酗以爲高達。酗酒之類。以相陵暴。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證。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曾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謙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遊。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古之從善。服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爽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閨闈之前軌。遵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嵒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變。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蘭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篤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璧幣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跪於嶽宗之靈。尚饗。

鹿苑賦

啓靈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瀛壺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蓋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務。獨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囿之在昔。與三傳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廟眞容之髣髴。爍金暉之煥炳。卻靈屋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列衛華於綺井。闕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紙洹之瞻對。執道場之塗塈。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整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玉室。茂花樹以芬敷。涌澄泉之洋溢。斫龍宮以降雨。伴齊液於星垣。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篤。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隱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寢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蘊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晦而愈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塵犬之馳逐。眷蒼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慈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蒼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星日。儉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坎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緡蠻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遺俗。涉元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廣濟於兆民。上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沖妙。夫道化之雖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遊長夜之始曙。願衰年以懷歸。惟負丞以

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羅敷

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美回盼。鬢髮復凝膚。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頗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娉婷善趨步。禮儀曳長裾。王侯爲之顧。駐馬自踟躕。

王子喬

于少卿。王少卿。超升乘龍翔天庭。遊儀景。雲漢間。光儀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跨騰八鄉。蹤杳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答宗欽十三首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輝靈珠。邈矣高族。世族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頌華儁。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游。拯厥時務。蓋志翠蓍。恬心初業。潛思淵淳。秀蘊雲布。上天降命。非鍾有代。協爛紫宸。與乾作配。仁遏春陽。功隆復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肆省。顧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輝。明升非論。信漸難彰。髓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宏道。退失潤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遺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邱明。長揖南史。遇武難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懲恬止。世之紀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邇。九服來同。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翹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仁乏回蘇。量非叔度。韓生屈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遺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興空亦敝。雨間可守。安有回賜。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列頌。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封生令淹。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宏。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遣止一聲。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時值險屯。橫羅塵網。伏鋒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辭洞感。發於夢想。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愼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泫然中野。翳翳邱邱。葛藟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嘆世靡儔。

消梅封車蓋劉氏彭城人成歌嬉面一終夕車人官於京師項事見法劉氏在家頗多鄉想知卓已死真故不止歸句因同來至流恤歌面一時比之秦高要云高尤念其義高面名不響乃爲之詩

王無功集

附補遺

王勃著

東皋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勃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躬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記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瓦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瓦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瓦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主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醞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數曰頃稱良沃都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礫石地頗顯敞君於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篤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欲坐召嚴君乎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晚歲醉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郵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壁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唐呂才撰

唐陸淳刪東皋子集序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綿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妄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迕物曠哉淵乎眞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東皋子集序

王無功集三卷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本唐陸淳有刪東皋子序此或其所刪歟卷中有摘句引宋人所撰書疑又爲宋時訂定然按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從金陵焦太史錄出今世罕傳者亦即此本也文獻通考十五卷十字疑衍晁公武則云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今集無此賦唐文粹所載又有勸與陳叔達重借隋記書重荅杜君書二篇亦不見集中其非呂才原編明矣余購求唐人文集頗多而勦集爲冗急刊以傳世勦天才倜儻遺世獨往不拘禮俗其文蕭散兼陶潛庾信之長惟陳道士書以釋迦則於孔子之後可謂儗人不倫固不必以此責文人以唐太宗之英明顏魯公之忠直猶且惑於浮屠直是唐人積習如此韓氏愈之識所以不可及文起八代之衰即此是也而或以體格言之淺矣今刊此集以逸文及陸淳序附於後山東督漕使者孫星衍序

王無功集卷上

遊北山賦

吾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際扈從江右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開國終乃安康受田墳壠寓居倏焉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勦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世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谿丘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獨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隱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園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即爲賦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八眉四乳龍顏鳳頭殷憂一世零落千秋覽時南面相將北遊玉殿金輿之大業郊天祀地之洪休榮深責重樂不供愁何況數十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長懼長憂昔怪燕昭與漢武今識圖僊之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湖而欲信怪橋山之遲修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瑤林碧樹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燕終是徒勞乘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

可見又何爲乎惘惘棄卜筮而不占將縱心而長往任物孤遊遣情直上覺老釋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明神之宰掌物無待而成章生有資而必養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以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說隔精靈忽怳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樾進陟敧陘連峰雜起複嶂環紆歷丹危而尋絕徑攀翠險而覓修途聳飛情於霞道振逸響于烟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絕磵視晃朗于高嵎自謂搏風颯而浮埃壎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青溪之曲望隱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遲迴視橫烟而斷續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希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漏玉石室幽藹沙場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溽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況乃幽谷藏眞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閬風之逸客值蓬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若彌渤澥揚

塵哉碧柰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乃有上元仙骨太清神手走電奔雷耘空蒔朽河間之業不齊貫淮南之術無虛受咒動南箕符迴北斗偓佺贈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於乙丑示懷世事天長地久顧瞻流俗紅顏白首儻千秋之可營亦何爲而自輕昔時君子會聞上征忽逢眞客試問仙經談九華之易就敘三英之可成拭丹爐而調石髓褰翠釜而出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明咸謂刀圭甄進足使雲車下迎紛吾人之狹見攪羣疑而自拂使投足而咸安亦何爲乎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搆窟但水月之非眞譬聲色之無佛過矣劉向吁嗟葛洪指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離世何處逃空假使游八洞之金室坐三清之玉宮長懷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事雲中昔者蔣元詡之三徑陶開明之五柳君平望卜於市門子眞躬耕於谷口或託閭閻或歷山藪咸遂性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吾無所徒斯焉獨遊屬天下之多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經秋菊花兩畔松聲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運而乘流伊林間而虛度固樵隱之俱託遂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壑雲峰龜甲而重聚霞壁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潺潺霧名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游爰豫結

蘿幌而迎宵敞茅軒而待曙爾其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須來花驚鳥去起公子之殊賞談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深蘭總左闕菌閣斜臨石當堦而虎踞泉度牖而龍吟月照南浦烟生北林閱丘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室風吹我襟松花柏葉之醋酹鳳翮龍唇之素琴白牛谿裏峰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矩摳衣而未已組帶青襟鏘鏘儼儼堦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忽焉四散于今二紀地猶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茅席蓋樹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喜時挾策而驅牛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遽成千祀水壞山頹舟移谷徙北岡之上東岩之前講堂猶在碑書宛然想問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院宇風煙昔文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而須時蓄奇聲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聲脩書則獲麟爲斷惜矣吾兄遭時不平歿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於廊廟歷夫子於隹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式瞻虛館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石絲竹之餘

聲歿而不朽我何所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歎惜往往谿橫時時路塞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覓心遙山高視直望烟火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前臨姑躲之西正是河汾之北悵矣懷抱悠然川域憶昔過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遊不經弄春風於礀戶詠秋月於山扃北窻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緇布聞經何斯樂之易失倏衒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不秩子敬先亡公明早卒吾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天地遂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許南山之不臣養拙辭官全和保眞豈若馮敝逼之誹世趙元淑之尤人殷憂恥賤憔悴傷貧採井臼之無樂歷山河而苦辛豈如我家身事都盧棄置不念當歸寧園遠志坐青山而方隱遊碧潭而已喜暮知出處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之琴曲桂樹淩晨之酒杯丘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同死灰亦有山羞野饌蘭漿木麨杞葉煎羹松根溜醥既採藥而爲食諒隨情而不矯負鍤春前腰鎌歲杪草漸密而饒蟬樹彌高而足鳥地寂寞而森沉路從橫而窈窕野亭鶴唳山梁雉驚遠游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聞雞而始至藿畦一兩茅齋數四山爲險而無人嶺時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木魅泉饒砌而魚躍樹橫窻而鳥萃天網寬寬人生幾難飲河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亦何羨於還丹紅藥促節之杖綠籜班文之冠埜殯二盤園蔬一盤送阮籍而長嘯得劉伶而甚懽曉入柴戶暮歸藥闌老萊地僻鄒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沼杏樹則花飛坐壇賦成鼓吹詩如彈丸攜始醉之鳴鶴對新婚之伯鸞我有懷抱蕭然自保古人則與子同歸紛吾則此焉將老澗溪沼沚之蘋艾丘陵坂險之桑棗接果移桑栽苗散稻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振玉驚禽揮金薙草接朋友於杯案弄兒童於襁褓樂山澤之浮遊笑江潭之枯槀戒非接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影自空坐成老圃居然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扳衣竈北逐日墻東儻有白頭四皓龐眉八公小童乘日僊人馭風鄉老則杖頭安鳥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暗合道術潛同解來相訪愚公谷中

泉疑洙泗下注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氏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谿今號王孔子之谿也

薛莊周之言理下注云此溪集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相爲後來題目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薛實妙元理耳

我何所營下注云吾見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子時年三十三門人謚爲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於時因遊此谿同覽故蹟蓋傷高賢之不遇耳

王無功集卷中

古意六首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蹤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幹微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皇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一作光明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竹生大厦谿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霜霰封其柯鴟鴞食其實寧知軒轅後更有伶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爲十二管吹作雌雄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吉

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溱洧溱洧源流狹春秋不濡軌漁人遞往還網罟相縈蓄一朝失運會刳腸血流死豐骨輸廟堂鮮腴藉籩簋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餘靈寄明卜復來欲所履

松生北巖下由來人徑絕布葉捎雲煙插根擁巖穴自言生得地獨負淩雲潔何時畏斤斧幾度經霜雪風驚西北枝雹隕東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枝榦折藤蘿上下碎枝榦縱橫裂行當糜爛盡坐共灰塵滅

寧關匠石顧豈爲王孫折盛衰自有時聖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爲嗟大耋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栖息兩鴛鴦榮蔭誠不厚斤斧亦勿傷亦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颺朝棲崑閬木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增繳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

贈李徵君大壽

孔淳辭散騎陸昶謝中郎幅巾朝帝罷杖策去官忙附車還趙郡乘船向武昌九徵書未已十辟警彌彰副君迎綺李天子送嚴光灞陵幽徑近磻谿隱路長編蓬還作室績草更爲裳會稽置樵處蘭陵賣藥行看書惟道德開教止農桑別有幽懷侶由來高讓王前年辭厚幣今歲返寒鄉有書橫石架無氊坐土牀蘭英猶足釀竹實本無糧澗松寒轉直山菊秋自香管寧存祭禮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隨去披裘驕盛唐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因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枕上一作時取醉消愁

策杖尋隱士

策杖尋隱士行行路漸賒石梁橫澗斷土室映山斜孝然縱一作疑有舍威輦遂無家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垂滋水釣舊結茂陵置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贈學仙者

採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煙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覓道一作步兵邪一作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贈梁公

我欲圖世樂斯樂難可常位大招譏姬祿極生禍殃聖莫若周公忠豈踰霍光成王已興誚宣帝如負芒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疏廣豈不懷策杖還故鄉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履霜成堅冰知足勝不祥我今窮家子自言此見長功成皆能退在昔一作自古誰滅亡

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

伊昔逢喪亂歷數閏當餘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一作吾及爾皆亡東西各異居余爲背一作陪風鳥我爲涸轍魚遠承雲雷後欣逢天地初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儲散誕時須酒蕭條嬾向書朽木不可雕短翮將焉攄故人有深契過我蓬蒿廬曳裾出門迎握手登前除相看非舊顏忽若一作對接形骸疎追道宿昔事切切心相於憶我少年時攜手遊東渠梅李夾兩岸花枝何扶疏同志亦不

多西莊有姚徐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嘗學公孫宏策杖牧羣豬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虛人生詎能幾歲歲（一作歲歲）常不舒賴有北山僧教我以眞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何事須筌蹄今已得兔魚舊遊儻多暇同此釋紛拏

晚年敘志示翟處士正師

弱齡慕奇調無事不兼修望氣登重閣占星上小樓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棄繻頻北上懷刺幾西遊中年逢喪亂非復昔追求失路青門隱藏名白社遊風雲私所愛屠博暗爲儔解紛會霸越釋難頗存周晚歲聊長想生涯太若浮歸來南畝上更坐北溪頭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細流東隅誠已謝西景懼難收無謂退耕近伏念已經秋庚桑逢處跪陶潛見人（一作吏）羞三晨寧舉火五月鎮披裘自有居常樂誰知身世憂

春日（一作初春）

前旦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來（一作望）池冰開已久雪被（一作遊）南軒梅風催北庭柳遙呼竈前妾邯鄲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營春酒

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蒿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鎌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嶂遮（一作橫）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檢神農（一作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藂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著預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密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遊仙四首

暫出東陂路過訪此岩前蔡經新學道王烈舊成仙駕鶴來無日乘龍去幾年三山銀作地八洞玉爲天金精飛欲盡石髓溜應堅自悲生世促無暇待桑田

上月芝蘭徑中岩紫翠房金壺新練乳玉釜始煎香六局黃公術三門赤帝方吹沙聊作鳥動石試爲羊緱氏還程促瀛洲會日長誰知北岩（一作阜）下延首詠霓裳

結衣尋野路負杖入山門道士言無宅仙人更有邨斜溪橫桂渚小徑入桃源玉牀塵稍冷金爐火尚溫心疑遊北極望似陟西崑逆愁歸舊里蕭條訪子孫

眞經知那是仙骨定何爲許邁心長切嵇康命似奇桑疎金闕迥苔重石梁危照水然犀角遊山費虎皮鴨桃聞已種龍竹未經騎爲向天仙道棲遑君詎知

田（一作山）家三首

阮籍生涯（一作年年作年）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醉飽獨坐數行書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豬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倚牀看婦織登壠課兒鋤迴頭尋仙事併是一空虛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平生唯酒樂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夜夜遣人酤家貧留客久不暇道情麤抽簾持盃炬拔簪更燃爐恒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

春桂問荅二首

問春桂桃李正芬（一作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荅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不

詠妓

妖姬飾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合曲談持此試周郎

建德破後入長安詠秋蓬示辛學士

遇坎聊知上逢風或未歸孤根何處斷輕葉强能飛

石竹詠

萋萋紿綠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

山中敘志（一本題上有未婚二字）

物外知何事山中無所有風鳴靜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張奉一

一作鳳 娉賢妻老萊藉嘉偶孟光儻未嫁梁鴻正須婦

在京師故園見鄉人問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斂眉須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萊

北山

舊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野望

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一作春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一本無下六字

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岩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獨坐

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兮了未羨陟方壺

黃頰山

別有青溪道斜亘碧岩隈崩榛橫古蔓荒石攤寒苔野心長寂寞山逕本幽迴步步攀藤上朝朝負藥來幾看松葉秀頻值菊花開無人堪作伴歲晚獨悠哉

過酒家五首

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祇爲酒家貧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眠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爲誰空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强牽倚壚便得睡橫甕足堪眠

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長道貰慚愧酒家胡一作壺

夜還東溪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

山中別李處士

爲向東溪道人來路漸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

初春

春來日漸長醉客苦年光稍覺池亭好偏宜酒甕香

醉後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

題酒店壁

昨夜餅始盡今朝甕即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戲題小鋪壁

旦逐劉伶去宵隨畢卓眠不應長賣卜須得杖頭錢

嘗春酒

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十日醉何惜兩三春

獨酌

浮一作在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

秋夜喜遇王處士

北場芸藿罷東皐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

山夜調琴

促軫乘明月抽弦對白雲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

看釀酒

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從來作春酒未省不經年

食後

田家無所有晚食遂爲常菜剪三秋綠飧炊百日黃胡麻山麥樣楚豆野麋方始暴松皮脯新添杜若漿葛花消酒毒莫漬發

奚香鼓腹聊乘興寧知逢世昌

過漢故城

大漢昔未定强秦猶擅場中原逐鹿罷高祖鬱龍驤經始謀帝坐茲焉壯未央規模弼棟宇表裏浚城隍羣后崇長樂中朝增建章鉤陳被蘭錡樂府奏芝房翡翠明珠帳鴛鴦白玉堂清晨寶鼎食閒夜鬱金香天馬來東道佳人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謂保靈長歷數有時盡哀平嗟不昌冰堅成巨猾火德遂頹綱奧位匪虛校貪天竟速亡魂神吁社稷豺虎關岩廊金狄移灞岸銅盤向洛陽君王無處所年代幾荒涼宮闕誰家域蓁蕪胥我裳井田唯有草海水變爲桑在昔高門內於今岐路傍餘基不可識古墓列成行狐兎驚翹翹鴟鴞嚇狗狂空城寒日晚平野暮雲黃烈烈焚青棘蕭蕭吹白楊千秋并萬歲空使詠歌傷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南飛暮雨梁上下輕塵冶服看疑畫粧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卒司法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蕩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頹

詠巫山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空館曉蒼蒼

詠懷

故鄉行雲是虛室坐問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句

琴曲唯留古書多半是經（見周氏涉筆）　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鵶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被召謝病見西清詩話）

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

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圍棋長籌見續語陽秋）

王無功集卷中終

王無功集卷下

荅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跋脚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洲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俗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書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蘧蒢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术枸杞著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繫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澤並釣俯仰極樂載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問人相唱和也

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次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殷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敎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耍習其操洋洋乎覺聲氣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歌遊須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嗚遠嵯峨蓋瑟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力何有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詠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住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於郊鄙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答陳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趣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狥名貪夫溺財品庶每坐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其間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爲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爲謀蓋爲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爲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元而棄關西出釋迦曰色卽是空而建立大法此皆聖人通方之元致宏濟之秘藏實寄沖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蹈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爲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則何爲而不閡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閡之名卽分皆通之謂卽分皆通故能立而不易方順適無閡故能遊而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閡雖有神萬將獨柰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爲鳥唳於天夢爲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慵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樂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閑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情安和血脈通利既無作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元談空論凡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一德積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爲匡扶之要畧盡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

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深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事羽翮故頃已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覺坐馳吾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道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目契后勞精怵心蔽用以物爲事也最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荅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旬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鞠花盈把羅舍宅內自有幽闕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脩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　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醨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杜樑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任清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干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褋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邱階級千仞南鄉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錯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淸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無心子傳

東皋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誚之東皋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汎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適勣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余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臆龍脊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狼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腯是以鳳皇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皋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貢荅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貢荅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突何爲者而徵吾歎貢荅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察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貢荅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

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嬴歎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其居與其姓氏不苓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先生諱子先字不耀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爲十餘年賣藥爲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遊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瘠疾未嘗交語著歇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斷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稽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祭關龍逢文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貴達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舍有期馮河暴虎前哲所嗤身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歷於荒祠壯山河之舊壞歎墳隧之餘基松枯柏悴草密苔滋託深悲於薄酹魂有靈而盲之

登箕山祭巢許之□

懷二子之高烈背嵩嶽而來遊挹千載之遐軌登箕峰而少留昔時慷慨神輕九州今來寂寞魂辭一丘英蹤落落而猶在精誠冥冥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松秋吾鄙懷之有素仰前哲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相求如至誠之見接庶蘋蘩之可羞伏惟尚亯

祭杜康新廟文

歲月日敢以清酌之奠敬祭先生之靈曰兩儀判闢萬象森羅都邑未見鳥獸獨多茹毛飲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人靈未和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齊以冥以禱爲樽爲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法成必弊文盛則華矣仲尼輟輪焉知覆車桀紂亡國羲和喪家周公作誥酒防厥邪我聞古時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潔身沐德降及中世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大觀貴和其禮與制於物寧在於已蔡流則逝遇坎則止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阮籍遂性劉伶保眞此避其世予今幾人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其義可想肇基麴糵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羣賢就養敢依河曲建爾靈祀前臨極岸却就長磯茅茨不翦采椽不治掃地而祭神其饗之

東皐子集補遺上

三日賦

余以大業四年獲遊京邑暮春三月暫騁娛遊新停隱士之船即赴羣工之席賞閑與洽接袂方轅西望昆池東臨滿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氣鮮風暖誠如褚爽之詞絡繹繽紛正是張衡之說不能默爾聊為賦焉同博爽之猶賢取波流之順俗終非白玉未可抱之而悲近等黃花猶當嗑然而笑云爾

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濱正是地名為禊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自須祓穢非徒解伸潘尼已向天淵渚袁紹應過薄洛津舊嫌晦日年芳早情知上巳風光好誰家園裏泛紅花何處堤傍無綠草翠幕臨流灞池曲朱帷曜野橫橋道橋石岸而誅茅入砂場而藉葉艷艷風光欣欣懷抱南鄰感屬北里豪家舊來常蕩平居自奢逢上林之卷霧直章臺之吐霞塵半濕而街靜氣全收而野華蒲稍果下之龍騎繡軸珠輪之犢車錦則鳳凰御茉綾則鴛鴦戴花粉色傾新市衣香滿處斜歷酆城而轉蓋臨渭浦而停笳坐帷撑犀角行牀鋪象牙洛都故事陳留風俗障額鈎枝釵梁填粟玉盤盛果金瓶泛醪案列萬錢盃流九曲戲分羣聚人多座促爭梟帝女之壺闕彩曹王之局六博退而梟盡樗蒲停而馬足新投素卵始泛元醪洞簫徐引仙瑟對操喧趙琴而絃急促秦箏而柱高連歌合舞節鼓鳴鼙方響銀纏朵琵琶金屑槽席閑賞洽情盤樂恣徙榻渠邊回筵水次臨石磴而爭洗倚橋欄而半醉浪動鳧移沙平雁萃萍著浦而偏密荇連汀而漸概樹泊漁舟莎侵釣地沉玉轄而初設貫銀鉤而欲墜綱飾茱萸竿裝翡翠振鱗掉尾穿腮的鼻金門舊學玉署新賢修太元於暮齒擅中黃於早年校書芸閣之上射策蘭臺之前鳴儔北闕合集東川暫疑林竹逕真成都柳泉琴樽促賞少長同筵九班麟角之仙筆五色魚羅之綵牋杜篤題新賦張華挾雅篇問束晳而知博談子房而著元李廣猶捧手王涇偃仰眠羽林名騎期門謁者勇振行間聲高帳下鐵骸文鏃銀鞍鐵瓦新彎柘月之弧始被蘭池之馬既措盃而水綠亦鳴鞭而汗赭射堂高望修衢迥尋弓聲中絕箭道平臨暈張堋滿塵驚埒深始銅穿而石漏終鴈斷而猿吟帶周遭玉鞠縫恰金大堤諸絕艷中城之少女憁角當壚初笄弄杼臨鏡臺而憶昔出香街而嘯侶錦袖爭垂花鈿半舉浮絳聚而相逐梨紅蘭而延佇照影窺潭煎彩傍渚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相呼攜手共留連著晚風光最可恰棠梨別館祇斜日鵁鶄重樓含暮烟樹下遺香粉砂頭送紙錢春須得遍但任莫言旋紫騮停策青牛駐憶看射雉於平皐送來羊於御坂悵望原隰徘徊林畹詎念城遙寧知伴遠聞鳥啼而訝夕憶蠶飢而慮晚別有公子盛元儀羽蓋相將連騎馳出入芙蓉苑經過連勺陂爭傳塞下梅花在強報閨中桑葉萎聞雞宜曲路泛鵝昆明池涙影文青雀泥光濺綠羅若非五陵遊俠少定是三秦輕薄兒玉笛吹楊柳金冠飾鵁鶄念此日之嬉戲亦無窮之賞託但是津傍悉泛舟若箇山頭不投幕俎席交時烟霞綺錯何縣何州無林無壑俗非溱洧風成鄴洛年年歲歲傾城傾郭祇為春光動性靈剩使娛遊不暫停南渡橋邊無數醉東流水上幾人醒隱士船中棄秦王劍裏銘若嫌鄭國桃花浦為向山陰蘭棠亭

子推抱樹死贊

晉侯棄舊功臣豕吟情隨地遠怨逐山深追兵斷谷烈火禁林抱木而死誰明此心

荊軻刺秦王贊

衝易水報秦皇精心貫日七首橫霜欲持兩間生擒一王惜哉智淺琴聲口口

項羽死烏江贊

項羽慷慨臨江問津馬贈亭長侯封故臣何為不渡自取亡身八千子弟今無一人

藺相如奪秦王璧贊

秦人市寶厥價從名闡生跪說其心則貞
清齊抱憤身脫兩楹卒全尺璧仍邀十城

陳平分社肉贊

陳公主社割肉須生心忘厚薄信若權衡
風期有素父老無驚儻安天下還如此平

君平賣卜贊

君平不仕賣卜窮年日裁數局常收百錢
道實兼濟功非獨全用吾言者今過半焉

甯戚扣牛角歌贊

甯生不遇商歌飯牛夜長雞曉人生若浮
寧惟石爛觀覩金流世無堯舜誰當見求

老萊養親贊

老萊父母白首同歸欣欣愛養慊慊無違
宛轉兒戲斑斕綵衣篤哉孝思心精且微

梁鴻孟光贊

孟光得揖梁鴻有妻琴書自逸邱壑同栖
五噫絕賞雙眉獨齊績匡采具相將共攜

虵銜珠報隋侯贊

隋侯報德矜傷育鱗靈虵感惠効力輸珍
月華浮吻星光曜脣此猶知報而況吾人

嵇康坐鍛贊

嵇康自逸手鍛爲娛曲池四邊垂楊一株
銅烟寒竈鐵焰分爐箕踞而坐何其傲乎

伯牙彈琴對鍾期贊

伯牙揮手奇聲絕倫鍾期妙聽是謂窮神
綠馬仰秣丹魚聳鱗崇山流水知音幾人

太公釣渭濱贊

栖遲養老寂寞何爲地接皇淵溪連灞池
釣舟始泊漁竿半垂君王先兆還應見知

右王勃賦一首贊十三首從永樂大典錄出補刊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運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而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事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初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重荅杜君書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寞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

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理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五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可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惟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宋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事變譜牒存錄宗大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

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逐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煽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伏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爲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

義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家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補遺終

魏鄭公文集

魏徵 著

魏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論時政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崔宏質妄議宰相疏
論君子小人疏
論御臣之術
論治道疏
理獄聽諫疏
十漸疏
卷二
請葬送葬建威元吉表

魏鄭公詩集目錄

郊樂章
黃帝宮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青帝角音
嘉和
雍和
赤帝徵音
肅和
豫和
舒和
白帝商音

卷三
羣書治要序
諸王善惡錄序
與徐世勣書
爲李密檄榮陽守郭士歷文
楓井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秦國公李密墓誌銘
洛觀西柏樹賦

卷四
明堂議
朝臣被旌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嫂叔勇服議
參古建侯未可議
賞舊左右議

肅和
雍和
舒和
黑帝羽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享太廟樂章
永和
昭和
豐和
長發舞
大基舞
大成舞
大明舞
壽和
舒和
雍和
永和
賦西漢
暮秋言懷
述懷
泰和正日臨朝應詔

魏鄭公文集卷一

唐　鉅鹿魏　徵著

論時政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蓋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息，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聊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覽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威功不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懿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推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縮綆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樣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飾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用。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一作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雖得易失。可不念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堯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悲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濫賞。割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遊豫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尙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敗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中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通。智有所不逮。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謂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敎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比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恢偏聽之聰。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芻蕘之謀。追禹湯之罪己。信千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應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監鑒。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然。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舊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蓋在賢哲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千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既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智謀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而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虛誹謗之尤。至於韜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奏惑視聽。鑾閣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興慮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興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肉於爵，肉爵於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管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良謀政事，所舊處，市廛，市廛處，市廛處）曰，鼓之善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管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魯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讒讒之論，惑亂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希賞而明宜，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遠惡，惡惡而不能去，賞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授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戀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蕭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汨，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蕭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吏魚所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況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未或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治，且流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同德，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舜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堯代，而獨無於當今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遠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悅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直己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勸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賞則觀其所舉，當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施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慎禍以爲福，便事發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質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氏垂恩於韓信。豈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弒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

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尙緣恩施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執得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王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理獄聽諫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尙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迹。必鎭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

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人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敷奏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人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人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愎姦亂之原故善化之養人猶工之爲麴糵也六合之人猶一廡也黔首之屬猶苣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信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人之生也猶鑛金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厚薄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慝則醇醨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向仁義當憚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人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昆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曾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渟辜之意欲其人和誣息不可得也故愷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嗔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遇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愛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懼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流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有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流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遞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主不嚴訊不勞求不貴多端

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葉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覺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爲上者以苛爲察以功爲名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交裂之道也夫貴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異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但以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以日而任心乘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當亂之國無不可理之人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興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爲之無已深乖恕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囊日臣亦欲惜所不用非所不聞也昔聞莫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吏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之情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爭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意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色意一作・益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容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變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已來每本朝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忠平・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罷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書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情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猶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聞惑事有不行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遠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十漸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威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夙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墮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昔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昔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答曰人爲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親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人猶子每存節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捐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奢之情日異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延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雖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未作歲興而求豐穰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非有成迹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安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歌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鷹隼之時教習之處道路邁遠校長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虛不虞之變出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覲闕廷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志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禍通賢以爲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荒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怠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愁怨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裁擧同於水火豈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魄作孽忽近起於殿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興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昔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聞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莫千慮一得裨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魏鄭公文集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與王珪同上。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非辰，苟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維嗚咽，昔忝臣喪君有君，雖服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嗚呼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遠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室一致，異軫齊歸，蹕當壁廟，鑿未逸斯禮典，千載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祇爲一殿，宋齊則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配有所，祭禮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何者，夏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因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元，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袤之度，固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實尼美歎，意在哉乎，自五帝迄今，

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趨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遺土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豐，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歡心，九譯之貢，既承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鑑，誠感自中，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蔽，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貴通變，若懷蘇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精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圖像，偏陳決之聖慮，靡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闕，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威之不日，誰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堯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讎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疏以定制，疏而不漏，簿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垂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不失理，不害義，因循弗革，竊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容禮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爲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與令狐德棻同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親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舅之於嫂，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嫂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嫂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嘗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嫂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遂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幼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乎，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禀，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遠想，以爲尊卑之殺，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未遵明旨，編類勞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成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爲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載，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舊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衆官建侯未可議

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奬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師，諸呂擅權，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同周，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爰共樂之議，百足不僵之義，曹劉六代，隆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月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追，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聖帝，數至仁以流宏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輒衆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蹇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甸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賞賚左右議

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潁川之勤，此一朝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雖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參祕稷之寄，出爲鎮紐之僕，冒鋒鏑，契關險難，或力盡鋒甲，恩澤莫霑，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垂拄之歎未絕，枯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虛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惕慄謹議。

魏鄭公文集卷三

羣書治要序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蕩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垂戒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將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學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反，殊途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王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慎已司物，行勾聖所不能行，淘海龍庭之野，並爲郡縣，扶桑若木之域，咸爲纓冠，天地成平，外內凝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爵位愈尊，舞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蹄跡，埋虛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剪截芟放，光昭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稽敘大略，成發神衷，雅致鈎深，規模宏遠，綱紀政體，事非一日，若乃欽明之后，扇已以救時，無道之君，變身以亡國，或簡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具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亡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好巨猾，轉日迴天，社稷城狐，反白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厥亦遞興，終始，以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絕天緯地，金聲玉振，騰雲飛英，雖

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毋儀嬪則懿后皇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誡於辭章或傾城哲婦亡國隘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迄乎諸子上始古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卷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徧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言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成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鎖以長懸矣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諸王善惡錄序

觀夫將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歲歷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恆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暱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尊典籍僭差超等恃一廛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懷諫上往而不返雖梁孝齊閔之勤庸淮南東河阿一作東之才俊摧廢霄之逸翮咸窮轍之泗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淫慝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命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夢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爲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

與徐世勣書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擒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掩擒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鳴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且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兩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虛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僅名得地則九族隆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因致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爲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早拖芳猷未諧披展甚爲翹仰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書言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圖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邱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遠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其舉義旗詞翦凶虐今者屯營滎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或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粟馬雲屯宏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蒲（一作陽）軍臨瀕岸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協義同心共爲掎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冰惟滎陽一郡乃獨守迷爰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兄親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疏然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弃懋宗社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塞樹頗不可維所謂元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爲宿與隋朝頗有勳衍遂得預密弊石名在殿堂裴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儲怨同胞乃甚沈闇惟勇及諒咸罹句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鴆河獻假使宗祧是一疏不間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等東都窮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便夕死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湎忘歸內外崩離人情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粟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遠日未期近得朱鳶啓詞銳師百萬已滅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剋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百何以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未遙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只恐禍生七首發起蕭牆枉以七尺之形徒價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雖擁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濟鳴策虢叔之死焉悲襄陽之噍類南陽守齮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遂戮臨刑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砥柱山銘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迹浩浩長春

九成宮醴泉碑銘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於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分畿棟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薏蓬自尊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

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壹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南踰丹徼。皆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玄闕。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羣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爲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臘。甚禹足之胼胝。鍼石屢加。腠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爲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爲樸。損之又損。去其泰甚。葺其頹壞。雜丹墀以沙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閑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澂瑩心神。鑒暎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玄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

漢紀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蠲茲沉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介福。豈臣之末學。所能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惟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膺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玄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遝景福。葳蕤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烏呈三趾。頌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蓱旨醴甘。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觀乎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鼎之雄圖。懷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雖功虧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攀鱗。望天池而隆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宏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竦閬峰之遙構。家傳餘

慶。門哲繼軌。論文德則夠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聞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緌拖鳴玉者。蓋亦昔傳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魏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淵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元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陣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陵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慮。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災所發。匪惟血落星隕。烽燧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徧於天下。徭戍窮於海外。冤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籬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協契。共拯橫流。未息滄海之波。燧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質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響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轘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市猶。背彼燕山。蟬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策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取俊。麟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弥壓趙燕。振懾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播蹈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盤蘊寰宇。威儲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維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鞏壁。乃眷西顧。皋茲東夏。載瞻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

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假局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秘策。率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求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路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垓下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爭義請收葬。有詔許焉。公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鬱紫氣以騰芳。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闘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朔宗天闕。舉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以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開哉壁而軫慮。雅重斯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

夷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其涉艱難，咸竭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歲，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滿山河之誓，是以勵深藥石，悲甚向雄，盧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客，乃爲銘曰：

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宏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樹遙潤，蘭芳不已，成形脈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隋道方衰，始開陵長，覩茲兆亂，緬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嬰世網，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契，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蟻聚，運偶鳳翔，勛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平籠八荒，始開楚霸，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既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遊西路，來擬賁融，籠遙英布，爲窮五尊，位登九棘，帷幄參謀，高衢騁力，海運方遠，岡南未極，縱壑攜蟒，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殂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無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楸，惟餘故人。

道觀內柏樹賦 并序

元壇內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枝幹扶疏，不過數尺，蔚於衆草之中，覆乎叢棘之下，蕤葩落節，日不改本性，然而翳荟蒙蘢，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峯臨絕壑，蔽日月，帶雲霞，而與夫擁腫之徒，雜糅莊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嚴而俱悴，惟九丸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其華，歷元英不減其翠，原厥木之攸植，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蔽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芳，彖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既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蹟末，美景麗乎中園，水含苦於曲浦，草鬱於平原，咸蹊花亂，幽谷莺喧，徒耿然而自撫，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蔚，愁雲疊起，冰凝無際，雪飛千里，廼衆類之颯然，獨亭亭而孤峙，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儆乎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魏鄭公詩集一卷

五郊樂章 唐書樂志曰：貞觀初，太常卿祖孝孫奏用隋舊樂，詔孝孫更作五郊迎氣樂，孝孫以五音調和，乃作五郊樂，帝曰：五方土德，用黃鍾爲宮，黃鍾，土音也，太和，土德也，帝曰：黃鍾爲君，太和爲臣，君臣和合，故用之，孝孫奏曰：五郊迎氣，各用其時之音，故東方宜用角音，南方宜用徵音，西方宜用羽音，北方宜用宮音，中央宜用黃鍾，帝從之。

黃帝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彰六律，兼和五聲，垂陳萬舞，乃薦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蕭和

涉涉方輿，苔苔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囿大，氣調四序，風和萬類，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羅和

金縣夕肆，玉俎朝陳，發軫黃道，芳流紫宸，迺誠迺敬，載享載禋，崇薦斯在，惟皇是賓。

舒和

御徽乘宮出郊甸，安歌舉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鼓答天成。

青帝角音

鶴雲日起，鳥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興，行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肅和

元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弦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一作逝斯）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迺眷豐絜．思覃愷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承雲遽踐蒼霄馭．

赤帝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延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雍和

昭昭丹陸．奕奕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羞溢俎．玉醑浮觴．恭維正直．歆此馨香．

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枚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摐金會七盤．

白帝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舒和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安歌葆眊揚．

黑帝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祚來歲．

肅和

律周（一作同）玉琯．星回（一作四）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散焰．陽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雍和

陽月斯紀．應鐘在候．載絜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具穰穰．

享太廟樂章（唐書樂志曰．貞觀中．祖孝孫等定樂．迎神用永和．皇帝行用太和．歌酌鬯用肅和．迎俎用雍和．獻皇祖宣簡公．皇祖懿王同用長發之舞．元

皇帝用大成之舞．高祖用大明之舞．皇帝飲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徹俎用雍和．送神用永和．其大和凱安肆同．冬至圜丘．）

永和

於穆烈祖．宏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百神既洽．萬國在茲．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肅和

大哉至德．允茲明聖．格于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鳴球以詠．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雍和

崇茲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咸絜．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不匱．

長發舞（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詔用．說師古議．皇祖宣簡公．獻宣簡懿王長發之舞．取詩云．濬哲惟商．長發其祥也．）

濬哲惟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祜．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錫無疆．

大基舞

猗與祖業．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慶延．在姬猶稷．方晉踰宣．基我鼎運．于斯萬年．

大成舞

周稱王季．晉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齊芬．藏用四履．屈道參分．鏗鏘鐘石．載紀鴻勳．

大明舞（取法易日．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詩頌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也．會要曰．武德十四年．說用．師古曾說．高祖[illegible]之舞．）

五紀更運．三正遞升．勳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睠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

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伯靈臺．九官允穆．殊域委贄．懷生介福．大禮既飾．大樂已和．黑章擾囿．赤字浮河．

功宣載籍．德被詠歌．克昌厥後．百祿是荷．

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舒和

聖敬通神光七廟．靈心薦祚和萬方．嚴禋克配鴻基遠．明德惟馨鳳歷昌．

雍和

於穆濬廟．聿修嚴祀．四縣載陳．三獻斯止．籩豆徹薦．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錫祚不已．

永和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薦享昭備．虔恭在茲．雍歌徹俎．祝嘏陳辭．用光武志．永固鴻基．

賦西漢（本傳云．太宗幸洛陽．宴積翠池．酒酣．命各賦一事．徵賦西漢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暮秋言懷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夕鄉思多．霜剪涼階蕙．風捎幽渚荷．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

述懷（一作出關）

五十九冊

24 B

中原初逗（一作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鑾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一作雁），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歎九折（一作迴）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貴意氣，功名誰復論。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百蠻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容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璇景輝離璧，高筵揚翠煙。庭賢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既欣東日戶（一作既和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億萬年。

謹按唐藝文志，魏徵集二十卷，國朝全唐文作三卷，茲加核對，凡文之已見諫錄者，不復登，仍爲三卷。全唐詩有詩一卷，今錄之，并增刊於諫錄之後。至若諫納元吉妃數條，雖散見各書，而原錄均未載及，豈以其事涉獵褻，而故遺之歟。文貞生隋唐之際，好縱橫之學，其事原不必深論，惟出處大節，不容或昧。若文貞者，責之以不知擇主則可，罪之以輔導無狀亦可，惟謂之爲忘主事仇則不可。何也，唐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也，唐之百官，高祖之百官也。所任太子洗馬，亦高祖之太子洗馬，建成爲得而私之，雖宮僚府僚，當時皆所自辟，而父在子不得自專，即君在臣不得有二，奉身而退正也，歸心帝室亦正也。太宗朝，命公爲太子太師，承乾之亂，未聞以其事笞王而議之也。新書云，皓皓者易汙，皦皦者難全，豈或然耶。光緒十三年丁亥五月下旬，王灝謹識。

盧昇之集

盧照鄰 著

唐書文苑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盛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卽孟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篇、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疾、廢不堪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陸州刺史。

盧昇之集目錄

卷一

賦

秋霖賦
馴鹿賦
窮魚賦 并序
雙槿樹賦同崔少監作 并序
病梨樹賦 并序

府

樂府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歌明堂第二
歌東軍第三
歌南郊第四

歌中宮第五
歌儲宮第六
歌諸王第七
歌公卿第八
總歌第九

卷二

五言古詩

詠史四首
結客少年場行
贈李榮道士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鐵關驛
和王奭秋夜有所思
望宅中樹有所思
宿晉安寺亭一作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隱
赤谷安禪師塔
贈益府裴錄事
贈益府羣官

七言古詩

失羣雁并序
行路難
長安古意
明月引
懷仙引

五言律詩

劉生
隴頭水
巫山高
芳樹
南雪曲

昭君怨
折楊柳
梅花落
關山月
上之回
紫騮馬
戰城南
十五夜觀燈
入秦川界
文翁講堂
相如琴臺
石鏡寺
辛司法宅觀妓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
江中望月
元日遠懷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還京贈別
至陳倉曉望京邑
晚渡淳沱敍贈虞大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七夕泛舟二首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大劉送別劉右史

卷三

五言排律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送鄭司倉入蜀
縣州官池贈別同賦海字

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好
和夏日幽莊
山莊休沐
山林休日田家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首春貽京邑文士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羈臥山中
酬嚴少府來之
過東山谷口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奚金部韋郎中
奚明堂裴主簿
同崔錄事奚鄭員外
至望喜驛日言懷貽劍外知己
早度分水嶺
三月山水宴得算字

五言絕句

登玉清
曲池荷
潛浪島
臨堦竹
含風蟬
葭川獨泛
送二兄入蜀
宿元武二首
九隴津集
遊昌化山精舍

七言絕句

登封大酺歌四首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卷四

騷

五悲并序
悲才難
悲窮道
悲昔遊
悲今日
悲人生
獄中學騷體

卷五

騷

祥瑞文并序
哀若
悲夫
命曰

卷六

序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南陽公集序
樂府雜詩序
宴梓州南亭詩序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七日縣州泛舟詩序
楊明府過訪詩序

對問

對蜀父老問

卷七

書
與在朝諸賢書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寄裴舍人書公道表藥直書
讚
相藥夫人檀氏讚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讚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盧昇之集卷一

唐　范陽盧照鄰著

賦

秋霖賦

豐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愛不解，行客見之愁已深。若乃千井堙煙，百鹽涵潦，訝苦被璧，綠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霧而因白（一作晦），山幽靄而不明。長途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惜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饑不發，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櫛風而沐雨，永栖栖以遑遑。及夫扈平既放，登高一望，洪洪江水，悠悠千里。注故國之長楸，見元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雁，銅柱辭烏。關山天骨，轟木聲（一作），凋年，眺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滿鉛槧，家虛儋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碧草於園徑，聚綠塵於庖鼎。匡爲絕兮桂爲薪，室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有能鳴之雁，書成已泣之麟。聖皇天之淫溢，孰不隅坐而含顰。已矣哉，若夫紬穀銀鞍，金杯玉盤，坐臥珠璣，左右羅紈，流酒爲海，積肉爲巒，視寰陵而（一本無而字）與昏墊，曾不輟乎此歎，豈知乎堯禹之罹洊而孔墨之艱難。

駒駑賦

率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嚮跗足以自德，毛羽足以凌風。怯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含紫，陽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渺悵彭門之東。既而摧頹知翻，寥落長想，忌蒙菲之見欺，哀武溪之莫往。進謝扶搖之力，退慙陶冶之變。廄食多櫪，廊集無像。尚猛性以自馴，抱愁容而就食。於是傍眺德門，言棲仁路。不踐高粱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琴鳴（一作）雞於月曉，倚摹雀鳴（一作）於星暮。狎蘭砌之高低，翫荊扉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檐而徑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棲，鳴聲均乎獨鶴。乍嘯聚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荷大德之純粹，將輕委之陋薄。思一報之無階，欣百齡之有託。

窮魚賦 并序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輩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鐫，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淨月浦，涵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窘而失水，厄於陽源。漁者覩焉，乃具笱罩。集朋黨，逸趨雀羅。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釣。爭陳豫且之網。螻蟻見而甘心，猶獺聞而抵掌。於是長吾科嘴，曳綸爭鉤。拖拏挫撥，撫背扼喉。動搖不可，羈躍無由。有懷饑渴，嘗盥清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鯤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予其孤。俄撫鬣而下，負之而遊。南學七澤，東汎五湖。昆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悵惘於泥塗。

雙槿樹賦同崔少監作 并序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競寫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縣秦市，揚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榦，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翻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若布衣藜杖，巖栖菹食，居周室（一作當時），而非史（一作更）處漢代而無田。學涉蕪淺，文多蕪漏（一作陋），宜其屏竄，用其靜默。蓋窮而思達，人之情也。卑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蟄蟲飛，泮雲興而石碣潤。不可廢也，雖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草澤有人，亦國家之美事也。故復奬劇爲鄙作雙槿樹賦，詞義猥薄，退增慙靦。賦曰：

方丈蓬萊，遼矣悠哉。雲扃石室，圖天揆日。若乃羲和掌日，太史觀星。銅渾玉策，寶笥金銘。地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蕣，鬱鬱亭亭。徒觀其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紛廣庭之確靡，隱重應之窈窕。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蒂紅蕤，玉蘂蒼枝。露華的皪，風色徘徊。采桑照灼，桐娜隈紜。泛而視之，鳴環動佩；歌扇開，遠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狀仙人之羽蓋；疑佚女之瑤臺。寂寞攸利，栖閒此地。委命卷舒，隨時榮悴。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逍遙之致。朝朝暮暮，落復開。歲歲年年，紅以翠。若夫遊蜂戲蝶，封其蕚。輕烟弱霧，絡其條。去不謂之損，來不謂之饒。故能出君子之殊俗，入詩人之舊謠。齊顯晦於兩曜，效生死於一朝。同喪我之非我，固雖凋而不凋。則（一作）有亭伯儒門，令思詩友。翰苑嘶其春夢，文鋒高而照斗。詠蕪菁之朝夕，悲積薪之先後。縟繡起於綵紡，煙霞生於灌莽。豈與蘭幽蕙馥，蘭蕙凋而枯松。徒冒霜而停雪，空集鳳而吟龍。詎得奉仙闈之廣儲，運筆匠之爲容。已矣哉，東方生聞而歎曰：故年花落不

留人。今年花發非故春。倏兮夕隕。忽兮朝新。侏儒何功兮短命。曼倩何負兮長貧。聊寄詞於庭樹。倘有感於平津。

病梨樹賦 并序

癸酉之歲。余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君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飛鍊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其甘公、洛下閎、安期先生、扁鵲、之儔也。自云。開皇辛丑歲生。今年九十三一作・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其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精視猶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榕菌之往。何其遼哉。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邀亦微詣行在。余獨臥病茲邑。閱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衆木。唯有病梨樹一株。圍纔數握。高僅尋丈。花實憔悴。似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絕一作・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根於窮壤。俱稟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質。豈賦命之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

天象平迂。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木登靈邱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繡葉枝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烏兔之棲息。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厚之風煙。愍茲珍木。雖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澗稱其殊旨。元光表其仙族。爾生何爲。零丁若斯。無輪桷之可用。無梁棟之可施。進無途於斤斧。退無蔽於班輸。無蔭覆之生意。有嚴桐之死枝。爾其高纔數仞。圍僅盈尺。修幹罕雙。枯條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翳窄。怯衝飆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既而地氣蒸霧。天收繡靈。西秦明月。東井流星。憔悴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的。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今受之林。南海蚩尤之樹。莫不靡背拂日。巖雲吐霧。別有橋邊朽柱。天上靈槎。年年歲歲。無葉無花。柔辱雨露。害因同軌。富守雌以外喪。不修德而內香。亦猶縱酒高賢。佯狂君子。爲其脂合。沓其憂喜。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混彤塢於一觀。應答歸於茲理。

樂府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炎圖喪窗。黃屋閟瑋。烈武類帝。宗文配天。玉輦垂日。翠華凌煙。東巢千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曆千年。金繩永結。璧籙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四窗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敞秋霜。

歌東軍第三

超哉廟略。赫矣台臣。橫戈竭石。倚劍浮津。風邱拂旌。日域清塵。島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閫。旅海凱入。羅鯨震震。

歌南郊第四

虔郊上帝。肅事圜丘。龍旂四牡。翠旗九斿。鐘歌晚引。紫煙高浮。日駕蒼璧。雲乘鳴球。皇之齡矣。萬歲千秋。

歌中宮第五

祥游沙麓。慶洽瑤衣。黃雲書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寬和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風化攸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崇麗爾星。高謀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問寢瑤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資皎皎。國胄青青。黃裳元吉。邦家以寧。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燉列天孫。義光帶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攸存。直以茅社。錫以犧尊。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獻。夫何足云。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寮。蓁蓁在職。振鷺登朝。豐金顯首。佩玉鳴腰。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工人代。邀漢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坐明堂。祕瀛汜兮家扶桑。武化敷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君不無。顏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爲衣兮信爲裳。鬢白玉兮飲遺芳。心思蓁兮路阻長。

盧昇之集卷二

五言古詩

詠史四首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凳鉗爲臺隸，灌園終姓名。
幸逢滕將軍，兼遇曹邱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
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摹公寂無聲。
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
願得新馬劍，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
捐生不苟拜，視死真若休。歸來故鄉里，童蒙遠相求。
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
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危尹，斧鉞嬰搢紳。
薄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算。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
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爲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
沖情甄負俗，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
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
一爲侍御史，慷慨說何公。何公何爲敗，吾謀適不同。
仲叡忿殘忍，殷興良在躬。死人如亂麻，天子如轉蓬。
干戈及黃屋，荊棘生紫宮。鄭生逆其謀，將以清凶戎。
時來命不遂，殷身歸山東。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結客少年場行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關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
不受千金贈，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塞中。烽火夜假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
龍庭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瀚海外，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贈李榮道士

錦節衍天使，瓊仙獨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清江濱。闢洞開丹鼎，方壇聚絳雲。寶貴（一作貺）幽難識，空歌遇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聲聚。遙看八會所，氣曉（一作氛）孤。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躋（一作踰）險方未夷，乘春聊騁望。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一作障）。葳蕤曉霧（一作樹）滋，滉瀁春江漲。平川看釣徒，狹逕聞樵唱。蝶戲綠苔前，鶯歌白雲上。耳目多異賞，風煙有奇狀。峻阻埒長城，高標吞巨舫。聯翩非羈靮，辛苦勞疲恙。夕濟幾凌波，晨登每惻愴。謹念復鈎狗，山河獨偏喪。

和十爽秋夜有所思

寂（一作秋）寂南軒夜，悠然懷所知。長河落雁苑，明月下鯨池。風蟲有清曲，此曲何人吹。丹脣出玉齒，妙響入雲涯。窮巷秋風葉，空庭寒露枝。勞歌欲有和，星漢已將垂。

望宅中樹有所思

我家有庭樹，秋葉正離離。上舞雙棲鳥，中秀合歡枝。勞思復勞望，相見不相知。何當共攀折，歌笑北堂垂。

宿晉安寺（一作亭）

聞有絃歌地，穿鑿本多奇。遊人試一覽，臨翫果忘疲。隱橫雲捲（一作落）葉，行臥古生枝。蒼石開紅蘚，新荷蔽綠池。孤猿稻斷絕，宿百（一作鳥）復參差。汎灩月華曉，徘徊星漢垂。今日別書客，悽惶君詎知。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陲

提琴一萬里，負笈三十年。晨翠假蹇樹，暮宿清冷泉。翔禽鳴我側，旅獸過我前。無人且無事，獨酌還獨眠。
遙聞彭澤宰，高卧武城絃。形骸寄文墨，意氣託神仙。我有壺中要，題爲物外篇。將以貽好道，道遠莫致旃。
和思勞日夜，相望阻風煙。坐惜春華晚，徒令客思懸。水去東南地，氣凝西北天。關山悲蜀道，花鳥憶秦川。
天子何時問，公卿本亦不（一作憐）。自哀還自笑，歸數復歸田。海屋銀爲棟，雲車電作鞭。飼遇慙將鶴，誰論貂與蟬。萊洲期度淺，桃實幾成圓。寄言衆鳧鴈，茂登加共（一作聯翩）。

赤谷安禪師塔

寂寂之曲，悠然無俗氛（一作）。酌酒呈丹桂，思詩贈白雲。烟霞朝吞聚，猿鳥歲四（一作）時聞。水華晚（一作）秋色，山容夕曉。高談十二部，編綴五千文。如如數寶昧，生生理益益。古人有糟粕，輪扁情未分。且當尋芝蕙，從吾所好云。

贈益府裴錄事

忽忽歲云暮.相望限風烟.長歌欲對酒.危坐遂停絃.停絃變霜露.對酒懷朋故.朝看桂蟾晚.夜聞鴻雁度.鴻度何時還.桂晚不同攀.浮雲映丹壑.明月滿青山.青山雲路深.丹壑月華臨.耿耿離憂積.空令星鬢侵.

贈益府羣官

一鳥自北燕.飛來向西蜀.單棲劍門上.獨舞崑（一作岷）山足.昂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羣鳳從之遊.問之何所欲.將言寒鄉子.飄颻萬餘里.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粱遇.願棲梧桐樹.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顧.所以成獨立.耿耿歲云暮.日夕苦風霜.思歸赴洛陽.羽翮毛衣短.關山道路長.明月流客思.白雲迷故鄉.誰能借風便.一舉凌蒼蒼.

七言古詩

失羣雁 并序

溫縣明府.以雁詩垂示.余以爲古之郎官.出宰百里.今之墨綬.入應千官.事止雁行.未宜傷嘆.至如羸臥空巖者.乃可爲失羣慟耳.聊因伏枕多暇.以斯文應之.

三秋北地雪皚皚.萬里南翔渡海來.欲隨石燕沈湘水.試逐銅烏繞帝臺.帝臺銀闕距金塘.中間鸞鷺已成行.先過上苑傳書信.暫下中州戲稻粱.虞人負繳來相及.齊客虛弓忽見傷.毛翮折頹（一作憔悴）飛燕力.羽翮摧頹君不識.唯有莊周解愛鳴.復道郊歌（一作哥）重奇色.惆悵驚思悲未已.徘徊自憐中罔極.傳聞有鳥集朝陽.詎勝仙鳧邇帝鄉.雲間海上應鳴舞.遠得鵷鵉紈納獨.撫金編全寫中本印.玉鵠當變萊蕪釜.願君弄影鳳凰池.時憶籠中摧折羽.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當時留霧亦留煙.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輦恆闐咽.若箇遊人不競攀.若箇倡家不來折.倡家寶襪蛟龍帔.公子銀鞍千萬騎.黃鶯一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條百尺枝.月（一作丹）桂星（一作背）榆相蔽虧.珊瑚葉上鴛鴦鳥.鳳凰巢裏雛鵷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任（一作狂）風吹.一朝憔悴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擬榮華一萬年.不見朱脣將玉貌.唯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時須換酒.（一作換美酒）玉麈恆（一作但）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處.蒼龍闕下君不留.白鶴山前我應去.雲間海上邈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遊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

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倡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一作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明月引

洞庭波起兮鴻雁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靄.明月流光.荊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倚桂枝於西第.綠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騁（一作極）目.莫不變而迴腸.

懷仙引

若有人兮山之曲.駕青虬兮乘白鹿.往從之遊願心足.披澗戶.訪巖軒.石瀨潺湲橫石徑.松蘿冪䍥掩松門.下空濛而無鳥.上巖巖而有猿.懷飛閣.度飛梁.休余馬於幽谷.挂余冠於夕陽.曲復曲兮煙莊邃.行復行兮天路長.修途杳其未半.飛雨忽以茫茫.山坱軋.磴連褰.攀石壁而無據.泝泥溪而不前.向無情之白日.竊有恨於皇天.迴行遵故道.通川遍流潦.迴首望羣峯.白雲（一作雲）正溶溶.珠爲闕兮玉爲樓.青雲蓋兮紫霜（一作霞）裘.天長地久時相憶.千齡萬代一來遊.

五言律詩

劉生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一作刀）鞘.黃金鏤（一作飾）馬纓（一作鈴）.但令一顧重.不悋百身輕.

隴頭水

隴坂高無極.征人一望鄉（一作望故鄉）.關河別去水.沙塞斷歸腸.馬繫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嗚咽.皆是爲勤王.

巫山高

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一作雰）.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脈.驟雨暗峯文.霑裳（一作衣）即此地.況復遠思君.

芳樹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花翠一作。縈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雨雪曲

虜騎三秋入。關雲萬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明。高闕銀爲闕。長城玉作城。節旄零落盡。天子不知名。

昭君怨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盤。形影向金微一作。微。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折楊柳

倡樓啓畫屏。楊柳正依依。登臨知歲隔。條變識春歸。露葉疑愁黛。風花落亂一作。舞衣。樂折將安寄。一作。將寄。軍中音書一作。信稀。

梅花落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向妝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關山月

塞垣通碣石。關障一作。障。抵蒲萄。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懸。影移金鎖北。光斷玉門前。寄書謝中婦。一作。寄書中婦。慈幃一作。幃。若鴻雁天。

上之回

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候多。五營屯右一作。北。地。萬乘出西河。單于拜玉璽。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風橫大歌。

紫騮馬

端馬照金鞍。轉戰入皋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

戰城南

將軍出紫塞。旨願在烏貪。笳喧雁門北。陣翼龍城南。琱弓夜宛轉。鐵騎晚驂驔。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

十五夜觀燈

錦里開芳宴。蘭缸點早年。綵彩遙分地。繁光遠綴天。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

入秦川界

隴阪長無極。苦山望不窮。石徑縈疑斷。回流映似空。花開綠野霧。鶯囀紫巖風。春芳勿遽盡。留賞故人同。

文翁講堂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細如琴弦

聞有蜂容地。千年無四鄰。圖院風煙古。池臺松檜春。雲疑作賦客。月似一作。花影。聽琴人。寂寂啼鶯一作。鳥。處。空傷遊子神。

石鏡寺

古墓芙蓉塔。神銘一作。明。神。松柏烟。鑪訊仙鏡底。花沒梵輪前。銖衣千古佛。寶月兩頭圓。隱隱香臺夜。鐘聲徹九天。

辛司法一作。司法。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金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頹。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

廟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竹懶偏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留了一生中。

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登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興復留人。

江中望月

江水向潯陽。澄澄寫月光。鏡圓珠滴徹。弦滿箭波長。沈鉤搖兔影。浮柱動丹芳。延照相思夕。千里共蒼蒼。

元日述懷

簽仕無中秩。歸耕有外臣。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草色迷三徑。風光動四鄰。頗得長如此。年年物候新。

益州城西寺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雪雨。梁上下輕塵。冶服若疑雲。妝樓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還京題壁

風月清江夜。山水白雲朝。萬里同爲客。三秋契不凋。盛衰分斷岸。歸騎別高標。一去仙橋道。還望錦城遙。

至陳倉曉晴望京邑

拂曙棲鴉傳。初晴帶曉涼。霧斂長安樹。雲歸仙帝鄉。澗流漂素沫。巖景寫朱光。今朝好風色。延眺極天莊。

晚渡滹沱敬贈魏大

津谷朝行遠。冰川夕望曛。復明深淺浪。風卷去來雲。澄波泛月影。激浪聚沙文。誰忍仙舟上。攜手獨思君。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春歸龍塞北。騎指雁門垂。胡笳折楊柳。漢使採燕支。戍城聯一望。花雪幾參差。關山有新曲。應向笛中吹。

七夕泛舟二首

汀葭蘆徂暑。江樹起初涼。水疑通織室。舟似泛仙潢。連橈渡急磬。鳴棹下浮光。日晚菱歌唱。風頻滿夕陽。

鳳杵秋期至。鳧舟野望開。微吟翠塘側。延想白雲隈。石似支機罷。槎疑犯宿來。天漢殊漫漫。日暮獨悠哉。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京洛風塵遠。褒斜煙霧深一作。深。北遊君似智。南飛我異禽。別路琴聲斷。秋山猿鳥吟。一乘青鬢酌。空存白雲心。

八劍送別劉右史

金碧出遠關梁蜀道難。相逢屬晚歲。相送動征鞍。地明蘇川冷。雲凝劍閣寒。倘遇忠孝所。爲道憶長安。

盧昇之集卷三

五言排律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三秋違北地。一作塞。萬里向南翔。河洲花稍白。關塞葉初黃。避弋風霜勁。懷香道路長。水流疑箭動。月照似弓傷。橫天無有陣。度海不成行。曾聞能鳴羽。還赴上林鄉。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篷。客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徘徊聞夜鶴。悵望待秋鴻。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唯餘劍鋒在。耿耿氣成虹。

送鄭司倉入蜀

離人丹水北。游客錦城東。別意還無已。一作客愁。離憂自不窮。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關塞疲征馬。霜氣落早鴻。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送君秋水曲。酌酒對清風。

蘇州官池贈別同賦潯字

橋軒遊上國。仙佩下靈雲。一作關。尊酒方無地。聯藉喜暫攀。離言欲贈策。高辯正連環。野徑浮雲蹟。荒池春草斑。殘花落古樹。度鳥入澄灣。欲敍他鄉別。幽谷有蘇蠻。

還赴獨中始示京邑遊好

蕣宿花初滿。章臺柳向青。一作飛。如何正此日。還望洛。一作昔多逢。振別風期阻。將乖雲會稀。敛衽辭丹闕。縣旗陟翠微。野禽喧戍鼓。春草變征衣。回顧長安道。關山起夕霏。

和夏日幽莊

聞有高蹤客。耿介坐幽莊。林壑人事少。風煙鳥路長。瀑水含秋氣。垂藤引夏涼。苗深全覆隴。荷上半侵塘。

山莊休沐

閑署乘閒日。蓬扉狎遠梭。龍柯疎玉井。鳳葉下金堤。川光搖水簡。山氣上雲梯。亭幽聞暝鶴。谷聽聽鳴雞。

山林休日田家

歸休乘暇日。饑稼趣秋場。徑草疏王莽。疑枝落帝桑。耕田虞舜鑿。鑿井漢機忘。戎葵朝委露。齊粟夜含霜。南澗泉初洌。東籬菊正芳。還思北窗下。高臥羲皇。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二條開勝跡。大壑叶神規。亭閣分危峭。樓臺遶曲池。長薄秋煙起。飛梁古蕩垂。水鳥翻荷葉。山蟲咬一作交。桂枝。遊人情將晚。公子愛忘疲。願得迴三舍。琴尊長若斯。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萬里烟塵客。三春桃李時。事去紛無限。愁來不自持。狂歌欲嘆鳳。失路反占龜。草凝人行緩。花繁鳥度遲。彼美參卿事。留連求友詩。安知倦遊子。兩鬢漸如絲。

首春貽京邑文士

寂寂能將迎。門無車馬來。橫琴等山水。披卷閱公卿。忽聞歲云晏。倚仗出柴荊。塞雁楊柳陌。春滿別一作嶺。皇城梅花扶院吐。蘭葉繞階生。覽鏡改容色。藏書留姓名。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聞道上之回。詔輦下蓬萊。中擁移北斗。左轄去南臺。黃山聞鳳笛。清蹕侍龍媒。曳日朱旗卷。參雲金障開。朝驂五城柳。夕宴柏梁杯。漢時光如月。秦祠聽似雷。寂寂芸香閣。離思獨悠哉。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我行背城闕。驅馬獨悠悠。寒落百年事。徘徊萬里愁。途遙日向夕。時晚晴將秋。滔滔俯東逝。耿耿沈西浮。長虹掩釣浦。落雁下星洲。草變黃山曲。花飛清渭流。迸水驚愁盤。騰沙起狎鷗。一赴清泥道。空思元滿遊。

歸臥山中

臥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髮故交輕。澗戶無人跡。山窗聽鳥聲。春色綠巖上。寒光入溜平。空蘿松帷晴。雲開石路明。夜伴微龕宿。朝隨駟雉行。度溪猶憶處。尋洞不知名。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

扣舷（一作舷）鳴天鼓，燒香展遠精，尚遇過（一作過）浮邱鶴，飄飄風（一作風）凌太清。

酬張少府東之

昔余與夫子，相遇漢川陰。珠浦龍猶臥，楂溪馬正沈。價重瑤山曲，詞驚丹鳳林。十年曉霄隱，萬里隔招尋。豪翰風期阻，荆衡雲路深。鵬飛俱望昔，蠻屈共悲今。誰謂青衣道，還歎白頭吟。地接神仙嗣，江連雲雨岑。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重以瑤華贈，空懷舞詠心。

過東山谷口

不知名利險，辛苦滯皇洲。始覺飛塵倦，歸來事絲騎。桃源迷處所，桂樹可淹留。跡異人間俗，禽同海上鷗。古苔依井被，新乳傍崖流。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泉鳴碧澗底，花落紫巖幽。日暮滄龜殺，天寒御鹿裘。不辨秦將漢，常知春與秋。多謝青溪客，去去赤松遊。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一作故）老

薊北三千里，關西二十年。馮唐猶在漢，樂毅不歸燕。人同黃鶴遠，鄉共白雲連。郭隗池臺處，昭王樽酒前。故人當已老，衰鬢幾成田。紅顏如昨日，霜素（一作素）疑秋天。西蜀橋應毀，東周石尚全。滿池水猶綠，檢劍月早圓。塞雲初上雁，庭樹欲銷蟬。送君之徐國，揮淚獨潸然。

哭金部韋郎中

金曹初受拜，玉地始含香。翔同五日鶴，遽見一星亡。賀客猶扶路，哀人遂上堂。歌筵長寂寂，哭位自日（一作）蒼蒼。歲時賓徑斷，朝暮雀羅張。書留魏主閣，魂掩漢家牀。徒令永平帝，千載擬攄郎。

哭明堂裴主簿

緱歎三十載，通家數百年。潘楊稱代穆，秦晉忝姻連。風雲洛陽道，花月茂陵田。相悲共相樂，交騎復交鞭。始謂調金鼎，如何掩玉泉。黃公酒壚處，青眼竹林前。故琴無復響，新樹但生烟。遽痛蘭摧斷，徒令寶劍懸。客散同秋葉，人亡似夜川。送君一長慟，松臺路幾千。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文學秋天遠，郎官星位尊。伊人表時彥，飛譽滿司存。楚席光文雅，瑤山侍討論。鳳詞凌漢闕，龜辯罕周園。已陪東嶽駕，將逝北溟魚。如何萬化盡，空歎九飛魂。白馬西京驛，青松北海門。夜臺無曉箭，朝奠有虛尊。一代儒風沒，千年隨露昏。梁山送夫子，湘水弔王孫。僕本多悲淚，沾裳不待猿。聞君絕絃曲，吞恨更無言。

至望喜賦目言懷貽劍外知己

聖圖夷九折，神化掩三分。緘愁赴蜀道，題抽奉漢薰。隱嶙峋深谷，遙嶋（一作嶋）上高雲。碧流遙繞注，青山互糾紛。謂松烟風緒，嶋花灑露文。思北常依馭，關南每喪羣（一本無以上四句，無由仍宜室，何以答吾君）。

早度分水嶺

丁（一作十）年遊蜀道，斑鬢（一作鬢）向長安。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馬蹄穿欲盡，貂裘敝（一作敝）轉寒。層冰橫九折，積石淩七盤。重霧既下濕，峻峯亦上干。龍頭聞戍鼓，鴈（一作）嶺外烟飛漫，蒼蒼山月圓。傳

聞後來者，斯路誠獨難。

三月曲水宴得尊字

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由來乘銅墨，本自重琴尊。高情邀不嗣，雅道今復存。有美光時彥，養德坐山樊。門開芳杜徑，室距桃花源。公子黃金勒，仙人紫氣軒。長懷去城市，高詠狎蘭蓀。逸沙飛白鷺，孤嶼嘯元猿。日影巖前落，雲花江上翻。興闌車馬散，林塘夕鳥喧。

五言絕句

登玉清

絕頂橫臨日，孤峯半倚天。徘徊拜真老，萬里見風煙。

曲池荷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浴浪鳥

獨舞依盤石，翠飛動輕浪。奮迅碧沙前，長懷白雲上。

臨塔竹

月宿連錦砌，防露拂瑤塔。聊將儀鳳質，暫與俗人諧。

令風蟬

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有危冠直，還將衰鬢同。

霞川獨泛

倚棹春江上，橫舟石岸前。山暝行人斷，迢迢獨泛仙。

送二兄入蜀

關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此中一分手，相顧憐無聲。

宿元武二首

方池開曉色，圓月下秋陰。已乘千里興，還撫一絃琴。庭搖北風柳，院繞南溟禽。累宿思方重，窮秋嘆不深。

九隴津集

落落樹陰紫，澄澄水華碧。復有翻飛禽，徘徊疑曳舄。

遊白化山精舍

寶地乘峯出，香臺接漢高。稍覺真途近，方知人事勞。

七言絕句

登封大酺歌四首

明君封禪日，重光天子垂。衣厭數長，九洲四海常無事。萬歲千秋樂未央。

日觀帕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翠鳳遙迴登介邱，仙鶴徘徊天上遊。借問乾封何所樂，人皆壽命得千秋。千年聖主應昌期，萬國淳風王化基。請比上古無爲代，何如今日太平時。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盧昇之集卷四

騷

五悲并序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辯、九章、七發、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常，一作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伸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右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宗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爲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常曲成而海蹙，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稽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衰。至如左邱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脩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憤於今日。別有涣陽計一作策，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鉛楊墨之辯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蠢蠢於泥沙，竟龍鍾於蹇坻。異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公一作，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尊思研精，徹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岳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雾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鼠，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鼓蘭馨兮桂蕙，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關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皆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管子倘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故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純純。凡聖脗合，賢愚淆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挹其空論。雖有妄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彼尊當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遂雀，驅龍驥兮捕鼠，使宰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集狸而齊鼠。金爲舟兮瑀瑁檝，不可以涉邱陵。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剌，悼斯人之勤多。些，一作倚長嘯以爲枕兮，嗟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盜虛，若蚊蝱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樓高之尊，周召登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貧壻，一仁一義，榮也來兮，由也陋。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自庇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殁兮，皆既溺。榮亦放兮文亦拘，筌蹄六籍，則秦谷有坑儒之痛，孟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郭都傾覆，飛禍總於高尊，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辜。嗟呼！噪噪口舍天憲，匪匪蚊蚋，蒼蒼芥蔕。屍路隅，變化與屈伸交迭，窮達與存亡並駕。固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發而生，皆離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作儒是以遺伯玉卷兮長卷，當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刺，園有鳥兮鳥有鴞，鴞其鳴矣，思諸兄矣荆棘矣，思諸季矣。蕙有芳桂，隰有棠棣，枝葉交相，雲翻瀾兮相望，天之生我胡當不惠，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於來濟。

悲窮達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久之。嗟萬古以抽銀，憤八荒而遷悲。有幽谷之臥客，見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嶇，身聯蹇以孤羈。情悄悄兮忽倍，眇眇兮惆悵。遙遙兮獨處，淹留兮客谷。天片片而雲愁，山皚皚而谷哭。霧乘於鬥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覩其頭髓，麤麤，尻里橫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官骸缺皮，襲積而千澱，衣聯雲而百結。毛落鬢蓬，一作髮，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舌。俯而覓，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雲，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鄰。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苔蒙。公子方撫其背而曳，其衣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盍地之高門歟，背也子之少，則玉杖金杖，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逾。其詩每競競於暗室，恆謖謖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朔紓宦信之綬，夕阻長楊之詞。痛孔門

之淵運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變肉離離定於丹澗之隅殺陳於藪山之路已焉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頹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荊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懷抑伊兒女之情多惜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毋伏劍杞梁之妻泣血蓋迫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已迫疲兵向盡老躍離碣石之鴻羅羅江潭之草遇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荊之朝市鳳凰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楚國英容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於壺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於玉册博思浹於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聖聖定古今之諄諄一朝溘臥萬事皆論君徒見邱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遊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緣蘿蒙龍水潺湲因候嚴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巒重複兮無人煙當鑿研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歎窮以思禪暮色蹐蹐朝思緜緜形牛生面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年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巒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舊田舊鄉舊國白雲雲一作・邀飛雲雪一作・飛蓬暗遠天暫辭薊北門一作・千萬里少別昭邱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謝閭閻城隍今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鷲鷺浩兮羅綺月茶英濁兮楊柳春烟波淼淼帶平沙閣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花嚴君平之卜肆黃安道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巖巖雙闕似芙蓉題字於扶風之柱緊馬於驪山之松漢池則金人列岸太華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鐘洛陽大道何紛紛蔡光休氣曉氛氳交衢近接東西署複道遙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邱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楗金閨金谷石榴裙皆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憔悴無氣力暴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鍾今日相輕比蟬翼一本有蟬翼字・代情兮其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羅月冥色風泉罷聲唳昊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沈兮戶內掩石樓摧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寄謂談過其實辭而非眞白高枕箕潁長揖交親以董蘭爲九族以風烟爲四鄰朝朝獨坐唯見蒙峯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鼯鼠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蹊蹊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南西一作・溪波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爲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連袂宿昔銜杯疎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臺皆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合錦吐秋一琴一書殺奇蹤於既往一歌一泳唯妙製於將來絃將調而雪舞管欲奏而雲迴自謂關交永合松契長拜通宵扼腕終日叫衡鶯函朱鳶貴賤日殊陳爲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滄桑之相傾貴而不驕

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范巨卿及其蹇產摧聯支離插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姬東徂而狼跋今皆變弔都歸存亡永閟憑駟馬而不追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在存一作・今日之相知已沒一作・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飧帶粟粥麪兼麩蔡羹一鼎濁酒一壺夫負奏戴男歡女娛攀重巒之峯巒歷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哉一作・哉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非多焉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頹年剖跡伐樹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踵墨突何時有烟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元擿雕龍於翠瓦飛縞風於瓊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鳴香車於闕下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與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華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偷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一作・歸其儒與道兮方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鐘鼓玉帛鬱鬱鬚鬚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蓋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碩鼠磣磣蠢蠢翻翻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爲期戒定慧解非因人入一作・緣慈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擂鐘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下之辨士請存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跨躍時俗奔競功名使六義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斷不始不終復在三昧常游六通不生不住無所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苦者代其勢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雪未霄稱卷根力豎道不以窮功所言未畢謠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正晚聞道聊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祐何異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辨昭昭之光已失嗚呼優優羣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教之

獄中學騷體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圖戶奢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寤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落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里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託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盧昇之集卷五

騷

釋疾文并序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假寧桂，一臂迷蹤；不舉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多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烟郊變容，輒與出戶庭，悠然一望。獲轉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柄遺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罪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粤若

粤若稽古，帝列山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公兮。容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漫乎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喪。中郎合璋兮，遇金行之綱頹。彼聖賢之相結，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嵋嵋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渙粲爛兮，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爲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爲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朝之顛覆，家不陰乎良箕。紹金柯而玉秀，穆蘭畹而菊滋。彌九葉而逮余兮，代增麗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響蕭乎當時。皇考慶余以弄璋兮，雖錫予以嘉詞。名余以照鄰，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恩兮，遂閱禮而聞詩。於是裹糧尋師，褰裳訪古。探虞篆於南越，得遺書於東魯。意音一作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陳適衛，百舍不厭其栖遑。累繭重胝，千里不辭於勞苦。既而屠龍適就，刻鶴初成。下筆則烟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驚。通李廌而竊僭，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聞而心服，王夷甫見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旗於武帳，揮鳳藻於文昌。先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於老莊。彼閭閻而方病，吾知衄鮑而無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於八荒。鴛鴦輪而梁弱水，飛日馭而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羣兮啓行。文臣鼠竄，猛士騰揚。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雄圖市璧，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銷兵車兮爲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廣下蒲鳥之書，植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夫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仁狂兮爲奴，爲奴爲戮。八子猥遺兮爲臨，爲臨爲菑。長劍以撫，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閶門之魚。吏遷下於蠶室，鄧艾微於檻車。蹇既幽而媿孫登，宜屢困而慙常遷。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紐。開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顏咍乎靈臺。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倦傑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蘧而生之。后土何私兮，鞠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以多辭。何余處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質者其猶不欺。況陶鈞之匠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德，昏黃變色，無心蓋乎轉蓬，有悲哀乎楊墨。已焉哉，天蓋高兮不可問，地蓋廣兮不容人。鐘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我春。寂兮寞，歲年年長少樂。慨兮憶，朝朝暮暮生白髮。愴怳懷恨兮無所見，宛轉聯蹄兮獨向隅。狀若重犍側扉之受絏，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翻已鑠兮，徒嚮迅於籠檻。騏驥之足已蹇兮，空恨望於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木全枯。苟含情而稟氣兮，孰能不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藏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而就死。推不言兮，焚於介山。妃不偶兮，沈於湘水。仰天而嘆，員憤骨於吳江。下淚交頤，卿悲歌於燕市。天無雷兮，明蟻聚於林下。家非牧兮，見犧生於與輿。支離疏之五管已敗，衰駘它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來鵲，炙何逼迫之如此。爲鼠肝兮爲蟲臂，何煅煉之如彼。鬱拂沕滑兮中昏亂，蟠薄煩冤兮長憤懣。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杳兮寓川餘，曠兮水如帶。嶙兮穎山峨，嶇兮雲似蓋。萎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賦一望兮心斷結，晚兮晚夕鳥沒兮平郊遠。賦一望兮魂不返，藹蘇葉兮紫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何爲，孟夏兮恢台。楊柳散兮芙蓉開，葉初成兮蓋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君兮不來，形枯槁兮意摧頹。天何爲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色旰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兮滿室，而充戶。神翳翳兮似灰，命蘇蘇兮若縷。一伸一屈兮，比觀難乎尺蠖。九生九死兮，同變化乎盤古。萬物

繁茂兮此時。余獨何爲兮。腸迴迴而壓癥。園棋廢兮。時不可乎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以重撫。秋風起兮野蒼蒼。叢葭變兮露爲霜。蟬悲嘶兮聲斷。鴈違雲兮路長。攜折蕭條兮林寡色。顏頹芸黃兮草不芳。停劍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鄉。顧一見兮終不得。側身長望兮淚浪浪。遙兮遠山谷。縈迴兮雌轉狀。若登劍門兮望胡苑。斷兮運井邑。邱墟兮知幾年。又似登隴首兮見秦川。木葉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兮何遲遲。思公子兮涕漣洏。風嫋嫋兮雨淒淒。螢火飛兮鳥夜啼。牽牛西北兮星已轉。織女縱橫兮河欲低。秋夜迢迢兮秋末極。愁人耿耿兮愁不息。有所思兮在天漢。欲往從之兮無羽翼。鬱金枝兮木蘭舟。青莎寂兮白羽衰。戲綠波兮坐芳洲。歡不停兮人不留。悵容與兮徒離憂。元冬慘兮陰氣凝。沸泉結兮炎洲冰。郊野昏兮塞沙漲。河海晦兮繁雲興。嚴風急兮密雪下。蓬戶閉兮無留者。肭城郭兮。瑤爲樹兮玉爲樓。蹬通路兮。駕素車兮乘白馬。時眇眇兮歲冥冥。晝杳杳兮夜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有人兮燈影青。披重衾兮魂悄悄。臥空牀兮目熒熒。御爐鑪兮長不暖。對卮酒兮憂極端。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緜緜兮何時斷。重曰。四時兮代謝。萬物兮遷化。聽春鳥於春朝。聞秋蟲於秋夜。花覆地兮無代。一作替河傾天兮不借。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無雕戈兮。廻陵烏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溽雨兮相蒸。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獨闃罩兮不自勝。元月兮祁寒。窮急景兮摧殘。霰雪霏霏兮長委積。人事寥寥兮悵沒沒。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闕。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爲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爲之鮮歡。聖人知性情之紛糾。故嘆之曰。余欲無言。皆將焉往而適耳。寧有憂兮顧有斕。歎曰。歲去變來兮東流水。地久天長兮人共死。明鏡羞窺兮向十年。駿馬停驅兮幾千里。鱗兮鳳兮。自古吞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傭兮。降此鞠凶。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不後兮爲瘥爲瘵。痛之撫兮孰知其屬。木之柔兮。緡之絲之。人之溫兮。黜之蘊之。自天佑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云何二。野有鹿兮其角戠戠。林有鳥兮。其羽習習。余獨何爲兮。悲攢欒兮髮齧齧。南山巃嵸兮樹輪囷。北津浩洸兮石嶙嶙。天之生我兮。胡甯不辰。少克己而復禮。無終食兮違仁。旣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於神明。何彼天之不弔兮。哀此命之長勤。百罹兮六極。橫集兮我身。長嘐閴以假寐。永伊鬱以呻嚬。天道何從。自古多邪。爲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崩。蹻很戾兮南汜。跖叛渙兮東風。一作飛並強大兮秦赫。成壽考以從容。動則天兮朱已矣。韶護美矣均忽焉。公侯之系兮必復。堯舜之後兮何遂。干執諫兮辛哉。蕃抗議兮鑒年。忠與貞兮何仇。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爲虎。鼈三化而作鵬。觸氏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鼇而訴天。何變化之殊族。而大小之相懸。長無述焉。將不死而爲賊。賢哉罔也。今不幸而早亡。明夷何辜兮。羑里拱範。何恃兮佯狂。我覩於天兮。亦孔之祥。一作蔣。孔與顏兮殊貫。單與張兮相譏。紛紜總總兮若茲。尤未得其元已。盛之孝兮。姚何感而遂開。合之恭兮。晃何嫌兮不起。聖人不議。姬旦憤於鴟鴞。君子無憂。周南歌於芣苢。五鹿云折。退守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入宜春之里。乾不騫兮。一爲戌。一爲辰。坤不偃兮。三成田。三成水。何斯柱之危脆。一夫觸之而云折。東

南盼其既傾。西北虧其中裂。有杞者鬪。竟未掬其鳥鵲。有豚其都。奄以咸其魚鱉。共何壯兮而殞其巢。蝸何神歟而補其闕。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育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何必拘拘而踽踽。一本有回字。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爲惡。故去之曰。羣生之所蠢。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生之大路。雖粉骨而靡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予旣昧此杳冥兮。迷之不知其所届。將寄命於六師。訪真訣乎遐外。見一作蓮流星以爲旗。邀白雲而爲蓋。玉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容裔。霓爲裳兮羽爲旗。雷爲車兮電爲旆。蜷蜷兮上騁。遙遙兮橫厲。忽若夢兮有覺。與巫陽兮相會。巫陽爲予兮潔一作挈龜。龜告余以雙支。朱雀搖而金躍。青龍發而火馳。螣蛇登棲一作樓兮雞人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巫陽曰。反兮覈兆不告。蓍蔡誠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倚伏。請導列缺之前旌。部一作陪豐隆之後殿。披上帝之元鍵。考中皇之祕籙。於是排雲旌兮叫閶闔。登紫翠兮伏瑤壇。靈鳥巢其將翹。東皇盆其旣觀。余數祚而未決兮。東皇頷而不言。玉女中之以逸藥。宓妃睨之以瑰玕。悵容與而不駐。肅雲軿於南軒。窮寵徘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徨兮三清之館。繚繞兮八風之臺。俯觀兮故國。洞崢嶸兮無極。長懷兮故人。渺瀰漫兮賓軾。橫天苑。縣北辰。經瑤一作市樓兮一息。停余車之轔轔。涉明河之清淺。過織女而問津。巫陽曰。左招搖兮右天駟。太乙之車一作居兮無不利。其道也。楓爲天兮衆爲地。盍往從之兮。導君寫。太乙方握鍔低屑。右手拄頤。或以日臨命。以歲加時。再伸兮再考。三命兮三推。華蓋微明兮。君子居貞之位。太陽陰主兮。天人厄運之期。若夫一氣鴻濛。萬化綿蕤。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之。巫陽曰。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游閬風之瓊圃。處倒景之琳堂。披拂日月。咀嚼烟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濟萬物兮若存若亡。古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子造昆崙之大荒。遨而容與。弭節翱翔。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之湯湯。躡軒臺而右轉。對玉檻之鏘鏘。伯陽欣然見

余曰。昇之來何遲。何故疲憊之如是。何故枯槁之若茲。吾適以爾小別。今將千二百稔。昔者爾爲翟。吾固知爾潔潔焉無益。其後爾爲升。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爾名已登乎仙格。爾身常遊乎中州。噫哉。甚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斧斤。多才也。身之桎梏。爾形體之在地也。每毀毀然求媒。精魂之於天也。又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於膠柱。飼元魚於森木。何晚晤一作惜之遠逝。何早計之籠躁。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諸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訪諸道。途之遠矣。曷其云蘇。與影捕逐。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動也。紛紛狖狖靜也。若喪若失。隮兮不以死生爲二。塊兮若以天地爲一。生於萬物之後不爲綴。死於太古之前不爲疾。檠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也。不謂之吉。夫如是則巨燮擠天而不窮。鴻哭治地而不然。生死不能爲其濤天。變化適足寄其騁遯。化而爲魚也。則躍龍門而橫碣石。化而爲鳥也。則搏羊角而負青天。爲社也。則長無斤斧之患。爲瓠也。則汜乎浹濟之川。物無可而不可。何必守固以拳拳。余於是乎喟然而喪其偶。倏爾而失其知。思故池之淥水。憶中國之桂枝。樹樹然若有得。茫茫然若有亡。嘆彷彿兮覺悟。魂已歸乎北鄉。其往也。人皆爲之避席。其返也。烏不爲之亂行。歌曰。芙山有薇兮穎水有漪。夷爲柏兮秋有實。叔爲柳兮春雨飛。倏爾而笑。汎滄浪兮不歸。

盧昇之集卷六

序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壞樂崩。於是。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縣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衣章。大恐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烟。儒士投坑。鞶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失。一作諸夷。叔孫通乃區區於縣蕝。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吏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冰。大雅於是爲萃。自此迄今。年逾千祀。望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卽升堂之客。陸平原龍旋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壘。臨曲臺之上路。而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拖龍闕。綺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徵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陰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開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烟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絮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

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圓。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教育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鬬。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改。若一作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邱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玩奇。委一作豔。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蹄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斟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辨荊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有隨。聞一知二。猶爲臆說。俞一作兪。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諧鐘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筆端。含今古之制。抑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粗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下嬌。突兀嶙峋。似鑒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識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以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頹苛。知音者希。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彝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虛爲卿相。羅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諧詰。一作壁。聰者忘疲。許生章奏剛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爲章。魏太師直氣鏗詞。兼包古義。來字。闕十二。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册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爲學遍游。於百氏。自豸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脩國史。晨趨有暇。持綵筆於瑤軒。夕拜多閒。弄雕章於琴席。令宅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煙。逸韻凝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開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蔥嶺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頻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兎輸閶門。愛客相尋。鷄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非。漱瀛游魚。蓮將紅兮蘋可望。綠檜恆湛。齋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臥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厩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交黃鳥。棲於栩兮。集於桑。營營蒼蠅。止於樊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兎有歷。三湘不追。川無梁兮。爲無徑。輕斤之慟。何獨莊周。閒笛而悲。前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澥。一作海。之倪。永好談天。

其究竟篇之數、遂抽短輪、爲之序云。

樂府雜詩序

聞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興衰、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星瑣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驅車、訪遺編於四海、發詔東觀、綴掖成陰、獻書南宮、丹鉛踵武、王風國詠、共驛輪而升沈、里頌途歌、隨質文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壇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沈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體、孤秉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幾龜字以長驅、藏翼蓄鱗、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燿、下觸詞鋒、東家科斗之書、來遊筆海、朝陽弄翻、即踐中京、太行垂耳、先鳴上路、當赤縣之檻、繪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格於溫仁、類沛定由乎正義、玉階覆奏、謹依汲直之聞、銅術埋輪、先定雍門之罪、霜臺有暇、文律動於京師、繡服無私、錦字飛於天下、九成宮者、天子之殊庭、華仙之一都也、五城既遠、得崑閬於神京、三山已沈、見蓬萊於右輔、紫樓金閣、雕石壁而鏤華、碧甃銅池、俯銀津而橫飛、經離宮地險、丹磵四周、徼道天迴、翠屏千仞、衛尉寢蒙茸之署、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巖罷煙、飛霜以之夏凝、太谷生寒、層淮以之秋沍、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華公百僚、扈龍軒而北補、春秋絡繹、冠蓋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旌節喧於黃道、一作・夕宿雞神之野、朝登鳳女之臺、青鳥時飛、白雲無極、千年啓聖、邁同汾水之陽、七日期仙、頗類緱山之曲、經過者徒知其美、揄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屬洛陽之才、俯視前修、將應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舊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雅、於是懷文之士、莫不響風靡然、動辭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代郡接於蒼梧、泉湧華篇、岷波連於碣石、萬殊斯應、千里不遠、同晨風之鴥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耳、豈徒縣魯之音、郁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筌鏞、爰有中山郎餘令、雅好著書、時稱博物、探亡篇於古壁、微逸簡於道人、撰而集之、命余爲序、時襆巾三蜀、歸臥一邱、散髮書林、狂歌學市、雖江湖廊廟、賓廡蕭條、綺季留侯、神交髣髴、遂復驅傷幽憂之疾、經緯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爲上下兩卷、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猷烈、擊壤堯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

宴梓州南亭詩序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巒重複、川流灌注、雲窗綺閣、負緒堞之逶迤、澗戶山樓、帶金陛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扆多閒、上得和平之政、鯤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一萬井之雄班、職遙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

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蜷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蔵蕤之瑩草、則有明珠愛客、設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蔦、挂疎陰以送秋、鳧、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會何常、下客悽揖、暫停歸櫂、高人賞翫、豈輟斯文、成謂賦詩六韻、成章、一作以紀盛集・云爾。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夫圯上高公、靈期已遠、湘中元乙、化跡難徵、況乎神理茫然、近帶青溪之路、瓊姿可望、俯控丹巖之下、予以歸藪空谷、言隔市朝、濯髮長川、載離塞著、心灰兩鬢、長無其爾之歡、形木雙枯、將有終焉之志、不悟喬飄始嘀、喈喈於鵲鵠、野亭初開、轟轟於棠棣、命靈觴而引宴、即沐新蘭、尋礀戶以安歌、仍攀野桂、萋萋春草、王孫游兮不歸、秩秩斯干、幽人去而忘返、鼓我舞我、修袖滿於中巖、神之聽之、多祜興於觸石、爰有嘉命、咸遣賦詩、請題四韻、列之如左。

七日縣州泛舟詩序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湖、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挂帆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遠炎氣以灑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迷綾山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顧駐景於高天、想乘霞於縹地、繁絲亂轡、涼酎時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鱗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楊明府過訪詩序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訪戴逵於江路、猶名高好事、迹標良吏、未有蒞臨綺月、鑪開許郭之談、花聚繁星、門枉荀陳之駕、泛烟光於紫澈、綴露色於丹滋、亭皋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草、竟見牧馬之場、皚皚晴川、野老休牛之塔、鈞臺隱隱、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嶺巖巖、隱士之風流尚在、豈使臨邛樽酒、歌賦無聲、彭蠡琴書、田園寂寞、

對問

對罰文老問

龍集蒼落、仗紀蕤賓、余自鄂鎬歸於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僊橋、止上・一作送客亭、卽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文老嶠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冠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日朗、一作・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庶非有道乎、而子尚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褰裳不舸、裋褐不全、庶非貧賤乎、吾觀子形容顦顇、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效智出奇、何栖栖獄獄、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烹、何故區區究究、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非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違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騖、莫救三家之微、一作・匹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陋巷、義存則珪組斯逸、或立談以邀鼎食、

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轡而仕，周論都之會，或射鉤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璲珩佩之鏘鏘，失其時也，委蓬渠而略略，故使龍邱先生羞聞擁蓽，雁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遠，類鴻雁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媧嬴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舛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悖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竊來庭，風邱款塞，華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武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邱既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滄中之儒，叔孫通之蕘，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成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圜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盡衣莫犯，囹圄不修，雖有皋陶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儁，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措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潘翰周乎四時，略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怫之，是故天子恭己，羣臣演成，擁袂而陵煖，虞，撫掌而笑阿衡，無爲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效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寢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闓以車馬，不如放之於巖穴也，樂鼓以鐘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皇之化，翫姬孔之編，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汎月，搦札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羅，突無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終眇然乎指揮（一作）地籟，所慕於談天，於是獨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蕪陋，長自愚惑，習俗退陳，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音，鵾鳥飲之尤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邛僰。

虛昇之集卷七

書

與在朝諸賢書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宏居丞相之位，亦伏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沿滕，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嘗以人廢言，況下官抱參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抃，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捐金抵玉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凝子白。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幽凝子學道於東蓮門山精舍，布衣蔡藥，壁臥於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將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丹砂二斤，穀楮子則山中可有，丹砂則眇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元明胥，中有丹砂八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砂，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充用，自備丁府君髮，每一號哭，淚迸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屈臥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臥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巉巖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以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心僅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賙如逢孔子分乘粟以相優則越石原憲不幸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見及殺爲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未有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苟能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成送詩告請無按劍同掩體戲云爾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山信（一作書）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質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侃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楊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已余以爲其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郁而下曷足譏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過多（一作・）殺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側鉅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貧寡欲緣此更使貧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歎喜更恨不足嗚呼道器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共之

讚

相樂夫人檀龕讚并序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人寓跡蘭閨栖情香岫琢磨六行與三明而並驅馳蔡四禰將十訓而齊駕粤以乾封紀歲流火司辰敬造靈龕奉圖真相清遠皓月爭華蛟腔之端寶樹天花競爽鴻毛之際納須彌於纖芥嘗謂徒言置由旬於方丈今遇其實重宣此義敢爲讚云

猗歟寶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闢寫龍宮分身諦聽列半談空羣天瓔纓衆寶玲瓏雕牕引月鏤網搖風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讚

夫鎔金選妙徒聲中人之產架寶崇奢未陪大乘之化豈若圖像紈素卷舒方丈之筵表裏丹青蕩繪多林之色獨爲先覺其在茲乎益州長史公道洽中孚履黃裳以貞吉寄隆分陝苴白茅而涉川猶爲龜組相輝不雖泡幻之城熊車結轍尚迷苦愛之津爰捨淨財幸求多福爲亡女宇文氏敬造像等微奇綵於水府採妙色於霞莊月面澄華疑金雲之夜斂蓮毫吐照狀珠浦之晨開花寶參差映鶴林其非遠仙裳於壁登鸞巖其可望窮形盡相隱燕體之含丹寫妙分容嗤吳屏之墜筆式揚顯福俾讚幽魂其詞曰

正教東漸道像西至化格三天功超十地偉歟大士宏慈遠致迴鑾幽途載營檀施皎潔縞紈照影丹素

果發金口蓮生玉步地寶天花星羅雲布慧炬長設迷津永渡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若夫三清上列瑤闕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貝闕吐山河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南極猶未能發揮丕宰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爲之業其馮馮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族死之而無憾獨爲衆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暨暨爲仁敦敦爲義鴻蘆傳小儒之具緘縢爲大丞之術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羣方鼎沸則有氤氳帝祖發皓髮於東周兆朕皇輿飛紫雲於西道鳳交開景返徐甲之營魂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蒼生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秦皇東指見赤島而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鑿山水府俱爲鍊玉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按鎖節於中都白鹿仙人列瑤墳於八表乃劍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牛漢之秋橫月硤蒙城疑兔輪之曉落武騎遷昇之路冠蓋雲飛文翁講肆之堂英靈滿聚歲開菌桂蘊金碧之祥光彌吐天桃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驕淫蜀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懸七聖之遊凡杖不朝未邀八仙之術紫臺初構霜露寄衣碧洞新開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將朝市而猶梗皇家禮戎牝谷乘大道而騙除盤根湔鄉擁貞人之閟閟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上仙太宗以嶓山順風扇瑤京之下視武皇帝凝旋紫閣懸鏡丹臺運旋極而正乾坤坐閶闔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登歌鳴玉鑾於四清烟霞變色焚符破壘更聞繩墨之初剖斗折衝重觀人倫之制銀書紀偕登日觀以論功玉牒封梁下雲邱而校美千齡胎化申以駕羽之期萬歲長春獻以蒲封之壽（一作槐）畊田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非道風幽贊之效歟乃遷興詔蹕親幸譙若（一作谷・）奉策老君爲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於是碧樓三襲上接虹蜺綠闕九成下交星雨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薰璧投金歲時於岳瀆此觀地當樞要任切會昌南鄰覆鍾之城西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轍既而綠地榛蘂朱宮板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爲紫帝之羣賓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棟梁平圖丹腹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制明霞之宇觀主三洞法師姓黎諱某廣漢雒人也金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實章義和之任夏殷之際代爲伯相或食邑於魯或嘗社於衛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即其地也魏晉之交或立功於吳剖符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蕃春黎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闕之字在焉在蜀苻堅時奉爲蜀郡太守北齊時蘇山爲益州刺史故子孫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並爲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讓朝恩秦子整之多才終從郡辟禮儀體制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主資成於平正時無留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畊重聽行歌之樂元珠結慶剖江漢之圖流紫胞貽祉動岷精之垂曜豫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小學笑孔墨之神勞一見元書以彭聃爲己任玉笈雲囊之術龍鳳蘊之閣莫不吞楚夢於胸中指魯城於掌上臨長水而飲酒不就堯徵臥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

邱貧駕左肘符觀化之辰。諱壑停裝。橫目傳栖真之地。貞觀之末。有昭慶大法師。魁岸堂堂。威儀肅肅。裂圓冠而焚俗制。橫大幔而抗山谷。犀若坻頹。辯均濤發。仲尼河目。飛電燕人。子貢斗脣。連環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羣雞。矯矯無雙。狀真龍之對芻狗。於是三蜀耆老。咸相謂曰。興大道者。其在茲乎。初斐羽裙。且莅貞陽小觀。縫靡玉柄。已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爲靈巢觀主。去長桑之故苑。臨隱弇之新邱。經之營之。既雕既琢。銀臺中天而孤出。珠樹市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貞構。觀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寖深。儀範凋缺。沈沈寶座。稽萬古之塵埃。邈邈瓊顏。被千齡之苦蘚。法師覩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至此。乃亟斫卽路。無胈永哀。櫛沐幾於四時。栖迲周於百舍。皆將崇輔事業。然後寢食爲期。鄉曲爭持錢帛。競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駙馬都尉喬君主壻。懿親。勳門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師道叶半千。神凝正一。而至真福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爲至真觀主。法師升堂慷慨。吐納元科。攝齊嘹喨。分明紫訣。詞峯雲鬱。觸劍石以飛揚。義壑泉奔。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烟霧於九天。聞其音者。聽咸韶於三月。由是戶外之屨。魚貫江水。堂下之賓。雁行關塞。黃老之學。復於今矣。則有王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春陵。氣高韓魏。褐裘玉劍。散圓庭以陸離。驥子銀鞍。委山衢而沛艾。法師以茲衆施。卽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廊二十餘丈。琳堂鬱其峙起。星闌忽以環周。仰窟窿以嶙峋。下崢嶸以廣朗。陰娥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烏迴轡。烱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銅鐘一口。重七十斤。立石壇三級。週迴一百步。懸黎瓊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璽乳於元都。飛霜蓋翻。壇開鑄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階。疑崑邱之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眞遊。霓裳蕩魂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亟景。兼造化之全模。帶鳥銜虹。連飛動之奇勢。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門傾四海。前長史譙國公。兩朝肺腑。威勳百城。並出[一作]。銀黃。俱仲元素。法師雍容坐鎮。嘯傲行藏。雖郭先生之禮。峻。曾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能尚也。若夫言出於口。龍驤所不能追。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徇物。風雨晦而遙勃。苦節橫秋。冰霜急而逾固。戶居環堵。而歲計有餘。道周秘稗。而日用無竭。又於碧射靈山。別立仙居一所。卽至眞之珠庭也。栽松蔣柏。與月樹而交輪。刻桷雕甍。共星樓而接翼。於郊卻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面通。似滿陵之南望。華表千年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觀施不可稱量。盡入修營。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遇彼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凡所經過。拱濟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疑疾之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欲相煩。爲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眞功德未就。固請不行。少選之間。所疾俱愈。左右侍者。無不同聞。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嗟。曰。天上知余不肖。將棄余矣。上座盛齋某等並迴流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升。養天倪於紫室。雖復同班玉籍。並列仙宮。每屈宗師之道。仍恠弟子之敬。亦猶被衣韜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濃。比肩而相下。大弟子並仙庭十哲。道家董師。閉門鍊火。陪嘯父之高烟。卜肆騙鶴。記靈公之遠御。咸用輔瓊臺之鑒。典。正峯樹之頹風。散在人間。弊揚道教。可謂庚桑畏壘。致大塊以匡時。范相鴟夷。行計然而濟俗。僉曰。吾

師也。[一作]。萬物而不以爲義。利萬代而不以爲仁。逍遙乎有無之表。彷徨乎塵垢之外。東郭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瞀人。絜寇論而不議。豈使爲山九仞。道不列於珠庭。築館三休。功未嘗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斧於禹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擊而言忘。漢陰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奇井絡。題片石於靈邱。觀藝協晨。見乘雲之蔡將。蒼蒼中野。同銷地壘之魂。眇眇太初。猶昧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伐。爲而不恃。強爲之名。謂之道紀。[其一]太樸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祖。繩繩帝鄉。曰神曰聖。爲龍爲光。千年受籙。萬古稱王。[其二]於鑠帝唐。不承天秩。道風吹萬。元猷配一。五載乘雲。三山禮日。鶴髮延士。投金訪術。[其三]地分與井。城連劍閣。錦瀾開波。嵋峯吐月。白雲舒卷。青山迴沒。菌閣香飛。桃源花發。[其四]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嚴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鸞歌鳳迴。星雨交接。風烟去來。[其五]寶龕涵影。玉顏乃睦。神劍九光。華冠萬變。日軒朝敞。雲歌夕轉。紫樹瓊鐘。元壇竹院。[其六]偉歟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人倫。汾陽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元津。[其七]玉扃將壓。金階無主。草滋紅壁。苔凝繡柱。式佇賢才。崇其雜矩。禍庭寖煥。仙徒霧聚。[其八]縹緲四眞。雍容十哲。俱升紫字。並邀清節。松子排煙。焦君臥雪。辨雲縣寓。神遊朗徹。[其九]玉壘庭神。珠鄉勝踐。鐘鼎紛鬱。江山悠緬。薛縣抱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蓬極。播天人於鳳掾。[其十]

駱丞集

附詩文補

駱賓王撰

駱賓王文集序（據石研齋重雕宋蜀本補）

魯國郗雲卿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也。年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與盧照隣、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爲四傑。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仕至侍御史。後以天后卽位。頻貢章疏。諷諫。因斯得罪。貶授臨海丞。文明中與嗣業於廣陵共謀起義。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後中宗朝降勑搜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卽當時之遺漏。凡十卷。此集並是家藏者。亦足傳諸好事。

唐書列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示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致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驊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媿在前。濂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駿奏闕朝。隱如麗服。靚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溥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簡論云。

列傳舉

初秋於賓六郎宅宴序

六郎道合采葵。嘯懸鶉而契賞。諸君情諧伐木。仰登龍以締歡。于時一葉驚寒。下陳柯而搖翠。百花凝照。淡虛牖以披紅。既而俱□得兎之情。共掩亡羊之淚。物我雙致。匪石席以言歡。心口兩齊。混汙隆而酌桂。雖忘筌載笠。與交飲於霧臺。而搦管操觚。叶神心於勝氣。查陳六義。詩賦一言。卽事凝毫。成者先唱云爾。

秋夜送閻五還潤州序

閻五官言返維桑。情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閒筵浮白玉之樽。于時璧彩澄虛。漏輕光於雲葉。珪陰散迴。搖碎影於風梧。雖桂醑闌缸。定淺留於一夕。而青山黃鶴。將惆悵於九秋。謂勒四言。俱申五際。

秋日餞尹大往京序

尹大官三冬縣暢。指闕臺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乘桂檜而舉白。于時兎苑東上。龍火西流。劍彩沉波。碎楚蓮於秋水。金輝照岸。秀陶菊於寒隄。既切送歸之情。彌輔窮途之感。重以清江帶地。問吳會於星津。白雲在天。盧員安於日路。人之情也。能不悲乎。雖道術相望。叶神交於靈府。而風煙悲隔。貴申心於翰林。請振詞鋒。用開筆海。人爲四韻。用慰九秋。

秋日餞陸道士陳文林序

陸道士將遊西輔。道莊指浮氣之關。陳文林言返東吳。修途走落星之浦。於是維舟錦水。藉蘭若以開筵。紐騎金隄。泛榴花於祖道。于時赤煙沉節。青女司辰。霜艇嘯蘆。舉賓行而使氣。寒蟬噪柳。帶涼亭以含情。加以山接太行。鴛羊腸而飛蓋。河通少海。蔵馬頰以開瀾。登高切送歸之情。臨水感逝川之嘆。既而嗟別路之難駐。惜離樽之百傾。雖漆園筌蹄。已忘然於道術。而維陽風雨。貴抒情於詠歌。各賦一言。同爲四韻。庶幾別後。用暢離憂云爾。

重刻駱丞集序

駱丞集前明有單行本，吾鑒之義烏柘林子孫藏於祠。迨我朝乾隆年間，欽定全唐詩文，駱丞文三卷，詩三卷，均與焉。四庫全書目錄，曾採載之，稱四卷。道光初，義烏陳明府津，刻駱侍御集，註解甚晰，近爲兵燹所燬，板籍散亡。同治戊辰，余覓得江東孫公素本，不分卷數，其文亦缺而不全，祇載螢火與蕩子從軍二賦，暨靈泉一頌而已，詩則即全唐集中所載也。己巳春，余裒輯金華文萃，將博採駱丞遺集，彙付手民，因取全唐文所載，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以及祭趙郎將諸作，共三十八篇，挨次鈔刊，合詩文爲四卷，俾成完璧。又因校對各本，頗有異同，另纂辨訛考異二卷。駱丞名與四傑，與王楊盧三子爭長，而其才未及大用，武后惜之，以爲此宰相之過，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千百年來，半就散失，昔人謂嘗鼎一臠，便足知味，余嘗三復斯集，喟然於存者之少，而逸者之多也。抑又幸逸者雖多，而存者之猶復不少也。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目錄

卷一

賦

螢火賦 并序

頌

靈泉頌 并序

表 自表至序文三十八篇均從全唐文錄出補入

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狀

自敍狀

策

對策文三道

書

蕩子從軍賦

上吏部裴侍郎書
答員半千書
與親情書
啓
上瑕邱韋明府啓
上司刑太常伯啓
上兗州刺史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上唐使啓
上梁明府啓
檄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賊酋蒙儉等露布
序文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冒雨尋菊序
晦日楚國寺宴序
餞宋三之豐城序
初夏邪嶺送益府賈參軍宴詩序
秋日餞趙錄事使西州序
贈李八騎曹詩序
揚州看競渡序
秋日與華公宴序
聖泉詩序
釣磯應詔文
祭趙郎將文

與程將軍書
與博昌父老書
與親情書
和學士閨情詩啓
上李少常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上郭贊府啓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卷二
五言古詩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
詠懷古意上裴侍御
七言古詩
帝京篇
行軍軍中行路難
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卷三
五言律詩
在獄詠蟬并序
渡瓜步江
至分水戍
久客臨海有懷
遊兗部逢孔君自衡來欣然相遇若舊
西京守歲
春雲處處生
同辛簡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秋日送陳文林陸道士
送費六還蜀
秋日送尹大赴京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
別李嶠
遊蜀公觀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
冬日宴
詠蟹酒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嘲背篇
行路難
遊紫雲觀贈道士
途中有懷
梁鄉夕泛
白雲抱幽石
送鄭少府入蜀
秋日送侯四
秋夜送閻五
秋日送別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
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
初秋於賈六鄭宅宴
蟬雖子
詠美人在天津橋

憲臺出塾寒夜有懷
餞駱國二首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廬灰
秋晨同淄川毛司馬秋色九詠
秋雲
秋露
秋水
秋菊
詠水
詠雪
樂大夫挽詞五首
送劉少府遊越州
稱心寺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出石門
北眺春陵
同崔駙馬曉初登樓思京
月夜有懷簡諸同病
送宋五之問得涼字

卷四

五言排律

浮槎并序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晚泊淄頻津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過張平子墓
邊城落日
送郭少府
秋風
秋蟬
秋月
秋盞
秋鴈
詠鴈
王昭君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
從軍行
至分陝
夏日遊目聯作
春夜韋明府宅宴
春霽早行
晚泊河曲
早發淮口望盱眙
早發諸暨
海曲書情
逢萊鎮
宿溫城盧軍哲
四月八日題七級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政學士
鄭安陽入蜀
和李明府
送吳七遊蜀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冬日野望
過故宋
晚泊江濱
晚憩田家
夏日憶張二
報寄員半千
塞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傷祝阿王明府
邊夜有懷
幽塾書情通簡知己

五言絕句

在軍登城樓
送別
挑燈杖
翫初月

七言絕句

憶蜀地佳人
雜言
詠鵝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望月有所思
夕次偽吳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晚渡黃河
宿山莊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
靈隱寺
詠懷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棹歌行
臨易水送人
詠照鏡
詠塵

駱丞集卷一

唐　駱賓王撰

賦

螢火賦 并序

余猥以明時，久遷幽蟄，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輝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非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惑。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寐，覩玄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蟒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誠，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涇情而動與，因物而多懷，或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伊元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含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齊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簇發，若故螢而環周。繞堂皇而影泛，

疑乘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翫。曳影周流，飄光淩亂，泛臨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星之出漢。值衝飈而不烈，逢淫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的皪兮像招搖之夕爛。與庭燎而相炫，然重陰於巳昏，共爝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對飛蛾之赴燒。類君子之有道，人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隱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蓄火之相煎。陋蟬蜩之習蛻，憐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鶴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升青雲而自致。既偷光於鄰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己以效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心異。懲必應之於同聲，道固從之於同類。始未明於趨捨，庸詎識其旨意。予惑不知魚之爲樂，吾又安能知螢之爲利。高明兮有融，澤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而藏碧，魂一變而成虹。知戰場之有燐，晤冤獄之爲蟲。彼翻飛之弱質，尚矯翼而淩空。何微生之多蹟，獨宛轉以觸藩。冀璧光之照庶，同劍影之埋豐。覬道迷而可復，庶幽塞而或通。覽光華而自照，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殷勤，歎宵行以焜燿。熠燿飛兮絕復連，般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旅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儻餘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蕩子從軍賦 李空同謂此不類賦體，當作歌行爲是，姑存之，詳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擂雲陣。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邊沙遠離風塵氣，塞草長萎霜露文。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遠天橫劍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警，銅焦夜不鳴。抗左賢而列陣，屯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若乃地分玄徼，路指青波。邊城暖氣從來少，關塞元雲本自多。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茫茫太史河。既拔距以從軍，且揚麾而挑戰。征旆淩沙漠，戎衣犯霜寢。樓船一舉爭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終取俊而先鳴，豈論功而後殿。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坐空閨。靡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怯對鴛鴦伴，庭際若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恒啼。蕩子別來年月久，曉妾空閨更難守。鳳凰樓上能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一鴈飛，此時緘怨下鳴機。晨鶯帖夜被，薰鑪染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窗月玲瓏翡翠帷。簡日新粧始復罷，祇應含笑待君歸。

靈泉頌 并序

聞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神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叶於因心，夏清冬溫，愛敬弘於錫類。下建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是朝永州刺

史昉之嫡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伶丁偏露，早喪慈親，永懷鞠養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永宗勗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興悲，泣高堂而昏己，東遊下位，干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列，將申返哺之情，苟立身其若斯，於從政乎何有，時歲亢旱，金石行銷，遠近川原，殆將堙絕，溶井皆爲湯谷，道波盡化汚池，太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溫勞之疾，非濫觴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濯痾，色養既虧，憂惶靡訴，俄而臨階之下，忽有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冷如冰，此邑城控刻山，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岡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久微穿浚之利，非精誠貫於有道，純志浹於無私，孰能洽冥貺以通幽，真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寫井飛於一言，姜婦孝思，潛波移於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晃，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清異則軒冕猶埃塵，片善可嘉，朝聞甘於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於白圭，以爲執友素交，豈輕肥利祿之謂也，賞音達禮，寧鐘鼓玉帛之云乎，所恥者歿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隅，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楚雪桓譚之涕，視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興頌，鏤琬琰以無慙，乃作頌曰，

粤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悖道，仁不遺親，爰敬盡力，孝悌通神，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冷冷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爰有勞人，景行芳塵，事諧則感，道洽斯親，夷若乃忘大易之謙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褐登朝，飾懷祿之心，效當年之用，莫不徇名袞素，勵朽磨鉛，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可勝道哉，而修譽察能，鶴言觀行，捨眞參而擇士，治虛談以取才，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實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考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迹，乾沒其心，說己之長，言身之善，覥容冒進，貪祿要君，上以素國，家之大猷，下以濟狷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爲恥，況吉士之爲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奉令，謹狀，

對策文三道

問，偕僊遊魂，入佳城而怛化，瀛洲羽客，挾鶴轡而輕舉，雖則備於緗素，昭晰可觀，求諸耳目，虛無罕驗，乘杖成龍，有異虞翻之旨，衛恩結草，寧符宗岱之言，二者何從，爾其揚搉，

對，遐觀泰論，睇覩元風，惟鬼惟仙，難究難測，至夫滕公長往，佳城開白日之徵，洪崖不歸，層邱控紫雲之蓋，或祟成犬狗，自是趙王之神，道叶赤龍，爰通陸安之治，玉壘變萊宏之血，金闕化浮邱之靈，固能目覩桑田，來作西王之使，魂遊蒿里，還爲北帝之臣，然而將聖生鄉，本忘情於語怪，多材封魯，亦默論於通仙，洎乎大義既乖，斯文將墜，於是八儒三墨之道，異軫分馳，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競爽，語仙則有無交戰，語鬼則虛實相紛，遂使緒章抗軍，爰乖宗岱之論，化竹游水，有異虞翻之言，然而博訪古詩，編尋曩冊，徇其浮說，徒有奔競之談，求諸至言，抑匪通經之旨，何則高明敞室，已著六爻之文，太虛游形，式編三洞之籙，故齊君出獵，遇豕墮於貝邱，周穆登仙，游鶴軒於洛浦，況乎干寶碩德，已輯搜神之書，劉向通儒，非無列仙之傳，斯皆實錄，諒匪虛談，謹對，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厥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機，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理或變通者哉，汝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籙，乘乾踐帝，順舒慘而字氓，莫不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爲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用聚人，九市列惟金之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蟬翼以成風，追工運斧，成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調三千以徧徒，夢蝶幽人，捫九萬以齊物，欲使邱門志學，折以問農之言，漢洛絕機，抒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數，隱舍適宜，當今海內乂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宏獻書，以待公車之制，王丹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問，四十強仕，七十懸車，著在格言，存諸甲令，然則顏駟輕價，殆乎白首，和竹播美，始自齡年，欲使滋泉之彥必臻，洛陽之才無捨，則隄防或爽，襟帶徒施，其道如何，佇聞嘉答，

對，竊聞大人有作，義行良材，貞士徇名，理資明主，是知君必待士，士必待君，故使飛龍在天，聖智有賢明之佐，巨魚縱壑，元后得庸虞之臣，然則否泰或爽，材運難并，歲漸懸車，尚牧淄原之冢，年甫志學，且珥漢

庭之貂，是知因緣時來，和君播元鼎之俊，當其未遇，顏生致白首之勤，語其古今，稽之運會，雖則人事，抑亦天時，當今乘六御天，得一居帝，翹車獵達，束帛旌賢，故叢桂幽人，鑣韜眞於文豹，青蓮江使，自裂兆於非熊，豈止洛陽之才，來儀漢闕，滋泉之叟，降止周朝而已哉，某誠乏二龍，識迷三家，徒以鑽木輕焰，仰昇扶而耀輝，化草餘光，對含桂而炫彩，迴皇如失，俯仰多慙，謹對。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襟，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宏之益，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遂寄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游，亦何嘗默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發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鄙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沛政荊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僕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廳後殿，奉命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而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懼羸羞，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灑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廢食夢想，噬指之纏徒深，歲時孺慕，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遠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泯，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樂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愈厚，此二人者，豈貪貲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人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雖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觀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顏，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倘且屈公侯之尊，伸筦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翦狗耳，勞自進貢之辰，即逢聖明之歷，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

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己，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魯班無所措其鉤繩，其於鳥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奬，廣借游揚，猥以博樸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鑿徑，倘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爲行己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總，程期有限，某尙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河之限，百齡心事，勞生無暮刻之歡，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寄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爲過，謹不多談。

答員半千書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猒，覽如有敍，上言濯恨，下勸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溫薪之喻，雖聞義則徙，道存於起予，而儀人失倫，事均乎玩物，借如賦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鯤於勃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爲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肯借翰於搶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滾渭流之水，待堰堰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摶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己也，戢翼沈鯤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遇，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水摶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諭，蓋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曾，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元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墜，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登登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慨惕於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聞，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博昌父老書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尊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酒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溢從朝露，辭閻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蓋里，舊年宿德，但見松邱，嗚乎，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

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覽其泣矣，尚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閈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頹墻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邪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顧言徒擁。今兩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游。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申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奮何盡言。

與親情書

風塵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暌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道故里，冀敍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埏瀹。雖未敍言，蹔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風宜。賓王疾患，忽無況耳。

與親情書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爲異物，少壯者咸爲老翁。山川不改舊時，邱隴多爲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屬接，以申闊懷。取此月二十日，柄桐成禮，事過之后，始得可行。祇敍尚賒，仰繫何極。各願珍勵，遠無所詮。

上瑕邱韋明府啓

賓王啓。側聞戢翰觸藩，負垂天而蹈影；伏櫪鳴蹄，望絕塵而跼足。故以遊蓬遇緯，悟宋玉於嬰羅；在藻迷波，愚康莊於煦輸。是以臨淄遺婦，寄東縑於齊鄰；邯鄲下客，效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府公縉紳逸蜂，靈岳藪丹霄之景，圖基珠浦，神流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儕；金鑑緝藝，味雅道於扶陽。孕蘭魄而生姿，澄瀟鍾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錫，荊藍賁象德之禎。幼辨羝羊，預飛龍之祕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浮衢，懼之光；珠胎瑩色，丹穴陪來儀之迅。鳳彩含姿，鏡襟轉璧；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蘋；蘊清曾於桂浦，談叢散馥。韞餘氣於九嶺，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綰銅麟甸。製錦兔郊，化洽下車，恩孚攬轡。德聲含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編謠，惠露灑三天之滉。狎中牟之馴雉，豈懼驚媒；簡重泉之瑞鱉，非關德聲。照舞雖則塵飛范甑，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密絃，烹雞屈函牛之量。加以招攜白屋，勸誘青衿，遂使漱流逸客，望蹟足以雲蒸；棲泌遺才，款龍門而霧會。某綽崩末品，拾艾幽人，寓迹雪壇，挹危直之祕說；託根碧渚，蹑戰勝之良圖。幸以奉訓趨庭，東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私默識於書林。至於九流百氏，頗探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一邱，鳴絃而卒歲。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

養闕空，罄食無資。朝夕之歡寧展，是以祈安陽之棒檄，假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聖之餘志。闕養闕空，罄食無資。朝夕之歡寧展，是以祈安陽之棒檄，假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聖之餘志。闕以蓋秋應節，雁序戒時。屬金將鄉玉共清，柳黛與荷紅漸歇。實含毫振藻之際，離絕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儻荊璞無見致疑，夜光不逢棱劍，則沈憤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徒希結草。戴塵清聽，跼影外慙。冒瀆威嚴，循心內駭。謹啓。

和學士閨情詩啓

某啓。學士袁處隆，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並序。跪發珠縉，伏膺玉札。類西秦之鈒，照微心變；同指南之車，導引迷誤。竊惟詩之興作，肇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后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緗簡，蓋可商略。李都尉鶯鶯之詞，雖綺巧妙；班婕妤紈扇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材，專舉元風道意。顏謝特挺，殺伐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正本。天縱明睿，卓爾不羣。懲新聲，鄙師涓之作；開古樂，笑文侯之睡。以封魯之才，追自衛之迹。宏茲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因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巧，文隨手變。候調慙其豈聲，延年愧其新曲。走以不敏，謬蒙提及。謙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深慚恧。謹啓。

上司刑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仲由乎知己。故雖其樸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太常伯公，儀天發構，橫九宵而拓基，浚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社，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誕異人之秀。本支啓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四瀆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辯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接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煥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曜於紫宸。綜理元風，燮調元氣。含輝禮樂，皎愛日以流光。觚彩文昌，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后土；惠和忠直，元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慙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蓬府；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敍莫際其淵，盧毓罕窺其緯。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敍。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工；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某蓬蓽布衣，繩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尋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願。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遇異善藏，進殊

巧宦，擕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邀焉難托。實欲殺竿垂餌，陶名迹於渭濱，抱璧藏圖，絕榜心於漢渚。幸鵬乾坤貞觀，烏兎光華，嵩山勒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於是竭來甕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爲容於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駐足逾於仙嶺；片言之重，魚目軼於璠璵。鹿蛇熊羆，顧兎離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霑甘澤於堯雲，則胎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蹐後之豕，翻化龜於魯津。拜伏階墀，增懼木谷。謹啓。

上李少常啓

賓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爲鑪，混萬物爲芻狗。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分，獨翔塞於黍谷。是汗隆迭變，榮悴相循，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以君侯蘊乾激派，龍門開竹筒之波，鎮地橫基，鴈翅峙蓮花之嶽。曜重暉於若月，炳晏彩於非烟。至若瑞動赤符，著元勳於東漢，烽旋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葉龍光，聯蟬龜紐，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故得三千遠北，聲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衛蹕，懸星彩於宸維；四達埋輪，振霜威於權石。加以分庭讓士，虛坐禮賢，片善必甄，掛瓢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廟榮以南金。賓王蟠木朽株，散樗賤質，牆面難用，灰心易寒。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之援。塊然四屆，十載於茲矣。然而日夜相代，笑溝壑之非遙；貧病交侵，思薜蘿而可託。欲乘幽控寂，遁綺季於青山；樂道棲真，從魯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佇嘯高邱，應箕文而勵節；聆吟大野，浮民歌以流陰。將恐在藻纖鱗，終寡蹇龍之望；棲榆弱羽，徒仰摶鵬之高。所冀曲逮恩光，資餘潤於東里；裴承導引，托輕夢於南柯。撫己多慙，循躬增懼。謹啓。

上兗州刺史啓

偶聞未遇孫陽，驥車無絕塵之迹；時逢和氏，荊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鼎餗，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元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若乎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岳立，表秀千雲，霞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節軾而撫百城，建牙旗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勦九戎，內宏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亞之蓋；遺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霧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舉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飛霜秋降，叶華擷而防小人；容露春滋，飾蓋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吏不忽欺。美譽騰於三齊，芳聲騰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元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幾十餘，探賾九流。綴翠蔕於詞林，粹仙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瀛以韜霞；學海騰瀾，綴珠連於瀛鏈。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奬題不倦。懷味道之客，望範圍而駿奔；兼流包

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以一驥。某淹中故俗，體樸厚之清規，穆下遺甿，陶禮義之餘化。頗遊儲素，少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涉雞振羽，戴碧沛於翰池。既而學異懷鮫，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謬扣角之詞。稽短翮於拾檢，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汨汭，望鴻澤之微流。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鈴刀超一割之用，蹴蹠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恧，顧遙家以多慙。輕觸威嚴，不遑流汗。謹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側聞豐城戢耀，駿電之輝俄剖；沙邱既迹，蹊雲之轡載馳。然則激溜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鑣橫塊，騁蹤於咸陽。且照輝波鱗，側羨澄潭之躍；觸龍雲翼，屬鼎鼎鵬程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扶白石之詞；漢域朝趨，車候發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淵洛岳，濬邈派以含珠；擢幹捐雲，翊孤嚴而發桂。崇基壺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觸年；叶鳳彩之英資，辯蟾精於弱歲。雲臺宏遠，騁智練於霜潭；冊府幽深，絢朝虹於璧沼。心波湛漢，冰耀魄於黃陂；情岳干天，籍風雲於嵇巘。龍津共濟，競欣登御之車；蕙室欽賢，必攬澄清之轡。鬱文條而耀彩，逸潘花；蔚詞鋒而衒奇，光浮衛玉。然則崑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騫，行翼雲霄之響。是以佐龜陰而演化，務盡百城；翼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遂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帙英規於恭祖。佩呂刀而劭美，已贊褒權之遊；屬龍驤而流芳，將騁仁風之鶩。加以側階引彥，鑒覆子之徽言；倒屣延賓，辯王生之雅量。故使回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於幽石。某瓶筲小器，蟻蚊末材。環帶嶧桐，戢晞陽之厚德；榜鄰汶篠，慕貴時之貞勁。但以容膝一邱，曲阜之甌遽切；枕肱五畝，成都之璧已窮。擔石朕於糟糠，負薪疲於桓楊。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咀風騷於七略；耘情藝圃，偃圖籍於九流。酒惠渥於羊陂，嬰泛文通之麥；峻曲岸於雲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於霜皋，聚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香於露薄，垂芬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跡魯鴻，非荊山之抵鵲；慙名韓犬，歎稽阜之橫梁。方今玉琯飄秋，金風動穀，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秦林返雁，候陽潮而低舉。蘊金味道之子，倖繞品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疑於揚庭。所冀曲逮恩波，時流暖唾，儻能分其斗水，濟涸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霜棲之寒女。得便伏櫪，鳶巷希騏驥而躍足；寮棘翩翩，排鶯鶯而刷羽。則捐軀匪懿，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貽戒；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懼雁尾，載慮聽覽，迫甚蹈冰。謹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某啓。竊聞綢繆綴蒙，傲皆雲於假蓋；排廬止棘，附絕電於纖離。然則左右爲容，鏘金有階於蟠木；無因而至，按劍致懼於連城。是以貨牆千榮，發切貴於禽息；求光抱璞，束髮濟於于兢。伏惟某官瓊峯登鶴，鑑鏡

氣而爭峙，瑪瑙驚瀾，泝天漢而比濬，漢臺引路，夕翊浮雲之陰，昏闌垂璫，朝煜文星之苑，劍池澄彩，艇震於鑾津，霸水攜祥，炫耀精於丹穴，辨懸曦於朗鏡，肇自觸年，對似魂於鄜陽，光乎嬴嬴，言阿激箭，洛紫貝以飛瀾，情岳驚峯，蔽丹霄而傑峻，文條擢秀，覆長坂之幽闌，雉苑揚葩，煜小山之丹桂，松飈結翻，搖紳蕭以雌黃，嵐雹流光，通質資其月旦，於是佐襄帷於魯甸，威鶩列藩，匡霧冕於梁陰，恩覃絕境，紬諸麟甸，下白鶴於仙庭，輔鴉兔郊，重黃金於帝里，加以奬拔幽滯，汲引英髦，錫以吹噓，暖燕郊之陰谷，延之顯盼，焰漢國之寒灰，某篠蔗庸微，桐嚴賤伍，託根鄰邑，時聞閭里之音，接間寽津，屢鵲杏壇之說，加以承斷纖之慈訓，得銳志於書林，奉過庭之嚴規，遂容情於義圃，方欲閉門御擔，發拙以終年，幽遁鑿坏，甘貧而卒歲，直以柄遲五畝，獲鶴鶴之數粒，蕭條三逕，匱株儒之斗儲，雖則放曠林泉，頗得閒居之趣，而乃寂寞蓬戶，唯深色養之憂，是以望檄勳容，慨南陽而閒寂，祈名夙駕，嘆郢路而依遲，方今涼秋屆節，嚴鷹扇序，衡陽極浦，振朝音於負霜，寒泉廻句，驚宵吟於靜野，弓旌之禮斯及，辟聘之際是期，不揆庸愚，輕斯自衒，所冀分其末照，惠以餘波，得預觀光，全由咳唾，鵠雲鐵釋紬，申其漱玉之音，霜匣開輝，照以盤蛟之影，則陰山之雀，敢懷滄蓁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不勝竊迫之至，謹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某啓，昔者薛邑聞歌，揖馮驩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感竽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以揭蘭言於斷金，交蓬心於匪石，鷹漪音動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匠，伏惟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屢黃軒，感星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於五雲，至夫神石擒祥，靈鈞表瑞，千年馭鶴，振仙翮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固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洎乎鹿走周原，輔秦岡而興霸，蛇分沛澤，翌唐運以開基，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梁質以霞蒸，鑄鼎一時，置袁楊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滿月路以流清，茂社退鉛，架雲門而擢秀，英飛鳳穴，藻五色以凝華，顯躍龍泉，涵九重而毓潤，風情疎朗，祐明月湛之資，氣骨端嚴，寄白冰清之概，若乃性符神授，道拙生知，挫三端於情峯，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強識，辯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濟清，含濫錦而翻浪，鬱槐市而增茂，穆穆室以流芳，於是翔鯉應符，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摶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化武濟邸，紹敘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回之亮直，推公平而折獄，鑒風謝其嚴明，擁端懲而字人，化蛇慙其智勇，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元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讜光自牧，悲己愛人，片善必甄，指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顧榮以南金，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綰銀黃於紫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淪漂名利之間，游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於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之非遙，貧病交侵，愚蘇蘇之可托，常顧處幽控寂，追夏黃於商山，築道榛眞，從魯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迹難并，題橋之恨愈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深乾沒，就閭邱填，謁子將於南荊，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宋，效司馬王揚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讀書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鐘鳴，揖郭泰於仙舟，有道斯在，賞鑑明於樽俎，盛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音濫吹，竊混奏於齊竽，輕撮課蕾，擅揚盛德，庶金波離鼎，零陵之石自聚，瑤光建寶，蕭邱之火漸燃，學慚麟角，德類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謹啓。

上廉使啓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苦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柄魂，情欣甕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架桑岳以稽雲，洎乎鹿走周原，鳳鳴於卽墨，蛇分沛澤，封漢爵於華城，禍祿敉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習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辯練光於飛馬，隱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雖談，素論凝元，開夜光於妙辯，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鳳池，絢桃林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標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故得龍綍垂光，戚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逕陰，某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泛奇逢而薦兆，薰風廣扇，蚩日多煇，遙不能高騫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摧桑，既而日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寓飄吳會，遡松浦以南浮，冀塵迹邱中，紹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取潘與於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雲，顧已翳鈍，並從媒衒，力農賤事，未免東皋之勞，反哺私情，遲切南陔之詠，少希頤復，愧布囷鍾，雖噬指思歸，空軫倚閭之望，而囓臂來仕，非同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己及物，推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願免雉隼，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裳童子，將養德於餐花，拜首迴愚，傾心靈寐，謹啓。

上郭贊府啓

賓王啓，側聞樛木嘯谷，龍清潤於鷲嶺，震德昇乾，靈元枝而布暖，雖涸鱗沫，尚殷望於鯨波，而決羽搶榆，頗思遷於鶯樹，伏惟公瓊基壺秀，積珠樹於三龍，玉翰鷲華，煜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蓁河泛高尚之舟，德驗通神，靈策動幽明之鏡，產邪溪而濯質，霜鐔鄰豐，匣之委，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蕭巖之氣，松秋表勁，翊賴復而插極，菊晚馳芳，涵清露而炫沼，鑒懸龍鏡，明逸照於成陽，蒲入兔鐘，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接蓬壺以朝宗，情嶽披蓮，掩龜岑而作鎮，惠牛曜辯，驚荀鶴於談叢，揚鳳摛文，詠鄒龍於筆海，故佐銅章於磐渚，側扈文鱗之風，武翠綬於銅郊，讚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夠清韻於琴，化洽中牟，翊鳴聲於潘雉，加以延賓設驛，接士軾廬，探拔芻微，邁欽賢於司馬，提奬幽滯，軼取俊於淳于，某蹇蹇輕生，席門

賤品。幸以叅名比屋。俛媿備以自娛。預迹耦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馳志。少奉庭調馳文圃以遊魂。至於白簡青箱。頗嘗探其奥旨。竹書石記。亦幽求其蓬原。雖未能叫徹帝閽。乍馳宰府。而顛亦見推里閈。聲浹鄉閭。方今銀箭紀秋。金壺應節。吭鳳翹足。希踏杖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攜纓於靈臺。不揣庸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盼。儻使陳留逸訓。下採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眷餘溪之蘗。則迴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誰專稱於往箇。雖滄溟遼益。敢不愧於牛涔。而嵩岱洪恩。終冀酬於蛾垤。輕喧視聽。愛懼惟深。猥瀆階庭。兢惶交集。謹啓。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聞琴。揖鴉絃於彈鋏。夷門佇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藏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捐關言於斷金。效蓬心於匪石。鹿鳴清音動聽。貨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屛基控射牛之墅。浸地開源。薦誇疏釣璜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喬霍。三圭七公。眾袁揚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社遐鋪。鬱雲門而擢秀。若乃博聞強記。辨皆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蔑滕布以飛瀾。文江濟虛。涵灌錦而翻浪。於是功超食跖。位典交鮮。水鏡澄瀾。照孤鸞之舞影。蜀琴動操。叶驩鳳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省俗。居寮不器。屈輶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臃腫。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習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爲仕。帝里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庶代耕之樂。然而忠不閑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遐騫。浩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垂竿投餌。晦名迹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勵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先宅。忻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明公顧盼成飾。咳唾爲恩。溢微潤於江波。流末光於爝燭。幽鶯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鍾於伶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案此據永樂大典本採入。與今本詳略互異。並錄上梁明府啓云。昔者聞歌薛邑。言鄭於焉。夷門揖抱關於侯子。讚懽成風之妙。思通神叶。木之情音入。況夫志合者。心可采。情諧者臨。事宦伏惟公儀天登構。盾基控射牛之墅。浸地開源。薦誇疏釣璜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霍三。主八公。罕趨而立。於是功超不振。守興宗。鮮水澄瀾。照孤鸞之舞影。吟琴動操。叶十室。無專一經。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立於俗。居寮子不器。屈輶軒以觀風。鶯遷之。遊而無由。仰飛而自失。公頃成石在川。應黃鍾於江波。末光於郡啓。使幽鶯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伶管。敢布心也。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賓王啓。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驚魂。承恩累息。楚璧丹質。在荊南以懷羞。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恧。賓王散樗易朽。蟠木難容。雖少好讀書。無謝高鳳。而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徒以易象六爻。幽贊通乎政本。詩人五際。比興存乎國風。故體物成章。必寓情於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於大夫。蓋欲樂道遺榮。從心所好。非敢希聲刻鵠。竊譽雕蟲。至若賣傭行以自媒。衒庸詩而苟進。固立身之殊路。行己之外篇矣。君侯紹明睿以佐時。虛鑒空以照物。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衢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是用異人翹首。俊乂

驕誠。獨此疵賤之姿。謬奉清通之盼。雖仲由之瑟。終闕響於丘門。而宋玉之謠。儻均音於郢路。敢忘下里。輕用上呈。庶遺叶起予。陳卜商之四始。恐吾變失子。效然明於一言。拜首屏營。獻心如醉。謹啓。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鳴乎。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構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綏前驚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靖城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元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辮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鄉。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祇。沈木餘苗。邑殊禮讓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王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擁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殘戮州郡。是用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臘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提山光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插漢。陰兔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烏無測景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黠臨俗之形。負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蝟起蜂飛。驅鯨鯢以擬突。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

制敵以權。柔遠者祇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盤陳。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論白馬之盟。而地接冉駹。詞屢殫於喩蜀。俗通獒狐。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騎尉。井研縣開國男劉元嗪等。衝枚遠襲。卷甲前驅。假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傾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知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烏首之誅。殺死扶傷。猶致析骸之歎。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知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巂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繼投石拔距之材。躡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散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濟宮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元雲結陣。影蔽西郊。赤堇揮鋒。氣衝南斗。飛塵埃而匝地。白日為之晝昏。猶氛殺以稽天。滄溟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寘而為泉。似碧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既而照藹高脊。斐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行之陣。揚麾督衆。杖節調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叅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郎熙之閑。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喑嗚則林壑飛騰。畢騁力以揚威。爆犀渠而賈勇。澄氛鄣穢。回夏景以消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蒂。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利以止殺。丁兆成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踰嶺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屑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略遐覃。奉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無任慶快之誠。謹遣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通交趾。枕銅

柱以為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魍。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納毒霧。竹浮三節。雜與外域之源。木化九隆。所為中原之患。年將千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逾煽。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筰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摛藏玉。拓地軸以登皇。道契書繩。掩天紘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陵。蒼籙升壇。薦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扆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幾宰。五老飛星。碧圖祥麟。樂班文於仙卉。女牀鳴鳳。翮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方異色。鄧林萬里。雞疏苑囿之甚。會城九重。未出池隍之域。六合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鎰叢歲之開。古風納贄。蠢茲蠻貊。敢亂天常。橫赤燎以疏獼。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例。巖邑千尋。望秦阜以相傾。嶢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銷峙。劍門成一貫之峯。自謂絕壤遐方。中外足以迷聲教。恐深負固。江山可以逃鑑誅。不知玉弩垂芒。凶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閫。自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肆節臨邊。通夜郎而解辮。雲開鳥穴。旆轉邛川。峻岐析坂之危。靈忘襟帶。滇池漏江之阻。什莫藩籬。唯逆賊設蒙儉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方命。旅拒偷生。域接洞蠻。竟無希於改且。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伐順。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旅南燕解慍。仰雲闕以馳魂。東律變音。扣轅門而頓頸。而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魍挺災。遂肆九頭之暴。乃烏集餘衆。蟻結兇徒。傳斗椎髻之渠。千里霧合。黎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凌石菌以開營。拒嚴椒而峻壘。崇臂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懸霄。似蹑封泥之谷。以前月十七日。逆營布陣。跨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成雷。群若雷蠶。縱蛇豕以為暴。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巂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進。擢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戰士挾留公之怒。伏屍百里。蠻夷識天子之威。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后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都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林壑沸騰。列旗幟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逆腋。自辰踰午。魚爛土崩。游魂息於肩峯。更切守陴之哭。積骸頹於重阜。終成京觀之封。唯賊帥夸千未梧傾巢之兆。敢擬拒轍之心。獨率馬軍。激川轉鬬。旄麾亂起。六合為之竦光。殺氣相稽。四溟由是變色。誕總管李大志。忠唯殉國。義則忘驅。臨危而貞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喪魄。搴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鬬。如戰屋君之魂。窮鳥同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匹。僵尸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漲途。視丹

五十九

26Б

徼以何遠。首領和舍等。並計騎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鋌險。負命窮山。顧巢穴而靡依。延暴漏其何幾。況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敵國。聆言梟首。指日可期。凡在歸降。悉事招撫。與之經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故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后班師遡水。振旅禺山。建鴻勳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庶荒陬蠻中邦之禮。遐徼息外戶之虞。華封祝堯。兆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册。坤元徙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並元謨廣運。廟略遐罩。一戎而荒服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振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詣蔡街而獻旅。大帝成規。開杕杜以勞旅。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蘄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夫以五岳棲真。杏眇清溪之上。六爻貞遁。寂寥滄海之濱。斯並濂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蘊智。兼濟之道未宏。長史公元牝凝神。盧舟廢物。得喪雙遺。巢由與許史同歸。龍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蹤之餘暇。俯沈犀以開筵。曲浦澄瀾。似對任棠之水。芳亭興洽。如歸山簡之池。加以秋水登襟。寒郊滿望。洲渚蒹而葉霞變。風露凝而荷芰疎。忘懷在異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美於中和。而五際陳詩。未形言於大雅。爰命虛談。題其序云。弁側山頹。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盍各賦詩。式昭樂事云爾。

冒雨尋菊序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廬成契。冒雨相邀。間涼燠則鴻雁在天。敍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遶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仰折巾於書閣。行閱飄蓬。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蝌蚪。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下木葉於中池。廚烹野雁。鑿白花於溫桂。落紫蒂於疎蓂。雖物序是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泥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晦日楚國寺宴序

夫天下通交。忘筌蹄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烟霞者幾何。羣賢抱古人之清風。瓶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素履同歸。迹混汙隆。廊廟與江湖齊致。於時春生城闕。氣改川原。開遷鶯之帳時。行欣官侶。見游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以慧日低輪。下禪枝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忘懷在異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慚谷口之談。然醉可逃禪。自得山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餞宋三之豐城序

蕭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與。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迸白馬之腾。親友徘徊。絺歟

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面。於時晚吹吟桐。疑奏別離之曲。輕秋入麥。似旌搖落之情。白日將頹。寄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沾衣。望吳會之郊。斷風飄蓋。嗟乎。歧路是他鄉之恨。滯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子之路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

初夏邪嶺送益府竇參軍宴詩序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壁清樽。是他鄉之盃酒。況復圭峯南望。切登高之情。滑水北流。動臨川之嘆。於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影。未解三川。晨風棽孫。楚之情。歧路下楊朱之淚。雖載言載笑。賞風月於離前。而一詠一吟。寄心期於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麴錄事務切皇華。指輪臺而鳳舉。羣公等情教素賞。臨別館而兔分。促樽酒而邀懷。望山川而起恨。於時露圃龍隱。雲飲雁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疎而鬧梟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愴分流。對零雨之飄風。倍傷歧路。五日之趣。未淹蘭縉之娛。二星之輝。行照葱河之境。清飈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嗚咽。行歌不駐。遽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一字。一韻一篇。

贈李八騎曹詩序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大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遼邈。慈歸將遽。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而多暇。山芳婁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柳。近人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蒙波東注。滿岸南登。綠蟻傾而高宴移。金烏落而難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暌。盍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言。

揚州看競渡序

夏日江干。觀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江山。綺羅蔽於雲日。嬌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蓋辰特妙。能使洛川遷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云爾。

秋日與羣公宴序

昔挂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解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用潛心物外。掩影邱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之棲閑。羣公或道合忘筌。契金蘭而貴衞。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於時玉女司秋。金烏返照。烟含碧篠。結廬影於疎枝。風起青蘋。動波文於翼態。庭榴剖實。隼丹彩以成珠。岸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既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款爾逸襟。共把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攄懷。共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聖泉詩序

元武山有聖泉焉，浸淫歷數百千年，乘巖泌沏，接磴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迹也。蓋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嘉賓寄託，既而崇巒左峻，石壁前蟠，丹嶂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熏空，滿滿乎人間之煩遐也。方欲以林壑爲天屬，琴樽爲日用，嗟乎，古今代謝，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盍題芳什，共寫高情。

釣磯應詔文

余以三伏晨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源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上行，舟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游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揭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則鼓鰓滿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輟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爲烏擭也，蒸於樊籠，素盤盤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業，悔吝不萃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蠟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矣，孔某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賢，尚罹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蠟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寄一飧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變，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渭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懸西伯爲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惜者，鮑肆之事也，蹈滄海而自證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祭趙郎將文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彰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演浦擾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誅，以揚威，不能宏妙算於五戎，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萬穴雨臨，同五溪之深入，卭闢北阻，類雙崤之不歸，亭堠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愧於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乎，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分閫，迍經夷落，路踐戎場，停旆驟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邱忌入夢之魂，壯士不還，薤露起送終之曲，嗚乎，九真遼徼，萬里長安，城危疏勒，山峻崤函，因原爲隴，即壤成棺，夕陰蕭而半無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嗚乎，哀哉，異域幽魂，但

有新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榆楡，威平生其若斯，聊申絮酒，銅聽明之不昧，式遮筐醪。

駱丞集卷二

五言古詩

夏日遊德州賀高四井序

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有不得盡言，言有不得盡意，僕少負不羈，長逾虛澹，讀書頗存涉獵，學劍不待窮工，進不能矯翰龍雲，退不能棲神豹霧，撫循諸己，深覺勞生，而太夫人在堂，義須捧檄，因仰長安而就日，北帝鄉以望雲，雖文闕三冬，而書勞十上，嗟乎，入門自媚，誰相謂言，致使君門隔於九重，中堂遠於千里，既而交非得兔，路是亡羊，幸皆敬止敝廬，竭來初服，遂得裁披玉葉，款洽金蘭，傾意氣於一言，緬風期於千祀，雖交因氣合，資得意以敦交，道契言忘，少寄言而筌道，是以輕投木李，以代疎麻，章句繁蕪，心神魄惡，庶瞻雅韻，竚辱報章，則紫耀連星，開龍文於劍匣，素輝照月，鋪驪領於珠胎云爾。

神光包四大，皇威震八區，風煙通地軸，星象正天樞，天樞限南北，地軸殊鄉國，關門通燧窖，比屋封堯德，言謝垂鈎隱，來參負鼎職，天子不見知，蔡公詎相識，未展從東駿，空戰岡南翼，時命欲何言，憑膺長歎息，歎息將如何，遊人意氣多，白雪梁山曲，寒風易水歌，泣魏傷吳起，思趙切廉頗，淒斷韓王劍，生死翟公羅，

羅悲翟公宴。劍負韓王氣。願餌去易論。忌途良可畏。夙昔懷江海。平生混涇渭。千載契風雲。一言忘賤貴。
去去訪林泉。空谷有遺賢。言投爵里刺。來泛野人船。締交君贈縞。投分我忘筌。成風郢匠斲。流水伯牙絃。
牙絃忘道術。漳濱恣閑逸。聊安張蔚廬。詎補陳蕃室。虛室狎招尋。敬愛混浮沈。一諾黃金信。三復白珪心。
霜松貞雅節。月桂朗沖襟。靈臺萬頃澄。學府九流深。談玄明毀璧。拾紫陋籝金。鵬詠開碧海。鳳彩綴詞林。
林虛星華映。水澈霞光淨。霞水兩分紅。川源四望通。霧卷天山靜。煙銷太史空。鳥聲流向薄。蝶影亂芳叢。
柳陰低繫水。荷氣上薰風。風月芳菲節。物華紛可悅。將歡促席賞。遽衛又歸別。積水帶吳門。通波連禹穴。
贈言雖欲盡。機心庶應絕。潘岳本自閑。梁鴻不因熱。一瓢欣狎道。五月聊棲拙。棲拙隱金華。狎道訪仙檀。
放曠愁公谷。消散野人家。一頃南山豆。五色東陵瓜。野衣裁薜葉。山酒酌藤花。白雲離望遠。青溪隱路賒。
儻憶幽巖桂。猶冀折疏麻。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井絡雙源濬。潯陽九派長。淪波通地穴。輸委下歸塘。別島籠朝蜃。連洲擁夕漲。韓珠澄積潤。謝璧動浮光。
浮光凝折水。積潤疏圓沚。玉輪涵地開。劍閣連星起。風煙標迥秀。英靈信多美。懷德踐遺芳。端操慚謀己。
謀己謬觀光。牽迹強悽惶。揆撫迷三省。勞生昧兩忘。彈隨空被笑。獻楚自多傷。一朝殊默語。千里易炎涼。
炎涼幾遷貿。川陸疲臻湊。積水架吳濤。連山橫楚岫。風月雖殊昔。星河猶是舊。姑蘇望南浦。邯鄲通北走。
北走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
漳濱已遼遠。江潭未旋返。爲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露金薰菊岸。風佩搖蘭坂。蟬鳴稻葉秋。雁起蘆花晚。
晚秋雲日明。亭皋風霧清。獨負平生氣。而牽搖落情。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
秦聲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郢路少知音。叢臺富奇士。溫輝凌愛日。壯氣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
文史盛紛綸。京洛多風塵。結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李仙非易託。蘇鬼尚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爲聽陽春。

詠懷古意上裴侍郎

三十二餘罷。鬢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買臣。縱橫愁繫越。坎壈倦遊秦。出籠窮短翮。委轍涸枯鱗。
窮經不沾用。彈鋏欲誰申。天子未驅策。歲月幾沉淪。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
一得視邊塞。萬里何苦辛。劍匣胡霜影。弓開漢月輪。金刀動秋色。鐵騎想風塵。爲國堅誠款。捐軀忘賤貧。
勒功思比憲。決略暗欺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

七言古詩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
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

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
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
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
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讌
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
婦銀鉤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鳳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
理織成衣。春朝桂樽樽前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
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
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
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
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
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
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成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汲黯薪逾積。孫
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疇昔篇

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既託寰中賞。方承膝下歡。遨遊灞水曲。風月洛城端。且知無玉饌。誰肯逐金丸。
金丸玉饌盛繁華。自言輕侮季倫家。五霸爭馳千里馬。三條競鶩七香車。掩映飛軒乘落照。參差步障引
朝霞。池中舊水如懸鏡。屋裏新妝不讓花。意氣風雲倏如昨。歲月春秋屢迴薄。上苑頻經柳絮飛。中園幾
見梅花落。當時門客今何在。疇昔交朋已疏索。莫教憔悴損容儀。會得高秋雲霧廓。淹留坐帝鄉。無事積
炎涼。一朝披短褐。六載奉長廊。賦文慚昔馬。執戟嗤前揚。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文昌隱隱皇城裏。由
來奕奕多才子。潘陸詞鋒駱驛飛。張曹翰苑縱橫起。卿相未曾識。王侯寧見擬。垂鉤甘成白首翁。負薪何
處逢知己。判將運命賦窮通。從來奇舛任西東。不應永棄同芻狗。且復飄颻類轉蓬。容鬢年年異。春華歲
歲同。榮親未盡禮。徇主欲申功。脂車秣馬辭鄉國。縈轡西南使邛僰。玉壘銅梁不易攀。地角天涯眇難測。
雲嶺蟬吟有悲望。鴻來鴈度無音息。陽關積霧萬里昏。劍閣連山千種色。蜀路何悠悠。岷峯阻且脩。回腸
隨九折。迸淚連雙流。寒光千里暮。露氣一江秋。長途看束馬。平水且沈牛。華陽舊地標神制。石鏡蛾眉真
秀麗。諸葛才雄已號龍。公孫躍馬輕稱帝。五丁卓犖多奇力。四士英靈富文藝。雲氣橫開八陣形。橋形遙
分七星勢。川平煙霧開。遊戲錦城隈。墉高龜望出。水淨鴈文回。尋姝入酒肆。訪客上琴臺。不識金貂重。偏
惜玉山頹。他鄉冉冉消年月。帝里沉沉限城闕。不見猿聲助客啼。唯聞旅思將花發。我家迢遞關山裏。關

山迢遞不可越。故園梅柳尚餘春。來時勿使芳菲歇。解鞅欲言歸。執袂恰多遠。北梁俱握手。南浦共霑衣。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光輝。知音何所託。木落鴈南飛。回來望平陸。春來酒應熟。相將菌閣臥。青溪且用藤杯汎黃菊。十年不調爲貧賤。百日屢遷。臨倚伏。秪爲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干州縣祿。百年營營少騰遷。萬里遙遙入鏡川。浯江拂潮衝白日。淮海長波接遠天。蓋竹凝朝露。孤山起暝煙。賴有邊城月。常伴客旌懸。東南美箭稱吳會。名都繁矜三江外。塗山執玉應昌期。曲水開襟重文會。仙鍋流音鳴鶴嶺。寶劍分輝落蛟瀨。未看白馬對蘆溝。且覺浮雲似車蓋。江南節序多。文酒屢經過。共踏春江曲。俱唱采菱歌。舟移疑入鏡。棹舉若乘波。風光無限極。歸檝礙池荷。眺聽煙霞正流盼。即從王事歸。旋轉芝田花月樓。徘徊金谷佳期重游衍。登高北望嗟梁叟。憑軾西征想潘掾。岸開華岳登疑蓮。水激龍門急如箭。人事謝光陰。俄遭霜露侵。儉存七尺影。分沒九泉深。窮途行泣玉。憔路未藏金。茹荼空有歎。懷毓獨傷心。年來歲去感銷鑠。抱心期漸寧落。挂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皋事耕鑿。資階客院常疎散。蓬徑柴扉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丘壑。我住青門外。家臨素滻濱。遙瞻丹鳳闕。斜望黑龍津。荒衢通獵騎。窮巷抵樵輪。時有桃源客。來訪竹林人。昨夜琴聲奏悲調。旭旦含顰不成笑。果乘駟馬發。留書復返郎。官槃綸誥。治長非罪曾縲紲。長孺然灰也經溺。高門有閥不國封。峻筆無聞敏數妙。適離京兆謗。遂從御史彈。炎威資夏景。平曲況秋輪。世地終難入。世空自不安。吹毛未可待。搖尾且求發。丈夫坎壈多怨疾。契闊迍邅盡今日。慎罰寧憑兩造辭。嚴科直掛三章律。鄒衍銜悲繫燕獄。李斯抱怨拘秦桎。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爲黃沙暗如漆。紫禁終難叫。朱門不易排。驚魂聞葉落。危魄逐輪埋。霜威蓋有勵。雪杜遂無階。含冤欲誰訴。飲氣獨居懷。忽聞驛使發。關東傳道天波萬里通。濁鱗去轍先遊海。幽禽釋網便翔空。舜澤堯曦方有極。讒言巧佞偏無窮。誰能羈踏依三輔。會就商山訪四翁。

行軍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鴟自威鞫。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受律動將軍。將軍擁旄宣廟略。戰士橫行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閣。關道迢遙起戍樓。劍門遙爲衛。處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峯。路澁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原變奪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崖千歲古。漂梗飛蓬不自安。捫藤引葛度危梯。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州丹徽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烟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川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向月彎弧弱。連星轉太阿。重裘輕生懷一顧。東征西伐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瀚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楊柳曲。詎憐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白羽。丹心白刃

願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惜三邊征戰苦。行路難。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行路難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里鼓鼙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陣雲朝結隔天山。塞沙夕漲迷疏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鵰翼。長驅萬里鬱邲連。分麾三命武功宣。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遍照連。春去秋來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鴈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

臨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迢迢芋路望芝田。眇眇函關恨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鴈應過洛水邊。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柳葉攜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堪道。此日空牀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蹤徑還生拔心草。流風迴雪儻便娟。驟子魚文實可憐。鄰果河陽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和。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倒提新鏤成慷慨。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誡勗。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沉沉落日向山低。登前歸燕並頭棲。抱藤當窗看夕兔。側耳空房聽燒雞。舞蝶臨堵秪自舞。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蹙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迴文欲贈君。劍壁層峯自糺紛。平江淼淼分青浦。長路悠悠聞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疎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玄都五府風塵絕。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向起。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鳳樓迢遞絕塵埃。鶯時物色正徘徊。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陟。三鳥聯翩報消息。蓋言眞侶出遨遊。傳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裙香。殘月窺戀覘幌色。簡時無數併妖妍。簡裏無窮總可憐。別有衆中稱黠帝。天上人間少流例。洛濱仙駕啓遙源。淮浦靈津符遠筮。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神仙。佩中邀勒經時序。篋裏尋思復幾年。尋思許事眞情變。二八容華識少遷。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碪杵客。乍可慇慇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想知人意自相尋。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漆投膠非足擬。

只將羞澀富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把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清塵。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蘿。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騎駟引。青牛紫氣度關尹。尺素飛鱗去不還。連蒼上砌無窮綠。脩竹臨塘幾處斑。此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悲。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朝雲翹日照青樓。遠暉麗色滿皇州。落花泛泛浮靈沼。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多奇賞。俠客妖容遞來往。寶騎連花鐵作鑣。香輪駕水珠為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裏落梅花。許瑾多情偏送款。為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說衆諸。百過莺啼說長短。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鄰玉。未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鄰成自保。遠轡歸期須及早。為想三春狹斜路。莫辭九折邛關道。假令白里似長安。應使青牛學劍端。蘋風入叟來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龍飛去去無消息。鬱鏡朝朝減容色。君心不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表千年鶴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秪應直取桂輪飛。

駱丞集卷三

五言律詩

在獄詠蟬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而聰謐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蟄幽息。有切皆聞。豈人心異於蟲時。將蟲聲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勸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寔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日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蔽。不以俗厚而易其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螻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蜋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悟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遊紫雲觀贈道士并序

余鄉國一辭。江山萬里。昔年離別。還同塞北之鳧。今日歸來。即似遼東之鶴。先生情均得兔。忘筌之契已深。路是亡羊。分岐之恨遂切。不題短什。何汰衷衿。

碧落澄秋景。玄門啓曙關。人疑列禦至。客似令威還。羽蓋徒折仰。雲車未可攀。只應傾玉醴。時許寄頹顏。

渡瓜步江

捧檄辭幽徑。鳴榔下廣洲。鷁濤疑躍馬。積氣似連牛。月迥寒沙靜。風急夜江秋。不學浮雲影。他鄉空滯留。

途中有懷

晴然懷楚奏。悵矣背秦關。洞鱗驚照轍。墜羽怯虛弓。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俗薄朱顏。

至分水戍

行役忽離憂。復此愴分流。澀石迴湍咽。蒙叢曲澗幽。陰崖常結晦。宿莽競含秋。況乃霜晨早。寒風入戍樓。

望鄉夕泛

歸懷剩不安。促榜犯風瀾。落宿含樓近。浮月帶江寒。喜逐行前至。憂從望裏寬。今夜南枝鵲。應無繞樹難。

久客臨海有懷

天涯非日觀。地岊望星樓。練光搖亂馬。劍氣上連牛。草濕姑蘇夕。葉下洞庭秋。欲知悽斷意。江上涉安流。

遊兗州逢孔君自衡來欣然相遇若舊

遊人自衡返。背客隔淮來。傾蓋金蘭合。忘筌玉葉開。繁花明日柳。疎蕊落風梅。將別重交態。時懷不然灰。

西京守歲

閒居寡言晏。獨坐慘風塵。忽見嚴冬盡。方知列宿春。夜將寒色去。年共曉光新。耿耿他鄉夕。無由展舊親。

白雲抱幽石

重巖抱危石。幽澗曳輕雲。繞鎮仙衣動。飄蓬羽蓋分。錦色連花靜。苔光帶葉薰。詎知吳會影。長抱穀城文。

春雲處處生

千里年光靜。四望春雲生。暫日祥光舉。疎雲瑞葉輕。蓋陰籠迴樹。陣影抱危城。非將吳會淚。飄蕩帝鄉情。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開君招隱地。彥輩武陵春。緝茇知還楚。披榛似避秦。崩查年祀積。幽草歲時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其二

芳晨臨上月。幽賞狎中園。有蝶成莊夢。無羊可觸藩。忘懷南澗藻。觸思北堂萱。坐歎華滋歇。思君誰為言。

其三

林泉悉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知異鑿坏。

其四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昔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似寄相思。

秋日送陳文林陸道士

清牛遊華岳，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金盤泮蟻空。日斜嶢陵雨，塵起洛陽風。唯當玄度月，千里與君同。

送鄭少府入遼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瀾。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送我六逸獨

星樓寂獨道，月峽指吳門。萬行流別淚，九折切遊魂。雪影含花落，雲陰帶葉昏。還愁三徑晚，獨對一清尊。

秋日送侯四

我留安豹隱，君去學鵬摶。岐路分襟易，風雲促膝難。夕波流波急，秋山落日寒。惟有思歸引，悽斷寫君彈。

秋日送尹大赴京

掛瓢余隱舜，負鼎爾干湯。竹葉離樽滿，桃花別路長。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書如可寄，幽谷竚賓行。

秋夜送閻五

通莊抵蓟里，溝水泣新知。斷雲飄易滯，連露積難披。素風啼迴壑，孤月繞疎枝。無力勝短翰，輕舉送長離。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

振衣遊紫府，策蓋背青田。盧心恆整露，孤影尚凌煙。離歌悽妙曲，別操繞繁弦。在陰如可和，清響會聞天。

秋日送別

寂寥心事晚，搖落歲時秋。共此傷華髮，相看惜去留。當歌應破涕，哀命返窮愁。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別李嶠

芳草徒自滿，別恨轉難勝。客似遊江岸，人疑上灞陵。寒更承夜永，涼景向秋澄。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

淮沂泗水地，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柳塞凋碧翠，葉晚落疎紅。別後相思曲，淒斷入琴風。

遊靈公觀

靈峯標勝境，神府枕通川。玉殿斜連漢，金堂迴架煙。斷風疎晚竹，流水切危絃。別有青門外，空懷玄圃仙。

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

返照下層岑，物外狎招尋。蘭徑藹幽珮，槐庭落暗金。谷靜風聲徹，山空月色深。一遊樊籠累，唯餘松桂心。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

展轉端居暇，登龍寄宴同。緋賞三清滿，承歡六義通。野晦寒陰積，湖虛夕照空。顧慚非夢鳥，誰此厠雕蟲。

初秋於寶六郎宅宴

千里風雲契，一朝心賞同。意盡深交合，神靈俗累空。草帶銷寒翠，花枝發夜紅。唯將淡若水，長指古人風。

冬日宴

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賞洽袁公地，情披樂令天。促席登觴滿，當爐獸炭然。何須攀桂樹，逢此白留連。

鍾鵠子

幸遇清明節，欣逢舊綠人。剩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並彈空餘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玉者，含響未吟晨。

詠雲酒

朔空曾紀歷，帶地舊疏泉。色泛臨碣瑞，香流赴蜀仙。歡交欣散玉，洽友悅沉綿。無復中山賞，空吟吳會篇。

詠美人在天津橋

美女出東鄰，容與上天津。鑿衣香滿路，移步蘂生塵。水下看妝影，眉頭畫月新。寄言曹子建，箇是洛川神。

憲臺出繫寒夜有懷

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送郭少府

開筵枕德水，解棹艤仙舟。貝闕桃花浪，龍門竹箭流。當歌悽別曲，對酒泣離愁。遙望青門外，空見白雲浮。

餞駱四二首

平生何以樂，斗酒夜相逢。曲中能別緒，醉裏失愁容。星月懸秋漢，風香入曙鐘。明日臨清水，青山幾萬里。

其二

甲第駟車入，良宵乘燭遊。人追竹林會，酒獻菊花秋。霜吹飄無已，星河沒不流。重嗟歡賞地，翻召別離愁。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神交尚投漆，盧室能遊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幌冷，冰靜墨池寒。獨此琴臺夜，流水為誰彈。

塵灰

洛川流雅韻，秦道擅苛威。聽歌梁上動，應律管中飛。光飄神女襪，影落羽人衣。顧言心未翳，終冀效輕微。

秋晨同淄川毛司馬秋色九詠　秋風

紫陌炎氛歇，青蘋晚吹浮。亂竹搖疎影，蓮池織細流。飄香曳舞袖，帶粉泛妝樓。不分君恩絕，紈扇曲中秋。

秋雲

南陸銅渾改，西郊玉葉輕。泛斗瑤光動，臨陽瑞色明。蓋陰連鳳闕，陣影翼雉城。誰知時不遇，空傷流滯情。

秋蟬

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隱榆非疎楚，噪柳異悲潘。分形粧薄鬢，鏤貌飾危冠。自憐疎影斷，遙林夕吹寒。

秋露

玉關寒氣早，金塘秋色歸。泛穿光遙淨，添荷滴尚微。變蘂疑曉液，承月委圓輝。別有吳臺上，應溫楚臣衣。

秋月

雲披玉繩淨，月滿銳輪圓。寒露珠暉冷，凌霜桂影寒。漏彩含疎薄，浮光漾急瀾。西園徒自賞，南飛終未安。

秋水

金闕寒流徹，玉輪秋浪清。罔雲錦色淨，寫月練花明。泛曲鳧茨動，隨軒鳳轄鳴。唯當御溝上，悽斷送歸情。

秋螢

玉虬分靜夜，金螢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凌霜。散彩穿虛牖，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倦，當解惜餘光。

秋菊

擢秀三秋晚，開芳十步中。分黃俱笑日，含翠共搖風。碎影涵流動，浮香隔岸通。金翹徒可泛，玉斝竟誰同。

秋鴈

聯翩辭海曲，遙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帶月凌空易，迷煙逗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泛清瀾。

詠水

列名通地紀，疏派合天津。波隨月色淨，龍逐桃花春。照道如懸石，映柳似沉鱗。終當挹上善，勝意淡交人。

詠鴈

啖蘆滄江遠，銜蘆紫塞長。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愧稻粱。

詠雪

龍袋玉葉上，鶴雪瑞花新。影亂銅烏吹，光銷玉馬津。含輝明素篆，隱迹表祥輪。幽蘭不可儷，徒自繞陽春。

王昭君

飲容辭豹尾，綵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筯染胡塵。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樂大夫挽詞五首

可歎浮生促，吁嗟此路難。丘陵一起恨，言笑幾時歡。薄索郊壇晚，荒涼井徑寒。誰當門下客，獨見有任安。

其二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其三

昔去梅笳發，今來薤露晞。彤騶朝帝闕，丹旐背王畿。城郭猶疑是，園陵稍覺非。九原如可作，千載與誰歸。

其四

一旦先朝菌，千秋掩夜臺。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草露當春泣，松風向暮哀。寧知荒隧外，弔鶴自徘徊。

其五

忽見泉臺路，猶疑水鏡懸。何如淵白日，非復觀青天。華表迎千歲，幽扃送百年。獨嗟流水引，長掩伯牙絃。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

百齡嗟倏忽，一旦向山阿。丹桂銷已盡，青松哀更多。蕭風虛廳曲，薤露反成歌。自有藏舟處，誰憐隙駟過。

其二

惻愴恆山羽，留連棣萼篇。佳城非舊日，京兆即新阡。城郭三千歲，丘陵幾萬年。唯餘松柏隴，朝夕起寒煙。

其三

短歌三歎曲，長夜九泉亭。此室玄扃掩，何年白日開。荒郊疎古木，寒隧積陳苔。獨此傷心地，松聲薄暮來。

送劉少府遊越州

一丘余枕石，三越爾懷鉛。離亭分鶴蓋，別岸指龍川。露下蟬聲斷，寒來鴈影連。如何溝水上，悽悽聽離弦。

從軍行

平生一顧重，意氣盛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惟當死報君。

稱心寺

征帆悉遠尋，遙遙過稱心。疑濟蒲萄岸，沿洄橘柚林。穿溆厭不曲，橫潭唯愛深。爲樂凡幾許，聽取舟中琴。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共尋招隱寺，初識戴顒家。還依傳泉壑，應故昔雲霞。綠竹寒天筍，紅蕉臘月花。金繩猶留客，爲繫日光斜。

出石門

層巖遠接天，絕嶺上樓煙。松低輕蓋偃，蘿細弱絲懸。石明如掛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爲龍杖，何處得神仙。

至分陝

陝西開勝壘，召南分沃疇。列樹集雜鵲，平渚下雎鳩。憩棠疑勿翦，曳葛似難樛。至今王化美，非獨在隨周。

北眺脊陵

擢樹疲宵遇，羸馬倦晨興。既出封泥谷，還過避雨陵。山行明照上，路宿密雲蒸。登高徒欲賦，詞殫獨撫膺。

夏日遊目聊作

暫屏囂塵累，言尋物外情。致遙心遠默，神曲體自輕。浦夏荷香滿，田秋麥氣清。乘假滄浪上，將濯楚臣纓。

同崔駙馬曉初登樓思京

麗譙通四望，緊爰起萬端。綺疏低晚魄，鏤檻肅初寒。白雲鄉思遠，黃鵠歸路難。唯餘西向笑，暫似當長安。

月夜有懷簡諸同病

閑庭落景盡，疎籟夜月通。山靈雜似應，水淨望如空。樓枝猶繞鵲，遊渚未來鴻。可歎高樓婦，悲思杳難終。

春夜韋明府宅宴

韶桂陶芳夜，披蘚嘯幽人。雅琴馴魯雉，清歌落范塵。宿雲低迴蓋，殘月上虛輪。幸此承恩洽，聊當故鄉春。

送宋五之問得涼字

願言游溯水，支離去二漳。道術君所篤，筌蹄余自忘。雲威侵竹冷，秋爽帶池涼。欲驗離襟切，歧路在他鄉。

春霽早行

年華開早律，淑色滿芳晨。城闕千門曉，山河四望春。御溝通太液，咸里對平津。寶瑟調中婦，金鞍引上賓。劇談推曼倩，歌座揖陳遵。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親。自惟安直道，守拙忌因人。談器非先木，圖榮異後薪。鄉途慚路鬼，憔悴切波臣。玄草終疲漢，烏裘幾滯秦。生涯無歲月，歧路有風塵。還嗟太行道，處處白頭新。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行嘆戎塵遠，坐憐衣帶賒。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

晚泊河曲

三秋倦行役，千里泛歸潮。通波竹箭水，輕舸木蘭橈。金隄連曲岸，貝闕影浮橋。水淨千年近，星飛五老遙。疊花開宿浪，浮葉下涼飈。浦荷疎晚的，津柳淡寒條。惆悵勞梗泛，悽斷倦蓬飄。仙□不可託，河上獨長謠。

晚泊蒲類津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嶺，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篝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莫作關山下，空令漢國羞。

早發淮口望盱眙

養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荊。徙帝留餘地，封王表衛城。岸香涵厲氣，潮滿應雞聲。洲迴連沙靜，川虛積溜明。一朝從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眞浦木蘭輕。小山迷隱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遼使海曲春夜多懷

長嘯三春晚，端居百感盈。未安蝴蝶夢，遽切魯禽情。別島連寒海，離魂斷戍城。流星疑伴使，低月似依營。懷祿寧期遠，柔時匪狥名。艱虞行已遠，時迹自相驚。

早發諸暨

征夫憔悴路，夙駕上危巒。薄霧橫絕嶺，輕凍澁迴瀾。野霧連空暗，山風入曙寒。帝城臨滿浚，禹穴枕江干。

過張平子墓

西鄂談通理，南陽擅德音。玉尼洋藻麗，銅渠積思深。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日落豐碑暗，風來古木吟。惟歎窮泉下，終鬱羨魚心。

海曲書情

博遊倦千里，勞生負百年。未能查上漢，誰肯劍遊燕。白雲照春海，青山橫曙天。江濤讓雙璧，湄水鄙三錢。惜惜風光晚，長歌獨塊然。

駱丞集卷四

五言排律

浮槎并序

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泛泛然若木偶之乘波，迷不知其所適也。觀其根柢盤屈，枝幹扶疎，大則有棟梁舟楫之材，小則有輪轅榱桷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槩日之姿，抱積雪封霜之骨，向使懷材幽藪，藏穎重巖，絕望於廊廟之榮，遺形於斤斧之患，固可垂蔭萬畝，懸映九霄，與建木較其短長，將大椿齊其年壽者，而委根險岸，託質畏塗，上爲疾風衝飈所摧殘，下爲奔浪迅波所激射，基由壞括，勢以地危，豈盛衰之理繫乎時，封植之道存乎我。一墜泉谷，萬里飄淪，與波浮沉，隨時逝止，雖殷仲文歎生意已盡，孔宣父知朽質難雕，然而遇良工，逢仙客，牛磯可託，玉璜之路非遙，匠石先談，萬乘之器何遠，故材用與不用，時也，悲夫，然知萬物之相應感者，亦奚必同聲同氣而已哉。感而賦詩，貽諸同疾云爾。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峯，貞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值風飈折，坐爲波浪衝，摧殘空有恨，擁腫遂無容。渤海三千里，泥沙幾萬重，以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仙客終難託，良工豈易逢，徒懷萬乘器，誰爲一先鋒。措風光晚，長歌獨塊然。

邊城落日

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一朝辭烟豆，萬里逐沙蓬。候月恆持滿，尋源屢罷空。野昏邊氣合，烽迥戍煙通。
猶力風塵倦，驅場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壯志凌蒼兕，誠精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蓬萊鎮

旅客春心斷，邊城夜望高。野樓疑海氣，白鷺似江濤。結綬疲三入，承冠泣二毛。將飛憐弱羽，欲濟乏輕舠。
賴有陽春曲，窮愁且代勞。

宿溫城望軍營

廢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勳將軍。塞靜胡笳微，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霜劍轉龍文。
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烽疎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翟第疎天府，潘園近帝臺。調絃三嬉至，盃驛五侯來。倘想歡娛洽，吁嗟歲月催。金壇分上將，玉帳引瓊材。
決勝鯨波靜，謀烏谷開。白雲淮水外，紫陌灞陵隈。節變蕭衰柳，笳繁思落梅。調神和玉燭，揆藻握珠胎。
恨矣欣懷土，居然欲死灰。還因承雅曲，暫喜躍沉鰓。

四月八日題七級

化城分鳥塢，香閣俯龍川。復棟侵黃道，重簷架紫煙。銘書非晉代，璧貴是梁年。霸略今何在，王宮尚巋然。
二帝曾遊聖，三卿是偶賢。因茲遊勝侶，超彼託良緣。我出有爲界，君登非想天。悠悠青嶂裏，蕩蕩白雲前。
今日經行處，曲音號蓋煙。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政學士

倪徊逾三水，長驅望五原。天街分斗極，地理接樓煩。溪月明關隘，戎雲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風壤異涼溫。
戍古秋巖合，沙寒宿霧繁。昔余迷學步，投迹忝詞源。闕語浮延閣，蓬山款禁園。彰櫻陪綺冕，藏筆偶瑰璠。
汲冢寧詳蠹，秦牢詎辨冤。一朝從匪服，千里忽輕軒。鄉夢隨魂斷，邊聲入聽喧。南圖終鑠翮，北上遠摧轅。
弔彭慚運茹，浮生倦觸藩。數奇何以託，桃李自無言。

鄭安陽入蜀

彭山折坂外，井絡少城隈。地是三巴俗，人非百里才。畏途君懷望，歧路我徘徊。心賞風煙隔，容華歲月催。
邁邁分鳧野，去去轉龍媒。遊錦非前邑，鳴琴即舊臺。劍門千仞起，石路五丁開。海客乘槎渡，仙童以竹回。
魂將離鶴遠，思逐斷猿哀。唯有鑾鳧鳥，飛去復飛來。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獻凱多慙霍，論封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顏。

落鴈低秋塞，驚鳧起暝湖。霜如劍鍔漢，月似刀環別。後遊庭樹相，思遠度榮。

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履，飛向洛陽城。馳道臨層掖，津門對小平。霞殘疑製錦，雲度似鋪纓。藻採孤行敬，虛范慨清。
詎憐衡斗氣，猶向匣中鳴。

望月有所思

九秋涼風疏，千里月華開。明光隨露滿，碎影逐波來。似霜明玉砌，如鏡寫珠胎。晚色依關近，邊聲雜吹哀。
離居分照耀，怨緒共徘徊。自繞南飛羽，空悉北堂才。

送吳七遊蜀

日觀分齊壇，星橋接蜀門。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尊。夏老蘭猶茂，秋深柳尚繁。寫鋪山望迴，風高野聽喧。
勞歌徒欲奏，贈別竟無言。唯有蕭秋月，空照野人園。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意氣坐相親，關河別故人。客似秦川上，歌疑易水濱。寒荒行辨玉，遠尚名輪。洩井懷邊鶚，尋源重漢臣。
上苑梅花早，御溝楊柳新。只應持此曲，別作邊城春。

春晚從李長史遊閑道林故山

幽尋極幽壑，春望陟春臺。雲光棲斷樹，靈影入仙杯。古藤依格上，野徑約山隈。落蘂翻風去，流鶯滿樹來。
興闌荷御動，歸路起浮埃。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鳥旗陪訪道，鶯嶺狎棲眞。四禪明淨業，三空廣勝因。祥河疎盤澗，瑞日峻重輪。葉暗龍宮密，花明鹿苑春。
雖談筌奧旨，妙辯滅玄津。雅曲終難和，徒自奏巴人。

冬日野望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野靜連雲捲，川明斷霧銷。靈巖開曉籟，洞澗漲秋潮。三江歸望斷，千里故鄉遙。
芳歌徒自奏，客魂誰爲招。

夕次偕吳

雞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黃池通霸迹，赤鑄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
行歎鳥夷沒，遽惜滿虛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琴尚寄機。
鄉風遙可託，歸月渺難依。西北雲流滯，東南氣轉微。徒懷伯通隱，多謝賈臣歸。唯有荒臺露，霑暮濕征衣。

過故宋

舊國千年盡，荒城四望通。雲浮非隱帝，日舉類遊童。綺琴朝化洽，祥石夜論空。馬去遙奔郊，蛇分近帶豐。

池文欲東水，竹影滿寒露。園冤承行月，川禽避斷風。故宋誠難定，從梁事未工。唯當過周客，獨愧吳臺空。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乘馬陟層阜，迴首睇山川。攢峯衝宿霧，疊巘架寒烟。百重含翠色，一道落飛泉。香吹分巖桂，鮮雲抱石蓮。地偏心易遠，致默體滋玄。得性寧遊刃，忘言已棄筌。彈冠勞巧拙，結綬倦牽纏。不如從四皓，丘中鳴一絃。

晚泊江鎮

四運移陰律，三翼泛陽侯。荷香銷晚夏，菊氣入新秋。夜烏喧粉壁，宿鴈下蘆洲。海霧籠邊戍，江風繞戍樓。轉蓬驚別浦，從橘怕離愁。魂飛隔岸淚，魂斷洞庭波。振影蒼溟陸，遙名謝嶠丘。迴吃帝鄉渡，空認白雲浮。

晚渡黃河

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原。通波連馬頰，迸水急龍門。照日榮光淨，驚風瑞浪翻。棹唱臨風斷，檣謳入聽喧。岸迴秋岱落，潭深夕霧繁。誰堪逝川上，日暮不歸魂。

晚憩田家

轉蓬勞遠役，披靜下田家。山形類九折，水勢急三巴。懸梁接斷岸，澀路擁崩沙。霧巖淪曉魄，風嶽凜寒沙。心迹一朝舛，關山萬里賒。龍章徒表越，閩俗本殊華。旅行悲泛梗，離隱折疎麻。唯有寒潭菊，獨似故園花。

宿山莊

金陵一超忽，玉燭幾迴周。露積吳臺草，風入郢門楸。林虛宿斷霧，磴險掛懸流。拾青非漢策，化緇類秦裘。準迹猶多蹇，勞生未寡尤。獨此他鄉夢，空山明月秋。

夏日夜憶張二

伏枕愛思深，擁膝獨長吟。烹鮮無尺素，釣魚勞寸心。疎麻空有折，芳桂滿無尋。廣庭含夕氣，閑宇澹虛陰。織蟲乘夜砌，驚鳥棲暝林。蘿蟠百年促，羈病一生侵。詎堪孤月夜，流水入鳴琴。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

旅思時難裁，衝飈恨易哀。曠望洛川晚，飄颻瑞雪來。積彩明書幌，流韻繞琴臺。色奪迴仙羽，花遊犯霜梅。謝庭實方逸，袁扉掩未開。高人儻有訪，興盡詎須回。

彼客員半千

薄宦三河道，自負十餘年。不應慵若屬，秖爲直如弦。坐歷山川險，吁嗟陵谷遷。長吟空抱膝，短翮詎冲天。魂歸滄海上，跡隱白雲前。釣名勞拾紫，隱迹自談玄。不學多能聖，徒思鴻寶仙。斯志良難已，此道豈徒然。嗟爲刀筆吏，恥從繩墨牽。歧路情雖狎，人倫地本偏。長揖謝時輩，獨往訪林泉。寄言二三子，生死不來旋。

宴隱寺

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霜潮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還余度石橋。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故鄉眇千里，離愛積萬端。鵝服長悲碎，蝸廬未卜安。富鈞徒有怨，貧鋏爲誰彈。柳秋風葉脆，荷曉露文圓。晚金叢岸菊，餘佩下幽蘭。伐木傷心易，維桑歸去難。獨有孤明月，時照客庭寒。

傷親阿王明府并序

夫心之悲矣，非關春秋之氣；聲之哀也，豈移金石之音。何則事感則萬緒興端，情應則百憂交軫。是以宣尼循館，流襟動激；楚之悲孟嘗高臺，承睫下聞琴之淚。親阿王明府，毓德丹穴，翼青黃雲，蘊基峙金闕之峯，層源瀨玉輪之坂。既而鴻鵠漸陸，鵬鴞平輿之憩，鶴鳴在陰，爰絆朝歌之驥。乃當名縣闕月，德貫陳墓。豈徒遽切夢雉，掩沉連石。嗟乎，輪銷桂魄，驪珠毀貝闕之前，斗散紫氣，龍劍沒延平之水。某昔承嘉惠，曲荷恩光，留連嘯歌，從容風月。撫心陳迹，泣血連如。然而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常分。雖則知理之可有，而未曉情之可無。聊綴悲歌，敢貽同好。諸君或縗交三益，列率一司，或叶契金蘭，投心膠漆。如比肩於千里，遽傷魂於九原。既切芝焚蘭深，蕙歎，盍言四始，同賦七哀。庶闡室流芳，裂遺芳而化德。故遂心申拙，效庸昔於起予，觸目多懷，周增流惕。

洛川眞氣上，重泉惠政融。舍章光後烈，繼武闕前雄。與善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鳧猶化履，羽雉尚驕童。錢滿荒階綠，塵浮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未驚蓬。煙晦泉門閉，日靈夜臺空。誰堪孤隱外，獨聽白楊風。

詠懷

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蘭。寶劍思存楚，金鏹許報韓。盧心徒有託，衢迹諒無端。太息關山險，吁嗟歲月闌。忘機殊會俗，守拙異懷安。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慵。十步庭芳歇，三秋隴月圓。槐蘇非我意，松晚夜凌寒。悲歌茲中急，窮愁醉裏寬。莫將流水引，空向俗人彈。

邊夜有懷

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古戍煙塵滿，邊庭人事空。夜關明隱月，秋塞急胡風。倚伏良難定，榮枯豈易通。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征蓬。蘇武封猶薄，崔駰宦不工。惟餘北叟意，欲寄南飛鴻。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擾擾風塵地，遑遑名利途。營盧一易舛，心迹兩難俱。弱齡小山志，寧期大丈夫。九微光貢玉，千仞忽彈珠。棘寺游三禮，蓬山蹙八儒。懷鉛慚後進，投筆顧前驅。北走非通趙，西之似化胡。歸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戰士青絲絡，將軍黃石符。連星入寶劍，半月上彫弧。拜井開疎勒，鳴桴動密須。戎機習短蕭，祆祲靜長榆。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層陰籠古木，窮色變寒蘇。海鶴聲嗷嗷，城烏尾暴逋。覆鑾秋色引，桂滿夕檐虛。行役風霜久，鄉園夢想孤。瀚迤遙反國，秦海望陽紆。沙塞三千里，京城十二衢。楊溝連鳳闕，槐路擬鴻都。

壁殿規宸象。金隄法斗樞。雲浮西北蓋。月照東南隅。會帳垂連理。銀牀轉轆轤。廣筵留上客。豐饌引中厨。漏緩金徒箭。鑣繁玉女壺。秋濤飛喻馬。春水泛仙鳧。意氣風雲合。言忘道術趨。共矜名已泰。詎肯沫相濡。有志慙雕朽。無庸類散材。關山暫超忽。形影歎艱虞。結網空知羨。罔禁豈自誣。忘情同塞馬。比德類宛駒。隴阪肝腸絕。陽關亭候迂。迷魂驚落鴈。離恨斷飛鳧。春去榮華盡。年來歲月無。遊愁傷鄧禹。鄉思繞吳歈。河氣通中國。山途限外區。相思若可寄。冰泮有衡蘆。

幽塾書情通簡知己

昔歲逢楊意。觀光貴楚材。穴疑丹鳳起。場似白駒來。一命淪駑御。三緘愼禍胎。不言勞倚伏。忽此遘迴回。聰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爭緣非易辨。疑壁果難披。揆書甄周道。瀹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歧路幾徘徊。蒲歌鬧猶敗。風沙木屢摧。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自憐秦冤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市臥龍才。有氣還衝斗。無時會毀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棹歌行

寫月塗黃龍。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菱日。衣影入荷風。葉密舟難蕩。蓮疎浦易空。鳳媒著自託。鶯翠恨難窮。秋帳燈華翠。春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五言絕句

在軍登城樓

塞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隔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送別

寒更承夜永。涼夕向秋澄。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

詠照鏡

寫月無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謝水。翻將影學冰。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煎。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詠塵

凌波起羅襪。含風染宋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翫初月

忌滿光先缺。乘昏影暫流。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鈎。

七言絕句

憶蜀地佳人

東西吳蜀關山遠。魚來鴈去兩難聞。莫怪常有千行淚。只爲陽臺一片雲。

雜言

詠鵝 時年七歲。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駱丞集辨譌考異卷上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寫輯

卷一

螢火賦

小智非周身之務。（曾一作知。）綈袍非衒。（弗一作靡。）廉節不慾。（一作欲。「按」慾。字誤。）伊元功之播氣。（元。一作玄。）資變化而含養。（含。一作涵。）似明星之出漢。（星。一作珠。）的皪兮像招搖之夕烟。（的皪。一作灼爍。）然直除於已昏。（皆字。愚案字之誤。「按」各本皆字。對飛蛾之赴燭。（燭。一作燈。）怯昏明以進退。（以。一作面。）不貪熱而苟進。（而。一作以。）修徇己以效能。（效。一作致。）道固從之於同類。（從。一作求。）庸詎識其旨意。（旨。一作指。）

蕩子從軍賦

關塞元雲本自多。（元。一作寒。）戎衣犯霜露。（露。一作寒。）鳥無事而夜啼。（啼。一作悲。）鸚鵡杯中休勸酒。（休。一作莫。）涵日新粧始復鬢。（鬢。一作如。）

短泉頌

篤行以通神爲本。（神。一作仁。）戶部員外顧之長子。（顧。一作顧。）俗丁偏寡。（一作幼丁偏剽。）苟立身著書。（著。一作敎。）遠近

川原，遠作崇。一 殆將堙絕，堙作煙。一 忽有清泉自生。一作泉自生。爰自舞趾以來，以作已。一 久微穿凿之利，久作昔。一 熟能洽冥以通幽。洽作治。一 道合則金蘭若膠漆，合作義。一 道洽斯親。道作通。一

卷二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

因仰長安而就日，因作固。一 雖交因氣合，絪作奚。一 則紫耀迎星。紫作觀。一 【按】宋應物詩。 白雪梁山曲，雪作雲。一 羅悲霍公意。羅作起。一 鳥聲流向薄，向作迴。一 柳陰低棗水。棗作墅。一 一甕欣狎道。道作道。一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漢陽九派長，漢陽作陽侯。一 淪波通地穴。淪作論。一 輸委下歸塘。一作委輸。 連洲聳夕張，張作陽。一 輪珠澄積潤，澄作成。一 劍閣連星起。閣作固。一 又作匣。 撥拙逐三省，省作窗。一 【按】家語。 有司三省而時考之。 連雲勞生味兩忘。味作昧。一 彈隨空破笑，隨作冠。一 作敘。 千里易炎涼。易又一作暴。一 作異。 川陸疲臻湊，川作水。一 邯鄲通北走，北走中生親。走作辛。一 作斗。一 本 南浦別離津。別作則。一 采之將何遺。采之作采采。一 爲鶯短歌行，歌作怨。一 當想長洲苑，苑作園。一 露金嘉菊岸。菊作芻。一 晚秋雲日回，晚秋作秋天。一 亭皐風雨清。清作霧。一 重牽搖落恨，搖作淫。一 郢路少知音。知音作恣酷。一 猶聽山中猿。猿作曲。一

詠懷古意上裴侍御

三十二餘罷，二作三。一 窮經不當用。窮經作經論。一 弓開魏月輪，弓開作開弓。一 金刀動秋色。刀作方。一

帝京篇

桂殿嶔岑對玉樓，嶔作陰。一 作峯。一 三條九陌麗城隈。隈作風。一 銅羽應風飼，羽作雀。一 朱邸抗平臺。抗作接。一 炊金饌玉待鳴鐘，炊作灼。一 繡柱璇題粉壁映，繡作綺。一 作彩。一 陳遵投轄正留賓。正作尚。一 青牛紺轅紅塵度，牛作牛。一 倡家桃李自芳非，芳作芬。一 京華遊俠盛輕肥。盛作事。一 延年女弟雙鳳入，鳳作飛。一 且論三萬六千金。三萬六千一作二八千金。 古來榮利若浮雲。榮作名。一 始見田竇相移奪，一作奪代。 春去春來苦自驰。驰作馳。一 空城相門誰見知。此事無此四句。 當時一日擅豪華，當時作其時。一 黃雀徒巢桂，雀作鵲。一 作桂。一 誰惜長沙傅。傅作賦。一

哀江南賦

邀遮漢水曲，水作陵。一 掩映飛軒乘落照。落作夜。一 參差步障引朝霞。引作列。一 池中舊水如懸鏡，如又一作猶。 明月歲月春秋屢迴薄。歲月作秋。一 作盛去年來。一 中園幾見梅花落，見又一作番。一 作遍。一 賦昔交朋已疎索，朋作游。一 莫教憔悴損容儀。儀作不。一 會得高秋雲霧廓。得作在。一 無事積炎涼。積作虛。一 六載奉長廊，一作賦 長楊。一 執戟歎前揚。揚作幕。一 潘陸詞鋒駢驛飛，駢驛作縱橫。一 張曹筆苑縱橫起。張曹筆苑作曹張文。一 垂釣甘成白首翁，負薪何處逢知己。一作從勞倦負薪。何處逢知己，無垂釣甘成白首翁七字。 判將運命賦窮通。判作議。一 從來奇舛任西東，奇作命。一 不應水乘同鍋狗。不應作量。一 容鬢年年異，容一作客。一 春華歲歲同。華一作花。一 脂車秣馬辭鄉國，辭一作京。一 蒙轡西南使功績。蒙作策。一 蹔

哢蟬吟有悲望，吟作鳴。一 劍閣連山千種色，種作里。一 遊淚連雙流。遊作下。一 寒光千里暮，光作雲。一 長途若東馬。東作策。一 石鏡蛾眉真秀麗，真作偏。一 四士英靈富文藝。富作用。一 地高鑑望出，望作瞻。一 作步轉。 帝里沈沈限城闕。沈沈限作悠悠恨。一 故園梅柳尚餘春。一作有餘。 來時勿使芳非歇，來時作非來。一 解鞅欲言歸，鞅又一作鞅。一 雖念惜徂輝。徂作光。一 知音何所託，木落瓜甫飛。一作情卿有何託，木落有南瓜。 回來望平陸，春來酒應熟。望一作臥。一 本 相將菌閣臥書淚。菌閣作閣。一 【按】王褒九懷。 菌閣分蘭樓。觀道分蘭橫。 且用藤杯泛黃菊。杯一作盃 【按】拉 柳志。一酒杯曰出門威。於大如胃。葉似芙花。質如語 桐。可爲杯以酌酒。 王勃詩。 風急桐杜鵑。月裡引藤杯。 十年不調爲貧賤，調一作遊。一 使我再于州縣祿。縣作郡。一 百年鬱鬱少騰遷，遷作迴。一 萬里漁邁入鏡川，鏡作迴。一 淡江拂湖衝白日，淡作弗。日一作源。一 淮海長波接遠天。一作遠接天。 當伴客旌懸，當作伴。一 作來傍。 塗山執玉應昌期，期作朝。一 共踏春江曲。共作其。一 俱唱采菱歌。俱作但。一 風光無限極，極作歇。一 芝田花月虞裏回。月作發。一 金谷佳期重游衍，佳期作春明。一 登高北望嘆梁叟。北望作南遊。一 分沒九泉深，沒作役。一 茹荼空有歎，空作徒。一 賓階客院當疎散，客作客。一 旭日含鹽不成笑。成作言。一 復道郎官舉綸誥，誥作誥。一 高門有閥不關封。閥一作閨。 【按】 所謂張九齡傳。 帝將良牛仙客爲尚書。九 還從御史彈，史作府。一 炎威資夏景，資作分。一 吹毛未可待。未作論。一 丈夫坎壈多愁疾，疾作發。一 鄒衍銜悲繫燕獄，繫作獄。一 李斯抱怨拘秦桎。桎作格。一 朱門不易排，易作可。一 雪杜遂無階。杜遂作枉更。一 涸鱗去轍還遊海，

行軍軍中行路難

金壺受非動將軍，受動作授。一 作鄭。一 戰士橫行靜夷落。行作戈。一 絕壁千里險，險作畫。一 川原繞霏霧。繞作繞。一 漂梗蔽蓬不自安。自作暫。一 捫藤引葛度危巒。度作陟。一 且悅清笳楊柳曲。笳一作鼓 【按】李白詩。 節奏傳花曲 柳曲。 注歌 柳花曲。 注歌 折楊柳。 古曲名 【按】李白詩。 注歌 楊柳曲。 注歌 柳花曲。 絳節紅旗分白羽。白一作日。一 行路難，一本下有行路難 岐路字。 空餘望日想長安。一本 無空餘二字 此篇 一本作辛 千里鶯啼疊。一作千重 鶯啼。 行路難行路難。一本 無 詎隨中婦風樓宴。詎一作頗。一 句。 無 詎隨中婦風樓宴。詎一作頗。一

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迢迢芊路望芝田，芊一作芋。一 涉涉南關恨蒼川。涉一作陟。一 貨酒成都姜亦然，貨一作賣。一 思君欲上望夫臺。上一作望。一 側耳空房聽曉雞。聽一作聞。一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臺前鏡影伴仙娥，影一作裏。一 雙童綽約時游陟。童一作璧。一 作可思思其百年，思一作思。一 不把丹心比玄石。一作恣。一 作投。一 何悟春來春更思，悟一作懊。一 俠客妖容遊來往，俠一作侯。 【按】李白少年行。 君不 見誰能少年游俠客，白日繽紛花極麗。 寶騎迎花鬣作

鈴。一作車。一龍鱗去去無消息。一作縣。【按】字典無此移字。不分淹留桑路待。一作乘。

駱丞集辨僞考異卷下

卷三

在獄詠蟬序

而聽訟斯在。一本缺一而字。聞蟪蛄之流聲。一作有。

渡瓜步江

鳴櫓下貴洲。一作遠。月遇寒沙淨。一作寒。一作寒。一作寒。一作清。

途中有懷

澗鮮驚照轍。一作照。

望鄉夕泛

歸懷剩不安。一作到。

白雲抱幽石。一本有賦得二字。

飄蓬雨蓋分。一作蓬。【按】杜甫贈李白詩。秋來相顧尚飄蓬。

春雲處處生。一本有賦得二字。

蟬日祥光舉。一作習。又一作習。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

紺菱知還楚。一作芡。

其四

長似客相思。一作以。

秋日送陳文林陳道士。一作送。陸還陳文林。

赤馬走吳宮。一作鳥。

送裴六還蜀

月峽指吳門。一作峽。一作破。還愁三徑晚。一作富。

秋夜送閻五。一作秋夜送閻五遷梁州。

素風啼迴堞。一作鄰。一作蟬。【按】詩案甘露寺詩。〔春雪分迴堞。雲日辨歸潮。〕

送王明府上京參選。一作送王明府參選。賦得蓮。

孤影倘渡姻。一作陵。【按】古字。凌。與陵同。別操繞繁弦。一作引。

在克州發宋五之問

淮沂泗水地。一作氾。

遊鑑公觀

靈峯標勝境。一作峯。一作境。王殿斜迎漢。一作晚。流水切危絃。一作奇。

夏日游山家同夏少府

南徑蔬幽塢。一作圃。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一本祝王字。

登龍宴同。一作蓋。

初秋於資六郎宅宴。一本作初秋於六宅宴。

意盡深交合。一作深交洽。一作通家冷。登磐清寒翠。一作明。花枝發夜紅。一作紅。

冬日宴

促席慙觴滿。一作滿。

詠雲酒

色泛臨碣瑞。一作耶。

詠美人在天津橋

容與上天津。上・一作在・　動衣香滿路。動・一作發・

送郭少府

開篷枕銀水。枕・一作抗・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莊齋

獨此琴尊夜。夜・一作上・

秋風

紫陌炎氛歇。氛・一作組・

秋雲

泛斗瑤光動。瑤・一作搖・動・一作晴・

秋露

金塘秋色歸。色・一作景・　添荷滿倚微。荷・一作河・

秋月

月滿鏡輪圓。月・一作桂・輪・一作光・　蕖露珠暉冷。珠暉・一作朱花・　淩霜桂影寒。桂影・一作紈扇・

秋水

金闕寒流徹。金・一作貝・

秋菊

碎影涵流動。涵・一作圓・

詠水

映柳似沈鱗。似・一作若・

詠鵝

唼藻滄江渡。滄江・一作汀蘭・　霧深迷曉景。曉・一作晚・

詠雪

龍雲玉葉上。玉・一作蘂・（按）舉元帝對燒賦月似金波初映空・雪如玉葉偏扶桑之初日・含輝明素篆。明・一作明・　隱迹裘解輪。裘・一作褐・

王昭君一作昭君怨・

古鏡菱花照。古・一作敝・

樂大夫挽詞四首其一

荒涼非徑塞。徑・一作隱・

晉秀集辨證考異　卷下

其三

昔去梅笳發。笳・一作花・

其四

松風向暮哀。向・一作起・

丹陽刺史挽詞三首其一

一旦向山河。向・一作附・　丹桂銷已盡。已・一作亡・　青松衰更多。更・一作思・

其三

寒蹤積成叢。蹤・一作蹊・

送劉少府遊越州

露下蟬聲斷。露下一作寒來雁影連。寒來・一作來寒・　棲鴉聽雞弦。雞・一作鶯・

從軍行

平生一顧重。重・一作恩・　惟當死報君。當・一作當・

出石門

藤纏弱絲懸。懸・一作詞・

至分陝

召南分沃野。召・一作邵・　憩棠疑勿剪。勿・一作恕・

春夜韋明府宅宴

雅琴馴魯雉。魯・一作野・　清歌落范塵。范・一作梁・　聊當故鄉春。春・一作人（按）第一聽幽人同賞

卷四

浮槎

故材用與不用時也。一本缺材用之用字・擁腫遂無居。擁・一作腫・

春霽早行一作春日題長安客中十韻・

誘器非先木。一作先蠟木・　烏裘幾滯秦。秦・一作春・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坐憐衣帶賒。憐・一作令・

晚泊河曲

蒲萄珠晚的。的・一作爲・（按）蒲萄與葡萄・蓬中子也・　仙槎不可花。槎・一作查・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晉秀集辨證考異　卷下

低月似依營。低一作明。時迹自相慈。時一作昧。

過張平子墓

南陽擅德音。陽一作州。日落豐碑暗。一作日往豐碑隱。

蓬萊鎮

野樓疑海氣。疑一作凝。

宿溫城望軍營

兵符關帝閑。閑一作開。塞靜胡笳徹。寒一作戍。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霍筲疎天府。筲一作地。

四月八日題七級

因茲遊勝侶。因一作昔。曲音號蓋煙。一本缺音字。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政學士

戎雲緊塞垣。戎一作初。戍古秋塵合。合一作冷。關清浮延閣。一作蓬島。南岡終鑽翻。鑽一作欲。

鄭安陽入蜀一作送鄭安陽入蜀。

彭山折坂外。山一作門。畏途君悵望。長一作長。歧路我徘徊。歧一作別。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論封羞謝班。封一作功。

望月有所思

九秋涼風肅。風一作氣。晚色依關近。晚一作境。

送吳七遊蜀

星橋接蜀門。接一作據。夏老蘭猶茂。老一作謝。秋深柳尚繁。繁一作新。

西行別東臺詳政學士

客似秦川上。似一作白。歌疑易水濱。疑一作從。臺邊尚名輪。輪一作綸。【按】宋金綸宣城人。綸宣城頭夜吹角。綸蓋城北枕頭落。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陀山寺

鷲嶺狎樓眞。狎一作洽。懸日皎重輪。懸一作悬。

冬日野望

三江歸望斷。望斷一作少杳。

夕次蒲吳

維舟背楚服。背一作皆。雞鬬枕九圍。枕一作抗。黃池通霸迹。迹一作業。關月眇難依。眇一作秋。推有荒臺露。露一作路。

過故宋

川嶺避斷風。斷一作鳴。

晚泊江鎮

轉蓬慙別渚。別一作絕。徙橋愴離疑。疑一作振彭希鴻陸。一本無此四句。今依全唐詩集中補入。

晚渡黃河

一葦亂平原。亂一作斜。照日榮光淨。淨一作渾。日暮不歸魂。不歸一作他鄉。

晚憩田家

水勢急三巴。水一作江。閭俗本殊華。殊一作非。旅行悲泛梗。悲一作勞。難贈折疎麻。折一作斷。

宿山莊

化繒類秦婁。化繒一作繒化。

夏日夜憶張二

鷲鳥棲瞑林。鳥一作烏。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一作洛濱對雪憶謝二兄弟。

衝鱗慢易衰。慢一作懶。積彩明齋幌。幌一作幔。【按】花間集：〔溫飛卿文帝宰徐摘書曰：特設書幌。〕作置華林。〔孟浩然詩：〕樓閣連山海圖。畫屏山海圖。洗韻繞琴臺。

花避犯霜梅。霜一作雪。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荷曉露文圓。曉一作來。【按】〔詩〕雜樂與梓必為敬止。〔陸雲歲暮詩：〕風來歌於神瓦兮。結武蓋於蓮蕊。織桑歸去難。難一作來。

傷侯阿王明府

舍章光後烈。烈一作列。與善良難驗。與善一作與善。翔鳧猶化履。化一作在。

邊夜有懷

崔嵬宦不工。宦一作官。煙晦泉門閉。閉一作夕。日盡夜蟲空。蟲一作蓋。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霞繁秋色引。一作秋引色。杜滿夕輪虛。虛一作孤。鄉園夢思孤。孤一作秋。銀牀轉懷魄。一作魄。關山暫超忽。忽一作湖。

形影歎銀虛。影一作蓬。陽關亭堠近。堠一作陣。年來歲月無。無一作蕭。【按】蕭：與前來蕭同韻。入依無字。

幽鬱寄情通簡知己

昔歲逢楊意。一作陽歷。觀光貴楚材。貴一作真。一命淪騎閑。騎一作驛。【按】任昉到大司馬記：〔騎閑一作騎閑。〕情驚失鹿。迷淪騎閑。

春陸春芳動。春一作芳。人寧先搖尾。先一作方。

撲雲慙周遍。

棹歌行

寫月染黃龍。塗。一作圖。一葉密舟離蕩。密。一作蕩。一秋帳燈華翠。秋。一作愁。一作霞光。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冷。一作險。

臨易水送人

壯士髮衝冠。一作出。一作上衝冠。

詠照鏡

照日有花菱。日。一作面。

詠初月

忌滿光先缺。先。一作恒。既能明似鏡。既。一作自。

詠鵝

曲項向天歌。曲項。一作鄉面。

張燕公集

張說撰

提要

臣等謹按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說事蹟具唐書本傳。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頲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唐書藝文志載其集三十卷。今所傳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書錄並同。則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處士碣銘。稱序爲處士子將作少監行冲撰。而唐書行冲傳。乃不載其爲此官。爲留守奏處山醴泉表。稱萬年縣令鄭國忠狀。六月十四日。縣界嵩陵鄉有處山見醴泉出。而唐書武后傳。載此事。乃作新豐縣。皆與史傳頗有異同。然說在當時。必無訛誤。知唐書之踳舛多矣。此書所以貴舊本也。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孫始爲梓行。而訛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啓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而原集目次錯互者。亦詮次更定。仍益爲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焉。

張燕公集目錄

卷一　賦五首

卷二　詩五十六首

卷三　詩六十七首

卷四　詩八十首

卷五　詩九十三首

卷六　頌二十三首

卷七　詩三十四首

頌四首
卷八
贊十九首　銘五首
箴三首
卷九
表二十四首　記一首
卷十
表二十一首
卷十一
疏二首　狀七首
對策三首
卷十二
序十一首　批答一首
卷十三
啓一首
露布一首　書二首
卷十四
碑銘七首
卷十五
碑銘三首
卷十六
碑銘五首
卷十七
碑銘六首
卷十八
碑銘六首
卷十九
碑銘四首
卷二十
碑銘四首
卷二十一
碑銘八首
卷二十二
墓誌銘九首
卷二十三
墓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四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五
祭文十九首　行狀一首

張燕公集卷一

唐　張說撰

賦

喜雨賦應制

史臣啓先王之册府，校絕瑞於祥經。樂雲雨之平施，脩品物之流形。皇帝重而爲寶，麟鳳自輕而讓靈。況愆時而渴望，欲亟達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紫汕未吐，恐降災兮此下人，罄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龍之禮駕，斥持豐之貌舞，屏鼓瑟，瓶其齋職，祝融侮其遷怒，山決溝而出雲，天響霆而下雨。速一言而成應，如三日而周溥。氣翕翕以黯黮，聲颯颯以蕭條。璀如銀漢之層落，燦似珠泉之噴澆。街鄉沒其潢潦，鼠壤萎其綠苗。舒四溟之清潤，卷六合之煩囂。咸澡背於神液，共歡心於聖朝。借如五月有梅雨之名，三春有穀雨之氣。越人以泥牛待沃，胡士賈土龍求費。出員嶠而石香，入成都而酒貴。復有送山祇於鶯鳥，迎海若於葛川。疾雷碎其山裂，走電煜其海燃。天子作愁霖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墻屋壞於倒井，黍稷沉於下田。乃因霽之不令，曷休徵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協氣交泰，嘉生是賴。溝渠而不溺，衍溢而不害。東漸出日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天文則雲漢昭回，王澤則江河滂沛。雖欲談天而竅管，孰知堯德之爲大。

進白鳥賦

吝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亦變白而効靈。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包舒卷。既集王室。飛隨帝筵。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招呼。每噬噬於啄吮。以其霜羽雪毛。冰精玉狀。拔奇綠林之下。竄異紫蓋之上。瞰鵲鵲之妙態。抱鳳凰之衣裳。恐同類之見嫉。揆不才之速謗。顧悉命於深恩。豈顧私於閒放。維聖君之靈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羞陋軀而入獻。與寶羽而爲隣。探朝噪之聲樂。尋夜嘯之曲新。無芒距以耀武。不鉤爪以懷仁。謝先容而特達。却假師以全眞。慙深心於反哺。移報德於君親。

虛室賦

明月窗前。古樹簷邊。無北堂之樹酒。絕南鄰之管絃。理涉虛趣。心階靜緣。寧惟生白。人則思元。脫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數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亡多而獲少。玉輦瓊宮。閟侈務豐。朱門金穴。恃滿矜隆。榮與辱而俱盛。事隨憂而不窮。陷營爲之桎梏。留健羨之池籠。心元是幻。法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知而樂水。蛇何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元通。勗瞻天下。還如夢中。

江上愁心賦寄趙子

江上之峻山兮。鬱崎巖而不極。雲爲峯兮烟爲色。歘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已。鳥爲花兮猿爲子。紛遊濯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多沙飛兮淅淅。春草綿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衆鳥兮寒棲。寄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投途賦

青泥路。白馬關。雲足蹋。嶺手攀。忠臣往兮孝子還。陟羊腸。臨鳥道。搏絕岸。援蔓草。懸梁變。娜以樹接。嵐闇穹崇而烟抱。風雨慘沮兮崩泉而險蹋。圖畫詭屈兮紅峯而巷褶。林鬱鬱而人靜。山嵯嵯而地寒。客有夢兮在城闕。背芳蓋兮心不歇。惆秋草之墜露。弔窮崖之飛月。聞哀猿之一鳴。變人宿昔兮生白髮。

詩

侍宴武三思山第應制賦得風字

梁王池館好。曉日鳳棲通。竹町羅千衛。隔筵降兩宮。清歌芳樹下。妙舞落花中。臣覺筵中聽。還如大國風。

侍宴麗荷亭應制

迴鑾青岳觀。帳殿紫烟峯。仙路迎三島。雲衢駐六龍。園林看化塔。壇墠識餘封。山外聞簫管。還如天上逢。

侍宴臨渭亭應制

青郊上巳辰。陽年紫禁皇。遊被渭川。幸得歡娛承滿露。心同草樹樂春天。

侍宴灞水應制賦得濃字

千行紫御柳。一葉下仙鄉。青浦宸遊至。朱城佳氣濃。雲霞交暮色。草樹喜春容。蕩蕩天旗轉。清笳入九重。

桃花園馬上應制

林間麗色驕天馬。苑裏濃輝作麗人。願逐南風飛帝席。年年含笑舞青春。

侍宴隆慶池應制

靈池月滿五城隈。翠帳天臨御路開。東沼初陽疑吐出。南山曉翠若浮來。魚龍百戲分容與。鳧鷁雙舟較泝洄。願似金堤青草覆。長承瑤水白雲杯。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濟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河靜。關對南山雨霽通。繞殿流螢凡幾樹。當溪亂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奉和登驪山賜宴應制

塞山上半空。林桃盡開中。是日巡遊處。晴光遠近同。川明分渭水。樹暗辨新豐。巖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風。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洞府寒山曲。天遊日旰迴。披雲看石鏡。拂雪上金臺。竹徑龍聲下。松庭鶴舞來。雙童還獻藥。五色耀仙才。

恩從幸章嗣立山莊應制二首

塞灰飛玉管。湯井駐金輿。既得方明相。還尋大隗居。懸泉珠貫下。列幔錦屏舒。騎遶林逾密。笳繁谷自虛。門旗翻復疊。殿幕裏通渠。舞鳳隨公主。雕龍賦楚好。地幽天賞洽。酒樂御筵初。非才叨侍從。惠澤愧應除。

西京上相出扶陽。東郊別業好池塘。自非仁智符天賞。安能日月共迴光。

奉和送金城公主應制

青海和親日。黃星出降時。戎王子登龍。漢國貴家慈。春野開雕畫。雲天起別詞。容彈馬上曲。詎減鳳凰悲。

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應制二首

翼翼宸恩永。煌煌福地開。雕光昇寶殿。宸氣繞香臺。上界旛花合。中天月月來。願君無盡壽。仙藥屢徘徊。

朗朗神居峻。軒軒瑞像威。聖君成願果。太子捧天衣。至樂三靈會。深仁四皓歸。還聞渴水曲。更繞白雲飛。

先天應令

三陽麗景早芳辰。四序嘉園物候新。梅花百般障行路。垂柳千條暗迴津。鳥語直爲飛風葉。魚躍都由恃岸人。惟願聖主南山壽。何愁不賞萬年春。

奉和春日出苑應制

禁林鶯谷發青陽。春望遙遙出雉堂。雨洗亭皐千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鶴飛不去隨青管。魚躍翻來入綵航。幸賞歡承天保定。道文更覩日重光。

奉和喜雪應制

聖德與天同。封巒欲報功。詔書斯日下。靈感應時通。觸石雲呈瑞。含花雪兆豐。積如沙照月。散似麵從風。

舞樂仙臺上。歌流帝樂中。遙知百神喜。飄路待行宮。

奉和同劉光喜雨應制

霄氣和春雨知從偕嶽來行雲避師出酒雨待車迴。帳滤塵清道。空濛柳映臺。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開。

奉和暇日遊興慶宮作應制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集鳳新成閣。飛龍舊躍泉。棟華譬尚在。桐葉戲仍傳。整鑾氣埃靄。平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樽滿。詢謠詠鼓懸。永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奉和觀拔河應制

今歲好拖鈎。橫街敵御樓。長繩繫日住。巨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奉和寒食作應制

寒食春過半。花濃鳥復驚。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鬬雞殊勝。爭毬馬絕調。晴空數雲點。香樹百風搖。改木迎新燧。封田表舊燒。皇情愛嘉節。傳曲與簫韶。

奉和過寧王宅應制

進酒忘憂觀。簫韶喜降臨。帝堯敦族禮。王季友兄心。竹苑龍鳴節。梧宮鳳繞林。大風將小雅。一字重千金。

奉和同玉真公主遊太哥山池題石壁二首

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爐雲。氣來。神藻飛鸞鶴。賦。仙經闕出鳳凰臺。

綠竹初成苑。丹沙欲化金。乘龍與嘯鳳。歌吹滿山林。爽氣凝情迴。寒光映浦深。忘憂題此觀。為樂賞同心。

奉和賜諸州刺史應制

文明遍禹跡。鑾寢遠堯心。正在親人守。能令王澤深。朝廷多秀士。鎔鍊比精金。犀節同分命。熊軒各外臨。聖主賦新詩。穆若聽薰琴。先言教為本。次言則是欽。三時農不奪。午夜犬無侵。願使天宇內。品物遂浮沉。寄情羣鳥。千里一揚音。共躡華胥夢。龍黃安足尋。

奉和賜崔日知應制

聖情留蘊鎮。佳氣翊興王。增載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閣。山帶五龍長。連帥初恩命。天人寄紀綱。饋塗飛御藻。閫境自生光。明主徵循吏。何年下鳳凰。

奉和送王晙巡邊應制

六月歌周雅。三邊諗夏卿。欲施攻戰法。先作備稽行。禮樂知謀帥。春秋識用兵。一勞堪定國。萬里即長城。策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軍前雨灑道。樓上月臨營。別藻瑤華降。同衣錦褓榮。關山由義近。戈甲為恩輕。絲竹路傍散。風雲馬上生。朝廷謂吉甫。邦國望若平。

奉和送宇文融安輯戶口應制

至德臨天下。勞情遍九圍。念茲人為本。蓬轉將何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嗟不逢明盛。胡能照隱微。

栢臺簡竹李。蘭殿賜朝衣。別曲勸秋風。恩命生春輝。使出四海安。詔下萬心歸。怍非夔龍佐。徒歌鴻鴈飛。

奉和春中興慶宮酺宴應制

千齡逢啓聖。萬城共來威。殿接郊禋後。酺承農事稀。御樓橫廣路。天樂下重闈。鸞鳳調歌曲。虹霓動舞衣。合聲雲上聚。連步月中歸。物覩恩無外。神和道入微。鎬京陪樂飲。桂殿奉文飛。徒竭秋螢影。何資春日暉。

春晚侍宴麗正殿探得開字

聖政惟稽古。賓門引上才。坊因購書立。殿為集賢開。鑾彥星辰下。仙章日月迴。字如龍負出。篇是鳳銜來。庭柳餘春駐。宮雲早夏催。喜承芸閣宴。幸捧柏梁杯。

奉和花萼樓下宴應制

萬心翹樂宴。三舍緩昌時。山接夏雲險。臺留春日遲。節移芳未歇。興隔賞仍追。辭後傳嘉惠。樓前舞聖慈。皇恩與時合。天意若人期。故發前旬雨。新垂滿露詩。

端午日三殿侍宴應制探得魚字

小暑夏絃應。微陰商管初。順齊長命縷。來續大恩餘。三殿裹珠箔。五官上玉除。助陽菖黍蔬。順節進鱗魚。丹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蟾蜍。灰骨共蟾蜍。今日傷蛇意。銜珠遂闕如。

奉和千秋節宴應制

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心。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晨。海縣銜恩久。朝章獻壽新。高居帝座出。夾道衆官陳。槊杖洗清景。鑾管凝秋晨。珠囊含瑞露。金鏡抱仙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報神。蕭歌與名節。傳代幸華臣。

奉和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

張燕公集卷二

詩

奉和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六龍鳴玉鑾。九折步雲端。河絡南浮近。山經北上難。羽儀映朔雪。戈甲帶春寒。百谷晨笳動。千巖曉仗攢。皇心感韶節。歡樂念人安。既立省方館。復置建神壇。扈蹕登天老。承筵忝夏官。長勤百年意。思見一勝殘。

奉和爰因巡省途次舊居應制

慈幣興王郡。殷憂啓聖圖。周成會西土。漢武幸南都。歲卜鑾輿邁。農祠腦政敷。武威枝外域。文教靡中區。警蹕干戈捧。朝宗玉帛趨。鶴藩人事革。新禮國容殊。璧有真龍蟄。庭餘鳴鳳梧。鑿觴祝堯壽。合鼎獻湯厨。陽樂寒初變。春恩蓋更蘇。三者殊命服。五稔復田輸。君賦大風起。人歌滿露濡。從臣觀王業。方頌紀靈符。

奉和過晉陽宮應制

太原俗尚武。高皇初霸庸。星軒三晉麗。士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鵬。西河亦上龍。至德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啓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連營火百里。縱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水。白日臨翠峯。枌榆恩賞洽。桑梓舊情恭。往運咸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禮心。頌刊盛德容。願君及春事。迴輿綏萬邦。

奉和度蒲關應制

蒲版橫臨晉。華芝曉繞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挹天津。樓映行宮日。隄含宮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眞人。

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奉和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

上陽柳色暖。春歸臨渭橋。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去頓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陝山南口。驅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逢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豫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便慕那能鏤雞子。行宮善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目。漢家行樹直新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水初平。豫歡浴月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

奉和途中經華嶽應制

四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鑾重巖應。鑣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類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偕。還覲勒鴻名。

奉和潼關口號應制

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

奉和過王濟墓應制

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幕。無言讓范宣。拔孤因勢屈。功重爲讒偏。舊跡灰塵散。枯墳古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奉和經河上公廟應制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元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風與太初隣。靈廟觀遺像。仙歌入至眞。皇心齊萬物。何處不同塵。

奉和途次陝州應制

周召蒞分陝。詩書空復傳。何如萬乘轡。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

奉和行次成皐太宗誕資建德處應制

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雄。王師進穀水。兵氣臨山東。前揮成皐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一巡中。戰龍思王業。騎馬賦神功。

奉和經鄒魯祭孔子應制

孔聖家鄒魯。儒風舊典墳。龍驤迴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縣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奉和野次喜雪應制

塞更玉漏催。曉色御前開。決漭雲陰積。飄颻風雪迴。山知銀作變。宮見璧成臺。欲驗豐年象。飄颻仙蕊來。

奉和溫湯對雪應制

瑞雪帶寒風。寒風入陰琯。陰琯方凝閉。寒風復凄斷。宮似瑤林匝。庭如月華滿。正歎挾纊詞。非近溫湯暖。

奉和溫泉言志應制

溫谷蝟新豐。驪山橫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暖烟宮。超逸遊仙樂。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奉和義成校獵喜雪應制

文教登武功。郊畋聞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夜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羣走繁。捍弦筋角勁。帝射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豝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均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詩。威神入軍令。

奉和幸鳳湯泉應制

周狩聞岐禮。秦都辨雍名。獻禽天子孝。存老聖皇情。溫潤宜冬幸。遊畋樂歲成。湯雲出水殿。煖氣入山營。故意無私潤。乾心稱物平。帝歌流樂府。溪谷也增榮。

扈從溫泉宮獻詩

溫泉啓禁地。氛氳滑浦歸。鴻日歡豪騎。仗聯聯環北極。鳴笳步步引南薰。松間彩殿龍旌氣。山上朱旗繞瑞雲。不知遠夢華胥國。何如親奉帝堯君。

直宿溫泉宮羽林獻詩

多狩美秦正。新豐樂漢行。星陳元武開。月對羽林營。塞木羅霜仗。空山鬱夜更。思深蓋液煖。節勁古松貞。文武皆王事。輸心不爲名。

羽林恩召觀御書王太尉碑

龍首名公石。來承聖札歸。魚龍生畫態。鈎鈐動鋒輝。字得神明保。詞甄少女微。誰家羽林將。文逐鳳雛飛。

元武門侍射并序

開元之初。季冬其望。天子始御北闕。朝羽林。軍禮修事。厥後二日。乃命紫微黃門。九卿六事。與熊羆之將。爪牙之臣。合宴焉。侑以純錦。頒以珍器。爾其射彌新成。大侯既設。槊仗林立。帷軒雲布。衆官半醉。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命中。屬羽連飛。弧矢已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思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于時繁雲擬城。大雪飛苑。天人同澤。上下交懽。退食懷恩。賦詩頌義。凡若干篇。

射觀通元闕。兵闌闢御筵。彫弧月半上。畫的雪重圓。羣后神幽贊。聖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聯。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軍宴洽。萬壽武功宣。

扈從南出雀鼠谷

豫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硤關凌曙出。平路半春歸。霍鎮迎雲翠。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遲日宜華蓋。和風入袷衣。上林千里近。應見百花飛。

將赴朔方軍應制

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遵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餞。山川喜望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鄰。冀保河南地。天清塞北塵。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

翻羣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赴集賢院學士上賜宴應制得輝字

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任將賢士設。皆共學徒歸。首命深燕魄。通經淺漢章。列筵榮賜食。送客愧儒衣。

賀燕窺簷下。遷鶯入殿飛。欲知朝野慶。文教日光輝。

奉和與朱瑋源乾曜同日上宣命宴東堂賜詩應制

大塊鎔萬品。經生偶聖時。獲承三事命。虛忝百僚師。右揆謀華碩。蘭臺傳重資。迹疑求舊禮。濫點樂賢詩。賜爵同榮拜。擬金宴宰司。菊花吹御酒。蘭葉捧天詞。寶厤休明盛。顏年暮漏衰。少留肯史筆。未敢赤松期。

奉酬中令酒并詩

樂奏天恩滿。盃來秋興高。更蒙蕭相國。對席飲醇醪。

奉宇文黃門酒

聖德垂甘露。天章下大風。又承黃閣賞。願作黑頭公。

奉裴中書酒

西掖恩華降。南宮命席開。距知鷄樹後。更接鳳池歡。

恩賜樂遊園宴

澳苑佳遊地。軒庭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豔陽春。饌玉頒玉饌。擬金下帝鈞。池蒲草色綠。宮觀柳條新。

花綬光連榻。朱顏暢飲醇。聖朝多樂事。天意每隨人。

東都酺宴五首並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韋公寅。奉聖朝遞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吏咸集。風章有序。鏘鏘濟濟。侃侃闇闇。供帳於興教之門。式酺宴也。原夫樂生於心。非因結風之奏。和遠於氣。無待陽春之節。蓋澤之所及也深。則濟之所感者遠。國家天地一統。君臣百年。朝榮舊德之序。野賴先時之業。元化漸漬。洪恩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爲。漢禮事親之日。生堯舜於天屬。見文武於同時。前古未逢。斯人何事。是日六樂振作。萬舞苒弱。鳥獸徘徊。士女踊躍。則知衆庶覩聽之所樂也。旨酒絡繹。大庖燔炙。芳溢風烟。醉流阡陌。又知衣冠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萬國之慶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欣可接。若夫吟咏德音。播越人聲。斯固雅頌之餘波。政教之遺美。凡我詞客。安敢闕如。賦詩展事。垂列於後。

堯舜傳天下。同心致大平。吾君內聖。遠合至公情。錫命承丕業。崇親章大名。二天資廣運。兩曜益齊明。道暢昆蟲樂。恩深朽蠹榮。皇輿久西幸。留鎮在東京。合宴千官入。分曹百戲呈。樂來嫌景遲。酒著迎寒輕。喜氣連雲開。歡呼動洛城。人間知幾代。今日見河清。

重華昇寶厤。軒帝眇閒居。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忘味因觀樂。歡心寄合酺。自憐疲馬意。戀戀主恩餘。

朱城塵暗滅。翠幕景情開。震震鑾鑣起。翔翔舞鳳來。彫盤裝草樹。綺乘結樓臺。共喜光華日。酣歌捧玉盃。

曉月調金鼓，朝曦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鬬伎百花闌。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歡。洛橋將舉燭，醉舞拂歸鞍。

愷宴惟今席，餘歡殊未窮。入雲歌嫋嫋，向日妓叢叢。鼓管催酣興，留關待曲終。長安若爲樂，應與萬方同。

晦日詔宴永穆公主亭子賦得流字

堂邑山林美，朝恩晦日遊。蘭亭含淑氣，竹樹繞春流。舞席千花騎，歌船五綵樓。蒙歡與王澤，歲歲滿皇州。

三月三日詔宴定昆池宵莊賦得鑑字

鳳凰樓下碧天泉，鸚鵡洲中雜管絃。蒲識平陽嘉麗地，今逢上巳盛明年。舟將水動千尋日，幕共林橫雨岸烟。不降玉人觀褉飲，誰令醉舞拂賓筵。

舟中和蕭令潭字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滿褉潭。廣樂遙迎天上下，仙舟搖衍鏡中甘。

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賦得飛字

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搖揚花雜下，嬌囀鳥亂飛。綠酒傳歌榜，虹橋度舞旂。和風偏應律，細雨不霑衣。

承恩如改火，春去春來歸。

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樂遊形勝地，表裏望郊宮。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皇恩貸芳月，旬宴美成功。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

春花看欲暮，天澤變無窮。長袖招斜日，留花待曲終。

四月十三日詔宴寧王亭子賦得好字

何許承恩宴，山亭風日好。綠蘿鳴鶴洲，陰穩鬬雞道。果思夏來茂，花嫌春去早。行樂無限時，皇情及芳草。

藥園宴武洛沙將軍賦得洛字

東第乘餘興，南園宴清洛。文學引鄒枚，歌鍾陳衛霍。風高大夫樹，露下將軍藥。待田出塞還，丹青上麟閣。

鳳樓尋勝地

西掖持醇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綠池映，命席紫蘭芬。舞度花鶯伴，鶯來管作羣。太平多樂事，奉物共氛氳。

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仲秋金帝起，五日上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明醉酒深。緩歌春興曲，情遇爲知音。

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

離亭拂御溝，曲岸舞船樓。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侯。殷殷返入鄙，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隨宿雨流。

恩光水上溢，桑色柳間浮。預待羣方最，三公不遠求。

修書院學士奉敕宴梁王宅賦得樹字

虎殿成鴻業，猿巖題鳳賦。既荷大君恩，還蒙小山遇。秋吹凝絃管，涼雲生竹樹。其情朱邸歡，無辭洛城暮。

夕宴房主簿舍 并序

旅聽清管，雲扃嚴鑰，巖巒暗山，微月白夜，悄羣動之俱息，感鳳鴻之遠音。有美房公，溫海其量，友我以綠竹，好我以蘭俎，紓蘊結之雅懷，豁悠憂之陳意。滿堂既醉，同賦是詩。

歲雲闌雍，空風急河消冰，薄遊鶴物役，微尚愜遠懷。旅館月宿永，閉扃雲思興。伊人美修夜，明酒惠來稱。

交談既清雅，琴吹亦凄凝。不逢君塞淵，幽意長難蒸。

岳州宴姚紹之 并序

姚司馬往在栢臺，每欽骨鯁，及茲荒服，偶得宦聯。復有令弟美尹，芬芳襲予。山寺外庭，幽深形勝，董冠是集，歡言賦詩。

杞梓滯江湄，光華向日新。難兄金作友，媚子玉爲人。山水含秋興，池亭借善鄰。爲松風送靜，院竹鳥來馴。

翠羽吹黃菊，琱盤膾紫鱗。緩歌將醉舞，爲拂繡衣塵。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窮塞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遊子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溫泉馮劉二監客舍觀妓

溫谷寒林薄，王遊樂事多。佳人蹀驄馬，乘月夜相過。秀色燃紅蕚，嬌春發綺羅。鏡前鬟對舞，琴裏鳳傳歌。

妬寵頻新意，銜恩奈老何。爲君留上客，歡笑飲雙蛾。

行從方秀川與劉評事文同宿

方秀美盤遊，頻年降天罕。水共伊川接，山將闕門斷。捧日照恩華，攀雲引疲散。野宿緝人幄，孤衾寒不暖。

靜聞宮漏疎，臥視庭月滿。開鑑命溫酎，中夜發清管。風送關山長，氣邀星歲短。寫言情意愜，適與真意坦。

環中病縱挂，方外嫌縱誕。願君樂盛時，無嗟帶緩緩。

崔禮部園亭

窈窕留清館，庭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樹接夏陽深。柳蔓憐垂拂，藤苗愛上尋。訝君軒蓋侶，非復俗人心。

城南亭作

珂馬朝歸連萬石，槍門洞啓親迎客。北堂珍重琥珀酒，庭前列肆琴莫席。長袖逶迤意緒多，清商緩轉日勝波。傍傳比竅侯家舞，新出將雛主第歌。漢家絳灌餘兵氣，晉代浮扁安足貴。正逢天下金鏡清，偏加日飲醇醪意。誰復遊邀不復歸，閒庭莫長不芳菲。會待城南春色至，竟將花柳拂羅衣。

對酒行 巴陵作

留侯封萬戶，圖命壽千金。本爲成王業，初由賦上林。繁榮安足恃，霜露遞相尋。烏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陰。

夢中城闕近，天畔海雲深。空對忘憂酒，離髮不去心。

清夜酌

秋陰士多感，雨息夜無塵。清嶺宜明月，復有平生人。

醉後無窮樂。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醉中作

張燕公集卷三

詩

送趙二尚書彥昭北伐

北地河冰合。邊城備此時。兵連紫塞路。將舉白雲司。提劍榮中貴。銜珠盛出師。日華光組練。風色焰旌旗。投筆轉前起。橫戈馬上辭。梅花吹別引。楊柳賦新詩。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

犬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阻自夷險。容髮徂邊歲。旌裘敝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武庫兵猶勁。金方事未息。遠圖待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刃贈分手。書帶加飡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送鄭大夫惟忠從公主入蕃

鳳吹遙將斷。龍旗送欲還。傾都邀節使。傳酌綴離顏。春磧沙連海。秋城月對關。和戎應賞魏。定遠莫辭班。

送李侍郎迴秀薛長史季昶同賦得水字

漢郡接邊廷。幽并對烽壘。旌旗按部曲。文武惟卿士。薛公善籌畫。李相威邊鄙。中藥分兩河。長安各萬里。藉馬黃花塞。蒐兵白狼水。勝敵在安人。雪君汗青史。

送趙頤貞郎中赴安西

總鎮功雖立。懸車命匪輕。復承邊相後。珍重任賢情。將起神仙地。才稱禮樂英。長心堪緊組。短語足論兵。日授休明法。皇教澄陳名。龍泉恩已暑。蕭顏相終成。月窟窮天遠。河源入塞清。老夫操別翰。承旨頌營平。

送崔二長史日知赴潞州

東山懷臥理。南省假恩榮。共見前途促。何知後會同。莫輕一筵宴。明日半成空。況爾離庭闕。思歸迷夢中。

同賀八送竟公赴荊州

疇昔同聲友。飛來出風池。風雲一萬薄。日月屢參差。此別黃葉下。前期安可知。惟憐楚南樹。不爲歲寒移。

送高唐州

常時好朋黨。朋黨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淮流春婉娩。江海路蹉跎。百歲屢分散。歡言復幾何。

送蘇合宮頭

都邑華方首。商泉萬俗訛。變風須愷悌。成化佇絃歌。疇昔珪璋友。雍容文雅多。振纓遊省闥。鏘玉率京河。別曲驚初下。行軒雉尚過。百壺非餞意。流詠在人和。

送王曉自羽林赴永昌令

將星移北洛。神雨避東京。爲負關腸響。還追強項名。白雲向伊闕。黃葉散昆明。多謝茲歌宰。稀聞桴鼓聲。

同王侯射山亭餞岑廣武義得言字

聞道長岑令。奮翼宰旅門。長安東陌上。送客滿朱軒。琴餘留佳境。山池借好園。茲遊恨不見。別後綴離言。

送喬安邑偕

奮閑移年歲。文明雜復辭。歡言冬雪滿。恨別夏雲滋。外尹方爲政。高明自不欺。老人驂駕往。童子狎雛嬉。日茂西河俗。寂寥東觀切。遙懷秀才令。京洛見新詩。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河朔人無歲。荊南義廩關。將與泛舟役。必借濟川才。花月臨江浦。春雲立楚臺。調飢坐相望。繡服幾時回。

送王尚一殿丞二侍御赴司馬都督軍

漢旅通沙塞。邊兵護草牀。將行司馬令。助以鐵冠威。白露驚初下。黃塵騎欲飛。明年春酒熟。留酌二星歸。

送李開政河北簡兵

斗酒貽朋愛。鄉閭出御溝。依然四牡別。更想八龍遊。密親仕燕冀。連年運寇讎。因君閱河朔。垂淚語幽州。

送薛植入京

青組言從史。鴻都忽見求。款言人向老。飲別歲方秋。髣髴長安陌。平生是舊遊。何時復相遇。宛在水中流。

送宋休遠之蜀任

求友殊損益。行道異窮中。我綴平生氣。吐贈薄遊人。結恩事明主。忽愛遠辭親。色麗成都俗。音腴蜀水濱。如何從宦子。堅白非緇磷。日月千齡旦。河山萬族春。懷鉛藉瑞府。橫草事邊塵。不及安人吏。能令王化淳。

送梁知微渡海東

今日此相送。明年此相待。天上客星迴。知君渡東海。

別平一師

王子不事俗。高翔眇難追。茅土非屑盼。傾城無樂資。宴坐深林中。三世同一時。皎皎獨往心。不爲繼續慰。

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

懷玉泉慈仁者。寂滅眞心不可見。空留彫塔嵩巖下。寶王四海轉千輪。金鑾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鑒霜會。虛明遙遙愁思人。我念過去微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閒。常持清淨蓮花葉。來亦好。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菩提離煩惱。

送尹補闕元凱攀欽公善琴

鳳哉鳳哉。啄琅玕。飲瑤池。栖崑崙之山哉。中國有聖人。咸和氣。飛來飛來。自歌自舞。先王册府。麒麟之臺。鴻雛衆雛故山曲。其鳴喈喈。其鳴喈喈。欲往銜之歎去來。去別恐鳳心徘徊。明年阿閣梧桐花葉開。羣飛鳳歸來。萃飛鳳歸來。

送王光庭

同居洛陽陌。經日煩相求。及爾江湖去。言別悵悠悠。楚雲眇羈翼。海月倦行舟。愛而不可見。徒嗟芳歲流。

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

竹徑女蘿溪。遠洲文石隄。靜深人作斷。尋玩往還迷。碧潭秀初月。素林鬱夕栖。褰幄納嶺影。理琴聽猿啼。

雀辰故宿昔。勝賞坐暌攜。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相州前池別許鄭二判官景先神力

數步閒塘水。雙鴻城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澹泊含秋景。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差池。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二首

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盃。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贈君芳杜草。爲植建章臺。

縉雲連省閣。潛水遶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湖一老翁。

岳州別王十一趙公入朝

書濫貂蟬長。同承雨露榮。今叅魚鼎守。望美洞庭歸。浦樹懸秋影。江雲燒落暉。魂離假征旆。恆往帝鄉飛。

岳州別梁六入朝

遠蔽長沙浦。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接。風日復晴開。江樹雲間斷。湘江水上來。近洲朝鷺集。古戍野猿哀。岸柳含蒼霭。河浦秀紫苔。月餘偏地賞。心盡故人盃。自我違京洛。嗟君此泝洄。容華因別老。交舊與年頹。夢見長安陌。朝宗實盛哉。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得冬字

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衞。依然水上逢。京華遙此日。披老類如冬。竊羨能言鳥。銜恩向九重。

岳州別姚司馬紹之制許歸侍

和玉悲無已。長沙宦不成。天從扇枕願。人逐倚門情。方外懷司馬。江東憶步兵。向君悽淚處。空嶺夜猿鳴。

岳州送李十從軍歸桂州

送客江之上。其人美且偲。風波萬里闊。歎傷十年來。劍拔蛟知斷。弓鳴虎自開。橋楊春未落。駟馬定先回。

岳州別均

離筵非燕喜。別酒正銷魂。念爾猶童孺。嗟余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送敬遂

嘉會良難永。芳樽此夜開。別離三春暮。親愛兩鄉回。落花已覆水。岩雲欲起山。庭蘭行可佩。采采贈河關。

見諸人送杜丞詩因以成作

吳楚分江鎖。華容改舊城。訝君來遠謁。知有去思情。風度沅湘險。烟還雲夢平。寄言洞庭郡。何德子爲名。

幽州別陰長河

恩好交情重。辛勤世事多。荆南久爲別。薊北遠來過。寄自雲中鳥。留歡酒上歌。影移聲復間。遲暮兩如何。

幽州送隨軍入奏

楊子來戎幕。老夫欣主諾。歸路有光華。邊庭少者及。雁知窮朔苦。人羨長安樂。獨將馬革心。同聲謝臺閣。

幽州送尹丞成婚

婚禮知無賀。承家嘆有輝。親迎騎子躍。吉兆鳳雛飛。溫席開華扇。梁門換裝衣。遙思桃李日。應賦採蘋歸。

嶺南送使三首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歸。將子去國淚。孺子入鄉衣。飢猿啼相聚。愁猿嘯更飛。南中不可問。書此示京畿。

獄中生白髮。嶺外能紅顏。古來相送處。凡得幾人還。

萬里投荒裔。來時不見親。一朝成白首。看取報家人。

南中別王陵戊崇

握手與君別。岐路贈一言。曹卿禮公子。楚媛饋王孫。倏爾生六翮。翻飛反九門。常懷客鳥意。會答主人恩。

石門別楊六欽望

燕人同氣越。萬里自相哀。影響無期會。江山此地來。暮年傷汎梗。累日愁寒灰。潮水東南落。浮雲西北迴。俱看石門遠。倚棹兩悲哉。

端州別高六戩

異鄉同羈旅。途中喜共過。愁來時舉酒。勞苦或長歌。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於焉復分手。此別傷如何。

南中別蔣五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雖子來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鄉人。願爲楓林葉，隨君渡洛陽。

南中別陳七李十

二年共遊處，一旦各西東。請君聊駐馬，看我轉征蓬。蹔爲愁南海，還同思北風。何時似春鴈，雙入上林中。

南中送北使二首

傳聞合浦棄，會向洛陽飛。何日南風至，還隨北使歸。紅顏渡嶺歇，白首對秋衰。高歌何由見，屠堂不可遊。

亦憐炎海曲，淚盡血霑衣。

待罪居重譯，婦愁暮雨秋。山臨鬼門路，城繞瘴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送君入鄉縣，傳我念京周。

別恨歸途遠，離言暮景遒。夷歌聞下淚，蠻酒未消愁。聞有邊兵急，深懷漢國羞。和親先是詐，款塞果爲讎。

釋繫應分爵，鑄徒幾復侯。廉頗誠未老，孫叔且無謀。若道馮唐事，皇恩尚可收。

贈崔公

我聞西漢日，四老南山幽。長歌紫芝秀，高臥白雲浮。朝野光應絕，榛蕪年自秋。一朝驅駟馬，連轡入龍樓。

昔避高皇去，今從太子遊。行藏惟聖節，禍福在人謀。卒能匡惠帝，豈不賴留侯。事隨年代遠，名與圖籍留。

平生欽淳德，慷慨景前修。蚌蛤伺陰兔，蛟龍窺斗牛。無嗟異飛伏，同氣幸相求。

留贈張御史張判官

旅館南方遠，傳聞北使來。舊庭知玉樹，合浦識珠胎。白髮因愁改，丹誠託夢迴。皇恩若再造，爲憶不然灰。

贈高六戩

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戮盡，白髮帶愁新。鳥墮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憶未歸人。

贈廣平公宋大

臺相本時英，歸來復國楨。朝推長孺直，野慕隱之清。傳節還閩嶠，皇恩入漢京。寧思江上老，歲晏蹇無成。

贈趙公

湘東股肱守，心與帝鄉期。舟檝中途蹇，風波復來思。嘉我當聯翼，金貂侍玉墀。跡參前馬聖，名綴鶚熊師。

寒暑一何速，山川遠間之。寧知洞庭上，獨得平生時。精義微絕節，從權討妙辭。林壑爲予請，紛蕪發華滋。

流霞心已散，蘭枳杳難追。遂君在南浦，佗傺投此詞。

贈趙侍御

森放跡異端，偏荒事同蹇。苟忘風波累，俱會雲壑顯。險式壓西湖，橋虛對南峴。夜樓江月入，朝幌山雲卷。

山勢遠蹤迷，江途斜漢轉。坐嘯予多暇，行吟子獨善。並轡睇郊郭，方舟玩遊演。虛聲萬顯分，水色千里辨。

不知岸陰謝，再見春蹊泫。綠塢發欣顏，華年助遠篆。上世時難接，古人情可選。汨潛頗爲媒，多才恐成褊。

長沙鵩作賦，任道可知淺。請從三已心，榮辱兩都遣。

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

鄙家嘆窮鳥，吾族賦歸田。莫道榮枯異，同嗟世網牽。黃陵浮汨渚，青草會湘川。去國逾三歲，莊山老二年。

寒鷄鳴舍下，晉虎臥籬前。客淚堪斑竹，離憂欲賦蒹。放言久無次，獨與感成篇。

翻著葛巾呈趙尹岳州作

昔日接離恨，今我葛巾翻。宿酒何時醒，形骸不復存。忽聞有嘉客，躡步出閭門。桃花春徑滿，謾說武陵源。

春酹草祭酒獨立偶遊龍門北溪忽懷驪山別業呈諸留守之作

石澗泉虛落，松崖路屈迴。聞君北溪下，想像南山隈。近念鼎門別，遙思鑾障陪。不同奇觀往，空覩斯文來。

歲後寒初變，春前芳未開。黃鵠臨岸柳，紫蕚拆村梅。蘭室茲遊旣，蓬門幾樂哉。嗟遊洛陽陌，夢指建章臺。

野失巢由性，朝非元凱才。布懷欽遠迹，幽意日塵埃。

酹草祭酒自湯逗都經龍門北溪見贈

聞君湯井至，滿酒憩郊林。拂曙攜清賞，披雲觀綠岑。歡言遊覽意，款曲望歸心。是日期嘉客，同山忽異尋。

桃源花路轉，楊柳閭門深。況乃伊水濺，繫馬香樹陰。繁絃弄水族，嬌吹狎沙禽。春滿汀色媚，岸斜風氣侵。

懷仁殊未遠，重德匪專臨。來蕩敷幽思，連詞報所欽。

酹崔光祿冬日遙懷贈答并序

太極殿秉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遊討。既而章公出守，茲樂便廢。頃因公讌，方接詠言。崔光祿遞

志論文，首貽雅唱。諸公嘉德敍事，咸有報章。若夫盛時榮位，華景勝會，此四者，古難一遇，而我輩比實兼

之。至於精言探道，妙識發義，戲謔而迕規戒，指諷而見師表。從遊三友，豈易得乎。謂膏澤傍潤，芝蘭久襲。

章公近之矣，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崔公近之矣，其餘尋聲響，蒼望形影，赴故亦浚碧池之漣漪，增瑤林之

沃若。是用綴集勒成一卷，永存凡閒之觀，無忘歡好之時焉。

徐陳菁並作，校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私。夫君邁前倡，覩國騁奇姿。山似鳴威鳳，泉如出寶龜。

才雄子雲筆，學廣仲舒帷。紫綬拂三寺，朱門臨九逵。昔我舍香日，連爾綰雲司。朝携閑省步，夕退竹林期。

中路一分手，數載來何遲。求友還相得，睽英復在茲。留臺少人務，方駕遞尋追。涉玩懷同賞，蓋芳憶共持。

迎賓南澗飲，戒妓東城嬉。春郊綠畝秀，秋澗白雲滋。名蜚披人物，良書討滯疑。興來光不惜，歡往跡如遺。

歲晏罷行樂，層城閒所思。夜魂燈處枕，朝髮鏡前衰。忽枉崔驂什，兼流章孟詞。曲高彌寡和，主善代爲師。

齊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終慙起予者，何足與言詩。

答李伯魚桐竹

結廬桐竹下，室邇人相深。接垣分竹徑，隔戶共桐陰。落花朝滿岸，明月夜挑林。仍有鵾鳴管，惆悵留風琴。

奇聲與高節，非君誰賞心。

和魏僕射還鄉

富貴還鄉國，光輝滿舊林。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故老空懸劍，鄰交自散金。衆芳搖落盡，獨有歲寒心。

和張監觀赦

日御臨雙闕，天衢儼百神。雷霆作解氣，歲復建寅春。喜氣開星驛，歡聲發市人。金環能作賦，來入管絃新。

和張監遊終南

宿懷終南意。及此暗雲峯。夜聞竹澗靜。曉望林巒重。春烟生古石。時鳥戲幽松。豈無山中賞。但恨心莫從。

和朱使欣道峽似巫山之作

江如曉天淨。石似暮雲張。征帆一流覽。宛若巫山陽。楚客思歸路。秦人謫異鄉。猿鳴孤月夜。再使淚霑裳。

和朱使二首

南土多爲寇。西江遠提途。山行圍篁竹。水宿礙藿荷。使越才應有。征橙力豈無。空傳人贈劍。不見虎銜珠。

江勢連山遠。天涯此夜愁。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思起南征棹。文高北望樓。自憐如墜葉。汎汎倦仙舟。

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

江上春來早。可觀巧將春。物妍餘寒水。苦共繞留鳥。石花爭開鬬。鶯柳弄芳辰。日漸暖。然煖美夜月。初圓。意隨北鴈雲飛去。不待南州蕙草殘。

同趙侍御乾湖作

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連。氣色紛綸橫翌海。波濤鼓怒上浸天。鱗宗殺族嬉爲府。釣叟罷帥利焉聚。鼓帆側柁弄風口。赴險凌深遶灣浦。一灣一浦恨逡巡。千曲千迴恍迷哉。乍見驚妃含笑往。復聞遊女能歌來。岩來塞往運洞波。潭生水落移陵谷。雲間墜翻散泥沙。波上浮查棲樹木。昨暮飛霜下此津。今朝行屬度南濱。處處溝港清源竭。年年萑葦白頭新。天地登盧尚難保。人間倚伏何須道。秋月晶晶汎澄澜。冬景青青步織草。念君宿昔親物變。安得即厨不衰老。

同趙侍御望歸舟

山亭迴迴面長川。江樹重重極遠煙。形影相追高鶴鳥。心腸併斷北飛船。

遙同蔡起居餞松篇

清都飛木總榮紛。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長光景。氣連宮闕借氛氲。懸池的的停華露。醒蓋蒼蒼乘佛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槇幹捧明君。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

同劉給事城南宴集

水竹幽閒地。蒔纓近侍臣。雍容乘暇日。蕭灑出囂塵。樹定忌朋鳥。池深入養鱗。管絃高逐吹。歌舞妙含春。老子明專席。歡遊隔縉紳。此中情不淺。遙寄賞心人。

出湖寄趙冬曦二首

西泛平湖盡。參差入翠山。東瞻岳陽郡。汗漫太虛間。窮步同行樂。遊文互風流。山戍上雲桂。江亭臨水周。川途倏忽間。風景依如昨。湘浦未聯環。荊門猶主者。何時與美人。載酒遊宛洛。

寄姚司馬

共君春櫞瓜。本期清夏暑。瓜成人已去。失望將誰語。蔓露摘香園。盛味懷心許。偶逢西風便。因之寄鄂渚。

寄許八

萬類春宵樂。徂顏獨不怡。年來人更老。花發意先衰。乳雀穿城雹。蜂巢網絲。平生美容色。往昔影中疑。遠道何由夢。同心在者誰。西風欲寄語。惆悵遂無詞。

張燕公集卷四

詩

代書答姜七崔九

網蛛金閨樹。雖披野田草。雖殊兩地榮。幸共三春好。花殊鳥飛處。葉密蟲行道。眞心獨感人。惆悵令人老。

代書寄吉十一

一鴈寧上飛。值我衡陽道。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自想春來遲。必驚寒去早。懷鄉乘羽翮。慕侶益懷抱。零落答故人。將隨江樹老。

代書寄薛四

孤鳳東飛來。寄我紋與素。紋足經三象。素當綜萬務。遠見故人心。一言重千金。答之採毛翰。繼以珠華音。歲寒桑木改。松柏心常在。

寄天台司馬道士

世上求真客。天台去不還。傳聞有仙要。夢寐在蓬山。朱闕青霞斷。瑤室紫月閒。何時枉飛駕。笙吹在人間。

寄劉道士鳥

其人降紫氣。遙我丹田宮。遙寄雙飛鳥。飛來不驚空。

寄香能和尚塔

大師捐世去空餘法力在遠寄無凝香心隨到海。

被使在蜀

卽今三伏盡尙自在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

正朝折梅

蜀地寒猶暖正朝發早梅偏驚萬里客已復一年來。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過蜀道山

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開披林入峭壁攀蹬陟崔嵬白雲半峯起清江出峽來誰知高深意紬邈心與哉。

再使蜀道

眇眇復眇眇道芹芹發斜谷煙壑爭晦深雲山共重複古來風塵子同眩寵榮目芸閑有儒生輕車倦馳逐青春客帳嶺白露搖江服歲月鎮羈孤山川殘返覆魚鱉戀深水鳥獸戀喬木如何別親愛半去文章國蟋蟀鳴戶庭蠨蛸網琴筑。

深淺驛

旅泊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響寒晨樹螢飛古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古泉驛（於陵仲子宅也）

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賴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

下江南向襄州

天明江霧歇洲浦棹歌來綠水遙迤去青山相向開城臨蜀道祀雲接楚王臺舊知巫山上遊子共徘徊。

江路憶鄰

霧斂江早明晨翻漢將沒臥聞峽猿響起視榜人發倚棹攀岸篙遡船弄波月水宿星洲渚晨光歷揮忽林澤來不窮烟波去無歇結思筌笙里搖情遊俠窟年貌不暫留歡愉及元髮雲泊戀山海禽鳥懷燕越自非行役人安知塞城闕。

廣州江中作

去國歲方晏愁心轉不堪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

江中誦經

暫相歸縣解虛心暗在道澄江明月內應是色成空。

江中遇黃領子劉隆

危石江中起孤雲嶺上還相逢皆得意何處是鄉關。

赦歸在道中作

陳焦心息盡死意不期生何幸光華旦流人歸上京懋將耦其解眼與代俱明復是三階正還逢四海平誰能定禮樂爲國著功成。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悽然留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喜渡嶺

東漢興府歷南河復禹謀鄉知猿狖地生入帝堯州雷雨蘇蟲蟄春陽放鴈鳩洄沿炎海畔登降閩山陬。

溯路分中夏川源得上流見花便獨笑看草即忘憂自始居重譯天星已再周鄉關絕歸望親戚不相求。

乘杖枯還植窮鱗涸更浮道消黃鶴去運啓白駒留江妾晨炊黍津童夜櫂舟盛明良可遇莫後洛城遊。

過漢南城歎古墳

舊國多陵墓荒涼無歲年泗湧蔽平岡泊若波濤連上世千金子潛臥九重泉松栢剪無餘碑記滅陶甎。

葬於不毛地成謂楚先賢事盡情可識使人心悵然。

至尉氏

夕次阮公墓驅歌臨爽塏高名安足賴故物今皆改吾兄昔茲邑遺愛稱良宰桑中雉未飛屋上烏猶在。

途逢舊貳吏城有同寮宰望塵遽見迎拂館來傾待慈惠留于室友于存四海始知魯衛間優劣相懸倍。

襄州景空寺題融上人蘭若

高名出漢陰禪閣跨香岑乘山既圍繞長澗復迴臨雲峯曉鬟髮風木夜虛吟碧瀑龍池滿蒼松虎徑深舊知青巖意偏入杳冥心何由侶飛錫從此脫朝簪。

四月一日過江赴荊州

春色沅湘盡三年客始回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水漲荊門出山平郢路開比肩羊叔子千載豈無才。

襄陽路逢寒食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落春暮。

巡邊在河北作二首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爲爾重氣輕生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

撫劍空餘勇彎弧遂無力老去事如何攬鞍長歎息故交索將盡後進稀相識獨憐未死心尚有塞松直。

入海二首

乘桴入南海海闊不可臨汎汎失方面混混如凝陰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沉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

潮波自徐縮安得會虛心。

海上三神山。逍遙集羨仙。靈心豈不同。變化無常全。龍伯殊人類。一釣兩鰲連。金臺此淪沒。玉眞時播遷。
閒子勞何事。江上泣經年。隰中生紅草。所美非美然。

清遠江峽山寺

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月白。石壁淡烟紅。寶塔鑒仙湧。懸龕造化功。天香涵竹氣。虛唄引松風。
登臨飛花入。廊房激水通。猿鳴知谷靜。魚戲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惟應心境同。

相州冬日早衙

城外晨鐘歇。閨中曙火殘。朝光曬庭雪。宿凍聚池寒。正色臨廳事。疑詞定簿端。除苛附圖息。伐根吏人寬。
河內功猶淺。淮陽疾未安。鏡中星鬢變。頓使世情闌。

相州花亭

人靜南亭少。風烟北院多。山花迷徑路。池水拂藤蘿。萍散魚時躍。林幽鳥乍歌。悠然白雲意。乘興抱琴過。

相州山池作

暫懷謝公詠。山水陶嘉月。及此年華衰。徒看桑花發。觀魚樂何在。聽鳥情都歇。星漢流不停。蓬萊去難越。
鄴中秋麥秀。淇上春雲沒。日見塵物空。如何靜心闕。

岳州作二首

水國生秋草。離居再及瓜。山川臨洞穴。風日望長沙。物土南州異。關河北信賒。日昏聞怪鳥。地熱見修蛇。
遠人夢歸路。瘦馬嘶去家。正有江潭月。徘徊戀九華。
夜夢鑾闕間。從容簪履列。朝遊洞庭上。遍望京華絕。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熱。重欲親欲醉。懵滿氣如噎。
器留魚鼈腥。衣點蚊蝱血。髮白思益壯。心元用彌拙。冠劍日苔蘚。琴書坐磨滅。唯有報恩字。到處長不滅。

岳州行郡竹籬

山郡不濟郭。荒居無鄙塞。愛人忠主利。善守閉爲勇。苟非小勤瘁。安得期逸遍。板築恐士陳。畚城嫌役重。
藩柵聊可固。竊意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繚遶緣隄隴。蓋似長雲亘。森如高戟聳。預絕豺狼憂。知免牛羊恐。
閭里寬矯步。樓櫓悉踏踵。始果遊處心。終日成閒拱。

荊州亭入朝

巫山雲雨峽。湘水洞庭波。九辯人猶搖。三秋鴈始過。旗裘吳地盡。碧蘆楚言多。不果朝宗願。其如江漢何。

岳州西城

水國何遼曠。風波途極天。西江三紀合。南浦二湖連。危堞臨清境。煩憂暫豁然。九圍觀掌內。萬象閱眸前。
日去長沙渚。山橫雲夢田。汀蒲綠秋色。津樹入寒煙。潛穴探靈詭。浮生揖聖仙。至今人不見。迹滅事空傳。

岳州山城

山城豐日暇。閉戶見天心。東嶠迎朝色。西樓引夕陰。書觀千載近。學靜二毛深。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

遊洞庭湖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氳。鼓權乘清渚。尋峯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鹿羣。
緣源斑篠密。冒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遊洞庭湖湘

緬邈洞庭岫。悠蒙水霧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自蟄龍。纓綬爲微纆。
席日不思往。經時始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樂陟。解纜入雲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
滴石香乳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異忘路逼。寒沙際水平。霜樹籠煙直。空宮聞莫覩。地道窮難測。
此處學金丹。何人生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職。紫氣徒想像。清源長眇默。霓裳若有來。覲我雲峯側。

和尹悉秋夜遊邁湖二首

邁湖佳可遊。既近復能幽。林裏棲精舍。山間轉去舟。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不是遠鄉客。尋奇處處留。
坐嘯人事閒。佳遊野情發。山門送落照。湖口升微月。林尋猿饮居。水戲鼉蹤穴。朔風吹飛鴈。芳草亦云歇。

遊邁湖上寺

湖上奇峯積。山中芳樹春。何知絕世境。來遇賞心人。親舊巖泉樂。幽棲鳥獸馴。靜言觀聽裏。萬法自成輪。

和尹從事悉泛洞庭

平湖一望上連天。林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光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邁湖山寺二首

空山寂寥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
片明。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楚老遊山寺。提壺觀蜜蜂。揚袂指辟支。隙駒相鬬閱。險哉遙擲兒。百金賭一擲。成敗身自受。傍人那歎惜。

岳陽早霽南樓

山水佳新霽。南樓翫初旭。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四運相終始。萬形紛代續。適臨青草湖。再變黃麞曲。
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歌聞杠渚遠。舞見長沙促。心阻意徒馳。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知當謝先欲。

別邁湖

念別邁湖去。浮舟更一臨。千峯出浪險。萬木抱煙深。南郡延恩澤。東山繼宿心。露花香欲醉。雲鳥囀餘音。
沙趣皆留賞。無奇不遍尋。莫言山水間。幽意在鳴琴。

巴邱春作

日出洞庭水。春山掛斷霞。江湄相映發。卉水共紛華。湘戍南浮闕。荊關北望賒。湖陰窺翹翹。邱勢辨巴蛇。
島戶巢爲館。漁人艇作家。自憐心問景。三歲客長沙。

岳陽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

圍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涉巴邱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愜幽睿。及此符守移。歎言臨道便。
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窗。松蘿上空偃。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洲轉。

雨山勢爭雄。峯巒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儆宴。池果接園畦。風煙邇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遍。千山紛滿目。百川奮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全企羨。

遊龍山靜勝寺

每上襄陽樓。遙望龍山樹。鬱蕪吐岡嶺。微漾在煙霧。下車歲已成。飾馬閑餘步。苦霜摧野草。愛日揚江暉。雲對石上塔。風吹松下路。禪室宴三空。人嗣同六趣。兒童共嬉戲。猿鳥相驚顧。南識桓公臺。北望先賢墓。世上人何在。時聞心不住。唯傳無盡燈。可使有情悟。

一柱觀

舊說江陵觀。初疑神化來。空山結雲閣。綺靡隨風迴。柰何任一柱。斯焉容衆材。奇功非長世。今餘草蒙茸。

登九里臺是楚樊姬墓

楚國所以霸。樊姬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諧叔敖賢。萬化茫無在。孤墳獨巋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清宮樹。芃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令名傳。自我來符守。因君樹蕭荃。詩書將變俗。絲纊忽彌年。志閑三折后。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過懷王墓

睢壓不可信。以此敗懷王。客死嶢關路。返葬岐江陽。嗥狖抱山月。飢狐獵野霜。一聞懷沙事。千載盡悲涼。

廣信宅作

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雄謗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

欽州守歲

故歲今宵盡。新年明旦來。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

岳州守歲

除夜清樽滿。寒庭爆火多。舞衣連臂拂。醉坐合笙歌。至樂都忘我。寬心自委和。今年只如此。來歲知如何。

又二首

夜風吹鼓舞。庭戶對酣歌。愁逐前年少。歡迎今歲多。桃枝堪辟惡。竹爆好驚眠。歌舞留今夕。猶言惜舊年。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遊鎮戍歌迎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盃。

元朝

元日今歲樂。不謝往年春。知向來心道。誰爲昨夜人。

耗磨日飲二首

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酢。翻是樂無爲。

上月今朝盡。流傳耗磨辰。逗潭不事事。全醉俗中人。

晦日

晦日嫌春淺。江浦看漲衣。道傍花欲合。枝上鳥猶稀。共憶浮橋晚。無人不醉歸。寄書題此日。應過洛陽飛。

相州九日城北亭子

西楚萸英飾。南陽歲馬臺。寧知沅水上。復有菊花杯。亭帳憑高出。親朋自遠來。短歌將急景。全使興情催。

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

搖落長年歎。蹉跎遠宦心。北風嘶代馬。南浦宿陽禽。佳此黃花酌。醒餘白首吟。凉雲羅楚望。濛雨蔽荊岑。登眺思清景。誰將卷濁陰。釣歌出江霧。樵唱入山林。魚以遙名探。木爲美材侵。大道由中悟。逍遙匪外尋。參佐多君子。詞華妙黃晉。留題洞庭觀。望古意何深。

九日遊茱萸山詩五首

家居洛陽下。舉目見嵩山。剩作茱萸節。情生造化間。黃花宜泛酒。青岳好登高。稽首明廷內。心爲天下勞。

菊酒携山客。萸囊繫牧童。路疑隨大隗。心似問鴻蒙。九日重陽數。三秋萬實成。時來謁軒后。能去坐蓬瀛。

晚節歡重九。高山上五千。醉中知遇聖。夢裏見尋仙。

春雨早雷

東北春風至。飄飄帶雨來。拂黃先變柳。點素早驚梅。樹舊驚雷開。煙含作賦豪。河魚未上凍。江蟄已聞雷。

美人宵夢著。金屏曙不開。無緣一啓齒。空酌萬年杯。

聞雨二首

窮冬萬化匝。永夜百憂摧。危戍臨江火。空齋入雨寒。斷猿知屢別。嘶鴈覺盧彌。心對爐灰死。顏隨庭樹殘。

循恩懷未報。傾盞鏡中看。

多雨絕塵事。寥寥入太元。城陰疎復合。簷滴斷還連。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悟將心徇物。近得返自然。

閒居草木侍。廬室鬼神憐。有時進美酒。有時泛清絃。聲真不世識。心醉豈言詮。

夜坐

懷哉四號時。未有五都價。百金誰見許。斗酒難爲貴。落花生芳春。孤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迴戶遙相謝。

岳州夜坐

炎州苦三伏。永日臥孤城。賴此閒庭夜。疎條夜月明。獨歌還太息。幽感見餘聲。江近鶴時唳。山深猿屢鳴。

息心觀有欲。樂知返無名。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

山夜聞鐘

夜臥聞夜鈴。夜靜山更聲。霜風吹寒月。窗窗虛中上。前聲既春容。後聲復晃逸。聆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

信知本際空。徒掛生滅想。

冬日見牧牛人擔荷草歸

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檢關雪。日月無私照。山川何恒別。苟齊兩地心。天問將何說

張燕公集卷五

詩

岳州觀競渡

畫作乘兔艇。懸雙競拂流。低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士尙三閭裕。江傳二女遊。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南湖渡。標爭西驛樓。並驅恒詫速。非畏日光遒。

岳州看黃葉

白首看黃葉。徂顏復幾何。空慚棠樹下。不見政成歌。

戲題草樹

忽驚石榴樹。遠出漢江來。戲問芭蕉葉。何愁心不開。欲篇拂宮柱。凄吹補庭槐。榮盛更如此。慚君獨見哀。

詠瓢

美酒酌懸瓢。眞淳好相映。蝸房卷瞻首。鶴頸抽長柄。雅色素而黃。虛心輕且勁。豈無雕刻者。貴此成天性。

詠鏡

寶鏡如明月。出自秦宮樓。隱起雙盤龍。銜珠鬣相向。常恐君不察。匣中委清輝。樹猶掩菱花。盧心藏靈狀。

餘浦生羅襪。神京染素衣。神山期登峻。照日幸增輝。夕伴龍媒合。朝遊鳳蓋歸。獨憐范領下。盛遶畫梁飛。

道家四首奉敕撰

金壇啓曙閑。眞氣肅微微。落月銜仙寶。初雞拂羽衣。香隨龍飾下。雲逐鳳簫飛。暫住蓬萊殿。千年始一歸。

窈窕流精觀。深沉紫翠庭。金盆測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查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屏。

金墉承道訣。玉籙啓元機。雲逐笙歌度。星隨宮殿飛。乘風嬉浩蕩。規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道記開中籙。眞官淡上清。焚香三島至。鍊藥九仙成。天上蓋霄下。空中妙妓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蓬瀛。

雜詩四首

抱藏心恒焦。舉施心恆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看西陵樹。歌舞爲誰嬌。

山間苦積雨。木落悲時遒。賞心凡幾人。良辰在何處。觸石滿空修。酒我終夕歡。客鳥懷主人。銜花未能去。

剖珠貴分明。琢玉思堅貞。要君意如此。終始莫相輕。

問子青蘿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辭喧。過蒙良時幸。側息吏途煩。將棲非宿好。文史乘前言。

夕臥北窗下。夢歸南山園。白雲翳幽谷。清風魄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復存。掛冠謝朝侶。星駕別君門。

默念森疑起。元通百慮清。初心滅陽翳。復見湛虛明。悟滅心非盡。求虛見後生。應將無住法。修到不成名。

翁路二首

雲埃夜滯廊。山日曉晴鮮。葉落滄江岸。鴻飛白露天。磷磷含水石。冪冪殺林烟。客心久無緒。秋風殊未然。

衡蜀時未改。別家鄉念殷。憶昨出門日。春風發鮮柔。及茲旋轅地。秋風滿路生。暮雲思魏闕。夢寐還秦京。

秦京開朱第。魏闕垂紫纓。幽獨元虛閑。不聞人馬聲。蕭業爲君重。名位爲君輕。玉琴知調苦。寶鏡照塵清。

鹿觀常琢履。鳳觀亦待迎。於君自有期。物外豈能輕。

惠文太子挽歌詞二首

碣館英靈在。瑤山美盛齊。剪珪悲舞戲。攻玉愴新恩。宮仗傳馳道。朝儀送國門。千秋殺門外。明月照西園。

梁國深文雅。淮王愛道仙。帝歡同宴日。神奪上賓年。旋旗飛行樹。帷宮裕野烟。指言君愛弟。揮淚滿山川。

韋濟公挽歌二首

五瑞分王國。雙珠映后家。文乘書上鳳。武結筒中蛇。出預榮前馬。迴驚喪後車。哀哀將錫命。泉路有光華。

國驕雙闕。驅庭儀兩鳳。鳳將星連相。位玉樹伴金鄉。歌舞候家臨。軒裘戚里光。安知杜陵下。碑版已相望。

右丞相蘇公挽歌詞二首

王宰丹青化。春卿禮樂才。繡衣傳舊職。華蓋贈新哀。路泣蘇宣送。山嘶駟馬迴。佳辰無白日。賓閣有青苔。

門歌出野田。冠帶疑窮泉。萬事皆身外。平生宵目前。西垣紫泥詩。東岳白雲篇。自惜同聲處。從今遂絕絃。

翟尚書挽詞

相宅臨坤寶。承家占海封。庭中男執雁。門外女乘龍。鳴玉遊三省。擁金侍九宣。一朝賓客散。留劍在青松。

右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公挽歌二首

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三省逼，漁獵五車通。玉殿孤新勝，珠英落舊叢。徒懸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歎息書林友，才華天下選。並賦三陽宮，集詩集賢殿。具物衣如在，咄嗟長不見。既哀薤露詞，豈忘平生眷。

崔司業挽歌二首

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資。風流滿天下，人物擅京師。疾起揚雄賦，魂遊謝客詩。從今好文主，遺恨不同時。

象設存華館，威儀下墓田。風池傷舊草，麟史泣遺編。帷蓋墟煙沒，干旌隱日懸。古來埋玉樹，流恨滿山川。

李工部挽歌三首

錦帳爲郎日，金門待詔時。楊宮先上賦，柏殿幾聯詩。嘶悲琴歌斷，凄涼簫挽悲。那堪滄陵岸，迴首望京師。

宅兆西陵上，平生雅志從。城臨丹闕近，山望白雲重。會葬知元伯，沿碑識蔡邕。無由接神理，揮涕望青松。

常時好賓客，永日對絃歌。是夕歸泉下，傷心無奈何。蓬庭人已散，祭處鳥來過。碑石生苔蘚，榮名豈復多。

贈工部尚書馮公挽詩三首

忠鯁難爲事，平生盡長途。如絃心自直，秀木勢恆孤。詔葬南陵道，神遊北斗樞。貴門傳萬石，餘慶在雙珠。

爵位題龍旗，威儀出鳳城。路榜人泣送，門外馬嘶迎。萬事非吾有，千悲是世情。昔焉稱夏日，今也謚多卿。

宵然長夜臺，舉世可哀哉。泉戶一朝閉，松風四面來。石碑填駁蘚，珠服聚塵埃。遙望遼東鶴，千年往復回。

徐高御挽歌

蒲密藩千戟，鳴琴始一追。公卿傳世範，仁義續壺基。不待南遊祿，何先北帝期。玉棺從此閉，金鼎代相欺。

節義太子楊妃挽歌二首

西華三公族，東閣五可才。玉環初受慶，金玦反逢災。桂殿花空落，桐園月自開。朝雲將暮雨，長繞望思臺。

昔日三朝路，遙遙四望車。繡腰長命綺，鬟髻連支花。今春戾園樹，索然無歲華。共傷千載後，唯號一王家。

河上公

竹篠旅塵去，精魂知何明。形氣不復生，弟子空傷情。濟北神如在，淮南藥未成。共期終莫遂，寥落兩無名。

傷妓人蕭氏四首

蕭氏嬌德性，多爲窈窕名。人隨秋月落，聲入擣衣聲。

粉黛粘鞭鏡，金花謁翠條。夜臺無歲伴，魂影向誰嬌。

鶯亭紅粉閣，宿處白雲關。春日雙飛去，秋風獨不還。

舞席沾殘粉，歌梁委餘塵。獨傷蘭裏月，不見帳中人。

鄴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睚眦相馳逐。晉攜壯士威鼎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洹河曲。城郭爲墟人改代，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塚多貴臣，蛾眉曝蘖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五君詠五首 并序

遺志、美類、剛毅、感義、哀事、顏氏之心也。擬焉。

魏齊公元忠

齊公生人表，遇天開鶴唳。清論早擯摩，元心晚超詣。入相廊廟靜，出軍沙漠霽。見深呂蘇憂，畢後陳平計。

甘心除君惡，足以報先帝。

薛許公瓌

許公信國禎，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世程。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朱戶傳新戟，青松拱舊塋。

凄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

李趙公嶠

李公實神敏，才華乃天授。睦親何用心，處貴不忘舊。故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我誠將宥。

南浦去莫歸，嗟嗟蔓孫秀。

郭代公元振

代公舉鵬翼，懸飛磨海寰。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興喪一言決，安危萬心住。大勳皆王府，率命淪江路。

勢傾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趙耿公彥昭

耿公山岳靈，才傑心亦妙。鷙鳥峻標立，哀玉扣清調。協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遙臺雲，風吹落江徼。

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

離會曲

何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汎汎中行舟。可憐河樹葉萎蕤，關關河鳥聲相思。街鼓喧喧日云夕，去棹歸軒兩相迫。何人送客故人情，故人今夜何處客。

安樂郡主花燭行

青宮朱邸翊皇圖，玉葉瓊蕤發紫微。姬姜本來舅甥國，卜筮俱道鳳凰飛。星昴殷冬獻吉日，天桃穠李遙相正。鑾車鳳傳王子來，龍樓月殿天孫出。平臺火樹連上陽，紫炬紅輪十二行。丹鉛飛蹤駐桑篠，炎炎煙燭電旺明。光綠蹟紅鬱紛如霧，節鼓清笳前啓路。城隅靡靡稱東還，橋上轔轔轉南渡。五方觀者聚中京，四合鹿烟滋洛城。商女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鑾纓。百壺酒千斤肉，大道連延障錦軸。先祝聖人壽萬年，復禱宜家承百祿。珊瑚刻盤青玉罇，因之假道入梁園。梁園山竹凝雲漢，仰望高樓在天半。翠幕蘭堂蘇合薰，珠簾玳戶水波文。別起芙蓉緘成帳，金縷鴛鴦兩相向。蹠茵飾地承珊瑚，花燭分階移錦帳。織女西乘隱燭臺，雙童連縷合歡盃。蒲萄綺庭嬪從列，義義紅粉扇中開。黃金兩印雙花綬，富貴婚姻古無有。請歌棠棣美王姬，流化邦人正夫婦。

時樂鳥篇 并序

伏見天恩，以雖異鸚鵡，及熊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名，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丹首紅腿，朱冠綠翼，雲領文背，樣以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敍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稟鳳凰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樣翅好毛衣，清冷語聲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嚶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恆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玩謔良無已，察圖果見祥經裏。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篇來示人。一見嚶嚶報恩鳥，多慙碌碌具官臣。

開元樂章十九首奉勑撰

迎神永和之樂三章

蒲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名備，蹀奠陰。
律迭氣，音入元。依玉几，御鸞筵。聆愉息，優周旋。九韶遍，百福傳。
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貫九瀛。神休妥，帝孝成。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清廟虛，致誠勤，薦在祝思基。玉節肆夏，金鏞五鋪。編繩雲步，壓穩天容。

登歌酌瓚肅和之樂一章

天子孝享，七歌滿將。躬祼鬱鬯，乃燕膏鑊。臭以達陰，聲以求陽。率時蒸嘗，永代不忘。

迎俎雍和之樂二章

在滌慕蒙，麗碑敬牲。角握之牲，色純之騂。火傳陽燒，水漑陰精。太公杵俎，傅說和羹。
齊戒豐潔，俎豆有馨。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鐘管磬，肅唱和鳴。皇皇后祖，來我思成。

皇帝酌醴齊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眞言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仗鉞，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
圖書寶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念功傳。黃龍蜿蜒，綵雲蹁躚。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廟祖，滔滔源源。有雄玉劍，作鎮金門。元王餘緒，后稷謀孫。雖禮九廟，四海來尊。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備樂承風。魏推輔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無成有終。神與王業，天歸帝功。

昊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笙鏞樂勳。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舜季歷，誕聖生昌。后歌有鳩，胎炎孕皇。天地合德，日月齊光。盛雍孝享，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星臨春雨，雲披大風。滌天來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廟宗百神。削平天地，大拯生民。上帝配食，單于入臣。戎歌陣舞，赫赫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遁道，端拱無爲。化懷獯鬻，兵戢句驪。禮尊封禪，樂盛來儀。合位媧后，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太和之舞一章

遷居江水，鑾起丹陵。禮物還舊，朝章中興。龍圖爰及，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眞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靄爛，告我帝符。噫帝神德，與天爲徒。笙鏞遙遠，俎豆虛無。春秋孝獻，回復此都。

皇帝飲福受胙和之舞一章

備禮周樂，崇親致尊。滅通慈降，敬徹愛存。獻懷稱等，啐感承恩。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大包天域，長互不極。

送文舞迎武舞舒和之樂一章

六佾資協，六變成。八佾徜徉，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獻終獻武舞凱安之樂三章

慈彼瑤爵，亞維上公。室如屏氣，門不容躬。禮殷其本，樂執其中。聖皇永慕，天地幽通。
禮匪三獻，樂變九成。降循軒陛，仰歡皇情。福與神合，德因孝明。百年神長，四海風行。
總總干戚，填填鼓鐘。揚揚增氣，坐作爲容。雝雝若驚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雍雍。

撤豆登歌之樂一章

止笙磬，撤豆籩。廓無聲，竹又元。主在室，神在天。情餘慕，禮罔愆。嘉黍稷，屢豐年。

送神永和之樂一章

涉嘉樂，授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散，迴風上。返寂寞，還惚恍。懷靈駕，結空想。

贈徹二安平公樂世詞一首

十五紅粧侍綺樓，朝承握槊夜藏鉤。君臣一意金門寵，兄弟雙飛玉殿遊。寧知宿昔恩華樂，變作瀟湘離別愁。地濕莓苔生舞袖，江聲戀歎人簦篌。自憐京兆雙眉嫵，會待南來五馬留。

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詞二首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重豔，雞踏蓮花萬歲春。
帝宮三五歲春臺，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蘇摩遮五首 爲張家作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鬚。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帕額寶花冠。東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虛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鼓送寒來。油盤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日新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

破陣樂詞二首

漢兵出頓金微。照日明光鐵衣。百里火燔。焰焰千行雲騎騑騑。懸蹄遼河自竭。鼓噪燕山可飛。正屬四方朝賀。孰知萬舞皇威。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羣。走馬城南挑戰。單刀薊北從軍。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于解紛。將欲成名報國。豈將開國論勳。

舞馬詞六首

萬玉朝宗鳳扆。千金率舞龍媒。鈞鼓凝騎踧踖。聽歌弄影徘徊。（雅樂平代舞）
天鹿蓋微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八駿齊歌。（雅樂平代舞）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四海平樂和）
帝皂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騎驤洋應節。繁驥接踵不移。（四海平樂和）
二聖先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鑿石驂騮紫電。撥金願步蒼龍。（四海平樂和）
聖君出鎮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躕。（四海平樂和）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禮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騄驥舞華岡。
蹀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脆足徐行拜兩膝。繁驥不進踏千蹄。
上蹻。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勒引龍媒。不應莊白人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
徘徊。若言關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影弄月華相照耀。噴含雲色自

張燕公集卷六

頌

聖德頌

太古厥初。遺文闕矣。書禮二典。聿陳五教。唐虞之訓。歷代宗焉。孰同理而不休。奚同亂而克戡。皇唐之興也。道積四聖。時將百年。澤沒生人。自根流葉。孝和妥靈。嗣子幼冲。凶臣嬖女。蹙弱王室。人甚崩角之危。朝深綴旒之歎。賴天奬忠勇。大戮鯨鯢。尊文廟而安神。清帝宮而待聖。少主奉天命以至禪。皇上拒天命以固辭。羣公卿士。皆進曰。陛下孝弟之至。厥德在躬。處儲闈有讓元子之德。居潛邸有辭太弟之高。六合欣戴。三靈允協。爲天下君。其誰與讓。皇帝義不得已。曰吁。所憂之長也。乃被帝服。陟元后。延羣臣。見兆人。是曰也。旋雲至。蓋歲也。戎狄來。其尤祥。極瑞。雜沓異類。蓋翫狎而不記矣。上方謹庶務。覽衆則。履乾乾。懷翼翼。遊道德之靈囿。從寶貴之珍萃。視天下之所不見。聽天下之所不聞。帝典皇綱。於斯備矣。宜定效報之禮。革封禪之則。答神貺。揚元德。不然者。則二宗無類。帝之壇。五岳無省方之官矣。若夫湯頌傳於考父。大什著於周公。臣下之志。不可闕也。敢作頌曰。

天祚聖唐。啓我明主。大哉皇帝。與天同矩。天乎蓋之。地乎載之。陽和化育。懷生類之。孝乎惟孝。告成於天。
靈壇神岳。思皇鍛焉。皇哉皇哉。胡可捨旃。大君受命。款雲來翔。流天汎日。爛漫成章。稽諸瑞典。昔薛軒皇。

而今表聖，土德以昌，西戎遠國，長君之靈，古稱即序，今乃來庭，帝女是降，其從如星，天人偃革，以迄太寧，邊兵徂獮，狄於征伐，帝初歷試，讓彼窮髮，懷哉好音，稽頌天閼，遐哉大同，天子之功。

上黨舊宮遇聖頌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儀於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盤兵耀武，入於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輦汾雎，新穀后土，天清日潤，神歆如荅，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遍觀法象，遐昧德澤，大炎慈之典，旌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懷，尚書臣晓，臣象先，臣頤，御史大夫臣灌，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天厤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播陰沴而視日，開闢之功也，煒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新邇舉，旋，三代之風，頌雅成作，今路人懷代邸，詠淵孝，探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所戴，必憑睿聖元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元者應速，或階晦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授，黃龍上昇，隱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韶，謠言合讖，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神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頌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教，陶無窟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仁不知力，昔羅負圖，面大舜登，猥衛夠而后殷昌，元圭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猶言先運吐符，帝代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假儲祺異，如今之至者矣，若元貺集而不彰，則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顧聽潞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逆代，國步維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真皇帝，朕是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遼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游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績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表見，參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於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寢於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跡星諮，木連蓍立，總神異兮，靈鍾化穴，隱鳳赤魚，可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嗟嗟潞老，樂我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懷無窮兮，

在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奉勅撰

日抱戟

皇帝初臨潞州，景龍元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其日日抱戟，頌曰，日告帝符，王起乘土，重光五色，四方之主，或抱戟，氣華暉，大明經天，豈忘忠輔，

月重輪

皇帝臨潞州，景龍元年七月十有四日夜，月重輪，頌曰，維帝將德，受天符命，月之重輪，示我令鏡，變彩內徹，瑱規外映，君心用明，神道協仁，

赤龍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聽事據案假寐，百姓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餘人同見赤龍在案，頌曰，

聖寐無體，神睡氣渙，旣然赤龍，垂首據案，昔有王媯，潛視奧漢，今此潞人，亦光靈觀，

逐鹿

皇帝景龍二年二月二十有八日，巡屬縣，至潞河，有鹿奔走渡河，水深三丈，帝馳騁逐鹿，水不及馬腹，時獲鹿，司戶參軍崔弼，隨帝而涉，纔入數步，馬溺焉，頌曰，

王者之畋，必有天佐，逐鹿深水，乘羅而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後騎沒溺，乃驗靈跡，

嘉禾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八月二十有五日，長子縣界內，有嘉禾合穗，頌曰，

靈氣淫液，嘉禾族生，或分九穗，有合雙莖，昔効唐叔，歸功太平，今於厥試，抽此德萌，

黃龍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五日，黃龍見於州城東五里伏牛山南崗，遲留久之，觀者如堵，頌曰，

黃龍士精，五方之長，在田而見，文明厥象，軒圖瑞來，夏匱妖往，惟德可應，恃神難罰，

羊頭山北童謠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已後，嘗有童謠云，羊頭山北作朝堂，其州南六十里，有羊頭山，頌曰，

奚感降精，是爲天使，會合齡齯，謳謠街市，通賢妙識，探斷來事，山北朝堂，此名天位，

仙洞

皇帝臨潞州，襄垣縣北，有仙洞，忽然自開十數里，仙乳靈液，疑膏注玉，頌曰，

遐乘山穴，鹿呉建號，襄垣洞開，神亦我報，玉膏滴瀝，石巷幽奧，天將祐之，陰靈啓道，

大王山壘

上黨記，禹治水而登此山，因名焉，魏書云，望氣者言，其山有天子氣，故太武壘石爲三封，欲以厭之，頌曰，

昔望茲山，當出天子，太武心忌，壓以軍壘，地氣雖磨，河濟有俟，三百餘年，聖人方起，

疑山鑿斷

上黨記，後魏太和末，孝文帝自代幸洛，見此山有伏龍，疑而不進，遂斷山東麓以厭之，其斷處猶存，因名疑山，頌曰，

王命必有，厭勝多無，不徵緣銷，蔑役丹徒，舊山伏氣，今聖鑿符，魏雖穿鑿，能逆天乎，

赤鯉

皇帝景龍三年三月，巡屬縣，至襄垣南漳水上，有赤鯉魚騰躍，頌曰，

雖成魚服，經同國姓，躍泉將來，告我天命，鱗昭武德，翼贊興慶，昔去陳倒，今來迓聖，

黃龍再見

皇帝臨灞州，放龍三年六月十五日，黃龍再見於伏牛山，頌曰：

蜿蜒黃龍，既見將蹤，氣動雲繞，精流電爍，文明剛健，嫵媚纖弱，萬物觀焉，聖人其作。

紫雲

皇帝臨灞州，放龍三年九月九日，與羣臣壺口山界坐，其時東北有紫雲翩翩而來，光彩照日，明日上蘇縣丞王敬賓等，白刺史劉懷一，并啓皇帝，請上狀，率教不許，頌曰：

天臨壺口，蘇廉山眉，紫雲來覆，如蓋如帷，舉款不滅，含風自持，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李樹

皇帝臨灞州，延唐寺有李樹連理，皇帝親自驗見之，御書額焉，頌曰：

李與帝族，寺榜延唐，異枝同幹，變名合祥，花輝瑤萼，子綴珠光，本支百代，永永蕃昌。

神蓍

皇帝臨灞州，放龍三年九月十有五日，召百姓韓擬禮蓍筮，卦未成而一蓍躍立，擬禮曰：此天人之瑞，洎帝踐阼，授擬禮遊擊將軍，長上折衝，頌曰：

纖纖靈蓍，下有伏龜，天生神物，以決狐疑，一蓍特起，自天立之，無卦之卦，告帝之期。

金橋

金橋在灞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節度金橋，皇帝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由此橋朝京師，頌曰：

出都二里，橫路金橋，聖人南度，駟馬西朝，運及誅呂，時當換堯，却尋後事，一合童謠。

紫氣

皇帝臨灞州，放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還京，後州內所居廳堂，有紫氣七日不散，頌曰：

王往京國，傾城變恠，紫氣浮宮，七日不散，斐然憑戶，輪囷臺觀，都人係心，瞻仰雲漢。

大人跡

皇帝從臨灞州還京後，其宅內及州街，並有大人跡，長二尺五寸，自東而西，布武相繼，頌曰：

百神從王，一舉西適，衆觀空廡，連步雲迹，蹠似郊媒，痕同雷澤，曠古奇事，存乎帝籍。

神人傳慶

皇帝唐龍元年六月二十日夜除妖孽後，其明日，州佐吏索崇嗣於州南門外，聞空中有人云：臨淄王誅韋氏，相王得天下，索崇嗣告長史姜恩，姜恩以妖惑罪之，禁錮累日，逢其月二十一日赦到，獲免，案牘猶存，頌曰：

天帝下席，承拿於命，王赫斯興，撥亂反正，擊囚尊主，一麾大定，神人相歡，胙變傳慶。

開元正厤握乾符頌

客有嘲臣曰：聖主正朔厤握乾符，百寮賡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奚其

爲僥倖也，臣應之曰：斗水不能評巨鼇之量，螢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揭而守隘也，握乾符者，不謂執天命與，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厤，交相表裏，況命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總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聲也，是以洞思乾盧，久難其遙，客無異焉，客曰：請終餘論，粤若我大唐，肇始白雲，道昇紫氣，關漢東失馭，淮南不還，高祖舉晉陽之甲，殺定關西，太宗因僕后之師，削平天下，高宗收圖海外，檢玉封中，九域黎人，重代飲澤，雖鳴鸞改號，神龍中興，周鼎歸唐，元圭紀夏，中宗遠代，雙鼇窺圖，於是乎聖上起蓬邸，入鈞陳，一應水心，羣凶泥首，崇復大聖，超踐少陽，受禪當宁，而光大前猷，垂統拜璧，而懷寧後嗣，四海有覆盂之安，百代無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倚禮樂爲圖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振，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積嶂西南，瀚海東北，纖皮火蠹，喝炎山沸，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駿駿，浮天溟，絕冰漠，連歲獻款，爲獻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於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政也，屢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瘞汾脽，寶鼎見，柴岱宗，靈雲蔚，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狎而不紀矣，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殷時，以閏成歲，考星圖而革疏度，置歲差而辨謬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漳之晷，合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厤也，若夫仁聖根於內，菁華發於外，祥兆彰於前，謠讖灼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閎者，漢太初時一巧厤耳，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將謀才揚術，預覩來聖，有耆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厤三家創法，

一引爲徵，約之年代則鄰近，稽之圖籙則曖昧，未有如新厤之昭昭者矣，在昔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人，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成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迹，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昔蚩尤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厤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漢以人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迺顓頊之厤，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厤序，堯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厤興，是時也，上德人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溢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總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顗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晉度曲，六樂之宗也，神于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厤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榮章如彼，所謂廣德休厤，交相表裏之效也，善厤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興王者，不俟往言以表聖，設微夫洛下閎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且如恃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禍也，稍卜年衰其德，豈謂周公之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擁北辰，

告於神明。捨此道也。胡可語正天扉握乾符哉。臣惜學。謝生元造。樂成典之歌舞。羨周詩之美文。敢不敎信辭。萬清樂。厥上客之謂。託衆篇之後云爾。

維皇六衆。於赫啓聖。步玉斗。握金鏡。地維紹。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令。清廟九祠。堯門百慶。郊稷尊祖。擇吉定命。德自我流。藝從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金鈎。鳴絲鶴舞。調管猿愁。集賢殿。花萬名樓。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千心暗驗。卿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曾登太山。天下小。衆祥定瑞。均盤踏類。鞭譯窮天。探維盡地。爍此金載。鑄爲農器。陛直也然。探元索極。軸止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凝。吹萬情辨。發斂溟合。晦明幽闡。階冀朝開。宮槐夜卷。正我長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遠頌聲焉。

起義堂頌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揔萬國。一讓於稷卨。再讓於皐陶。稷卨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盛。皐陶後天。我國家于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時咨。審靈命之陰隲。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曆數之有歸。及乎元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濟虛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皆忌。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沉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敬。黎人成戚。六車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鷹鸇爭人。黔首蹙然。方然無斬。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圖禮方之禮。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懷狄。金石一變。日月重輝。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獨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率命以造邦。原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太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皋陶。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適德。垂裕後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福。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弼稼之績。元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事大朝。蓋其敬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雁。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鬯。頌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非德之所及。方將運心于元妙之境。廣志於造化之墟。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驂。使能爲四時。俾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穰。嘉穀新雟。爲僕。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步華胥而同俗。非曰能樹。頌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惟本邦。城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變。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昏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發基發迹。實在于茲。仙鄉無所。或顧恢於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於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殊其德。如振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田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植皐陶。明刑弼教。道遵老氏。同元體妙。仁表四乳。明燭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見夢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飛騰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威惟運籌。老生摧鋒。山祇引軍。河流渡帝。汾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蘇。遠方戒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渾寶鼎。唐在璿璣。伏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戚。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海蕩鯨掃。鑿馳電煤。劍不擺鋒。弩無再彈。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某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逢蠻荊。遼碣作乂。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皆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實衆實始。天命所起。予嘗頌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張燕公集卷七

頌

大唐祀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嵩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僉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教起。興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尊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焉。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謂也。閎輔聖之奧訓。致列辟之通術。時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偁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闡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皐陶稷卨。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敍帝王之書。繫魯秦之習。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聖孔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衛矣。其與之也。元靈啓迪。黃祇扇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湯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西宗。重光有德。格天淵泉。蓋雲滂霧。菌蓋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希欲。嘗無

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纂鴻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時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制禮。非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容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龍勇御貫經門。翼乎鵷鷺之列在庭。穀乎龍驥之師居鄙。人和傍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越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爲心。初不以物瑞爲異。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閏歲祀圜丘。日不奄新。祥感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捕路。翠華之來。上帝儲思。候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再讓。而廢舊勳。羣臣同言。勸帝知郭。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揖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稱。敢憚於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諫而轄。天姥秣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而出。千旗雲引。萬轂林行。羅護擁爛。飛旐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輿陛輿。背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邱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望雲往舜日還。神華鬱燦。幾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於岱宗。祇被齋宮。滌濯靜室。凝神元覽。將款太一。議夫太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聽神靈之府。自昔立國。冀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聲位盛時。明德曠代。邈斷難併之甚哉。先時將蹤。夫大封也。纍封禪于高閭。禁泰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衆靈。列座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于重壝之內。干戚綴兆。鉤戟戣戣。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瑞瑞。旅之於中庭。玉敦金彀。翠旃黃屋。夾之於墻路。庶官百僚。羌夷蠻貊。夜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矢。鐵馬金鞅。介冑如雲。旗幟如火。遮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交流澈。宿巖岩。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擒黃鐘。歌大呂。開闔闔與天語。請將信公率斗布度。燔建皇極。勸愉蒼生。招報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揭柴燎于高天。庶志誠之上達。若殷焰而賀烟。日升方旋。神心降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登穹宗。備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親東后。國風惟務。無瓊幽側。爵之誅之。王澤惟新。有眚災大眚之赦。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發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禋室。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眞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衆百萬之師。克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谷鬱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雙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

王之法也。故今千載缺。末光昭絕。遐閟甘潸。漱芳潤。爍元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安能名。徒採彼與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祉。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奉勅撰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廄。馬二百一十六匹。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凡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幷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備矣。漢孝武窮文景儉約之積。雄衞霍張皇之勢。勸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述。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嶽將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鸞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狹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旅內寇。乘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腑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廄。使騎郎開府霍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輔漢。在經星之列。淸明虛受。深含冰鑑。謀先覺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奮。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鱗躍鳳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賁棠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姿如王。則降棃彤管。衆子垂髫。則抱拜朱芾。聖人之見也。必猶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愉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親也。國有變。未嘗不成。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惡。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悟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藏原使牧。除廄蠲廄。時其事也。潔泉美芻。厚涼棲濕。翔是而陸。交頸相靡。宜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滅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闊拖鷩鷩。稱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鷩鸞驪驃褭。乘黃茲白。來儀外廄。呈伎內堘。翊翩鶻風。夕洗天泉。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妍蹄繁鬣。小頷遠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騠。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騮皐。騅騢驒駱。騵驔騧驈。騶騊驊騮。騏驎騤騝。豪骭鼻足。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圖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羣輅既陳。羽衞咸備。大閱百里。烱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皆必殊貌。毛不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振聳。四方

抃懼威懷紛紜壯觀揮霍翹衡歛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說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廐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德色朝髦庠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右羽林中郎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敬遜隴州別駕修武縣男東宮監牧韋衛都使判官果毅齊璨總監韋績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嗇有饒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非嘉績且如亭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蕉穀計八十萬工圉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繼田稅三萬五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餧九千三百貫以室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四也蒔茼蒿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菱蓄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裘置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書貯絹八萬四往嚴道市熒僑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登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勸農却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加于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蒐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勳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奮史奮功吟咏瑰奇篆刻金石秦汧澎澎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堯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驥汧渭兮垣曜坂飛黃卓犖昆蹄苑山嶧嶢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雲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總戎馬兮威萬國彩鬣翻兮金介胄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屋太僕驂兮展輅儀舞月驪兮躍蜚螭神倜儻兮態權奇騏驥盜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澤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賚乎海隅元澤洋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廉不若乃命奮相廣平公宋璟鎮蒞奮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擢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塞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鋒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雷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岳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廉務簡正色而羣下一惡兮剿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偏耳衣卉翳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譯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板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壓登游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則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圖國之舶海探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齊齊曷其遐遠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垣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表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夏濮之雄璽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儻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者舊去思之勤越裳髮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中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圖蠻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蠱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雕墻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戀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兩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烏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闌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龍門西龕蘇合宮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

我聞上古有聖人心入羣有身包大空書觀察一切音聲其名曰觀音菩薩日月有靈光明無際天地有終神通不滅禮其形像隨願而成功稱其名號應時而獲果龍門西龕等身像者此都人士思賢令蘇君之所造也天下之大都有五而河洛總其中皇居之赤縣有二而合宮是其一四隩輻湊萬商崛謬政頗財黠刑放龍祐所由然舊矣放強毅臨之則擾斂姦擾虐不辜以扶撲雕瘠是稱辨吏寬厚處之則乾沒淫詭相詐莫禦以息偃簡息謂之風流其傷弊一也武功蘇君名逈字廷碩隋右僕射邳國公之元孫今吏部尚書懷遠公之元子相門華列儒庭善訓雍容文雅當代知名通才博藝於何不可御史天憲也抗執簡之雄郎官星象也高握蘭之選帝車西幸皇舂東遙四方之極一臺歸妙蘇君於是乎始爲政於京邑籍田戶以衍賦徹考賞畜以程方任董通逃以業浮慶詰姦慝以豫莠制事典以示好惡敦術學以興禮義省法罪獄吏無作威煦鄰翻園人不收產加以躬親足以勵勸謀始是以作則端莊足以易暴清儉足以息貪夫如是簡往而事行正身而人慕輕薄束修而歸厚流亡襁負而來復曾未朞月邊給事中既而人吏父老聚而謀曰吝休哉明府之惠人也春風嘘之時雨霖之心乎愛矣何以祝之朝廷豈不念下民之憔悴乎奚其爲奪我君而不省留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愛矣庶幾乎三珍依濕百祥臻降云乃購奇匠飾靈峰追琢鏡光鑱鑿嵬嶤倚高壁臨懸嶝蹈石蹊藏珠翠標繡雲發輝娟玉立摸宰官之形儀現輪王之相好諦視瞻仰將莞爾而微笑攝心傾聽疑恍然而有聲其左右則禍地園林香城基址前佛後佛大身小身亘岑嶺而相望遍虛空而無數此身不動觀大地之衆生彼佛無來見河沙之世界爾其北對宮觀南馳刹越闕路豁開而中斷伊水遶迴而長注修途交會車馬川流帝城風俗是焉游覽如鎮南之峴山似闕西之潘岸暮春桃李上巳清明汎法池之淥波憑靜域之丹檻揚袂陰景躍步震山花散四天香開八國以不居之歲月閱無窮之人代知妙容之常在觀永劫之因緣盛德相傳與此山而終始不其偉歟昔孔子化中都以攝魯相卓茂理于密以致漢治夫樹善有基建功無小蘇君春秋鼎盛德業日新方欲驟首天池整翮雲漢致大君於堯舜紹層構於韋平是宰也故以五輅之推輪九域之覆貢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大哉元聖。心如明鏡。深入禪定。龍飛清淨。觀我佛性。璧相珍飾。精窮妙極。千嵩之側。因空見色。登我願力。不競不隸。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佑我蘇侯。

張燕公集卷八

贊

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是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編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橋絙百丈。連艦十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寒川而下。如礴如白。如堆如皐。或擬或掘。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涓而之竹。作隱坻之松。敗輙更之。靡不供費。津吏咸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蠹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受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咸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于兩岸。襟束於中津。鐵以持航。牛以鎮纜。亦將脈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擅其鍋首。必使奔湍不突。檣凌不隆。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言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諸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祐。地將阜其用。人將益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覩勳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皇帝馬上射贊

第一

甘泉頓。射飛野鷄一隻。走狐二。走兎十四。不隔箭連中五隻。一面昭仁三驅示武。走則發射。伏則不取。

第二

中鷹前兎。

塞兎滅沒。疾鷹還巧。鳴鏑洞飛。失雋亡狡。

第三

禮陽頓。同日中狗前兎。

狡兎焉犬。力奔勢迫。持閒騕褭。捨拔先獲。

鑿賢頓。停日射高飛鴈一隻。走麞二。走兎三十六。不隔箭連中五隻。

陟嶺山豪。鳥落雲雋。貫三麞兩。血不濺刀。

鑿賢頓。中獨狐。

夜鳴之烏。是謂獵狐。除人之惡。應箭而鋪。

留賢頓。隔馬射中麞。

趨趨牙麞。塞草全色。隔馬百步。一縱而倒。

第四

仙游頓。中麞一。走狐三。走兎十八。不隔箭連中八隻。

天子省斂。薄狩岐陽。躬射五十。以奉蒸嘗。

第五

文山頓。射麞。不隔箭連中二。走狐一。走兎二十一隻。

我將獻鮮。從禽於野。一日百中。以威天下。

第六

武停頓。向後射走兎。其中射兎十九隻。不隔箭連中十一隻。走狐三。走麞二。

霜兎斗迴。雲龍矯過。天旋月滿。捨矢如破。

第七

仙林頓。分騶射野狐中。

有凡者狐。起帝之右。分騶遠發。應踏于手。

第八

鷄子關鳴不着。飛過。在後箭射。應弦而落。

鏑虡上飛。鶩集橫搏。矯箭爭中。紛然旋落。

第九

一箭中兩鹿。橫貫。走五十餘步方倒。

雙鹿並出。一箭橫貫。主思陵寢。以獻時鮮。

第十

是日還宮苑內。用大箭射走鹿四十口。分賜諸王郡王。及從人等。

帝入鹿圈。數百麀鹿。射其四十。頒諸蕃牧。

孔子堂杜預贊

猶歟杜侯。蠢揮孔聖。春秋既立。王道以正。列國行事。君子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推凡見例。定罪原詞。開我後學。從祀先師。

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上柱國中山郡公崔日知寫真圖贊

鄒哉中山。鍾宇廟徹。逸韻豪爽。達音妙絕。孝盡思成。忠全見節。優游宮侶。嘉條蘭悅。白髮傳祝。青松挺雪。要之歲寒。是盟邦傑。

盧舍那像贊 并序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傷不可止也。戀而懷無所及之感。其有修聖以資親。睿法以展慈。豈非孝子持明之心哉。武擔山靜亂寺。盧舍那丈六鐵像者。沙門履徹。爲先妣用無價黃金之裝也。徹師俗姓劉氏。青城眞人知古之弟。道門稱種。守律護戒。了如來廣大之心。達如來加持之力。見盧空界。割綫茶壇。知定慧手。結金剛印。過去不悟。因後行而追顯。當來未開。借前緣而證道。覩佛相者。成一切智。承佛光者。壞無始業。張說聞其事而懌之。乃合掌西南遙禮。偈曰。

大雄盧舍那。妙法甚深秘。神變加持力。普昇不動位。孝哉彼沙門。愛母而錫類。法財裝妙色。空色不相異。慧日破金山。慈光觸寶地。善來金剛手。一一見佛事。

般若心經贊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頓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八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舍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立。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密少室。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辯。書成草聖。迺揮酒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葉。佛以無依相而設。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濟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謂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蓋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本姓彭。名至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

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冒。善正智。與鍾王同格。其精至點畫宛秀。毫髮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瀏亮。固非人力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誦。平生藝業。脫若遺塵矣。常嘆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猶一揆。彼如來教。創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成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蓋有力焉。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眞正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寶空。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繪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色。是名眞寂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登州太清觀精思院天尊贊 并序

獨山劉尊師。上清品人也。兄學儒。弟奉佛。迺蓋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張說聞其風而樂之。作天尊贊。

正氣生神。結氣爲實。上清尊帝。中黃首出。華彩衣裳。盧無宮室。紫氣乘斗。赤遊鍛日。十天從化。萬靈受律。逢花釋門。鱗角儒術。法其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

銘

并州勅造座石銘

安萬國。禮百神。放鄭聲。遠佞人。

進筆硯架銘

筆硯之間。聖心必察。青蠅導赦。震言漏洩。

爐硯銘

筆鋒曉凍。墨池夜結。香炭潛然。推寒致熱。

素盤盂銘 并序

國子祭酒韋公。好遊山水。器珍雅素。因適湯泉。見楩梓枌榆。良材滿谷。乃命山工。作爲盤盂。甚甚甚。其文理素而不飾。還都分遺。好事者。說受賴盤盂三事。以銘之云爾。

幽山之木。無心世路。器爲盤盂。制以法度。匪丹匪漆。惟眞惟素。理眞防毀。節金思固。多用必傷。處盈招累。嗟嗟有子。密微在悟。寔是天然。貽我朋故。

石橋銘

玉梁架迴。碧沼涵空。石鞭海上。鎖鑁河中。橫漢飛鵲。規天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

箴

溫泉箴

東山少逖曰玄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芋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敕萬靈盥潛結腑臟逢崗膝澮下人多賴之上帝是崇杆飛廉氏之佚女婦之常欲大應其功故入溫泉必齋肅洗心戒以防患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妖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連漏累滔泊揚華此其効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惡言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之不匡人命飛廉佚女以據襲人是生珪芒風寫眩瞤之病夫有意之醫照合神理無恒之醫身爲慾使莫之登傷之者至矣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贈別楊登川烟箴

杳杳深谷森森喬木天與之才成鮮其祿君服六藝道德爲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怪政勿煩苛明神是福而小人無寃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蒸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韶夏勿樂饗饗豈無車馬敢贈一言

獄箴

宜有決實掌茲法獄匪惟譏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寄束庶苟吹毛人安措是古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蒸蒸羣生實恐中雜眞僞相傾若魚之驚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執曰非重國之政令執曰非輕人之性命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書立名此爲非所過隆狹室欲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隨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闕章

記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萃公膳舍其靜思協幽嘶雖翊亮廊廟而猶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谷石源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盧岭惚恍疑夢閒關忘術茲所謂丘壑變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開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太常抱樂停輿盤於清蕩停輦輪於紫雲百神朝乎谷口千官欽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窄巷途歌傳經是日卽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巖幽榛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敎序諸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寔其陰笠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東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抃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道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索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雖乎此遇故雨曜合舍乘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菊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貽代厥後

張燕公集卷九

表

請許王公百官封太山表

臣說等言臣聞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協幽贊故符瑞必臻天意也書軌大同人事也蒸黎咸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辭逆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祖宗顧禮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衆望迴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勝懇禱敢昧死再拜上言

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

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籙追始尋源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洛聖清明總於玉鑒爽朗冠於金天月維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羣臣相賀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縷七夕穿鍼豈可同年而語也臣不勝大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四方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命鋭綬帶士庶以結絲

承露囊，更相遊問，村社作樂酒宴樂，名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王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

請置屯田表

臣說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田野，洪水可以溉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萊爲秔稻，變斥鹵爲膏腴，用力非多，爲利甚溥。諺云：歲在申酉，乞漿得酒，來歲甫爾，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墾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除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贍，邊軍未息，勸人農業，願留聖意，亦當賜前階之食，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一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也。正以職在仗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陋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度支及漕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智州考城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禮儀使賀五陵祥瑞表

右臣等伏以陛下孝通天地，親朝五陵，拜橋陵則紫氣見，獲白兎，甘露降，白鴿集，天光清和，日色明朗，拜定陵則有景雲見，甘露降，拜獻陵則甘露被樹，祥雲抱日，拜昭陵則先聖見，神遊，鴻享之際，陛下親聞款息，初進服用，樂器自然發聲，又素像回面，甘露降滋，從祀先臣，歷聞蹈舞，拜乾陵則有蓂莢生，甘露降，日抱戴之瑞，此皆陛下虔誠上感，神靈福降，四海同懽，萬方忭躍，臣等幸陪大禮，親覩祺祥，無任大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說謹言。

集寶院賀太陽不虧表

太史奏太陽不虧，聖德上感，變災爲瑞，陽光增輝，陰慝不作，休徵之美，莫盛於斯，臣等無任欣忭之至，謹遣狀陳賀以聞，謹進。

賀大衍曆表

臣說言：伏以開元大衍曆，天行盛其紀綱，日官考其精要，履端更始，敬授維新，加以辨五行之序，推七精之數，明微聖則，蹇光上德，臣又見梁天監中，陶宏景著玉匱記云：盛德木子，以肇來運，頃者，僧一行推瑞衛曆，得皇家天命，成數千年，右今祥兆，若合符契，曆數既在於聖躬，卜年又表於長歷，莫大之慶，獨冠前王，臣忝跡儒林，預聞昌運，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示歷書表

臣說等言：內侍尹鳳祥至，奉宣聖旨，內出新撰歷書二十五卷，以示臣等，竊窺深奧，仰覩英華，涉海登山，罔知攸際，臣聞唐堯光宅，順昊天而定四時，虞舜登庸，在璿衡而齊七政，伏惟開元聖神皇帝陛下，至德廣運，文明濬哲，道冠生知，與神合契，備往聖之能事，紹昔王之盛典，發揮易象，以應乘乾之時，考正歷書，更表履端之始，上包二帝，下括三王，微昔運之檢虛，究推步之疎密，偏稽氣象，載觀坎離，三辰順軌而更明，五緯合度而增煥，是使天地貞觀，神人允諧，唐虞德章，於斯重覩，臣等幸陪書府，得預朝門，抃躍之情，

實萬恒品，表表陳賀以聞。

賀祈雨感應表

臣說言：臣聞水旱常數，堯湯固有，聖賢之理，甚深爲難，自冬踰春，積陽成亢，陛下以時災繫政，人患由君，退巫女之雩，卹應龍之請，陛下躬自暴露，炎景瞻仰雲漢，推心引過，爲人受咎，誠既發而動天，言尅期而降雨，今已霖霪三日，澤潤重泉，草樹含欣，郊原變色，加以雲雨雨細，氣潤風和，豈惟優渥王畿，必將周遍天下，蒸心舒釋，凡情開暢，無任萬姓歡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臨路，奉恩循分，以慙以惕，臣說中謝：臣早以書生，射策，戴筆聖朝，晚以軍誌，典兵，乘施，乘憲，祿非授進，寵是宸衷，久侍玉階，四章綸誥，一心好直，三黜其官，今復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舉明邦政，光緝帝猷，更策疲駑，來慶法駕，又臣已受命司籍，專意簡書，所希散冗，因開就業，忽明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執其罪，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願守分以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介獨立，倚法而不回，廢事陸象先，清明向道，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滕朝之所仗委，其積行無疵，家人之所懷信，投停住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來効，必能補翼政之缺漏，廣前途之軌轍，雖深心用力，臣顧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天下者，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廷讓彰言，不陳密啓，伏願聖恩，聽輿論而舉秉鑒所關，倘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讓。

讓封燕國公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封臣燕國公，食封三百戶，寵渥猥及，中心如惔，臣說中謝：臣聞至道之時，重法守義，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德之祿，故授受禮全，面踰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道而得，說經而封，蓋以調蒙威聲，賚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爝無助，時雨夕潤，浸漬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盧承啓發之恩，謬荷將就之報，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爲罪，一心不回，愚知之分，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彫之理，知何德於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迴聖慈，以容介節，無任惶悚之至，謹詣鄉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中書侍郎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中書侍郎，寵命俯臨，驚魂自失，臣說中謝：臣雲梢微起，非根棘之任，天波纂集，寧溝洫所容，臣識無通方，文不經國，南宮華省，已忝前行，西垣內閣，將陪近侍，心慙官謗，跡愧時流，何以承掌主言，贊決機務，當今二儀再造，百度皆新，太平之基，惟賢是與，混成庶政，責在中書，豈以常才，敢膺首選，乞寢恩命，改擇時髦，惟愼庶官，以諧僉議，無任惶懼之至，謹詣鄉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讓右丞相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右丞相。兼中書令。臣學慙稽古。早侍春宮。階緣舊恩。忝竊樞近。雖思致君堯舜。而才謝伊臯。屢升中大封。方求俊乂。猥升端右。實愧朝行。乞停新命。還守舊職。辭納情懇。希垂察諒。無任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第二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踧無地。臣說中。臣少長儒門。學謹增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蘧興。位階漸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拙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禽。聞弦盧陘。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魂爲危惑。氣由懼奪。安可重收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革故。風教鼎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頗擇時髦。臣幸沐遺簪。曾履之恩。好生養志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橫議。招向奴之遙哂。艾骨自焦。負乘致寇。雖則懇情懷戀。冒求寵。亦望聖慈限約。令度餘年。願存令授。長守舊吏。將陳肝膽。非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讓中書令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制。授臣中書令。恩渥自天。震越無地。臣說中。伏惟陛下。至孝安親。大功定國。六合翹首。庶政惟新。雍熙之化。望在茲日。中書理本。臣明首名。將何以翊贊聖君。光澤天下。自臣攝官禁掖。已涉七旬。不知賢才以舉。是不仁也。不揣不肖以退。是無勇也。何足以備乎宰臣。胡顏冒恩。復受異拜。臣之懇執。正在於此。不敢繁詞。以塵聖聽。乞迴榮授。改擇時髦。無任懇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讓平章事表

臣說言。臣伏奉宣旨制書。以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戰汗。拜舞失容。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書生。器識凡近。仕不望於通貴。祿只宜於代耕。蒙時寵榮。越踐臺閣。局心守職。竊所庶幾。長算經邦。則無逮及。伏以廟堂寄切。軍國務殷。循涯審分。非臣攸處。爲國者。爲官擇人。爲臣者。陳力就列。若志小謀大。力微任重。豈敢顧情徼寵。實恐上塵王政。是以披露肝膽。不暇飾詞。乞停此授。俯遂誠懷。無任怖懼惶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起復除黃門侍郎表

草土臣說言。臣私門因咎。喪紀未終。不自殞滅。苟存聖代。忽降制書。復臣工部侍郎。尋奉後命。授臣黃門侍郎。震駭失圖。哀怖殞絕。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弱年早孤。母氏訓立。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官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奇。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養何追。心所摧感。語不能盡。雷至冬中。禮及祥禫。今已春暮。曬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慈儿筵日短。乞寢嚴命。許遂私情。訴衷祈天。所望於遂。無任荒迫之至。謹朝詣堂。路左奉表乞哀以聞。謹言。

第二表

草土臣說言。臣在孩承榮。布哀陳款。精誠無感。天聽未廻。假喘殘生。悲懼轉集。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苦者不覺聲哀。窮者貴其言達。情有至切。辭無敢隱。臣爲少子。慈愛所鍾。每一離別。輒加憂惻。況臣生年多故。遠隔私庭。終堂之日。身限公事。存既數遠。左右沒復不舉。儿筵。痛心自傷。特殊人類。臣今望延數月。企及再期。乞恩無多。報國非晚。冒死重請。冀蒙哀遂。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第三表

草土臣說言。臣荒喘窮情。再冒嚴斧。懇誠不到。未感天心。誓將冒死。祈恩分外。中。謝。臣本書生。門非代祿。數葉單絀。族無親房。臣父遭憂。曾祖未葬。臣有兩兄一妹。甥姪九人。又有中表相依。尚成育口。書凶衣食。待臣以辦。臣今拜職。黃閣。侍奉丹墀。厚祿清班。一朝改官。舉宗榮賴。爲幸過甚。人情所欲。豈合稽恩。正以哀苦心。有所未盡。臣亡母在日。朝夕誡臣。以臣獨立無徒。好直多忤。知子者母。果驗所言。往罹大獄。竄命炎海。晨出晚歸。殆虛非一。況涉危難。傷心幾途。追計生平。倍增摧慕。侍養日少。遠離日多。即臣母憂臣以終身。臣其忍服綵以從事。情既不同常例。望在特降殊恩。臣先患風緩。近加虛痺。陛下倘從臣數月。容過再期。非但寬其哀疚。固亦全其生理。亡身報國。庶竭後圖。木槿有性。枉之則折。人願在心。違之則苦。雖強爲用。將何以堪。銜泣仰天。冀蒙哀允。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謝觀唐昌公主花燭表

臣說言。內侍尹鳳祥宣勅。賜臣觀唐昌公主花燭。伏以天人下嫁。王宰送行。苟非榮寵。何階瞻望。臣免歸除叟。忽承朝請之恩。廢錫福勝。復覩蕭雝之禮。竭私所被。枯瘁生光。無任感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內宴至夜表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躬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過盛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筲。凱樂飲酒。此誠大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進鬬羊表

臣說言。臣聞勇士冠鶡。武夫藏鳥。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嶲。蓄情剛決。敢不遊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濟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逆材。獸不藏怒。以作氣。旋躍踴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背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恐鬬而疑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掘鬱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鬬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

無殘，量力取物，臣緣田起，未曉頓地，謹遣男駙馬都尉珣，謹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進佛像表

臣說言：去年行幸至朔州，忽睹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趺，刻題尊號，彼州士女，屢瞻佛光，臣懇恩聖心，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據，信知功逼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靈，躬履危險，故皇天降命，龜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所當思由積德而興，帝系本艱難而成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為百姓求福也，陛下為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億，同符祖宗，夫惟興王，必藉佐命，成有一德，克享天心，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傳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言。

進渾儀表

臣說言：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文，繼虞舜在璣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昔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蓋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于天外，繫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弦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槌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運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回斡，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謹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邁越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奉進以聞，臣說誠惶誠懼。

幽州論戎事表

臣說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啓發聖明，故得侍直春闈，夙承天眷，洎於中歲，秉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臨撫既安，自天所佑，然臣叶贊之意，神明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禍過災生，出守三州，遠離六載，曲直非己，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牧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識同異，九姓遠聞，懷納，欲持賊殺，無侵擾之虞，保兩蕃受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必逞兵，所如必敗，九姓雖屬并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寧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豫為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總業，易起猜嫌，竟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勤之謗，遠辭天慈，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勅軍事者，乞追臣面問，對定實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期，幽遠有自通之路，伏乞留臣在內，時加矜察。

張燕公集卷十

表

并州論邊事表

臣說言：臣說頓首死罪死罪言，臣聞小忿不忍，延起大患，小罪不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兩蕃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朝者，將勅書再三告諭，因其所欲，立酋長而更定之，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訓，則大發吳馬，東召靺羯，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單于之首，可拾而取，未為晚也，天恩若不忍以中國勞事蠻夷，則嚴兵備塞，棄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擁二萬餘兵，據五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所慮也，今遣吏獻非時，還抄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擬，賊氣轉壯，下臣愚昧，不敢隱情，伏望聖恩，再加戒慮，臣說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百官請不從靈駕表

臣某等言：伏以靈駕首途，聖思攀從，國計非便，率情不安，冒昧上聞，未蒙哀允，號拜遠旨，蔽深惶惕，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古者，天子上法天心，下極私情，不違衆欲，以順人理，國為孝，以克己制心為禮，是故凡聖異禮，公私殊制，私心獨展，凡人之孝，萬姓感善，聖人之孝也，陛下行堯舜之事，以萬姓為心，奈何守甘罔之節，懷獨展之願，臣等蠢愚，竊所未曉，且永訣以後，關輔流散，近適旋定，人綱未足，今

山陵起築役徒蹤至。彌春涉夏。爲費安多。若陛下此行。率可畢從。於人取給。臣智難之。水旱小愆。農虛非淺。東都則水潦滂海。易資監穀之術。陸走幽并。近壓戎夷之便。朝命新復。人心在安。宜應靜鎮。未可移動。陛下若俯順羣願。留撫都人。則其慮如彼。況足從兵馬。既不預集。行宮廩蓄。又未先備。發期甫爾。支計闕然。倉卒敦迫。必不堪辦。若待陵寢既安。霜露終歲。三農歲稔。萬乘時巡。奉園廟以展慶。瞻日月以何遠。今固將抒私懇。藥羣言。忘人力。費國用。此實非陛下安集新業之圖。亦恐非先后憐憫遺人之意。且朝廷故事。與章繪在。獻陵追遠。太宗不至于三原。昭陵上巡。高宗不至于九嵕。豈先帝私懷。不塡故事。羣臣公議之所奪也。伏願仰遵舊謨。顧宅新基。屈至性而順羣情。抑小節而成大孝。便軍國長算。成洛邑安。邦何窮人。賦斂少減。萬姓翹望。實深至願。百寮結誠。期於死請。無任悲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爲留守奏慶山醴泉表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縣代曠歷。慶牒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應之瑞。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宏濟蒼氓。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懽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起月之草。列蔣於階除。儀簫銜籙之禽。相鳴於戶闥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晛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臣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云。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戶曹參軍孫履直。對山中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迴數里。列峯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晴無雲。異風雲之邊徙。非崖岸之騰踐。欻爾隆崇。巍然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數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于杯盃。均愈疾于漢代。臣謹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虎通曰。醴泉者。義泉也。可以養老。嘗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湧。潛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協中。則醴泉出。臣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末。母之象也。土爲宮。君之義也。水爲智。土爲仁。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洞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爲國鎮。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與玉編。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迄于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登。未若連巖結慶。並泌疏甘。嘉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古今。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昔德。愉衍萬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臺。牧西夏之疲人。荷東蕃之餘寵。游泳鴻沛。神禧嘉祉。物感有歸。光啓茲部。喜覩殊觀。實百恒流。踴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謹遣某官進圖奉進。

爲留守奏瑞禾杏表

臣聞天微地杳。惟聖能通。物寶靈祥。在德斯感。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覆翼萬方。植生羣類。化行至道。風流太和。自耀青光。日日月之瑞。赤文元甲。手河洛之符。既慶溢于山泉。又嘉賚於草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霸陵鄉。新出慶山。南出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蘂重花。嘉禾三本。同莖合穗。臣謹差司兵參軍鄭味元。檢覆皆實。臣謹按孫柔之瑞應圖曰。嘉禾者。五穀之長也。王者德茂則生。昔炎帝教治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天道。而嘉禾豐。臣又以非可理推。物有類驗。獨桑異葉。李定知其有祥。漢木奇枝。終軍以爲無外。今植物搖落。而瑞杏繁滋。所謂仁育之風。行於肅殺之序。此蓋聖道隆洽。靈祚和多。朱萼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耀于祥經。曠代殊珍。崇朝嘉集。方俟山流石髓。杏茂仙林。體擢軒轅。禾登堯牘。受天介福。錫帝長齡。叡王母於崑臺。朝神人於谷口。今綠苗尚蔫。黃粒未成。當須晚秋。不獲早獻。臣忝尹茲部。頻聞洪休。抃躍之誠。倍萬常品。

爲留守作賀慶山表

臣聞山川變見。如來有得道之祥。國土遠移。至人任不思之力。伏惟皇帝陛下。宏惠幽深。勤人恤滿。蓮花授記。應上聖之降生。貝葉開圖。握大雄之寶命。司戶參軍孫履直。伏承臣奏。所部萬年縣新出慶山醴泉。乃有天竺真僧。於春首獻狀。若以梵音所記。此是祇闍山。恒河沙佛。必經林下。處空乘聖。堂處巖間。隱見外方。湧秀中土。岑泉可識。懷類宛然。感應十號之曾。示見千輪之主。此實天威無礙。地寶有歸。化煙燼於裁成。理窮冥於言說。但瞻三山丹壁。奄靈鷲而飛來。三泉淥池。逐神龍而吐沃。峯高八百。協周室之隆基。地得萬年。祈皇靈之資始。儒書分載。望偈希聞。加以堅固開林。吉祥被草。重花瑞杏。藻岫紅源。九穎嘉禾。惹檀黛壑。原臨白鹿。識鹿死之仙遊。路邇朱城。悟王城之鎮懸。方俟迴輿聖嶽。艇香積於羣臣。沈璧天池。隱靈枝于下國。吹法螺而朝玉帛。乘瑞象而會天人。溢宇流觀。殊降浹慶。臣守符京郡。奉神嶽於郊畿。係

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霸陵鄉。新出慶山。南出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蘂重花。嘉禾三本。同莖合穗。臣謹差司兵參軍鄭味元。檢覆皆實。臣謹按孫柔之瑞應圖曰。嘉禾者。五穀之長也。王者德茂則生。昔炎帝教治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天道。而嘉禾豐。臣又以非可理推。物有類驗。獨桑異葉。李定知其有祥。漢木奇枝。終軍以爲無外。今植物搖落。而瑞杏繁滋。所謂仁育之風。行於肅殺之序。此蓋聖道隆洽。靈祚和多。朱萼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耀于祥經。曠代殊珍。崇朝嘉集。方俟山流石髓。杏茂仙林。體擢軒轅。禾登堯牘。受天介福。錫帝長齡。叡王母於崑臺。朝神人於谷口。今綠苗尚蔫。黃粒未成。當須晚秋。不獲早獻。臣忝尹茲部。頻聞洪休。抃躍之誠。倍萬常品。

爲留守奏嘉禾表

臣某言。臣聞天聽自人。神和在德。代非乏瑞。智遇交泰之期。禍不虛徵。必自休明之主。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仁覆萬靈。孝理四海。功冠高於尊祖。道莫大于配天。嚴備郊禋。崇肅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化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光于帝籍。役不奪于農時。嘉氣橫浮。祥風紛洒。鑑文煒色。九光連合。于貞明。逸靈殊輪。百寶駢滋。於動植。臣今月日奉進。止告望鳳臺山泉之瑞。其日于東山柏城內。得嘉禾一

本。臣初見衆苗反隱。香穎垂秋。嘉禾繁滋。欲覩稃粒。左右無識。折以呈臣。異北綠葉綏舒。惠芒樓秀。熟視奇狀。乃知嘉祥。下則異畝合莖。上又同延雙穗。昔雍熙之代。理政之君。雖蒙出應。特而生不擇地。未有託根神城。彰孝德之能深。吐秀靈宮。助聚靈之豐潔。此蓋容成通感。天佑降祥。中古以來。未覩斯美。臣籍慶宗枝。久沐星漢之潤。躬持瑞植。預奉天保之符。忭悅之誠。倍兼恆品。

爲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泰失利表

臣攸直言。今日某往峽石山。樺軍王孝傑等。以某日失利於峽石山。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孤天威。下慙士卒。死罪死罪。頓首頓首。臣以怠怯。謬職戎麾。銜戴恩榮。統率將士。驅關隴之馬。引淮海之餉。旗幕互於邊城。弓甲頓於內府。不堪任使。撓失節度。萃帥無決勝之功。偏師有挫衂之咎。情結蠱祇。怨毒骨髓。臣實孔罪。罪非他人。忍恥苟全。遠愧胡顏之責。引慝遺死。內負猶鬬之心。瞻踏無顏。進退險處。臣既不建師律。有乎常憲。合即威科。以塞重責。然以見在兵馬。交要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殺旌節。稽緩刑書。伏深兢戰。特乞更召嚴猛。代臣統帥。請歸罪司寇。以正國刑。因伏邊陲。唯待斧鉞。

爲建安王謝賜衣及藥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忽賜臣衣及藥。濕流瑤梅。彩溢旌門。拜捧戢舞。莪欣莪越。臣受非虧方。扞城無寄。偏師不振。逋寇仍滋。進塹計日之功。退任臨時之咎。誠合歸罪司寇。以厭深責。豈圖天鼂猥臨。宸慈寬假。當從機服。轉承且吉之衣。宜肆典刑。翻加有喜之藥。毀車夷馬。復振慧和。將炭枯莖。重敷榮燭。跼影邊塞。馳心闕城。微命易投。生成難謝。無任感戴。

爲建安王讓羽林衛大將軍兼檢校司賓卿表

臣某言。伏承月日制書。除臣右羽林衛大將軍。兼檢校司賓卿。朝榮封及。恩露洪垂。瞻仰驚抃。環揆慙失。臣某頓首頓首。臣席慶皇枝。厚司天衛。素官威貴。久益人口。頃屬山戎自擅。王師震加。遽當推殺之禮。莫容汗馬之績。實賴睿謨幽贊。鑒兵潛討。靖烽盡於遼海。卷旌塵於燕薊。臣得歸功北闕。待罪東藩。沐泳休光。生死榮幸。安敢貪要塞而告勞。貪天功以爲己。又況羽林清禁。上則星辰。主客命卿。下法河海。蓋文武具美。方議望金。歸豈臣弊劣。所堪尸忝。伏乞特迴睿鑒。更擇能賢。俾朝興新檀之歌。臣免伐檀之刺。非敢飾讓。實披誠請。無任悚戴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爲薛稷讓官表

臣稷言。伏奉制書。除臣工部尚書。寵蓋衛連。榮魄震飛。搖分何階。戴恩無力。臣某中謝。臣才乏濟川。功微橫草。故以業承新構。澤潤霞孳。効雕蟲之薄技。蒙金蟾之榮飾。徒參進對。愧無奸詞。頃以冗職東垣。暫詣清嚴。今若統司南省。將招素髮。五翟之正。典事斯重。六官之長。求人未易。以臣明受。實謂非宜。願寢前恩。致命他士。無任悚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爲郭振讓官表

臣某言。臣本書生。幸事先帝。靡踐清職。遂參機密。宗武樹蕊。忿嫉正人。猜忌眉睫。搆結瑕垢。臣與一二貞

士。指天誓心。枝梧羣邪。捍城王室。曉入宮省。暮不望歸。雖危備嘗。幾不免禍。日覩一日。以逢開泰。臣之宿圖。今已足矣。陛下寶位既復。元良又定。凶雠咸剪。百度惟新。正宜博採屠釣。大變風俗。豈臣微才。容忝重任。外不厭於衆望。內實猥於多言。但父年老。先要風疾。五月已來。不離枕席。臣方寸已亂。知效無施。夙夜在公。扶侍有闕。乞免官秩。歸侍私庭。籌心仰恩。期於孝治。無任悲迫之至。

謝修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六日。勅令臣在家修史。捧恩感命。且喜且慚。臣服道儒門。策名昌運。宰論四后。載筆三朝。階緣宿遇。登躡端揆。職爲劇於心靈。史無用而功廢。自貽官謗。待罪私門。反魯之感徒深。歲周之望已絕。豈意特流天旨。重緝簡書。雖才慚左邱。而時盛周漢。況復編堯舜之年。事智日觀。敍羲黃之德。言匪傳聞。善志將訓于百王。實錄可貽於千古。國家之鴻業辦矣。朽臣之至願畢矣。不勝天恩難任之至。謹奉表。附內侍尹鳳祥陳謝以聞。

謝賜碑額表

臣說言。伏奉今日恩旨。賜先臣碑額。悲荷交心。拜捧以泣。臣某謹中謝。臣亡父先臣臨。安貞下位。不待昌辰。先帝賜之以崇城。陛下目之以積善。光賁重泉。感慶三泉。聚宗悲喜。外嫡歡賀。昔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墓。事輕列國。義小陪臣。豈若天王禮士。鳳書旌墓。榮軼晨賢。道映來籍。在臣在子。移孝爲忠。心効草木。何酬雨露。無任幽明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謝京城東亭子宴送表

臣某言。力士至。奉宣勅。以臣臨岐。特令賜宴。恭承惠澤。念及庸微。天地同仁。木石知感。不勝愴悚戴荷之極。臣某謹中謝。臣歷觀自古君臣。凡所際會。或因緣黨進。或延接功成。故未竭而知。不言而信。豈有地孤援寡。毀衆謗深。察蒙薇之中。致騰蕩之外。逢陛下特達之遇。當陛下聖明之朝。事出非常。澤深恩重。今者將將濕血。未足竭誠。徒欲殺身。豈能報德。至如勵精勤政。興直守公。辭陛下憂人之心。行陛下宏道之化。安敢失墜。以負神明。但兩關路遙。長安日遠。不任戀主悽愴之至。

謝賜鍾馗及曆日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鍾馗一。及新曆日一軸者。猥降王人。俯臨私室。榮鍾容澤。沾被恩輝。臣某謹中謝。臣伏以星紀迴天。陽和應律。萬國仰惟新之慶。九宇垂滿露之恩。爰及下臣。亦承殊賜。屏祉蒙福。繽神像以無邪。允授人時。頒曆日而敬授。臣性惟愚惑。才與職乖。特蒙聖慈。委以信任。既負明榮之責。亦懷非據之愆。積愧心顏。難勝惕厲。豈謂光迴蓬幕。念等勤賢。慶賜之榮。雖微常及。感深犬馬。戴重邱山。無任感荷之至。

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五日制書。除臣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拜命荒服。浮舟遡洄。以今月十七日。到州上。乾山列楚。竅水橫南。紀德非羊祜。述謝宋均。何以鎮靜流亡。撫除猛暴。臣某謹中謝。臣宿孽長蹉。累塵榮獎。

過生冀至剛多缺及一辭庭闕已涉五年不有自白之由豈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塵鱗更躍鎔翻仍蓄擢分酬恩何階及此媿乏才能不足宣暢皇風敢竭心力少裨上酧元造無任欣忭兢惕之至謹附送丁匠資使所部文林郎守公安縣主簿封希尋奉表陳謝以聞

謝問表元宗

臣說言內給事高力士至伏奉恩制聖慈綸綍言及舊昔并舞捧讀且驚且喜臣聞漢主眷騁乘之臣魏君憶同遊之客誠以故舊不棄而光陰易往今之聖情實過於昔臣冀蒙侍文北閣陪宴東堂庭闕一遙寒暄二載不意逢春之草承清露之惠澤容光之際引遲日之暉華無任荷恩感主之至謹附高力士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藥表

臣某言去年某月日於右銀臺門蒙天恩引對特承慰問辭理無方以致熱炙緣在假內不敢奏聞聖慈疑軫詔使臨門伏枕在床雖體氣未適扇風拜命覺勝理途平恩榮豈止於瑯山朽質永延於鶴鶴無任感藏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岳州刺州謝上表

臣說言伏奉四月十有二日制書除臣岳州刺史某月二十七日遞書到相州承恩惶怖狼狽上道以月一日至岳州上莅臣以昔侍金華超蒙榮寵負乘招寇日待譴黜聖慈遲迴仍委符守刻肌刻骨誠願上報恩私無術無才將何克宣風化夙夜慚惕胡塵啓處伏以貶官到任理在速聞不敢循常稽緩附使無任荷恩兢懼之至謹遞表陳謝以聞

爲僧普潤辭公封表

僧普潤言伏奉甲寅制書以普潤加榮沐秩授邑封公聖恩無涯將變枯朽佛法有教誠願住持普潤自制落壞衣五十餘載心不見是口不言俗因滅證業濕禪悟理幸逢皇祚特啓大運有歸皇太子遐提因緣永懷興復憂虞之際始蒙顧問貧道起廣救之悲決必成之策奉符命之旨贊無畏之心今得衆生又安羣魔消伏任於法侶所願爲多視身本無何功受祿天位有德陛下享之天討有罪太子行之豈資天之功以爲己力責佛之法而求身利必若冒榮背律返俗違真亦恐乖陛下崇信之誠失如來付囑之義凡所稱述諸佛證明伏惟聖慈亦垂開領乞停恩授以幸法門無任謹戒傳道之至願謹詣朝堂奉疏陳懼以聞

張燕公集卷十一

疏

諫避暑三陽宮疏

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崤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忌從兵馬日費支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誡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塡城溢郭群鎬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托孤惸老病流轉溝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峰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晨桑之士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勞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往來雜人甚多外無墻垣禁籞內有樓觀路谷猛獸所伏暴獷是遷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顧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外寇關邊南有夷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

及時旋軫。深居上京。忌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懲寓年。若蒼蒼生。莫不幸甚。臣自度愚戇。十不一從。何者。汨盤遊之娛。閑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歡。未恢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顧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諫濫寒戲疏

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山余之賢哉。且濫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肆足。蠻德何觀。擇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狀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右牒。奉勅責問大總管功狀者。自爽升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爲梟於重瀆。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受服不宿。孤鋒先驅。寇聲日深。甲兵未繕。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膽燒。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士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萬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權岸寒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懸恭俗以逆順。脅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鑄秘于六奇。潛撤通于千里。滄海貝博。響援增氣。幽易恆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濟。阻此上流。張虛旗于趙城。設奇兵于襄國。亦稍夫吳人潛軍于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還于武關。而解出嶢澠。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惑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鼎宿于妖氛。拔冀方于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稱東顧之憂。滄海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劉掠。返流亡。業窮乏。厥魂傷。僵屍皆掩。死喪無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寃人。則王有大勳于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盛。王乘馹救。衆纔數騎。捍敵萃觸。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冑。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因蕪狂狡。飛轉妖言。吠堯謗舜。間誘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搜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風。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乞獲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潔己也。賞罰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咸面在心。閱實定名。必資羣議。四曰。嫉惡也。每聲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總管忠善。奮行克成廟算。今者顯號年紀。廣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寶器。而杕杜還宴。市率于西章。茅土增封。殊末于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川歸功于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于戎臣。敢懇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逃。懲殺凶醜。收獲軍資。與吏士共功者。俱如別狀。

賀彩雲見狀

右伏奉恩旨。今日屬下元。賜臣等侍從。升降聖闕。禮謁大聖尊容。行香之際。日西南有彩雲見者。伏以大道無形。至誠斯應。上元降福。感而遂通。步輦陟於齋宮。虔修香火。彩雲生于曉日。遽發祥光。是知聖德與天心合符。萬靈與羣仙叶贊。臣叨陪侍從。如昇汗漫之遊。承恩禮謁。更覩氤氳之瑞。榮幸之極。千載一時。無任欣豔之至。

賀破吐蕃狀

右臣等。伏以涼州遙寇神算。大振天威。吐蕃小醜。應時摧敗。元惡渠魁。乘勢俘戮。隻輪匹馬。坐見無遺。雖虞舜之格有苗。黃軒之征涿鹿。未有卵清氛祲。如今日之盛者。臣等無任慶快之至。

謝賜撰鄭國夫人碑羅絹狀

右內侍尹凤祥。宣口勅。得所進關羊裘及鄭國夫人碑。今賜卿綵羅二十匹。絹一千匹。關羊薄技。恩感戚戚。士之心。雖蟲鳥詞。魏稱賢母之德。効輕賞重。戴厚慚深。臣子之情。豈望天報。

集賢院謝示道經狀

右臣伏見聖札。金字八分。寫道經兩卷。以爲惠文太子、三七追福。天空發彩。宸翰騰輝。色麗風雲。光逾日月。伏惟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俯念天倫。用資幽贊。當蓋炎暑。服此勤勞。事絕古今。感深名教。臣忝司奮職。載考前王。未有親親之至。楷隸之美。如此之備也。足以作則始範。垂之無窮。伏望宣付史館。以光典策。無任誠懇慚惶之至。

謝賜御書大通禪師碑額狀

右內侍尹凤祥。宣示御書大通禪師碑額六字。畫起平雲。點蹲芒玉。戈矛攢倚。鸞鶴交飛。神功發于至想。睿思成于元德。實謂天龍捧持。虛空稱贊。逝者如在。爲福知歸。臣柄志禪門。撰碑處塔。幸遇聖情崇道。御書假貸。刻星辰于嘉石。爛日月于封邱。感極悲生。恩深無答。臣無任望外殊澤之至。

謝賜藥狀

右內史陳忠盛。宣旨賜藥。臣猶藥。臣攝生無方。自貽疾疢。聖慈矜憫。乖恩救護。氣衰力頓。忽昏永命之符。腸滑胃虛。更餌返魂之草。蒙天營祐。指日痊平。雖萬粉灰。何酬造化。謹附忠盛奉狀陳謝以聞。

對策

詞標文苑科策

第一道

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昔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下發德音。下明制。遷空岩穴。訪匪輿臺。大哉邁乎。過之遠矣。臣以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應殺王庭。充塞大問。伏詔聖旨。乃知天心之所存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龍文演卦。水士遷王。時更萬祀。金木互興。人非一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漢氏

作。或導人以禮樂。或驅俗以政刑。或革弊以忠敬。或治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語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受鴻基。光膺曆命。粤若立梅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綦之功。出洛卿雲之瑞。此并藏緯玉册。勒休金版。懿美前古。揚光後葉者矣。至若倒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美。重光三聖。再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溝。勞謙馭朽。謝文明下薄德。想嶷庸于清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最。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恥則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難令不竊。禁人之所必犯。雖刑且遠。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改。數改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深文。深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剝爲明。以苛爲察。以剝下爲利。以附上爲誠。綜覈之司。考課專于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爲簿書。陛下日昃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爲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爲政。雖勤何爲。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掊克之臣。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盡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偃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納曰朝謝垂衣。野非嶷壤。則文武之道。尚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歷。上淳而下信。帝者應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政。刑政嚴而俗僞。故親疎優于畏侮。文章劣于威康。臣謹對。

第二道

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于好生。大易誡于緩死。今陛下母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毅。荆蠻違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征。其有詿誤闖闔。脅從井邑。陛下愍孤霜于海澤。憐困殍于江湄。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而嘉爾餘孽。蠢茲頑兇。思弄兵于潢池之下。將搆難于戎狄之城。罪盈稔貫。禍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恩策曰。豈止殺之方。乖于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臣實見折衷大猷之規。不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聞。臣聞政猶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靈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澤。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于羅鳥。收至察于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冒也。暗而不可罔。庶者衆也。愚而不可欺。是故刑在必淳。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干。政簡則俗齊而不僞。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安于上。臣悅于下。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然。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己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臣謹對。

第三道

伏惟陛下。則天法地。提合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雨之交會。軒后漁獵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室。鑒祇降福。嘉祥應祉。洞同神造。力以子來。將以殷薦上帝。至法也。嚴配先王。至孝也。加以八風敘序。四時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儉禮之未宏。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艱大。臣何足言。然而敢不欽承。以竭涓涵耶。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爲切。臣謹結綜三

五。明徵典謨。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聞號。流幽壁而可覩。未有反義悖德。而致昇平之政。乘禮違經。克以永終之祿。莫不發號施令。法乾坤之動靜。執契縣衡。順金木之刑政。是故青陽元室。遵孟仲而觀風。白帝朱旂。因離光而布政。發老用上庠之禮。教冑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向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章羣瑞。朝諸侯。頒正朔。調景緯。成簡易之基。崇久大之業也。皇王奧旨。庶此詳探。周漢前蹤。難于專用。臣才智劣。草莽鄙生。至如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其說。必觀于事。將達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膽寒心。伏惟聖主。稽留天鶚。臣謹對。

批答

答宰臣賀破賊狀

省表具知。蠢茲戎狄。犯軼邊鄙。不交鋒刃。自取敗亡。既遏鯨之功。亦天道所棄。心之有愆。與卿同之。

張燕公集卷十二

序

大衍曆序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恆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轉。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盈閏。配甲子而設祐。風鳥爲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慎敬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於開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繩纏于天地。廼更審晷度之短長。驗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脁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嚴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畴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篤象。優深四載。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册府。先有理曆陳昱。善算起昇。首尾參元之言。接承轉譯之意。因而會稽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曆三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著曰者。卽聖人顧訪

嘉業堂藏書

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遞對之辭。非軒后至聖。不啓璇端之業。非容成諸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國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五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祺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寧之太史。頒於司曆。制曰可。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采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叡奧。鑑幽味。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非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鋭理。開卷海納。宛若南閩。搖筆雲飛。成同夙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乎子。後遂嘔嘔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有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聲。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顯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婕妤。晉舉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唐姬後學。嗚呼何仰。然而大君懷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能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窮寵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大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疑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酒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末葉。非夫元黃纖粹。貞明勛思。衆妙扶識。萃靈挾志。誕異人之寶。受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德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觀。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惻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篋。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孔補闕集序

唐會稽孔季翊。字季和。識真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書郎。博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人。考楨。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游藝。其聖者之後。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虞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寧。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謹國桓彥範。會稽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圖。升地揮毫。紫宸何容於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渤之子。風裁可觀。潘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予。稱從弟四人皆良器。愴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不亡。因敘篇意。存之篇首云爾。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冒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隱。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人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鉤。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鑿嗜古。蓬山芸觀之書。藜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篋。汲冢遺編。無不目覽萬言。暗藏三篋。博學春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雜衆白簡。鷹揚丹筆。卷帷於天郡。設鉤距於皇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駑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杭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成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遊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蜀。亭臯漫漫。與去國之悲。旅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鷗遷谷。關雁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孤標。奇情新拔。蓬仙變化。臯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篇。惱雅。晉則三陽。藻繢。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榑櫱。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鵠鴻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平。公增繁榮。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荊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爲盛歟。且如承家舊德之基。實王侯官之序。玉琯銅渾之數。貴公元女之符。落猿殞兕之巧。飲鵠迴鸞之妙。詳諸列傳。可略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乘範。庶齊衡于孔叢。來日新文。請俟君子。起儀鳳之後。迄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於目。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皐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留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竹獻歲之淡辰。尾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咸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鳴玉府。味給天廚。仙倡宿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敍。運璇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變龜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騷接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聲壤之歌。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樓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邐迤。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蜒送江皐。船迎海鶴。魚龍丸劍。曼延揮電。鸞鳳簫鼓。朋鳴翟作。申錫闕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薰林。塘醴厭邱壑。抃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臺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消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先天酺宴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韋公宙。奉聖朝逃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吏成集。佩章有序。鏘鏘濟濟。偪偪閭閻。供張於興教之門。式酺宴也。原夫樂生於心。非因清風之奏。和達於氣。無待

陽春之節，盈澤之所及也深，則情之所感者遠。國家天地一統，君臣百年，朝榮德德之緒，野服先時之業，元化渝濟，洪恩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爲，漢祖事親之日，生堯舜于天廟，見文武之同時，前古未逢，斯人何幸。是日六樂振作，萬舞蕃蕤，鳥獸徘徊，士女踴躍，則知樂庶觀聽之所樂也。旨酒絡繹，大庖燔炙，芳溢風煙，醉流阡陌，則知衣冠備暢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萬國之變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歡可接。若夫吟咏德澤，播越仁聲，斯固雅頌之餘風，政教之遺美。凡我詞客，安敢闕如。賦詩展事，雅列於後。

南省就賞尚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不榮，有情咸達。況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候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歷觀近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瑤殿，窈窕雲開，葳蕤華館，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會於愷澤，散煩襟於清曠，不亦優乎。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召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雖俎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隔層城而助興，繁英芳樹，遶高臺而共樂。旨酒未缺，方塘半陰，盡陳既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

鄭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既安，乃注意於賢相，兩都分正，實其瞻于師尹。鸞臺侍郎兼左鷹子韋公，國之楨幹，人之表儀，矜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通禁省，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閑，帖職盡一時之美。頃以五星東聚，八月西巡，武王既入於鎬京，君陳當往於洛邑。中日暑之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太倉武庫，兵食之原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實繁，連海隅之郡縣。恩有密而處遠，事有疎而授親，腹心遐寄，推賢是屬。歲臨單閼，月在長贏，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鎮。北闕拜辭，西堂宴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執事以同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鄭公以彌甥之禮，掃郊園而留別。此地有雞洲別嶼，竹館荷亭，曲沼環合，而連注；叢山相望，而間起。幽隱長寂，蔚蔚遠風，通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鳥。爾其駐馬青林，肆筵碧岸，清管四發，坐客增悲，高臺一望，游人忘返。韋公方祗率嘉命，保釐成周，樹之風聲，流我王澤。然而臨觴不樂，首路連連，瑣闥夕拜，戀未央之宮闕，錦服晝遊，懷杜林之桑梓。層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載寵行之吏，韋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游朝宰之間，商也斐然，經遠國風之序云爾。

送工部尚書弟赴定州詩序

睿旰天子，送冬卿之詩也。河朔德茂，恆陽侯牧，借威六官，遏俗千里，俾乎列城，瀕仰上之化，鄰境蒙波及之澤。不然者，豈一小郡而勞大賢哉。尚書河東侯，朝廷之舊宰也。操法度于掌握，運陶鈞于方寸，是將敷皇惠，塞谷挾纊而知暄，暢君恩，疲人飲德而自飽。蘇其槁莽，樂我陽和，元宗殿國，亦望于此。于時春暮餘寒，野衝殘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壺，供帳臨岐，假絲竹以留宴，傾城出餞，會文章以龍行。三台厚寄，察之意八座深聯，事之矚。既而離人遽起，班馬爭嘶，尋太行之逸山，想邯鄲之長陌，雖仰瞻鴻鴈，來往易於前期，而相對桑榆，遲暮難于遠別。送歸之地，歡慨如何。應制華篇，凡若干首，鴛翔鸞鳳，欲挂于金之木，糾合蛟龍，附藏璧玉之府，岱之懷袖，以慰遐心云爾。

送毛明府詩序

昔之謂良宰者，講道議行，訓俗式人，出自郎官，遷登郡守。不以才限流品，位遷濫賂，聖歷之際，任賢稽古。毛明府執德不回，發言無擇，雍容文雅，能曲江之曳裾，樽酒絃歌，卽羊卿之製錦。甲朝辭洛宴，別嘉賓，孟夏涉河路，踐芳草，非彼燕趙，頃擢戎寇，金革毒三北之師，杼軸飄二東之賦。毛公將勝，奇居簡，止濁徐清，不下堂而爲理，有入境而先教。朋知坐聞，弦歌何時，益賦金谷之詩，遠送邯鄲之陌，愛而不見，同夫樹萱。

會諸友詩序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逢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于。尋屬吾人秩遷，迫吏役劇，愛而不見，春也再華。今說復謝官坊，補他職，窮猿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袂，舊筵解帶，餘日臥玩文墨，笑談平生，茲歡豈多，後面方永，沉沉春雨，人亦淪留。

張燕公集卷十三

啟

上東宮請講學啓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寓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容天縱，聖敏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鄙清氛殺，用寧家國，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謙誨，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顯慚端士，明侍宮闈，日夜祗慄，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庶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效惶，謹啓。

書

與執政書

說拙於守身。往年遷流嶺外。亡親愁惱。疾疢增加。比臺生還。曾未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內苦。不獲侍側。比於他人。情實不等。在禮有親同貴。事君無負。事親有負。不能殺身。以自咎責。乞過祥禫。報國非遲。三度表請。不蒙矜遂。當是文思不盡。苦心投之執事。乞爲一言聞達。不敢守禮抗請。直是私情乞恩。若以此情可矜。猶冀聖人。萬一哀憫。若將遺越。甘心待罪。謹狀。

與鄭駙馬書

曉導莊周。皆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根閫。是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皆朝賢士。乃剛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于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于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義。緊莊生亦未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于道者。孰爲輕導茲意也。

露布

爲河內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大總管。右金吾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河內郡王臣某。前軍總管。行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國公。臣楊元基。行軍長史。朝奉大夫。守給事中。護軍。臣唐奉一。行軍司馬。通議大夫。行六官郎中。鄭果等言。臣聞氛祲薄霄。戎狄謀夏。則武庫兵動。中國有弧矢之威。文昌將飛。邊城用金革之事。蓋以式遏

姦暴。大庇黎人。當僭滿夷。明罰耀武者也。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仁覆有截。化被無外。皇圖未臣之黨。帝乾不庭之俗。罔不衣被聲教。浸潤邕熙。望雲向風。濟還遐裔。而契丹兒醜。奴隸餘苗。非冒頓之雄族。異單于之貴種。徒以錯居遂郡。漸化平時。田牧泥乎四甿。貿遷通于三市。戎人解果。邊馬垂轡。禽獸飽而忘恩。蜂蠆發而恣毒。敢孤亭育。自絕生成。乃狼心干紀。鴟張竊發。虐我邊吏。擾我鎮軍。大肆殘于夷落。孤矜論于荒虛。陛下震赫斯之怒。授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順。六狄舉國。百蠻齊衆。連援而掃除。從列缺而焚蕩。臣飲冰受斧。指日揚麾。雖謝河間之學。竊慕任城之勇。誓將首冒鋒刃。躬先士卒。上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因醜狂悖。素無大志。因乘便利。扇動姦回。去歲脅師。疑一軍之盡化。今春輕敵。見三師之不歸。蟻聚實繁。豺牙豨厲。結山戎以西寇。連島夷而東入。臣乃旗開形勢。大振聲威。移告郡邑。金湯固守。傳檄諸軍。掎角相應。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杖鉞薊門。作鎮燕國。當要害之地。挫虎狼之衆。高壘深溝。臥鼓營而不動。山蟻雲鳥。陣死地而無疑。總管沙吒忠義。王伯禮。安道買等。兵臨易水。使接桑河。旦渠衛將士之冠。雕騎落將軍之職。四面當敵。九拒乘城。御史大夫婁師德。總管高再承。薛思行。扞敵中山。折衝外侮。訓厲鷹揚之士。韓睦虎賁之師。其餘部散校分。離綱別絡。兵車星布。巡大行而絡碣石。介馬雲羅。挾衡漳而連海浦。山川積雨。盡消邊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清邊士馬。稍南驅而擁堅。神兵甲卒。漸北逐以威臨。但合圍而猶重。未輕挑而即戰。重以蕃臣默啜。統率氈裘。控弦逾于萬騎。帶甲蟠于千里。長驅松漠。掩集柳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于時賊衆兵馬。再過幽州。聞北塞外之敗。懼有卌

中之敵。勢力外窮。心腹內乖。建安郡王攸宜。蓄銳潛停。乘機亟發。援桴作氣。則山岳動搖。昔箭一飛。則會渠相滅。兵纔接刃。元兇授首。春喉蔽野。京觀起于中州。積甲成山。組練收于外府。雖本根斯拔。已蕩滌于一隅。而餘孽所滋。尚聯延于數郡。賊帥何阿小等。頑凶是極。吞噬爲資。授其署置。肆行驅掠。幽陵之下。不知首惡之已擒。兩河之間。仍謂游魂之可恃。士女遭其逼脅。軍城被其陷陷。以殺戮爲事。戶積虔劉之悲。以劫掠爲心。家盈剝割之痛。鹿城縣令李懷璧。衣冠貴胄。令長崇班。背我朝恩。歸誠狄寇。潛修巾杖。輸以利器之資。見委兵權。當其上將之任。逢茲狂亂。皆同燎火。言事剪除。方巾沃雪。臣乃盡兵邢趙。塞井陘之隘。命虎賁之將。遏其衝突之鋒。長史唐奉一。馳使洛魏。據阿曹之津。縱羽林之雄。挫其侵軼之勢。臣又遣將軍總管。忠武將軍。行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國公。楊元基。押飛騎營中郎將李鍱子。總管雲麾將軍。行玉鈐衛翊府中郎將。康國公。阿史那毗伽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玉鈐衛翊府中郎將。宋璬延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金吾衛翊府郎將。回鶻果。別勅行人。雲麾將軍。康嵕誕。子總管定遠將軍。左威衛長李嘗義。壯武將軍何義本。子總管忠武將軍何利深。子總管壯武將軍俱羅權。淮宣威將軍。行左玉鈐衛翊府郎將。蘇達侯斤度施。子總管定王府典軍。成善威。子總管押飛騎。定遠將軍。平原府左果毅長上。穆仙童。子總管劉尚珪。子總管淄川府左果毅。鹿思讓。押飛騎左玉鈐衛隊正長上。賈楚珪。左歷揚衛長上。花匡鼎。押飛騎李冑忠。押飛騎沮忠揚。鎮副張元玫。押飛騎康景休。押飛騎左監門衛司戈。竇九皋。別奏右武威衛長上。楊仁爽。左武威衛長上。楊脊。原州崇岡鎮副。康戌子。右監門衛長上。傅阿毛。左

監門衛長史。殷承範。右衛長上。王仁獎。右衛執戟。嚴宏琰。右金吾衛。羅元讓。潞州花石戍上。蘇元暉。衛右武威衛長。鄭嘉祥。左衛司戈。鄭彥從。嬀州威寧戍主。崔思暕。押步兵子總管。左玉鈐衛長上。張中儼。別奏首領。蘇農攀羅。三品子首領。宋義本。別奏游擊將軍。左玉鈐衛宿衛。哥咄施沚比。別奏鄭思疾。左衛潞州府果毅員外置同正。阿史皎。子總管王城府檢校果毅。任宏晉。別奏檢校虞候任處寂。別奏裴光嗣等。徇其東北。又遣子總管游擊將軍。玉鈐左司階。伏羌縣開國男。李宏顏。子總管邢州司戶參軍。飛烏縣開國男。常元楷。子總管原州廣教鎮將軍。元寂。子總管右武衛員外置同正。武元禮。子總管前潞州參軍。武其別勅行人。張哉。扶州刺史。藩鎮副。崔敬一。右武衛中郎將。阿史德奉職。右鷹威衛將軍。業溫煖。刺侯斤。右豹韜衛柔遠府長史。上果毅。吐火羅。決斯。右金吾衛果毅。執失守直。右鷹揚衛郎將。員外置同正。阿所那。左玉鈐衛長上。借緋。金元濟。東天竺國王子。僧伽杖摩。右鷹揚衛郎將。僕固郡骨支。左金吾衛郎將。阿康地具。右武威衛郎將。東河察使。左豹韜衛高城府長上果毅。阿史德伏麾支。右玉鈐衛郎將。路驢駒。左金吾衛長上。阿史德伏麾支。右玉鈐衛郎將。路欲谷。游擊將軍。葛羅枝延。游擊將軍。契苾木昆。折衝都尉。東鼻施侯斤。虔州猶口鎮副。白善德。曾州仁壽府果毅。侯義威。子總管左武威衛候。神城府果毅。杜元臨。押後隊長上。張德峻。天官常選。王爲。常遂緯。押千騎三交戍主。尤哉。河州安鄉戍主。王才簉。別奏。康元寂。押千騎隊。楊待封。前冀州堂陽縣丞。溫待禮。別勅行人。白君晉等。略其西南。或折衝其前。或乘躡其後。犄鑾貅之佐。循猛毅之倫。長戟林廻。高旗雲擁。賊黨舛窮蹙急。命窘途竆。執無全之心。投必死之計。以今月一日。

何阿小等。帥不悛之旅。擁脅從之衆。結聚數萬。抗拒官軍。自寅及午。前後九陣。元基等。並鋒鏑爭先。戈鋋遞盪。抗足而蹴。鮮卑之血塗地。擲臂而扔。烏丸之首積野。摧同冰釋。裂若山焚。窮其子遺。無復噍類。斬獲逆賊。冀州三品大總管何阿小。逆賊河北道招慰大使。冀州刺史馬行慰。逆賊冀州道副大總管楊泰節。逆賊冀州長史王宏允。逆賊總管劉伏念。逆賊十二衛大將軍。見任鹿城縣令李懷璧。逆賊信都縣令楊志寂。總管胡六郎。逆賊總管王知先。逆賊帥馬明誓。逆賊三品總管姬日等。魁首巨盜。三百餘人。所有戎馬。憑陵殘毀之處。臣皆宣布制旨。撫集其人。咸懷聖恩。俱得復業。羣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賊逋誅。一朝洪滅。數州愁毒。俄然清弭。舞溢河冀。歌達塞垣。載風浪以息滄溟。鄉氛埃而覩白日。邵穀何力。敢推羣帥之勞。叔向有言。實在明君之德。臣憑藉睿略。忝當戎政。神機密運。不待橫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伏惟廟勝。遠率朝歡。抃舞之情。倍萬恆品。不勝慶快之至。謹遣懷人天官常選李佑。別奏左衛長上校尉張德俊。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上。謹言。

張燕公集卷十四

碑銘

后土神祠碑銘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陴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永閟。潛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蹤在橫汾。風流可接。鼓如聞。蓉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峻峻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嶺。倒蕩蕩森爽。是曰靈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惟聖皇瑞。逢昏降災。玉地神抱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元圃。偉哉此鎮。靜鎮西土。鬼神年遊。風雲忽聚。高標燈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遙方必至。龍銀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唐陳州龍興寺碑

觀夫廣大無相者空虛也。四輪衛之而住。對微無證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成壞。皆

有爲殼。故潤之以戒藏。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燦寶光之慧炬。而沛善利之慈舟。返迷路於中道。猗橫流登於彼岸。以言乎眞實之要。總攝一乘。以言乎天地之間。曲成萬物。大矣哉道心包羅。等太虛而無際。法教流通。彌曠劫而常在。則有乘如來方便。出應化門。用大士因緣。處帝王位。俾庶類成若。謂之光宅天下。令衆生修善。名爲莊嚴佛國。龍興寺者。皇帝即位之歲。溥天之所置也。唐祚中微。周德更盛。曆數十六。姦臣擅命。伯明氏有盜國之心。一闡提有害聖之迹。皇上操北斗。起東朝。排闥。蓮扶搖。張目而叱之。殷乎若震雷發地。赫赫翕翕。以克彼二凶。赫然若太陽升天。晞照仰象。以復我萬邦。返元后傳國之璽。受光武登壇之玉。尊祖繼宗。郊天祀地之禮既洽。修舊布新。改物班瑞之典又備。乃考出世之法。鼓大雄之事。入無功用之品。住不思議之方。一光所燭。庶兆爲之增涼。一音所宣。大千爲之震動。雲蒸風靡。不崇朝而塡之踴塔。徧天下矣。陳州者。上古太皞之墟。近代睢陽之地。置守則列爲都。封王則建爲國。本其風俗。豪侈靡麗。衆矣。闢東門之下。接狄成帷。觴宛邱之上。炫服成市。信豫章之郊。一都會也。刺史南陽韓府君名琦。其爲邦也。勝殘去殺。聖主之得賢臣。別駕彭城郡王名隆業。其從政也。能蒞而恭。高陽之有才子。長史南陽張齊賢。儒林之選也。司馬河南雲登。公族之良也。士曹從事八人。錄事參軍千璆爲稱首。六曹官人二十五人。宛邱縣令崔修己爲稱首。或以藝榮。或以門進。高車一轍。美利同人。禮舉刑清。於是乎在。因邦甸積稔之舊。偶日月正旦之初。欽若王言。建立靈寺。上略其趾。下務其終。百工不勸而頌。庶役不徵而會。經始如雲。成之不日。夫其帶四郭五衢之陌。鬱重墉閑闢之端。闢地礎平。長垣雲屬。高門有閑。大廈斯乘。連廊曲閣。交軒對霤。木磨而不雕。土塗而不飾。壯無僭侈。以約費爲工。儉無偏陋。以淨居爲寶。法王宮殿。近寶花之城。菩薩伽藍。住金燈之地。亦猶是也。上座處元。寺主眞度。維知守慎。等戒珠如月。獨深麟麟之行。法寶如山。皆聞師子之吼。克諧善衆。底定神居。甘露飽而滿盈。天香醉而圍繞。于時陳項之老。褒衣而博帶。皤皤然相造而謁曰。久矣吾蒸之惑也。倏倒顛蒙。情實橫放。悉愛我業。雖明不開。日有忘其生生。月無覺其滅滅。一息之漏。可勝言哉。而今舉足至于道場。申情及于淨土。登則自禪誦之事。夜則耳鐘梵之音。何悟是生。晚蒙斯樂。豈不思末子之至仁乎。惻下人之昏蠢。遙上聖之昭軌。假有相之途。詣無生之理。瀾寬澤於已滅。帝元模於未始。百靈之所歸依。萬字之所欣喜。非獨陳而已矣。蓋神闢天聖開地。世之祖也。纂帝寶。基皇統。孝之主也。殄譎狂。破魔壁。威無外也。廣正典。紹度門。德無大也。通幽洞明。兼蠡該精。滂洋而行。混沒厥成。一牧功而四海舉。一推心而羣願立。咨如是。則龍興之化。曷有盡哉。夫葉可大而蠹沒焉。不貽於後。事可尊而苞蘊焉。不逃於世。臣子之罪也。敢請國之。然言語之不到者。心識之不到者。眞如二乘聞之而不見。十地見之而未了。而我云何能知能說。竊比六時之鳥。七寶之樹。是出乎和雅音聲。是譜乎微妙功德。記其在處。長者之金圍。銘其事因。育王之石柱。其詞曰。

聖皇在上。於昭于天。唐雖舊邦。其命維新。龍興返政。滅二姦臣。少康非擬。于舜爲鄰。皇王烝哉。於廓元教。生人戶牖。神化潛心。小大稽首。堂堂三城。濟移仁壽。三代之前。蓋未曾有。故上乘哉。決決陳服。韓侯道之。奕奕寶坊。邦人造之。天龍護持。聖聖熙熙。受福維祺。帝心則怡。正理興說。

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讜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繆。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謹其宏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淵丸澗，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岡江表，老莊元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義，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奧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遠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圖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迴，飛錫蹋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徹，盡捐忘識，洞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澄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舊松新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昧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屑與上殿。鼎萬乘而稽首，酒九重而賓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凝優曇之一現。混處都邑，嬈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帘。鴻鈞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礫，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滂霈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斯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常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卿，表德非擬。局蹐誼筵，長懷虛馨。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頹，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頓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陷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宅，四部冰背。棟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賵。三月二日，册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綫及葬之期，懷也。宸怨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暮望還詔乃下，帝諮先許。冥逕宿心，太常鼓吹導引。城門郎護鑾送喪，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觀，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輓哀。幡花百舉，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啓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是先帝所歸，綵經是後王所錫。金榜御題，華蓋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嶽，白霧積晦，于禪山。素蓮寄生于坐榻，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達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花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廻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僧敵國，與龍貴佑，供遍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懸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勝塔之遲圓。石城之歎也不偶，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虛，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乘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偉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諦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業，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衆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遐隔，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追億瞻仰，退思付囑。蓋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元識闍梨廬墓碑

夫孝者，法象乎天地，感通乎鬼神。故愛敬之中，又有眞報。哀戚之外，更造冥福。元識禪師其人也，厥姓桑氏。其先長樂人，漢尚書洪之後。曾祖梁州刺史，諱千秋，祖貴鄉令，諱信。考文林郎，名爽，自前代無遺德，基於累仁。是生達者，禪師智周萬物，而理設本無。顧度四生，而見滅諸有。以爲空不離色，體念子之慈；業不忘緣，起思親之孝。乃於萬山北陷，榮陽東原，葬先考文林府君，先妣太原王氏。負土成墳，結廬其域。當義井，取施無求報；鑄洪鐘，取聞而悟道。修古寺，造尊容，取觀相生信。若夫信生攝，攝生靜，靜生定，定生慧。於生滅處，得常住心。於虛空中，立一切法。其定慧之門乎，禪師昔寢坐介山，羣虎自授。今經行宰樹，四衆依德。至人凝寂，雖罕見全象；識者餘論，亦時存一隅。家美豐石，寄嗣短偈云爾。

遙矣上德，行密道高。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禪心護念，神足遊遨。若河雖廣，曾不容舠。甘井既渫，利物無竭。不增不減，不流不滯。仁靜而鑒，智動而悅。華鐘既鏗，雄雄法聲。如來如去，如滅如生。不有奚得，不爲胡成。寶地嚴飾，金山晃耀。善器無門，惟人所召。境因心起，理憑思照。慈哉一心，混成衆妙。

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毫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宗，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氣，鳳毛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故齊王之胤，以儁推恩。周公之子，以才分政。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又守檀州，又撫沂州。若敖之德，荆人是慕。單于之衛，胡馬自遠。淮沂其乂，邦國不空。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惜失士之諸侯。禮不逃誅，義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遷六道酷吏，斃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與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沒受遺榮。信乎才之短長，不如命之豐約。德之輕重，不如藝之厚薄。有美季子，豫州刺史行休。蒼髮鶴孤，託身炎厲。載是餘慶，歸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喪遠奇。開元四年二月至桂林，王同氣三人，往偕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爲野草。問隣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識者以爲不可復得，宜招魂而葬。行休揮心蒼昊，望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惻，觀乎幽報。遂憑夜夢，像曲示其端。夢魯王乘舟，舟分爲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鑿壁，一夕自旭。管上有三指圖迹，一奇二並。其榜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善之。曰：屈者於文爲尸，出指者於義爲指。蹤一奇二並，三殯近闕。若引鴻山授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吉，定處始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禮成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若自毀裂。其夜又夢王告

在南洛州厥明直蒲殯而南十有九步沙洲東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併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善夢之有徵也子子三歲連軸歸飛遙遙百越經途贈歎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果虛無之見推步而有必然冥之懷尋求而致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日陪葬於昭陵栢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考曰駙馬都尉梁郡襄公妣曰臨川大長公主宗周元胄大君自出左右圖史循環法度邦有好逑室無偕老以王之敬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芳氏女服麤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顧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蒲州及六道使之用刑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雋雋之稱爲死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雖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夫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

高邱白雲維堯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內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胤偉哉義陽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蓋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於擯于以求之人無知者哀哀孝子春春靈夢語妙常閟文徵甄仲南洛占從東洲憩中舊岑移掘新棺改賜既克返葬以祚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愜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青松栢不顯不承

贈太尉益州大都督王公神道碑奉勅撰

維天命帝子萬邦維坤配乾毋萬物以親九族后父之尊尊以敘百官開府之班最執謙德而光重地者則祁國公其人也公諱仁皎字鳴鶴太原祁人王子賓天啓靈仙之族司徒衛漢大忠義之門嫡德之後仁賢繼出曾祖景孝隋屯田侍郎祖詮歙縣男贈汾州刺史考文洎贈右僕射攢戎前烈啓迪後人公之生也膺汾霍之禎體敦鼎之度禮樂狃於代興忠孝萌於自然克寬克恭不激不慢鑒窮未兆而養之以蒙智周無際而處之以默故質勝於文行過於譽其隱德也三年不鳴其會時也一日千里初以翊衛調同州參軍換晉州司馬應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上身春宮后正妃靈擢將作大匠事時工練八材孔修轉大僕正卿騎訓車攻六飛如雲先天內禪引伸外戚懷柔長滿旗鼓思開公既深辭以職事上亦優之以散秩乃加特進禮異羣公乃拜開府儀同三司策上柱國封祁國公邑戶三千實賦三百公於是寓情宴喜簡跡朝行入告嘉猷密而人莫窺也陰虧多士晦而人莫知也不自異於常路每同塵於衆流常語所親曰明明天子擇賢共理璨璨姻婭則無廉仕不識不知樂我而已善矣夫人臣位極遇莫大焉王曰外貞厚莫重焉而能明道若昧進道若退事不事而縣解爲不爲而理會一以無目牛之全一以無亢龍之悔所謂言合古行中權歟後之人慎終始而保福祿者固將沿通波而蹈高軌也享年六十有九開元七年四月戊寅薨於京師皇上悼焉設次大臨輟朝累日榮之以華衮寵之以飾終追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賜東園秘器含襚贈錫率加常禮乃命尚書彭城侯劉知柔攝大鴻臚俾之監護京兆少尹崔琬介焉中命詹事南安侯龐承宗持節弔祭左庶子白知愼率焉公卿會于更弔送喪巷塡街

爲之縞素學以十月初吉葬我昭宣公羣官執紼奠國門如而會夫天作聖合必起大邦故牡妃美於西陵周嬀表於東海公藩衍之慶鮮胎二十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永錫之類也如是元女祥發窈窕業參棘石內被鑫斯之德外偃關雎之化門風之至也如彼長子惟力戴君畢心彝倫春雲雷之會懸日月之功庭訓之致也如此高陽有才子八族我盈其二武王有理臣十人家出其兩稽諸舊史罕或前聞若乃積三盛事而重之以純德篆於金石垂於億萬宜哉其文字光華撰錄旨要則皇帝所爲也詞臣奉詔作之其銘曰

於穆祁公誕靈信厚有偉其慶天之外弟高以卑牧盈將沖守忠焉孝乎沒而不朽人之忠孝其德不回天俾純嘏大福時來貴踰九列榮並三台祚之元社帝曰欽哉祁公之德采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如何昊天喪此邦式休問其永豐石是刻我思肥泉孝心罔極

張燕公集卷十五

碑銘

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星辰懸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致熙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蹈四海代天工而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也其先出乎嬴姓伯爵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鑾爲盛門入表方於八王華振海內三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逸德不隕厥門者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琊郡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鴻翊郡守夔琅琊郡公諸侯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陰翊王充使義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旋淑勵節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清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氣與年俱長以高陰爲宏文生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家乏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遍故少留耳梁公驚曰孺子志氣凌雲當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遷金部戶部二員外廄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寮譖行於季氏

出為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歲。徵為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為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綱綜。辨職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秃髮入寇。詔公為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為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謀。桓武之士不行。而方叔帥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可汗匐延都支。李遮匐。潛搆犬戎。假援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于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即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策也。高宗壽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蒞。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會渠。延頸而諸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謀之多方。鬪其無備。裹粮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儁不殺。而用謀安人以德而去害。廓氛祲於地表。燿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詢茲遠略。彼何微也。遷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爽典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為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候相接。匈奴故態。猖獗以驕師。神將出奇。張虛勢以陷敵。乃為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縱行。隱精騎以躡迹。寇果大下。撥兵奔散。驍勝益恣。自為得色。驅此車牛。憩彼井泉。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羣敵顛沛。殺傷滿野。從茲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晥。穹廬所追之逃遁。捨之遲緩。昔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濟使縱類。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亦改。及委罪衙官。陰送降狀。公審上其事。人莫知之。及如其期。舉國歸附。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璧轅門。釋縛納款。帝嘉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驛勞軍。備禮獻凱。策勳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營逼逐。方降大軍。又恩乘鈞忌才。下上其手。公曰。雖不逮寮師之讓功。猶恥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公聞

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傅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九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為神理之不可誣也。永淳九年。詔公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元嗣封。親視諸孤。哀哀童幼。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凶儀還鄉。喪葬官供。禮部郎中監護。寵終之數。率禮有加。別勅留守委皇太子。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長成日停。寵極哀榮。禮之厚者。澤及存歿。義冀重焉。太常議謚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公於聞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興。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大都督。開元孝享。宰嗣廷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乎台階。殁追位乎鼎宰。序四時于地下。調三光于天上。聖人神教。意在茲乎。公志堅慮精。神勇識徹。嚮必討本。學皆視奧。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遁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為世法。又撰選譜十卷。又為軍營行陣部衆料敵等四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秘書監武承嗣就家收進。以為秘術。豈比馬卿浮華。唯留封禪之草。劉安虛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沉論。推獎氣類。虛懷而襟帶不設。宏亮而城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歸德。

若毛羽之宗麟鳳。衆川之長江河也。在選曾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劇。歎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果如其言。在軍麾揆帳下之士。則有張知運韓訥爾敬容甘元柬裴思諒王智方呂休景劉元遠。引偏裨之將。則有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崔智晉党金毗郭侍封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凡所進拔。盡為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寶鑑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晦瞑。引導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非泉不遠。須臾風至氛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後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閣。勅賜善馬及寶鞍。令史奔馳。馬倒鞍破。懼而逃罪。公使召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都支遮匐。大獲珍異。會長將吏。請遍觀焉。有瑪瑙大盤。希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鄭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都支。北降伏念。前後錫馬五百匹。儀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品。錦罽織皮六百段。公受當庭中。旬日散盡。此又趙盾之待士。田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為本。感通以為行。善貸以為常。散積以為樂。古之有道者。嘗從事於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兵部侍郎爽之女也。陸氏卒。繼室以華陽夫人厙狄氏。有任姒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闈。拜為御正。中宗踐阼。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媯后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協三從。晉朝公卿。列拜虞譚之母。周官晉法。近出章湛之家。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音。將留內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眞筌。固辭歸收。超謝塵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錄。永期遊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眞京邑。其年八月。遷窆於終南山鴟鳴堆。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長子參元。官至涇鄭二州刺史。聿修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汾州汝水令。世載文雅。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郎。深達禮樂。克和神人。成負長才。同論短運。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輔政邕熙。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遍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以尚書先贈方伯。申命上公。夫人盛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上公有焉。又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小君有焉。孝經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為家。楨百世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代。鏤石刊金者歟。神道前銘。辭令所撰。且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教忠。俱傳不朽。銘曰。

天生亞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鑒。去其孟賊。仁則不違。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軍陣。官人綱紀。帝嘉常伯。國於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子。社金傳世。桓珪守祀。神為上台。永介邦祉。

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 奉敕撰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姚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旟舊府。公執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

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盈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承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遊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顧贈之助。終以飛龍利見。延睦乘之恩。自時厥後。復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監武軍兵馬。又司農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崇雲初以舊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廉懷汎愛。而涇渭不雜。貞緯徑遂。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旺。庶風偃然從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領。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雅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適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顧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缺。其後剖符江表。數論起復。哀扃外擾。纏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能之首。與開興復。時其非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袍笏琴筑。優游卒歲。傳得士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朕輟吞。昔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於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予忝思縱。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洒恩仙翰。鏤碑宸蹤。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叢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豫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符。盛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揩植。文鋒迅颯。幾安卑位。即騁長途。唯賢唯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握。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傾禮拘。鏡離誠口。靜亦忘軀。但視誰瑰。誰詳瑾瑜。伊咨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退。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惟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被服休龍。愛宏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頹修。仙毫特紆。鑄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霧祐。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甄殲悲叢。綿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臻。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沒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梧之南山之璞。闇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干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隱然不失其正也。詔夫仗運以行道。屆辭以比德。亦何代無其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也。王子以敗狄受姓。微君以遁世爲名。司徒之濟艱難。義形漢室。太尉之圖舉甲。心盡魏朝。則將濟所言。則知尚書志力。兄弟職美。覽閒書所載。則見潁川忠烈。子姪皆封。臣節昭揭於百代。家聲藉甚於四海。大

王父司徒定公乘。附氏之崇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裕。先朝之懿也。考特進慎公仁裴。王室之甥也。公門總四岳之靈。帝子分五潢之氣。是生時傑。鬱爲仁紀。公雄姿沉毅。凜難犯之色。虛懷信厚。坦招納之益。識略精斷。途應變之權。神守密靜。堅不奪之節。孝友內兆。於免懷。忠敬外灼。於既冠。加以思恭造化。感合鬼神。文其詩書。武其韜略。推此才也。以從政焉。永無曠矣。夙遭家難。哀過柴瘠。京師號曰孝童。王母同安長公主。引貴遊之誠。示作善之端。令太夫人徙居鄜墅。儲無斗粟。庇無尺椽。公躬率傭保。肆勤給養。墾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疇千畝。二年而廈屋百間。三年則日舉蒭觴。旅珍膳矣。處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不亦智乎。永徽初始宰安定。誅豪姦以育人。察奸宄以伸冤。異政三舉。清風一變。除瀚海都護府司馬。以母疾辭職。爲姜恪乘便。遂徙朔州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立上書理公。國之惇老。不宜擯抑。有詔徵還。而親不待。心與哀絕。氣屬禮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逾年。儀鳳履立。樂成公東討新羅。處爲將帥。詔公持節雞林道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肅州。以爲投防啓寇。非重閉也。乃大築雉堞。嚴備樽械。人知有恃。戎亦來威。俄鳳藏河西蕃蝗。獨不入境。降郡湊稔。提挈如雲。公傾私泉以貸之。引激水以立磑。舉火百竈。日餔千人。遂有芝草聚生。豐年屢降。人之詠德。刊石存焉。裴吏部立名波斯。實取遮匈。偉威旗。飛書薦請。詔公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大城碎葉。街郭迴互。夏縱觀其窮。端倪三十六蕃。承風謁賀。自泊汗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史。以波

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碎葉。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寶。又以求不失鎮。復命寶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搖矣。於是車薄啜首唱寇兵。衆蕃響應。媚毛而豎。公在碓西。獻捷無虛歲。遂車薄於弓月。陷咽麫於熱海。勵拔從三千於墜下。走烏鶻十萬於域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勵天。葛水暴溢。祭徹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忘勇。戎狄聳懼。璽書下問。皇靈遠爍。遷夏州都督。徵詣奉天宮。熱海之役。流矢貫臂。陣血染袖。事等殷輪。帝顧而問之。視瘡嗽歎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賊白鐵余。據平城以反。奉詔與程務挺討擒之。善公有發石壞城之計。反風焚柵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寇邊。受命討擊。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棐。牌閘鉗解合。甚爲虎文。北至開光。與虜合戰。若驅猛獸。豪草比莫之敵也。胡馬奔駭。獲其二駁。桑乾舍利兩部來降。初公善謳。與魏叔璘相鑑。公善射。與趙持滿齊名。帝每臨之。賜比鳴鍾。巨寶深懸幌。營獨行夜入。有恠人長丈。扈來趣逼。射而仆焉。乃朽木也。太宗壯之。授右千牛。及持滿伏法。某戚公哀而收葬。爲執金吾奏劾。高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坦坦。多如此類。將任帝繫龍。爲國方虎。天下晏滔。羣生雲雨。惜哉不辰。捐馬遺術。嗣聖之際。天后臨朝。有因人誣奏公廢后從兄。常懷怏怏。司刑御史。侮文矯制。不名等法。遷於崖州。路至衡州。疑疾捐館。春秋六十有三。垂拱三年閏正月二十九日。葬於咸陽原。君子曰。斯才也。斯望也。難乎免於斯之代也。周公聖而謗。屈平賢而放。賈誼才而謫。李廣勞而喪。彼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惆悵。神龍中興。以陷酷吏例。復官僨孝爲人極。忠爲令德。神之聽之。始枉終直。信矣。有子故光祿少卿瑱。今秘書監珣。皆篤行純孝。慎終思遠。戒少也。嘗曾友升堂。今老矣。豈能文旌。慈港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豈叙彪情追美。樹楊公之碣。銘曰。

上德惟公氣秀才傑孝宏世美忠廣前烈日月心照江河思決難地必通暗機先微卓犖文藝崢嶸武節歎由宰邑備拘臨郡海女避途山地可問師律三總軍聲六振銳氣入營長蛇出陣虜將國威烜赫天外玉弩方鋒雲旗卷施天道茫茫自古多傷功存西域身樂南荒易質中路懸棺反葬寶刀生衣玉玦無光後有才子先賢不忘

張燕公集卷十六

碑銘

河西節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公神道碑

公諱忠敬字某武威人也軒轅帝孫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國爲姓世高之遠漢季自河南而適遼東高陽之受魏封由陰山而宅涼土高陽王同生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原驛眞河間生建節將軍西平公繇從正西平生龍驤將軍黃門侍郎廣宗侯薛琚徵累葉勳華載於魏史高祖何廉器廣宗之子也周開府儀同三司寧遠將軍肅州刺史張掖郡公曾祖羅方大隋開府儀同三司皇朝附石州刺史貴鄉公祖興貴右武候大將軍涼州刺史徙封榮涼歸三國公考文生不仕涼公皇運經綸首平李軌大舉河隍之地遠通城郭之國寵錫華旒冠絕等夷水出渥洼之文神馬者二千乘山得崆峒之武朱輪者四十人公有榮盛之門鬱豪爽之氣孝友天至清蒲玉立幼聚兒童必爲軍陣之戲長交英俊唯談韜略之書始以良家子僕射韋公待價引於帳下安息軍建奇績解褐授游擊將軍臨洮府右果毅復以善部統御史大夫唐公休璟處之前鋒洪源谷立異効遷右威衛翊府右郎將象新泉軍使進本衛中郎將赤水軍副使兼赤水新泉兩軍鹽牧使改合州刺史營田使換松州都督防禦使遷左司禦率兼河西節度副大使臨洮軍使轉鄯州都督使如故其在軍州傾心下士視人如子無約而親附不言而條理其在農牧大田多稼如

茨如梁思馬斯才有騄有皇輪力四朝歷官三紀名參禁衛身任劍場以靜揔繁以逸待寇我無亡鏃之費敵有不戰之屈蓋所謂一方之干城者也享年六十有六開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疾終於位知與不知莫不隕涕十五年某月葬於烏城之南志公鄉祔先塋也公寬以御衆卑以自牧直而無訐廉而無劌朋友不聞誠否之言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加以心淨三業躬勤八戒推是而行何往不濟初甘州有舍利沙多輝師道場之四果也昔云揭越德充於內神護於外雖習鉢鎢永無害也及百戰之後啓手歸全西州士人聞之激厲有子仲璋如璋季璋金璋重璋庭奠之間喪過纍纍敬奉窀穸備禮儀於文武撰述家風刻功名於金石詞曰

玉闕氣爽金波秋徹涼野遺條寒山積雪授盡產義精勁才傑孝固純深忠憑剛烈負羽從軍奮彙青雲總轡按部崑崙時兩繼軍扶鄯入文出武三十年間式遏戎虜劍場務靜非公莫鎮金鼓氣雄非公莫震神山與鍬龍池取駿羣盜陷營衛風入陣勇將知時仁兵善持反耕能戰王者之師牧馬如雲屯戍如坻西軍方壯東首長辭振古同嗟沒而不死所謂明德永傳神理鏘鏘題門珠玉名子信言豐石令問不已

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昔者堯舜既沒文武將墜天縱孔聖誕敷皇極于是乎候六藝而正王道舉十哲而闡微言雍也爲德行之目求也爲政事之首吾見乎龍翰鳳雛百代而共貫虎符犀節重世而增華明德之後知其必大公諱實字茂實其先魯國鄒人也古天子有相氏宅於相士實曰冉姓蓋氏族之興舊矣不常厥所今爲河南人焉五代祖隴陽公諱道周尚齊南康公主位平南將軍散騎常侍荊州刺史信州都督高祖諱彬仕梁太子左內率荊州刺史齊梁之間荊巫重鎮世善其職江漢宜之大曾父義城公諱黎在梁雲麾將軍湖州刺史入周拜驃騎開府儀同至隋開皇中爲旭州刺史大父黃國莊公諱安昌隋啓平城祚之殷盛唐分蜀國瑞以桓珪其後改封於黃授信州刺史縣潭州總管贈雍州都督烈考天水郡果公諱仁才秩金紫光祿大夫婚皇室漢南縣主經綸澧袁江陵永凡六州刺史偉矣哉承嘉善慶歷代名臣流風載於史官勳業藏於王府公即果公季子天王自出內稟胎教混成之姿外被門風式瞻之訓從容合度造次皆法生而知之孝弟也學而知之禮樂也德義如山文章如泉搢紳之士仰爲宗焉弱冠文學生進士擢第遺家不造府君捧錦五日絕漿三年泣血雖麻葛號禮而蘖棘加人服闋調并州大都督府參軍事丁太夫人憂過哀終喪有如前制應八科舉策問高第授綿州司戶參軍轉揚州大都督倉曹參軍又舉四科敷言簡帝除益州導江縣令鴻漸二鎮翰飛三蜀府中之孫子荊郡內之岑公孝用能據淮距海我庾如坻岷山導江入境先歎加朝散大夫除鄭州長史仍加關內道支度使去青城之洞府來白帝之鄰時命服有輝使車何重除婺州司馬入謝于武成殿主上以邊庭有事喜問陳湯宣室清言思逢賈誼公召對蘊藉謀慮深長眷甚衡席恩加後命因改恆州長史于時四鎮未復二蕃猶梗屯田遠塞戎馬生郊代郡寇符臨冀北面誠重漢家張掖比西河而遠輕乃徙拜涼州都督府長史仍知赤水軍兵馬河西諸軍支度使地壯伏龍城雄棄烏位居刺史總管三邊公乃利準漕樂蘇蓋庾蓼積糗糧均轉輸程力役寬御

悅使授方任能人皆忘其久勞兵不遠其長道雖金方氣肅雨雪不變之地積路沙羅草木不植之所莫不豐潤穗于桐牧厭甘瓜于戍時朝廷賴之遐使持節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仍知營田使崆峒連五郡之壤磧石控九河之源公夙奉皇華政聞行露高車未至圖壤相歡既見君子溫其如玉率性仁愛由衷易簡推是心也物感斯應覩裴蕭而無競見禮義而興行不言而應事熙非教而蒞下順故得大田多稼人和歲豐餉軍廩師處勤餘裕計僧入朝侍宴于長壽殿上謂公曰河州軍政要衝屯以最多卿以是食爲心朕無西顧之憂佑以彩幣錫以文袞及公還州也頡密勞勉王人相繼國家徑流沙梁弱水收西域護南庭連百萬之兵以濟事于外不一日而乏者則公之力也無駭入極可謂費斥父勝之杜預平吳蓋知羊叔子功爾宜登元老作貳天朝止于邊服實孤人望享年七十有一證聖元年二月十日寢疾終于官舍天子悼焉因費喪歸悉命官給是日河湟耆老山谷羌夷反首蓬面號奔州邑雖國亡子產夷哭祭遵豈云過也豈悼之化人之父母及其歿也哀亦如之信矣太夫人金城郡君隴西李氏江夏王道宗之女也宜此象服爛其盈門嗣先姑之徽音立庶姬之則範彝華旋落禁廳城隅以證聖二年正月合葬于河南之定鼎原禮也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玉女之墳松柏接于邙山邱陵封于伊闕石麟將闕華表何年有子曰祖雍景龍初擢給事中兼侍御史內供奉追惟皇考孝子奉親忠于事君恭于立身惠于臨人總是四行旁通具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故老之口既絕竹帛之文又滅揭名兮奈何刊石兮來奇其詞曰

倬哉冉氏世有仲弓鐵冠絳服給事于中克昭遺懿樹之家風於皇嚴孝高明有融德周不尊勢何不涉嗣武先正思文載協建旗千里逮君六葉龜顯印房蛇盤綬篆官以勤積業因時峻宰號神明椽稱親信驥足既展熊軒亦輒邦國海康京師河潤出車西域我君謀之屯田北假我君謀之六軍有饋其誰度之一人無憂其誰樂之猛獸避德均邊所莅盛烏依仁鷙昇執事以今視古名齊績類天不整遺山頹此位隴首迴望秦川斷腸吏人攀紼哀鴈隨喪虛靈奠野行臨惟堂廟立邊郡魂歸故鄉王姬祔葬禍之終也水合蛟龍墳同石馬地積霜露烟攢松檀千載九原高碑淚下

贈太州刺史楊君神道碑

公諱至誠字某宏農華陰人也厥初生人爲姬伯之胤因邑命氏有楊侯之屑其後東陵齊而開國西漢盛而移關門廬隱隱亘連桃塞之上碑闕嵩嵩蔽滿華山之下明德之後世有人焉大王父隋直閣將軍岷蔚撫亳道五州刺史邢國公諱貴大父故右衛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靜公諱壓考故常州刺史工部侍郎鴻臚卿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太子少師贈儀同三司上柱國鄭國懿公諱崇敬若夫家聲代業累德積仁故以克隆前統光啓來葉矣公稟純嘏之粹靈漸軌物之名教端操以正己崇讓以與人勵精以探道善問以籌德學無不達藝無不周成蓋有傾闕之望既冠爲宗匠之表年十三調太常挽郎尋補路王典籤大夫門子執紼橋山王國詞人曳裾睢苑皆一時之選也明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徙國子監丞坊監清流才地兼擇東朝東帶銀榜增華西序彰

纓環林益潤高宗接千歲之統嗣百王之業封岱岳禪云亭稽于舊章俟茲通博乃除公禮部員外郎祀事克明大典攸序建邦分職得人者昌吏曹居六官之首丞郎盡一臺之妙又轉公吏部員外郎準的文昌羽儀丹地丁太夫人憂去職公至行純篤幾於滅性雖杖絰外除而柴荊加等門人記其喪禮天子憂其死孝服畢授豳州三水令臭尚方之鳥鳴單父之琴志道不矜其大才勤政無陋其小邑美聲流於豳衢惠化布於周原又應文擬詞場聖策試天下第一敷陳聖謨啓沃明主究天人之際建皇道之極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朝廷納賈生之言排汲直於外乃拜公隴州司馬未及赴官遘疾卒於長安之私第春秋若干王祥未施於邦政陳寔近終於邑長位不充德其如命何神龍初中宗克復丕業格於文祖乃詣從臣緬懷先正以公二子在章綬之列追贈公使持節太州諸軍事太州刺史非夫立言不朽陰德陽報安有藐諸孤而隆家既沒世而榮號者哉夫人天水趙氏殿中監武權公某之女也受訓公宮作合君子言容賁於國史德行循於法度六姻之內宗焉始有輔佐之力卒延門戶之寄初公之捐館也九子驅驅哀哀喪位賴夫人管廟暫復日就月將徙宅依仁國門成訓三十年內八子登朝廷交虎綬之華門接魚軒之軫某年日月封梁國太夫人景龍二年五月七日終於長安之延壽里聞者遺家遷播儿筵靡託而今蒙國昭洗情禮獲申以久天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合葬於少陵原禮也第二第三子夫人在堂而沒長子第八子夫人在殯而亡今並列於塋兆用慰魂魄長子故兵部郎中徽中子前武衛將軍泚永懷徽烈思勒銘頌郎中書嘗緒言遵威延州之許將軍今復哀託詰深舊館之悲高跡難名短詞莫逮採諸故老恭存梗概其詞曰

昂昂楊君秉心泉懿大河鎮岳含光毓粹學妙研精文遒逸思行爲時範言爲故事存蘊令德沒揚虛位善慶克家哀榮乃備嗣姑稱姒敬妻曰寡復有母儀千載一致貞墳土隴同封此地芳烈攸載金生碑字

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

夫稽德垂裕之謂仁追遠揚名之謂孝仁則愛鍾厥後孝則榮及其親嘗三復于斯言今于馮君而見之矣府君諱君衡其先長樂人也釋趙歸秦本家上黨分燕徙越又據高良自遠祖榮懷化侯業以至于大父贈荊州都督益先考高州使君智殺威以勳績建旗本郡甲兵雄于一方政化遠于千里君蘊含宏光大之德守沖默安貞之志秉難進易退之操詣希聲若訥之道爲而不有故物譽難得而稱靜以居常故世榮無由而及以聖歷之歲終于本城子幼家艱喪禮蓋闕夫人麥氏備母師之六行履先始之四德處順思柔以成婦道及衛亡共伯而魯重敬姜嘗以汎舟之詩遵其閨門之禮季子今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力士始自齠齔來儀上京既遠徙宅之懷爰從倍年之訓威三州之深義易百代之因生捨馮亭之本枝從高傒之令族千秋忙漢遂去田宗隨會在秦別爲劉氏遇風雲之感會承日月之光輝茅土答其勳庸貂璫寵其忠信太夫人踰越笛觴就養高堂孝子展白華之勤綵母欣綵衣之貴精神所感振古難儔噫歟賁孝爲忠隱心後勛引桑蓋之深誠慕金張之周密敬以衛主愛以安親而善不彰惠不遠者未之有也由斯言之則哀樂存乎心不以五音改鏞鼎唯所召不以偏覆及詩

云。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用神勞善人而壽其母也。夫人以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薨終于京兆之來庭里舍。享年八十有七。天子悼先賢之晦德。嘉侍臣之竟孝。思賜襚之未繇。愴寵岑之將及。于是詔贈先府君。潘州刺史。備禮飾終。招魂合葬。是歲也。大享宗廟。徧謁園陵。錫類之恩。施于卿士。重贈府君使持節都督廣韶循康等一十六州諸軍事。廣州大都督。夫人受邑爲邦。啓號南海。從夫加贈。故封越國夫人。哀榮備于始終。寵光洽于中外。爲子之道。何以加焉。于是與兄左衛中候元璡。右領軍衛郎將元珪等。推舊業之難名。感新恩之薦及。思建碑表。以永芬芳。夫毓至德以庇後嗣。仁之厚者也。揚令名以崇祖考。孝之大者也。仁爲五常之先。孝實百行之首。貫經教而莫比。標人倫而獨出。宜其鏤美金石。式庭增耀。無忘清徽。昭示來葉。何必令稽江上。獨有記孝之碑。安陵廟前。空傳尚德之頌。其詞曰。

明珠紫貝。產于南國。代所珍兮。允矣君子。不耀其德。克全珉兮。慶流我後。高蹤邈邁。中貴臣兮。朱幡象服。龍及泉路。榮其親兮。孝道不隕。勒銘表墓。留芳盛兮。

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神道碑奉勅撰

四時平分。淸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塵轍指塞。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平文王之子。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魏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蓋矣。亭之元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繼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于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儁。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龍。光祿派分于馬翊。廷尉世茂于潁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皇靈不欺。豈但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礦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鬬而宏勳。仕州縣而爲逵。啓莫京之縣。爾不在于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霈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鷄睫。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職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敵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改朝散大夫。伊州長史。伊吾副使。以軍累破虜。即授其州刺使。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遂本衙中郎將。仍爲舊州軍使。默啟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振。加雲麾將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人隴右。掠牛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積而未盡。歸功廟算。朝議多之。拜右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鎭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玉之爪牙。故人泰期門。出分閫寄。于是料敵無備。間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鐵甲文劍。僰馬犛牛。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商食邑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蠢胡。相率大叛。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右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

綵千段。班師臨洮。遣茲虜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伸。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于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鎭。血面搥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閔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伏。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蓍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當糟粕韜鈐。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膚不足髮。太祖之見郭嘉。知威吾事。前後賜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登門。長鳴在廐。咸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光發。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元鑒。下効武臣之素節。其章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于先人。揚令名于後代可也。闕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書。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鄜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將等。或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孝實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兄弟。並參師律。志本不忘。遂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于太原。夫人燉煌索氏。勗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給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志。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軍。平西征北。震戎壘。獨亭障。臥鼓。屯田館。軍。使此白及。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元牡。鼓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鱉。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廻兵。臨洮。舊壘。手提金節。魂沉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奠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郡連之墓。長旌武功。

跨軍典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論邊。山川險易。立成于聚米。攻守方略。一決于前籌。遙詔置兵。先合漢光之旨。新書從事。暗同魏武之心。故得延譽上騰。風雲鬱其氣色。懸榮下逮。日月供其輝光。當斯時也。躊躇攘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卽敍者。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嘗請先拔犬戎。次繫獨關。盡區域于西海。開郡縣于北荒。輝皇靈于天外。闡壯節于雲閣。其事如果。曠古未儔。惟君知臣。保斯言之可復。何神與將。負厥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吐蕃犯邊。瓜州失守。盜惜吾將。執致其親。公以爲行父立威非孝也。頓兵從敵非忠也。大義遏其忘家。方寸亂其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而退殺身。忠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驛要隘。而回紇內叛。以八九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然猶戚嚬擊射。殺傷略半。亭孤兵盡。流矢橫及。所謂仆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乎。嘗膽之憤空結。嚙肝之怨莫釋。天子聞之。蹙然興歎。人言以命許國。夫豈忘其言哉。苟收必死之忠。焉問不虞之過。至矣。蓋聖主推仁恕于天下。懸大信于後人。愛欲其生。懲晉侯再克之喜。惡傷其沒。抱秦伯猶用之誠。婉獨見之端。豈常情所逮。謀臣飲恩于望表。猛將感德于事外。然後任人之固。衆可知也。乃下詔追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禮命寵岑加常二等。死事之經也。公之伉儷。曰武威郡夫人夏氏。韓世築城之智。孟光舉臼之材。拔棘解圍。三軍懾其健婦。崩城飛哭。四海傷其孝妻。此又閨代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奬賜閥。星祥名寶。禮義形于嬀梓。哀感過于縗麻。稟訓帷堂。克持門戶。特奉恩旨。收其二陰。飾柩玉關。歸魂上國。以十六年十月。詔葬于萬年縣。見子之原。圖幡齊列。方相雙引。京尹號哭。史官頌石。千乘送葬。觀隱騎之威儀。十里開塋。識龍驤之邱墓。銘曰。

合衆在仁。正兵維義。將爲天目。國命所寄。曲乃老師。輕實見戲。安我封略。才難不易。赳赳將軍。鷙鷙絕羣。超騰白地。騫翥青雲。朝登勇爵。家榮戰勳。衆聲飛譽。帝曰予聞。予聞伊何。甲兵繕肅。屯積萬庾。馬益百谷。甘心犬戎。指掌獯鬻。大舉當此。單于可掬。壯計先達。王師未張。城隍孤寒。寇及高堂。忠先孝後。拒敵而亡。外仇易復。內變難防。克日將戰。呼天不假。岑彭詐客。張飛帳下。流鏑何人。交鋒去馬。蒼黃反覆。哀哉命也。美險姑臧。還歸正陽。東都門外。南登路傍。高墳纍纍。列樹行行。父子同兆。何殊故鄉。詔刻金石。義形意氣。隱善必書。鴉魂不諱。事奔忠在。生輕節貴。嗟爾明靈。銜恩永慰。

撥川郡王神道碑奉勅撰

殊王無遠。而登鑾輅之飾。寶也。松栝無幽。而入殿堂之搆。才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撥川王論弓仁者。源出于正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代相蕃國。號爲東贊。或言謂率曰論。因而氏焉。公有由余之深識。日磾之先見。隨偏荒之草。蹈慕上國之衣冠。聖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于我。是歲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縱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嘉大勳。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周語曰。犬戎樹敎。守終純固。今其俗黥面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土無僮僕。自公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潤之間。始見戎州矣。若夫河南胡蕃。塊牧所利。每歲冰合。廣騎是廣。中軍必謀于元老。亞將因選于時傑。神龍三年。以爲朔方軍前鋒游擊使。授龍二年。換

張燕公集卷十七

碑銘

右羽林大將軍王公神道碑奉勅撰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閏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營田九姓轉運十副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銀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上柱國。晉昌伯。薨于軍。毫亭。故也。夫事君効命之謂忠。殺敵榮親之謂勇。干星襲月之謂氣。間焉。是晉昌所以銷落將星。崢嶸山嶽者也。公諱若奠。字威明。瓜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守死。褒贈特進。審塞翁之倚伏。達穆陵之浮休。老而益壯。沒而立名者矣。公威聲發于雷泉。武毅標于峒嶺。小頭銳上。猿臂虬鬚。龍劍摧百勝之鋒。蛇矛得萬人之敵。拔自行陣。果有呂蒙之才。拜于場。不爽韓信之用。始仕鎭戎。歷班外府。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雖驟移官守。而恆在疆場。郭知運推毅河源。握符隴右。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旅。歷不出十歲。代總戎之節鉞。雖假之士。以爲美談。于是自驍衛將軍。遷羽林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鎭塞垣之十軍。佩節制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廩百億。蒐乘籍馬。而騎騎數萬。迺蹈赤山。焚翦暮。獵清島。駐鄣牛。唳鳴則七戎辟易。烽燧則千里靈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賴其神將。月獻戎捷。歲行軍賞。王侯無種。屠狗起爲將軍。戰伐有功。烟羊超遷都尉。前後翻飛。慈下。蕃隱行間。

左驍騎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堅三萃。利五刃。偶擊勇膂。足力信賞罰。分甘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接獵餘豬蛟蚋。臥沙塞如衽席。踰居露食。逾二十年。爾舉而成師。冰泮而休卒。塞氣入于肌骨。夜祈入于猶疑。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韓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諾眞之水。刷馬草心之山。以爲外斥。而叛徒安堵。鄭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館李陵之臺。致犁光祿之塞。以爲內備。而賓至如歸。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檀林。收火拔部帳。納多貲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海南諸軍。臨其計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奔走。截馘略定。師旅方旋。而延陁跌跌。復相嘯聚。上軍敗于青剛嶺。元帥沒于赤柳澗。公趨自新堡。奔命寇場。嵐猱之徒。不滿五百。兕犢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爲壘。歌寇爲餉。決命再宿。衛滑重圍。連兵躡蹤。千里轉戰。合薛訥于河外。反知迷于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矣。研摩之奔也。邀于黑山口。殲其精銳。市嵐之背也。追至紅桃帳。掩其轄。實乳泊之會。斜霸池之狂。胡木盤之役。緣方渠之遺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算無遺策。兵有全勝。是以六狄逃遁。三垂乂寧。雄暴露于天下。業光華于代載。信梟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錦衣寶玉。允答戎功。甲第良田。不承錫命。晤其智效。宋甚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累勞生疾。恩命尙勞。馳往醫之。晉暨以深。藥醫無及。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爲揚川王。稱故國志其本也。太常議謚曰忠。由爲異昭其德也。長子盧觀。官封繼事。衆次子齊久。特拜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于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鼓吹。介士龍施。虎帳鐃哀。封羣殉馬。吉凶之儀。擧夷夏之物。備長安令護徒以護事。鴻臚卿序賓以觀禮。哀榮之道極矣。君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碑表墓。吾嘗同寮。敢陳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清海殊壤。舉世安裕。披俗驩放。偉哉諭侯。利有攸往。獨發橫絕。搏空直上。以乘款塞。因敵立勳。吐蕃萬戶。吟嘯成羣。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酒泉。乃位將軍。朔方險塞。直彼獯虜。帝命先鋒。踴如虓虎。山北加電。漠南擊鼓。十數年間。羅國威武。我有師旅。將軍輔之。我有邊虻。將軍育之。梅禍亡師。一劍復之。幽池叛胡。三戰服之。武節方壯。靜露不待。王舟逆終。宿恩未改。時來世去。人亡物在。銘勳證忠。以告四海。

唐故高內侍神道碑

孝是動天。義堪變地。河中見三州之姓。炳彼精誠。南亭聞再逵之母。彰茲奇事。不有陰德。疇代誰鄉。內侍高延福者。將軍力士之慈父也。粤自西漢于呂。東明衍璧。以亡王之族。處悲伯之官。而將軍本緊滋亭。代家南越。未知父母。來寧宮闈。老而無子。曰悲。幼而失親。曰苦。淵之悲者。笙磬異器而同音。觀之苦者。秦胡殊狀而共色。從此斷金合契。投漆相受。承順無違。日戚生乎本性。仁慈匪飾。天屬由乎自成。父子之名既定。姓氏之目因移。大將軍之家。去鄉而取衛。平原侯之室。變郭而從甄。亦猶是也。既而內侍以鴻漸登朝。萬簪朱紱。將軍以龍攀得主。賜耀金貂。其訓子也。溫室之樹無言。車中之馬數對。其事親也。三牲有養志之樂。百行無匪疾之憂。至矣哉。高氏之子也。以恩親之顯。爲嚴親以欲報之誠。而報德神明。翕而哀懇。貴碑而羣議。乃有侍衆畢善。提架炎洲。二紀積離。萬里遙至。青容莫識。泥涎茫然。驗七星於子。心認雙環於母臂。而後探傷顧感。若墜谷而登天。薦羞都餘。顏食淚而覩日。於是盡歡二姆。兼敬三人。均養之恩。成不寐于十起。反哺之志。齊色難于一堂。羣公賀慶潤之觀。天子歎獨勤之冊。此復然矣。內侍事主四朝。歷官七政。專良恭慎。著美綸言。沖謙儉讓。得名朝列。年六十有四。開元十二年。終于來庭里。明年五月。葬于長樂原。繼子力士。喪踰毀而加等。非盡誠而備物。義方之經。爲稱首。孝德之傳。今見其人。永維先恩。追紹餘烈。若夫慈羈旅之穉黃。仁也。約詩書之尊教。義也。貴不居而要遜避。禮也。生推心而死有託。信也。仁爲德本。義爲行先。禮爲身宅。信爲寶田。故仁之報也壽。義之報也樂。禮之報也安。信之報也順。履順居安。乘樂享壽。此四者生人之偉事。自求之深致者矣。於戲。傾賜冠。馳羅勢。假變谷上。煜熔君傍者。豈不思景行高山。慨覩前轍。如或少還亡禮。顛沛違仁。瞻言四報。咫尺千里。揚芳樹淑。其不難乎。于圖春秋之徒也。懲不德而勸不僭。義重天綱。孝崇人紀。樂尊尊之成訓。善哀哀之克子。不著倚相之書。將受邱明之恥。九原上。千月深。覽碑版。傷知昔有以見古史之心也。銘曰。

高堂樂未散。重壤哀已歸。青帳吹虛衣。金燈照塵席。苦長夜之易泯。悲寸晷之難惜。刻義碑與孝心。萬古千齡傳此石。

大周故宣威將軍楊君神道碑

公諱令。字令一。太州仙掌人也。隋司徒觀王之元孫。周孝明高后之歸孫。今司衛卿之元子。維有隋接三統。建萬國。我高祖以同姓爲王。維皇周敦九族。敍百官。我諸楊以外戚而貴。公體元黃之純粹。承河山之不鍾。孝乎內。炳忠焉外。均性與天和。道合仁愛。牧恤孤老。分產疎屬。汰于周施。約于妻子。加以樂善而好學。降尊而容衆。能辨樂和。思柔酒德。容止可度。溫溫如也。文章可觀。彬彬如也。淵英峻穆。當世碩士。與之遊焉。而曰君子。若夫漢魏舅族。有恩澤之封。公辟門子。有良家之侍。公浮雲世祿。匪石儒風。究乎王道之紀綱。明乎人事之終始。年十九。舉進士高第。授潞州參軍。轉于牛首曹遷洛陽尉。從事次也。居無何。拜朝散大夫。行通事舍人。俄而加太中大夫。檢校天官員外郎。夫行人之在周禮。方國是接。公修其政令。帝曰余嘉。郎官之著漢儀。列星是應。公司其典故。時稱邦則。國家左賢右戚。一文一武。以公地望羽儀。寄深虎旅。除宣威將軍。行右衛翊府郎將。僶俛從事。非其好也。初公時爲郎也。遂戎悖逆。作悲幽冀。皇上興咏下人。故我有神兵之役。選遣權豪之吏。佐猛毅維城之師。乃下制以公爲兵曹焉。實有密贊軍政。獨飛長策。豈云卒乘輯睦。戎機式序。若此而已哉。俾甫邁颺勵。剿遮殺邦。威元兇。懷黃龍。馬末汗而狄盡。人未疲而兵輯者。公與有力也。及凱師振旅。册勳論時。帝用咨有司之議。古念有功之未祿。將遷德命。諸多較有日矣。方當翼大化。增三光之明。黑天秩。垂九德之聲。昊天不弔。厲氣流行。如何斯人。胡不眉壽。年四十一。聖曆元年夏六月辛丑。遘疾而卒。嗚呼哀哉。梁木未施。予道不究。嗚呼稚嗣。仰號蒼穹。哀哀嚴親。惴臨淵谷。遐邇慕舊。豎乎歆鳳。未識之徒。同不盡朋悲而歎。歎矣天子。惻然弔之以玉册。贈之以鷲宸。羣公傷然詠德於素旐。圖像於青史。粵乙卯。假葬于合宮縣平樂鄉之北。阜郭門十里。卬山西崗。帶萬古之阡。都邑九原之地。歷寄新隴。魂悵故城。覩覩諸孤。未追歸葬。平生志事。執已焉哉。厥弟五人。比才連譽。日陸一獻

一循一惟一尙一等。因心則友。世稱萬石之閨門。死喪之戚。吾見伯淮之兄弟。僉曰。我圖後事。日月除乎哉。龜云此地。陵谷居乎哉。乃布哀友生。托詞悵舊。跡德表墓。示之來昆。其銘曰。

洪河南注。少華西峙。氤氳鍾會。生此君子。維國之紀。宜慈惠和。禮樂文史。敦篤崇類。激揚厥否。勤然濟物。若不由己。克明從訓。誕敷厥美。修詞北闕。潤色東里。揮翰文昌。列星順軫。交戟禁衛。爲王爪士。允文允武。翁歸是比。時曰鎮寇。詮軍北鄙。擁狄黃龍。濟師蒼兕。將王元默。緊公是恃。帝懿乃勳。將圖膴仕。仇仇執憲。不我力以。役役大勞。未受多祉。景命無祿。洪基中圮。父兮葆鬢。孤子稚齒。孔懷靡及。凡伯痒止。陟彼邙山。邱墟歲磔。荒草無際。羣哀所起。吁嗟楊侯。託居此矣。沕濊綿曼。德音不已。久客思鄉。永懷桑梓。

唐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神道碑

公諱威德。字某。曰葛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嬴姓。晉繇之後。夏有葛伯。氏族興焉。寧陵之傍。尙傳侯國。綏山之下。猶有仙祠。嬰則威服五城。襄則績稱二縣。鴻臚秀於吳會。散騎崇於晉景。在其子孫。是宜繁羨。公生而開朗。長而英拔。非因馬鄭之學。動合禮經。不待孫吳之書。暗同兵法。有拳勇。尙氣槩。顧盼稜華。風神都爽。五馭善於東野。六射勁於西羿。少以嫖姚之才。入充供奉之選。御橋嚮慶。犯清蹕而不驚。鑾道啼烏。應鳴弓而自落。使蕃左右。屋蔵重溟。賜上柱國。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虜實。馮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五。神功二年某月。終於洛師。鑾殯邙阜。夫人太原郡王氏。夫人郭氏。實生大將軍。嗣順。一見聖主。再紐乾綱。重位冠乎北軍。茂功藏乎南史。故象服臨祭。魚軒以朝。天子深嘉。歎凋勤之母。

蔡公列拜。賀虞澐之親。享年七十五。薨於京兆之三其里。公愛敬奉親。執則可移於後代。義方訓子。福祿來及於先人。葬有日矣。乃下制曰。禮著飾終。情惟悼往。詢諸前烈。抑有儁章。前左羽林大將軍葛福順。亡父某。守其謙素。宏此藝能。未展才術。奄從凋殞。而嗣子克家。式昭勳業。既念功以追遠。亦自葉而流根。宜申奬贈。俾懋泉壤。可贈遊擊將軍。守右驍衛翊府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九日。葬我郎將君。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郭氏。祔焉。禮也。韋苗以襚。輅旗在列。廟食備其牲牢。法葬陳其簫鼓。孝慈之道著矣。哀樂之禮備矣。詩彼生平之事。忽如絕光。繫乎碑版之文。永存遺烈。銘曰。

硜硜都尉。角立傑豎。神銳玉劒。氣雄金鼓。六藝爰設。射馭爲武。百行雖名。忠信爲主。時不兼命。位不充才。善流慶答。身謝榮來。太原棣棣。寓惟嘉偶。羽林桓桓。克大其後。

唐故廣州都督甄公神道碑

君諱置。字道一。中山無極人。昔胡公紹舜。奄有大邦。楚子縣陳。逃威樂土。當烈王之王也。有陳通舜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言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眞爲晉。處則稱劉。明歸晉者。以異變而爲郭。蓋承號者有馮。通之爵邯。仕漢爲太保大司馬承陽侯。邯十六代而生燾。仕齊爲太山太守。司隸校尉。無極縣伯。僕笑道論行於代。燾生隋汾州刺史族。族生隋沁州刺史紹。紹生隋新市令協。協生置。于大都護府錄事參軍。贈宋州刺史封。惟祖惟曾。在商在夏。世濟其美。永觀厥成。君卽宋州府君之第四子也。博綜經史。脫略流俗。情之所道。對咫尺千里。氣之所重。輕百金于一諾。曰興曰比。階應

劉之閫奧。或草或眞。蘇鍾張之筋骨。譽滿鄉曲。雅聞闕庭。天后臨朝。再加寵命。皆辭以親老不赴。逮疾革易簀。骨立廬墓。復有制徵焉。刺史獨孤楚。率府寮敦喻。起于墳左。乃授左金吾中候。生盡其養。豈遠親許人。沒盡其哀。方委身殉國。或用或舍。有以見大君之仁。時止時行。有以觀大孝之節。君臣之際。其遠矣哉。尋除左千牛長史。檢校武始軍長史。攝右臺侍御史。兼靈武道行軍長史。攝右屯衛郎將。副臨洮軍使。轉右驍衛右郎將。爲臨洮大使。拜蘭州刺史。兼檢林臨洮等軍大使。除夏州都督。兼鹽州防禦使。徵授幽州都督。表之以紫。攝御史中丞。爲河北軍州節度大使。君政成周月。惠則在人。思是綏風。表以去職。未幾復除夏州都督。屬山戎矯虔。假擾王略。兵落天上。思迴行以出奇。廟堂計中。守便宜而未進。時以爲逗遛。貶撫州刺史。朝廷明此舉也。未到官。遷廣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五府經略討擊使。春秋五十有七。開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以年月日。歸葬于恆陽之王公山南原。不忘本也。君三承辟命。再攝憲曹。八典戎旅。五司藩翰。事之去就。所歸必執其中。職之高卑。爲政各當其選。觀夫果于事。喻于義。下學而上達。強立而知類。長克厥愛。道無常師。有商也之文。有求也之藝。習禮必本。飾之以精華。積行必崇。茂之以枝葉。以此探賾。則投刃皆虛矣。以此効官。則操刀必割矣。是故桑士之所鞅掌。而君之所綽約。常情之所戚戚。而君之所蕩蕩。由是言之。檢楡之與海運。鳴琴之與屋入。從可知也。惜其志懷慷慨。雅多大略。援桴作氣。有七縱之能。孤劍無前。當萬人之敵。豈不得橫絕漠。騁雄算。剗狼星之毅。鏡乎太清。卷翻海之波。靜而可掃。駸駸之足。受鞿騏驥之途。堂堂之貌。不甚麒麟之閣。彼哉彼哉。有遺恨矣。其孤某等。竊兮不至。求兮不得。永懷揚名。庶慰罔極。銘曰。

有鰥在下。陶復河濱。元女作合。相彼于陳。楚爲不道。祚以永淪。周寵忠節。氏以初因。不惟承陽。致君論道。施及無極。建家載考。彼汾彼沁。伊時之寶。宰兮牧兮。亦孔之好。稽慶潛演。俊乂挺生。標格磊落。氣志清明。八司戎事。厥謀有成。五刺方伯。厥政有聲。山有杞梓。工思其度。國有孫吳。君思其略。弄德珠浦。遺氛沙漠。惜哉不當。今也可作。恆岳臨北。滹沱注東。仁不忘本。孝亦令終。嵩堂盤薄。牧子克窮。勒美松隧。穆如清風。

張燕公集卷十八

碑銘

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神道碑

公諱叔瑜。字思瑀。曰魏氏。鉅鹿曲陽人也。考太師鄭文貞公。致君皇極。配神清廟。故祖德胄系。敍于太宗之先碑矣。公生育嚴緒。天然炳胎教之資。少長德門。日用成躬率之化。性盤于孝友。習狃于禮樂。俛仰中則。從容蹈道。加以專精好古。旁通多藝。聖人之所志。聞一而反三。君子之所能。舉十而知九。與同生璹琬。知名當代。始以門資補左千牛。轉洛州司兵司議郎。職方郎中。太子洗馬。出爲懷州長史。歷慶慈嵐四州刺史。春華華于兩宮。時雨零于四郡。觀風之始。所在聲聞。變雅之老。到今遺詠。其年春秋五十有一。終于豫州。葬于鄧城。夫人太原王氏。祔焉。禮也。識者以公不避強禦。有昭子之政事。不爲皎厲。有康子之隱德。虛己尙賢。有文侯之樂善。重諾分急。有信陵之高義。人鮮有一。況兼四乎。公賦入封君。妹歸帝子。車馬無戚里之盛。衣服有儒者之節。儉而得禮。富而無驕。此蓋率先之素履也。公善于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此又貽訓之餘美也。嗟夫嗟夫。公學塏向歆。操齊固燮。若天假三壽。朝登六事。則鄭之桓武可尋。漢之章平一揆。而年近知命。位止方州。落鵬翼于半霄。負天之力莫展。頓龍媒于局路。追風之勢斯畢。丸原不作。誰將與歸。二子獻華。追存先德。俾予作頌。以慰罔極。

銘曰。

昂昂豫州。毓粹含道。欽若古訓。思文烈考。於穆烈考。維國之師。公承不構。思皇纘之。發軫臺閣。風流榮問。建麾千里。澤綏四郡。位未充德。命不遂才。彼蒼孤善。謂之何哉。子孫必復。邱封永久。穆如清風。振芳厥後。

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神道碑

敍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人之德業。則徐公其人也。昔公舊明哲之資。當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乂用章。而光耀天臺。雲飛綸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代之令典。典謨訓誥。有唐虞之遺風。較然于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讜言。沃心造膝。滋液內潤。精微外密。混成于元象者。不可得而聞也。公諱齊聘。字將道。姓徐氏。東海郯人也。遠祖偃王。基仁義于上代。嚴考孝德。濟宏美于近世。公始以宏文生。通五經大義。發跡專王府參軍。右千牛兵曹。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修書。于時中朝碩老。下國英髦。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衆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競。雅尚退謙。深以樞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爲外職。出宰桃林。未下車。勅改沛王掾。終歲選擬司績員外司議郎。並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詔除司城員外郎。乃遷西臺舍人。其爲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鞘。稱爲神童。及中年。高宗嘉乃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訏謨帝采。許以國鈞。故公備更潞沛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公嘗來論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海山之藝。溫良之德。儀形以半。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啓迪天人者乎。咸亨元年。出爲新州司馬。二年。坐事徙于欽州。君子大守道而小守位。汚隆隨時。屈伸以義。去令尹而不慍。失司寇而遂行。蓋歸敗不爲不芳。日月蝕不爲不明。古務忠信。何陋蠻越。優游欽江。歲餘而沒。春秋四十有三。惜乎不登宰衡。以平天下。天天是遂。命也與。既而慶隆嗣子。返公孫之柩。德施後王。拜先師之爵。上元三年。某月歸葬于少陵原。中興神龍元年。賜泗州刺史。褒賢追遠。念道尊師。聖人之禮也。識者以公考果州府君。高學才華。香名省闥。武帝賢妃。姊也。大帝婕妤。妹也。公既高步掖垣。子又踐修舊職。同生標藻于懋殿。重世含章于鳳池。自班姬父兄。文雄漢室。左思女弟。詞蔚晉宮。悠哉二族。徐氏三矣。才難不其然乎。凡是好文之君。賞音之士。公之逝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凌雲之志。操朱絃而想流水之期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郎。得以命卿之祿。奉竊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遂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擬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之烈。其名也。其詞曰。

王言維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溫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入侍。大筆修詞。鴻業潤色。元藏緝熙。昊天大昃。君子明夷。蒼梧啓手。涅而不淄。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髣髴精魄。丞承聖期。教近子貴。榮躋父慈。學綱三業。才俱一時。春秋孝享。霜露深思。後之視者。斯文在茲。

大唐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五岳可陟。惟德也爲之崇。高萬物皆化。惟名也謂之不朽。若夫行欲蓋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嘗聞其語。

今見其人。公諱某。滎陽人也。華州刺史。襄城公偉之曾孫。蒲陽太守大濟之孫。荊州刺史乾獎之子。在昔周王。敎敍九族。邦懿親于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敎。賦善職于周。其後蕃衍儒門。光華士族。威行西城。名賢京師。入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川。體二氣之淸淳。納百代之府廩。超在岐嶷。冀于常貢。旣以冠帶。遊皆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涼州參軍。轉嘉州司士。又宰鍾離當陽二縣。皆秩滿。衆稱江陵期月。政不改俗。宜不易方。琛賚出奔。遠人來附。其所處也。入境闓愷悌之聲。其所去也。扶路有謳陶之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齊之。易簡以業之。仁義以肥之。孰能順人如此其理者乎。神皇玉册受天。命壇拜洛。頓綱而徵耆下。闢門而搴龍至。公待詔公車。召議宣室。自以奇士。承一顧之恩。許其正人。參四輔之闕。乃墨制除太子右淸道長史。尋加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負士元之才。于是拜職。遇邱明之疾。從茲挂冠。洛汭閑居。漳濱沉痼。優游卒歲。羸瘵愈期。豈惟朋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形。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六月十五日。終于洛陽之私第。冬十月一日。葬于滎陽之原。成先志也。公執親之喪。三年泣血。以賙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亦悌乎。加以賑窮紓急。隱德陰施。惠人由己。反身待物。是用氣類爭親。聲籟戰路。善擊劍。好投壺。盡五射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多能。位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傳雅。曰嘉徵。曰嘉慶。曰嘉貢。生極其發。沒過乎哀。悲惟皇考。安宅鑒邱。盛德備于卑位。家風缺乎國史。伐石他山。寄哀詞客。子產遺愛。將無叔嚮之言。公業不忘。實有荀攸之歎。式撰鴻烈。鑿之後昆。銘曰。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競。爲韓所幷。以國成姓。沈水截河。溢爲滎波。荊山之阿。勝氣實多。高門義義。袞服委佗。猗嗟君子。世濟其美。勤如義市。居成仁里。鳳集文史。猿啼弧矢。善政當官。惟人所安。敎危拯越。勞而不伐。大運奄忽。芳留形沒。高隴旣封。深泉又重。徵無人蹤。蒼蒼歲遠。哀哀邱隴。望淚靑松。

唐故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公諱孝斌。字順。姓陸。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帝嬀啓姓。陳胡立族。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弟封陸鄉。蓋命氏之所由興也。參并諸國。陸氏分適燕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俟。生平原簡王麗。宜世游奕。爲國之華。公卽簡王七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以文藝高選。仕秘書郎。以至德表所居。號終孝里。祖元亮。隋鷹揚郎將。父淳。咸盤桓利貞。弓招莫進。同志昧行。謚爲惠康。自成簡至惠康。孝悌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神和。冥識高明。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其淵府。德行者仰其墻仞。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台州司法。其在官也。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苛察而小無廢。不皦異而大有成。知識日明。常澹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臥疾累年不起。楚邸肇封。大羅雲逸。雖沉痾未弭。而僉望先歸。授楚王府兵曹參軍。實有弱降師資之禮。自婺儀形之訓。府罷。換趙州錄事參軍。以病去職。聖曆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不處。蠡室以行。留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二。十月丁未。終于姚村之逆旅。歸殯于濮陽之郭北。光天二年。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用公之道。行公之志。上可以序三光。下可以平九土。存則位不充其德。沒則榮不逮其身。命矣夫。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悲儉之德備。貞信之敎

與。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于洛陽之宣敎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于濟北之神崗。禮也。初咸亨中。王師征遼。公參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疾于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與沛致喪歸其井邑。其在安州也。朝廷以公精達法理。乃命覆囚劍南。梁岐冤繫。動盈千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舍生狗義。反己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飾終。于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四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良。泣血銜恤。祝天若墮。俾予作頌。式昭遺烈。銘曰。

噫哉陸公。祝奧發妙。文雄外柄。淸明內照。從政本仁。資忠移孝。不言而理。正身作敎。才何富之。命何負之。居喪柴毀。遺疾棲遲。垂彼雲翼。落此盛時。發後榮進。終延附寵。德之休明。位匪爲重。嗟嗟千載。賢士之隴。

唐故瀛洲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于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是神靈之末。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貞。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滌。字某。博陵安平人也。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爲崔氏。齊侯之胤也。遙源長發。洪河之水接于天。層巒列秀。太行之山拒于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淸族。魏冀州刺史簡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猷。君之曾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鄴陽令諱杭。君之皇考也。承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淸淳。孝友忠肅。寬慈悲儉。好古博雅。鄰幾亞聖。登而若虛。滇而無象。非夫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滋章禮樂。鮮得其門而視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汲。亦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卿張公文瓘。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鴈並舉。以爲騎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雙鳳矣。晉紳景慕。憧憧往來。徙宅就居。投刺成市。若衆流之赴壑也。及觀而仕。盤桓利貞。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爲光州安樂尉。換蘄州黃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綽之不欲。勵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爲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巡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詠餘聲。懷遠前事。人到于今稱之。若夫翠樹烟薰于江潭。紅荷灌耀于澤畔。寶貝烟光于空浦。美玉明潤于斷岸。不爲珍奧。瑤藻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貴心之所歎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樽俎柱石之器。道爲帝王師。言爲天下利。已而稅遠翮于窮檻。頓高才于下位。亦無惜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歎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遘疾終于時邕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灤州司馬昉之女也。寬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先姑。克和娣姒。德容之盛。圖傳罕有。喪親過哀。辯華朝落。儀鳳中卒于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葬于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岡。連隴南而大道叢林。上國遠州。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元鑒嘉之。是安是宅。嗣子日川。景龍中。爲安平縣子。驍兵部侍郎。夙遭閔凶。不承誨誘。愼終追遠。克家用譽。崇聖主拔奇賞異。絕等超倫。三順赤墀之下。一舉青雲之上。祿蹶所資。吉蠲致美。實先人有十世降百祥之所及也。夫惟官不遂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昔乎史册。則韜光隱德之緒。俾後代將何述焉。夫銘景鍾。稱茂伐。欲大夫之事。篆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厥生炎帝。維師尙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

賈鴻倚歌雕龍擅史，偉哉闕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盡志，垂其雲翼，坦然卑位，緣遠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寧捨旃，孰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家室，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偕畢，北陵墳邱，松檟千秋，金碑石樓，紙令人愁，東都城郭，通澗繞洛，乘橋連閣，金管迭作，人世之傳，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編，然兮。

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神道碑

君諱某，字某，扶風人也，其先伯益贊禹，中衍御殿，在周曰嬴，在晉曰趙，上卿以入歸政，將軍以馬服爲姓，紐熙乎平，通重合，煒燁乎伏波中水，我高祖汾州刺史諱歸歆，我大父既揚郎將諱仕幹，嚴考獲嘉令諱果，濟美惟舊，眞德于君，君幼而穎奇，長有規操，樂道積古，升堂覩奧，伯父匡武撫之曰，元宗保家，吾有望爾，悉以先人家牒圖傳付之，入太學，舉明經，補巴西尉，內憂去職，君四歲而孤，重集于夢，因心孺慕，名教同傷，歸次殷萌，江溢毀道，攀轅號慟，溢爲之却，蠻人哀之，負棧而濟，釋服調襄陽尉，主進魚家，絕蠡食，州將魯王悼盤二百魚，時其亡也，道之夫人以辭，君遂拜受，使復王曰，非惟是夫，又亦賢婦，吾嘗其一，得其二，善焉，長史盧幼孫，悅是美也，舉君清幹有聞，授濟城尉，未往，且有後命，爲河西營田判官，物土稽人，業殺洋羨，皇授其懋，考績登焉，程務挺之軍，嬴夏也，咨君運籌，乘遞入幕，獲廚數百，欲劃罄之，君諫曰，王者之師，將德是以討叛，惟武，繼遠在寬，搏牛之蝨，不可破氣，未擒伏念，何遑蠹因，乃止，師歸，策勳上柱國，改溫縣尉，永淳間，飢，廣提中外，絕甘分少，約己周人，既喪好逑，室無嬖御，夫人張氏，肅事炎師，寂之女也，敬事皇姑，能佐君子，振有胎教，宗如樂諧，詞誌之美，多所闕載，絳郡夫人王氏，則天聖后姑之女子，而夫人之母也，嘗曰，婚則女謂，吾女有焉，享年不永，元髮徂落，時君之伯姊，歸宗夫人，推居廟寢，事之，痛躬處下室，及亡，設几筵于正寢，惟明靈以女公之故，盥巫通夢，展寢爲辭，舉家懇啓，久而後定，嘗生則盡禮，死而知讓，殆其神不昧乎，溫秩滿，轉洛陽尉，當周之興也，版都社，澤郊廟，倅紛獄，僕則堂，京穀回回，日不暇給，又勸君專擅徒匠，凡三百有餘旬，薰勞成疾，賜憂損壽，永昌元年孟夏辛卯，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七，帝用悼之，贈朝散大夫，旌淑紀庸，禮也，蠡玉在山泉爲國寶，以其靈與瑞，君子居下位而上達，以其名與義，夫是之謂有由也哉，葭萌之戚，昭其孝也，揭侯息浪，異類肯感，襄陽之值，識其潔也，德利于家，聲聞于外，蓋垣之寵，植其仁也，乘俘賴全，將不爲暴，頂屋之役，庭其勤也，沒而雀榮，朝不棄力，有一于此，猶爲令德，況備舉乎，豈惟其身，將施其後，厥子擣據，擇皆國之良也，爲有後之，其在是乎，徵擣，太子僕，景龍初，宰長安，永惟考謀，朱紱已佩，慈珩，母氏早逝，而榮不及，乃讓賜階，乞封先妣，天子憐之，制贈夫人清河縣太君，人謂長安能報恩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之謂也，馬氏之墓，世在扶風，清河之喪也，卜宅于洛陽邙山麓，後君捐館，因窆其所，夫人穴于兆之甲，大夫窆于城之庚，今龍集戊申，將返葬故國，君執友禮部侍郎嚴善思，諗之曰，夫子之逝，一紀八辰，精氣其存，親塋石矣，吾嘗相二士，從新其盒乎，且不變本逐不合葬，古神尚休，無或變，有夢先君者，與其言叶，于是祇率嘉話，卽安成規，埋雙墳，湧四墳，傍建祠宇，前勒豐碑，茫茫天地，永懷長逝，雖居後之人，匪惟是四時蒸嘗之事，所以觀百代祖宗之烈，其詞曰，

郎吊大夫，有邈其致，洽聞周敏，胸窮錫類，孝實通川，清能改位，佐邑惟五，安人則四，多稼穡邊，昌言尼帥，比義后稷，勤官沒地，歟歟朝天，蠶衣以遂，我有合德，追啓清河，宜家族揉，主祭神和，親戚光貴，劒蓋金歌，相從先後，樂此山河，

張燕公集卷十九

碑銘

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公諱貞脅，字密，一字間從，燕國薊人也，蓋晉之公族，有韓國者，列于世家，韓之餘子，食平邑者，因爲氏姓，有漢丞相，改造植衣，在魏薊侯，宅茲元社，故瓜瓞綿于三輔，枝葉盛乎兩燕，魏齊之間，世濟其美，公卽北齊司空公鑒之曾孫，秘書郎子敬之季孫，故假師令直容之叔子，鍾積慶之洪胤，包太和之粹靈，敦龐沉靜，直方簡易，仁義根心，政理率性，度以禮義，文以詩書，戶部尚書清河崔知悌，朝望人倫，公之文友，深賞延譽，遠近宗焉，始以司戒館進士，補盧州懷縣尉，刺史盧寶胤，舉器藏下寮，轉冀州大都督府曲沃縣尉，換晉州洪洞縣主簿，北平陽道昕，氣尚標舉，河東裴知禮，鑒識精別，陽推以孝友資身，裴亦薦以經邦典化，徙蒲州新豐縣尉，盧少儒引爲檢點判官，差卒選校，小大推允，休議登聞，擢監御史裏行，奉使黔中監選，有群胡謝風節仁，奏罷漢官，專任首領，公上其挾姦樹黨，假授落落，天子悟焉，再使蒞吏，遠夷騷而旋定，薦貝改而復完，又駐收在野，懷嬌是繁，耗以歲月，莫之禁禦，公紹車上隴，率賤舉露，表監官解，斯果之舉，奪職者九人，沒贓者萬計，收圉知禁，思無邪矣，開嶽間，吐番侵境，師旅不給，乃購運輸勸，募耕入選，利之所聚，詐亦居焉，公與大理正王守一，於河南都鄙四州，推獲盜羅，王希古盧穆于隴，其徒二千餘人，正

感其罪.爰得我直.授監察御史.內難去職.居喪過毀.死孝貽疑.光宅初.徵延爾嵩.分典百郡.服闋.授右臺監察御史.巡察河南.澄清郡邑.昇賢黜罪.能執其中.類功最.加兩階.拜右肅政殿中侍御史.郎官法天.古難其選.固奕斯任.再拜司勳員外郎.永昌中.遭因黨網羅.爲周興所奏.貶溫州固安令.州特舉清白.改鴻州櫟陽令.邑多滑人.風宰敗獄.公威儲有素.誠結無欺.率是而行.人用不擾.獄行自靜.猥反慈.詔書嘉擧.加朝散大夫.又羅密徒.貶錦.爲河內所糾.降括州員外司倉.韓而事白.進吉州司馬.神龍中.興宥反覆政.府歸姉而縱釋.鄧羽翼而順風.拜司門郎中.兼衛王司馬.無何正除衛王司馬.拜太子左庶子.以節愍之亂.出爲浩州刺史.未往.又轉滋州司馬.致仕.久之.景龍中.復起左論德.兼崇文館學士.詔曰.公搢紳耆彥.操履清淳.令擧播于始終.嘉績宣于中外.儲闈論議.雅望光高.宜申朝典.俾加徽服.可銀青光祿大夫.又攝府事.東都留守.拜常州刺史.居歲餘.優詔致仕.享年八十.先天元年仲冬.薨于河南之正平里第.道令近地便葬.斂以終服.開元二年冬.卜葬于伊闕之西.夫人河東縣君柳氏祔焉.禮也.公出入四朝.歷官二十.其進也.皆擇能錄勤.惟德是與.其退也.必含垢受屈.在涅不緇.子文之量.從可知矣.凡撰淳孝友悌傳各一篇.以匡儲后.撰先君親友傳十卷.以爲故舊.撰家譜家誌各十卷.以明系本.撰河南巡察記十卷.以辨風俗.非通理博物.立誠錫類.其孰能見志以著書.因事以設誠.若斯之盛也.有文集十卷行于代.初公侍祠淸廟.有髦士之宜.而先考偃師.贈滄州長史.自祖考三葉.塋無碑記.公將諸通儒.而追建銘碣.幽趙之士.以爲美談.夫爲子則顯德以尊祖.飾躬以榮親.孝之大也.爲臣則不枉毫髮以顯私.不避豺狼以挽法.忠之至也.深志則利不涉口.欲不萌心.清之源也.履道則不僥屑以悅勢.不屈色以苟容.正之方也.詩曰.仲山甫擧之.公有其德.傳曰.左邱明恥之.公有其直.總是四善.遠齊二賢.于是芬苾令問.優游眉壽.惠風激于塍流.丕續數于晉后.然以忤彼權貴.保茲介特.不登三階.以正四國.貞白之似.儀焉太息.其孤懇授.克窮泣血.廉所實懷.俾予作頌.布哀豊石.恭惟先人之交友.常來長者之話言.公雅珍確實.不尙華廉.敬愼風規.直紀行事.業廣詞翰.萬無勞號.少子授八分之妙.獨善當時.公平日惠愛.故存之刊刻.詞曰.

義義淑德.克生休命.履孝蹈忠.含清體正.如玉之潔.如金之鏡.高明洵美.學以潤之.官方正事.靜以鎭之.嚴嚴憲府.公三峨之.赫赫儲宮.公三訓之.道有行廢.時有泰否.三入三出.無慍無喜.鼓角而歌.懸車致仕.全歸葬儉.允也君子.西山幽幽.東川悠悠.雲過伊闕.風薄松楸.人亡道存.榮往哀留.貽世作則.行歸於周.

太子少傅蘇君神道碑 按文苑英華.蘇頲序.張說銘.

惟唐景雲元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己巳.太子少傅許國蘇君.薨于崇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哀哉.粤明年三月己酉朔.葬我公于武功之先塋.禮也.公諱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也.其先出自帝高陽.厥胤曰黎.實勤火正.逮昆吾之子.始封于蘇.以國受氏.公其後也.暨漢平陵侯子.侍中嘉.魏侍中則.晉尙書遷.聯華國嗣.代載明德.公高祖.周度支尙書封國公.諱綽.立言成務.垂法後王.曾祖隋尙書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諱威.嘉猷成績.懿于當代.大父隋尙書職方郎中.鴻臚卿.諱夔.理綜藝品.識窮衆妙.烈考秘書丞.沁台二州刺史.追贈岐州刺史.諱某.遊藝聚學.素風不隕.公系上聖之遐緒.鍾盛德之衆茂.資元

和以體仁.稟稱明以成美.初發而集.奉綽郡夫人之慈訓.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誦山樓志.一覽便誦.及長.博通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冀州參軍.轉恆州司法.丁綽郡夫人憂.自中出涉塞.從至京兆.哭不絕聲.性以禮全.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弟上聞.服闋.拜恭陵丞.轉和王府錄事.王改封豫.官亦隨府上.帝卽拜朝散大夫.尙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轉夏官員外郎.兼宮允丞.歷水部祠部郎中.兼判司理事.以親聯出爲朗州刺史.轉歙州刺史.武興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鼎同汴陽陝.以累最.入爲尙書.又拜右丞.加銀靑光祿大夫.遷尙書左丞.戶部尙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寃滯.車駕還京.持節河北安撫.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吏部尙書.東都留守.尋追還.守本職.尋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修國史.今上踐祚.拜尙書左僕射.屢抗疏乞骸.優答不許.拜太子少傅.公長子頲.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容與公聯侍紫掖.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道貞固.立志伉直.多識前言.遍詳衞事.自周隋損益.家牒可紀.公則紹之.罔不畢綜.故閨門之內.孝弟成則.朋友之間.忠信克擧.其在參佐也.婉變柔嘉.醜夷不爭.其在諸郎也.從容讜議.宰寮是仰.四爲郎而彌綸之功.布於省闥.九爲牧.而循良之績.著於州郡.周旋二轄.煒燿文昌.翱翔兩宮.爍爍巖廊.贊圖國之信.而五教在寬.冢宰人之紀.而九流式敍.左右端揆.盡謙讓之略.東西掖閣.備忠讜之美.德逾盛而心益下.位彌大而行益恭.用能高而不危.長守富貴.考父三命.謙光數朝.平仲一心.中孚累聖.非至德淑愼.孰至此哉.夫其仁恕爲密.淸廉簡惠.躬儉約以自持.蹈名教以檢物.祿以周給.不積于家.財以睦親.必均于衆.故義廣而私謁之途阻.名揚而兼濟之道宣.茲亦叔敖之賢.國僑之懿也.幾深通志.精悟默識.然文以隱迹.削稿其華.學以辨微.因伸于己.故始終機揆.擧無遺策.斯又子房之智.孔明之能也.造膝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不近於名.故聲聞于天.而口無擇.積宜于事.而心罔專.蓋叔子之仁.孔子之愼也.兼斯衆善.以享明德.方將三階載理.兩宮更曬.天命不佑.忽焉殂殞.朝喪其楨.人殞所戚.天子悼焉.臨遣大府卿李從遠.齎書弔祭.贈朝三日.有司備禮發哀.追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賻絹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因事葬事.並官給.賜東園秘器.大鴻臚卿監護.官爲立碑.皇太子別次發哀.遣洗馬弔祭.賻物二百段.羲和擇日.太常考行.朱旗栽路.班劍啓行.哀榮之禮備矣.諸侯之孝終矣.公家代尙儉.栽在縑帛.其生也.門無生資.堂無雜客.其終也.塋無封樹.隧無碑表.大漸之始.遺令遵行.顯等泣血受命.罔有踰越.雖道朝旨.不施墳域.建碑于塋北一十五里.故文藝之行.經緯之迹.雖備于國章.布在人口.懼遠先訓.皆略而不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張公.雅俗之鎭.具瞻令德.文章之雄.談者爲楷.偉公道德之首.徽猷可行.刊石紀頌.穆如淸風.詞曰.

斤斤蘇公.體正含道.稟靈淳粹.爲唐元老.忠以衞主.孝以立身.文以經國.惠以安人.司牧九部.九部爰靜.平章百工.百工爰整.千載典憲.三朝綱領.上纂先人.五代相國.下垂餘慶.七子令德.帝謂庭伯.伊公是倚.接侍玉墀.序拜金扉.聯[illegible]鼎調.佐我天子.於戲彼蒼.國幹云亡.地頹五岳.天折三光.備禮詔葬.褒官贈爽.章史司德.刊銘路傍.

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

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于晉有夷吾者能霸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遠楚踐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于陰城新野之涼皆爲著族貴則重族二后榮則一門四侯道則由紀神仙行則禮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公高祖湘東內史鑑梁州之子周詞比事天下宗之曾祖江州刺史通道館學士顯祖朝請大夫國子博士弘道考某官景明貽範清白篤烈文史累善所徵及公而盛公承禮樂之峻門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合眞素下帷專思重席擅業至人藏川有道德之卿君子爲儒無榮辱之境尚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調補陳州司倉徵其志也以爲非足利時不容終秩遂優游初服遁祖移年嘯志元言洞心清律常手操經籍耳練宮商澹有怡神坦無嬰慮是可忘機造化豈徒屑意公卿而已哉故德充以外形才全以內濟委懷從運與道無名尋拜命宣城王府記室參軍退一隅而无悶進巨府而交辟署宰長河曲貴而住曰惠人無小吾所從之其至也去惡如救焚急賢如濟渴遇物風偃推心理俗平其志而異物不遷一其誠而萬情成括清猷美績克存餘詠羣狐之地戎馬生郊俾公爲蒲州別駕則惠化所存勇且知方發建天人懋官器入爲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雖王府長史或舉德以進或尚閑而退不失其正達識推高某年月日寢疾東都終于永豐第春秋七十有五惟公率心經于德義檢口絕于臧否乘禮樂而視正直蘊文藻而含清眞可不謂才全而蹈道者歟位不兼濟情也夫人范陽縣君張氏丞相燕公之妹玄思妙德曠風女師梁氏義輕于崩志曹門克貽于後範府君之喪紀纏將竭晝哭成疾恐流年之易除慟累月而云逝沒而不朽者非禮節絕倫之謂乎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龍門南陵原禮也公無子有二女咸以淑行著于通門喪葬克家咸戚行路子壻吏部郎中吳興張瑀度支員外郎隴西李愷永懷清水緬託貞石庶乎時遷陵谷猶徵少女之詞道在宗親不昧賢哉陰侯孝友仁信符彩外發清眞內鎮史門文宗國子儒胤克家蹤武金聲玉振結髮筮仕利用勤心雖馴風化鹿賦文章函丈禮樂雷門紀綱徵言教胄直道匡王年惟大耋克茂精爽疾不彌留怕然長往世比過隙生猶絕響契均范張會俎天壤通家自昔永懷厥初昏姻之故言就我居富同鼎食窮共園蔬勤心規戒言成著書奪我良友天其喪余南望龍門東都九原萬籟酸骨千崙斷魂零悲都壘塊霜半存葬收子壻碑傳外孫人生到此天道何言

附戶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

若夫孝在揚名忠歸令德事因感激氣概生焉時逢遭難勤業成焉桃李灼灼不自言于蹊選松柏青青不受令于霜雪窮獨善而無擅達兼濟而弗介子曰君子哉若人吾河東公之謂也公諱執一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司徒觀王雄之曾孫鄜州弘農公綺之孫潞州胡城公思止之子戶部尚書相國執柔之弟觀公侍中恭仁公之伯父也安德公尚書令師道公之叔父也在隋則二代五公在唐則一門三相公台輔積慶冀清明之識河岳會靈資磊落之氣體剛毅深於城府蘊規略長于襟帶戲爲軍陣敵國之勢幼成請學兵書長城之望早集年甫十六先君捐館七日絕飲三年泣血縞綦有制儒家嘆其從禮柴棘加等

議者憂其死孝清門祖德貴冑能貧太夫人在堂有致力之養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樹桑麻不以蠶絲繡年逾一紀勤不知勞既極安親之心方展事君之節乃澄纓濟渚獻策金門于當代之聖君論天下之成敗秦皇覽奏屏左右而與謀漢帝聞言膝前席而不覺一見拔至鈐倉曹再見取尚食直長三見寘典設郎驟進直詞深觸權變爲易之兄弟所嫉左授伊川府果毅又上封章帝用嘉納加游擊將軍右衛郎將遞遷侍道率換右衛中郎押千騎使總統貔虎便繁肘腋故得叶心五王戡剿二豎奮飛北洛推戴中宗闢唐配天不失微物以匡復勳拜雲麾將軍右鷹揚將軍封宏農縣公賞未充庸且有後命贈冠軍大將軍右威衛將軍進河東郡公邑二千戶賦四百室俾之鐵券恕其十死又錫天馬端錦珠盤瑤觴文綾五百縑素三千分三土之上腴處五等之高列珊戈紫綬環衛於鈞陳玉瓚黃流侍祠于清廟豈知聲結梁魯畋回鑑晉里克納惠而爲戮萑宏城周而見咎彼五績之摧頹此三黜之蓮蹶出爲富州刺史以太夫人年老乞避卑濕特降中旨轉牧晉州駙馬都尉琅琊王同皎親賢地切休戚關深安劉之策未遂鍾室之哭先及吏扇分獄公陷關通貶徙沁州刺史不知事仍長在夜魂九逝非北首而無歸晝戶重扃異南冠而同蟄果能推分榮辱忘懷生死人不堪其憂公不改其操久之蓋削官封放還侍母梁山雨雪不陽曾氏之思王機風景來就潘園之養尋而大勳不廢天道復反歸既奪之井邑起故時之將軍擢衛尉卿復初封爵巖巖劍閣蜀之險要嗷嗷飛鴈人未安居飢渴仁明輯綏凋弊又授公劍州刺史蔚彼桑苗樂我濟華內憂遠計殞絕經時于是搏膺星奔徒跣求路雨不接乘夜不解纓因心通禮朝流欽德有命奪情除汾州刺史知圉練兵馬懷詐不允金革無違中國簡稽而有備罪于遲遠而遠蹤鑄徵爲涼州都督彙左衛將軍河西諸軍州節度督察九姓赤水軍等大使公富以農政和以師律彰信蕃部赫怒軍容斷匈奴之臂磧路安而不警張漢家之旅雪山開而無寇遂攝御史中丞暨督勞徠縛賞稠疊又轉牧原州未幾復授涼州都督改右衛將軍使悉如故尋移許州刺史未到以罪于款關授右衛將軍檢校州勝都督後處置降戶使懷柔以德種落宜之徵還本官又兼原州都督方隅降戶繼叛河朔微授遂城發憤諸將無功強修連率夏州按察關內羽書日夜俾遷郡牧公按甲待敵雖乎不動勝騎長威竟無來掠向使迴避行于一步則擾竊起于萬端十將耗五數年未復既而強公追昵朝端延賞徵拜右威衛大將軍進檢校右金吾大將軍尋而即眞禁衛肅然異于他日也是上哀鷹鸇之不羣念羣雄之自孽大軍之後荊棘生焉乃命公攝御史大夫爲剿方元帥公剛腸嫉惡擒姦摘罪鏟將之所彌縫宿吏之所乾沒匿蠹散蠹一徵百萬矯枉過正衆口囂然改右衛大將軍無何復右金吾大將軍金刀更新靶稻仍舊嚴扉登峻徼道增清又改金紫光祿大夫鄜州刺史人寬吏急猶前政也享年六十有五開元十四年正月二日薨于官舍闔境發喪列城望祭古之遺愛何以加焉天子傷之下詔曰故官某夙負名義早著勤庸居內外之職備文武之任忠勤匪懈誠節無淦奄焉殂沒情深悲悼可贈戶部尚書歸則庐裳有加恆數維公以孝敬聞以忠特達以幹蠱職以能典兵凡領郡十四將軍十二再杖節鉞三執金吾一至九卿二兼獨坐儼有直色儘無蝙辭銀艾復乎舊德珪爵傳乎祚胤全志節于夷險與廟祿而終始謚曰忠公

朝之令典也。夫人新城郡夫人獨孤氏。左威衛大將軍贈益州都督卿雯之女也。婦德母儀。中外師範。開元四年。先公即沒。以今十五年六月。合葬于咸陽之洪渡川。禮也。其孤瀝注筆。銜恤陳訴。託詞略識。感稱代之垂文。哀毀勞之罔極。銘曰。

堂堂楊公。神密氣雄。苦身難孝。正國危忠。落彼蔡童。樹此帝功。昔稱關西。今也河東。觀王之裔。珠華玉麗。重業尚主。三朝頓帝。縛縛七德。說說六藝。公之元宗。懿爲世濟。涼鎮西方。邦臨北鄙。天子授斧。將軍剖符。青蛇入節。白虎銜珠。去持玉節。來執金吾。轉余爪士。守于鄜畤。明察號神。仁恩名予。武都右折。文昌星死。素蓋歸飛。黃泉已矣。卜葬卷阿。哀榮孔多。尚書鼓吹。太守炭歌。碑流雨迹。松引風過。獨對茅土。長眷山河。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公國華人。望光照鄰邦。故所居之朝。應對賓客。修詞抗議。允執其中。故得瑣黃縑。異代咸掌。大名之下。豈誣也哉。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楊。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邢盧薛。皆歷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校家。有學。祿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數百年。率心相尚。說耕者。若斯之鮮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黃盧驥。百轡遺路。鵬鷃天運。萬翼無階。文士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亦云才力之絕衆。故爾。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元孫曰蹤。用濟美文館。重祿黃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久將平。迺假詞非才。刊石表隧。庶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盛子產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

巍巍黃門。實天生德。才蓋一世。榮聞四國。文王既沒。文在人宏。公爲宗匠。當朝與能。龍躍春霄。鳳鳴朝升。或頌或變。或雅或承。理以神合。辭以妙徵。高視睢渙。與君代興。人之云亡。十有一紀。斯文未喪。施於孫子。新作豐碑。德音不已。

贈吏部尚書道公神道碑

樂叔居蕭氏族之始也。相國下蔡大夫師漢門閥之宗也。大齊以蒲竹騰期。幾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力興運。張天地之圖。傳寶祚於一家。易鴻名於兩漢。胥蓋入洛。重南國之衣冠。白馬朝周。盛西雍之賓客。公卽蕭府君矣。公諱灌。字元茂。蘭陵人。帝高辛之苗裔也。元鳥授命。教敷五德。白雲入房。網開三面。微子封宋。仁以度心。施物。義以由道。利貞。孝以養志。安親。慈以教忠。有後。舉四行之尤善。成百代之餘慶。蓋得之於蕭府君矣。公諱灌。字元茂。蘭陵人。帝高辛之苗裔也。元鳥授命。教敷五德。白雲入房。網開三面。微子封宋。樂叔居蕭氏族之始也。相國下蔡大夫師漢門閥之宗也。大齊以蒲竹騰期。幾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力興運。張天地之圖。傳寶祚於一家。易鴻名於兩漢。胥蓋入洛。重南國之衣冠。白馬朝周。盛西雍之賓客。公卽梁賓皇帝之元孫。明皇帝之曾孫。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國公。纂德乾坤。承靈睿哲。若邦雖改。見周鼎之時輕。新社仍封。知晉圭之必大。考鈞。中書舍人。率更令。宏文集賢兩館學士。學窮秘賾。文標宗匠。廣博幽深。契神無迹。溫良恭儉。與道爲徒。是謂啓迪後昆。而煒燿前烈者也。公總山河之粹氣。注日月之末光。心根孝友。器包禮樂。動蹈恩後。故口無擇言。照在機前。故身無擇行。加以啓蟄由之塞路。入藏室之元關。四科得游夏之門。六藝取鍾王之德。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王旱儲。改通事舍人。又換內直監。曳鄭西苑。擅文士之場。東帶東朝。首正人之列。尋以外艱去職。王戎死孝。時論憂之。閔子免喪。哀心未盡。乃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或曰。懷其寶。迷其國。行其志。約其親。可乎哉。公曰。吾過矣。不得已而外除。不擇官而祿仕。拜國子監丞。以婚姻之故。出爲甘州司馬。徙集凰二州司馬。轉渝州長史。其從政也。反身以惠下。推誠以敬上。老吾老以施教。幼吾幼以字人。執是心也。何往不濟。故歷佐之邦。必辭隨知方。或蠶疑俗。狠戾馴帆。貪饕寡欲。迎新者望風而歌。來暮。送故者計日而戀。不足。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能長人之謂也。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公因使入計。得扶持還京。下巫峽之波。上當陽之坂。展轉在側。殷憂歷時。夕不安枕。衣不解帶。及板輿長稅。遂扶杖不起。子奉親疾。加損徒勤。石建執喪。悲哀自絕。永淳元年入川。寓居穆縣。終於官舍。春秋五十有九。先君之服也。三年有終。公過時不釋。聖薄之喪也。五十不毀。公戀

張燕公集卷二十

碑銘

齊黃門侍郎盧公神道碑

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人也。其先姜姓。世祚東海。別爲盧氏。家于北燕。自漢世中郎有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人也。其先姜姓。世祚東海。別爲盧氏。家于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徵君之子。稟天縱傑。承家令軌。清朗虛受。磊落標奇。言不虛隨。行不苟合。游必英俊。門無雜。至於求己勵學。探道觀奧。思若泉涌。文若春華。精微入虛。無變化合飛動。斯固非學徒竭才仰鑽之所逮也。事齊歷散騎侍郎。以翰林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于晉陽。公留綜宮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內。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脅在甘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特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指于羣士之上。除常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里。凡更位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邊者。四而已。公處屯安貞。賦詩頹飲。視得失蔑如也。臨難無懼。在憂無慍。危不去主。仕不遠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顧復無淪胥之禍。其大雅者歟。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

親減性。君子曰禮也夫。可謂至矣。夫人京兆韋氏。祖雲起。兵部尚書。父師實。秦州都督。公卿令族。閨杜齊芬。鳳皇飛鳴。始正家道。珠玉秀色。終高母儀。年五十有四。長壽元年十月。逝於京師布政里。粤以二年二月辛卯。合葬於少陵原之先塋。禮也。其孤嵩克纘聖君。以幸天下。大福再成於身後。渙恩廣運於泉路。開元十七年仲冬癸丑。詔曰。中書令嵩父某。毓粹沖和。降靈神象。言入精微之奧。迹登聖賢之域。位不充量。道足庇人。松檟雖幽。昔徵不昧。宜承追遠之寵。俾崇冢宰之榮。可贈吏部尚書。同日詔曰。嵩母韋氏。門傳一經。行包四德。才淑冠乎邦族。言範光乎母師。誕茲寶臣。作予良弼。封其石窌。俾承七字之榮。表以金章。永閟珩璜之飾。贈魏郡夫人。於是建宗廟。修禮物。榮君後命。告我前人。遠哉心乎。一恩一敬之感。曾也如是。乘裕立訓。克家揚名。道愛至矣。慎終備矣。東武公之子孫。其連蟬闕。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詞曰。

維嶽係宗。出宋之子。天命齊歷。河圖梁紀。聖帝重王。雍容文史。是生邦傑。世濟其美。仁義孝慈。中和肅祇。文章鳴鳳。禮樂元龜。碣館枚馬。儲闈譜賈。人寵國華。風流儒雅。歷佐列郡。政成休問。行立時法。言垂後訓。沒而益榮。追位冢卿。哀感有情。事傳無聲。蓉門松平。碑字金生。不知千古。誰游九京。

故括州刺史贈工部尚書馮公神道碑

金之爲寶。百鍊而惟精。玉之稱德。久幽而不昧。聖人美焉。君子比焉。可鑠也。不可奪其剛。可毀也。不可汚其潔。偉哉馮公。乘斯操矣。公諱昭泰。字遇聖。長樂人也。說學於古史。豈不聞畢氏之厥初乎。畢公建德于周。畢萬大名於魏。別封之裔。遂氏馮城。秦則丞相並時。漢則將軍重世。積仁鍾慶。王者繼興。閒晉南浮。因燕北號。家變成國。爲天下雄。勤業殷五伯之先。子孫齊二王之後。公即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也。高祖大將軍。隨州刺史。長山公諱。以冠倫之才。翊戴周武。曾祖兵部尚書。左僕射。魏國公。世基以曹參之力。經濟隋文。大父尚書左丞。檢校御史大夫。少府監。揚州長史。安昌公。長命以佳吏之名。勤勞王室。考仁高。寃無祿。子道不究。故公幼而襲安昌公焉。清明激斂。標格峻堅。夏霍欣介。無媿偽於韋絃。寒松清冥。不受令於緇淳。寡慾觀奧。科法精理。起家左率裕。改讓賢府果毅。換文州司馬。爲酷吏所陷。罷官久之。調榮州長史。屬成慢法撓而綱之。入計會府。讎家横謡。明勅按其愬者。遂公宋州司馬。朝廷翕然。知有王法。復假右臺侍御史。江南道廉察使。類會高等。加朝散大夫。遷潞州長史。堆岸受謡。低眉見嫉。特湖州長史。公東漲不回。聚斂交訟。貶爲饒州司馬。未行。降使詳覆。拜鄂州刺史。制曰。卿志氣剛勁。操履貞潔。隨佐藩條。咸有聲稱。誥姦料讞。不避強禦。苦節淸威。若凌霜雪。頃因讒毀。遂有貶降。使者案問。皎然明白。俾從優奬。特加寵命。其在江夏。異政風行。入爲太子家令。衆知內外。鑄錢事。國泉是殷。盜鑄乃絕。河朔淫雨。帝思作乂。俾公檢按邢州刺史。散有賙無。人忘歎歲。帝乃璽書勞焉。其旨曰。卿忠於事君。簡以臨下。忘私徇公之美。歌謡所彰。救摘姦慝伏之奇。吏人攸仰。聲障朔之貶。斷邪匿。王業之斥除。貪殘無以加也。一郡清淨。副朕意焉。其後以取累移睦州刺史。復爲華州所謂左授泉州司馬。未之任。又貶榮州司馬。公祗節荒服。天高聽卑。除溫州長史。俄復舊階。拜括州刺史。水國纖沴。告疾肓焉。景龍三年六月十三日。終於蘇州之逆旅。春秋六十有五。正人歎息。衎促傷感。公清白傳家。信義高世。門有奇士。宅無長物。夫其善於鉤距。長於鈐轄。法嚴令

峻。人寬吏念。當官而行。不避巖密之口。除暴務本。不求慴悚之聲。出入從宦。十有六職。以謗獲貶者五。沈謗特遷者四。不曰忠乎。將無悔於九死。不曰直乎。焉往而不三黜。故人謝而名益著。迹遠而風可懷也。皇上志其持法無撓。附大理卿。本其坐樹無言。諡之曰節。寵榮之事。一以官供。哀榮之禮。被於存歿。是時天子嚴謁山陵。訓人追孝。推恩鷹胙。嶗澤幽泉。公長子少府監紹正。次子給事中紹烈。並備屬寮。仰延榮贈。乃附公工部尚書。君子曰。孝必錫類。忠則不隳。誠係逝其有後乎。鄭公業爲不亡矣。夫人瑯琊君。左相邢公及蓉之女。垂拱二年。三十有六而夭。後夫人彭城君鴻臚卿善因之孫女。景龍三年。五十有五而逝。所謂齊姜昭前。邦媛暉後。碧樹先萎。悲同孫楚之妻。紅蘭漸苞。貴在馮勤之母。以開元十八年十月壬寅。葬我飾公於長安縣高陽原。夫人王氏。劉氏耐焉。禮也。長子紹正。少府監。第四子紹忠。宋仕。第五子紹烈。御史中丞。孝乎二連之心。思崇三絕之美。魏王來顧。賁幼婦之碑。秦師不侵。守死士之隴。揭名稱代。道遠乎哉。銘曰。

古之志士。忠不爲難。偉哉馮公。獨此雲翰。嶷嶷蒙小。彼何足算。歷困終直。天下改觀。經用百年。房遂相半。貽厥二子。雙承天渙。嚴嚴大理。人命是懸。聖朝表贈。王道無偏。六卿冬官。百工攸序。韓稜雖歿。醴泉可許。邱陵戢舞兮桑改。壑遷歲月崩波兮有去不還。唯德音與貞石兮傳不朽於人間。

唐贈丹州刺史先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隲。字成隲。范陽方城人也。其祖曰軒轅帝軒之後。發勳弦木。錫姓上矣。許有卿士孝友。史有留侯世家。八葉至東漢。司空皓公子宇。北平太守。始居范陽。四葉至西晉。司空華公子歲。散騎常侍。乃從江左。昆孫太常。復歸河洛。故河東有司空塋。洛陽有散騎里。後司空至府君。十二代不失仁義矣。王父諱弋。周通道館學士。考諱恪。無祿早世。府君榮生遺育。四代單緒。家世尚儒。不及伯魚之訓。外祖爲理。遂寄皐陶之書。以明法歷饒陽長子二尉。介休主簿。洪洞丞。以所順乎下事乎上。以所順乎上変乎下。反身與人。何往不順。名遷貞白。覆因山南人。謂是行存典刑矣。旻天不弔。年五十二。調露元年十二月乙卯。捐背於縣廨。夫人長樂縣太君馮氏。父威。藍田丞。敬修法度。跋涉圖史。顧復幼孤。將就成立。家道不殖。夫人是賴。享年七十二。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光珪說不天。夙遭閔凶。又逢荼蓼。先王制禮。不敢從滅。以景龍二年七月己酉。安厝於萬安山陽。祔從周制也。惟先君不祿。俸不霑親。不機杼。不資身。僚從無雞黍之接。況其非類乎。族姻無魚菽之受。況其人吏乎。是全其高而善其獨也。適四十始閱六籍。觀詩得之厚。觀書得之極。觀樂得之和。觀禮得之別。觀春秋得之正。觀易得之元。曰君子多乎哉。事斯一言而已矣。每誦道記三復三寶曰。至人之心。有以垂世。又聞之太夫人云。吾有子五十載。非其疾無一日之廢。太夫人亦云。吾事夫子三十年。耳無忤聲。目無暴色。先君之違世也。其憂戀者。倚門在殯歟。聖善在堂歟。我諸孤無日敢忘。及王母終養。二祖封崇。亦尚克家成遺訓矣。若夫安親孝也。宜家義也。賀子慈也。軌迹隱乎含光。故當代罕耀聲香。發乎潛德。故明神終勞。先大夫久而益榮。沒而不朽。蓋此。景雲二年。天子嘉侍臣之匪躬。念前人之蘊德。二月乙巳。詔曰。故官某。績德高邁。藏器下僚。代載儒雅。家傳清白。河東佐邑。長不欺之風。山南擬因。

溢無寃之恙。徂謝永久。邱壇不飾。啓茲令胤。貞事先朝。宜蒙追遠之恩。以表揚名之志。可贈使持節丹州刺史。王澤漏乎泉壤。國禮崇乎宗廟。漢帝論士。恨不見李牧之爲人。曾子思親。泣無逮楚王之原祿。道存運往。痛矣。餘悲緬存。前哲之所以閒無聲於四海。視不見於百代者。陟銘頌獻。桓麟蔡邕。其則不遠。嗚呼。霜露交積。松檟滋深。兄弟永懷。相顧將老。胡伯虎豈敢掩大人之清。陳季方何足知家君之德。小子衒恤。非曰能文。莫假辭於他者。務傳信於我也。銘曰。

猗歟考。用元妙。體太和。竭高志。貞夫一。戒其多。孝于親。正于家。利于訓。清厥心。晦厥迹。提厥固。智如何其。謙儉孝慈。皇哉褒德。永世有詞。

張燕公集卷二十一

碑銘

和隱妃神道碑奉勅撰

魯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元鳥之命。非壇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爲初。原夫八駿勒周。嬪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蒂卿族。說賢答而關雎。曳珠履而成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處。堯門昭殿。何代無人。豐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秩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圖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位比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漆宅開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撲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尙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樛木以廣思。望古難臻之地。必爲當賤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沴。經時疑疾。在蒙被之辰。答遐益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元貞。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而去禮而彌華。慈顏同氣。奚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齊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咸遵詔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邙山之陽。關慕

承華。淒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衞於北山。嵩堂一閉。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修短間。月帔雲衣。穆以神仙之服。上房陶盌。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知後命。咸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地之永傷。寄瑤山之悶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蘋。詩修澣濯。歸政可尊。嬪風須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兮韡。朗潤前星。退述潛運。夙承嘉獎。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韞掌。心方樂於時泰。魂俞悲於化往。紫雲衣兮覺裳。送奠人兮北邙。白墳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幕。留數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鄧國長公主神道碑

臣聞堯有娥英。致九族之敦序。舜有嬀嬪。動百里之光輝。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推上帝之女。雲漢爲鑒。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鄧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貴妃。搆累聖而成門。合淑美而爲室。澹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賜。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汕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荊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玩圖史。勖修法度。服其滑澤。恭儉之教。輿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合好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饔餼之均和。主饋醴醯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纂組九華之綺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塔。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輝。自先朝徹扆之辰。迄公主成笄之日。外除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像二鋪。貝葉眞傷。現心相于銀鈎。蓮花妙容。呈意生于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己。進封鄧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長歌。夫人靈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剡落。永從柰苑之遊。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麟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慰。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技。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室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修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馮延休副焉。寵穆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耐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閟川之永訣。悵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扉。寫哀詞於金石。水非湘潭。逗起帝子之祠。山是茗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張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麗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瑲珮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蘩正內蛟門早閉龍湖忽上無地何城無天何仰金殿奮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永逝銀爐烟斷羅幕霜飛懇懇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彤成京挽歌欷歔鹵簿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逆髮飾者一修短之數斯蓋無心之論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彩詞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懿在韶華之節悼零落而偏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瓘尚城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爭長其在今也五宗姻於帝里重華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辰之氣崔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晨而夙淑貞義孝烈之傳吉凶賓祭之儀一聞成誦絃誦組之製清毛聞蓋之品一見縣解至乃鶴迴清汎靈聚崩雲月翻攻砧花雜綵樹蟾人能事成臻妙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弄璋之美邑封猶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口親上簡乘龍之舉和鳳鳴雜繡八紘以選門布千官以求俊夫以龍圖帝寶廟步搖之華源虎戟侯門鼎京燕之雄冑人之信美帝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宮送行百寮供事逝以駕格遣以翟車環瑋璵璠然在馭鹵藻朱黛爛其盈門詔婚之禮於焉爲盛爾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仲其友恭以諧公妹舉宗洽比如鼓瑟琴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翠爛首有婉孌之心無驕矜之色晞盼睞者若遲日之映遠澹澹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蕙遊加以引納懷和賞分周賑疎爲自附窮歸忘窘故鄰行彰信於閨門而惠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迴南土龍見東京二儀更闢九族成敘望我兄兮公主贊陶均之力曰吾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賞封三百戶縣主既通籍門闕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事比齊后而聯恩子婿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無度寒燠未平何昔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堂隨朱轓而同去耦耕入郡與皂蓋而齊飛辭宮闕而歲闌戀庭闈而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而不來秦醫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褪顏朋珠晦色平陽舊宇遂無望於歸寧懷縣新文空留連於永逝有子三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齔或岐孤孤而泣天何以制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洪濱原窀穸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道率山衢章生之也榮斐之也禮若夫柔嘉好合善之原也肅雍降貴德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熊羆其祥祚胤大也總衆美於修婉馳落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

又哀也昔哀亡馬氏蔡筆斯奮鄭喪曹姬潘文亦作姐益內範軍事無魏砥望夫之石以表孟邱緝幼婦之詞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胄軒國禹相殷侯周氏其土宰英英白雲鬱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彝盨則仁則義則咸則勳餘慶分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如霜雪華如桃李舜族爰序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賢守盈以儉居沖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醪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我有池塘却望青草漢葩停蕊秦蔔拂早歲月易忘歡愉難保良人出守將命北徂與子偕往飲別東都望母腸斷辭家淚枯露萎勁草霜酸衆雛魂兮何歸京兆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列行檟勒是徽音以觀來者

鄭國夫人神道碑奉勅撰

鄭國夫人者宏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之母曾祖諱堪以禮樂習文爲遮州司馬祖衍以折衝學武爲游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爲雍縣丞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恆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太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於通化里其四月卜宅於少陵原哀子銜恤號旻仰訴怨報德而未待託思齊於永慕皇帝悒鬱殿之內憂悵鶴池之外慘揚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國史司文命爲鄭志若夫清明下濟嶽瀆上昇祥會德門慶育邦媛神授孝理之性天啓聰達之心加以潤澤詩書游玩圖傳伯宗好直類戚將亡重耳羈遊先稱必霸豈直漢庭章奏假借仲長之才周官禮儀咨稟宣文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螓首蛾領修眉橫波既工嚬笑易爲容止肅恭而不跼舒和而不倨商周革命遇屯有怡懌之顏桑雹儆予在貴無驕矜之色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紘纓祭服闕翟朝衣纂組入神動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龍泉多龍丹穴皆鳳克岐克嶷預見元凱之才實覩實訏早聞雷獸之體亦聞陰德之潛裁胎教之密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忠者以令德爲忠信者以不欺爲信傳云去食存信信而有徵經云移孝爲忠孝則不匱周宗成覆紀季獨存至德深圖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城侯之婦對其蓄功況夫懷徽四德四德咸舉經論二義二義克從匿武敗穢趙之勳蓬蟲承配夏之處吹凱風於椒掖外王母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榮啓國西鄉不亦宜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照門鼎艾交室爲壽則珠貝山積侑幣則錦綺霞飛白玉滿堂桑榆親親而同有黃金作穴散隣里而無餘君子歎其布義聖人嘉其實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廚湯藥御府匪日伊夕上官絡繹於閨庭終逝則咸儀傾都車騎壹日自宮徂野中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猶與所謂小君之遺美聖善之高烈者也如使後代考南史議西陵披簡牘而歎息臨山源而茫味庭賁之道不其闕而然則外孫之碑武梯之石非明淑之壘其何設焉辭成進御帝稱曰善顧謂尚扎我其書之於是澄翰黃縑縷字青琬波橫雲發神變鬱爛於山門鶴倚鸞翔生氣宛延於松路禮尊事絕恩榮迹遠斯又元德動天幽誠迴日之奇致也誰昔未覩名言冀逮銘曰

代有母德。厥氏楊兮。祖考爲士。夫爲王兮。聖后中興。揔萬方兮。天命未改。復歸唐兮。寶淑啓佑。繼絕亡兮。宗周雖滅。神女昌兮。建陵西鄭。榮爲鄉兮。魚軒翟茀。盛龍光兮。二子雙飛。華綬章兮。出入輪奐。庭轉煌兮。去此昭昭。即茫茫兮。何處昭昭。少陵阜兮。貴妃慈親。侯王則兮。寒暑流易。山川久兮。古墳坡陁。老樹朽兮。尊宮靈處。百代守兮。頌石光華。于載後兮。

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碑

潁川郡太夫人者。諱某。雷州大首領陳元之女。羅州大首領楊嚴之妻。驃騎大將軍。象左驍騎大將軍。號國公思勗之母也。陳氏家富兵甲。世奠嶠外。夫人誕靈豪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無待公宮之教。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眞爲郡。良史出乎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古乎南海。兩州接畛。二門齊望。卜妻鳴鳳。擇對乘龍。楊公有駒玉之祥。應媯獲探金之慶。號公翦冠昇仕。鞠躬禁闥。正性本乎胎教。剛勝形乎發色。神龍三年六月五日。北軍作難。西華失守。騎入宮闈。兵纏御樓。公孤劍凌鋒。羣兇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關。既立殊常之勳。遂蒙超次之命。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宏農郡公。行內常侍。其後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高堂九仞。重祿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勤。身却錦繡。手親紡績。公每昏定晨省。夫人必賦之忠孝。勸學文武。嘗謂汝稱思勗。當心念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勗勵也。故號公便習干戈。淹獵書史。致命伐罪。擒叛獠於百越。寫誠誓衆。破狂僭於五溪。屬子弟如使手足。諸風雷若應期。契聖朝答高秩於驃騎。酌大封於號略。豈非以辭第之懿。忠成斷機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四者。善孰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興行。詩曰。母氏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潁川太君之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於長安之翊善里。先公早世。邱墳故域。古無合葬。禮有從宜。夫以體歸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於元室。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祔葬於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中孝子不忍幅親之情也。恩勅賜錢十萬。綿布皆百段。日。禪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馮勤寵貴。世祖稱其母德。克軫天情。頗爲連類。號公生盡其禮。沒盡其哀。嗟閼水之日逝。懼巖山之夜徙。追鏤碑板。遠貽圖傳。蒸蒸至意。有足感人。悾悾信言。固無媿色。銘曰。

陳公舜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鬱線嶂表。珠崖海際。兩族相京。財雄兵銳。猗歟邦媛。儷茲國士。友若琴瑟。華如桃李。心契法度。容和愷喜。實敬從夫。移忠訓子。嘉此令子。南溟北歸。于天鶴唳。拔涌鴻蒙。朱宮退敵。銅柱來威。國安家寵。魚軒翟衣。子封號國。五公前字。母邑潁川。二君舊土。感激崇慶。踵闕今古。高堂夜空。弔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灞川。招魂五嶺。合葬三泉。山山邱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永傳。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銘

英英白雲。瑞彼君韜。佻佻公子。嘉我王度。魏后道德。作華天朝。崇氣應變。直心遙遙。鱗開審仙。風池墨妙。太常國盡。少宰邦教。公之處之。有倫有要。玉折其貞。金斷其清。殁而不朽。仁乎令名。

昭容上官氏碑銘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乃生靈媛。祚我聖君。精微其道。煥炳其文。三光錯行。昭容綱紀。百揆繁會。昭容條理。外圖邦政。內睦天子。憂在進賢。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爲報之。吉凶有數。孔爲禱之。如彼九日。彝爲暴之。如彼三良。秦爲悼之。漢宮選才。班氏其特。楚史書蹟。樊姬之力。虞穆齊公。敍明其德。嗟爾彤管。是鑒是則。

貞節君碣

神功元年十月貞丑。陽鴻卒於鄠都縣。友人沛國朱敬則。清河孟乾祚。范陽盧禹等。哀鴻抱德沒地。繼體未識。考行定謚。葬於舊城。鴻字季翔。平昌人也。其先著族右北平郡。大父陽眞宰。適茲樂土。爰定我居。維桑與梓。既重世矣。鴻倜儻奇傑。環瑋博達。貫涉六籍。百家之言。其要在霸王大略。奇正大旨。君親大義。忠孝大節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觀也。嘗陋漢史地里志。周禮職方志。時異虛記。心不服焉。乃變俗浮洞庭。窺河源。蹤岷衡。稽四海之風俗。算九州之險易。與趙國貫高。圖獻其謀。遇火焚邈。天下壯其志而痛其事。養徒閭里。不應貢辟。儀鳳中。河北大使薛公。舉鴻行勵貢郎。天子嘉之。用貞于吏。乃尉汲曲阿。主簿龍門。雩都。夫其屏居十年。一方化德。歷佐四邑。諸侯觀政。惜乎有大才無貴仕命也。初鴻遊太學。有邊生山東李思言。物故南館。鴻傷其終遠家恩。有喪無主。乃躬駕柩車。送歸東土。及在曲阿。敬業作難。潤州。薛鴻得人。歷句容守。城既陷而猶鬬。力雖屈而蹈節。寇義而脫之。因爲加朝散大夫。即署曲阿令。鴻貞而不諒。詭應求伸。既入邑。則焚服闔門而設拒矣。故得殿邦奮旅。一境賴存。淮海底績。答勳報公。卒不言賞。賞亦不及。君子以爲急友成哀。高義也。臨危抗節。乘禮也。矯寇逆。禍明智也。保邑匿勳。近仁也。義以利物。智以周身。禮以和衆。仁以安人。道有五常。鴻撮其四。武有七德。鴻兼其二。大盧克就之謂貞。好義自克之謂節。粤若夫子。可謚爲貞節也已。於是紀名垂迹。表墓勒石。其詞曰

倬良士。縱自天。辨方物。駭山川。厥志大哉。峻剛節。殷義聲。返旅櫬。安窮城。厥德邁哉。哀斯人。命莫賦。德不朽。溫如玉。執來世哉。

張燕公集卷二十二

墓誌銘

府君墓誌

府君諱鷟，字成務，姓張氏，其先晉人也，晉分，家世相韓，韓滅，留侯爲漢謀主，至宇，爲范陽太守，因居其郡，及華，博物亞聖，爲晉司空，君司空十二代孫也，曾祖諱俊，河東從事，大父諱弋，字嵩之，通道館學士，考諱恪，未仕卽世，先君四代早孤，單門獨立，宗祀之不絕如綫，府君幼孩襁褓，哀麻，鞠育貞氏，而炳太和之純嘏，爍遠慶之洪胤，底身禮樂，發言忠信，小無不誠，大無不愼，終日乾乾，遠于悔悋，蓋根顚而遂植，祖德墜而復振，加以好學不倦，開一反三，道機元鍵，固不幽探，外王父大理丞某，重世爲士，君傳其憲章，博施精理，年十九，明法擢第，解褐饒陽尉，丁王母憂去職，夫人少而守義，老而無子，因心創巨，事不忍言，喪祀之數，加人一等，服闋調長子尉，換介休主簿，洪洞丞，太夫人在堂，官求便近，故累徙而不進也，內清淨以化人，外平反以悅親，不樂歸美，而善隱德，故下車無赫赫之聲，所去有遺愛之戀，有命差覆囚山南，幡軒所臨，全濟甚衆，君以律有遠經背禮，著妨難十九篇，書奏，帝下有司而鵬定之，官黨同妬異，竟寢其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臧倉其如命何，調露元年秋，奉使晉陽，遇疾，輦歸，藥餌無降，冬十二月大漸，九日乙卯，棄背於縣廨，春秋五十有二，光珪說不天，總角在孩，明年春，奉柩窆於河東，賴夫人撫養孤藐，躬加訓授，男集文雅，女工組紃，姻不失親，官復其德，景龍元年秋，封長樂縣太君，夫人故藍田丞威之女也，享年七十有二，是歲十一月戊申，頓背於東都康俗里第，於戲哀哉，嬪將依何恬何恃，二年七月己酉，克葬我先公，夫人合祔焉，從周制也，初議葬，小子夢度景於萬安山南孤堆東麓之下，時淮南宏公相地曰，是山爲華蓋，固爲蟠龍，龍者大人之德，孤者王侯之稱，卜夢協兆，何善如之，乃定墳塋，類宅茲所，小子銜恤，誌之幽礎，銘曰，

欽若古訓，時惟皇考，翕和三光，希聖二老，淸有世業，儉爲身寶，鄒繪典憲，思紬王道，佐彼四邑，人用不擾，生我曷後，棄我曷早，閔余嵇髮，遺家不造，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母氏聖善，示我顯德，命服天朝，封邑侑國，榮未卒歲，哀已阨域，泣血思親，昊天罔極，孤之華蓋，土龍蟠，迎闕四繞，帶林巒，朝日杜蘭，遠峯拱，微風夕發，遶蔥蘭，石室固護，泉火寒，未鑒幽蹟，奉神歡，幕宮深靜，永閟安，

唐故左庶子贈幽州都督元府君墓誌銘

維開元十年正月己未，左庶子武陵公河南元公，薨於東京留守之內館，公諱景懷，字某，魏武陵王雄之曾孫，右衛大將軍冑之孫，贈驃州刺史仁惠之季子，昔天啓水行，君臨寰海，雄圖長發，本枝碩茂，濟美象賢，餘慶不殫，公受茲介祉，誕膺淑靈，幼有純至之節，長立公直之操，學綜群藝，詞擅精微，夫其結言以信，瞻物以德，淸儉足以執裕，貞厲足以矯邪，故美暢於中，名揚於外，霸冠以國子進士高第，補相王府典籤，善鄉擇賢，妙盡時選，尋以內憂去職，重補相王府參軍，及明兩昇儲，作貞萬國，以宮臣除太子通事舍人，後歷官至右司員外，太子舍人，天授中以親累除名，尚遺一紀，後除直羅溫縣二令，雖大位未享，通材必顯，宮相公執心好直，履法斷恩，觸雷霆而除慝，不遷也，枉絲髮而平譽，不爲也，升降兩宮，出入三代，克愼其始，終厥有成，君子以爲難，尤哉其難矣，及啓手歸全，遺言薄葬，家無長物，士服其清，年過懸輿，人傷其夭，嗚呼哀哉，贈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贈悼之節，優於恆數，明年二月，歸葬於咸陽之舊塋，夫人韋氏祔焉，禮也，夫人卽遂公敬遠之元孫，左常侍希仲之叔妹，淑行無微，華年早世，其孤遂冲等，克遵遺訓，雖所奠哀，說情睦外，姻懷深國士，既闕西階之奠，遠投東武之詞，銘曰，

卓彼英運，慶鍾既長，始訓夫子，體微知章，在藝斯博，於欲則少，徒文其中，莫飾其表，惟靜惟默，不激不矯，時經三代，官成兩宮，化若風偃，德如澤融，邦稱其直，朝哀其忠，禮祔周兆，墳瞻漢宮，哀哀純孝，長訴旻穹，

周故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其先張仲以孝友佐周，子孫酬周，任晉相韓，至留侯，報韓滅秦，興劉滅項，爲漢世家，九代，及于漢亂，居燕四葉，爲晉司空，混一天下，司空生諱，避胡過江，六世至太常，而復寓于河東之族人，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儁之子，性倜儻，尙氣節，能引弓六鈞，命中百步，車服出入，擬於封君，州里顏忠之右，乃勵操強學，不出門者十餘年，深道覩奧，儀爲淵藪，周武帝聞之，徵爲通道館學士，既入階而面其國，高尙厥志，終於山處，嘗言夷齊淸者非達，伯嵩隱者非中，優哉游哉，

吾不與也。夫人某氏少而嬪居，長而喪子，流離世故，顛沛艱危，提携女姊，託身禪宇，實有高行之然。隱居之風，未遂歸葬，有志不就，遺恨終天。降及曾孫，追由情禮，於龍三年歲次己酉十月十六日，克葬曾王父曾王母於河東之晉陽原，成先志也。銘曰：

皇矣烈祖，才雄氣武，不值漢高，空思萬戶。一旦折節，十年學古，高步雲光，飛櫻書府。昔有周處，斬蛟刺虎，易縣以儒，異代同矩。周命既沒，鼎遷于隋，仕於二姓，君子不爲。昭昭盛德，百代之規。

唐處士張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恪，其先晉人。晉有張老，韓有開地，漢有留侯，侯八代孫皓爲司空，司空子宇爲北平太守，遭漢亂離，家于范陽。至元孫華，復爲晉司空，遇難，子孫南渡，其處者或寓於蒲坂，周齊間有歸者，因徙焉。君曾司空十一代孫也。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德，皆遺範詳諸家牒，有孤紹單門，傍無兄弟，茁而不秀，未仕而卒，道未融於邦國，位未揚於王庭。故老之口浸遠，好事之書又闕，是後生不得而聞焉。哀哉！嗣子晉州洪洞丞鷟，襁褓衰麻，育於貝氏。夫人隴西董氏，常州長史雄之女也，早年守義，唯鞠一子，嚴而有檢，勤而善訓。成先人之丕烈，貽後嗣之積善。微太夫人德，則張氏幾將墜焉。開耀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於鄭城縣世婦馮氏之別業。春秋七十有二。先君之遠世也，太夫人在堂，大門在殯，日月逾邁，有志未從。是諸孫挾焉若屬，淵谷以於龍三年歲次己酉冬十月二十六日，克葬王父王母於蒲坂東司空之村，成先志也。銘曰：

繡綿王父，續我靈基。幼而植德，人莫知之。烈烈王母，克明克類，教成嗣子，光我族閭。中條之北，大河之東，邱陵桑梓，鬱鬱崇崇。千年啓室，百歲來同。永惟先志，欽成厥終。

中書令逍遙公墓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蓋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皐。聰明先悟，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質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臺籍之沖虛，播朱絃之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前蔽開析，愎戾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虛。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春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蕢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誠，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定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遷，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縣，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嶽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矣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士字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卽世，後夫人

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聞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麟。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恆在。春秋六十有六，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於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孝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爭恆，齊夫儒然在疚，廬所寘哀，以某泰縉雲之裔，寮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謚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都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義義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裳，坦然一致。遺蹟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乘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岐州刺史平泉男陸君墓誌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故岐州刺史平泉男陸公卒于京師，十四年冬十月，葬于鄴西之先塋。公諱伯玉，字某，河南人。識眞之士也。夫嚴其克家，光乎觀國。篤慈惠以宰邑，宏雅量以執憲。擯華妙於禮闈，敷文敏於禁掖。推直方以獨坐，率簡易以專誠。所居而美風振，所殺而德聲溢。非德充於內而美形于外者乎。若夫孝盡愛敬之裏，悌包友順之節，仁協返身之恕，義適成物之和。四者禮之善物歟。吾友背從事於斯矣。然而舉禮之綱，持心之柄，靜則樂先王之道，動則濟賢人之業。位不登崇，年無登壽，之才也。之命也。復焉可而言哉。銘曰：

陸侯泉妙，體曠心古。龍章炳文，麟角藏武。蒙篇冲用，詩書義府。移孝則忠，安親合主。乃建侯社，乃牧王畿。有嚴有翼，有長有威。汲直謝病，秦和不降。乞言未老，啓手全歸。石鼓東隔，銅臺西望。別業宛在，傷塋增創。翁子樂車，孺妻送葬。風景飄忽，山川惆悵。令德可傳，浮生匪重。神去一息，刑遺萬種。寫往草陳，霜來樹拱。

仁兮一義，長蘇沒於邱隴。

恆州刺史張府君墓誌

君諱承休，字某，吳郡吳人也。留侯興漢，播美西京。長沙徙吳，蔽蔓東土。曾祖冲，在陳爲文帝師，入隋爲漢王學士。祖後胤，授經太宗，曾之以爲祭酒。既封新野，又贈以宗伯。考少師，位不充量，止於朱陽宰。班固稱世名忠孝，魏武謂積善之家。昌門一系，暉我諸族。君受天戰穀，傳家業藝。希言敦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物理，敏於政事。初以南郊齋郎，袖竟州兵曹，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加人一等，再任始州司倉。應入科舉，改鄭州錄事參軍。又舉賢良方正，遷揚州司錄參軍。移蘇州常熟令，廢政皆有能名。加朝散大夫，入爲司農丞，實掌錢穀。蠢獻息望，使覆囚嶺南，是司獄訟。聰折惟允，遇授濟源令。風行畿甸，河洛師。加朝議大夫，上柱國，拜降州司馬，轉恆州長史。備而有禮，權而有中。道嬰風恙，去職就醫還京。春秋六十有二，終於頒政里。夫人成紀郡君，天水秦氏，廬陵郡公行師之孫。嗣公遊廟之女，敬事君子，訓成諸孤。當代之孟母也。年六十二，終於許州。開元九年十月某日，合葬於武功之禮讓原，禮也。夫道大難合，世屯而不進，德高有後，身沒而福流。君同生八人，半服銀艾，雍胤五子，率爲珪璋。比跡於燉煌六龍，南鄰于

室德門濟美信有徵乎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沉石銘曰

思文留侯時惟皇祖長沙南守分幹東土家有道書門傳學府嵬峩重世通經二主誕靈上哲克廣斯文

造次仁義優游典墳孝乎事親忠乎事君猶那叔父亦足有云

贈潘州刺史馮君墓誌

公諱君衡字正平廣管高州人也昔畢萬苗裔邑于馮城因以爲氏其適越者則袁宏過江錄所載長樂馮祖恩之後也遠居海地代爲右族帶甲千人擬四豪之公子田洞百里奢萬戶之封君祖蓋持節總管高州都督耿國公葬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大都督恩命分府爲三州授君之三子子智殺高州刺史子智玳恩州刺史猶子子游潘州刺史公荊州之孫恩州之子量包山海氣逸風雲陰德以濟物力行以求道散岸從心乘化而沒斯實一方超邁全眞之士也夫人南海郡太夫人麥氏誕姬勳門作嬪傑室初執褧妻之禮終抗梁室之行即大將軍宿國猛公鐵杖之曾孫女也夫人有三子一女同歸上京長子元璡左衛中候次子元珪左領軍衛郎將少子力士右監門衛大將軍以將軍少發於高氏故舉家從其姓焉夫德厚者福長先否者終泰天之報應豈虛也哉大將軍所以雲漢奮飛忠孝至誠迎聖善於炎海展三牲之色養拔友于於荒徼會四鳥之嚶鳴繼神美哉將絕傾墓是知敬仲繼族將育于齊孟軻儒藝成名此母信現才之特達亦餘慶之助成乎夫人享年八十有七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薨於西京來庭里粤以八月二十二日安厝于長樂原之新城惟將軍之純至嘉先士之晦名恩詔追贈潘州刺史招魂而合葬焉蓋殊常之禮若夫慈以遺後孝以揚親忠能合聖惠是昭仁嗟乎馮氏之子具此四德鐫石垂文爲不朽矣銘曰

潘州遠世滅跡沉彩詔贈本邦光煥南海其風永慕吳天不逮夫人處順奄背榮服悲離兩鄉魂合雙柳

孝心可贈百年匪懋天日荒荒邱隴茫茫地名長樂人樂無長郭門之外愁生白楊

贈郎將葛君墓誌

公諱威德字某葛氏本梁國寧陵人也因遷徙今居京兆注陽縣父寶未仕早世公宅無陶白之資朝無命張之援不受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淵富忠孝而由己善射馭而開天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扈遊別館侍蹕禁林何嘗不左發五葉傍連雙兎歲久拜元城府左果毅都尉尋加上柱國入陪內仗思馬斯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白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其用未展其生有涯神功二年某月日終於東都私第殯北邙山之原夫人太原郡太夫人郭氏從夫有禮以子而貴開元八年十一月葬于京師之修眞里有子福順克家用孝開國推忠泣風樹之無追痛榮蘇之不逮哀戚之情上感飾終之澤下流寵穆有期祖奠將設有詔贈右驍衛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七日合葬於長安縣龍首鄉禮也儀儀宰樹蒼蒼墓田恐住城之見日祕銘石於重泉詞曰

都尉武達夫人禮封令德高行譽偶名雙自古迄今仁賢同盡唯傳忠孝餘慶不泯

張燕公集卷二十三

墓誌銘

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

先生諱守貞天水冀人蓋奸學博古者也本乎官族稱爲尹氏昔有尹佚司周太史暨乃吉甫勤於宣王

格言大勳布在詩傳遠祖緯魏僕射曾祖欣隋開府大父珍唐棣州蒲臺令父文唐通州三岡令先生積

德餘慶天錫純嘏愿而克恭情與禮合七歲誦三雅能通書契訓詁之義識草木鳥獸之名十五誦三禮

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廟吉凶之制二十誦春秋尚書能精五行九疇之數斷褒貶會盟之節二十五

誦詩及易能辯正雅頌之始極變化生生之至又能誦古史百家之書善文章草隸之則恥夫流俗背實

嘉華飾夢裏末故每外和內厲元元本本學者如斯不舍晝夜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遂授大成自延載

之後條限資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識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覈淑匿時稱無滯學矣天子聞其

進通經術乃下制曰成均大成尹守貞業隆時習功宜日就既有勵於分陰俾參榮於丈席可四門助教

洗洗青衿有所仰矣長安二年六月十日晝寢忽夢騂臺雨局爭召修文覺而歎曰十二日穆吾當往矣

因命親族序訣至日安枕俟期俄然而卒春秋四十可謂古之達化知命者也嗚呼天與之德而不永其

年天與之才而不大其位何乎粤七月十七日葬於高陽原先君之舊塋銘曰

尹氏之子。其殆庶幾。爲仁由己。三月不違。謙成德柄。學也身基。群雍洋洋。可以療飢。扈林之下。可以棲遲。我實道貧。人言位微。修文地下。前哲同歸。子之知命。將歿先期。朝衣東首。精魄高飛。人之云亡。胡不淒而。高陽之原。有陂其側。郭門直視。松柏一色。邱隴蟄蟄。阡陌誰識。浮焉休焉。爲我心惻。

元州司戶上柱國呂君墓誌

公諱慶。字某。其先更平人也。堯之太嶽。始封呂侯。周之太師。實表齊國。河西則霸王纘代。關東則丞相聯華。近徙河間。是稱右族。大父贊。隋幽州都督府長史。考師。滄州清池令。並振羽儀。馳聲郡邑。公孝悌天至。禮樂混成。千里聞騏驥之才。五都重琅玕之價。壯士行去。樹勳於塞垣。君子居之。何陋於蓨郡。以上柱國。爲元州司戶參軍。積善摢於家風。餘慶流於身後。享年若干而卒。夫人河清縣太君傅氏。四德爰備。六行聿修。始則資於冀婁。終乃調成孟母。春秋若干而終。開元十四年某月。合葬於州城西南里之平原。禮也。我有令子。職司馬於小山。我有淑孫。偶乘龍於大樹。榮哀之事。于茲畢矣。銘曰。

堂堂呂公。休有令德。穆穆傳母。順我內則。兩譽齊振。雙儀不忒。景行山東。風流河北。有生必謝。誰能獨存。神寧故里。合葬平原。劍暗泉室。松寒墓門。勒銘沉礎。萬古何言。

徐氏子墓誌

徐氏子者。名巖。字某。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驥子睨雲。鳳毛洗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詣在膝前。已會星辰之氣。戲於牀下。能記貲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學。聞一知十。升堂視奧。下筆成章。而倫要發言爲論。而卓詭。識者咸謂增世構之崇蘊。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之孫。十二乘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尚之也。天乎何辜。顏傾無命。年十有三歲。大足元年九月。遭疾而沒。嗚呼哀哉。瑚月始生。不見其盈。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銘曰。

生日何淺。死路何深。珠碎胱月。花殘稚林。哀哀父母。孰慰其心。

鳳閣尹舍人墓誌銘

羲羲尹氏。太古之始。發源堯師。中葉周卿。爰暨初考。咸有頌聲。猗歟府君。代烈增盛。孝行之本。謙德之柄。耽樂道真。含光無燒。三典郡士。五刑以正。再司府丞。百工興詠。茫茫大造。物生遂性。虛無宰之。孰能力爭。倬良士。縱自天。辨方物。發山川。厥志大哉。峻剛節。殷義聲。返旅視。晏窮城。厥德邁哉。哀斯人。命莫賠。德不朽。溫如玉。執來世哉。

唐故處士河南元公之碣銘

嗟我處士。煥炳其文。精微天象。與道爲隣。頗乎萬化。于三十春。在昔薄葬。時擺輻巾。厥孤克孝。永懷濯神。君其心之。無違返真。乃建豐碣。追揚茂塵。王門公路。豈微宋輪。天才海學。于何遊苟。心焉有主。孰知我疑。烈烈皇考。求仁得仁。哀哀王母。斯恩斯勤。李虔報養。王褒感親。退居更命。喪禮終身。忠爲令德。孝實至純。一門二烈。千載不泯。

平偃師碑尾

粤以長壽二年十月十七日。改窆於偃師縣苑樓之西北原。夫令德所庥。餘慶末也。神祇祀厥。皇運中興。天子嚴祀清廟。緬懷前哲。乃下制曰。朝議大夫。守衛王府司馬。上柱國平元賚父。故偃師令某公門襲慶。士林成則。名教羽儀。道德泉藪。輔仁宜國。早謝昌辰。積善洋溢。垂休茂胤。時光祀夏。慶閟配天。錫類之恩。俾覃於卿士。哀榮之典。宜施於泉路。可贈蒲州長史。君子謂成其子而植乎身。義方也。愛其臣而及其親。孝理也。孝以行惠。惠以察忠。義以立慈。慈以昭順。君臣父子之是型焉。

唐故涼州長史元君石柱銘 并序

公諱仁惠。字某。河南洛陽人也。昔帝軒命子。爰宅幽都。天神降祚。遂荒北嶽。其後月月運行。雲雷經始。壇場鄴洛。據天地之圖。帶礪山河。建王侯之國。公魏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中書令濮陽王順之曾孫也。大父雄。魏濮陽王。改封武陵王。昆吾伯圖。越在濮陽之墟。瑯琊王子。別封武陵之郡。宇文朝。降爲武陵公。太府卿。秦州總管。徽子去國。不替舊章。薛侯來朝。於焉降等。父冑。隋濬豫二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襲封武陵公。翼亮隋室。宏濟王業。有佐命之元勳。承異朝之世祿。文武籍甚。貽燕深長。公受命行之正性。承冠世之隆烈。幼見岐嶷。夙聞雅器。靈蘊英秀。繩墨之宰無施。雅韻天成。金石之師何力。屬隋綱弛紊。神棄不歆。卿族衣冠。日失其序。獨寮寤宿。永懷琴瑟之人。藏器待時。未射高墉之隼。唐高祖龍飛天宇。鶴版巖林。授公右千牛錄事。參開之恩。篤也。高皇邑子。既與虛舟同衣。世祖學徒。則有嚴陵共宿。久之。以公事免。爲襄州法曹。又歷循州河源。滑州靈昌二縣令。克己爲政。蠻貊化忠信之言。直道與人。仕已無喜懼之色。永徽在歷。石具擣難。蔡兒既齧。江界蕭條。帝念披貔。時茲俾乂。乃授公睦州雉山縣令。乘驄而往。下車作則。江通海盜。革面來威。然後開網鳴人。峻策驛吏。閑田盡闢。鰥寡委尖疏之餘。絕澗無遊。蒙猎屏蹤。漁之氣。我有禮樂。達於山川鬼神。應物休祥。孚於鳥獸草木。朝廷異之。拜朝散大夫。行隆州閬中令。未至。政授雍州渭南令。觀人設教。異邑同風。遷隆州司馬。尋加朝散大夫。守涼州都督府長史。分乘兩蕃。人康頌作。化澄巴濮。無侵橘柚之園。教溢河湟。不飲蒲萄之酒。離歌就畏。歲夢臨辰。命蹶修途。榮甄厚德。總章二年。終於官舍。春秋七十有三。夫人安定梁氏。文伯之妻。君子以爲知禮。孟軻之母。良史稱其能賢。齊德茂於昭淡。合祔期於幽隧。有子懷貞。斧藻詩禮。佩踐義方。承家有馥。芝蘭如也。歷官右司員外郎。太子舍人。而擢事徙居。復歸舊壤。屢霜露於三紀。無改素冠之行。逢桑梓於十載。還守青門之田。勤孝在乎追遠。豐感思乎備物。武陵公之塋域。今順陵柏城之內也。山園有禁。奉瞻塵及。粤以聖厤二年。歲次月朔。別卜宅於咸陽縣邱。洛原。合葬焉。公孝友純深。風標峻起。門無雜客。家有嚴君。而佐郡爲邦。宏風邁德。執法不撓。去邪勿疑。仲由之政事。叔向之遺直。豈稱論之典。有闕範則之容。將隧。仰惟代姻。恭承哀託。郭有道之故事。無媿蔡邕。趙文子之將遊。永懷隨會。寫詞檀石。式題豐壤。其銘曰。

大哉乾元。我族資始。有國伊魏。曰天之子。皇羲姓風。帝姬氏水。瓶業垂統。儲乎舊史。崇德象賢。允也重襲。貞涵玉性。潤結延源。武公之子。平王之孫。川流長直。光氣能渾。孝深柏穎。義重荊潘。白圭比節。黃金敵言。行哲闕簡。游無爲型。學妙神教。書能鬼哭。避彼屯蹇。盤桓空谷。四海有王。一旦明月。佩此芳筆。遷于喬木。

亦既從政。淑問克宣。秉心如水。臨事如弦。歷宰四邑。高芬屢天。元侯兩郡。汪化流泉。江河泰蜀。嘉聲在焉。三光西沒。百川東渡。天道運迴。人隨代故。倏忽三紀。悲涼千露。帝葬橋山。傍墟祖墓。天斷衛城。地開新路。路即咸陽。阡惟京兆。地氣雲蟲。哀鳴龍抱。甕撑銅人。墓留石鳥。鹿歇徑滅。山飛海少。篆刻揚名。亭亭華表。

子曲阿令墓銘

存爲神鑑。歿爲國殤。惟呂惟子。同歸義方。

司勳主簿博陵崔訥妻劉氏墓誌

夫人劉氏。其先彭城人也。隋毗陵郡通守子將之曾孫。唐滁州刺史德祖之孫。汾州刺史延嗣之女也。昔武子處秦。厥初令氏。元王國楚。是焉昌族。盛德之門。龍驤接彩。世祿之冑。鵲虎聯華。夫人猶室載闡。蕭林增秀。噌噌黃鳥。鬱鬱清月。閨詩閨禮。竊比諸生。茂行淵心。實稱士女。及鳳飛啓孫。夫婦蕤翠。瑟之和。雞鳴成耀。勇姑移喬梓之敬。友愛洽乎姒娣。任恤周乎姻戚。豈惟禮備澄幕。工深機杼。固已能循法度。宜其室家矣。年若干。以大足元年七月某日。寢疾而卒。粤二十九日某辰。假葬於某里。夫國喪賢嬪。家亡淑媛。母氏垂白。殘奪所懷。稚子始孩。子焉無倚。嗚呼。天道輔仁。人道與順。睿茲七德。不遐三壽。何哉。報應之理。豈神食其言。修短之期。將事歸於命。外姻悲哀。累歎不足。夫人即吾姨也。今海譏素履。永刊幽石。闡史之外。有美存焉。其銘曰。

崔實齊胄。劉亦漢宗。崇其顯靖。望偶族雙。闢閫是穆。館奠斯恭。貞歌浮漢。孝室洞江。珪璋其節。桃李其容。宜享儲老。胡事鞫凶。朝槿衆陌。春蘿墜松。夫傷子墓。去此何從。百歲之後。魂兮合封。

文昌左丞陸公墓誌

公諱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也。帝典推二。虞盡美於南風。強國有七。齊莫大於東海。元侯制食。因而爲宗。丞相册勳。開吳佐命。嶷德之後。瑤琨代蔑。故丹青奕世。三君之望並高。金玉聯華。五常之自齊重。公即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唐荊州當陽縣丞山仁之孫。司儀郎東之姪。豫章尉元之之子。體元黃之純粹。峻淸白之隆名。鵬翼載軒。騏鳴自遠。始以司戚明經。業優擢第。補三水扶風渭南三縣尉。授裏行監察殿中三御史。遷鳳閣舍人。兼太子中舍。又判鳳閣。又守秋官。行憲臺三字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屯公事。降爲綏州刺史。居無何。檢校春官。又試天官二侍郎。兼司尉卿。復除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轉右庶子。轉文昌左丞。前後掌選及知考各二歲。九流銓總。代天理物。公執其衡鏡。而野無遺賢。三載考績。惟王舊典。公秩其幽明。而庶官咸事。斯平憲章臺閣。籍甚人倫。至於經濟大道。彌綸庶務。嘉猷削於隱德。宏益晦于推美。蓋不得而聞也。古人有言。進退在命。忠信在人。一出持州。再入莅政。汲長孺之方直。時守外臺。胡伯始之詳明。亟司中禁。抑有由焉。嗚呼。人之淑斯。宜享難老。昊天降戾。曾不整遺。大足元年二月七日。疑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三。歷事兩宮。三十餘載。奉上惟敬。臨下惟誠。密勿兩終。靜而調理。心尚坦率。不逢名教之地。迹列軒裳。不雜風塵之伍。施與忘倦。鄉黨稱焉。夷險若一。朋友義焉。所謂終溫且惠。行同歸於大雅。克己復禮。身不離於令名。及東首歸全。兩階徹奠。無食粟之焉。無衣帛之委。知與不知。莫不嘉歎。粤三月十四日。假葬於國門之南貴村。永刊昭烈。垂之幽礎。

節愍太子妃楊氏墓誌

開元十有七年二月癸未。中宗節愍太子妃楊氏。薨於京師太平里第之內寢。越五月丙申。詔葬於新豐之細柳原。黃陵不從。古之道也。嗚呼哀哉。妃氏之先。代居河華。赤泉啓國。清白傳家。東都之公冑。西京之後族。高祖士達。隋開府納言。天授中以孝明高后之父。追封鄭王。贈太尉。曾祖緘。隋符璽郎。抗節王充。朝廷旌載。贈宏州刺史。祖全節。左內率。贈魏州刺史。考知慶。千牛豹韜二將軍。若夫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姬之宜周。是教二華降靈。五河飛瑞。拜玉册於文廟。偃金鞭於青宮。八參視膳之儀。出友元真之樂。禮陪蘭館。祭服始於北郊。詩贊鵲巢。王化終於南國。豈知言遠。圖水神往。邙山七日之望不歸。千秋之言何及。於是親身知苦。幽探白馬之偈。覺心等空。坐證青蓮之葉。久以喬木無枯。柏舟早誓。棟梅先落。聖善相依。閨門正家。稱未亡而全禮。高堂終養。不深哀而遂絕。此又禮外之禮。孝中之孝者也。初上在東宮時。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卜者曰。不宜養。愛自襁褓。命舉妃字。及開元正位。良媛爲嬪而卒。妃之親忠王也。隱覘之。調誨之。勗從母之仁慈。倍猶子之珍愛。忠王之託妃也。敬愛焉。聽順焉。生虛因心之樂。沒過如母之感。且夫慈懋鞠育。孝慕顯復。仁叶恩親。愛備恭睦。成天下之百行。致生人之五福。斯蓋皇極之端。國風之首者矣。湖陽王當小宗之祭。元妃之喪。故喪挾兩姑。而祭殷二國。何必鼓吹山上。遙傳慈母之名。石闕廟中。獨立少姨之像。史官承詔。勒銘沉碧。詞曰。

太華北足。長河東肘。總粹陰靈。妃德儲后。鳴美玉佩。煥光金鈕。嬪貴長姨。寵王從母。永訣上賓。死孝哀親。顧懷孺子。忍則天人。昔貞萬國。今撫百神。泉燈我夜。宮樹他春。陵麥秀兮漸漸。隴月生兮纖纖。霸岸去兮無還。日荷門絕兮不可瞻。石獸澀兮綠苔黏。宿草發兮白露沾。圖寢閉兮脂粉風。不知何人兮開鏡奩。

張燕公集卷二十四

墓誌銘

滎陽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滎陽開封鄭氏之女也。有唐銀青光祿大夫、行少詹事、博陵侯崔氏之妻、中大夫、中書舍人湜之母也。高祖逸祖，北齊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滎陽平簡公；曾祖武叔，北齊洛州刺史、中牟公；祖道拔，隋宋城令；父世基，故吉陽令、故左僕射、安吉公杜淹太夫人之外王父也。夫人家世德門，母氏鼎胄，衣冠禮樂，耳目所徵，號之諸生。實爲女士。先夫人以崔出泰岳之允，鄭祖周王之穆，長源修範，北濟聯宗，故夫人年十有七，歸於我氏。盡敬愛以安舅姑，致友穆以諧姊妹。性寬恕，尚素雅，文而不奢，約而不嗇，故邑號光啓。象服是宜，博陵侯更事兩朝，多歷官序，居必大理，去有遺愛。雖裳衣善總，得非鷄鳴之弼乎。舍人及三弟長安尉泌、藍田尉液、左千牛滌，咸有當代之名，立無過之地。滋液德教，琢磨禮範，雖趨庭善稟，得非閨門之誨乎。夫樂得好逑，關雎義也。鞠戚衆子，鳲鳩仁也。采蘋采藻，修禮度也。如山如河，有德容也。婦禮既成，內則用貞。母儀乃行，家道以寧。於是春秋高矣，雅好真謨，厭斁繁味，減徹珍華，被服慈衣，損斥文繡。總斯森茲，式是六姻。故以圖徽先姑，垂裕來史。特所謂邦之媛也。夫人有焉，皇天難忱，不享偕老，年六十四。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遘疾終於洛陽之遵化里。其明年二月某日，葬于富平縣之某原。君侯鶴神，當

子衛恤，貞銘幽壤，用存終古。其詞曰：

東惟唐府，西察綸闕。吾夫鵷鷺，吾子鵷鸞。青綬赤芾，魚軒翟衣。喬梓灌蓋，堂堂榮輝。如何不淑，奄永泉扉。漢漢元夜，容容白日。百歲之後，同乎此室。

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瑯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故代州東治府右勇毅都尉、幽州高士李威之女也。本姓張，居於清河郡。大父元瑟，官至安東大都護長史，與太宗有故，賜姓李氏。仕歷恒州司馬，始家薊城。是則帝寵舊臣，乃命王族。宮平朔野，因爲郡人。偉哉孝友，清白之仁基；金鉤石印之盛，必將光大別族。繁衍淑女，彩黛粉黻，煒燿華美。若斯之盛也，夫人幼而韶異，長而婉穆。金聲玉澤，蘩蘩蘭茂。傳賢莊姜，詩美仲氏。無以尚也。初汝陽公夫人元氏生一男四女，而早卒。繼室以夫人，封諸燕郡。王元生立，及長孫楊氏二女，秉盡斯宜，爾之德，著鳲鳩均養之仁。色無偏和，心無殊厚。閨庭之內，邕邕如也。雖邑中五服之家，門下三千之客，莫能察其異焉。永寧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嵌崟，噴險淙潛，洄漩沉沉，殊聲異狀，而爲形勝遊衍之處者十四五。前夫人之孫，蘇氏之婦，弱歲嬰而聖焉。舉家環流，悼莫能救。夫人投身赴水，或沉或浮，久之提挈，僅免。其行己也，實多此類。府君更郎將中郎將各一，將軍大將軍凡四，前後領左右羽林二軍，禁營青海鴨綠二道，總管天子元老，白首兵權，腹心爪牙，朝無與二。外受瑚戈文馬之賞，內委金璣寶貝之飾。將軍既殂於邯鄲，夫人亦散於宗姻。可謂貴而好禮，富而能惠者已。及君子長歌，夫人晝哭，喪有過戚，制無越禮。其後注吏奇禮，余子遠遊，窮荒一決。倚閭三歲，炎山涯海。曷云其來，施珍玩以奉佛，徵滋味以奉道，精意入冥，明神與直。中興昌厤，無廢禍勳。先公茂乎飭終，愛子榮乎起潛。天步方泰，家屯適夷。宜享南山之壽，奄頓西泉之觀。神龍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寢疾終於洛陽之德懋里。春秋若干。國墜邦媛，宗傾母儀。孤允孝孫，哀哀欒棘。有詔旨曰：獨孤某妻亡，還京日，宜給鑾輿并遞。悼賢儀德，矜孤恤喪。朝之大經者，粤以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卜葬於雍州之某原。不從先塋，古之道也。夫計功伐勒鼎彝，非婦人之事。撰德行，存國史，亦孝子之志。乃爲銘曰：

倚嗟昌兮，月出之光。如蘭莫莫，如華皇皇。宜啓燕郡，作合汝陽。尊之象服，錦衣褧裳。以慈行訓，曰仁之綱。以命昌蘭，曰義之方。婦有柔德，亦惟其常。女之士行，于何是臧。彼天昔昔，胡降百殃。捨我媚子，捐其高堂。邱隴芒芒，風生白楊。象物皆盡，德音不忘。

上邽縣君李氏墓誌

夫人太祖景皇帝之元孫，西平郡王普定之女也。賦靈陰德，資性柔嘉。事舅姑盡其敬，與婦妯致其睦。茂行充乎內則，懿聲溢於外姻。雖幼育王家，長自傅保，而能謙光庶類，降心細物。手成朝祭之服，躬操酒食之品。凡婦人之所能事，而夫人莫不偏焉。府君朱紱之歲也，於是乎始受封邑。象服登門，魚軒在路。姬氏王者之後，夫人帝室之親。夫貴婦榮，於斯爲盛。及惟窆而哭，有敬姜之禮。擇鄰而處，有孟母之教。入閨侯信，有諸婦之期。出言成章，有衆女之誠。受命不淑，以某年月日，卒于同州之私第。以神龍元年十一月二

十日，合葬于萬年縣白鹿之舊塋。有子遜，嚴中侍御史，檢身承家，揭名爲孝。思我母氏，盛秦伯之詩，所于府君，取周公之禮。髣髴心迹，志之幽石。其銘曰：

茫茫萬性，朝宗于李。婺星分極，成池派水。后稷裔孫，神貽女士。勤遵法度，居觀圖史。輔佐哲夫，訓成賢子。宜崇徽號，以享介祉。高堂奄空，霜露方始。儉用禮節，葬非奢美。鏡下岑寂，衣緘泉筒。墜烟不散，松風長起。摘果人迷，侵林隱死。永言惟孝，事親終矣。

鄭國夫人墓誌銘

詩美莊姜，傳稱孟母。庶姬綿邈，千載時有。猗嗟邦媛，柔明聖厚。龜玉毀櫝，嘗隔天籌。遠矣皇祖，肇自伯宗。鑒基在晉，華胄陵江。尹茲西楚，宅是南邦。高蓋結轍，圓冠比蹤。魏館虛待，周京長發。父對雄風，母膺姊月。珠浦濱潤，玉林清越。昆弟三人，羽儀雙闕。家芳淑女，國茂賢妃。具瞻四德，旁通八徽。步幃馳辨，逕環定機。調茲魚隱，弄杼鶯飛。禍后創業，軒宮多事。高行登聞，大家入侍。幽贊日月，財成天地。溫室不傳，平城盡秘。大君命我，變禮斷恩。衛妻空哲，息媯無言。均養七子，勛勞二門。始賦樛木，終歌采蘩。多難啓聖，萃因搆孽。朋家作仇，脅權相滅。隱禍不懼，忘生蹈節。彼何人斯，碎此貞烈。氣消日朗，既安且平。皇心震悼，禮備哀榮。啓國加等，復土陳兵。外姻來唁，中使臨塋。恭惟夫人，宿精智刃。昭昭開土，授之心印。古無合葬，遺言則墳。巍巍孝子，敢厭前聞。服不珍繼，盤無膩蠹。室暗泉火，松殘隱雲。神合大化，誰爲小君。

李氏張夫人墓誌

隴西李伯魚妻者，范陽張氏女。論德，性孝悌柔婉。能日誦數千言，習禮明詩。遙昔妙給，德言容功。蓋出乎天下。伯魚著爲文，撥校御郎。出爲青州司功，而卒。夫人寡居無子，以歸宗焉。長安二年，年四十有八，傾逝於康俗里。殯於永通門外。景龍三年，家疚居貧，季弟說，鬻嗣取給。冬十月，安厝伯姊於萬安山陽。蒼梧不從，古之制也。北望先隴，西接妹邱。明靈其嘉，永安此室。銜哀敍誌，嗚呼孔懷。銘曰：

送我伯姊，萬安之墳。精靈何處，爲雨爲雲。彼隴西兮千里，望條忽兮夫君。

張氏女墓誌

女郎名瑛，姓張氏。洪洞丞府君之少女也。聰慧孝友，蘊條鑑智。能讀史書，洽奏絲桐。舉族珍之，未成人而夭。命也，聖麻中。隨仲昆之任，殖折於蹇州。歸殯於藍田別業。景龍年，爲家親季兄說。徵黃門侍郎，哀請不拜。詔許終服，家貲備文以取資。冬十月，獲葬女弟於萬安山陽。茫池姊塋，顧瞻殄闕。不亡孝弟，繼爾幽魂。含陵闕銘，投筆氣索。辭曰：

沙被原兮，殊同生兮。奈何朝露，在蹕榮兮。共天地之大德，爲早落而無成兮。

行狀

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於魏。公少倜儻，磊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綠服叩門，

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崔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錯餐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屢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上古劍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日，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地色，文章片片綠盤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拾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還金數十斤而遺。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繇役久矣。成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落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反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盛，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偪涼州，節度出城戰沒。隴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據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次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并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均等爲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視，前人已去。狀中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驛馬二十餘匹，帛三千匹。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濟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衝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儀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頓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讎。大舉兵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迎明素服來弔。道

路相逢。兵刃數重。婆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部。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婆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通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婆葛與闐。有豐。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覺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固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主爲左右經營。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捻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毒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爲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婆葛等諸蕃刼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跨而觀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榜勵岩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吾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前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知選舉。嘗請不行。大牧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靈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出玄門觀變。諸相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機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時齊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在儲幃。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順制兇邪。立誠慷慨。密陳宏謨。爾其至矣。朕賞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誓子爲弼。終則事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既剪。庶物惟新。克昌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虛有大變。因略行禮。上怒引坐。羅下紫微令張說犯鮮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寬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于朕。頃因閱武。顯失軍容。貴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于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遭憲磊落。作尉巴中。不惟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邊方。粘明烈心。玉立直節。言行忠正。居處簡約。飭體雜于皇王。致君期于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疏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于宋璟。政理遂于姚崇。其英謀宏量。過之矣。葬于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牧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聞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彥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年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納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張燕公集卷二十五

祭文

弔陳司馬書

正月癸亥。佩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頓遭苦塞。遠辱盛疏。執對號慟。次于展洩。來使未還。傳者遇禍。蓋哀寢外。傷心痛骨。明府兄鐵鏘南邦。秉牽中夏。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勇于履危。果于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長衡管。剖鑑閩鄉。越嶠舊風。人狃輕剽。撫之以淳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山剛折。膏爲明燈。嗚呼陳君。辯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時昔炎海。實閩周旋。義則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煜煜相榮。元髮未華。何圖零落。山峙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盡。今遠訪關。力報前衛。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洟從之。并往千錢。俾陳奠酹。歔欷萬里。哀哉奈何。說頓首再拜。

弔國殤文

北伐兮東胡。邊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蕭艾艾兮蔓草。風蕭蕭兮撲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惜萬里兮抽悍。弔蓬山而寫悲。慰因將兮我辱。悼勇夫之被虜。彼骸骨兮未還。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貫。壘殷輻兮火

焚旗，有纓縣兮恢矣。無范宣兮愧之。命將迫兮短兵錯，厲迎刃兮血染鍔。旋燧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煙原野兮奈何，遠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銷沒。爲蠻夷之俘骨，嚴大校之飛將。聞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竟名存兮身沒。

奉勅赤帝壇祈雨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四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曾臣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謹以清酌，昭告于赤帝。自冬涉春，至茲夏首，宿麥將秀，時雨未沾。皇帝降服減膳，避正廣縣，恐害桑麻，是憂黎庶。仁旨之勤已極，兆人之感未通。何辜于天，而此不惠。曾臣乾曜等，同力聖日，無放怠荒。薄才粗政，多所不及。神則不雨，或此之由。內誠惶惶，莫知啓處。曾臣等，上無補衮，下不科人。妨功害能，負恩竊位。惟神臨照，簡擇其心。降禍厥身，墜殃殂命。三臣當咎，是謝天責。萬姓何辜，俾失農望。今因夏享，展禮既終。上抒聖衷，懇祈人命。至誠必感，佇流嘉液。旨酒獻誠，神其尚饗。

祭城隍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四月庚午朔，二十日己丑，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城隍之神。山澤以通氣爲靈，城隍以積陰爲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關祀典。說忝承朝命，纘紀南邦。式崇薦禮，以展芹敬。庶降福四貺，登我百穀。猛獸不搏，毒蟲不噬。精誠或通，昭鑒非遠。尚饗。

祭城門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歲次丁巳，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大府城門。天有三光，地有五行。陰陽順序，庶物以生。霖雨過旬，晦昧不晴。奈何以陰脅陽，以蒙蔽明。恐害嘉穀，無來蓁蓬。維爾崇墉，本人所營。積陰攸處，德在助成。苟人是利，亦神之減。速收雲雨，以復天常。報爾特豚，薦爾馨香。謹以清酌脯醢，式陳禁事。尚饗。

祭江祈晴文

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協靈通氣，降福禦災。是載方册，代存祀典。歲推季秋，苗稼大熟。霖雨猥集，農夫未收。油油秔稻，垂生芽孽。上則神威將廢，下則人心何仰。公私憂窘，勝籍不周。訴爾明靈，撤此雲雨。欽儲牲幣，俟答神休。謹以嘉酌脯醢，敬禁靈請。

祭江文

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大江之神。王有百谷，禮登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怒濤來臻。率此荊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既蠶既穫，既場既庾。欣欣衆心，願答神祐。潔牲明酌，貢奠江滸。

祭殷仲堪羊叔子文

荊州府城中西北隅，孤有殷仲堪祠。說到官廣其堂，立羊叔子廟，像成而祭之。

維開元六年，歲次戊午，正月日，荊州大都督長史、燕國公、范陽張說，謹遣功曹參軍吳興沈從訓，敢昭告于皆羊殷二荊州之神。我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先，義者忠之主。殷公爲孝子，羊公爲忠臣。行杞皆國，德施荊人。不孤其美，是建爲鄰。雙風雖舊，二廟維新。凡百君子，高山仰止。馨香以時，敬恭明祀。尚饗。

祭霍山文

長安二年月日，皇帝使并州道大行軍副大總管尹元凱等，敬虔酒醑，時果，敢告霍山之神。皇帝天覆萬物，各遂其性。祠于羣神，罔不咸秩。獨彼因虜，默默悖天。虐人，寇邊猾夏。略無寧歲，皇帝哀此黎獻，勤於征役。憫彼夷落，毒于昏暴。常欲誅其魁首，安是蕃戎。寇虐益稔，神人同棄。今自送死，并剃近鄰。山陵命將，出師。恭行天罰，惟神炳靈。參野，作鎮冀方。歆是正直，贊揚威武。俾敵馬化爲沙蟲，王師泰于草木。獻捷之日，昭報神休。尚饗。

祭崔侍郎文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員外曹良史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以才起。天臨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層臺峻址。友孝仁愛，衣冠振軌。清通正直，省閣條理。東帶立朝，惟國之儀。抑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蔀。厚奉外不爲假，坦率內不違眞。泛交而容博，好施而能均。欲人規己，恕己及人。故者不遠其故，親者無失其親。歷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蒼神。摶空落羽，中鵠摧輪。昔時寮列，今爲弔賓。凡二三子，夙承遊眷。聯務七兵，歲陽三變。分與時積，事由更練。謇謇公庭，申申私宴。儛音徽之永掩，懷蓍範之不見。俄容止於綴足，潸眉目於蒙面。哀哉奈何，涕零如霰。緬惟初疾，以迄將亡。意氣精爽，乾乾自強。顧贈資客，勉勉矜莊。凡不側弁，衾無解裳。話言靜寐，憂公不忘。猶君駿馬，尚聽名倡。靡神不禱，靡藥不嘗。鏃焉信宿，俄歸眇茫。歲初設酒，春中酌觴。何吉凶之共域，同歌哭于此堂。自古及今，人誰不沒。豈嘆生死，所嗟倉卒。修途未半，壯志先伐。哭子亂年，遺允數月。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盧奠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爲河內王作祭陸冀州文

維萬歲通天元年，月朔日，神兵道大總管、河北道按撫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以少牢之奠，致祭故冀州刺史陸君之靈。戎羯不道，侵軼幽都。凶渠殄滅，餘燎星鋪。鳴弓射柳，飲馬長蘆。揽集同惡，雜起無賓。梟獍爲旅，鯨鯢有族。裳旗來兵，剝獲弦木。泮渙吞噬，雖肝觸逐。亂舞槍衝，潛攻版築。鬢髓爭厲，熊羆未絕。踰垣自潛，守陣皆哭。高局已陷，連樓復焚。人類蕉草，城隨壞雲。儼屍纍節，紛紛嗟嗟。使君死節，無怪政寬成俗。兵機不振，狡獸猖狂。難以德鎮，成爲仇保。身荷廟刃，明明上帝。仁覆憫下，赫赫神兵。騙馳在野，朝告夕赴。如何不及，將守非堅。爲寇是急，救兵遽來。涉血納濕，三軍雷歎。百城雨泣，天子命我。黃戎莫方，旌旗介冑。千里相望，既捕氛濁。言巡戰場，輯穆人吏。撫寧孤孀，徘徊城府。悽愴甘棠，禮重王師。哀深國殤，魂兮有感。歆此嘉薦。

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維長安二年月朔日，勅幷州道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幷州事魏元忠，遣裴思奎，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于石嶺戰亡兵士之靈。戎羯慢天，南牧吠主，石嶺橫地，北都扃戶，與我王卒，保界幷土。如何不弔，罹此寇虜。列鎮既嚴，連巖既倒，攻則路險，守非城則。彼謀既滅，皆慈偕作。援絕兵誠，軍孤勢弱，地拒兩陘，山望雙嶠。虜烟大起，白刃交錯，石盡矢窮，旗焚冑落。嗟爾戰夫，烈烈忠勇。奮不顧命，志無旋踵。身沒名揚，生輕義重。天子命我，理兵晉陽。思與士衆，底寧邊荒。痛茲壯士，剪為國殤。盡訴天帝，降厲鬼方，助氣金鼓，復怨沙場。虜血爾酹，虜醢爾嘗。封尸死所，招魂故鄉。尚饗。

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沒陷士女文

維長安二年月朔日，勅幷州道行軍大總管，兼宣勞使，左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幷州事魏元忠，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于石嶺死喪百姓之靈。北敵自擅，賊虜不道。氣悍朔風，馬肥秋草。侵軼郡縣，蕩逼稚老。奔走山林，是障是保。兵不善守，將不遠謀。如何滅寇，無復燒牛。俾爾士女，婚于寇仇。魂飛狄刃，血進匪裘。殤悲雨哭，氣怨天愁。總兵帝鄉，言念北阜。抗憤戎漠，傷心按部。泣弔郊壘，哀問田叟。為爾復怨，哲滅蠢醜。蹴踏崗山，脂膏草藪。誠若克就，沒亦不朽。慰爾衆靈，酹此館酒。尚饗。

為人作祭弟文

維景龍元年月日朔，從兄兵部尚書某，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于故將軍弟之靈。欽若貽宴，俾降儀殿。神祚玉衣，天開金屋。緜系溢寵，諸宗橫福。親交泰之二儀，承序殷之九族。引同本于條榦，合分流于昭穆。義有威而意深，恩無方而情篤。況山蒼蒼頂，林晞秀木。深仁遠愛，俟子能復。何從才之有餘，而輔德之不足。舉觴野而皆痛，在密愛而尤酷。嗚呼哀哉，永懷令弟。言念生平，閑華雪艷。玉潤珠清，禮樂縣解。文章挺生，三篋暗記。千門畫成，風流望美。月旦領袖，掌北軍之師律。首東觀之詞英。偉壯夫之猷頓，善仁者之論兵。睦新豐而臨幸，遶湯井而連營。乃奉車之暴逝，忽復綏而因行。軫天悲于宸旒，固聚族於華京。惠連詩夢，子敬琴情。倘昭昭之不泯，知親親之素誠。嗚呼哀哉，尚饗。

為人作祭弟文

維年月日，兄某，致祭亡弟尚書之靈。天實喪予，不慭遺善。家殞玉樹，國墜寶臣。嗚呼執柔，何痛之甚。嗟予與爾，夙遭閔凶。哀悼相鞠，殆及長成。爾性敦實，穎德表宣。慈居盡友，弟之心。言必忠貞之事，緜緜我族。俟予而大，奉祖德之令圖。荷朝戚之惠渥，白首相對。繁紱雙紆，爾既秉國鈞。既敷朝典，出牧千里。入宰六官。予即爾言，嘗誠過訓。余嘉爾行，在貴能卑。清冲溫恭，每希于上士。飲食車馬，不越于平人。每思與爾，歸印東都。懸輿故里，揚名講德。居常待終，嘗謂老夫。沒于汝手，不關令弟。殞自我先，及爾纏病。屬予伏枕，不見數日。長悲九泉。嗚呼，刊遺未成，卒生巴蜀。髮膚猶在，魂魄焉知。開爾屬纊之辰，託予身後之事。簿葬之禮，還從爾心。孚孤之情，不待遺意。所恨在疾，不視于喪。不臨，沉緜苦惋。繼迫斯甚，予羸老矣。傷心幾何，人琴兩亡。命也命也。

為鄭盧已作祭舅文

維年月日，外甥盧已，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汴州司馬，四舅之靈。靈積周親，天禍外氏。仁舅捐館，靈輔祖庭。四海瘁其範儀，九族失其陰潤。咸今循昔，觸緒增悲。恭惟先門，逮舅平日。淵流莫遡，道術同歸。穆齊鄭之累姻，深言孫之至友。及鞫凶之際，倒巨失綱。賜厚獲報之恩，事優含哺之育。顧省全立，功歸撫惠。竊荷濟于百擢，思効過于一等。豈期德素積而力莫酬，顧未申而禍先集。不孤之記，誰爾何依。納父之心，忽焉罔報。冥昧靡覩，存亡永違。執饋奉酌，五性含塞。幽靈昭察，當歆宿誠。

祭和靜縣主文

維年月朔日，敬祭薛氏太夫人，和靜縣主之靈。惟夫人軒庭繁祉，鼎臺茂淑。承訓公宮，宜家卿族。博士學藝，尚書題目。法度頒鑾，儀刑松菊。夫拜中令，昔同鸞婦。子昇頂闕，今類馮母。舉案如賓，閨門誠友。在貴能降，居貧施厚。天道初革，王風變韶。維城落構，若木疎條。欽卅積善，智洽仁昭。克庇二族，命服兩朝。肅肅柔和，如風是暢。鐵鐵女師，如月斯望。潘輿獻壽，仲祿方登。不弔吳天，何德之喪。嗚呼哀哉，洛邑啓殯。長安歸陌。哭慟高臺，旌縣舊宅。階濕夜露，庭陰晚魄。嗟我外姻，俱成弔客。

為將軍高力士祭父文

維開元十七年月日，孝子力士，敢告于考潘州府君，妣南海太君之靈。小子不天，夙齡閔凶。身嬰寇劇，家值府裂。幸供洒掃之餘，遂蒙侍從之顯。扶戴明聖，逼畏難難。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誠。事必紀心，言無漏口。日慎一日，將二十年。玉弁加首，金章在佩。先靈佑納，明神降鑒。阿母遠至于京華，妹兄自拔于泥滓。咸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茲顏顯復于目前，同氣展歡于膝下。又緣幼育高氏，變族移家。敬愛盡於二堂，溫凊周于一紀。不圖無狀招禍，永見孤棄。聖主恩華，曲遂存殁。邑封德郡，官贈本邦。親戚恩澤，子承父意。致命報天，誓有同于皦日。竭忠資孝，志無忝于幽泉。敬惟靈懷，撫開昭遂。先遠有日，卜兆新塋。遙啓尊魂，合祔良壤。哀迫祖戒，樂戀須臾。請以清酌少牢，恭陳遺奠。盈樽不舉，虛饌莫嘗。號天叩地，殂絕何仰。

為妓女祭元十郎文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妓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于元十郎之靈。遠流茂樹，萍蓬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主君，高才逸飾。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塵露華，舞迴春雪。華持此技，承君餘悅。綺羅脂粉，嬌上春台。言終代保情親，寧知一旦君魂斷。繁絃清管，為何人懷主君之一顧，頗殉命于九原。迫夫人之嚴旨，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沒無一日之恩。雖強容飾于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通。昔與君琴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茶苦，竭以時珍。中哀故字，厭車既展。顧莫斯間，悲歌助挽。長徙乘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逗遛。終天地于此訣，罪煩冤而難裁。嗚呼哀哉，尚饗。

文忠集

階拾遺

顏真卿撰

文忠集原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逸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飾而顯著之。將以勵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幾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獨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劉敞序。

文忠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五首
卷二
表九首
卷三
表二首
卷四
碑四首
卷五
碑四首
卷六
碑三首
卷七

碑三首
卷八
碑二首
卷九
碑四首
卷十
墓碣墓誌二首
卷十一
書帖十首
題名五首
卷十二
序四首
卷十三
記七首
卷十四
記四首
卷十五
詩二十五首
卷十六
補遺二十三首
祭文一首
贊一首

文忠集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迹具唐書本傳。其集見于藝文志者。有與觀集十卷。又盧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某者。採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沈稱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筆錄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澌泯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而宋沈所編。全書皆不存。後人復分元剛之十二卷爲十五卷以當之。迨明而流傳益罕。今世所行本。乃明萬歷中真卿裔孫允祚重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真卿大節。炳著史册。而文章典博莊重。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審。特遺文在宋散佚已多。故元剛所編亦不免缺略。今去唐益遠。而其文之見于石刻者。尚間有可採。謹詳加搜輯。得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奉使蔡州書一首。竹山聯句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共爲十六卷。仍以劉敞序冠于篇首。又真卿碑帖尚有殷夫人顏氏碑銘一首。殘缺特甚。難以刊刻。至留元剛所錄禘祫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敍事之辭。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真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真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云。

文忠集卷一

唐　顏真卿撰

奏議

請復七聖謚號狀

謹案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事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至于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爲美。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僭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致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壼。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且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行之者疑于古。非舊制也。其後創門下舉己之超敍。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

而廣新證。爾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陪於古焉。而累聖證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倒證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譏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于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尙質。質之數極于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于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謚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廟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已下累聖證號。悉宜取初證爲定。謚案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證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謚案證法。乘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爲孝明皇帝。又案證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于尙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敏則敏之以質。至敏也。名惡而反之于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謚遞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謚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備者。則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謚遞。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于迭毀。昔漢朝延近古。不敢以私減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祧遷之證。假令傳祧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實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藏給之時。然後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于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獻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儻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于

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祫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順宗。緣幽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孫孫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恩諸祖宗。遷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尙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于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條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惟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于天子也。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回聰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罰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悔于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勸于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鑒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宜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蓋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彫敝。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關。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黨項。令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于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聞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舉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鄭注云去謂縣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減又案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夏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禮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妾今不宜縣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案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遇密縣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縣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縣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于遇密諒闇奪服虛政事之荒廢是故乘權通以變當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禮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設禫縣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縣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縣而不作

命兼以崇班宜有懋于深功且用光于直守

讓憲部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非在必行苟或不明于何取則臣以愚懦明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兇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御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逆榮蓋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明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其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歸罪闕庭愈于受擒賊手所以偷免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賜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幔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疑又恩敕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縣太守令于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幾即赴行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即累奉聖旨許臣人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慙懼陛下縱含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覬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遷示國無刑于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于尚書遠矣無任懇懼之至

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逆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膺夷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臣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于兇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奔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明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爲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俯俟就班候隙請間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合即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節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文忠集卷二

表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蠡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權葬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頗以庸微類明觀命道路隔絕辭讀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擾陵寓縣鴟盜窓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鑿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廟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答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歷爰靜妖氛今官軍奮振回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乘難奪之操皇帝累申獨

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回恩命，俾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于畢力。臣某云云。

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尤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謝馮翊太守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馮翊太守，以某日至郡上訖，受命祗懼，伏增戰越。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甘心斧鉞，用敝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丘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畿疆，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明幸，何以克堪，昔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禍逆災生，涓塵莫効，谷簋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慙魯衛之士，槃水加劍，未塞深尤，彝魅投荒，乃爲殊造，陛下鑒其眉目，矜其要領，待罪猶忝于左馮翊，宣不離于本秩，感念恩德，淪于心髓，木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愚忠，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懇之至。

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乘曳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勳，遂從寬宥，今左輔之郡，馮翊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效，所謝知。

謝蒲州刺史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檄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瑣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祗承寵命，伏增感惕，臣轄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徐兒未殄，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墜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曷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鈍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爲憂，惟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猶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膺級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效心勤，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仗于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恒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釋耻，捨其罪戾，假以戡懲，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以爲全吳舊國，分閫重權，袤東海以自資，暨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嘆，甘從南北之限，苻堅怙侈，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恒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戰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舉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塞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逸帥，宜弘籌略，爲朕維綏，所謝知。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綫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益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驗，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慰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爲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洊至，非承寵命，戴荷交馳，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應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既甚，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弄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厲霜雪而不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敍，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榮階，鳴水蒼之雜珮，佇聞密啓，以定九流，果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荊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戴荷無地，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謀，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祗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肯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襄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臣子之心、敢忘于讚述、臣去年多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饒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于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設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訖于昇州江寧、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勳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于當州採石、象力拙自審、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從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舉進、象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摹寫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懷懷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于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批答

朕以中乎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育、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懷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咸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文忠集卷三

表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準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勗、曹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爲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謁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豪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苴麻、孩提未識、養于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象、御史中丞杲卿、卽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應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奬、杲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祗懼、慚戒已深、不謂霑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言以聞、

批答

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咸孫之後、不忘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思、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疑山強暴之初、乾翠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俾于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闞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隸赤族之戮、思明銓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烝烝然、翼翼然、眞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簪纓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唉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惠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曷不云乎信及豚魚、昔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網存一面之網、漢武垂聲、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敎潤、實勝稱名、蓋事止于當時、尙介融于

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拔之前古。曾何夢想。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褒深。無以上報。輒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遂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曆。緯武戡亂。經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赫赫。靖茲多難。克廓不綱。慶緒既誅。思明畔易。人道勸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讓之際。煥然明白。過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留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非怡懌。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實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疆。慈悲孔碩。相時傳闡。尚賴弘益。刻在遺遇。其忘攸錫。眞卿勒銘。敢告凡百。臣眞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撰。至大曆七年秋九月己亥。自撫州刺史蒙除湖州。八年秋七月戊戌。于州駱駝橋東追建。吳文休鐫。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講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于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城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櫱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櫱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廣兩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案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處殿廊廡。建立年代。并具于記中。大曆七年。眞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于此上。眞卿遂立亭于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于叢桂之間劉桂欄。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眞卿自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質、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雙遷。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眞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某、清河丞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輿、宗顯、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

事、蘇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萼、亦皆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闕、司議邱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薦、兄薈、弟藹、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柏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繼、姪男超明、愚子頲、頵、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崇達等。昧于禪翰。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遊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流潤浦之詞。況乎茲山深邃。寧士響集。君無記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銘曰。

夏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揆。寺勝攸詢。形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它城古。釣臺壇堙。欄以桂結。浦由黃申。二癸迢遞。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杼逸人。紛吾著書。羣彥思臻。海韻鏡源。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鱗。幸託勝引。頗悟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觸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處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案原本缺二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尋爲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于名。而位不充。並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鵩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悟。猶若下在嶺嶠。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讀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眞。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悖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惧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遊自免。不圖要近。驟至于斯。其致靡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猶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敕使馳敕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時庸讓而不受。曰。濟宮問罪。事出五王。龍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過梁王武三思于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部。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

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挽之而去國年穀不登國租能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擢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轉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即景龍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元唐隆七月己巳改元景雲之拜命在丁巳未改景雲之前故曰唐隆初寧相滑統有之故曰景雲尋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皆于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太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旋彼之風俗競趨苟簡茅茨竹槐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燬盡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檢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鄉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于上恩由于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鳳雛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暴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奏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銳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關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唐史作十二年）翠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因賜綵衣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練或以爲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猶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數退二十一年（新唐史作二十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新唐史作二十二年）翠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蘇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孺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蘇東太守渾騭力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知都官郎中延原少尹率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衛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義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雷霆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蹈迫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多十二月孫嚴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校文明太僕之下列忠毫執簡承論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于方册而豐碑勒銘表墓顯備于論譔謹撰吏部員外郎盧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一

大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鶚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鳴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俊衛閎氣星辰降芒巍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碧能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沖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武韜瑛瑛賦嗟梅蹟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囊從調試言高騫登昭黼扆驟列綸裳蹤跡天宮如珪如璋司言風閑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窮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謗事鉄屠羊貳職遷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惟夕郎悉心糺正庶績咸康三思雖肝席寵于常黃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面于裏兼刺貝立朋辭鳩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繩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函綰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諑相翔厥男撓政鼎奏殃章臨楚邦洛察冀方總督幽薊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敵莅南荒俚帥咸蔑茅檐是攘張公頌德爲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略無變言帝用式威裁司刑吏八座抑揚兼豎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謇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尤蓋保鄴河東閩故汗洽流漿狂豎犯闕兇渠既戮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讜論決決每謨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酌俎映縑緗天不憖遺萎杳壞梁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眷仍絕裾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閭朝傾祖河尹謹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嘔哀攀泣嗚嗚高墳崔嵬鉅麗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叶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堅碣萬古昔相

隨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干肇敘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資鄰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極州刺史府君諱直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

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翼衛將邊、懾威稜于幽朔、公卽蓟公之第四子也。體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躅、天予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爲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脈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咸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皆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蓟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攜麑而遊、蓟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畫戲。未冠、以將門子工于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衞左郎將、歷豊夏二都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之責、故能濟其勛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蓟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衞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衞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壯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騷擾、朝廷旰食、聿求貔貅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使、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斷是太守顏杲卿、杲卿長史袁履謙殺祿山

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履謙爲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蹈藉于滹沲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挫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令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級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計、歸命于祿山。祿山大恐、逆徒歲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于靈武、遽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克而退。公自賊逼城于東南角張帳以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道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絕我糧道、衆咸請公簡精銳以擊之、變錄覺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遽歸于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氾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還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

牒留守及官吏等、悉令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戈返旆、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公已于城上罵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忠、爾爲逆所、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甚蹙、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獲略盡、贄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煙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常貯伏突于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舞、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涕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濟與史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詔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于宋州、公之將吏皆兒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餞道郊外、俾先鋒以襲之、分麾下隸于其將畜軸、仍令兵馬使郝廷玉與軸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實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于凌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陝

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綿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賚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糶麥以分遣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爲公製衣。庚申、喪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敕論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暨長子太僕卿彙、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奉于王母、虔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醜構紛、率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于恆定、祿山絕望于江淮。守太原而地道殺奇、保河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贄于溫洛、擒太清于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衆于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于瀛莫、皆意出事外、敵墜計中。天下無對旋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遲宜遊行、仕至將軍、暴弟光瑱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拜檢校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鉞分閫、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杭帥、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鸞帷、峨二貂乎泰階之上、歸聯紱服、剸使節于高堂之下、斯叡未劇、道恨何居、昔解律丞相與弟并州同務烈于北

齊賀拔行臺與兄荊州亦宜力于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倚隆隱。比之我族。事則不侔。
眞卿昔守平原。困于兇羯。繄公莅止。獲保餘生。東帶與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讚。敢望中郎之辭。銘曰。
強望父增嘆。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于安興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祕書丞。嗚呼。斯
人不起。子丕未識。亦可爲長倩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繫矩之道。文章之絕。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
將培雄風。罩白石。憐乎得二。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贈。輝師境上。推以雨露之
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弔客多其文行。操觚盡于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于首陽鄉大墓之側。君
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委。親疏行狀。敍其參玄之奠。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滔受
遇。爲人父也若斯。鄭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墜。頹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虛墜氣。開緘悼心。
望汝絕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寄落之哀。銘曰。
粲粲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玉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藝名揚。聞于密啓。實此周行。
爲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絕壁。亦奉垂堂。寫露成病。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埃歸洛陽。江堰初流。水殺寒霜。
茫茫蓬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誰不沾裳。

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彊。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偉哉
二伯既納忠于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于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跡。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解金飾之器。桑
緒發陽秋之筆。質逢繼軌。紛綸至今。竹帛滿隋驃騎將軍。祖諸皇。通議大夫。鹽州都督府長史。父善德。朝
散大夫。贈銀州刺史。成務遠圖。克開厥後。恤胤之慶。世祀宜哉。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
目雄朗。鬚髯飄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爾鄉黨。每
敎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蒞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略。錄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
勤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
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人。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
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惟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
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獲八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
據高環馬繫外。矢來如雨。公徒且戰。遲而給之曰。我爲臧懷恪敢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懷恩
父設之適在其中。獨進盛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刲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
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盛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中慄慄。時
敢不祇。何爲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
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于都城之官舍。享
年五十有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淪誼。勞效未酬。不幸遐殂。良
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即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

文忠集卷五

碑

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夫騏驥千里之足。蹈于庭唐之內。鴻鵠四海之志。輟于墜淵之羽。此偶僅奇偉之士所爲嘆息者也。取之
于人在于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春秋暴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
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昶。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
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荊州都督。謚曰忠。曾祖某。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
贈鄭州刺史。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度
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
長而清峻。罔維綺紈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
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勗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粕。爲仁罕忘
于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臺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于朝。
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于公庭。賀大夫于私第。
美聲洋溢。時莫與京。長太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咏。潘河陽籍田之賦。顏光

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才、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遊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昇、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曜斌鑠之質、而希讓識度弘遠、器謀沈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于人倫、勤勞懋于王室、至德中、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爲時羣從、礼綏宗族、吉凶賙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于後世、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候、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鈴紱、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予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于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于斯爲盛、臧氏自驍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逝、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于今茲、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獵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舊寮之歡、故公之世家、編補見聞、敢述遺烈、將無愧辭、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鼎以規、殁貴言立、時稱聖爲、仁昭典墳、智叶蓍龜、世濟忠肅、光光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鷙視鷹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匱、謀猷泉瀉、翰墨風馳、儲勇是彙、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旗鳴鏑、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謔謔連柱、精貫雲日、氣雄征鼓、狄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漫窮荒、隨降萬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旋、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遭、幽扃是卻、十城年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盧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蕃纓、萬古千祀、贈言綿零、

東莞臧氏礼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與化所自、則曰侯其在矣、死喪相恤、畸能亦莫、吾聞、脊鴒于焉、醫急難、常棣所以昜、蹢蓼、礼宗綏族、所貴因之、謹其庶乎、吾見之于臧氏矣、爰自伯禽國魯、公子氏彊、魚路大諫于僖、哀言聖雨垂于文武、朗陵會吳而滅蜀、東郡感張而絕袁、建議而辭器、歸高、奮筆而陽秋、典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瀛、瀛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纘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所等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州刺史、工

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並時迭將、爲國虎臣、朔漠之間、鯨風斯在、其功庸志業、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奠、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賓、原州長史監牧副使希昶、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康、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豎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缺一字州刺史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忱、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祕書監希景、雲麾將軍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並奠訓義方、丕崇閥閱、遺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城闕之姿、學蘊箱鈐之略、粲蘭玉而輝映階庭、賁華熊而光聯旗軾、勳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青紫、佐戰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亡、而諸孫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英、忠武左清道率璦、左清道率則、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幸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瑀、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晶、正議杭州別駕巽、銀青鴻臚少卿渙、鴻臚卿頤、朝散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郎齊卿、涇陽縣缺一字卿、左金吾衛長卿、千牛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案]此下原本缺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信史、高祖善樟、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請大夫襲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唐書作名亭字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閒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鵬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額、遂登高第、及邊寇首亂、遂辭于猗玕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異而徵之、君移居瀧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于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二篇、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于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于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名之曰哀丘、將吏咸焉、無不勇勵、麗、奮頻降、威望日隆、時張瑾殺史訓于襄州、遣使請罪、君爲聞奏、特蒙嘉納、乃與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田瀛等十數人將軍、爲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閑道士申泰芝、謀湖南防禦使、廬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爲

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使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授。遂歸養親。特蒙褒奬。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于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濟漢。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焚上。漁者戲謂之發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歷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襲許。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于魯山寄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殆是三者。而身重于今。雖擁旄陞轞。總戎于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于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太階。能不爲之感激太息也。君雅好山水。間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咸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爲君作碑誌以抒君之志業。故吏大歷令劉賽、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等。感念舊恩。送哭以終喪。竭資鑿石。願垂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嘗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薑桂。敢廢無愧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眞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允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淸貧。索志莫申。華士立表。垂聲不泯。

文忠集卷六

碑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躬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于明堂。子仕教忠之謂慈。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有裕。則道存乎方册。兼此四者。其惟淸河公之族乎。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墨啜可汗、衛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于北陸。公即衛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爲國人所敬。長于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二十三爲阿史那頡伏施默啜等九可汗宰相。秉心顧一。立言無二。不吐剛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有過失。未嘗不極言切諫。蕃蕃中重焉。以比國家之逐相宋璟。初默啜弟拔悉密時勤苛肇裏弑可汗。公密持示默啜。默啜大怒。將誅之。公以爲請。但令歸于部落。默啜知公至忠。繇是益加親信。同列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見疑譖。遂請退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公爲宰相。先是毗伽可汗小殺臣梅錄啜所毒。小殺覺之。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登利可汗。稍可報也。其母墩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預國政。登利從叔父。因左殺右殺東西分掌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衆。左殺懼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啜殺之。

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子、默啜之孫勃德支持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餘帳、并駝馬羊牛二十餘萬。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斛斯具以上聞。秋八月至京師。玄宗俾先謁太廟。仍于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仍賦詩用紀其事。拜公左威衛中郎將。魁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庶爲己用。奏公充部落都督。仍爲其先鋒使。公既不得已。僶俛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遷右威衛將軍。俄拜范陽經略副使。五載又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玄宗嘉之。璽書慰勉。賚賜饒賞。十四載冬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祿山反范陽。公以天子有命。陷身兇逆。舉家見質。自拔莫由。既至東歸。公泣血籲天。矢于寤寐。欲與諸子逃歸國家。爲賊邢州刺史康節所告。遂被收繫。僕妾被誅者二十餘人。公之四子。各奔于外。賊恐衆情不安。貰之而後出。至德二載。闔門二百餘口被安慶緒脅至安陽。屬今上爲天下兵馬元帥。統今尙書令汾陽王郭子儀朔方之師、諸節度回紇之衆。東收二京。公率四子及孫姪等十餘人冒死南奔。至汲郡。爲從者所告。家人嚮焉。二子沒野波英俊挺身行前。二子屈須彌施英正持滿殿後。沒野波娑阿史那氏爲公控馬。登于西山。至高平界。遇賊蔡希德以精騎三百遮路邀擊。沒野波英俊。馬奔之。殺四十餘人。生擒四人。冬十有一月七日。投今上行營。至焉。帝撫而嘉之。欲以開府儀同三司處公。仍加實封。公固辭乃受。因以爲金吾衛大將軍、加特進、增封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策勳[案]原本缺十二字。衛大將軍[案]原本缺二字。驃[案]原本缺三字。射[案]原本缺四字。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殿前衛門射生兵馬使加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沒野波崇騎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兼鴻臚卿上柱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英俊等。官秩各有差。因留公及屈須彌施英正供奉射生。以沒野波英俊

勇冠三軍。並令東隨。故太尉李光弼于太原後郡郡瓦窯陣官軍與安慶緒相遇。王思禮爲其所敗。賊勢既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索。沒野波英俊勃然奮怒。遂直抵滹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人。賊衆方退。太尉諸公觀而歎之。賞綵百疋。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欽羨焉。沒野波居常謹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弃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來救。留爽之際。傍軼柴籬。沒野波領甲騎三十衝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收。冀驟之棄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殺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躍。是以得脫于漿。平原人至今稱之。英俊贊祝眈眈。豪氣雄果。發勁矢。持大槍。嶷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面退。嘗隨太尉討思明于河陽。賊驍騎萬餘于中彈城衆鬪。將莫敢應者。英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頰。貫喉而出。搵首而去之。纔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貌瓌碩。難于衆勵。方與之死訣。沒野波英俊爲公介馬。扶奔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子乎。汝曹何不殺我。衆人感懼。愕然皆哭。遂竭力昇公至于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爵榮。以終寶壽。上天不惠。以二年將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遘肺疾薨于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製事左右。莫不務面

哉耳以哭。初凌胥之難。公實挺立。涅水之血。公親繼統。上之反正。父子從焉。帝嘉厥功。遂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之贈。夫人清河郡太夫人麥河石氏。左衛中郎將珍之孫、左金吾衛大將軍三姒之女。溫故淑慎。柔明端雅。有女師母儀之德。克懋于家。不幸遘疾。以天寶十五載春三月八日先公而薨。永泰元年春二月十日壬申。與公合祔于萬年縣之長樂原。禮也。嗚呼。公以沈果之姿。抗英威之志。降精昴宿。炳粹天街。忠肅表于生知。義勇形于造次。屬國家多難。諭背以痛。壯一心而來宰我君。貫四時而不改柯葉。義方懇到。和樹于戾闕之中。臣節激昂。三見于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禁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茂。聲問攸歸。叢綵表于玉帳之前。羅玉載于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磾七葉珥貂。望古儔今。可謂同德。其孤等寫人猶坐。牖所寘。哀事來不讓之辭。庶播無窮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翩乎勃。特進誕生兮。實登邦政。德不撓。嗷女滅國兮。烏蘇不競。當羣小。三濟九死兮。舉族致命。丹心皦。一門爲石兮。彰厥誠敬。皇恩厚。生爲忠臣兮。後有餘慶。其不天。家有孝子兮。殞親翊聖。王之爪。乃立豐碑兮。百代遺詠。鴻名表。忠孝之際兮。于斯爲盛。遠圖實。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昔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允釐西土、師保萬民者。其惟召公乎。漢室以二傅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型百辟者。其惟疏傅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親賢既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隴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國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隴西成紀人。自若水導其靈源。而聖人作。高丘峻其層構。而才子生。玄元爲宗帝之先。興聖有勤王之舉。盛德彌于百祀。靈根固于千葉。太祖景皇帝功高佐魏。慶始封唐。家崇八柱之勳。地半三分之業。亦猶殷

人之祖契。周室之宗文。公卽景皇帝之五代孫也。鄭王亮之玄孫、淮安王神通之曾孫。淮安王。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贈司空。盤石開府。介圭錫瑞。成周之晉鄭。西漢之勃平。祖孝銳。豐州刺史。父璟。隴州司倉。壻弘農太守。並濟白駘範。仁賢繼軌。連華公族。濟美專城。公稟乾剛之正性。體坤順之中德。爰自岐嶷。特鍾美秀。儼然王公之拮。鬱有台鼎之姿。固已超等爽而出羣萃矣。神龍初。起家左右千牛備身。歷尙輦直長、許州司馬、華州司兵、時方振拔。勢已飛騰。此則江漢之濫觴。華嵩之覆簣也。丁太夫人憂。公有至性。毀瘠過禮。扶杖于家。哭不絕聲者累月。倚廬于墓。衣不解帶者終喪。天子特降璽書。就廬慰勉。非常之澤。近古未聞。服闋。授鴻臚丞。除尙輦奉御。遷北都軍器監事。太原爲一都之雄鎭。軍器掌五兵之禁。兵故乾沒之賊。一徵百萬。繕完之利。費省巨億。少尹殷挺之連奏課最。擢拜長安令。陸海殷湊。五方浩劇。公以威禁暴。以恕用刑。邑里之人。陶然大化。遷將作少匠、殿中少監、太府少卿。懷陝二州刺史。雖漢之宗室。不典三河。而周之懿親。先分二陝。惟良之寄。實在于公。嘗以黃河輝砥柱之艱。有覆州之患。遂奏疏九派。鑿三門。鳩役而堅冰大合。興功而烈火潛燃。不假于素。若有神焉。人皆以公至誠之所感也。又于石壁右銘曰平陸。遂以名縣焉。玄宗異之。賜貂裘一領、絹三百疋。特加銀靑光祿大夫鴻臚卿、并公之先隴州府君尊城之贈。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爾之口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爲此賜。識者知公必將金玉王度。

代天之工，豈惟從容九列而已。拜河南尹、仍水陸運使，屬左相李公適之、尚書裴公寬、京兆尹韓公朝宗、與公爲飛語所中。公遂貶荊陵郡太守。時陸羽鴻漸隨師郡中，說公下車召吏人戒之曰：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濫賒弛者，未至之前，一無所問，而今而後，義不相容。數年間，一境不變。熙然若羲皇之代矣。哀孤恤老，醫逸有道者，常騎馬于里巷之中，親自恤問，量移安康。卽日上道，老幼遮擁不得發者三辰。轉漢陽新睿，其政如一。公虛中自牧，接下愈恭，與物蓋推誠之心，正身無氣燄之忌。每上春行令，大戶閉農，輕裘緩帶，重煩縣道，化流江漢。如時雨焉。故郡歷數四，課事第一。去思之感，人到于今稱之。天寶末，徵拜將作監，重授鴻臚卿，縱壑巨鱗，還游海浦，凌風勁翮，俄返故林。時國忠包藏于內，

【第】此下原本缺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于殷太師周武王封于朝鮮，子仲、食邑于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褒，褒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閤將軍，武威郡公，忠于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玄孫匡賛，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賛生士簡、士迪，並早孤，爲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簡、士迪皆慰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士簡生令徽，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略，嘗傾萬家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景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槩相高，不肯仕宦。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義，果于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雞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絕。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世，鑿石構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鍼鉤其臉，使不得睡。讀書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而攝判使事，盜越攝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隱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乘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行事。公裁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懾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伺巢穴，人到于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遷也。瓊以兩道採訪節度使務繁，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己，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謂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玄宗駭異之，卽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于橫嶺，鳴鼓而還。及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敵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力誠，射討吐蕃，靡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蠲弱水爲善美之界，收戶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赦命召，祗赴京師，至臨皋驛，上

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郴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閤，推鑽玄經，以自適。不幸歲疾，以十四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于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糾纏，處弔相隨，天睠排于賊臣，雄圖屈于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陷于西二河，力戰而歿。季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壁州刺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湍而歸，家拔簪段子章之稱觀也。闔門逃賊，安艱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昃，雅有父風，頗稱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揭號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闥，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遷祕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濟城尉晏，稚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乘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宰國之如回紇也，絕城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邛南八州防禦觀察等使，與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尤臧又與少尹同時，蔓省既接通家之歡，戚敘世親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徽猷，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彝美，敢墜所聞，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繇，派漁陽兮。世業漢歷，子孫鳥奏，代有丕績，皋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隨官不寧，肇定疆兮。嘉陵森森，雲臺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羣，克懋湯勳，鋼惟梁兮。既靖巴蜀，既清荒徼，日明啓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蒙蟲，反予戕兮。郴陽典午，漢陽紆組，孰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濱，咽其傷兮。此命有裕，教忠有素，天介其祚，嫡而昌兮。三世尹京，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文忠集卷七

碑

郭公廟碑銘

昔申伯翰周。降神于維嶽。仲父匡晉。濟嶽于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册。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墟。百二關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窺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儀。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玉藻豪見師。瑤子致聲。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島有鳳也。閥閱之榮。其流益光。陷有金州司倉諱雁。球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詩激照。博綜墨言。始登王敏。鬱有佳稱。道慈蓮促。廢及貴仕。垂于後昆。沒而見曾。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絜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蝟蝟。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論語之文武。始百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遊擊將軍。中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豐盛牧南使。[illegible]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薦。[illegible]清節。奏授綏州。

遷涇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遽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涇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磊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兒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懲興神武之師。克捕檀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翦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擢洽衰榮。漢中存殁。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乘沖邈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回于疎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藝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羈冠以邦鄉之賦。躡膺將帥之果。四擢高第。有榮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權朔方之衆。躡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靈武。聲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旌鉞。會回紇乎扶風。摧兇寇于浚水。追餘孽于陝服。長驅河洛。鞏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末。又安天下之末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豈不休哉。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繁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沈謀祕于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崇誠而詐國。蹈白刃以車免。霆發于雲雷之初。應揚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三聖。而厥德惟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勉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鑾城斯邑。得側擁鋒。亦奉遷敷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虎虎。生人之蔭庇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友于著睦。響雖虎者十人。賠厥有光。軒青紫者八九。勳庸累集。今古莫儔。昔嘗號尊榮。紅葉纔霑于萬石。悼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親之。事不伴矣。於戲。濟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瀕制于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堂有值。丕構克崇。感緒蹟而悼傷。以增敍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豐顯若。既無斁于永懷。入室僾然。必有覺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孝子之事親終矣。豈惟溫凞孔父。遠稱鐘鼎之銘。穆穆魯侯。猶美蒲茷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號土。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煥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於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陟容。簡帝心兮。含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暨。昭德陰兮。芝蘭閑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瑳琳兮。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昭。豈居歆兮。乃立高碑。盛美奚敍。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

銀青光祿大夫海濱饒房陸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君諱希銳。字南金。其先出于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康叔爲周司寇。

賜衛寶繁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于康者、遂以氏焉。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強弩將軍權。權生晉虎賁中郎將黍。黍生太守威。威生蘭陵令懿節將軍翼。隨晉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郎尚。尚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案】原本缺一字。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卽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秘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于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案】原本缺一字。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軼。君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上功、以敕書賜方岳轄袍一領、雜綵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異者。察使奏公恩制褒異。遷濮州。加銀靑光祿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轉饒州。入爲國子司業。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遷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一襲、幷雜綵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于會稽覺胤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聞禮之曾孫、右淸道率令德之孫。【案】原本缺一字。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殁

于東都尊賢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馬璣、汲郡公元昆、會稽縣男元璀、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瓘、朝議郎前獲嘉丞元瓌等、虔以天寶四載七月四日、窆于山陰縣羅浩村之先塋。卜遠日而葬、合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寬仁且惠、懇惻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章麗藻、二雅所紙。政事優長、百僚所則。嘗撰自古以來淸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于世。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墳。朝野榮之。與狄仁傑、岑羲、韋承慶、崔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于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騷、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案】原本缺一字。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嶽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姪祕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元撰周易累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璀著于錄寶典三十卷。姪刑部員外郎璀、男美原尉南華撰代耕心鏡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門顯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盩厔縣令陝郡長史郡象鈇之妻。君之孫台州司戶參軍【案】原本缺二字。歲而卒。汾州司倉參軍翼、豫州平昌縣令輔昱、崇玄學生曙、懷州武陟尉脩、宣州南陵尉湑、鄉貢明經緯、綸、皆修身踐言。敦詩悅禮。紹承餘訓。克襄義方。及君告老、鄉自然、陳光璧、閭丘焕、陽陶暹、送至越州。邑子謝務遷、僧陸璧、校書郎陳齊卿、恆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慨來舊之念、崇乞言之禮。天不慭、其恨若何。大歷十一年

元璵【案】原本缺九字。乞顧言刊勒、懼沒徽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顧惟末學、曷足當仁。銘曰。

汲公恂恂、德懋惟仁。後先多士、東南有鴛。緝熙代業、嗣章發身。佐軍戢虎、典校麒麟。三擬昆玉、再司【案】原本缺五字。洞曉兵河、清曝武嘉州、錫命斯頻。輔龍方岳、榮加搢紳。六登【案】原本缺一字。治膠庠。【案】原本缺六字。華袞衣中【案】原本缺二字。見節文昭友仁。縣車告老、衣錦照神。連璧悲懿、梓澤齊彬。饋醫未濟、春濃遐淪。朝廷惋悼、遠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墜堙。於赫鴻伐、千秋不泯。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使君諱琟、字子琟、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苑。賢達繼軌、其來遠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頠、陳山陽郡公。高祖紇、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並著于前史。曾伯祖詢、皇朝銀靑光祿大夫、給事中、率更令、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胤、年十七以門子入侍、見賞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傅、奉使和突厥、不拜屈、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璲、洛州縈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懿傳世、著聞于家邦。使君卽什邡之第四子。志尙恬曠、韜精于詩易春秋。尤明吏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湯嘉惠節度推勾官。外發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蓋嘉運奏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遷。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教義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參軍、攝晉昌令。轉裴

寶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臧罪、罪人誣訟于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截耳稱冤。節度使主擅疑焉。奏與上考。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掌餓。君以祿俸賑田、幷率官吏食餓者千餘人。凡月餘、遂多全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安史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炅南陽節度副使、攝淮南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懦、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士至新野、芙蓉鄉、遇賊合戰、斬其將貔闔、而人炅壯而德之。賊圍解、加遊擊將軍、左金吾衞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遷右驍衞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璽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挺殊常之略。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圍南陽。【案】原本缺四字。浙川以保义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甘言誘君、令至城下以紿炅。君忠勇感激、捨生徇義、抗辭謂炅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璀不能效死軍前、辱大夫所使。願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圖。賊以兵刃毆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兩京、僅得脫禍。其事具向城令王滔南陽記。炅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税駕于鄭之別墅。君所居以淸白廉慎聞于朝廷。祿俸之餘、必賙親族之貧者。先疇舊業、悉畀孫姪。一簪不私于其身。又常持誦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年。至是無儋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藎實如也。識者歸高焉。粤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歷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于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畢、中子崙、少子峯等、銜恤充窮、竭力襄事。以大歷十年

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祔君暴夫人于樂澤縣廣武原遵理命也。豈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敢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烈。銘曰。

猗那使君。世挹清芬。顯經飾吏。休有令聞。天子命我。參卿西軍。驛遞大縣。克懋殊勳。讓行親睦。耳截冤分。廉祿食餼。驛師解紛。孤城再色。能卒益振。總守商於。移兵浙濱。綱繆宸睠。規畫天文。力盡寇多。師昭身屯。詭詞紿賊。解路是奉。脫禍歸朝。誠高天崇。乞骸廷闕。稅駕浙濱。志效禪誦。茹絕翔塵。處順齊終。聊樂我云。刻踏金石。永永不泯。

文忠集卷八

碑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遭盛明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丕構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惟徐君乎。君諱秀。東海郯人也。其先出于伯益。實佐舜禹。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國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稱以禮發盧楊。仙人寄傲于賢聖。偉長首冠于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遠之。司空羨之。兄祕書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滿之。滿之生黃門侍郎率之。率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縕。縕生陳五兵尚書君敕。君敕生丹陽尹溫。自司空已還。四爲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筠。尚書生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所。皆以盛德濟美。垂于世冢。君卽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爲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奇之。因謂納言狄公曰。徐子珠華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爲崇文生應舉。致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雲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驚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幽都縣尉。充相國尚書趙彥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蔡州參軍。爲御史宋遙關內覆囚判官。公銳精鞫訊。多所全活。宋公以爲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刑卿。

天授中群盜寃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于襄陵。豈忍以東遷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或誣寃于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之爲也。宋欲別白旌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靳人之過。以爲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爲招慰南巡判官。奏課居最。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頤貞辟宜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三縣令。天寶二年春二月。加朝散大夫。敕攝新安郡。別駕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爲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于郡之官舍。春秋七十。公先世塋墟宅于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南。薨于洛汭。因葬于緱氏縣西南大寇原。公啓手足也。顧命其子今侍御史縝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虔祔先塋。縝泣而奉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于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廬江太守季節之女。仁孝柔明。閑于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棊。中外孤弱。躬自牧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帷于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于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縝獻白筆于赤墀。董財賦于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紆褒榮之命。榮哀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爲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榮藜苯。皆仰于君。既嬰沈痼之疾。歷三載。縝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閭門之資者寸絲也。今疾劇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歿。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吾舉養姊。用度萬錢。緩諸姑。緣繼五兩姑。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縝曰。吾見其撫鞠。不見其怨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恬淡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鑒叟于洞。君奮心四日。果入其阻。而後覩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凱也。說魏時事。歷歷可繼。君稽首而斬之。叟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回顧。則爲茅草矣。初君上計濟南。展事祖之墓。松楸森然。徹歎莫紀。留居論講。時日以成。先德之不忘。【案】原本缺三字。繄是舉也。嗚呼。君體聰穎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莠言。目無遐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耆。荷天之寵。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與驥于身前。墮峴碑于歿後。吁足嗟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于下士卑微。絕國于天漢咸里。豈比夫登台者四世。尚主者五人。爛爛于數朝之間。蟬聯于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縝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末。陷居賊中。爲僞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爲部曲所覺。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蜀。屬段子璋構逆。流輦十人。皆被屠害。以縝高名。欲留同惡。期之以死。承劍不回。時議道微求之不堪命。縝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舉。則【案】原本缺三字。將崇必復之矣。事止當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壓斯文。其辭曰。

銘爲帝虞。儀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文或武。或哲或儒。休美後昆。厥德不孤。猗那都督。克懋遠圖。

邦圖四佐，輔軒六祖，樹華長世，與道爲徒。爰覩幽光，無事集枯。【案】原本缺八字。仁義都盡，彭鴻曷殊，所睦人紀，其展嘉謨。馬鞍山北，龍乳岡隅，于焉崇祔，先志攸諭。豐碑崔嵬，宰樹蔚紆。【案】原本缺六字。沾濡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征鎮四出，鑾門之寄崇，邦畿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術之謀，光施筦之製者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案】原本缺一字。棠公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玄孫，皇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緘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也。器識通簡，履恬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謀，澹事而照有餘地。早歲以襄郎從調，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爲山南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杜尉，楊光翟都督隴西，奏公爲法曹，皇甫侁採訪江西，奏公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俄宰鄠縣，相國李峴尹京兆，奏公爲渭南尉，僕射裴冕爲劍南，奏公爲成都令，遷綿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裨將曹俊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于嚴武情均莫逆，武再充劍南節度，爲武行軍司馬，郭英義之代武也，矯宣恩命，毀玄宗宮爲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疾不視事，今司空鄴國公崔寧既誅，英義請知使事，公堅臥不起，仍俾通泉令今前殿中侍御史韋都賓，書使家僮，潛表事實，大歷初，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綿梓遂合龍普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馭戎，寬明莅俗，克念八州之地，綏靖兩川之人，朝廷嘉之，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尋醫于晉陵，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琅琊王丘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克，移天有幹夫之義，宜室多綏族之仁，六姻稱其盛，則四德被于彤管，生三子四女，而公卽世，夫人哀哭茹荼，星言割哀，留子婿祕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康，暴二子匡，涉緝事家殘，獨與子肅匍匐萬里，以祗護喪櫬，冬十一月壬申，度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仍自爲祭文以抒意，其略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粗君儲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悲焉，於戲，公以傑俊之材，當離亂之際，伸其智略，實力盛時，顏頡鸞鸞之間，總統龍犀之節，旋登瑣闥，驟陟尹畿，方當爛爛高衢，升凌台序，而一廢出守，鎩翮江皐，竟吉往而凶歸，奮此志而歿地，吾道僭矣，與卿何幸，得忝維私，未終倚玉之歎，遽切據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義養，令聞猗那，其用于世，爲猷匪他，理稱易簡，政絕煩苛，州縣發跡，雲霄切摩，化存江滸，威肅岷嶓，巴蜀靖謐，精誠孔多，瑣闥久拜，亞尹遄過，始陟京兆，旋移浙河，云何不弔，遺此凶嗟，哲婦哭聲，護喪奔波，屬于先塋，映蔚條柯，曷用表德，勒銘墳阿。

文忠集卷九

碑

晉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師于小有清虛眞人王褒，褒命中候上仙范邈爲立傳，其略云，夫人挺瓊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瑛，志逸雲霞，明潔鮮蔚，天才卓異，玄標曲拔，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眞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產，生二子璞遐，幼產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苦篤，逮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齋于別寢，清修百日，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王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練眞氣，太帝君敕我授子神眞之道，青童曰，清虛爾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曰，盧皇鑒爾勤威太極，已注子于玉札，子其勗哉，青童又曰，子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三君乃命侍女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冥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手授夫人，焉，此皆王君昔過南極夫人西城眞人王方平于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山中有洞室，是清虛之別宮，王君至是，北向祝誓于夫人曰，太上三元九皇，高眞盧徽八道，玉清玉泉，褒爲太帝所敕于

魏華存。又說太極白簡青錄。金剡玉文。有得見此三十一卷書者之姓名也。凡此寶書。起自清虛眞人受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是夫人爲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誦讀。萬遍得乃洞觀鬼神。此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眞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存思指歸。資經節度。行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凡二夕一日。共會在曲靜之中。自此之後。王君及西城眞人諸元君夫人互有來往。或與隔壁共延。初不駭悟。已而幼彥以暴疾殞世。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傍救窮乏。超羣先覺。乃斷細小。徑來東南。及兒息各大並處官位。至于守靜之思。與日而進也。凡在世三十八年。以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乃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靈藥兩齊。使頓服之。尅期會于陽洛宮。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七日夜半。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用藏景之法。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而絕。子璞時爲庾司空司馬。還時爲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須臾至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眞人降教夫人于隱元之臺。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并分別眞經。登眞秘奧道。誡授以新出明威章。【案】原本缺一字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乘眞各標至觀。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故也。夫人遂修齋讀經。誦研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于是龜山九靈太眞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比秩

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眞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于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衆諸衆仙並降夫人于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賓主焉。神肴羅陳。金鶴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雲合節。八音寥粲。于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餘眞人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錄。及南嶽神靈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曜數百里中。西王母諸眞乃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丸。所謂𠕇仙方也。夫人服之。而仙。夫人能隸書。爲王君立傳。事甚詳悉。又述青精餞飰。注黃庭內景經。自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崇使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升仙。事具陶弘景眞誥。所呼南眞。卽夫人也。初夫人旣渡江。徧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壇置精舍。院東百餘步造冢壙。又于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遊憩。歲月深久。蕪蘚淪翳。蘚儀載罔經。而路遺無跡。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八十而有少容。躡履而行。奔馬不及。時人見其顏色殊異。號曰花姑。聞夫人蹤迹。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乃訊于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遙指郭南六里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首。折。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尋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油甕劍刀燈盞之類。儼夢夫人指九曲池于壇南。唯之塢砌猶在。

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繒像幡花。來修法事。仍于壇西置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玄宗使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室禮謁。必須嚴潔。不爾。必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時有雲如烏鳥翠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不見。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花姑聆經。聞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西來。姑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遲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建立屋宇。屢聞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採斫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警。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拔之。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升。告弟子曰。勿釘吾棺。可以絳紗羃之。已而雷電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卵。棺中惟有被履木簡。屋上纔可容人。座前蕞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每至忌辰。則風雨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遜祀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酉。使道士寶龍璧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冢間而滅。五色仙蛾集壇上。刺史范陽張景佚以爲聖德感應。立碑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升仙之所度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歷三年。眞卿叨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蓬。蓬蒲旋蔽。女弱曹逃。財殫窟聚。眞儀如在。壇殿巋然。瞻仰徘徊。悄焉若失。有仙壇觀道士譚仙巖者。修眞自遠。法侶是宗。請以男官黃道士二七人。抽隸洞靈。共申灑掃。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至居壇院。精力作持已久。率勵往來。增修觀宇。從之不日。遂暨厥成。仙迹之載。崇師之力也。敢備其本末而爲頌云。銘曰。

紫虛元君。惟魏夫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眞。凝華台嶺。奪志劉嬪。太帝昭懇。清虛降神。羣仙畢會。玉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蛻形神劍。託馭飈輪。適抵陽洛。遂登曜元。黃庭朝詠。白日升晨。西降王母。東過叔申。傳法侍中。許楊【臨本作非】爲鄰。伊昔南渡。爰居汝濱。壇場處所。埋沒荒榛。寶賴花姑。證于胡尊。果獲靈迹。烏龜之原。爰尋井山。實叶靈言。嫣然儀解。紗羃空存。野象銜藕。蟄瓜吐根。怪異昭彰。不可殫論。二聖褒駿。嚴崇明祠。于嗟女弱。香火堙淪。眞卿剌州。謁拜恩頻。乃命仙子。增修鼎新。花姑侍傍。異代同塵。爲表玄德。銘功翠珉。垂諸來裔。坱圠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風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度爲天寶觀女道士。年八十。髮白面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躡屣而行。奔馬不及。聞魏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于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鬼神。見其懇切。遙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踐田苗。百姓患之。乃鑿斷其首。卽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焉。天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自腋下觀之。四仙洛焉。師曰。爾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與語數日。虔誠尋訪。遂獲石龜于壇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鑷各一。油甕五口。燈盞數十隻。天后聞之。盡收入內。姑嘗于旦夕精思想象之間。忽有告曰。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闢之。姑從而獲焉。壇砌盡在。他日有異香縱西南而來。其夕夢有人謂姑曰。井山道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遘疾。姑曰。得非違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于谷口。聞鐘磬聲。遲明入山。果獲壇殿地砌。北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闊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雲霧先起。姑既建置精舍。時聞仙梵之音。環壇

五七里間。莫敢樵採。姑遂灑掃修葺。極其力焉。人或不潔不誠。必遭蛇虎怪異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象爲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爲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卽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欲上昇之際。忽謂弟子曰。不須釘吾棺。可以絳紗幕之。數夕。有雷震繞。視紗頂孔如雞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被覆木簡而已。弟子莫瓜。數日。生蔓長數尺。結實二顆。其大如桃。姑同學弟子黎瓊仙。恒嚴茯苓胡麻。絕粒四十餘秋。年八十。齒髮不衰。六七歲時。親覩其事。每至忌辰。卽風雲蔚鬱。直入室內。村野路人。往往見綵雲白鶴。飛入洞口。清齋行道時。每有一朱鬃白馬。在壇側。逼之則奔而出外。捨之則隨而復來。靈異昭彰。不可談悉。仙嚴史玄同、左通玄等。每至三元。恒修齋醮。大歷三年。真卿獲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士付妙行。夢一女師。令上尉華樹。尉尉擬凡。及悟猶飽。因是不食。將于觀中見黎瓊仙。跪而拜曰。夢中所見。乃尊師也。因請依之。于今髫韶顏潤澤。度修香火于此山。還邇駭慕焉。於戲。昔麻姑得道而名。山南真仙昇于龜原。華姑蠹于茲嶺。瓊仙妙行。接踵而出。非夫天地靈秀。從古以然。則何以仙氣氤氳若斯者矣。真卿幸因遞馳。親覩厥徵。若默而不言。則來者奚述。乃爲銘曰。

綽綽華姑。眞仙品徒。芳蓮比色。逸駿爭驅。南郭從魏。西山訪胡。臟窺浴泉。原獲龜烏。登跡既儼。曲池猶汚。鼎新廟貌。煥發規模。名曰井山。終焉不逾。象來藕獻。焉見鬃朱。簡解空存。紗穿上祖。瓠瓜吐實。爲室雲趨。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銘

士有牢籠太虛。攄掖玄造。擺元氣而調鍾。首出。孰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眞子乎。玄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眞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曰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益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諤爲作內解。玄眞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跡不還。乃于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處人奮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復徐氏聞之。手爲織縫。一製十年。方著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裘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閭閻。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真爲敍。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創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履。麗皮爲屨。素木几。酌班螺盃。鳴椰杖。擊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賚錫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愈僵使捧釣收綸。盧中鼓櫂。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謂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其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遊山水。皆以酒酣乘興。鼓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眞卿于湖州。爾御史李崿以縑帳詣焉。俄揮麗橫拂。而纖續霏拂。亂檜而攢臺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髣髴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森然愕眙在坐。六十餘人。玄眞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兩句題白。命酒以蕉葉書之。授翰立成。潛皆賜對。舉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眞卿以能艇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儒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談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冕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寫懷。源諸他山之石。銘曰。

邀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名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蓋。陳柱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霍州司馬。祖師儒。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致行識謚曰正隱先生。母琅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竊卯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蓋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糲麥而已。封植廬墓。皆經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獨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齎璽書徵之。旣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鞏焉將墮。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于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于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新營。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沖。辭疾而退。累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眞經。以其年春之三月。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剋授經籍。是日于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遣請先生爲玄師。并賜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于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于松石之間。詔碑先生與中官啓告鑒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旣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薊生靈芝之所。又出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于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于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篤。是夜仙磴林間。逼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

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紫矣、皆總集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出可城、心于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己丙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遷化于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冕、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遵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藏門內、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器識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戀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龍屑與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于黃帝、望山而請、今見于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于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雖用因循、著香薷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綴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賢于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昱、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于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于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紫樸、妙味芝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于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敷照復書于其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至、然可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暴大歷六年、真卿能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暴郭閎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顯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溆、道名子韋、連年、皆接采真之遊、諸聞含一之德、敢強名于巷、爲是辨于鴻蒙、其詞曰、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敎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嶺、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亡、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詞彌光、

文忠集卷十

墓碣墓誌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匭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文章也者、其德之蘊歟、蘊其兼之、卽我伯與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舊集作不害非、以孝見稱于黃帝、望山而請、今見于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于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雖用因循、著香薷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綴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賢于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昱、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于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于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紫樸、妙味芝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于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敷照復書于其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至、然可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暴大歷六年、真卿能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暴郭閎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顯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溆、道名子韋、連年、皆接采真之遊、諸聞含一之德、敢強名于巷、爲是辨于鴻蒙、其詞曰、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敎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嶺、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亡、夫人、與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奬、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

月九日，有叔父臨黃尉子玄之喪，哀慟嘔血，終于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齊陵蕭氏，司空瑀之玄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與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索然，夫人躬甘非飄，勸勉桑穡，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羨焉。教誨三子，巖、寅、克齊等，皆克負荷，備大斌令。克齊高平尉，爲眞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于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寧尉，筆殺護吏，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死，顧謂太夫人，欲缺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盡之，及寅卒，斬指斷髮，置于棺中，營事太夫人，不敢瀆常日，及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于苦楯，乾元元年，太夫人令女適于邠州司法陸超，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于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孤筮未從，因權殯于三水，亮以校書郎遊蕭安尉，爲眞卿荆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弟今榮陽尉永，御匈徒步，力護雙櫬，合祔君夫人于新安縣之龍澗原。三子，莖，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爲代元龜，竟不得曾皇極而叶彝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矣，嗟乎，仲尼聖者也，終于魯司寇，而君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聖賢之道，有遺遇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歷五年夏五月，眞卿以恩宥刺于撫州，採石到頗丹，寄碣于蠡左，銘曰：

皎之後昆，奕葉儒門，盛烈存兮，君能濟美，於穆不已，明德哲兮，運促道長，身歿名揚，教義教兮，合祔先窆，述道理命，哀順孫兮，高墳崔嵬，龍澗之陰，映鮮原兮，斯焉窆止，以望吾子，駐營魂兮。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

九有無虞，行師貴于衽席，四方取則，鉤距資乎浩穰，雖其有之，則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主客郎中穎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蕙之第三子。委度溫舉，心鑒敏達，在家必聞，既蘊睦親之志，所居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雀，引在使幕，轉長杜尉，隴西法曹，皇甫侃江西採訪，奏爲推官，授大理司直，鐵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歷宰郫、渭南、成都三縣，縣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充劍武劍南行軍司馬，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以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縣劍梓遂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中丞，時寇盜充斥，公示以威信，八將之不阻，公之力焉，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公移清簡，庭落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沈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之蘊，以懋厥家，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屋言泣哭，弱護櫬轜，與子虛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材力，宜其振擇鱗翮，凌厲清浮，而命迍成山，功虧長世，吁，足恨也，眞卿忝居友婿，頗接周行，痛音徽之永隔，感存殁其何已，銘曰：

舊蕪顯顯，時推杜公，業先盡省，政洽軍戎，乃尹京師，乃鎮江東，帝方俟理，命則不融，內子遽喪，哀哀送終，

祭文

祭姪季明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眞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挺生，夙撰幼德，宗廟珊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戰穀，何圖逆賊間毀，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中原，仁兄愛我，俾留傳舍，爾既歸止，爰闢土門，土門既開，兇威大遏，賊臣不久，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爲荼毒，念痛遺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朔，泉明比者，亟陷常山，攜爾首級，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文忠集卷十一

書帖

與李太保帖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眞卿緣馬病，朝回已乏，未遂馳謁，謹勒參候，不次，謹狀。十一日，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于手贄檢未得帖之，謹空。

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霑渴，穩徒殘煎，恤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于煩也，眞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贄猶未獲，望于文書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謹空。

與盧倉曹帖

昨奉辭，但增懷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惆然，珍重，謹此不宣，眞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帖（蔡明遠鄱陽人）

眞卿昔刺饒州，即將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蒿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曾涉江湖，迎舸而來，不憚暑刻，竟達命于秦淮之上，又隨我于邗

濤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鄧伯南壞。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尙愼。不宣。眞卿報。

聞鄭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眞卿報。

與夫人帖

眞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居。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摧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疑塞。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侍。眞卿離宮已久。事須十問。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慈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眞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眞卿頓首。夫人閤下。十一月八日。

閤訊頓闕。蒙郎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寒食帖

天死殊未淮。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緒州帖 題驛舍壁

眞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愼愼。作恨非。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眞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例達于時命耳。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舊集後二句不載。

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日。某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戰慶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遭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異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慎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暴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折麼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半。魚朝恩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覓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舉宦而指麼。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甚撥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眞卿嫌開軍容之爲人。淸修焚行。深入佛海。況乎牧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涂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向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沮其志哉。且鄭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敍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本官自爲一

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卻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敍。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賤所凌。尊者爲卑所侮。一至于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敍。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師保座前。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設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位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百寮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當時輒有謂對。僕射特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與道之會。邊廂遂非。再獨八座。尙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尙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尙書同于縣令。則僕射見尙書合得如上佐事刺史乎。蓋不然矣。今似三品齊列。是明不同爲吏。且尙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級上下之階。六曹尙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尙書之事從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廳尙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未嘗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于公堂揭牌。當伯當爲令公初到。不顧紛披。擲地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處重舍怒。責數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贊

李侍御寫眞贊并序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構年三十七

洛陽構堅。頭項稱貴。粉績剛出。風規宛然。睟容昭寫。卓立神全。舉板迎揖。吾將答焉。

題名

華嚴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眞卿自蒲州刺史蒙恩赤縣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于華陰。與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程寧。評事張澹。陰令劉嵩。主簿郭璵。同謁金天王之神廟。

東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眞卿以諫議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亮。韋桓。桓舊本作柏非。尼賈鑑。鑑舊本作鑒非。同次于東林寺。明年。惟熙怡二公。思秀正義二律師。泉楊鳴春焉。仰廬阜之鐘峯。想遠公之遺烈。丹神運殿。禮僧伽衣。觀生法師塵尼扇。謝靈運剛湿。繁經。貝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于李張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

西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眞卿以疏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桓。尼賈鑑。楊鳴。憩于西林寺。有法真律師。

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緬懷遠見二公之遺烈。導余鱗並開。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暴梁武帝璽綠繡鉢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陰。

靖居寺題名

唐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聞靖居寺有幽絕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乘。嘗見招。欲同遊而不果。大歷二年十月壬寅。評事韋甫已使將歸。乃與別駕李【案】原本缺二字。詢河房澄。同官主簿陸涓甫。男七步。眞卿子姪蔡頔。泚頤。旰等。同宿于下坊。明日。及僧明則智清。而登禮焉。因觀行思天師經始雙泉之靈迹。道契律師。爰成【案】原本缺一字。路之祕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于碑陰。

題湖州碑陰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來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澄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厥代至皇唐天寶末。蔡盜起。公之碑誌。失于所在。眷求無沒。深爲愴然。借僞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弘度。蓋嗟嘆之不足。

文忠集卷十二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皆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積其盤軼。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乎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教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于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乃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于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乎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純古之時。正始皇風。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身。奄雲漢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子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出。舉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騰。而高情四達。光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睿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珠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籬賦。降階約拜。以束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

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肯卓立千古。傳于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調高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蒐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識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嘗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伯。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齎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麗。典致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人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等。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眞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淵旨。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疎。性識豁暢。精心草聖。積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謂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竊。引其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于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如過。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藁。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師得親承善誘。頗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送劉太沖序

劉太沖。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名于宋室。澤州致績于國朝。道索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木照乎移車。韋驢驤乎寮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于前。沖與太眞。嗣家聲于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兒殘。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剛柔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郁。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頓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隱西辛晃。鏡業班淺。顏門名家。十五通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咎咎不失。慕回也之服膺。褒之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勝爲大頭。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名儒碩酌。頗有指摘。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困于羅網。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鬱。闇然未彰。吁。是曠也。二月初吉。金陵氣騷。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力歡。晃子賦詩以送之。

文忠集卷十三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諫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一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同捏素爲之，并二紬若侍焉。郡管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廳殿中侍御史平公列，歷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有金吾胄曹宋公睿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眞卿候于戶上，而先生嗣嗣不遠道周，亟與敦公暴宗兄濟州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巒，遊尉革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堅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恬初，同茲謁拜，退而遊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嘆其文字纖麗，駁辭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眞卿因勸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謀其工拙，故授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蹙，岐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洑，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袤丈，蔚密洞敞，虛聞江聲，微見人羣，象人村川塢，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蜿蜒，蹙噴鳴咏，繼渠股引，迴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室南有茅齋焉，遊于斯，息于斯，衆賓友于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侁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盧焉，亦可蔭而踞，據奏其松竹桂博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第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嘗在尚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爲賁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已降，世以財雄，招徠賓豪，施舍不倦，至君繼序，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慨然發憤，于焉卜築，養雲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勗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擢登秦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郡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于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北，長附先塋，禮也。君之堯也，家子光祿寺丞昱，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沔沂峽，湍險萬重，肩橋足跋，板等引舳，凡今幾年，敝家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僕僕，暴昱之季曰尚書都官員外郎炅，克爲剛烈，水言孝思，懇懇【宋】二字原本志反非于茲，行道之人，孰不跋而，眞卿猶子曰鉉，從父兄故恆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僚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炅亦篤世親之歡，眞卿因之，又忝寇司之寮，頭與濟南鑾昂拳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君兄允南，以司勝司封二郎中，弟尤臧，以三院御史僧與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貶恩全宥貶，貳于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遣我乎貴州之劍，留遊絺歟，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淚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炅又申掾京兆，不同騰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于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以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本義，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尊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于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昭傳道覆，覆傳慧光，光傳雲暉，暉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威，威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慧欽，此皆口相授受，發至于盛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遺樞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

鵝湖者曰兩京滋法（當衆與文神同右本作兩京滋法下文助敎當致）慧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檀質身絕開遮剛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蹈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發穀屬廬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廟之遺蹤于寺北構菴蹟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補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于作者三年眞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湖大涅槃經古臺階扃儼然軒榱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倡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眞卿積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于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仍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暴富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蓋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脩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岱正覺同德義益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于是遠近駭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賞脫俗歸眞其名曰壞綱爲稱首焉又欽比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於變此皆欽教導之力焉臨川在嶺闕未嘗弘律于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爲數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遠本律主律茲能深辨嗟嘆而贊美之請于寺東南設普通菴輟輦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稽衆乃命智光等于普通道場東設律藏院御立戒壇以佇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剎之詩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御製者名香青熏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蘇絕乎有唐大歷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蟬蛻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旄導從威儀赫奕如天將也俱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甚篤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顚倒而先被記當接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擲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于往昔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噎且止勿劇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輩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蚸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即知心中所言乃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于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巖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驟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于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在庭中廣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于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重修仙宇眞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于茲嶺南眞遺壓于龜原花姑衣冀于井山今女道士黎壇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僧妙行夢壇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征誠祗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李霞而史玄洞左道玄鄒懿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爲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眞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湖洲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緣以遠峯浮于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稱豁淫其外瞭覽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著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人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眺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陳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里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閱歲頗爲州役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于登憤惜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且據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其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道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餘湊迨乎二千種桑畜蠶盈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堰東廚有餐錢之費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在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勵精于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簽元也兩參焉人之列再移仙尉之任則賢乎蜀邑子男子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于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縣令奏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慘去思之悲白府頗留者屢矣亦卿亦遠者老之請啓于上運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舉尉之患豈盡子言州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室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迫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宜美豈徒擬詞而已哉大歷一紀之首夏也

吳興沈氏遠祖德記

浙齊徽士吳興沈君名驊，士郡人也。蓋道德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屨爲業，故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于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翼鳳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彝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皆製述祖德碑，立于金粟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蝕朽，字殘文闕，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裂，碑首毀裂，嶔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牧郡圖，請其封葺，或周兵凶，曠而莫修。忽有仆樹生于龜趺，盤根抱趾，登榦夾碑，嶷如工造，髣髴若神化。敝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興偽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于南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檀，增修傳塋，或先碑之隕，覆慟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武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穩，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于家譜，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譴，尋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暴今上即位，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敕追赴上都，爲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薦，授尚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用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歷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于疎愚，累蒙寬譴，其所採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趨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于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礱之，家僮鐫刻之，建于州之駱駝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既未立，追恩莫遠，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答，答中諸事，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起，遂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歷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文忠集卷十四

記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敕石碑 幸附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于富饒，安人務在于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賊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恩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后，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由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禁，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

宋慼從。都知六年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處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曆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州娥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褘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閨門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讀懺不絕。仍造崇夏弘聖二寺。以所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愼。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禮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麗犬之叛。逆皆棄捨。羣帥威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恢歡欣。睢陽之人。踊躍尤甚。乃杳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于鋒鏑。人于煎熬矣。尙何能保完家室。婚戲鄉井者乎。不資聖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鎭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埛。寶唄香花。喧填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赴。督自勸發惠而沐先晉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覬求衆。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敍石幢事〔宋州刺史崔倬〕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銘塑繪刻。堂閣殿宇。關于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遣御史覆視之。州縣震恐。至于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拆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郡顏公。以郡守從吏州人等。爲迎師田氏八關齋會。鐫記大幢。立石表文。而閣再幾尋。程材巨異。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拆。遂鑿鑿缺敗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皆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壞壤之下。瘢痍壞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于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未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甚習魯公書法。雖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蹤湮沒。遂命攻治其僞殘。補續其次。雖真贋懸越。貂狗相斷。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于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敍。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留守上騎尉贈尙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于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秘書監。六〔案〕原本缺一字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謀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弘度。以武幹稱。其孫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仍。恒爲鼎族。曾祖弘峻。隋銀靑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徽。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曉。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從趙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攸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衞尉少卿。公即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旣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敘功郎季過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

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譔郗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屬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弘度外之變。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遜。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覆命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嘗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爲瑯琊王丘、太原郭濟、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佛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眞。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崔玄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崔暉有異政。丞尉朱齊、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愼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璜、裴巘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詔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秘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寺。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删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從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頓。奏課第一。賜絹二百疋。擲下觀禮。獻歷雲頌。又賜絹一百疋。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丘爲選人所歌曰。沔人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逾天峻。時人難之。遐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褒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縑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案〕原本缺四字鴻遐罷留守。二十年。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于天下。二十一年。遷秘書監。修撰如故。屬耕籍田。爲居守。賜絹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于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附禮部尙書。非日。喪借手力輿輿。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頴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于天下。制作垂于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弘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述者。若以富貴崇德。行殺登高。則老萊闕于榮親。黔婁偏于識道。又加于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慼。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于藥石備物。溫淸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滌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魂于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居于仁義禮智。而老喪伏臘。以鵜鶘不忘。白鳩巢籬。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詣。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爲德。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稟剛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當而不留。形形皆有運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幷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郞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逹乎神祇。居喪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素終身。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衣。孫昏之葬待公而具。故蘇廉華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禰之美。合于禮經。

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質、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遂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端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于食果蔬菜、與子姪弟自植蔬、既灌、以申馨潔、暴終夷、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東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于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將過公、怪乘馬羸羸、曰何不于廳前自觀餵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于廝養者、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凜慄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蹔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汯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于西南、惟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棟桷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緒壁、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妹、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衣服馬、一皆取其下者、惟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暴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從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簡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賊再陷洛陽、屋遂崩圮、惟簷下廡非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罔垂後裔、乃刻簡室銘于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慄、時卽大歷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年于此翻譯湼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于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註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爲祕書監、屢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奬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隱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曩無識所翻大湼槃經語小小樸質、不甚流靡、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崔墨觀、依舊泥洹經、其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宜、歷代寶之、盛行于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扇不敢、棟宇具無、寡聲明痲是邦、茲用懷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濤、緒發洪誓、精心作持、謂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嶽、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遙、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既崇、斗藪之功斯構、大歷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殿供而落焉、以貞卿業於斯文、見含紀述、後之君子、其忘斯修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湼槃、乘經中登、曩無肇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都彬、一垂刊創、百代成遵、遺跡忽略、高臺嶙峋、哉悲徂謝、曷踐貞卿、愀然、惻故孰新、愴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孰慕、予亦何人、徒顯神交、愧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予能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敬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對之、時卽便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于洛下、相見皆然不替、僕因問裴敬、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敬從長史言話、散卻、迴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奬論、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竟至于能妙、豈任感歲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侍居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誰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其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豈謂間、子知之乎、曰、豈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豈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圓、圓過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變之令小、小字屬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爲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沉同、獻之而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直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于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絢運、亞鍾字緩、醫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悋、未爲篇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盡虎也、學元常者盡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聞之言、必蓋之歟、儻有巧思、思盡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眞卿前請曰、幸

蒙長交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于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愜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于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顏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逢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問于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恩所以不悟。後于江島遇見沙平地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盡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眞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耕。余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平直均密。鋒力輔決。補裨巧拙。爲十二意。

文忠集卷十五

詩

題杼山三癸亭（亭陸鴻漸所得幕字）

杼山多幽絕。勝事登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蘇構三癸亭。寔惟陸生故。高賢能勝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過。巍巍倚脩岫。嶄嶄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露。山僧狎猿狖。巢鳥來枳榵。俯視何楷臺。傍瞻戴顒路。遲迴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羣子遊杼山。山蹇桂花白。綠葉含素萼。採折自遺客。忽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遮蓋。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賦長望。望極與天平。際海叢葭色。終朝鳧鴈聲。近山納全一作髣髴。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檐聯句

李公登欣處。因石爲窪檐。眞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自蓁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叔子尚遺德。山

公此迴軒。張萬雄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道士吳琦高蘭賓哲事。依依雖別言。蒙嶠嶔橫道周。迢遞連山根。羅餘烈鬱林野。乘芳揖蘭蓀。王修口德暉映岩足。勝賞延高原。魏理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顯器有威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元流澁本泔淡。別鶴遽翩翩。顏茂傷規傾逸宮。新興麗初曉。顏輝醉後接離倒。歸時驪騎喧。楊御元遲迴回還迹。雖別益傷魂。章介覽事古興慨。送人歸思繁。顏懷賢久徂謝。賀遠空攀援。檀引八座欽懿躅。高名播乾坤。吏仲宣松深引閒步。葛弱供險捫。騰羽花氣酒中覆。雲華衣上屯。橋器森沈列胡樹。牢落望郊園。陸士修白日半巖轉。清風滿丘樊。裁功法旌麾翠幄。簫鼓來朱轓。卿法開路踊雲彩。清心澄水源。釋摩萍迹浦中嶼。竹遶山下村。顏顯景落全溪暗。烟凝半嶺昏。顏紹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項登臨纖風騷。襲激舊府恩。李琴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濃回。應有夜半樂。潘丞奉眞卿詩教剡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石。終變青山郭。陸遵奉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曾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羽皇十四何煩問更漏。但遣催絃索。其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器別公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憩。禪心肯拋卻。皎然上人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艱聞北陸風。燭焰南枝鵲。嶠奉潘十五文場苦明竊。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容。非才誠重諾。【案】此下原注缺

送耿湋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皇卿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湋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皇卿盼情非一。蹊塘處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勤。湋

三言擬五雜組

五雜組。綉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酷。往復還。烏與兎。不得已。韶光度。

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遶坐客。代飲引情言。陸士修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張不須攀月桂。何假樹蓮臺。李尚書北斗寧。崔萬流華淨肌骨。疏瀹滌心原。眞卿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蔗繁。豐素蟾專靜夜。芳氣滿閒軒。士修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士修詎類珠乘朗。不讓月輪明。蘇頲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眞卿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豐顯已慙歡照。開簾識近汀。眞卿

三言喜皇甫侍御見過南樓翫月聯句

喜嘉客。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眞卿鴈聲苦。蟾影寒。開襟泡。滴檀欒。羽陵歡安處。江湖間。皇甫曹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李崿高興動。清角催。惜歸華。重徘徊。豐露欲晞。客將醉。猶苑轉。照深薰。陸士修

重聯句

頃持憲節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眞韻）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賀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揮光塵。

宴永和夜酌此時看張玉，晨趨幾日重鳴珂。（曾）萬井更深空寂寞，千方露起隱嵯峨。熒熒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嵊）漢朝蒞學君公隱，舊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心慙响曬，何曾將口恨蹉跎。（羽）獨賞謝吟山照曜，共知嚴歎樹婆娑。華燈空嫌雲路隔，綺衣長向雪峯阿。（壹）【案】此詩原本缺下半十二句，今從杼山集增入。

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眞韻）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壹）歎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鄭）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

翫初月重送聯句

春溪與岸平，初月出溪明。（鄭上十二者文）雙彩寒仍潔，金波夜轉清。（嵊）孤光遠近滿，疎色往來輕。（眞韻）望望隨蘭棹，依依出柳城。（壹）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夢上十二見）出餞風初暖，攀光月漸西。（眞韻）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壹）

大言聯句

高歌闕風步瀛州，（壹）煙鵬滄海餌鯨未休。（眞韻）四方上下無外頭。（嵊）一吸頓涸滄溟流。（鄭）

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吞吐絲。（眞韻）燋螟蚊睫察難知。（壹）

樂語聯句

苦河既濟真僧喜，（嵊）新知滿座笑相親。（眞韻）戍客歸來見妻子，（壹）學生放假儵向市。（鄭）

嚼語聯句

拈鹽舐指不知休。（嵊）欲炙侍立涎交流。（眞韻）過屠大嚼肯知羞，（壹）食店門外強淹留。（鄭）

滑語聯句

兩裏下山踏檐皮。（眞韻）莓苔石橋步難移。（壹）蘇羨醬醋喫煮茭。（白）□縫靴蠟綫油塗錐。（嵊）急逢龍背須且騎。（李益）

醉語聯句

逢糟遇麴便酩酊。（白）復車墜馬肯不醒。（眞韻）倒著接籬髮垂領，（壹）狂心亂語無人並。（羽）

夜集聯句

裘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壹）茲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眞韻）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竭來從翫賞，林壑宛相親。吳子多歲日，秦皇厭聖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聲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浦接，崇飾四時新。

客有神仙者，于茲雅麗陣。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跡異心事間，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揮光塵。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有作（嵊）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淸與五嶽，名山盡幽窟。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翫。近峯何巒巒，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蔚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喜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折君共幽贊。

使過瑤臺寺有懷閒寂上人并序

其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隱泉，亟過瑤臺寺，聞寂上人院，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離此寺。大歷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謁拜昭陵，慨然有懷，其詞曰。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靈法盡無染，（鄭集作禹法元無著）一心惟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世間緣。（鄭本作區中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然。（鄭本作爲以意校）

贈僧皎然詩

秋意西山多，別岑蔡左次。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元化隱蠶蹤，始君啓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草理方穗。俯砌披水容，遍天捕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拨雲得真意。嘉林幸勿翦，禪侶欣可庇。

文忠集卷十六

補遺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昔孔悝有蒯聵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其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封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國，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蔚，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子琅琊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婁，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非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鍾，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于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弒，一慟而絕，梁武深悼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威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

傳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中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幸子弟奉迎義旗于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直內史省。彥博又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于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爲弘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于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讎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薦約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遷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令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眞卿表謝。肅宗批答。卿之乃祖。富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晏君伯父。聽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攷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玄宗監國。專掌令書。嘗稱道纂。御批云。孔門稱習。宋室聞賢。翰墨玄覽。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攷校。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登川令楊燭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于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王邸初開。盛選僚屬。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才生明。遘疾而歿。教義者罹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眞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衛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沈。既而壽乖華髮。器朴青雲。業藏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宜贈崇班。且旌善于義方。俾揚名于有後。贇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假師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居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賀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眞卿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于鋒刃。忠義形于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州司馬。旭卿善

草書。亂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絕衆。雖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制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于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爲左補闕。兵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詩云。雖言百人會。兄弟也齊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眞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鑒析。通班漢。左清道兵曹。眞卿早孤。蒙伯兄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貿孝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荊南行軍。濠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鄠。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顧蒙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校書。頵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九日不食。頵河陽尉頭鳳翔參軍。頗工小楷。洗馬。頵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明。覯。浚。甍。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衡密標榜之。顯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漂水尉。覯。頗工文。襄陽尉。覯。有文行。弘文進士。頗。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男。頲。清介勤學。侍郎蔣洌賞其判。京兆兵曹裴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浚儀尉。頵。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頗。長厚清白。朝邑尉。頵。左率倉曹。碩。祕書正字。頵。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頠。好爲詩。富陽尉。頵。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華從揚庭頤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溫之。澈之。濬之。之。潛。挺。授。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宜。韶。並進士。制舉有道。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璽。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序。朝。怡。滔。湃。允。濟。揩。覬。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溫之。以孝聞。潤有風義。冕鱗。邈。迫。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墜悉數。洪惟累祖之歡。光丕業。有若子泉弘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唯自魯國。格于聖代。紛綸盛美。遂舉集于君。君能遊遘前人。不敢失墜其事。以承聿修。宜其克纘前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眞卿幸承訓導。叨受國恩。既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邾。魯附庸。亞孔聖。洛沂風。剌青徐。給事中。譴曾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蝕重。鄰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徒。便尺牘。織魚蟲。慟甘雞。憤而終。杳旅室。游湘東。嗟綴正。涼移忠。衆黃門。擢文維。三韶長。事東宮。四秘叔。史宰闈。褒華州。詁訓通。小祕監。盛名鴻。惟少保。文翰工。莅幾赤。五褒崇。發望苑。友惟叢。三超州。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碑側記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爲畢。八月己未。眞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頵封沂水縣男。碩襲秦縣男。姪男頂【案】原本缺一字縣男。頲贊縣男。頵都縣男。微驅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而明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碑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祔書監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虢州君居後堂華州君于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充齋堂廡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政和公主碑

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潭乘以濟嬪妹首云平陽與嬪子之軍于司竹寢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案）原本缺一字宮紀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贈豪州刺史顏元孫墓誌

省試九河銘高松賦劉奇批曰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鶴店今作曜字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尉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顯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貪于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貽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誠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諱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文未果而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資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賢莫致遂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儔劉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于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跡于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鐫鑿而第六子衡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孤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賂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二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廿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眞卿敢昭告于亡伯故朝議大夫豪州刺史府君之靈日者羯胡祿山僭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標夷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開七門擒斬逆豎挫其兇鋒先蓋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陷被執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太保錫姪八人李明、盧遂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嫂及兒女皆被拘囚容略昭宣宇宙清廓脫于賊手並得歸京眞卿比在平原遣羅囚逆與杲卿同心協德亦著微誠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出爲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門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並蒙國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臧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頴授太子洗馬頊授協律郎頴授祕書省校書郎賜緋魚袋泉明、顗、頴、穎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眞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遠伏增感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尚饗

與李太保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案）原本缺六字不獲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眞卿粗獷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溆往謹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張溆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

與李太保帖

眞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眞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汎汎病瘥少愈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參候不次刑部尚書顏眞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與澄師帖

眞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眞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老十月謹空

與御史帖

眞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閤下竊聞尊候平和眞卿瞻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惟御史論高百僚振古未有雜事可說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眞卿守政帖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齒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月。故當封呈。眞卿頓首。

修書帖

賊軍失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睹子弟與語。不具。眞卿。

中夏帖

眞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率呈。充蓋醬之用。可乎。眞卿白。

訊後帖

眞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姿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朱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所迅召。以快士議。眞卿頓首。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眞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裴將軍詩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域。戰馬若蒲虎。勝捷何壯哉。將軍隨八荒。矯赫雄英材。劍舞若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羯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雲麟臺。

陶公梁里

張良思報漢。鄧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含生悲施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

竹山聯句題潘書

竹山招隱處。潘子讀書堂。萬卷胷成養。千竿不作行。（處士陸羽）練容餐沆瀣。灌足詠滄浪。（南殿中侍御史李嗣真）守道心自樂。下帷名益彰。（前樂縣尉河東裴陸）風來似秋興。花發勝河陽。（推官會稽陸遊）支策曉雲近。撥琴春日長。（詩客范陽水田聊學稼。野圃試修桑。（詩客鮑）市折定因雨。履穿寧爲霜。（河南陸士修）解衣乘蓋帶。拂席坐蔡牀。（河南縣令廬輕翼。浮衫染柰芳。（顏縣令）草生還近砌。藤長稍依牆。（顏縣令）魚樂憐清淺。禽閒逸頡頏。（顏縣令）空園種桃李。遠墅下牛羊。（京兆尹）讀易三時罷。圍棋百事忘。（洛陽丞相李）境幽神自王。道在器猶藏。（河南尉侯參）野歌山僧茗。宵傳野客觴。（東河縣令）遙峯對枕席。麗藻映簾櫳。（永興丞顏）偶得幽棲地。無心學鄭鄭。（連上）

文忠集拾遺目錄

卷一

象魏賦
請除禪服奏
請除素縗雜政奏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更定晉禮奏
駁吏部尚書韋臨證忠孝議
元陵儀注

卷二

對三命判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議
與李太保帖二首

與盧倉曹帖二首
與劉中使帖
一行帖
南來帖
江外帖
草藁帖
世系譜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汎愛寺重修記
湖州石柱記
項王碑陰述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永字八法頌
蒲塘辨
周太師魯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碑銘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
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銘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象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

卷三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和政公主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碑銘
橫山廟殘碑
水亭詠風聯句
溪館聽蟬聯句
斷句

逸文待訪目
逸詩待訪目
卷四
年譜

文忠集拾遺卷一

象魏賦 以象魏圖章道業政理爲題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濬重門於北極。登雙闕以南敞。夾黃道而嶷峙。干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遂。抑萬國之攸仰。洎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開闢以傳響。百僚執贄而獻年。適人之木鐸既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渙發大號。孚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眞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壘壘。纂佳氣之蒼蒼。扣峻墉以襲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斂。子產懷而不忘。若乃盤礴闕門。巍峩穹昊。發瑤草於金路。接青槐於馳道。亘玉斗而彌永。半金城以處好。既悅功於子來。抑有符於靈造。及夫霜天肅霽。曙景涵風。對巖廊而隱轔。映玉樹以玲瓏。既崒嵂以巢巢。亦穹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孰非美而傳功。童子何知。謬膺邦政。徒欲竭其鄙思。諒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本乎情性。雖杼軸而屢空。聊高歌以爲詠。亂曰。巍巍雙闕兮。岳立雙峙。政令因斯以繇有兮。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請除尋服奏 大歷十四年六月

長號在疚。用闕所無。誠懇尚違。庶假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證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

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卽吉。屈己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冒犯宸嚴。無任懇迫。

請除素練總政奏 大歷十四年六月

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卽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恐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建中二年

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

更定昏禮奏 建中元年十一月

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笄之禮。其觀華燭仗。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御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設。此亦非禮。合於堂室中設帳。請準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

駁吏部尚書章陶謚忠孝議 上元元年八月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已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遁。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

元陵儀注

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衮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斂。斂洛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禮畢。去腳舒單。簟枕。遷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楔足。以燕几。夾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馬。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宮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擗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卽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衰。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衰。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準遺詔。其有勅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將沐浴。內有司爲盤於殿西廊下。累塊爲竈。東面以俟。奠沐浴新盆盤。瓶罌。皆灌之。陳於西階下。掘坫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衾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

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竪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罋。幷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檐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授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衽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卽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衾。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梁饭。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將小斂。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大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輕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卽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幃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稱。及絞。紟。衾。幷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扉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迮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輴、綿帟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仰蓋。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圖。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卽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讀祝文曰。維某年日月。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攀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尙饗。（其後祝文大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

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寮序出。大斂訖。所司設太常旗日月十有二旒杠九仞旒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横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以八鬲。鬲以疏布。懸於重內横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繫以竹篾。旣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左右綍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梢盤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壘之。先以緇欐覆梓宮。又張帟三重。使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阿屋。以白泥四面塗之。欑事訖。所司設鑾輅於欑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衰裳冠絰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旣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泣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泣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泣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執櫝以擊策。進立於泣卜者前。東面南上。泣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爲考大行皇帝度玆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

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啓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啓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啓太極殿欑宮。啓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大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典儀設鄰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俯道位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衰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衰絰去杖。就位哭。鄰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衰服入。就內位哭。中宮皆布巾喪服。侍衞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長及俯道。分立於承天門外之位。啓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巾。階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具太牢之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羃。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立於罇坫南。爲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衰絰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

人。分引羣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坫所。太祝舉羃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親、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欑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欑塗。告訖。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欑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維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案位。禮官陪後。皇帝衰絰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於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輴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幕隙及階下凶庭并版城。少府所由移旐。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羣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二更。羣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準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罍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奏。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啓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坐所。以爲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轄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常龍輴。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乃復位。執事者以纛旐及重先

迎。禮官一人朝服。贊尚輦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從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幄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寶。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册。[illegible]

並隨禮官先詣册車安置其舊寶册準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輴南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罍者升以罍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輴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梓宮少府將作所由井挽士奉梓宮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爲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奉饌俟於橫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奉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奉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爵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羣官在位者皆哭再拜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龍輴後位禮官各贊羣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贊尚書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繖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舁香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出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隨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輿當輅後繖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盥玉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龍輴南跪奏稱請龍輴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車輅次之公主內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以俟扈從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與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輼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四儀明器序列於輼輬車前奠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設奠之饌以俟執事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輼輬車俛伏興司徒帥舁梓宮官及所由奉梓宮升輼輬車所司設奠席於輼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罍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

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册褥於奠東禮官引册案進舉册官舉册進至褥東西面以册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册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册者以授祕書監轉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輼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輼輬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輼輬之左以南爲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輼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輼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翣備列訖尚書帥屬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翣動鼓譟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如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翣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鼙鐸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翣至吉帷宮遇車南向尚書帥屬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翣引禮官贊侍中進輼輬車靈翣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內帷帳殿下迴翣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陳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音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輼輬車前設罍洗篚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翣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輼輬靈翣前跪奏稱請降靈翣御龍輴俛伏興退舁梓宮所由乃奉還梓宮至龍輴舁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并拂灰塵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即元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轑翳素信幡大旗及罍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伏哭者及挽歌皆序立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陳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

鹵簿侍奉官。少府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鹵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幷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册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册玉幣位。於太尉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設册案。哀册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册玉幣之後。（案元玄纁用羞出當時所服故以爲幣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瀦匜執古儀並復存斯未逸禮從宜及服時之義也）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諡册哀册進授禮儀使。（其册如進則列官贊事）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幷篚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册玉幣幷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禮儀使以諡册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册跪奠於諡册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幟鞏素信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旗置於戶內。（其跌華幟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鞏鍬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幷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幷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東以鹵從。禮生導主節官帥將作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鎖閉元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備作）

（丁事以紼）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退散。輼輬車龍輴之屬。於柏城內庚地焚之。其通入臣用者則不焚。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與儀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仗衞如式。與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奏差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奉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殿位太尉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幷設醴醆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閒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罇西。實罇一杓一。皆有冪。設罍洗篚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爵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奠。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

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置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料申縣所由職文出諸書者）所由先備腰輿等。幷舁人。（帝以三衙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太尉先遷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鏁閉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因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三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奉帝主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昭成於廟斷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皆鏁閉。訖。次所司移幄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等展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鏁閉如式。將遷代宗容文孝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並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掃掃諸廟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祔八享祝祝文出具）（其祝文出祔書書）又巾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䋶展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幷匱及趺。（其制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通下帳帷。內侍省差中官。侍衞。禮儀使

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祔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幷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幷白羅巾、光漆、筆硯、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幄座。置於匱中。所侍衞如式。前一日。尚食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幭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萚輅羽儀仗衞。繖扇。陳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祔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衞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設百官次。於遺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帥大官良醞署。鋪籩豆。幷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衆官皆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閒。侍中進。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持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

璽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從輅中。太祝奉匱升輅。其太祝與侍中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鑾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鑾轝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收拆殿上帷幄及板城等。應合收者。與撿校使計會處置。國宮內人並裁之。其日並裁之。其日。太廟祠饗。應緣齋官陳設縛蘇、酒醴、牯犢、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埽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縛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過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師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舁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大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御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臨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當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東壁下褥位褥上。

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布几。其几置於腰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西為上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詣太祝取蕭蒿黍稷。燔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

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縛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並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階下南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鑊。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八升纁布冠、衰裳、腰経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何其。尚舍奉御設薄席於室內。內所由陳纁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設香爐於靈前。內外及百寮俱服衰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経。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纁布冠衰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寮各服其服。除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兩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官並具首経純八升布冠以六升布為衰令州布也其頭巾及衫等亦準此其所舍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御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帷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靡追。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祇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緇綾頭巾。白布衫子。巾子。腰帶。大麻鞋。麻布衫。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設香燭於靈幄前。內外百寮俱服衰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

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寮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黑巾頭、腰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者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出太極門。其日如常儀。百寮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函素冠也。案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黑縞而素紕。斯即古之縞冠。禮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宜施之於禫。今於大祥畢之。蓋從當時宜。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麻布衫、黲絹頭巾、麻鞋。等。黑縷頭巾子等。百寮齒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者饌。光祿卿引饌升。陳

沒的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黲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黲吉服。（淺黃形。紺黑施鐵。函巾子。麻鞋。否綫帶。伏準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朝祀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朔及大祭。並純吉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朝祀如常儀。）其百官黲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

文忠集拾遺卷二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鑒備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明考之甯。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遂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廉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甯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儀倖者多。罔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諸殿殿書狀增）

清河郡醫。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鎧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之。靜言其了。須有甄賞。

與李太保帖二首

千手贊檢得來帖之。蓬空。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寧。一瘥損。更加保愛。眞卿有一二藥。頗宜常服。蓬令馳納。少間。借馬奉謁。不次。二十日顏眞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閤下。

與盧倉曹帖二首

盧八倉曹足下。敍本甚是佳製耳。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悵然。珍重珍重。所欲抽書。今勒送十餘紙。望領之。忽怪弱惡也。不具不具。眞卿。盧倉曹足下。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溫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陷。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一行帖

眞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昔。但深攀仰耳。

南來帖

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猖。奈何。張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眞卿。

江外帖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劉尚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眞卿白。

草篆帖

眞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竹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稍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眞卿白。

世系譜序（建中元年七月）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蜀有泰。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梁。魏有裴。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宣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遠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卽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勤職務。攷績昭著。歷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爲榮。而以盡職爲貴。福建

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居民若是其衆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尙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刻未必皆循良乎。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顚沛。而漁奪之不厭。則歟蚋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秉皆以位高爲寬仁嘗。予獨以盡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予與寬仁交久且厚。予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册。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嘗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恆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衆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嵐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恆止竹堂。目予實信其法。故爲張侈其事。以惑沙氓。則非知予者矣。

湖州石柱記

烏程縣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鍾皇后陵　吳丹陽太守蔣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梁中書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大守邱靈鞠墓　梁司空康絢縞墓　陳五兵尙書康宗墓

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霞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

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瑛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澗　乳竇　石窗　溫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衝山　帝顓頊冢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宅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待堂　張邵邱道莊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習溪

白蘋洲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讐於吳。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見梁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歷七年。眞卿蒞刺是州。十二載。蓋臣伏法。恩命追眞卿上都。赴期首路。竟陵是詮予。以故碑顚趾。將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眞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嗚呼人方羅織。我獨平反。周來之徒。殺人以媚人。而卒亦不免。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而何嘗親密乎。行感興。俊臣慘刻吏。枘鑿不相入。當年公已矣。民到於今稱道直。

永字八法頌

側蹲鴟而堅石。勒綫縱以藏機。弩灣環而勢曲。趨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豚騰淩而遠滙。磔抑趯以遲移。

蒲塘辨

土俗所呼博淺水。蒲與敷音轉爾。南有博陽山。土人呼爲濮陽山。濮博聲訛。水北有歷下村。疑古歷陵也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開元二十六年

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闕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甥貝之國。君親是私。一本缺作補統蜀制梁。督隴莅兹。天命假易。奸臣不祗。憑陵君德。暴蔑京師。我國匡救。三方奮糾。綠巾始繫。黃龍失守。精貫天地。義伏羣醜。節著誠全。死而不朽。皇唐御歷。景命有融。賜緣故葬。懋烈昭忠。鄰有賢守。是爲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闕宮。乃建闕宮。闕宮有恤。乃建豐碑。豐碑有崩。妖孽遂止。幽明載色。戢穀無虧。享祀不忒。

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碑銘

粤以江南之地。佳麗奚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余祗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理圖。得國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眞君壇存焉。欣覩異事。求原其始。他日公餘。因命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眞。於壇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眞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姪。郭乃王之族弟也。郭不座爲王之族弟。族字疑誤。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洞中。道悅一山。問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眞君相與言曰。此山嶠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煉神丹。山下父老。聞而再拜曰。敢問眞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遽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眞人之

師．曰．吾師浮邱先生．則上昇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過焉．二眞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疾苦垂亡．往而告之．卽飛符以救之．歲時大旱．卽致霖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迎登．仙樂咽風．二眞君乃騎鸞翳鶴．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壇邑將旱．若禱壇禱之．則甘雨立應矣．故事昭然．仙蹤儼若．嗟遺史殊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其作壇中之客．林卉幽秀．別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宜．雖崇觀字．永利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指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迺云工畢矣．予微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翠洞沖天之日．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銘曰．

元牝之門．澄心發神．學則彌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眞．丹成巖谷．道應穹旻．綵雲色煥．仙樂聲勻．遐日初照．柳花正新．驂鸞披俗．與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蒸民．浮蟻世迷．好月生朔儀若靈社．永播清芬．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 大歷六年

公諱含．字宏都．琅琊臨沂人．其先出於邾顏公．子友．封於郳．是爲小邾子．爲魯附庸．居於郳邑．因以命氏．孔門達者八人．曰路、回、辛、驕、祖、噲、僕、何．亥有丁．闕．叔子．華國．秦有芝．眞．漢有肆．異．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靑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琅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爲孝悌里．生欽．字公若．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歷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葛繹貞子．生默．字靜伯．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生公．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甯中死．託夢當復生．發棺而氣息甚微．闔家營視．母妻不能無倦．公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次嫂樊氏失明．須髯蛇膽．轉求不得．忽有靑衣童子．持囊授公．乃蛇膽也．尋出戶化成靑鳥飛去．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元帝過江爲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公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公所臨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末之官．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論者欲爲王導降禮．溫嶠以問於公．公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聞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誠論少正卯盜跖惡孰深．公曰．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桑氏服焉．郭璞嘗欲爲公筮．公曰．自有性命．毋勞蓍龜．桓溫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誡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或聞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二薨．諡曰靖．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公喪在殯．而鄰家失火．髦與二弟抱柩號哭．燎焰垂至．忽爾頓絕．時人以爲孝感．事見晉書．髦字君道．少襲家業．傳於學行．儀狀嚴整．風紀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勳．西平定侯．事具約孫延之集生碑．字文和．騎都尉．襲西平侯．生崇．崇之字茂宗．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奉朝請．補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方正不合於俗．梁書云．博學有志行．齊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高祖受禪．不食．發憤慟哭而絕．

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生協．字子和．湘東王記室．梁書有傳．生之推．字介．北齊中書舍人．給事黃門侍郎．平原太守．嘗著觀我生賦云．展白下以流連．以靖侯已下．七葉墳壟．皆在故也．生思魯．愍楚．集序．思魯自作．事見本傳．入隋．生遊秦．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附司經校書．長甯王侍讀．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講論經義．臻屈服焉．高祖入關．率男師古．相時．勤禮．育德．奉迎於長春宮．授儀同．秦王記室．國史溫大雅傳云．大雅在隋．與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勤禮．字敬．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祕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校書郎．著作郎．與兄師古．相時．俱以文學爲崇賢．宏文館學士．太宗使蕭鈞讚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樓委質．終著作郎．生昭甫．字周卿．少聰穎．而善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勤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焉．爲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識之．贈華州刺史．眞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旣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二子元孫、惟貞．元孫字聿修．聰銳．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歷太子舍人．專掌令書．元宗讀之曰．孔子亞聖．魯國稱賢．論纂之妙．莫之與先．累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五子．春卿．明經．拔萃．蜀縣尉．舉茂才．偃師丞．杲卿．字昕．常山太守．祿山反．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曜卿．工草隸．五言．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尤山令．茂曾．篤行．顧好詁訓．犍爲司馬．惟貞．字叔堅．有德行詞學．尤善草隸．歷登甲科．太子文學．薛王友．累贈太子少保．事具陸據神道碑．七子．闕．疑．孝友仁讓．尤精詩傳．杭州參軍．允南．孝悌聰銳．工爲詩判．屢入高等．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爲侍郎．席建侯所賞．號左補闕．時眞卿爲殿中侍御史．正至同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侍宴詩云．謹言百人會．兄弟也諧陪．累遷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友．精曾史．有吏道．富平尉．眞長．淸直．舉明經．幼與仁和．有鹽藉．精班漢．左尉．華府兵曹．眞卿．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濟白名．闕．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兵部員外郎．以平原太守拒祿山．凡五爲侍郎．右丞．三爲尚書．四爲御史大夫．七爲刺史．二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允臧．友悌．有吏幹．制舉．縣令．宰延昌．拜監察．充郭子儀朔方衣資使．遷殿中．太子中允．江陵少尹．再兼侍御史．充荊南節度行軍司馬．公子．謙．安城太守．約．零陵太守．孫．綸．廷尉．照．散騎常侍．顯．護軍司馬．曾孫系之．鑒州刺史．延之．金紫光祿大夫．勁之．領軍司馬．根．晉安太守．元孫．希之．新安太守．師伯．僕射．師仲．中書郎．浚．吏部尚書．測．臨淮太守．與五兵尚書．微之．散騎常侍．僧度．給事中．僧超．徐州刺史．來孫．幼明．征虜記室．昆孫．積．中書郎．翻．廣州刺史．仍孫．晉．交州刺史．挺．山陽太守．雲孫．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善．隋葉令．侍讀．十代孫．昶．肖仁．令．愍楚．侍御史．遊秦．度支郎中．廉州刺史．見循．吏傳．善班漢．決疑．頤．隋汝南侯．侍讀．十一代孫．千里．工書．般．王主簿．師古．祕書監．宏文崇賢學士．相時．禮部侍郎．天冊．學士．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經史．利仁．祕書郎．有意．汭州刺史．博古．博學．延陵丞．十二代孫．中和．滁州刺史．揚庭．壽王侍讀．光庭．博學．注後漢書．涉令．崇庭．職方郎中．吉

州刺史、欣期、著作郎、益期、詳正學士、敬仲、仁孝、吏部郎中、平昌男、康成、進士、太子舍人、崇文館學士、希莊、進士、微、衡、和州刺史、日損、應制高第、大理尉、嵩、賓、少有俊才、十三代孫大智、并州錄事參軍、陞朝、進士、拔萃、河北尉、匡朝、工五言、朐山令、元淑、鄴縣尉、景、鑑、并校書郎、同、賓、明經、昇、庠、有詞學、富陽令、非、敏、有德行、明經、晉、武功尉、知微、制舉、伊闕丞、十四代孫溫之、有志行、舉方正、司門郎中、徵之、濬之、並明經、晃、有清節、饒陽司士、抱、范縣尉、允濟、好屬文、檢、亥尉、振、高陵丞、搢、撥、挺、據、揆、撰、并明經、挺、有詞理、萬年尉、式、宜、清、悠、進士、殿中侍御史、茂、齊、淳、謹、淡州司法、舒、俊才、制舉、長安尉、說、明經、有才器、渭南丞、順、孝悌、進士、泌、事、勝、進士、左補闕、怡、好爲詩、渾、博涉有文、太子通事舍人、方、嶠、進士、宮門丞、十五代孫逸、好文、武、康、令、鱗、長安尉、廣成、衛軍泉、明、孝義、佐、友、開士門、彭州司馬、季明、子幹、翽、沛、頵、及外甥沈盈、盧逖、藏山、反、死難、並附五品官、闕、孜、敏、通、義令、觀、絳州參軍、顧闕一字、西令、慈明、都水、穎、河南府功曹、校書郎、頵、孝明、經、大理司直、頔、奉禮郎、頎、江陵、頲、河中、顗、鳳翔參軍、頡、當陽主簿、顧、千牛、頂、武功丞、頫頫碩之誤是、工隸書、太子洗馬、碩、頫、並京兆參軍、翙、峴、頭頭已見前是頭之誤、當顥、須、頻、類、舍枝、並未仕、通明、項城尉、韶、有才氣、工詩、策進士、濮陽尉、明、華陽尉、啓、溫、江尉、碧、華陰尉、亞、郎、守道不仕、其餘枝派繁衍、不可具載、於戲、吾祖以志行純粹、感通神明、貽謀子孫、奕葉無改、其後忠義孝悌、文學才業、布在青史、粲然可知、非夫德盛流光、何能若是、眞卿小子、慨不克荷、昭自撫州代到、修展舊山、雖碑版沈淪、而印封儼在、敢揭不朽之烈、庶竭罔極之思、銘曰、

德在朏、義在胄、孝通神、明被古、凡七葉、非自下、本支分、源流溥、世忠義、疊規矩、磐繁盛、炳龍虎、文雅煥、舉鄒魯、隸才明、振區宇、亘今昔、難悉數、暨末孫、顓下武、揭耿光、獨無取、豐碑立、百世覩、

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乾元二年

君諱勤禮、字敬、琅琊臨沂人、高祖諱見遠、齊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不食數日、一慟而絕、事見梁齊周書、曾祖諱協、梁湘東王記室參軍、文學有傳、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始自南入北、今爲京兆長安人、父諱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仕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與沛國劉臻辯論經義、臻屢屈焉、學者黃門傳集序君自作、後加踰帳將軍、太宗爲秦王、精選僚屬、拜記室參軍、加儀同、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英童集呼顏郎是也、更唱和者二十餘首、溫大雅傳云、初君在隋、與大雅俱仕東宮、弟愍楚與彥博同直內史省、愍楚弟遊秦與彥將俱典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事具國史、君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祕閣司經史緄多所刊定、義寧元年十一月、從太宗平京城、授朝散大夫、勳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武德中授右領左右府鎧曹參軍、九年十一月、授輕車都尉、兼直祕書省、貞觀三年六月、兼行雍州參軍事、六年七月授佐郎、七年六月授詹事主簿、轉太子內直監、加崇賢館學士、宮廢、出補蔣王文學、宏文館學士、永徽元年三月、制曰、君學藝優敏、宜加獎擢、拜陳王屬、學士如故、遷曹王友、無何拜祕書省著作郎、君與兄祕書監師古、禮部侍郎相時齊名、監與君同時爲崇賢宏文館學士、禮部爲天策府學士、弟太子通事舍人育德、又奉令於司經局校定經史、太宗嘗圖畫崇賢諸文學士、命祕監爲讚、以君祕監兄弟、不宜相褒述、乃命

中書舍人蕭鈞特讚君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樓委質、當代榮之、六年以後、夫人兄中書令柳奭親累、貶夔州都督府長史、顯慶六年加上護軍、君安時處順、恬無慍色、不幸遇疾、傾逝於府之官舍、旣而歸窆於京城東南萬年縣甯安鄉之鳳栖原、先夫人陳郡殷氏、泉柳夫人同合祔焉、禮也、七子、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事具眞卿所撰神道碑、敬仲、吏部郎中、事具劉子元神道碑、殆庶無恤、辟非、少連、務滋、皆有學行、以柳令外甥不得仕進、孫元孫、舉進士、考功員外劉奇特標榜之、名動海內、從調以書判入高等者三、累遷太子舍人、屬元宗監國、專掌令、爲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惟貞、頻以書判入高等、歷畿赤尉丞、太子文學、薛王友、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德業具陸據神道碑、會宗、襄州參軍、孝友、楚州司馬、澄、左衛翊衛、潤、偶、儀、浩、城尉、曾孫春卿、工詞翰、有風義、明經拔萃、犀浦蜀三縣尉、故相國蘇頲舉茂才、又爲張敬宗劍南節度判官、偃師丞、杲卿、忠烈有清識吏幹、累遷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殺逆賊安祿山將李欽湊、開土門、擒其心手何千年、高邈、遷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守陷賊、東京遇害、楚毒參下、詈言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詩、善草隸、十六以詞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允山令、茂曾、納言、敏行、頗工篆籀、爲司馬、闕疑、仁孝善詩、春秋、杭州參軍、允南、工詩、人皆諷誦之、善草隸、書判頻入等第、歷左補闕、殿中侍御史、三爲郎官、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厚有吏材、富平尉、眞長、耿介、舉明經、幼輿、敦雅有藉、通班漢書、左清道率府兵曹、眞卿、舉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黜陟使王鉷以清白名聞、七爲憲官、九爲省官、荐爲節度採訪觀察使、尊郡公、允臧、敦實有吏能、舉縣令、宰延昌、四爲御史、充太尉郭子儀判官、江陵少尹、荊南行軍司馬、長卿、晉卿、邠充、國紀多無祿早世、卿、倩、偶、佖、倫、並爲武官、元孫紘、通義尉、沒於蠻、身明、孝義有吏道、又開土門、佐其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翹、泉明、男誕及君外曾孫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俱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頗、並早夭、穎、好五言、校書郎頵見華周碑云顧當是頵之誤類好五言書校書、頵、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充張萬頃、嶺南節度判官、頭、鳳翔參軍、頗、通悟、頤、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闕一王字上、並不幸短命、通明、好屬文、項城尉、翽、溫江丞、覿、絳州參軍、觀、醴亭尉、頲、仁和有政理、蓬州長史、慈明、仁順幹蠱、都水使者、穎、介直、河南府法曹、頎、奉禮郎、頎、江陵參軍、頡、當陽主簿、頲、河中參軍、項、衛尉主簿、頗、左千牛、顧、類、並京兆參軍、頫、須、頻、並童稚未仕、自黃門御正至君父叔兄弟、眾子姪、揚庭、登期、昭甫、強學、十三人四世爲學士侍讀、事見柳芳續卓絕殷寅著姓略、少監、少保、以德行詞翰爲天下所推、春卿、杲卿、曜卿、允南、而下、息君之羣從、光庭、千里、康成、希莊、日損、隱朝、匡朝、昇、庠、非、敏、鄴、幾、元淑、敏、溫之、舒、說、順、勝、怡、渾、允濟、挺、式、宜、韶、策、多以名德著述、學業文翰、交映儒林、故當代謂之學家、非夫君之積德累仁、貽謀有則、何以流光末裔、錫美盛時、小子眞卿、聿修是忝、學孩集蓼、不及過庭之訓、晚暮論譔、莫追長老之口、故君之德美、多恨闕遺、銘曰、銘闕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乾元二年正月

公諱杲卿、字昕、京兆長安人也、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之來孫、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府記室

參軍、諱思魯之元孫、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贈鄧州刺史、諱勤禮之曾孫、高宗晉邸侍讀、贈王屬、贈華州刺史、諱昭甫之孫、濠州刺史、贈祕書監、諱元孫之第二子也、公方正精敏、有濟識、周旋有則、進止閑詳、起家江州司法、轉遂州、嘗爲刺史所責、公守正不爲之屈、時人稱之、遷鄭州司兵、開元與兄春卿、弟曜卿、從父弟允南、俱從調吏部、皆以書判超等、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翰林拭目焉、擢授魏郡錄事參軍、當官正色、舉動無所迴避、採訪使張守珪、以清白聞、遷范陽郡戶曹、安祿山雅聞其名、奏爲營田判官、光祿太常二寺丞、又請爲節度判官、兼攝常山郡太守、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至藁城、公與長史袁履謙同謁、乃矯授公紫、履謙緋、因令崇州刺史李欽湊、以兵七千人守土門、公能歸、途中指章服、履謙曰、與公受他此色如何、履謙亦感激之士、遂與公定謀翻之、恐事洩、潛使男安平尉泉明、往來計議、又使西通王承業、北結賈循、循敗族滅、屬祿山使其心手高邈往范陽、公使姪壻葉城尉崔安石、密伺其歸、以聞之、冬十二月二十日、以私號召、欽湊未至、會祿山害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傳首脅並海諸郡、前二日、眞卿以平原太守斬其使、令外甥盧逖、以賜祿山敕、送於饒陽常山、後二日、逖至、公悲喜不自勝、猶未敢宣示、其夕欽湊至、公俾參軍李峻、馮虔、鑒齋尉李栖默、暴士人翟進玉、縛於城南門、密令驛長蔡行儀、醉以酒而斬之、履謙入告、公與相持而泣、喜其事之集也、遂使峻、栖默、開土門、又斬其副使潘惟愼、是夜高邈迴宿浦城、公命馮虔、翟進玉、崔安石、馳捕逖、繫其尉而縛之、虔領赴郡、俄頃逖泉驛候騎報何于年、發趙郡、安石以進玉馳驛而擒之、如高邈、遂給以榮王琬、哥舒翰、官軍二十萬、入土門、告於列郡、遂使郭仲邕詐爲先鋒、以中官傾御騎六十、徇以南諸郡、於是趙郡殺賊刺史馬遙貞、鉅鹿殺劉怪、廣平殺郭子昂、曲州殺清河太守崔審交、皆以其首至、先是眞卿守平原、而饒陽前聞景城、樂安、博平、清河、七郡、皆相與拒賊、至是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鉅鹿、廣平、魏、趙、鄴、與常山十郡、皆卻爲國家守、乃使張通幽以兄通儲相賊、乞隨泉明以自雪、至太原、與尹王承業同惡、竊爲己功、留泉明等不遣、承業從弟隨中官入奏、皆蒙超奬、拜公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追赴京、以履謙爲太守、深爲司馬、泉明爲左金吾兵曹、制書未至、春正月、賊使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寇諸郡、思明既來攻、六日城陷、糧井皆竭、遂爲賊所陷、男季明、外甥盧逖、皆遇賊、遂以公履謙至東京、祿山讓公曰、我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明受恩寵、乃敢悖逆、吾寧負汝、豈負本朝乎、臊羯胡狗、何不速殺我、乃繫公於天津橋南柱、令割肉以自噉、公詬詈不已、遂鉤以斷舌、問更敢爾否、公猶盛氣、含胡以應之、還被支解而終、親者旆心焉、楊國忠受通幽詭說、賈深又不證明、竟不蒙恤、問、乾元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肅宗乃追贈太子太保、子姪爲賊所害者八人、孫誕、姪翊、（翊當從家廟勤禮二碑作翊、案翊之孫、從言旁名誕、其姪不應亦從目旁、蓋案歸好有名魏、趙翊、翊者、其名從羽旁也）先賢於賊、皆被鋸殺、至是贈季明、翊、左右贊善、誕、義王諮議、姪子幹、都水使者、沛尚食奉御、頗、洗馬、遂、鄭王友、從父甥博野尉（遂上脫盧字）沈、並大理正、封夫人崔氏、清河郡太夫人、授泉明、鄩縣令、男威明、太僕丞、姪男翼、虞州司馬、孫証、左內倉曹、訊、兵曹、證、公忠節、從父弟國子司業允南、洎眞卿、褒謝、蒙批答曰、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所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援

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者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節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盛烈既冠於當時、寵名宜及於泉壤、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哀其髮、收謁元宗、俄見夢云、與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懸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發箱跳而前、夫人方驚信之、明年春正月、葬於京城鳳棲原先塋西北、禮也、昔七代祖中丞府君、「絕於梁武、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抗節於隋文、而公精貫白日、義形宗社、今又繼之、爲不隕矣、嗚呼、公與眞卿、偕陷賊壘、懸隔千里、棄義莫由、天難忱斯、小子不死、而公死、痛矣哉、銘曰、

太保烈烈、抗姦忠節、殉國義形、見危身殺、元宗杖信、售詐凶羯、鴟梟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查閉、大下塞心、王旅若餐、蟲豕十萬、萃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逐、士門披抉、人知効忠、國用不蝕、忽諸三座、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滅、身縣鋒刃、口冒不絕、先聖感忠、保儲贈揭、刻諸金石、思表墓碣、遠莫致之、留斯江澨、日月有既、徽猷無缺、

文忠集拾遺卷三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寶應元年）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爲伯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郎選、糊名考判入高第、授鶉觚尉、後與從父兄春卿、杲卿、曜卿、調集、皆爲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尋授右武衛兵曹、二十六年、丁內憂、以毀聞、服闋、轉右領軍錄事參軍、與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寫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歎、曰、古人之作、尋爲同昇、江南經略判官、遷大理評事、從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左補闕、元宗嘗撰華嶽碑、并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眞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眞卿、王鉷、法服於含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觀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皆蓋陪、與諫議大夫鄭審、郎中郗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聲絕佳對、人人稱說之、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移河東司戶、京兆士曹、十五年、長安陷、與駕幸蜀、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揆、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丞田良印、爲哥舒翰行軍司馬、既敗、猶自振矜、因誦衰云、翰已行師、未當挫衂、蓋緣運數潛迫、人神同棄、職之人故、匪翰之由、衆皆默然、君獨抗聲叱之、

曰。公何得尙爲賊說微辭乎。恒等因欲毆擊。魏仲舉與之同罪。遂詞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恩詔召拜尙書屯田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司勳郎中。其卿至自河北。元宗給君驛至鳳翔。令相見。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其卿以尙書兼大夫。弟允臧又爲殿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代無比。時人欽羨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進國子司業。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其卿自利州臺召至上都。君遇疾已革。圓而泣曰。吾忍得見汝。因哽咽不自勝。其十日。傾逝於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明日庚申。葬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祔也。二子穎、頻。皆好爲五言詩。其卿使頻奏事彭原。上文章。蒙擢校書郎。早卒。穎簡直潔己。以左衛兵曹選爲侍郎。崔器所賞。累授河南府士曹。嘻。君幼而聰明。長而美秀。仁恕形於造次。精識冠於當時。善與人交。篤於僚友。故父執侍郎寇公泚。相國陸公象先。尙書韋陟。陸公據。雖重君才名。相見未嘗不移日也。相國房琯。尙書韋陟。張倚。皆篤忘年之契。河南陸據。彭城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特敦莫逆之歡。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累盡常僚之好。非夫親仁誠物。泛愛虛己。則何以臻而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歷鵠。初其卿少年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歟。其惻隱者如此。其卿終身志之。於戲。以君之才之美、之德之義、方當翼亮盛時。儀型宗國。遺之祝喪。頓我遠圖。悲乎痛哉。其卿被而不天。太夫人蘭陵郡太夫人殷氏。親自撫育。實賴慈訓。粗致有成。至若發蒙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非仁兄之規誨。曷暨所蒙。且有師訓之資。豈推孔懷之戚。布實金石。未究萬分。銘曰。

莊嶽餘潭。淸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維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怡。淸識冰澈。韶儀玉溫。司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識。精詳政源。爰初發跡。屢振瑤琨。尉邑何陋。許廷不冤。褒衣補闕。紬服榮敦。神州列掾。會府掌屯。司勳王封。迴薄飛騫。乃佐教胄。載光儒門。未登鼎鼐。奄謝鴻鶱。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花萼。上潔晨飧。徽君教誨。曷忠拯援。今旣絕矣。哀摧忍言。何以寘懷。勒銘弗諼。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和政公主神道碑銘　廣德二年八月

詩美下降。傳書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落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樂紀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古之所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照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於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三女。帝女之崇。於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妹也。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今珪宮遊宦錫中。使道士何規占之。懸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於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於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慧。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孌發於天姿。肅雍形於鑒寐。奉今上以悌道。事韋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績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旣望。封和政公主。降

於河東柳潭。旣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蘄州刺史懷柔之曾孫。駙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讓。爵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胄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入門第一。選尙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旣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卑躬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皆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伯姒宏農楊氏太華姊。務華采。公主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六參朝天旅進。嫣然班齒之內。迴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屬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甯國公主。霜嫠屏居。謹戒詐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獨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甯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饘饘之事。竭力供侍。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綢繆。且云亡。以孤見託。焉鬼之役無噍類焉。咸其一言。悉力禁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於己子。雖其密親肉。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臨假將迎。唯恐不至。料邀蘼屬。撫循惇發。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飮食。等無有差。恆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祠祀蒸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豈室之奠。豈無婢使。式燕孫謀。委性純儉。不以范成先聖休之寶。書詩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册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錄奇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閶闔。臨親誅討。駙馬率領家僮。折衝張義。章等斷於門中。公主及甯國。彀弓遂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詰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爲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凶寇如振槁。勞旋方及。胥蘇其空。公主貿遷有無。錙銖則屢中。贏幾而數逾千萬。儲不給。悉界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嘉留。衆皆送侍主獨附奉。不已於旁。帝有問疊。而韶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章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遂定。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辭。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潛賚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旣宅毫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勤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旣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尉處諸將方興。載澀贖貨以給。主有力焉。上之在陝。葵主匱乏。乃命中使厭救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必肅給。主以國用空竭。遜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賚戰士。其能發蓍智國經。唯請名香數斤。賦於佛寺。爲主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繼而至者。藍縷羸饑。負餘次竭其囊。斧親自贍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喬於頓於傳從。舉皆頻起。奄諱驛亭。嗚呼而慟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人之死。雖他至今猶在。輔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數四。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辱。雅好耕耨。駙馬裳衣。必親裁紩。爰及子女。罔衣綺紈。縫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蠶迪檢押。廣德二載春二月。歸於上都。諸主尙會議。際夫薦。覩其親族多驕。周旋咸以爲時經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闕必不悅。諸主

懸然.兢崇討習.議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闔邊候不讓.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圜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人言之.駙馬請間.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輦子.亟至疑殿.乃悉索關道.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具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悟惕.不能弭忘.時屬炎暍.熱疾有加.聖情疑軫.起坐失次.天路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於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悽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遊漣孔懷.如失於臂.曰.余此妹.國之鴻寶.方期□云如何瘗.祝降時災.天實爲之.胡甯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搢腷.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亂或毀.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獲永絕.哺以滋旨.嗌而莫就.其爲酷痛.曷愈於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撫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幘覩.主之窆也.蹐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飫.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窆.取馬先殉.捐館之夕.見夢別墅.乘之周歷.偏勞懸遺.俾屏不逮.田客僕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勞歸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於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於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眞宗.故於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勸者.則心有慚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有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撫我以道.服擧我於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儀足矣.予若不諱.我若沒身未亡.邈捕塋隴.出入絕參.奉君周旋.噓嘻.於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

日甲申.歸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肇.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晟子三女等.虔從公主於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於戲.風詠歌衣.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上下.忠以導躬.備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縣古.孰與我京.昔馬遂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於舊史.少識前載.歷考長代.跋彼疑之籍.未有如公主者焉.雖盛則家風.每揖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

機奏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於柳.猗那自久.金石著明.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祿攸歸.和樂旣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征推邦命.一人痛毒.九有遊詠.紹葬於河.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永泰元年）

君諱元孫.字聿修.京兆長安人.高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曾祖諱思魯.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記室.祖諱勤禮.著作郎.崇賢宏文兩館學士.父諱昭甫.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俱以德業才名.相望史册.君即華州之元子.少孤.養於舅殷仲容家.身長六尺二寸.聰銳絕倫.工詞賦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雍府法曹.長史李孝逸.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

試安石榴賦.君默紹少頃.郎中騁而從之.君援翰立就.不加點竄.孝逸大驚.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屣登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擧進士.素未習尙書.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擧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原本闕）屈從常第.從渙悚怍.由是名動天下.解褐鼓城主簿.歷登封尉.與弟附太子少保.諱惟貞.府君調選.屢以高等.同登甲科.相代爲長安尉.翰林偉之.前是老吏.好以婚田之不決者.試新上官.君悉操階上.研墨汁數（原本闕）操判凡百餘道.不終夕而畢.縣令隴西李綰.才學士也.觀（原本闕）駭.命小吏分守寫之.而滋不給.朝廷發歎.遷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元宗監國.獨掌令諾.當時以爲綸言之最.嘗有命召.或以次進.（原本闕）今日非也.聞公幾長舍人來.遂御小殿.賜食.因出諸家書跡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爲寡人定其眞僞.君分別以進上.元宗大悅.因賜藤牋銀墨衣服等物.皆和遊苑詩.御札八分批答云.孔門入室.弈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君一覽無遺.兼該故實.韋安石以宰相兼庶子特相禮重.官務一以諮君.事頗塡委.從怨至.（原本闕）以詞直用事.命坊官同遊石甕寺.駐焉.諸君有忌前者曰.顏舍人必不行.已而君辭以遲.曰.果爾.何爲妄請.君默然.元宗登極.同列皆選中書舍人.君讓范陽盧備.俄爲權要所擠.出爲潤州長史.遷滁州刺史.按察使王志愔.以清白名聞.拜沂州.志愔娶於顏餘慶.以男求婚.君拒之.遂誣奏.請降階秩祿.其初君與執事者.因（原闕四字）一官有忤.至是憾焉.遂黜歸田里.君屛私第.嗷然無悶者十年.與陳郡殷踐猷.上谷寇泚.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友善.相見未嘗不擧杯.起爲濠州刺史.累加朝議大夫.上柱國.中書令張嘉貞.深相器重.方引知制誥（原本闕）右職.屢謂相不行.代到.風疾停家.

開元二十年秋七月.才生明.薨於絳州翼城縣丞之官舍.隨子春卿任也.明年.葬於東京鷂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異穴而墉權也.文集三十卷.著干祿字書一卷.並行於世.績祖父涉令光庭.注後漢書.常山之陷也.沒焉.廣德二年春三月二十有二日.制曰.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爲文.淸白著於家風.問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愛洽謠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儲官.揚其盛烈.可贈祕書監.眞卿表謝.今上批答云.卿之先伯.當代詞宗.道蘊國經.行推人表.上宏祖德.下獎門閥.鄰國不亡.臧氏有後.雖雲雨之澤.自葉流根.然訓誨之方.因父見子.永惟盛烈.式寵代官.不朽者名.斯爲極矣.嗚呼.君有五子.皆有才名.春卿聰銳無比.早擢詞賦.尤工表檄.倜儻有吏能.急人之急.明經拔萃.歷蜀縣尉.長史蘇頲擧茂才異等.未試.充張敬忠節度判官.轉翼城丞.與弟杲卿、曜卿、從父弟允南、調選.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授偃師縣丞.杲卿忠烈方正.精敏有識.累至魏州錄事參軍.淸白名聞.充安祿山營田及度支判官.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誅其土門.使.及（原本闕）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陷.詬詈爲賊所害.乾元中.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介直.以信稱.勤學.好屬文.工草隸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每選集.必爲主司所賞.擢歷城丞.淄川司馬.旭卿美姿儀.善草書.允山令.茂曾仁恕和厚.口無擇言.頗屬文詞.留心詁訓.嘉陵司馬.孫紘.少好雜書.疎財重義.方義尉.鮮于仲通節度劍南.引爲判

官。同征閣羅鳳詔於鄧。泉明頴悟。孝義。果銳。嫓於吏道。安平尉。父敬保（父敬保字疑是太保之誤果歸贈太子太保故云）將闕七門。使與長史袁履謙往來謀議。授左金吾兵曹。尋爲賊所執。舉家見陷。泉明於河北乞求贖先姑女而後己子。行路哀之。東京收復。泣血求父屍。獲焉。時人以爲孝感所致。拜郫令。有能名。爲崔光遠所擠。終彭州司馬。威明太僕丞。邛州司馬。季明惇敏有容止。與君外孫盧逖。同爲賊所害。贈左贊善。渚、勸學好屬文。早卒。子幹。剛銳強力。公劉府果毅。弟沛。同遇賊害。贈都水使者。沛、尚食奉御。翽、入道。翊（翊當從家廟勸禮翊作翌果翽之姪）也。二與泉明子誕。同質於祿山。皆被鋸殺。贈贊善。誕、襄王諮議。翹、通義令。覬、汝州參軍。靚、嶺亭尉。翊、觀。末仕。曾孫莊、右內倉曹。諷、兵曹。詔、彭王參軍。皆承謀翼。不敢失墜。爲君德盛才茂。行周業廣。文可以經國。道可以致君。而坎壈盛明。不登弼亮。其時歟。其命歟。眞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異。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誥筆告哀。不申萬一。銘曰。

琅琊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補主。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林珪璋。文彪龍虎。高標天府。儀耀區寓。前藏（原本闕）千宵敵觀王畿。就列赤縣。斯儷杖華。交輝瀛翰。如雨洛陽。毗武著作。布武載筆。龍樓。（闕一字）一光龜組。元宗異（闕一字）。一發偽伍。不入掖垣。翻飛江湄。淮沂其父。典憲斯侮。望閒爰歸。優游不吐。名公盧左。遂上爰撫方侯。同昇遐邈。多詁。一麾屢黜。百贈奚補。翼子多方。教忠則臓。吁嗟太保。爲國干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梟恩自葉。超贈秘府。存沒哀榮。幽明赫弈。眞卿追痛。銜恤號泝。牽援銘功。恨非觀縷。

朝請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荊南行軍司馬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大曆四年四月）

君諱允臧。字季常。京兆長安人。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八子也。孝悌惇敏。有才幹局力。所居以吏道稱。解褐太康尉。太守張倚。採訪使韋陟。皆器其親嚴。與之均禮。天寶十載。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君悉心致理。遠者悅而邇者安。採訪判官賈至王倫。言於使。請白名聞。會安祿山反。遂止。潼關陷。太守李揖。計未有所出。君勸投靈武。至宵朝。與同羅招六蕃府。絕不得通肅宗。聞君誠。至德初。追赴彭原行在所。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遂承任使。推勁不避強禦。中官邢延恩等。皆得罪焉。尋充朔方兵健衣資使。郭公子儀請爲判官。淸渠之衂也。賊兵四合。矢下如雨。君挺劍躍馬奔之。得出自武功。知縣御史及吏人無敢住。是君徐坐示暇於大逵。然後少有至者。因令具頓。以候令上。上大嘉嘆。引之同食。河東人郭俊。邢詔翻城歸順。郭公俾君先入郡以安撫之。郭公旣至。軍郡之事。一以咨君。隨方決遣。無不欣愜。有郡人咨爲賊將崔乾祐判官。郭公欲加刑。君傾證左右以入救。遂貰之。二年秋八月。遷殿中侍御史。眞卿表謝。肅宗批答曰。卿是季連。擢才發並振。俱守寒松之操。允執後彫之心。久冒艱危。大知難危。委以憲臺之長。克申白簡之威。嚴弟之遷。亦爲官擇。宜相勸勉。各樹能名。嘗代崇之京城牧。與崔韓衛命宣撫。都人大悅。出爲櫟陽令。錄事有奸犯者。君立榜殺之。豪強震恐。一縣屏息。遷侍御史。以當爲郎。以兄在南省。君遂揖讓。轉大理正。用法精詳。或以賄財執事而妄訴者。卿丞莫能止。君獨召訊詰責。立服。衆皆爲君危之。寶應中。復拜侍御史。兼太子中允。廣德三年。冬十月。拜江陵少尹。又兼侍御史。荊南行軍司馬。君淸正卓立。特爲軍州所敬。旣而代到。屢詔欲入。未得行。大曆三年冬

十一月五日乙亥。奄忽感風疾。終於私第。春秋五十九。其兄眞卿。聞喪哀慟。誰去手足。乃命姪男前武功丞頎。於其妻韋氏。其孤前京兆參軍頵。暴、額、禺等。以明年夏四月壬戌。歸祔君於上都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禮也。嗚呼。君委質環博。襟靈沈粹。心根德義。躬服孝仁。理以居家。果於從政。與人深一定之分。臨事多獨見之明。歷佐戎旃。必聞忠益。六登憲府。皆推直諒。信可謂朝之正人。儒之君子。未申殿邦之用。遽齎人冥之恨。知與不知。孰不嗟悼。眞卿聲深鴒詰。門祚衰陵。同生之人。零落皆盡。唯形與影。相視不足。豈圖不造。永訣於斯。長號立銘。泣盡繼血。其辭曰。

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悌睦。禮用和貴。蚍蜉美言。嶽嶽高礙。行絕枝葉。心無顚讒。經德秉彝。拔萃出類。環衞入侍。桑梓作尉。泛愛與人。檢莊莅事。一作象雷六爲天吏。豪右宜威。憲臺增氣。華公盧左。天子思媚。守拙讓郎。得仁奚媿。司刑棘寺。理法昭著。儲闈載升。亞尹斯位。七德繁理。萬人攸賴。黃髮未登。靑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云諱。國失重寶。家摧歷悴。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反葬何所。先塋之次。濱水東流。終峯北峙。勒銘金石。威烈無墜。

左衞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大曆四年四月）

君諱幼輿。字令軌。京兆長安人。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六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粲焉。孝悌仁和。精詳禮法。博涉史記漢書。盡究其義理。起家右士齊郎。調補汝南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聞修潔。紀綱吏人。罔非畏若。太守趙國公王琚。器君才名。待以殊

禮。縣之庶務。悉以見咨。家素清貧。從母之孀養者。宗族之惸單者。皆仰給焉。君悉心奉養。情禮彌篤。哥舒之攻石堡城。請君隨軍。拜左衞率府兵曹參軍。恩敕賜緋魚袋。不幸以天寶九載秋七月旬有三日遘疾而終。春秋四十八。卽以其月窆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西北。禮也。夫人陳郡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之兄子。充曹州司法。麗正殿學士踐猷之元女。高士永寧尉寅之女弟。高士壽安尉亮之家姑也。我伯舅聰明純粹。博學稽古。相國陸象先。祕書監賀知章。暨我世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友善。呼爲五總龜。千年而五總。問無不知也。太夫人以君四世殿之自出。（原本闕）失其新命。君娶之。既而遂焉。成先志也。夫人令風孤映。當世。以廣德二年。（廣德止二年。本作三年誤）冬十月二十一日。棄牀帳於江陵。仲子鳳翔參軍頵。暴季子頓。不幸早天。大曆四年夏四月壬戌。季弟眞卿。命君孟子前武功丞頎。叔子左千牛願。度遠日而合祔焉。嗚呼。君以全德之姿。丁休明之運。宜其振翼層漢。濯鱗淸流。而位不華才。德淪於天。吁足慟也。諡之何哉。銘曰。

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溫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唯德是揆。人倫領袖。宗廟簋簠。似服典常。顯精文史。汾睢歲事。新息入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從母。必窮珍旨。綏族紀宗。哀居成喜。哥舒授律。石堡俟命。我翊戎。澗章斯被。飄淚未逝。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矣。安放安仰。嗣徽昭美。合葬旣遂。從周有斐。于嗟穹東。不獲躬觀。寫恨立銘。告哀千祀。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碣銘

君諱眞定。琅琊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孫。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孫。著作郎宏文

崇賢學士勳禮府君之孫，皇曹王侍讀贈蓨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錢塘丞殷展直之妻也。聰慧明達，發乎天性，孝仁敬謹，迥出人表，精究圖史，博通禮經，罔無不知，德無不備，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儀，其移天也，六姻賴其任恤，天后嘗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遑顧復，二弟曰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藐焉始孩，頃隔怙恃，君躬自誨喜，教之詩書，悉擅大名，皆君力也，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府君，爲酷吏所誣，君率二妹宜芳令裴安期妻，司業岑獻妻，割耳訴寃，因獲減死，及誕男成巳，而左耳缺焉，君有三子，長曰武康丞嘉紹，尤工小篆，爲寸字兼白，勁利絕倫，紹子壻郎中柳芳，今之良史，芳子太樂令冕，幼立盛名，次曰處士齊望，有成人之姿，幼曰晉州長史成巳，雅善填書，兼綜才藝，鳴謙勇退，不登清秩，每與文士族祖濬武、平一、呂因、李嶠、陳齊卿、族貞斤朝、內弟曜卿、尤南、姨弟劉瑾、族弟寅、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六女，長適李氏，生安陸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淑，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燕學士，國爲當代之冠，次適顏昭粹，粹女適司勳郎，國才器爲海內，國楊欽生灌，季淮，幼適我兄闕疑，仁親友悌，有國度，爲尼威殊，國慧明，及女聘，眞卿，流離時，特蒙君教，言辭音韻，國，延詩王孫賦，福氏飛龍篇，江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開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有五日，以隨牒終於成巳尉氏尉之公館，享年八十四，粤以明年春正月，合祔於東京萬安山之王寶原，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可以升博士，法度可以律母師，雖偕老不俱，無石崩魚軒之貴，而長筵律度，多鏘鳳乘龍之歎，於足云也，其辭不敏，夙承誨誘，追深仁而莫逮，謀不朽其鹿蕘，銘曰：

於惟我姑，德盛才傑，受深倫育，耳割寃蘇，惠及疎賤，仁涵朽枯，子孫宴喜，龍鳳相趨，教我音辭，王孫五都，期國未究，人世俄殊，刻石墳阿，聲流八區。

橫山廟碑

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歡前道，形如白馬。

水亭詠風聯句

清風何處起，拂檻復縈洲。（漢功清）回入飄華幕，輕來疊晚流。（楊慈）桃竹今已展，羽翼且從收。（楊凝）輕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左輔元）直上青蘋末，偏隨白浪頭。（陸士修）山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鮑溶）鳴樹蟬爭噪，開簾客罷愁。（鮑溶）度弦方解慍，臨水已迎秋。（孔巢父）涼爲開襟至，清因作頌留。（清盡）周遊隨遠夢，騷屑滿離憂。（耿湋）豈獨銷煩暑，偏能入遇槽。（荀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陸渙）

溪館聽蟬聯句

高樹多涼吹，疎蟬足斷聲。（楊慈）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楊凝）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楊巽）危蟬和不假，繁管學難成。（陸羽）當歌附金重，無貪燭火明。（孔巢父）青松四面落，白髮一重生。（耿湋）向夕音彌厲，迎風翼更輕。（荀）單嘶出迴樹，餘響思空城。（裴功潛）嘒嘒松間坐，蕭蕭竹裏聲。（伯成）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清盡）

斷句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李奉使帖後）

逸文存目

勸滎陽鄭延祚停母喪三年不葬疏

奏金吾將軍李延素召善客內宴引鞫仗不報疏

薦安陵處士張鎬疏

奏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狀疏

奏安祿山反范陽至洛陽疏

招河北太守賀蘭進明討賊書

上靈武蠟丸疏

再上蠟丸疏

論宰相元載奸狀疏

上所著翰海銳源表

上選舉利害事宜疏

右見殷亮撰行狀

乞致仕第一疏

乞致仕第二疏

乞致仕第三疏

右見舊唐書德宗紀

請修東都太廟祔主疏

右見舊書唐志禮志云，貞觀六年，吏部郎中鄭亞等議修廟主，與盧中元年禮儀使顏眞卿所奏略同。

遺表

自祭文

自爲墓誌銘

右見新唐書本傳

梓材賦

右見留元剛撰年譜（公二十六歲試進士時作）

文殊師利菩薩碑

右見公書文殊帖（曾鞏然有題立此碑詩）

江州廬亭記

右見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臨川自沈碑

右見沈顏碑碑記
湖州射堂記
和州刺史張敬因碑
右見集古錄
工部尚書郭虛己碑
富平尉顏喬卿碑
大斌令殷璠碑
顏默碑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慈恩寺常住莊地記
右見金石錄
元宗貴妃盧氏墓誌銘
華州刺史顏顯甫碑
右見寶刻叢編
撫州刺史張景倩清德頌
福林寺智者禪師畫像讚
廣德軍橫山廟碑
撫州元子哲遺愛碑
右見輿地碑目
題大壟慈寺盧稜伽畫壁
右見益州金石記
元武湖記
旌儒廟碑
東莞臧氏故宅碑
右見古今石刻碑目
魯郡太守張府君碑
右見古今碑錄
與柳冕帖
右見梁溪集
逸詩存目

庫詩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公二十六歲試進士賦此
過皎然郭中山寺　同王員外個宿皎然寺　同袁侍御高皎然上人登杼山上峯　同李侍御導皎然上人游法華寺　修禊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開元寺經藏院立文殊師利菩薩碑　同袁侍御高駱駝橋翫月　九日登水樓　修禊海畢州中重宴　同皇甫侍西亭重會諸海諸生　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　清明日同皎然游因送崔主簿存　餞宣論蕭常侍穎士　修禊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泛舟送皇甫侍郎曾　送李侍御寫　觀元真子漁父詞　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元真了孤志和也　落元真子舴艋舟歌　清風樓送吳線師鶴歸林屋洞　晦日同皎然集白蘋洲以上諸詩皆公在湖洲作皆皎然集皆有和作　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公與陸羽顏徐王商李成矩共和張志和遊梁在溧水縣　和元真子漁父詞公與陸羽顏徐王商李成矩共和張志和遊共二十五首今惟志和詞存見顏仙傳　送挺賢上人歸翠微寺見盧綸詩目

文忠集拾遺卷四

年譜宋留元剛撰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

公生於是年其先琅琊臨沂人晉侍中西平靖侯含之十四世孫含以孝義儒學名家居丹陽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爲京兆長安人高祖思魯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孫王侍讀唐太宗爲秦王拜記室參軍曾祖勤禮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祖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華州刺史父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

四年庚戌六月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睿宗景雲二年辛亥

三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玄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玄宗開元二年甲寅

二十二年甲戌

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逖下進士及第試梓材賦庫詩

二十四年丙子。

公年二十八。平判入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天寶元年壬午。

公年三十四。舉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後歸陟使王琪。以清白名聞。轉通直郎。遷長安尉。按本傳及神道碑。天寶初。以制策甲科。作尉醴泉。考唐會要所載舊科。如文詞秀逸。皆關之制舉。通直郎。自武德定令。爲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

五載丙戌。

公年三十八。是歲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六載丁亥。

公年三十九。正月遷監察御史。時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

七載戊子。

公年四十。是年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

八載己丑。

公年四十一。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勸奏朔方令鄭延祚。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爲御史吉溫崔珪誣告。謫賀州。公面折之。楊國忠黨於溫。怒公不附己。令溫風中丞蔣渙劾奏公爲東都採訪判官。按史傳。溫性陰詭。諂事貴官。以訊獄深虐。李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又嫉附楊國忠。安祿山。高力士。爲國忠謀奪林甫權。經奏京兆尹蕭炅及渾。逐之。皆林甫所挈。林甫不能救。後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總留事。拜鴈門太守。以母喪解表。爲魏郡太守。國忠當國。引拜中丞。十三載。祿山爲武部侍郎。國忠與祿山爭寵。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忌之。發其贓狀。遂斥死。宋渾之謫。當是溫兼侍御史時也。家譜以公遷殿中在五月。今從行狀。

九載庚寅。

公年四十二。十二月遷侍御史。

十一載壬辰。

公年四十四。三月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

十二載癸巳。

公年四十五。楊國忠以前事銜之。繆稱請擇。出公爲平原太守。按十三載。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歲拜此郡。則以是年出守明矣。案碑陰。黃本作歲拜。

十三載甲午。

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十四載乙未。

公年四十七。轉兵部員外郎。時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大喜。顧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讜按公嘗爲殿中侍御史。與仲昆左補闕允南同列。盡省。每朝賀。宰相已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公與允南二拱法座於含元殿。朝覲宴集。必同行列。夫以拱承天顏。執笏殿中。久賜清問。參陪左右。不爲疏遠者矣。平原出守。才三年耳。已有不識之問。元宗末年怠荒。蠱於妖嬖。昏昧至是。安得不稔胡雛之禍哉。

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卽位。改元至德。

公年四十八。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平原郡太守。河北招討採訪處置等使。有皇帝卽位賀上表。皇有僅書帖。十月史思明使尹子奇圍河間。公遣和琳往救。思明逆戰擒之。河間陷。又使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公謀於衆。賊銳不可抗。乃渡河。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

公年四十九。四月。朝於鳳翔。授鹽鐵部尚書。有讓表。六月兼御史大夫。有謝表。新史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九月丁丑。廣平王俶平西京。十月壬戌平東京。癸亥肅宗發鳳翔。丙寅入西京。太廟爲賊所焚。肅宗素服向廟哭三日。按本傳。兩京復。公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宰相厭其言。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有謝上表。

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

公年五十。三月除蒲州刺史。有謝上表。四月有謝晉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表。按通鑑。杲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竄河北。是年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十月除饒州刺史。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豪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爲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州。北齊爲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爲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國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晁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開州印。豪字。而不從水。元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爲州名。三年八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致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衛集作濠。誤。當從碑本。

乾元二年己亥。

公年五十一。有顏司徒碑銘。六月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南軍使。有謝表。江南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兼浙西節度觀察使。是年有與蔡明遠帖。李侍御寫眞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所載。皆在二年。湖州碑陰記後。迺書作二年三月。致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各任昇州刺史。日遞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奉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壁寫大書一本。奏淳特。乞聖恩俯垂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遞壁寫之本。在於次年。

故繫以改書之歲月耳。蔡文類聚有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

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

公年五十二。時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非知公。二月追爲刑部侍郎。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年貶蓬州長史。按離堆記。以言事忤旨。本傳云。上皇遷西內。公率百官問起居。李輔國惡之。行狀神道碑又謂爲御史中丞敬羽所誣。然二事皆在公貶貳之時也。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

元年壬寅。復以建巳月爲四月。改元寶應。是月代宗卽位。

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于氏離堆記。拜利州刺史。屬匡賊圍城。不得入。追赴上都。十二月劉宴讓爲戶部侍郎。有謝表。有顏司業碑。

寶應二年癸卯。七月改元廣德。

公年五十五。三月改吏部侍郎。有謝表。八月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未行。授代。十月轉尚書右丞。有減尚書碑銘。

代宗廣德二年甲辰。

公年五十六。正月以檢校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招諭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一月有與郭僕射書。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奢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乂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有所憚。崔旰反。英乂奔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是月又與李太保帖。

永泰元年乙巳。

公年五十七。八月有孫逖文公集序。閏十月有與李太保帖。有顏祕監碑銘。

二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大歷。

公年五十八。時元載多引私黨。長羣臣論奏。乃給代宗曰。羣臣所奏。多挾私讒毀。請自今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公有百官論事疏。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二月貶峽州別駕。時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佐吉州。道出溧水。有吊烈士左伯桃詩。六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歐陽公脩集古錄。按唐書。公爲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尚書。而不言其再貶。至新史始載本末。蓋攷諸碑陰記及題名也。

大歷二年丁未。

公年五十九。正月有鮮于少保碑銘。十月有端居寺題名。守政帖。盧陵集十卷。

三年戊申。

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按魏夫人麻姑壇記。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並存。是歲。家譜誤作二年。當以記爲據。有書馬伏波語。

四年己酉。

公年六十一。四月歸祔季弟少尹于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魏夫人華姑仙壇碑銘。

五年庚戌。

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碣銘。十二月有宋開府碑銘。

六年辛亥。

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月臨川代到。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是年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又有左輔元龜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

七年壬子。

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

公年六十五。正月至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按杼山妙喜寺碑云。大歷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上。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著韻海鏡源。宋遠刊削。壬子歲。明刺于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萼、陸羽、褚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脩、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潘涉、顏祭、章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攷之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己亥。蒙除不肖。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于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嶷峋。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臨。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歷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是年有題三癸亭。觀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玄靖李先生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多遣達機械。以遊峴山。觀左和右韓聯句序。謂因積溜洪石。嵌爲罇形。酌酒其中。結宇環飲。

九年甲寅。

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刺史宅東廳院。又有韻海鏡源。公天寶中。守平原。與封紹高簡、族弟褘脩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存四分之一。及刺撫州。與左輔元等增廣成五百卷。至是刊削繁辭。纂而成文。凡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撫筆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妙善寺碑。贈僧皎然詩。

十年乙卯。

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領軍碑銘

十一年丙辰。

公年六十八。四月有崔孝公陋室銘記。初曹溪東南有白頻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頻。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皆惲詩于上。有康使君碑銘。

十二年丁巳。

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吳興集十卷。元載撰。楊綰薦公。四月召於湖州。五月有項王碑陰述。八月爲刑部尚書。

十三年戊午。

公年七十。正月三抗章。乞致仕。不允。二月有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是年遷吏部尚書。按家譜。以十二年十二月爲吏部尚書。充禮儀使。致脩史記及詩序。今年正月乞致仕。二月詔昭陵。猶爲刑部尚書。不應十二年已除吏部。今參之行狀、神道碑、史傳、所載先後。遷吏部。當在今年。充使乃代宗妥鄰之後也。

十四年己未。五月德宗即位。

公年七十一。五月代宗崩。充禮儀使。七月。奏列聖謚繁。有請復七聖謚號狀。時袁傪議云。陵廟玉册已刻。不可輕改。傪蓋妄奏。不知玉册皆刻初謚而已。又有論元皇帝祧遷狀。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顏少保碑銘。時楊炎當國。公以直不容。八月爲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有左輔元所撰禮儀集十卷。

三年壬戌。

公年七十四。上方倚以爲相。盧杞忌之。八月改太子太師。罷其使。

四年癸亥。

公年七十五。正月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公爲宣慰使。往諭之。公卿失色。李勉密表留。不報。既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變刃脅公。後又囚於官舍。守以甲士。掘方坎于廷。傳將阬之。期公毀節。公謂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多端。一劍見與。卽覩快事。希烈不敢逼。

興元元年甲子。

公年七十六。有奉命帖。題驛舍壁。會周曾等謀襲汝州。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拘送公于蔡州。

貞元元年乙丑。

公年七十七。正月有移蔡帖。時公已幽辱三載矣。度必死。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吾殯所也。八月希烈使閹奴與辛景臻等。縊殺公於龍興寺。

二年丙寅。

四月。希烈爲牙將陳懷奇所殺。蔡州平。十一月。奉公喪歸葬于萬年縣之鳳棲原。公之死也。舊史記云。

貞元元年正月。始聞追贈。傳乃謂死於興元元年八月。新史記以爲貞元元年之八月。神道碑前書月日同舊傳。後又云貞元初遇害。希烈之誅。新舊史記作今年四月。舊史傳復云貞元元年。仙奇護公喪歸。致之移蔡帖。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皋表。柳理當侍言旨。並云是年八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死。仙奇歸喪。則舊史記傳不但誓公之死。先後失次。而平蔡歸喪之年。亦復差互。令狐峘固自昃其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耶。恐他有所據。新史當必見行狀與移蔡之帖也。新史公年七十六。舊史七十七。按大歷十三年。公年七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年七十七。

謹案顏魯公文忠集四庫著錄者。爲錫山安國重刻宋留元剛本。惟時臣復卽遺文之見於石刻及說部諸書者。輯爲補遺一卷。然據提要所稱。正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外尚有年譜一卷。附錄一卷。乃現行武英殿聚珍本並無年譜及附錄。或者閣本有不同耳。但殷府君顏氏及尉遲廟二碑。提要謂增入補遺者。聚珍本亦所未有。又和政公主碑。顏元孫墓志。全唐文內具錄全文。聚珍本補遺。係從江氏筆錄採出。故殘缺不全。非特和政誤作政和而已。是以道光間甯鄉黃本驥。復加蒐訪。重編爲正集十二卷。外集十八卷。雖失宋本面目。然較爲詳備矣。特其意在貪多。凡外集所列。乃自唐宋以來諸家所作魯公誌狀碑銘制誥。及唱和詩文書評等類。悉非魯公手筆。未免蹈明人取盈卷帙之陋習。卽其增入正集者。除詩文以外。所收諸帖。往往聚珍本所已收。黃氏改其標題。載諸跋語。其實集中並未另有他帖。以致目錄與跋多不相應。（如捧狀帖卽與李太保帖之第一首。餘同帖卽與李太保帖之第五首。乞米帖卽與李太保帖之第七首。數輯者。如朱藏與李太保帖卽四首。跋中稱爲秋州帖。與黃氏謂可補正集之遺。因失之不考。卽黃氏所盛倉曹帖第三首。跋中稱爲送示帖之類。皆與目錄標題互異。故悉爲編正之。）今正集與補遺。一仍聚珍版原本。而以黃氏所採集諸文及詩。與文詩關訪目。益以安刻留元剛所作年譜。統編爲拾遺四卷。其和政公主碑。顏元孫墓志。錄聚珍本補遺所載。既多殘缺。故亦據黃本另刻全文。非重出也。若黃本所編外集十八卷。既係他人之作。則不復備列焉。光緒甲午仲秋。會稽孫星華（原名詠雲）謹識。

劉賓客文集卷一

唐　中山劉禹錫著

賦

問大鈞賦 并序

始余失意郎爲刺史，又貶朗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澄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謫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虛靜，潛念欻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聽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爲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皆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欲以臨下兮，巍乎雄焉，大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產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神泥耳，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幸大矣，上賦其形，七情與俱，當智不授，胥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事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當，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匝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敝病，謹爲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抗陛級於重霄兮，冀人間之炎光，中有威神，申命甲而煒煌，領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稽健，毫髮悉宜，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嘗，不守以愚，復爲汝賊，既賦汝形，補之聰明，盡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稽爾智斧，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漓，利逕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與居，實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盡奧，無示四隅，軋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嘗乎，且夫貞而騰氣者鷹鷂，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忌爲體，以日新爲道，倮鱗蟲走，濫莽苞阜，乃牙乃甲，乃殖乃剖，陽榮陰悴，生潤死蔫，各乘氣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慝，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躁壯，結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唯唯，忽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躑躅，春耕其邱，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果，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暫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非故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戰慄索籜兮，不若榊筍之可憐，納材棄而構明堂兮，固容消而力完，揭且之晳兮，不可以當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顏，山立時行，矣敵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孀誡，俾人望之，侮蔑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受教而回，遽遽形聞，鬱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澄，想委佩低徊，持簿叩額而言曰，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遇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慮，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溺已然之咎，心惜故術，腹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兮。

砥石賦 時在朗州 并序

南方氣濕而雨淫，地隱而傷物，爐神噫滓，瀆色壞味，雖金之堅，亦失恆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遡陽眇眇，傳刃蒙昏，鱗然如珩，珊如燼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銷，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褰與一作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乃蓍，切劑下上，眞質煒晃，蹠躇四顧，遺余周爾，爾耐客，微予之貽，幾喪吾智，客曰，吾聞諸梅福曰，問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歷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士卑而隱作兮，雄鋩爲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蒲，顧秋蓬之不可剃兮，尚何遊乎髮髢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沐之至稽，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居者之刃一作刃兮，獵者之鏑，不灌不淬兮，揉一作錯衡鎗，日鼓月揮兮，刲腴擊鮮，晚一作擺翅以耀芒，蓊淫爽而騰翼，豈不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姸，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鼓，滑以瀜瀜，如衣濟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渾開見水，拭寒鋒以破背，擦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質心再起，既賦形以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爲利，法以砥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隘道閼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鼓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爲物君，君爲人天，安有執厲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并序

予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鄧之脅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繫乎天者，陰伏陽壓是已，一無此二字，下同，繫乎人者，風牽

氣竄是已。（一有是以二字）爵氣浮浮。利於樓居。城之麗譙。實爲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坌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大澤而冡。土淺而泥。氣卑濕淸兮。浮氛曀曀。中人體文兮。爲瘥爲瘵。以暵濕煩兮。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湍渚。麗譙巢巢。四阿垂空。洞戶發橺。睥子不運。坐凌虛無垠。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檻軒之外。羣山𡾊巑。岡陵旋馳。紛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發。露夕霞朝。望如飛翻鶩雁之下。大江涵泓。支流合檢。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沐之族。聲牙（一作耳）歔呀。秋水漩洄。石飄沙流。梢軒昂屏於盤渦。逃及收潦。滸如酥臙。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縣。與空蒼然。渺沉之春。先令而行。朧月寒蘆。溫風發熒。土脊如焫。言鳥嚶嚶。三鼻醇其騐。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岫。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幷。倏方相涵。遊氣香冥。熙熙蒻藻飾。萬形耕樹。蠹邸積空。凝靑環洲。曲塘合景。曜明恢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熱。止水濼沸。翔禽跕墮。呀咮垂翅。騰赫蔽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散。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矓未瞬。編漫瀰對。滿雷出火。霧木靡碎。殷地蒸空。萬夫皆廢。懸溜經緯。日中見昧。移晷而收。對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曬於丹泉。上鏡下冰。瀰瀰濟濟。宿麗潛芒。獨行萬歷。結一氣之悠然。潔有形而蕩淸。玄杳微明而斐亹。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皐乎海壖。明星方揭。斜漢西懸。璀柄如璧。半沈屠瀰。雞嘯嘶而晨鶤兮。日莖蒔以騰晶。勵植睇兮邑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睹卑淘。浩浩以熒熒。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遠華胥之夢。還獨彷像而鯔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

納澤。水泉收脉。故道腠（音宜）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礫。時時北風。振槁揚。埃浙條盪。聲與䬒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澌。瀧林遐響。淅瀝楷槭。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透坼。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秬粒（尼呂）以鼓權。鼕鰐舫而如饑。燔木覘深。孽妖遐之。新年祛癘。鐲敬祇威。幨鼓肆筵。河旁水湄。虔誠致祝。卻略躔跜。（躔跜見魯靈光殿賦）猗居蠡食。大拖水物。罟張餌陷。不可逃伏。顯舉潛縋。表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於陸。彼遊鯈之瑣細。咸跳脫於窮束。雖三趾與六胖。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輊汎浮。挖綸往復。馴鷗相逐。莫夜澄寂。噓歌羣族。儈音俚態。幽怨委曲。逗疎柝於江城。引哀猨於山木。集山之徒。拌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而燔。鬱攸起於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燉雨濡。穎垂林巔。盜天和而耤地勢。諒無勞而有年。能士閑人。逸爲末作。求金搭涙。淘汰澡瀹。流注灑沱。熒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挾翼而飛。潤於豐屋。陋尉耘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迴遼。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纖而臆諟兮。困幽求而縱觀。抑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覽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遠兮故國。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傷往賦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蟄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非逵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兮。惜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夕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軌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莫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什旭旦而潛曛。顯若日及之夢。（日及槿也。朝生暮落。一名王蒸。出爾雅）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氏桑者。畢桉來饁。亦在林下。我觀於途。稗販之夫。同荷均挈。荊釵布裾。羽毛之叢。鱗介之微。和鳴灌灌。雙泳漣漪。蠛蠛伊蟲。蛩蛩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雖睢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凄凉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憮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俯。襦袴在身兮。昔團蹉跌。槃躄附臂兮。餘𤍽觖裁。誠□性之全。惑而乖心兮如疑。嗟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滅好弄之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貧篋偃（一作）兮。紘桂絲塵。瑤篚傾兮。鏡奩空寒。鑪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宵蟖夜遁。步搖昏兮。網黏鬟翠。芳蘚掩兮。匳化螢螢。闋刀尺之餘澤。自巾箱之故封。玩服蹤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竅窣與冥濛。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悅神疲而目窮。遶拖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慣予心。痛如行波。濟浸淫。假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己焉哉。萬萬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乘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覘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我聞入背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下（一作句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貞。居貞而未嘗剝者也。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夔何罰而躓。蚿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悶於予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蚩。或背而成。或今而虧。君問爲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豕喙之毒。蓋雞首之毳毛。各於其時。而伯（音霸）其曹。居龍之使。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屐稱。作偏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緒首蹶足兮。驥不能喩。（一無喩字）跬前無所阻兮。跛躄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涉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於野。其時在澤。伊穡之利。乃穋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慝之同出兮。廝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易思。其來易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

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測。行當賦而。天有塞兮。圍餘三變。朝有考績。幽明三見。顧魂之民兮。亦昏聾而有歎。歎息兮徜徉。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未始貴。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防。黃者鬱鬱。而淵者洋洋。天覆地生。萬兮無傷。彼族而居。赫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湯。俄然復當。稽天道與人紀。成一僨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夢無久而不理。何我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壇自外兮咸從。中晦明轉縮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萃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慧遐情乎大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日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翟翟。忘懷者熙熙。虛深者皇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徒倚其如一。中紀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晨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翟兮蔽翠。旗升龍兮蘧蘧。日轉黃道。天開碧落。疑瑞景於庭樹。擬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葱兮佳氣盤。泄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侍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趨四隩。淡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蹈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要渺。神光屬天而照耀。駪莽莽以馳精。登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燈明。葷龍孤月。角聲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烟雪非女子之氣。草木蔚王者之兵。番曳柴之虛聲。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旌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澹隔兮年光度。雖登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莫。霧翠華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渡。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慕。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說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旅兮懸清光。偏結憶兮九回腸。羨環堞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衡斗兮難見。伊藏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甯浮海。遂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怨何時兮東山。在水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回首。不作潛濱垂釣叟。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并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懲王迹之靡基。暨坤維之再敷。逸氾陽與鄒上。悅蛇變而龍擄。殊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炎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穫。干靈之欲。縱心於昏。燕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摧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軍去。胡稱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震。使人得瞥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

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睦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賦 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況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皆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靜林而遄邁。潛命侶以啁啾。遂將歸兮臨水。非我士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蕙趣塞蟲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蚤脫。蕭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雁叫兮音書絕。遠杵紡兮何泠泠。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一作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咿咿。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府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登潘邱之幺麽。嗟乎。蟄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懷。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而神驚。力將蹇兮足受縛。猶衝迅於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二

碑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於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於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中命長男孟堅。祔其主於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躬行烝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太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於皇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曰上饑伺、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冤。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於今爲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冏。廣陽有二子。神念、神威。神念南奔梁。神威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於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選。差亞。遂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甸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稱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驛車聯讞大獄。閩禺朔漠。所至決平。蚤以蠻棘偽生。晚成劇恙。樂就火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於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覆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眞經。進數匡周。天寶中。歷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勳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道兵南服。因佐幽聘。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甯。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罷舂罷社。搢紳聞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於道。而適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纘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在文士籍。射策進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册免當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有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歷官重務。燠不揭暄。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愈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祝春公之三册。其辭曰。

閟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秦以大糦。變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祼以灌。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籩籩畢登。列於圖方。其器增增。乃輪乃資。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儿筵。躋躋堂闥。祠成起慕。沸落玄霣。漏露淺霜。遂爲永懷。不如逵者。哀與榮偕。逢時晉庸。雖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逵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舊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祇肅於廟之門。

東都留守令狐氏家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壤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嘗祀。制書下其奏於有司。於是善相者。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禰饗三室。增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甯謐。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絳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附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眞拜戶部尚書。進爵爲彭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肅志。肅然永思。奉其首順。陳以其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沆瀣。既卒事。勵號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牒於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

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始封於魏。自萬至顆。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盧田侯虬。仕拓跋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逸古數爲郡人。盧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肯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赤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爲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於太原府首掾。始以專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淸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讓以急人。德充脩聲。獨享天爵。故休祐集於身後。徽章流乎後賦。凡以子貴。承璽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爲今稱。保一作五又作四進上公太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鎣紫。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爲嗣。次子從端。實贏紛今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緯緯然眞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於孟津。馳風於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噬嗑。難治。乘釁竊發。屢習俗。位作一政。五歲。飲和革心。東馬來朝。熊羆陪遊。間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爲當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嵬嵬。嘉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慌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於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醆苾芬。牲牷博腯。籩甒在房。簠簋在庭。孝孫孫孫。躬若準盈。低昂委紳。虔俎登鉶。肸蠁變感。謫流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退循軒屏。乃授鳳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甚穆穆皇皇。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政。咨樹平章。敬宗疑旒。俾鎮雍郊。人爲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詩東郊。既鎮可復朝右。繇繇其胄。系於周衛。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太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祇集己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決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淸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之。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專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專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一作與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瘝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兩邁用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

其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國元谷實司察視。持招書詣白渠上。盡得利病。還奏書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狀。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成儒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憧輿喜井。口謠手運。不屑鞞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一無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春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諭府掾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諸以頹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渠有詔許乞役。仲冬。新渠成。沙季冬二日。新堰成。堙流渾渾。如脈宜氣。蕩荒漏罅。一作迎相澤澤。一作開墾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儒直告已事。君拳其狀。勞徠之。烝徒讙呼。稻稷穰穰而舞。成曰。春恨六十年。明府寄之。擿姦兇。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虔一作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罔。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興。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時好文學。亦以籍貴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鹵縣。行以能事見涉。率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袁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於蒲。錫紫袁金章。歲終。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惡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攜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於石。文曰。

嘻。涇水之遂遥。既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鑿上游兮乾我澤。時迷理兮官得材。愚綏惡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中府兮府開天。積憤剔兮沈痾瘥。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皆汕。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翩翩。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於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於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爲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於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於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釋。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錄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蔡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謝鄧國微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但一作廣庭。西戎長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廣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資。察以自大。遂嚮表公爲介。授大理評事。餘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而尋春。

發志壽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荼蔘。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於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故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榷筦之務。有頃。持愍册宣恩於薊門。將行。錫銀朱於膏沛。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被枯。條其利病。復奏成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鞫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眞。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之什孫。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並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同蔡假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昃。舉進士。最小子某。成研礪纂修。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處權丞相由右史室訓詞。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口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於大冶。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齋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二子在郡位。被崇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書之。非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壽智慮。爲端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言實槐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鳥寶。從雅表節。執鵠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瀏然。可爲大餐。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輅軒。既執利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回。守法持正。蹇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服。鳳鳴祥烟。烏鳶低銓。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霖無嘉。有名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裘。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居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劉賓客文集卷三

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介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仇之咸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爲衣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響。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綸。有儁材。刺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積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蔭。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於亳之譙。若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雁門主穀糴。具舟檝。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險絲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中命眞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雅及境。視留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麗譙器幅。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穴。[音穴]巢。家樟篋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成說。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於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詔侯禮儀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令甲。鑱碑石來乞詞。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陲。懋方冠。進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懋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懋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翕淪。鼎氣歊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能未光。尺木爲階。欻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遏師萬喉。俟我贏糧。泝於黃河。路出戎鄙。募乃勇士。皁衣挽航。膂索臂張。穹廬在旁。廣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有歸裨。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螫下。淮海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嚚。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妥然如盤。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於寢。玄賴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蒼阡。松楸蕭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盛學舍於兌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廝與鉞。且蒞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隨宇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發起幽馥。許爲兵衝。運戰交捍。卒無甯歲。耳說鉦鼓。不識弦歌。目不知巷。不害爲智。尚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登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乘志。次年成郡政。以綏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瀾水之源。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豎柟枝梧。戟堅蔽塗。[一作成塗。戟堅蔽塗。歟一作瑪。]陵虛。凝廟弘敞。齋宮嚴閎。軒舉廟廡。儼雅清潔。門庭嶢切。聖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觀與。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青黃規矩之器。乘周禮也。犧牲制幣。虞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歲經於重繒。斂器於庋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勸教。指蹤有役夫。灑墀有廟幹。公又劃隙地爲庶圃。萌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類備。捨己俸爲子錢。摧其孳贏。而鹽酪紅肯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捷市閭。繇是庶勇俗戚。鵾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緩刮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盆鄭焉。多十一月。許人以新儲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惊。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殉諸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考

孫聿修之。期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洲。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與邑遷。其閭曠頹。亦有儒宮。亂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攸履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訴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嫌訾。昔之逋逃。譸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尊有泮林。烏革其音。許崇學興。民說其教。鐫於貞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諱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於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諭易至編絕。以精易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舒。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衛梟梁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賓掾。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能力不匱。府能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虔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水陸（一作水）運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澂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從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餘散乃盈。商通而斿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嬴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凡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嗇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於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恩册。贈鄭州刺史。賻錢五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於成周之偃師。從世塋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鄯。至太府卿。次曰郾。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鄴。至執金吾。季曰鄲。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紃組。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阼。澤流有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册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榮焉。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鄲爲大農。咸白髮貴盛。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秩稱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畢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二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純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趙郡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於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爲吏部郎。瓘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就

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於闕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於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於家。禮成起慕。愀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鼎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蓋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偉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樅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綿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業。構於其堂。亦既炎光。逢艱戾戎。夏變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孫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賢近地。鹽爲利孤。使車來思。劃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嬴。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移懷。侑樂爲停。贈謚之禮。俾於公卿。舊石貽訓。根於孝友。太邱祗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詩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鏘環。交羅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學和合粹。濯潤本根。聚亭之原。圓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礴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瞻德風者。拜於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澮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姓（一作世）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其約修。居濉水上。躬督稼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翠彥多與之游。公歘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頹。今夫以文學詫洋常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拊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楩楠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睨。歘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頃梓潼、南梁。舉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疑。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倘。公雅爲今揚

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號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留虞。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蹇。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宜。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惠下。蘇能屈。鞏劍經。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繁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粃。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於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歷存。方亂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充家。姑封翠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慨世父之德音不敏。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鞫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列。邑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受。蕭鳳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晉。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樂國劉蕡。博陵崔珊。人咸曰。得士矣。揚州多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畢樂用。是是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紓餘。鍾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麗。中泳後大。關芽苗然。秀出叢蓍。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眞如周行。以正持慮。以文爲郎。以和佐政。以惠臨邦。以直司陳。以公馭政。守於三川。顧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旌旄。闔謹詢謀。濟濟君子。問謹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爲。黯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臥於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翣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

唐故鄜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靈成。蓋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於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穎。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群輩。鄰下諸兒。號爲衙生。元和中。太尉懇爲魏帥。下令搶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於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順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幄下。沂公發跡於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於北。一作鄙。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脫旗而歸。百牾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賜然推誠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魏士。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隨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士者。多乘兵機隙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嘉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其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武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轡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賦滄瀛。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盧陰爲寇謀。我發便數萬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遜款於賓筵。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於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遜讓已。得禮無違者。翌日。詔下於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矛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於路。仰天長號。因葬於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苫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興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於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於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營魂革之儀。薨於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於洛都。夫人瑣邪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魂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婺不恤家。而疑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於後也。君子以爲知禮。遂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於侍中。孔武且貴。奉土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虞。子弃父兵。蹤浪海壖。有鄰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長鯨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曾慈。絕姻效節。特貫神祇。滄波旋馆。王師襲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昨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難大。宵風不知。干雲之蓋。殉缺焚之。哀哀孝嗣。於此大酷。迎護幃轜。葬於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雖陰白馬。暨於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累累。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屏翰。行號執禮。歸窆舊里。洛水之陽。循邙之趾。昭昭穆穆。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於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四

碑　釋門銘記附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數。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曙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盈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狗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盈之邪。我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韜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設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安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欲以妙藥。差其痞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僞。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返其

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證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士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瘥。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提。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返報荒。懲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易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己。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因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一有利字）。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說以武（一有力字）。摧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馬公號知儼。曹氏子。世爲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筍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即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且湯沐剃頭。頭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我眞。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倒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盤、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數五里。陶侯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邱。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尊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儀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炅。改逢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安坐不室。以慈力感通。故旱籠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攝伏。羣鹿聽法。貞觀中。使峯過江。望牛頭頓湯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垂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寶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太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閫、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常相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若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向者欲傳信於後、遠命慈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一作之教）、懲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納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轉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蒙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私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盡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推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爲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壞劍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家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痍洞開、荒慢潛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服引僧舍、身心恢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蓋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綠蕪、儵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瓜蔓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千百焉、於戲、皆聞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宇、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問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聞寂、道弘、如高、如海等、相與投誠、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遷像寄懷、不可以覩一、謬謂余爲習於文者、故爾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闕於金石、傳信百劫、被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主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爲民嗤嗤、戶有犀渠、藏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啟、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當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像闕廬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新盡於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無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堯氏卒事、而它工未備、故寓於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亦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賜工以睿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慶以成、中樞外脈、陰轉陽動、欻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無言、登客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蕚、蔥蘢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流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埠、庫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波邪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變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雖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者庭、大弟子侍佛左右、遽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人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藏圖、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繒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衙（一無衙字）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絪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諜得內空、乘隙登人、圍於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詣、環視故地、寺爲燋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僚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恒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橐、乃出懷神、勝因化悉、是力攝堅、男奔女驟、急於徵命、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斥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粘、坊者效能、炊自火宅、復爲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登、既告立役、公來蹕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

是都人士拜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庶可勿紀乎。公嘗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恒越具官封爵段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業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介。一作將吏。若僧徒。僧籍之而刻於石。

劉賓客文集卷五

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汚崇。一作隆。視輔臣之用否。孱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田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焉。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納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道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於塞也。虔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盧其心以趨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滅國之難能。起端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蓋居功之爲盡也。古之爲將。虔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變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長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耕傳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威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德久矣。其後敬玄撥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我之所不取也。若杜黃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龍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難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勵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豐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蔑。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徼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今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喭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詐矣。彼當介而務宏者。是必處高而肥者德矣。曾不知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宏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論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濟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佗術實上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魏編反。曾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眞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旨於册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眞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竹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嘗被死矣。將若何。竹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待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我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伸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事。矧它人哉。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彰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音辣。異。霆震於畜木。本苛在罪。春滋乎蓋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存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蔵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斂堅液礦硎銛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雄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禍今可以善取禍今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曾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禍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翼翼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俾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羇遊乎莽蒼求休乎茂木欽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鄂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鄂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我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識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我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灘濫伊洛者疑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輸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騁焉而齊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失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數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濫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且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苔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趨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變相勝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大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蔽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隱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隱非空之數歟夫日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體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釋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潢瀦晝爲輕始南位既饋還相爲庸噫爲雨露噓爲霜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欽若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蕭龜爾無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歷而俗已能引天而駁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附柳宗元天說

諱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惛昏飢寒苦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爲疣贅瘤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醫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善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梨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藝以送死而又穴爲堰溝築爲牆垣城郭廬榭觀游疏爲川瀆導流陂池燔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宜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善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宜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晷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蘇蠕痔草木

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薙而急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焉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報且仁者忘大恩。乎而信乎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能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訊貳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貳增增。扶班白。挈繈負。齎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公蜀蠶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間有勞徠之薄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亡歟。捩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郡。我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發。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皆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若視民。其下也豢其理而蟯其賦。民弗堪命。是鞅於它土。然咸重遷也。非陷危擠墜。不能遠之。纍者雖歸歟。反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盡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御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恩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精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隱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羸牛於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殿陣然。將安之歟。叟揽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挈以回之。叱以登之。雖涉淖躋高。殼如蓬而輪不僨。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肩尚腓。以商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伊禁焉莫敢尸也。市閭邦君嬖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嬖。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世諸豐草之鄉可乎。叟矍然而唫曰。我之活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醬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我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歎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崙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畏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擒。鉅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貳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敵舟

劉子浮於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絺纊。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隘。宜虞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屬。蘇是枻以窒之。灰以塗之。繭以乾之。僕忘而躬行。夕惕而晝勤。衆靈晶而英進。風翼輝而遺止。嶢蔚然累辰。是用獲濟。假橋弭檻。次於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趾趾而舞矣。或拊橋而歌矣。蘇也休役以高寢矣。吾曹無虞以安息矣。逮夜分而駭隙潛泄。渙然陰潰。至乎流簀漂焉。力卒愕傳呼。跳亂登墟。僅以

劉賓客文集卷六

論

因論七篇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焉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遠。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於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藥

劉子閒居。有頁蒜之疑。食橘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遣焉而美肥。蹶者遣焉而善馳。矧當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覩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與居之節舛。衣食之裔舛去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毋氣。徒爲美疹之靈臺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叫豫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瀹昏煩而鉏蘊結。銷穢慝而儒耗氣。然中有毒。以其疾愈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疑能怪。殫能和。涉旬而病癒。紀焉。掷拯溺焉。歷月而祝分祓。恐祭微。蹈危如平。嗜鵠如粘。或閒而疑予。且問言曰。子之疾是。幾神乎。或難遭已。顧昏之態。多醫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盡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味者也。泥通方而狃既效。猶至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於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孺子兢惕也汩洪濤而無害今予妥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滕行吳君怨晉宣尸居魏臣忘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於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溯流維絳迴之於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雖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於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佐焉五載成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睢如曳趾岌如顧瞻運回飲啜有聲溯流守任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餐以大牢飲以百壺酒醑氣振求試自矜榜如無人中若有焉有盜舟如沿者抉鼎如飛者絕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脈不僨者屈巨石而齊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於上也異日語於儒家者流有客髣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衒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蠻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驛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鞭其轄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予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予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居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鬻計而輒檀多客聞之破涕曰我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於朔漠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瘞而下蒸羈絡也綴紊而結草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羸求沽於肆肆之賈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視之周體眙然視听然笑既而抒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視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雌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歲銳於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乎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響千金表也聞言疎馬遂黜其僕蠲其皁除其惡蠱其溲櫂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渠之抱之簀之無分陰之忘斯以馬養食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質且譏其所質也微予遽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韻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觸策不知其爾雲也昔之驢駁也謂爲疵爲蕪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蛔蹠竹何寶之有焉孫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日取然猶爲之若此矧德蘊於心者乎斯從右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往熱攻於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與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然診而未平有道類焉宜謹於攝衛之乘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忘其說倦眠於衾而興焉倦隱於几而步焉而不能龍類髮不能捐櫛曰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瘧瘧如復瘧亦躬遘藥汗凡三渙然後日能視視既分則駕時之僕已睨然執柸圈侍予於前矣予訝而曰孃吾與若也病皆呻也謂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瘳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櫛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虛荒主庖則味乖顯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劉子嘗涉暑而往熱攻於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與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然診而未平有道類焉宜謹於攝衛之乘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忘其說倦眠於衾而興焉倦隱於几而步焉而不能龍類髮不能捐櫛曰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瘧瘧如復瘧亦躬遘藥汗凡三渙然後日能視視既分則駕時之僕已睨然執柸圈侍予於前矣予訝而曰孃吾與若也病皆呻也謂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瘳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櫛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虛荒主庖則味乖顯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劉賓客文集卷七

論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我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宅曰予與董生言及易生曰我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而微諸揲蓍夫揲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爲屯屯之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腎腫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蓍龜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顯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嚴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時說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誨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齗齗五奸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蓍二。餘二蓍二。餘二蓍一。餘三蓍一。餘四蓍四。第二指。餘一蓍三。餘二蓍二。餘三蓍一。餘四蓍四。第三指。與第二指同。

右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蓍威偶。第二法天。故蓍威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蓍三。并掛一爲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第二指。遇一蓍二。并掛一爲四。第三指。遇一蓍二。并掛一爲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之。得九爲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蓍四。與掛一爲九。第二指。遇四蓍四。與掛一爲八。遇三。亦同。第三指。遇四蓍一。與掛一爲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爲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蓍三。并掛一爲五。第二指。遇四蓍三。并掛一爲八。第三指。遇四蓍三。并掛一爲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四蓍四。并掛一爲九。第二指。遇一蓍二。并掛一爲四。第三指。遇一蓍二。并掛一爲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第二指。又遇多。謂三也。止於八。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爲少陰。

右揲蓍數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六二爻不動。餘五蓍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皆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卽以世爻爲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如以一爲占。則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爲占。亦遇八。章昭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百二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有四。皆三十六者。舉老陰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爲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爲震初九。再動于壯。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爲巽初六。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爲八象。

右論大衍

國語又云。萆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萆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八

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寇宗祝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隸鄆爲一鎮，按部三軍，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勳揚休，在稱爲雄。新邦始徠，污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辨吏以帥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榜，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子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寇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再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論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城之，惟鄆州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東，蓋馮貢兗州之域，宜稽在上，至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廝將因兵錄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顧發，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月報政，逾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仡而和，里中之容，闇闇而達，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懼供第無名發蔵鉅萬，裁粟如之，錙銖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齊，和氣乃來，三田仍稔，草木咸瑞，室僑綺戲，初斯室西壁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竹之位，盧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懸志之，俾來者仰公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合其橫，爲天下劇，內屏王室，東維諸侯，居無事時，常帶據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香，繁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燉煌令狐公來莅來，賜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香醪騰貴，惟是邦始都於魏惠王，始郡於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關華光，地爲四戰，故其俗有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而知，既視事三日，揖蔡吏與之言曰：我食止圭田，吾用止公人，凡它給過制，傷廉逸潔者，悉能之，壹歸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刻之，壹出乎令典，凡關征賦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罷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旋，歲者若曰：奚奚淺都，國之咽喉，咀清嚥和，勞暢四支，東夏黯焉，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於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爲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詒魚符合左右契，由陛階躋，遷廳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書於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察者，張平原者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於東壁詳矣，今公命爲刺史記，書於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大和九年（一作年）夏五月某日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成東之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衊，渙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修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遷賜千萬，時祭酒啐胥尸之，博士公盡管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義蠲，再新壁書，慈前土塗不克以蒔，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遞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膺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革，俾我學徒，弦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邊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辭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於西門，豈國路也，實相公以心規，華僚以辭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雘有嚴，主人盧客，落以金石，走鄭之門，嶔爲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登勝執直，含放生意，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駐吏曰：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卽舊號而更

之曰鄭門。故事主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廄坐中。揔策爲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令於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蕭閎背明。强掀順時。修梁衡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旋鑪茵帟。文櫨晥楣。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閻魂亭長。抱關魂掌固。啓闢拂除。是謹是敕。錫命賜胙。勞迎磨餞。我當躬行。汝先汝蠲。挾賭提醪。生芻縞衣。我察展事。除問文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軾。揚裳威儀。勿矯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綦吏詠於家。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譏而成乎鹿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自其所以然。遂作一運。命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以謨明登左右相。以飛詔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淩師。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爲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爲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爲雄州。鄭許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逵。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舉七縣業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籍也。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辦。司賈掾舉梨林之征。請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羈。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遽。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既富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因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識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於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盤澤浚。土風貿俗。與前賢之耿光。備於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甫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逵。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於城中。驛遞不時。四門牡鍵。逋夕弗禁。請更於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廢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皆說。琢石而紀曰。右兌之方。而玄負陽。門衡周道。牆蔭行粟。一作陰行桑。境勝於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甓塗寘甃。氤氳剛滑。術精於內也。遺盧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臥囊橐。示禮而不匱也。內庖外廄。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孥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饋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邱雲煙。四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過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爲雄州。非謂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選於外也。前此二千石皆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右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晉句吳之封。後爲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吳亦一作爲九江治所。晉平吳。復割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爲郡。益之以烏江。宋益建目爲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

之亡。北齊圍新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於茲地。二國和協。故吏名和州。陳陷。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爲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爲三品。是爲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篋。吳牛蘇二鈞。穆鱗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曰歷湖。田疏四穀。蠶全六授。廬有旨酒。庖有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鑄有洞。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湛須。異有血圖。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於東南。湖江。劃中流爲水疆。揭旗樹纛。十有六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爲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郡。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讀。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纖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樂鬬。功苦戀本。無即山近鹽之逸。市無嘻眩。工無彫彩。無游人異物以邊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齊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盡天下爲十道。古荊梁之地。舉曰山南。厥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爲都會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設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假翠華而徘徊。簡勾之晉。治於巴漢。戰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爲府。等威班鬯。與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讓明歷眞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冠於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秦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燉之九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捨克。居大鹵以仁蘇荐饑。今來是都。蹈二三丈君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魃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閒暇。閱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皆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候居。應門有閱。槩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發然生敬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人貯其潤。皆處其隨。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既乘。師節既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於坐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於不侵。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尚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吞。今天官武卿融。能嗣其猷。光啓曰內庭。歷南臺尹。穀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戰符。鎮於嶠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於天漢之域。既莅止。咨於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魏地。近者皆爲王所。百姓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目爲善部矣。唯驛遞之途。敓危隘束。其

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邊晏旅。人思賈餘。乃懸鄭山刊木之德。募其力。採攢鑿榱梓之用。庀其工。具舁聲畚鍤之器。爵其要。籍哉以程之。模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盈集。我之提封。跨右扶風。綱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於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雍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是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塊者坪者。兀者銳者。磊落傾欹。波翻陡蹲。燒炭以烘之。嚴醯以沃之。濃爲埃煤。一鑿可墻。棧閣盤盧。下臨谿谷。層崖峭絕。枏木亘綴。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遷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鋤從容。急宜之騎。晝夜不惑。郡曲稜厲。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騁。孳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蹄不殫。公談私詠。溢於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而梁人書事於牘。請紀之以附於史官地理志。

劉賓客文集卷九

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於漢西。後周大總管龍門拓王公逸（一作龍門王公逸）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爲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納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劍道王鍊爲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爲州。候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爲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奏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或也。按宋高祖世。始析桂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竅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敬（一作敬）者以萬數。回環鬱遠。迭萬年秀。西北朝

扶於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交流而合輸。以百數。淪漣汩濫。擘山爲渠。東南入於海。山秀而高。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貢。歲貢十筒。林富桂桓。土宜陶旅。故候居以壯聞。石俾瑣玗。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鼓盪。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飈。城壓赫岡。點高負陽。士伯蟠澤。抵壁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雲。故翠羅嵐濕之患。亟有華皓之樹。倍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足倍其責。故道貶爲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旋之騎竹馬北向相後者。咸任（一作任）郡縣巾韝來迎。下車之日。私喜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於壁端。宰臣王叡、侍郎劉晃、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舉焉。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顒載於歌謠。余不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於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掇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於百雉之內。江水浩浩（一作沱沱）。周墉之間。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蠡然之狀莫我遏。已予力異其說。且命之飾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爲舂。寘於流中。中植數尺之臬。發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爲繩。廉於棟垂。上屬數仞之端。厦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鑿鐵爲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兩端。走於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綆下縋。盈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勢。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繩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刳蟠木以承溜。貫修竹以達脈。走下潺潺。聲塞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濯入鑿而錡釜。以盈甑餘之餘。移用於湯沐。涑滌之末。泄注於圃畦。雖漢渝於庭。莫尚其流之莫可遏。抱方勉保庸、督戚繩、鬻而絜之。至於裂肩龜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於冥冥。而利於用物。浩瀚東流。赴海爲期。斡而遷焉。逐我顧指。蹤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工。（一作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登其古先工之道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爲成也。智盡於一端。功止於一名而已。噫。彼輕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蹲名山。俯大江。荊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爲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鬼。肯上物。即之四面。遠邇編大。雜然陳乎前。引人目去。求嶙不得。微其輕始。曰僧義然。嘯倨爲工。即山求材。槩高孕虛。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靈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情。繞梁歷榱。月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簨。藤蟠蛟蟠。修竹萬竿。夏含涼飈。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拋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

是亭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爲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荊門縣記

直故郢北涉之道。其聚邑曰荊門。揭起重闕。嚴於樂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束之要。故吏師面焉。通外民之底貢。會南藩之遠職。故資禮蕃焉。其肇九經營。實王孫昌爰居荊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縮構之弗暇。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紱於茲者。微一作馳名於省。謂相沿爲非智。因請遞去其號。發戲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顧戍甲。行之旅有謠何之歸。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鄰而南。斯爲盡驅。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衝急宣之使。並陰相交。遂使服役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七者。申飭牽之禮。是敬之不及。宿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於人。大建長稱。俾無遺害。乃外濟藩欲。內張全模。周圍經制。條自於狀。咸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一作闕。載高其墻。徑術脈分。闤闠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於是官以司之。廩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四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飫之餞。展廟設符綰之事。舉成夫有五。公吏有職。由是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遂留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闤而謠曰。起我墟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於墟。風搖蕩蕩。自公優柔。郛閈益分。昔欲於涔。夏瀾多枯。自公盛通。饋沸生兮。淑旅之華兮。四牡之騁。徵公之還兮。簡以視之。御略驅闢。百形一音。公爲駐鑣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於牘。且曰。民可懷也。盍命夫舉筆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方便。聞於上也。馮錫方以郎位貼職。平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於舊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僥詞。以爲古之創物建庸。宣於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錫其事功。爲後代法。雅有禁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舊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虛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兆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郢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蹤舊也。亭無其名。地藏其勝。前此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棄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賈公。當曰。命爾爲武陵守。位止三月。以顧書佐元侯平爵英。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大夫一作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歲以勇。功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遺也。雖閒茲地。稍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於斯也。隨徙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植私庭。鳧燕寢。役必先公。人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苟簡之間。卒使勝。蹟冒沒。狎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還復齎恨。無乃遺謂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汚池以通瀹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堤。仙舟繚轂。

經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逝。於以落之。肅賓而入。閭閻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駁焉發遽。雄殿郊闕。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簴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平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悠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於私。古有發焉。歸成於公。庸敢無詞。觀乎棼榱有嚴。丹雘相宜。象公之文作。暐然而光也。望之宏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芳萬本。蹲蕚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迎機弛張。似公之政。輕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蹲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於遠。惟行旅謳吟是采。瞰於野。惟稼穡穰穰是知。雲山多狀。昏旦異候。百壺先常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盥。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變於天雲之末。勛合於誼。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視乎。余從而讓之。是自遠也。其可乎。迺授簡於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濃蕤蕙草。尚勿翻拜。翩翩飛之革然。石刻之鑿然歟。

劉賓客文集卷十

書

上杜司徒書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於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爲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未學見淺。少年氣相。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爲近陞。謂報貞用晦爲廢忠。狗狗已陳。刻舟徒識。罟擭隨足。惘然無知。事去疑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蹈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恆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藝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恆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變相喪者世與道。雖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過。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爲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倘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羲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脅士。外顯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塞心銷志。以生爲慟。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

謂豈復有特遠見知者邪。遂用誼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咎爲彌謗之具。以吞聲爲窒隙之媒。嗟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過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爲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爲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謫。則爲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俾矣。抑余又聞旌子之介於司徒府。奉諫敬於由圃。上公亟稱於人。以爲不懈於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盥行。誥言敷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跛一跌。而前勞併捐。視絹之辰。動經疎目。可封之代。乃爲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踏者思起。必諱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宜諱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絕爲智。以甘心受誣爲賢。嗟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焉而爲上卿。鄒陽因焉而爲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斬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鄉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慊。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禍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蜚而知聖賢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爭先利途。蔑相軋則豈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鳥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死以吞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質者寡。飛語一發。盧言四馳。萌牙始發。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放節。有積塵之難。何謂行愛雖。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曲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徼。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徼則易信。罔極大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寡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唐逸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忍。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它。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疑。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必恆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來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迹。言行之間。足見眞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於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舊矣。苟近名以冒進矣。嘗欺饞於言說矣。嘗沓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眞直矣。嘗詆讒以取容矣。嘗詣言於齊諏矣。嘗敗務於簿書矣。有一於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惡。我得而仕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諸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弦尙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遡閫左右。垂蒙簡書。慰誨勤勤。將領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尙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失馬之微。有惟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嘻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德。以祛羣疑。使棼棼微志。無已矣之歎。況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樓竄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蹤而後合。示終不可暇。是否而後裁。示終不及否也。獲實於已爽。得途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

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在波。旁下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巷桎。遂還里閭。繫於稻食。猶在縛絆。伏請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纔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墟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潛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夔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昔當齊志沒齒。盡力於井畎。一作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齊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裕眷而可行。無道途之勤。獨僕貧之費。重以鎭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雖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霖雨。豈踰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錯否。俾邪權奚。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鳥稀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嘲啾聲異。莫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惻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疏。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特衿以求哀。敢希未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拔。始見知名。衆之指目。吞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雖遠分險。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顚顚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爲好其章句。沈溺於浮華。時態俗尙。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新端較是非。取關於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綈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翊祿祿者。時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韓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千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僧。誠蹟禮也。竊游藩之久。覬尙舊而露殿。禹錫惶悚再拜。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閣下以天蒐世在三原。而去河南尚遠。尙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翩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閣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勳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於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爲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閣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爲羣倫所觀。非微之榮。報然汗下。不宜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象示移羣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古儀爲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猶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遠巡牢讓。亦有以發閣下之雄辨。使嘿然爲世程者。今月

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頹波而逢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掾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閣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驚澤潤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浹於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揉律者本黃鐘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管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末管不至拊也。故揭推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證水之清必鑑，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飭第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爲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爲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弊耳。太史公云，身修者官未管亂也。然則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爲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爲簡，以清一身爲廉，以守舊弊爲奉法，是心滯於根蹠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事叢，則潰然瓦解矣。故曰，身修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諳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蠹。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邊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裕財，爲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接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耶。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乘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爲大屏，番君之故地，漸隨越之遺俗，餘干鄱陽有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乍利鬬力，狃於輕悍，故用嚴虐聞，重以山茂楠楮，金豐鑄銑，齊民往往投鏹基而卽鏟鑄，損絲桑而工搴攝，乘時詭求，其息倍稱，田閭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斡之，坐簿書外錯，爲中執法所動，事下三府，以受賕罰，其刑甚酷。於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被淩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卽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爲黎韓宣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爲司封郎，以餘刃剸劇於計曹，號無通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爲彼都司馬，更閱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黎庶之善否，盡管閭焉。足爲蔡髮之資龜也。至於否臧之律，識玩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離，坐作疾徐，心和氣平，誠誠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擬獸符而竭寅車，然後貢其管言，重曉左右耳。

答容州寶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覩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直言一發，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爲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貽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爲皆彈可移之於澤宮，則驚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蝎螫相咋，不曾於發弓射空矣。執爲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乎。聞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商裔愷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灌恆燠，冬無嚴氣，其在蓄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祲，所謂發賢以及萬民，顧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顒顒乎，馮錫再拜。

答柳子厚書

馮錫白。零陵守以函送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煢煢，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瞽聚，至是泮然以釋。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覺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適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倩然以生，瀰然以清。余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彈，發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能，則彈彈者皆彈也。可乎。索居三歲，僅言蘇而不治，臨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梗然貌存，中有至音，舍耕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侯書重有槩耳。不宣。馮錫白。

答道州薛郎中（一作郎論方書書）

馮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寖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槩焉，以爲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我位不足以充我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爲古今之宜而去其非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撮拾，虛假人多，忽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强病於將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宜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祓禳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剽之良，暴炙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高反勞以制馳，（一作撓勞以制馳）露濯以發潔，味有所走，藥有所歸，存諸纖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

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童兒時。夙具襁褓。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飼。亟然啼號。巫媼愧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己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群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然於藥石不爲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貺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耳。甚殆。而曰不幸。豈眞不幸邪。萬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爲非急。曷言曰。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既。於藥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膚耳。而家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宜果不能傷。雖此音柴胡水瀉善遠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評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論者。莫質乎書。臨紙悵悵。不宜。禹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爲第一官。然猶義一作嚮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爲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敕書下郡國。有乘過之日。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稱。豈蹤鼠所宜承當。然嘗諸蟄蟲坯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奚遠。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我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姊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爲衰。其於匹敵。卽前云順。後云白而已。大歷初。李贊皇賈常侍猶予之無濫。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恆人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甚幸歟。故盍言於兄。期有以相暢耳。夫禮之文。爲著定宜。登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賚。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禮而後身也。況黜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爲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爲。兄長於大歷。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時爲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澧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僕。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僕柳宗元昌言於衆曰。豈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經怪。衆咸听然而唱。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既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謁召抵京師。偶故

人席麾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書起居新婦。嫠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訊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噬爲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幹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君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質。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僅。豈一日之爲。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於中道。以俟乎處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觀之。蓋衆無非良材耳。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無悔吝。如水走坤爲地。

劉賓客文集卷十一

表章爲淮南杜相公佑作

讓同平章事表

臣某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應忝。如履春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宏獎。天澤薦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於慘舒。惟以材陞。例無平遷。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蓋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裨叡謀。下貞戎律。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一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紫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遂知止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遲遲聆風。孰不知勸。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禱屏營之至。

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盧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

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聞乘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殆何。況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宰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榮。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誠當啓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慑不類。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超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懷。心存闕下。恫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懇屏營之至。

謝手詔表 [附後批答。朕自書。]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拜捧紫泥。跪仰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之輕。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靖厥氛。粲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藉位斯久。逮光是虞。豈謂玄化曲成。鴻私荐及。特紆睿思。親灑仙毫。降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慧鳳舒翔而變態。烟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登神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敢極涕零。莫知上答。應緣軍旅無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貢綾物表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天光下濟。叡澤山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宥。干戈猶動。壽春固邑。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餉時久。供億力殫。盡始罔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上黷宸聰。伏蒙聖慈。特逢誠請。遠承如綍之旨。特假衆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糧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福祚足頒。遠超挾纊之感。是爲說使。咸頌先登。臣忝繼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煙塵。謹備納。

請赴行營表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效納負山。力誠不足。然鷦巢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一作受制戎帥。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屢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蓼弓之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篤自臨疆埸。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論其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褒宣皇風。煦嫗蠢類。以忠義威脅從之伍。以含宏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初除侍御史、權中丞、封東海王。權除]

臣某言。奏事官韋溫迴。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象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謝。臣伏以朱鄭朴忠爲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禪侮之寄。見張愔孩提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蘄縣。繹騷之際。艱亭彌彰。歷險而來。蹇蹇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獎勸。伏蒙叡鑒。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列。殊私荐至。超升獨坐之崇。戶傾三千。固踰五等。恩生非次。感異常倫。輪囷有光。武旅增氣。遂使感激之士。希勇尚以捐軀。猖狂之徒。聆聖澤而悛性。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麾。倍百欣荷。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及昭示洗雪吳少誠等事。天地宏覆。雷雨施渙。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臣伏以少誠擅興兵弋。事生詿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亟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網。恤軫納隍。念彼鳴飛。輕之勤。閔戚爭暴露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一方承再造之恩。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澤而覃及蠢類。鼓仁風而臻於大和。鑑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謬膺重寄。處守遐藩。不獲稱慶瑤墀。陳露丹懇。仰瞻宸極。倍百常情。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賀除處王等表

臣某言。中使李國興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鴻澤浹下。大明燭幽。曉諭使蕃。慰安稠疊。中謝。臣伏覩天詔。恭承睿旨。宏愛人屈己之道。酌因時適變之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愔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盤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咸藩之寄斯重。勞勤之祀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洪宏在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說。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茂闕。官謗已興。澤利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宏。恤公私饑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算。昭發德音。危疑獲安。制置惟固。好生宥過。誠陛下開網之仁。尸位無功。重徵臣素餐之責。周章踧踖。刮顏自安。但以遐守蕃條。恪居官次。不獲仰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無任戰越之至。

慰義陽公主薨表

臣某言。伏承義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聞。冠絕天人。襲教皇宮。已挺柔嘉之德。降嬪卿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蓋閭。長榮邸第。豈意遽茲短歷。奄謝昌辰。伏惟陛下。軫念未揭。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況聖凡禮異。邦家制殊。伏願道齊彭殤。理達修短。割肌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想慰。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慰王太尉薨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今月某日薨沒。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喬揚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燮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拖華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邊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沒感深。臨册藏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

劉賓客文集卷十二

表章爲淮南杜相公佑作

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四副者、大明照回、遠燭下土、殊錫綢疊、延及偏裨、處抃失圖、捧戴相賀云云、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琯屢移、蹙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玄化風薰、頒以象衣、賁茲瑣徵、降自天府、光於轅門、絨縢既開、覩綵章之盛飾、褶舞而服、發溫燠於祁寒、愧蹙補袞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咸思竭節、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懇懼慰荷之至。

謝淳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以淳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甄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貴威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伏惟聖明、寄賜昭察、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歷日面脂口脂表

臣某言、中使崔子琛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

歷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金稜合二、皇明遠燭、殊錫荐綸、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伏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天一作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藩、臣明榮日深、竊位時久、謬回宸眷、猥降王人、天書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歷爰授、知四氣之環周、曦露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鵝毛之思、命輕恩重、上答何階、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羅琦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褒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以羅琦、裴靖、勵精吏理、效用著明、人感說安、俗致殷阜、恐須顯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冀叡鑒、俯亮愚衷、嘉理行之尤、示絲綸之深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爲大、臣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藏賢之責、無任欣感之至。

論廢楚州營田表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奉天書、恭承叡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穎耀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畝、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爲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云云、臣代受國恩、忝承門蔭、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獎、作藩外府、遠遠聲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濱、逮今一紀、犬馬懷慈、寢興罷遠、蒲柳易衰、遲莫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既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都府、往荷垂老、屏營蹈闕之思、夢想承明之迹、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叡鑒、俯亮愚衷、蚤賜擇人、與臣交代、一作替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弊赴、京輦、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繁、實慙此名、爲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以聖朝壽考、左右惟賢、漢愧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絕鐘鳴漏盡之嘆、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懼惶營之至。

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四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龍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賞於臣下、執領襟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眄增輝、舉體跡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鵝翼之譏、居位無功、明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

同尚生成。

謝賜門戟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遵狀報。本月九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止付所司。準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抃。省躬懼恒。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詔懋賞。必在勳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棨戟爰列。更光私第。貢於根闕。慶及子孫。覩茲榮儀。實愧虛受。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男師損等官表

伏見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遵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師損者。寵渥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祗懼失容云云。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養方。蚤沐叡慈。已階官次。每振庶忝。常臧滿盈。豈謂鴻鈞曲垂。大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蒙蔭之誠。下延胤息。明踐班榮。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史才是居。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處。顧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慙惶。若墜冰谷。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爲幸人。非據論非。自中徂外。虛受邱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謝端午賜衣及器物等第一表

臣某言。中使劉光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一副。金花銀器三事。綵絲一作絲索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遽至。慶賜曲密。抃舞失容。捧戴無力。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溥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切承叡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晨象。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戒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師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私。無任感戴之至。

謝曆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土。跪奉自天之命。遙馳一作捧日之心云云。伏以皇帝陛下。凝旒穆清。軫念黎獻。已洽熙熙之化。尚存旰旰之勤。遠降王人。特紆宸翰。慰安倜壘。曉諭便蕃。任重力微。不知上答。應緣戎旅應務。謹具別狀奏聞。伏乞皇明。俯賜詔書。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三

表章　爲淮南杜相公佑修

爲杜司徒讓度支鹽鐵等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處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爲懼云云。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發聰。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常至化鼎新之日。是微臣運莫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谷。冰炭在懷。輒罄愚誠。冀回天監。陳力無補。庶遂周任之言。循涯若懲。敢飾范宣之讓。蹔惟跼蹐。倍萬常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杜司徒謝追贈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霈澤。禮極徽章云云。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仁。布德自葉流根。紫誥忽降於重泉。密印榮加於厚夜。星霜增感。蒸嘗有歸。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

爲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壽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非薄。塵積無聞。祇荷恩私。甄懼交至云云。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棲一作淮浦。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豈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淵徒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爲尚書。而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垂爲美談。璟非苟桑。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云云。

爲京兆尹賀遷獻懿二祖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云云。伏以太祖景皇帝。將期撫運。啓封於唐。爲百代不遷之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偏饗。二祖冠西室之先。景皇闢東向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陛下溶發叡謨。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壽。酌三禮之前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撰日一作傳物展儀。考祥祓廟。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有嚴。禋祭允穆。示人以孝。得禮之中。既覩秩秩之容。必降穆穆之福。臣職居內史。屬忝本枝。躬導盛儀。猶申誠敬。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京兆尹賀雨止表　夏闕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多。恐傷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典。方議徧祠。惟德動天。候已澄霽。伏以至教惠農。兆人務本。今歲霖雨。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隱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謙思切。殺育恩深。或虛政災。先期軫念。昭處未陳。於方社。叡誠已格於上玄。文明煥開。陰曖潛播。有年之慶。實兆於茲辰。先天不違。負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虔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羣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爲京兆尹賀晴獻懇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以神祇效靈。祭物澄霽。兆庶觀勵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謬荷恩輝。忝司京邑。抃說之至。實倍常情。

爲京兆尹謝許折糴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糴。宜令度支計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獲是求。臣自理京邑。不先威刑。惟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府縣之間。巨細令奏。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年。穀糴常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聞。請行折糴。天光下燭。人隱無遺。宜付所司。允臣所奏。事關理本。惠及生靈。臣忝尹京邑。倍百欣荷。無任歡躍屏營之至。

爲京兆尹賀元日祥雪表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親奉德音。以宿麥未滋。爲虞。以兆人生疾。爲念。聖情所屬。神理潛通。獻歲發春。佳雪旋降。當夷夏會同之日。觀天人合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浹歡心於萬國。瘡痍永息。豐阜可期。臣以疾疾未平。步趨有阻。伏蒙恩貸。已具奏聞。謹於光宅寺中。管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明庭。既覩嘉祥。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

爲京兆尹賀春雪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醴命使。謝恩之日。親承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睿慈。今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處抃之誠。實倍常品。

爲京兆尹賀雨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耕農。應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德音才發。膏雨旋飛。滂霈已周。動植咸說云云。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騎祈。俾申誠敬。神應和懇。天且不違。未興雲漢之詩。已致桑林之雨。臣謬司京邑。虔撫黎蒸。覩豐年之可期。同比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

爲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表　文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口脂各一合。澡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御恩慶抃。省己慙愧云云。臣謬荷寵私。素無績效。姿變星霜之候。猥霑宸賜之恩。蹈舞雖奮。榮觀珍柔。功能去疾。永絕於癘疵。澤可飾容。頓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感戴。

爲李中丞謝鍾馗歷日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新歷日一軸。恩降雲霄。光生里巷。雖當歲莫。如照陽和云云。伏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繪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頒以歷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爲杜相公謝鍾馗歷日表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鍾馗一新歷日一軸。星紀方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云云。伏以圖寫威神。驅除羣癘。頒行律歷。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爲室堂之珍。瞻仰披尋。皆知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日。

爲武中丞謝新茶表　元衡

臣某言。中使資國安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璽賜。跪啓緘封云云。伏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頗聞靈而蠹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無任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

爲武中丞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御府降衣。抃舞失容。捧藏無措云云。伏以律當春

莫酬合時邕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溝露之澤臣受任非次遠尤是處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恩加盡飾拖朱紫而爲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愧丹誠徒竭玄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爲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蒙殊錫承旨感抃省躬慙惶伏以貢自外方珍殊乘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懼廚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爲武中丞謝新橘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降恩光猥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成苞貢爰至芬馨咏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蒙於賤品感同推食事等絕甘豈唯適口爲珍實藉相

鞏上答

爲武中丞謝柑子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降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貴以新爲榮伏以方貢於來人間未覩黃苞翰類彫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大庖慶賜遂沾於凡口甘踰萍實剖食既同於楚客柘漿祈醒何慙於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

爲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重霄榮加陋質承旨感抃省躬慙惶臣受任已來效莫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及念茲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趨陪珍飾鶴紋是錫遠慙晉代之賢鵠製不濡實懼曹風之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四

表章　牋附

爲容州賓中丞謝上表（軍時在容州相逢因以見紅）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某日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幸賞自邱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貴識昧通變勤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敘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海推其理之義分寄股肱念蒸人之勤薄宦遐邇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拔於廢棄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以爲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元和八年云云

謝中使送上表

臣某言中使吐突仕曉至奉宣聖旨慰諭并送臣至本任者深山遠郡忽降王人跪受恩榮仰瞻宸極伏以發自巴峽至於南荒涉水陸險之途當炎夏鬱蒸之候山川縈鬱晨夜奔馳幸無它疾得至本管九重結戀遙傾捧日之心萬里獲安皆荷自天之祐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賀收蔡州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吳元濟獻俘。文武百寮。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叡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擒滅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蕩爾元濟。敢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謨獨運。叡略潛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遂正刑書。伏三紀之逋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祧昭告。華夷式瞻。行弔伐而在禮無遺。烟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蒙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具臣。孰不欣抃。臣久辭朝列。忝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仰瞻宸極。倍萬羣情。無任踴躍慶快之至。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聖德廣運。浹於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盤。伏惟叡聖文武皇帝陛下。神扶寶祚。天贊鴻猷。意有所之。事無不克。當淮右一作凱旋之後。是域中慶幸之時。順陽和以發生。施雨澤於寰海。綱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耳達四聰。瑕累者期於再錄。求碩畫於庶位。旌遺材於放臣。旌忠烈之家。賞勳庸之胤。仁及枯骨。無隔於寇戎。榮加顯親。晉嘉於存沒。恤刑已責。實麗獄徭。頒錫彰有客之詩。崇儒協宗予之望。岳瀆咸秩。耆艾飲和。大僚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賜金之寵。斯皆禹湯文武之遺美。高祖太宗之厥光。集於聖朝。然後大備。德音所至。和氣隨之。歡謠上徹於九天。福祚永延於億載。能使遠夷屈翦。豈惟小醜革心。率土人臣。不勝大慶。臣久辭闕下。恪守海隅。犬馬之誠。倍百常品。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賀赦牋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泰。寰海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右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欣說之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賀雪鎮州表

臣某言。伏見四月二十七日德音。以王承宗效順著明。復其官爵。所獻二郡。別置藩垣。聖德動天。鴻恩及物。瑕累咸滌。蒸黎永安。伏惟叡聖文武皇帝陛下。自承寶位。克振皇綱。既以四海爲家。每念一夫不獲。昨因大慶。爰降殊私。廣宥過之私。開日新之路。綸言一發。神聖潛通。遂令詿誤之徒。頓釋疑危之慮。命羈子以入侍。獻名都以效誠。臣心既明。天網爲解。因祈四郡。別爲一方。惟懷永圖。盡去前弊。大河以北。化爲禮樂之鄉。率土之濱。重見昇平之日。臣恪居官次。遐守邊隅。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制旨。魏博節度使所奏、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並梟斬訖。以二月十六日。御宣政殿受賀者。聖德玄運。兵威神速。旬月之內。蕩覘就誅。泰運既開。登封有日。伏惟叡聖文武皇帝陛下。有征必克。舉意無遠。天助協神算之期。盡羅助成師之氣。蠢爾孽豎。敢生野心。適奔一臨。妖氛自滅。皆由聖慈廣被。寂略潛通。獻俘者盡許生還。得地者復令安堵。威我仁化。激其深衷。凡是脅從。盡思效節。五紀巢穴。一朝湯夷。遂使齊魯之鄉。復歸仁壽之域。捷書既至。博首繼來。備文物於明庭。告殊勳於清廟。百郡陳賀。萬方會同。從此止戈。所以爲武。西周士庶。方覩欣至之容。東嶽煙雲。已望告成之禮。臣恪居遠服。忝班行。慶快之誠。倍萬羣品。無任踊躍屏營之至。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夔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守夔州刺史。跪受天詔。神魂震慴。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垂衣穆清。叡鑑旁達。三統交泰。百神降祥。浹於華夷。盡致位高。臣家本臨秦。業在藝文。貞元年中。三忝科第。德宗皇帝記其姓名。知無黨援。擢爲御史。在臺三載。例遷省官。權臣奏用。分判錢穀。竟坐連累。貶在遐藩。先朝追還。方念淹滯。又遭讒嫉。出牧遠州。家屬所鍾。沈伏草土。將經有制。羸疾僅存。甘於畎畝。以樂皇化。伏遇陛下。大明御宇。照燭無私。念以殘生。舉其彝典。復居舊部。伏越天慈。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訖。峽水千里。巴山萬重。空懷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無任感恩戀闕之至。長慶二年正月五日。

賀册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十二月二十日。册皇太子。盛禮斯舉。德音遐宣。萬國以貞。庶類咸說。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體元立極。垂訓御時。既闡王猷。思安國本。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震氣宜。與天地而長久。禮光匕鬯。澤被華夷。宗祏有無疆之休。生靈懷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巴南。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長慶三年正月日。

慰國哀表

臣某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奉諱號擗。靡措五情。伏惟皇帝陛下。孝思至性。攀號罔極。臣恭守所部。不獲陪位西宮。伏增感慕之至。僅奉表陳慰以聞。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登極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正月二十六日。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萬國同歡。日月繼明。乾坤交泰。伏惟皇帝陛下。承嗣命。惟懷永圖。以大孝奉宗祧。以至仁蘇品物。洞照寰海。統和神人。聖祚延長。從今無極。蒙生鼓舞。自此大富。臣限守遐藩。恪居官次。不獲奔馳拜舞。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皇太子殿

使持節都督夔州諸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祇膺詔册。光啓儲闈。展至性於三朝。承本枝於百代。宗祏永固。神人以和。四海仰維嵩之高。百川承少海之潤。某限以職守。不獲陪例稱慶宮庭。無任抃躍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大明初昇、萬物咸覩、渙汗一發、神人以和、伏惟皇帝陛下、天資叡聖、神啓昌期、端拱受萬國之朝、承顏率兩宮之慶、初嗣大位、克揚孝心、三光協明、和氣來應、臣伏覩赦令、首於奉園陵、蓋誠敬親九族、蘇兆人、次及定章程、止進獻、已通貢、滌風瑕、內照於九重、則歸嬉嬉、放慮大外、明於四目、則求隱士、開直聲、柔遠以仁、則還其係虜、賞延以禮、則澤及後昆、葬食遵夏禹之規、弋綈法漢文之儉、堅典咸舉、舊章再明、升平之期、正在今日、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霈若時雨、臣幸逢昌運、歷事五朝、出守超潛、位重二紀、欣承蓋雨、作解之澤、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瞻望帝鄉、無任屏營懇懼之至、長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賀册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十八日、册立太皇太后、徽章克備、慶賜遠行、桑冠古今、澤周寰海、伏惟皇帝陛下、繼承列聖、歡奉兩宮、太皇太后含飴保和、重光疊慶、澳儀盛於長信、周祚興於大任、方之聖朝、彼有慙德、臣遠守巴峽、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三月日。

賀册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册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太后寰鑒作合、誕聖表祥、徽號極城中之尊、慈爲一作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瀛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抃、臣遠守荒服、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已實、不聞善最、一作政恩私忽降、慶抃失容、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委、寔周成叡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說、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詞學、蚤歲策名、總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在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聞王軫愴、今逢聖朝、豈忠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遠守藩服、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懇懼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章興奉表陳謝以聞、長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賀改元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七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帝遊出震、聖澤如春、神人以和、天地交泰、伏惟皇帝陛下、丕承鴻業、光闡叡圖、吉日展嚴祀之儀、告天陳太平之盛、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鑾輅旋衡、風雲改色、恭私感被、再宏莫大之恩、寶歷惟新、更啓無疆之祚、兩宮承慶、四海永寧、率土臣子、上干萬壽、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試慈州吉昌府別將徐倫奉表陳賀以聞、寶歷元年二月十六日。

夔州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爲御史、至顯朝中、夔州刺史鄧宏慶、進平案書、精四字、堪爲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邀宏慶爲朗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蒙受國恩、德宗朝忝爲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值潛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自、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準敕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別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守易州安義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雲騎尉馮隨、謹奉表以聞、長慶三年十一月七日。

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叡哲自天、纘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伏覽國史、稽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宜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輸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輸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展其效、臣僻守遠郡、敢竭言行、謹率詔書、戎冀萬一、伏惟明主擇之、無任懇懼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五月十四日。

35 A 5

劉賓客文集卷十五

表章　牋附

爲裴相公賀册魯王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今月日。册魯王禮畢。皇家有慶。寶祚無疆。既榮本枝。克固磐石。伏惟皇帝陛下。傳符列聖。遵冠前王。孝敬承南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先崇大禮。慶浹天人。次念建封。事兼家國。伏以魯王夙承叡訓。特寵天姿。爰擇吉辰。光膺褒册。既示之以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宝家相慶。臣自嬰疾疹。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

爲裴相公謝官第一表 并批答

臣某言。臣去久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雖不長。亦不爲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爲幸甚厚。豈復咨嗟。所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之化。自量氣力。忽恐奄然。則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聖慧昭鑒。憐而察之。伏以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臥理之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歸懇其卓。一作貶。兼辭貴階。伏蒙優詔。幾遂一事。頻降中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臣且危篤。餘年幾何。唯易直外餘。獨得無恙。竊

惟此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閒辭祿。或冀有補。害益祖謙。固是神理。儻天眷稠厚。念以伏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使遂。則國朝勤舊。以疾辭位者。皆得致仕官。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

省表具知。夫爵位崇高。以酬勳德。君臣協契。諒在始終。斯乃前王之令圖。有國之彝典也。況卿輔相容。疏於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服事君之大節。推濟物之深誠。道光朝倫。行滿天下。倚注之意。豈同它人。屬朕纂歷御乾。興師伐叛。遂動累歲。蠻夷遐迫。及河朔載寧。郊丘畢事。方欲咨詢元老。康靖生靈。不與塞暑所侵。勤勞遇疾。雖國醫診視。中使省臨。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雖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猷之體。斯乃爲時。廢食之間。勉加頤養。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 并批答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答。未蒙允許。外負公責。內迫私情。祈於必遂。故守難奪。臣束髮已來。號爲強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一朝被病。遂至羸憊。臣自思省。得其端倪。非因飲食不節。無有寒暑之覘。蓋由才微而任重。功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多。以積年之過率。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災。悟雖已晚。情實非矯。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其危苦之詞。特降深恩。救臣不逮。無冒榮之咎。得遂性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伏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迫切懇倒之至。

省表具知。卿勳績崇高。誠節忠藎。秉心一德。宣力四朝。訏謨綸綍。鴻予於理。勤勞事國。啓沃匪躬。功格遠光。常所嘉尚。所疾未瘳。勉於善養。勿藥之喜。佇即痊平。台鼎之司。倚卿爲重。乃累陳退讓。殊聞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第三表 并批答

臣某言。得疾踰年。在假三月。再有陳請。未蒙允從。慮其奄忽。衝愧入地。伏惟聖慈。哀而信之。臣聞君之使臣。在知其心而聽其言。不以容尸祿爲恩也。臣之事君。在無隱情而盡忠節。不以受非據爲榮也。然後上下交感。終始可詠。臣伏事陛下。五年於茲。蒙微誠。已蒙鑒察。桑榆莫及。所冀哀憐。豈今危篤之時。更懼滿盈之禍。雖有藥石。安能調和。聖日雖逝。生涯漸短。體羸無拜舞之望。心在有涕戀之悲。臣伏覽國史。備見前事。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劉仁軌。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後知猶可用。復起於家。進退之間。曲盡情禮。君臣之際。良史美談。伏望陛下悉臣至誠。念臣羸病。許遂頤養。以保餘年。俟其有瘳。或冀萬一。無任懇款迫切之至。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誠。亦繫於古典。況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匡輔眇躬。又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望辭榮。章疏徒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朝許李靖致政。高宗遂仁軌乞骸。朕非不知。事則有異。何者。時當明聖在上。理道已成。宰臣優游。固多自便。今則生物尚困。廉工未修。言念勳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恐難遽行。卿宜體是誠懷。力更頤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忠。無至確然。復

蘇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者躬所感。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愼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爲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傾物。遂奏錄用。蓋聞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遠宗皇帝。後知事情。御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耆舊。擢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頃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儻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宏納。不隔卑微。而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寵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崇空。臣蘇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蟲蟲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爲榮。大和六年。二月六日。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亡尚多。臣前月到任。奉宣聖旨。圖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時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爲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抃躍之至。大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蘇州賀册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十日。册皇太子。德音遐布。盛禮畢陳。國本永安。人心同慶。伏惟皇帝陛下。以繼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重宗祏。龍樓肇建。展嘉禮於三朝。鳳歷延長。固本枝於萬葉。臣守在遐郡。不得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八月十七日。

蘇州賀册皇太子牋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啓東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說。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宮庭。罔

劉賓客文集卷十六

表章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一作黯）陟明之典。恐與彼已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爲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爲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後知其冤。特降敕書。追赴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長臣宿抱。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戒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叡謀。下隸人撫。方術雖短。疑勞則深。幸免流離。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族。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色（一作之誤。仍描）無博奕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宵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疾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一作淵）之下國。絲綸褒異。書命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裘回。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蹇愈。已於紫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帝陛下。外親萬務。內奉三宮。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玄降祐。列聖表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感。勿藥有喜。如山永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寰瀛申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遠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汝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禦使。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降新恩。近鄉爲貴。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內。重書所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日。親奉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其承叡旨。宣示蒼黎。減其征徭。蠲以賑賜。伏蒙聖澤。救此天災。疲羸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潦。百姓幸免流離。變割之時。戶口增長。雖才術不足。於事未周。而愛勞則深。爲衆所悉。臣本業儒素。頻登文科。時一作命遭一作回。再領軍郡。即以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宣皇化。慰彼苦生。臨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時。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押衙韋禮節奏表陳謝。

同州謝上表并批答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恩降九重。榮忝三輔。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某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光闡鴻猷。氛祲掃除。乾坤交泰。臣幸逢昌運。累沐殊私。空荷生成之恩。甯酬雨露之澤。即以今月二日。到本州上訖。謹宣叡旨。安慰蒸黎。伏以本州四年已來。連遭旱損。閭閻凋瘵。遠近共知。臣頃任蘇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後。面辭之日。親奉德音。至於撫綏。皆承聖教。二年之後。百姓獲安。今本部災荒。物力困凋。忝爲長吏。敢不竭誠。即須條疏。狀具聞奏。臣恪居官次。幸接王畿。不獲拜舞彤庭。陳露丹懇。天馬懷戀。寡興匪情。瞻魏闕之容。朝天尚阻。望長安之路。近月爲榮。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知衙官試殿中監楊克又奉表陳謝。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批答。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閭俗之勞。載覽勸人之志。言惟順行。深慰朕懷。勉弘敬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梟斬鄭注表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已梟首訖。氛妖殄滅。華夏乂安。伏以逆賊鄭注。本出細微。潛懷梟獍之心。兼結兇狂之黨。人倫共棄。神理不容。陛下叡略咸通。天人合應。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顧之間。猖狂自潰。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欣歡抃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日。

賀德音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意衣一作採。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區有截之內。貴使下情盡達。常慮厚貌潛謀。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逆心。兼連兇黨。陛下叡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盡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說。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誅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照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訐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宥從寬。含生之徒。普天同感。臣恪居官次。不獲稱慶闕庭。云云。謹奏。防禦知衙官、朝議郎、權知容州都督府司馬孫揚一作愚奉表。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說隨。澤及八荒。絪緼三面。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上承乾綱。下立人極。用含宏光大之澤。副夷夏會同之心。獻歲改元。惟初歲祚。先明首罪。次及蠹妖。述敘情以曉萬方。施鴻霈以蘇庶物。惟亨有過。已責弛征。郡縣之苛嗟悉除。賦稅之新規咸備。停藩方節獻之禮。以惠疲人。回權管餘羨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志。察言求讜直之材。弓旌賁於邱園。粟帛頒於耆艾。爰以初吉。御於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蠟周於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庭。陪榮班次。兼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遙獻南山之壽。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拜賜斛斗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並有抽斂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周萬姓。優詔纔下。蒸情頓安。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異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人心匪遑。輒敢奏聞。本求賑貸。皇恩廣被。玄澤曲成。既免在田之征。仍頒發廩之賜。臣謹宣敕文節目。彰示兆人。鼓舞歡謠。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儉時。今蒙聖慈。特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爲寄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感激之至。

慰淄王薨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惕狀報。淄王薨。輟朝三日。伏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枝葉之謝。諒切晨裘。割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方知化。九族歸仁。凡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藩牧。不獲奉慰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當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者。殊私忽降。遺責漸除。藩方永安。遐邇咸說。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旱。田租既須矜放。公用又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使。以救一時之急。皆成積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洞見物情。爰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兼已獲安。嚴立新規。人知所措。臣恪居官次。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分司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者。寵命自天。戰越無地。臣發迹寒生。以文爲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學士。出守吳郡。而離之日。親承德音。念百姓水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臣祗膺聖旨。夙夜竭誠。聞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奬。錫以金章。及遷同州。又遇歲旱。悉心綏撫。幸免流離。今荷天慈。憫臣耆衰。列名賓護之職。分局河洛之都。老馬孺東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發居榮秩。以畢餘年。顧此微軀。實爲厚幸。伏以臣始爲御史。逮事德宗。今忝宮寮。逢聖曰。舉四海之內。賢能則多。求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猶傾葵藿之心。臣無任感恩惕抃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狀

爲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牧賜貞元慶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一作仲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狀以募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祕要。梅生靈之夭瘥。聖化華夷。濟仁恩。遂令絕域。遙聽風聲。美茲澤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環。既已通於華禮。皆病獨苦。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

爲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邊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嘉辰。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眞龍下降。天長地久。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一作明宗。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進。輕瀆旋扆。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爲京兆韋尹進野豬狀

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既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進。謹奏。

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鼎膳。味兼醪醴。頓慙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爲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飫於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駕憲未施。益重紊餐之責。舉其匕筯。若負邱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

爲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彙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羞。更切稻粱之感。無任欣躍。

爲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樂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彰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繢畫。躬自指揮。徽史氏之文。摹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眞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覽情一覽。遐想玄蹤。臣明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某官某謹詣光順門奉進。謹奏。

舉崔監察蔡自代狀

御史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蔡。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諸生中。號爲國器。繫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舉自代。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徵王庭。在流輩間。號爲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勞求。發揚幽遠。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

志無倦。臣謹舉爲郎吏。分司別都。驚優賢振滯。兩得其道。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韋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自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篤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今具聞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遭倒疎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遐。擢授名邦。實荷宏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繁大殺之後。物力雖然。凱塞殞仆。相枕於野。皆當悉心條理。結具奏論。才術未至。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懇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逢擢之榮。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顯陟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譏。限以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蒙詔條。下求人瘼。地包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滎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宏泰。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應狀

汝州防禦使富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應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錘之時。志已存於塞外。下韝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俶。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搢紳之間。號爲端士。昨蒙朝獎。冠於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俶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爲官擇人。敢舉自代。大和元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莊諛之徒。爰降殊私。特宏在宥。振累戚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算弼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抃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敕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敕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蠲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贊贊之功。進熟於密勿之間。發揚威滂沛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鷹處士徽慈狀

處士徽慈。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儒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渤、常與之遊。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賢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璫一作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馭其藝業。不乘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翼不廢言。儻宏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嘗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睞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脅棨之性。舉正而懼公侯之風。不能闡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宜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皆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汨綺襠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煙霞。竹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函言。某流滯周南。都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過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鄉族之內。有遺逸焉。謹狀。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狀。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啓

上杜司徒啓 時鎮鳳翔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趣聲長苦。聽者誰哀。湯耦雖疎。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牽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遣羅。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說。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承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鎩。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爨爐。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某啓。某向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驂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就魂。分終窮壤。豈意天未剿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鎩翮。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嚴以死答。私域竊抃。積於窮年。化私禮絕。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伏蹤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貶謫僅音。可儗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去年本州吏以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繒綵等。雲水路遙。緘縢既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緇髫。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侍穎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鋭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宦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升黃幄。發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星之精。磨傑材之敗。譏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說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埋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鬢新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尊卑復。頃在臺日。獲奉華組。指吏途於按識。遵文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移。起見氣態。自遠聞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深。顯貞彌厲。緬想受謫之始。它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內變之吏。供司有特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東。城社之勢。函矢紛然。頗縫其間。崎嶇偏蔽。始蹤罪因事謫。情處謗遂。跡生。智之周身。又證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一作遇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日。蓋以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窮鋼。頗形語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潤蒙敕同。使聖朝無錮人。大冶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率豐鹽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惟發廣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固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抽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懇之至。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處。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寇。蕴切九年於茲。商舉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於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亨。命於發流水之源。化行猶假草之易。習強伉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恩於陶冶之間。實祓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雪舉苦心。本求榮發。得罪由己。歸乃貽憂。捫躬自劾。愧人肌骨。嶋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昔閔之懷。憐鳥鳥之志。處變能之位。傷庸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滯。言出口吻。澤潤衆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骸猶施。哀老以出。啓愍而聞。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恤汪下。逐客。會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疑悔。當可封之至地。爲永歲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回淚盡。言不宣。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權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

志，惻於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傍之旨。言念黎庶，慰安芥蔕，推以恕心，期於造膝，亟言一發，叙聽克從。回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暗蹬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咸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喪荒，拘於印綬，申請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效節蕭墻一作屏，虔然心藏，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侮。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者詔書始下，旋懼失次，叫閽無路，擠壑是虞。草木嚴驅，誠不足惜。鳥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莅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唯鯁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咸見於色。密旨未下，歎形於言。竟回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鋼人；晏子之哀越石，乃伸知己。所以靈乖亂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伴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末由。無任感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叙謨，秉鉞以行大討。風雲助氣，川岳效靈。制勝於尊俎之間，指蹤於鑄鏞之末。道斧既定，袞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一德夔賜，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不續，冠於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蓋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登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商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歸其長彗。授鉞於西顧之半，策勳於北陸之初。功成懷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啓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四魚水之協符，梅鹽虎之事業。時屬四時，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畯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疊之術，古所難也。皆在陰施及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旅，而百祿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鋼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處，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義。筆端盾寸，澤及九垠。猶夫疾耕，必有滯穢。某頃陷危厄，嘗受厚恩。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永辜顧言。敢因賀段，一寄丹懇。顧非奇理，不足以榮於沖樸。然則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趨言與贊者參之。謹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自四川入爲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覩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塤篪。含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鑑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

不獲隨例拜賀，私成竊抃，實倍恆情。

上僕射李相公啓

某啓。州吏還，伏蒙擢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閤下亟言，遽遊顏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生成枯薪。朱而盡之，猶足爲器。苟液構曲戾，不足枉斧斤，願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啓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溼，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拔。豈意天未剔絕，仁人持衡，紆神盧於多方，起堙淪於久廢。居剝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遂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德，國之恩行。雲有故山之戀，烟族相賀。壹觴登門，官無貴詞。始自今日，爲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晚晚。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驚。謹啓。

謝資相公啓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濕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孩人之念起。昨蒙懸免，甘守邱園。相公不棄微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衷言。果蒙新恩，重委高貴。處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曲谷之寒，一九銷蒲年之蔘。鑑翻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望德潤，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賓客文集卷十九

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輝於世。降和絪緼，積於中，鍾鑄發越，形乎文。一作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宏猷，庶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率愿既馨，垂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鏞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著，李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間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簡切，言事感勵。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爲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册免而問望益大。周旋公輔間五爲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則近輔居保傅。登齊壇，皆再焉。大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王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

讀緜之辭。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譜詩、廟餞、金石、頌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琴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稱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從服。宰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宏條對第一。席其勢。跂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淳。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敻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裒行。贈右僕射萊（一作茉）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晉天人之際。遂探賾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於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逍公監修國史。引直東觀。就故（一作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彊不庭。宿兵寖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册免。因縱譏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宜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庶未論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眞拜夏官武卿。由是內廷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樞與。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爲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蓍龜。寶歷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群議闐（胡一作貫）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締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爾寸。澤及天下。盡能究食詰歸材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嚴廊益尊。咸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踣僨（一作疾暴作未及畢）。以歷服委地。同列白奏掖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負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悼。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莫尉興。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謝稱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頁誠。乞辭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

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補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罷舉。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悽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於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涉大位。丹青煥化。焜燿藩方。如非煙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瑯琊王拱諶公於黃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吏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禰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宏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受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夕。上親臨帳帷。簾內以觀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發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卽戎。以督戒。公草詔書。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寘定。罷內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遺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思顧一畀。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改陝一日。重爲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獲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疇用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若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寬理去暴。以禮讓救慘急。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爲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皆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結換太常卿。尋升尚書左僕射。大和九年冬

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實旨）非傳（傳一作）古義爲對.其詞讜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旣非素尚.佗佗牢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齋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盛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愍冊.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隕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若曰.旣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著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衛者.因抉其詞.以爲非春秋諱矜之旨.穆宗新即位.議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章.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厖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旣免喪.嗣子左補闕綯、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左諭德緒分司東都.負其篋來謁.泣曰.先正（一作）（贈）司空與丈人爲顧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亦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爲禮儀贊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討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發爲大夫之觀望.立朝資纂袞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還.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澤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皆董率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貫.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束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劫執.公雖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嗚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寔路.不虞覆（則一作）（蹶一作）.然盛名先物.易生瘡疣.三至郎署.坐成遺蟄.蹭蹬江皋.棲棲沒齒.見知者惜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爲山逸人.諫議大夫顯然.其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皆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衢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人.其色濃爲於顏閒.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路.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佇以奇表有專對材.將遷輔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紀（一作）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蓋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核名實.欲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至霸富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閱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官.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過君.而卒以諷.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回注鷄鶩.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文.不相密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列）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寸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闕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屛.浮層瀾.視鶴所過.非風塵間物.

亦猶明金粹羽，得於返音，雖祇勿寶可乎。生乎挺，字廉中，幼嗜閩詩，晚而不衰，心原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噬嚙羣形，糺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滑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者，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杜具外傳）高韻如包李（包李具外傳）而情新，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未路窮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聞者以廷尉爲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這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詠，時復發篇，紛然檢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當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情而寡和，千里之繹，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容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皆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隨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嘗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聲（去聲新詞一作）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寞撫紀，則輩生之貧臥於窮士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敬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爲詩尚矣，体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精籍有聞（去聲）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飛，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鑒下，編流疾之造，飛語激勤，中貴人因媒蘖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資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麓，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覘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鑒一邁其源，護國翼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玄弦孤韻，響人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敬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謝江州云，古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

雜著

傷我馬詞

馬龍頎，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譽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善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蓋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之陰山之阿，蝯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軀非駑然而偉也，雖儒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皁衣於朝，朝之人多四三其牡以迭取，予無兼焉（一作馬）水穢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爲碼犖，融爲坳堂，前有僨轅，後有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鉤膺之聲，一蹉千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嫌嫌其柔也，非慧而何，面目邱邱，目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岡巇巇，虎咆空林，蟲鬬弗頭，我馬馬依，肩肩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之傍，或踰月未嘗，以故莫得伸其所長，鷄睹顧望兮，頓其鎧轡，佽蔭日削兮，稍耗神傷，寒懸騷騷兮，瘁毛蒼涼，路間草遠，意欲往兮，辭不揚，悶然似自（一作）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縱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稍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

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弔之曰。生於磧鑿蕃馳走。萬里南來困邱阜。吉蓋塞哀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鼓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 并序

余讀莊書曰。兵莫慘於志。一作智。莫邪爲下。缺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豁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混焉。繇是知我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於盤盂。

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痏。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弄救。投方效技。恩恐其後。人或權譎。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於楚鐵。夷滅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鋒以摺。賢者藏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仲舌一作往古。猶爾。辯爲詐媒。默爲德基。玉櫝不啓。孰能瑕疵。雖隱深居。孰謂可嗤。戒哉。一無此二字。我口誠一作之啓。爾懷一作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關。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邁一作戒

猶子蔚農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於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蔬累魏。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蘇器乎。始乎斲輪。因人規矩。刻中據外。楞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曝。不剖一作剖。不聲。五交反。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羅以發潔。其藏也櫝以發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聰斷。新質爲青黃。睦僚友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羅。慎徵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顯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屑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猶揭梯者所能也。凡天位未登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慎諸。吾見乘天之寵。在爾肩腋間矣。昔我友柳儀曹嘗謂吾文僞而哲。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我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遠余觀焉。初主人執槊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道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謂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視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恆。分曹適迫。自朝至於日中稷。稷戾也。而率一無率字與所視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馮焉。悉智之不泄。又從而蹠蹈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哈讓也。乃曰。非千兩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予異也。請刷恥於弈棊。主人云從命。命燭以續之。鼓神默計。巧竭智慮。主進者書勝負之數於牘。視其所裹。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福心。亦將詬棊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竭來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於人。枯蕘是已。二者豈有數存於其間哉。但處之

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祭。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祭。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以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禱。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逵。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執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閭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絲。私屬有閑。在市筲者。織文及素焉。在凡閣者。彫彤及質焉。在倉筲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饔者。列饔餼、陳鮮餌、而芝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榼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質之毛。敗漁之生。交盆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估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易一作良苦之於一作巧言。數量衡於檢手。鈔忽之差。鼓舌偷傳。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譟譁囂。烟埃蔽蔽。巾屨嘯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趨。目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輻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衆隙。地俱唯守。犬鳥烏樂。得居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遂著於篇云。

論書

或問。一有乙字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謂中中一作道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溼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閭門豐屋爲美。筒衣裳必以文章逍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軺絕足爲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適。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於藝。蓋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適爾而笑。或嘻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棊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皆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可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當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奏繆尚之而賢臣莫顯。貴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疏。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一作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繫於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墮壓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

懼不勝於衆。然一作以口舉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登與曾鑑畋漁於書林。嘗語遂話。翠酒謳謳。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恢爵黑於楯鼻上。或寢止墓書中。居一二歲。由匈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借。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志葬。咸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直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愿作。適晴。喜躬魄書於庭。得己書四十通。適獨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壻博陵崔生闢言曰。某也遊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著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魏起於顏回。今當復西期。有以與魏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通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國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貳慝。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勖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我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譬壇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而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於三雖者五國。雖嘗者我。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學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能振舉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廩生今有一見。使大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禮云。凡學官齊釋尊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廱頖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設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以碩儒爲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頻於僭褻。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殖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貞觀十二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設三獻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變學。與儒臣議。錄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繒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竊廢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他一作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到郡守臣得以上言。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竺牢衣幣。如有生徒。

奉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脯修脯。籩棒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竊其資。半附徒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其器用豐篤。食增宰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鉛貢。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寫若干紙。進士帖雜。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蔚然不殊。其它郡國。皆立程。料。投殺。懷。輒。撲。青。裘。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詣。故事。以奏記。於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其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 全唐文有引字。篇中詩不載。

澤宮廷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敢矢。規矩繩墨爲。密。彀持滿。翅風盡。微者數矣。有措格之妙。而無雙鵠之獲。張弓牧。觀歸。究其術。蓋是跡。愈屈而名愈。明。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貍在。廷。若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於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於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俟於高墉。因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觀之以心。誰謂鵠微。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產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鳴者。退而牧觀易蘆。伏北窗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至於陷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擔擔詳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顧之而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五武溪鬬決於沅。突舊防。毀民家。蹟高望之。溟涬。葩華。山腹爲坻。林端如沙。一作瀹。道駛悍。不風而怒。劇。疑。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墮之。短者。顛。倒之。輕而。泛浮者。碾。礪之。重而高大者。前。卻之。生者。力。竟。殪者。鬼。形。藏。流而東。若木。柿。然。有。僧。愀。焉。晉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修。絓。杙於。崇邱。水當。洄。洑。人易。竟。力。凝。嚮。執。用。候。可。而。極。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鼠。在牧之。羣。在。衆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投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摯。獸。如。鴟。夷。而前。擾。持。流。枻。首用不。稻。隔目。傍。睨。其。婆。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無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遂且妄也。我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誡。視之。末伽。摩。聞者。在彼之。末。篇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我。無也。所。拔而

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逝。各復本狀。蹌者踉蹌然。翔者翩蹮然。而言者譊譊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焉能害吾。彼形之乾。梁鬻之委也。彼氣之逝。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什最靈。是必肉我焉矣。庸能踉蹌譊譊以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也。非吾自遣忠焉爾。且將貽忠於衆多。我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忠。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勝難盧蔽。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一作恭知己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日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俠門有仁義。蓋蓋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慨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世情閒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牀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古調一作擬古古調二首

軒后初冠冕。前旋爲蔽明。安知從復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爲輕老生。

世途多禮數。鵰鶚各道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爲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於賈肆。發匣而視。其一皎如。其九蔽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品。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既一作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然美傾城。飾帶以紋繡。裝匣以瑤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爲輕。

養鷙詞 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一作獵字。力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鷙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飽。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鷙詞。

養鷙非玩形。所貴服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一作日夜。哺不息。探雛網黃口。且莫有餘食。當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蹀躞止林表。狡兎自南北。欲啄既已登。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 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聖日。賞於通武之善經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盛而賞勞則樂用。威雄一作雄而賞疲則樂橫。去聲。顧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洸洸。在紫裘絳雲。借問胡爲爾。列校在應揚。俠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家產既不事。顧眄自生光。凱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昔爲編戶人。乘來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飲持一作膏。粱。猶思風塵起。無穫取侯王。

賈客詞 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嶺賈尤矯。或曰。賈雄則農傷。予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鉛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捶鉤俸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殫。

懷福綰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墜金釧。女垂買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鶩鳥思。蹴鏡鑿龍形。

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 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怒減獲。力屈形削。然猶役之無疏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復翁領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弦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弦雖獨彈。下應不相屬。

日莫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御廚膳上弦。流淚雜相續。

續張曲江棄作 并序

世稱張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鶯鶯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託鳳翥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埙，翔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識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蓋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撫假，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是獄，而鍾祕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譯乎，予讀其文，因爲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親身，法在何所恨，色傷相一作斯爲仁，良時難久待，陰謫豈無因，寂寞留陽廟，竭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天桃定相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二首有所寄

車音想轔轔，不見華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其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日成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驟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上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萎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萬貨列旗亭，悉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萎兮什，徒使君子傷。

經楚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蕪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打殺信江頭。

題歌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謠

沈沈夏夜閑堂閒，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味者不分聰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逃，爲用設輕清，一來秋雁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寒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樹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筆管百蜂音脆多，黃鸝吞聲無

無語，東方朝日迎還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蘇蠻苑轉似嫌人，一心百舌何紛紛，酡顏俠少停歌聽，鑒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回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聞，語郎俠彈無情抵，天生羽族耐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寂寞無言落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霄雲裏，鳶鳴嘵嘵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君謂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飛烟，遊鵬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饑烏一噪聚，鬱下雲中爭腐鼠，騰音鵲吻相喧呼，仰天天嚇疑鶩雛，長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屢顧，清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投遮一作逃棘一作危巢向莫時，蓋穩俛腹蹲枯枝，遊羣挾彈一麾肘，翹翠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鳶乎鳶乎彼形螻蟻心，難能反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歲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鐘星墜鐘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吟，撥開不定招搖垂，高飛累累過珠網，斜歷璇題舞羅幌，纂衣樓上拂香塵，承露蓋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黃兒走步繞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蚋鳥亦夜飛，一作起翅如車輪人不見，一作面已矣。

華山謠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靈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天資帝王宅，以我一作此爲關鑰，能令下國人一一作不見換神骨，高山同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無特達，雖貧猶碌碌。

磨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磨拂，萍開綠袍滿，鼠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回光走幽室，山神厭氣沮，野魅真形出，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著肩，一作眼漁翁以爲妖，舉瓠投其前，一作呼兒買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黃金鵝，大翅搖江烟，下見盆罩魚，投身聲洪涟，擺拏隱鱗去，哺雛林岳巔，鵰鳥欲伺隙，遙睨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非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在滄中篇。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二

五言今體三十首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瑞氣卷綃縠。遊光泛波瀾。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主翁人。

蜀先主廟漢末諸葛亮五丈原營復一作白

天下地一作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陣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天將今夜月。一徧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漢室賢王後。從叔望在河間。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任天真。特達主無玷。嗟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市義貸能貧。謖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臥漳濱。榮耀初題劍。清羸已挂紳。宮星徙列位。隙日不回輪。自昔追飛侶。今爲侍從臣。素弦哀已絕。寄簡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撤悲晨。淒涼竹林下。無復見濟塵。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比及拜命非。竟不克中謝。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

真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崑淵。迴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盤御當西陸。舒光匿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連行調玉燭。濕白應金天。曲沼疑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過境即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綠烟。皐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劍沈三尺影。鏡罷九枝然。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一作邊。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靜對揮宸翰。閑臨疑彩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與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並進夔龍位。仍齊鶴鴦年。相公詩有齊年並進之句也。同心舟已濟。遺膝璧常聯。對領專征寄。遙持造物權。斗牛添氣色。井絡靜氛烟。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瀛舞。虹旌獵楚田。步趨雙綬重。夢入九城偏。秋興一作雖情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遥稿抃。不覺撫幺弦。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因命和和。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閩蠻蠻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詠寄荆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渚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謠聞竹棧。拜舞擲桑弓。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面解。章奏九門通。弁服聯操袂。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蹙塵紅。火號休傳警。機橋罷亘空。登山不見虜。振旅自生風。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聞喜後。金石賜元戎。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引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楚地。後爲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東徙予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於郴。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縞素哭於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城東南亭舍其所也。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存於其書。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寺。道貶爲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爲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衛清沅。高岸朝嶺合。旋瀾激箭分。積陰春暗度。將霽雷先聲。俗尚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迹。楝葉慰忠魂。戶算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畬火動。蹋月俚歌喧。擁楫舟爲市。連甍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翠翡翠翻。茗折滄溪秀。蘋生枉渚暄。渚邊某爲邑人所重。枉渚近在郡東。禽鳥格

磯起魚戲噞喁繁。按本草經曰鱯鱣鱣如鮪博格鄰者是也。沈約蓋棚故李衡墟落存。國侯蓋木洲並在湘。蠻悲鼓瑟泉客泣酬恩。露變蒹葭浦。晨懸橘柚村。虎咆空野霧。鼉鼓拍滿川。鄉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炎天無冽井。霜月見芳蓀。清白家傳貴。詩書志所敦。列料明甲乙。從宦出邱樊。結友心多契。馳聲氣尚吞。士安竹重賦。元禮許登門。草檄嫖姚幕。巡兵戊己屯。築臺先自魏。送客獨留髡。逢結王幾授。來觀衛室尊。鳶飛人鷹隼。魚目僵璵璠。燭羅馳道朝。陽關帝閽王。正會夷夏月。朔盛旗幡。獨立當塗闕。傳訶步紫垣。接章清岸獄。觀祭濕蘋蘩。御歷昌期遠。傳家寶祚蕃。蘇文光夏啓。神教提軒轅。內禪因天性。膺圖授化元。繼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孝三朝備。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幸逢休運。微班識至尊。校勳資霸權。復土奉山園。以時本官判度支鹽鐵等使檢校兵部尚書。一失貴人意。徒聞太學論。直廬辭錦帳。遠守愧朱轓。巢幕方猶燕。捨檐尚笑鯤。遺恨過荊郢。流落感涼溫。旅望花無色。愁心醉不惛。春江千里草。莫雨一聲猿。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帶賒衣改製。鏡澀劍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傷虎賁。來憂鬱魑魅。歸顧牧雞豚。就日秦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灘岸。旦夕上高原。

經伏波神祠

蒙蒙笠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疊疊駐。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勒王略。安知恩澤侯。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董生奉內典

緊露傳家學。寄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三餘。敬枕齊眠晚。折巾秋鬢疎。武皇思視草。誰許茂陵居。

酬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前年敗牧。一作錦城馬蹋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勇名。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課雲中級。南游湘水清。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爰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利。講席繞香壇。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衆音徒忒滅。心在淨中觀。

不出孤峯上。人間四十秋。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法爲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頭偈。有住是菩提。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旅鴈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龍郡歸洛陽閑居

十年江外海。一作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武吟。花間數殘酒。月下一張琴。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

城東閑遊

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閑閑人。竹逕縈紆入。花林委曲巡。斜陽衆客散。空鎖一園春。

遠謫年稍少。初歸鬢已衰。門閑故吏去。室靜老僧期。不見蜘蛛集。頻爲蟋蟀悲。露濃落唯心在。平生有已知。商歌夜深後。聽者竟爲誰。

陝州河亭陪韋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別與韋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歸

雪霽大陽津。城池裝裹春。河流添馬頰。原色動龍鱗。萬里獨歸客。一格逢故人。因高向西望。關路正飛塵。

途中蚤發

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問姓名。

初至長安時自外郡再授郎官

左遷凡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每行經舊處。卻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謹書寤事以俟采詩者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成。川原皇上瑞。恩澤媚閑行。欲及重城掩。猶聞歌吹聲。

早秋集賢院御事時爲學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清露曉。閣倚碧天秋。灰琯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飈從朔來。爽氣入神州。

蓮草香齊殿。槐花點御溝。一作山明與色見。水淨濁煙收。蚤歲忝華省。再來成白頭。幸依羣玉府。有本一作路向夠。一作瀛洲。

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芳一作洲新草綠。幕府舊烟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登居施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獨吟施上亭。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奉寄

蚤忝金馬客。晚爲商洛翁。知名四海內。多病一生中。舉世往還盡。何人心事同。幾時登峴首。恃舊指三公。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後御事述懷贈答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貞漢相。無類勝隋珠。當軸龍爲友。臨池鳳不孤。九天開內殿。百辟右晨趨。

誠滿澄欽器。成功別大鑪。餘芳在公論。積慶是神扶。步武離台席。徜徉集帝梧。銓材乘秦鏡。典樂去齊竽。

蘭瀛風塵外。逢迎詩酒徒。唯應持華皓。一作華皓。特更食萬餐廚。

門下相公榮加册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輒敢申賀

册命出宸衷。官儀自古崇。時膺半士拜。光贊格天功。再佩扶陽印。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得詠清風。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勞勤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鎔搗難一作蜜。舌。澆水淨龍鬚。身是芭蕉喻。行須邛竹扶。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三

古調十六首

登司馬錯故城（秦昭王命將征五國，城在武陵沅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暝喬木。登陴值薄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廢井抽寒蓂，毀臺生稽粟（一作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楚塞鬱重疊，蠻漢紛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臥病聞常山旋師，霖雨宿過，王澤大洽，因寄李六侍御

寂寂重寂寂，病夫臥秋齋。夜蟲思幽壁，槁葉鳴空階。南國異氣候，火晏尚昏霾。猛烟跕飛羽，沴氣傷百骸。昨聞凱歌旋，欣至酒如淮。無戰隨丹水，垂仁輕蔡街。清廟既策勳，圜丘俟燔柴。車書一以混，幽遠皆不懷。逐客顛頓久，故鄉雲雨乖。鴛魚各有化，予欲問齊諧。

謁柱山會禪師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槩。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隘四塞。勉修黃及蚤，狃捷不知退。鏑鋒揚芬馥，尋尺招瑕纇。淹留郢西郡，摧頹羽翰碎。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洗瘠。吾師得眞如（一作寄），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蹶飛雀。曈曈揚智炬，照使出昏昧。靜見玄關啓，欻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矣。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世道猶泰。色身豈吾實，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卜何年載。

普卷塔下作（在柱山上）

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藪。道爲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壇在此山，識者常回首。

武陵觀火詩

楚鄉祝融分災（一作災），火常爲虐。是時直突烟，發自晨炊徒。盲風扇其威，白晝曛陽烏。操綆不暇汲，循牆而避隅。怒如列缺光，迅與彗輪俱。聯延掩四達，赫奕成洪鑪。洶疑蛟濤翻，飄若鬼神趨。當前迎風起，是物同吞腴。金烏入梵天，赤龍遊玄都。騰烟透窗戶，飛焰生雕櫨。火山攤半空，星雨灑中衢。瑤壇披糞漆，寶樹攢瑚珊。花縣與琴瑟，旗亭無酒濡。市人委百貨，邑令遣雙鳧。餘勢下陰陽，長煙烘軸櫨。吹熒照水府，疾浪慈天吳。異龍雲日晚，心慄視巡殊。高灰辨蹤庾，黑土迴圖圖。乘燼合星羅，遊氛鍊人腑。厚地藏宿熱，遙林呈槃枯。火德資生人，庶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敲石彌天隅。晉庫走龍劍，吳宮傷燕雛。五行有沴氣，先哲垂訏謨。宋鄭同日起，時當賢大夫。無奇（一作奇），自可樂。弭患非所圖，賢守恤人瘼。臨烟駐驥駒，弔傷色慘怛。嘻，失詞勑檢，下令彌里布。指期輕市租，開垣適未立。苦蓋自相燒，山木行翦伐。江泥宜塗塗，魯臣不必尊。何用徵越巫。

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遊山茶花以詩答之

故人博雅尉，遠我山茶花。採從碧海上，來自蠻僚家。雲濤潤孤棲，陰火照晨葩。淨搖扶桑日，豔對瀛洲霞。世人愛芳辛，搴擷忘幽遐。傳名入帝里，飛翼辭天涯。王濟本尚味，石崇方鬬奢。雖盤多不識，綺席乃增華。

途中蚤發

馬蹋塵上霜，月明岡頭路。行人朝氣銳，宿鳥相辭去。流水隔遠村，殷山多紅樹。悠悠關塞內，來往無閒步。

和蕭庶中古散調詞贈尹果毅

昔聽東武吟，壯年心已懸。如何今淒落，聞君辛苦辭。言有窮巷士，弱齡頗尚奇。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逸時。借名遊俠窟，結客幽并兒。往來長楸間，能帶雙鍵馳。崩騰天寶末，塵暗燕南垂。燼火入咸陽，詔徵神武師。是時占軍募，插羽揚金巵。萬夫列轅門，觀射中戟支。昔當雪國讎，親愛從此辭。中宵倚長劍，起視蚩尤旗。介馬晨蹀道，陳雲乾天涯。陰風獵白草，旗槊光參差。勇氣貫中腸，視身忽如遺。骨掬白馬將，虜騎不敢追。貴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他人印纍纍。謁者既清宮，諸侯各罷歸。上將賜北第，門戟不可窺。曾血下沾襟，天高問無期。徘徊故鄉路，孤影空相隨。行逢里中舊，樸遬昔所嗤。一言合侯王，腰佩黃金巵。問我何自苦，可憐真數奇。遲回顧徒御，得色雖雙眉。翻然悔世途，撫已昧所宜。田園已蕪沒，流浪江海湄。豈窮毛羽摧，不見翔雲姿。衰容蔽逸氣，孑孑無人知。寂寞草玄徒，長吟下帷帷。爲君發哀韻，若扣瑤林枝。

望衡山

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翻。青冥結精氣，磅礴宣地脈。還聞層寸陰，能致彌天澤。

遊桃源一百韻

沅江清悠悠，連山鬱岑寂。回流抱絕巘，峻鋭含虛碧。昏旦遞明媚，烟嵐紛委積。香草垂綠潭，蓁蓯照孤磧。（山下潭名綠蓯，名蓯龍。淵明著前志，子驥思遠蹠。子驥亦見陶先生本記。）寂寂無何鄉，密邇天地隔。金行太元歲，漁者偶探賾。尋花得幽蹤，窺洞穿閭隙。依微聞雞犬，豁達值肝胸。居人互將迎，笑語如平昔。質樂雖交奏，海翁心不懌。揮手一來歸，故溪無處覓。緜緜五百載，市朝幾遷革。有路在壺中，無人知地脈。皇家咸至道，聖祚自天錫。金闕傳本枝，玉函留寶歷。禁山開秘宇，復戶瀟靈宅。（謂錄二十戶免徭役，準邇掃。）蓁檢香氛氳，醮壇烟冪冪。我來塵外躅，鑾若朝酲析。崖轉對翠屏，水窮留素鷁。三休薪高木，千級攀崱壁。旭日聞撞鐘，綵雲迎躡屐。遂登最高頂，縱目遠楚澤。平湖見草青，遠岸連雨亦。幽尋如夢想，緜思屬空閟。蚤緣且忘疲，耽玩近成癖。清猿伺晚發，瑤草陵寒折。群鳥舞蔥蘢，珠樹搖玲瓏。羽人顧我笑，勸我稅歸轅。荒衣何飄颻，童顏潔白皙。重巖是藩屏，馴鹿受羈靮。樓居通清霄，蘿蔦成翠密。仙翁遺竹杖，玉母留桃核。姹女飛丹沙，青童汲金液。寶氣浮鼎耳，神光生劍脊。虛無天樂來，倏率鬼兵役。丹邱肅朝禮，玉札工紬繹。枕中淮南方，牀下阜鄉曷。明鐘坐遙夜，幽籟聽淅瀝。因話近世僊，翛然心神惕。乃言羿氏子，骨狀非凡格。往事黃先生，羣兒多侮劇。蒼然不屑意，元氣貯肝膈。往往遊不歸，洞中觀博奕。言高未易信，猶復加訶責。一旦前致辭，自云仙期迫。言師有道骨，前準胥被謫。如今三山上，名字在其籍。悠然謝主人，後歲當來覿。言畢依庭樹，如烟去無迹。觀者皆失次，龍追紛絡繹。日莫山巡窮，松風自蕭瑟。適逢修蛇見，瞬目光激射。如嚴三清居，不使恣搜索。唯餘步綱勢，八陣在沙礫。至今東北隅，表以壇上石。列仙徒有名，世人非目擊。如何庭廡際，白日振飛翮。洞天豈幽遠，得道如咫尺。一氣無死生，三光自遷易。因思人間世，前路何湫窄。瞥然此生中，善祝期滿百。大方播羣類，秀氣胥翕闢。性靜本同和，物乖成阻阸。是非鬬方寸，蓋血昏精魄。遂令多天傷，猶喜見斑白。喧喧車馬馳，茀茀桑榆夕。共安緹紬榮，不悟泥途適。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九流宗指歸，百氏勞搦撫。公卿偶慰鴻，鄉曲謬推擇。居安白社貧，志傲玄纁辟。功名希自取，勞紐俟揚歷。書府蚤懷鉛，射宮曾發的。起草香生帳，坐曹烏集柏。賜宴聆簫韶，侍廟聞琮璧。簪聞履忠信，可以行蠻貊。自迷一作希只心，安恃千時盡。巧言忽成錦，苦志徒食蘗。平地生蜂虿，深心有矛戟。曆波一震盪，弱植果淪溺。北酒弔靈均，長岑思亭伯。編來昧幾兆，事去空歎惜。歷累與時深，流年隨漏滴。才能疑木鴈，報施迷夷跖。楚奏繁一作鍾儀，商歌勞甯戚。稟性非懸解，對境方感激。自從嬰網羅，每事問龜策。王正降雷雨，環玦賜遷戾。儻復夷平人，誓將依烈客。買山恭精舍，領徒開講席。蓋無身外疑，自有閑中益。道才一作芽，期日就，塵蓋乃冰釋。且欲遺姓名，安能慕竹帛。長生尚學致，一概豈虛擲。之子資糠糧，煙霞拂市幘。黃石履看壓，洪崖肩可拍。聊復嗟蟑蜴，何如哀魑螭。青蠅既深味，塊蛩亦屢摘。縱無西山資，猶免長戚戚。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滉瀁雪海翻，嵯岑玉山碎。咬龍蟠鬱鬱，神鬼含變態。萬狀互相生，百音以繁會。俯觀蒙勃郁，始覺天宇大。山頂自澄明，人間已霧霾。豁然重昏斂，渙若春冰消。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卻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有僧言羅浮事因爲詩以寫之

君言羅浮上，容易見九垠。漸高元氣壯，洶湧來翼身。夜宿最高峯，瞻望浩無鄰。海黑天宇曠，星辰來逼人。是時當朏魄，陰物恣騰振。日光吐鯨背，劍影開龍鱗。倏若萬馬馳，旌旗登翕瀚。又如廣樂奏，金石含悲辛。疑其有巨靈，怪物盡來賓。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嚘天雞鳴，扶桑色斯斯。赤波千萬里，踴出黃金輪。下視生物息，霏如陳中塵。醯雞仰鑱口，亦謂雲漢津。世人信耳目，方寸度大鈞。安知視聽外，怪愕不可陳。悠悠想大方，此乃格水濱。知小天地大，安能識其真。

秋江晨發

輕陰迎曉日，霽霧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餘清。凝眸萬象起，朗吟孤情平。渚鴻來矯翼，而我已還征。君因思市朝，人方鵝晨雞。昏昏戀衾枕，安見元氣英。納爽耳目變，玩奇筋骨輕。滄洲有奇趣，浩蕩吾將行。

裴祭酒尚書見示春歸城南青松塢別墅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蓋宦閱人事，晚懷生道機。時從學省出，獨望郊園歸。野彴度春水，山花映巖扉。石頭解金章，林下步綠薇。青松鬱成塢，怪石盈尺圍。吟風起天籟，蔽日無炎威。危逕盤羊腸，連蔓發蟠飛。幽谷巒檐斧，澄潭環釣磯。因高見帝城，冠蓋揚光輝。白雲難持寄，清韻投所希。二公如長離，比翼翔太微。含情跡林壑，酬贈獻珠璣。顧予久郎一作潛，愁寂對芳菲。一謁邱中趣，再撫黃金徽。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太天一作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

有事九龍廟，繫齋北王祠。玉笥何時絕，碧樹空涼颸。吏散埃壒息，月高庭宇宜。重誠肅穆，澗水潺湲時。人稀夜復閑，虛靜境亦隨。緬懷斷鼇足，疑想乘鸞姿。朱明盛農節，膏澤方愆期。瞻言五嶽巡，能救百穀萎。神駕晨雞鳴，閶干斗柄垂。修容謁神像，注意陳正詞。蒼龍起泓泉，若召雷雨師。黑烟發鱗甲，灑液如芬絲。豐隆震天衢，列缺揮火旗。炎空忽淒緊，高霤懸綆縻。主物已霈霈，溼雲稍離披。丹霞啓南陸，白水含東蓄。熙熙飛走適，舊舊草樹滋。浮光動皆觀，遠思盈川坻。吳公敏於政，謝守工爲詩。商山有病客，言賀舒龐眉。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篇歌送酒

朗朗鳴雞弦，華堂夜多思。簷外雪已深，坐中人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四

七言五十六首

西塞山懷古

西晉王濬一作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陽山廟觀賽神 淮松南征至此逢爲其神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桧下，洞簫愁絕翠屏間。荊巫脈脈傳神語，野老婆婆啓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蹋竹歌還。

漢壽城春望 古荊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廟蓋楚王故墟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華表半空經雨折，碑文綫見滿堤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玉馬朝周從此辭，園陵寂寞對豐碑。千行宰樹荊州道，莫雨蕭蕭聞子規。

荊州道懷古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稀。馬嘶古樹一作道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

朗州寶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答長句二篇因而繼和

鴛鴦差池出建章，綵旗朱戶懸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雞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蹊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裙逢春十度傷。

孟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朝騶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蘂覆階鈴閣煖，雪峰當戶戟枝寒。甯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

寶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孟秋贈答命同作

鄰境諸侯同舍郎，芷江蘭浦恨無梁。秋風門外旌旗動，曉露庭中橘柚香。玉簟微涼宜白晝，金茄入莫應清商。騷人昨夜聞鵾鳥，不歎流年惜衆芳。

衢州徐員外使君遣以縞紵兼竹書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貺 按此詩本自婺州析還途一有州字自台州還

爛柯山下舊仙郎，列宿來添婺女光。遠放歌聲分白紵，知傳家學與青箱。水朝滄海何時去，蘭在幽林亦自芳。聞道天台有遺愛，人將琪樹比甘棠。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奩下豈天然。玉蟾吐水波光靜，綵翰搖風鋒爛柯。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覽董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幾年油幕佐征東，卻泛滄浪狎釣童。欹枕醉眠成戲蝶，抱琴閑望送歸鴻。文憐自製膠西相，倚伏休一作能齊塞上翁。更說扁舟動鄉思，青蘋已熟蓴秋風。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濺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澤草長迷楚望，夷陵土墨有秦灰。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馬道回。十二碧峰何處所，永安宮外是荒臺。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縣李少府暢祕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到燭擎銅鉢故事遲輒舉觴以飲之速夜艾羣公沾醉紛然就枕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

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

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 時貞元二十年王蘭田尉充學士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綵仗神旗繳曉風，雞人一唱鼓逢逢。銅壺漏水何時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鹽銅夕月壇書事（其二）

西曛司分漏夜平，蕤和亭午太陰生。鏗鏘揖讓秋光裏，觀者如雲出鳳城。

戲贈崔千牛

學道深山處老人，留名萬代不關身。勸君多買長安酒，南陌東城占取春。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雲雨江湘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

南荊西蜀大行臺，幕府旌門相對開。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陣役風雷。彩雲朝望青城起，錦浪秋經白帝來。不是鄂中清唱發，誰當丞相談天才。

微還京師見故番官馮叔達

前者恩恩樓被行，十年顯顯到京城。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故洛城古牆

粉落椒飛知幾春，風吹雨灑旋成塵。莫言一片危基在，猶過無窮來往人。

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絕句（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

望夫石（在對和州郡樓）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

金陵五題（并引）

余少爲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爲歷陽守，跂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適關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自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時（一作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謝寺雙檜（揚州法雲寺謝園古檜存焉）

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烟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鷲鷲瓦上出高枝。長明鐙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

韓信廟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嘆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秋夜安國觀閒望

織女分明銀漢秋，桂枝梧葉共颼颼。月臺滿庭人寂寂，覺寒一曲在高樓。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雖疑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遊日，恨不同時便服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鎖山僧。

聞韓賓客歸第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時韓牧永州

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雛飛入翠屏。孝若歸來呈書讚，孟陽別後有山銘。蒼陵舊地花繁結，桂樹新枝色更青。爲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寄楊八壽州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歷中白面人。桂嶺雨餘多鶴迹，茗園晴望似龍鱗。聖朝方用敢言者，次第應須薦諫臣。

李賓二大諫拜命後寄楊八壽州

諫省新登二直臣，萬方歡喜奉絲綸。側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陽南（一作高臥）人。

宣上人遊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繼和

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鈴（一作詞賦）指示青雲借羽翰，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

贈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希。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鑪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著

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絕句崔少監見示鑒馬長句因而和之

麟臺少監舊仙郎，洛水橋邊墮馬傷。應汗屢問青鰲一作綬，風飄掌上紫遊韁。上車著作應來問，折臂三年公定送方。猶賴德全如醉者，不妨吟詠人篇章。

寄楊魏州與之舊姻

避地江湖知幾春，今來本郡擁朱輪。院郎無復里中舊，楊僕卻爲關外人。各繫一官難命駕，每懷前好易沾巾。玉城山裏多靈藥，攜落功名且養神。

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寶時列度支案

長愛街西風景閑，到君居處暫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翠松通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

蒙恩轉後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因寄七言

翔鸞閣下謝恩初，通籍由來在石渠。留入南宮判祥瑞，還歸內殿閱圖書。故人猶在三江外，同病凡經二紀餘。今日薦君嗟久滯，不唯文體似相如。

途次華州陪錢大夫登城北樓春望因覩李崔令狐三相國唱和之什輪林舊侶繼連華城山水清高豈鳳翔集皆忝夙眷遂題是詩

城樓四望出風塵，見盡關西渭北春。百二山河雄上國，一雙旌旆委名臣。豐中今日題詩處，天上同時草詔人。莫怪老郎星濯吹，宦途雖別舊情親。

三鄉驛樓伏覩玄宗望女儿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僊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

洛下初冬拜表時，鳳樓南面接三條。拜表郎官蹈波橋，清洛曉光鋪碧靜。上陽霜葉剪紅綃，省門發組初成列。雲路鶯花想退朝，寄謝殿勳九天倨。搶榆水驛各逍遙。

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御至洛城東舊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飛謗十年餘，新受恩光萬里還。朝服不妨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竹含天籟清商樂，水遶庭臺碧玉環。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暫時閑。

洛中酬福建陳判官見贈

潦倒登名擁鼎材，一生多故苦迴遑。南宮舊籍遙相管，東洛閑門盡來開。靜對道流論藥石，偶逢詞客與瑰怪。君近日文鋒利，新向延平沿劍來。

始聞秋風

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聽玄蟬我卻回。五夜聽鐘枕前覺，一年顏狀鏡中來。馬思遠草拳毛勁，鵰盼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爲君扶病上高臺。

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遊給事同過訪歎初有二毛作

清風隱几望雲空，左掖鶯花到室中。一卷素書消永日，數莖斑鬢對秋風。菱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莫怪人人驚蚤白，緣君合會一作是鮑頭翁。

酬淮南周參謀秋夕見過之作林公昔爲揚州從事，鶯雛從辟子反初服

揚州從事夜相尋，無限新詩月下吟。初服已拋玄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語餘時舉一杯酒，坐久方聞數處砧。不逐繁華計一作訪，閑散知君擯落俗人心。

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

愛君新買街西宅，客到如遊鄰社間。雨後退朝貪種樹，申時出省趁看山。門前巷陌三條近，牆內池亭萬境閑。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

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

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楠樹鵲鴉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蘋江白芷生。自此曾沾宣室召，如今又守闔閭城。何人萬里能相憶，同舍仙郎與外兄。任侍御予外兄，員外南宮同官

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

旌旗入境犬無聲，綠畫鯨鯢漢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

劉駙馬水亭避暑

千竿翠竹數莖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瓊烘疑漏酒，水精簾瑩更通風。鳴冰滿盞沈朱實，注饌登盤狼

碧籠。盡日追涼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述舊賀遷客陝虢孫常侍南宮左補闕，處交代

南宮牽曳芝蘭後，左輔竹交印綬來。多病未嫌清洛苑，新恩已厭望仙臺。關頭古塞桃林靜，城下長河竹箭回。聞道隨車有零雨，此時偏勸子荊才。

酬端一作州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

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五

雜體三十九首

翠微寺有感

吾王若遊幸。離宮雲際開。朱旗迎夏早。涼軒避暑來。湯餅賜都尉。寒冰頒上才。龍髯不可望。玉座生浮埃。

遠州臘日觀獵獵西山

海天殺氣動。鑾軍部伍嚴。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初燒。圍合繁鉦息。鵰興大旆搖。張網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慮虛驚迅。驚麞時踢蹤。蹤雲四面起。臘雪半空銷。箭頭餘鵠血。鞍榜見雉翹。日莫還城邑。金笳奏鼓譙。

觀舞柘枝二首

胡服何葳蕤。僊姬登綺墀。神鼇戴紅蕚。龍燭然金枝。垂帶纖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眸遞華侯。燕秦有舊曲。淮南多冶詞。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

山雞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茵。體輕似無骨。觀者皆登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

君山懷古

屬車八十一。此地阻長風。千載威靈盡。赭山寒水中。

秋江晚泊

長泊起秋色。空江涵霽暉。莫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古戍見旗迴。荒村聞犬稀。何堪扁舟上客。對酒夜相依。

步出武陵東亭臨江寓望

熙至感風候。霜餘楚林殺。孤驛帶月來。寒江轉沙曲。戍遠旗影動。津晚櫓聲促。月上綵霞收。漁歌遠相續。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雀噪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馬再三嘶。

晚歲登武陵城顯望水陸悵然有作

星象承烏鵲。蠻陬想犬牙。俚人洞竹節。仙洞閉桃花。城基歷漢魏。江源自蜀巴。華表廖王墓。棠地黃瑯家。霜輕菊秀晚。石淺水文斜。樵音遠故壘。漁路明寒沙。清風稍改葉。盧橘如含葩。野橋鳴驛騎。叢祠發迴笳。蹤鱗避舉網。倦鳥寄行蹚。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夕照轉赤岸。浮藻起蒼波。札札渡溪槳。連連赴林鴉。叫閽道非遠。鳴環期自賒。孤臣本危涕。喬木在天涯。

湖州崔郎中曹長寄三辯詩自言辯在詩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臯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爲四韻以謝之

視事盡屏中。自稱三辯翁。管絃泛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爲郎分司寄上都洞舍

舊通金馬門。家在銅駝陌。省閣雲無塵。宮樹遠凝碧。荒街淺深轍。古渡潺湲石。唯有嵩邱雲。墻誇蚤朝客。

登陝州城北樓卻寄京師親友

獨上百尺樓。目窮思亦愁。初日偏路草。野田荒悠悠。塵息長道白。林清宿烟收。回首雲深處。永懷帝鄉遊。

請告東歸發灞橋卻寄諸僚友

征途出灞涘。回首傷如何。故人雲雨散。滿目山川多。行車無停軌。流景同迅波。前歡漸成昔。感歎徒勞歌。

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秋池上館。林塘照南榮。塵衣紛未解。幽思浩已盈。風遠墜故蕚。露菊含晚英。悵爲一夕客。慈鵲晨雞鳴。

平蔡州三首

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殲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旗拜。有若萃蟄春雷。狂童面縛登檻車。大帛一作太白天矯垂捷書。相公從容來鎮撫。常侍郊迎負文弩。四人歸業閭里閑。小兒跳踉健兒舞。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淚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夷聞風失匕筯。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擢髮不足數。血汙城西一坏土。南蠻無火楚澤閑。夜行不鎖穆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常山。時唯常山不庭。

平齊行二首

胡塵昔起薊北門，河南地屬平盧軍。貂裘代馬繞東岳，嶧陽孤桐削爲角。地形十二虜窟，恩澤含容歷四朝。魯人皆解帶弓箭，齊人不復聞簫韶。今朝天子聖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狂童戮故事，文告不來方震怒。去秋詔下誅東平，官軍四合猶嬰城。春來蒐乌騷且慓，氣如壞山墮其庭。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攙搶星。帳中腐血流滿地，門外三軍舞連臂。駙騎兩首過黃河，城中無賊天氣和。朝庭侍郎來慰撫，耕夫滿野行人歌。

泰山沈冦六十年，旅祭不變生慈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祆氛埽盡河水清，日觀杲杲卿雲見。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獸順流下，洪波涵淡浮熊熊。侍臣燕公乘文軒，玉檢告天無愧詞。當今叡孫承聖祖，岳神望幸河宗舞。蓬門大道屬車塵，共待蒼蒼翠華舉。

城西行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爲誰蔡吳蜀。中使提刀出禁來，九衢車馬喧成雷。臨刑與酒不覆，仇家白官先請肉。守吏能然董卓臍，饑烏來覘桓玄目。城西人散秦街平，雨洗血痕無草生。

武昌老人說笛歌

武昌老將七十餘，手把庚令相問訊。自言少小學吹笛，蚤事曹王曾賞識。往年鎮戍到新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賓材悉搜索，典御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臨指發，水中龍鱗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猶遲，音調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西山蘭若試茶歌

山僧後檐茶數畝，春來映竹抽新芽。宛然爲客振夜起，自傍芳叢摘鷹爪。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甌中金沙水。碧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盞花飛回。悠揚嚮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巖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籙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滅封寄郡齋，願非銅鉶損標格。何況蒙山頂上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敲石人。

廟庭假松詩　并引

侍中後園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假，丞相晉公爲賦詩，美其猶龍蛇然。植於高崒喬木間，上嶽旁礼，盤蹙傾亞，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爲意，乃加憐焉。命春土以壯其趾，使無欹。索絢以牽其幹，使不仆。鹽漱之餘以潤之，顧眄之暇以照之。發於仁心，感召和氣，年復天闕，坐能敷舒。歸之詮曹，化爲奇古。故樂表丈，而有假號焉。子嘗謂閣白事，公爲道所以，且示以詩。竊感嘉木之逢時，斐然成詠。

勢軋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見與扶持。忽從顛頓有生意，御爲嚴披無俗姿。影入嚴廊行樂處，韻含天籟宿齋時。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

答東陽于令涵碧閣詩　并引

東陽令于興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生綺襠執袴間，所見嘗貴盛，而潔然有心如山東書生。前年白有司願爲親民官以自效，遂補東陽及莅官，以簡易爲治，故多暇日。一旦於縣五里，偶得奇境，埋沒於翳薈中，于生自以有特操，而生於公侯家，由擢處人仕，常悒悒歎息。因移是心，開抉泉石，芟去蘿蔦，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岩，森立盆來。因構亭其端，題曰涵碧。碧流貫於庭中，如青龍蜿蜒，冰去蟄，激射人。樹石與澗列於前，脊且萬狀，惜其居地不得有聞於時。故闔之來乞詞，既無負尤物，予亦久翳蘿蔦者，睹之慨然，遂賦七言，以貽後之文士。

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

贈致仕滕庶子先輩　時及第人中最長

朝服歸來雲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名。蓬觴每使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雙鍔據鞍時騁健，殷勤把酒尚多情。陵寒卻向山陰去，衣繡郎君霧裏迎。時令子爲御史，主務在越中。

詠樹一無樹字紅柿子

曉連星影出，晚帶日光懸。本因遺採掇，翻自保天年。

庭竹

羅縣鈴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

臺城懷古

清江悠悠王氣沈，六朝遺事何處尋。宮牆隱轔園野澤，鵂鶹夜鳴秋色深。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逕斜。山禽忽驚起，衙鼓半巖花。

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路。塵土與烟霞，其間十餘步。

與歌者米嘉榮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頑須事後生。一作一別嘉榮三十載，聞道嘉榮是髮少年。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渾侍中宅牡丹

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開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與歌童田順郎

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燕爾館破屏風所畫至精人多歎賞題之

當時應遇空亡日。賣處難逢識別人。唯有多情往來客。強將衫袖拂埃塵。

賞牡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寄陝州姚中丞（時分司東都）

八月天地氣（一作肅）。二陵風雨收。旌旗關下來。雲日關東秋。禹跡想前事。漢臺餘故邱。表回檻帶地。左右帝王州。留滯悲昔老。恩光榮徹侯。相思望棠樹。一寄商聲謳。

奉酬湖州崔郎中見寄五韻

山陽昔相遇。灼灼晨葩鮮。同遊翰墨場。和樂堪醉然。一落名宦途。浩如乘風船。行當衰莫日。臥理淮海壖。

猶期耐病後。共樂桑榆年。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六

樂府上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畫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徧。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荊州歌二首

潛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可憐蹋青伴。乘暖著輕衣。

今日好南風。商旅相催發。沙頭檣竿上。始見春江闊。

紀南歌

風煙紀南城。塵土荊門路。天寒多獵騎。走上樊姬墓。

宜城歌

野水遶空城。行塵起孤驛。荒臺側生樹。石碣陽鷁額。嗟嗟虞行人。溫風吹宿麥。

順陽歌

朝辭官軍驛。前望順陽路。野水蕩荒墳。秋蟲鏤官樹。曾聞天寶末。胡馬西南騖。城守魯將軍。放城從此去。

馬嵬行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橋貴人。墳高三四尺。乃開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妖姬。

率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貴人飲金屑。餘忽葬英莫。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

駕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覘。共愛宿妝妍。君王蹙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岩畔人。空見淩波襪。

鄭袖愛蹤跡。私手解鑿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買胡笳。

視刀環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重心。

三閭辭四首 失調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卻成愁。

珠箔曲瑣鉤。子綱見揚州。北兵那得度。淚語判悠悠。

沈香帖閣柱。金縷畫閣楣。回首降旛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智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更衣曲

博山烟烟吐香篝。紅燭引至更衣處。夜如何其夜漫漫。鄰雞未鳴寒雁度。庭前雪壓松桂叢。廊下點點懸紗籠。滿堂醉客爭笑語。嘈嘈琵琶皆暮中。

淮陰行五首 并引

古有長干行。言三江之事委矣。余嘗聞風淮陰。作淮陰行以裨樂府。

簾篌淮陰市。行樓綠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金（一作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烟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船頭大銅鼓。摩挲光陳陳。蚤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

何物令儂羨。羨卸船尾燕。銜泥趁檣竿。宿宴長相見。

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憊憊。無奈挽柴時。清淮春浪疾。

競渡曲（競渡始於武陵。亟今舉檝面相和之。其音或呼云。何在斯。相思之義。事見圖經。）

沅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鑒。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擾擾從此起。揚枹擊節喧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鬣鬣動。蟲蛇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衡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鑒委江之湄。綵旗夾岸照鮫室。羅檣陵波星水嬉。曲終人散空愁莫。招屈亭前水東注。

隄上行三首

酒旗相望大隄頭。隄下連檣隄上樓。日莫行人爭渡急。鼓聲幽軋滿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人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隄繚繞水裏回。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隄招估客。柯我大艑落鳳來。

采菱行（武陵郡唐茂英，盛秋奕，有女郎，嫁于馬湖，源寶采之，以御客，古有采菱曲，學傳其調，故賦之以俟采詩者。）

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繰鴛翔。遊舟遊女滿中央，采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聲嬉笑袂動參差，斂影鉶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綠岸扣船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繫船萍滿衣。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遙聞鼓笑夜經過，醉蹋大隄相應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莫猺歌

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晨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聲子歌

螢語鉤輈音，螢衣斑爛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鼓腐廟。腰斧上高山，意行無徑路。

洞庭秋月行

洞庭秋月生湖心，曾波萬頃如鎔金。孤輪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是時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岳陽城頭莫角絕，蕩漾已過君山東。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遙遙繞城白。遙聞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光笛。勢高夜久陰力全，金氣肅肅開清風。（一作靈。）浮空野馬歸四裔，首冠蓬（一作篷。）星斗當中天，天籟相呼曙霞出。斂影含光讓朝日，日出喧喧人不聞。夜來清景非人間。

蹋歌詞四首

春江月出大隄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未（一作）不見，紅霞映樹鵲還鳴。

桃蹊柳陌好經過，鐙下敲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髻風露前。月落烏啼霜雨散，遊童陌上拾花鈿。

日莫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裏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華清詞

日出驪山東，裴回照溫泉。樓臺影玲瓏，稍稍開白烟。言昔太上皇，常居此新年。風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翠華入五雲，紫氣歸上玄。哀哀生人淚，注盡弓劍前。聖道本自我，凡情徒顛然。小臣感玄化，一望青冥天。

步虛詞二首

阿母種桃蓬海際，花落子成三千歲。海風吹折最繁枝，跪捧瓊槃獻天帝。

華裝十年一鶴歸，凝丹爲頂雪爲衣。星星仙語人聽盡，卻向五雲飛翔來。

桃源行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捨棹挽餌信流去，誤入桃源行數里。清源尋盡花蘇蘇，蹋花覓逕至洞前。洞門蒼黑烟霧生，暗行數步逢虛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問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委曲問人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蓬萊石髓勸客餐，鐙焰松脂留客宿。雞聲犬聲遙相聞，曉光蕙馥開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驚然恐迷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滿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水流山重重。

魏宮詞二首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欲添鐙火（一作燭。）熏衣麝，憶得分明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思。朝來樂府長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詞。

阿嬌怨

望見蔬葉舉翠華，試開金屋堦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九華山（并引）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峯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大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儿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惜其地偏且遠，不爲世所稱，故歌以大之。

奇峯一見慰魂魄，意想洪鈞始開闢。疑是九龍天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不然何至今，悠悠億萬年，氣勢不死如騰仙。（一作舉見。）鬱含幽兮月添冷，日（一作月。）凝輝兮江漾影。結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長在無人境。軒皇封禪登云亭，大禹會計臨東溟。乘槎（力追反。）山行異，不來廣樂絕。編與猿鳥愁，青熒君不見。敬亭之山黃索漠，兀如斷岸無棱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名聲齊五岳。九華山，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錯甚乎人間。

送春曲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故，花葉自相催。漠漠空中去，何時天際來。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榆。春景去，此去何時回。遊人千萬恨，落日上高臺。寂寞繁花盡，流莺歸不來。

初夏曲三首

銅壺方促夜，斗柄暫南回。稍嫌單衣重，初憐北戶開。西園花已盡，新月爲誰來。

時節過繁華，陰陰千萬家。巢禽命子戲，園果墜枝斜。寂寞孤飛蝶，窺遶覓晚花。

綠水風初駛，青林霧未晞。麥田雉朝雊，桑野人莫歸。百舌悲花盡，無聲來去飛。

柳花詞三首

開從綠條上，散逐香風遠。故取花落時，悠揚占春晚。

輕飛不假風，輕落不委地。撩亂舞晴空，發人無限思。

晴天踏踏雪，來送青春莫。無意似多情，千家萬家去。

送春詞

昨來樓上迎春處，今日登樓又送歸。蘭葉殘妝含露泣，柳條長袖向風揮。佳人對鏡容色翻（一作改。）楚客臨

江心事遠萬古至今同此恨無如一醉盡忘機

秋詞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知春色嬾人狂一作知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七

樂府下

秦娘歌 并引

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秦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久之爲蘄州刺史張慈所得其後慈坐事謫居武陵郡慈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噍殺以悲雜客聞之爲歌其事以結於樂府云

秦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陛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鼠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車旗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裙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鴻水擲春歌撩上客闌堂奠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籠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菜杜陵荒道蔓綿松柏哀妝奩蟲網厚如繭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貴笑掃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鸞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猿風雨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髻未秋私自惜舉目

風煙非舊時夢隸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秋扇詞

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遞相催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篋有死灰

搗衣曲

爽砧應秋律繁杵含淒風一一遠相續家家音不同戶庭疑露清伴侶明月中長裾委雙積輕珮垂瓊瑞汗餘衫更馥細移鬢半空報塞雁遊雁促思聞候蟲天狼正芒角庞落定相攻盈篋寄何處征人如轉蓬

七夕二首

河鼓豎旗動姮娥破鏡斜滿空天是幕徐轉斗爲車機織猶安石橋成不礙查寄知觀津女竟夕望雲涯

天機啓雲幔神馭上星橋初喜渡河漢頻驚轉斗杓餘霞張錦幄輕電閃紅綃非是人間世還悲後會遙

龍陽縣歌

縣門白日無塵土百姓縣前挽魚罟主人引客登大隄小兒縱觀黃犬怒鷓鴣驚鳴遶籬落橘柚垂芬照窗戶沙平草綠見吏稀淑歷斜陽照縣鼓

皮桂嶺歌

桂陽嶺下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插田歌 并引

連州城下傍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爲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夫白紵襦農父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嚀如竹枝

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

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初一作幼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諸一來長安道眼大不

相參計吏笑致辭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峨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畬田行

何處好畬田隱隱山腹鑽鑿得雨卦上山燒臥木蒼蒼走且顧羣雉聲啼喔紅焰遠成霞輕煤一作飛

入郭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復起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間

如星復如月俱逐曉風滅本從蔽石光遂致烘天熱下種燬灰中乘陽坼芽蘖蒼蒼一雨後苕穎如

雲發巴人拱手吟耕鎒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餘陰

蒲桃歌 一作萄

野田生蒲桃纏繞一枝蔓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縛蒼莖蟠詰曲揚翹向庭柯意思如有期

爲之立長架布濩當軒綠米液溉其根堆疎石滲漉繁葩組綬結懸實珠璣鑒馬乳帶輕霜龍鱗躍初旭

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昔人種此如種玉藤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爲君博一斗往取涼州牧

題鳩吟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鷁鳩催衆芳，最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晞，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蕊。

牆陰歌

白日左右浮天漢，朝晡影入東西牆。昔爲兒童在陰戲，當時意小覺日長。東鄰候家吹笙簧，陰陰促促移象牀。西鄰卯舍乏糟糠，就影汲汲舂黃粱。因思八州四海外，家家只占牆陰內。莫言牆陰數尺間，老御主人如等閑。君看眼前光景促，中心莫學大行山。

觀雲篇

興雲威陰氣，疾走如見機。晴來意態行，有若功成歸。蔥蘢含晚景，潔白凝秋暉。夜深度銀漢，漠漠仙人衣。

踏潮歌 并引

元和十年夏五月，終風駕濤，海溢。南人曰：踏潮也。率三更歲一有之。余爲連州客，或爲予言其狀，因歌之附於南越志。

屯門積日無回鱗，滄波不歸成踏潮。蟲如鞭石矻且搖，互空欲駕鼉橋。驚濤怒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岧嶤。四邊無聞音樂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鬭衣髮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旗指處不敢囂。翌日風回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百花行

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聞樂。春風連夜動，微雨陵曉濯。紅焰出牆頭，雪光映樓角。繁紫韜松竹，遠黃邊籬落。臨路不勝愁，輕飛去何託。蕩魂魄，照旗戚丹雘。濁波簇顛狂，驅零勸行樂。時節易晚晚，清陰覆池閣。唯有安石榴，當軒照波冀。

春有情篇

爲問遊春侶，春情何處尋。花含欲語意，草有鬬生心。雨頻催發色，雲輕不作陰。縱令無月夜，芳興暗中深。

踏傍曲

南山宿雨晴，春入鳳皇城。處處聞弦管，無非送酒聲。

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衆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瀟瀟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滄碧。

壯士行

陰風振塞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入黃茅。壯士走馬去，鐙前彎玉弩。叱之使人立，一發如鼓交。悍睛忽星墮，飛血濺林梢。彪炳爲我席，擐腥充我庖。里中欣害除，賀酒紛號嘲。明日長橋上，傾城看斬蛟。

邊風行

邊馬蕭蕭鳴，邊風滿磧生。暗雲弓箭力，斗牛一作上鼓鼙聲。變月塞垠起，吹雲陰陳底。將軍占氣候，出號夜

繁笳一作安號長城城。

竹枝詞 并引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雎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儒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於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譜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聽一作上勸鄉情。

山佛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賣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蹋青來。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鉤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詞九首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南陌東城春盛時，相逢何處不依依。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

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暉映，狂殺長安年少兒。

金谷園中鬱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一作中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鬭腰支。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一作殘柳不勝春。曉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綰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輕盈嫋娜占年華，鮮樹妝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浪淘沙詞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一作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

汴水東流虎眼文一作紋，清淮曉色鴨頭春。君君渡口淘沙處，渡卻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蹙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一作時時作張。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廟下鴛鴦錦。將向中流正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沈。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回唱迎神三兩聲。

瀟湘神（一作詞。又作曲。）二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雨（一作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拋毬樂詞二首

五綵繡團圓。登君瑞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春蚕見花枝。朝朝慢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幸有拋毬樂。一杯君莫辭。

楊柳（一無柳字。）詞二首

迎得春光先到來。淺黃輕綠映樓臺。只緣為妾多情思。便被春風長請授。（一作綠。）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無限事。為君回唱竹枝歌。

竹枝詞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下（一作晴。還卻。一作）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蘿。

紇那曲詞二首

楊柳髣髴青。竹枝無限情。聞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踏曲與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

送別四十六首

送工部張侍郎入蕃弔祭（時張兼修史。）

月窟賓諸夏。雲宮降九天。飾終鄰好重。錫命禮容全。水咽猶登隴。沙鳴稍極邊。路因乘驛近。志為飲冰堅。

毳帳差池見。烏旗搖曳前。歸來賜金石。榮耀自編年。

蚕秋送翰院楊侍御歸朝（見第四人編歷諸科二同在類。一同作者。）

仙署棣華春。時當已絕倫。今朝丹闕下。更入白眉人。重振高陽族。分居要路津。一門科第足。五府辟書頻。

鶯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晨。聖朝寰海靜。所至不堙輪。

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京北覆糧使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鶯行。聳俎成全策。京坻閱見糧。歸來房廬滅。盡地奏明光。

送李尚書鎮滑州（自浙西觀察徵拜兵部侍郎月餘而此拜。）

南徐報政人。文昌東郡須。才別建章觀。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一作郎。）黃河一曲當城下。緹騎千

38A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庭蘭出漢家（一作漢）。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頗逐李輕車。旌裘君長迎風擺，錦領旁豪踏雪衙。其奈明年好春日，無人喚看牡丹花。

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侍中之孫）

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鶴背千尋碧，日落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用年字）

江左重詩篇，陸生名久傳。鳳城來已熟，羊酪不嫌羶。歸路芙蓉府，離堂琦珥筵。泰山星臘雪，隋柳布新年。

曾忝揚州薦，因君達短牋。（時段丞相鎮揚州，管辟表薦。）

送太常蕭博士棄官歸養赴東都（時元兵部相為少師，仲兄為郎官，並分司洛邑）

兄弟盡驚憐，歸心切問安。貧榮五采服，遂挂兩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陵更握蘭。從今別君後，長向德星看。

送王司馬之陝州（自太常丞授工為詩）

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舊，司馬應容酒後狂。案牘來時唯署字，風烟入興便成章。兩京大道多遊客，每遇詞人戰一場。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便遊蜀謁韋令公

洛陽秋日正淒淒，君去西秦更向西。為學三冬今轉富，曾傷六翮羽初齊。王城曉人日（一作）窺丹鳳，蜀路晴來天（一作）見碧雞。蚤識臥龍應有分，不妨從此躡丹梯。

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五首

昔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涯（一作）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

自從宴散各東西，每日歡娛御慘悽。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事在書題。

今朝無忌再逢梧，何況清絃急管催。本欲醉中輕遠別，不知離引酒悲來。

駱駝橋上蘋風起，鸚鵡杯中梅雨春。水碧山青知好處，開顏一笑向何人。

溪中士女出笆籬，溪上鶯燕避畫旗。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擔鼓採茶時。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鄂州別墅

君思鄂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擁郡章。野戍岸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山莊。池荷雨後衣香起，庭草春深綬帶長。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蕤香。

發華州留別張侍御

東觀下延閣，賞音騶與輶。同人惜分袂，結念醉芳樽。切切別絃思，蕭蕭征騎煩。臨岐無限意，相視卻忘言。（張詩云：夫子生知，相期妙理中，吾亦忘言之句。）

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二首（遠壽王屋山，名陽洛山）

陽洛夫壇上，依稀似玉京。夜分先見日，月淨遠聞笙。雲路將雞犬，丹臺有姓名。古來成道者，兄弟亦同行。

春來山寺好，歸去憶逍遙。水淨芹蔕色，蕚香芝术苗。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願蕊塡虢曲，相將學玉簫。

送王師魯協律赴湖南使幕（御史中丞公之孫）

翩翩馬上郎，鵬傳渡三湘。橘樹沙洲時，松醪酒肆香。素風傳竹帛，高價騁琳琅（一作琳琅）。楚水多蘭芳，何人事奉觴。

別友人後得書因以詩贈

前時送君去，揮手寄門橋。路轉不相見，猶聞馬蹄遙。今得出關書，行塵日已遙。春還遲君至，共結芳蘭苕。

奉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李逢吉時為浙西節度使，見歸拙詩，時在汝州）

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頭得黃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紹下初酺溫室樹，夢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問，遙望旌旗汝水頭。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廉問江南已經七載後歷滑亳鄭兩鎮遂入相今復領舊地新加旌旄

江北萬人看玉節，江南千騎引金鍍。鳳從池上遊滄海，鶴到遼東識舊巢。城下清波含百谷，窗中遠岫列三茅。碧雞白馬回翔久，卻憶朱方是樂郊。

送華陰尉張君赴邕府使幕（張即鄭公之孫，頃為幽州從事，舉除尉。）

昔忝南宮郎，往來東觀新。賓披燕公傳，登若窺三辰。翊聖崇國本，保傅（一作）賢正朝倫。高視緬今古，清風登無鄰。蘭臺照通衢，一家十朱紱。鄭國嗣侯絕，舊（一作）鄉貴（一作）業貧。夫子承大名，少年振芳塵。青袍仙掌下，紫詔昔陵烟。晏公治本非，潘郎一為民。風霜苦搖落，堅白無緇磷。一旦逢良時，天光燭幽淪。重為長裾客，佐彼觀風臣。分野駐禹畫，人烟過虞巡。不言此行遠，所樂相知新。雨起巫山陽，鳥鳴湘水濱。離筵出蒼莽，別曲多愁辛。今朝一杯酒，明日千里人。彼（一作）此孤舟去，悠悠天海春。

送湘陽熊判官還登府罷歸鄭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

射策志未就，從事府去除。簡留馬卿賦，袖有劉弘書。忽見夏木深，悵然憶我廬。復持州民刺，歸謁專城居。君家誠易知，勝絕傾里閭。人言北郭生，門有卿相輿。鍾陵萬（一作）千里，帶郭西江水。朱檻照河宮，旗亭綠雲裏。前年初缺守，慎簡由宸扆。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貢臣持牙璋，侵詔發青紙。瀟灑汚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動廣儲，陳蕃禮高士。昔升君子堂，腰下綬猶黃（中丞時為萬年尉）。汾陰有寶氣，蓋多奇姿。東簡下曲臺，佩韋來縣陽。綺筵陪一笑，蘭室聽餘芳。風水忽異勢，江湖遂相忘。因君儻借問，為話老滄浪。（中丞為博士製相，國柳宜城，盜瓜者盜之，頃捷予以其本，既後牧和州節度使，相同遂以中丞材器，以高武令軍，又以重丞府故授，以本州團練使，滿坐觀，歲餘，武成驟其相觀，面笑，繼屬樂，卜夜雖淺，予參司法之實，時頃未生，初中丞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出守，蘭亭武成，今給事中稅公代給事者，右丞殷公，予不復繼右丞之後，故曰殷餘芳焉。）

送章秀才道沖赴制舉

鸞鶴一離羣，棲息無少安。秋風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

逕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遊，長歎不復彈。閱書南軒靜，組瑟清夜闌。萬境身外寂，一杯腹中寬。

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鶯鸞。肅穆升內殿，從容顧儲冠。游夏無措詞，陽秋至不刊。至今華玉府，學者空縱觀。

世人羨德門，揭若攀桑榆之子向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裳拂征鞍。荆臺宿莫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烟夜覆雙闕，抃舞羅千官。清瀟滴銅壺，仙廚下雕槃。燮煌仰金榜，錯落飛瀟翰。古來長策人，一作才傑士。所歎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衡州呂李一作八郎中

深春風日淨，書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白面生。攝衣相問訊，解帶坐南榮。端志見眉睫，苦言發精誠。因出懷中文，讀孤詞亦清。猶如促柱弦，掩抑多不平。乃言本蜀士，世降岷山靈。前人秉懿文，高視來上京。曳綬司徒府，所從信國楨。析薪委空林，善彎難繼弩。何處醫附郭，幾人思郢城。一作雲天望喬木，風水悲流萍。前輿計東西，始列貢士名。森然就筆札，從試春官卿。帝城岐路多，萬足伺晨星。茫茫風塵中，工拙同有營。寒女勞夜織，山苗榮寸莖。候門方繫鏡，衣褐誰將連。弱羽果摧頹，壯心儻怦怦。諒無蟠木容，聊復蓬累行。昨日訊靈龜，繇言利艱貞。當求捨拔中，必在審己明。昔將息薄遊，焦思窮筆精。蕭蘭在幽澗，安得揚蔡聲。曰嗟一作余摧落者，故質負華纓。一聆苦辛詞，再動伊鬱情。身棄言不重，愛才心尚驚。悵無羊角風，使爾化北溟。論能情益親，涉旬忘歸程。日攜邑中客，閑眺江上城。遨渴與一作命金罍，雲談轉瑤衡。蕙風香塵尾，月露濕桃笙。忽被戒嚴聲，海言事南征。火雲蔚千里，旅思浩已盈。湘江含碧虛，衡嶺浮翠晶。豈伊山水異，適與人事并。油幕假崑邱，粲然疊瑤瓊。廣樓見清月，孔座多綠醽。復有衡山守，本自雲龍庭。至和在靈府，發越倖成英。一座出滎陽，惠彼嗷嗷氓。華旗辭灞水，居者皆涕零。慨昔與伊人，交歡在夙齡。一從雲雨散，滋我鄙悋萌。北渚不堪愁，南音誰復總。離髮若去水，浩漾無時停。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聖功奠遠服，神物擁休禎。賢人在其下，彷彿疑蓬瀛。君行歷郡齋，大快拂雙旌。師容過朗鑒，肝膽可以呈。昔日馬相如，臨邛坐盡傾。勉君刷羽翰，蚤取凌青冥。

送張盥赴舉　并引

古人以偕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其語熟見，搢紳者皆道焉。蓋吾見爾之始生，以老成爲親，今吾見爾之成人，以未立爲憂。吾不幸，嚮所謂同年友，當其齒時，靡秩齊鑣，友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借曰一作曾合不煩異席，可長太息哉。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武庭碩二君者，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十朋之多也。第如京師無騷騷爾，無忻忻爾，時秋也，吾爲若叩商之謳，幸有感夫二君子。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果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軻愁風塵。長衢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傍與撫孤，惝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嘿嘿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陵烟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彫淪。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新除識松筠。齒櫪一作乃獨秀，武都一作拖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昔，保貴爾一作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倖陶鈞。乞取斗升水，因之雲漢津。

晉人裴昌禹，讀書數十卷，於周官小戴禮尤邃性，是古敢言，雖侯王不能卑下，故與世相參差，凡抵有位，以索合行，天下競戶俠反循常數諸侯莫可遊，欲一見天子而未有路，會今年詔書徵賢良，昌禹大喜，以爲裴可以豁平生，摶搏爵爵一無字躍曰，一觀雲龍庭足矣。蘇是裴三月輯而西徂，書余以七言，爲西四一無字遊之資耳。

裴生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己。注書曾學鄭司農，歷國多於孔夫子。往年訪我到連州，無窮絕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洞夏裏披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斂翼三年不飛去。忽然結束如秋蓬，自稱對策明光宮。人言策中說何事，掉頭不答看飛鴻。彤庭翠松迎曉日，鳳銜金牓雲間出。中貴趨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搖筆。古稱射策如彎弧，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無忘諱，努力滿挽當雲衢。憶得童年識君處，嘉禾驛後聯牆住。垂鉤闕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相看一笑且開顏。老大希逢舊鄉里，爲君扶病到方一作芳山。

和州送鍾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於華州覲省

五綵繡衣家，當年正相偶。春風舊踏路，歸去真多興。臨陔行可採，蓮府猶回睠。楊家紺幰迎，侍御郎王相公貴壻謝寄瑤華贈。宣州崔相公有詩贈行。御街草泛灑，蓋柏煙含凝。一作曾是平昔遊，無因理歸棹。

將赴汝州途出淺下留辭李相公

長安舊遊四十載，鄧潛一別十四年。後來富貴已零落，歲寒松柏猶依然。初逢貞元尚文主，雲闕天池共翔舞。相看卻數六朝臣，屈指如今無四五。夷門天下之咽喉，昔時往往生旋玩。納皆通流，久別凡經幾多事。何由說得平生意。一作千思萬慮茫如空。一笑一言真可貴。一作世間何事最殷勤，白頭將相逢故人。功成名遂會歸老，請向東山爲近鄰。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夏木正陰成，戎裝出帝京。沾襟辭闕淚，回首別鄉情。雲栁褒中路，風烟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騎蹋橋聲。久傾駕行重，無嫌虎綬輕。終當提一筆，再入副一作蒼生。

送趙中丞自司金一作直外一無外字郎轉官參山南令狐僕射幕府趙氏兄弟皆僕射門客

綠樹滿褒斜，西南蜀路賒。驛門臨白社，一作草縣道過黃花。相府開油幕，門生逐絳紗。行看布政後，還從入京華。

奉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本封晉國公開成任相去十六年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掌雄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望，旦夕詠清風。

奉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昔年內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詠袞衣詩。華星卻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閨待通籍，一時驚喜一作起見風儀。

送新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新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蘿葉照人呈夏笠。松花滿鼎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北地交親長引領。蚤將元鶚到京華。

洛中春末送杜錄事赴新州

尊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為千里人。君過午橋回首望。洛城猶自有殘春。

夜宴福建盧侍御（一作侍郎又作常侍）宅因送之鎮

暫駐旌旗洛水隈。綺筵紅燭醉蘭開。美人美酒長相逐。莫怕猿聲發建溪。

洛中送崔司業使君扶侍赴唐州

綠野（一作芳）方城路。殘春柳絮飛。風鳴驕騎馬。日照老萊衣。洛苑魚書至。江村雁戶歸。相思望淮水。雙鯉不應稀。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鋒州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幕東散。亥字老人迎。詩酒同行（一作每同）樂。別離方見情。從茲洛陽社。吟咏屬書生。

送前進士蔡京赴學究科（時德輿一作德相公）兼尚書李遜

耳聞鐵鼓帶經鋤。振發名聲自里閭。已是世間能賦客。更攻窗下絕編書。朱門達者誰能識。絳帳諸生盡不如。幸遇天官舊丞相。知君無羯上空虛。

送唐舍人出鎮閩中

暫辭鶯禁出蓬瀛。忽擁龍旗鎮粵城。閩嶺夏雲迎皁蓋。建溪秋樹映紅旌。山川遠地由來好。富貴當年別有情。了卻人間婚嫁事。復歸朝右作公卿。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世業嵩山隱。雲深無四鄰。藥鑪燒蛇女。酒甕貯賢人。曉日華陰霧。秋風兩谷塵。送君從此去。鈴閣少談賓。

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紈綺內。辛勤筆硯間。榮親在名字。好學來官班。佇俟明年桂。高堂開笑顏。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棠棣夢。謝庭歸去蹋芝蘭。山頭花帶烟嵐晚。棧底江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蓮府遞相歡。

送李二十九兄員外赴邠宣使幕

家襲韋平身業文。素風清白至今聞。南宮遁籍新郎吏。西候（一作族）從戎舊主人。城外草黃秋有雪。峯頭烟靜磨無塵。鼎門為別霜天晚。膽把離觴三五巡。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重修三聖實錄

蟬鳴官樹引行車。言自成周赴玉除。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常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一作白首在南徐）

送李中丞赴楚州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兒童但喜迎賢守。故吏猶應記小名。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憶君初得崑山玉。同向揚州攜手行。

送李庾先輩赴選

一家何貴十朱輪。諸父雙飛乘大鈞。脫素衣參幕客。御為精舍讀書人。離筵洛水絞絡色。征路函關向晚塵。今日山公舊賓主。（一作山居賓主話）知君不負帝城春。

送陳參謀東遊二首

九陌逢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鶴樓上忽相見。看過花開花落時。繁花落盡君辭去。綠草垂楊引征路。東道諸侯皆故人。留連必是多情處。

送從弟郎中赴浙西并引

從弟三復。十餘年間。凡三為浙右從事。往年主公入相。薦歟登朝。中復從公鎮南。來幾而罷。昨以尚書外郎奉使至洛。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蓋無其倫。故賦詩贈之。亦志異也。

銜命出鈞台。新恩換使車。漢庭無右者。梁苑重歸歟。又食建業水。曾依京口居。（劉尚書鎮京口。本世家京口。）共經何限事。賓主兩如初。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九

送僧二十四首

贈別君素上人 并引

雖予習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懼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於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廬之奧耳。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遭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鎔惡見，漢疎便門，榜東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沿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突（音窈）奧於中庸，啓鍵關於內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不知予者，謂予困而後拯佛，謂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證也，猶晤人之享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以聞於耳也。口耳之間，兼寸耳，尚不可使聞，它人之不吾知宜矣。開士君素，偶得予於所親，一麻棒草，千里來訪，素以道眼視予，予以所視視之，不由陛級，攜手習地，居數日，若有得而行，乃爲詩以見志云。

聽巷雖秋草，高僧獨扣門，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水爲風生浪，珠非蹤可存，去悟（一作來）皆是道，此別不銘魂。

送深法師遊南岳 上人本在資聖寺

師在白雲鄉，名登善法堂，十方傳何偈，八部會壇場，飛錫無定所，寶書留舊房，唯應衡草（一作）歇，相送至衡陽。

贈宜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詩示之

碧雲佳句久傳芳，會向成都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披文衣（一作）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社，吾家本自有柴桑。

送僧仲翊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竹上清涼山，晴空（一作清室）禮拜見真像，金毛玉毫卿雲間。西遊長安隸僧籍，本是門前曲江碧，松間白月照寶書，竹下香泉灑瑤席，前時學得經論成，奔地象馬開禪扃，高談柄一麈拂，試下聽徒如醉醒，嘗聞南方多長禪（一作）老，次第來入荊門道，荊州本自重彌天，南朝塔廟猶依然，安坐東陽枯樹下，經行居止故蓮邊，忽憶還民社中客，爲我衡陽駐飛錫，講罷同揚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雜擬三十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送僧元嘉南遊 并引

予築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長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在席視者，多旁行（胡剛切）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顏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遠源，客塵觀盡，妙氣來至，內視胷中，猶庭蹤迹，開士元嘉姓陶氏，本丹陽名家，世有人爵，不籍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密之義，於初一布中，後日智總，持之門，妙音飛迅，頗力招（一作）答，雖聞予非佛而佞，亟來相從，或問師隱形之自，對曰：小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有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淺泉之有洌，今痛防蟲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性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其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惟容斷聞一有（字）思，今聞南詔候雅多大士，思扣以苦觸，而希其末光，無客至前，有是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惻。

寶書飜譯舉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鐙已寤無爲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願解珠瓔。

送如智法師遊辰州兼寄許評事

前日過蕭寺，看師上講筵，都人禮白足，施者散金錢，方便無非教，經行不廢禪，還知習居士，發論待彌天。

贈長沙讚頭陀

外道邪山千萬重，眞言一發盡摧峯，有時明月無人夜，獨向昭潭制惡龍。

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宜上人 并引 則法師名經師

佛示滅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而能專曰宗，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義皆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摧破邪山之支也。釋子慧則，生於像季，思濟劫渦，一作）乃學於一支，開彼宗遠，以爲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怡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於淮名，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沔，歷鄧鄧，登熊（一作）湘，聽徒百千，耳感心化，法無住道行而歸，顧予有社內之因，故言別之日，愛緣暫起時

也。秋盡。詠江淹雜擬以送之。前見宣上人。爲我多謝。

昨日東林看講時。都人象馬蹋瑠璃。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本師。一錫言歸九城路。三衣曾挂萬年枝。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

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 并引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於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屬焉。因定而得境。故愔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純。信禪林之鷲尊。而識河之珠璣耳。初鴻舉學詩於荆郢間。私試緘詠。發於餘習。蓋榛楛之翠羽。弋者未之貽焉。今年至武陵。二千石始奇之。有起予之歎。以方袍親絳紗者。十有餘旬。蘇是名稍聞而藝愈變。秋八月。余步出城東門。謁仁祠。而鴻舉在焉。與之言移時。因告以將去。且曰。貧道雅聞東諸侯之工爲詩者。莫若武陵。今幸承其話言。如得法印。寶山之下。宜有所持。豈徒衣裓之中。兼花而已。余聞是說。乃叩商而吟成一章。章八句。郡守以坐嘯餘詠。激清徽而應之。師其行乎。足以資一時中一無中字之學矣。看學一作盡長廊徧。尋僧一徑幽。小池兼鶴淨。古木帶蟬秋。客至茶煙起。齋歸講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

重送鴻舉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西北秋風彫畫鶻。洞庭波上碧雲寒。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

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 并引

北江僧方及。既出家依匡山。一時中類屬詩。以攄思古詩人。暨今號爲能賦詩。有輒求其詞吟呻之舉。蓋然。多多登嗜。彫不出山者十年。常發最高峯。四望天海。沖然有遠遊之志。頓錫而言曰。神馳而形閡者。方內之徒。及吾無方。閡於何者。繇是耳。得必曰探之。意行必身隨之。雲遊焉。合虛錫無迹而遠。予爲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袖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炬如教。益多之。一旦以行日來告。曰。雅聞鳥咮之下。有賢諸侯。願騁其門。如蹈十地。敢乞詞以抵之。予唯而賦。顧其有重請之色。起於顏間耳。

昔聞廬山遠。精舍虎溪東。朝陽照瀑水。檐閣虹霓中。騁望羨游蹤。振衣若秋蓬。獨房閉松月。遠思吟江風。古寺歷頭陀。奇峯攀祝融。南登小桂嶺。御望歸塞鴻。衣裓貯文章。自言學雕蟲。拾檢念陵厲。覃簡回穹窿。遠郡多暇日。有詩訪禪宮。石門登峭絕。竹院含空濛。幽壑滴岩溜。晴芳飄野叢。海雲縣鳳母。山果馴狙公。忽憶吳興郡。白蘋正葱蒨。願言挹風采。邀若窺華嶽。桂水夏瀾急。火山宵焰紅。三衣濕菌露。一錫飛煙空。勿謂飄蓬徒。不爲文雅雄。古來賞音者。爍爍待孤桐。按狙公宜斥賦平者。而越絕書有猿公。張衡賦南都賦有猿父。一作公。誤矣。七字。疑是顧言。訓猿爲父。一作公。誤矣。

贈日本僧智藏

浮桴萬里過滄溟。徧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眞如不

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菩提。

贈眼醫婆羅門僧

三秋傷望遠。遠望。一作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沿朱漸成碧。盡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爲發蒙。

海陽湖別浩初師 并引

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長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童洗盪。剔頭毛而壞其衣。居一都之殷。易與士會。得執本教。盡捐苛禮。自公侯守相。必賜其清閒。一作耳。日灌注。習浮於性。而里中兒。貧適與浩初比者。嬰冠帶。參妻子。更得以乘陵之汨沒天慧。不得自稽。莫可望浩初之清光。於侯門上坐。第自吟羨而已。浩初益自多其術。尤勇於近遠者而歸之。往年之臨賀。嘗侍郎楊公。留歲餘。公遺以七言詩。手筆於素。前年省柳儀曹子龍城。又爲賦三篇。皆章句。今復來連山。以前所得雙南金出於械。亟請余賡之。按師爲詩頗清。而姿蔡至第二一作三品二道。皆足以取幸於士大夫。宜薰餘習以深入也。會吳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師慕道於泉石宜篤。故攜之以嬉。及言。旋復引與共戢於湖上。奕於樹石間。以植沃州之因緣。且賦詩具道眞事。

近郭有殊境。獨遊常鮮懷。逢君駐緇錫。觀息稱林栖。湖滿景方霽。野香春未闌。愛泉移席近。聞石幾基看。風止松納韻。花繁露曉乾。橋形出樹曲。岩影落池寒。湘東繁險。凡四橋。山下出泉。逗遛爲池。流出。其境以貽好事。別路千巖。詩情莫雲端。它年買山處。似此得隱官。

觀棊歌送儀師西遊

長沙男子東林師。閑讀戴經工奕棊。有時疑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余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人一作無事愁秋一作日長。白晝惜惜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智。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山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陳桑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捐機格。日言憂閑有如昔。悠然遠起西遊心。商山夏木陰寂寂。好處裴回駐飛錫。忽思爭道鬱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萬萬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輕名不要錢。

贈別約師 并引

荆州人文約。市非生而雲鶴性。故去蠻爲浮圖。生寤而證入與南。抵六祖始生之墟。得道教甚悉。今年訪余於連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柳儀曹謫零陵。宅於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繇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聞爲見因。今日之來。蠻時之因耳。時儀曹牧柳州。與八句贈別。

師逢吳興守。相伴住禪扃。春雨同栽樹。秋鐙對講經。廬山曾結社。桂水遠揚舲。話出還惆悵。天南望柳星。

送鴻舉遊江南 并引

始余謫朗州。爾時是師振麻衣。婆然而面。持文篇以爲僧贄。唧唧而清。如蟲吟秋。自然之響。無有假合。有

是佳者。故爲賦二章以聲之。距今年過於建平。赤髭益蒼。文思益深。而內外學益宮。既訊已。探械中出前所與詩鬪之紙。勞墨瘁。與我同來。因思夫冉冉之光。渾渾之輪。時而言有初中後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稱。身而言有幼壯艾之期。乃至一擊款。一彈指。中際皆具。何必求三生以異身邪。然而視余之文。昔與今有蕉檀之別。視余之昔。昔與今有鈞石之懸。視余之仕。昔與今乃唯阿之差耳。豈有工拙之數存乎其間哉。蓋可勉而進者。與日月而至矣。彼儻來外物。雖日月無能至焉。是歲師告余遊江西。復爲賦七言。以爲遊地爾。

禪各學禪兼學文。出止初似無心。雲從風卷舒來何處。繚繞巴山不得去。山州古寺好閑居。讀盡龍王宮裏書。使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忽然登高心瞥起。又欲浮梧信流水。烟波浩淼魚鳥憐。一作情。東去三千三百里。荊門硤斷無盤渦。湘平漢闊清光多。廬山霧開見瀑布。江西月淨聞漁歌。鍾陵八郡多名守。半是西方社中友。與師相見便談空。想得高齋師子吼。

送海一作寶。上人遊天台

曲江僧向松江見。又道天台看石橋。鶴懸故巢雲懸軸。比君猶自不逍遙。

送義舟師御還黔南　并引

黔之鄉。在秦楚爲半地。近世人多過言其幽荒以談笑。聞者又從而張皇之。猶夫束蘊逐原燎。或近乎語妖。適有沙門義舟。道黔江而來。能盡地爲山川。及繇其風俗。纖悉可信。且曰。貧道以一錫遊它方衆矣。至黔而不知其遠。始遇前節使。而聞今節使。雖質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麗圖之下。曳裙乘筆。彬然與兎園同風。著僧以外學嘯篇章。時或攝衣爲末至客。其來也。約主人乘秋風而還。今乞詞以贈之。如捧意珠。行住坐臥。知相好耳。余曰。唯命。雜爲七言以應之。

黔江秋水浸雲霓。獨泛慈航路不迷。猿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新詩手自攜。常說廬峯似靈鷲。御將山屐上丹梯。

送景元師東歸　并引

廬山僧景元。袖詩一軸來謁。往往有句。輕而適。如鶴鷁襬裾。未有六翮。而步舒視遠。豈然一蹶。乃非泥滓間物。歟詩已。斂袵而辭。且曰。其來也。與故山秋爲期。夫丐者僧事也。今無它譜。唯文是求。故賦一篇。以代瓔珞耳。

東林寺裏一沙彌。心愛當時才子詩。山下偶隨流水出。秋來御赴白雲期。灘頭蹋屐挑沙菜。路上停舟讀古碑。想到僧房抛錫杖。小松應有過檐枝。

送元曉一無曉字。上人歸稽亭

重疊稽亭路。山僧歸獨行。遠峯斜日影。本寺舊鐘聲。徒侶問新事。烟雲含一作別情。應誇乞食處。蹋徧鳳凰城。

送惟良上人　并引

以貌窺天者。曰乾然健。單于然而高。以數迎天者。曰其用四十有九。天果以有形而不能脫乎數。立象以推筴。既成而遺之。古所謂神交造物者。非空言耳。軒皇受天命。其佐皆聖人。故得之。惟唐繼天。德如黃帝。有外臣一行。亦聖之徒。與刊厤考元。審成化去。今丹徒人惟良生而能知。非自外求。以乾坤之筴。當十期之數。凝神運指。上感應次。視元黃溟涬。無倪有常。絕機泯知。獨以神會。數起於復之初九。音生乎黃鐘之宮。積微本隱。言與化合。夫天人之數。極而合變。變而應不通。神趨鬼慍。不足駭也。惟良得一行之道。故亦嘉其爲外臣。謬謂予爲世間聰明子。來訪。初以說合。至於不言。言忌而理冥。復申之以嗟歎曰。師其庶幾乎。信神與之。而不能測神之所以付。信術通之。而不能知術之所以洩。哉。余聞乎曾井蛙。蘊雞之不若也。長慶四年冬十一月甲子。語至夜艾。遂爲詩以誌焉。

高齋灑寒水。是夕山僧至。元牝無關鎖。魂書捨一作卷。文字。鐙明香滿室。月午猶疑地。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自一作睡。

送元簡上人適越

孤雲出岫本無依。勝境名山即是歸。久向吳門遊好寺。還思越水洗塵機。浙江濤疑獅子吼。稽嶺峯疑靈鷲飛。更入天台石橋路。一作去。乘珠璀璨拂三衣。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

宿習修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卻忘言。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東泛滄江尋古迹。西歸紫閣出塵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眞經相對論。

劉賓客文集卷三十

哀挽悲傷三十八首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

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弦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遥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瑤池無轍迹，誰見駕車塵。

鳳袞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咽繁聲。駐紼辭清廟，凝笳背直城。唯應留內傳，知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三首

寶厤方無限，仙期忽有涯。事親崇漢禮，傳聖法殷家。晚出芙蓉闕，春歸棠棣華。玉輪今日動，不是駕雲車。

任賢勞夢寢，登位富春秋。欲遂東人幸，甯虞杞國憂。長楊收羽騎，太液泊龍舟。唯有衣冠在，年年愴月遊。

講學金華殿，親耕鉤盾田。侍臣容諫獵，方士信求仙。虹彩微侵日，龍顏不上天。空餘水銀海，長照夜燈前。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

纘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禹功留海內，殷厤付天倫。調露曲長在，秋風詞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讓棣華春。

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間。路唯瞻鳳袞，人尚想龍顏。御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沈日下西山。

享國十五載，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淚望秦川。

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二首

彤弓封舊國，黑弩繼前功。十年鎮南服，九命作司空。池臺樂事盡，簫鼓葬儀雄。一代英豪氣，曉散白楊風。

陰山貴公子，來葬五陵西。前馬悲無主，猶帶朔風嘶。漢水青山郭，襄陽白銅鞮。至今有遺愛，日暮人悽悽。

重至衡陽傷柳儀曹 并引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爲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沒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飄轉山滅。馬嘶猶故道，飄滅如流電。千里江離春，故人今不見。

謫居悼往二首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溼。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翅趾立。牛衣獨自眠，誰表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於一作如。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顦顇顏。殷勤望歸路，無雨即登山。

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一夜霜風彫玉芝，芥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孤一作塋三尺近要離。朔方從歲行當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遙傷陽陵有感江湖舊遊交代

江海多豪氣，朝廷有直聲。何言蓬鬢下，一旦是佳城。

傷桃源薛道士

壇邊松在鶴巢空，白鹿閑行舊逕中。手植紅桃千樹發，滿山無主任春風。

王思道碑堂下作

荇荇宰樹起寒烟，尚有威名海內傳。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

遙傷邱中丞 并引

河南邱絳有詞藻，與余同升進士科，從事鄰下，不幸遇害，故爲傷詞。

鄰下殺才子，荇忙冤氣凝。枯楊映潦水，野火上西陵。馬鬣今無所，龍門昔共登。何人爲弔客，唯是有青蠅。

傷獨孤舍人 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河南，獨孤生始仕爲奉禮郎，有事宗廟郊時，必與之俱。繇是甚熟，及余謫武陵，九年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視草禁中，上方許以宰相。元和十年春，余徵召抵京師，次都亭，舍人疾不起。余聞因作傷詞以爲弔。

昔別一年少，今悲衰鬢華。遠來同赴燕，不見早梅花。

途次敷水驛伏覩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處潸然有感

昔日殷庾守，朱輪茲地遊。繁華日已謝，章句此空留。蓬草佳城閉，故林棠樹秋。今來重垂淚，不忍過西州。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三首

五驅龍虎節。一入鳳凰池。令尹自無喜。羊公人不疑。天歸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涼吹素旗。

丹旐發江皐。人悲雁亦號。湘南能亥市。漢上改詞曹。表墓雙碑立。竹名一字褒。常聞平楚獄。爲報里門高。

返葬三千里。荆衡遠帝畿。逢人即故吏。拜奠盡沾衣。地得青烏相。宅驚白鶴飛。五公碑尚在。今日亦同歸。

代靖安佳人怨二首 并引

靖安丞相公武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牆下。初公爲郎。余爲御史。蘇是有舊故。今守於遠。服闋不可以昧。又不得爲歌詩聲於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於樂府云。

寶馬鳴珂踢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乘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傷愚溪三首 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柳子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盛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敗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一作下日字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一作里更誰過。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之句因以和

廊下題詩滿壁塵。塔前松樹已鱗皴一作皴鱗。古來唯有王文度。重見平生竺道人。

傷秦姝行 并引

河南房開士。前爲虞部郎中。爲余語曰。我得善篥人於長安懷遠里。其後開士爲赤縣牧容州。求國工而誨之。藝工而天。今年開士過予新詩。有悼佳人之目。顧予知所自也。惜眞有良技。獲所從而不克久。乃爲傷詞以貽開士。

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歸遂逐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烏傳消息紺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自成。蜀弦錚撥指如玉。皇帝弟子韋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柱秋雁行。斂蛾收袂凝清光。抽弦緩調怨且長。八蠻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蹋浪翻滄波。鮫人出聽停綃梭。北池鳧松皆容州名。秦聲一作歌一曲此時聞。嶺泉鳴咽南雲崖一作堆。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舞華零落歸江風。侍兒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龕。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弦俱絕。

夔州簿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之面一作。因命同作

前年曾見兩鬟時。今日題吟悼妓詩。風管學成知有籍。龍媒欲換歎無期。空廊月照常行地。後院花開舊

折枝。寂寞魚山衲草裏。何人更立智瓊祠。

寶驪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鶯聲嬌眇管參差。清韻初調柔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深吹。忽聞莫作一作。飄零盡。唯有朝雲夢想期。聞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行遲。

傷衛州渾尚書

貴人淪落路人哀。碧海一作水。連天丹旐回。遙想長安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哭龐京兆少卒有後氣曾選制科之首

俊骨英才氣褭然。策名飛步冠羣賢。逢時已自致高位。得疾還因倚少年。天上別歸京兆府。人間空歎茂陵阡。今朝德帳哭君處。前日見鋪歌舞筵。

再傷龐尹

京兆歸何處。章臺空暮塵。可憐鸞鏡下。哭殺畫眉人。

哭王僕射相公名播時解鄭絳暴薨

子侯一作于侯又作子與。一日病。滕公千載歸。門庭風一作。已變。風物慘無輝。羣吏謁新府。慈親沾素衣。歌堂忽暮哭。賀客盡驚飛。

傷韋賓客縝自工部尚書除賓客

韋公八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唯無富。一生謹得如。桂枝攀最久。謁省出仍初。海內時流盡。何人助素車。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故池春又至。一到一傷情。雁驚羣渚下。蛙鳴一作。衣已生。竹叢身後長。蓮勢雨來傾。六尺孤安一作。在。人間未有名。

劉賓客文集補遺

絕編生墓表

顧象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於蒸岸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象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絕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揭履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野態而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繼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一（一作極）。秦脫火患。完文勳行。漢之山一劉京。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瀾之。風融混合。百派森湊。唐與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與人事。制動也有梶。變道也亡方。歸之支流。委輸於我。其它細繹離逖。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騎吞天人之際。旁魄上下。鑒稿於擔擔。匠巧於穿鑿。猶御氏之於樂。鑿鑿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零芳焉。手厭於運管。目曠於臨碣。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聲。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已有能唱語者。心愈苦而迹愈卑。塞肩嚼腹。以至於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它日予造其室。蹙瓢簞在左。汚尊在右。有鼎焉。有□具澤。余獻言指骨而訊之曰。是庖者。曾不乎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擔輕重。不爲擊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蘊筴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以殆盡。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糊予口。烏是爲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遂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於腹。湮滅蕪壤。雙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樸遬。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絳毛。顯筋蓊草。嶺嶠之華實。炎瀛之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貴邇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有礦山。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正妒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顏色美於目。俄爲鄧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拗勝其情。志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鳥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盡試諸。梁武從之。鄧茹之後。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蓋諸。以徧媚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於本公。濁者不妒。其清。貧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智如草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自方崇內。誠於血生。其禍遂寢。

呂衡州文集

附考證

呂溫　撰

唐人文集存者，幾二三十種，藏書家每苦不能盡得，即得矣，又苦其本不能盡善，如呂溫、孟叔集世所傳皆自常熟馮氏鈔出，予收獲真本，謂爲善矣，頃見元和顧君湖頻攜借來吳茂才有堂家藏足本，其末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前五卷係吳方山家藏舊鈔本，後五卷從正嘉時舊鈔本補全，其舊目次第與馮已若照宋鈔本同，所異者馮已若初得宋本前五卷，又得宋本後三卷，其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雖從英華文粹所載照目寫入，未得爲完帙，今此本二卷獨全，可稱呂集之善本云，跋不著名氏，驗以字跡，近何紀瞻一派，或是義門門下士也，鮑喜傳錄，手加讎校，復念此僅存之祕笈，幾於舉世莫見，不可不及今流布，乃刊行之，唯吳本不無缺字，則賴馮本相補，顧君又徧取自晉新兩書以下，凡有關涉羣籍，博搜精擇，審定是非，躋時而後告成，爰著緣起之詳於端，有堂名志忠，先世在吳中負藏書望，所謂璜川吳氏者也，聞其家稍落，不能多剞劂，顧君年來與英山金君近園，規橅同撰文粹，拚澹，鈔校罕覯唐集，尚餘若干種，均有待於好古者，某不敏，敢用衡州爲擁鏟清道矣，道光七年歲次丁亥閏月初吉，江都秦恩復字伯敦父序。

呂衡州文集目錄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

第一卷

賦

由鹿賦并序

白雲起封中詩

月中聞磬詩

青出藍詩

秋日臺中寄懷

聞雅琴寄事

戀山鵲

題尋真觀寄院

寄竇三端公

叶蕃別館臥病

黃龍負舟賦

樂理心賦

鑒止水賦

早朝候傳點寄懷

望白山作

惜花絕句

詠鶴

寄李六協律

舊中遇寄親故

中和日寄僚舊

及第後答主人
洛後贈主人
看洛中丞桃花
贈友人
北橋新亭書懷
題道州知縣廳事
酬別江華毛令
訪布參軍林園
酬何處士
涼夜寄懷
酬何處士書情
戲贈鑒徹上人
貞元舊節有感
答崔三題海陽亭
奉陪看花
答段秀才
宗禮苦雨戲贈
道州寄裴和公

第二卷

詩

吐蕃別館月夜
望思臺
關河亭作
蒙路感懷
題樂宣帝陵二首
岳陽懷古
道州途中即事
少陵原望秦中諸川
祭南岳
河源軍漢村作
題河州赤岸村
題陽人城
晉王龍驤墓
題石勒城二首
劉郎浦口號
自江華之衡陽
送楊七錄事
送范司空
送文暢上人
送宗禮南行
送段九秀才
送李十一兵曹
送袁七書記
江陵酒中留別
送何山人
送藏簡處士
遊郭駙馬亭子
舍弟失因其飲
櫻桃未坼賦詩
衡州登樓望花
傷合江亭翦竹
遊歐陽家林亭
早春遊黃溪
衡州把火看花
看花招客不至
順宗挽歌詞三首
詠獨客石琴枕
賦得鄉飲酒

賦得失羣鶴
道州南樓換柱
道州北池放鵝
測風有懷
春中答退渾詞
上宮昭容書樓歌
聞砧有感
早覺有感
冬日病中即事
病中轉司封
衡中即事
城北樓觀李花
南樓即事
道州觀野火
衡州早春二首
郡內書懷
偶然作二首
古興
風詠
道州感興
與李六聯句
鏡中歎白髮
聽歌有感
早甚見禮門移芍藥花
冬夜即事
道州郡齋臥疾
贈小弟詩有感
讀句踐傳
道州寄裴和公
風歎

第三卷

書序

請學春秋書
上族叔齊河南書
代與嚴僕射書
代與韓司空書
代與張尚書書
代與劉尚書書
代與于相公書
地志圖序
送友人遊蜀序
送琴客序
聯句詩序
送薛大信序
律令要錄序
裴氏海晉集序

第四卷

表

代論伐劍南更發兵表
代德政表
代進集注春秋表
代賀遷二祖表
謝拾遺表
謝章服表
賀順宗登極表
代上尊號第三表

代謝宣示元和觀象歷表
代謝許遊宴表
代司徒謝上表
第五卷
表狀
代賀收西川表
代賀雨雪表
代謝槍旗等表
代起居表
道州謝上表
衡州謝上表
代奏吐蕃事宜狀
代謝賜裁狀
崔公行狀
第六卷
碑銘
三受降城碑銘
劉公神道碑銘
韋公神道碑銘
第七卷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李夫人墓誌銘
陳先生墓表
第八卷
銘文
傅巖銘
古東周城銘
謁舜廟文
代祭樊晉陽文
代賀放浙西租賦表
代進農書表
代賀赦表
代謝內庫錢充南郊費表
代賀生擒李錡表
代謝借飛龍馬表
代謝男官表
賀册皇太子表
代賀上表
代奏請女正度狀
代請勘定六典開元禮狀
韋府君神道碑銘
南嶽大師塔銘記
大長公主墓誌銘
柳夫人墓誌銘
呂府君權殯記
望思臺銘
威皋銘
酹王京略文
代祭齊相公文

祭陸給事文
祭饌官房叔文
第九卷
頌讚
凌烟閣勳臣頌
立廬陵王傳讚
綰羊叔子傳讚
第十卷
雜著
功臣恕死議
人文化成論
虢州三堂記
道州刺史廳記
湖南都團練觀察記
祭鄧助教念文
祭溺死百姓文
皇帝親庶政頌
張荆州畫讚
藥師如來繡像讚
復漢以來爲賞罰議
三不欺先後論
諸葛武侯廟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衡州文集卷第一

由鹿賦 并序

貞元己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蠡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至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嘷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胥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與謀而宴安殘酷。彼何人斯。物微威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而無競。衒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潔井。飼于芳庭。寢訛荃柔。騰倚闌馨。歲往月來。日安月寧。嬉矯性而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發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陷其類。隙秋八月。爽景清氣。竊致山阿。蹤于蹊隧。設伏以待。蹤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蒙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信此無情於誠僞。孰是倉卒。禍生所忽。幕鏑款以是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穿林薮兮非遠。廼可瞻兮未滅。風嘷釋而北至。日捧山而西沒。走駭倡於巖烟。聞者孰不心擯而思絕。相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蕭繩。隨發車而逡巡。視鼎中之沸爛。覩机上之割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盧之衝邇。享以豐珍。比檻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攻擇蔡而後

死。思走險其何因。痛無知以相陷。含恨毒而莫申。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靖。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心即殊。信如淮陰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稱謀事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己。始致鐘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實亦不仁。彼美鄙生。既爲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實友。以享其功。滅交道兮壓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黃龍負舟賦（以克己動物。大川效聖爲韻。）

夏后氏奠山疏川。拯溺開泰。元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黃龍發祥。始曜域中之大。當其駐軫江甸。艤舟淡川。天行健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瞻之在前。思利涉以撫俗。遂精誠而告虔。於是雲氣鬱起。神光爛然。奮髯於勿用之窟。驤首於或躍之泉。安波澄瀾。奉天意而順若。拖尾垂鬣。夾王舟而負焉。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徒偉夫出無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觀竭誠以效用。似就列而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奔走。陽侯屏息。巨險乾濟。孰假刻木之能。潛怪莫逢。寧資雲鴻之飾。應變化以昭威。出沈潛而剛克。其變惟大。賴祉福者兆人。其觀惟榮。執玉帛者萬國。若非平水土。泣辜罪。己非飲食以昭儉。卑宮室而思理。德揜乎生成之初。功齊乎開闢之始。安有非常之神物。不召而萃止。濟其不通。而彰其具美也。至于漢橫汾水。奉抵滄溟。實遂心欲。匪崇德馨。生人之蠹瘁。靡念方士之空言。是聽。姑幸免乎覆溺。夫何望於炳靈。於戲。動罔軌道。言非善教。則人雖愚弱。或使之而不效。其志惟純。其德孔殷。則龍賴神化。將不役而自勤。信矣哉。國家俾人其蘇。在理無鬱。超乎大禹。不務舟車之勞。軫彼黃龍。但爲宮沼之物而已。

白雲起封中封（題中用韻。六十字成。）

封開白雲起。漢帝坐齋宮。望在泥金上。疑生祕玉中。橫柯初繚繞。布葉漸蒙蘢。日觀祥光合。天門瑞氣通。無心已出岫。有勢欲凌風。儻遣成膏澤。從茲遍太空。

吏部試樂理心賦（以易直子諒治爲韻。）

道無象。天無聲。聖不有作。曷觀化成。於是鼓吹大塊。鑿鑿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強爲樂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而發外。卒充性而約情。樂與心冥。則所謂固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爲君之難。下以知爲臣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獻儀鳳之呈瑞。若乃樂在閨闈。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節而宜。和以嚴濟。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反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清惟直。然後能在邇而必聰。無入而不得。節有序。觀貫珠而匪珠。聲成文。見五色而非色。其或惟邪是念。惟匿是蒐。則雖琴瑟在御。管磬事修。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求。亦焉望變滌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尚元通。樂賚交暢。明贊天地之化育。幽索鬼神之情狀。會節有極。象之則動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真而不諒。至矣哉。至樂希夷。俟其辟而邇之以心。固不專於子野。作必在德。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統同。反本復始。辨六律以分職。齊八風而同軌。洪鐘虛受。我則開其直言。朱絃遺音。我則戒夫專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也。宜乎貴爲天子。

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題中用韻。六十字成。）

月中禪室掩。幽磬靜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登路聞。泠泠滿虛谿。杳杳出寒雲。天籟疑難辨。塵鐘亦可分。偶來遊法界。便欲謝人羣。昔夕聽其響。塵心自解紛。

禮部試鑒止水賦（以澄虛納照。遇象分形爲韻。任不依失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水止矣靜之其徐。物鑒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美惡。又奚識夫親疎。委質貞來。所斯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寧忠乎至清無魚。若乃迴塘月抱。高岸環合。泥滓滿然自沈。金沙爛其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異川淨之唯汙是納。有斐君子。此焉明微。氣隨波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其衷微也。挂金鏡而當壺。其索隱也。隔玉壺而見冰。爾其色必洞徹。光無滉瀁。不蒸蒼鬱之氣。不激滂湃之響。百丈在目。千仞指掌。曆每自乎中見。美實非乎外獎。鑒形之始。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觀其下倒星漢。上披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羣分。君鑒之以平心。臨下以簡。臣鑒之而爲節。在邦必聞。斯蓋無形兮。惟人所召。物我兼道兮。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誠。至人以之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輸滄溟。徒乖躁靜之理。莫分眞僞之形者哉。國家以質爲止水。鑒有餘裕。蔡形鱗集。衆象畢附。濫巾竊吹者。十手其指。研精摭實者。千載一遇。夫如是。姑自攝其威儀。亦何疑而何懼。

寄出藍詩（題中用韻。限四十字成。）

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朱研方比德。白受始成形。袍裝宜從政。衿垂可問經。當時不探賾。正色幾飄零。

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寄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蓂門留騎吹。內省正衣冠。稍辨旂常色。尚聞籥漏殘。九天爐氣暖。六月玉聲寒。宿霧開霞觀。晨光泛露盤。致君期反朴。求友得如蘭。政出同歸理。言成共不刊。準繩臨百度。領袖映千官。隊鼓流沙靜。飛航渡海安。靠規酬主意。借賦代交歡。雅韻人間滿。多慙竊和難。

奉和武中丞秋日臺中寄懷簡諸僚故（時四舊使迴。奉命追和。）

聖朝思紀律。憲府得忠賢。指顧風行地。儀形月麗天。不仁恆自遠。爲政復何先。虛室惟生白。閒情卻草元。迎霜紅葉早。過雨碧苔鮮。魚樂鱗秋水。鳥聲隔暮煙。舊遊多絕席。感物遂成篇。更許窮荒客。追歌白雪篇。

吐蕃別館和周十一郎中楊七錄事望白山作

純精結奇狀。皎皎天一涯。玉幃擁清氣。蓮峯開白花。半巖晦雲雪。高頂澄煙霞。朝昏對賓館。隱映如仙家。夙聞蘊孤尚。終欲窮幽遐。暫因役餘暇。偶得志所嘉。明時無外戶。勝境即中華。況今見甥國。誰道隔流沙。

奉和張舍人閑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通簡僚友

迢遞天上直。寂寞邱中琴。憶爾山水韻。起子仁智心。凝情在正始。超想疎煩襟。涼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蕩閑氣。微露清桐陰。方襲緇衣處。永奉南薰吟。

和舍弟悲惜花絕句（時蕃中使迴。）

去年無花君。今年未君花。更聞飄落盡。走馬向誰家。

和恭約處籠中山鵲

掩抑沖天意，悽愴觸籠音。登曉一閑處，傷春千里心。

和舍弟讀籠中鷹

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殘。九天飛勢在，六月目睛寒。聊觸樊籠倦，閑銷肉食難。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看。

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

閉院開軒笑語闌，江山併入一遠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鍊仙家九轉丹。

同舍弟恭歲暮寄晉州李六協律三十韻

古人猶悲秋，況復歲暮時。急景迫流念，窮陰結長悲。陽烏下西嶺，月鵲從南枝。攬衣步霜砌，倚杖臨冰池。怳怳若有失，悄悄良不怡。忽聞晉元缺一字。吟，寬是同所思。有美壯感激，無何遽栖遲。摧藏變化用，掩抑扶搖之。依我抱微尚，仲氏即心期。討論自少小，形影相差池。比來胸中氣，欲羅天下奇。雲雨霑蓊茸，艾蘭閟蘅蘺。嫉時年困方枘，一旦迷多技。道因窮理悟，命以盡性知。事去類絕蔡，時來如轉規。伊呂偶然得，孔墨徒爾爲。早行多雖悔，強進觸藩羸。功名豈身利，仁義非吾私。萬物自生化，一夫何驅馳。不如任行止，委分安所宜。翻爾休感歎，與余陶希夷。明年郊天後，慶澤歲華滋。曲水杏花雪，香街青柳絲。良時且暫歡，樽酒聊共持。閱過漆園叟，醉看五陵兒。寄言思隱處，不久來相追。

清海西寄寶三端公

時同事弗同，窮節厲陰風。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從容非所羨，辛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轉蓬。

蕃中拘留歲餘，迴至隴右先寄城中親故

蓬轉星霜改，關隴色幾遠。窮泉百死別，絕域再生歸。鏡歎成絲髮，囊收拔血衣。酬恩有何力，秪乘一毛微。

吐蕃別館臥病寄朝中親友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臥病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吐蕃別館中和日寄朝中僚舊

清明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想滿堂歡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及第後答漢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卻隨波浪翻。一霑太常第，十過漢關門。志力且虛棄，功名誰復論。主人因相問，慙笑不能言。

河中城南姚家浴後題贈主人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況是曾相識。

看渾中丞山桃花初有始落不通晚方得入因有戲贈

朝來駐馬香街裏，風度遙聞語笑聲。無事閉門教日晚，山桃落盡不關情。

贈友人

南山雙喬松，擢本皆千尋。夕流蒼蔼沖，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翰何森森。匠氏方雕巧，時情正誇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道州夏日郡內北樓新亭奇懷贈何元之處士

結構絶梁上，登臨日晏迴。晴空交密葉，陰岸積芳苔。爽氣中央滿，清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齊物魚何樂，忘機鳥不猜。閑銷炎暑盡，靜勝火雲開。解遣宜孱性，優游賴廢材。願爲長泛梗，莫作重然灰。守道窮非過，先時動是災。寄言徐孺子，賓榻且徘徊。

道州宏道縣主簿知縣三年頗著廉幹秩滿縣闕申使請留將赴衡州題其廳事

爲理賴同力，陟明非所任。廢田方墾草，新柘未成陰。術淺功難就，人疲感易深。頻君駐歸棹，與慰不欺心。

道州將赴衡州酬別江華毛令

布帛精麤任士宜，疲人識信每先期。明朝別後無他贈，聽是蒲鞭也莫施。

道州夏日早訪荀參軍林園敬酬見贈

高齋日出始開門，竹徑旁通到後園。陶亮橫琴空有意，任棠澄水竟無言。松窗宿翠含風薄，檻援朝花帶露繁。山郡本來車馬少，更容相訪莫辭喧。

道州敬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質悠悠素彩融，長川迴望合爲空。佳人甚近山城閉，一夜相望水鏡中。

峨眉山人何元之所居寺院涼夜書情呈上郎中

庾公念病宜清著，遣向僧家占上方。月光似水衣裳溼，松氣如秋枕簟涼。幸以薄才當客次，無因弱羽遂雲翔。何由一示雲霄路，腸斷星星兩鬢霜。

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蹤跡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歎二毛。

戲贈雲歡上人

僧家亦有芳春興，自是心源無滯境。君看池水湛然時，何曾不受花枝影。

三月一日是貞元舊節有感絕句寄黔南竇三洛陽盧七

同事先皇立玉墀，中和舊節又支離。今朝各自看花處，萬里遙知掩淚時。

初發道州答崔三連州題海陽亭見寄絕句

吏中習隱好蹉榮，不授疲人便自閑。聞說般勤海陽事，令人轉憶舜祠山。

奉陪郎中樓上夜把火看花

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吟時。爲報林中高舉燭。成人情思欲題詩。

答段秀才

晝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爲君開。樓中共指南園火。紅燼隨花落碧苔。

宗禮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戲贈

農人辛苦綠苗齊。正愛梅天水滿堤。知汝使車行疾速。但令駿馬著泥。

道州奉寄襄陽裴相公

悠悠世路自浮沈。豈問仁賢待物心。最憶過時留宴處。臨歌倒酒後亭深。

呂衡州文集卷第二

吐蕃別館月夜

三五窮荒月。迢迢照北臺。遇身向暗臥。不忍見圓光。

望思臺

浸潤成宮殿。荐黃弄父兵。人情疑始變。天性感還生。宇縣猶能治。關門距不平。空令千載後。悽愴望思名。

孟冬蒲津關河亭作

悬弧非窮途。未濟豈迷津。獨立大河上。北風來吹人。霜雪自茲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

蒙塵感懷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浩無際。河上空徘徊。

題梁宣帝陵

即陵終自窮。覆國豈英雄。假號孤城裏。何殊在甬東。

二

肥遯何薄。曾周義不成。悽涼庾信賦。千載共傷情。

岳陽懷古

晨飆發荊州。落日到巴邱。方知刹刹利。可接鬼神遊。二湖豁南望。九派駛東流。襟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

憶昔關羣雄。此焉爭上游。吳昌屯虎旅。晉盛發龍舟。宋齊紛禍難。梁陳成寇讎。鐘鼓長震耀。魚龍不得休。

風雲一朝散。功業忽如浮。今日時無事。空江滿白鷗。

道州途中即事

零桂佳山水。營陽舊自同。經途看不暇。遇境說難窮。臺嶂清時合。澄湘漫處空。舟移明鏡裏。路入畫屏中。

嚴壑千家接。松蘿一徑通。漁煙生縹緲。犬吠隔蒙蒙。戲鳥留餘翠。幽花惱晚紅。光翻沙瀨日。香散橘園風。

信美非吾土。分憂屬賤躬。守愚資地僻。即隱望年豐。且保心能靜。那求政必工。諜終如免戾。歸養洛城東。

登少陵原望秦中諸川太原王至德妙有水術因用成歎

少陵最高處。曠望極秋空。羣山噴清源。脈散秦川中。荷鍤自成雨。由來非鬼功。如何盛明代。委棄傷幽風。

渾滿徒駱驛。漆沮虛會同。東流滔滔去。沃野飛秋蓬。大禹平水土。吾人得其中。發機迴地勢。運思與天通。

旱欲獻奇策。豈財錢西戎。豈知年三十。未識大明宮。卷爾出岫雲。追吾入冥鴻。無爲學蒐俗。狂醉哭途窮。

奉勅祭南嶽

皇家禮赤帝。謬獲司封域。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鳴鐘驚宵寂。清猿遞時測。深絮事夙興。蓋珮思盡飾。

危壇象岳峙。祕殿翹翌翼。登拜不遑顧。酌獻皆累息。贊道儀既繁。祝史詞甚直。忽覺心魂悸。如有精靈逼。

翼翼雲氣生。森森杉柏黑。風吹虛籟謐。露洗寒玉色。寂寞有至公。馨香在明德。盡成謝邑吏。謬言歸郡國。

憔悴訪霊事。遊時課農力。所願風雨時。迴首瞻南極。

經河源軍漢村作

行行忽到舊河源。城外千家作漢村。樵採未侵征虜塞。耕耘猶就破羌屯。金湯天險長全設。伏臘華風亦

暗存。暫駐單車空下淚。有心無力復何言。

題河州赤岸橋

元缺一字南橋上見河州。遺老相依赤岸頭。陣塞歌鐘受恩者。誰憐被髮哭東流。

題陽人城

忠臣義成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

晉王龍驤墓

虎旅龍艦順長風。坐引全吳入掌中。孫皓一兒何足取。便令千載笑爭功。

題石勒城

長驅到處積人頭。大旆連營壓上游。建業烏棲何足問。慨然歸去王中州。

二

天生傑異固難馴。應變摧枯若有神。夷甫自能疑倚嘯。忽將虛誕誤時人。

劉郎浦口號

奥蜀戚婚此水滸。明珠步障輕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自汀華之衡陽途中作

孤棹遲遲恨有逾。沿湘數日逗清晡。人生隨分爲憂喜。迴雁峯南一字北歸。

吐蕃別館送楊七錄事先歸

愁雲重拂地。飛雪亂遙程。莫慮前山暗。歸人眼自明。

奉送范司空赴朔方（楊游字）

築壇登上將。膝席委前籌。廓滅南侵跡。朝分北顧亟。抗旌迴廣莫。撫劍勵旄頭。坐見黃雲暮。行看白草秋。

山橫舊秦塞。河繞古蘭州。善守如無事。唯應獵騎游。

送文暢上人東遊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恆地。雲行不計程。到時爲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岐別。吾徒自有情。

喜儉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敞怳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羽待。試取一行迴。

送段九秀才歸澧州

湘南孤白芷。幽託在清潯。豈在馨香發。空勞知處深。推賢路已隔。振乏力不任。慙我一言分。負君千里心。

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湘東

慷慨視別劍。淒清泛離琴。前程楚塞斷。此恨洞庭深。文字久已廢。循良非所任。期君碧雲上。千里一揚音。

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時袁生作書。蕃人呼爲袁師。）

憶年十五在江湖。聞說平涼且半疑。豈料殷勤洮水上。卻將家信託袁師。

江陵酒中留別坐客

尊常縱恣倚青春。不與心期便不親。今日煙波九疑去。相逢盡是眼中人。

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匣有青萍筍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應須定取真知者。道對明君說子虛。

道州送戴簡處士往賀州謁楊侍郎

羸馬孤黃鳥道微。三千客散獨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日因君淚滿衣。

春日游郭駙馬大安亭子

戚里容閑客。山泉若化成。寄遊芳徑好。借賞彩船輕。春至花常滿。年多水更清。此中如傳舍。但自立功名。

楚州追制後舍弟直長安縣失因花下共飲

天子收郡印。京兆責獄囚。狂兄與狂弟。不解對花愁。

衡州歲晚遊合江亭見櫻桃未坼因賦含彩餘蕚春

山櫻先春發。紅蕊滿疏枝。幽處覺誰見。芳心空自知。似奪朝日照。疑畏曉風吹。欲問含彩意。恐蕚輕薄兒。

衡州登樓寄南館臨水花昼房戴段李諸公

天桃臨方塘。春色堪愁思。託根豈求潤。照影非自媚。胃挂青柳絲。零落綠錢地。佳期宜何許。時有幽禽至。

合江亭檻前多高竹不見遠岸花客命翦之感而成詠

吉凶豈前卜。人事何翻覆。綠潛數日花。却翦凌霜竹。常言契君操。今乃妨乘目。自古病當門。誰言出幽獨。

道州春遊歐陽家林亭

道州城北歐陽家。去郭一里占煙霞。主人雖朴甚有思。解留滿地紅桃花。桃花成泥不須掃。明朝更訪桃源老。政成興延即告歸。門前便是家山道。

衡州早春偶遊黃溪口號

偶尋黃溪日欲沒。早梅未盡山櫻發。無事江城閉此身。不得坐待花間月。

衡州夜後把火看花留客

紅芳暗落碧池頭。把火遙看更少留。半夜忽然風更起。明朝不復上南樓。

夜後把火看花南園招李十一兵曹不至呈座上諸公

天桃紅燭正相鮮。傲吏閑齋固獨眠。應是夢中飛作蝶。悠颺只在此花前。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挽歌詞

遐觀輕神寶。傳歸聞聖猷。堯功終有待。文德本無憂。坐受朝汾水。行看告岱邱。那知鼎成後。龍馭弗淹留。

二

監撫垂三紀。聲徽洽萬方。禮因馳道著。明自墾田彰。滋漸成鴻業。從容守太康。更留圖緯詔。恭德有餘芳。

三

早秋同軌至。晨旆露華滋。挽度千夫咽。笳凝六馬遲。劍悲長閉日。衣望出遊時。風起西陵樹。淒涼孺孝思。

詠蜀客石琴枕

可憐他山石。幾歲負貞堅。推遷強爲用。雕斲偽自然。文含巴江浪。色起青城煙。更聞餘玉聲。時入朱絃。

河南府試賦「貢士鄉飲酒」

酌言修舊典。刈楚始登堂。百拜賓儀盡。三終樂奏長。想同雲出谷。看似雁成行。禮能知何適。隨雲入帝鄉。

賦得失羣鶴

杳杳沖天鶴。風排勢暫違。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辭群。三山詎憶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翱飛。

道州南樓換柱

鴻災起無朕。有見非前知。蟻入不足卹。柱傾何可追。良工操斤斧。沈吟方在斯。殫材事朽腐。曷若新宏規。

道州北池放鵝

我非好鵝辯。爾乏鳴雁資。安得免沸鼎。澹然游清池。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粱爲。

遇風有懷

銀宮翠鳥烟霏霏。珠樹玲瓏朝日暉。神仙窟見不得到。却逐遇風何處歸。

蕃中答退渾詞（退渾種落盡在面塗吐蕃所難。有譯者訴情於余。以此答之。）

退渾兒。退渾兒。朔風長在氣何衰。萬騎鐵馬從奴厨。強弱由人莫歎時。退渾兒。退渾兒。冰銷青海草如絲。明堂天子朝萬國。神馬龍駒將與誰。

上宣昭容書樓歌（貞元十四年。友人盧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昭容列名書縫處。因用感歎。而作是歌。）

漢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歌闌舞罷閑無事。縱恣優游弄文字。玉樓寶架中天居。緘奇祕異萬卷餘。水精簾帙綠鉤軸。雲母抵捣黃金書。風吹花雲清旭時。綺窗高挂紅綃帷。香霧盛烟繡結絡。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嘯卷終無已。皎皎淵機破研理。蒯蘇綵翰紫霧迴。思耿寥天碧雲起。碧雲起。心悠哉。境深轉若坐自催。金梯珠履聲一斷。瑤階日夜生青苔。青苔闕九關。付比羣玉山。神仙杳何許。遺逸滿人間。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墨不成。昭容題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爲情。

聞砧有感

千門微雲端。此地富羅紈。秋月三五夜。砧聲滿長安。幽人咸中悔。靜思淚汍瀾。所恨搗衣者。不知天下寒。

早覺有感

東方殊未明。閨室盡正飛。先覺忽先起。衣裳顛倒時。歲冬寒漏長。此夜如何其。不用思乘燭。扶桑有清暉。

冬日病中即事

簾下長安道。驅塵咫尺聞。久牽身外役。暫得病中閑。背喜朝陽滿。心憐暮鳥還。吾營在何處。南有白雲山。

病中自戶部員外郎轉司封

龍臥承新命。雞容獲所安。遣時迎賀客。無力拂塵冠。偃仰晴軒暖。支離曉鈸寒。那堪報恩去。感激對衰顏。

久病初朝衙中即事

沈疴曠十旬。遲遲直城闉。老馬猶知路。羸僮欲怕人。又望三徑計。更強百年身。許國將何力。空生衣上塵。

道州城北樓觀李花

夜疑關山月。曉似沙場雪。曾使西域來。幽情坐超越。將念浩無際。欲言忘所說。豈是花咸人。自憐抱孤節。

道州秋夜南樓即事

誰令獨坐愁。日暮此南樓。雲去舜池閉。月明瀟水流。猿聲何處曉。楓葉滿山秋。不分匣中鋩。少年看白頭。

道州觀野火

南風吹烈火。焰焰燒楚澤。陽焰當盡連。陰天半夜赤。過處若掃來。時似電激。豈復辨蘭蕙。焉能分玉石。蟲蛇並爍爛。虎兕亦奔迫。積穢一掃除。和氣始融液。堯時既敬授。禹稼斯倏迹。還生合須禾。大秀兩坡麥。家有京坻詠。人無溝壑感。乃悟焚如功。來歲終受益。

衡州早春

碧水何逶迤。東風吹沙草。烟波千萬曲。不辨嶽陽道。

二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唯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郡內書懷寄劉連州賓夔州

朱邑何爲者。桐鄉有古祠。我心常所慕。二郡老人知。

偶然作

栖栖復汲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二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泫流。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古興

越歐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寶無人顧。千齡皆棄置。空嚴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祕。劍任剸鐘看。玉從投火試。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風詠

微風生青蘋。習習出金塘。輕搖深林翠。靜盪曲徑芳。掩抑時未來。揭毛亦無傷。一朝乘殿氣。萬里號清霜。北走摧鄧林。東去落扶桑。揮却垂天雲。澄清無私光。悠然反空寂。晏海通舟航。

道州感興

當代知文字。先皇記姓名。七年天下立。萬里海西行。苦節終難辨。勞生竟自輕。今朝流落處。湘水遶孤城。

春日與李六舍弟聯句

始見花滿枝。又看花滿地。（景倫）且持增氣酒。莫滴傷心淚。（益）深誠長鬱結。芳晨自妍媚。（諷）歌聊永日。（誰知此時意。（兼倫）

鏡中歎白髮

年過潘岳攜三歲。還見星星兩鬢中。縱使他時能早達。定知不作黑頭公。

友人遊鵝歌有感

文章拋盡愛功名。三十無成白髮生。孤負壯心羞欲死。勞君貴買斷腸聲。

貞元十四年旱甚見權門移芍藥

綠原青隴漸成塵。汲井開園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

冬夜即事

百憂攢心起復臥。夜長歎歎不可過。風吹雪枝似花落。月照冰文如鏡破。

道州郡齋臥疾寄東館諸賢

東瀛送客醉年華，聞道風流勝習家。獨臥郡齋寥落意，隔簾微雨溼梨花。

讀小弟詩有感因以口號示之

憶吾未冠賞年華，二十年間在咄嗟。今來羨汝追思昨日花。

讀句踐傳

丈夫可殺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頭。更生更聚終須報，二十年間死却休。

道州月歎

別館月，犂牛冰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樹子規啼是血。壯心感此孤劍鳴，沈火在灰殊未滅。

風歎

青海風，飛沙射面隨旋蓬。洞庭風，危檣欲折身若空。西馳南走有何事，會須一決百年中。

由其身不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不知己之損益，暴肯顧人之成敗乎。而今而後，乃知不師不友之人，不可與爲政而論交矣。且不師者，廢學之漸也。恐數百年後，又不及於今日，則我先師之道，其陷于深泉，是用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墳籍而太息。吾兄吾兄，亦曾以是爲念乎。小子狂簡，嘗有微志，蘊蓄蒙求，我之願，立朝聞夕死之誓，所與者不唯鴻碩之老，博洽之士，與我同志者，則爲吾師。請與吾兄略言其志也。溫所貴乎道者六，其詩、書、禮、樂、大易、春秋歟。人皆知之，鄙尚或異。所曰禮者，非酌獻酬酢之數，周旋揚搉之容也。必可以經乾坤，運陰陽，管人情，措天下者。溫願學焉。所曰樂者，非綴兆屈伸之度，鏗鏘鼓舞之節也。必可以厚風俗，順鬼神，熙元精，茂萬物者。溫願學焉。所曰易者，非探蓍演數之妙，畫卦舉繇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觀化元，貫衆妙，貞夫一者。溫願學焉。所曰書者，非古今文字之殊，大小章句之異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輔大政，建皇極者。溫願學焉。所曰詩者，非山川風土之狀，草木鳥獸之名也。必可以敵愾虐，刺淫昏，全君親，盡忠孝者。溫願學焉。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訓諸侯，正華夷，絕賊亂者。溫願學焉。此外非聖人所論，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雖欲博聞，不敢學矣。吾兄遠者也，可不曰然乎。蓄聞雅論，深於春秋，其間所得，實曰淵正。竊不自揣，願以春秋三傳執摳衣之禮於左右。童蒙求我，兄得辭乎。朝聞夕死，溫可逆乎。無以流俗之所輕，而忽聖賢之所重也。其餘五經，當今孰可爲溫師者，幸詳鄙志而與擇焉。

上族叔齊河南書

大尹叔父閣下：溫聞水官修而龍至，官失其方，物乃抵伏。以文章而言，則先進爲後進之官也，亦宜正褒貶，別雅鄭，宣六義，合三變，以修其官。使後進之徒，靡然向風，歛然知方，能者勸，不能者止，於是乎文章之可見也。如掃除氛昏，澄定波瀾，寫天清而日月曜，滄海晏而蓬壺出爾。今夫先進之廢官久矣，文猶龍也，其可見乎。伏惟叔父蘊特達之明，袁雅頌之缺，常欲以三代制度，訓齊斯文，前歲能鎮南服，入侍東掖，詞林瞻仰，如日登觀。莫不結轍連駟，懷楫捧軸，差池道路，奔走光塵，人人自以爲齊公之遇矣。及乎昌言金馬，高議承明，懸大雅之衡以權後進，則乃以小子爲稱首，達句萌而茂以柯葉，翼雛轂而使之頡頏。先達改觀，同類駭聽，譽動朝端，聲馳穀下，循顧反覆，誠非所堪。竊料叔父之意，豈不欲使濫音竊吹者，聞士會而西逃秦境，教雅守正者，望邪隗而北首燕路。夫如是，則小子敢賀天下文章廢而復興，不敢自當其遇也。然大匠雖哲，不能化擁腫之材，大風雖壯，不能起凝滯之物也。雖充鄉賦，荐辱公議，昨詔賢良，猥蹙清舉，疑叔父以唱高寡和，小子以名浮易喪，開闢壅鬱，卒用無成，取笑薄徒。貽累左右，雖失鵠而知反，終胡顏而敢安。愧懼慙惶，夙夜若厲。叔父蹈中庸之德，遭象濟之運，荷深知於明主，懸大望於若生，一朝乘唐之鈞軸，挺埴萬物，而高名不奪於獨見，鄙分克彰於日新，茫茫前途，未敢自料，豈遽以一第而爲得喪哉。由是思之，敎焉增氣，遂欲霑迹聲利，潛心道藝，窮六義之統紀，盡三變之形容，使學通天人，文正雅俗，然後抗衡當代，爲叔父之榮，雖知其難，志不可奪，謹獻近文七首，徒跂聖人之域，未臻作者之方，姑務自強式飭與進，伏願特迂看覽，光賜教誨，指以遠蹤，責以大成，惠何加焉，非敢望也。

呂衡州文集卷第三

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

儒術不振久矣，溫生於百代之下，不顧昧劣，慨然有志，翹企聖域，莫知所從。如仰高山，臨大川，未獲楫航而欲濟乎深，而攀乎極也。凡學之道，殷師爲難，師資道喪，八百年矣。自鳳鳥不至，麒麟遇害，血流戰鬬，火發暴秦，先王之道，幾隕于地。賴漢氏勃然而拯之，醱糟粕，揚煨燼，披雲霧，揭日月，夫子文章，滅而復耀，與火德俱明者四百餘年。當時大教中興，去聖未遠，學士非師說不敢輒言，鴻儒碩生，樂以善誘宏道，雖爲公卿，教授不輟。其徒大者至千餘人，小者亦數百人，或升乎堂，或入乎室，洋洋濟濟，有古風也。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事君，求所以事親，求所以開物，求所以化人，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夫教者豈徒傳文字而已，蓋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教之以信讓，激之以廉恥，過則匡之，失則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故兩漢多名臣，諫諫之風，同乎三代，蓋由乎身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知己之損益，不忍觀人之成敗也。魏晉之後，其風大壞，學者皆以不師爲天縱，獨學爲生知，解疏翻音，執疑誰失，率乃私意，攻乎異端，以諷誦章句爲精，以穿鑿文字爲奧，至於聖賢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然莫知所措矣。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爲鄙，公卿大夫恥爲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如是。是以今之君子，事君者不諫諍，與人交者無切磋，蓋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僕射竊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悔之衝，處將士而有財克豐，訓扈師而其武可畏。少分廟下，潛運掌中，再開劍閣之扃，繼獻鹽亭之捷，應接制使，先假地征，犄角王師，且爲鄉導，削叛人之跡，釋梓州之圍，勞賞倍多，功無與讓。聖上神武容斷，注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卒之勞逸必察。況閣下效彰朝論，事布人謠，精誠貫於神祇，茂伐懸於日月，豈復聽簿書之巧詆，元缺一字，至雲之澄晉，來示所虞，無足介意。某以寡薄，謬膺寵寄，畢關國計，動屬軍期，夙夜憂慙，未知所濟，過蒙稱奬，愧惕良深，唯託方岳，至公其守王度，物佑小事，固無二三。許共進行，亦如受賜，佩荷之至，無隙下情。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某以非才，謬當重寄，事關國計，動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憂積，蓋以運路蹇滯，私鹽橫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至公。司空文武全才，勳德茂著，朝廷此倚，中外具瞻，勤王則知無不爲，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旄旌，春私之餘，已及此事，蒙許同志，叶力徇公，對歡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院狀報，伏知司空德益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鹽法提防，已行文牒，斗門開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九牧，忠勵三軍，意淵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況某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任下情。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元缺一字奉別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略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通經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尚書才膺閫出，識蘊生知，地承勳德，行在時禮，自家通國，移孝爲忠，受任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地，戚節制之師，勳必勤王，言皆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鄰，布在人謠，溢于時論，鳴鶴有和，鼓鐘必聞，聖上神武聰明，惟新覆載，獨精戎事，注意藩隅，方欲以旁求，況勳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達，道不大光，宜太阿之利用，窮彝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薄，謬膺寄任，戎賦之重，撫事知艱，徒欲盡愚，裨陳鄙見，策朽鈍，庶效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伸條例，網羅盜籍，節宣通渠，實託衆言，敢尊獨見，果蒙宏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略，大爲提防，究絕姦源，通利國潤，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覩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與讓，其率職之分，受賜孔多，拳拳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徐僚事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昭悉。

代李將軍與晉潤劉尚書書

某性質鄙味，智能無取，承將門緒，早蒙驅策，靈率軍府，備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唯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憂髮先白，加以稟性孤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廐櫪，豈料尚書推宏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來覲，萬乘盧襟，

勞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之鑒，然則嘉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敭，首及庸瑣，敢陳本末，奬飾論裁，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粥論志業，自攄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聽，梟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繼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率以周旋，居之造次，寄松得地，方見於歲寒，嫩日在天，願聽其心，誓生死幸甚，恐有負薪之疾，未伸拜賜之禮，瞻感之至，荷懼彌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當趨謁，伏爲昭察。

代賀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某經術無取，邱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汎愛博容，不遺孤陋，中以連家之好，遇以國士之禮，分甄入室，契辱忘年，猥賜吹噓，謬假鱗翼，遂得僧重江右，名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故，命偶屯艱，孤鱗方困於蹄涔，窮鳥再歸於仁德，果蒙奏領列郡，擢倅三軍，不汝疵瑕，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於話言，身計皆寒，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裘逢宸聽，推致周行，南宮劇曹，戮不終歲，憲府雄秩，拔於常倫，內顧庸虛，敢云自致，魏賢子夏，實尼之道彌尊，漢用淮陰，相國之言始重，徒以才負知己，名懸古人，致遠之效莫彰，貽羞之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前途，以明君今日之恩，賀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立，少荅所知，豈敢以尸素爲榮，而負平生之論，伏惟鑒察，郡編諸生，戎旅故吏，推奬恩重，生成感深，瞻望閫閫，未獲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拳拳下情，紙墨難具。

地志圖序

廣陵李袁，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裁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詁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陳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盤貊禹迹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然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寢，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觀旁睨，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還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測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誘導之明也，寫地而遠，舉世而戒，事極鴻纖，理通皎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啟人物之盧貫，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管壤，則想桓文勤王之績，觀洞庭荊門，則知苗獨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

之道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由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闔。開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頹息也。溫久從君游。辱命序逃。庶明作者之意。俾好學君子。知其所以然。

送友人遊蜀序

始吾挹至源之貌。若隱底積雪。發寒木於雲溪。次吾覽至源之文。若驪龍相追。弄明月於泉窟。末吾聽至源之論。若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耀周行。如其文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蕩江海。垂二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以親故勸勉。來遊京師。時然後言。無辯以動衆。樂然後笑。無歡以接物。義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決策長往。因登紫閣峯而指曰。西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蜀則住。盤日告別于友人。太原王元運顧謂余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邪。盍亦贈之序。予和女。

送琴客搖兼濟東歸便道謁王鍼州序

東海搖兼濟。年十三。從淮南大軍。有奇童之稱。歲既冠。攝泗上劇職。振能吏之聲。而倜氣節。重言諾。臨財廉。見義勇。蘊崇且美。發以雅琴。琅琅然若佩玉之有衝牙也。貞元丁丑歲。觀藝京師。沖宇罕窺。正聲寡聽。道不苟合。浩然東歸。水流無心。遇用則止。宏農守御史中丞王公得子最深。且東諸侯之盤也。儻羽翼吾道。鏗鏘爾音。飛而鳴之。一日千里。則何公門不可曳長裾。大丈夫風波未始有極。生死且不足問。況能雖憂乎。白露降。秋雲起。仰見太華。壯心勃興。若不激微變商。是孤慷慨吾季非也。詩有逸氣。盡諧師律。播于絲桐。

聯句詩序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唯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道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事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或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悅若有得。或烟雨如晦。緬懷所思。則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迭唱。審諧諸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揣爲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徵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逃。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先師曰。益者三友。吾能得之。豈唯直諒多聞而已。可以旁魄天人。談堯舜之道。則有吾族兄皋。可以根本情性。語顏夷之行。則有太原王師簡。可以發揚古訓。論三代之文。則有河東薛大信。此三君子。或道以樂我。或行以約我。或文以博我。遭時則有光。遯世則無悶。其爲益也。不亦大乎。大信與予最篤。始以孝悌餘力。僧學於廣陵之靈巖寺。雲卷其身。討論數歲。常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取禮之節要。詩之比興。書之典刑。春秋之褒貶。大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崢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逸軌絕塵。不易雅制。而瓌姿萬變。有若雲起日觀。蜃成丹霞。峯坼鑑掌。無非峻勢。皆天光朗映。秀氣孤拔。豈藻飾而削成者哉。聖上方欲觀人之文。潤色洪業。乘輦者如三光得天。每賀大信有其時矣。無何。予被鄉曲之舉。賦于闕下。以文乖時體。行失俗譽。再爲有司所黜。此時大信亦與計偕。知機全高。匣刃不試。昔趙殺鳥犢。仲尼臨河而逝。予之見黜。子亦逡巡。事雖不同。其所感一也。歲八月。以岵屺之戀。告予于歸。予思古人有處有附。乃語之曰。吾聞賢者志其大者。文爲道之飾。道爲文之本。專其飾則道喪。反其本而文存。且使不存。又何傷矣。彼邦是帝堯之遺俗。唐叔之所理。必有忠信如君者焉。問安之下。可與之處。琢磨仁義。浸潤道德。存皇王理亂之迹。求聖哲行藏之旨。達可以濟乎天下。窮可以擴其光明。無爲矻矻筆硯間也。行矣大信。苟非同志。勿失予言。

道州律令要錄序

溫、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徧觀諸曹。多審令式格律於其屋壁。苟非以官遊爲憎而率其職者。皆得日夕省覽。臥起出入。目存心悟。章章然如貫珠。如循環。吏無以欺。臨事不惑。決繁滯。舉枉直。而叶于大中。中人以上。固可循致。吾不知其雖首之。何前賢處心卹事之周也。若州縣者。卑而近於人。邊而切於得失。動有繫人命。關風俗。而惰者委成於一吏。望空而署。勤者檢閱山積。神憒氣沮。卒無所歸。政令之弊。不亦宜乎。此州法吏何洛庭。良士也。與撮其要。講其義。書于廳事之左。溫、不深於法。猶盧未盡。後來君子。其究成之。此長人者之所急。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裴氏海昏集序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度支郎中、專判度支事、附尚書左僕射、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藏德。會友輔仁。氣志如神。英華發外之所由作也。初、公遠河洛之難。以其族行。攀大別。泛彭蠡。望洞庭。迴翔于匡溢。流眄于海昏。海昏有甌山之奇。脩江之清。陽溪之邃。陽泉之盛。竹、洞花塢。仙壇僧舍。雞犬鐘梵。相聞於青嵐白雲中。數百里不絕。時也俗以遠未擾。地以偏而寧。開元之遺老盡在。猶歌詠乎升平。公悠然樂之。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河東柳公諱某。外叔祖故相國宜城伯諱渾。洎故太常卿蘭陵蕭公定。故祕書少監范陽盧公虛舟。故左庶子隴西李公勉。爲盧外之交。極心期之賞。唯故給事中汝南袁公高。故將作監河南元公亘。以後進預焉。江左搢紳諸生。望之如神仙。邈不可及。每賦一泉題一石。毫墨未乾。傳詠已徧。其爲物情所注。蓋如此。無何。朝庭命公益盧東南。漕引吳楚。中原百萬之衆。仰食於公。人不堪其煩。我若無其事。往往佩聯印。擁大蓋。枉道而過衡山林壑之間。琴詩不廢。心計顧指。而軍國饋贈。其大雅之全材者歟。於戲。太尉侍中勤勞王家。惠于生人。至公再世。又以盛德。加於年運。慶如嘉川。其決必大。由是爛熳之烈。重集于我鄉公。鄉公始以大孝聞。中以大用顯。次以大忠升。藩屏三朝。出入二揆。遂先驥而掌邦賦。修祖德而踐台衡。理荊之政。家在樂石。定蜀之武。藏在册府。淡南之化。洽于人謠。加以優游藝文。悼悅經術。身被華衮。門全素風。不畏強禦。不侮孤嫠。久要皆當代長者。推轂必一時傑。海內士大夫。如鱗羽之歸龍焉也。君子曰。惠公、忠獻公之勳德。節公之雅道。爲不亡矣。鄉公以繡衣之威。涖編遺文。思所以垂諸不朽。以爲節公消息出處之道。始于海昏。遂於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遊覽餞勞之

作。凡九十六篇。勒爲海晉集上下卷。不遠三千里。授簡於小生。俾酌歸趣而爲序引。溫、常備中益之屬。皆辱至公之遇。聞命以哀。敬不敢文。爲姑陳古義。用贊風訓。昔者三代陳詩以觀民風。信祚淫義。蹤靜柔剛。於是乎取之。喜怒哀樂。吉凶存亡。於是乎觀之。兆於此必應於彼。成乎終必見乎始。詩不可以爲僞。魏公子爲南皮之遊。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靡志。勝而專。動而不安。晉名士爲金谷之讌。以邪侈相尚。故其詩濫溺淫志。冶而緩。往而不返。正平公爲海晉之會。以禮義相誨。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退以獨全其道。立以兼濟於時。立而不矜。退而不悲。適而不放。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頻。如切如磋。規而有直。體曰比曰興。近而有深致。仁者見之。遁世而無憂。智者見之。愛身而有待。曖乎若冬陽之照。油乎若春澤之浸。其誘人也易。其感人也深。卒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如是。則觀南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短。觀金谷之詩。潘石焉得不誅。晉室焉得不亂。觀海晉之詩。裴氏焉得不興。我唐焉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國家之際。其至矣哉。爲節公、鄭公之子孫者。其無忘哉。元和五年五月七日。朝議郎、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東平呂溫謹述。

代李侍郎賀德政表

臣某言。臣聞上天垂象。當分野者先知。元后用心。秉職司者方見。是以蓋稱光被。四岳得於時齊。舜號文恩。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盟好未定。窺伺在心。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出發兵西南。多取邊卒。秋風即至。戍馬已肥。冒險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淫禍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因戰危。人事難必。脫或難武之師。小不如意。蜂蠆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勳須應援。固當潛鋒發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磽瘠。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米粟。罄且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鬬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爲患。今太原及神策諸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俟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率狂瞽。輕黷宸聰。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懇迫之至。謹奏表陳奏以聞。

代李侍郎賀德政表

臣某言。臣聞上天垂象。當分野者先知。元后用心。秉職司者方見。是以蓋稱光被。四岳得於時齊。舜號文明。九官蓋於分命。豈非隨方表志。因事立言。陳力自參於化源。造膝難迷於日用。伏惟皇帝陛下。容圖法發。元德廣運。恢弘鴻緒。允升大猷。振十聖之遺休。復百王之墜典。至如崇陵盡瘁。率禮無違。長信餘尊。因心則感。內成則仁敍九族。外平則義協萬邦。厚俗則寵及高年。廣孝則榮加錫類。能利則朝無隱逸。善任則野無遺賢。修文則戎盤來王。整武則南北繼捷。此皆事光日月。聲洽寰區。黔首之所謳歌。搢紳之所抃歎。其或機參造物。宜兆先天。卑隔於人謠。功隱於朝聽者。若非秉職之臣。官業所及。諒無得而稱焉。臣以庸劣。謬膺寄任。調益虛而馭輕。重關成敗而繫安危。職思其憂。夕惕若厲。每因廳率。披竭愚忠。頑柔溫顏。累承睿旨。有以知造化之意。有以見天地之心。曠若發蒙。晰如愈疾。管窺所至。可得而言。昨者臣以湖州刺史李琦。橈縱私盬。耗廢公利。請從免職。以儆慢官。陛下以爲法令改更。且當申論。道途悠遠。容或未知。俾爲後圖。用緩前責。宏恕包於廣大。明察貫於精微。此即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一也。江南西道觀察使楊憑。奏以支郡旱歉。經賦不充。請征居地之羨。且修稅茶之法。陛下以爲天災流行。有時而息。人怨潛結。貽患則深。縱無日新之美。忍復已除之弊。特令寢奏。姑務通商。有司知暨一之方。負販有昭蘇之望。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二也。臣當使推官殿中侍御史崔太素。率使淮南。臣以其名秩甚卑。潛決務重。徵令郡縣。盤詰役徒。須示等威。請賜章服。陛下以爲職任伊始。勤效未成。必有可觀。乃申後命。臣再陳所切。方可其奏。雖事從權與。且符濟物之宜。而賞不僭行。已見永圖之旨。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三也。臣對敬之日。親奉德音。知臣使司。支計闕少。必擬昭明儉德。振起素風。率身爲天下之先。節用自宮中而始。又云豪殿舊制。已當惕慮。經營改作。非所措懷。將不崇三尺之階。豈復費十家之產。發自宸念。形于天顏。意開而河海自清。言出而神祇知感。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四也。陛下光臨大寶。是歲將周。貴戚之賜與無聞。恩倖之賓滿殆絕。至於贈軍供國。行賞報功。則必鴻毛府庫。虛蠹士金玉。遂使夏州諸將。恨效淺而恩深。劍外三軍。知生輕而義重。此又羣臣不可望清光者。五也。夫唐虞盛烈。文武餘風。莫不傳諸聲詩。布在方册。

呂衡州文集卷第四

代李侍郎論伐劍南更發兵表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劍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興人除害。順天行誅。猶如靈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濟時艱。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病。道塗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效微忠。臣竊以爲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盤擊亂。以順討逆。授之廟算。假以天威。破醜摧凶。霈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合師徒。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恩威未洽。本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烏合。居常則猶可脅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唯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昔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澠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衂。許叔冀之保睢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或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已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復辰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微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興動衆。山劍深阻。暑溼爲沴。北人南役。誰不懼行。去土離家。動生愁

且匹夫匹婦、片善必書、飛羽沈鱗、一祥皆紀。況陛下動關教化、言在政利、理參至道之精、躬行盛德之事、而沖虛謙讓、懿而未發、將何以光揚藝祖、昭示後昆。伏請宣付史官、永爲代法。臣幸蒙恩遇、獲奉昌期、言必親聞、事皆目覩、分深骨髓、義激血誠、輕黷宸嚴、魂守飛越、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萃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元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歧、奧室不開、漫途予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爲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率文明、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應、道苟訢合、古今和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且臣宜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爲家寶、罪實滅天、蘊昧死寫前件、奢詣東上閤門、奉進、伏候聖旨、輕黷宸嚴、魂爽飛越、無任兢懼屏營之至。

代齊賈二相賀遷獻懿二祖表

臣某等言、臣伏見今月十四日制命、以登尊親、親之義、虔附獻、懿祖、於德明典、聖廟室、正太祖、侵皇帝東向之尊者、十五日率遷事畢、十六日給饗禮成、日月貞曜、乾坤定紀、稱情歸式、合敬有歸、百神得受、職之方、萬國知來、祭之本。中賀　臣聞國有事、莫大於嚴祀、祀有經、莫崇於尊祖、夏殷得之以繁祉、周漢用之而休明、爰自魏晉、迄于隋氏、或以祚短而不及祓正、或以時難而未遑討論、紛綸興謝、綿曠載祀、竟虛盛美、允屬昌期、陛下道冠前王、慶發累聖、奉無疆之烈、克廣揚休、繼有替之業、思正大典、精誠感念、旰食宵吝、內斷皇明、俯裁羣議、奉祖宗於常尊之地、定昭穆於式序之宜、清廟肅雍、元穹保佑、奔走夷裔、鼓舞生靈、煥乎覩一代之光、盛矣接千年之統、臣等自鍾舛薄、坐嬰衰瘵、不獲躬執籩豆、稱慶闕庭、誠仰聖敬、感深幸理、形留神往、倍百恆情。

謝除左拾遺表

臣溫言、伏奉制命、擢授臣左拾遺、又中使毛進朝至、臣宅奉宣進止、賜臣本官告身者、澤溫窮鱗、雷起幽蟄、慶忝近侍、冠帙常倫、震驚失圖、兢踧罔據。中謝　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爲榮、附下苟進爲恥、臣所以既孤之後、義不依人、賣洛中薄田、歸闕下舊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唯願投軀盛時、自結明主、感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猥膺徧直、振峯丁於絕望、拔蹉跎於無階、獨斷皇明、超奠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遣恆例、光寵賤臣、俾其不出戶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己、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劣、明此殊尤、感激血誠、銘鏤�short、採拔恩重、泥塗感深、畢性命以爲期、粉齊體而何述、唯當竭誠陳力、效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首無點、然後敢望披崇捧日、一識天顏、則闔門之灰粉知歸、百生之志願斯畢、無任感恩榮耀之至。

批答

省表具之卿元稹一字。修學藝、行稟溫良、用命諫官、列於近著、亦惟朝典、頗有表章、所謝知。

謝章服表

臣溫言、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盈珍、至鳳翔府奉宣進止、賜臣緋衣魚袋笏并袋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瞻奉自天、戰踧無地。中謝　臣孤陋無取、過蒙獎錄、聖慈周洽、天造曲成、恩重出軀、俾諧蕃師、九重清祕、不忘絕域之單車、萬乘憂勤、特配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遽冒濡鵝之刺、在筍增感、撫躬若驚、殞越兢慙、罔知攸措。

蕃中賀順宗登極表

臣溫言、六月十四日、入蕃告哀使、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至吐蕃別館、伏承皇帝陛下以正月二十六日、明德奉天、纂臨宸極、重光升耀、百化惟新、澤被幽遐、慶覃動植。中賀　臣聞和氣既蒸、句萌必達、時雨將降、柱礎猶知、臣從役單車、閉留絕域、天臨日照、而別處幽陰、雷動風行、而瓦爲聲聽、伏賴陛下義敦柔遠、禮及窮荒、始獲虔奉德音、仰霑聖澤、具察就列、無階蹈詠之初、庶物效靈、獨在飛沈之後、舛薄銜命、恥玷自期、孜心厚顏、罔知攸措、今月七日自別館過至河州大夏川、即以十二日進發、是言夕惕、桑敢逸寧、瞻望闕庭、載深感戀、無任喜抃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官上尊號第三表

臣某等言、臣等自管窺天、以凡揆聖、虔奉徽號、謹陳至誠、而再降謙光、未週宸瞻、翹罔據、彷徨失圖。中謝　臣聞強名曰道、莫體混元之功、推大于天、豈報生成之德、徒以定物視聽、示人津涯、俾其會歸、有所則象、伏惟皇帝陛下、克廣睿圖、紹休聖緒、順考古訓、茂宣重光、亭毒以佐天和、震曜以除人害、性與道合、身爲化先、神行六幽、威動九服、求珠赤水、覩妙用於無方、檢玉名山、告成功而有日、豈可過損盛德、不昭鴻休、臣子誠血之誠、沮華夷傾首之望、當仁必受、乃曰至公、與物無私、寧嫌在己、安卑者地、山岳之峻、豈慙好謙者天、日月之光、何讓、道貴傳繼、禮從宜稱、邦家之舊典、不可以廢、天人之合應、不可以遂、臣等懇服官常、親承至化、一披肝膽、三黷宸嚴、隕越爲期、俯伏以俟、實望陛下隨時立教、以欲從人、游神於不宰之鄉、屈己於有名之城、潤色大寶、發揮皇猷、古今一時、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官謝宣示元和觀象曆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十三日、率臣奉宣聖旨、以肇建元和、惟新寶曆、極其幽賾、冠以容文、恩示百寮、慶昭萬國。中謝　臣聞清濁既判、象數相生、一元起於帝圖、三統成於人道、形器之表、推步而得、恍忽之際、錙銖不差、有開必先、聖作物覩、伏惟皇帝陛下、誕膺眷命、敬授人時、爰詔日官、底定曆法、啓閉元氣、節宣萃生、役五迷於文字、貫七曜於珠璧、仰觀俯察、允協於神休、東作西成、永貞於農候、感動夷夏、鼓舞飛沈、天子

之大政行焉。聖人之能事畢矣。臣等幸備朝序。親奉昌期。竊見天心。敢述日用。無任蹈詠。

代文武百寮賀放浙西租賦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十五日制命。以天下經賦。首於東南。浙右諸州。荐罹災歉。全已逋債。大敷湧恩。人謠物興。朝聽震動。中賀　臣聞三五已降。綿曠千祀。爲邦之政。盡在欲理之主甚衆。莫不知傳戒猶豐。語稱興足。至於愛人節用之際。約躬紓國之時。則必情隨事遷。以欲忘道。故曰。人鮮克舉。行之惟艱。伏惟皇帝陛下。淳發睿圖。紹休聖緒。躬行慈儉。子育困窮。皇明燭幽。惠訓不倦。撫臨萬國。曾未再周。深求疾苦之源。屢下蠲除之詔。裁戎祀之經費。減乘輿之服御。雖邦計之有羨入。憂於未憂。雖生人之樂輸。損之又損。風行號令。日貴精誠。明神聽其德音。和氣生於文字。將舟車所及。咸升至理之期。豈江湖下方。猶被曲成之澤。臣等尸素有日。獻納無聞。徇勞聖心。軫恤人隱。甘同凡品。不敢竊於清光。竊與疲甿。共蒙生於元造。無任喜抃感躍之至。

代文武百寮謝許遊宴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率宜進止。如聞百寮士庶等親友追游。公私宴集。及盡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自今已後。各暢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行如春。神應若響。寒木暉潤。嚴風變和。推己感於人心。發生先於天意。中謝　臣聞與人同其樂者。不必蓋致於韶夏之庭。在夫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其誠者。不必日效於丹青之信。在夫不察其纖而已。況乎揚神之樂名教。聚皆以類。臣子之事君父。遊必有方。豈足輕發物情。遽塞天聽。伏惟皇帝陛下。光纂十聖。威隔萬國。神武功就。人文化成。窮溟無波。豐歲將晏。樂奏穆清。感深乎共樂之道。駕言遊幸。思所以適人之方。爰詔輔臣。式將明命。優諭卿士。達于庶人。琴筑追遊。無偉京穀。輦輦送遠。勿限嚴城。禁吏司之苛察。垂朝野之歡泰。始覺飛沈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知得所。在宗載考。夜飲承湛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奉霜雲之慶。浹休聲於夷夏。蒸喜氣於山川。千載之昌。逢允符。百王之遺美斯舉。臣等謬膺寄任。親奉休明。方感生成之德。更蒙優賞之詔。恭承寄旨。務竭歡心。飽恩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漏。承歡且懼。居寵驚禧。首知慙殺。身何報。無任感恩兢惕之至。

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撰定先人本業記進奉者。中謝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圜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爲勸。躬乘耒耜。藉田于千畝。可以示勤。未可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闢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懷而風行。百姓述其日用。宏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實殺。菲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家桑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爲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遍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士膏之供。仰觀農正之辭。經始設功。遇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奧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捧草

坏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宸心感念。嘗歲昭蘇。一歉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氳。九穀孔修。賀生靈於富庶。謹繕寫前件書凡七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門奉表陳獻以聞。

代杜司徒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久更重職。謬踐中台。爰詔有司。俾選良日。授節册命。備禮涖官。當千載之休期。復三公之故事。俯僕悲命。震慄失圖。中謝　臣聞官以昭德。物以表功。賞不僭行。禮無虛設。臣識非經遠。才乏將明。階緣恩遇。叨承寄任。漫踰三紀。祇事四朝。徒竭筋力之勤。曾無塵露之效。陛下矜其衰疾。許釋煩重。而猶委代天之務。正論道之司。拜册彤庭。率謁清廟。發之法服。導以羽儀。會府宿設。羣官序送。降德音於中貴。分肴醴於御廚。事出殊恩。動爲榮觀。禮成而退。身慙日月之光。寵極自思。心醉雲天之澤。索髮垂領。華衮在躬。喜過生悲。感深以泣。雖志同犬馬。願奉主於無窮。而年在桑榆。將報恩而何力。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代杜司徒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日制書。故元元和。大赦天下。新雷雨之澤。重日月之光。仁被幽遐。慶覃動植。三元經始。萬化惟新。中謝　臣聞羲軒馭物。堯舜爲君。德莫盛於好生。政莫宏於在宥。然而事資體要。理極精微。百王所難。千載斯遇。伏惟皇帝陛下。纂臨大寶。光啓睿圖。當獻歲之辰。順陽春之氣。朝前殿。御正門。發德音。布慈旨。明大孝之本。襲至忠之後。省徭招稅。以清疾苦之源。蕩累滌瑕。以厚廉恥之俗。往典之所未舉。舊代之所未該。莫不悉出宸衷。咸歸聖政。坐開仁壽之域。皆見雍熙之期。凡在生靈。孰不感幸。況臣陳力歲久。受恩最深。而蒲柳餘年。犬馬多疾。不獲奉觴升陛。蹈詠康衢。猶蒙天眷再留。聖慈曲至。特降中使。俯加慰勉。衰憊增氣。枯朽生枝。施重邱山。感深骨髓。閤門灰粉。豈足上報。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呂衡州文集卷第五

代李侍郎賀收西川表

臣某言。伏見高崇文奏以九月二十一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之功。善陣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蓋功早就。德盛則廟算先期。無遺謀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中賀 伏以陛下纂隆宸極。惟新庶政。拓迹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闢敢犯天威。首干大紀。恃險與遠。窮凶極惡。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謨之自出。一昨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爲方暑用兵。觸冒害氣。爽勸人而欲速。寧全衆而功遲。遂令緩螻蟻之誅。抑雄鷹之銳。休褒廣之禍。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疾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弔伐之義。宏覆燾之慈。寇逆是誅。吾人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爲上。脅從者發則免之。且諭鴻私。仍加寬宥。由是飲澤而懷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纊之時。賜鵰士悉出內府。開食槿之路。貰降者曾不踰辰。遂使昏迷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假息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捨仗。市不易肆。巷無警犬。人蒙肉骨。戶解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動發生之氣。然後知至仁能殺。容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苞形氣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睿昌期。坐觀氛祲之消。目覩鯨鯢之

斃。手舞足蹈。倍萬恆情。

代李侍郎謝用內庫錢充南郊賞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三日面進奉止。其南郊賞設錢。恐度支支計闕少。以內庫錢物充者。臣聞王者以四海爲家。君道惟百姓與足。象天平施而無別。如地生財而不私。薄率己而厚率公。重從人而輕從欲。知則孔易。行之惟艱。曠代莫聞。今日斯遇。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富有萬邦。而能寶元元慈儉之宗。奉列聖憂勤之緒。臣忝司禹貢。竊見堯心。非戎祀之用無急。宜非軌物之經無別獻。土木之功。遂聞于廢息。恩幸之賜。殆絕於蓄滿。固已行路讙吟。搢紳抃歎者久矣。伏以郊禋有日。慶澤自天。楚師思挾纊之恩。漢將望解衣之惠。國存舊典。事有恆規。在臣職司。敢不供集。陛下憐江淮甫罹旱歉。念庸蜀新罷大兵。雖經費有餘。而聖慮猶慘。昨因伏奏。親奉德音。悉擬發內府金錢。御服繒綵。約躬節用。紓國贍軍。允叶師和。克虔祀事。必知感神之德。未酌獻而幽通。動天之誠。先燎烟而上達。百祥所降。萬福攸宜。信可以光洽寰區。盈滿圖家。知自遂戶籍至公。風人寢抒軸之詩。黔首藥富庶之域。微臣何幸。獲覩昇平。至德難名。載深感躍。無任喜抃激切之至。

代李侍郎賀雨雪感應表

臣某言。臣聞周陳洪範。王者之首政惟農。魯作春秋。國家之大事在祀。農憂旱之爲虐。祀戒雨之失容。亦由聖感節宣。孰云冥數前定。臣伏見比者冬陽愆候。宿麥未滋。陛下減膳撤懸。晨興夕惕。加以郊禋日近。肇路應飛。竊虛增軫。聖情微昏羽衞。帝誠神應。人欲天從。果得風雨叶期。陰明若契。每至乘輿就次。御輕寧居。然後助汎掃於前驅。效霑潤於清道。及夫廟廷金奏。則橫漢昭回。壇墠煙升。則纖羅不動。從容成禮。鼓吹還宮。御正陽之門。施作解之令。惟呼夷夏。踊躍生靈。三代之備物克終。百王之能事斯畢。神休坐降。瑞氣潛蒸。玉璽僅輟。其行雲素雪已飛於前殿。盆尺表盈。成花效奇。洽萬國之歡心。啓千載之昌運。若非孝隆舜德。勤過堯心。則何以禮一接而幽報隨彰。景未移而明徵遽至。上幸受福。獻歲告豐。天地迴動於精誠。陰陽變化於宸念。始悟竹宮望拜。徒神無用之光。交門作歌。乃爲語怪之事。臣謬膺重任。獲侍嚴祠。嘉候殊祥。愜心在目。受恩既深於庶類。同休豈止於恆情。手之足之。罔知攸措。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代李尚書賀生擒李錡表

臣某言。臣得某官某乙狀報。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浙西將士張子良等。相率效順。生擒李錡者。天討有罪。國無稽誅。夷夏同歡。飛沈咸躍。臣某誠歡誠感。頓首頓首。臣聞發氣方蒸。伏陰不能藏其沴。必疑戰發。微以彰正陽之功。至化方融。大姦無以隱其慝。必凌犯誅夷。以顯聖人之武。沴不蠱消。生德不遂。姦不盡發。聖功不成。蓋自然之明徵。而必至之恆理。伏惟皇帝陛下。光膺駿命。恢纂鴻休。仁育羣生。義征不憲。無與讓而誕修文德。不得已而有此武功。日者周歲之間。大刑再舉。剿陸叛將。獻首於九廟之庭。徒部兇渠。伏鎖於萬人之目。被髮左衽。且猶知懼。實形含氣。孰不革心。賊錡身齒人倫。家承宗緒。三朝任遇。五族輝光。而獨藏禍謀。密聚姦黨。梟琳之牙旗尚在。怒已發狂。戮闔之血刃未乾。敢茲拒命。陛下重難戎事。深慈遠

人先示招諭。後加討伐。方伯嚴兵。有司調食。經略綫下。形勢已張。果得義勇叶心。鬼神假手。大旗迴指。長戟合圍。兵火之氣天逕。金鼓之聲海震。曾不終夜。遂擒元兇。卷有居人。市無改肆。滔天之逆。踰月而平。去歲西征。則善陣不戰。今茲東伐。則善師不陣。有以見睿略天縱。神武日新。聖道久而投刃皆虛。德澤深而用力彌寡。從此吳窮殄滅。俗變風移。百蠻成冠帶之鄉。五兵爲耒耜之器。溥天同軌。比屋可封。古今一時。堯舜何遠。臣謬膺重寄。特荷殊恩。再逢河海之清。三覩鯨鯢之變。志深除惡。義切同休。歡抃之誠。倍萬恆品。無任手舞足蹈之至。

代武相公謝賜槍旗器甲鞍馬表

臣某言。今日中使某乙至臣宅。奉宣聖旨。賜臣槍旗器甲鞍馬鎧繡綵物等。禮殊其數。物備其容。蓋以將威。煥以昭寵。雲澤溫懷。天光照門。抃駭失圖。兢惶罔據。臣中謝臣才無可取。進不因人。陛下憐其小心。知其盡節。特紆宸睠。霑委台司。匡補之益無聞。旌明之效漸著。方俟嚴誥。忽蒙殊恩。寄重西南。任兼中外。封開大郡。秩正黃樞。登壇於六符之階。被袞爲三軍之帥。古今盛典。蓋在茲日。人臣寵貴。舉集微躬。豈臣勝庸所克負荷。非臣殞越所能上報。重鎧名馬。元甲朱旗。王事靡盬。敢有行色。天顏咫尺。忽當遠離。感戀彷徨。拜受涕唾。折衝分閫。愧非式遏之才。柔遠自天。猥辱專征之賜。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代武相公謝借飛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借飛龍馬若干匹至京兆府。界首者。臣謬處台司。將明無效。自忝方任。恩禮特加。獎論綱經。寵賜輝煥。蓋衣病樂。忝出聖慈。匹馬一人。咸經御選。遠覽圖史。近徵耳目。如臣蒙幸。未見其倫。實有何功。敢當斯遇。重鎧名馬。元甲朱旗。王事靡盬。敢有行色。天顏咫尺。忽當遠離。感戀彷徨。天顏言旋。伊服皐之有期。愧逸顏之方始。精魂自越。顧步莫留。縱奇之委。向聖闕以猶去。懼款之懇。與星影而共馳。瞻望天庭。罔知所措。無任感戀彷徨之至。

代張侍郎起居表

臣某言。孟秋尚熱。伏惟聖躬萬福。臣以去月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見吐蕃相尚結里徐等。固令查珍等。却迴奏事。令臣取今月一日發赴衙帳者。伏以聖澤柔遠。皇明燭幽。蕃情大歡。會帥知感。虔奉聖旨。賓禮使臣。遊勞崇恭。餼饋豐絜。益明懷化。彌表革心。臣忝備單車。不勝旌抃。嚴程方始。絕域未窮。白日在天。瞻仰地近。青雲之地。伏奏結除。感戀彷徨。罔知攸措。無任犬馬屏營之至。謹因中使第五忠憲附表起居以聞。

代伊僕射謝男宥官表

臣聞言。伏見今月某日制書。授臣男宥安州刺史、象侍御史、充武昌軍兵馬留後。仍賜紫金魚袋者。當驚里巷。日照國門。寵命自天。戰踊無地。臣某誠懼誠感。頓首頓首。臣聞惟君任臣。固無盧授。知子者父。敢私不材。臣頃者伏以聖政惟新。時濟無事。遙絕指蹤之望。求中繼主之誠。陛下以臣所統誠深。周旋艱險。長三軍之子弟。殺百戰之蠻獠。將有去留。念其情義。理資感勵。事貴便安。爰敕臣男試總戎務。臣雖訓之以義。教之以忠。而朽鈍有涯。策勵靡及。童子代斯。每懷傷手之憂。小兒在邊。曾無折屐之喜。將何以遂爾

寵命。荐沐恩光。眞授竹符。就加金紐。且祁午之爲軍尉。父已懸車。陸抗之將父兵。子非綵服。豈比臣身居蝸右。男領方州。鳴玉會朝。朱幡行縣。烏巾中外。冠超古今。名教之樂何加。人臣之事斯極。千載至公之運。獨被殊私。萬物咸遂之辰。先蒙曲澤。沐肝呈膽。莫盡微誠。毀族殺身。寧足上報。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道州謝上表

臣溫言。臣去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逸息。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訖。祗祖自天。抃踴無地。臣溫、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謬以房琯。早忝朝序。再塵憲府。三踐文昌。豈不能著稱彌綸。贊畫綱紀。誠合汰難。翻蒙獎任。共至公之理。分子物之憂。自古審官。莫斯爲重。臣才乏吏用。識昧政經。將何以克副聖心。撫寧遐俗。唯當勤宣皇化。虔奉森章。苦節精心。少酬萬一。無任受恩感激之至。

賀册皇太子表

臣溫言。伏見十月十二日敕。伏承皇太子以四月二十一日册命禮畢。光紹前典。惟懷永圖。神人允諧。動植咸賴。臣溫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燕翼貽謀。帝王之大孝。立嫡主器。禮易之明訓。伏惟皇帝陛下。克明聰德。恢弘鴻休。武功有成。文理既定。然後宏三王之教論。建萬國之元良。凡在生靈。孰不虛幸。臣守官荒服。稱賀無階。竊抃踊。倍萬恆品。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衡州謝上表

臣溫言。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散官勳爵如故。謹以七月五日到本州上訖。恭承寵命。循顧庸虛。感抃失圖。竭蹶無地。臣溫、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三載陟明。虞書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必在上允帝俞。俯諧師錫。臣謬領郡務。素無吏能。虔守國章。布宣皇化。匪寧夙夜。再換炎涼。仰奉陛下憂勤。以卹遠人。凋瘵難檢。身處下不敢。魂於神明。而阜俗移風。竟未彰於績用。將何以特膺寄獎。備在宸心。當愷悌之旁求。辱循良之盛選。省躬增惕。殞首知恩。謹當蓋竭精誠。策勵朽鈍。庶立日新之效。少酬天覆之恩。實冀聖慈照臣肝膽。無任感懼屏營之至。

代鄭南海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制書。授某官。臣自遠離闕庭。晨夜奔涉。祗承寵命。不敢逸留。謹以某月某日到所部上訖。奉宣聖旨。親論遠人。酬恩之效未期。慰主之誠已積。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本章句諸生。器用無取。徒以小心畏敬。謬爲先聖所知。超奉禁闈。漫踰星紀。扈內外危疑之際。是非剖判之初。實以數貞自持。中立無倚。天高聽近。恩款遐伸。神幽鑒明。昌運斯屆。遂蒙陛下擢於侍從。超冠華倫。用其憂國之寸心。委以代天之重務。俯僕三命。炎涼五周。登車奉馭。朽之懷。假寐寐。感胥衣之志。徒耗神用。莫能將明。儻盈謗而方賜默默。鼎折足而未忘簪纓。竟以陳乞。遂其優容。無綺季夏黃之德。而猶當調護。無賈融賈復之勢。而獲奉朝請。以此沒齒。猶爲負恩。豈意官未踰年。忽蒙抽奬。廟授鐵鉞。廷賜旌旗。俾臣憲夫。當此大任。節制五嶺。幅員萬里。伏波之銅柱猶在。永謝奇功。士燮之鼓吹日聞。彌懷武幹。將何以宣奬皇化。振揚國威。洗雪

貴於千齡。答生成於再造。唯當舉章循法。苦節清心。撫積俗以思柔。酌貪泉而無懼。瓶罄萬一仰副殷勤。但以白日在天。長安不見。丹霄限地。溟海方深。顧蒲柳之前衰。奉軒輊而尚遠。無任感慕屏營之至。

代鄭監使奏吐蕃事宜狀

右臣前月十四日至清水縣西。吐蕃舍人郭至崇來迎。便謂將奮留等先去。臣以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西去蕃帥帳幕二十餘里。停止。至二十三日方見尚綺里徐。撥開布。論乞心熱。奉宣進士。象付賜物。莫不感泰。聖恩感悅過望。部落歡抃。道路謳歌。加以接待殷勤。供擬豐厚。竭誠歸化。形狀可知。臣親覩蕃情。不勝感激。綺里徐等固欲令臣與薛伾、傾蕃使却歸奏事。臣當時苦爭。請赴衙帳。自辰及午。竟不見移。今日再見。懇論。重詞往復。勢既難拒。恐失事宜。即以今月五日。令臣與張萬分背便營。彷徨中路。憂懼實深。心魂驚駭。進退無據。謹勒某官某乙陳奏以聞。

代伊僕射乞請女正皮狀

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南充郡王臣女請度尼某乙

右臣伏以陛下降誕之辰。舉土蒙幸。臣於含氣之內。受恩獨深。思所以稱慶南山。獻心北極。遂割骨肉之愛。俾歸空寂之門。結幽願於金仙。寄勝因於寶偈。冒昧上聞。精誠匪他。陛下以盡革初行。渙汗無返。憐臣善至之分。舉與恩逸。念臣懇誓之忠。貸均法外。特降中使。俯加慰諭。臣忝居端右之地。首干豈一之文。誠業舉上。義乖率下。合當嚴譴。忽被殊私。震驚失圖。慙踧罔據。荷降褒之明。原情斯在。蒙曲全之澤。爲感則深。輕黷宸嚴。伏增殞越。

代鄭相公謝賜戟狀

門戟十二竿

右今日中使某乙至私第。奉宣聖旨。賜臣前件戟者。伏以國朝之制。名器尤慎。史考三十。始秩銀青。戟動十二。乃號柱國。必資具美。方錫殊榮。於是有命服以朝。加戟于戶。將勸勞而資實。亦取貴而崇名。上無謬恩。下不虛受。臣迹非奇致。擅自諸生。先皇以廉謹賜知。密勿踐於一紀。陛下以憂勤過聽。委遇首於華寮。明據槐衢。亟移星歲。雷霆用武。曾無犬馬之勞。日月垂文。豈有螢燭之助。徒以侍祠清廟。拜答鴻名。累逢慶賴。輝假勳秩。禮具其數。物盛其容。新其門閭。賜之棨戟。衛門燕雀。乍相賀於朱稹。武庫龍蛇。忽追飛於丹巷。煒煌當代。寵榮自天。聚族知慙。殺身匪報。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

右臣聞化人成俗。莫大於禮樂。垂統建中。必資於制度。然而忠敬有弊。質文異數。華儒之得失蜂起。歷代之沿革絲棼。或榮古而陋今。名實交喪。或遠經而便事。本末相忘。或煩褻以爲詳。或闕略以爲要。未聞折衷以叶通方。國家與天惟新。改物視聽。太宗拯焚溺之餘。粗立統紀。元宗承富庶之後。方暇論思。爰敕宰臣。鼎明睿旨。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祕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網羅遺逸。芟翦奇邪。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誕命宣示中外。屈

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遂使喪祭冠婚。家稽典禮。等威名分。官僚成規。不時裁成。貽弊方遠。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俠篡鴻業。升于大猷。雷電奮有截之威。日月廓無私之照。三叛就戮。四夷來賓。馬牛散於農郊。兵革藏於武庫。嚴禮上帝。祗受鴻名。惟懷永圖。不自滿假。昧爽聽政。子夜觀書。處成功而勿休。求至理者不及。每懷經始。則知貞觀之艱。言念持盈。思復開元之盛。臣謬忝樞務。象罕圖籍。無能匡補。己負於恩私。有所發明。豈先以典禮。伏見前件開元禮六典等書。先朝所製。鬱而未用。奉揚遺美。尤屬欽明。然或損益之間。討論未盡。或弛張之際。宜稱不同。將貽永代之規。必慎不刊之妙。臣謹於常參官內。選學藝優深。理識明敏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酌定。然後鑒紆斧覽。特降德音。明下有司。著爲恆式。使公私共守。貴賤遵行。苟有違逆。必正刑懲。如此則職官有制。將與濟濟之詩。風俗大同。坐致熙熙之詠。見可而獻。知無不爲。輕黷宸嚴。伏增殞越。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行狀

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

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守鄧州刺史。

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

狀斧藻天理。立爲人極。敬紹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效勸存。此所以延彌名教。然而以道行己。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耦壯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勗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畢。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潛。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荊蜀。致於幕府。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健筆良畫。二邦有聞。旋遷內掾。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清發義心。率來成聲。勝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祲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敢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枉直。伏閤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遂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憚選爲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歲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潤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歐駱。號爲難理。下車而節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谿聚。翦鋤山豪。既去害蠹之姦。遂甯挺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疾而理。鋒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闔歙於豐。甚賑爲羅。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論之速朽。威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閭。陰持吏失。明構紛獄。累政所患。公斷以尋斧。破其蠹蠹。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鎮寇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徭。負大興板築。下不知役。而扃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于「祿服。封介晉楚。寄分函洛。而戎備不修。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長令幕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始匪工。敗決相繼。公乃沈

石而雙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除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尚在。既至陳乞以尚書致政。寔不交要路之資。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自解巾至於徹樂。思不踰矩。動不越恩。以忠貞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遠厲。爵位榮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貳流尚在。時論可徵。已隆書葬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生朝議郎、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謹上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人。終於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咨謚法。無媿至公。謹狀。

呂衡州文集卷第六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玁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璠璵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雄圖。道蹤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振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南渡之後。頗爲荒邱。退居河滸。歷代莫流。矯亡秦之弊。則可矣。蓋中國之利。則不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略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關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祭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掇。突如其來。鼓一鼙而吞舟。虎數步自受命。至于中興。匱無軍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蹟鄰構怨。擣虛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臨機而謀。請無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廟堂環堵。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奸命之卒。六旬雷動。三疊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晷。舉大漠于一掌。警塵飛而烽火燼。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馳神算。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實祿賚。受厥角。定保塞。一時之安。大則倒懸居。蹈瀚海。空

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遲。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則鑽武。柔者敗律。城壓營囚。寇得凌軼。或騁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雅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城。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逃萑蒲。而俟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鎮猛氣。無生禍心。銘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應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平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漠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蹲出大澤。並分樓雉。各閉風雷。俯觀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費。不暮清廟。我聖雄德。龍扃北門。儉而丞之。用息元元。易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山之大者。匿峯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爲大也。德之全者。發主方。點皎厲。鑒機密。運而智不能惑。遐標特立。而遊無變俗。此其所以爲全也。然則大山高而可陟。全德近而難知。我求其倫。見之於少保公矣。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宅。讓德儲慶。建國命氏。列于夏商。相胤卿族。繁于漢魏。代濟不殞。煥爲盛門。大王父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王父諱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祕書監。烈考諱某。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或以瑚璉之器。纔施郡政。或以巖廊之姿。僅及戎佐。與時俱息。從道而汚。屈不試於當年。啓莫京於身後。公生而岐嶷。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虛映。朱絃遺音。而宮商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溢發。邈是天爵。爛乎人文。鼓鐘之聲日遠。鄉曲之譽來逼。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鴻冥雙舉。當代榮之。授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官。即拜東臺侍御史。參畫惟允。持繩不回。河洛之間。風聲尚在。德宗躬決庶政。本于尚書。責成曹郎。綜練材實。萬出方伯。時超貳卿。二十年間。斯爲極選。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于時戡復日近。勤勤者衆。都市悄遊。盡垂金紐。邦畿豪奪。半賜丹書。輕禽逸於疎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俟良能。公由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聲懾悍。智鈐豪右。與人之遺詠在焉。望由實蹟。任以望重。選曹未幾。給事于中。既居殿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屈東南歲歉。俾乂惟擬。出爲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雖越而衣。濟吳而食。一隅重困。五紀于茲。公臨之清貞。結以忠恕。給存惠寡。務稽勤分。一法以去其侵漁。多方以備其災患。以逸道而使。繕完允濟。以興道而取。賦入先期。幸聞天朝。考績遲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里而近。鑒源自出。殊派共清。符薛所繇。異壤同潤。下車拜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借留累歲。無何。彭沛喪師。兵屬地偪。安危所繫。朝議難之。乃以公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程伯。徐方之執。既同不見。賈生。宣室之徵。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甄明。通簡節遠。勢有探湯之熱。我以靜澄。秉有鼓篋之喧。我以心聽。馴致其美。闕然日彰。不求無失。蹴之人。人自以爲不

失職矣。徵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鉤距。物無遁情。匪離銛鋋。獄無滯斷。浩積之理。不肅而成。不求有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子賓客。辟劇就閑。固辭之勢一息。遷德求舊。居東之命惟寘。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盜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而北。軍圖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張保鄣之政。完備訓戎。內寓折衝之令。矛戟不露。鞞鼓然。遐邇傾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僉諸。罔毗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歸。優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命。神祇茫昧。樂禍無降。以元和元年二月十二日薨于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轉車西歸。詔使賻弔。太常議謚。謚曰某公。哀榮備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泉之女。德門鍾美。淑問充塞。壽考早落。著兆叶期。即以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于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得。匪假伏膺。不飾表以近名。恆縱心而中矩。清虛簡淡。而應物不倦。通騰夷易。而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然諾爲至。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觀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竇羣。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挹郡樞之上。一振天擢之下。不數歲閑。蔚爲重器。可以觀其所舉矣。分正東郊。開府辟士。則有今右司郎中嶽焯、段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鎛、禮部員外郎清河張賈。京兆韋顗。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羣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幽遂。冥搜好古。所居第內。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愜心。金玉不啻。片言同趣。布褐無閒。曠曠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愠之色。坦懷以處。推分而行。無忤於人。人亦不忤。無猜於物。物亦不猜。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以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曰元質。前常州義興縣尉。次曰穀。前鄭州司倉。次曰遵。鄉貢進士。能修辭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訓。休有令聞。次某某等。皆殊姿異識。發於童齒。哀瘁之餘也。以某獲寵紐例。見託篆述。究賢人之業。備而無愧。申孝子之志。直而不文。其詞曰。

利建于商。介圭作寶。爰立于漢。縕衣攸遵。克昌厥允。奕世載考。亞尹擅名。郎中懷道。莫踐貴仕。共享難老。亶亶儲休。以啓少保。丕顯少保。其德愔愔。有偉遐姿。曠哉靈襟。顯仁山立。藏用淵沈。戢如冬陽。藹若春陰。白圭三復。克保明心。黃鉞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謙進柔克。宜贊公輔。以楨王國。促路頓軌。中天墜翼。少陵古原。拱樹寒色。穹壤可弊。唯名不息。金石垂之。以慰罔極。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都督泰州諸軍事兼泰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義軍節度隴西經略軍等使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尚書右僕射中山劉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武有七德。以先九伐。聖王所以經邦也。戰有六器。以先五兵。賢侯所以違難也。然感德並運。仁勇相宜。功業見乎禮義之門。將相出乎詩書之府。若有覽古成敗。與時行藏。道惟忠貞。權利變化。兵機生於盡性。帥律本乎修身。飾怒之鈇鉞。有歸當仁之壇場。不讓考諸名實。何代無人。公諱某、字某。其先帝堯之允、畢夏

后者曰累。隨會之子。處咸陽者爲劉。秦滅六雄。遷于豐沛。漢有四海。別封河朔。公即孝景帝中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遭晉喪亂。流寓幽平。燕趙之朝。不絕如綫。十一代祖後魏尚書左僕射、嘉郡公。盡勵。始有大功。建茲元社。遂爲范陽人焉。厥後遂邁。世有濟德。詳在家譜。略而不書。曾祖特進檢校司衞卿、臨洮軍使、贈宋州刺史、諱宏遠。俠持重之姿。擁旌洗翠。王父特進檢校右金吾衞大將軍、太常卿、大同軍使、贈揚州大都督、諱貢。厲撫堅之氣。發暴氏宄。烈考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帶正省兵吏刑戶四尚書、左右僕射平章事、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太保、諱怦。以正有功。以寬得衆。舊伐盟府。擁於本邦。於戲。以二特進之志略。用而不貴。以太保之忠勳。貴而不壽。水積而深。經鑿之鶚隆。風積而厲。乘天之翼。鵬搏久鬱。必有勃興。公即先太保之次子。今侍中之介弟。伯也嗣職幽都。仲也揚威幽坻。虎旂龍節。交萃於一門。開國承家。並登於九命。偉絕天下。肆勵人倫。勃焉之興。斯可信矣。公長源濬發。自天鍾美。直尾箕之下。別稟英精。生復禹之閒。得其全氣。顯仁藏智。勤孝朴忠。大略小心。恭言敏行。虎抱崖窟。冥能象其深沈。鶚矜清冥。未足擬其超邁。幼挺奇節。長有雄姿。森武庫之鋒鋋。錯文昌之光色。閱禮之則。惇詩之和。觀易象之元。得春秋之正。申商之法。撼實而除苛。孫吳之書。取權而去詐。行有餘力。則道訓比興。多中於雅音。材之旁通。則騎射劍擊。皆窮其妙用。異所曰多能。博識允武允文者也。公弱冠之歲。朱滔敗歸幽陵。狼顧未定。先太保時爲行軍司馬。用公之策。與滔定計。戢兵徵譽。洗盟歸誠。致父於曲突之勳。拯人於墜塗之難。由是山東侯伯。始聞其名。是歲孟秋。滔卒於鎮。幽人懷德。推奉太保。方執謙志。未允誠求。公以爲幽燕本負氣之鄉。豪傑陷失節之地。自新無路。從亂如歸。安危生於俯仰。逆順決於指顧。權必有濟。不可以假人。貴不爲榮。豈讓於在己。趣庭諍論。決策指麾。正纇波於衆心。道白日於王命。重氛載廓。闔境昭蘇。由是漢庭公卿。始重其節。太保既嬰危疾。侍中時鎭莫州。公總兵中權。營衞內寢。弛張在手。上下宅心。而見利不回。臨事能斷。推至公於門內。度德惟鈞。申大義於軍中。以長則順。於是陟岡長望。飛馹濟迎。勸擗哭於倒巨之晨。託理命於綱紀之僕。軍府立定。國家又安。然後退就喪廬。雨泣柴毀。三軍感歎。四鄰聳慕。子之道、弟之道備矣。孝之難、友之難至矣。既而侍中泣曰。金革無避。吾豈獲已。手足相衞。爾何自安。遂奏起公爲涿州刺史。未幾。轉領瀛州。東負滄海。西臨諸夏。地饒俗雜。人號難理。公乃簡其約束。峻其隄防。均其有無。一其勞逸。心謐而方斷。身踐而後言。令下於流水之源。化行於草偃之勢。盜奔他境。人復先疇。亦既富庶。申觀禮讓。日用吾道。于何不臧。其年、兼御史中丞。充本道節度。瀛州兵馬留後。又兼御史大夫。行軍司馬。丁越國夫人憂。至性纖酷。幾天將滅。杖而後起。殆不勝喪。軍士泣留。王人過諭。起復舊職。敬恭新命。孝在方寸。能盡其哀。政有典刑。不懈于索。服闋。加銀青光祿大夫。餘如故。公高飆厲代。志齊古人。疾沒世不稱之徒。慕其文立功之義。見去病無用家爲。嘗常三復。蹀躞歎羨不以賊遺。坐惜分陰。必欲懸旌燕山。飲馬西海。氣定百勝。身先七擒。討冒頓之後裔。復犬戎之侵地。有懷未果。若恥在躬。爰因大閱。乃告于衆曰。吾剖符列戟。行已十年。調齊之士。不下十萬。而靡衣鮮食。銷銳刓鋒。徒耗父兄之資。莫申巾絲髮之效。永言及此。何以爲容。且東胡之強。吾兄既摧其式遏。西戎之類。踞志必期於殄殲。一家勤王。萬里

同力。遊於地下。無負先公。誰居誰行吾計決矣。於是七營四校。一呼三躍。蒨兒奮臂。女子褰裳。奏書朔下。牙旗夕出。鐵騎八百。組甲五千。次舍按部。周旋成列。雲鳥遞引。龍蛇相追。夜度險而不踰。晨涉川而如貫。加以贏糧自給。假道無煩。歷百城而餼饋皆辭。居一夕而塢宇必葺。趨林適去。繄巢猶存。經田疾趨。滯穗不犯。軍容之整。故老莫傳。自燕抵秦。扶路瞻歎。初、公躬率將士。以先啓塗。夫人撫其妻孥。別次繼進。爰自建旗。迄于解鞍。行不接塵。止不通閭。元帥去裘蓋之逸。小君罷膏沐之容。在樵蘇而必親。歷寒暑而無替。雖古名將。未之能行。德宗備禮勞迎。虛襟相待。一見升殿。目送傑人之表。三接論邊。心許成吾之事。即日拜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隴西經略軍使。割扶風之普潤縣以處之。倚爲長城。鎮我近輔。羽儀鼓吹。等西夏之權。游屏纓賚糧。同北軍之寵士。而猶未賜齊廄。不拜漢壇。抑爲偏帥。所以觀自致之效。假儞儒郡。所以激必取之心。先畀將將廄有深旨。公由是感悟神勸。精誠涕流。荷知臣之明。思求己之報。砥礪壯節。激昂雄圖。而地狹一同。衆纔十旅。僑介塞垣之下。崎嶇山谷之間。因深爲隍。即險增壘。翦蓬伐木。以立營署。墾石聚草。以開屯田。俸祿不入於私家。子弟必從於公役。肄絹之尋尺。咸在軍裝。金鐵之錙銖。盡歸兵器。無歌儀舞女之玩。而講訓爲娛。絕良鷹與犬之求。而驍果是務。加以推誠待下。愛士如身。視疾臨喪。與斷必至。字孤養老。骨肉何先。遂使千夫一心。積感思奮。各捐軀而唯恐後死。未見敵而爭爲前登。公曰。衆知吾深。其可用也。於是驅使闕下。請收淪中。出自凶門。入于死地。衽席過兵之處。咽喉制敵之衝。感憤啓閉之方。耕戰疾徐之節。莫不封章定計。發槖成圖。德宗覽之。廢食興歎。屬戎渠悔禍。朝議許盟。至誠遂而尤孚。聖策知而未用。失撫綏寇。雖負於雄心。違命有功。且非其雅志。備乃潰圍封守。掩抑歲時。獨狩蒐苗。以寓軍政。拔距投石。以攄士憤。櫪馬待騎。夜風起而長鳴。匣劍有靈。秋氣來而自動。感物增慨。可勝言哉。然而十五年間。烽燧無警。數千里內。兵防倚重。志雖不獲。願則有餘。築跡闕形。我無愧色。況又敦尙儒學。甚親賢才。妻子食淡而賓膳豐珍。居室安卑而饗館華峻。風聲所及。日月彌至。觀夫危冠大帶。雜於介胄之間。春秋夏祓。不改膠庠之業。光名因遠。固有由焉。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嗣統。中外增級。就加檢校工部尙書。崇陵晏駕之初。太上傳歸之際。公嚴兵近服。警衞王室。擒摘姦黨。驚遏邪謀。人心不搖。國隙遂閉。流功妙簡。祕莫稱聞。帝嘉厥誠。手製褒論。珍裘寶帶。文馬雕弓。以獎殊恩。不可勝算。明年。秩進武部。封啓彰城。建保義之雄名。疊良原之重賦。始賜節鉞。許之專征。爰承寵靈。將以入覲。鑾輅戾止。庭燎有輝。禮繁錫賚。加恆數。然後辭便殿。奉溫顏。訴先朝未展之謀。陳西疆必復之志。膝席虛納。指期決行。旋鎮歲餘。不幸遘疾。猶能籍士馬。封府庫。表請新帥。輦歸京師。天憲寢罷。奪我忠武。以元和二年十二月日。薨于岐山縣之行次。享年四十有九。皇上震悼。廢朝徹樂。未伺子明之疾。遽迎征虜之喪。慼纏痛法。賻儀等。贈尙書右僕射。諡曰某公。以三年十月日。列簫鼓鑾儀。賜溫明祕器。卜兆十里。會車千乘。兆我某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備哀榮也。夫人河東柳氏。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女。齊門華胄。婦德彝行。輔佐君子。爲時楨幹。訓諸孤。嚴立家道。二南所美。無以尙之。有子五人。長曰銳。朝議郎、太子洗馬。周旋經訓。斧藻身文。確有端操。雅多奇略。有謀之士。知其大成。次曰師貞。前右武衞倉曹參軍。次曰師譓。前商州司倉參軍。次曰稅。

前欽王府參軍。次曰兌。門子出身。杞梓殊姿而共芳。珪璋異質而同潤。百祥之慶。其在茲乎。洗馬等相與謀曰。夫步星氣者。無出於窮相之官。考鐘律者。必求於伶倫之族。我先人之業。非志士不知。以某早奉功名。常竊闊奧。辨用心之所至。識行事之會歸。俾垂斯文。以示來哲。銘曰。

至精氤氳。爲勇爲仁。將昭文德。有此武臣。猛而不殘。虛而能馴。情厲秋霜。氣含陽春。源由堯興。派自漢啓。承光祖考。致美兄弟。通刑肄政。達樂知禮。行歸有方。用入無體。沖襟浩蕩。應變弛張。開則雷霆。閉爲金湯。能求歡情。善用己長。威不可犯。惠不可忘。靜言未實。忠憤慷慨。翻翔燕海。來護秦塞。車無停軌。甲不解帶。勤王萬人。瞻我大旆。左汧右涇。克壯其聲。目盡西極。塵沙不驚。行人如歸。戰士且耕。隴首烽斷。原州草生。方提金鼓。振國威武。建銘赤山。恢復舊宇。促運滑奪。奇功莫覩。殁而不瞑。足感明主。詔葬九原。寵昭幽魂。介士班劍。送于都門。草陳霜來。樹拱煙昏。萬物有盡。唯名獨存。

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 并序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未得皆空。徇念於無者。斯爲有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初未動而誰安。本不然而何滅。然而科根難植。頓詣罕聞。不有舟梁。孰宏濟度。匪因階級。莫覩堂塗。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專念以奪其浮想。不以身率。孰爲教先。誰其宏之。則南嶽大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積修妙性。宿起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宏道。自天鍾美。因地稟靈。七尺金軀。峨峨奧嶷。歎之狀。九淵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夙成。臨照滑發。年甫志學。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陷穽。覺詩書之桎梏。忽忽不樂。未知所適。俄有信士以尊勝眞言。質疑於學。怡然警悟。宛若前聞。豁契心冥。神動意往。遂辭決慈順。行徇幽緣。初事蜀郡唐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於東山宏忍。聚林不盡。聽鍵相傳。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旁窺奧旨。密悟眞乘。旣壯遊方。沿峽東下。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謁蘭若眞和尙。荊蠻所奉。龍象斯存。歷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虛受。爰從剃毀。始備鉢錫。昂然古貌。森挺秀松。眞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超洞庭。浮沅湘。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靈歸心術。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星言覲謁。學如不足。求所未盡。一通心照。兩捨言筌。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宏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壽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慈劫。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專歸一念。天寶初歲。還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焉。蘊草結茅。僅庇經像。居靡僮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弊衲莫充。而歲終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恆於眞際。靜見大身。花座踊於寶田。實月懸於眼界。永泰年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遊於盧阜。尋遠公教迹。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傍達。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顧生吾土。勝緣既結。眞影來現。照公退而驚嘉。徑涉衡峯。一披雲水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緣昭晰。悲喜洗涕。遂執摳衣之敬。願承入室之顧。大師德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字。以從人欲。輪奐鬱起。丹刻化成。走檀施於十方。盡莊嚴於五會。香花交散。鐘梵相宜。火宅之煙熾皆盡。慾海之波瀾自定。加以實裝祕寶。建幢於臺前。玉篆眞文。揭碑於路左。施隨求之印。以廣鑄

業累。道轉輪之藏。以大備教典。勸念則偏勝於巖谷。勵學則兼邁於縷緇。其欲人如身。慈惠無至。皆此類也。大師峯栖木下。六十餘年。苦節眞修。老而彌篤。夙開戶牖。久啓津途。法界之尊重在焉。人天之瞻仰如是。而常隨處方丈。志行平等。食無重味。寢不兼衣。王公之珍服盈箱。貯庶之金錢布地。莫不迴修佛事。贍養孤老。誓言施者。以是報之。期頤將及。志力無替。中饋會食。到必先衆。夕磬虔念。居恆達晨。其克己鍊心。愼終如始。皆此類也。大歷末。門人法照辭歸五臺。北稹有緣。承詔入覲。壇場內殿。領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蔭。自感初因。分惠日之餘光。事忘本照。寧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舟之號。貞元歲某發分朝寄。廉問湘中。近瞻德輝。備探衆妙。況靈岳直午。先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護持。表求輿崇。詔允誠願。遂雖從號。其命惟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僧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親饋、瑤圖花捧。寶字雲開。寵降九天。輝映三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報君親。修無邊之功。以福邦國。梵行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三。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月而炎火焚寺。周歲而吾師解形。此蓋寶去山枯。龍移水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于寺之南崗。卽安靈塔。敎也。前後受法弟子。千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亦無幾。比邱惠詮。知明。道偵。超然等。皆奧室之秀。咨以瞻峯將遠。經行坐蕪。永懷宗極。見託碑紀。移有道於物外。冀無愧詞。比遺愛於人閒。誠當墮淚。銘曰。

浩浩淸塵。芒芒逝川。大雄作矣。救物爲先。明非有照。慈亦無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宏之。南嶽命代。嚮甄虛受。廉身圖對。運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搖本靜。行苦神泰。雲迹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孰濯。靈蓋來求。攝以專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晨晞。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鏤塼如在。塔樹勿翦。爰刊豐碑。永想正眼。

唐故銀靑光祿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吏部尙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并序

工之良者。斧斤神運。不離繩墨之內。士之全者。器用無方。必歸忠孝之域。若離繩與墨。而反尾立標。大匠以爲妖也。失忠與孝。而功烈幸成。君子以爲亂也。除妖討亂。獨立中道。以人倫風俗。爲己任者。吾聞其語而見其人。公姓韋氏。諱武。字某。京兆杜陵人也。其先命于商。顯于漢。蟬聯于晉魏之後。或晉或謀。或蕭或艾。大名大德。大節大勳。懸諸日月。倬在國史。族姓之盛。莫之與京。曾祖皇朝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諱待價。致君皇極。時偃其正。祖銀青光祿大夫、梁州都督、諱令儀。布化南夏。民懷其惠。父舉進士。宏詞、制策。皆入殊科。又判入高等。累任畿赤名尉。遷朝議大夫、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侍御史。尙書禮吏員外。中書舍人、給事中。擢（元缺一字）禮吏戶三侍郎。亦列名藩、及列卿之淸者。時年四十九而薨。然亦由不一其名字。故家傳略而不盡也。贈二部尙書。諱謚。時方大用。士痛其夭。公未免懷而孤。六歲知慕每問居處几杖。則失聲啼叫。擗絕于地。雲物與之變色。烏鳥與之悲鳴。況夫搢紳之履綦蹤者。元中書歲。公之先執。泣撫其首曰。爲孝治之瑞。衣無紈綵。食去鮮味。若居喪者數歲。年十一。始以門第補右千牛。歷京兆府參軍。高陵、櫟陽、萬年、三縣尉。長安縣丞。晝則遊刃吏事。夜則服膺經籍。循性爲學。深於禮服廞

行爲文。長於議論。嘗未壯齒。譽其老成。顏太師眞卿、蕭黃門復、以雅道名節自居。罕有及其門者。而皆與公爲忘年之契。由是振動於卿大夫閒。擢爲太常博士。草朝廷之儀。大事不紊。小事不略。議人之行。褒者不德。貶者不怨。德宗西狩。委室隨難。除殿中侍御史。執筆於亂兵之中。顧指風生。邪議不撓。皇輿反正。猶踐舊職。崔大夫縱雅相推重。勤靜杏度。方表公爲侍御史。副總鹽務。會戶部元侍郎琇、董司漕運。推不克濟。奏授公倉部員外郎。充水陸轉運判官。得公之謀。而不能用。與道進退。義無淪胥。稱疾杜門。數月、而元果敗。朝、野之論。服其賢明。尋轉禮部員外郎。上方以殷復之慶。親告郊廟。大兵催解。百度各缺。執事疑惑。悉咨於公。公以變通之識。酌于宜（元缺一字）偹物約用。禮成掌中。羣司遵行。罔或愆素。屬邦畿艱食。朝議敎本。選茲閑之通理術者十人。分宰大邑。公與故相國鄭公珣瑜等同被推擇。遂檢校本官兼昭應縣令。時東后繼覲。館無虛日。王人急宣。冠蓋相望。縣道之弊。昭應爲劇。公內結信惠。務穡勸芸。而農不釋耒。外運才敏。儲費應卒。而賓不乏餼。傳置如市。田閭不知。改遂州刺史。郡中地狹江隘。屋室駢接。歲有潰決焚如之害。公順勢疏鑿。繚其隄防。而暴潦灌去。申禁嚴備。開其巷陌。而流祲斷滅。二十年閒。水火無懼。民到于今歌之。召拜戶部郎中。不以聲積南宮。而怠棄其職。修版圖以覈郡國。天下不敢以墾田籍民之數欺于有司。除萬年令。周民疾苦。而不罔過失。憂民賦斂。而（元缺一字）。姦盜滅。惠孚誠遂。其令自行。端冕而朝。政下淸靜。遷京兆少尹。是歲、荆吳昏墊、宸衷軫駭。親臨軒分命十使馳傳弔諭。且令察視。非精明簡重有生民之望者。不在此選。公復奏蠲實。固言賦息役之宜。爲聚斂者所嫉。出爲絳州刺史。因其歲歉。導以地利。墾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環絳而開闢者。三千餘頃。舄鹵之地。京坻勃興。課最屢聞。璽書降勞。遷晉慈隰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自絳及晉。不三百里。惠澤旁浸。仁聲先路

者久矣。至是疲瘵之心。如幽蟄聞春雷而起。柔荑得和風而坼。其感服馴致之自然歟。居晉郡六年。順宗就加左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觀循政也。今上徵爲兵部侍郎。崇德（元缺一字）也。方議戢倚冀于台司。中外翕然。日夕以冀。俄以豐陵復土之重。俾公嚴護。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山陵橋道等使。公哀敬盡瘁。殆忘寢食。凡七十日。遘疾薨于長安通化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皇帝悼惜興歎。詔贈吏部尙書太常謚曰某公。給鹵簿鼓吹。以某年某月日。葬于京兆府某縣之某原。前夫人博陵崔氏祔焉。禮也。公所撰家祭儀三卷。文集一十五卷。凡諸著述數萬言。並行於代。崔夫人京兆前御史大夫鄭國公昭之女。柔德懿行。儀形閨壼。貴壽莫偕。先公而歿。有子曰延亮。前某官。孝敬忠厚。英華逸發。胸襟所得。往往有絕異覽之勢。若不離師友。無俟追琢。吾見韋氏之餘慶。未可量也。二女。長適桂管觀察支使、太常寺協律郎、隴西李允元。次適荆南營田判官、江陵府戶曹參軍、隴西李景儉。有是子以爲後。有是壻以託孤。公其無憂於地下矣。後夫人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織室以德。罔替前修。帷堂晝哭之後。女有歸。男有立。姻族爲睦。門風益淸。詠鵲巢之詩者。孰不歸美。公終鮮兄弟。有姊一人。承順恩敬。貴而彌篤。爲海內所稱。於戲。六歲而孝聞。人子之難也。五十以悌聞。人弟之難也。苟非天性充塞。以身立敎者。其孰能踐百行之至難乎。況文章經術。禮樂刑政。磊落光耀之如彼。斯可以言士之全也。前年冬。延亮泣奉家傳。造予衡門。以金石之事見

託。會守遼郡。歲月差池。作吏迫屑。文字殆廢。卒不獲命。誠無愧詞。銘曰。

以甘受和。以白受采。洽自閨門。聞于四海。韋公之行。於是乎在。名教以來。未之有改。吁嗟乎韋公。天生蕩民。非禮弗存。貴爲天子。非禮弗尊。韋公之學。實專其門。秉之以心。立之以言。吁嗟乎韋公。惠訓孜孜。親民如傷。子產之後。莫如斐黃。韋公之政。允紹其良。民之父母。今也則亡。吁嗟乎韋公。奕奕相庭。在朝之右。人方鵠望。帝亦虛受。韋公之年。曷不悠久。德旋既鬱。宜其有後。吁嗟乎韋公。

呂衡州文集卷第七

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諱字。滎陽人。鄭於姬姓最親。爲天下著族。自秦漢至于皇朝。婺軒冕。映曜圖史。如洪河東導。江漢南紀。其源流不待問而可知矣。高祖守元。朝散大夫、雅州司馬。大父敏。正議大夫、金商二州刺史。嚴考欽英。朝議郎、杭州別駕。皆以天爵。屈於人事。滋蘊美。實生夫人。夫人始生而仁。辨物而智。能言而信。既笄而知禮。有行而洞義。性與天成。質無裝飾。沖靈虛映。和氣交暢。不繳屈而婦道自著。不鑿峻而母儀有嚴。實柔德之黃中。盛閨之蕤善者。中舍府君出自我睿宗讓皇帝之孫。漢中王之子。乃於鐘鼎寶玉之間。傑立雅尚。文學政事。龜龍搢紳。而夫人躬蘋藻。服澣濯。去華靡。澈清守素。輔佐將順。實有力焉。壺哭之後。調成諸子。長曰景儉。負王佐之材。探聖人之奧。磅礴秀氣。披乎其倫。次曰景儒。景信。景仁。皆文敏絜修。保家良士。有以見夫人明裕善教。繼成義方。宜其及公侯必復之時。享春秋以貴之盛。聞天子歎息。見公卿升堂。而時命不偕。與善茫昧。景儉有捧檄之役。夫人從養于越州。以貞元十九年終于官舍。降年五十有四。景儉等以其年十一月一日。號奉靈帷。祔于京兆富平縣萬年原之舊塋。從周禮也。以某辱久要之契。仰稽懿實。敬爲銘曰。周受成命。鄭爲威游。以國命氏。鬱閑德門。繡衣垂芳。榮波發源。爲杞爲梓。爲蘭爲蓀。杞梓惟何。卿材克紹。蘭蓀惟何。女德之妙。抑抑夫人。自他有耀。玉度旁達。

泉心內照。和順積中。高明有融。輔佐君子。與道始終。族姻成化。慈儉爲宗。讓帝之後。門生素風。宜及子貴。以彙教義。如何高堂。奄忽遠乘。萬歲原上。松楸永凋。惟命罕言。德音無愧。

大唐故紀國大長公主墓誌銘 并序

公主諱某。字某。睿宗大聖眞皇帝之曾孫。元宗明皇帝之孫。肅宗宣皇帝之第二女也。皇唐駿啓成命。再造生人。定四海以爲家。統三靈而傳慶。介圭作瑞。外強磐石之宗。湯沐疏封。內廣關雎之化。關芬玉振。垂二百年。公主以婺宿降神。坤元毓粹。荷文武之餘烈。資任姒之積德。裏鑒胎教。麗沛之生夜光。鍾美天姿。綵雲之捧朝日。生知信順。長習詩禮。士女之行。有聞必踐。保姆之訓。不肅而成。乾元二年。年若干。許笄從周。築館于魯。輔耕將其百兩。瑕瑱出乎九重。以降于駙馬都尉滎陽鄭君曰某。官至特進左散騎常侍。博學能文。善交好施。門多長者之賓。室有聖人之智。朝野欽敬。名聲籍甚。公主輔佐君子。周旋禮經。盡志以奉舅姑。降心以諧姻族。夙興夜寐。能服澣濯之衣。殷祭大賓。必躬蘋藻之事。恆自砥礪。未嘗以嘯歌廢日。動循法度。曾不以嘲笑爲容。事叶毋儀。言成內則。考諸圖史。罕見其倫。洎乎曳杖晨歌。帷堂晝哭。嘗相舟之志。盡去繁華。洗清蓮之心。坐歸空寂。一男曰某。茂學懿文。夙成時秀。選尚順宗次女普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少監。其擇鄰之義篤歟。一女字某。淑質妙工。婉爲邦媛。適將作少監武功蘇某。其結褵之戒明歟。於戲。以順成之德。柔立之操。茂正家道。宣美國風。歷率五朝。殆將六紀。賜金之外。無恃祖以私求。從祖之餘。不與人而爭利。淑慎吾止。宰觀厥終。信咸里之高標。天人之秀出者也。宜其崇享五福。遠逾三壽。輔時陰教。爲國女師。竟昧與善。忽焉遷逝。御醫馳診。陰陽之運已深。中使相望。藥餌之誠無及。以元和二年九日十二日。薨于長興里之私第。享年若干。少監駙馬痛殷劍巨。杖起成喪。以三年某日月。哀奉家帷。合祔于某縣某原。先常侍之舊塋。禮也。以某學于舊史。見託斯銘。姑用備人代陵谷之變。豈敢究王姬閥閱之盛。其文曰。

奕奕紀國。發祥聖源。祖武宗文。父乾母坤。肅宗愛女。元宗貴孫。俱天之妹。大歷加恩。問我諸姑。實惟貞元。迄于我皇。聖敬彌尊。紀國之德。如玉其溫。紀國之慶。如河渾渾。哲夫令望。身歿道存。有子克家。鳴玉晨昏。家婦之貴。善安在門。人生極休。胡可勝言。禮爲遂令。儉爲實。神所勞兮宜壽考。嚴高堂兮去何早。風白楊兮蕭秋草。出青門兮墓田道。鏤德音於沈礎。傳風樹於遺老。

故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杜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奧元和三年。歲在戊子。八月某朔某日。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邠國公夫人趙郡李氏。薨于公宮之正寢。享年若干。有子五人。長曰載。河南府功曹參軍。次曰寶符。前太常寺奉禮郎。次曰鎬。前河南府參軍。次曰德符。前太常寺協律郎。次曰義符。宏文館明經。有女二人。長適監察御史蘇德輿。次適故相國虞州員外司馬韋執誼。公命載等以其年十月某日。奉轜車裝帷。備春秋非君夫人之禮。卜窆于某縣之某原。俾門下士刑部郎中、兼侍御史、東平呂某爲之誌。李著姓也。其因生啓允之始。若陽谷出日。岷山瑯江。光流派別。百代可見。趙之東祖。尤貴州鄉。纓組蟬聯。布在家譜。太宗革昏隋室。旋德秦邸。爽

友侍學十有八士夫人之高祖、天策府倉曹參軍、曰守素在焉、與申公士廉、刊定氏族、該明條貫、天下宗之、大王父、稷山令諱延、祖王父、趙城丞諱仲將、考、宛邱令諱映、皆以懿文通經、雅度清節、卒負天爵、淪於下寮、泌之洋洋、亦流愛悼、夫人即宛邱府君之第五女也、積善餘慶、未歸後嗣、自他有耀、女德挺生、常山炳其陰靈、大陸資乎秀氣、在振而卜、光有貴蘇、垂髮之歲、蔚其德容、蘊沈明之識、含柔立之操、生知敬愛、性合閨史、順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也、年甫二十、歸我郇公、爰自襁衣、至于陶翟、率履一貫、星紀四周、壼率德義之門、輔述公侯之業、祭服非手出不薦、賓饋非躬具不陳、非門內之事不詢、非女工之物不視、言契詩敎、動歸禮防、不失信於兒童、無脩容於閨室、撫膚孤賤、若雨之霑濡、叶比宗姻、陽春之感、式是家道、形于國風、蓋母儀之高標、內則之全致者已、宜其豐信順之佑、邁期頤之年、抱孫高堂、親子華髮、而未躋中壽、未極殊休、鼎琴瑟於春室、委繁華於朝露、莫訴之酷、可勝言哉、夫人始封贊皇縣君、進封眞定郡君、又爲眞定夫人、特加邢國夫人、從夫之貴也、始家蒲城、司空委禽之日、實參汾陽王軍事、數十年外來爲小君、魚軒畫遊、里閈如舊、希代之榮也、嗚呼、榮與閟水俱逝、貴與朽壤同埋、唯柔芳與懿問、貫終古而不泯、銘曰、

仁爲源、義爲藩、啓華胄、立清門、代濟美兮、娟清明、鄉柔嘉、月之出、桃之華、天鍾是兮、容在禮、言顧詩、工務本、德從宜、佐君子兮、富而約、貴而降、宜象服、封大邦、邈未始兮、榮何晚、落何先、鬱邈邈、擣中年、備神理兮、遷于堂、祖于庭、篆幽礎、閟泉扃、永垂軌兮、

唐故湖南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大都督東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 并序

柳氏系起黃帝、世家河東、晉永嘉末、濟南太守卓、隨軍南遷、吾先太夫人其後也、高祖善才、皇朝荊王侍讀、曾祖尙素、潤州江寧縣令、大父慶休、渤海縣丞、以第二子兵部侍郎渾、平章政事、追贈蔡州刺史、工部尙書、考諱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或戶牖儒奧、或繩墨吏道、或龜龍文章、率有純行、皆有餘力、渤海府君以道之不行、儲慶於相國、屯田府君以賢而無後、寓美於夫人、夫人年十四、歸我先公、從秩封安邑縣君、進爲河東郡君、貞元十六年六月庚寅、前先公七日、棄養于潭州官舍、享年四十二、有男四人、長曰恭、舉進士未第、幼曰讓、年小未學、恭之中弟字翼、天於襁褓、長女適淮南節度掌書記、試太常寺奉禮郎豆盧策、次女適前進士柳淳、二幼曰貫娘、小貫僅北髮、所母先公之子三人、女一人、長曰溫、前集賢殿校書郎、次曰儉、前僕寺進馬季字泰、生能言而夭、女適故太常寺協律郎杜正、孤子溫、恭、以某年十二月八日、葬寧帷寢、從先公歸葬祔于洛陽邙山清風原之大塋、禮也、嗚呼痛哉、夫人事先公二十七年、事不思不行、言不踐不發、循守法度、輝光輔佐、苟有虧先公而於己、未適無所不就、先公或未叶于中、必廢食感悟、得請乃復、先公之允歸于美、則從美將順、以成爲繼、王母在室、畯婦姑之禮、夫人柔色肅氣、奉感承顏、度豐潔饋之勤、奉煎匜餌、和灰紙械之事、顧指而具、備修婦順、勤以誠格、旁感母道、蓋無閒言、王氏姑尙禮而毅、嘗言吾媳敬我、使我加重、杜氏姑好仁而廉、嘗言吾媳知我、使我加威、劉氏姑與先公異出、嘗言吾媳信我、使我加親、其餘則循分制義、親疎各得其所、有初克終、中外咸歸于穆、夫人以恭既有譽處、每戒曰、文學政事、汝有父師、非吾所急、吾唯厚爾孝悌之望、豆盧氏柳氏女、亦既有行、每戒曰、組紃瑣瑣、汝有姆傅、非吾所勤、吾唯宜爾室家之望、恭由是先行後遜、二妹皆自他有聞、歸愛於某、常稱其克荷、勸先公命以爲嗣、而使恭下之、惟疾之疑、則恭無加也、賢杜氏姊、憐其早孀、勸先公取以歸宗、而躬撫之、衣服禮秩、則二妹莫倫也、推是以往、而配德肥家之道備矣、外祖母裴夫人侍王母在洛、訃自江左、不勺飲者三日、體不敢過、而哀有餘、外祖前亦寓殯於丹陽、外叔祖玉宰相而未克歸葬、至是、夫人訴於先公而假力焉、且刺指書血、寄哀家老、俾偕啓靈、護歸伊川、舊塋卜祥、無收子之名、報德於移天之後、言孝者以爲難、夫人出自崔、韋氏長姨出自蕭、先公貴爲方伯、韋府君黃綬早世、夫人於異同之閒、榮悴之際、愛敬必盡、顏色無違、言友者以爲難、從祖舅、山南節度推官曰從、學於外祖、能業文行、夫人以終鮮兄弟、憐比同氣、見其立也、喜亦如之、崔氏舅、益王府參軍曰涇、幼依外祖母、矢志邱園、夫人以如亡之思、奉比諸父、聞其喪也、哀亦如之、推是以往、而反本睦親之禮盡矣、皆可以仁蹈中庸、義合古訓、慈感土木、孝通神明、宜乎從先公穩貴、見諸子垂白、而始食郡封、未開國號、某未達、恭未官、幼弟甫廿、季妹方孩、曾不浹辰、怙恃繼失、抆血相視、裂肝寡號、舉世獨冤、終天莫訴、嗚呼酷哉、孤子某永負極思、歸所眞痛、稽銘懿實、不敢失墜、其詞曰、

景星發祥、古天子、聖人之清、柳爲氏、氣篤蕤、蕤積繁祉、南遷鄱玉、爛江沚、吾先夫人德厥後、感神慈孝因心友、輔佐盛德、暑無咎、禍宜高明、壽修久、湖之南、湘之陰、天乎匪忱、摧厥心、洛有瀕、邙有巔、邈萬斯年、咽寒泉、

廣陵陳先生墓表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三、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晉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淸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抱盧而踐、則有迹、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唯實、迹不可得而見也、我扣唯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偶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樂、樂天忘憂、自觀不蔽、貴我以道、此非僞乎、富我以德、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祐之、我有正直、神之聽之、爾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慈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惰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檮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藏、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舊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之、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淸風猶在、予於是慨然、而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

闕式閭之禮。士無裘蓋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微其實。建石於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某述。

唐故福建觀察巡官前候官縣尉東平呂府君權殯記

府君諱沅。字君夢。河東人。祖崇嗣。高會邱園。不應徵辟。考從之。皇朝左贊善大夫。府君性重厚寡言。志於文學。而不炫耀。尤好神仙炁化之事。雖迫親故。時或從人。而焚香練氣。常澹如也。與從子某少同遊處。有疾。阮之契。洎某出守湘中。府君以山水之樂。遠來依憩。不幸遇暴疾。元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終于衡州官舍。嗚戲。知命之年。未娶無嗣。家童護櫬。旅榔單歸。追懷平昔。何可勝痛。以其年十月某日。權厝江陵城北某原。以須遠歲歸祔松楸。姑具時日記于此石云。

呂衡州文集卷第八

博嚴銘 并序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爲瑞。王在于巖。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惑。大哉邁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訢合。如此其易。厥後唯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白旄一麾。光定天下。抑其鄰歟。由茲而遷。莫不先顯後幽。右賓左德。勒以漢秩。束于周行。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歎也。夫以天驥之材。而遺父御之。則必翼輕軒。凌高衢。風翔電邁。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忘權奇。務牽束。到盛氣。頓逸足。使遲乎尋常之蹤。則終歲疾驅。蹇駑駘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遠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爲心。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契。盡入其庭。亦棄公之見龍。反疑懼矣。況氓氓之中乎。恍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鎮徂洛。息駕於虞虢之間。升墟瞰原。旁覽其地。遠迹蹤味。淸風若存。想說命三篇。幾墜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何。乃作銘曰。

赫赫湯德。如火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蟠鮮播氣。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傅說。說始胥靡。武丁卿相。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乘雲在天。山川出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股肱鼎鼐。作霖時和。喬據川澄。金在吾鑪。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肇堯。微舜昌階。阿衡干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謀。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盡遇。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揚光。萬古不沒。

望思臺銘 并序

望思臺者。漢武帝思戾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立人之道。本乎情性。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生情。情或滅性。是以聖人患其然而爲之節。誠而明之。中而庸之。建以大倫。統以至順。倫莫極於父子。順莫先於慈孝。然而全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子。孝不得其正。則失親。教失之術。存乎善教。昔者三王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爲太傅。如召公乃爲太保。如太公乃爲太師。左右前後。罔非端士。證以專其目。樂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疑其情。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讒慝之口。莫能閒也。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全也。漢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質。保傅無二南之老。左右前後。惟刑餘罪人。目流於靡慢。耳溺於遠邪。氣淫於奢淫。情蕩於驕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讒慝之口。得以閒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尊嚴。左右端肅。雖江充之詐。豈敢以不義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彰聞。仁聲茂著。雖武帝之惑。豈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豈忍以一朝之忿。弃其親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於此者。漸矣。殆哉、當時之勢也。國亡家覆。武老昭翁。京師嗥血。天下疑動。若無霍光覓負圖之寄。業不奪之節。斥昏建明。鎮翊洪業。則必庶孽尋戈。起參商之禍。姦臣乘釁。行弑逆之事。漢家之厄。豈及三七哉。此有社稷者之所宜深戒也。乙亥歲。予經于湖登茲臺。臺臨古太息。以爲遇夫一物有可以燕訓于世者。乘輦之士。宋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統。天性是寶。蠻曰自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爲家。不能相保。荒臺巋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冤魂不歸。疑生於微。禍積於基。苟有明義。誰其閒之。闕維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茲。

古東周城銘 并序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其咎。翼歲、周人殺萇宏。左氏明徵以爲世規。俾持顯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開祚。盛則殘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逆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頹隅。以勵大順。

成皋銘

茫茫大野。萬邦錯峙。惟王守圖。殷險於此。呀谷成壘。崇巖若壘。勢軼赤霧。氣吞千里。洪河在下。太室旁倚。崗巒嶺疊。虎伏龍起。鎮天中區。控地四鄙。出必由戶。入皆同軌。拒晉納明。閉亂開理。昔在秦亡。雷雨晦冥。

劉項分險，扼喉而爭，漢兼鎬京，羽斬東城。德有厚薄，此山無情。維唐初興，時未大同，王于東征，烈火順風，乘高建瓴，擒建保充。奄有天下，斯焉定功。二百年間，大朴既澆，周道如砥，威臺不闕，順至則平，逆者惟殲，敢逆成敗，勒銘巖顏。

謁舜廟文

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十一月一日，東平呂某敢盥沐齋潔，敬謁于帝舜之神。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蒙百揆，以聖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無全，相待而宜。當驅四凶，繫起八元，火治陶世，璿璣斡天，垂衣巖廊，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瑕，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爲聖賢，政如頹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宵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衡禪，故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財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宏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甚易甚簡，捨而弗爲，驪山巋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雜拒，瞻彼清廟，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俾躋清源，俾乘曾雲，行神之道，以致吾君，不然歸來，烏獸爲羣，敢竭微志，託于神明。

華山下酹王景略墓文

年月日，呂某敬酹于苻秦丞相王公景略之墓。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拔根河洛，迫枿東南，鋸牙遂聲，爭逐婁婁，天下爲血，肯猶清談，帝命景略，被茲文武，乘心無親，用則爲主，惟秦悼世，求我草莽，振衣投奮，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涼吞燕，嚼魏含晉，海漢風掃，天臨嶽鎮，功存生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晏開太平，垂及三紀，子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沈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盛消長，屹彼壯骨，沈爲朽壤，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若見精爽，樂毅佐燕，功負其名，漢猶求後，寵號華成，曷如夫子，翊運而行，鄴定八州，澤流萬生，驪代王者，迫我聖明，德未周荒，增欲平，我來于東，稅駕醪酒，才何敢望，數亦未偶，終其自致，窺子戶牖，靈魂若存，死爲冥友。

代齊常侍祭樊襄陽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襄陽節度使、右僕射、贈司空、南陽樊公之靈。惟公直方忠厚，沈敏遠給，通如川流，守若山立，稽風方運，乘天難戢，建中旁求，策尤帝聰，昌言右掖，高步南宮，爰膺使選，將命序戎，信在言前，知行誠中，消息其用，車書以同，寇逼漢南，乃佐戎律，偏師靖難，全功受鉞，兵荒之後，政克蠲一，直繩戚姦，柔轡惠物，一臨荊門，再撫峴陽，積德遙紀，闇然彌彰，天不慭遺，人之云亡，朝野震悼，豈惟一方，清水之役，猶同王事，相府之聚，謬廁公議，重以中外，綱紀親慈，旋觀全才，備隨精義，交以氣合，情由道至，循躬雖虛，望古無愧，嘗言有德，必錫永年，元聖是毗，大猷于宣，槃壇鼓旗，吾將老焉，今則已矣，誰其問天，日月將邪，哀榮式備，禮有執紼，官無離次，窺圖流涕，哀何可既，遙申薄奠，歆此精意，嗚呼哀哉，尚饗。

代宰相祭故齊相公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公之靈。古人所難，有道有時，惟公挺生，克叶昌期，雲引喬幹，雷起幽委，禮義誠衡，文章元龜，學視儲奧，政爲吏師，金鏘遐音，玉立清儀，始踐南宮，洎參左掖，巍巍符竹，禮樂闔闢，萎蕤規耀，出入揚歷，晦而逾明，盧乃受益，爰登大任，光贊庶績，棟材斯全，鼎味以適，道始交泰，志惟匪躬，方盡嘉猷，以率時雍，疾罷私室，寵賓儲宮，日冀勿藥，再諧至公，如何忽焉，降命不融，竟孤哀聽，誰問芹穹，佑、早辱見知，深契風義，耽、獲同樞近，備得純懿，珣瑜、三河交代，郢、則兩被聯事，氣以正合，情由道至，親孤有懷，慟寢無愧，龜兆叶吉，素車東轅，喉舌追命，股肱殊恩，魂留魏闕，形返周原，凡我寮舊，舉觴以言，神聽不昧，知余所敬，尚饗。

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某絜縛奠醊，敬祭于故給事中吳郡陸公之靈。嗚呼嗟嘘，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時無人，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奪之。公初負道，年志俱壯，已任致君，指掌太平，德宗旁求，始登明庭，拔乎其倫，聿駿有聲，實欲以至公大當之心，沃明主之心，簡能易知之道，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怡然退保，或偏俛從事，或棲遲却掃，二十年間，爲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永懷其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于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且曰，子非入吾之域，入堯舜之域，子非觀吾之奧，觀宣尼之奧，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咸臨泰階，清閒理本，其能以生人爲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納大賢，其何以充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牘而藏，傳于子子孫孫，爲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秦吳索居，某非出非處，迫屑無餘，公、高翔海郡，與道虛徐，猶念垂調，研覃若初，作君臣得失之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撫天，元堂在震，微公夕拜，侍講古訓，皇上聽實，遊躡而進，以石投水，至誠無間，討論未竟，公則既病，重光昇矣，公病不起，河海晏而航楫自墜，禮樂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吾未知夫所以，嗚呼悲哉，某奉使無狀，閉目見夷，再換炎涼，言歸未期，公方沈疴，忘已之危，念我否隔，發言謹謔，悉所著書，付予稚兒，曰，道之將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於斯，似有明神，感公所致，窮荒生還，僅及公存，綿頓在牀，深堂垂脅，舉燭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曾未浹辰，凡曰識者，孰填酸辛，況予之情，豈云他人，涕垂一哀，痛徹百身，誠不忘本，卜歸江濱，躬執薄酹，心摧氣塞，僅見期之，言可徵，平生之志，獲申，呂氏陸氏，戚休惟均，魂而有知，歆之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道州祭百姓鄧助費念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五月庚子朔七日景午，刺史呂某，遣衙前虞候蔣沼，以酒醴之奠，告鄧助、費念之靈。使君受命牧汝，不能庇護，使賊孟黨等，敢作不道，酷加殺害，是用疚心疾首，萬計討擒，廉使仁明，不貸凶惡，窮泉冤痛，今日方申，慙念無及，潸然泣下，故令於汝沒處，陳賊之屍，魂而有知，歆此告酹，嗚呼哀哉。

祭候官十七房叔父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九月戊戌朔七日庚子，棠姪男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某鄉貢進士讓、致祭于十七房叔祖官府君之靈、私門薄祐、終鮮諸父、堂從之內、唯叔一人、叔少小相依、雅視同學、永言素契、情實兼常、早奉誠言、見託身事、宦孤力薄、卒用無成、慙負幽明、興言痛咽、叔無允嗣、後效何申、河中大塋、禮合歸祔、十五房尚寓淮甸、時力未并、且於江陵、議議權厝、終期迎歲、異塋同歸、徵日在天、誓無二事、嗚呼哀哉、五湖三湘、前歲共入、孤舟單旅、今日何之、備缺江津、倍增摧慕、式具祖奠、伏惟尚饗、

衡州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十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刺史呂某、遣故衙前虞候何防、以豚酒之奠、致祭蘇升、陳璜、李寬、秦、陳甫、魯餘之藍、爾等五人、咸余誠信、力輸公稅、爭赴先期、溪水阻深、淫潦暴至、不忍欺我、忘其險艱、州令未明、津渡不謹、致此淪逝、咎由使君、與言流涕、痛念何及、聊申薄酹、兼致微貲、代納殘稅、皆余俾餞、魂而有知、諒此深意、尚饗、

呂衡州文集卷第九

凌煙閣勳臣頌 并序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霈域中、牖百川而雨天下、霈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理定、乘爲而不有之道、旗櫂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于艱難、咸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旌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詔勳德也、昔者、舜以九官致理、周以十亂返正、高皇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宰制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唯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洽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或神變、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若不及、警警左右、乘心宣猷、此則管蔡之闕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齊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凶、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基、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並行海內、廓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元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奮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旋棟殊材、翻翻異制、倣諸古烈、罔有虧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哲斯作、忠斯遇、其末也、大不逼、小不迫、退者全、來者逢、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

設籠檻、以觀逸駿之致、不頓軛鏁、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秉力展、懸大信而率情規、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此非極歟、昔陸機、袁宏、爲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淩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疲劣、有壁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頌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明前哲之光韻、末以發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動敵、自陷大逆、歌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讚首云、

河間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實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遙驗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狂、我伐用張、時惟吾王、武有烈光、爲爪牙肺腑、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予簿鈴、公師、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大宗、守大成、如漢開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登、龍臥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蹤其鱗、杖策千里、來拼帝閽、婉娩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翼忠、若鷲若鴻、大風動地、儲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所有爭、網羅遺賢、推敏羣英、玉不韞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太宗寧矣、公無事矣、闕賚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台輔、抵掌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明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爲大國楨、乘時俟能、唐室天開、放人相繼、少與房喬公同輔有匡濟之志也、直上泰階、更爲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二人同心、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惜惜、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中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聲、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諍事爭理、雖太子、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醜職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闕、其繩則直、蕩蕩嶷嶷、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蹣漢霸雜、行罔王道、人或有言、乘德不撓、與封德彝廷諍、盡與樂崇德、治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匡飭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剪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聖、文德皇后、爲天下母、有子而賢、爲唐室輔、聖賢同契、千載一覩、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爲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雄亂嗣、爭覬

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翳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玉帝將。武氏羅位。公以力爭。力屈羣邪。誠貫天聰。黜非其尤。令周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猶與莒公。王佐之材。開運未開。登濟龍盈。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與帝圖。經始唐基。始發一言。物焉巍巍。易失日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旅。巨靈勃然。手坼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粤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戰旆。亦既乘鉞。強凶當路。王威高。君臣。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電越。天衝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迹如仙掌。爛爛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華蓋熾熱。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威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迹。羅于中原。王者自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公自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有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腐。雷鼓如截。遠若荊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悲。車書混同。氛祲消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嚮湯。帝王之將。萬古昌盛。鐵山嶮巖。鐵山嶮巖。鐵山積石山。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蕭。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蠢。王充。東據河洛。婪婪封豕。王世充。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醜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皇。太宗破世充于高祖。與始、皇上下言。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上聲。旄頭幾殺。掃空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蠻夷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衰服委蛇。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蘭公宏基

嬰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龍帝元戎。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旄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劍揮雷霆。旋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握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蠻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朋。雲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原。賢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登門。邳公炳焉。實繼其開。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殳前驅。烽毅南轅。以勞以苦。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出古風。乘精釋思。假道書圖。馳騁百代。出入三古。周羲皇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默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先聖是崇。於廟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徒八千。櫟弁森森。猶紹光彝。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鬱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公謚

尉遲鄂公敬德

沈沈鄂公。百鍊龍鋒。沈鷙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白日。爛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常。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貞觀後。公不交人事。常謹。組服自奇。與博戲樂。以自娛。

蕭宋公瑀

濟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廈。鬱爲新棟。輅車元衮。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巍巍宋公。聲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壺照人。默介絕鄰。爲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倬鄭公。侃侃而貞。沈沈而仁。實太宗信臣。太宗守藩。內難未夷。闔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爲有知。是篋是咨。鄭公巽然。排闥折衝。抗情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勳。若痛在身。天懷蜜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登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士火革期。陷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廢顏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孤冰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血霧魂斷。杖忠就禽。萬國瞻歎。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殺恩不死。宜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中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中。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行厚人倫。蔚蔚雍雍。與王者臣。靡因歸妹。光延天配。父德皇后。公之同出也。婚媾之中。雲龍清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武撥亂。殉文開泰。遍彼庸蜀。萬鍾澆季。文翰之化。若掃于地。中公敏祖。有教無類。父子兄弟。鎔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頹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瑣冠華吏。全材大器。於彼厥懿。

殷鄖公開山

溫溫殷公。初若懼夫。鍋印試庚。褒衣爲儲。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眞宰。參造化事。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斐行。佐帝光宅。遠展曠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奎來。我旌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鼓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逆水裂。翕如鷙鷙。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與秦胡公陣于九曲。）攀龍上天。擯翻鵬翼。積風乃登。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虓虎輒伏。巋倒溟波。鯨鯢逞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元

褒公虎臣。先運而發。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龍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旟北伐。細柳宵屯。風諮霜凝。殿扃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廟卒門外。晝門以夜不納朝使。）安衆秉威。此眞將軍。洸洸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華勳相資。血流中原。譙公夷陵。對虎與鄰。列境連城。火炎煌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祖有舊。）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雨不可忘。

皇帝親庶政頌 并序

臣聞光宅大寶。茂育羣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然則所同者道。所異者時。或以垂拱仰成。或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躋仁壽。理洽時雍。弛張之政不殊。勞逸之功則倍。我皇帝體至化。含元精。包乾剛。履坤順。誕膺駿命。恢篡鴻休。宣八聖之重光。集百靈之奧祉。如天之藻。如地之容。鼓義爲雷霆。奮仁爲風雨。斡璿衡而轉七曜。歷金鏡而納九圍。鄰氛沴而川澄。沓禎祥而山委。昔軒轅氏斬蚩尤。滅火帝。功至大矣。若非仗風后之助。受元女之符。未能剋也。陶唐氏誅四罪。定水災。德至厚矣。若非大舜之登庸。伯禹之盡力。未能成也。溯以伊尹爲相。始定殷功。武以太公爲師。乃康周道。高宗紹復。賚傅說啓沃之言。宣王中興。賴山甫將明之政。今陛下大康四海。雄帙二紀。百姓不知其日用。羣臣無望於濟光。而乃棄邁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蓋作物視。孰知其源。竊以管窺天倪。蠡揭溟岳。庶乎大略。可得而言焉。陛下自代天統物之初。則以屈己濟人爲意。虔臨庶政。躬總萬樞。四册賢良。六國郊祀。勤恤於理本。遊瘁於生靈。詳觀代之所未詳。慮列辟之所未慮。夏景具而方食。寒星在而求衣。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猶覩乎啓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獲安。伸匹夫之寃。而庶獄自息。秦瑕而錄善。含垢而宥過。小善可紀。必拔於宸衷。片言有乎。不忘於容聽。至若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夷險。邦賦之益虛。師律之貞暴。閭閻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僞。吏理之得失。莫不密歸神算。潛納皇明。雖陰陽不能以氣移。雖鬼神不能以形遁。何繩而不就。猶復登遐念在陰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情。御裘威短褐之寒。臨膳憂簞食之餓。日慎一日。既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兢乎。業業乎。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感覆滌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載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微臣被淳風。飲元澤。親揖行事。目覩升平。憂勞誠難。願陛下勉之而已。美善誠盡。願陛下保之而已。若夫雖休勿休。元默憂柔。君上之體也。遙觀厥成。蹈舞頌聲。臣下之職也。爲而不有。德莫至焉。知而不稱。舜莫大焉。臣某敢昧死再拜稽首。獻皇帝親庶政頌一首。其詞曰。

士師遵德。元元儲慶。幽而復明。高祖受命。貞觀致理。開元殷盛。覩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維何。邈萬斯年。親政維何。夕惕乾乾。天道福謙。我則寒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勞之心。勞禹之形。求人之瘼。思國之經。年亦豐止。御膳不粺。夜如何其。皇寢未眠。偃武修文。太和氤氳。海不揚波。天無纖氛。烏章之長。椎髻之君。魯朝明廷。其從如雲。巍巍崇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鑿鑿盛德。蹈舞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梁公立盧駱王傳讚 并序

梁公以武氏篡盜。圖命如綴。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發節振義。以持世心。閉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難奪。莫之敢覬。唐復爲唐。梁公是賴。後代昧者。顧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寄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盧駱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據憤而讚之。詞曰。

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濟迹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閻闢有期。命先我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泉。洗光成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應。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稱若清風。嶷然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張荊州畫讚 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顯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後。元宗春秋高矣。以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疑。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乘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舉帝檀。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之蝕。爲公却明。虎而冠者。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息。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廣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逞。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微我公。衰。眞于侯服。身雖遠而諫猶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憊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萬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萬視穆清。藹然大藩。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嘯上欲。日與讒黨抗衡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霜雲而吐丹氣。歛耀而滅。又何歎乎。所痛者。遂一時。事一聖。踐其迹。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輝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哲溪沙門靈澈。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得其圖像。因以示予。觀而感之。乃作銘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覺。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太岳。具瞻崇崇。趨敬起忠。

說與神會。嘘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既弱。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鵬初般。滅海以化。羊角中翔。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此蠶。嗚呼爲臣。徹爾夙夜。

續羊叔子傳讚

天厭羅峙。蜀滅魏改。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獻鎮荆楚。十萬之衆。從公而悅。道遙峴陽。傲視勍敵。用仁爲閑。出入無迹。吳國難守。吳心已降。吞于胸中。不見大江。勤物忘己。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荷城。德芘清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雖平吳。道不相昏。永嘉南遷。豈曰泯泯。

藥師如來繡像讚 并序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薛陵薛氏之所繡也。貞元二十年。余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單車而馳不測。國故遽至。戎情猜阻。坎險一遇。星霜再周。夫人豈餘之餘。膏鉛不御。日氣蓬首。坐銷鋒芒。異域無期。良時自晚。始怨冬紅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夏景之長。而碧樹將落。嘗委塵篋。迹淪苔階。漸昧音容。孰知存沒。鬱鬱不告。因夢難徵。觸處成端。沿情多結。黃昏窮絕。見偶語而生疑。淅旭重新。聞疾行而跌宕。猶珠何極。刺舟匪尋。浩隔理求。宮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大雄。散琉璃之寶光。照恆沙之國土。能度衆生。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濟蒼蒼根。妙求真像。斷鳴機躬織之素。染懿筐手績之絲。盈琛莊嚴。彰施綵繡。繼苦心於香縷。注精意於針鋒。指下而露染青蓮。思盡而雲開白月。然後練時室。華設珍供。夕炬傳照。晨鐘續撞。齋獻至誠。泣數懇願。遂得茲舟密濟。從路潛引。當道場發念之日。是蒙育來歸之辰。曲贊冥符。一何昭焯。乃知繡迴文之錦。無補離憂。登望歸之臺。空爲殷日。與夫心譜妙理。手結勝因。猶則有濟度之功。遂不離清淨爲本。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效。爰用般贊。雖在妻子。亦無愧詞。藏諸閨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力。五色繡兮黃金飾。澄氛昏兮圓相開。涵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睦兮獨心迴。死離別兮生歸來。海爲田兮劫爲灰。身身念念兮無窮哉。

呂衡州文集卷第十

功臣恕死議

昔衛鞅以竊圖之詐。盟其陪臣。履霜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惡者。因爲口實。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悚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弃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鼓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矜勢怙權。屈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倉卒反。一旦失馭。有踵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弃信也。若恣行兇險。毀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震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盛潤之效。蓋爲之助。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之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以禍也。嫌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持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雞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惡生。廉

聯自閑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勞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爵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懼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苟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廢王制昧宏規而狃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則廢法以賞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沮勞惠姦而怠弃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并兼之家析圭於滯植之室使屠沽賤隸淩駕英豪苟有懷廉恥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留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莊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法於姦宄之黨使凶人酷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廷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徒孰不願空墮畝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寧如懸磬曷保其生聚雖使三公九卿躬執耒耜而猶不可以務矣於戲賞罰者長人之大柄農商者有邦之永圖忽而弃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蠹實兵食之僅濟其何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竭高惠務厥完繕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浹于海外威未行于四夷邊候猶聞聚柝戎士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有權宜對之救弊之術偷利于當代俾成于一時雖曰有因而爲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立極繼天而作肇帙殷周紹休唐虞率我蒸人登于熙皞王一變至于帝帝一變至于皇非大道之善不聽非聖德之準不問焉有習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虛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篤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遠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冕黻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冕黻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蓋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雖益小技廁雜其間也

三不欺先後論

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杖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道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輯晉楚之間而靖恭爾次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初而克修茂績身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濟成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貴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弃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繩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而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杭其宗極而枯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卒而語矣

虢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害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還宗英其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佳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藩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頹廢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瑟詩書之幽素易絺紵鐘鼓之繁喧唯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袤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槃杳蔚交映溟渤轉於瑣堵迭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秉木花坼岸錦蟲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斐斐擷奇方舟遠遡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沿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榭起風甘棠垂陰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室沈沈皓璧如練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翥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拔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塞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濟神虛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野

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淵軒倚楹。瑤階如眞。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泠泠。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湖之心。趣近懸解。迹同大隱。序開四時之勝。節宜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知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餘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乂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閑人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關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唯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靜爲政之道。

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心膂。胥宇南陽。蟄龍待主。三顧稍晚。羣雄相定。必也替播。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元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出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腹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士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胥宣非敵。而戎車蔽翳。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殺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昔武念之。顧蹟其原。夫。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于莽乃欲憑威。僞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張季世。興振絕緒。諭之以本。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恐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處魏偪從之民。發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威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宋心服。勘而勝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遂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刺史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撫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濟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塗以私欲。侵奪。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宮。殆無存者。聞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廣而已。猶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道州已來。蓋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某年月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壁記。弄古也。若冠紱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誡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于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廳事記。彰善而不黨。指惡而不訐。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于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涖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其他。即命圬而審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厥次山之志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湘中七郡。羅壓上游。右振牂牁。左馳甌越。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寇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繫焉。聖唐理雖偃草。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剖分荊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曷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咸師于禮樂之中。講武于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迹風流。冠于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略。傲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鬱起而爲國楨。其餘馮郎中燧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達。鄭評事洌、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盧侍御溯。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皆焯于朝論。清在人鑑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龍西李公以永嘉之循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陽。無私照。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敦、河內司馬君紓、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范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寶。羣材纍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蔵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粹孔翠於春林。邈邈然。稱爲盛府。中行咸會知己。竭其誠能。黃鍾音韶。調於幣谷之竹。太阿鋒鋩。拭以華山之土。北吟鸞鳳。斷犀兕。不足怪也。竇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敎之樂。搢紳慕焉。以某近守支郡。且知故實。得請運帥。俾審公堂。愧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東平呂某記。

呂衡州集考證

卷第一

由鹿賦。于南出穢樊之閒。○按穢縣屬山南東道鄧州。舊新兩唐書地理志同。或校改穢爲襄者非。

樂理心賦。俟其禪而。○按吳、馮、舒、兩本皆誤俟作俟。文苑英華七十五所載亦然。今改正。此全用張平子東京賦句也。

鑒止水賦。委質員來。○按此依吳本。文苑英華三十二員作由。考周銓公校英華有云。其閒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是銓公所見正作員。其作由。但今本之失也。或校改員爲爰。馮本從之者非。

道州夏日權授朝花帶露繁。○按此依吳本。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激流代汲井。插援當列墉。卽此權援二字之所本。援、于眷切。字又作楥。故集韻二十三線、類篇木部皆云。楥、一曰籬也。與謝詩之援。音義俱同。或校改援爲院。馮本從之者非。

寒陪郎中段宏古。○吳本古語吉。今依馮本。按柳子厚河東先生集。有祭段宏古文。外集有處士段宏古墓誌。皆其證也。

卷第二

題石勒城。夷甫自能疑倚嘯。○按吳、馮、兩本皆誤嘯作笑。今改正。倚嘯上東門。見晉書石勒載記。

卷第三

裴氏海岳集序。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按此裴倩也。字容卿。曾祖溢公行儉。贈太尉。祖忠獻公光庭。拜侍中。封正平縣男。父稹子均。累封鄒國公。皆見新唐書行儉傳。稹及倩襲。見宰相世系表。吳本正誤升。闕二某字。今依馮本。又文苑英華七百十三所載。與馮本同。又考地緯德。○按此依馮本。考地謂考擇海岳之地。文苑英華同。吳本考地作孝悌者非。又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河東柳公諱某、外叔祖故相國宜城伯諱渾。○按外王父、柳識也。本集第七卷河東郡君墓誌銘云。考、識、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者是也。外叔祖渾、識、弟也。河東郡君墓誌銘云。外叔祖宰相。新書識附渾傳。又見宰相世系表。吳本闕諱某外三字。馮本闕外字。今依文苑英華補。

卷第四

代李侍郎論伐劍南更發兵表。自春徂夏。○文苑英華六百十五夏字下注云。集作冬。非。按此事考兩唐書及通鑑。命高崇文討劉闢。在元和元年正月。其年九月。卽克成都。則更發兵。必在夏也。注云冬非者是矣。吳本作夏。蓋集本亦不誤。馮本作冬。輔因英華之注而改之耳。李侍郎者。李巽也。時代杜祐以兵部侍郎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代齊賈二相賀遷獻懿二祖表。虔附獻祖、懿祖於德明興聖廟室。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尊者。○按獻祖宣皇帝熙也。懿祖光皇帝天賜也。德明皇帝、咎繇也。興聖皇帝、涼武昭王暠也。附廟室。謂祧也。太祖景皇帝虎。獻祖之孫。懿祖之子。太祖生世祖。元皇帝昞。世祖生高祖也。正東向之尊。謂不祧也。此附遷、傷書德宗紀。在貞元十九年四月戊戌。又見舊禮儀志。新禮樂志。文繁不具出。吳、馮、兩本皆題脫獻懿二字。表誤倒作懿祖、獻祖。景誤元。今依文苑英華五百七十一所載補。并改正。齊、賈、二相者。齊抗、賈耽。詳新書宰相表。

蕃中賀順宗登極表。臣溫言。○按馮本題上有代孔侍郎四字。無臣溫言三字。考和叔副張薦入蕃。見兩書本傳。在貞元二十年。本集下卷有代張侍郎起居表。卽是年秋途中作。至冬而薦卒。見兩書薦傳。明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崩。二十六日丙申。順宗卽位。六月。告哀使至吐蕃。時薦卒已久。和叔自以副使表賀。而曰臣溫言。非如起居表之代張侍郎也。今依吳本。唯文苑英華五百五十三所載。有代孔侍郎四字。溫作某。蓋不考張薦之卒。在順宗登極前。而張又誤孔。遂不可通耳。馮本沿之。而又刪三字者非。

進農書表。凡七十二篇。○文苑英華六百十一所載。作凡二十篇。按此集與英華異本。而英華失注集作也。今依吳本。光人本業三卷。舊經籍、新藝文、兩志同。皆不書篇數。未知孰是。馮本作二十。從英華改集者非。

卷第五

賀生擒李錡表。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浙西將士張子良等相率效順。生擒李錡者。○文苑英華五百六十八所載。三作二。注、集作三。按元氏長慶集。南陽郡王張子良碑云。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又云。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率銳衆以圍池。明日迴討。錡城守不敢出。是夕遂就擒。蓋英華作二爲是。集作三爲非也。又考此事舊新憲宗紀。元和二年。皆云十月癸酉。而通鑑繫於丁卯之下。據目錄長歷。是月乙卯朔。其丁卯正十三日。與集爲合。疑溫公卽本此耳。其癸酉乃十九日。故通鑑云。癸酉本軍以聞。則指兩紀所書之日也。今存集舊。以俟再詳。

代鄭監使奏吐蕃事宜狀。○按鄭當作薛。薛監使者。內官薛盆珍也。本集本卷代張侍郎起居表云。固令盆珍、歸却迴奏事。與此狀云。固欲令臣却歸奏事。又云。令臣與張薦分背使發。張薦卽張侍郎也。二文相應。又高品薛盆珍。有上卷謝章服表可證。吳馮兩本雖皆作鄭。疑其未是也。

代伊僕射奏請女正度狀。南充郡王。○按此依馮本。伊僕射者。伊愼也。舊新兩書愼傳。皆云封南充郡王。南充郡。卽山南西道之果州。見新地理志。又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三所載。與馮本充作兗者非。

博陵崔公行狀。狀斧藻天理。○按行狀之首。依例當云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崔某字某。年若干行狀。吳馮兩本及文苑英華七百七十七所載。皆脫去。而僅存狀字。無可補也。唯英華子目云。崔淙行狀。疑其所見。初尚未脫矣。淙、字君濟。出博陵第二房。自曾祖承福以下。皆見新書宰相世系表。

卷第六

三受降城碑銘。右振臨洮。左馳碣石。○按此依舊鈔本。本集第十卷湖南都團練副史廳壁記云。右振鞞。左馳颯。越正與此碑右振左馳同。彼記又載文苑英華八百二。是其證也。馮本振作扼。因文粹五十九。此碑作扼。改而從之者非。

京兆韋府君神道碑銘。京兆韋嗣。○文苑英華九百一所載。嗣作詞。注云。集作嗣。按韋詞考兩唐書無傳。唯湖南郴陽有修浯溪記。題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石本尚存。蓋作詞爲是。而舊鈔及馮本皆作嗣。與英華注同。或別有韋嗣。今存集舊。

卷第七

廣陵陳先生墓表。享年七十有三。○按此依舊鈔本。文粹七十所載。三作二。馮本從之者非。

卷第八

祭樊襄陽文。備賾精義。○舊鈔本賾作頤。按本集第十卷諸葛武侯廟記云。頗賾其原。用字蓋同。賾、深也。今改正。馮本此誤歸彼。又謂頤者皆非也。

卷第九

凌煙閣勳臣頌。高申公士廉、諒武穆亂。弼文開泰。○文苑英華七百七十六所載如此。今依之改正。舊鈔及馮本武作我。文粹二十三亦然。涉李英公勳頌諒我太宗而誤也。

張荆州畫讚。開元二十二年後。○按舊唐書九齡本傳。二十一年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新書傳及宰相表同。故以開元二十二年後言之也。文苑英華七百八十三脫下二字。文粹二十三脫後字者皆非。

藥師如來繡像讚。如開東方有金界極樂大雄。○按此依馮本。文苑英華七百八十二東作西。注云。集作東。以作東爲是。英華又載穆員讚序云。東方藥師琉璃光佛事具本經。又載皎然讚序云。東方如來。皆其證也。舊鈔本及英華作西者非。

卷第十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聖唐理雖偃草。制不去備。○文苑英華八百二草作革。注云。集作草。按理卽避諱治字。詳下句文意。此蓋如管子定三革偃五刃之義。不得用草尙之風必偃。恐形近而誤也。今存集舊而書其說於此。

右就顧君孟本刪存爲一卷。幷刊之。昔宋淳熙中嘉興沈揆校定顏氏家訓。別列考證二十三條附於左。識者目爲精當。今者所明。略倣斯意。自餘異文。擇善而依。但在無疑。則不盡著也。秦恩復識。

呂衡州文集跋

右敎市太史所校刻呂衡州文集也。六七兩卷。出正嘉時舊鈔。獨爲完善。如卷六之韋武碑。卷七之河東郡君誌。舉世莫傳者也。誠足本矣。此外如文苑英華三百十六卷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張評事詩。三百十七卷題從叔國林詩。集所未見。今恐失其皆不取入。緣英華撰人姓名。每有轉寫舛錯。故六百十三卷爲信安王進寫聖容眞圖表。載曲江集。第八卷中當開元末年作。遠在和叔未生之前。題下必本云張九齡。而今英華乃云呂溫。難於遽信可知也。其六百三十八卷代李中丞薦道州刺史呂溫狀。題下云。溫自作。蓋又采諸他書。亦不以取入此集云。覽者宜詳焉。至字句是非。別具考證。不復贅。時道光丁亥六月之望。元和顧千里跋於揚州新城雙橋巷□寓齋。

右呂衡州集十卷。唐呂溫撰。按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呂渭子。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是書王漁洋香祖筆記作詩二卷。雜文八卷。共十卷。與此册同。新唐書稱和叔輪藻精富。一時流輩推尚。則指劉賓客、柳柳州等。舊唐書至稱其文體富麗。有邱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興碑。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香祖筆記則稱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某某篇。及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皐諸銘。皆有可傳。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又稱和叔伾文之黨。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然唐人原集流傳日少。是集舊唐書亦作十卷。則原書雖然獨存。其亦有所以不朽者在乎。此亦溫生太史校刊。特重梓之。其詩雖不甚工。亦足以資考證。如上官昭容書樓歌。自注。友人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研神記不知何書。偶閱金樓子有研神記一卷。自爲序。付劉毅纂次。則研神記殆梁元帝撰也。附識於此。咸豐甲寅穀日南海伍崇曜跋。

李元賓文集

李觀撰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尙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嬋然華姸、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譜牒、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序

唐承六朝之後、文體綺縟、茅靡波流、昌黎韓愈慨然有志於復古、起而大振之、一洗陳隋故態、當時李元賓、觀、文高當世、行出古人、昌黎嘗亟稱之、故名與韓相埒、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在歐陽詹、皇甫湜、李翺諸公下、迺年未三十而遽凋謝、昌黎所爲銘其墓而悲焉、世經兵燹、遺文零落、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析爲三卷、序而傳之、宋慶歷中、章岷又得十四篇於蜀人趙昂、通爲五卷、並詩四首、上王侍御書、晁錯論二篇、舊闕、自宋以來、著錄者僅此而已、嘉慶歲次乙亥、膺校勘唐文之役、分得李元賓集、爰取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是正文字、於五卷之外、又得六篇、及趙昂所闕二篇、合之爲卷凡六、共得文四十九篇、於是元賓之文、真然大備、余生古人後、猶能掇拾殘賸於千百年若存若亡之際、謂非斯文之厚幸歟、嘉慶歲次戊寅春二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識於享帚精舍。

李元賓文集目錄

卷一

郊天頌
斬白蛇劍贊
項籍碑銘并序
趙奢碑并序
周荀碑并序
大夫種銘并序
古受降城銘并序
東渭橋銘并序
故人蓋詰并序
妄論篇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卷二

謁夫子廟文
哀吾邱子文
弔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涇州王將軍文
周穆王八駿圖序
觀新雨
交難
東遊賦
苦雨賦
授衣賦

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與吏部奚員外書
與右司趙員外書
與膳部陳員外書
上陸相公書
上賈僕射書
上梁補闕論孟郊崔宏禮書
右三卷　唐吳郡陸希聲輯

卷四

安邊書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與房武支使書
上杭州房使君書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與張宰侍御書

代韋上蘇州韋使君書
代李國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戚察書
卷五
請修太學書
貽先聚孟簡書
報弟兌書
邠寧慶三州節度奏軍記
贈潤宿以下詩四首附
宿裴友書齋
御溝新柳
貞元八年宏詞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右二卷　宋蜀人趙昂輯名曰外編
卷六
拂衣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通儒道說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弔漢武帝文并序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樂賦
鉆鏡日上侍郎書
見錯論
右一卷　國朝江都秦恩復輯名曰續編

李元賓文集卷一

唐　趙州李　觀　著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祀。惟我非郊無以通三五。於是睿言下讜曰。爾庸我謀。謀協不違。宜乃交修。居天之陽。輻起虛邱。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翼告祀於邱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於邱之下。天地之神會於無閒。陰陽之祇立於寂寞。以觀我之儀。以歆我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辭光促明。和氣解殿。石無觸雲。木無藉風。獻盞飲神。烘燎展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巍巍。大蘇之英。洋溢乎帝心。胷鬱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爲茂世之績。紹允之程也。羣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象爲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爲父。父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途。元哉二者之爲德。與變化而終始。溥洪恩於崇朝。焯盛式於永年。蔑堯於華封。小舜於泰山。遠斯懷、邇斯安。兆人從祖。一人下觀。其文昭昭。其武桓桓。實歆者可歌。實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理。顧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之封章。魯魯唐之史官。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鑒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爲乎。何乃出而逢經

繪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繹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偶儻若斯之不測邪亮推天地革而大人用璽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先鬼而璽託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天討聖作也豈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強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恫蔡爲七雄而不能有一作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觀羣豪噬嗑六合而不得寶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瀆於神下毒於民人神與妖上下軋秦是劍將翼大人而運天下也宜其如虎龍如蛟蟒或蟠在谷或飛在涯故漢皇卒然擭鈇而得之於是杖一作伏之而行攀一作之而威日月照臨星辰發揮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地之璽器所以贏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寶之藏中興魏晉以逞無德於民璽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幾而去或以爲藏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歟國者享年不長其劍亟去卻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況窮化極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聖人矣繇是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誅一作殷受辛一作漢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龜則是器也神而應用用滕王非刑刑之謂也其惟鑒人而已

項籍碑銘 并序

鋪周秦之顛亡燊乎簡書吁可驚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璽不得不衰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聳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剌秦者如林一本有如蟻於時亂浩浩兵憤憤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挺一作擢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一本無人字抱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凶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雄雌者獨漢祖與公遂蹴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救魏王離十壁愕眙一應靡餘然後飄銳氣奪利鋒抵秦關怒漢先公一作因誥曰捐約則遠人周信則自遠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爲一作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燹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困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長與漢祖龍虎和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欷帳中中令墜下鋒分美人飄舉良馬嘶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徼追遏之兵旗鼓指掌鵝鶴邱陵是罔不墜首則不備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諛無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剛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

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乘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一本有者字受一作授勇牧人一本有者字受一作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皋蹶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一作歟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下之歌收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辱而絕贏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飛鏡必生聖哲以起滅絕惟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趙壹碑 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爲州里所擯陷刑將翼其死幸友爲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己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頹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龐之業未僧三代之季雖蠢臣遲泣億庶呻痛而貪官詭進舉擢王度殆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什也憂心不悔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袪延升指謂座人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有羊陟一作涉者尹河南能掾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爲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陟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竊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陟於柴車高譚極噓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薦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爵不登壽復漢陽道經宏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淵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己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副沈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餘聲而感其運不幷乃序而銘曰吁嗟元叔兮出處輒輒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我不辰兮棄盈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囊衣恨恨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實兮空莠此身覆窶蘭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 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氣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新阨睢水之圍遂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幷力猛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稽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一作鷹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戾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爾貴之不能倒戈請命兵絕若顛一作顚屬死無日矣且

瓦解。一作政反道。瓦裂滅。一作六國。天人含怒。噍類不留。今爾之業不足武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騭興喪與奪。而猶與滅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己。怒聲如虎。一作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麋軀蓋於不朽者。在乎立節。在乎顯主。一作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宏演內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漢我。及死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威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鑱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龍戰未分。崩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亦帝徘徊。惟公在哉。乘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之烈。參一作奏。史之闕。

大夫種銘 并序

嗚呼。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強。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沈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蘇潛德離披。哀世難維。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獨信者不足以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嬉之歌。鴟鴞之詩。矧乎其下人乎。然齊桓公終任管夷吾。晉文公不疑五臣。數子者。豈能掣五伯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區。行何道而臻斯偉歟。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句踐既擒全吳。乃援霸圖建國之雄。付種之能。必將南略海堧。而率百蠻。北合諸侯。而朝中原。提雄一作吳越之邦。接跡一作種文之勳。則句踐爲霸君。種爲霸臣。必矣。何尚乎浮泗庭。去故國。爲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愚越人之力尚剋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卹其允種。是以誅其身。噬、范生之審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哉。且會稽之耻。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石以備脫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姑蘇之仇。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役役。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爲臣。不有泛舟。孰爲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慮。志於元石。將懋將暢。

古一作漢受降城銘 并序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感懷。有漢孝武焉。祖作之。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爰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傳之。始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乎泉。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卽既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爲之民。而得爲其爲。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厭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陳。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鑑鼎用遷。乃出元宮。登皇車。駕六龍。建九旗。人馬駢驕。戎車轟輧。非六月之

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殲虜雄雄。一作熊熊。而入於苦寒之陣。胡有高臺。登臺而觀兵。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闢絕塞而爲塘。徑空碛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中權。飲至廟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飫紀經。壯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元之生。黜明明之鑒。蓋在義以討。仁以撫。昆舜以之而有苗。姬姜以之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愁辛。李武何哉。復蹈是焉。重難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所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邊。而王者必殺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隅。此所謂反無外。偽無私。不可爲後王之規。愈黍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一作四國。男慧遠征。女泣夜織。死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胡與一作乃重傷。城不可轉。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壓蟄屍委。崩榛烏號。居者匪居。勞者荐勞。我思古人。疾首用搔。

東渭橋銘 并序

七年冬十有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觀渭之清。厥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夭矯。車者知一作知。戶。舟者知一作知。微。石成五色。天可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之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與。不因人輟。輟石既勞。梁竇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遂擁近郊。棟宰絕涯。功成不爭。道合其雄。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釣璜。不遭鑒屋。牽牛獨在。飛鶴雙起。表其千年。遂歸一指。故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人墓銘 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某時疾終於傷鄉之居。昨得鄰之書云。君子亡言。於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昏。有殯在阼。無子及門。去矣不還。惟君之思。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子皮死。子產痛哭曰。吾無爲善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龍吉死。神農擁衿而面。無衾於懷曰。夫生之處形。形必極。必生而傾。未若反其極而全其眞。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眞隱以彰。其道運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疚焉。吁、余嘗異之。古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回。靜與地密。不死不生。死生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不及者止。禮文其外。樂質其理。大欲節而中。庸立。小人反而君子至。若予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幾乎。乃用情爲噓唏。巨源之先亡。與之遺民十餘代。而鑄其身。其節貞。其行敦。始未忠時。仁人器之。復無良媒。一作耳。得謗在繈。予嘗衣其塞。食其饑。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予未敢尸之。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合。頹顏不相。五十嘗貴。若何闕一作缺。忽。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溼之構患。巫不靳。醫不痊。不爾者。巨源何然。是幽無神。高無天。故前嘗壯跖。而後殲巨源。按禮經。哭友於疑門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軒助紼。時盧弗及。遂託東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令眞於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倖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雖而步。不言而傷。罕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壘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遠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遠。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旋。無庸則卷。合我一作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飄飄。無復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誠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顧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與一作共叔自殘。劉殲英韓。楚滅子干。五者皆妄。不妄必完。妄由動生。動以妄奸。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昏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仇。再戰仇雪。知機不殆。妄動斯折。二國尚然。況一夫節。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紀綱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其今一作來亦三紀於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數十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得長。理不得遽。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繁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久一作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盛府也。國之虛盈。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蕩。光烈炤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紛紛得甯。四方翕然。藉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容。民不淫良。吏不廉苟。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德美矜人。一作人德之盛矜。化變愉人。如春之和。吳下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如公之作者。一作公作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一作矣。從廷觀拜命而書。媿爲公羞。一作愧公之恙。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二

誡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一本有日字。正辭爲絜。執絜爲矩。恪以上一本有矩字。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昏冕。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以學矣。鬼神歐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舍道而來學。黜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回旋一作徊翔而觀。章施足徽。象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其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淪於猶疑之中。安有夫子之教乘於無窮。當今日之遺投者

乎。若（一作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皇（一作爵）王。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一作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能新。降康下民。負有烈光。訖無聞然。小子仲仲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遽。

哀吾邱子文

古之道病者。接輿則歌。吾邱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怨不容於世。歌者盛迹可晦。不趣當世之機也。（一本趣作趨）取（一本上有欲字。誤作趨）然吾邱子古之病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營邱。遇於塗。衣無裾。冠無緌。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號於草莽之間。節交於頤。墮而成泉。聲薄於巍巍。一斷一聯。鳥爲之相鳴。雲爲之不飛。負者悲。遊者感。仲尼（一作尊）亦倚（一作尊）。蓋而爲之（一作）心惻。廏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邱子撤帶而言曰。太古之先。又有宰者。粲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鏤五常之大端以爲心。人者所以靈於萬物者也。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履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親之間。必有交遊。非其親孝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遊無所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也。予獨負之。天年復衰。是故哭而哀。然哭哀（一作）之中有三殺焉。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爲父母昆弟之懽。遊罷乃旋。而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獲之子同。中仕諸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之臣同。後忠孝之間。天下不聞其臣子。予恥而後交。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既虧。而予（一本無予字）生非生。行可（一作何）行也。汩然自沈。與波而東。東流交（一作）不。窮至於悲（一作今時）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爲之感激。言於伯陽、留侯必爲之末通。觀所以作哀吾邱子文。務勗人之中庸。

弔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維唐貞元元年。何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堠於邊。（一作陰山）而聽其留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開。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昧受（一作面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載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禍戒也。韓君之爲擒。其幾（一作繫）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絕。謂之生。豈復遐期。謂之死。往往（一作永永）又（一作永永）湮沈。或曰死矣。悲如是切。傷歌者之心。（或曰死矣下。一作切傷我心。又作悲是切傷茲）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滄。（一作亘天）強胡居。（一作君）之。犬視猖猖。（一作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一作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必（一作）心。由中阻。君初奉役。咫尺（一作咫尺）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御於事。不能盤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羣光鬱鬱。坐刃我師。倉卒開衂。（一作論拿擒刺）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生（一作實死者非生）之恩。（一作實死者恩。非生者智）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野。（一作

焉。盤君申弔。亦僾（古嫌字又所項切）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無遺雛。脫無走衆。有王將軍。雖曾涇帥。別戍而來。寄少壯衆。提挈（一作）赴危。身先其兵。兵後其私。張旗爲風。伐鼓爲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如山開。然後創痛遐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駭怒疾馳。遂沒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寶憲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生前。天下之有用不得聞。故多敗沒。上之報賞。死而加之。利爲空名。蘇是將軍之偷。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焉。苟聖人用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憤屍。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情昔兵徼用卑。以至於是焉。嗚呼。僞哉。

周穆王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迺今獲覽厥圖。雄凌趙騰。彪虎文螭之流。（并馬名也。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蓋驟、飛黃、騰霧、白兎（一作）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御之狀。有矜羣之委。若日月之所不足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巍巍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一作）其魄。軾若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西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云。崑崙山去中國三萬里。（一本無山三字）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於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一本有者字）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矣。有異者。不必否矣。或虛觀之者昧。故乃爲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嗷。怨歸青晏。天視能審。哀民之甚。民號上訴。疑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凜。歲四月中。旱炎爍爍。衆土奪日。遊氛盜空。或車或徒。心務不同。爲害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遐怒。察民無慝。下洗其訴。陰祇告誅。陽曜當措。巖龍汩浪。其來初寤。排六合而上飛。倒百川而下注。懸流浩浩。靈怪相刺。迅雷竊發。今。狂電交燃。聲騷綱軸。兮。氣慴日月。惠於魯而巫尪。止焚。溢於河而夸父不蹶。雨始未作。大人貶食。乃雨既垂。謂若何力。君茲事帝。帝報之德。雨既油油。兆民不識。大田芸芸。溉渠脈分。關中之人。負鍤成雲。伊農趨時。如項伐秦。天澤汪濊。與人不仁。穩穩天子。綴旌高視。旱天方霽。王國如綺。南山巍巍。橫碧千里。八元挺立。相與而議。昔湯之旱。堯之水。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勤。禱何不至。浮天赤地。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之德。與堯湯百倍。斷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聞之。敢不誌爾。

交難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鏗鏗（一作歐歐）龍吟。元雲遂興。六合爲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慓。蒼蒼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夥。可久之契。先古稱制。（一作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朴擺頹。六情入焉。一與一奪。爽其自然。稽有一（當作億）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滔滔。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沈逐浮。詐（一作作）色自伐。僞心相求。睢盱竭歡。未竟成仇。一日銷落。速於凜秋。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柏。千霄無儔。直天而生。高于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侔。何者爲交。廓達不與。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相爲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擘千里之哭。今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知罄負販於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一本無賈夫信行及作有）知我則友。何微之拘。古人奉交。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惻就辱。激昂自墜。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一作必）白刃可追。赤心乃墮。盜怒相殺。氣于虹蜺。嗚呼嘻戲。交之難兮。以利苟合。愆深咆哮。予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實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蟋蟀。若沒者可振。予願言與鄰。嚮吾俎之猶。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爰辛。

東遠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除。歲迴復兮。倏屢五稔如一息歟。咄嗟我道甚直兮。志甚迂。若陟登之無所。涉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而輟涂。道亦庶乎執笏而還家。我之家兮。遍江淵而臨海。蓬其地則古有吳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敷畝之宅兮。不樹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弟之悌。常澣衣而非食。吾安得以夫役役此遠之爲華。乃命僕以皓朝而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刀經筍。其外則毫末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遊。乃賦。其言曰。東遠兮。直睿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瀚上之日西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觀夫車馳馬頗兮。無非別者之爲邪。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回兮。一泣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爲念之謂何。乃三齒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西之相遇。

苦雨賦

帝何爲乎何謫。歲何爲乎何祥。水何爲乎競火。陰何爲乎乘陽。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則反矣。所謂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謂合明者。進退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歟。謂之合明則迷矇。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德有時而用罔。堯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焚如。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有所不合者乎。蓋所以天道遠。人道邇。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堯所以爲帝。湯所以爲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取矣。由是之堯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饑。故誌曰。聖人在上。寇不爲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非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霖雨彌月。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舜禹繼堯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饑者。伊尹仲虺之爲臣也。雖是八年之水。賢乎三年。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謂有德者災非其害。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爲害也。故神降於莘。虢之災也。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迴。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難狀。於時元鳥已逝。白駒迅奔。枯木蕭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隕如雨之涕。驚離憂之魂。絕朱炎之盛夏。想冰紈之微溫。匪一縑之克成。價千金之而（一作庶）論。則有征人之戍。遊客遠道。道餘萬里。葉下如雨。展轉百年。志何能保。纖絺未攘。（一作韓）鬢先老。賣顏光之不駐。歎涼吹之云早。繫帛書於勁翮。秣戰馬於征草。閨閣少婦。瑤琴徐彈。散涼風於幽幔。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機杼。意頗妙於刀尺。忘其閨帷。忖以略昔。青泥密封。紅淚滴。應因夢寐。遙遙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慎然。茹柔郊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礫振野。遊氛翳天。海上斷鴈。林間猿蟬。使我躑躅不進。捫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揚眉蹙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不爲連蹇雌伏。遭迴寧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並驅。蕃將焉如。僕謂曰。道之未行。飾易可逾。請俟天命。汝無我庶。

李元賓文集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餘，篤信義以立志。雲雨未泰，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強不能。哀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缺一字）絕茲，知音遂稀。今之王公大人，朱其門，肅其衢，見貴要子弟，則（缺二字）前席，見貧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爲善，且士有才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棄之矣。觀昔言向同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祖離於吳閶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流（一作橫）於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病屆此，曾歷京尹、鄉、卿、大夫，觀蓋固閑矣。乃屏息而走，趨還陋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籍雲之日，美聲溢海內，佳話滿人口，閑朋延士，如水赴壑，財無積貨，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即欲馳造，反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缺一字）吳味，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爲性愚訐，庶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盧十叔所重以權勢，所受以論屬，脫若輒軻，所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重扉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說，而不遭遭遇，是四也。故躊躇而止，卻入圭竇，寄聞表以辭疾，詔以發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駑足既劣，龍步難追，若何歧路之隅，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溢流於本根，則照乘之末輝，九里（一作）之浸潤，十叔嚴廊英幹，府藏珍器，低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偶矣，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捧愆，願備灑埽，不知曷如。闕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之，豈可遠巡也。世間嗤彼嘖嘖，不知是行也將何所之，詣朝廷乎，遊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叔早覲皇上，無滋淹滯，執政渴賢，不致（一作）勤久，觀久負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難，不克奮發，坐被慫役，勵爲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飽，窮居若醒，不知蒼蒼天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鴻恩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缺一字）職惶，觀再拜。

貽陸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羇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缺一字）謁王公，令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閒，孰可苟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論之是非，即（一作）由執事，願傾斗目，少蒙鄙談。夫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君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率上統下，兼司之重器，外劇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疑滯，使閭閻息其訟，封略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照若秦鏡，事均勞逸，人緘怨讟，則醫肥乘瘦，不有觀怍，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寮之事不能達，令顧言者存否，欲觀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爲侔，威亦震矣，要且奇迹，尚隱芳聲，未聞不虔疎頑，遙託札牘，萬一相通，終無恨焉。前此邑武朱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緣未舉，決狗殆絕，公豈不知此生與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閒耳，但念同類，非私朋好，（一作）猶鄙奚爲言，朱博代歐，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手，交必盡節義，能揚驅才名之人，多與爲友，嘗見此生見說，區區慕公，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鴈寨，著之衿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我，因覽公翰墨，測公深淺，公眷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意將如何，嗚呼噓歟，此生抱屈心破，積疑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聲，意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罷周贍困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己，此亦公之所職，謹曰不然，嗟乎，忍使一人龍鍾無託，濩落至死，而素飡之輩，怡怡自安，觀輒爲拊髀長歎，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慙遽啓言，（缺一字）不畢志，志亦可見，何能盡言，言雖不嘉，慎勿貽辱，觀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授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及逗旅居，嘗懷所恨，亦欲默已，懼未知之（一作）知，故中懇淺，望加省覽。觀之心與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缺一字）可久之裘，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閒，求隨武子、郭林宗之儀，以爲行媒，豈長鳴不揚人，舉不反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或學止爲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缺一字）親戚，有酒肉之資，結（一作）貢給，往還，依倚

而得。得謎便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爲己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係處江介。無
業基業。所以冀顧速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必爲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
耳。是所務亦異也。十丈試疑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身與十丈日與相瞥。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
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倜儻成衛。況爾我之甥。觀虔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拜
不厚也。倜儻之分。未之有得。不以擬形甚幺麼。文不顯脫。恐言之爲有累耶。近者竊謗高義。愈見其志。何
者。十丈貧常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貧常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鵠[一作寫]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
何異弋者守空置。行路喜遺契哉。嗟、嗚哉。是命屯歟。時屯歟。文屯歟。如三者必有一未來。不備。豈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乎。今甚病者。莫若羇旅。爲有帝城之下。糴如桂。米如珠。僕人不長三四尺。而健瘦鹽以求食。
有時不食人嗇。閉日曉羸未還。則令髮駭。一日不爲。則便失塗。第五倫甕臺中。靈輒蹈桑下。不甚於此。觀
寄國子監時。又附舉子。其艱苦憔悴者。雖有鄧艫其才。不如智肥蹕駿足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馱。觀
是以蠢夏之。加復入此月。夏草蠢綠。朔風之情起。白雪之凝切。無衣之累嘆、偏在遙夕。倚廬之永念、猶入
慈夢。乃既明發。氣涙嗚咽。十丈得不惕然觀之。而忍爲觀於瞢瞢之子。夫瞢瞢之子者。觸目千萬。待觀其
聞。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擬勸李令公微數金之恩。不知宰相貴盛。出處有節。埳門之非。不可復
請。俛仰吟惋。未知見山。邂逅不動。亦處棄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已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
有聞非十丈誰哉。鵬飛九萬。一日未易料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簡讚明曰。子不言。吾幾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
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不在不佞。至於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遂員外。亦當一一詳悉。無殷略
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雄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揣。謂可以取天下
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雙闕入雲。顧身彷徉若遊盧。止於五岳之
高。二之日、持無假之文。于有名者數公。望其刮目以鑒真。作致身之椎輪。客去門掩。然以寥寂無言。三之
日、飛廉始春。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摔手蹀足而遡其不萃於伍。四之日、約有明文曰。我采不淪備
則懷珠。既如是矣。則有故欲者。置酒一樽而歡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惄焉。由是天球談
價而爽色。鎮鐲不寶而奪銳。誠價者卻委以櫝中。不寶者未倚於天外。仄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織二物
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君子。則不足以爲託。然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遞耳。今之人舉文一疑詭俗。姑
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秘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經。呼呼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
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歸延之餘音。誰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曾莘
勝而數五音。爲知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盲卑之闕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闕焉。

非觀獨恥之。而員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咄而望[一作至]有咄。欲速之過也。使有可咄。蔽賢之過也。員外必
澄神洗機。而鉞其是非無黨。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短書於宅。並詩三十首。謹拜高風。以聆員外之
玉音。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爲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爲當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媸否之音作。苟且之道
闕。瑚璉無價。碔砆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乎。當今朝廷漢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
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璵能而軌度之。聲稱叢聞而挐擷之。謬矣哉、失在茲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
僅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識也。博擧稱者。有司之至公也。亦至私也。且聲
稱之始。十九窮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褻私戴公。是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
能。遠之者子何病。聲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子何病。則日命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譽
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粲然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己之精理也。何者。蓋良治之
巧。無消冰之術。鏌鋣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爲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皆所未嘗於人。常用
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爾年。孱孱
焉人之未聞。名之未成。進取無嘉譽。環向多窮愁。親形如俯。視文如愁。憒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執
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弭鑒靜衷。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莫卒徹。不知愧
赧。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
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間。乃致其悵悵戀戀之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其
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細照。其二所以遇知託分。原始要終。胡敢空言誕謊左右。[一作左右誕謾以]傳曰。言、身
之文也。文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爲善召應、護有遠近也。伏惟內之。觀於和闔門人也。相闔於觀師道也。
門人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講於門人。古之奧也。是仲尼門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申申如也。觀誠至愚。
不能屑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之際、以爲意也。豈徒熊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
以自賢。且相闔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因亦章句待之耳。蘇是越石父不言。齊相爲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
爲蘇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親。長敬於家。非良朋善友思明啟君之道也。然天之輿
識。蓋悉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倍誼生死。患難之間。或翱翔倜儻。瑰名烈行。不疑者。
則甘心順之。其餘深言[一作旨]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性顓不樂他。能約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
承。無一金之資。五尺之童。莫與合者。甕無蔵所。鬱乎而懷。浩乎而思。是亦多爲風則所論。不聞詔同所稱。

五十九册　42A

時之來也。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晏就。不以變搖。既事之時。亦遽一時之良矣。而觀特爲推擇。起離曖昧。居登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恩也。無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惠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也。即思歸逗。供養庭闈。俛仰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爲吏。於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無易由言也。莫聞說也。比者數與其得逆左右。溫顏而愉。匪及論議。意者以其愚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已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而以言者。所謂干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問而以問者。所謂犯貴也。下懼二者之爲尤。上無一言之可議。如此則下之思慮塞矣。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者有詢於芻蕘。有不恥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爲容。倘蒙降鑒。觀愴怖。幸甚幸甚。觀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時。迪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以育羣生。以祇（一作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即生民庶物。哀樂榮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動作云爲。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若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若之德澤也。苟德澤加。號令信。利開而害除。民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幾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幾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主遭賢臣。賢臣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國既輔弼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則用何而相聖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務。伏欲聞其言而頌其實也。噫。夫惟宰相之官。陰陽之鑪冶。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以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蘇是相國立身以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與乎三公。鼓動天化。鉤深含靈。茂實蔵蕤。榮洋洋溢。烝民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一人有命。仲山甫將之。猗歟。實相國之謂歟。相國何以承之哉。切惟三年於茲。天下亦無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安。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者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內設公卿大夫。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議者則不然。觀一職之乖。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慮巫咸不能無過也。然議雖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信臣。文翁則理也。用東廣（缺一字）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三代以逼。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郡者或迎歲而來。逾紀而去。惡不加懲。善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立。和氣爲仁。沴氣爲災。人傷疑苦。則和氣不興。沴氣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人不修。一境罹災。十人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者衆。則沴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幾十境。而不薄邪近者。天下往往水災。是其徵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與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按察。邦伯牧長。責其親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士。吏事成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之藏否。國家嘗之殆殊急賢。旰、點首之上。必有欺吏。白屋之間。必有純人。（缺一字）不用。務奚以成。天下之人。必其而安之。天下之務。必其而成之。任有作職。是謂不朗。忌而不求。是謂害賢。宰相職也。在明二端。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偉乎稷契。豎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懼懾惶怖。幸甚幸甚。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成遺要道。罔思經綸。前化廢何。後法曹卷。何多誤也。天下之敗。則緣是乎。又漢有何武。薛宣爲相時。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公。又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齷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帝時。上日親萬機。考核名實。而魏郎之徒。總衆職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相國當所留意邪。觀念今人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舉魏郎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郎有聲。是時蹤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興行。觀樂覽漢宣之代。二賢之理。（一作鈞）故以言於執事者。竊惟朝廷用人。大若未盡。類崑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虛。多不厲已。有能愔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除。有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除長蹤。競久不遷者。偏頗。則（缺一字）（一作蹤）侯使卿大夫各付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展轉相舉。稽狀（一作伏）用人。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盡之選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剋也。責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用之當用。物且靡遺。況天下之士。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無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忽之也。雖然。大略在官人。其次保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故不敢復以兵問大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嬾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以爲狂愚。厥惟闕也。以爲庶幾。厥惟詳也。以有容德乃大。斯之謂也。咸戀於門。出沸屏營。觀惶趦趄再拜。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特達之操。藉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宏。博采兼覽。隤然淵乎。焯然乎。今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溫良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焉。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缺一字）君。宏道遊物。與時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戴盛名。負盛德者也。然閣下於藩之事。則既聞之矣。來朝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滅也。今天下不爲不安矣。朝廷不爲不和矣。運命不爲不樂矣。是知將誅者難以（一作其）說。將計者難以其（一作）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歎。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

規其長圖於人君哉。今天下所務所勞所畏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爲憂也、爲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知謀始固終。斯爲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爲民之命。民爲財之資。財爲兵之府。兵爲邊之守。其相藉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臣。入覲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閒閒。卽以已乎。伏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尙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庭事東方。閣在閣下。朝廷去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幸甚。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款。厥路無由。且懼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爲便。若有可幕。庶垂引遇。企踵窮居。伏俟遐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觀辭遠蹤德。曠囿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弓於北。或遊於南。秋夏逍遙。途極遐東。業不增奮。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擬議。無閒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昔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溢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爲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雄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尊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爾所知。遊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觀之趣也。嘗示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歷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賓文集卷四

安邊書上宰相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中華之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元黃冥成之心者乎。故一無故字聖人乘五行而九黨。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伐之師。殆鯀鴻鯀一作鳴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醲。周秦之閒。天下始勞。前有遷陽之棧。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閔知天命。連兵鼎鼎。至於逆三靈。掊生人。元元蜩螗。魁傑駿奔。始圖備閑之術。卒獲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鑑哉。漢孝武承業之殷。一作盛負材之雄。隆函夏。鮮黎庶。一作蒸將邪窮荒而寓不鄰。揚威四蹠。選發電流。歷載五六。而功忠相僞。訾一作訾譏盧殫。兵老聲仍。於時乃交和親之閒。遂奔命之勤。然己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畜之租。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乎。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討虜之賦不餘。漢之事亦萬祀鑑哉。噫、維皇唐操璿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潤。盡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周三方乂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蠻可俘。太宗元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勤。國家一能。虜滋新課。士死敵（一作失據）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臛折衝之賞。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吟（一作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旋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且（一作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塞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舉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法宮。左右進侯（一作退）。焉得知安邊之事（一作要）哉。雖無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退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曰（一作恩）。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欄不周而怨生。然寨卒饑徒。終自有之。患竊恐戎無御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勝。此所謂戎無御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於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衢。城適罷而寇衝。民未居而因拘。彎弓者御行。擐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者之產。將軍得外嫉（一作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御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將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折膠（一作相恩）。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一作

得）用周漢之策。範孫子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一作嬪）。曾國家思往年之積。垂不臣之姻。然聞猿報且數。貪婪無侈（一作厭）。而主上年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詩鄭人伐胡之誼難（一作擇）。探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蔑辱大命。天子之臣（一作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倖。復何以南面而臨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恐敢以乘同卽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中北之患。有霧靡之文。不願國家曠矣於茲。汙令（一作命）於斯者。皆嚴廊之亟。辰旒之威。而屑屑狂夫。疏遠孔父不諫之經。廉陪公車敢諫之倫。俾委輅輪貫。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還齋也。老氏間氣。性識沖厚。體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遁古。淮海勝焉。無不綿歷（一作邅覽）。內藉（一作把。一本有研精齋老三字。一本作形存方內而神沼）。太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武事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東析（一作身）。制度。配佐莊觀。巋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何。大麻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邱壑。桃源化為戰地。羽客條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一作缺字）。一丹訣。將適南岳。途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澂波（一作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以請謁。一見而斂衽。再見而傾綻。忘言相契。牟（一作盍）宣偶合。

於時先生遊（一作法）潘南楚。盤勛八郡。故江左連帥路嗣恭。其人宰廊之勁翮。鉅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三傑並蹤。復雅重黃白（一作老）。尊崇虛無。始聞先生。雅風委質。先訊以簡札。後聘以車乘。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一作遊）。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亦旅凡境。大麻十三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成耆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荊棘生焉。覩其儀像。塵埃磨滅。寒棄（一作蔑）碎於灌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足而四顧。徘徊而興歎。惜馳光（一作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丁壯。勠力芟翦。枝（一作枚）築頹址。增除崩榛。構長廡以柯梓（一作漆）。飾危殿以顏素。激引元旨。招攜道流。先生乃於其殿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工操斤。遇山建基。鑿石開戶。剡碣以植盡草。攢峥嵘以樹修竹。苦殿行徑。風吟步廊。巖生夏寒。林散秋色。先生方據梧清嘯。賓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隱所貴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斯是幽處。得非仙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養生。澹漠無事。機沖淡無威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噓嗜老莊之微言。先生洪之如扣鐘。人閒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一作友）。或所與過者。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元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庶輯睦。四夷亦賓。自後（一本有家國一）多故。皇帝旰食。二教稍弭。兵符競趨。深處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萃生之雨露。使匹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從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其有。臨壁抽思。善人某年月日記。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驗佐方面。公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尉郡。必以舊二千石將去。新股肱守未至。而歷虛編黎失業。狀吏得伺便。是以中司檄案賦食。貫支使餘勇。俾威之德之。支使下車。人以之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捲危葉。惕獨無告者。如枯穢沃膏雨。幽境不殺。所將發如問公之秩。則屈於邁郎。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母。然倘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發暉。束髮初冠。累受郡辟。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權右。寡援於鄉曲。陸行闕徒御。長遊匱資用。旬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斂啟。因自感念。嘗聞古聖欲濟先濟物。欲達先達人。卞和再刖足而不去。欲濟物也。甯息一辭首而不悔。思達人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甫、戴察並以才獲薦。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發。或以家貧而莫進。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翠吟動風。聚泣成沼。況秋節轉磨。竊心鑫離。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碌之類。難投奚為。惟公乘千將之利。挺荊楚之秀。方釣名之日。亢得路之地。觀緬欲逢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言等。執事誠肯微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資敷子之裝。備二京之糧。則公之德聲。日播千里。魯衛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豈止殺身而已矣。言用與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取我王稅。量其豐省。贍其所須。亦足別非常人有非常之事。將白於連帥。尚亦惟命。相時而制變。亦惟命。昔漢武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議仲

罄好禮敬賢士推拔下聚此實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思也公若輕財惜施輕士不卹使觀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涕唯唯而退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稻粟腐貫朽曾不賑窮貧乏而多爲典牘小吏狗鼠蔬蔬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卹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詞翰腹歌翅折不能達鬱而執事高視蔑有救心豈非輕士不卹歟且公波瀾在衷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顧筌否臧嗟夫常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念驗一作松柏公留意而圖之觀揖挺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明二十年矣膽薄不敢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己以此而食誠愧之哉面聞使君德宏列郡名載區宇翕歸人望灌動鵬鶚灌注我元造昭蘇我黃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爲屈焉觀夙疎狷之性執鄙大之志而不能與衆俗爭狎獨兀爾憔悴固事亦無可談然異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省相斥工拙相蔽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嘉王之略而不得騁反見疵瑕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觀者不少聊且收涕於裡束情置胸庶幾於鵾鵬不遠歌龍蛇也使君令聞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契其之一作秩人莫得而涯之竊窺使君善美雙著其善也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擅刑斬前守之苛弊若嗇夫之去草能於是民頌之曰雖有餘歷必遇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機貞明蓄山之蓋洞人之情鑒有所隱繡無遺形鬼蜮之振其音鑿鑿斯使君之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統留後事禦卒競勸疲民悅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嗚呼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屑人胡時依豈不爲歲時蔚之以水旱宦長墜之於塗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嘆息傳云自非聖人內寡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也以觀庸意尚抵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爲非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之右映編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爲盜賊觀誠守貧饉無卜式神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力但怒發撫鋒氣如鷹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與麗見天子借劍趨相門並爲民治國之計逐倚法尸蟲之吏使衛肯重拔客孔子長後生使君輒轉覽此書觀非寓言也觀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不獲辭謁迫以月盡於紀道路其程衣衾素單盥模倏勝惟有盧鋭委匣章編在篋滄洲目前風水相驚默默長願便塵酸心縱翥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黃寫言兢懼待命有期忌諱顧閒含宏月日觀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觀潔身屈缺一字一作躬身盜古立行師古臨事不遂見危必進乘此數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璽含垢暫留頃刻少物爲邊遂厭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髮衰飄若遭憂能傷性此人殆不全一作久生孤獨鰥子相向嗚咽嘗井臼蠶織共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視感之酸然常恨莫能爲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微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累人不哀者諒惟一作雖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綴狎非有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爲言昔荊軻徇燕丹之急聶政答嚴遂之顧載籍不朽以爲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翩翩賤質曾爲使君翦拂璀璨薄伎復忝使君眄睞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祿祿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儲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墳典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蓋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爭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勳潤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疇始闢桑柘初揆人識廉恥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沒惡爲絕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沖牛斗閑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恪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鑱之灰更然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愆於原黔汚辱於韓范惕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蓋冠而縱斷斂衽而肘露猶矻矻耽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益非常知事有廣與人有遠泰承使君喉唾拯此人溺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一作俱亡且宇內所注瀰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道得舞祿多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禁錮至弊名器被褻豈不爲主上無及溺之臣事小得歲刃自割也觀士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爲意雖聞孔璋嘗表代李北海死嘗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爲怪褒高蹈執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爾誠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佩率克有終使君豈不知此子不爲食蔽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伏惟審之然此人年五十僅有詞藻裘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俠少年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之次也蕭蕭健筆喋喋利舌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觀羅輒舒紙染翰輕陳肝肺無任情激不敢字缺一諛爲屑之士進盜金聲嘗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者倍深蛻戰

與張宇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發潛闕城具瞻不諛之書深蒙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振窮居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蕃生下帷、蘇子瞻股而已。觀於逗酒道跡。向歷數歲。蓬戶卻塌。侍親之側。其志未果。屈躬拙修。竊見有彼注盪。官朱利見。前任此邑丞。屬儒孤官。繼受三命。無賴令史。一本有前字。削除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久。求食無所。危於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及。悲涕交注。覩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緩踏珠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醑。特賞才識。且憐羈孽。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良深靦面。一作睿。敢不從命。其所上獨孤公書。錄呈上。惟少披覩。明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無上。畫聚寃氣。夜嘯枉魂。人人畏威。莫敢語歸。今茲書徧溢。奇之。但拙沼淨之志。蔽民如子。雖上若父。寄公耳目。固宜規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礫焦鑠。旱魃作厲。農夫憂饑。直爲因緣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燒桑林。焚巫尪。亦將奚及。不如疏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談。執事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爲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使。問三徑之客。卽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終不惠顧。則退臥巖藪。俟有知己。翹足仰望。以總指南。

代蘇上蘇州韋使君書

日月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蘇本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以免餓凍者。賴王公大人相發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往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蟄維不安。仰天椎心。抆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頗歷靡排。蘇何以堪。蘇知過矣。蘇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鋤蘇在此。令吏推責。反覆疑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閣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蘇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細如蟻蟻。一作細微若蟻蟻。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糠之長。胡及馬腹。況中鵠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蘇是用私遂微誠。庶被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蘇即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搖夫而後行令。自昔明主設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且今王上何愧於堯禹。一作唐堯。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蘇之失。寬蘇之責。使得擢髮。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收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蘇死罪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日月鄉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南聞書者、舒也。舒所情蓄於人之心。嶋嶋之萌。繫乎一言。郎中止水之鑒。不私秋毫。如月注東。不讓細流。圖南殺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蓍龜。考吉日。進牘於執事。所尙拙實。不張游詞。郎中爲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戴察。字彥夷。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籍者。目之以爲僑戶。異哉。書劍之子。而與鹽賈同貫。豈非當日闕明吏以至於是乎。其人因窮自立。家無一缺一家無一字。一作老父垂白。處妹未字。湫庭之巷。蓬荻蔽身。敝衣纖食。丐貸取給。累年舊賦。非出諸己。卽日數口。憂併溝壑。重於以一作官迫不聊有生。郎中侯服玉瑞。信有如是事者否耶。郎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艱困。凡在應物。令趨其本。於是鄉計之而白於縣。縣密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其年歲。差與蠲放。禹禹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夷乃借人冠履。佩人劍帶。時步蹠下。啓區區心。書謝其戶。祈與降殺。若何執事以爲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狀無可投矣。彥夷亦謂圖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聽之分也。豈同絳灌之列哉。不圖如瓶羊觸藩。進卻斯咎。乃高嘆曰。清源無增瀾。安得逆舟。嘆聲未已。淚亦隨注。侍者改色。浮雲爲陰。因感洗[illegible]

[illegible]

緒淒黯。絕無話言。立未俄頃。見有衣黃衣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夷曰。南稅方斂。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俾予肌膚。代爾撻責。嘍嘍叫怒。不容少安。彥夷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其父諭之曰。取爾常蓄之書。常撫之琴。賣於東西家。南北家。以其所賣。一作將以奉之。無令來客貽我之戚。彥夷唯唯。乃鬻一繒而與之。及將去也。仍誡之曰。後所欠者。必盈公喉。唾壁而取辦。於時霞妾敕豎。知爲之辱。況圖南六尺之士乎。圖南閉龜玉毀於櫝中。守者之過也。缺一字。而缺一字。彥夷不獲其所。郎中何以爲理人哉。彥夷乾乾之子。章句精篤。此土儒業。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爲賓首。溫良敬飭。殊有可紀。郎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睿炯徹。剛略定猾。刑賞之下。萬無一乖。當令一彥夷肝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爲知己。死且不忘。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夷之役。螻蟻之望。則決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爲之稱過。李斯肆辨。秦帝爲之復客。孫僑致誚。范曰爲之輕幣。江淹投筆。建平爲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以相寤也。今圖南此書。亦望郎中有戒績也。不顧郎中空寒暄也。使圖南事事無實。言挾於妄。則立伏七首甘棠之間。以塞深責。彥夷亦獲無咎。郎中愼勿恥葯。非之旨。克勤。一作懇懇。而捐其言。不爲之行也。謹遣隸人捧書跪獻。圖南伏竢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李元賓文集卷五

請修太學書

草莽賤臣觀再拜上言。臣伏想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敕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乎楩柟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詩衿之篇。人懋康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一作溢）。植物利不浩哉。今審覩斯壞。甚不然。嗚呼。（一作嗟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一作近）年禍難。浸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爲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匿。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嘆。至於博士助教。鋤耨其中。播五穀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頹廢。（一作塌）。（一作家）。磊砢屈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牧豎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漠漠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甚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敕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皋衡宣王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閒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蔑貢

之夫。不能應請周。發巖之勤。無以申（一作伸）元機。天下有倒懸之悲。齋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奸聖。賊可淩德。聖德威（一作遠）。不知其終。今覩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蓋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絲。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旌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竊海內爲傑。雖然。運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庇民之德。能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一本無此五字）。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虞興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慈醇醨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照。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造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屋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爲代之罰無法矣。今聖朝崇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一作織）錦（一作綺）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爲社稷之謀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一作充塞）。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理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而盡。今不養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一作盡）於中。則爲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源。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長久。熙載於登岡。願夫周督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臣觀再拜。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賤。（一作如一及第）。僕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議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晉。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與足下遊揚善巷。僕每懷殊節。不屈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己。是以昨壹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滅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愀然。頃乃能去。敬料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魂不瑣。僕衣不鮮麗。前無高車。後無蒼頭。蓋僕爲區區進次之人。而默相造。若使有一俗士煌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大丈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李生。斯過也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戲見辱以深。貧交數公。咱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乖違。夜來計減。請垂加食。罔至殷性。雖未執手。情虧顧意。

謹封名紙，以扞末分，書用直敍，拙而不文。日月某再拜。

報弟兌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晉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諶，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褰，躁機不來，競競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願遁旅而無聘，國俟時而尚遐，蓋能遷之盛，誠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明，乘龍驅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遠，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廣闊，土寨門民猶榮，戰陣猶我見其將遣我綴刮，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蹙成激心，卒無所開，秪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起，胡兵頻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奔，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閉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并，直與諂遠，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譏，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者，且暮之供，出處之廢也，而幸有一僕，貸之童，純裘而誠，服事祇勤，儲蓄以給余爲隸，以來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陬窮，有慍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吾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之操，則何遠斯萱乎，吁，我當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萱，何者，仲尼遠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適，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厭日時者，乃斯萱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我遠幾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缺一字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期之憂，寓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聞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稱，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愚一身，豈不盲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未傳，不可壁也，文貴天成，不可強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焉焉，無乃不修，繁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邠甯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朗甯都王張王一作公擁七尺之師，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莞，藩我雍畿，威邁乎廣漠一作漠，德邁乎黃綰，聲凌一作稱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益一作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咨之，因乃籠以形弓，賚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杖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朗甯之率一作卒，已杖鉞而日書一作而日書，日猶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甯，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逃之而已焉哉。

趙春王二月，河冰未流，東風始曉，優柔遠邇，被公軍容，一作公，盡率部，親率師，偏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識遊，鄉關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君一作軍，吏之職事者，進復於麾一作幾，又作旗，下曰，爲以是日賞功恩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實，哲師徒，實舊典也，遂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一作令，辰裕逆城，鼓於四門，旌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開，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與雷碩，會乎萬民，樓乎氐光，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甯乃鳴文武之吏，列而爲行，東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敷，賁育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士，次於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於是乘食而食，乘安而安，士義威之，優用醉飽，而御酒殺，是日朗甯軍中一作是日，蠻軍，無淫樂，無觀昔，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一作科，壯士之容，其餘管磬之讙，絃匏之繁，罔不合節，一作節奏，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秉光之長釋我俘，歸我俊，少壯重銳，老疾謳吟，嚴化爲祥，虜趨爲擒，洪矣偉矣，朗甯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夫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禦其屬，餘可以奮其情，故朗甯之饗士，蓋以仁餘，一作樂，其盧以和，彼之饗士，獨以殺歷，一作從，其歷以暴，騎之戰，武有七德，朗甯其由二三焉，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一作郊，上帝，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蓋有文行，忠信而從，朗甯之軍器準小之日取捐也，故不自審命，觀書之日，子之文直，長於記事，蓋知之，乃翹曰，邠甯節度饗軍記。

詩附

贈渭宿

寒晨威，一作上秦原，遊子衣裳，一作飄飄，烏雲裁萬里，孤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烟，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顧我獨不凋。

宿愛友書齋

臥君山留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飄飄，松柏中夜繁，久遊失歸趣，宿此似故園，林烟橫近郊，落月蒼古原，稚子不待曉，花開出柴門。

御溝新柳

御溝迴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長逢攀折客，慈見別離辰，近映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溢巾。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淑節詔光媚，皇明寵錫崇，具寮殖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利，物亦賴其功，蠻輸宜殊造，丹誠厲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

李元賓文集卷六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與焉。蓋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侍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囹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遂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綱。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祿籍。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盧宋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遂。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敢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道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樹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通儒道說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施訓。凡仁義信禮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於天下。爲羲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騈行之爲仁。爲義。爲信。爲禮。并行之爲德。愈德。離靖（一作靜）。爲道。故二爲儒之臂。四爲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雖塞而掩其本樹。難矣。則沖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擯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白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迷誼也。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一（一作寇）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視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人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暫暫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章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蒞是邦。生方尉於義興。褒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章公荅其人以禮。盛其居以事。揚其志以文。美焉哉。章公過生以善。生報章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南陽以大忠。子孫闡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焉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祀（一作寄）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趍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宏（一作巡）前軒。如靈斯乘。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章公驩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縣中宰臣常公以爲貴。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能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謂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報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弔漢武帝文 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聞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與築三山焉。飲露餐

觀希升汗漫激流延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殊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又處泉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兎莫延於旦金烏莫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一其齒不兼之業又理昭然帝者生本於觀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藪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虞堯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於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懷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刲膏割血爲飽暖又非圖林泉而學仙也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覩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覩日月高明有時虧昃珠玉貞潔不免瑕疵徘徊路隅與言而弔曰

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秦楚四葉重茂翹英蓉新首出羣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蹈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何才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和夫仙道魚處重川一作潭一作獸居茂草辨乎朝野一作市別以林泉日由且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鞅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祕殿者可以垂旋繞好清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乘景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異由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況夫小人唯唯悅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痛哉前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伐蓬山越海嬴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乃辰牙一作於一作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以臨爛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往寒來時移代久吉運將頹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視毫釐或不見背將爲而不知復知前故爲嗚呼嘻噓

高宗夢得說賦以溝默思道爲賢良弼爲朝

殷之哲王爲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悖而若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剡乎獨見之真乃俾庶僉訪其唯似之質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躋彼苔悅其神兮以浮假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斯人甚良倜身徘徊於巳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眉而抑揚言靠靠而無瑕目瞪瞪而有光觀其儀可用爲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百夫之防升降成若周旋允臧淑淑一作敘乎昭昭既寢不忘斯后克明承天之賚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遊夢無閡其中蕩蕩其表曖曖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上與天通傅說築於外而中合神契持緡向老諒殊渭水之涯負笮將疲久困傅巖之際說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說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說也策名歸主惟丁也受命於帝帝何言哉邀以元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說之居兮山之幽雲巖巖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敖中心兮夢之如渴兮如饑在茲兮匪茲一作如渴兮在茲如饑兮在茲耳想遺賚以索隱撫空懷而嘆思思之未得蘊居沈默其夢也則誠其寤也則惑其收之於野而寄之以國有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

之比蹤事不惟爲今之斯從委然成章有魏魏巍巍

鈞天樂賦以上天振聲昭昭有道爲韻

異哉天地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謂其有不見其有聞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謂工者足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間即乎天上齡如有遇杳若無妄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覽宸羽蓋之森集硉硉磕磕擂鼓擊鼓之相羅舞之者傞傞而匪解其疾武足提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書樂而忘味類宜尼之絕韶是知聆深極厚於何不有孳究其眞莫騁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駿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運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嗟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蹈浩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觀天樂之和羅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歎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鏘鏘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魄七曜爲之垂精而莫識其曲遂其情既覺既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道音在耳天神之彷彿猶覺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者也

帖經日上侍郎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侍郎知小子也侍郎方揚清上流觀方委照下風夫上流之清有源下風之行無遐借之於人事也有察之者昭昭有昧之者元元乃古人曰離婁視千里盲不見咫尺得非然哉用是越羣子之行薦數字之書排得喪之慎登萬一之途侍郎其或不見邪其或悅也得不言之而後退言之而後進安可空空而爲乎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媸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廟頌、白蛇劍贊、報弟書、邠寧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羽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弇沒胡中文等作上不問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觀書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諒於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且昔聖人曰後世鄙我者以春秋知我者亦以春秋夫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猶以春秋爲言者何也蓋以誼有所不加道有所不拘夫文人讀春秋求旨歸觀實悉爲文不敢越及來應舉知有此事意希知音遇以時知而有司多守文相沿今遇侍郎其特知乎且侍郎曰帖經爲本本實在才才不由經文自謬矣由經之才文自見矣本於是在不在帖是或亦所司以是賣人不然其恥耳今觀也實在洛日擊指揮古往來以侍郎爲文規以侍郎作監編中之通者不聞道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顧不復帖聞洛迄今先意知微則兩至之盧一章

是恤幸甚幸甚觀再拜

晁錯論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晁潁川人起於諸生舉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爲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忠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斷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閒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遂乃歔欷長悲蓋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隙蓋天之厤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旋復驗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其禍及先禍死矣嗟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恐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書新刊李元賓文集跋

秦濟生太史刊家藏舊鈔本李元賓集合陸希聲趙昂所編凡五卷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兩家失載者爲續編一卷附其末既壽於板屬加覆勘爲之卒業而嘆太史之善於流傳古籍也蓋舊鈔字句每與英華所注集作吻合洵稱精本而續編亦全據集作俾並存其眞又於相傳有誤如云第五倫墓畫中以章懷所引三輔決錄注證之實倫少子讀事不復易倫爲讀恐此等乃元賓本文轉因更正而有臆改之嫌也太史所刊他書矜愼類然爰藉是書之庶從事鉛槧者知所規則矣夫元和顧廣圻翹於石研齋中

李元賓文集六卷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貞元八年第進士。九年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元賓與韓昌黎歐陽行周同年登第。當時皆以能文稱於世。然元賓爲文。刻意雕鎪。終未脫六朝蹊徑。與昌黎氏之所謂古文者。截然如堯眉舜目之不同。論者乃較短長於辭質之間。可謂不知其類。昌黎當日倡爲古文之學。同時學者競以返古求新力去陳言爲務。然皆不免毫釐千里之差。深窺其奧者。惟李習之一人而已。是編前三卷爲唐陸希聲輯。外編二卷爲宋趙昂輯。續編一卷爲國朝秦恩復輯。茲據粵雅堂刻本重加校訂。考其異同。其有顯然譌奪。卽爲補正。文凡四十九篇。其大凡已具於是。五卷之末。僅附詩四首。據本集上奚吏部書有放歌行一篇。與趙員外書有詩三十首。韓公與人書亦云。觀有別吳中故人詩六章。今皆不可見。然則詩之亡佚者多矣。光緒十年甲申六月二十七日。王灝謹識。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 外集 補遺

(一)

李德裕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論持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際二典存焉夏殷之際厥有訓誥自崩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緜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筆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華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漸以徵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揚雄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翔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册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邕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塞寰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臺杜元機允厥神度每彤墀奏

鑑別承天睠帝亦請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敎咸覩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遡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楓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肯備朝廷有禮華夷逸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册封域無虞天子愉然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章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衒之北獵鬻牧居因饋憑陵估桀强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腐腫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蔚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艱世未平至於漁陽帥張仲武播除僭亂戚獲仇讐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咸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桀乃敢揚聲逆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疑恩神武公累辭奇謀且言曰重耳在褒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蒞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汚俗若是可恐孰不可容沃心無疑遂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澤水雄兵當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鯨門叛將潢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尙固識能兵者蚊聚歸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魏師帥分宗室是元祖勳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報仇讐則是奬彌牟遂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聞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迅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醉果有軍書奏聞戎捷砥廣周鉞永淨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塚非蚩尤之肩髀歡聲雷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獻款輸貢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墨伯仕之允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册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儐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雙瞳得之者可以殉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筒如飛時有急宜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旋扆當乙夜寢書之際未嘗不稱奚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飄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耶歲在乙丑華公帝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塤浮圖之俗偃兵反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覽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摛文質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

蔗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桑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奉皇王之盛爭、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遺先書之業、歎高手之賢、慶周旦諸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所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闕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誥、奏議、碑讚、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遷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城、纘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投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遠、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彰、日赫於晝、而乏清輝、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希焉、南則瘴風寄鳥之爲厲也、北則繡戎黠虜之爲患也、如洛邑成秦者幾焉、雖欲不得之以馳騁、肆眉不授之以著述、如鹿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賓亮周室、成著大訓、克爲元勳、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廊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蓋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蓋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總目

正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補遺一卷附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目錄

卷一……一
上尊號玉册文二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并序
卷二……七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異城歸忠傳序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卷三……一四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卷四……二二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琯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故幸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逕哥舒嵩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肯綽洞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卷五……二九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嗢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嗢沒斯等詔
賜忠貞詔書

與紇扢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進狀二附
與黠戛斯書進狀附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
賜劉沔茂元詔
賜孟佐詔意

卷六……三七

賜石雄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附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附賜何宏敬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
賜綿逵鎮密詔意
伴歸義軍敕旨
晉孟州敕旨
李回宜慰三道敕旨
賜王宰詔意

卷七……四九

卷八……五九
授嗢沒斯可特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授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屢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嗢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賜姓名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盍佐與澤潞三軍書
卷九……六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崑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崑鈞書
盧鼎楊弁敕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卷十……七九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舊刻篇末有會昌元年等六十六字今刪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舊刻篇末有會昌元年十五字今刪
宜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論朝廷事體狀
卷十一……八七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後朝賀狀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駁諡法等大事狀
請改軍子大都護狀
論丞主上表狀
卷十二……九三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御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李珏陳夷直狀三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駱駝狀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舊刻附批答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請淮南等五道置莊奏船一作船狀
論兩京及諸道悉田坊狀
卷十三……一〇一
論田牟請許党項羅復回鶻嗢沒斯部落事狀
請崇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回鶻嗢沒斯等物詔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論嗢沒斯下將十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請賜嗢沒斯槍旗狀
論嗢沒斯家口等狀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論嗢沒斯所詣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卷十四……一一一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條疏邊上事宜狀
賜遣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逐如前
請發鎮州馬軍狀
請市蕃馬狀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李思忠下蕃騎狀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卷十五……一一一

論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李盡佐冀城駐軍事宜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宏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盡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二
李宜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請賜仲武詔狀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論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仲奏賊中事宜狀
請測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歸道遠軍狀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卷十六……一一一
請遣劉使至天井寘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宜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寘氏行營狀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李宜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論堯山縣狀
奏破邢州藉鎮縣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慰邊使劉濮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卷十七……四

論遊幸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軍狀
論劉稹狀太原狀附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二
任畹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續得高文蟠賊中事宜四狀
天井關氏事宜狀
洺州事宜狀
回鶻事宜狀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卷十八……五

進待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橘賦狀
進西南備邊錄狀
讓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答詔附批答
讓太尉第三表答詔附批答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册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賀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卷十九……一五九

謝宣示嗢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逵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敕撰狀
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
謝贈故幕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謝賜讓官批答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附宣文
謝賜錦綵銀器狀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表狀

謝恩問疾狀書 刻附宣文
卷二十……一六五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諸寺僧尼表
瑞橘賦 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門與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過風書是詩蒙呈二相公
宴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別集

卷一……一七一
貢冶賦 并序
賓桐花鳳扇賦 并序
通犀帶賦 并序
鼓吹賦 并序
白芙蓉賦 并序
重臺芙蓉賦 并序
山鳳凰賦 并序
孔雀尾賦 并序
智囊賦 并序
積薪賦 并序
欹器賦 并序
蚍蜉賦 并序
振鷺賦 并序
卷二……一八一
剛泉途賦 并序
偽年賦 并序
懷鵝賦 并序
觀釣賦 并序
斑竹一本有筆字管賦 并序

柳柏賦 并序
白猿賦 并序
二芳叢賦 并序
長途賦 并序
知止賦 并序
劍池賦 并序
望匡廬賦 并序
大孤山賦 并序
項王亭賦 并序
卷三按舊刻以下兩卷附王播詩人酬和詩又載崔蔚等和張尚書詩摺等人無足取和張尚書詩尤與衛公無涉今俱不錄……一九三
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
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舊刻附王某和衛公詩
奉和太原張尚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舊刻附張尚書詩及崔蔚等和張尚書詩
奉和京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贈圓明上人
贈奉律上人
戲贈慎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長安秋夜
清冷池懷古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舊刻附元稹等和衛公詩
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舊刻附沈傳師和衛公詩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寄茅山孫煉師
又二絕
題奇石
送張中丞入蜀從事
懷京國
追和太師顏一本此下有魯字公詞一作刺清遠道士遊虎邱寺一作詩
東都懷古二首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雨後靜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秋日美晴郡樓閒眺寄荆南張書記
故人寄茶
卷四……一〇一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一作和王播道故居感舊　舊刻附王播和衛公詩
題劍門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一作房公西湖
重題舊韻附鄭絳等和衛公詩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慕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闕
早入中書行公主册禮事畢登紫霄閣成詠
題羅浮石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列
紫垣職遊內署兩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桑荷雖多同感弟何極因寄四韻奉寄
過偈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雖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
列高位淒然懷舊輒獻此詩
惠泉
無題
題冠蓋里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謫嶺南道中作
到惡溪夜泊蘆島
登崖州城作
歌篇三首闕前二首
卷五……一〇七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卷六……一一三
與桂州鄭中丞書
與姚諫議郃書三首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卷七……一二三
掌書記廳壁記
舊刻此下有鄭平公新置貴耀院記三重記二首尊崇老子乃李唐開宗其三重記中尊老君尹
與人與宣聖並列尤爲不倫今俱不錄
重寫前袁州五長史真記
懷樑樓記
元真子漁歌記舊刻附漁歌五首
祭唐叔文
祭韋相執誼文
卷八……一二七
丹扆箴六首并序
舌箴并序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劍門銘
圯上圖贊舊刻此下有大海集贊
卷九……一三一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

平泉山居草木記
金松賦并序
靈泉賦并序
秋聲賦并序
牡丹賦并序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彙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喬從事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柔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獨道茵一作蔚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彙贈陳侍御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卷十……二三九
思山居十首
初夏有懷山居
張公超谷中石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
伊川晚眺
湓上喜見新月
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雪霽晨起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李宦三字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重憶山居六首
懷伊川郊居
晨起見雪憶山居
憶平泉雜詠十首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章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書刻別集末附錄撰寄詩十四首又載劉談錄賈氏談錄河南尉五代史記平泉花木四條奇麗異石頗形豪修有累相德不足示後今并圖

外集

卷一……二五一
爽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帝論
漢元帝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裒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宋齊論
卷二……二五九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卷三……二六七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侍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卷四……二七七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衷疑相論
禱祝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書刺此下有周秦行紀論一首後附牛僧孺周秦行紀按周秦行紀荒謬無稽有云爲衛公門下士所作以罪衛孺者論亦深文醜詆語嚴太甚厥旨之見不足示後今并刪
梁武論
喜歡論
補遺……二八五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與點冥王書
處士李源表
請宜賜鶴林寺僧盈號奏狀
請罷呈榜奏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論喪葬踰制疏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詩
上巳憶江南禊事
北固懷古
汨羅
嶺外守歲一作李賀樂詩
訪韋楚老不遇
題柳郎中故居
盤陀嶺驛樓
鴛鴦篇
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一

唐贊皇李德裕

上尊號玉册文會昌二年李敦撰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嗣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一本無李字紳、及文武百官、一本無及文武百官五字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一本有及文武百官五字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雖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鬯光耿四海元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周盤於田不遷於色自圍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嚴名實攬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滅質挖嘉瑱敕秦乙滌正臣以端治表禱故老以求箴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

穀登省刑罰而蓬孛消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照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華黎威震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率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鼎收霜爲之反不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霧和景晏溫卿雲細縕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弁之倫暨藩侯邦伯黃髮胎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默天睟輝光日新大矣孝照四極爰臻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燿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慴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勸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薄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上尊號玉册文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一本無崔李鉉、及文武百官、大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殄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聞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蝗蔽天先帝戚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遣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佞倖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婦交去輜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堞滅攜國款塞質帝女憑海賴有猥願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搴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荊榛鬬鬩幘碎轅輓六蠻遁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輻輳來獻而又奸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鋒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兵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發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搖雲鼓一作致迅雷而破山任馮翼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寇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嬉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幾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

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祚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於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般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土度。玉一作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眞容讚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正。以精蕩祲。以道勝殘。故得風雨時若。蠢螟歲息。銷蓬孛爲休氣。驅戎狄爲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窮伐濫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蔵蕤於圖謀矣。皇上以爲大禹敍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繪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齋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豈昧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偃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也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顧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繪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彷彿焉。末臣奉詔。敢瀆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猃狁。朔漠銷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祲生壺關。蚩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甯。萬機益勤。爰命彩繪。載模天眞。屈圖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絪緼。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宜光孕靈。虞熙載頌。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蘇朝日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來敏撰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愼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乃敢瀆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容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悔。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勳。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謂臣所以不敢望於淸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辭。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蓟門。果能精誠奮發。領慮偪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嘆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

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詳矣。暨薛延陁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雕之士。親護戎旃。亦由光弼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旣殄大憝。乃時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絹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繡。冒我金屏。悅和音。厭珍膳。鵝鹽上腴。百有餘年。旣而桀驁無親。天命不佑。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饑。畜產耗半。黠戛斯一本有戛字。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憐靑冢。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元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感丐我米糴。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頗房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驁。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稱亂厲階。爲嗢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逾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發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亙幽陵。伏精甲於松楠。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髡僕。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淸、左敵禹、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遂遂而不食。戢以纛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勤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於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驚。勢摧枯株。如搏畜兔。蹟躡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衆服聽。悉數傑衆。谷靜山空。旃有孑遺。棄駞駛驟。風澤而散。旃牆扇幕。布野畢牧。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祀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氐戎一作羌之衆。陳湯搖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物故。或邀功抹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淸廟。顧視二漢。不其愿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濡剿。因命爲冪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諜。臣回鶻嚙聚。靡不鵠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論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一作盛毆難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新朝而遐。撮銳解紛。衆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徒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遼遐。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稍兵解仇。交質自固。約齋深入。護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一作不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計縻縻不逾遐。嫁之使。約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藏戮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竄。方獵猛敵。不慙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襄以日逐歸德。稱爲

人瑞。班固以稽落遂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慴。乘其壓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飄摧。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郡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扇孑。丐我邊糧。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邪支覬詞。猥顓朔野。伏莽見麤。鴈門之北。羌戎雜處。濺濺羣羊。茫茫大鹵。縱其鳥騎。驚我牧圉。梟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淵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一作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蚩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幕之野。蚩尤未緝。俾我元侯。恢宏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攘烽。亭徼櫜弓。萬里昆吾。一作夷。九譯而通。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儲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將嗢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尙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嗢沒斯特進檢校工部尙書左金吾衞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酋帥徧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衽之人。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列旣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丞單于慕義。呼韓來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君。誠契感通。斯爲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纂元宗、憲宗之遠略。英才天縱。武節霆驅。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定之志。屹然若山。自嗢沒斯歸款。剋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略。盡出宸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握樞。坐知千里。諸將無褰旗之效。羣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定而載物。惟大君體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盛中興之業。嗢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稟正性。生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爲虛。流亡徧於沙漠。僵仆被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部。惟嗢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拔自猥居之山。顧拜龍顏之主。封章懇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爲邊患。嗢沒斯晒布誠款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徇。歸大國、明也。叢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具此四美。是謂誠臣。昔仲尼知曾參孝。因爲陳君臣父子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嗢沒斯忠。爰採武義一作功貞烈之事。以爲歸忠傳。則聖人善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迺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自獻款、無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嗢沒斯方欲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於篇首。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歷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粹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焉用騏驥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麗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遠於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忿其桀驁乘彼蕩覆於是破龍庭焚穹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元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乂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覩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耳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祕書少監呂述往莅賓館以展私覿稽合同異覼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韋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繪事敢效率服以冠篇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三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一作慶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厥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壼莫偕況誕我嗣君纘承宣宗一本作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遂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宜示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寓名豈尙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徽諱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旁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況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冥數叶於祺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爲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奉敕撰

敕自古令一作哲王撫甯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壽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勳力豈忘予懷如聞爲黠戛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蔫綴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窮請命未有所歸每念艱危載深惻憫今欲救卹窮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罷警前代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其安輯離散漸就漠南再復舊疆永言恩好宜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用悔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爲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鄰黠戛斯潛師彗掃穹廬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荊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邊陲朕深念衰殘尋加賑恤每陳章表多詐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釁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鬬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爲寇盜不恥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貊之騎以爲前鋒羅翎原注、一本作鈴、或書陳湯傳、羅鈴侯之族、侯之旗弋彼在穴短兵塵於帳下元惡軼於轂中況乘匪六蠻衆幾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畏亟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甯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撫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寧良用欣感其回鶻既已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一本有使字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厚賞給續次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等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舉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撫護之恩郅支單于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鴻鵠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爲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劉稹制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昔之樂趙家有奮勇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故昭義節度劉悟頃居海岱實列爪牙屬師道阻兵王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蔡招致死士固誰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寡戾氣動扇剛一作坊胥鳴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遏驕恣一作鳴兵符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殺之請豫駒爲樂一作唤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

自居。孫遠頗聞於巴蜀。一作梓州。大一作將。受亡命。妄作妖言。中伺朝廷。潛聞左道。輒謀動一本無輒字。謀動作挂機。戎師一作帥。屢奏陰謀。顧若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一作自。察。暨乎沈痼。曾靡哀鳴。猶駐將壺之魂。忝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殺壹。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爵、并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成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顧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辨解。卜式樸忠。未戰而義形於色。況成德軍昔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一本作士氣。方酣。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覓殲師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創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一作心。必能裂鄴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吝汝二帥。朕尤注懷。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元逵、宜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宏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潞府、羣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祿續煥於洞亭。鑾輅巡游。金石烈一作刺。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勵厲。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咸以善道。宜勸朕言。凡棄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執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惟塞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故得其主。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一本有陳字。與行、劉沔、一本有王字。茂元、各務遏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邱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彙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奉敕撰

敕。淮南勁兵。伏櫪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彙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算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彭樂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顏行、茂元。奠遏定居。驟聞三捷。顧言奮旅。方展六奇。遂屬爽秋。暫罹寒潰。誠威重之可倚。顧臥薪之未任。是用故宮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無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險。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昔東漢中興。匈奴饑餓。臧宮請命。將臨塞圍。劉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鬻饑。種落攜貳。紇扢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庭。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勤力。諭以呼韓款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漠南。方議賑贈。屬可汗久嬰沈痼。曾長異心。雖隨畜產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逾盟。邊將戎臣。屢抗其疏。策蕃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樊敬之善。懲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以踰時。況朔野沍寒。有戰寇之患。陰山徑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卒。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羸之逝。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遐遠圖。宜恢長算。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繄我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鳳雲威契。殺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寇。戈鋋亟聞於彗掃。牛馬殆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攜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閉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既率服。甯忘懷柔。況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盡遠。介以山川。隨敵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單于。異道而征。一作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予剛勝之策。在舉毫釐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猖獗。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彙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四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禹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王元逵。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去病之略。無假孫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屬掖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繇直道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宜士卒上樓層巒。削成垣壘。下臨平壤。壹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擂困獸之鬬心。挫螳螂之怒臂。棄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登彰臣節。彼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爲兵。聞吾帥之風。椒蘭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爲善。嚴壽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鄙。宜佩相印。是用命爾。升於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爲魏相。賈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弄名器之重。曷害虛受。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威激而成功。勿遲延而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使。散官駙馬動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昔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爲三軍。破於英布。光武料敵。非劉尙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昔絳行營諸軍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仗義。沈密有謀。近者、被羽先登。率旅深入。翦彼蕃戎。碎其穹廬。勇則一作乃冠軍。威能振敵。屬壺關連命。羽檄交馳。命征虜率公之心。思成皋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六乘之傳。燕平馬武力戰。爲衆軍之鋒。朕以查佐、早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一作爵賚其碩望。任以指蹤。鄧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祜之守吳會。不必一本作身不。自行。罷戎役以會朝。待寇甯而撫俗。親授方略。慰彼蒸黎。爰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以家爲。勿遑天幸。臧宮保於常勝。實在貴謀。敬聽朕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昔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太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國史煒煒。奸邪所忌。驍鼂於時。曁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執見。其喜愠。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沈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常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龍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鄧侯之墓。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穆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永言髦傑。宜蠲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爲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於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蕣華由其不採。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畢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爲災。躐步爲蹇。朕之眡倚。方固初終。任以建牙。暫去嚴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之間。方期永年。爲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於心。是用綍以褒章。載之簡册。言念舊德。尙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茲縟禮。用慰幽魂。

贈崔琯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龍。乃眷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琯。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於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徵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於朝。羣公登視。證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於白首。厲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於畫卒。舉茲盛典。用綏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吏。晚爲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啓行。大旆臨境。嘗陟羊腸之險。嘗辭馬革之勞。來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烽火之莖。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剗漏。遂堅枕疾。莫展良圖。伏波之壯勇一作志。不衰。呂蒙之療羅無及。日未恒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苟之鼓旗。徐顯而返。聞祭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袞斂。勉爾軍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柯武王嘉區區以一貫陳江河。用殘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危。其祖太子少師綱。睿謀大節。炳於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躬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阽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遇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遷揀。惟爾苗裔。雖有千遺。昔庭堅不祀。臧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句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甯。乃眷維州。實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嗟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實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靜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率弼上言。以魯公藏罟。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於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既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通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讓讓之術饒靜其淨。前王令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奧區。朱邸初開。貢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爰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貫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歎。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僉。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融。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敕。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況朗、璜近因陛見。乃號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志誠。昔岐版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耿況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蓋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意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恩。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敕。宜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遇前良。況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衡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廉。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宏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敕。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標其勁。臨危自裔。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名城、列於上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才耀奇而穎出。智釋結而觸解。纏悔是寄。益德冠於三軍。騷勳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孫謀。載揚休問。近者、祿生叠伐。盜起汾川。保信都之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狎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於大原。文侯舊壘。千木遺風。以節概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績。以保令名。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度。常好奇功。自爲攻拒之書。尤運權摩之術。淬其智刃。斫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備嚴之稱。既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事。累見誠節。今以玉壁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爲。不胄而驅。效葉公之入。勉於盡寇。副我知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五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寓宇。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總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扢斯所敗。加以饑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議遠圖。今先文誥。故蒙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以來。推誠向國。往者中原有難。助翦羣兇。列聖念功。每加優寵。甯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遣縑緡。恩禮轉深。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遂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遂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惟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址幷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迅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冀令彼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於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

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幷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 幸宜譯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廢。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一本作邊將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幷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墜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示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東縛嗢沒斯送歸者。嗢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協良謀。況前代以來。蓋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幷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曾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開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塔。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甯。卽卻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幷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惟以好生爲德。不願黷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紇扢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歉。給其糧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

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尙屯近塞。未聽還蕃。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宏。亦所未喻。日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雖擊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倏來忽去。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搖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覘蹤跡。實懷馳突之計。況昨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蕃渾牛羊。豈堪驅掠。黎庶何罪。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翦逐。以雪殂謝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己。甯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厚。（注：一本作人。）必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不能違阻。可汗寄自詢問。遠擇良圖。無至不悛。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 李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涉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敍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旄。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裘蹔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國。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親。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至蕃孳。回鶻託以私仇。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興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掠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雠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蹔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青叛回鶻敕書 李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悉虛實。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爲親戚。協德同心。常爲藩蕃所羨。故得邊候不登。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漠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惻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略。竭效忠誠。安靜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甯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蕃。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得虛詞。彗禁戢師徒。勿爲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諸鎭不許交兵。卿宜曉喻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嗢沒斯特勒等詔書 李宣撰

敕回鶻嗢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頡干伽思、於解亦阿欲干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害伽謨略摩嗢、將軍諦略等。天德軍遞所奏表至。再三省覽。爰鳴良深。彼蕃自忠義戰伽可汗以來。代爲親鄰。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朕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來告。況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遭嗣澤王溶弔册。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卹鄰。豈忘令典。方圖鎭撫。以命使臣。今又知毬昆等五族。深入淩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大漠之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毬至忠。託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朕既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須深明朕衷。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奏。佇聞誠願。綏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勳。秋燕。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回鶻嗢沒斯等詔 李宣撰

敕回鶻嗢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烏離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予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饑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況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之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鄰好。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蓋欲深全國體。豈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無遂於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舊例。須待可汗遣驛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册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 李宣撰

呂衞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戢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悛。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頗立奇功。請退渾沙萬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敕處分。今令左衞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略。卿宜每事與宏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爲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甯。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彗令高品、駱遂、秦權、豎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續奏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六

與紇扢斯可汗書 李宣撰

皇帝敬問紇扢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寓寓、子育羣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肇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塞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沈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內定蕃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爲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宏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繼奉丕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渠、蕩遂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勤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猜阻、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淩蔑公主、頻擬傷殘、驅突邊城、敕諜交爲、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譟張、使囊牙帳、廢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用欣慰、可汗既爲讐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敢抗威、身蹤陷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兼禮義之心、重親鄰之好、朕深用感歎、至於涕零、公主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況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鄰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能警弓矢、戰鬬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算、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後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開將相、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溫仵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匹、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讎公主之屬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驚鳥、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旨、眷言勳績、深慰予衷、朕獲奉丕圖、撫寧萬國、豈望化孚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孺覆、愧漢宣兼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爲可汗宏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邪單于以邪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後漢單于、比以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漢南、遂致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覩、況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頻加冊命、昭示萬方、況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繼避、朕以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況堅昆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命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仵合將軍等皆論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篤路之金、舉留犀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業、雖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

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此則蓄養戎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三二十人。便卻興復。雖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顧更廣威略。遙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愛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卽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逋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閤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於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的是堅昆之炎。恐須粗言梗概。未可明書。今已依宣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嚴晨。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與黠戛斯書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謀德伊斯難殊至。覽書、并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稱君。稟耀旄頭。分天衢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仵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自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況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維先恩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卻兩種間惡刺。此之一事。實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穹廬。大雪讐恥。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輕悔可汗。獨不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況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盡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敍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邊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原注、一本無是字。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協

一心。諸德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册命。故先遣此旨。令彼國明知册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蕃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誠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逋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盡不闕遺。兼不爲文言。遣其易會。緣册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册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約。卽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爲允愜。謹緣上進。未審可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昔絳密通王。歲地當樓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爲我砥柱。每剿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導款遊刃。永言勳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爲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恩。惟此爲報。今者、繼近半歲。未曰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既平。天下無事。從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弁首爲猖狂。扇惑亂卒。今卽身膏斧鑕。及妻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既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遠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壯圖。副茲厚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豎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嬈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亂。自擅兵權。稱威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覆滅。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二人。販賣國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敕處分。如爾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戮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裴問、王釗、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奸人扇動。原注、一作惑。妄生原注、一作饒。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賜党項敕書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孳。穡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羣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冤。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睦。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憤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

力勵除。深慮玉石兼分。善惡同斃。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卻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實有冤濫。政乖公平。並遣憲院奏聞。朝廷必爲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敕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勤力。平甯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撫愛。亦既輸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猥顧塞上。冀首雲中。聞有懦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逗。朕祇荷不圖。撫臨萬寓。一作國。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惡穴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驕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原注。一本作先軫。背秦之惠。晉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爲巧詐。卽須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旋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卿自總戎麾。累羅狂寇。英威所震。桀驁皆從。仁義所綏。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轂中。豈謂黠虜之奸心。尚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逋逃。遠擒虜情。必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況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還練勁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師。卻入東境。候卿本道成功。卽令歸鎮。經略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子遺。卿先發馬步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卽宜追赴本道。同力翦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況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鄰封。臣節昭彰。超邇稱歎。淨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懦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羸憊。昨士隣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逃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隳其門風。當歡悉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還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任用。如妄自制留。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祿。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略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沈綿。深慮將校異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師。卻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務

卿長才。列於邊備。邊境戎事。悉以付卿。宜深體朕懷。勉宏方略。控馭朔塞。爲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誓衆。今則其時。況蓐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元逵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既以扼咽。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欒伯之遲延。且不副於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遠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總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殺懷之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拳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況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爲貳。吳漢征蜀。劉尙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瑾。近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擒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今賴自天德。與卿副領諸軍。卿宜還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儻能挫覆妖巢。亦自勳歸元帥。勉以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七

賜石雄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鷙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魂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戍軍之候。龍廬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宏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纔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慶軍。常先士卒。既爲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甯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皆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卻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充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指揮諸軍。未即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切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殘暴。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日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論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懲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丕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逢詔意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并敕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盛城。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轉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隳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率齋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闕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澤青變詐最多。劉悟頗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僞。深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剋期會入。李石雄、王宰、已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將弋在穴之妖。鎮衝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偽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況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勢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夷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燹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翮。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妄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偽詐。因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戮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今在太原應接戎事、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糺合征師、乘隙一旅、追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爲便近、已詔元逵出師五千人、爲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搖心、宜速與卿本道都頭、密意勸諭、與清朝計會、掎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健、禁錮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絕鴈門、遏其歸路、卿便須出軍掩襲、勿遺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軍、允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洛未靖、光弼以上勳元宰、移守盟津、即知急病救艱、因事爲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爲吾雄屏、殺求威望、將以撫甯、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勳之日、還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原注、一本作掎角、掎角之形、分常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僅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宏方略、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城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況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游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檢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泌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卻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豈不驍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略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餉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今戰鬬、闕人、今爲卿方圓、所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稟、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夜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賜石雄詔意、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黃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宰詔、於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荷雖兵餉、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卒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既領節鉞、自有土地、并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等於施柔、皆自樂從、然亦在制情、不令擅專、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

得遣回、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原注、與彥佐等詔同、向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鋋氣肅、擊牟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翼氏、頗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牢、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吝、然人生若血、杼軸其空、朕既爲父母、豈有坐延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況卿當道、頃爲虛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虔劉殘憤、士有鬬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殺其精兵、不令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何宏敬詔中、改朱抵邢州爲未過滹河、況字以下、改爲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除帖有懷留陝恩養、遠離周歲、固切師心、當早決機、豈宜玩寇、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在其攻、緣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緣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救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掎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勳、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孥童、致茲暴陵、然猶犹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甯、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體朕懷、早圖戡翦、上奮勳於宗廟、下息患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棄弓矢、保乂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鑒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閉、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爲援、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爲彊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爲桀驁、因其入塞、曾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卻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屬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讎、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儻彼國戰未定、自有黨讐、一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甯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爲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

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濮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顧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旨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羈華風。頗留京邑。俾參琨衛。用報勳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協義心。所宜優寵。況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翻。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敕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擂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爲要害之郡。令所制置。豈限常規。積萬庾於敖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爲望縣。其河清縣卻還河南府收管。縣官等並準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宏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逵、宏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梟音。敢懷猥顧。迫於饑窘。復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勳。解甲來還。免彼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葬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一作共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書

卿頃莅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而歸。蒙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塡壕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宜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皆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勵。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八

授盧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嘗獻籌。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宜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嗢沒斯特勒、倜儻嘉義。深沈有謀。缺罷之生。超千里。鷙鳥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於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戢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負衆。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輝蛻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其文彩。不有豪傑。孰啓壯圖。嗢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鈐。自強之心。誼如敵國。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協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七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域。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旄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敵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親其酋豪猶吾赤子鶻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廟面歸款得不撫甯況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鵰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來附北邊願削衽以綰全且褰弓而俟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禍昔徐盧款塞即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髮榮以彰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稅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爲我信臣

授嗢沒斯故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仰惟前典嗢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稱良將之材常佩明王之紱附於絕塞歲已再期乘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髮服始列牙旗自我加恩登聞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漠北平太守李廣北狄避之號爲飛將顧其苗裔頗在龍庭美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韡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爲令德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住在龍庭常爲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鄉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率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志可爲竭情昔戎狄蔚盟良由孟業呼韓率服始自秩雷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蕃族錫以嘉名漢錫祝侯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嘗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於禪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宏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鹽州豐牧馬副史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關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攻顏良於應蓋側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倜儻秉心堅正且聞誓翦爨寇不以賊道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衆驥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鵰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乎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指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干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開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捲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殺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

家撫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懷便遣入朝覲皇帝不許當勵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寡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禾登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一作如怨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恥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遠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殺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特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烏徒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邪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心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遂命卽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款與二國之禍稱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儻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審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靈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葉羅葛九政原注葉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顧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廐馬自取般次恐諸蕃刼奪須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禽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依前自遣驅馬般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嗢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憶順於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況嗢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嗢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漠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遠則朝廷欲疏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爲強實所不悅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稱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纔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紇扢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干還悉不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爲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于綱紀。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者入吐蕃國去。即至吐蕃。皇帝自覽表章。頗深參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勤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乞吐蕃。儻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驅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饒饒。兵數無多。強敵偪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恥遺城之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乞吐蕃。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乞吐斯即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遠怛等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逢著回鶻即殺。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著回鶻一人。無可殺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善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與廢在天否。泰有運。乞吐斯以寡爲衆。以弱爲强。豈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禍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恥。實亦諸蕃輕笑。儻乞吐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策。幸垂採納。恐要見乞吐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爲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蔡。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碁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思頓雪前恥。再取美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帥。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鄰。素欽風儀。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宏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羸憊。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紊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鋈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二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問。翼得實情。姜鋈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廳。實見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日將妹壻王再晟被發遣山東、充邢鄆鎮佐軍虞候。蓋見女壻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父。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父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叔父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父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父職事。姜鋈、梁叔父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稱本軍壹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因難辨明。今公等表章仍云、故使初奏疾病。姜鋈梁叔父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且言故使尚未亮者。事已如此。自是公等行

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爲。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朝。羅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省使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爲含忍。詢訪百僚。朝廷大臣、藩翰戎帥、切齒憤惋。如報私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眞、武略忠誠。復總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屋瓦皆振。鼓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尚在。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虔休代之。追李相命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勳。成澤潞節義。遞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懲王制。豈有從諫。彼愚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以劫脅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捐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狠成性。包藏奸慝。逗留兵機。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勳上元。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軍慎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驕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臣之鬼。食佐忝受明命。總彼戎師。感歎之懷。寢食忘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福。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奇策。以副深心。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舉至承二十八日書誨。承郎君自知愆負。思保生全。望闕披誠。所天請命。遠遇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求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驅楊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慈惻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羣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況國家自元和以來。累剪叛臣。至於事迫計窮。猶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鄭子勳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任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繼承寵寄。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慍之德。安輯疲人。想彼衆心。必當感悅。況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與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以心腹之寄。豈謂移溜青蒼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惻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懵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豈非王臣。劉稹祖父、病我憲章。實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於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順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揚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者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幾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茅土。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儻鼻戮劉稹。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灼之虞。固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勤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遭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高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翼拂提攜。道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閭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斬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縱丕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尙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蕃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入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徵有損傷。即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丕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丕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尙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鴆毒。切望思之。臨楮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比者牙帳注、一本有內字、兵馬使棄累代之勳業。爲四海之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戮於人。昨打聲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密報云、官軍二十五日奔潰。雄縱報、王尙書請勘虛實。近得王尙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稱

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亦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賀意又款稱、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盧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盧所以歸國。雖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儻能自新。必舍罪釁。況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強兵。近方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鬬心。大兵一交。立見焦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并是李宜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擾。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句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誕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彼風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罷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等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遠效忠款。自求榮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勸於善誘。遂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宜。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旨。尚書以幽薊頻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況先侍中累代雄美。功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須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儻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大將。多是舊人。咸先侍中深恩。聆尚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審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歸闕。必不失二蕃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宋亳大郡。便與亞相軍中。象與二十萬匹。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聞著。既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倍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奕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罪。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表章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況楊弁遣親姪入洛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卻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華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華卻歸。劉稹亦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遣表何爲。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應華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埸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爲至當。望向後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垂審納。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掊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甯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見章表。敕雪罪人。姑務和甯。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出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爲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缺威斷。實願彌綸。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龐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擾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爲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爲桀逆。追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登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稹。釋賈華縲絏。俾遠奸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蔓毒近發於懷袖。蟻壞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紛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證。遂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陣。曾不興歎。以卵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辭。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髓脾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邱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逾囚。久從叛臣。首負逆氣。頃自劉從諫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等、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廉懷革面。吳寇將敗。周邱俞蔡於隨梁。隳坻向平。王提猶稱於必死。況郭誼、王協、閻邢洛、歸款。懼義旅覆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盡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詐多端。比在京師。人皆緣惡。自知險薄。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狐望。得肆陰謀。成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僞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殷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狂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挾助雙童。汚我忠義之軍。協其財豕之黨。神之所棄。人得而誅。逆賊劉稹弟曾九、蒲郎、君郎、姊四娘、五娘、堂兄洪卿、漢卿、周卿、堂弟魯卿、匡堯等、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庭弟宜力、男醜奴、張溢、并男歡郎、三寶等、門客甄戈伎、術人鄭詮、蔣謙、逆賊李訓、兄仲京、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男珪、并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師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恐。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宜。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藩交。頻聲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遣符節。章皇因

偏邊之勢、自擬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猝易帥、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據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惠琳暨劉闢、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獨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蹔、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徵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倂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倂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尙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答、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堯遊姑射、未有不心期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祖、闡釋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元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塵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元宮、及不移禰陵、只祔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禰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禰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禰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愼、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祗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指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水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一本作高祖太宗、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爲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鼎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故造一殿、四面象置宮牆、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句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馮告、至功程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宮室爲後、又章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至坊、俗稱圍外地、至開辟、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方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語、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禰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禰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黨錮。始於甘陵二郡。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禍受蔓延。以王綱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諫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鑄蹤爲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可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青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擢拜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問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元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謟善蔽忠。附下罔上。歘歘相是。愚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惟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滑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神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殿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蠱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章宏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間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章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間柄臣矣。臣等又以蓋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豎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陛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況章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聞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遇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惑愼。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廁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舊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書諫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因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故轉。便望以注記運送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一作實錄取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摭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一本作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新諸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壓禮。伏見太和三年。遣官御史等狀。或言緯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太辰第二星。蜚而常明者。爲天皇。靈寢。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太帝。其精攝魄。實蓋萬神之祕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徵也。天一寧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寧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論冬至歲朝賀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諸與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諸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逸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僚先詣東上閤門弄衣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僚。受宣畢。然後赴與慶宮。庶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右。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輔。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時去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狀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請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歷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得一作存。故事。未審可否。

論公主上表狀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卽宜區別。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妾。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準此。未審可否。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二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爲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爲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爲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被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撓。象明原注。一本作象賢。弔祭。贈物三百段。一子官。

元宗外祖母龐氏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原注。一本作就家。弔祭。贈物三百段。一子官。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柬之等。子孫累有恩制。受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蔭者。各令有司定蔭。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節嬰城。舍生取義。圍解之後。黜貶不輕。但以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量錯之誅。元穎、長慶之初。首居宰弼。潔廉奉法。忠蓋小心。雖無光赫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冤。望乞還舊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罪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末。緣韋皐久在西蜀。自固兵權。邀結南蠻。爲其外援。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若後人加罪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鄰好。自武元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蕭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劍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留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雜獠。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兩番送得。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蠻獠。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況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儻聖旨以贈與爲優。望只準赦文。卻還舊階。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寶。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問宸聰。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卻還此城。象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咸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悉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殘。惟此州獨存。吐蕃酋將嫁人嫁與此州門子。一作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蹤跡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以經略

河湟。此城爲始。臺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遭其勇銳恭熟來敎。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熟而還。及南蠻負恩。擾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冀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降。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羅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鎭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蠻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一作浮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甯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像安。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舂。及將卽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悉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節册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容聖之宏圖。得愚衆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廣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受屠。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所以其醜根本不憚繁纓。翼蒙容貸。追奬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誓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無任懇願之至。

論救楊嗣復李珏陳夷直狀三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臣等相顧愛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議論。實負聖明。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羣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寃。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所利者宗廟。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驚聽。失天下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惶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爲。臣等若苟務偸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寃。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鎭。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渙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爲寃。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懼。德宗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於流涕。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悉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愜。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諸侯尚爲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伏望聖恩。盡許卻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藁。撰進上以聞。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懿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薛元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授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事門之上。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爲榮。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胥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蓋不及時。觀察使以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卻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還人官戚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艦狀

淮南原注。緣疆界闊遠。請令出三百人。浙西宣歙江西鄂岳原注。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皆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奕船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奕至池州界首。浙西遊奕至宣州

界首。江西遊奕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至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衣。委使司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所度有賊不覺察。遊奕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贓無贓。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儻去根本。將軍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協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殿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臣等聞卹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闡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一作會。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錢事着壽一作年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句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望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三

論田牟請許党項歸復回鶻嗢沒斯部落事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尼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衛大國。意甚勤懇。今若許田牟徇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虜。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況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種落皆安。嗢沒斯叛逆而來。即須拒絕。可汗既自失國。牙帳已無。遭挈傷殘。寄命他所。嗢沒斯等迫於艱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與德彝雪屈。爲党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亦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逾。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施計。妄邀奇功。象昭仲武。不得納將吏悉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酌此意處分。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僧稱。昨來回鶻到橫水柵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部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爲歸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擒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蕃剌。此下無亦是別見望密詔劉沔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十七字。亦是別見望密詔劉沔與忠順守志。每有使去。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諭公主。知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爲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令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劉蓋回鶻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

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近城柵。攙援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並望抽入大城。回鶻縱得小城。亦無用處。即別選驍將。潛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商令以此爲意。

請賜回鶻嗢沒斯等物詔狀

右。比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效。漢宣帝厚撫呼韓大一作代。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海內疲弊。生人減半。今嗢沒斯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至以力驅除。必恐永爲邊患。假使其衆殘破。擒伏不業。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事情。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右。緣嗢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歲周。雖近有恩賜。愈其歸還。然本蕃未甯。時鬬塞沍。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效久著。雖在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嗢沒斯招米點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卻。散諸處。緩急點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邊有警。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況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安然。生人受

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廷。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鎮將一二十輕騎。齎詔書先至嗢沒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嗢沒斯使受朝旨。同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今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論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諳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稽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彙見君賞與張絳手疏。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藎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復諭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蹇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揚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亂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兩二字。實爲朝廷之恥。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懺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右。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沈勇有謀。陛下纔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懼。臣等商量。且望令符澈與大將已下一書。報其報答詞理。足以知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白。謹同封進。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緊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內舊有軍鎮數處。自廢把頭烽後。並合抽卻。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卻抽舊兵。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於太原城下及閑處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一、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塞內。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通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祠。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河水充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即須困疊。今築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皆有神靈保持。磨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圍蔬樹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卻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商量聞奏。謹具於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

一、諸速降中使。齎敕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主自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殺戮回鶻多少。別議優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勒乘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葉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留在振武。令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葉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般次送付太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敕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四百人。宣州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靠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象經歷鹽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增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嗢沒斯誠款雖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縱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回鶻。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向前審詳事勢。如已接戰。便須準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雄便須今日降敕。未審可否。原注。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據田牟不待朝旨。已出兵拒可汗下兵馬。故有此處分。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懼。聖化所感。威德克宣。果得嗢沒斯望闕歸心。率徒效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遣降中使。宣慰嗢沒斯特勒及王子等。并多攜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嗢沒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匹。以戶部物充度支。遠差正綱般送。仍許不分散部落。待委知事情續議制。

論嗢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右。嗢沒斯下將士。既與衣糧。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

軍。仍望翰林賜敕書。宣示嗢沒斯。下歸義軍將士等。其嗢沒斯。望且令彙充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上敕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投降。及城來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問得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類。便遞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爲允愜。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嗢沒斯槍旗狀

右。嗢沒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遠。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嗢沒斯家口等狀

右。嗢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若處先登者。臣等商量。嗢沒斯亦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屬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閒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嗢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斛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句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藩部落。苟利貨財。不惜駝馬。必恐充爲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一作兵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充賞。

論嗢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彙望賜嗢沒斯詔。獎其忠藎。一作義。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各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爲允愜。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四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尚書丞郎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甯。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遲。恐劉沔撰書敍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且駐更審候事勢。仍望兼賜遂奉詔處分。會昌二年八月十七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應夏。又河曲党項。向與回鶻有讎。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彙與吐蕃連結。則爲患不細。深要防慮。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要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特具聞奏。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八月十日。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權朝廷處置。內求

事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諴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河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苗縝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將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諴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悟況自今夏以來南度點檢摩尼回鶻又親待嗢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爲允愜仍望兼賜崔巨元詔會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關及邊界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境不免騷擾望付輸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探回鶻情偽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詳利害聞奏如蒙允許伏望約此意撰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十日

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緣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據二州蹤跡必無深遠之謀所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爲其設計令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切須有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使於河西路潛爲準擬

一、元和八年回鶻回過磧南取柳谷路打吐蕃天德防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人情無不憂恐臣曾希先臣奏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發夏州兵士五百人於敕經略軍廳接驛路兼謹党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爲復猶有存者望賜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驛路

一、訪聞鶻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殷繁蓋以甚實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及秋收就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爲名兼令與節度使酒計會設備如萬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所冀先事布置即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屯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冰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速爲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寮孫儒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取滿萬人方可決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弈並令集議況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徧詢羣情終爲聞詞所誘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

聞奏所冀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羣守雖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掎角之設不相應輔車之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即爲要害何處加備即爲相應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來即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有所費邊境終無安甯此最關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十諸蕃多者一二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既無統一誰肯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敕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暫令抽罷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六道衣糧召募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經半年只得六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千人都未濟事戍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略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敕旨云且須切應事機不得更爲虛論今詳議狀並未切事機臣等商量望令牛僧孺與夷行同議仔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可否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攻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略可知也又諸道徵兵數不少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又近者回鶻攻劫雲州漸入內地節級城守莫能式遏亦未見鄰近堡柵首尾救援者緣詳此意只自見大段形勢實未切事機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諭其職分便自退歸所徵戍兵只令守備都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爲侵暴事須與城柵圍敵兵法所爾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過經堡柵既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即是烏合陳許滑青等兵並是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遭虜擒兵法云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自來況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電固不合將兵遠襲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遠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爲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形勢非令集議只緣周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既云守備過冬方圖進取斯爲上策便可施行即與昨來加劉沔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七日

諸發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儒適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料必是緣契丹不同恐畏其背所以移營又聞

州進奏官孫方遵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幷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令殺回鶻豎使，即還妻兒室韋使已領幽州將軍同去殺回鶻豎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聞奏，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聞孫傅與幽州合勢，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傅答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權便，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二日。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調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樣須監收管，諸道若有欠缺，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一日。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右，準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等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向前逼壓，即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成功，其蕃兵分爲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爲穩便，何清朝、契苾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諮議將情，易爲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未遣，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可否。會昌二年九月十三日。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爲讎怨，恐合勢後，不與思忠協心，或別生事，須令遂泰蕃與劉沔商量，如有可疑，即便假發遣，其與唐、威義、李誠等軍，及契苾、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即得兵將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忠順、遂泰等詔處分。會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頓軍事須得蕃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卻，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忠合勢，如蒙俞允，望賜劉沔詔處分。會昌二年十月五日。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再陳論，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猶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所虜退渾，昨者張獻節纔欲責罰，便疑爲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卻自因此生事，契苾通本自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效順，然使用之初，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領，事亦得宜，契苾通等雖是蕃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八日。

請賜劉沔詔狀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侵侵，且務綏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名，令爲諸將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機，首爲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軍馬一二千騎，臣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鬬，必可指蹤，河中地闊，馬軍有朔方舊法，都虞候調川防戎臣，素所諳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綰部赴振武，取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事有應變，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匹，內三百匹充職掌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賜忠順狀，蓋遲遲封，未審可否。會昌二年十二月十日。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帳，即李思忠領衍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緣緣劉沔、張仲武，確稱各塞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劉沔、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易令往中受降城，令在保大柵屯集，稍爲穩便，望付翰林賜思忠，遂泰詔處分，其劉沔、張仲武詔，意謹同封進。會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五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處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爲翻譯。兼酒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擒。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自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準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勤點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正月三十日。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雁門。以遏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詐朝謁。而猶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若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晚諭云。比者未取卻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卻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卻須翦除。令彼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機權排比。兼擒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開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擒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兵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肯。詞言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奏上。伏希聖明採納。會昌三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效。朝廷獎其歸命。寵遇優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實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慨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驍彊。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潤元宗。歷試舊地。有上黨故一作吉下注闕字。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姑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廷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德佐賀城駐軍事宜狀

右。產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產佐務推恩信。必盡綏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詐爲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示產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恤。各令復業。如軍歸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旋疏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卻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產佐揀幹事軍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右。臣伏見後漢秦彥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彥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舍其罪。至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告論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逵、產佐、劉沔、茂元、宏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準此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六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狀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稍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輟李回充使。如以綱臺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涯。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事閑。最相宜稱。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七月十一日。

請賜宏敬詔狀

右。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逵、宏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面進軍。賊中懼懼。近日頓入脅絳。焚燒村舍。地邇關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一作道。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令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論產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各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效命。請依河朔軍法。委產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成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迺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宏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宏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使遣王宰龍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虛費饋運。望密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使道途。城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縱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二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眞到稱。十八日陳後。徧山徧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出魏博。未有陳戰。陳產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虛。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儻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機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係安危。內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須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撥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弁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陽見在物委度支差腳速搬送。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適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宏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宏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宏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將校異端。況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比兵。又頒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遙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一日。

請賜仲武詔狀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略刻。自此至篇末。誤在論石雄請添兵狀中。今從商文更正。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難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難以來。多用文吏。如抱眞首創軍募。於國家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比謂劉稹恐懼。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榜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逐著即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應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藩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聞狂寇侵軼。衆未安定。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免他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茂元卒。自此王宰、緣在請賜仲武詔狀中。今從唐文更正。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竇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以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宏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以上。緣未有戰陳。聞不得已。稍卻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竇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束陳許長行制書。自此至末。誤在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中。今從唐文更正。度支糧給衣糧。徐泗緣有營柴。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可否。會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問薄仲桑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桑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逵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薄仲桑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柯處。最當要害。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直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郎數。元逵知勘赤頭郎賊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參驗。必知。未審可否。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苟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勘事中使宜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鳥獸。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仰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即貸其死命。令於諸軍救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突。須更宛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辰。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困蹙。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須星夜兼進。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變革。須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即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逵、宏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軍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窮困。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逭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奏聞。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覘旬月。仍望詔元逵、宏敬、王宰、石雄、便令齊入。竊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以來。尚未殄滅。然後議納其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六

請遣制使至天井關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賊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遲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允。蒙取光顏等及大將以下狀。皆請一箇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果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遂破郾城。顧令表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惟至魏縣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竇氏、宣慰。蒙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原注。緣揚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營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驃怒。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輯。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遣兵。與其謀度。不妨理郡。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逵細問。王逵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涉縣多少。未得諳實。今諸於儀州置軍。擬進下塞。

劉福綿藏書

兼側近提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軍又云檢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逢會經使用郎校精强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除蔚州飛狐靈邱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欲檢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陰入賊城非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難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一千二百人無問三百人以來城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檢社至晉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將與義忠其所要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李丕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餉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末平小寇即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險阻須得王宰義忠深入方可進軍檢社兵甲未足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問王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側近更無徵兵處遠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檢社沙陀此外於中武都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約似值一萬人并檢社宣武、竟海、義武馬軍都是一萬五千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冀氏、翼城諸寨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丕同商量如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得漏洩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天井翼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翼未熟之時便見次第今災暑已甚迫促稍難般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剋淮蔡滄景亦經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況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餉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祗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閑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突柔賊徒因而破敗者爲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自身便望授監察御史如已是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賓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一作無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官至賓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敘不得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先鋒第一功所敘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敘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敘如過此數並望落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以上其頭首一人準跳盪功例一千人以上準第一等例賊數不滿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準跳盪例五百人準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匹

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賞絹二百匹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匹獲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匹獲賊副將賞絹三十匹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匹獲賊長行賞絹三匹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歷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軍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酬賞只是十將以上得官其副將以上至長行並無頭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賞囊沾渥澤又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頒賞有名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榜示三軍未審可否

率宜石雄所進文書欲勸問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爲其詿誤若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忍必懷憂負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皆絳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勸問如審有酒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開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可否會昌四年四月七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健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銀難以後頻立戰功赤頭赤心皆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糾出如是鄆州父兄子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健等乘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鬬先犯官軍毀屬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藏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輸林約此意詔示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逵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懼殺戮卻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壺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壘堰豈可更令元逵窮兵攻取望中使賜城

內將士敕書招撫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準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牧管所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兩二年如鎮遏十將以上是軍中舊將象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迫上聞使

磁邢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貧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聆濟曾有績效人稍優一兩任注擬其俸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冀刺史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銓綜既無軍鎮干使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可否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宏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冠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勒移入州內如亭臺有僧侶處並勒毀拆訖聞奏龍冠縣依前充縣令理所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邊使劉濟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牧回紇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邊截出兵伏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遣使臣早爲布置其劉濟便望從鹽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蕃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象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闕者最是兵仗早須爲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擬擬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邊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創及添朱石塡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邊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濟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發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可否會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婁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蕭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惡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人象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據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晉無可處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會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時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至於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爲暴害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患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會長驗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燒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逆叛及打破邪嘗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自本族會長不特是族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甯靜即且爲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緣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敕書未審可否會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烏散山谷抽兵則嘯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遽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過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塞永清商旅無滯實因此舉盡徙叛徒未審可否會昌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七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日入而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傳曰：侍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勤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子，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說，自秋以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殷懃，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勤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諳詳。回鶻皆騎兵

長於野戰，若在磧鹵雜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曾斫營。縱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答臣云：只緣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卻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卻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嬀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卻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羣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羣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顯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說。臣與田羣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況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禱聖德，豈敢稍涉情故，問惑聖聽。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揖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橫，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憂，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首進軍，掩其無備。象許三軍，儻立殊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象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卻令送回轉，不得受。象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卻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犒賞不足，從前人心忠順，況一千五百人，豈足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況兵事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象遣義忠卻赴太原，許罪其首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翦滅。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琳作亂，走至漢州，卻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卻入，則不損朝廷威命，象不妨檢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原注請宣軍阿連偷兵處不明

右、高迪稱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卽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卽要與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不得、卽須卻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卽賊知官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度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鬬、皆是落賊奸計、一度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卽撤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密遣細作探知、偵知諸處抽兵來、卽不要戰、知抽兵卻兵虛處、卽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第二狀原注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卽得、魏博卽須令早過滹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逵詔、卽須云一切委任元逵、與宏敬詔、卽云一切委任宏敬、但稍示親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望付輸林約此意賜元逵、宏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

任曉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曉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今得任曉書、并封送李丕狀兩道、並謹封進、其李丕狀一道、論請依前取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狗脊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儻漏、還備隄防、其一狀、請令諸軍各齋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此倂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囑乾糧、緣日色稍熱、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尤冀集事、臣緣寇孽未翦、每得四遠文狀、皆願一一上聞、類讀寔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原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以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軍打城困乏、卽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過澤州、更下一寨、城寨連接、更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繞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著兵、亦抵賊寨、據固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吃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以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吃、卽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

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卽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圍繞、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將一萬兵、今在洺州城內、緣劉稹處置卻失天井關都頭薛茂卿一門、又處置卻邢洺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釗自此疑懼、劉稹甚親器仗、官賈少遇追王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鬬、王釗已持兩端、必不肯爲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見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多、必恐顧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爲諸軍所殺、亦恐非願、惟密將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卻入潞州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嘆逆、等屬盡在潞外、若遣回軍、必皆情願、臣恐宏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回意、聞奏、河朔多冀邑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聞高文端賊中雜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卽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卽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公直曾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卻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關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助知、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關氏、卻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生變、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遏著、恐其計窮、必爲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衂、卻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洺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宏敬速撥兵取臨洺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宏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洺州事宜狀

右、適徐迺文將宏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洺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迺文云、安王已遣啓狀與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卽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壹皆畏伏、取郭誼未得以前、且要令在洺州旬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宏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旬當、待盧鈞到後、令赴闕不遲、崔叔度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略、昨來首謀歸國、盡是叔度、王釗未出以前、宏敬亦且欲留叔度、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宏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謹錄奏聞、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讀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彙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傳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

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象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惟殘孽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了卻殘孽。成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報。必極優崇。料仲武企羨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朝廷內無孽寇。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效。令取歲內百計招降。象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須早有經略。且令招誘。最爲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閻邱宏到云。卻收到河東沒落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北三百里以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閻顯。說思忠意。緣朝廷册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嫉妒。與諸小蕃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稱回鶻合祿哈等一人投降。齎得款云。可汗見在兵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卻。據此通款。事皆詣實。李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別狀請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橫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義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洺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興。各令自守。不得出兵。惟要於武安路太原兵馬遙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誅翦。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恭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思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迺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宏敬出軍。卻盧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諳朝旨。知宏敬忠藎。故令中使先往。遣宏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迺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匿。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住山東。今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象把捉潞河徼子口。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遠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蓋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迺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八

進上尊號玉册文狀會昌二年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揚雄云。廊廟之上。高文典册。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俊造之選。獨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如衰病。久廢含毫。誠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上尊號玉册文狀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視百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措詞。況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真副殊知。誠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忭惶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奚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己。長從吏役。無所成名。雖嘗忝蔡林。變章綸命。學既淺於剝雕。文有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登荷殊榮。但以談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其廣。聖功神武。睿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慚不逮。今已撰訖。謹連封上。塵黷嚴扆。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忭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奉宣令臣撰進者。伏以北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制服。昨者回鶻雖乘危疊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以霆擊。碎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羣帥無功。將垂耿光。宜著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衰殘。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敍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摭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瀆宸扆。原注一作聽。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黠戛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準敕訪黠戛斯國邑風俗。編爲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閻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爲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注原注一作讚。寫生吾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彙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瀆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羣臣。見青霞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慍。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睿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繼白雲。含毫面瑞景揚光。搦藻面非煙動色。臣早司綸綍。嘗忝內庭。朦蟲薄技。實愧憲宗、穆宗、文宗知樊。不揆淺薄。輒進詩一首。輕瀆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臣往在弱齡。即好詞賦。性情原注一作情性。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聲塡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踴躍蹔忘。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瀆宸嚴。無任兢惕。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淮蘇。蒙雨露之潤澤。庇日月之休光。始發素榮。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覩嘉瑞。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瀆宸扆。倍積兢惶。臣又伏見元宗朝。稱柑結實。宜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爲患。國之仇讎。南蠻自經負恩。常懷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收要害之地。實虛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創立城鎮。彙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唐柯牧奏圖書。具知阨塞。軍國之政。莫切於斯。謹封進上。庶裨聖覽。第四卷敍維州本末。尤似稍詳。所冀聖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瀆宸嚴。伏增戰慄。

讓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在苟安。不事放誠。即爲罔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遠固存。幾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清和。邊塞底甯。干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一作永。熙。螢爝之光。所宜自息。豈敢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於壯歲。猶甚虛羸。筋骨江南。荏苒八歲。移鎭巴蜀。首尾三年。暑溼所侵。遂成沈痼。患風奪腳氣十五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以後。瞑眩失常。形骸僅存。心氣俱竭。惟恐晚歸私第。殯壹道途。臣伏見國史本文。本受委既深。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知其將盡。章處厚稽以虛憊。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仆於玉階之下。臣竊以二臣爲戒。不敢遑安。所冀陛下宏太宗之仁。下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能繁務。退守州行。稍獲安閑。漸自頤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臣儻除齒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不任感恩之至。謹奉表以聞。

讓太尉第二表原注第一表合人數。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懼之心。不遑啓處。再陳恐懇。實懼爲煩。臣某中謝。伏見國初以來。授此官惟有七人。尚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載義。皆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義度守司徒十年。竟不遷授。以臣僭越。必致煩擾。況臣既無汗馬之勞。涓塵莫效。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惟陛下寵以美名。榮皆過實。而臣靦顏自處。竊位偷安。弄止獲朝野之譏。實恐受神明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恩澤新恩。且守舊秩。不任所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以聞。

讓太尉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廟器不益。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顏氏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懼。臣某中謝。昔子文避祿。竟之逃死。冶廬辭卿。迫於懼禍。伏以上公亢極。本待勳臣。其間咸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既非耆艾。又乏戰功。奉宸算而甘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毅。有何勞效。蒙此殊榮。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代宗授尚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至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授尚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尚父十五餘年。得延光寵。豈非牢讓而致。冒。蔭所持。昨者恭惟聖奬至深。恩義加等。祇受典册。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衰。心力猶壯。實願贊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邱園。貧全餐時。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黷皇明。竭至敬而不敢繁文。陳至誠而不爲飾讓。心懇詞直。度獲聽從。伏望特追新恩。御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讓官表

臣某言。臣聞遺不欲益。元龜之至誡。人臣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恩衰。敢廉勳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違白日。莫覩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驟分圭瑞。而微臣傷弓是懼。常蹈春冰。伏覩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逮事穆宗。念已廢之舊物。憫既傷之羽翮。召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覆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疾。參贊萬務。倏已六年。裘冕郊壇。再覩配天之禮。干戈闕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遭逢。千載際會。微倚伏之數。惟恐罹災。思存亡之機。所宜知止。弄塞三公。乞骸之節。敢希二疏。解組之風。忍去盛時。自貽深咸。實以久嬰沈痼。年漸衰遲。宗族

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檟。近在東都。家屬微人。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鼎司。改授閒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歎者。使得懸與復章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戰慄戀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爲三公。其上表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皋陶九德。無不備包。足以燮和陰陽。允協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副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實非飾讓。所冀虞邱無蔽賢之咎。臧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加司徒請停册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者。臣竊位妨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罰請慚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册。上路乘軒。豈可以覥冒之容。再虛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爲衆目之所嗤。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況在周行。又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太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固辭册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册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哀懇屏營之至。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懇。臣亡父先臣。憲宗朝封趙國。先臣與嫡子嫡孫寬中小名三趙。並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例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臣亡祖先臣。曾居衛州汲縣。竟以汲縣解進士及第。倘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並代受彝榮。免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爲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請見天文。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須。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華資。出入藩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飡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冰炭在心。近伏見熒惑順行。稍逼上相。實懼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熒惑犯左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儻冒恩榮。猶自懷安。忽至顛隮。必傷元化。雖竭誠報國。心不愧於神明。盡禮事君。志實貫於冰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與之災。跼蹐兢惶。不知所據。伏望聖慈。察臣單緒。海內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須臣主持。特免上公。退歸私第。所冀中衛擎塡。復比於堯君。舊里懸車。不慚於漢相。臣不任祈恩皇迫之至。

謝張仲武寄信物狀

右。今月日仲武判官華封與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爲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雕蟲薄技。已忝榮名。不顧鬻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矻矻爲文。只望酬報。臣心鄙恥。所不樂聞。太和中。幽州刺史李載文撰碑。欲取太過。軍亂之際。懇詞頗甚。況今陛下聖明御寓。風教鼎新。文德邁於羲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令知法度。臣忝居台鉉。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受厚賂。何以仰裨元化。表率庶僚。憶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仲武書謹封進上。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大。令臣卽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者藩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謬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贊。空愧雕蟲。豈敢廣受縑素。增其藩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慚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昧素絲之節。恐衷上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捧戴慚懼。進退徬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誠懇。獲守典章。使廉儉興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九

謝宣示暾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備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嘉先人之義。歸心中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加冠帶。厥後歷五代。僅及千年。惟聞征伐之勤。莫都來廷之盛。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六月之師。坐俟七旬之格。故得暾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忠。自獄刑馬之書。仍酌留犂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垣。今則榮以鬚纓。解其衣毳。簪笏就列。威儀可觀。推勸悍之心。豈勞戴冕。服禮義之化。甯比冠鷄。鑒於丹青。益表神化。臣等忝參樞近。獲覩成功。歎忭之心。倍爲常品。

謝恩賜王元逵與臣贊皇縣圖又三祖碑文狀

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茂遠。已絕霜露之恩。運屬承明。時逢開泰。戎臣效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版而可知。祗戴天慈。載深感泣。不任荷恩榮惕之至。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敕撰狀

右。今月日。中使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寫賜暾沒斯。序中仍云奉敕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黷宸嚴。方

DOI

懷兢惕。豈望聖慈宏貸。特假寵光。頒賜錦綵之功。仍榮奉敕之字。草木承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月之光。盡成綵繢。顧臣璞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於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敕撰序。與臣自進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宣示進點戛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

今日款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於懷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來朝。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籍。傳之千古。以煇威靈。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爲傳序。莫究聖功。陛下遽納微誠。特賜宣示。寵渥所及。搢紳爲榮。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伏以遼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謀仰天歸命。空壁求降。據其欵誠。已絕光戎之望。執之爲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詛。力不能救。心實懷慚。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聽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賜策書。臣忝補鈞衡。實居戎帥。仰感元造。倍百尋情。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真品剛傳。奉宣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宜示史館。特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籞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元宗朝。種柑納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覩佳瑞。慚無國色之工。心感元猷。莫盡揚之美。豈謂天慈面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聖。雕蟲薄技。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答狀

真品寄至。珣至。奉宣聖旨。并賜臣批答。以臣昨所陳請。未賜允從者。蜉蝣浸命。未報君恩。犬馬微誠。敢忘臣節。迫以服藥。愼眩抱疾。沈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承訏命之命。感慮闕遺。奉密勿之機。實憂不逮。輒陳誠款。冀感聰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自合忘生。寄奬至深。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疲羸。上副天慈。竭盡肝肺。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宣聖旨。卿太尉官。自朕意與。不是他門僥求而得。不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惶灼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仆。器滿忌仰。實懷蹈室之憂。敢喜在閭之賀。輒陳微懇。退稽慚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寵拔皆由於睿鑒。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回邪。勉以至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祗奉明詔。克勵貞規。慕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敖愈卑之志。豈比罪無所禱。孫賈讒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豚子。仰思寢睡。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激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原注。兵部侍郎上表。

行深紹宗。奉宣聖旨。豈政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遽退辭。一二年分憂。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爲難遇。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濟慮表。故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稟宸算。竟微獲兔之效。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聖詔。屢獎丹誠。夙夜自思。冰炭交集。況今四表無事。六氣斯和。簫勺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元化。時雨既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爝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上類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或能回日。甯敢惠揮金之樂。取適當年。陛下至德矜恩。深慈宥過。寬其罪戾。重降恩私。惟願盡螻蟻之生。勉自陳力。豈復顧蜉蝣之命。更徇微衷。上戴皇明。尤增靦懼。臣不任荷恩感激之至。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奉今月二十七日敕。臣封衛國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以感以泣。榮惕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元成以兄有譴。乃紹扶陽之封。耿霸以父屬愛。遂繼牟平之爵。開元中。蘇頲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辭繼襲。未得傳孫。臣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愧幽明。輒罄愚衷。果蒙聽察。況衛國疆畛。密邇藩臺。先祖之所成名。由茲光大。微孫得以啓土。實謂至榮。感奉寵章。益慚非據。臣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勳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寶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庸。才在下中。遭逢聖明。謬忝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祗事圜丘。獲親日月之光。已蒙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隕身。豈能上報。惟冀飲冰效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明。動罔愆於風雨。保其一志。少答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奉宣。縱累陳情。終不允遂者。臣荏苒六年。徒竭丹款。竟無一善。稍補皇猷。顧冒難居。屢祈退免。面請則每慮煩瀆。口陳則莫盡肺肝。頻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對。得爲上聞。豈意天慈矜愚。聖德念舊。尚取涓塵之效。未微尸素之尤。累降近臣。再宣聖旨。實恐磨蟒蟒之命。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惟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微衷。不任荷恩感惕之至。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鍔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格。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霆之威。而登夷自服。宏天地之德。而遠鄙乂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蒼師。因殺古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聲聽。里閈生光。非止閭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覆。倍積兢惶。臣不任忻忭感戴之至。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宜至奉宣聖旨以臣撰其容讚特賜商件錦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歡叨宰鼎寔心向闕榮寵荐加得以淺陋之詞上逃鴻明之德彼帝堯之奇表非可覆名讚軒后之英威空慚竭思豈謂皇慈曲被厚錫俄縈錦綵窮華麗之文器物呈雕鏤之妙跪受榮感報效無階臣不任忻荷感恩之至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表狀

高品賜遂泰至奉宣聖旨者臣承命就皇不知所處臣緣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妨廢機務轉積愆尤所默輒懇誠願解繁劇每於延英奏事陛下常假慈顏心肺肝懷無所不盡更無他故須有上陳只以衰羸自憂顛仆況臣四海之內孤獨一身惟將赤誠仰歡明主豈敢輒懷願望上負天慈伏望更許兩日將息即冀朝謁臣不任云云

謝恩問疾狀

高品王克諫至奉宣聖旨賜小有達裕昨日於延英面奏乞假將息實疚余懷宜善頤養當就痊平所要內庫食物及藥物無致嫌疑但具數奏來即令宣賜者臣緣常服冷藥十五餘年屬蒲柳年侵衰憊日甚風寄膚氣往往上衝頃刻之間心腹悶痛飯食至少筋力漸羸所以冒昧上陳請三數日在家將息陛下恩深覆育慘父母唯疾之憂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之命恤同稠坐沈痼頓痊臣食物未得更無所闕天慈下降感極涕零臣不任感恩兢惕之至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十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臣機遜丕緒勵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强虜東翦叛徒享此鴻名實由元造嘗欲遵帝堯之典欽若昊天修周武之法建用皇極成於王道以黜異端釋氏之教興於戎狄悖君臣之禮廢父子之親耗蠹蒸人羣蝸物命宜尼垂訓不語怪神因而漸除成一於正聲前聖之業燦而光明臣之本心諒在於此伏以書載五行當彼水土名有五義不以山川後之稱名稍違古典今則循漢宣之故事稟皇祖之貽謀採用離明以符一德又臣近因微恙已及二時盛此陽和物皆暢茂未逢勿藥之喜獨有向隅之憂如臣敢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伏願舍臣咎愆許臣改悔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五星度理百禍來臻敢不克己厲精祗事上帝洗心齋戒嚴奉神祇懇陳至誠仰望照鑒

新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於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奧少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元宗御歷永年祭必受福秘藏昭裔金剛猶存近者陰澤稍愆宿種未茂精意纔達甘液驟零既紓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今因報德再竭至誠某纘率丕圖勤勞七載恭己思道豈敢怠荒屬蠻虜南侵震驚朔野兵烽一舉蠢幕皆焚略子嬰兒梟首魏闕參墟叛將面縛壘門成此武功無非幽贊又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棄五常之

典絕三綱之常殫竭財力耗蠹生人聽其異端以正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贊時且乖於勿藥昧旦徒切於求衣如某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實希明神許其改悔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昔成湯自咎者六霖雨消災宋景善言者三法星退舍至誠所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恃神正直敢不實於丹青嚴奉明靈敬陳忠懇伏望鑒一作量鑒

賀廢毀諸寺御書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爲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宏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玷中夏之風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饌淪於左道桓帝更增犀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侮薄襲孫權之弊政始建塔廟乃譯梵書宋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拔濟之談隆於仁孝遂祚浮促繼奪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靡衛武之年咸驗寂寥斯可明矣高祖神堯皇帝方欲剗除斯弊掃蕩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轍廢格明詔以迄於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叢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剎鬼功不可人力實增耗蠹生靈僅減正稅國家六蠹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勳績圖而功蓋入聖學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羣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爲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莫能禪益愧無將明之效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幸不任忭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瑞橘賦并序

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鑒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銅雀華實莫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和同靈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青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憙有所感必詔近臣賦之臣幼學爲文忝列樞近敢稽首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葉一作枝凝碧蔭一作青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羅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鵷雛於焉棲息雖同露於雨露稱自得於彫飾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而羽翼感洪鈞之獨運幹造化之元力思六合之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之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遙乎霜飛文囿鳳落秦川金莖炫耀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霄天峨方

45A

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鬱松桂。下秀蓀荃。艳朱草與屈軼。華靈芝與賁運。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冰心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燿。閬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圃於野露。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大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包之自遠。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陳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獨密可口之味。幷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桑之賜。庶不改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詩

磬筦歌大呂。冕裘旅天神。燒薪聞閶闔。祈穀爲蒸人。羽旗灑輕雪。麥隴含陽春。昌運歲一作感。今會。王猷從此新。三臣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聖生方在鈞。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萃和鑾動。三條棄吹回。相星環一作運。日道。蒼一作臣。馬近龍媒。原注。古詞臣歌馬蒼。咫尺天顏接。光華喜氣來。自慚衰且病。無以效涓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宛轉龍歌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桃。春露明仙掌。晨霞照御一作日。一作餘。袍。雪凝陳組綬。林植發干旄。廣樂初蹈鳳。神山欲拄鼇。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騂一作駒。豪。象舞嚴金鉦。豐歌耀寶刀。不勝暴于法。自得太公韜。原注。已上四句。奉進內樂破陣樂。分席羅元冕。行觴舉綠醪。殿中時落羽。樓末乍升猱。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天顏歡盛酢。臣節動尤高。一作舉京勞。楛矢方來貢。雕弓已載櫜。英威揚絕漠。神算盡蕃洮。原注。已上四句。奉進北庭歌。四夷長慶。赤縣陽和布。蒼生雨露膏。野平惟有一作秀。麥田開又一作久。無高祿秩榮。三事功勳一作勳。乏一毫。蹇謀慚汲黯。秉羽貴孫敖。煥若遊元圃。歡如享太牢。輕生何以報。祇一作只。自比鴻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五九
作者=
页数=71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